目录

[前生后世卷（第375-392卷)目录 2](#_Toc24721569)

[雷雨山石草木卷（第393-417卷)目录 75](#_Toc24721570)

[龙虎畜狐蛇卷（第418-459卷)目录 191](#_Toc24721571)

[鸟虫水族卷（第460-479卷)目录 325](#_Toc24721572)

[蛮夷及传记卷（第480-483卷)目录 411](#_Toc24721573)

[杂传杂录卷（第484-500卷)目录 427](#_Toc24721574)

# 前生后世卷（第375-392卷)目录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姁　范明友奴　陈焦　崔涵　柳苌　刘凯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　汉宫人　李俄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陈朗婢　于宝家奴　韦讽女奴　邺中妇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东莱人女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郑会　王穆　邵进　李太尉军士　五原将校　范令卿

　汤氏子　士人甲 李简　竹季贞　陆彦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赵泰　袁廓　曹宗之　孙回璞　李强友　韦广济　郄惠连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刘宪　张汶　隰州佐史　邓俨　贝禧　干庆　陈良

杨大夫　李主簿妻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刘薛　李清　郑师辩　法庆　开元选人　崔明达　王抡

　费子玉　梅先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王璹　魏靖　杨再思　金坛王丞　韩朝宗　韦延之　张质

　郑洁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赵文若　孔恪　霍有邻　皇甫恂　裴龄　六合县丞　薛涛

　赵裴　邓成　张瑶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义方　齐士望

　杨师操　裴则子 河南府史　周颂　卢弁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卢贞　琅邪人　胡勒　颜畿　余杭广　曲阿人　贺瑀

　食牛人　丘友 庾申　李除张导　石长和　古元之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刘溉　朱同　郜澄　王勋

　苏履霜　景生　许琛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崔绍　辛察　僧彦先　陈龟范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贾偶　章泛　谢弘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强名妻

　荆州女子　周哲滞妻 刘长史女　卢顼表姨　刘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赵某妻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羊祜　王练　向靖女　崔彦武　岐王范　太华公主

　马家儿　采娘　刘三复　圆观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顾非熊　齐君房　刘立　张克勤　孙缅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杰　袁滋 崔四八　马思道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聪明花树　相思木　广川王　袁安　丁姬　浑子　王粲

　孙钟　吴纲　陆东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阳　羊祜

　闾丘南阳　古层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绰 李德林

　郝处俊　徐勣　韦安石　源乾曜　杨知春　唐尧臣　陈思膺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奴官冢　卢涣　赵冬曦　丁永兴　严安之　女娲墓　李邈

　贾耽　张式　樊泽 齐景公墓　郭谊　寿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韩建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马黄谷冢　秦进崇　和文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李斯　夏侯婴　张恩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果

　丰都冢　樊钦贲 姜师度　邬载　郑钦悦

卷第三百九十二　铭记二 韩愈　裴度　张惟清　王璠　柳光　李福　熊博　王敬之

　王承检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姁　范明友奴　陈焦　崔涵　柳苌　刘凯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　汉宫人　李俄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陈朗婢　于宝家奴　韦讽女奴　邺中妇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东莱人女

史姁

汉陈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瘗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复如故。后与邻船至下邳卖锄，不时售。云欲归。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不相信，作书取报，以为验实。”一宿便还，果得报。考城令江夏鄌（明抄本“鄌”作“郑”。）贾和姊（“姊”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病在乡（“乡”原作“邻”，据明抄本改。）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还报。（出《搜神集》）

【译文】

汉代陈留县考城有个史姁，字威明，年少时曾经患过大病，临死时对母亲说：“我死后会再生的。你们把我埋葬之后，把一杆竹杖插在坟头，如果竹杖折断，就把我再挖出来。”等到他死之后，家人便把他埋了，按他说的把竹杖插在坟头。七天之后再去看，那竹杖果然断了，家人当即把他挖出来，人已经活了。他走到井边沐浴，恢复得跟原来一样。后来，他乘邻家的船到下邳卖锄头，结果卖不动，说自己想回家。人们不相信，说：千里之遥，你怎么能说回去就回去呢？他回答说：“我一宿就可以回来。要是不信，你们写信我给捎回去，用它作证。”果然，他一宿就回来了，而且带来了回信。考城县令湖北江夏人鄌贾和的姐姐病在老家，贾和想早点知道消息，请求史姁去探望她的病。路途有三千里之遥，史姁第二宿就回来向他报了信。

范明友奴

汉末人发（“发”字原缺，据许本补。）范明友冢。（“冢”字原缺，据许本补。）家奴死而再（“死而再”三字原作“犹”。据明抄本改。）活。明友是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此奴常游走民间，无止住处，竟不如所在。（出《博物志》）

【译文】

汉朝末年有人挖开范明友家的坟，其家奴死而复生。范明友是名将霍光的女婿，这个家奴讲说霍光家的事情，以及当时的一些废之这事，大部分与汉书相符合。这个家奴常常到民间游走，没有一定的住所，后来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陈焦

孙休永安四年，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出《五行记》）

【译文】

三国吴景帝永安四年，吴国人陈焦死了，埋葬六天之后起死回生，穿土走了出来。

崔涵

后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义。沙门达多，发墓取砖，得一人以送。时太后与孝明帝在华林堂，以为妖异。谓黄门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不？”纥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时复游行，或遇饮食，如梦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门下录事张隽。诣阜财里，访涵父母。果有崔畅，其妻魏。隽问畅曰：“卿有儿死不？”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隽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主上在华林园，遣我来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隽具以实闻。后遣送涵向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无殃，”涵遂舍去，游于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视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于路，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洛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椁。涵谓曰：“柏棺勿以桑木为榱。”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发鬼兵。”有一鬼称之柏棺，应免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榱。’遂不免兵。”京师闻此，柏木涌贵。人疑卖棺者货（“货”原作“化”。据明抄本改。）涵，故发此言。（出《塔寺》。明抄本出《伽蓝记》）

【译文】

后魏的菩提寺，是西域人修建的，这座寺建在慕义。一个叫达多的和尚挖坟取砖，结果挖出一个活人并把他送到上头。当时太后和孝明帝在华林堂，认为这是妖异，对黄门郎官徐纥说：“从上古以来，常有这种事吗？”徐纥说：“从前魏国时挖坟挖出霍光女婿范明友的一个家奴，他能说出汉朝兴废的历史，所以说此类事不足为奇。”太后让徐纥问那个人的姓名，死了几年，都吃些什么，那人回答说：“我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氏。父亲名畅，母亲姓魏，家住城西阜财里。我死时十五岁，现在二十七岁。在地下活了十二年，常常象喝碎酒一样躺着，不吃什么食物。有时还游走，也许能遇到些吃的喝的，但如同梦中，不很明白清楚。”后来徐纥就派遣门下录事张俊到阜财里调查，寻找崔涵的父母，果然有个叫崔畅的，他的妻子姓魏。张俊问崔畅说：“你有个儿子死了吗？”崔畅说：“我有个儿子叫崔涵，十五岁那年就死了。”张俊说：“他被人挖了出来，已经起死回生了。他现在华林园，主上派我来了解一下。”崔畅闻言十分害怕，说：“我实际上没有这个儿子，刚才是瞎说的。”张俊把实情告诉了他，后来又把崔涵遣送回家。崔畅听说儿子到了，就在门前点起火，拿着刀，魏氏手持桃木拐杖前来拦阻。崔畅说：“你不要进来，我不是你父亲，你也不是我儿子。快点走吧，免得遭灾！”崔涵就只好离家而去，到京城漫游，常常睡在寺院的门下。汝南王得知此事，赏赐给他黄衣一套。崔涵生性怕见太阳，不敢仰视天空，还畏惧水火和刀刃之类。他经常在路上匆匆行进，累了就休息，不会慢慢地走。当时人们还说他是鬼。洛阳大市北边有个奉终里，里弄里的人，不少卖殡葬用品和各类棺椁的。崔涵对他们说：“柏木棺材千万不要用桑木做堵头。”人家问其缘故，他说：“我在地下，一次征鬼兵的时候，有个鬼就说睡柏木棺材者可以免征。有位小吏说：‘你虽然是柏木棺材，却用桑木做堵头，所以就不能免征’。”京城里听到这个传说，柏木的价格一下子就提了上去。有人怀疑卖棺材的人向崔涵行贿，所以他才说出这种话。

柳苌

梁承圣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苌卒，子褒葬于九江。三年，因大雨冢坏，移葬换棺。见父棺中目开，心有暖气。良久，乃谓褒曰：“我生已一岁，无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横死，遣地神以乳饲我，故不死。今雨坏我冢，亦江神之所为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出《穷神秘苑》）

【译文】

梁元帝承圣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的主簿柳苌死了，儿子柳褒把他埋在九江。三年以后，大雨冲毁了坟墓，移葬换棺材时，柳褒见父亲在棺中睁开了眼睛，心口窝有热气。过了好一会儿，他对儿子说：“我已经活过来一年了，没有机会让你知道。九江神知道我是暴死的，就派土地神用奶喂我，所以又活了过来。现在大雨冲坏我的坟，也是九江神干的。”儿子把他扶了出来，他又活了三十年才死。

刘凯

唐贞观二年，陈留县尉刘全素，家于宋州。父凯，曾任卫县令，卒于官，葬于郊三十余年。全素丁母忧，护丧归卫，将合葬。既至，启发，其尸俨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跃举扶。将夕能言曰：“别久佳否？”全素泣而叙事。乃曰：“勿言，吾尽知之。”速命东流水为汤。既至，沐浴易衣，饮以糜粥，（“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神气属。乃曰：“吾在幽途，蒙署为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滞，以功业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于人。全素遂呼为季父。后半年，之蜀不还，不知所终。（出《通幽记》）

【译文】

唐代贞观二年，陈留县尉刘全素，家居住在河南宋州。他父亲刘凯，曾任过卫县县令，死在官任上，埋葬在郊野三十多年。刘全素又遭逢母亲故去，他护灵柩去卫县，准备将其同父合葬。到卫县之后，打开棺材，只见父亲的尸体俨然如生。渐渐活了过来，全素高兴地扶起他，傍晚就能说话了，问道：“久别可好？”全素哭着向他叙述这些年的事，可他竟说道：“不要讲了，这些事情我全知道。”他让人取东流的江水烧好，沐浴更衣，吃烂粥饭。待精神恢复后，他才说：“我在阴曹地府，蒙恩被任命为酆都城主三十年，考察治理该城，处理积案，因为功业卓著获得再生。恐怕你不相信，所以才把这些事粗略地说说。”并告诫儿子不能向外人泄露。刘全素于是叫他叔父。半年之后，刘凯去蜀地再没有回来，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

石函中人

上都务本坊，贞元中，有一人家，因打墙掘地，遇一石函。发之，见物如丝满函，飞出于外。视之次，忽有一人，起于函中，披发长丈余，振衣而起，出门失所在。其家亦无他。前记中多言此事，盖道太阴炼形，日将满，人必露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京城长安有个务本坊，唐代贞元年间，有一家因为砌墙挖地基，得到一个石匣子。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装满了丝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向外飞。看着看着，忽然有一个人从匣子里站起来，披散头发有一丈多长。他抖抖衣服就站起来，一出门便不知去向。这家倒也没遇到什么灾祸。从前一些书中大多言及此事，都说是月亮在锻炼形体，炼到了规定的日子，就显露出了人形。

杜锡家婢

汉杜锡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问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资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出《搜神记》）

【译文】

汉代杜锡举行家葬，而他家的婢女因误入坟中没能出来。十多年之后，开坟举行合葬的时候，这个婢女还活着。人们问她，她说自己开始闭着眼睛，后来就权当睡长觉了。她刚被埋时才十五六岁，到开坟时姿容如旧，又多活了十五六年，出嫁之后还生了个儿子。

汉宫人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时宫人冢者，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中，常在左右。问汉时宫内事，说之了了，皆有次叙。郭崩，哭泣过礼，遂死。（出《博物记》）

【译文】

汉代末年，关中时局大乱。这时，有人掘开西汉宫女的坟，不料那宫女还活着。出来之后，她恢复得象原来一样。魏国郭太后十分爱念她，将她收录宫中，常常跟随左右。问西汉时的宫廷之事，她述说得清清楚楚，且都能按时间顺序来。郭太后去世，这个宫女因悲哭过度而死。

李俄

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走”原作“便”。据明抄本改。）为县吏所收，当弃市。俄儿闻母活，来迎出之。太守召俄问状，俄对曰：“误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门外，见内兄刘文伯，惊相对泣。俄曰：‘我误为所召，今复得归。既不知道，又不能独行，为我求一伴。我在此已十余日，已为家人所葬，那得自归也。’文伯即遣门卒与户曹相闻。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俄邻舍，令蔡仲发出，于是文伯作书与儿，俄遂与黑同归。”太守闻之，即赦蔡仲。仍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如俄所述。文伯所寄书与子，子识其纸，是父亡时所送箱中之书矣。（出《穷神秘苑》）

【译文】

汉代末年，武陵有位妇人叫李俄，六十岁那年病死，埋葬在城外已经半个月了。这时，李俄的邻居有个叫蔡仲的，听说她家富足，就去挖墓寻找金银。他拿斧子劈向棺材，忽然听见李俄在棺材中喊道：“蔡仲，当心砍了我的头！”蔡仲吓得转身就跑。后来，他被县里的捕吏抓了去，应当判死刑。李俄的儿子听说母亲活了，把她接回家。太守召来李俄询问情况，李俄对答说：“我错误地被阴曹司命官召去，后来得以遣返。刚出大门，就看见了内兄刘文伯，我们惊诧地相对而哭。我说：‘我是被错召来的，今天可以回去了。可我既不认路，又不能独行，为我找个伴吧！我在这里十多天了，已经被家人埋葬了，哪能自己回去呢？’刘文伯就派门卒把户曹找来相问，回答说：‘现在武陵西界，有个男子叫李黑，也能够复活而还，可以找他作伴。’又令李黑到我邻舍，并让蔡仲挖坟让我出来。于是刘文伯写信给他儿子，我就跟李黑一块回来了。”太守听罢，当即赦免了蔡仲，还派一骑马小吏到西界盘问李黑，结果跟李俄说的一样。刘文伯寄给儿子的信也收到了。他儿子认识那纸，它是父亲殡葬时烧的书呵。

河间女子

晋武帝时，河间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愿行，父母逼之而去。寻病死。其夫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胜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平复。后夫闻，乃诣官争之。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请还开棺者。（出《搜神记》）

【译文】

晋武帝时，河间有一对男女相爱，互许为夫妻。但是男的从军后，很多年没有回来。女的家人又把她嫁给别人，她不愿意去，父母逼其前往。结果不久便病死了。她的丈夫戌边归来，问那女的现在何处，她的家人便全讲了。男的就来到坟前，想大哭一场，以诉哀痛，但又怕感情上承受不了。于是他便挖坟开棺，那女的当即就复活了。他将她背回家中，将养恢复。她的后夫听说此事，就到官府起诉，与前夫争妻。郡县不能决断，把它报给廷尉判决。奏本上说，因为精诚之至，使天地感动，因此才死而复生；这是件不寻常的事，不能用常理来判决，因此请将她还给开棺的前夫。

徐玄方女

晋时东平（“时”字“平”字原缺，据《法苑珠林》七五补。）冯孝将，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岁余。独卧厩中，夜梦见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出入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年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凭，乃得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有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愈分明。始悟所梦者，遂屏左右。便渐额面出，次头形体顿（“顿”原作“额”，据明抄本改。）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寝息。每戒云：“我尚虚。”借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待，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厩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至，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拜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醊其丧前，去厩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令婢四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始开口，能咽粥，积渐能语，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男，长男字元庆，永嘉（原无“永”字，“嘉”下空缺一字，据《法苑珠林》七五改。）初，为秘书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代东平的冯孝将，任广州太守。他的儿子名叫马子，二十多岁。一天，他独自卧在马棚中睡着了，晚上梦见一个女子，十八九岁。说我是北海太守徐玄方的女儿，不幸夭亡，已死四年，现又被鬼所枉杀。根据生死簿上的记录，我应该活到八十多岁。允许我复活，但应当有依凭才行。我应当做你的妻子，你能听从我的委托救活我吗？马子回答说：“可以。”那女子和马子约定好了日期见面。到了这一天，马子的床前有头发，正与地面齐平。马子让人扫去，结果却愈加多起来。这时，马子才明白正是梦中之事，于是喝退左右的仆从。那女子的颜面渐显，接着整个头和身体也露了出来。马子就让她坐在对面床上，她所讲的话，非常奇妙，当晚就和马子睡在了一起。她总是告诫马子：“我的身体还虚弱。”问她什么时候可以从坟中出来时，她回答说：“要等到我原来的生日那天，现在时候还没到。”说完她就进了马棚，她说的话，人们都能够听见。这女子计算生日到了，就告诉马子救出自己的方法，说完一拜而去。马子听从她的话，到了那一天，用红公鸡一只，黄米饭一盘，清酒一升，摆祭在她的丧灵前面，离马棚只有十多步远。祭灵完毕，打开棺材一看，那女子身体完全跟活人一样。马子将她慢慢抱出，放入毡帐中。她只是心口有点温热，嘴有气。马子命四个婢女护理她，不断用黑羊乳汁沥滴她的两眼。慢慢地，她开始张开嘴，能咽粥，并开始讲话了。二百天之后可以拄杖行走。一年之后脸色肌肤气力完全恢复了正常。马家于是派人向徐家报告了，徐家上上下下都来了。他们选择吉日下彩礼，结为夫妻，后来生了二个男儿，长子字元庆，永嘉初年任秘书郎；小儿叫敬度，作了太傅掾官。他们还有个女儿嫁给了济南刘子彦，这刘子彦是不受朝廷聘任的隐士刘延世的孙子。

蔡支妻

临淄蔡支者，为县吏。曾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乃盛设酒肴，毕付一书。谓曰：“掾为我致此书与外孙也。”吏答曰：“明府外孙为谁？”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孙天帝也。”吏方惊，乃知所至非人间耳。掾出门，乘马所之。有顷，忽达天帝座太微宫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书讫，帝命坐，赐酒食。仍劳问之曰：“掾家属几人。”对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经几年矣？”吏曰：“三年。”帝曰：“君欲见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户曹尚书，敕司命辍蔡支妇籍于生录中，遂命与支相随而去。乃苏归家，因发妻冢，视其形骸，果有生验，须臾起坐，语遂如旧。（出《列异传》）

【译文】

临淄有个蔡支，是县吏。一次，他带着书信去拜谒太守。忽然就迷了路，他来到泰山脚下，看见一座城郭，就进去送信。他见到一个官，仪仗侍卫很严整，颇象太守，就把书信呈上。于是，那官便设宴款待他。宴后，那官交给蔡支一封信，说：“请你把它交给我的外孙。”蔡支问：“你的外孙是谁？’那官回答说：“我是泰山神呵，我的外孙就是天帝。”蔡支大吃一惊，才知道这地方不是人间。他出了门，骑马而去，一会儿就到了天帝座的太微宫。这里左右侍臣俱全，俨如天子的仪仗。蔡支呈上书函，天帝让他坐下，并赐予酒食，还慰劳般地问他：“你家里几个人？”回答说父母妻子全死了，还未再娶。天帝又问：“你妻子死几年了？”蔡支说三年。天帝说：“你想见见她吗？”蔡支说请天帝施恩。天帝当即命户曹尚书，敕令司命把蔡支妻的户籍放到生录中，然后让蔡支跟随而去。蔡支苏醒后回到家中，就挖开妻子的坟，看她的样子，果然已经活了过来。她一会儿起身坐下，说起话来还跟过去一样。

陈朗婢

义熙四年，琅邪人陈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归，行冢前，闻土中有人声，怪视之。婢曰：“我今更活，为我报家。”其日已暮，旦方开土取之，强健如常。（出《五行记》）

【译文】

东晋义熙四年，山东琅琊人陈朗的婢女死了，已经埋葬了。有位府史休夏假回来，走到坟前，听到土中有人的说话声，便惊异地看去。那位婢女说：“我现在又活了，替我报告给家人吧。”那天已经晚了，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挖出来，其身体强健如常。

于宝家奴

于宝字令升，父莹，为丹阳丞。有宠婢，母甚妒之。及莹亡，葬之，遂生推（“推”原作“持”。据明抄本改。）婢于墓。于宝兄弟尚幼，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恩情如旧，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出《五行记》）

【译文】

于宝字令升，父亲名莹，任丹阳县丞。他有个宠爱的婢女，于宝之母很嫉妒她。于莹死后下葬时，就把婢女活着推进坟中。当时于宝和弟弟尚幼，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十多年之后，母亲死了挖开那座坟，而那个婢女趴伏在棺材上象活的一样，用车将她拉回来，一天之后才苏醒。她说于宝的父亲对她恩爱如旧，在阴间也不觉得不舒服。不久她便嫁了人，生了儿子。

韦讽女奴

唐韦讽家于汝颖，常虚默，不务交朋。诵习时暇，缉园林，亲稼植。小童薙草锄地，见人发，锄渐深，渐多而不乱，若新梳理之状。讽异之，即掘深尺余。见妇人头，其肌肤容色，俨然如生。更加锹锸，连身背全，唯衣服随手如粉。其形气渐盛，顷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丽容，初有过，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埋于园中。托以他事亡去，更无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处，太阙广殿。贲勇甚严。拜其王，略问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诉娘子。须臾，引至一曹司。见文案积屋，吏人或二或五，检寻甚闹。某初一吏执案而问，检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因妒，（“因妒”为“巨蠹”。据明抄本改。）非理强杀。其断减娘子十一年禄以与某。又经一判官按问。其事亦明。（“其事亦明”原作“亦见娘子”，据明抄本改。）判官寻别有故，被罚去职，某案便被寝绝。九十余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来搜求幽系冥司积滞者，皆决遣，某方得处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数，盖以下贱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绛服朱冠。羽骑随从。方决幽滞。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禄。讽问曰：“魂既有所诣。形何不坏？”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药傅之，遂不至坏。”讽惊异之，乃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许来。其后潜道幽冥中事，无所不至，讽亦洞晓之。常曰：“修身累德，无报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数年后，失讽及婢所在，亲族与其家得遗文，记再生之事。时武德二年八月也。（出《通幽记》）

【译文】

唐代韦讽家住在汝颖，经常独自沉默，不善交朋友。吟诵诗文的闲暇，便整修园林，亲自种庄稼栽树木。一天，小书童割草锄地时发现了人的头发，锄头渐渐深挖下去，那头发也渐渐多起来且不散乱，如新梳理的一样。韦讽认为这事很奇异，就又挖下一尺多深，看见一颗妇人头，其肌肉面色，很象活的一样。再用锹往深里挖，那妇人连身带背全露了出来，只是衣服随手一摸就粉碎了。她渐渐恢复原气，很快就能够站起来，上前向韦讽一拜再拜，说自己是他祖上的女奴，名叫丽容，开始有点小过错，遭娘子嫉妒。趁郎君不在时，娘子就派人把她活埋在这园林中，并假托因为别的事情逃跑，反正又无外人知道。“我刚死的时候，被两个黑衣人引去，走到一个地方，这里有高大的门楼广阔的殿堂，虎贲勇士十分威严。我参拜了这里的大王，大王向我粗略地问问情况。黑衣人也述说了事情的原委经过。我由于害怕，也没敢控告娘子。一会儿，他们引我来到一阴曹司衙，只见这里的文书案卷堆到了屋顶，小吏们三五成群，正在检验寻找案卷，很喧闹。我开始被一个拿着案卷的官吏查问，查完案卷，他说我命不该死，而娘子因嫉妒而生杀人之心，故判减其十一年寿禄给我。又经一判官审案，这事也就明确了。不料，判官不久因为别的原因遭到处罚，被免除了职务，我的案子也就搁下了，到现在九十多年了。如今彼此离散，各走各的道。昨天，忽然有个天官来处理阴曹的积案，都判决遣返，我的事情才得到解决。象我这一类的，为数不少，大概是因为地位低下，阴曹的官吏也不急于给办吧？那天官好象现在的道士，绛红色的衣服，红色的帽子，羽裳马骑随从齐备。刚处理完积案，就让我复活，这样就不会减少原判给我的十一年寿禄了。”韦讽问道：“魂魄既然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形体为什么不毁坏呢？”她回答说：“凡是案子未了之人，都由阴间的地方长官用药敷其身上，因此不至于腐烂。”韦讽认为这事奇怪，就让她沐浴更衣。看容貌她好象二十岁左右的样子。这以后，她便暗中讲些幽冥之事，什么都说了，连韦讽也全知晓了。他常常说：“修养自身积累公德，上天就会赐福于你。神仙们的养生之道，我们应该不辞辛苦地去寻求。”几年之后，不知道韦讽和婢女到哪里去了，亲族们在他们家找到了遗留下来的文字，上面记的全是再生之事。当时是唐代武德二年八月。

邺中妇人

窦建德，常发邺中一墓，无他物。开棺，见妇人，颜色如生，姿容绝丽，可年二十余。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气息。乃收还军养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随甄皇后在邺，死葬于此。命当更生，而我无家属可以申诉，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时也。”说甄后见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宠爱之。其后建德为太宗所灭，帝将纳之。乃具以事白，且辞曰：“妾幽闭黄壤，已三百年，非窦公何以得见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饮恨而卒，帝甚伤之。（出《神异录》）

【译文】

窦建德曾经挖开邺中的一座坟，没有得到别的东西。开棺后看见一个妇人，面色象活的一样，姿容美丽绝伦，年约二十多岁。看其衣物和殉葬品等，不是近代的。等了一会儿，她好象有了气息，于是就带回军中养起来。三天之后她就活了，能够言语。她说：“我是魏文帝的宫女，随甄皇后在邺城，死后葬在这里。我命该当复活，但无家人进行申诉，就被冥府耽隔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说起甄皇后遇害一事，她清清楚楚的。窦建德很宠爱她。后来窦被唐太宗所灭，皇帝要招纳她进宫，她就把当时的事都禀白了，而且一口回绝地说：“我在幽冥之中封闭在黄土之下，已经三百多年，没有窦公哪能见到今日？为他而死乃是我的本分呵。”于是，她便饮恨而死，太宗皇帝十分悲伤。

李仲通婢

开元中，李仲通者，任鄢陵县令。婢死，埋于鄢陵。经三年，迁蜀郫县宰。家人扫地，见发出土中，频扫不去，因以手拔之。鄢陵婢随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问婢何以至此。乃曰：“适如睡觉。”仲通以为鬼，乃以桃汤灌洗，书符御之，婢殊不惧，喜笑如故。乃闭于别室，以饼哺之，餐啖如常。经月余出之。驱使如旧。便配与奴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而卒。（出《惊听录》）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李仲通任鄢陵县令。他的婢女死了，就埋在了鄢陵。三年之后，他调任到四川郫县当县宰。一天，家人扫地时发现有头发从土中露出，怎么扫也扫不掉。于是就用手拨它，不料那位埋在鄢陵的婢女顺着手就钻了出来。她昏昏沉沉象喝醉酒一样。家人问她怎么到了这里？她就说：“刚才象睡觉似的。”仲通认为她是鬼，就用桃木汤浇她，写咒符防她。可她并不害怕，嘻戏如常。于是就把她关进别的房间，拿饼喂她，她吃起来跟从前一样。一个多月后将其放出，驱遣使用如旧。后来就把她配给一男仆为妻，生一男二女，又活了十七年才死。

崔生妻

元和间，有崔生者，前婚萧氏，育一儿卒，后婚郑氏。萧卒十二年，托梦于子曰：“吾已得却生于阳间，为吾告汝母，能发吾丘乎？”子虽梦，不能言。（“言”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后三日，又梦如此，子终不能言。郑氏有贤德，萧乃下语于老家人云：“为吾报郑夫人，速出吾，更两日，即不及矣。”老人家叫曰：“娘子却活也。”夫人卜之曰：“无生象。”即罢。来日家人又曰：“娘子却活也。”郑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即开坟，果活动矣。舁归，郑夫人以粥饮之，气通能言。其说幽途知抚育贤德之恩。又说：“初有一龟，环绕某遗骸而去。数日，又来环饶。将去复来，啮某足指。”则知前卜无生象者，龟止环饶而已；后云有生象者，是龟咬足指也。萧氏与郑氏为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终。（出《芝田录》）

【译文】

唐代元和年间，有位姓崔的青年，前妻萧氏生下一个儿子就死了，后妻姓郑。萧氏死十二年后，托梦给儿子说：“我已经能够复活到阳间，替我告知你母亲，能挖开我的坟丘吗？”儿子虽然做了这样的梦，但没有说。以后一连三日，天天做这个梦，但他始终没有讲。郑氏是位贤德之人，萧氏就告诉老家人说：“替我报告郑夫人，快点让我出去吧，再过二天就来不及了。”老家人叫喊着：“萧娘子要活了！”郑夫人去占卜，答说：“没有活象。”只有作罢。第二天老家人又喊：“萧夫人要活了！”郑夫人再去占卜，卜卦人说：“有活象。”就挖开坟墓，那萧夫人果然活动了。家人把她抬回来，郑夫人亲自用粥喂她。气通之后，她就能讲话了。她说阴间也知道抚育乃贤德之恩，又说：“开始有一只龟，围着我的尸体绕了一圈就离开了；不几天它又爬了回来，咬我的脚趾头。”这才知道前一卦没有生象，因为龟只是环绕而已。后卦说有活象，这是龟在咬脚趾头。萧氏和郑氏象姐妹那样住在一起，感情象亲骨肉。萧氏又活了十年才死。

东莱人女

东莱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见捕得还，乃敕两吏送之。鬼送墓中，虽活而无从出。鬼亦患之，乃问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谁最念汝？”女曰：“独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来劫墓，季父见汝活，则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恻，未尝有过，岂能发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与诸劫贼，发意开棺，女忽从棺中起，季父惊问之，具以前白季父。季父（季父原作“母”，据明抄本改。）大加惭恨，诸贼欲遂杀之。而季父号泣哀求得免，负之而归。（出《广异记》）

【译文】

东莱有一家死了个女儿，已经埋葬。姑娘到阴曹后，因为受冤枉被捕又被放回，还派了两个官吏送她。鬼把她送到坟中，虽然活了却无法出去。鬼也挺焦虑，就问她说：“你家中除父母之外，谁最爱念你？”姑娘说：“只有老叔。”一个鬼说：“我能让他来盗坟，叔父见到你活了，你也就死而复生了。”姑娘说：“老叔仁义且有恻隐之心，不曾有过错，怎么会挖我的坟呢？”鬼说：“我换他的心。”一鬼留下看守，另一鬼便去了。有顷，她老叔和盗墓贼们终于来了，他们用力开棺，这时，姑娘忽然从棺材中坐了起来。老叔惊异地问她，她把从前的事对老叔说了。老叔非常悔恨和惭愧，盗墓贼们想立即杀死那个姑娘，老叔为她含泪哀求，才得以幸免，老叔背起她就回家了。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郑会　王穆　邵进　李太尉军士　五原将校　范令卿　汤氏子　士人甲 李简　竹季贞　陆彦

郑会

荥阳郑会，家在渭南，少以力闻。唐天宝末，禄山作逆，所在贼盗蜂起，人多群聚州县。会恃其力，尚在庄居，亲族依之者甚众。会恒乘一马，四远觇贼，如是累月。后忽五日不还，家人忧愁。然以贼劫之故，无敢寻者。其家树上，忽有灵语，呼阿奶，即会妻乳母也。家人惶惧藏避。又语云：“阿奶不识会耶？前者我往探贼，便与贼遇，众寡不敌，遂为所杀。我以命未合死，频诉于冥官，今蒙见允，已判重生。我尸在此庄北五里道旁沟中，可持火来，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于沟中得其尸，失头所在。又闻语云：“头北行百余步，桑树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树皮作线，挛之。我不复来矣。努力勿令参差。”言讫，作鬼啸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挛凑毕，体渐温。（“体渐温”三字原作“通身人色及腰目”七字。据明抄本改。）数日，乃能视。恒以米饮灌之，百日如常（出《广异记》）

【译文】

荥阳有位郑会，家住渭水南岸，少年时凭着力气大而闻名。唐代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所到之处盗贼蜂拥而起，百姓们大多数聚居在州县城里。郑会依仗自己的力气，仍住在乡下，亲戚中有很多人都依靠他。郑会经常骑着一匹马，四处寻找盗贼，偷偷地站在远处观察。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后来，他忽然五天没有回来，家人十分忧愁，都认为是被盗贼劫持的缘故，也不敢去寻找。他家的树上，忽然有人说话，呼喊“阿奶”。阿奶是郑会妻子的奶娘。家里人惶恐不安，都躲藏起来。树上又传来说话声：“阿奶不认识郑会了吗？前些日子我去监视强盗，和盗贼相遇，寡不敌众，被他们杀害了。可我认为自己命不该死，屡次向冥府的官们申诉，现承蒙恩准，已经判我重生。我的尸体在这个庄子北边五里道旁沟中，可以拿着火和衣服来取。”家人象他说的那样，在水沟中找到了郑会的尸体，但头却不见了。又听树上说：“头就在北面一百多步远的桑树根下。回到家之后，可以用穀树皮作线，缝上它。我不再来了，争取别出差错。”说完，象鬼那样叫了一声就走了。家人把头找回家，照他说的办法缝连完毕，身体渐渐温暖，几天就能看见东西了。经常用米汤喂他，百日之后便一切照常了。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为鲁旻部将，于南阳战败，军马奔走。穆形貌雄壮，马又奇大，贼骑追之甚众。及，以剑自后砟穆颈，殪而陨地。筋骨俱断，唯喉尚连。初冥然不自觉死，至食顷乃悟，而头在脐上，方始心惋。旋觉食漏，遂以手力扶头，还附颈，须臾复落，闷绝如初，久之方苏。正颈之后，以发分系两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马，初不离穆。穆之起，亦来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发解，头坠怀中，夜后方苏。系发正首之后，穆心念，马卧方可得上，马忽横伏穆前，因得上马。马亦随之起，载穆东南行。穆两手附两颊，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余人群行，亦便路求穆。见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贼界四十余里，众心恼惧。遂载还昊军。军城寻为贼所围。穆于城中养病，二百余日方愈，绕颈有肉如指，头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殉（“殉”原作“以”，据明抄本改。）王事。差摄南阳令。寻奏叶令。岁余，迁临汝令。秩满，摄枣阳令。卒于官。（出《广异记》）

【译文】

太原有个王穆，唐代至德初年任鲁旻的部将。他在南阳战败了，军卒战马四处奔跑。王穆体貌魁伟强健，马又异常高大。不少贼兵骑着马追他，追上之后，用剑从后面砍向王穆的脖颈，筋骨全断了，只剩喉咙还连着，当即就死过去落到地上。开始，他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过一顿饭工夫才醒悟。当头落到肚脐上时，心中一阵凄惋。旋即，觉得食物从脖颈漏出，就用手扶着头，把它按回脖颈上，一会儿又掉下来，昏闷气绝象刚才一样。过了好久，他才苏醒过来，把头正在颈上，将头发系在两边，就能够坐起来。此刻，他心也茫然，不知自己能否免灾。而他的马，怎么也不离去。见他坐起，那马也走过来站在他的面前。王穆扶着它能够站立起来。系在左膊上的头发松开了，头又坠落怀中，半夜后才苏醒。再次系发，正头之后，王穆心想，这马躺下我才能够上去呵，那马忽然就横卧在他面前。于是他上得马去，马也随他而起，驮着他往东南走。他两手托着两颊，骑马走了四十里。王穆部下十多个散兵一起奔来，也从便道到这里寻找王穆，相见之后，扶他去村舍寄住。此地距离敌人四十多里，众人心里又恼怒又害怕，随即用马驮王穆回到鲁旻的队伍。鲁军所住之城不久被敌人围困。王穆在城中养病，二百多天才痊愈。环绕着他的脖颈有一条肉檩子，象手指那么宽，头竟然稍稍偏斜。鲁旻觉得王穆系名家子弟，又以身殉职而未死，就派他任南阳县令，不久奏报他任叶县令，一年多后，迁任临汝县令。任满，又摄任枣阳县令，死在了任上。

邵进

唐大历元年，周智光为华州刺史，劫剥行侣，旋欲谋反。遣吏邵进，潜往京，伺朝廷御伐之意。进归告曰：“朝廷无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绐于已，遽命斩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儿。妻即以针纫颈，俄顷复活，以药傅之，然犹惧智光，使人告光曰：“进本蒲人，今欲归葬。”光亦赒赙之。既至蒲，浃旬，其疮平愈，乃改姓他游。后三十年，崔颙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颙召见。讯其由，进曰：“明公昔为周智光从事。”因叙其本末。颙乃省悟，与缣帛，揖之而去。（出《独异志》）

【译文】

唐代大历元年，周智光任华州刺史，抢劫行旅钱物，不久即想谋反。他派遣手下官吏邵进，暗暗地到了京城，侦探朝廷有无防范、讨伐他的意向。邵进回来告诉周智光说：“朝廷没有怀疑你的迹象。”周大怒，认为他这是讨好朝廷欺骗自己，立即令人把他杀了。周智光过后很后悔，立即派人把邵进的头送给他的妻儿。妻子把他的头缝到脖颈上，不久就活了，将药涂在伤口上。但邵进还是惧怕周智光，让人告诉周智光说：“邵进本来是蒲地人，现在想回去埋葬。”周智光无奈，便送些丧葬钱物。邵进回到蒲地十二天，他的伤口便平复愈合，于是改名换姓漫游四方。三十年后，崔颙任宋州州牧，早晨升堂时，有一个人投名帖说，他是皇宫的敕吏。崔颙召见了他，他就是邵进。询问其来由，邵进说：“你当年是周智光的从事吧？”于是便讲述过去的一些事情。崔颙方才省悟，赏给一些绢帛，邵进揖拜之后离去。

李太尉军士

长安里巷说，朱泚乱时，李太尉军中有一卒，为乱兵所刃，身颈异处。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觉胪骨称硬，（“称”疑是“稍”，“硬”原作“哽”，据明抄本改），咽喉强于昔时，而受刃处痒甚。行步无所苦，扶持而归本家。妻儿异之，讯其事，具说其所体与颈分之时，全不悟其害，亦无心记忆家乡。忽为人驱入城门，被引随兵死数千计。至其东面，有大局署。见绿衣长吏凭几，点籍姓名而过。次呼其人，便云：“不合来。”乃呵责极切，左右逐出令还。见冥司一人，髡桑木如臂大，其状若浮沤钉。牵其人头身断处。如令勘合，则以桑木钉自脑钉入喉，俄而便觉。再见日月。不甚痛楚。妻儿因是披顶发而观，则见隆高处一寸已上，都非寻常。皮里桑木黄文存焉，人或谓之粉黛。元和中，温会有宗人守清，为邠镇之权将，忽话此事，守清便呼之前出。乃云，是其麾下甲马士耿皓，今已七十余，膂力犹可支数夫。会因是亲睹其异。（出《定命录》）

【译文】

长安里巷传说，朱泚在京城作乱时，李太尉军队中有一个小卒被乱兵所杀，身颈异处。过了七天，忽然不知怎么回事他自己又站了起来，只觉得胪骨稍有些硬，咽喉比过去强直，而遭刀砍的地方很痒。行走没有什么痛苦，人们扶持他回到家中。老婆孩子都很惊怪，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全都说了。当身体和头颈分离时，他全然不觉被杀，也无心回忆家乡。就记得忽然被驱赶进一座城门，同时被赶去的士卒死了好几千。到了城东面，有一个大署衙，只见绿衣长吏靠在桌子上，点录姓名而过。按顺序喊到他的名字时，他便说：“我不该来。”就被狠狠地呵责训斥一顿，左右将他赶出去，又把他喊回来。“这时只见一个冥司，拿着一根削得光光的桑木棒，像胳膊那么长，形状如门钉。他牵住我头身断绝处，对合在一起，然后用桑木钉从脑部钉进咽喉。不久我就苏醒过来，重又见到了日月星辰，不很痛苦。”妻儿于是分开他的头发察看，就见受伤处隆起一寸多高，的确和往常不同。皮里桑木纹还存在，有人说是粉黛之色。元和年间，温会有个同宗叫守清，任分镇权将。一次他忽然说起这件事，守清就喊一个人到前面来，说这位是部下甲马士耿皓，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体力还可以抵挡几个武夫。温会亲眼看见了他的异常之处--原来，他就是那个死而复生的小士卒。

五原将校

五原遣将校往扬子，请衣赐。校有所知，能承顾问。院官与之欵曲，顾见项上有一肉环围绕，瘢痕可惧。院官与之熟，因诘其所来，具对。昔岁巡边，其众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虏骑掩袭，众数千，悉是骑兵。此五百短兵，全军陷殁。积尸为京观，其身首已异矣。至日入。但魂魄觉有呵喝，状若官府一点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杀却？”胥者扣头求哀。官曰：（“官曰”原作“曰官”，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不却活，君须还命。”胥曰：“活得。”遂许之，良久而喝回，又更约束：“须速活，勿（“勿”原作“却”，据明抄本改。）误死者。”胥厉声唱诺。某头安在项上，身在三尺厚叶上卧。头边有半碗稀粥，一张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渐能食。即又迷闷睡著。眼开，又见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却投本处。荏苒今日，其瘢痕是也。（出《芝田录》。明抄本作出《定命录》）

【译文】

五原派遣一个校官去扬州，这校官请求赐衣物。他在当地有熟人，能够办好可托之事。到后，扬州院官给予他殷勤接待，并看见他颈上有一道肉环围绕着，疤痕明晰可怕。院官和他很熟悉，便问其来由。他把发生的事说了：好多年前巡视边境，他率部下五六百人，深入到榆塞一带，遭受胡虏的突然袭击。对方有好几千人，全是骑兵，寡不敌众，带去的五百步兵全死掉了，尸体堆积得象小山那么高，他也落了个身首异处。到太阳下山后，他的魂听到呵喝之声，一个象官府中点巡官的人，来到他跟前，怒道：“这个人不该死，为什么杀他？”胥吏叩头哀求。那官说：“不把他复活，你就得偿命。”吏胥说：“能活。”当官的点点头，过一会儿又呵喝胥吏道：“你要快点使他复活，不要耽误死者。”胥吏大声答应着。将我的头安到颈项上，我的身子躺在三尺厚的树叶上，头边有半碗稀粥，一把断把羹匙插在碗中。我能够伸手拿羹匙，舀饭送到嘴里，渐渐能吃饭了，就又迷迷糊糊睡着了。当我再睁开眼时，又见半碗粥，碗里还是放着羹匙。这样一连过了六七天。能够行走了，我就拄着拐杖回到原处。光阴很快就到了现在，我的疤痕就是这么来的。

范令卿 （缢死复再生）

隋文帝开皇二年，汴州浚义县功曹范钦子令卿，在家与族人文志校书，竞工拙。令卿以手反击文志，鼻血出不止，因即殒。文志父乃执令卿，以绳悬缢于屋梁，移时气绝。文志父母恐令卿却活，复用布重绞之。死经三日，令卿却苏，文志长逝。（出《五行记》）

【译文】

隋文帝开皇二年，汴州浚义县功曹范钦之子范令卿，在家里与文志勘校书籍，比赛高低，结果打起架来。令卿用手反击文志，打得他鼻血不止，因之当即死去。文志的父亲捉住令卿，用绳子把他悬吊在房梁上，一会儿就断气了。文志父母怕令卿再活过来，用布条勒了又勒。令卿死了三天之后却又复活了，文志则终于死去了。

汤氏子

汤氏子者，其父为乐平尉。令李氏，陇西望族。素轻易，恒以吴人狎侮，尉甚不平。轻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数四，尉不能堪。某与其兄，诣令纷争。令格骂，叱左右曳下，将加捶楚，某怀中有剑，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后数日死。令家人亦击某系狱。州断刑，令辜内死，当决杀。将入市，无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当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绳，决毕气绝。牵曳就狱，至夕乃苏。狱卒白官，官云：“此手杀人，义无活理。”令卒以绳缢绝。其夕三更，复苏。卒又缢之，及明复苏。狱官以白刺史，举州叹异。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毙之。及于州门，对众缢绝。刺史哀其终始，命家收之。及将归第，复活。因葬空棺，养之暗室。久之无恙。乾元中，为全椒令卒。（出《广异记》）

【译文】

汤氏子的父亲任乐平县尉。县令李氏，是陇西的名门贵族，平素轻浮随便，常常以狎昵侮辱别人取乐。县尉对此忿忿不平。他被县令随便侮辱多次，实不堪忍受。汤氏子和哥哥到县令处争辩，县令又打又骂，喊左右将他们拽下。刚要施刑，汤氏子怀中有剑，拔出便刺中县令胸部，不深。几天以后，县令死了。他的家人也击打汤氏子，并将其关进监狱。州里判刑，令年内处死。当行刑那天，把他带到刑场，汤氏子的脸上没有愁容。有个善于看相的人说：“这少年有五品官的相，定当不死；假如他死了，我今后就不给人相面了。”行刑的人用绳子缠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断气之后拉回监狱，到晚上就复活了。狱卒向狱官报告，狱官说：“这是个杀人犯，没有让他活的道理。”他命令狱卒用绳子把他吊死，不料三更时又活了。狱卒再吊，天亮又活了。狱官向刺史报告，全州上下惊叹不已。但为维护法律尊严非杀不可，喊来其父，让他亲手将儿子处死。其父在州的城门上当众行刑。刺史自始至终对他很同情，让家人收尸。等把他的尸体抬回家之后，他又复活了，因而埋的是空棺材，将他养在暗室，多少年都平安无事。唐代乾元年间，他是在任全椒县令时死的。

士人甲 （易形再生）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教出，将易之。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决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主者令二并闭目，倏忽，二人脚（“脚”原作“却”，据明抄本改）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啕。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曾娱视。虽三伏盛署，必复重衣，无暂露也。（出《幽冥录》）

【译文】

晋元帝时有个某甲，出身士绅家庭。一天得急病死了，被人带上天去，拜见司命。司命又推究校验，计算某甲的寿历没尽，不应该冤枉召来。管事的下令将其遣返。某甲患脚病特别疼，不能走，没法回去。管事的几个人都挺发愁，商量说：“某甲假如因为脚病最后不能回去，我们就得承担冤枉他人的罪名。”于是一起向司命汇报。司命想了很久，说：“方才新召来的胡人康乙，在西门外住，这个人应当立即死，他的脚很健康，让他们二人换脚，彼此都没有什么损失。”管事的接受了这个命令，回来就要给他们换脚。那胡人形体丑陋，脚更难看，某甲怎么也不肯换。管事的说：“你假如不换脚，就得长留此间了。”某甲不得已，只好服从。管事的让他俩闭上眼睛，很快，他们的脚就换了过来。某甲当即被遣送回来，忽然间就活了。他一一向家人说了。脱鞋一看，果然是双胡人脚，丛生的毛连结着，而且有胡臭气。某甲本来是读书人，爱玩手脚，但忽得这样一双脚，却一点也不想看。虽然获得再生，却常惆怅慨叹，几乎想死。旁人中有认识那个胡人的，说他还没有出殡，家住附近茄子浦。某甲亲自去看那胡人尸体，果然看见自己的脚附在他的身上。正要殡殓，亲属们对着尸体哭。胡人的儿子对父亲很有感情，每当初一过节时，由于悲思过度，他都要跑到某甲家，抱住他的脚号啕大哭。走路时偶然相遇，胡儿也要拽住他啼哭。因此，某甲每次出入家时，总要让人守住门，以防胡儿。某甲一辈子厌恶那双脏脚，未曾高兴地看过。即使在三伏盛夏，也定要穿好几层衣服，不让它露出来。

李简

唐开元末，蔡州上蔡县南里村百姓李简，痫病卒。瘗后十余日，有汝阳县百姓张弘义，素不与李简相识，所居相去十余舍，亦因病，经宿却活。不复认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名亮。遂径往南李村，入亮家。亮惊问其故，言方病时，梦二人着黄，赍帖见追。行数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处，如人间六司院。留居数日，所勘责事，委不能对。忽有一人自外来，称错追李简，可即放还。有一吏曰：“李身坏，别令托生。”一时忆念父母亲族，不欲别处受生，因请却复本身。少顷，见领一人至，通曰：“追到杂职汝阳张弘义。”吏又曰：“张弘义身幸未坏，速令李简托其身，以尽余年。”遂被两吏扶却出城。但行甚速，渐无所知，忽若梦觉。见人环泣，及屋宇，都不复认。亮问其亲族名氏，及平生细事，无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蔑盛器。语音举止，信李简也，竟不返汝阳。时段成式三从叔父，摄蔡州司户，亲验其事。昔扁鹊易鲁公扈、赵齐婴之心，及寝，互返其室，二室相咨。以是稽之，非寓言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开元末年，蔡州上蔡县南里村百姓李简，患癫痫病死去，埋葬十多天后。汝阳县有个百姓叫张弘义，与李简素不相识，且相距三百多里，也因病而死，过了一宿又活了。他不再认识父母妻子，并说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亲名亮，然后径直走到南李村，进了李亮家。李亮惊讶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张弘义说自己刚病时，梦见两个穿黄衣裳的人，送来一张帖子就跟他们走了。走了几十里，到了一座大城市，题名“王城”。他被引入一处，象人间的六司官衙，留他住了几天。所追查的一些事，他实在不能回答。一天，忽然从外面走进一个人，说是错捉了李简，应该立即放回去。有一吏说：“李简的身体腐坏了，让他到别处托生吧。”李简一时想念父母亲族，不想到别处托生，因此请求恢复本身。不一会，看见领进一个人，通判说：“汝阳张弘义被捉拿到了。”那吏又说：“幸亏张弘义的身体没坏，快让李简托他的身体复活，借以享受余年。”于是，李简便被两吏搀出那座城，但走得极快，他渐渐失去知觉，忽然又象作梦醒来。见不少人围坐而哭，还有那些屋宇，自己都不认识。李亮问他亲族名氏，以及李简的平生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李简原是蔑匠，于是到内室休息时，他就找来刀具，破开竹蔑编盛器。言谈举止，都使人确信是李简。他竟然再也没有回汝阳去。当时段成式的堂叔，任蔡州司户，亲自查验了这件奇事。古代扁鹊换鲁公扈、赵齐婴的心，等苏醒之后都能返回自己的住处。两家问及一些事情，他们各自都还记忆犹新。用这个历史事件来考究，李简的事也不是假造的。

竹季贞

陈蔡间，有民竹季贞，卒十余年矣。后里人赵子和亦卒，数日忽寤，即起驰出门。其妻子惊，前讯之。子和曰：“我竹季贞也，安识汝。今将归吾家。”既而语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随之。至季贞家，见子和来，以为狂疾，骂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贞，卒十一年，今乃归。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语，果季贞也。验其事，又季贞也。妻子俱骇异，诘（“诘”原作“请”，据明抄本改）之，季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纪。居冥途中，思还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间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请案据，得以名闻冥官。愿为再生者，既而冥官谓我曰：“汝宅舍坏久矣，如何？”案据白曰：‘季贞同里赵子和者，卒数日，愿假其尸与季贞之魂。’冥官许之。即遣使送我于赵氏之舍，我故得归。”因话平昔事，历然可听，妻子方信而纳之。自是季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陈蔡汝郑间。缗帛随以修佛，施贫饿者。一还家，至今尚存。（出《宣室志》）

【译文】

陈蔡两县之间，有个居民叫竹季贞，死十多年了。后来村里人赵子和也死了，过了几天又忽然苏醒，立即起身跑出门去。其妻惊讶地拦住他询问，子和说：“我是竹季贞，哪里认识你？我要回自己家去。”连语音都不是赵子和的了。妻子就跟着他到了竹季贞家。竹家人见赵子和来了，以为他疯了，骂着驱赶他。子和说：“我是竹季贞，死十一年了，现在又回来了，为什么要赶我走？！”竹家人听他的说话声，果然是竹季贞的；又通过一些事情验证，一点不错。竹妻和孩子们十分骇怕，追问他，他说：“我从离开人世，至今将近十二年，在阴曹地府里总想回来看看老婆孩子，一天也没有忘。然而，那里每隔三十年，才能让一个死者复活，让他到人间来宣讲善恶和福祸之事。昨天我请求管案子的人，想使自己的名字被冥官知道，并愿意为我复活。一会儿冥官对我说：‘你的身体腐烂很久了，怎么办？’管案子的人禀报说：‘他的同乡赵子和刚死几天，我想让他借尸还魂。’冥官准许了。那管案子的人立即把我送到赵子和家，我这才能活转过来。”接着说起平生往事，都清清楚楚的，妻才相信而且收留了他。从此季贞不吃酒肉，穿粗布短衣，行乞在陈蔡和汝郑等县之间，得到的钱帛随时用来修造佛寺，施舍给贫饿的人。他时而回一次家，到现在还活着。

陆彦

余杭人陆彦，夏月死十余日，见王。云：“命未尽，放归。”左右曰：“宅舍亡坏不堪，时沧州人李谈新来，其人合死，王曰：“取谈宅舍与之。”彦遂入谈柩中而苏。遂作吴语，不识妻子。具说其事。遂向余杭，访得其家。妻子不认，具陈由来，乃信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余杭人陆彦，在夏天死了十多日后，拜见冥王。冥王说：“这个人寿命没尽，放他回去吧。”左右的人说，他的躯壳完全腐烂了。这时沧州人李谈刚到，这个人该死。冥王说：“拿李谈的躯体给陆彦。”陆彦就进入李谈的棺材中苏醒过来。说话的口音是吴语，不认识妻子，一一讲了还阳的事。随即，他回到余杭，寻访到他的家，妻子却也不认他。待一一陈述经过后，她才相信。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赵泰　袁廓　曹宗之　孙回璞　李强友　韦广济　郄惠连

赵泰

晋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圣典，有誉乡里。当晚乃仕，终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时，尝卒心痛，须臾而死。下尸于地，心暖不冷，屈申随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活。说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乘黄马，从者二人，夹持泰腋，（“腋”原作“胀”，据明抄本改。）径将东行。不知可几里，至一大城，崔峷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将泰向城门八。经两重门，有瓦室，可数千间。男女大小，亦数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条疏姓字。云：“当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阅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里门。有人著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何作罪，行何福善，谛汝等以实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泰为水官监作吏，将二千余人，运沙裨岸，昼夜勤苦。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兵马，令案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仗，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坠，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极，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竞，而身体割截，尺寸离断。泰见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狱中涕泣。泰出狱门，见有二人，赍文书来。说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为于塔寺中悬幡烧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见三人，自狱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诣一门，名开光大舍。有三重门，朱彩照发。见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随入。前有大殿，珍宝周饰，精光耀目，金玉为床。见一神人，姿容伟异，殊好非常，坐此座上。边有沙门，立倚甚众。见府君来，恭敬作礼。泰问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号名世尊，度人之师。”有顷，令恶道中人，皆出听经。时有万九千人，皆出地狱，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众生也。行虽亏殆，尚当得度，故开经法。七日之中，随本所作善恶多少，差次免脱。泰未出之顷，已见十人，升虚而去。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泰入其城，见有土瓦屋数千区，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壮，栏槛采饰。有数百局吏，对校文书。云：杀生者当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盗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鹤鹜鹰麋；两舌作鸱枭鸺鹠；捍债者为骡驴牛马。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语泰，卿是谁者子，以何罪过，而来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举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众恶。”主者曰：“卿无罪，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泰问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乐报？”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进持戒，得乐报，无有谪罚也。”泰复问曰：“人未事法时，所行罪过。事法之后，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语毕，主者开藤箧，检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临别，主者曰：“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恶随人，其犹影响，可不慎乎？”时亲表内外候视泰者，五六十人，同闻泰说。泰自书记，以示时人。时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为祖父母二弟，延请僧众，大设福会。皆命子孙，改意奉法，课观精进。士人闻泰死而复生，多见罪福，互来访问。时有太中大夫武城孙丰、关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会。款曲寻问，莫不惧然。皆即奉法。（出《冥祥记》）

【译文】

西晋，清河贝丘人赵泰，字文和。他祖父任京兆太守。郡府打算举荐他为孝廉，欲征召任职，但赵泰躲在家里不愿做官。他精心钻研圣人经典，在乡里百姓中很有名望。直到晚年时才做官，临终时任中散大夫。赵泰三十五岁时，曾突然心痛，片刻而死，尸体停放在地上，但心仍热而不冷，四肢可随意屈伸。在他死后第十天的时候，忽然听到他喉咙中有如下雨的声音，倾刻便苏醒活过来。他说他刚死的时候，梦见有一个人来到他心下，又有两人骑黄马，两个随从夹扶着赵泰的两臂径直向东走。不知走了多少里，走到一座大城，城镇高大险峻，青黑色，他们便夹扶赵泰进入城门。经过两重门后，看到数千间瓦房，还有数千男女老少排列成行，有五六个小吏身穿皂衣，按顺序排列每个人的姓名，并说要分门别类地呈报给府君。赵泰排在第三十名。一会儿，将赵泰和数千名男女一齐带进地府，府君面西而坐，阅视名册后，又让赵泰向南进入里门。见有人穿着深红色衣服坐在大屋下，按顺序呼叫名字，并问活着时犯过什么罪，行过什么善事，要详细的如实说明。地府一直派遣六部使者在人间，逐条记录了每个人的善恶，不能说假话。赵泰回答说：“我父亲和我哥哥当官时都是两千石的俸禄，我年少时在家读书，没有做事，也没犯过什么罪恶。”于是便任赵泰为水官监作吏，率两千多人，运沙石修堤岸，昼夜忙碌。后来又让赵泰任水官都督，掌管各地狱中的事务，给他兵马，命他巡视地狱。他所到的各狱，各种毒刑各有不同。有的针穿舌头，遍身流血；有的披头散发，赤身裸足，相互牵引而行。有人拿着大木棒，在后边催促。铁床铜柱用火烧得能看见火苗，逼迫着有罪的人抱住铁床趴在上面，身体马上被火烧得焦烂，随即又活过来。还有火炉和大锅烧煮罪人，身首粉碎，随着沸水翻转，有拿着叉的鬼站在旁边。有三四百人站在一边，按顺序该进入锅内时，互相拥抱哭泣。有非常高大的剑树，树的根茎枝叶都是用剑做成，人们互相怨恨，各自攀登，好像很高兴似的互相比赛，而身体却被割截成一段一段的。赵泰看见他的祖父祖母和二弟，在这个狱中哭泣。赵泰走出了狱门，看见了两个人抱着文书走来，告诉狱吏说，有三个人，他们家在塔寺中悬挂招魂幡、烧纸，解救他们的罪过，可以走出福舍。不一会儿，见三人从狱中走出，穿着原来的衣服，很齐整，向南进入一门，名叫开光大舍，有三重门，红色发光。只见这三人进入开光大舍中，赵泰也随着进去。前面有一大殿，用珍宝装饰，精光耀眼，用金玉做的床。看见一个神人，身姿容貌魁伟与众不同，坐在殿中座上，旁边有许多和尚站在那里。府君走来，恭敬地行礼。赵泰问座中人是谁，府君都向他施礼？狱吏说，法号世尊，超度人的法师。一会儿，命令作恶的人出来听经，当时有一万九千多人，全都走出地狱，进入百里城。到这里的人，大都是世间守法的人，虽然他们的作为尚有不足之处，还是可以得到超度的，所以请僧人来讲经说法。七天之中，由本人所做的善恶多少，分别给予超脱。赵泰还没出去时，见十个人升空而去。走出大舍后又见一座城，方圆二百多里，名为受变形城。在地狱中受完惩罚的人才能到这座城，接受变形报应。赵泰进入这座城内，看见土瓦房数千处，各处都有房舍，正中的瓦房非常高大，栏槛都用彩色装饰。有数百名小吏，正在校阅文书，说，前世杀生的人应变作蜉蝣（一种昆虫），早晨生晚间死；前世抢劫偷盗者应变成猪羊，任人宰割；前世淫乱放荡的人应变成飞禽走兽；摇舌拔弄是非的人应变成叫声难听的鸟；抗债不还的人变成任人使役的牛马骡驴。赵泰看完之后又回到了他的水官督府，主事的人问赵泰，你是谁的儿子？因为什么罪过到这里来的？赵泰回答说，我的祖父和兄弟，都是两千石俸禄的官。我被乡里推举为孝廉，公府召我任职我没去。专心做善事，从不做各种恶事。”主事人说：“你无罪，所以才派你做水官都督。不然的话，你和地狱中的人没什么不同。”赵泰又问主事人：“怎样为人才能得到好的报应？”主事人说：“唯有尊奉佛法的弟子，精心进取，不做坏事的人才能得到好报，而不受惩罚。”赵泰又问：“人在不懂佛法时所犯的罪过，懂佛法以后能免除吗？”回答说：“都可以免除。”说完，主事人打开了藤箱，检视赵泰年纪还有三十年阳寿，便叫赵泰回还人世。临别时主事人说：“你已经见过地狱中犯罪报应的情形，你应当告诉世上的人，都要做善事。善恶与人相随，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能不谨慎吗？”当时来探视赵泰的有五六十人，都听到了赵泰这样说，赵泰自己亲笔书写此事，用以告示世人。当时正是西晋武帝泰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他又为祖父母、二弟请了很多和尚大摆福会，又叫自己的子孙改奉佛法，并经常观察督促。一些读书人听说赵泰死而复生，在阴间见到了许多因果报应的事，便都来访问。当时有太中大夫武成人孙丰、关内侯常山人郝伯平等十余人，一齐来会见赵泰，诚恳地寻问，听后都很惧怕，都能立即奉法行善。

袁廓

宋袁廓字思度，陈郡人也。元徽中，为吴郡丞。病经少日，奄然如死，但余息未尽。棺衾之具并备，待毕而殓。三日而能转动视瞬。自说云：有使者称教唤，廓随去。既至，有大城池，楼堞高整，阶闱崇丽。既命廓进。主人南面，与廓温凉毕，命坐。设酒炙，果粽菹者等味，不异世中。酒数行，主人谓廓曰：“主簿不幸有缺，以君才颖，故欲相屈，当能顾怀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辞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穷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当以幽显异方，故辞耳。此间荣禄服御，乃胜君世中，甚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复固请曰：“男女藐然，并在龆龀，仆一旦供任，养视无托。父子之恋，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颡。主人曰：“君辞让乃尔，何容相逼？愿言不获，深为叹恨。”就案上取一卷文书，勾点之。既而廓谢恩辞归。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将廓行，经历寺署甚众，末得一垣门，盖囹圄也。将廓入中，叙趣一隅有诸屋宇，骈阗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见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异平生。见廓惊喜。户边有一人，身面伤疾，呼廓。廓惊问谁，羊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识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时，不信报应。虽无馀罪，正坐鞭挞婢仆过苦，受此罚。亡来痛楚，殆无暂休。今特小时宽隙耳。前唤汝姊来，望以自代，竟无所益，徒为忧聚。”言毕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娣时亦在侧。有顷。使人复将廓去，经涉巷陌，闾里整顿，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篱茅屋，见父凭案而坐。廓入门，父扬手遣廓曰：“汝既蒙罢，可速归去，不须迟也。”廓跪辞而归，至家即活。（出《法苑珠林》）

【译文】

北宋陈郡人袁廓，字思度，南朝宋后废帝元徽年间任吴郡丞。病不多日，像死了似的，只有一息尚存。棺槨被子等物已准备好，只等死后入殓。三天后却能转动眼珠看视，他自己说：有个使者说有人叫他，他便跟了去。到了时看到一座大城，城楼和城墙高大整齐，台阶和小门都很华丽，就叫袁廓进去。见主人面南而坐，与袁廓寒喧后让袁廓坐。摆设酒席，酒、肴、瓜果等物和世间一样。酒过数巡后，主人对袁廓说：“我这里缺少一个掌管文书典籍的人，知道你很有才华，所以想请你屈尊任此职，不知你是否愿意？”袁廓知道这是在阴间，于是坚决推辞此事，并说：“这不是能胜任的，我少年时孤苦贫穷，兄弟也都死亡飘零，请求你开恩放我回去。”主人说：“你可能认为阴间与阳世很不相同，所以才推辞。这里的荣华富贵吃穿使用，要比你在世间强的多，我很想和你共事，我想你必然会同意，不负我的期望。”袁廓又坚持请求说：“家中儿女尚小，正是幼稚的年龄，我要在这任职，靠谁来养育他们。父子之爱，理应得到怜悯同情。”袁廓痛苦流涕跪在地上磕头作揖。主人说：“你既然这样推辞，我也不能逼迫你，我的愿望没有实现，我深感遗憾。”主人从案桌上取出一卷文书，用笔勾点。这时，袁廓要谢恩回去。主人说：“你不想看一看先死去的人吗？”便派人领袁廓走，一路上寺庙衙署很多，最后到了一个衙署的门前，是一座监狱。把袁廓领进去，在一边按顺序建有很多房屋，并排相接。后又有一屋比较简陋，袁廓看见了自己的生母羊氏在这里，面容很脏，衣服很乱，和活着时很不一样。看见袁廓又惊又喜。门边还有一人，脸上和身上都有伤痕，她招呼袁廓，袁廓很吃惊问这人是谁？羊氏说：“这是王夫人，你不认识了吗？”王夫人说：“我在世的时候，不相信报应，虽然没有别的罪，却因为鞭打丫环仆人太厉害，才受到这样的惩罚，死后遭受这样的痛苦，恐怕暂时不能停止，今天特别给了一点时间的宽限。前些天唤你姐姐来，本想我自己代替你们受刑罚，看来也是不可能的，也只能在这里痛苦的见见面。”说完便痛哭流涕。王夫人是袁廓父亲的正妻，袁廓的妹妹也在旁边。一会儿，来人又将袁廓带走，经过了很多街巷，房舍建筑很整齐，好像似民房。最后有一个宅院，竹篱笆草房，袁廓看见了父亲坐在案桌前。袁廓走进门，父亲挥手告诉他说：“你对这里的情况都明白了，应该急速回去，不能迟误。”袁廓跪下辞别了父亲便回去了，到家中便复活了过来。

曹宗之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寝不寤，旦亡。晡时气息还通。自说所见：一人单衣帻，执手板，称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唤。宗之随去。殿前中庭，有轻云，去地数十丈，流荫徘徊。帷幌之间，有紫烟飘摇。风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阶下，今入白之。”须臾，传令谢曹君。“君事能可称，久怀钦迟，今欲相屈为府佐。君今年几，曾经卤簿官未？”宗之答：“才干素弱，仰惭圣恩。今年三十一，未曾经卤簿官。”又报曰：“君年算虽少，然先有福业，应受显要，当经卤簿官。乃辞身，可且归家，后当更议也。”寻见向使者送出门，恍惚而醒。宗之后任广州，年四十七。明年职解，遂还州病亡。（出《述巽记》）

【译文】

高平人曹宗之，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时在彭城，晚间睡觉没醒过来，天亮死了，到了下午气息相通，又活了过来。自己述说见闻。他说，见一个人身穿单衣，扎头巾，手拿竹板，自称是北海王的使者，说北海王要招唤曹宗之，曹宗之便随他去了。殿前的中庭，离地数十丈处有轻云飘荡，帷幔之间有紫气飘摇，风吹到人前，阵阵异香。使者说，“你在阶下等着，我进去告诉一声。”一会儿，传令让曹宗之进去，并对他说：“你很有才干和能力，已经钦佩很久了，今天想委屈你在府中任职。你今年多大年龄？曾经做过官没有？”曹宗之回答：“我的才干不强，愧对圣贤的恩德。今年三十一岁，没当过官。”又对曹宗之说：“你的年龄还小，但祖先有福业，应得到显要的职务，先去做个官。你现在可以起身回家，以后再说吧。”一会儿，那个使者便把曹宗之送出门，曹宗之恍惚间醒来。曹宗之后来在广州任官，年龄四十七岁，第二年解职，从广州回来便病故。

孙回璞

唐殿中侍医孙回璞，济阴人也。贞观十三年，从车驾幸九成宫三善谷，与魏征邻家。尝夜二更，闻外有一人，呼孙侍医者。璞谓是魏征之命，既出，见两人谓璞曰：“官唤。”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马乘之。随二人行，乃觉天地如昼日光明，璞怪而不敢言。出谷，历朝堂东，又东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见有两人，持韩凤方行。语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错追，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还，了了不异平生行处。既至家，系马，见婢当户眠，唤之不应。越度入户，见其身与妇并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声唤妇，终不应。屋内极明光，壁角中有蜘蛛网，中二蝇，一大一小。并见梁上所著药物，无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忧闷，恨不得共妻别。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惊觉，身已卧床上，而屋中暗黑，无所见。唤妇，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视蜘蛛网，历然不殊。见马亦大汗。凤方是夜暴死。后至十七年，璞奉敕，驿驰往齐州，疗齐王佑疾。还至洛州东孝义驿，忽见一人来问曰：“君子是孙回璞。”曰：“是。君何问为？”答：“我是鬼耳，魏太监（“监”原作“师”据明抄本改）追君为记室。”因出书示璞。璞视之，则魏征署也。璞惊曰：“郑公不死，何为遣君送书？”鬼曰。已死矣，今为太阳都录太监，令我召君。”回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谢。璞请曰：“我奉敕使未还，郑公不宜追。我还京奏事毕，然后听命，可乎？”鬼许之。于是昼则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阌乡。鬼辞曰：“吾今先行，度关待君。”次日度关，出西门，见鬼已在门外。复同行，到滋水。鬼又与璞别曰：“待君奏事讫，相见也。君可勿食荤辛。”璞许诺。既奏事毕，访征已薨。校其薨日，则孝义驿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与家人诀别。而请僧行道，造像写经。可六七夜。梦前鬼来召，引璞上高山，山巅有大宫殿。既入，见众君子迎谓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推”原作“随”，据明抄本改）璞堕山，于是惊悟。遂至今无恙矣。（出《冥祥记》）

【译文】

唐朝宫中侍医孙回璞，济阴人。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时，他伴驾皇上到九成宫三善谷，与魏征家相邻。当夜二更天，听到外面有一人呼唤孙侍医，孙回璞以为是魏征的命令，便出来了。见两个人对孙回璞说：“当官的叫你。”回璞说：“我不能步行。”便牵来马骑上随二人走，竟觉得天地间像和白天一样明亮，孙回璞感觉奇怪，但不敢说。出了三善谷，经过朝堂东侧，又往东北走了六七里，到了苜蓿谷。远远地看见两个人夹持韩凤方在走，并对领孙回璞的这两个人说：“你们追错了，我们得到的这个才是，你们应放了他。”这两人便放了孙回璞。孙回璞顺着原路往回走，和原来走过的地方一样。到了家拴好马，看见丫环在门旁睡觉，招呼也不答应。他越过丫环进了屋里，看到他的身体和妻子一齐躺着，想上床却上不去。只好靠着南墙站着，大声叫他妇人，却始终不应声。室内特别亮，墙角有蜘蛛网，网上有两个苍蝇，一大一小，还看见了房梁上挂着的药物，样样分明，可就是上不去床。他自己知道是死了，很忧愁，怨恨不能和妻子告别。他倚在南墙上慢慢睡着了，忽然惊醒，身体已躺在床上，屋里很暗很黑，什么也看不到。叫他妇人起来点燃灯火，孙回璞身上在流汗，起来看蜘蛛网，和原来一样，看到马也在流汗。韩凤方就是在这夜暴病而死。后来，到了贞观十七年，孙回璞奉命骑马去齐州，为齐王治病。回来时直到洛州东孝义驿站时，忽然见到一个人来问：“你是孙回璞吗？”孙回璞回答：“是。你问我有什么事？”那人说：“我是鬼，魏太监让你去当记室。”并拿出文书给孙回璞看。孙回璞一看，确是魏征的署名。孙回璞吃惊地说：“魏太监没有死，为什么派你来送文书？”鬼说：“他已经死了，现在任阴间太阳都录太监，让我来召你。”孙回璞给鬼让坐一齐吃饭，鬼很高兴很感谢。孙回璞请求说：“我是奉皇上的命令出使还没有回去，魏太监不应追我，等我回京向皇上禀奏之后再听命，可以吗？”鬼允许了。于是孙回璞和鬼白天同行，夜间同宿。到了阌乡，鬼告辞说：“我先走了，过了关等你。”第二天过关后出了西门，看见鬼已等在门外。到了滋水，鬼又和孙回璞告别说：“等你回京奏事后再见，你可不要吃荤腥辛辣的东西。”孙回璞答应了。孙回璞回京奏事后，访到魏征确实已死，查对魏征死的日期，正好是孙回璞到孝义驿站的前一天。孙回璞自己认为必然要死了，便和家里人诀别，并请和尚做道场，请人画像写经文。过了六七夜，孙回璞梦见以前遇见的鬼来召他，把他领上高山，山顶上有大宫殿。他们进去，看到很多君子迎上来并说：“这个人是行善有福的人，不能留在这里，可放他回去。”立即一推，孙回璞便跌落山下，于是惊醒，至今天无病无灾。

李强友

李强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强友天宝末，为剡县丞。上官数日，有素所识屠者，诣门再拜。问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领过太山。见大郎做主簿，因往陈诉。未合死至，蒙放得还。故来拜谢。”大郎者，强友也。强友闻，惆怅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办复何忧？”因问职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两主簿，于人间如判官也，傧从甚盛。鬼神之事，多经其所。”后数日，强友亲人死，得活。复去被收至太山。太山有两主簿，一姓李，即强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论别。年尚未尽，忽闻府君召王主簿，去顷便回。云，官家设斋，须漆器万口。谓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当放。此人来诣强友云。被借（“被借”原作“彼著”，据明抄本改）漆器，实无手力。强友为嘱王候，久之未决。又闻府君唤李主簿，走去却回。谓亲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转令与觅漆器。此事已急，无可至辞，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将手力来取。拣阅之声，家人悉闻。事毕，强友领过府君，因而得放。既愈，又为强友说之。强友于官严毅，典吏甚惧。衙后多在门外。忽传赞府出，莫不罄折。有窃视，见强友著帽，从百余人，不可复识。皆怪讶之。如是十余日，而强友卒。（出《广异记》）

【译文】

李强友是御史李如壁的儿子，在唐玄宗天宝末年时任剡县县丞。他上任不久，便有一个他平日熟悉的屠夫来登门拜谢。他问为什么谢他，屠夫回答说：“我因得病暴死，到了阴间，被人领过太山，看见了大郎你在那作主簿，我向你请求，还没到死的时候，蒙你开恩放我回来，所以才来向你拜谢。”大郎就是李强友，强友一听感到很伤感，说：“死后能在太山当主簿，也没什么可忧虑的。”又问屠夫，在那里主簿都干些什么事？屠夫说：“太山有两个主簿，和人间的判官一样，手下随从很多，鬼神的事大都由他办。”以后又过了几天，强友的一个亲人死了后复活了，又死去，被收到太山。太山有两个主簿，一个姓李，就是强友；一个姓王，强友的亲人就是死在王主簿手下。他向王主簿苦诉，自己的阳寿还没到头。忽然听到府君召王主簿，去了一会儿便回来了，说，官家要设斋，需要一万多只漆器。王主簿对强友亲人说，你家有这种器皿，可借来用一用，你快回去取来，事办完后就放你。此人来找强友说，借用这么多漆器。实在没有人手取。强友听说是王主簿的嘱咐，便犹豫了很久。又听到府君召唤李主簿，强友去了后回来对亲人说：“官家责怪王主簿不会办事，又让我去寻找漆器。这事很急，不能推辞，应该马上去取。”这人不得已带领众人回家去取，家里人都听到了搬动器皿的声音。事办完后，强友领亲人去见府君，此人被放还。病愈后，又对强友说了这件事。强友为官严厉果断，手下官吏都很惧怕他。衙役都站在门外，忽传强友要出府，都弯腰低头。有人偷看，见强友衣帽整齐，后跟百多人，再看却不见了，都感到奇怪和惊讶。就这样过了十几天，强友便死去了。

韦广济

韦广济，上元中，暴死。自言初见（“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使持帖，云，阎罗王追己为判官，己至门下，而未见王。须臾，衢州刺史韦黄裳复至。广济拜候。黄裳与广济为从兄弟，问汝何由而来。答云：“奉王帖，追为判官。”裳笑曰：“我已为之，汝当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办食。顷之食至，盘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谓济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还，不宜复吃。”因令向前人送广济还。及苏，说其事。而黄裳犹无恙，后数日而暴卒。其年，吕延为浙东节度，有术士谓曰：“地下所由云，王追公为判官。速作功德，或当得免。”延之惶惧，大造经像。数十日，术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韦衢州，其牒已行。”延之使人至信安，遽报消息。后十日，黄裳竞亡也。（出《广异记》）

【译文】

韦广济在唐肃宗上元年间突然死去。自己说他当初看见一个使者拿着帖子对他说，阎王要他去当判官，他到了阎王门前，却没看到阎王。不一会儿，衢州刺史韦黄裳也到了这里，韦广济上前拜见问候，黄裳和广济是堂兄弟。黄裳问广济为什么来到这里，广济答道：“奉阎王的帖子，追我为判官。”黄裳笑说：“我已经当了，你应当回去。”叫广济坐一会儿，命人去办伙食。顷刻之间饭菜已到，盘中都是人的鼻子、手指等物。黄裳对广济说：“这是鬼道中的食物，你既然想回去，不应再吃。”又叫带广济来的那人把广济送回去。到他醒来时，便说了他的见闻，而韦黄裳却平安无事，几天后才突然暴死。那年，吕延任浙东节度使，有个江湖术士对他说：“地狱的差役说，阎王追你为判官，你应该速设道场诵经念佛，或许能免除。”吕延很害怕，大设道场造像诵经，数十天后，那术士对他说：“你已经得到免除，阎王去召韦衢州，文书已经发出。”吕延派人到信安，命其急速报告消息，十天后，韦黄裳死去。

郄惠连

大历中，山阳人郄惠连，始居泗上，以其父尝为河朔官，遂从居清河。父殁，惠连以哀瘠闻。廉使命吏临吊，赠粟帛。既免丧，表授漳南尉。岁余，一夕独处于堂，忽见一人，衣紫（“衣紫”二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佩刀，趋至前，谓惠连曰：“上帝有命，拜公为司命主者，以册（“册”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立阎波罗王。”即以锦纹箱贮书，进于惠连曰：“此上帝命也。”轴用琼钿，标以纹锦。又象笏紫绶，金龟玉带，以赐。惠连且喜且惧，心甚惶惑，不暇顾问。遂受之。立于前轩，有相者趋入，赞曰：“驱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数百人，绣衣红额，左右佩兵器，趋入，罗为数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为使之吏，敢以谢。”词竟又拜。拜讫，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岳卫兵主将。”复有百余人趋入，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礼器乐悬吏，鼓吹吏，车舆乘马吏，符印簿书吏，帑藏厨膳吏。”近数百人，皆趋而至。有顷，相者曰：“诸岳卫兵及礼器东悬车舆乘马等，请使躬自阅之。”惠连曰：“诸岳卫兵安在？”对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连即命驾，于是控一白马至，具以金玉。其导引控御从辈，皆向者绣衣也。数骑夹道前驱，引惠连东北而去，传呼甚严。可行数里，兵士万余，或骑或步，尽介金执戈，列于路。枪槊旗饰，文繍交焕。俄见朱门外，有数十人，皆衣绿执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属吏也。”其门内，悉张帷帟几榻，若王者居。惠连既升阶，据几而坐。俄绿衣者十辈，各赍簿书，请惠连判署。己而相者引惠连于东庑下一院，其前庭有车舆乘马甚多，又有乐器鼓箫，及符印管钥。尽致于榻上，以黄纹帊蔽之。其榻绕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以篆籀书，盘屈若龙凤之势。主吏白曰：“此阎波罗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来谒，惠连与抗礼。既坐，谓惠连曰：“上帝以邺郡内黄县南兰若海悟禅师有德，立心画一册。有阎波罗王礼甚，言以执事有至行，故拜执事为司命主者，统册立使。某幸列宾掾。故得侍左右。”惠连问曰：“阎波罗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摽冠岳渎，总幽冥之务。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选。”惠连思曰：“吾行册礼于幽冥，岂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谓惠连曰：“执事有忧色，得非以妻子为念乎？”惠连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礼用明日，执事可暂归治其家。然执事官至崇，幸不以幽显为恨。”言讫遂起。惠连即命驾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据案假寐，及寤，已在县。时天才晓，惊叹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为理命。又白于县令。令曹某不信。惠连遂汤沐，具绅冕，卧于榻。是夕，县吏数辈，皆闻空中有声若风雨，自北来，直入惠连之室。食顷，惠连卒。又闻其声北向而去，叹骇。因遣使往邺郡内黄县南问，果是兰若院禅师海悟者，近卒矣。（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宗大历年间，山阳人郄惠连，初住在泗水上游地区，因为他父亲曾在河朔为官，他便随从父亲住在清河。他父亲死后，他由于过分悲痛形容消瘦而闻名，巡察使者到此地派人前去吊唁，赠以粮食布匹。守孝结束之后，皇帝下旨，授他为漳南尉。一年多后，一天晚上，他一人独坐堂前，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紫衣腰佩刀，到他面前对他说：“天神有命，任你为司命主者是为了册封阎波罗王。”从锦纹箱中取出文书递给惠连说：“这是天神的命令。”轴是用美玉金银做成，用带花纹的锦绣装裱，又把象牙笏板绶带和金龟玉带，赐给惠连。他又喜又怕，心里很惶恐，没有时间细问，便接受了。他立在廊前，有个主持礼仪的人上前来说：“驱殿的官吏和士卒到。”这时有身穿绣衣左右佩兵器的几百人走向前来，站成数行，再拜。有一人上前说：“我有幸为你的下属，表示谢意。”说完又拜，拜完分别立在前面。司仪又说：“五岳卫兵主将。”又有一百多人走向前来，站成五行，衣服也分五种颜色，都再拜。司仪又说，“掌管礼仪用品的官、管鼓乐的官、管车轿马匹的官、掌符文书簿网的官、管库藏伙食的官。”将近几百人，都走向前来。过了一会儿，司仪说：“各岳卫兵礼仪器皿车轿马匹等请你亲自检阅。”惠连说：“诸岳卫兵在哪？”回答说：“各在各的住所。”惠连马上命令出发，于是有人牵一匹白马来，马具都是镶金嵌玉。前面导引的，后面跟从的都穿着绣衣。好几个骑兵夹道前导，引领惠连往东北方而去，传递命令非常严格。队伍走出几里路，一万多士兵，有的骑马有的步行，都金甲执戈站在路旁。枪矛旗帜，交相辉映。不久，看见朱门外有数十人，都穿着绿衣，手执笏板，弯腰而拜。说：“都是你属下的官吏。”门内，悬挂着帷幔，摆设着桌几床榻，好似王爷的居室。惠连走到阶上，坐在桌几旁，马上有十多个穿绿衣的人，各自带着册簿文书，请惠连判处签署。以后，司仪又领惠连到东厢的一个院内，前庭有很多车轿马匹，又有乐器鼓箫，以及符印钥匙等，都摆放在木案上，用带花的黄绫布盖着，木案四周都有护栏。又有一个玉册，用紫金写的字，好像篆书，每个字都有龙飞凤舞之势。主管的官吏说：“这是阎波罗王受册封的文书。”有一人头戴冠冕前来拜见，惠连与他见过礼后就坐。他对惠连说，天神说要以邺郡内黄县南边的佛寺中的海悟禅师最有功德，天神心中早有谋划，想立他为阎波罗王。因为这个仪式非常重大，我说你有很高的品德，因此拜你为司命主者，统管册立使臣的大权，我有幸列在你的属下，所以能侍奉在你的左右。”惠连问道：“阎波罗王管什么事？”府掾说：“他是地府中最尊贵的人，威震山河，总管阴间一切事物，没有奇特品行的人是不能选上的。”惠连自己想道：“我在阴间掌握册封礼仪，莫非我的身体已死了吗？”又想到了妻子儿女，流露出怏怏不乐的神色。府掾已经觉察出他的心思，对惠连说：“我看你面色忧郁，是不是挂念家中的妻子儿女？”惠连说：“对。”府掾又说：“册封的礼仪在明天举行，你可以暂时回家看看。这里的执事官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你不要以为这是在阴间而悔恨。”说完起身走了。惠连便命令车马出行，他觉得昏沉沉像醉酒了似的。便伏在案上睡着了，等到醒来已经是在县内。当时天刚亮，他回想起这段经历惊叹很久。他也想到，这是天神的命令，是不可免除的，便把这事告诉了妻子，让她赶快准备后事。他又告诉了县令，县令曹某却不相信。惠连便用热水沐浴，穿戴好衣冠，躺卧在床上。这天晚上，县里的好几个官吏，都听到了空中有刮风下雨的声音，从北边来，直到惠连住的屋内。吃顿饭的时间惠连便死了，又听到了声音往北去了。大家都感到惊骇，因此又派人到邺郡内黄县南面询问，果然是兰若院禅师海悟最近死亡。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刘宪　张汶　隰州佐史　邓俨　贝禧　干庆　陈良　杨大夫　李主簿妻

刘宪

尚书李寰，镇平阳时，有衙将刘宪者，河朔人，性刚直，有胆勇。一夕，见一白衣来至其家，谓宪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宪怒曰：“吾军中裨将，未尝有过，府僚安得见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辞，不然祸及。”宪震声叱之，白衣驰去，行未数步，已亡所在。宪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宪。宪私自计曰，吾闻生死有命，焉可以逃之。即与偕往。出城数里，至一公署，见冥官在厅，有吏数十辈，列其左右。冥官闻宪至，整中帻，降阶尽礼。已而延坐，谓宪曰：“吾以子勇烈闻，故遣奉命。”宪曰：“未委明公见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渎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刚烈者不可以委焉。愿足下俯而任之。”宪谢曰：“某无他才，愿更择刚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于是命案掾立召洪洞县吏王信讫，即遣一吏送宪归。宪惊寤。复数日，寰命宪使北都，行次洪洞县，因以事话於县寮。县寮曰：“县有吏王信者，卒数日矣。”（出《宣室志》）

【译文】

尚书李寰在镇守平阳时，有个衙将叫刘宪，河朔人。性情刚直。有胆有勇。一天晚上，看到一个穿白衣的人来到他家，对刘宪说：“府官命你急速去应召。”对宪很愤怒地说：“我是军中一员副将，没曾有过过错，府官为什么召我去？”白衣人说：“你只管去，不要推辞，不然的话要大祸临头。”刘宪大声斥责他，白衣人急忙走了，走过几步，便不知哪里去了。刘宪才悟到是鬼。夜深时白衣人又来招呼刘宪，刘宪自己寻思，我听说生死有命，怎么能逃脱呢？便和他一同前往。出城数里，到了一个公署，见地府的官在大厅内，有好几十小吏，站在他的左右，地府的官听说刘宪来了，整理衣帽，走下台阶以礼相迎，就坐后对刘宪说：“我听说你勇敢刚烈，所以派人请你。”刘宪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召我。”地府官说：“地府中有巡察使，用来巡查各省管事的官吏，如果有不守法的，给予察办。这也是件重要事，不是刚直勇烈的人是不能委任的，希望你俯就此任。”刘宪感谢地说：“我没有这种才能，希望你另选刚烈勇敢的人委任。”地府的官又说：“你为什么这么坚决的拒绝呢？”于是又命令掌管案卷的人立即去召洪洞县县吏王信。随即派一个小吏送刘宪回家，刘宪惊醒。数日后，李寰命刘宪去北都，走到洪洞县，便把这事告诉了县寮。县寮说，我们县有个小吏叫王信，已经死了好多天了。

张汶

右常侍杨潜，尝自尚书郎出刺西河郡。时属县平遥，有乡吏张汶者，无疾暴卒，数日而寤。初汶见亡兄来诣其门，汶甚惊，因谓曰：“吾兄非鬼耶？何为而来？”兄泣曰：“我自去人间，常常属念亲友，若瞽者不忘视也。思平生欢，岂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归而省汝。”汶曰：“冥官为谁？”曰：“地府之官，权位甚尊。吾今为其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异路，不可诣汝之门。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惧，辞之不可，牵汶袂而去。行十数里，路矄黑不可辨，但闻马车驰逐，人物喧语。亦闻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议丧具。”汶但与兄俱进，莫知道途之几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闻人死，当尽见亲友之殁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伦者，卒且数年，与汶善，即呼之。果闻季伦应曰：“诺。”既而俱悲泣。汶因谓曰：“令弟之居，为何所也？何为矄黑如是？”季偷曰：“冥途幽晦，无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尽，今将去矣。”汶曰：“今何往？”季伦曰：“吾平生时，积罪万状。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闻兄之语，故来与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别。呼亲族中亡殁者数十，咸如季伦，应呼而至。多言身被涂炭，词甚凄咽。汶虽前去，亦不知将止何所，但常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语音，历然在左右。因遍呼其名，则如不闻焉。久之，有一人厉呼曰：“平遥县吏张汶。”汶既应曰诺。又有一人责怒汶，问平生之过有几。汶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文之籍。顷闻案掾称曰：“张汶未死。愿遣之。”冥官怒曰：“汶未当死，何召之？”掾曰：“张汶兄今为此吏，向者许久处冥途，为投且甚，请以弟代。虽未允其请，今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为自召生人，不顾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归。汶谢而出，遂独行。以道路熏晦，惶惑且甚。俄顷，忽见一烛在数十里外，光形极微。汶喜曰：“此烛将非人居乎？”驰走，望形而去。可行百余里，方觉其形稍近。迫而就之，乃见己身偃卧于榻。其室有烛，果汶见者。自是寤。汶即以冥中所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议丧具，讯其家，无一异者。（出《宣室志》）

【译文】

京官右常侍杨潜，曾经由尚书郎出任西河郡刺史。当时下属平遥县有个乡吏叫张汶，无病暴死，几天后又苏醒。当初张汶看到已死的哥哥来到家门，张汶很吃惊，就问他：“你不是鬼吗？你来干什么？”兄哭泣说：“我自从离开人间，常常想念亲友，就像盲人渴望光明一样。思念平生的欢乐，怎么可能得到呢？现在地府的官让我回来看看你。”张汶说：“地府的官是谁？”他哥说：“地府的官权力也很大，我现在在他手下当小吏，经常奉命到下边来。阴间与阳间不同，不能随便到你家门。今天是因为地府的冥官要召你，你要赶紧去。”张汶害怕，推辞不去，被亡兄牵着衣袖而去。走了十多里，路很黑不能辨认，只听见车马奔跑和人们的喧闹声，也能听到妻子兄弟呼叫和哭泣的声音，都说：“快准备丧葬用具吧。”张汶只知和亡兄往前走，不知走了多远。自己暗想，我现在已经死了，常听人说，人死后都能见到已死亡的亲友，今天我就喊他们，看看能不能见到他们。张汶有个表弟叫武季伦，已死多年，和张汶很好，张汶便叫他，果然听到季伦的答应声。随即两人相见都悲伤哭泣。张汶问表弟说：“你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样黑？”季伦说：“阴间的路晦暗，是因为没有日月之光。”又说：“悔恨难尽，现在我要走了。”张汶说：“你去哪里？”季伦说：“我生时积罪很多，自从到阴间，每天都受到摧残和羞辱。方才听到你的喊声，所以才来和表兄说话，现在不能久留。”又悲伤地哭泣了很久，才分别。又呼叫了死去的亲友几十个，都像季伦那样应声而到，都说身体受罪的情况，话语都很凄恻。张汶虽然往前走，也不知要走到什么地方，但经常听到妻子兄弟号哭和说话的声音，好像就在身边，可张汶喊叫他们的名字，就像没听见似的。过了很久，有一人厉声喊道：“平遥县吏张汶。”张汶立即应声回答。又有一人愤怒的斥责张汶，问他平生犯过多少过错。张汶拒不回答。于是又令掌管命案的取出张汶的册籍。不一会儿听到案掾说：“张汶还不应该死，应把他送回去。”冥官愤怒地说：“张汶不应当死，为什么把他召来？”案掾说：“张汶的哥在这当小吏，已经很长时间了，受罪很多，想叫他弟弟替代他，虽然没允许他的请求，现在他却把弟弟召来。”冥官对着张汶兄发怒说：“为什么自己随意召来应活着的人，不顾我们的法条。”立即将他囚禁了起来，而让张汶回去。张汶感谢后而走出。他一人独行，因为道路黑暗，他很惶恐。不一会儿，忽然看见一点烛光在数十里外，光影很小。张汶高兴地说，这烛光就是有人住。他快走，奔光影而去。又走了百多里，才感觉光影稍近，急忙走近光影，才看到自己躺在床上。屋内有烛光。果然就是张汶方才看到的那烛光，到此才苏醒。张汶便把在冥府中听到妻子兄弟号哭和议论丧具的事询问家人，没有一件不同的。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死，数日后活。云：初阎罗王追为典史，自陈素不解案。王令举其所知，某荐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问佐史，汝算既未尽，今放汝还。因问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杀一犬一蛇。”王曰：“犬听合死，蛇复何故？枉杀蛇者。法合殊死。”令某回头，以热铁汁一杓，灼其背。受罪毕，遣使送还。吏就某索钱一百千文。某云：“我素家贫，何因得办？”吏又觅五十千，亦答云无。吏云：“汝家有胡钱无数，何得诉贫？”某答：“胡钱初不由己。”吏言取之即得，何故不由。领某至家取钱。胡在床上卧，胡儿在钱堆上坐，未得取钱。且暂入庭中。狗且吠之，某以脚蹴，狗叫而去。又见其妇营一七斋，取面做饭。极力呼之，妇殊不闻。某怒，以手牵领巾，妇踬于地。久之，外人催之。及出，胡儿犹在钱上。某劲以拳拳其肋，胡儿闷绝，乃取五十千付使者。因得放，遂活。活时，胡儿病尚未愈。后经纪竟折五十千也。（出《广异记》）

【译文】

隰州佐史死后数日又复活了。他说，初到冥府时阎罗王封他为典史，他说他从来没办过案子，阎王又叫他举荐他所知道的人，他便举荐了一个和他同事的人，阎王便派人拿帖去追召。阎王向佐史说，你的寿数还没到，现在放你回去。又问他左右的官吏，这人在生时有没有罪？左右说：“这人曾杀死过一犬一蛇。”阎王说：“犬是应该死的，杀蛇是为什么？无故杀蛇的，应受到特殊的惩罚。”令佐史回头，用一勺热铁汁烫他的背。受罪后，派人送他回来。送他的小吏向佐史索要一百千文钱。佐史说：“我家一向很贫困，我怎么能办到？”小吏又要五十千，佐史也说没有。小吏说：““你家有无数胡钱，怎么能说贫穷？”佐史说：“胡钱不由我用。”小吏说拿来就是了，怎么说不由你用。小吏领佐史到家取钱，胡在床上躺着，胡儿在钱堆上坐着，没法取钱，只好暂时回到院中。狗在咬，佐史用脚踢狗，狗叫着跑了。又看见他的妇人为了给他烧头七，拿面作饭。他用力大叫，妇人好像没听到。佐史大怒，用手扯她的领巾，妇人倒在地上。很久，外面的小吏又催他，他才出来。胡儿仍在钱堆上，佐史使劲用拳打胡儿的两肋，胡儿昏过去，他拿了五十千给了那小吏，这才把他放了，他才活了。活了后，胡儿的病还没好。后来做买卖正好赔五十千。

邓俨

会昌元年，金州军事典邓俨，先死数年。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如人捉至一曹司，见邓俨喜曰：“我主张甚重，籍尔录数百幅书也。”蒋见堆案绕壁，皆涅楮朱书。乃绐曰：“近损右臂，不能搦管。”旁有一人谓邓：“既不能书，可令还也。”蒋草草被领还，陨一坑中而觉。因病，右手遂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武宗会昌元年，金州军事典官邓俨先死了数年。他手下的书记员蒋古忽然心痛暴死，被人抓到一个地府中，看到了邓俨，他高兴地说：“我的事物很重，请你帮我抄录几百幅文书。”蒋古一看文书案卷堆积很多，都是黑纸红字。便欺骗说：“近来损伤了右臂，不能拿笔。”旁边有一人对邓俨说：“既然不能书写，就叫他回去吧。”蒋古被急忙忙的领着回去，掉到一个大坑中后苏醒了。后来因病，废了右手。

贝禧

义兴人贝禧，为邑之乡胥。乾宁甲寅岁十月，宿於茭渎别业。夜分，忽闻叩门者，人马之声甚众。出视之，见一人绿衣秉简，西面而立，从者百余。禧摄衣出迎，自通曰：“隆，姓周，弟十八。”即延入坐，问以来意。曰：“身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为北曹判官尔。”禧初甚惊惧。隆曰：“此乃阴府要职，何易及此，君无辞也。”俄有从者，持床榻食案帷幕，陈设毕，满置酒食，对饮良久。一吏趋入白：“殷判官至。”复有一绿衣秉简，二从者捧箱（“箱”原作“简”，据明抄本改）随之，箱中亦绿衣。殷揖禧曰：“命赐君，兼同奉召。”即以绿裳为禧衣之。就坐共饮，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相与同行。禧曰：“此去家不远，暂归告别，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纵归，可复与家人相接耶？”乃出门，与周殷各乘一马，其疾如风，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无居人。虽设灯烛，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余里矣。向晓复行，久之，至一城，门卫严峻。周殷先入，复出召禧。凡经三门，左右吏卒，皆趋拜。复入一门，正北大殿垂帘。禧趋走参谒，一同人间。既出，周谓禧曰：“北曹阙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须整缉。君可暂止吾家也。”即自殿门东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东厅。顷之，有同官可三十余人，皆来造请庆贺。遂置宴。宴罢，醉卧。至晓，遍诣诸官曹报谢。复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钱帛车马饔饩甚丰备。翌日，周谓禧曰：“可视事矣。”又相与向王殿之东北，有大宅，陈设甚严，止禧于中。有典吏可八十余人，参请给使。厅之南大屋数十间，即曹局，簿书充积。其内厅之北，别室两间，有几案及数书厨，皆杂宝饰之。周以金钥授禧曰：“此厨簿书，最为秘要，管钥恒当自掌，勿轻委人也。”周既去，禧开视之。书册积叠，皆方尺余。首取一册，金题其上陕州字。其中字甚细密，谛视之，乃可见，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复开一厨，乃得常州簿。阅其家籍，见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钩之。至晚，周判官复至曰：“王以君世寿未尽，遣暂还，寿尽，当复居此职。”禧即以金钥还授于周。禧始阅簿时，尽记其家人及己祸福寿夭之事，至是昏然尽忘矣。顷之，官吏俱至，告别。周殷二人送之归。翌日夜，乃至茭渎村中。入室，见己卧于床上，周殷与禧各就寝。俄而惊寤，日正午时，问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既愈，一如常人，亦无小异。又四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译文】

义兴人贝禧，在小镇中当一个小官吏，唐昭宗乾宁甲寅年十月，宿在茭渎的别墅中。半夜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有很多人叫马嘶的声音。出去看，见到一个穿绿衣拿竹简的人，面朝西站着，随从百多人。贝禧穿衣出门迎接，绿衣人自我介绍说：“我姓周，名隆，排行第十八。”贝禧请他到屋内坐，并询问他们的来意。绿衣人说：“我是地府南曹判官，奉阎王之命，召你为北曹判官。”贝禧开始很惊惧，周隆说：“这是阴府中重要的职务，很不易得到。你不要推辞。”一会儿，随从便拿来了床榻，饭桌、和帷幔，摆设好后，又摆满了酒、菜、饭食。二人对饮了很久，一个小吏进来说，殷判官到。又有一个穿绿衣拿竹简的人来了，两个随从捧箱跟随，箱中也装着绿衣。殷判官向贝禧作揖说：“这是阎王命令赐给你的，并同时奉召。”马上为贝禧穿上绿衣，并就坐共饮。快要到五更天时，说：“阎王命令不可久留。”邀贝禧同行。贝禧说：“这离我家不远，暂时回去告别家人，可以不？”都说：“你现在已经死了，就是回去，也不能和家人接触。”贝禧便出门与周、殷各骑一马，行走如风，涉水不溺。到傍晚时，宿在一村庄店中，店中备了酒食，却无人居住。虽然点了灯烛，却如隔着帷幔一样昏暗。他们说已经走了两千多里。天亮了又往前走，很久，到了座城，门卫森严。周、殷先入，又出来召贝禧。经过三道门，左右吏卒都前来揖拜。又进入一门，正北大殿悬挂门帘，贝禧趋步向前参拜，和人间一样。出来后，周隆对贝禧说，北曹缺判官多年，宅院、曹署都须整修，你可暂住我家。便出殿门向东走，约一里，有一大宅，让贝禧住在东厅。一会儿，有三十多官吏都来庆贺，便设宴，宴后醉卧休息。天亮时，贝禧又向各官曹拜谢。又有穿红衣的官吏，是奉阎罗王之命而来，送来了很多钱帛车马和山珍海味。第二天，周隆对贝禧说，你可以管事了。又和贝禧走到阎王殿东北，又有一大宅院，陈设甚严，让贝禧住在这里。有典吏八十多人，请求给予差使。厅南有大屋数十间，就是北曹的曹局，堆满了册簿文书。内厅北有别室两间，有几案和一些书厨，都装饰着宝物。周隆将金钥匙授给贝禧说：“这厨簿书最机密，最重要，钥匙你要永远自己掌管，不要轻易委于他人。”周隆走后，贝禧开厨看视，书册堆积，都一尺见方。他首先拿了一册，题有陕州两个金字，里面的字很细密，仔细看，乃可看到，都是世上人的名簿。贝禧想知道他家的事，又开了一厨，便得到了常州簿，看他的家籍，见到他和家里世世代代的名字，很熟悉。已死的，有墨笔钩掉。到了晚上，周判官又回来说：“阎王说你的阳寿未尽，让你暂时回去，到寿尽时再回来任此职。”贝禧便将金钥匙还给周判官。贝禧在开始看册簿时，便记住了家人寿夭祸福之事，可现在却昏昏然都忘了。一会儿，官吏都到了，相互告别，周、殷二人送贝禧回来。第二天晚上才到茭渎村，进入室内，看见自己躺在床上，周、殷与贝禧各自就寝。片刻后惊醒，正是午时。问他的左右，说，死了已经半天了。而地府中已经四天了。贝禧痊愈后，与平常人一样，没有一点不同之处，又活了四十多年才死亡。

干庆 （已下遇仙官再生）

晋有干庆者，无疾而终。时有术士吴猛，语庆之子曰：“干侯算未穷。我为试请（“请”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命，未可殡敛。”尸卧静舍，唯心下稍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许，庆苏焉。旋遂张目开口，尚未发声。阖门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洒。乃起。吐血数声，兼能言语。三日平复。初见十数人来，执缚桎梏到狱。同辈十余人，以次旋对。次未至，俄见吴君北面陈释，王遂敕脱械令归。所经官府，皆见迎接吴君。而吴君与之抗礼，即不知悉何神也。（出《幽明录》）

【译文】

晋时有个叫干庆的人，无病而终。当时有个术士叫吴猛，他对干庆的儿子说，你父亲干侯的阳寿未尽，我可以为他试请复生，你先不要殡敛。尸体躺在清静的室内，只有心窝处稍有热气。躺了七天后，吴猛早晨到了，用水激尸体，到了中午，干庆苏醒，接着便能睁眼张嘴，还没说话，全家都由悲转喜。吴猛又叫用水喷洒干庆，干庆的身体站起来了，吐了几口血，又能说话了。三日后完全康复。当初，他见十几个人来，拿着枷锁把他捉到狱中，和他一齐来的还有十余人，按次序讯问。还没有问到他，就看见吴猛在北面陈述解释，阎王便下令给他脱掉枷锁回家。所经过的官府，都见到迎接吴君的人，吴君也以同等的礼节回报他们，却不知道是什么神。

陈良

大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郡李焉共为商贾，曾获厚利，共致酒相庆。焉遂害良，以苇裹之，弃之荒草，经十许日，良复生归家。说死时，见一人著赤帻，引良去，造一城门。门下有一床，见一老人，执朱笔，点校籍。赤帻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陈名良，游魂而已，未有统摄，是以将来。”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见友人刘舒，谓曰：“不图于此相见。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厕屋后桑树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数数横受苦恼。卿归，岂能为我说此耶。”良然之。既苏，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报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树，得狸杀之，其怪遂绝。（出《幽明录》）

【译文】

大元年间，北地人陈良和沛国人刘舒很要好，陈良又与同郡的李焉共同做买卖。曾获厚利，共同饮酒庆贺。李焉借机杀害了陈良，用苇子包裹他的尸体，抛在荒草之中。过了十几天，陈良又复生回家。他说死时曾见一个戴红头巾的人，领着他走去，到了一个城门。门下有一床，见一老人手拿朱笔校点册籍。戴红头巾的人说：“下边有一人姓陈名良，是一个游魂，无处管理，所以带来了。校籍者说：“可以叫他回去。”陈良出来后，忽然见到好友刘舒，他对陈良说：“我没想到在此相见，你能有幸遇见尊神放你回来，然而我家厕屋后桑树中有一只狐狸，常兴妖作怪，我家多次遭受苦恼，你回去，能为我说这件事吗？”陈良答应了。苏醒之后，去官府告了李焉，李焉伏法。又特意去刘舒家转告相托之事，刘舒家人哭着说，照着他说的办。于是，伐桑树，杀了狐狸，兴妖作怪的事便没有了。

杨大夫

杨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岁，为冥官所摄，无疾而死。经日而苏，云：既到阴冥间，有廨署官属，与世无异。阴官以案牍示之，见名字历历然。云，年寿十八岁而已。杨亦无言请托。旁有一人，为其请乞，愿许再生，词意极切。久之而冥官许，即令却还。其人亦送杨数百步，将别，杨愧谢之：“不知即今再生之恩，何以为报？”问其所欲，其人曰：“或遗鸣砂弓，即相报也。”因以大铜钱一百余与杨，俄然而觉，平复无苦。自是求访鸣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宫阙屋子，焚而报之，如是者数矣。杨颇留心炉鼎，志在丹石，能制返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一粒，拗开其口，灌之即活。尝救数人。有阉官夏侯，得杨丹五粒。戒云，有急即吞一丸。夏侯一旦得疾，状甚危笃，取一粒以服之。既而为冥官追去，责问之次，白云：“某曾服杨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还。夏侯得丹之效，既苏，尽服四丸。岁余，又见黄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随去，至高山之下，有宫阙焉。及其门，见二道士，问其平生所履，一一对答。徐启曰，某曾服杨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却令即回。夏侯拜谢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续年命，愿改名延，可乎？”道士许之。复活，因改名延矣。杨自审丹之灵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归京。未明，行二十余里，歇于大庄之上。忽闻庄中有惊喧哭泣之声。问其故，主人之子暴卒。暄解衣带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杨物产赡足，早解所任，纵意闲放，唯以金石为务。未尝有疾，年九十七而终。晚年，遇人携一弓，问其名。云：“鸣砂弓也。於角面之内，中有走砂。”杨买而焚之，以报见救之者。其返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制，故无能得其术者。（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杨大夫是宦官，不知其名。十八岁时被冥府官员拘捕，无病而死，几日后又复活。他说，到了阴间，也有官署衙门，和世间一样。阴官拿案卷给他看，他的名字历历在目，并说年寿只有十八岁，杨大夫看过之后也就无话可说。旁边有一人，却为他请求，希望放他再生，言词恳切，乞求了很长时间冥官准许了，命杨大夫回到世间。那人送杨大夫送出几百步，临别时，杨大夫很羞愧地感谢他，说：“你对我的再生之恩，我如何报答呢？”问他有什么要求。那人说：“你能找到鸣砂弓，就是报答我了。”同时给了杨大夫一百多大铜钱。一会儿便苏醒了，和平常一样没痛苦。杨大夫便到外寻找鸣砂弓，也没有找到。有时用纸扎制些宫殿房屋焚烧，用来答谢再生之恩，这样做了好多次。杨大夫又特别留心炉鼎，想要炼丹，自己能制返魂丹。有得急病暴死的，只要用一粒返魂丹，挠开嘴灌下就能复活，曾救活数人。有个宦官叫夏侯，他得到了杨大夫的五粒返魂丹，杨告戒说，特别危急时只服一粒。一天早晨，夏侯得病，病情危险，取了一粒丹丸服下，便被冥官追到阴间，责他之后，他便说他曾服了杨大夫一粒丹药，冥官又叫他生还。夏侯得到丹药的效力便活了，又把那四丸吃光了。一年多后，又有黄衣使者追捕他，对他说，不是阴曹抓他，是太山神追捕他，夏侯便跟着去了。到了高山下，看到宫殿，走进门看见两个道士，问夏侯的生平经历，他都一一回答。他慢慢地说，我曾服杨大夫五粒丹药。道士让他回去，夏侯拜谢道士，说：“我是得了神丹之力，延年益寿，想改名叫延，可以吗？”道士允许，他便复活了，因此改名延。杨大夫也看出了丹药的神效，经常用它救人。他的儿子杨暄，因从城郊回京，天不亮就走了二十多里，在一个大庄上休息，忽然听到庄内有哭叫之声，他问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主人的儿子暴死，杨暄便从袋中取丹药一粒，叫人研碎灌服，过了一段时间也复活了。杨大夫积下很多家产，自己也解职还乡，随意闲游，唯有不忘炼丹。未曾有过病，活到九十七岁。他晚年时，遇一人携一张大弓，他便问这弓叫什么名。那人说：“是鸣砂弓。在角面内装有流动的砂子。”杨大夫买来焚烧，以报他当年在冥府中的再生之恩。他的返魂丹药方，也说是救他的人传授给他的，他自己密秘配制，所以没办法能得到他的处方。

李主簿妻

选人李主簿者，新婚。东过华岳，将妻入庙，谒金天王。妻拜次，气绝而倒，唯心上微暖。过归店，走马诣华阴县求医卜之人。县宰曰：“叶仙师善符术，奉诏投龙回。去此半驿，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单马奔驰五十余里，遇之。李生下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师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与先行。谓从者曰：“鞍驮速驰来。待朱钵及笔。”至店家，已闻哭声。仙师入，见事急矣。且先将（“先将”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笔墨及纸（原本“纸”下有“未”字，据明抄本删）来。遂画符焚香，以水噀之。符化北飞去，声如旋风，良久无消息。仙师怒，又书一符，其声如雷，又无消息。少顷，鞍驮到，取朱笔等，令李左（“李左”二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右煮少许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画一道符，喷水叱之，声如霹雳。须臾，口鼻有气，渐开眼能言。问之，某初拜时，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归院，适已三日。亲宾大集，忽闻敲门，门者走报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门外闹甚。门者数人，细语於王耳。王曰：“且发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龙飞入，正扼王喉，才能出声。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装以谢，叶师一无所取。是知灵庙女子不得入也。（出《逸史》）

【译文】

候补官员李主簿新婚不久，东过华山时，他和妻子进入庙中，参拜金天王。妻子拜完后便断气倒在地上，唯有心窝有些温热。回到店中，骑上马去华阴县城请医生和占卜的人。县官说：“叶仙师很会符术，奉皇帝旨意去做法事，去那里只有半站路，你要快去迎他。”李主簿自己骑马跑了五十多里，遇到了。李主簿下马，向叶仙师伏地而拜，并痛哭流涕地讲了妻子急病的经过。仙师说：“是什么鬼怪敢这样？”便和李先走了，并告诉跟从的人说，快骑马回去取东西，急等用朱钵和笔。到了店家，已听到哭声。仙师走进，看到情况紧急，他先将笔墨和纸取出，便画符烧香，用水喷符。符化成灰往北飞去，声音像刮旋风似的，很久没动静。仙师大怒，又画一符，声音如雷，又没动静。待会儿，东西驮到，取出朱笔等，又让李主簿手下人煮少许薄粥，用以等李妻起来时食用。又用红笔画了一道符，喷水呼叫，声如霹雳。不一会儿，李妻口鼻有气，渐渐睁开眼能说话了。问她，她说，她刚拜时金天王说好夫人，第二拜时又说留下，并派左右把我扶进院。到第三天，亲朋都来了，忽听敲门声，守门人来报告金天王，金天王说：“为何不赶走？”这是第一道符。很快，门外有吵闹声，好几个守门人对金天王细声耳语，金天王说：“准备叫她走。”这是第二道符。一会儿有红色的龙飞进来，扼住金天王的咽喉，刚能发出声来，说：“放回去。”就有人送我，这是第三道符。李主簿厚谢仙师，叶仙师却一无所取。由此可以知道，神灵的庙女子是不能进的。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王璹　魏靖　杨再思　金坛王丞　韩朝宗　韦延之　张质　郑洁

王璹

唐尚书刑部郎中宋行质，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谤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书都官令吏王璹暴死，经二日而苏。言初死之时，见四人来云，官府追汝。璹随行，入一大门。见厅事甚壮。西间有一人坐，形容肥黑。东间有一僧坐，与官相当。皆面向北，各有床几案褥。侍童二百许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阶下有吏执（“执”字原“阙”，据明钞本补）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缚，立东阶下。璹至庭，亦已被缚。吏执纸笔问璹曰：“贞观十八年，在长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须达籍？”答曰：“璹前任长安佐史，贞观十六年转选。至十七年，蒙授司农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厅上大官，读其辞辨，顾谓东阶下老囚曰：“何因妄诉耶？”囚曰：“须达年实未至，由璹改籍，加须达年，岂敢妄耶？”璹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见在，请追验之。”官呼领璹者三人，解璹缚，将取告身。既至，大官自读之，谓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无理。”令送老囚出门外。门外昏暗有城，城上皆有女墙，似是恶处。大官因书案上。谓璹曰：“汝无罪。放汝去。”璹辞拜，吏引璹至东阶，拜辞。僧印璹臂曰：“好去。”吏引璹出，东南行，度三重门，皆勘视臂印，然后出。至四门，门甚壮大，重楼朱粉，三户并开，状如城门，守卫严切。又验印，听出门。东南行数十步，闻有人从后唤璹，璹回顾，见郎中宋行质，面色惨黑，色如湿地，露头散腰，著故绯袍，头发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厅事阶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一”原作“十”，据明钞本改）丈二尺许。大书牌曰：“此是勘当过王人。”其字大方尺余，甚分明。厅上有床座几案，如官府者，而无人坐。行质见璹悲喜，云：“汝何故得来？”璹曰：“官追，勘问改籍，无事放还。”行质捉其两手，谓璹曰：“吾被官责问功德簿，吾平生（“平生”原作“手中”，据明钞本改）无受此困苦，加之饥渴寒苦不可说，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语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数四嘱之，璹乃辞去。行数十步，又呼璹还。未及言，厅上有官人来坐。怒璹曰：“我方勘事，如何人辄至囚处。”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璹走，又至一门，门吏曰：“汝被搭耳，耳当聋，吾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挑”原作“枕”，据明钞本改。）其耳，耳中鸣，乃验印放出。门外黑如漆，璹不知所在，以手模西及南，皆是墙壁，唯东无障碍，而暗不可行。立待少时，见向者追璹之吏从门来，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钱一千。”璹因愧谢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铜钱，欲得白纸钱，期十五日来取。”璹许，因问归路。吏曰：“但东行二百步，有墙穿破见明，可推倒，即至君家。”璹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门矣。于是归家。见人坐泣，入户而苏。至十五日，璹忘与钱，明日复病，困绝。见吏来怒曰：“君果无行，期与我钱，遂不与，今复将汝。”因即驱行，出金光门，令入坑。璹拜谢百余，遂即放归，又苏。璹告家人，买纸百张，作钱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我钱，而钱不好。”璹辞谢，请更作，许之。又苏。至二十日，璹令用钱，别买白纸作钱，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之，既而身轻（“轻”字原空“阙”，据明钞本补）体健，遂平复如故。（出《冥报记》）

【译文】

唐朝尚书刑部郎中宋行质是博凌人，不信佛。有诽谤神佛的言词”唐高宗永徽二年五月病死。到六月九日时，尚书都官令吏王璹暴死，两天后又苏醒。他说初死时，看见四个人来对他说，官府追你。王璹便跟他们走了，进入一个大门，厅内陈设壮观，西间坐一人，形体肥胖，面容黑。东间坐一僧人，像官一样，都面向北。各间都有床、几、桌、被褥等，侍童有二百多人，戴着皮革做的帽子，容貌都很美。阶下有吏拿着文案。有一个老人，戴着枷被绑着，站在东面阶下。王璹到庭时也被绑着。吏拿着纸笔问王璹：“贞观十八年，你在长安任佐史的时候，为什么给李须达改簿籍？王璹回答：“我以前任过长安佐史，贞观十六年转选后进入朝中，到贞观十七年，蒙皇上恩典授我司农寺府史，十八年改籍不是我的罪过。”厅上的大官听了王璹的辩辞，回头对东阶下的老囚说，为什么要诬告？”老囚说：“须达年龄实在没到，由于让王璹改了薄籍，增加了须达的年龄，我怎敢诬告。”王璹说：“贞观十七年改任文告现在还在，请派人查验。大官呼叫三人领王璹，解了绑绳，去取文告。取回后大官读过，对老囚说，他改任的事很清楚，你没理。”便派人送老囚出门外。门外很昏暗，有一座城，城上都有矮墙。像个凶地方。大官依靠在书案上，对王璹说：“你没罪，放你回去。”王璹拜谢告辞，小吏领王璹到东阶去拜辞，僧人在王璹臂上印了一个印记说，好好走吧。小吏领王璹出去往东南走，过三重门，都查验臂上的印记然后才出来。走到第四道门，门很高大，各层楼都涂着红粉，三个门一齐开着，形状像城门，守卫严密，又检验印记。验后出门往东走了几十步，听有人从后边叫王璹，王璹回头看，是刑部郎中宋行质，面色惨黑，像潮湿的土地。光着头没系腰带，穿着旧红色袍子，头发短而下垂，像胡人。站在大厅阶下，有差吏看守。西城边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多，大牌上写着：“这里是检查当过大官的人。”每个字一尺见方，特别清楚。厅上有床、椅、几、桌，好象官府，但没有人坐。宋行质见王璹又悲又喜，说：“你为什么事来的？”王璹说：“是官府追来的，查问改簿籍的事，没有事放我回去。”行质握住王璹的两手对王璹说：“我是被官府追来责问功德簿的事，我平生没受过这样的苦，饥饿寒冷没法说，你要努力到我家，马上告诉他们积功德。”这样殷勤的嘱咐再三，王璹最后辞别而去，走了几十步，又叫王璹回来，没等说话，厅上有官来了，怒斥王璹：“我们刚查完这个事，你怎么能擅自到囚犯的地方。”叫士卒抓王璹的耳朵，推他走。又到一门，门吏说：“你被抓了耳朵，耳能聋，我为你去掉耳中的东西。”他便用手掏他的耳朵，耳中鸣响，又验印记放他出去。门外漆黑，王璹不知在哪里，用手摸西和南都是墙壁，唯有东面没有障碍，却黑暗没法走。站着等了一会儿，看见以前追捕的小吏从门中来，说：“你还能等我，很好，请给我一千钱。”王璹很感谢他，说可以。小吏说：“我不用铜钱，想要白纸钱，等十五天后来取。”王璹允许了，又问了回去的路。吏说，向东走二百步，有墙穿破就看到光明，可以推倒墙，就到了你家。王璹按他说的办，已经到了他住的隆政坊南门，于是回家。看见人们坐着哭，进了门后便苏醒过来。到了十五天，王璹忘了给送钱，第二天又犯病，气绝，看见小吏来愤怒地说，你果然没有德行，答应给我钱，又不给了，再把你带走。”立即驱赶他，出了金光门，叫他进坑。王璹拜谢了百多次，才把他放回来，又苏醒了。王璹告诉家里人，买了一百张纸，剪成钱送去。第二天，王璹又病了，又见到了那小吏，小吏说：“有幸你能给我钱，但钱不好。”王璹又辞谢，请求重作，小吏允许，又苏醒了。到二十天，王璹叫人用钱另买了白纸作钱，并备了酒食，在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了。立即感到身轻体健，又像过去一样。

魏靖

魏靖，钜鹿人，解褐武城尉。时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知捕贼。贼有叔为僧，而止盗赃（“赃”原作“贼”，据明钞本改）。靖案之，原其僧。刺史让靖以宽典，自案之。僧辞引伏，融令靖杖杀之。载初二年夏六月，靖会疾暴卒，权殓已毕，将冥婚男女，故未果葬。经十二日。靖活，呻吟棺中，弟侄俱走。其母独命斧开棺，以口候靖口，气微暖。久之目开，身肉俱烂。徐以牛乳乳之，既愈，言初死，经曹司，门卫旗戟甚肃。引见一官，谓靖何为打杀僧，僧立于前，与靖相论引。僧辞穷。官谓靖曰：“公无事，放还。”左右曰：“肉已坏。”官令取药，以纸裹之，曰：“可还他旧肉。”既领还，至门闻哭声，惊惧不愿入，使者强引之。及房门，使者以药散棺中，引靖臂推入棺，颓然不复觉矣。既活，肉蠹烂都尽，月余日知故。初到宅中，犬马鸡鹅悉鸣，当有所见矣。（出《广异记》）

【译文】

钜鹿人魏靖，任官武城尉。当时曹州刺吏李融令魏靖捕盗贼，此贼有叔当和尚，为他窝赃，魏靖查究后赦免了和尚。刺史李融责备魏靖用刑太宽，他自己亲自查办，和尚供认了他曾引导盗贼藏匿。李融命令魏靖打死和尚。武周则天后载初二年夏六月，魏靖得病暴死，暂时入殓，为了和他已死的表妹举行冥婚，所以没有下葬。经过十二天，魏靖又活了。他在棺材中呻吟，弟弟和侄都吓跑了。他母亲叫人用斧子开棺，口对口引气，他呼出的气渐温热，后来眼也睁开了，身上的肉都烂了。只能慢慢地喂些牛奶，痊愈后，说他初死时，经过地府，门卫执旗执戟很威严，领他见一个官，问魏靖为什么要打死和尚，和尚就站在面前，和魏靖辩论。和尚理亏词穷，官对魏靖说：“你没事了，放你回去。”左右随从说：“他的肉已经烂了。”官叫人取药，用纸包裹着，说：“可以还他旧肉。”立即领他回去，至门口听见哭声，他很惊惧不愿进去。使者强领他到了房门，使者又把药撒在棺中，拉他的胳臂推进棺材中，突然间没有知觉，便活了。肉几乎都烂了，一个多月后便和原来一样。初到宅院，狗、马、鸡、鹅都叫起来，它们可能看见了什么。

杨再思

神龙元年，中书令杨再思卒，其日中书供膳亦死，同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问再思：“在生何得有许多罪状？”既多，何以收赎？”再思言：“己实无罪。”王令取簿来。须臾。有黄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国（“州国”原作“国州”，据明钞本改）家遣兵赴救少，不敌。有人上书谏，再思违谏遣行，为默啜所败，杀千余人。大足（“足“原作“定”，据明钞本改）元年，河北蝗虫为灾，烝人不粒。再思为相，不能开仓赈给，至令百姓流离，饿死者二万余人。宰相燮理阴阳，再思刑政不平，用伤和气，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数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床，毛鬣可畏，攫再思（“攫再思”原作“再思再攫”，据明钞本改）。指间血流，腾空而去。王问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对云，欲问其人，云，无过，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说其事。为中宗所闻，召问，具以实对。中宗命列其事迹於中书厅记之云。（出《广异记》）

【译文】

唐中宗神龙元年，中书令杨再思死，同日中书供膳也死，同被地府差役领到阎王那里。阎王问再思：“在生时为什么有那么多罪状？这么多，怎么能赎回来？”再思说：“我确实无罪。”阎王令取册簿来，一会儿，有黄衣吏拿簿来，读再思的罪状说，武周如意元年，东突厥后朝可汗默啜攻陷瀛、檀等州，国家派少部士兵去救援，抵抗不了入侵者，有人就此事上书进谏，杨再思违背谏言派兵前行，被默啜所败，被杀千余人；武周时大足元年，河北发生蝗虫灾害，很多人吃不到一粒米。再思身为宰相，不能开仓赈济灾民，使百姓流离失所，饿死两万余人；宰相应该调和谐理天时地利，再思法令不平，大伤平和之气，便使得河南三郡大水，淹死数千人。这样的罪状六七件，给再思看，看后再三叩拜认罪。忽然有一只手像床那样大，长毛很可怕，抓再思，手指间流血，腾空而去。阎王问中书供膳，为什么到这里？差役回答说，要想问他本人。阎王说，无过错，应放回。供膳便活了，多次向人说这件事，被唐中宗李显听到，召供膳去问，他据实回答，唐中宗命令把这件叫中书厅记载下来。

金坛王丞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於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希逸”原作“崔希”，据明钞本改）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入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复问曾见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来，为（明钞本“为”作“在”。）开库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轻薄士。”以死生易怀，因问其来由。王云：“适在库中，随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顷，外传王坐。崔令传语白王云：“金坛王丞，是己亲友，计未合死。事了，愿早遣。时热，恐其舍坏。”王引入，谓甲曰：“君前任县丞受赃相引。”见丞着枷，坐桐树下。问云：“初不同情，何故见诬？”丞言受罪辛苦，权救仓卒。王云：“若不相关，即宜放去。”出门，诣希逸别。希逸云：“卿已得还，甚善。传语崔翰，为官第一莫为人作枉，后自当之，取钱必折今生寿。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当获大福。”甲问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间事，卿勿预知，但有福即可。”言毕送出，至其所，遂活。（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末年，金坛县丞王甲，因管理运送贡品和税收而到京城，他正在左藏库中输出纳入时，忽然有使者到库房说，阎王命令召县丞，王甲仓促随去。出城走了十多里，到了一处官府，进门听到已死去的左常侍崔希逸的语声。王甲与希逸有三十年故交，因此问看门的人，便都知道了全部事由。求看门的通报，看门人进去说了。希逸问此人在哪？便急忙叫他进去，二人相见惊喜。希逸对王甲说：“知道这是地府不？”王甲才知自己身死，悲伤了很久。希逸又问见到崔翰了没有，崔翰是希逸的儿子。王甲说：进入京城后就忙碌库中事务，没有时间到你家。”希逸笑说，你真是一轻薄自己的人，生死都没改变。又问他怎么来的，王甲说：“我正在库中，随使到了这里，不知原因。”过了一会儿，外面传话阎王已入座，崔希逸便叫人传话告诉阎王说，“金坛王丞是我的亲友，计算他不应该死，事完后，愿早送他回去，天热，恐怕他的身体腐烂。王甲被领进去，阎王对王甲说，你的前任县丞说你贪赃才把你带到这里。看见前县丞戴着枷，坐在院中树下。王甲问他，我们的情况不同，你为什么诬告我？”县丞说受罪太苦，想办法解救自己，仓促说出了你。阎王说：“若和他没关系，就应放他回去。”出门后到崔希逸处告别，希逸说：你已经能回去了，很好。你告诉崔翰，为官第一件事是别冤枉别人，以后自己适当而为，贪不义财必然折寿，每到初一、十五，用一瓶清水置寺中佛殿上，就能得到大福。”王甲问这种功德叫什么意思，希逸说：“阴间的事，你不要预先知道，只要有福就行。”说完送出王甲，王甲到家便活了。

韩朝宗

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来迟，决五下。将过县令，令又决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后於冥司下状，言朝宗。宗遂被追至，入乌颈门极大。至中门前，一双桐树。门边一阁，垂帘幕。窥见故御史洪子舆坐，子舆曰：韩大何为得此来？”朝宗云：“被追来，不知何事。”子舆令早过大使。入屏墙，见故刑部尚书李乂。朝宗参见。云：“何为决杀人？”朝宗诉云：“不是朝宗打杀，县令重决，因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过。”又问县令决汝，何牵他主簿？朝宗无事，然亦县丞，悉见例皆受行杖。”亦（“亦”原作“木”，据明钞本改。）决二十，放还。朝宗至晚始苏，脊上青肿。疼痛不复可言，一月已后始可。於后巡检坊曲，遂至京城南罗城。有一坊，中一宅，门向南开，宛然记得追来及吃杖处。其宅空无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信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玄宗天宝年间，万年主簿韩朝宗，曾经追捕一人来晚，打了五板子。见过县令又打了十板子。这人因得了流行病而死亡。后来他到冥府中去告状，说到了韩朝宗。朝宗便被冥府追到，进了一个黑大门。到中门前，有两棵梧桐树，门边还有一阁，挂着帘幕，能看见死去的御史洪子舆坐在那里。子舆说：“韩大为什么到这来啦？”朝宗说：“被追来也不知什么事。”子舆叫他早些去见大使。进了屏墙，见到死去的刑部尚书李偁，朝宗上前参拜。李又说，为什么打死人？朝宗诉说：“不是我打死的，是县令判重了，又因患流行病自己死的，不是我的过错。”又问：“县令打的你，为什么牵连到他主簿？朝宗没事，但他也是县官，按贯例都要受杖刑。打了二十下，放他回去。朝宗到晚上才苏醒，脊背上又青又肿，痛的不能说话，一月后才完全恢复。后来他在民间巡视时，到了京城南罗城。在一个居民区中有一宅院，门向南开，记得好像被追去受杖刑的地方，这宅院已无人居住。问别人，说是公主的凶宅，人们不敢住。才知道这是大凶宅，都是鬼神住的地方，他相信了。

韦延之

睦州司马韦延之，秩满，寄居苏州嘉兴。大历八年，患痢疾。夏月独寐厅中，忽见二吏云：“长官令屈。”延之问：长官为谁？”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归。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须去，还欲何之？”延之身在床前，神乃随出，去郭，复不见陂泽，但是陆路。行数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将延之过大使，大使传语领过判官。吏过延之。判官襕笏下阶敬肃甚谨，因谓延之曰：“有人论讼，事须对答。”乃令典领於司马对事。典引延之至房，房在判官厅前，厅如今县令厅。有两行屋，屋间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内板床坐人。典令延之坐板床对事。须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锁或露首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论讼韦司马取钱，今冥献酬自直也。”问云：“所诉是谁？”曰：是韦冰司马，实不识此人。”典便贺司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贺，处分令还，白大使放司马回。典复领延之至大使厅，大使已还内，传语放韦司马去，遣追韦冰。须臾。绿衫吏把案来，呵追吏，何故错追他人。各决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还。延之曰：“欲见向后官职。”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请。吏开簿，延之名后，但见白纸，不复有字。因尔遂出。行百余步，见吏拘清流县令郑晋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问：“汝何故来？”答曰：“被人见讼。”晋客亦问延之云，何故来。延之云：“吾错被追，今得放还。”晋客称善数四，欲有传语，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回顾云：“舅氏千万。”延之至舍乃活。问晋客，云：“死来五六日。”韦冰宅住上元，即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韦冰卒。（出《广异记》）

【译文】

睦州司马韦延之，任满之后，曾寄居在苏州的嘉兴。唐代宗大历八年得了痢疾。夏天时他独自睡在厅中。忽然看见两个小吏说，长官命令你委屈一下。延之问：“长官是谁？”吏说：“奉命抓你，别的事不知道。”延之怀疑他们是鬼类便下地要回去。小吏便上前拉住他的袖子说：“抓你就必须去，为什么往回走？”延之身体虽然仍在床前，魂却随着去了。走出城，看不见池塘，都是陆路。走了数十里，到了一个有官署的地方，小吏带延之去见大使，大使传话叫去见判官，小吏便领延之去见判官。判官穿长袍执笏板走下台阶，很严肃地对延之说：“有人告你，有些事须要你来回答。”便令主管领韦延之去对答。主管领延之到了一个房，房在判官厅前，厅像现在的县令厅，有两栋屋，屋里都是房间，房间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内的板床上坐着人。主管叫延之坐在板床上对事。一会儿，领来六七个囚徒，有的戴枷，有的戴锁，有的光头，到延之在的地方。主管说：“你们状告韦司马索取过你们的钱财，今天冥府中就要把这个案子搞清楚。”他问囚徒：“你们告的是谁？”囚徒说：“是韦冰司马，实在不认识这个人。”主管便向司马祝贺说：“你现在可以重生了。”很高兴。便领延之到判官处，把方才的经过说了，判官也为延之祝贺，判处他回去。告诉大使放司马回去。主管又领延之到大使厅，大使已回内室，传话放韦司马回去。又派人去追捕韦冰。一会儿，穿绿衣的官吏拿着案卷过来，呵斥追捕吏，为什么错追捕了人，各打六十板，血流遍地。令马上送回延之。延之说：“我想看看我以后还能任什么官职。”吏说：“不用知道。”延之苦苦请求，吏便打开簿子，延之名后边，只见白纸，没有字。于是延之便出来了。走了百余步，看到吏拘捕清流县令郑晋客到这，他是延之外甥。延之问：“你为什么被抓来？”答道：“被人告了。”晋客也问延之：“你什么原因来？”延之说：“我被错抓了，现在放回。”晋客不断说好，想叫延之传话，但被吏带走，心里的话没有说出，屡次回头看，说：“舅父保重。”延之回家便活了，打听郑晋客，说死了五六天了。韦冰家住在上元，在延之重生的第二天韦冰死了。

张质

张质者，猗氏人，贞元中明经。授亳州临涣尉。到任月余，日暮，见数人持符来追，其仆亦持马俟於阶下，乘马随之出县门。县吏列坐门下，略无起者。质怒曰：“州司暂追，官不遽废，（“废”原作“发”，据明抄本改。）人吏敢无礼耶？”人亦不顾。出数十里，至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马。”遂步行百余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门，署曰：“北府。”入府，径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捽抢地。呼曰：“质本任解褐得，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牍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言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冤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刺录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状被屈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本典决十下，改追正身。”执符者复引而回，若行高山，坠于岩下，如梦觉，乃在柏林中，伏于马项上。两肋皆（“两肋皆”原作雨裛背”，据明钞本改。）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处。隐隐闻樵歌之声，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来，惊曰：“县失官人及马，此非耶？”竞来问，质不能对。扶正其身，策以送归（“策”原作“荣”，“送”下原阙“归”字，据明钞本改补。）县。质之马为鬼所取，（“取”原作“加”，据明钞本改。）仆人不知。县既失质，其宰惑之，且疑质之初临，严於吏，吏怨而杀之。是夜坐门者及门人当宿之吏，莫不禁锢。寻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质归，憩数日，方能言，然神识遂阙。（出《续玄怪录》）

【译文】

张质是猗氏地方的人，唐德宗贞元年间以明经中举，授官亳州临涣尉。到任一月多的一天傍晚，看见很多人拿着符来追他，他的仆人也牵马在阶下等着，他便骑马随着出了县衙的门，县里的官吏们都坐在门前，没有起来的。张质生气说：“州里暂时追捕我，我的官职不能马上废掉，你们这些小官怎么敢这样无礼？”人们仍然无动于衷。走出数十里到了柏树林，使者说，到这应该下马。便步行了百多步，进了城，北面有大府门，署名“北府”。往西有门，题名“推院”。官吏士卒很多。守门人叫：“临涣尉张质。”他便进去了。见一个穿红衣的美髯公靠着案桌坐着。斥责的问：“为官本是懂道理的人，因为什么不能正确处理事情，以致使人冤枉而死？”张质被推倒地上，呼叫：“我任官到现在才一个月，没曾处理案件。”红衣人又说：“案卷很清楚，告状的人又不远，上面下令追查，你还敢欺骗本官。”用枷锁上。张质又说：“告状的人既然在这，我要和他见面。”红衣人说：“把受冤人召来。”有一老人瞎了一只眼从西房走出，很快的看了一眼张质，说：“这个人年轻，不是那个办案的人。”便命令录库检视猗氏张质的案卷，是贞观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任临涣尉。又查看诉状中被冤屈的事实，又下文书去阴府中的亳州查阅下列事实：那年三月，到临涣任尉者的年龄、姓名，如果已更替，更替人的年龄、姓名，以及替任月日。文书回来了，那年三月任尉的是江陵的张质，年龄五十一岁，于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职的人是猗氏张质，年龄四十七岁。核查后，判官说：“因为姓名相同，便不再审查了。本主管打十板，改捕正犯。执符者又领张质回去，好像走在高山上，掉在山下，如梦初醒，仍然在柏树林中，趴在马脖上，两肋痛的直不起身，而且不知现在何处。隐隐约约听到砍柴人的歌声，知道这里有人，便大呼救命。砍柴人来了，吃惊地说：“县里丢失了当官的和马，这不是吗？”都来问，张质不能回答，大家把他身子扶正，赶着马送回县里。张质的马被鬼牵走，仆人不知道。县宰怀疑张质初到任，对下属官吏太严，官吏很怨恨他把他杀了。那夜坐在门前的和守门值宿的官吏，都被监禁起来，已经七天了，还没找到。张质回来后休息了数日才能说话，然而神智已经不佳。

郑洁

郑洁，本荣阳人，寓於寿春郡，尝以假摄丞尉求食。婚李氏，则善约之犹子也。洁假摄停秩，寄迹安丰之里。开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於空云：“且更乞。”须臾间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号恸，呼医命巫。竟无效者，唯备死而已。至五更，鸡鸣一声，忽然回转，众皆惊捧。良久，口鼻间觉有嘘吸消息。至明，方语云，鬼两人，把帖来追。初将谓州县间，犹冀从容。而俄被使人曳将，怕惧，行亦不觉甚难。至一城郭，引入，见一官人，似曹官之辈。又领入曹司，聆（“聆”原作“然”，据明钞本改）读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刘，是丈夫，有妻曰马氏。马氏悍戾，刘乃杀而剔其腹，令马氏无五脏，不可托生。所诉者马母。某便告本司云：“居欲得马氏托生，即放某回。尽平生所有，与作功德，为计即可也。若今追某，徒置于无间狱，亦何裨於马氏哉？”本司云：“此则自辨之。”须臾，马氏者到。李恐马氏无礼，遂对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对之。官人问马氏曰，何如。马氏曰：“冤系多年，别罪受毕，合归生路无计，伏取裁断？李氏又云：“且请检某算寿几何，若未合来，即请依前说。若合命尽，伏听处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须臾，一主者抱案入来。云：“李未合来，昨追时已检讫。”须臾更检，检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间。”本司云：“且令随衙勘责，夜则放归耳。”彼处欲夜，所司放出，似梦而归也。自是人间日暮，追使即来，鸡鸣即放回，如常矣。郑虽贫苦，百计祇待来使。三五日后，使人惭谢郑曰：“百味之物，深所反侧，然不如赐茶浆水粥耳，茶酒不如赐浆水。又贫居易辨。”自是每晚则备浆水及粥，纸钱三五张。月十日后，每来皆语言商议，出拔李氏。李氏初每归来，并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许微说冥间事。常言人罪之重者，无如枉法杀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间饥寒。如有余，即分锡类。更有余，则救街衢间也。其福最大。”郑君兼凭问还往间一人寿命官爵。”回报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寿，已欲尽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即得终此秩。若踵前，则不离任矣。”又云：“每烧钱财，如明旦欲送钱与某神祇，即先烧三十二张纸钱，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获矣。如寻常烧香，多不达。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假告报也。其烧时，辄不得就地，须以柴或草荐之，从一头以火爇，不得搅碎（“搅”字原空“阙”，“碎”原作“剔”，据明钞本改补）其钱即不破碎，一一可达也。”至八月中，李却回，忽喜曰：“已有计可脱矣。”郑询之，曰：“奈何，然须致纸钱三五万，令他行下可矣。”郑乃求於还往，一邑官吏并知之，共与同（“同”原作“司”，据明抄本改。）力，依言救之。后数日。方肯说。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脏而杀人者，冥司勘覆未毕，且取彼五脏，置诸马氏腹，令托生矣。”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毕，所言受罪亦不见，其余但拷问科决而已。”又尝言当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时更无差谬。又郑君自云：“某即合得摄安丰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为崔中丞邀摄安丰县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后，更免其追呼矣。郑君自有记录四十余纸，此略而言也。（出《博异记》明钞本作出《广异记》）

【译文】

郑洁，本是荣阳人。寓居在寿春郡，曾经代理县丞县尉谋生。与李氏婚配，他是善约的侄子。郑洁停职，寄居安丰。唐文宗开成五年四月中旬傍晚，李氏忽然心痛，说狂话，向空中边拜边说：“乞求。”片刻而死，唯有心窝尚温热。全家人悲痛哭叫，找医生找巫婆，都无效果，只能为她准备后事而已。到五更天，鸡叫一声，竟忽然回转，众人吃惊地抱着她。良久。口鼻才有呼吸。到天亮才能说话，她说，有两个鬼，拿着帖子追她。开始以为到州或到县，希望没有什么大事。一会儿便被使者拉着走，有些害怕，走路时也不觉太难。到了一座城郭，被领进去，见到一个官人，像州郡的曹官，又领进曹官的官署，听他宣读追捕的理由。说我前生姓刘，是个男的，有妻子马氏，她性情凶狠不讲理，刘便杀了她，剖腹取出五脏，叫她不能托生。告状者是马母。李氏便问曹司说：“要想让马氏能托生，立刻放我回去，我尽平生所有的财物为她做功德，这个办法是可行的。若是现在把我捕来，白占用一间狱房，对马氏也没有什么好处。”曹司说，这事你们自己去辩论去。一会儿马氏到，李氏害怕马氏对她无理，便对官人说，不要这样狠毒，李氏又把对曹司说的话说了一次。官人问马氏说，怎么样？马氏说：“冤枉这么多年，各种罪都受过，想托生又没办法，我听你们的裁判。”李氏又说：“请检视一下我的阳寿还有多少？若是没到寿限，就请按我前边说的办；若是我的寿命已尽，我听从处分。”官人说：“很有道理。”便召来司命官，一会儿，一个掌管司命者抱着案卷进来，说：“李还不应该来，昨天追捕时已查验过。”马上便检，检出后捧给官人说：“还有十八年留在人间。”本司说：“暂且让她随衙听查，晚上就放她回去。”这里快黑夜了，被所司放出。像做了个梦似的回来了。从此，人间日落时，追使就来了，鸡叫就放回，如此已成常例。郑家虽然贫苦，却千方百计来接待来使。三五天后，使人惭愧地感谢郑洁说：“各种味道的东西都尝过了，不太喜欢了，不如给些茶浆、稀粥，茶酒不如浆水。这是贫苦家容易办到的。”以后每晚都准备浆水和粥，纸钱三五张。十天后，每次来都和他商议，怎样救出李氏。李氏最初每次回来，不敢说什么。自从使人和她比较和气，才稍微说点阴间的事。常说人最重的罪，就是枉法杀人而获取别人的财物。又说若想布施，不必造佛寺，应该先解救骨肉间的饥寒，如有余，就分赐给别人，更有余，就解救那些沿街乞讨的人，这样做福最大。郑洁有时也问朋友的寿命和官职的事，回答说：“如果这人好接受别人的财物，现在就折寿，已经要寿尽了。但还有一个官职，如果变坏了，马上就终止他俸禄，若是还和以前一样，就不能离任。又说，每次烧纸钱，如果白天想送给某位神灵，先烧三十二张纸钱，以求天、人、畜、地狱、饿鬼五道。那位神灵必定能得到。像平常时烧香，多半得不到。如果是春秋祭祀时，就不用先告知五道，但不能就地烧，须要用柴草垫上，从一头开始点燃，不用棍棒搅碎，这钱就不破碎，都可以送到了。”到八月中，李氏回来忽然高兴地说：“已有办法可以脱身了。”郑洁问她，她说：“怎么办？要送去三五万钱，才能让他行文下达。”郑洁就求助于有交往的人，一城的官吏全知道了，和他共同努力，按他所说的去救助。几天以后，李氏才肯说出那个办法。她说：“冥府又有剔五脏杀人的，审理还没结束，将来可以取那个人的五脏放到马氏的肚里，就能让她托生了。”从此以后对她的追呼放松了，有时十天才去一次。只是说：“审理文案还没办完，那个应受罪的人也没看见，其余的人也就是拷问判决罢了。”又曾说城里某街某人，到某月某日死，到时毫无差错。还有郑洁自己说：“我能得到代理安丰尉的位置。”到了明年正月初三，果然被崔中丞邀请去代理安丰县尉，这都是他妻子知道的。自正月以后，便免去了来追呼的事。郑洁自己有记录四十余页，在此，只是简略的说说而已。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赵文若　孔恪　霍有邻　皇甫恂　裴龄　六合县丞　薛涛　赵裴　邓成　张瑶

赵文若

隋大业中，雍州长安县人赵文若，死经七日，家人大殓，将欲入棺，乃缩一脚。家人惧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属喜问所由，文若云，初有人引至王所，王问：“汝生存之时，作何福业？”文若答王：“受持《金刚般若经》。王叹云：“善哉！此福第一。汝虽福善，且将示汝其受罪之处。”令人一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墙孔，令文若入。隔壁有人引手，从孔中捉文若头引出，极大辛苦，得度墙外。见大地狱，镬汤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众多猪羊鸡鸭之属，竟来从文若债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见逼？”诸畜生云：“汝往时某处食我，头脚四肢，节节分张，人各饮啖。何讳之？”文若一心念佛，深悔诸罪，不出余言，求为修福报谢。诸畜各散，使人将文若却至王所。王付一碗钉，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钉钉文若头顶及手足。然后放回。文若得苏。其说此事，然患头痛及手足。久后修福，痛渐得差。后尔已来，精勤诵持《金刚般若经》，不敢遗漏寸阴。但见道俗亲疏，并劝受持。后因使，至一驿厅上，暂时偃息。於时梦见一青衣妇女，急来乞命。文若惊寤，即唤驿长问曰：“汝为吾欲杀生不？”驿长答云：“实为公欲杀一小羊。”文若问云：“其羊做何色？”答云：“是青牸羊。”文若报云：“汝急放却，吾与价直。”赎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资感应也。（出《冥祥记》）

【译文】

隋朝大业年间，雍州长安县人赵文若，死了七天，家人把他入殓，将要放在棺材里时，竟然有一只脚缩回来。家里人都很害怕，不敢把他放入棺中。文若则活过来了。家里人和亲属们惊喜地问他怎么回事。文若说：开始时，有人领着他到阎王住的地方。阎王问他：你在活着的时候，做过什么好事？”文若回答阎王说常念《金刚般若经》。王感叹地说：“好哇，这是头等的好事。你虽然做了好事，且让你看看他们受罪的地方。”叫一个人领文若向北走十步，来到一个墙洞，叫文若进去。隔壁有人伸过手来，从墙洞中捉住文若的头拉他出去。极大痛苦，才过了墙外。看见一个很大的地狱，油锅开水等各种残酷的刑具，罪人受苦，不可一一述说。并且有很多的猪、羊、鸡、鸭等，争先恐后向文若讨命。文若说：“我没有吃你们，为什么相逼？”所有的畜生都说：“你以前在某个地方吃过我们，头脚四肢，处处分解，各个连吃带喝。为什么不敢承认？”文若一心念佛，深深地悔恨各种罪恶，不多说一句话。请求修行福份，回报恩德。所有的畜生各自散去。让人带文若退回到阎王的住处。阎王给他一碗钉，叫文若吃了它，并用五颗钉子钉文若的头和手脚，然后放他回去。文若得以苏醒。他说起这件事，然而却患了头痛和手脚痛的病。从这以后便做起好事，痛的程度逐渐差了。从此以后，精勤诵持《金钢般若经》，不敢浪费一寸光阴。看见的人不论道俗亲疏，都劝他们念经。后来因为公差，到了一个驿站上，暂时仰卧休息。这时梦见一个青衣女子。急忙前来讨命。文若惊醒，立即招呼驿站的长官问道：“你为我想杀生吗？”驿长回答说：“确实想为你杀一头小羊。”文若问：“这个羊是什么颜色的？”回答说：“是青色的雌羊。”文若告诉他说：“你赶快把羊放了，我给你钱。”把羊赎回放了，这都是由于《般若经》的威力。冥冥之中都能感应到。

孔恪

唐武德中，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苏。自说，被收至官所，问何故杀牛两头。恪云，不杀。官曰：“汝弟证汝杀，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数年矣。既至，枷械甚严。官问：“汝所言兄杀牛虚实，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贼，使某杀牛会之，实奉兄命，非自杀也。”恪曰：“使弟杀牛会是实，然国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杀牛（“牛”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会獠，以招慰为功，用求官赏，以为己利，何为国事也？”因谓恪弟曰：“汝以证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杀，汝便无罪，放任受生。”言讫，弟忽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官又问恪：“因何复杀两鸭？”恪曰：“前任县令，杀鸭供客，岂恪罪也？”官曰：“客自有料，杀鸭供之，将求美誉，非罪而何？”又问：“何故杀鸡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鸡卵。唯忆九岁时寒食日，母与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说其因耳。”官曰：“汝杀他命，当自受之。”言讫，忽有数十人来执恪，将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滥。”官闻之，呼还曰：“何枉滥？”恪曰：“生来有罪皆不遗，生来修福，皆不见记者，岂非滥耶？”官问主司，恪有何福，何为不录？主司对曰：“福亦皆录，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论其福。”官怒曰：“虽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讫，血流溅地。既而唱恪生来所修之福，亦无遗者。官谓恪曰：“汝应先受罪，我更令汝归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苏。恪大集僧尼，行道忏悔，精勤苦行，自说其事。至七日，家人辞诀，俄而命终也。（出《冥报记》）

【译文】

唐朝武德年间，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患暴病而死。一天后苏醒过来。自己说：被收审来到一官府的地方。问他为什么杀两头牛？恪说：“没杀。”官说：“你弟弟证明你杀了。为什么不承认。”因此，招呼孔恪的弟弟，已经死了多年了。来到后。看到带着枷锁刑具十分严酷。官问：“你所说的兄杀牛一事是真是假？”弟说：“兄以前奉命招安慰问那些贼寇，指使我杀牛宴请他们，确实是奉兄的命令，不是我自愿杀的。”恪说：“指使弟弟杀牛会请是事实，然而那是为了国家大事，我孔恪有什么罪过？”官说：“你杀牛会请贼寇，以招安有功。可以得到官府的奖尝。这是为自己的利益。为什么是为了国家的事呢？因此对恪弟说：“你为证实你兄，所以久留在这里。既然是你兄派你杀牛，你便无罪。故你随便去托生吧。”说完，弟忽然不见了，也竟然来不及再说什么。官又问恪：“为什么又杀两只鸭子？”恪说：“前任县令，杀鸭请客，难道是我的罪过吗？”官说：“客人自己有吃的东西，杀鸭子请他们，想得到他的赞誉，不是罪过是什么？”又问：“为什么杀鸡蛋六枚？”说：“我平生不吃鸡蛋。唯有回忆九岁的时候寒食节那天，母亲给我六个鸡蛋。因此煮着吃了。”官说：“难道你想把罪过推给母亲吗？”恪说：“不敢，只是证明其中的原因。”官说：“你杀死他们的性命，自己应该受到惩罚。说完，忽然有数十人来拉孔恪，让他出去。恪大声说：“官府也随意冤枉好人。”恪说：“生来所有罪过都不遗漏，生来做好事修福的，都不见有记载，这岂不是过分吗？”官问主司，“恪有什么好事。为什么不给记录？”主司回答说：“好事都记录了，根据数量的多少。如果好事多罪过少，就先让他享受福份；罪过多好事少，就先让他受罪。然而孔恪好事少罪过多，所以没有考虑他的好处。”官大怒说：“虽然先受罪，但为什么不把好处告诉人家？”叫人鞭打主司一百下。很快地鞭打完，血流满地。随即宣读孔恪生来所做的好事，也没有遗漏的。官对恪说：你应当先受罪，我可以更改一下叫你回去七天，可以努力做好事。因此派人送他出去。于是苏醒了。恪把很多僧尼集在一起。进行忏悔。精心勤奋的做好事。自己说了这些事。到了第七天，家人与他诀别，一会生命结束。

霍有邻

开元末，霍有邻为汲县尉，在州直刺吏。刺史段崇简严酷。会察长（“会”原作“下”，“长”原作“畏”，据明抄本改）之日，中后索羊肾。有邻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杀羊，破肋取肾。其夕，有邻见吏曰：“王追。。有邻随吏见王，王云：“有诉君云，不待杀了，生取其肾。何至如是耶？”有邻对曰：“此是段使君杀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简食料，为阅毕。谓羊曰：“汝实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诉霍少府。”驱之使出，令本追吏送归。有邻还，经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邻问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并是，何但於此。”复问大夫为谁，曰：“秋仁杰也。”有邻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见。吏令门者为通，须臾召入。仁杰起立，见有邻，悲哭毕。问汝得放还耶。呼令上坐，有佐史过案。仁杰问是何案。云，李适之得宰相。又问天曹判未，对曰。诸司并了，已给五年。仁杰判纸余。方毕，回谓有邻，汝来多时，屋室已坏。令左右取两丸药与之，“持归，可研成粉，随坏摩之。”有邻拜辞讫，出门十余里，至一大坑，为吏推落，遂活。时炎暑有邻死经七日方活。心虽微暖，而形体多坏。以手中药作粉，摩所坏处，随药便愈，数日能起。崇简占见，问其事，嗟叹久之。后月余，李适之果拜相。（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末年，霍有邻是汲县县尉，去州拜见刺史。刺史段崇简凶狠残酷。在会见各位官员的那天，有太监中后索要羊肾，有邻急忙催促，杀羊的人惊慌害怕，没待把羊杀死，就剥开肋骨取出羊肾。当天晚上，霍有邻就看见一个差役说：“阎王追扑你。”有邻跟随差役去见阎王说：“有人告你的状说，不待杀死，就活生生的取出它的肾。为什么到了如此的程度？”有邻回答说：“这是段使君杀的羊，我本来不愿意。”王叫拿来段崇简吃的东西，看完后，对羊说：“你确实应该供给段使君吃。为什么妄告霍少府。”驱赶出去”叫原来追扑的差役送有邻回去。有邻回去时，经过个院落，叫御使大夫院。有邻问差役这里住的什么官？差役说：“这里的官府都是这样，并不是只这一处。”又问，大夫是谁？说：“狄仁杰。”有邻说：“狄公是我已故的舅舅，想见上一面。”差役叫守门的人通报，一会儿召他进入。仁杰起立看见有邻放声大哭。哭罢问，你被放还了吗？招呼他到上边坐。有佐史拿过案卷，仁杰问是什么人的案卷？说，李适之要做宰相。又问，天曹批了没有？回答说：“所有官员都通过了，已给五年期限。仁杰在纸上批了。才算完毕。回头对有邻说：“你来了已经好长时间，形体已经损坏。叫左右拿出两丸药给有邻，“拿回去，可以磨成粉末，往坏的地方擦上它。”有邻拜谢告辞完毕。出门走了十多里。到了一个大坑。被差役推下去，便活了。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有邻死后经过七天才活过来。心虽然微微有点暖气，然而形体多处损坏。把手中的药制成粉末。擦在损坏的地方，药到之处便好了，数日就能起来。崇简从占卜中得知，问起这件事，感叹良久。一月以后，李适之果然当了宰相。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开元中，初为相州参军，有疾暴卒，数食顷而苏。刺史独孤思庄，好名士也。闻其重生，亲至恂所，问其冥中所见。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说之。顷者，恂初至官，尝摄司功。有开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适而被追，乃是为僧所引。既见判官，判官问何故杀牛。恂云：“生来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负枷至，谓恂曰：“已杀与君，君实不知，所以相引，欲求为追福耳。”因白判官：“杀牛己自当之，但欲与参军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谓恂曰：“君后至同州判司，为我造陁罗尼幢。”恂问，相州参军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贫，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则已，必得之，幸不忘所托。然我辩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毕，当托生为猪。君造幢之后，必应设斋庆度。其时会有所睹。”恂乃许之，寻见牛头人以股叉叉其颈去。恂得放还。思庄素与僧善，召而谓之，僧甚悲惧，因敬其私财为功德。后五日，患头痛，寻生三痈，如叉之状。数日死。恂自相州参军迁左武卫兵曹参军，数载，选受同州司士。既至，举官钱百千，建幢设斋。有小猪来师前跪伏，斋毕，绕幢行道数百转，乃死。（出《广异记》）

【译文】

安定皇甫恂，在开元年间，初任相州参军，得暴病而死。过了好几顿饭的功夫，一下子苏醒过来。刺史独狐思庄，是个喜欢名士的人。听皇甫恂死而复生，就亲自到皇甫恂的住处，问他在阴间所见到的一切。说，特别多，但我苦于没有力气，稍等一下慢慢说给你听。过了一会，恂说：我刚到官，曾经佐理司功。有开元寺的一个主僧，送给我二十斤牛肉。开始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只是接受而且吃了它。刚才被追扑，就是被僧供出的。立即去见判官。判官问为什么杀牛？恂说生来就吃蔬菜。不曾犯杀牛之罪。判官叫招呼僧人过来，不一会僧带着枷锁来到，对皇甫恂说：“我杀牛给了你肉，你确实不知道。把你供出来，想求你帮我去办件好事。”于是对判官说：“杀牛的罪过由我自己承担，但是我想和参军说几句话。判官说：“行。”。和尚就到了皇甫恂的住处，对恂说：“你以后到同州任司官。为我制作一个陁罗尼幢。”恂问：“相州的参军有什么理由能够得到同州的官禄呢？而且我又十分贫寒，幢是不容易制作的，那该怎么办呢？”僧说：“如果不到同州也就罢了。一定能到的话，希望不要忘记我所委托的事。当然我就没什么可说的甘愿伏罪，现在便可以受罪。等到你得到同州官职后，我的罪也就结束了。该托生为猪。你造幢之后，必定应设立祭坛进行斋戒以超度亡灵，到时会有所见。恂于是答应了。随即看见长着牛头的人用带股的钢叉叉他的脖子。恂得到放还。思庄平素与僧人要好，招呼他并对他说这件事。和尚特别悲痛害怕。因而散发他的私有财产作功德，五天后，患头痛，随即生三个痈。象叉的形状，数天后死了。恂从相州参军升迁到左武卫兵曹参军。数年后被提拔为同州司士。立即上任。把官钱十万全部用来建幢设斋。有一头小猪前来跪伏。斋毕，围绕幢走了数百圈，于是死了。

裴龄

开元中，长安县尉裴龄，常暴疾数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后，堂前忽见二黄衫吏持牒，云，王追。龄辞已疾病，呼家人取马，久之不得，乃随吏去。见街中灯火甚盛，吏出门行十余里，烟火乃绝，唯一径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墙壁尽黑，无诸树木。忽逢白衣居士，状貌瑰伟，谓二吏曰：“此人无罪，何故追来？”顾视龄曰：“君知死未？”龄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业，至此，今为之奈何？”求见料理。”居士谓吏曰：“此人衣冠，且又无过，不宜去其巾带。”吏乃还之，因复入城。数里之间，见朱门爽丽，奇树郁茂。前谓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领付典，勘其罪福。典云：“君无大罪，理未合来。”龄便苦请救助。检案云：“杀一驴，所以追耳”然其驴执是市吏杀，君第不承，事当必释。”须臾，王坐，主簿引龄入。王问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适以诘问。”云：“实求肠，不遣杀驴。”言讫，见市吏枷项在前，有驴羊鸡豕数十辈。随其后。王问市吏，何引此人。驴便前云：“实为市吏所杀，将肉卖与行人，不关裴少府事。”市吏欲言其（“其”原作“去”，据明抄本改）他羊豕等，各如所执。王言，此人尚有数政官禄，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迟延，恐形骸隳坏。因谓龄曰：“令放君回，当万计修福。”龄再拜出，王复令呼。谓主簿，可领此人观诸地狱。主簿令引龄前行，入小孔中。见牛头卒以叉刺人，随业受罪。龄不肯观出小孔，辞主簿毕，复往别吏。吏云：“我本户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间不得。君可为写《金光明经》、法华、维摩、涅痏等经，兼为设斋度，我即得生人间。”龄悉许之。吏复求金银钱各三千贯。龄云，京官贫穷、实不能办。吏云：“金钱耳，是世间黄纸钱。银钱者。白纸钱耳。”龄曰：“若求纸钱，当亦可办，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钱於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君可呼凿钱人，於家中密室作之。毕，可以袋盛。当於水际焚之，我必得也。受钱之时，若横风动灰，即是我得。若有风飏灰，即为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为常占。然鬼神常苦饥，烧钱之时，可兼设少佳酒饭，以两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辞讫，行数里，至舍。见家人哭泣，因尔觉痛。遍身恍惚，迷闷久之，开视遂活。造经像及烧钱毕，十数日平复如常。（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间，长安县尉裴龄。曾突然患病已经好多天了。到了正月十五日，夜晚二更以后，忽然看见堂屋前有两个穿黄色衣衫的差役手里拿着公文说：“阎王抓你。”裴龄推辞自己有病。呼唤家人把马牵来，过了很久，也不见来。于是就随差役去了。看见街上的灯火辉煌。差役出门走了十多里，灯火就没有了，只在枯草中间有一条唯一的小路。约走了五十里，到了一座城，墙壁全是黑色的，周围没有多少树木。忽然又遇到一位白衣居士，身材魁伟，相貌堂堂，对二个差役说：“这个人没有罪，为什么把他抓来？”回过头来看看裴龄说：“你知道死了没有？”裴龄因此痛哭流涕，合掌作揖告诉白衣居士：“生来不曾做过有罪的事情，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今天的事究竟为什么？请求帮助料理。”居士对差役说：“这个人外表庄重，而且又没有罪过，不应该拿去他的头巾衣带。”差役于是还给了他。于是又进了城。在几里地之间，看见朱门华丽，奇树繁茂。前面一个官人，说是主簿。主簿派遣付典，检查他的罪福。典说：“你没有大的罪过，按理不应该来。”裴龄便苦苦请求他帮助和解救。检查案卷的人说：“杀了一头驴，所以抓你。”“然而这头驴却是市吏所杀。你如果不承认。事情一定能解决。”不一会。阎王就坐。主簿领着裴龄进来。王问：“为什么抓这个人？”主簿说把市吏也领来，正好一块盘问。说：“其实是要肠子，不让杀驴。”说完，看见市吏脖子上带着枷锁在前面走，有驴、羊、鸡、猪数十只跟在他的后边。王问市吏，为什么攀扯这个人。驴便走上前去说：“我们这些实在是被市吏所杀，他把肉卖给了过路的人。这件事与裴少府没有关系。”市吏刚想说话，其他羊猪等各各坚持前边说的话。王说：“这个人还享有数年的国家官禄，不可在这久留，应该赶快把他放回去。如果再迟延下去，恐怕他的形骇会腐烂变坏。”因此对裴龄说：“叫人放你回去，应该千方百计修善造福，裴龄再次拜谢出去。王又招呼主簿对他说可以领着这个人去看所有的地狱。主簿叫人领着裴龄在前面走进一个小洞中，看见长着牛头的小卒，用叉子刺人，按照所犯的罪受到不同的惩罚。裴龄不肯看，走出小洞。告别了主簿以后，又到其他差役那里。差役说：“我原来是户部令史。”另一个说：“我原来是京兆府史，长期生活在地府里，请求到人间，得不到允许。你可为我们写金光明经、法华、维摩、涅巉等经，同时再为我设斋超度，我们就能到人间生活。”裴龄全部答应了，差役又请求给他们金银钱各三千贯。裴龄说：京官贫穷，实在没有办法。”差役说：“金钱就是人间的黄纸，银钱是白纸。裴龄说：如果请求纸钱，那当然可以办到，不知道什么办法送给你们？差役说，人世间在都市里制作钱，这些钱大多数被地府收去了。你可以叫制钱的人到家中密室里做完以后，用袋子装好，要在水边烧了它。我们一定能够收到。给钱的时候如果看见风吹灰动，那就是我们收到了。如果有大风把灰吹扬，那就是被地府及地鬼神所接受。这样的事情常常去做。当然鬼神也就常常挨饿，烧钱的时候还可以同时备办少量的好酒饭，把两束草立在席子上，我们在草影的地方坐着，这样才能得到食物。辞别后，走了数里回到家。看见家里都在哭泣，因而感觉到全身很痛，神情恍惚。迷蒙良久，才睁开了眼睛，于是活了，造经像烧完纸后。十几天就恢复到和平常一样。

六合县丞

六合县丞者，开元中暴卒，数日即苏。云初死，被拘见判官，云是六合刘明府，相见悲喜。问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迩，不曾还耶？”令云：“冥阳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无横。但夫人年老。微有风疾耳。”令云：“君算未尽，为数羊相讼，所以被追。宜自剖析，当为速返。”须臾，有黑云从东来，云中有大船，轰然坠地，见羊头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杀此辈？”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头寂然。判官骂云：“汝自负刺史命，何得更讼县丞？”船遂飞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会当见帝论之。”判官谓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辈何由得见？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见，不亦难乎？然终须为作功德尔。”言毕，放丞还”既出，见一女子，状貌端丽，来前再拜。问其故，曰：“身是扬州谭家女，顷被召至，以无罪蒙放回。门吏以色美，曲相留连。离家已久，恐舍宅颓坏，今君得还，幸见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随行，当奉千贯，兼永为姬妾，无所吝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判官谓丞曰：“千贯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余六百属君。”因为书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为功德。”便呼吏问：“何得勾留谭家女子？”决吏二十，遣女子随丞还。行十余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谭家访女。至门，女闻语声，遽出再拜。辞曰：“尝许为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适他人。今将二百千赎身，余一千贯如前契。”丞得钱，与刘明府子，兼为设斋功德等。天宝末，其人尚在焉。（出《广异记》）

【译文】

六合县的县丞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得暴病死亡，几天后又苏醒了。说：刚死的时候，被拘捕去见判官，说是六合县刘明府。见面后悲喜交加。问家中是否平安，县丞说：“家离这特别近，不曾回去吗？”令说：“阴间和阳间的路不同，怎么能回去呢？”县丞说：“您儿子早已及第，家里也没有不顺心的事。只是夫人已年高，稍微患有风湿症。”令说：“算计起来你阳寿未尽，只因为几只羊告你，所以被追捕。自己去分辨。让你尽快回去。”不一会，有黑云从东边来，云中有大船，轰隆一声，落在地上。看见有四颗羊头。判官说：“为什么无故杀死这此羊呢？”回答说：“刺吏正需要这东西，不是我的罪过。”二颗羊头沉默无言可对。判官大骂说：“你们本来就欠刺使的命，为什么告县丞呢？于是，船就飞去了。羊大声说：“判官有私情，我们要面见天帝评论这件事。”判官对县丞说：“帝是指天上的帝王，这些无名之辈怎么能见得着呢！就象地上的天子。百姓要是求见，不也是极难吗？然而，最终还是应做善事造福积德。”说完，放县丞回去。刚出去，看见一女子，身材相貌都很端庄秀丽，上前拜见。问她什么原因，说：“我是扬州谭家的女子，刚才被召到这里来，因我没有罪幸蒙放回。守门的差吏看我长的美貌，找各种籍口留我。我离开家里已经很久，恐怕尸体腐烂。现在你能够回去，希望有幸得到你的帮助。我家素来富有，如果能跟你一起走，一定奉送千贯钱，并永做你的姬妾，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用这些求得你的同情。”丞进去对判官说这事，判官说：“千贯钱得给我二百，给我儿二百，余下六百归你。”因此写在纸上让他看，判官说：“我的二百钱可用来作功德。”就传呼门吏问：“为什么勾引强留谭家女子？”打门吏二十杖。让女子随县丞回去。行了十余里，分路各回各的家，活了。县丞很快痊愈后，就到谭家拜访女子。到了门口，女子听到说话声，就出来拜见，推辞说：曾经许与你为妾，但身不由己，父母已许与他人，今将二百千赎身，一千贯按以前的约定。丞得到钱，给刘明府的儿子，又为他设斋积功德等。天宝末年，这个人还在世。

薛涛

江陵尉薛涛，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祜”字。涛未审是何王，鞴马便去。行可十余里，至一城，其吏排闼，便入厅中。一人羽卫如王者，涛入再拜。王问：“君是荆州吏耶。”涛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诉君者，不可胜数。”对曰：“往任成固县尉，成固主进鹰鹞，涛典其事，不得不杀，杀多诚有之。”王曰：“杀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于公。”王曰：“诚之然。君禄福有厚，寿命未已。彼亦无如君何，不得不追对耳。”令涛出门，遍谢诸命。涛至，见雉兔等遍满数顷，皆飞走逼涛。涛云：“天子按鹰鹞，非我所为。观君辈意旨，尽欲杀我，其何故也？适奉命（“命”原作“问”，据明抄本改）为君写经像，使皆讬生。何必众人杀一命也？”王又令人传语。久之，稍稍引去。涛入，王谓之曰：“君算未尽。故特为君计，（“计”原作“既”，据明钞本改）还宜作功德，以自赎耳。”涛再拜数四，王问：“君读书否？”曰：“颇常读之。”又问：“知晋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即我是也。我昔在荆州，曾为刺史，卒官舍，故见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讫辞出，命所追之吏送之归舍，遂活。（出《广异记》）

【译文】

江陵尉薛涛，在唐肃宗乾元年间，死后三天复活。自己说：当时遇见一个差役，拿着帖子说：王让拘扑你。帖子上签了一个“祜”字，薛涛不清楚是哪个王，就备马跟随而去。走了大约十几里，到了一座城。这个差役推开门，便进入大厅，一个穿戴象大王的人。薛涛再次下拜，王问：“你是荆州的官吏吗？”涛说：“是”。王说：“你的罪过为什么那么多？”现在告你的状的都数不过来。”涛回答说：“前任成固县尉，成固县主管进贡鹰鹞。涛是主管这件事的人，不得不杀生，确实杀的比较多。”王说：“有为私人杀的吗？说，也有。公和私哪个多？说：“私少于公。”王说：“你还很诚实。你的福禄还很长。寿命没完，他们不能怎么样你，不得不拘扑你来对证。”叫涛出门。普遍地谢过被杀的生命。涛来到外面，看见鸡、兔等遍地都是，飞腾奔走，威逼薛涛。涛说：“按天子的需要饲养鹰鹞，不是我要做的，看你们的意思，完全想杀死我，这是为什么？刚才奉命为你们画经像，使你们都能托生，何必大家一齐杀一人呢？”王又叫人传下话去。过了好长时间，悄悄领着离开。涛进来，王对他说：“算来你的阳寿未尽。所以特地为你考虑，回去之后应该作功德。用自己的行动去赎罪。”涛又四次拜谢。王问：“你读书吗？”说：“我经常读很多书。又问，知道晋朝有个叫羊祜的人吗？涛说：“知道。”王说：“那就是我呀。我以前在荆州曾经当过刺史，死在官府里。所以看见你这个江陵的小官，增添了相互的感情。”说完告辞出去，叫拘捕他的差役送他回家，于是活了。

赵裴

明经赵裴，贞元中，选授巴州清化县。失志成疾，恶明，不饮食四十余日。忽觉室中雷鸣，顷有赤气如鼓，轮转至床，腾空上，当心而住。初觉精神游散，奄如梦中。有朱衣平帻者，引之东行。出山断处，有水东西流。久立视之，又东行。一桥饰以金碧。过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众。见妹婿贾奕，与己争杀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间。墙如石，黑，高数丈。厅有呵喝声，朱衣者遂领入大院。吏通曰：“司命过人。”复见贾奕，因与辨对。奕固执之，无以自明。忽有巨镜径丈，虚悬空中，仰视之，宛见贾奕鼓刀。业负明。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入院，一人褐帔紫霞冠，状如尊像。责曰：“何故，窃他袱头二事。在滑州市，隐橡子三升。”因拜之无数。朱衣复引出，谓曰：“能游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临流水，其水悬注腾沫，人随流而入者千万，不觉身亦随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晕道。朱衣者变成两人，一导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无尘。行数里，旁有草如红兰，茎叶密，无刺，其花拂拂然，飞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飞花，初出如马勃，破，大如叠，赤黄色。过此，见火如山，横亘天。候焰绝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谯，街列果树，仙子为伍，迭谣鼓乐，仙姿绝世。凡历三重门，舟艨交焕。其地（“地”原作“他”，据明抄本改）及壁，澄光可鉴，上不见天，若有绛晕都复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见道士一人，如旧相识。赵求为弟子，不许。诸乐中有如琴者，长四尺，九弦，近头尺余方广，中有两道横，以变声。又一如酒榼，三弦，长三尺，腹面上广下狭，背丰隆项。有过录，乃引出。阙南一院，中有绛冠紫帔，命与二朱衣人坐厅事。乃命先过戊申录，录如人间辞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德，日下具之。如无，即无字。（“无字”原作“书事”，据明抄本改）赵自视其录，姓名生辰日月，一无差也。过录者，数盈亿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以考校善恶增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门，至向路，执手别曰：“游此是子之魂，可寻此行，勿反顾，当达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梦觉，死已七日矣。赵著《魂游上清记》，叙事甚该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以明经中举的赵裴被派到巴州清化县。不得志酿成疾病。他怕见光亮，四十多天不吃东西。忽然听见屋中象雷鸣一样声音，片刻又有红色的气团象鼓一样，旋转到床前。腾空而上，到中间又停住。起初觉得精神恍惚飘飘然，气息屏抑象在梦中。有个穿红衣服戴平顶帽子的人，领他往东走，走到山崖处。有水自东向西流。站在这里观看好久，又往东走。有一座桥装饰得金碧辉煌。走过去再朝北，进了一城。到了官地府里，人特别多。看见妹婿贾奕正与自己争论杀牛的事。怀疑是阴间，害怕逃避到一间屋子里。墙象石头的，很黑，高数丈。厅里边有吆喝的声音。穿红衣服的人于是领进一个大院。差役通报说，官叫人过去。再次看见贾奕，因而与贾奕当面辨解。贾奕很固执，没法说明白。忽然有一面直径一丈的巨大镜子，悬挂在空中，抬头看，好像看见贾奕舞弄刀子，这已经很明白了。脸上露出不忍心的表情。贾奕当时认罪。红衣人又领他到官府那里进院，一个人披褐色帔，戴紫霞冠。面貌威严。象尊佛像。指责说：“为什么偷别人的头巾二个？在滑州市隐藏橡子三升。”于是无数次下拜。红衣人再次领他出去。对他说：“能游上清吗？”于是一同登上一座山，从高处向下看，流水飞瀑悬注腾沫。顺流而下的人千千万万，不知不觉也在其中了。过了很长时间，停在一块石头上，上边有青白痕迹。这时红衣人变成了两个人。一人在前领路，一人在后督促。于是又登上石崖。站在这里，平坦没有尘土。往前走数里，路旁有草，像红色的蓝，茎叶茂密，无刺，花随风飘动，飞散在空中。又有草象莴苣，附在地上，也有花在飞散。这种花刚开的时候象马勃，等到完全开放，很大赤黄色。过了这个地方，看见大火像山一样，把天都遮挡住了。等到火熄了才向前走。到了一座大城，城上有几处了望台。街道两旁果树成行。一队队的美女天仙，姿容绝伦，盖世无双。鼓乐之声此起彼伏。一派仙境。凡是经过这里的都得过三重门。舟船交错，互相辉映。船底和船壁光华照人。向上看不见天，好象有紫红色的光晕覆盖着。三重正殿，全都排列着尊像。看见一个道士，好象以前的相识。赵裴相求做他的弟子，没答应。在许多乐器中有一个象琴的东西，长四尺，九根弦，靠近头的地方，有一尺多宽的方形，中有两道横梁。用来改变声音。又有一个象酒具，三根弦，长三尺。腹部上宽下窄，背面丰满脖子突出。这些都一一做了记录。于是领他出去。门楼南边有一院落，院中有一个戴紫红色帽子紫披肩的人。叫他与二个穿红衣服的人坐在大厅里候事。于是叫人拿来戊申的记录。记录就象人间的供词一样。首先是人的生辰，其次是姓名，年龄，下面注明出生年，月，日，横行列六十年甲子，所有功过都在日期下记载下来。如果没有功过，就没有字。赵裴亲自看他的记录。姓名生辰日月，一点不差。记录的人超了亿兆。红衣人说：“每六十年，天下所有的人都记录一次，用来考察核对善恶，计算增减寿限。”红衣人领出此门，到了回家方向的路上，拉着手告别说：“在这里游荡的是你的灵魂，可立即沿着这条路走，不要回头，一定能到家。”按着他的话，走的稍急一点，突然摔倒。如梦方醒。这时死了已经七天了。赵裴开始著书《魂游上清记》，叙事特别详尽。

邓成

邓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余。曾暴死。所由领至地狱，先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见成悲喜，具问家事，成语之，悉皆无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归，传语于我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论放汝讫。”久之，王召成问云：“汝在生作何罪业，至有尔许冤对头。然算犹未尽，当得复还。无宜更作地狱冤也。”寻有畜生数十头来噬成。王谓曰：“邓成已杀尔辈，复杀邓成，无益之事。我今放成却回，令为汝作功德，皆使汝托生人间，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杀邓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杀邓成，汝亦不离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为人身也。”诸辈多有去者，唯一驴频来蹋成，一狗啮其衣不肯去。王苦救卫，然后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过麟，麟谓成曰：“至喜莫过重生，汝今得还，深足忻庆。吾虽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当见之。”俄有一牛头卒，持火来从麟顶上然至足，麟成灰，（“灰”原作“火”，据明抄本改）遂灭，寻而复生。悲涕良久，谓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归，可传语弟，努力为造功德。令我得离此苦，然非我本物。虽为功德，终不得之。吾先将官料置得一庄子，今将此造经佛，即当得之。或恐诸弟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还，以示之。”因拢头上簪与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於财，怜其子重生，数日之内造诸功德。成既愈，遂往黄氏，为说麟所托，以玉簪还之。黄氏识簪，举家悲泣，数日乃卖庄造经也。（出《广异记》）

【译文】

邓成是豫州人，当年二十多岁，曾经患暴病死亡。差役领到地狱。先见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麟就是邓成的表丈。看见邓成又悲又喜，讯问家中所有的事情。邓成对他说：“一切都很好。”邓成因此请求他可怜。麟说：“我也想让你回去，传话给我所有的兄弟。”于是进去向王说明，一会出来说：“已经议论过了放你回去。”过了很长时间。王召见邓成问道：“你在一生中做了什么有罪的事，以至有那么多的冤家对头。然而算起来，你的寿命还没有完了，应该得以复还，不应该改作地狱的冤鬼。”立即有畜生数十头前来咬邓成。王对他们说：“邓成已经杀了你们，反过来再杀邓成，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现在放邓成回去，让他为你们作功德，都使你们托生人间。不也是好事吗？”畜生都说：“不要功德，就是想杀了邓成。”王说：“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杀了邓成你们也脱离不了畜生的身子。你们倒不如接受功德，立即可以改变人身。”这些畜生多数走开了，唯有一头驴屡次来踢邓成，一只狗咬住他的衣服不肯放开。王苦苦求救并加以保卫，才得到幸免。于是派拘捕邓成的的差役送他回去，出去见过黄麟。麟对成说：“再大的喜事也没有超过重生的。你今天能够回去。要好好地庆贺一番。我虽然作为判官，然而天天在受罪。你暂时待在这里，一会就能看个明白。”很快有一个牛头小卒，拿着火，从黄麟头顶上烧到脚，麟变成了灰，接着火灭了，立即又得以复生。悲伤哭泣很长时间。对邓成说：“吾经常受这样的罪，怎么可以忍受！你回去，可传话给我弟弟，努力为我造功德，让我能够脱离这个苦地方。然而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虽然作了功德，但终究得不到解脱。我以前用作官得到的薪俸购了一个庄园，现在用它来造经佛就可以得到解脱。恐怕那些兄弟怀疑，不相信你的话，你拿着我的玉簪回去，给他们看。”因而拔了头上的簪子给邓成。黄麟前面有一个大水坑，叫邓成闭上眼睛，把他推进坑里。于是活了。他的父母很有钱，可怜自己的儿子能够重生，数日之内就造了许多功德。邓成就全好了，于是到黄家去向他们说黄麟委托的事情，把玉簪还给他们。黄家认识簪子，全家悲痛哭泣，数日就卖掉了庄园制造佛经。

张瑶

东阳张瑶病死，数日方活。云，被所由领过一府舍，中有贵人傧从如王者。瑶至庭内，见其所杀众生尽来对。瑶曾杀一牛，以布两端，与之追福。其牛亦在中庭，角戴两布。又曾供养病僧，其僧亦来，谓所司曰：“张瑶持《金刚经》，满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写《法华经》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秤之，畜生尽起，而瑶犹在地上。所司取司命簿勘之，一紫衣引黄衫吏抱黄簿至，云：“张瑶名已掩了，合死。”视簿，有纸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顷之，亦紫衣吏人引黄衫吏持簿至。云：“张瑶掩了，合死。”又命取阁内簿检，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问瑶：“汝名两处全掩，一处掩半，六分之内，五分合死，故不合复生。（“复生”原作“处主”，据明抄本改）以功德故，放汝归阎浮地，勿复杀生。”命瑶入地狱，遍见（“见”原作“身”，据明抄本改）受罪，火坑镬汤，无不见有。僧曰：“汝勿复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将此为信。”既活，印甚分明，至今未灭。（出《广异记》）

【译文】

东阳张瑶，病死，数日后才活。他说：“被差役领着经过一个府舍，里边有一个身份高贵的人，从穿戴一看象个大王。瑶来到院子当中看见他所杀的众多生灵都来和他对质。瑶曾经杀过一头牛，用布两匹为它乞福。这头牛也在院子中，角上挂着两块布。又曾供养过有病的僧人，这个僧人也来了。对所司曰：“张瑶念诵《金刚经》已满三千遍，功德很深，已入骨中。又写《法华经》一部，福多罪少，所以不应该死。”所司叫人公平处理这件事。畜生都起来，而瑶还在地上。所司叫拿来司命簿检查。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领着穿黄衫的差役抱着黄色的册子到。说：“张瑶的名字已被盖上了，该死。”再看司命簿，有纸帖盖上了他的名字。又叫拿太山簿。很快，也是紫衣人领着黄衫差役拿簿子来到。说：“张瑶盖了，该死。”又叫拿阁内簿检查。使者说：“字前头盖上一半，不该死。”王问瑶：“你的名字两处全盖上了，一处盖上一半。六分之中，五分该死。所以不应该再生。因为你有功德的缘故，所以放你回到人间世界，不要再杀生灵。”叫张瑶进地狱，普遍看见那些受罪的人，火烧、坑埋、锅煎、汤煮等各种酷刑无一不有。僧说：“你不需要再受这样的罪。”于是就用印印在他的大腿上，说：“用这个做为记号。”活了以后，印的地方很清楚。至今未灭。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义方　齐士望　杨师操　裴则子 河南府史　周颂　卢弁

支法衡

晋沙门支法衡，得病旬日，亡经三日而苏。说死时，有人将去。见如官曹舍者数处，不肯受之。俄见有铁轮，轮上有爪，从西转来，无持引者，而转驶如风。有一吏呼罪人当轮立，轮转来轹之。翻还。如此数，人碎烂。吏呼衡道人来当轮立。衡恐怖自责，悔不精进，今当此轮乎？语毕，吏谓衡曰：“道人可去。”于是仰首，见天有孔，不觉倏尔上升，以头穿中，两手搏两边，四向顾视。见七宝官船及诸天人。衡甚踊跃，不能得上，疲而复下。所将衡去人笑曰：“见何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为舵工。衡曰：“我不能持舵。”强之。有船数百，皆随衡后。衡不晓捉舵，跄沙洲上。吏司推衡，以法应斩。引衡上岸，雷鼓将斩。忽有五色二龙，推船还浮，吏乃原之，衡大恐惧。望见西北有讲堂，上有沙门甚众。闻经呗之声，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阶，始蹑一阶，见亡师法柱，踞胡床坐。见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来？”因起临阶，以手巾打衡面曰：“莫来。”衡甚欲上，复举步登阶，柱复推令下。至三乃上。见平地有一井，深三四丈，砖无隙际，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边有人谓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虽见法柱故倚望之，谓衡：“可复道还去，狗不啮汝。”衡还水边，亦不见向来船也。衡渴，欲饮水，乃堕水中，因便得苏。于是出家，持戒菜食，尽夜精思，为至行沙门。比丘法桥，衡弟子也。（出《冥祥记》）

【译文】

晋时道人支法衡，得病十天后死了，三天后又苏醒过来。他说死时，有人带他走，看见很多处象官府一样的房舍，都不肯接纳他。不久看见一个铁轮子，上边有很多爪，从西面朝他滚来，没有人推它，轮子转动如风。有一官吏喊罪犯立在轮前，轮子轧过来又轧过去，如此数次，那人已被压碎。那个官吏又招呼支法衡立在轮前。支法衡又恐惧又自责，后悔自己习经不深，才遭此厄运。说完，官吏对他说：“你可以走了。”于是支法衡抬头，看见天上有一个洞。恍惚中不觉身体上升，用脑袋穿过洞，用两手把住洞的两边，向四周看，看见了七宝官船和许多仙人。支法衡使很大劲也没上去，最后疲劳地下来。带支法衡离开的人笑着对他说：“看见什么了，为什么不上去？”接着就把他送到船官那里。船官就让他驾船，支法衡说：“我不会掌舵。”船官就强迫他，有数百条船都跟在支法衡的身后，由于他不会使船，就搁浅在沙滩上。吏司就推着他准备斩首。等把他带上岸边，正擂鼓准备斩首时，忽然有两条五彩的龙，把船推浮到水上。吏司就放了支法衡，他非常恐惧。看见西北方有个讲堂，上有很多僧人。远远传来念经之声，他就赶紧走上前。讲堂有十二级台阶，刚走到第一阶，就看见死去的师傅法柱正倚在床边坐着，见了支法衡说：“弟子为什么来这里？”趁势走下台阶，用手巾打支法衡的脸说：“不要来。”支法衡很想走上去，就又抬步登阶，法柱又推他下来，这样反复三次才上去。看见地上有一口井，井深三四丈，井里的砖一点缝隙没有。他心想，这个井是自然的，井边有个人对他说：“不是自然的，怎能成为井？”只见法柱还倚在床边望着他，对他说：“你可以原道返回，狗不会咬你。”支法衡就又回到水边，再也看不见原来的船了。他渴了想饮水，却掉在水里，因此才醒过来。从此他便出家修炼，吃斋念佛，昼夜深思，成为德行极高的僧人。比丘僧法桥是他的弟子。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来正道，莫逾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为胜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殡殓，数日得苏。说初死时，见十许人，缚录将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缚也。”乃解其缚，散驱而去。道路修平，而两边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驱诸罪人，驰走其中，身随著刺，号呻聒耳。见道惠行在平路，皆叹羡曰：“佛弟子行路，复胜人也。”道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惠因自忆先身奉佛，已经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恶人，未达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径进厅事。见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见道惠惊曰：“君不应来。”有一人著单衣帻，持簿书，对曰：“此人伐社杀人，罪应来此。”向逢比丘，亦随道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杀人虽重，报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罚所录人。”命道惠就坐，谢曰：“小鬼谬滥，枉相录来，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将遣道惠还，乃使暂兼覆校将军，历观地狱。道惠欣然辞出，导从而行。行至诸城，皆是地狱，人众巨亿，悉受罪报。见有猘狗，啮人百节，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鸟，其嘴如锋，飞来甚速，入人口中，表里贯洞。其人宛转呼叫，筋骨碎落。观历既遍，乃遣道惠还。复见向所逢比丘，与道惠一铜物，形如小铃。曰：“君还至家，可弃此门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当有厄。诫慎过此，寿延九十。”时道惠家于京师大桁南，自还，达皂荚桥，见亲表三人，驻车共语，悼道惠之亡。至门，见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见也。道惠将入门，置向铜物门外树上，光明舒散，流飞属天，良久还小，奄尔而灭。至户，闻尸臭，惆怅恶之。时宾亲奔吊，哭道惠者多。不得徘徊，因进入尸，忽然而苏。说所逢车人及市婢，咸皆符同。道惠后为廷尉，预西堂听诵，未及就列，欻然顿闷，不识人。半日乃愈。计其时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顷之。迁为广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出《广异记》）

【译文】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世代信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经常说：“自古正道，没有超过老庄的。为什么要迷信胡人之言，把佛教视为胜数？吴国孙权太元十五年，病死。心口尚暖，家人就没有入殓。过了几天就苏醒过来了。他说刚死时，看见十多个人，捆绑着将他拉走。正好碰见一个和尚，和尚说：“这个人前世积德，不能捆绑他。”于是给他松绑，赶他走去。道路很平，道两边荆棘茂密，不能容足。驱赶着罪人在荆棘里边走，荆棘划破了他们周身，号哭的、呻吟的声音混成一片。他们看见道惠走在平路上，都感叹而羡慕地说：“佛家弟子走路，胜过一般人呀。”道惠说：“我不信佛。”有人说：“你忘了。”道惠就回想起前世曾信佛，已经五生五死。正由于忘记并失去了本来的志向，所以今生在世从小就遇到了恶人，分不清邪与正，却被邪道所诱惑。走着，来到一座大城，道惠径直走到一大厅里。看见一个人，约四五十岁，面朝南坐着。看见道惠惊讶地说：“你不应该来。”有一个人穿着单衣服戴着头巾，拿着名册，进来说：“这个人毁坏祭神的场所还杀人，由于他的罪恶应该来这。”原来遇到的和尚，也随道惠进来了。极力为道惠申辨理由，说：“毁坏祭神社下是他的罪过，这个人积福很多，虽杀人多，但报应的时候还没到。”面朝南坐着的人说：“应该惩罚逮捕他的人。”让道惠坐下，并赔礼说：“小鬼错抓了你，但也是因为你忘失信念，不知信奉佛法的缘故。”准备送道惠回去。先让他暂时兼任复校将军，看看地狱。道惠欣然接受并告辞出去。在向导的引导下，来到诸城，都是地狱。很多罪人正在遭受报应。看见疯狗，正在把人撕成碎块，骨肉散落，血流满地。又看见群鸟，尖嘴锋利，快速飞来，钻进罪人的嘴里，从里往外啄洞，那个罪人痛的惨叫，筋骨粉碎。看遍了各地狱，就送道惠回去。又看见一开始碰见的那个和尚。和尚赠给道惠一个铜物，形状像小铃，和尚说：“你回家时，可把它丢在门外，不要带进屋内。某年某月，你若有灾难，要谨慎对待，可以活到九十岁。”当时道惠家住在京城大桁南，于是自己回家。走到皂荚桥，看见三个亲人，正停车商量悼念自己的事情。到了家门，看见女婢们正在大街上哭。别人和婢女好像没有看见他。道惠进门前，就把铜物放在门外的树上，于是，一片光明，霞光满天，很长时间后逐渐变小了，不久即消失。进屋后，闻到尸体的臭味，失望而厌恶。当时亲人朋友正吊丧，哭道惠的人很多，难以进去，徘徊后终进尸体中，忽然苏醒过来。说起刚才遇见的事与人及在街上哭的女婢的情形，大家都说是这样的。后来道惠作了廷尉。一次，准备在西堂审案，没坐下就觉心闷，也认不清人，半天才好，仔细考虑计算这个时间，正是和尚告戒的那个日期。不久，又升任为广州刺史，元嘉六年死，终年八十九岁。

僧善道

僧善道者，在新野时，见有一人来寺中会，叉手恭敬，精进过常。善道问：“贤者何乃用心如此？”其人曰：“我曾死三日。见有十余间瓦屋，下有数吏。有一轮，如作瓮均，径广二丈余。有铁叉，又著均上，均转如风。求死不得，一宿二日，眼眩心闷。有赤帻吏来，捉数枚简及一笔，问此是何人，均边人曰：‘佛弟子，时不精进，但持生礼行就人，无有慈心。’吏问曰：‘此人罪略当毕，遣归。’于是得去，乃活。弟子未更此一死，实喜以生礼行就人。嫁女取妇家，恒五升面二双鸡，礼士大夫。今日叉手呼佛，手适相离，已后恐堕均上。”（出《神鬼传》）

【译文】

善道和尚在新野时，看见一个人来到寺庙朝拜。双手交叉，恭恭敬敬。虔诚的样子超过平常人。善道就问他：“贤者为什么这样用心？”那人说：“我已死去三天，看见有十多间瓦房，房中有好多官吏，有个大轮子，像作瓮的转轮，直径有二丈多，有铁叉安在轮上，轮转如风，求死不得，这样一夜二天，我眼眩心闷。来了一个戴红头巾的人，拿着几张纸和一支笔，问这个人是谁？轮子旁一个人回答说：‘他是佛家弟子，修行不深，只不过对人有礼貌罢了，没有善心。’官吏说：“这个人罪不大，放他回去吧。”于是得以离开并复活。我没有死，实在是因为我平生以礼待上，嫁女儿娶儿媳都是五升面两只鸡，尊敬读书知礼的人。今日两手相叉，这样专心侍佛，是害怕再坠到轮子上。

李旦

宋李旦，字世则，广陵人也，以孝谨质素，著称乡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不（“不”原作“下”，据明抄本改）冷，七日而苏。唅以饮粥，宿昔复常。云，有一人，将信幡来至床头。称府君教唤，旦便随去。直向北行，道甚平净。既至，城阙高丽，似今宫阙。遣传教慰劳，呼旦可前。至大厅上，见有三十人，单衣青帻，列坐森然。一人东坐，被袍隐几，左右侍卫，可有百余。视旦而语坐人云：“当示以诸狱，令世知也。”旦闻言已，举头四视，都失向处，乃是地狱中。见群罪人，受诸苦报，呻吟号呼，不可忍视。寻有传教称：“府君放君还去，当更相迎。”因此而还。”至六年正月复死，七日又活。述所见事，较略如先。或有罪人寄语报家，道生时犯罪，使为作福。稍说姓字亲识乡伍，旦依言寻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当行疾疠，杀诸恶人。佛家弟子，作八关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洒，即欲弃录本法，道民谏制，故遂两事，而常劝化作八关斋。（出《冥报记》）

【译文】

南朝宋代李旦，字世则，广陵人。因为孝顺老人，行为谨慎而闻名乡里。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得暴病而死。心口尚有余温，七天后又苏醒过来。早晨能喝粥，过了一夜第二天恢复正常。他说：看见一个人，拿着信幡来到床前，说府君叫他去，他就随着走了。一直向北走，道路很干净。到了一座城，城楼很高又很堂皇，很象现在的宫殿，府君派人慰劳，并叫李旦上前边来。到大厅上，看见有三十人，都是穿单衣戴青头巾，排列坐着非常威严。其中有一人面朝东而坐，披着袍坐在茶几的后面。左右侍卫足有百余人。那个人看着李旦对在坐的人说：“应该让他看看这些地狱，让世人也了解这里。”李旦听到话已讲完，抬头四顾，原来的一切都消失了，竟然是在地狱中。看见一群罪人，正在痛苦地受到各种报应。呻吟呼喊，不忍目睹。一会儿，有人传话，说：“府君放你回去，以后再叫你来。”因此才得以活过来了。到了元嘉六年正月又死了，七天后又活。叙说死时所见到的事与前一次大致相同。有的罪人让他传话给自己家里人。说，自己活着时犯了罪，让家人为他修福。那些罪人简单地说了自己的姓氏住址，李旦按他们说的都找到了。李旦又说甲申年有流行病，是为了除掉一些恶人。佛家弟子，作八关斋，修心作善事积德，可以免除这场灾难。李旦本是道教祭酒，于是想放弃本法，信道教的人劝阻他，所以通达了两种教。常常劝别人遵守八关斋。

梁甲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所爱奴马，使用日久，称人意。吾死，可以为殉。不然，吾（“吾”原作“无”，据明抄本改）所弃也。”及死，家人囊盛土，压奴杀之，马犹未杀。奴死四日而苏，说云，初不觉去，忽至官府，留止在门。经宿，见亡主被锁，兵卫引入。见奴谓曰：“我谓死人得使奴婢，故遗言唤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关。今当白官放汝。”言毕而入。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昨日压脂多少乎？”对曰：“得八斗。”官曰：“更将去，压取一斛六斗。”主则被牵出，竟不得言。明旦又来，有喜色。谓奴曰：“今当为汝白也。”又入。官问得脂乎，对曰：“不得。”官问何以，吏曰：“此人死三日，家人为请僧设会，每闻经呗声，铁梁辄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将去。”吏白官：“请放奴。”官即令放。与主俱出门，主遣传语妻子曰：“赖汝追福，获免大苦。然犹未脱，更能造经像以相救，冀因得免。自今无设祭，既不得食，而益无罪。”言毕而别，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设会，于是倾家追福，合门练行。（出《法苑珠林》）

【译文】

北齐时，有个做官的人姓梁，非常富有。快死的时候，对他的妻子说：“我平生喜爱的奴仆和马，经常使用，他们很称我意。我死后就让他们殉葬。不然，我会很遗憾的。”等到梁甲死时，家人就用袋子装上土把奴仆压死，马没有杀死。奴仆死后四天就苏醒过来，说：“开始时不知不觉就去了，忽然来到一座官府，被留在门外住了一宿，看见已故去的主人被锁着，后来差役引他进府，梁甲见了对奴仆说：“我以为死人也可使用奴仆，才留下遗言叫你来。现在各自受苦，不分主人奴隶。我去请求官吏放你回去。”说完就进去了。我从屏风外窥视，着看见官吏正问守卫人员说：“昨天去压取了多少油水？”守卫人员说：“得了八斗。”官吏说：“再去一次，压取他十六斗。”这时梁甲被领出来，没有机会说话。第二天梁甲又来了，面带喜色，对奴仆说：“今天可以为你求情了。”进入屋内，官吏问有收获吗？回答说：“没有。”官问为什么，差吏说：“这个人已死三天了，家人为他请和尚设道场，每当听到念经的声音，铁梁立即折断了，所以没有收获。”官说：“你去吧。”守卫的人请求放了那个奴仆。官吏就答应马上放奴仆，于是奴仆与主人梁甲一同出门。梁甲让奴仆传话给他的妻子说，多亏她设道场为我追福，才免除了更大的痛苦，但仍然没有解脱，还要造一个佛像我才能得救，希望因此而免除灾难。从这以后不要用东西祭祀，我越是不吃东西，就越无罪。”说完就分开了。奴仆复生后，全家为他追福，全念佛修行了。

任义方

唐括州刺史乐安任义方，武德年中，死经数日而苏。自云，被引见阎罗王。王令人引示地狱之处，所说与佛经不殊。又云，地下昼日昏暗，如雾中行。时其家以义方心上少有温气，遂即请僧行道，义方乃于地下闻其赞呗之声。王检其案，谓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错追？”遂放令归。义方出，度三关。关吏皆睡。送人云，但寻呗声，当即到舍。见一坑当道，意欲跳过，遂落坑中，应时即起。论说地狱，画地成图。其说得奉禄，皆造经像，曾写《金刚般若》千余部。义方自说。（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括州刺史乐安任义方，唐高祖武德年间，死后数日又复活了。自己说，他被引去见阎王，阎王命令差役把他带入地狱。他所说的地狱与佛经里说的没有不同。又说，地下白天黑夜都很昏暗，就象在雾中行走一样。家人因为他死后心口处还温暖，就去请和尚替他行道。义方在地下听到了和尚为他念经的声音。阎王核验了生死簿，对差吏说：“他不应该现在死，为什么错抓了他？”于是就让放他回去。义方离开地府时连过了三道关，守卫关口的差吏都睡着了，送他的人说：“只要你按照念经的声音一路寻去，就一定能到家。任义方在路上看见一个坑，想跳过去，却掉在坑中，马上就活过来了。之后，诉说起地狱的情形，并在地上画图解说。从此以后他所得到的奉禄都用来建造佛像。并写了《金刚般若经》千余部。这是义方自己说的。

齐士望

魏州武强人齐士望，贞观二十一年，死经七日而苏。自云，初死之后，被引见王，即付曹司，别遣勘当。经四五日，勘簿云：“与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语士望曰：“汝生平好烧鸡子，宜受罪而归。”即命人送其出门。去曹司一二里，即见一城门，城中有鼓吹之声，士望忻然趋走而入之。入后，城门已闭，其中更无屋宇，遍地皆是热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计，烧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顾，城门并开，及走向门，其扉即掩。凡经一日，有人命门者曰：“开门，放昨日罪人出。”即命人送归。使者辞以路遥，迁延不送之。始求以钱绢，士望许诺。遂经历川涂，践履荆棘。行至一处，有如环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惧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内，不觉渐苏。寻乃造纸钱等待焉，使者依期还到，士望妻亦同见之。（出《法苑珠林》）

【译文】

魏州武强人齐士望，于唐贞观二十一年，死后七天又复生。他自己说：刚死之后，被领去见阎王，阎王又把他交给曹司，让曹司查验他是否应该死。过了四五天，曹司查看名册说：“他与该死的人同姓名，他不该现在死。判官对士望说：你生平喜欢烧鸡，应当受罪后再回去。”马上派人把士望送出门，去到离曹司一二里的地方。看见一座城门，城中有鼓乐吹奏之声，士望就很欣然地走进去。之后，城门就关上了。城中没有屋子，遍地都满是热灰。士望惊恐不知所措，热灰烧灼他的脚，非常痛苦。士望环顾四周，城门都开了，等走到门口，门又马上关闭。这样过了一天，有人命令看门的人说：“把门打开，放昨日的罪人出来。”于是就派人送他回来。但差役推说路太遥远，不送他，并向士望索求钱物，士望答应了他。之后，他们跋山涉水，披荆踏棘。走到一个地方，好像四周都是围墙，其中还有一坑，又深又黑。士望很害怕，使者推他，就掉进坑内，不觉中苏醒过来。之后，就找纸造钱，等待使者来取，使者如期来到，士望的妻子也同时见到了使者。

杨师操

雍州醴泉县人杨师操，贞观中，任蓝田县尉。尉后以身老还家，躬耕为业。然立性毒恶，喜见人过。每乡人有事，无问大小，即录告官。县令装瞿昙，用为烦碎，初不与理。师操或上表闻天，人皆不喜。每谓人曰：“吾性虽急暴，从武德已来，四度受戒，日诵经论。然有人侵己，则不能忍。”到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见著青衣人，骑白马从东来，云，东阳大监追汝，须臾不见。师操身忽倒。已到东阳都录处。于时府君大衙未散，师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床席。见囚人，或著枷锁，露头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数。师操向东行，到一处，有孔极小，唯见小星流出，臭烟蓬勃。有两人手把铁棒，修理门首。师操问：“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狱，拟著持戒不全人。闻有杨师操，一生喜论人过，逢人诈言惭愧，有片言侵凌，实不能忍。欲遣入此，故修理之。今日是四月八日，其家为师操身死，布施斋供，曹司平章欲放归，未得进止。我在此待。”师操便叩头礼谢云：“杨师操者，弟子身是。愿作方便。”答云：“尔但志礼十万佛，勤（“勤”原作“动”，据明抄本改）心忏悔，改却毒心，即往生乐（“乐”原作“地”，据明抄本改）处。”师操依语声发愿，遂蒙放还，经三日却活。操具述于慧靖禅师，改过忏悔。今见年七十五，每一食长斋，六时礼念。后梦前追使者云：“尔既止恶，更不来追。但勤诚修善而已。”（出《冥祥记》）

【译文】

雍州醴泉县人杨师操，唐贞观年间，任蓝田县尉。后来告老还乡，以躬耕为生。然而他生性恶毒，喜欢抓人的过错，每当乡里人有事情，不论大小都记下来去报告官府。县令裴瞿昙，因为都是小事，起初不予受理。师操就上书皇帝，人们都不喜欢他。师操常对人说：“我虽性情急暴，但从唐高祖武德以来，四次受戒，日日诵经。如果有谁侵犯我，我就不能忍受。”到了高宗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他看见一个穿青衣的人，骑白马从东边来，说：“东阳大监追捕你。”片刻就不见了。师操忽然倒地而亡，这样他就到了东阳都录处。当时府君大衙还没散，师操私下来到曹司，看见有几案床席。还有囚犯，有的戴着枷锁，有的没扎头巾和腰带，有坐着的，也有行走的，犯人很多，不可胜数。师操向东走，到了一个地方，有一小孔，有火星流出，臭烟熏天。有两个人手拿着铁棒，正在修理门框。师操问：“这是什么曹司？”回答说：“是猛火地狱。准备惩罚那些吃斋念佛而行为不正的人。听说有个叫杨师操的人，一生喜欢评论别人的过错，为人狡诈，有一句话触犯，他就不能忍让。打算把他关到这里，所以才修理这门。今天是四月八日，他的家人因为师操已死，正为他而布施斋供食品。曹司平章想放他回去，还没有最后判定，我们在这等待他。”师操听后就叩头谢罪说：“我就是杨师操，希望你们行个方便。”答说：“你只要诚心念佛修练，常专心忏悔，改掉毒心，就会一生快乐。”师操依言发誓，于是就得以放还，三天后就复活了。师操把这些经过就都对慧靖禅师说了，从此改过忏悔。现在已经七十五岁了，天天吃斋念佛。后来，有一次梦见以前追捕他的使者对他说：“你已经不再作恶事，就不再来追你了，只要你勤心修行就可以了。”

裴则子

唐曹州离狐人裴则男，贞观末，年二十，死经三日而苏。自云，初死，被一人将至王所，王遣将牛耕地。诉云：“兄弟幼小，无人扶侍二亲。”王即愍之，乃遣使将向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数千人头皆被斩，布列地上，此头并口云大饥。当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时有未死，见在镬汤前燃火。观望讫（“讫”原作“乞”，据明抄本改），还至王前，见同村人张成，亦未死。有一人诉成云：“毁破某屋。”王遣使检之，报云：“是实。”成曰：“犁地，不觉犁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虽非故心，终为不谨。”且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顷，王曰：“汝更无事，放汝早还。”乃使人送去，遣北出逾墙，及登墙，望见己（“己”原作“王”，据明抄本改）舍，遂闻哭声，乃跳下墙，忽觉起坐。既苏之后，具为乡曲言之。邑人视张成，腰上有杖迹，迹极青黑。问其毁墓，答云，不虚。老母寻病，未几而死。（出《冥报拾遗》）

【译文】

唐朝，曹州离狐人裴则的儿子，唐太宗贞观末年，二十岁，死后三天又复活了。他自己说：刚死时，被一人带到阎王住所。阎王派他驾牛耕地，他说：“兄弟幼小，没人服侍父母。”阎王怜悯他，就派人带他向南走。过了第三道门，进去后看见一大锅热汤及刀山剑树。数千人的头被斩掉，堆在地上。这些头上的嘴都说非常饥饿。同村的一个老妇人，年约七十，当时还没死，在锅前烧火。看完这些后，又回到阎王跟前。看见同村人张成，也未死。有一人告张成说：“张毁坏了我的房屋。”王派人查验这件事，回报说：“是事实，张成说：“我犁地时，不觉犁破他的屋子，不是故意的。”阎王说：“你虽不是故意的，但还是不谨慎。”于是命令人打张成的腰七下。过了一会，阎王说：“你已经没事了，放你早点回去。”就派人送他走。向北越过一道墙，在墙头上看见了自己的家，并且听到哭声，就跳下墙恍惚中醒了过来。活了之后，和乡里人详细说了这中间的经过，乡里人看张成的腰，果然有被打的伤痕，痕迹青黑明显。问他毁墓的事，他说：不假。之后，老妇人便得病，不久便死了。

河南府史

洛阳郭大娘者，居毓财里，以当垆为业，天宝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经一年，暴卒，数日复活。自说，初被追见王，王云：“此人虽好酒，且无狂乱，亦不孤负他人，算又未尽，宜放之去。”处分讫，令所追人引入地狱，示以罪报。初至粪池狱，从广数顷，悉是人粪。见其妻粪池中受秽恶，出没数四。某悲涕良久。忽见一人头，从空中落，堕池侧，流血滂沱。某问此是何人头也，使者云，是秦将白起头。某曰：“白起死来已千余载，那得复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诈坑长平卒四十万众，天帝罚之，每三十年一斩其头。迨一劫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煻煨火。有数千人，奔走其间。遥望城间驰欲出，至辄已闭。盘回其间，苦痛备急。事了别王，王言汝好饮酒，亦是罪。终须与一疾，不然，无诫将来。令左右以竹杖染水，点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点处，成一钉疮，痛不可忍。却后七年方死。（出《广异记》）

【译文】

郭大娘住在洛阳毓财里，以开酒店为生。唐玄宗天宝年初病故。他的丈夫姓王，是河南府史。一年后，他丈夫也暴死，几天后又复活。他自己说：刚死时被捕去见阎王，阎王说：“这个人虽是好渴酒，但并不狂乱，也不愧对他人，算起来他的命数未尽，应该放他回去。”阎王处理完毕，就命追捕他的人把他带进地狱，让他看看犯罪的报应。首先带他到粪池地狱，有数顷地那么大都是人粪。看见他的妻子受污秽罪，在粪池中沉浮多次，他悲痛地哭了很久。忽然，一个人头，从空中坠落粪池旁边，血流如注。他问这是什么人的头？使者说：“这是秦朝大将白起的头。”他又说：“白起已死了一千多年，怎么能重新遇害？”使者答：“白起用欺诈手段坑害长平兵卒四十多万人，天帝惩罚他每三十年斩一次头，直到一万年为止。”使者又带他到一座城中，遍地都是炭火灰，有数千人奔走在里面。远远地看见城门想快快跑出去，等跑到门口，城门就关闭了。他们似徘徊在火中，痛苦倍急。看完地狱，告别阎王，阎王说你好饮酒也有罪，终究应该给他点疾病。否则无以告诫后人。于是命左右差役用竹杖染水，点在他的脚上，并趁机推到坑中。这样就复活了。脚上被点的地方，从此长了一个疔疮，痛不可忍。之后七年才死。

周颂

周颂者，天宝中，进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为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将颂见（原本“见”下有“外”字，据明抄本删）王。门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问颂何以至此地狱耶？”初颂虽死，意犹未悟。闻道地狱，心甚凄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异城，奈何而死。求见修理。”乘言当相为白。君第留此。入门，闻呵叱云，判官见王，久之乃出。谓颂曰：“已论遣，君宜暂见王，无苦也。”有顷，使者引颂入见王，王形貌甚伟。头有两角。问颂曰：“公作官，不横取人财否？”颂云：“身是平时进士出身，官至慈溪县令，皆是累历，未常非理受财。”王令检簿，检讫，云：“甚善甚善，既无勾当，即宜还家。衣裳得无隳坏耶。”颂意谓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适尔辞家，衣裳故当未损。”再拜辞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释，理可早去。”颂云：“道路茫昧，何尔归去？”乘令追人送颂。行数里，其人大骂云：“何物等流，使我来去迎送如是。独不解一言相识，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贯，当送汝还。”颂云：“纸钱五千贯，理易办。”因便许之。使者乃行十余里，至一石井，坐其侧，复求去。人言入井即活，更何所之。遂推颂落井而活。（出《广异记》明抄本作出《异闻录》）

【译文】

周颂，唐天宝年间，考取进士。永泰年间，被授予慈溪县令。在任期间，一天夜里暴死。因为地府有司追捕，到一座城，这个差役将周颂带去见阎王。在门外忽然遇到了吉州刺史梁乘。梁乘问周颂为什么来到地狱，当初周颂虽死，但还没悟到自己已死。听说这是地狱，心很凄楚悲伤。因此，流着泪对梁乘说：“母亲岁数大了，孩子还小，又漂泊在他乡，为什么让我死呢？请你求见阎王述说其理。”梁乘说应当为你说情，你先留在门外。梁乘进门听到呵叱声。判官见了阎王，很久才出来。对周颂说：“已决定让你回去，你先见见阎王，没有什么痛苦。”过了一会，使者带颂进去见阎王。阎王形貌魁伟，头上有两角。问周颂说：“你作官时，不强取百姓的钱财吗？”颂说：“我是进士出身，官至慈溪县令，都是正常升迁，从来也没有收过不义之财。”王令查看簿子，查看之后说：“很好，很好，既然没有做坏事，就马上放他回家吧。衣裳没有损坏吧？”周颂以为衣裳就是形骸，便回答说：“刚刚离开家，衣裳没有损坏。”再拜告辞。梁乘很高兴地说：“阎王已放你，应该早些回去。”周颂说：“道路遥远迷茫，怎么回去呢？”梁乘就派追捕他的人送他回去。”走了几里路，差役大骂说：“你是什么东西，让我来去送迎这么辛苦。素不相识又没什么恩情，如果你给我五千贯，我就送你回去。”周颂说：“纸钱五千贯，得容易办到。”于是就答应了这个要求。使者又带他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一口石井边，坐在井旁，周颂还想再走，那人说入井就活了，你还要去哪里，便把周颂推入井中，他便复活了。

卢弁

卢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东都就省，夜宿第二谷。梦中见二黄衣吏来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后，欲过判官。属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领住一舍下，其屋上有盖，下无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边有妇女数百，磨恒自转。牛头卒十余，以大箕抄妇人，置磨孔中，随磨而出，骨肉粉碎。痛苦之声，所不忍闻。弁于众中，见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见悲喜，各问其来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于此。”弁曰：“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刚经》，试为我诵，或当减罪。”弁因持经，磨遂不转，受罪者小息。牛头卒持叉来弁所，怒曰：“何物郎君，来此诵经，度人作事。”弁对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与俱去。”弁遂将伯母奔走出城，各归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还报，会弁已苏。后数日，至湖城，入门，遇伯设斋。家人见弁，惊喜还报。伯母迎执其手曰：“不遇汝，当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出《广异记》）

【译文】

卢弁的伯父任湖城县令，卢弁从东都前去省亲。晚上住在第二谷。梦中看见二个穿黄衣的差吏来追捕他，把他带到一个地方，有城墙。入城之后，想见判官。正好有使臣到，判官出迎。差役领卢在一座房子里住下。房子上有盖，但没有梁，柱子下有十个大磨。磨边有妇女数百人，磨一直自己转动，有十多个牛头卒。用簸箕撮妇人倒入磨眼中，顿时随磨的转动而流出来粉碎的骨肉。痛苦之声，惨不忍闻。弁在众人群中看见他的伯母，就是湖城县令的妻子，两人相见悲喜交加，互问来这里的原因。弁说：“在这里受罪是因为什么？”伯母说：“是因为妒嫉，才到这地步。”弁说：“这怎么办呢？伯母说：’你素来坚持念《金刚经》，试着为我念《金刚经》，或许可以给我减罪。”弁就开始念经，磨便不转了，受罪的妇女暂时可以稍停受苦。牛头卒拿着叉来到卢弁跟前，愤怒地说：“你是什么人，来这念经？替别人作事解除痛苦。”卢弁说：“我伯母在这里。”牛头卒说：“如果痛惜你的伯母，就带她一起走。”卢弁就带着伯母奔跑出城，各自回家，得以复活。当初卢弁与小奴同走，卢弁已死了半天，小奴正准备回去报告，恰好卢弁已苏醒。几天后，到了湖城，正赶上伯父设斋。家人看见卢弁，惊喜的回报，伯母迎出来拉着卢弁的手说：“不遇见你，我就得进入磨孔中。今日得以重生，都是你出的力呀。”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卢贞　琅邪人　胡勒　颜畿　余杭广　曲阿人　贺瑀　食牛人　丘友 庾申　李除

张导　石长和　古元之

索卢贞

北府索卢贞者，本中郎荀羡之吏也，以晋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经一宿而苏。云，见羡之子粹，惊喜曰：“君算未尽。然官须得三将，故不得便尔相放。君若知有干捷如君者，当以相代。”卢贞即举龚颖。粹曰：“颖堪事否？”卢贞曰：“颖不复下己。”粹初令卢贞疏其名，缘书非鬼用，粹乃索笔，自书之，卢贞遂得出。忽见一曾邻居者，死已七八年矣，为太山门主。谓卢贞曰：“索都督独得归耶？”因嘱卢贞曰：“卿归，为谢我妇。我未死时，埋万五千钱于宅中大床下。我乃本欲与女市钏，不意奄终，不得言于妻女也。”卢贞许之。及苏，遂使人报其妻。已卖宅移居武进矣。因往语之，仍告买宅主，令掘之。果得钱如其数焉。即遣其妻与女市钏。寻而龚颖亦亡，时辈共奇其事。（出《幽明录》）

【译文】

北府有位叫索卢贞的人，原是中郎将荀羡手下的官员，晋太元五年六月里病故了，但过了一夜突然又复活。说他在阴间看见了荀羡已死去的儿子荀粹。荀粹看见卢贞后又惊又喜地说，“你的阳寿还没到期，可是莫府需要选拔三名将军，所以我不敢私自行方便放掉你。不过你如果能推荐一个像你一样有才干的人，我就可以让他替换你，放你还阳。”卢贞就举荐了龚颖。荀粹问：“龚颖这人的才干怎么样？”卢贞说，“他一点也不比我差。”荀就让卢贞把龚颖的名字写下来，卢贞写了以后，荀羡一看他写的不是阴间通用的字，就要了笔亲自写下龚颖的名字，然后就放卢贞还阳了。卢贞刚走出冥府，忽然遇见一位已死了七八年的邻居，现在是冥府太山门的门官。这邻居对卢贞说，“索都督竟然独自被放回阳世了吗？”接着就拜托索卢贞说，“您还阳以后，请替我向我的妻子陪个罪，我生前曾偷偷在屋里的大床下埋了一万五千钱，想用这钱给女儿买副手镯子。没想到我突然死了，没来得及告诉妻子和女儿。”卢贞就答应了。卢贞还阳以后，就派人去告诉邻居的妻子，然而她已将原住的房子卖掉搬到武进去了。卢贞就亲自找到买房子的主人，把这事告诉他，并让他按说的地点挖掘，果然挖掘出了一万五千钱，于是就把钱给了邻居的妻子，给她女儿买了手镯。不久，索卢贞向冥府推荐的那龚颖就死了。当时的人听说这件事后，都觉得十分奇怪。

琅邪人

琅邪人，姓王，忘名，居钱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三孤儿。王复以其年四月暴死。时有二十余人，皆乌衣，见录云。到朱门白壁，状如宫殿。吏朱衣素带，玄冠介情。或所被著，悉珠玉相连接，非世中仪服。复将前，见一人长大，所著衣状如云气。王向叩头，自说妇已亡，余孤儿尚小，无相奈何。便流涕。此人为之动容。云：“汝命自应来，为汝孤儿，特与三年之期。”王诉云：“三年不足活儿。”左右一人语云：“俗尸何痴，此间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活三十年。（出《幽明录》）

【译文】

有个姓王的琅邪人，住在钱塘，忘了他名字是什么。王某的妻子朱氏在晋代太元九年病故，留下三个孤儿。这年的四月，王某又突然死亡。王某死后看见二十多个穿黑衣的人拿着生死簿把他带到阴间一个白墙红门的宫殿里，宫殿里的官员们穿着红衣，系着白腰带，戴着黑帽扎着头巾，有的还穿着用珠玉连缀而成的袍服，都不像人世间的服饰。王某被官员们领到殿前，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的衣服好像是云雾似的，王某就向他磕头，并诉说妻子已经先死了，留下年幼的孩子，实在是太悲惨了，说着就痛哭起来。那位穿云衣的神被打动了，对王某说：“你的死是命中注定的，但念你的孤儿太可怜，我特别再多给你三年的阳寿吧。”王某仍然哭诉说：“三年的时间太短，我的孩子们仍然不能成人啊！”这时那位神旁边有个人说，“你这个死鬼怎么这样痴？阴间的三年，就是阳世的三十年！”接着就把王某放回人间，王某果然又活了三十年。

胡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苏。云，为人所录，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将至天门外。有三人从门出曰：“此人未应到，何故来？且倮身无衣，不堪驱使。”所录勒者云：“下土所送，已摄来到。当受之。”勒邻人张千载，死已经年，见在门上为亭长。勒告诉之，千载入内，出语勒：“已语遣汝，便可去。”于是见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还。见有诸府舍门，或向东，或向南，皆白壁赤柱，禁卫严峻。始到门时，遥见千载叔文怀在曹舍料理文书。文怀素强，闻勒此言，甚不信之。后百余日，果亡。勒今为县吏。自说病时，悉脱衣在被中。及魂爽去，实倮身也。（出《广异记》）

【译文】

湖熟有个叫胡勒的人，隆安三年的冬天死去，过了三天又复活了。他说被鬼抓去以后，用红泥堵住了鼻子并盖上了印记。胡勒被带到天门外时，见门里走出来三个人说，“这个人还不该来，怎么把他给抓来了？而且还光着身子连件衣服都没穿，能让他干点什么呢？”抓胡勒的鬼说，“他是下面的土地神送来的，既然已经抓来了，就留下他。”这时胡勒看见已经死了一年的邻居张千载也在这里，而且现在是天门上的亭长，就向他苦苦哀诉。张千载听后进了天门，不一会儿出来对胡勒说，“我已经替你求了情，现在答应放你回去，你可以去了。”于是鬼卒用棍子挑开封在胡勒鼻子上的红泥印，胡勒就恍恍忽忽地往回走。临走时看见天门附近有不少府宅，有的门朝东，有的门朝南，都是白墙红柱，警卫森严。他快到家门时，远远看见邻居张千载的叔叔张文怀在宅中的官房里整理文书，心想莫非张文怀也死了？胡勒还阳后，就对张文怀说了在阴曹看见他的事。张文怀为人向来很倔犟，听胡勒说后根本不信。然而过了一百多天，张文怀果然死了。胡勒现在是县衙的官员，据他自己说，他生病时脱光了衣服躺在被子里，所以鬼卒抓他到阴间去时，他才光着身子。

颜畿

晋咸宁中，琅邪颜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瑳。死于瑳家。家人迎丧，旐每绕树不可解。乃托梦曰：“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我。”乃开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伤。渐有气，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饮食稍多，能开目，不能言语。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不复得操事。其弟弘都，绝弃人事，躬自侍养。以后便衰劣。卒复还死也。（出《搜神记》）

【译文】

晋代咸宁年间，琅琊有个姓颜名畿字世都的人，生病后请医生张瑳治疗，后来死在了张瑳家中。颜家的人到张瑳家迎丧时，招魂幡常常缠在树上解不开。接着颜畿就给家人托梦说：“我寿数未到，本来不该死，由于吃药太多伤了五脏。我会复活的，千万别把我埋葬。”家人就打开棺木，见颜畿尸体像活着时一样，而且气色也有些像活人，棺板上有被他手抠坏的手印。后来颜畿就渐渐能喘气了，家人赶块用丝绵沾了水润他的嘴，颜畿也能把水咽下去。后来就能睁眼了，吃东西也多一点了，只是不能说话。就这样过了十多年，家里人疲于供养护理，不能再做别的事。这时他的弟弟弘都毅然辞去了公私事务，亲自来侍护他。然而颜畿却一天比一天衰弱，终于又死去。

余杭广

晋升平末，故章县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广求为妇，不许。公后病死，女上县买棺，行半道，逢广。女具（明抄本“女具”作“与女”）道情事。女因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吾还者，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为杀，以饴作儿。”广至女家，但闻屋中有鼓掌欣舞之声。广披离，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复得去，持之愈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耳。”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女载棺至，相见惊悲，因取女为妇。（出《幽明录》）

【译文】

晋代升平末年，故章县一个老人有个女儿，他们一同住在深山里。余杭广向老人的女儿求婚，老人没有答应。后来老人病故，女儿到县里去买棺材时半路上碰见广某，就把老人的死讯说了，并说，“我自己一个孤女跑到县里去买棺材，实在是没有办法。如果您能到我家去替我为父亲守灵，我从县里回来后，就嫁给你。”广某答应了，女子又说，“我家有一口猪，你可以把猪杀了，好招待帮忙办丧事的人。”广某来到女子家，听见屋里有拍手歌舞的声音。扒开篱笆一看，只见一群鬼正在摆弄老人的尸体。广某就抄起一根棍子大喊着进了门，那群鬼都逃掉了。广某就守护着老人的尸体，并把猪杀了。到了夜里，又见一个老鬼在老人的尸体旁边，伸手向广某讨肉吃。广某一把抓住老鬼的手臂，越抓越紧，老鬼想逃也逃不掉。这时就听外面那群鬼喊道，“老家伙太贪吃了，快点呀！”广某对老鬼说，“这位老人一定是你杀的，你赶快让他还阳，我就放了你，不然的话，你休想逃脱我的手！”老鬼求告说，“这老人不是我杀的，是我的儿子们杀的呀！”说罢就喊他的鬼儿子们，让他们快快放了老人。老人果然渐渐活转来了，广某就把老鬼放了。老人的女儿拉了棺材回来，一见父亲复活，又惊又悲。后来广某就娶她为妻了。

曲阿人

景平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见父于天上。谓父曰：“汝算录正余八牛，若此限竟死，便入罪谪中。吾比欲安处汝，职局无缺者，唯有雷公缺，当启以补其职。”即奏按入内，便得充此任。令至辽东行雨，乘露车，中有（“中有”原作“牛以”，据明抄本改）水，东西灌洒。未至，于中路复被符至辽西。事毕还，见父苦求还。云，不乐处职。父遣去，遂得苏活。（出《幽明录》）

【译文】

景平元年，曲阿县有个人病死了，在天上见到了他的父亲。父亲对他说，“你命中的阳寿还有八年，你却提前死了，按规定你会获罪受到处分的。我想给你安排一个好位置使你免于罪谪，但府衙里没有缺额，现在只有一个雷公的缺，我想向上面请求让你补这个缺。”父亲就向上司奏说，批准他担任雷公，并派他到辽东行雨。这人就乘上装满了水的露车，在天上从东到西的向地下洒雨，还没洒完，又传来命令让他到辽西行雨。行雨回来后，这人向你父亲苦苦哀求放他回去，说实在不愿意干这个行雨的苦差使。他父亲就放了他，于是这人就复活了。

贺瑀

会稽山阴贺瑀，字彦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尚温，居三日乃苏。云，吏将上天，见官府。府君居处甚严，使人将瑀入曲房。房中有层架，其上有印及剑，使瑀取之。及虽意所好，短不及上层，取剑以出。问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剑。”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驱策百神。今得剑，唯使社公耳。”疾既愈，每行，即社公拜谒道下，瑀深恶之。（出《录异记》）

【译文】

会稽山阴人贺瑀，字彦琚，有一次得了病，病得不省人事，只有心口还有点温热，三天后才苏醒。苏醒后他说被一个官员带到天上，进了一座官府，府君的住宅十分森严。府君派一个官员把他带进一间辟静隐密的屋子里，只见屋里是一层层的架格，上面放着官印和宝剑。那官员让他随意拿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走了。他很愿意拿放在上层的官印，但由于个子太矮，够不到上层，就拿了一把剑出来了。官员问他拿了什么，他说拿了一把剑。官员遗憾地说，”咳呀，你如果拿个官印，今后你就可以主使上百个神鬼。如今你只拿了把剑，以后只能管管土地神而已。”后来贺瑀病好了，每当一出门，就会有个土地神站在路旁拜见，贺瑀特别讨厌。

食牛人

桓玄时，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云，死时见人执录，将至天上。有一贵人问云：“此人何罪？”对曰：“此坐食疫死牛肉。”贵人云：“今须牛以转轮，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复杀之。”催（“催”原作“推”，据明抄本改。）令还。既更生，具说其事。于是食牛肉者，无复有患。（出《幽明录》）

【译文】

桓玄叛乱之时，牛大都得了瘟疫。有一个人吃了瘟牛肉得病死了，后来又复活过来。据这人说，他死后见一个人拿着生死牌把他带到天上，一个阴间的大官问他犯了什么罪，拘拿他的鬼卒回答说，“他犯了吃瘟牛肉的罪。”大官说，“如今人世间的牛命该轮回转世，这些牛死后本该是供人们吃肉的，你们怎么竟把吃牛肉的人杀死带到阴间呢？”大官命令赶快把他放还人间。这人复活后向人们详细地说了他在阴间经历的事，于是吃瘟死的牛肉的人们再也没有得病的了。

丘友

乌程丘友，尝病死，经一日活。云，将去上天，入大廨舍。见一人著紫帻坐。或告友，尔祖丘孝伯也，今作主录。告人言友不应死，使人遣之，友得还去。出门，见其祖父母系一足，在门外树。后一月亡。（出《录异记》）

【译文】

乌程有一个叫丘友的人，曾经病死，过了一天又活过来了。他说死后被一个人带到天上，进了一座大府衙，看见一个戴紫头巾的官坐在堂上。有人对丘友说，这是你的祖父丘孝伯，现在是这里的主录官，他告诉我你不应该死。说完就派人送丘友还阳。丘友出了阴府的大门，看见自己的祖父和祖母用绳子挂着一只脚绑在树上。丘友还阳后一个月，他的祖父母果然死了。

庾申

颍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犹温，经宿未殡，忽然而寤。说初死，有两人黑衣来，收缚之，驱使前行。见一大城，门楼高峻，防卫重复。将庾入厅前，同入者甚众。厅上一贵人南向坐，侍直数百，呼为府君。府君执笔，简阅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尚未尽。”催遣之。一人阶上来，引庾出，至城门，语吏差人送之。门吏云：“须复白，然后得去。”门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闲丽。曰：“庾君幸得归，而留停如此，是门司求物。”庾云：“向被录轻来，无所赍持。”女脱左臂三只金钏，投庾云：“并此与之。”庾问女何姓，云：“姓张，家在茅渚，昨霍乱亡。”庾曰：“我临亡，遣赍（“赍”原作“斋”，据明抄本改）五千钱，拟市材。若更生，当送此钱相报。”女曰：“不忍见君艰厄，此我私物，不烦还家中也。瘐以（以“原”作“之”，据明抄本改）钏与吏，吏受，竟不复白，便差人送去。庾与女别，女长叹泣下。庾既恍惚苏。至茅渚寻求，果有张氏新亡少女云。（出《还冤记》）

【译文】

颍川有个姓庾的，宋孝建年间得病死去，但心口还温热，一夜没有殡葬，忽然苏醒过来。他说刚死之后看见两个穿黑衣的人来绑了他，赶着他来到一座大城，城的门楼很高，防卫很森严。他被带到一个大厅前，一起被带来的人不少。只见堂上朝南坐着一个大官，周围有好几百名侍从，都称那位大官为府君。府君手拿着笔，查点被带来的人。点到庾某时，府君说，“这个人阳寿未到期。”就催人放庾某还阳。一个人走上台阶带庾某出去，来到城门前，告诉把守城门的门官赶快派人把庾某送回阳间。门官却说，“我得回府君那儿查一查，查明白了才能放他。”这时城门外有个女子，年纪有十五六岁，长得端庄秀丽，对庾某说，“你有幸能够生还，但门官却卡住不放你，这是向你要东西哩。”庾某说，“我被抓来时身上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带，拿什么给他啊？”女子就下左臂上戴的三只金镯子扔给庾某说：“就把这给门官吧。”庾某问女子姓什么，女子说姓张，家在茅渚住，昨天因为得了霍乱病死的。庾某说，“我死前曾准备了五千钱，是准备买棺木的，如果我能复生，一定用这钱还报你。”女子说，“我是不忍心看你在门官面前为难。金镯子是我私房的东西，就不麻烦你到我家去还了。”庾某把三个金镯子给了门官，门官就接受了，也不再说复查的事，立刻派人把庾某送出城来。庾某和那女子告别，女子长叹一声哭泣起来，庾某就恍恍然地苏醒了。后来他到茅渚去寻找，果然有个张家的少女得病后刚刚死去。

李除

襄阳李除，中时气死，其妇守尸。至夜三更，崛然起坐，搏妇臂上金钏甚剧，妇因助脱。既手执之，还死。妇伺察之。至晓，心中更暖，渐渐得苏。既活云，吏将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者，乃许吏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放令还。见吏取钏去，不知犹在妇衣内。妇不敢复著，依事呪埋。（出《续搜神记》）

【译文】

襄阳人李除，得了流行的时疫而死，他的妻子在尸旁守灵。到夜里三更时分，李除突然硬邦邦地坐了起来，并用手急促地捋妻子手上的金镯子，妻子忙帮他把镯子脱下来，李除拿着镯子立刻又躺下死去。妻子仔细地观察李除。到了早上，发现李除的心口变暖了，渐渐就苏醒过来。复活后，他对妻子说，“有个阴曹的官员把我带走，和我一起走的人很多。我看见有人给那官员送礼，官员就把他放了。我就对官员说我要送给他金镯子，官员就让我回来取了给他。他得了金镯子就把我放回来了。”李除虽然看见那官员把金镯子拿走了，其实金镯子还在妻子的衣服里藏着。不过妻子不敢再戴那镯子了，就念了符咒把镯子埋掉。

张导

齐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张导字进贤。少读书，老饵术。每食不过二味，衣服不修装。既得疾，谓妻朱氏曰：“我死后。棺足周身。敛我服，但取今著者，慎勿改易。”及卒，子乾护欲奉遗旨。朱氏曰：“汝父虽遗言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别制四时服而敛焉。敛后一月日，家人忽闻棺中呼乾护之声，人皆一时惊惧。及至殡棺，见导开目，乃扶出于旧寝。翌日，坐责妻曰：“我平生素俭，奈何违言，易我故服。”谓子曰：“复敛我故服。”乾护乃取故衣敛之。敛后又曰：“但安棺中，后三日看之。若（“若”原作“当”，据明抄本改）俨然，即葬。如目开，必重生矣。”后三日，乾护等启棺，见眼开，人皆惊喜，扶出遂生。谓子曰：“地府以我平生修善著德，放再生二十年。”导后位至建德令而卒。（出《穷神秘苑》）

【译文】

齐武帝建元年间，张导（字进贤）任太子左率。他年轻时爱读书，老来常以秫米为食，并且每次吃饭都不超过两样菜，也很少作新衣服，十分节俭。后来他得了病，就对妻子说，“我死后，做的棺材只要能把我装进去就行，别做那个大的浪费木料，我的寿衣也用我现在穿的旧衣服就行。这是我的愿望，千万不要改变！”张导死后，他的儿子乾护本打算按他的遗愿办丧事，但张导的妻子朱氏说，“你父亲虽然有那样的遗言，但我实在不忍心按他说的那样办。”张氏就另外作了四季的寿衣为张导装殓了。一个月后，家里人忽然听见张导在棺材里喊儿子乾护的声音，都非常惊怕，将要埋棺时竟看见张导睁开了两眼，就忙把他扶出来送到他过去住的屋内。第二天，张导坐起来责备妻子说，“我一辈子都十分节俭，你为什么不按我的遗言俭朴地料理我的丧事，竟把我身上的旧衣服换了下来？”接着就命儿子乾护拿来旧衣服，把他身上的新寿衣换下来，重新装殓。装殓后张导说，“你就让我在棺材里安放着吧，过三天再来看我，那时如果我脸色阴沉就把我埋葬，如果我眼睛睁开，那就是我复活了。”过了三天，乾护等家人打开棺木，见张导两眼睁着，全家又惊又喜，立刻把张导扶出棺材，果然真的死而复生。张导对儿子说，“阴司见我一生行善积德，所以把我放回来再活二十年。”张导后来当了建德县令，死于任上。

石长和

赵石长和者，赵国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余卒。家贫，未及殡殓。经四日（“日”原作“月”，据明抄本改）而苏。说初死时，东南行，见二人治道，在长和前五十步。长和行有迟疾，二人亦随缓速，常五十步。而道之两边，棘刺森然，如鹰爪。见人甚众，群足棘中，身体伤裂，地皆流血。见长和独行平道，俱叹息曰：“佛子独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楼可数千间，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状大，著皂袍四缝，临窗而坐。长和拜之，阁上人曰：“石君来耶，一别二千余年。”长和便若忆得此别时也。相识中有冯翊牧（“冯翊牧”原作“马放”，据《辩正论注》八引改）孟丞夫妻，先死已积岁。阁上人曰：“君识孟丞不？”长和答曰：“识。”阁上人曰：“孟丞生时不能精进，今恒为我司扫除之役。孟妻精进，居处甚乐。”举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开窗，见长和，厚相慰问，遍访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还时，可更见过，当因附书也。”俄见孟丞执帚提箕，自阁西来，亦问家消息。阁上人曰：“闻鱼龙超精（“精”原作“积”，据明抄本改）进，为信耳。何所修行？”长和曰：“不食鱼肉，酒不经口。恒转尊经，救诸疾痛。”阁上人曰：“所传不妄也。”语久之，阁上人问都篅主者，审案石君录，勿谬滥也。主者按箓。余三十年。阁上人曰：“君欲归不？”长和对：“愿归。”乃敕主者，以车骑两吏送之。长和拜辞，上车而归。前所行道，更有传馆吏民饮食储峙之具。倏忽至家，恶其尸，不欲附之，于尸头立。见其亡妹于后推之，踣尸面上，因得苏。法道人山，时未出家，闻长和所说，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时人也。（出《冥祥记》）

【译文】

赵国高邑人石长和，十九岁时生病一个月后死去。他家很穷，还没有殡葬他，过了四天突然复活了。他说刚死以后，不知不觉的往东南走，看见前面离他五十步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在修路。长和走得时快时慢，那两个人也随着他走路的速度时缓时急的修路，但始终保持着和长和相距五十步的距离。而道路的两旁长满了象老鹰爪子一样的荆棘，只见很多人在荆棘里跋涉，遍体鳞伤，地上都是血。这些人看见长和走在平坦的路上，都感叹的说，“看人家因为是信佛的人才能走在那么好的路上啊！”长和再向前走，看见一片民屋和好几千间楼房，楼房很高。楼上临窗坐着一个很高大魁伟的人，身穿有四条衣缝的黑袍子。长和拜见了他，楼上的人说，“石君来啦，我们已分别两千多年了！”长和听了这话，好像记起真和那人相识并在两千年前分别过似的。他相识的人中已经死去多年的孟丞夫妻，孟丞生前曾在冯翊作过州牧。楼上的人这时问长和认不认识孟丞，长和说认识。楼上人说，“孟丞在人世间不能积德行善，所以死后在我这里当清扫杂役。孟丞的妻子生前积德行善，所以她现在住在福地十分快乐。”说着用手指指西南一间房子说孟丞的妻子就住在那里。这时孟妻打开了窗子，看见了长和，就十分热情地问候长和，并十分详细打听家里的老老少少是否平安，并说，“石君如果能回人间去，请再来和我见一见，我想托您给我家捎封信。”不一会儿，长和又看见孟丞拿着扫帚提着簸箕从楼的西边走来，也向长和打听家里的情况。这时楼上的人说，“我听说鱼龙超修行得很好，是真的吗？他是怎样修行的呢？”长和回答说，“他不吃鱼肉荤腥，不喝酒，持之以恒的在寺庙里诵经，平日常救危扶困解人疾苦。”楼上人说，“看来对他的传说是真实的了。”又谈了很久，楼上人向旁边一个管人间寿数的人说，“你查一查石长和的寿数，千万别弄错了。”那人查完后回答说，“石长和还有阳寿三十年。”楼上人问长和，“你想回人间吗？”长和回答说，“想回”。楼上人就指示管事的派人找两个官员送长和还阳。长和拜谢辞别后上车往回走，见来时的路上增加了一些供过往官员和行人住宿和饮食的房舍器具。不大一会儿，长和就回到了人间自己的家里。看见自己的尸体后心里十分厌恶，不想再让魂去附自己的肉身。这时长和已死的妹妹在他身后猛地一推，长和跌倒在自己尸体上，才得以还魂复活。当时，法山还没有出家，听了长和讲述阴间的事和积德修行的道理，才下决心出家学佛。法山道人是咸和年间的人。

古元之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启棺，开已却生矣。元之云，当昏醉，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神人。（“神人”二字原缺，据明抄本改。）衣冠绛裳蜺帔，仪貌甚俊。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歘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簵筱，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哳。山顶皆平整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梁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顕滋茂，莸秽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纩，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纴织。异（“异”字原“缺”，据明抄本改）锦纤罗，不假蚕杼。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蟆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蠓之虫，又无枭鸱鵶鹞鸲鹆蝙蝠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蓦駮之兽，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喑聋跛躄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歘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故常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食，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私积囷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趋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万物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各各明惠。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即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出《玄怪录》）

【译文】

后魏尚书今古弼本家的孩子古元之，少时寄养在古弼家，由于贪酒而死。古弼十分疼爱这个孩子，装殓了三天之后，还想再看看他以作永别，就让人把棺材打开，一看，古元之竟然复活了。古元之说，他喝酒喝得昏沉沉地醉死过去，就像作梦一样。忽然有人往他身上洒冷水，抬头一看，看见一个神人，穿着深红的衣裳，披着彩虹般的披肩，相貌十分英俊，看着元之说：“我是你的远祖，叫古说。我要到和神国去，没有人为我挑行李，所以把你召来了。”说罢就让古元之背起一个大行囊，又给他一根丈二长的竹竿，让他骑上一匹马跟随在后面。马跑得非常快，常常腾起在半空中，也不知跑了多少里地，过高山跨大河的跑了很远，突然就落下平地，原来已经到了和神国。这和神国里没有大山，最高的山也不过几十丈高，山上全是碧绿的玉石，石缝里生长着彩色的花草。到处都是奇异的花朵稀有的果子，绿茵茵的草地一望无际，各种珍禽在鸣婉啼叫。山顶都十分平坦，有好几百条清泉从山石缝中流着飞溅到山下。田野上没有普通的树，全都是结满石榴和相思果的果树，每株果树都开着鲜花，结着鲜红的果子，掩映在一丛丛碧绿的树叶里，而且这些果树一年四季不凋零，只是每年自然而然的花开花落结出新果代替了旧果，人们都察觉不到。田地里到处都生长着葫芦，葫芦里装满了五谷粮食，这些粮食特别香甜，人世间田地里的粮食没法和它相比。在这和神国中人人都能丰衣足食，而且不用辛劳地耕种，土地本身就十分肥沃湿润，一点杂草都不生长。每年树木的枝干上会长出各种颜色的丝线，人们喜欢什么色的就从树上拿，然后用这丝线织成自己喜爱的绸缎，也不用养蚕，不用织布。一年四季和风吹拂，总是像人世间春天二三月时一样。这里没有蚊子、苍蝇、蚂蚁、虱子、马蜂、蝎子、毒蛇、蜈蚣、蜘蛛、蠓虫之类的害虫，也没有老鹰、乌鸦、猫头鹰、鹞子、八哥等等鸟类和蝙蝠，也没有豺狼虎豹等凶猛的野兽，也没有猫、鼠、猪狗之类的动物。这个国里的人高矮美丑都一样，人们没有什么贪欲爱憎等等私欲。每一对夫妻都生二男二女，邻居间世世代代通婚。女孩子一成人就出嫁，小伙子一到二十岁就娶妻，人们的寿命是一百二十岁，一辈子也不会发生疾病、夭亡、耳聋、哑吧、瞎眼、跛腿的事。百岁以下的人都能记得自己的年令，百岁以上的人，就不知道他到底多大岁数了。寿数到了的人会突然消失不知道去了哪里，他的家人亲友也很快就把他忘了，所以人们从来没有忧愁悲伤。这里的人每天中午才吃一次饭，其它时间就仅仅喝点酒吃些水果，吃下去的东西也不知道消化到那里去了，因为这里从来没有厕所。人们从来不存储粮食，多余的粮食都放在田地里，谁需要谁就去拿。这里的人也从来不种菜园子，遍野的菜就足够吃了。每十亩地里有一口泉，泉里全是酒，味道十分香醇。这个国的人每天扶老携幼的到处游玩，到晚上就散去，也没有人会喝醉。每个人都有仆人婢女，他们都十分理解主人的需要，周到的服侍，不用别人支使他们。房舍宅院也都十分华丽。这个国里家畜只有马，马都很驯服又很骏，而且从来不喂草料，只吃野草，平时也不把他们关在马厩里，而是要骑就抓来，骑完就放掉，没有人管它们。这个国里各种官员无一不备，当官的人却没有公事可干，和老百姓们混在一起，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公务要他们处理。这个国的皇帝也混在官员们中间，因为从来没有官员的升、降和处分的事需要皇上来处理。也从没有急风暴雨，风总是轻柔温暖的，什么也不会吹掉。每十天下一次雨，而且下雨一定是在夜里，下得河水通畅，但绝不会泛滥淹没什么。全国的人都亲如一家，人人聪明贤德，也没有什么经商买卖的事，因为谁也不贪图小利。古说对古元之说，“这就是和神国，虽然不是仙界，但风俗非常好。你回人间后，向人们说说这里的情形。我已经到这里了，以后会找别人给我当差役，不用你了。”说罢就拿来酒请古元之喝。元之喝得昏昏醉去，等醒来时，自己就复活了。从这次到阴间去游历了和神国以后，古元之就对人间的世事人情看得越来越淡漠了，就连作官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到处漫游，游山玩水，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知和子”。后来，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刘溉　朱同　郜澄　王勋　苏履霜　景生　许琛

周子恭

唐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见大帝于殿上坐，裴子仪侍立。子恭拜，问为谁？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唤许子儒，何为错将子恭来？即放去。”子恭苏，问家中曰：“许侍郎好在否？”时子儒为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则天闻之，驰驿向并州，问裴子仪。仪时为判官，无恙。（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武则天临朝当政时，有位任地官郎中的周子恭得病突然亡故。死后来到阴曹，看见一个帝王模样的神在大殿上坐着，裴子仪在旁边站着。周子恭赶快叩拜大帝，大帝问下面跪的是谁，裴子仪说，“周子恭被带来了。”大帝说，“我叫的是许子儒，怎么把周子恭错抓来了？赶快放回去！”周子恭苏醒后，问家里人说，“许子儒侍郎还活着吗？”当时许子儒任天官侍郎，已经病了，正是周子恭被抓到阴曹的那天夜晚死去了。武则天听说周子恭在阴间也看见了裴子仪，急忙派人奔到山西太原，打听裴子仪是否活着。一打听，当时在山西担任判官的裴子仪很平安，没有出什么事。

李及

李及者，性好饮酒，未尝余沥。所居在京积善里。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时尸语，状若词诉。家人以此日夜候其活，积七八日方苏。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饮酒不浇漓，乃引鬼使追及。及知错追己，故屡尸语也。其鬼大怒，持及不舍。行三十余里，至三门，状若城府。领及见官，官问不追李及，何忽将来。及又极理称枉。官怒，挞使者二十，令送及还。使者送及出门，不复相领。及经停曹司十日许。见牛车百余具，因问吏，此是何适。答曰：“禄山反，杀百姓不可胜数，今日车般死按耳。”时禄山尚未反，及言禄山不反，何得尔为。吏云：“寻当即反。”又见数百人，皆理死按甚急。及寻途自还，久之至舍。见家人当门，不得入，因往南曲妇家将息。其妇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随还。见尸卧在床，力前便活耳。（出《广异记》）

【译文】

有个叫李及的非常爱喝酒，喝起酒来一滴也不洒，家住在京城积善里。有一天他得了很小的病，却突然死去，全身冰凉，只有心口还有点暖气，还不时地嘟囔几句话，像是辩诉。家里人就都日夜守在他的尸体旁边盼望他活过来。过了七八天，李及果然活转来了。他说起初有个鬼卒追捕别人时追到他家附近，他家原来就有个女鬼，由于李及平日喝酒时一点也不洒在地上，女鬼喝不到酒就恼恨李及，这时女鬼就把外面追捕别人的鬼卒勾引进来，唆使鬼卒把李及抓去了。李及知道自己被错抓，就不断申辩，这就是家里人看到李及的尸体说话的原因。鬼卒生气地抓住李及不放，带他走了三十多里，来到一座有三个城门的城府，领他见阴曹的官员。官员问鬼卒说，“我并没有让你抓李及，你怎么忽然把他抓来了？”李及忙大喊冤枉，官员大怒，打了那鬼卒二十大板，命令差役立刻把李及送回人间。差役把李及送出大堂就不再管他了，结果让李及在阴曹呆了将近十天。李及在阴间时，看见有百多辆牛车，就问阴司的官员是要到哪里去，官员说安禄山造反，这些牛车都是运死人到阴间来过堂的。当时安禄山并没有造反，李及就问是怎么回事，官员说马上就会造反的。接着李及就看见有好几百人，都急急忙忙到阴曹来见官告状。后来，李及自己找到路往回去，很久才到家。但家里的人都堵在大门前，李及进不去，只好到南面巷子里妻子家里暂歇一阵。李及的妻子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就拿着李及的衣服和玩物，在路上招李及的魂，李及就跟着妻子回到家里，见自己的尸体躺在床上，李及往尸体前一扑，就活过来了。

阿六

饶州龙兴寺奴名阿六，宝应中死，随例见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尽，放还。”出门，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卖饼为业，亦于地下卖饼。见阿六欣喜，因问家人，并求寄书。久之，持一书谓阿六曰：“无可相赠，幸而达之。”言毕，堆落坑中，乃活。家人于手中得胡书，读云：“在（“在”原作“语”，据明抄本改）地下常受诸罪，不得托生，可为造经相救。”词甚凄切。其家见书，造诸功德。奴梦胡云：“劳为送书得免诸苦。今已托生人间，故来奉谢，亦可为谢妻子。”言讫而去。（出《广异记》）

【译文】

饶州龙兴寺有个仆人叫阿六，宝应年间死了，于是去参见阎王。阴司主管说他阳寿未尽，把他放回阳世。临出门时，阿六遇见已死的朋友胡某。胡某在人世是卖饼的，现在他在阴间也是卖饼。胡某看见阿六后十分高兴，向阿六打听自己家人的情况，并要求阿六给他往家捎封信。过了半天，胡六拿着一封信对阿六说：“我没什么礼物送你，只有麻烦你把信捎给我家吧。”说完猛地把阿六推进一个坑里，阿六就复活了。阿六家的人在阿六手里得到胡某的信，信上说，“我在阴间常受各种刑罚，不能托生转世，家里要为我多念经多作好事才能使我得救啊！”信里的话说得很悲伤。胡家的人见了信以后，就作了不少好事，积德行善。后来阿六梦见胡某对他说，“由于你费心为我家里送去我的信，使我不再受苦遭罪，现在我已经托生到人世，特来感谢你，并请代我谢谢我的妻子。”说完就不见了。

崔君

故崔宁镇蜀时，犍为守清河崔君，既以启尹真人函，（事具《灵仙篇》也）是夕，崔君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吕諲也，与崔君友善。相见悲泣，已而谓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贵郡，何为辄开？今奉上帝命，召君按諗，将如之何？”崔谢曰：“昏俗聋瞽，不识神仙事，故辄开真人之函。罪诚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识不知者，俱得原赦。傥公宽之，庶获自新耳。”諲曰：“帝命至严，地府卑屑，何敢违乎？”即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顷，按掾至。白曰：“崔君余位五任，余寿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寿十三年，尽夺其官。”崔又谢曰：“与公平生为友，今日之罪，诚自己招。然故人岂不能宥之？”諲曰：“折寿削官，则固不可逃，然可以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廪禄，用副吾子之托。”崔又载拜谢。言粗毕，忽有云气蔼然，红光自空而下。諲及庭掾仆吏，俱惊惧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于一室中，崔即于隙间潜视之。见諲具巾笏，率庭掾，分立于庭，咸俯而拱。云中有一人，紫衣金鱼，执一幅书。宣道帝命。于是諲及庭掾再拜受书。使驾云而上，顷之遂设。諲命崔君出坐，启天符视之，且叹且泣。谓崔曰：“子识元三乎？（元相国第三，名载也。）”崔曰：“乃布衣之旧耳。”諲曰：“血属无类，吁，可悲夫！某虽与元三为友，至是亦无能拯之，徒积悲叹。”词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归，再拜而出，与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于榻，妻孥辈哭而环之。使者引崔俯于榻，魂与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装，尽室往蜀，具告于宁。宁遂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万。时元载方执国政，宁与载善，书遗甚多。闻崔之言，惧其连坐，因命亲吏赍五百金，赂载左右，尽购得其书百余幅，皆焚之。后月余，元载籍没。又二年，崔亦终矣。（出《宣室志》）

【译文】

已故的崔宁镇守四川时，犍为郡守崔君常常打开道士尹真人的一个石匣子看（这件事《灵仙篇》中有记述）。这天晚上，崔君被冥府召去，冥间的主管原来就是已故的相国吕諲。吕諲生前和崔君是好友，在阴间相见后，两个人都悲痛的哭了起来。吕諲对崔君说：“尹真人的石匣子在你所管辖的郡里，你为什么总去打开它呢？现在我奉了上帝的命令，召你来查问这件事，你说可怎么好？”崔君连忙告罪说：“我像个又聋又瞎的凡人，根本不懂得打开尹真人的石匣是犯了神仙的大忌，触犯了天律，我的罪是很重的。但法典中有三种不问罪的规定，不知者不怪，可以宽恕。如果您能赦免我，我一定会改过自新的。”吕諲说：“上帝的命令很严历，我这小小的阴曹地府的司官怎么敢违抗上帝呢？”说罢就叫来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按掾官，叫他查一查崔君的卷宗。过了一会，按掾官来向吕諲报告说，“经查阅卷宗，崔君在人间还可再作五任官，还有十五年的阳寿。现在根据上帝的旨意，把崔君的寿命减去十三年，并取消他的全部委任不再作官。”崔君听后又忙谢罪，又向吕諲求情说，“我和您生前是好朋友，今天我自己得了罪，老朋友就不能宽恕我一次吗？”吕諲说，“折你的寿命削你的官职，这是你的命运，在数难逃。但我可以想办法让你在人间再做两年官，不过只是代理的职务，然而薪俸是很高的，这就是我对你尽的最大努力了。”崔君赶快拜谢。刚说完，忽然周围涌起了云雾，有一道红光从天而下。吕諲，庭掾和仆役们都惊慌地站起来说，“上帝的天符来了！”吕諲忙请崔君到另一个屋里暂避一下，崔君从门缝中向外偷看。见吕諲戴上了官帽手执笏板，率领着庭掾衙役们站在院子两边，个个都低头拱手。这时云里有一个人，穿着佩有金鱼袋的紫色官服，手拿一张文书宣读上帝的圣旨。宣读完了，吕諲和庭掾跪拜，接过了圣旨以后，那使者就驾云而去，很快就不见了。吕諲就请崔君出来坐下，打开天符看。吕諲一面看一面感叹地哭了，问崔君说，“你认识元老三吗？”（元相国排行老三，名叫元载。）崔君说，“我和元载是朋友，那时我们都还没有作官。”吕諲说，“元载这次是犯了大罪，连他的亲属都要被牵连处死了。唉，真是太可怜可悲了。我和元载虽然是朋友，却没有一点办法救他，只能为他悲痛叹息了！”说罢又哭了起来。然后，吕諲就派了官员送崔君还阳。崔君再三拜谢后，和那官员一同上路。他们来到自己的府宅后，崔君看见自己的尸体正停放在床上，全家人正围着哭泣。那官员领着崔君，让他俯在自己的尸体上，崔君的魂灵和肉身立刻合为一体，就复活过来了。崔君的家人对他说，“你已经死了三天，郡里已将你的死讯向上司报告，你的官职自然就免了。”崔君就赶快整理行装，全家赶到四川，把自己死而复活的事报告了四川的首长崔宁。崔宁就让崔君当了个代理副使的官，但月薪很高，每月二十万。当时元载正在京里担任国家的要职，崔宁和元载是朋友，书信来往很多。崔宁听了崔君说他在阴间看见元载犯了大罪会株连九族的情况，非常怕自己受到元载的牵连而获罪，就派了个亲信带着五百两金子赶到京城，贿赂了元载身边的人，把他给元载的一百多封信都买了回来全烧掉了。过了一个多月，元载果然因罪被抄家遭到重罚。两年之后，崔君也死了，这正像他在阴间时吕諲为他安排的一样。

刘溉

彭城刘溉者，贞元中，为韩城令，卒于官。家甚贫，因寄韩城佛寺中。岁未半，其县丞窦亦卒，三日而寤。初窦生昼寐，梦一吏导而西去，经高原大泽数百里，抵一城。既入门，导吏亡去。生惧甚，即出城门。门有卫卒，举剑而列。窦生讯之，卫卒举剑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窦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栗。即南去，虽殆，不敢息。俄见十余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窦生，挈其手以泣。熟视之，乃刘溉。曰：“吾子何为而来？”窦具以告。曰：“我自与足下别，若委身于陷阱中，念平生时安可得？”因涕泣。窦即讯冥途事，溉泣不语。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无恙乎？”窦曰：“贤子侨居韩城佛寺中，将半岁矣。”溉曰：“子今去，为我问讯。我以穷泉困辱，邈不可脱。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显之恨，何可尽道哉！”别谓窦曰：“我有诗赠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已而又泣，窦遂告别。未十余里，闻击钟声极震响，因悸而寤。窦即师锡从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语于人。（出《宣室志》）

【译文】

贞元年间，彭城人刘溉在韩城当县令，死在任上。他的家很穷，家人只好暂时寄居在韩城的寺庙里。不到半年，这个县的县丞窦某也死了，过了三天又苏醒过来。据他说，他有一次白天睡觉，梦见来了一个官员来领他上路往西走，经过高山大河，走了好几百里，来到一座城下，刚进城门，领他的那个官员就不见了。窦生十分害怕，就又回头走出城外。城门有很多举着刀剑的卫士站在两旁，窦生就向他们问路。一个卫士用剑指指南面说，“往南面走就是活路。”窦某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立刻吓得双腿发抖冷汗淋漓。赶快往南奔去，虽然累得要死也不敢歇一口气。正走着忽然看见有十几个人站在道旁，其中有一个人叫窦某的名字，并拉着他的手就哭了起来。窦某仔细一看，原来竟是已死去的县令刘溉。刘溉问道，“你来这里作什么？”窦某就说了详情。刘溉说，“我从和你分别以后，就像掉进一个陷井里，就是想看见平生的友人也不可能了。”说罢又哭。窦某就向他打听阴间的情况，刘溉只是哭不说话，好半天才问道，“我的妻子和孩子怎么样了，还平安吗？”窦某说，“他们都借住在韩城的寺庙里快半年了。”刘溉说，“你回人间后，替我问候他们吧。我在阴间受尽了折磨，常常思念妻子和孩子，像胳膊忘不了两腿一样。阴阳两界生离死别的悲痛，真是苦不堪言啊！”临分手时，刘溉说，“我赠你一首诗吧：‘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说罢又哭了起来。窦某告别了刘溉，走了不到十多里时，忽然听见一阵很响亮的钟声，吓了一跳，就苏醒过来了。窦某是师锡的本家哥哥，他的外甥崔氏的儿子，常常向人说起窦某游阴间这件事。

朱同

朱同者，年十五时，其父为瘿陶令。暇日出门，忽见素所识里正二人云，判官令追。仓卒随去。出瘿陶城，行可五十里，见十余人临河饮酒。二里正并入厅（“厅”原作“匡”，据明抄本改。）坐，立同于后。同大忿怒，骂曰：“何物里正，敢作如此事？”里正云：“郎君已死，何故犹作生时气色？”同悲泪久之。俄而坐者散去，同复随行。行至一城，城门尚闭，不得入。里正又与十余辈共食，虽命同坐，而不得食。须臾城开，内判官出。里正拜谒道左，以状引同过判官，判官问里正引同入城。立衙门，尚盘桓，未有所适。忽闻传语云：“主簿退食。”寻有一青衫人，从门中出，曳履徐行，从者数四。其人见同识之，因问：“朱家郎君，何得至此？”同初不识，无以叙展。主簿云：“曾与贤尊连官，情好甚笃。”遂领同至判官，与极言相救。久之，判官云：“此儿算亦未尽，当相为放去。”乃令向前二里正送还。同拜辞欲出，主簿又唤，书其臂作主簿名，以印印之。戒曰：“若被拘留，当以示之。”同既出城，忽见其祖父奴，下马再拜云：“翁知郎君得还，故令将马送至宅。”同便上马，可行五十里，至一店。奴及里正，请同下马，从店中过。店中悉是大镬煮人，人熟，乃将出几上，裁割卖之。如是数十按，交关者甚众。其人见同，各欲烹煮。同以臂印示之，得免。前出店门，复见里正奴马等。行五十里，又至店。累度二店，店中皆持叉竿弓矢，欲来杀同。以臂印示之，得全。久之，方至瘿陶城外。里正令同下马，云：“远路疲极，不复更能入城。兼求还书与主簿。云，送至宅讫。同依其言，与书毕，各拜辞去。同还，独行入城，未得至宅，从孔子庙堂前过，因入廨歇。见堂前西树下，有人自缢，心并不惧。力（出《史传》，明抄本此处空一行，应有缺文。）

【译文】

朱同的父亲是瘿陶县令，他十五岁时，有一天无事出门玩，忽然看见平时很熟的两个当里正的人跑来说，“判官让我们带你去。”朱同就慌忙地跟着走。出了瘿陶城，走了约五十里，看见十几个人在河边喝酒。两个里正过去坐在正坐上和他们一块喝酒，让朱同站在他们身后瞅着。朱同大怒骂道，“你们这两个里正真不是东西，怎么敢这样对待我？！”里正说，“你已经死了，何必还像你活着时仗着你爹是县令呼三喝四的！”朱同一听自己死了，就哭了起来。朱同哭了半天，喝酒的人散了，就又跟着里正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前，城门还没开，进不去。这时里正又跟十几个人在一起吃饭，虽然这次让朱同坐下来了，却不给朱同东西吃。不大会城门开了，一个判官走出来，里正就在道旁拜见了判官，把解送朱同的公文和朱同一起交给判官。朱同向判官见了礼，判官就让里正领着朱同进城。来到衙门前停留了一阵，正不知该做什么时，衙门里面传出话来说主簿大人已经吃完饭了。不一会就有一个穿青袍的官员走出衙门口，很随便的趿拉着鞋慢腾腾地走，后面跟着好几个仆役。这位主簿认识朱同，问道，“这不是朱家的公子吗，到这儿来作什么呀？”朱同起初不认识主簿，不知说什么好。主簿说，“我曾和你父亲是前后任的县令，我们是很知心的朋友呢！”说完就领着朱同去见判官，极力替朱同求情想救他出阴间。过了半天判官说，“这个少年的阳寿还没尽，应该放他还阳。”说罢就让刚才送朱同来的那两个里正送他回去。朱同拜谢后刚要走，主簿又叫住他，在朱同的臂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并盖上了主簿的印章，并说，“如果在回去的路上被谁拘捕，你就把臂上我的名字和印章给他们看。”朱同出了城，忽然看他祖父的仆人下马拜见说，“你祖父知道你被放回阳间，特派我来给你送马。”朱同就骑上马，走了约五十里来到一个店前，里正和仆人请朱同下马，一看店里尽是些大锅，锅里正在煮人肉，煮熟了就捞出来放在案子上切割着卖，里里外外好几十人都在干这营生。这时店里的人看见朱同，就抢着要把朱同下进汤锅烹煮，朱同忙把臂上的印给他们看，才免了下汤锅。再往前走了五十里又到了有店的地方，经过两个店，店里都是些拿着叉子棍子刀箭的人，要杀死朱同，朱同又给他们看臂上的印才得幸免。走了很久，终于来到瘿陶城外。里正让朱同下了马，说，“我们一路奔波，实在太累了，就不进城了。请你给我们主簿写封信，就说我们把你送到家了，我们好交差。”朱同就按里正的要求写了回信交给他们，互相拜别。朱同一个人进了城，没到家之前从孔子庙前路过，进去歇歇脚，忽然看见庙堂两面的树上有一个人上吊，心里也没感到害怕……（原文下缺）

郜澄

郜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尝因选集，至东都。骑驴行槐树下，见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恶之。母云：“彼此俱闲，何惜来相。”澄坐驴上，以手授之。母看毕，谓澄曰：“君安所居，道里远近，宜速还家。不出十日，必死。”澄闻甚惧，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粮狱，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粮狱。事毕，往见母，令速还，澄自尔便还。至武功，一日许，既无疾，意甚欢然。因脱衫出门，忽见十余人，拜迎道左。澄问所以，云是神山百姓，闻公得县令，故来迎候。澄曰：“我不选，何得此官？”须臾，有策马来者，有持绿衫来者，不得已，著衫乘马，随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马趋澄拜。问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闻公新除长史，故此远迎。”因与所乘马载澄，自乘小驴随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夺澄马。澄问何故相迎，今复无礼。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驱（“驱”原作“驴”，据明抄本改）澄过水，水西有甲宅一所，状如官府。门榜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问：“有何屈？”答云：“澄算未尽，又不奉符，枉被鬼拘录。”中丞问有状否，澄曰：“仓卒被拘，实未有状。”中丞与澄纸，令作状，状后判检。旁有一人，将检入内。中丞后举一手，求五百千，澄遥许之。检云：“枉被追录，算实未尽。”中丞判放，又令检人领过大夫通判。至厅，见一佛廪小胡，头冠毡帽，著麖靴，在厅上打叶钱。令通云：“中丞亲人，令放却还生。”胡儿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复至王所，通判守门者，就澄求钱。领人大怒曰：“此是中丞亲眷，小鬼何敢求钱？”还报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适，徘徊衢路。忽见故妹夫裴氏，将千余人，西山打猎（“猎”原作“贼”，据明抄本改）。惊喜问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几成闲鬼。三五百年，不得变转，何其痛哉！”时府门有赁驴者，裴呼小儿驴，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钱与之。澄得还家，心甚喜悦。行五六里，驴弱，行不进。日势又晚，澄恐不达。小儿在后百（“百”原作“有”，据明抄本改）余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儿走至，以杖击驴。惊澄堕地，因尔遂活。（出《广异记》）

【译文】

西京郊区武功县人郜澄，有一次为了考取官员到东都洛阳去。他骑着驴走到一棵槐树下，看见一个老妇。老妇对郜澄说，“我特别善于看手相，让我给你看看吧。”郜澄起初很讨厌，但老妇说，“你和我都闲着没事，我给你看一下，又有何妨呢？”郜澄就坐在驴上把手伸给老妇。老妇看完后说，“你家在哪里？离这里是远还是近？你最好是赶快回家吧，因为不出十天你一定会死！”郜澄听后十分害怕，就求老妇帮他一帮。老妇说，“你给监狱的囚犯施舍些吃食，也许能得到神的祐助。不然，一定不能免死。”郜澄按老妇说的话，买了很多食物施舍给监狱，办完以后，又去见那老妇。老妇让他快快回家。郜澄就回到武功自己的家中。过了一天多，他既无病也无灾，心里挺高兴，就脱了长衫出门。忽然看见十多个人在道旁跪迎他，他就问是怎么回事，那些人说，“我们是神山的百姓，听说大人被任命为县令，所以来迎候大人。”郜澄说，“我没有参加考官的考试，怎么会得了县令这个官呢？”不一会儿，又有赶着马和拿着绿色官服的人来迎接，郜澄不得已只好穿上官袍骑上马随他们走。走了十里地，又有一个穿青绿袍子的官员下马向郜澄跪拜。问是谁，回答说，“我现任慈州博士，听说大人新被任命为长史，特来相迎。”说罢就把他的马给郜澄骑，他自己骑上郜澄的小驴随行。走了二十多里时，那博士突然把郜澄的马抢了去。郜澄问，“你不是来迎接我的吗，怎么现在又如此无礼？”博士大笑说，“你不过是个刚死的鬼，阴司要抓你去，你哪是什么官呀？！”那家伙赶着郜澄过了一条河，河西有一座府宅，像是衙门，门上的匾写着“中丞理冤屈院”，郜澄就大喊冤枉。府里的中丞就召他审问他有什么冤屈，他回答说，“我的阳寿未到，也没有阴曹的公文传我，被鬼卒硬给抓了来。”中丞问他有没有状子，他说急匆匆地被抓来，没有状子。中丞就给郜澄纸让他写状子。中丞看完状子后，让管生死簿的人查一查。只见一个官员拿着簿子到里面去查，这人在中丞的身后偷偷向郜澄举了一只手掌，暗示向郜澄要五百千钱做贿赂，郜澄朝他远远地示意答应给钱。不一会儿那官员报告说，“郜澄被抓来是冤枉的，他的阳寿确实没尽。”中丞听了就判决释放，又让那官员领他去见大夫通判。来到一个大堂前，见一座佛龛前有一个胡人少年，头戴毡帽脚穿鹿皮靴子，在厅上玩打叶钱的游戏。领郜澄的官员通报说，“这个人是中丞的亲属，命令放他还阳。”那胡人少年拿着公文进去给大夫，大夫依照中丞的批示办了手续，郜澄就出了大堂，又来到通判的厅堂。门口把守的鬼卒向郜澄索贿，领路的官员大怒说，“这是中丞的亲属，你们这些小鬼竟敢要钱！”后来又向中丞报告办完了手续，中丞就让人把郜澄送出门外。郜澄正不知该往哪里，忽然看见已死的的妹夫裴氏带着一千多人去西山打猎。裴氏惊喜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的？”郜澄就细说了情况。裴氏说，“你如果不遇见我，很可能成了一个无事的闲鬼到处游荡，三五百年也不能转世，那将多么悲惨！”当时府门外有租驴的，裴氏就叫来一个赶驴的少年，命他用驴把郜澄送回家去，并拿出二十五千钱付了驴钱。郜澄暗想这下我就能回家了，心里很高兴。走了五六里地，由于驴子太弱走不动了，天色将晚，郜澄担心到不了家，回头看那赶驴的少年离他有百余步正悠闲的唱歌，就大声招呼他。少年赶快撵上来，用棍子猛打了驴一下，驴一惊，郜澄被摔了下来，这一惊一摔，就活过来了。

王勋

华州进士王勋，尝与其徒赵望舒等入华岳庙。入第三女座，悦其倩巧而盅之，即时便死。望舒惶惧，呼神巫，持酒馔，于神前鼓舞，元之方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无苦，何令神巫弹琵琶呼我为？”众人笑而问之，云：“女初藏己于车中，适缱绻，被望舒弹琵琶告王，令一黄门搜诸婢车中。次诸女，即不得已，被推落地，因尔遂活矣。（出《广异记》）

【译文】

华州有位进士王勋，有一次和他的学生赵望舒等人逛华山太岳庙。他们来到庙中第三座女神像前时，王勋看那女神像非常秀丽动人，就有点着迷动心地勾引调戏女神，当时就倒地死去。赵望舒吓坏了，立刻找来女巫，供上酒肉，在神前又唱又舞，过了很久，王勋才苏醒过来。王勋苏醒后很生气的责怪赵望舒说，“我在阴间一点罪都没遭，你却让神婆子弹琵琶拚命喊我回人世来，真是多余！”大家笑着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王勋说他一开始被神女藏在她的车子里，两个人刚要缠绵交欢，被赵望舒等人弹着琵琶告到大王那里。大王下令让一个宫中的官员搜查每个使女的车，搜到他呆着的车时，那神女没办法，才把他推到地上，王勋摔了一下，就活过来了。

苏履霜

太原节度使马侍中燧，小将苏履霜者，顷事前节度使鲍防。从行营日，并将伐回纥。时防临阵指一旗刘明远，以不进锋，命履霜斩之。履霜受命，然数目明远，遽进，得脱丧元之祸。后十余年卒。履霜亦游于冥间，见明远。乃谓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无因酬德，今日当展素愿。”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趋此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曾为侍中之部将也。见而诉之，必获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间，果逢舍利王弋猎。舍利素识履霜，惊问曰：“何因至此？”答曰：“为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来，宜速反。”遂命判官王凤翔，令早放回，兼附信耳。谓履霜曰：“为余告侍中，自此二年，当罢节。一年之内，先须去，入赴朝廷。郎君早弃人世。慎勿泄之。”凤翔检籍放归。至一关门，逢平生饮酒之友数人，谓履霜曰：“公独行归，余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凤翔。凤翔逆已知之。问曰：“舍利何词？”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凤翔曰：“余亦知之，汝且归。余候隙，当白侍中。”旬日，遂与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讯（“讯”原作“请”，据明抄本改。）之，履霜亦具所见。凤翔陈告后，所验一如履霜所言。盖凤翔生自司冥局，隐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还生而泄也。（出《玄怪录》）

【译文】

太原节度使、侍中郎马燧的手下有位年轻的将军，名叫苏履霜，曾在以前的节度使鲍防的帐下。有一次鲍防率部队讨伐叛乱的回纥，亲自在阵前指挥担任前锋第一旗的刘明远向前冲杀，但刘明远没有往前冲，鲍防大怒，命令苏履霜立刻杀了他。苏履霜虽然得到了命令，但没有动手杀刘明远，而是几次用眼睛向刘明远示意让他赶快冲。刘明远就突然冲上前去，逃脱了丢脑袋的大祸。过了十多年，刘明远死了，遇见苏履霜正在阴间游荡，就对履霜说，“昔日蒙你好心救过我的命，一直想好好报答却没机会，今天正好了却我的心愿。”说罢指着前面一条长满了荆棘的路说，“你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定会遇到舍利王。舍利王生前曾是马侍中的部将，你看见舍利王后向他求诉，他一定能救你逃出阴间。”说完就让履霜快走，履霜就走上刘明远指的路。走了约一二十里的时候，果然遇见正在游猎的舍利王。舍利王认识苏履霜，惊奇地问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履霜说是被冥司召来的。舍利王说，“你不该来，最好快回去。”说完就命令身旁的判官王凤翔快放履霜回人世，并让履霜给马侍中捎信，告诉马侍中两年内会被免去节度史的官，所以请他一年之内就自动离职到京城朝廷里去，并告诉他，他的儿子会比他先死，这些事都千万不要泄露出去。这时，判官王凤翔就办好了还世的文书，放苏履霜还阳。苏履霜走到一个城关的门前，遇见了他在人间的几个酒友，他们对履霜说，“你独自被放回人间，我们太羡慕你了，可真是比不了你啊！”履霜复活后，过了五六天，就去见王凤翔。其实凤翔事先已经知道了，故意问舍利王说了些什么，履霜说，“我知道，但舍利王不让我告诉别人。”王凤翔说，“我也知道。你先回去吧，我找到机会，就告诉马侍中。”过了十天，就和履霜一同去见马侍中。侍中召苏履霜讯问，履霜就说了他在阴间所经历的事。等王凤翔说了情况以后，一验证，和履霜说的完全一样。原来王凤翔在人世时就在阴间任有官职，一直很隐秘没有人知道，由于履霜的复活，这事就泄露了。

景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于经籍，授胄子数十人。岁暮将归，途中偶逢故相吕谭，以旧相识，遂以后乘载之而去。群胄子乃散报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讫，数日乃苏。云：“冥中见黄门侍郎严武，朔方节度使张或（明抄本“或”作“戒”）然。”景生善《周易》，早岁兼与吕相讲授，未终秩，遇吕相薨。乃命景生，请终余秩。时严张俱为左右台郎，顾吕而怒曰：“景生未合来，固非冥间之所勾留。奈何私欲而有所害？”共请放回，吕遂然之。张尚书乃引景生，属两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闰正月三日，当起北屋，妨曾子新妇。为报止（“止”原作“立”，据明抄本改。）之，令速罢，当脱大祸。及景苏数日，而后报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说曾子当经刺史，夫子亦为刺史，而不正拜。后果如其言。（出《玄怪录》）

【译文】

河中猗氏人景生对四书五经等典籍十分精通，曾教授了几十个贵族子弟。年末要回家时，在路上遇到了已去世的丞相吕谭。吕谭和景生过去有交往，就让景生坐在随从的马车里，带他去了阴间。景生的学生们都纷纷到景生家去报信，但景生已死在家里了。过了几天，景生复活，说他在阴间见到了已故的黄门侍郎严武和朔方节度张或然。景生精通《易经》，过去曾经给相国吕谭讲授过，还没满任，吕相国就去世了。这次吕相国把景生召到阴间，就是相让他继续为自己教课。当时严武和张或然任左、右台郎的官职，他们生气地对吕谭说，“景生根本不应该来，你为什么把他弄到了阴间？为了你个人的私欲，怎么能加害于他？我们希望你把景生放掉。”吕谭同意了，张或然就拉过景生，让他照顾两个儿子，一个叫曾子，一个叫夫子，曾子打算闰正月初三盖新房，但这新房会妨他的妻子。张或然对景生说，“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让你回到人间后，赶快告诉他们停止盖房，就可以免去大祸事了。”景生复活后，过了几天才去告诉曾子家不要盖房的事，然而房已盖起了，曾子的妻子已经死了。景生在阴间时又听张或然说，曾子和夫子都能作到刺史的官职，但都不是通过正式任命而当上的。后来果然是这样。

许琛

王潜之镇江陵也，使院书手许琛因直宿，二更后暴卒，至五更又苏。谓其侪曰，初见二人黄衫，急呼出使院门，因被领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荆棘榛莽之中，微有迳路。须臾，至一所楔门。高广各三丈余，横楣上，大字书标牌，曰“鸦鸣国”，二人即领琛入此门。门内气暗惨，如人间黄昏以后。兼无城壁屋宇，唯有古槐万万株。树上群鸦鸣噪，咫尺不闻人声。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许，方过其处。又领到一城壁，曾署牙门极纬，亦甚严肃。二人即领过曰：“追得取乌人到。”厅上有一紫衣官人，据案而坐。问琛曰：“尔解取鸦否？”琛即诉曰：“某父兄子弟，少小皆在使院，执行文案，实不业取鸦。”官人即怒，因谓二领者曰：“何得乱次追人？”吏良久惶惧伏罪，曰：“实是误。”官人顾琛曰：“即放却还去。”又于官人所坐床榻之东，复有一紫衣人，身长大，黑色，以绵包头，似有所伤者，西向坐大绳床，顾见琛讫。遂谓当案官人曰：“要共此人路语。”即近副阶立，呼琛曰：“尔岂不即归耶？见王仆射，为我云，武相公传语仆射，深愧每惠钱物。然皆碎恶，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万张纸钱，望求好纸烧之，烧时勿令人触。至此即完全矣，且与仆射不久相见。”言讫，琛唱喏。走出门外，复见二使者却领回，云：“我误追你来，几不得脱。然君喜当取别路归也。”琛问，曰：“所捕鸦鸣国，周递数百里，其间日月所不及，经日昏暗，常以鸦鸣知昼夜。是虽禽鸟，亦有谪罚。其阳道限满者，即捕来，以备此中鸣噪耳。”又问曰：“鸦鸣国空地奚为。”二人曰：“人死则有鬼，鬼复有死，若无此地。何以处之？”初琛死也，已闻于潜。既苏，复报之。潜问其故，琛所见即具陈白。潜闻之，甚恶即相见之说，然问其形状，真武相也。潜与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于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由是以琛言可验。遂市藤纸十万张，以如其请。琛之邻而姓许名琛者，即此夕五更暴卒焉。时大（“大”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仆射亡矣。（出《河东记下》）

【译文】

王潜任江陵镇守使时，他的使院里有个叫许琛的管抄写的书吏夜里值宿，二更后突然死去，到了五更又复活了。他对人们说起初看见两个穿黄衫的人，很急促的把他叫出了使院门外，就带着他走。往北走了六七十里地，荆棘草丛中隐约有条小路，不一会来到一座城门前。城门高宽都有三丈多，城头横楣处挂着一块大字写的匾，上写“鸦鸣国”。那两个人领许琛进了城门。城里阴森森的，像人世间黄昏以后那样。城里也没有城墙房舍，唯有千万株高大的古槐，树上尽是乌鸦噪鸣，声音大得人面对面说话都听不见。又走了五十多里，才算过了这块地方。两个人又领许琛来到一座城里，见官府衙门建造得十分宏伟，也很森严。两个人就领他进府衙去见官，报告说，“捕杀乌鸦的人已抓到！”见堂上有一个紫衣官人坐在桌子后面，问许琛说，“你很会捕捉乌鸦吗？”许琛连忙辩解说，“我的父兄子弟从小就在镇守使的使院里从事文书的职务，从来没有捕捉过乌鸦。”那官人大怒，对两个鬼卒说，“你们怎么可以乱抓人呢？！”两个鬼卒吓得伏在地上认罪说，“我们确实是抓错了。”官人看着许琛说，“现在就放你回人间去。”官人的桌子东面还有一个紫衣人，身材高大，浑身黑色，头上包着棉布，好像是受了伤，脸朝西坐在一个大吊床上，盯视了许琛半天后对正中坐的官员说，“我要跟他私下说几句话。”就把许琛叫到台阶附近说，“你不是马上要回人间了吗，你回去看见镇守使王潜王仆射，就对他说武相公感谢他常送给钱物，但钱都是破碎的，不。现在我这里有急事需要用钱，请王仆射一定再给我五万张纸钱，希望他一定给我用好纸印的冥钱，烧的时候不要让人动纸钱的灰，这样我收到的纸钱就能是完整的了。此外，我和王仆射不久就会相见了。”武相公说完后，许琛大声地答应了，就走出大门外，又看见抓他来的那两个鬼卒来给他领路回家。他俩说，“我们错抓了你，差点使你回不了人世，现在你可以走另一条路回家了。”许琛问他们，那个“鸦鸣国”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鸦鸣国周围好几百里大，太阳月亮都照不进这个国来，常年黑暗，只能以乌鸦的叫声来区分昼和夜。乌鸦虽然是鸟类，上帝对它们也有贬谪和惩罚。那些在人世间寿命已到期的乌鸦就被抓到阴间，把这些乌鸦的鬼魂都放到鸦鸣国里，让它们在那里去鸣叫。”许琛又问，“鸦鸣国里的那些空地是干什么用的？”鬼卒说：“人死了变鬼，但鬼也会死。如果没有这些空地，鬼死了以后往何处放呢？”许琛当初死的消息已有人报给镇守使王潜，许琛复活后，又报告了王潜。王潜就问许琛到底是怎么回事，许琛就详细述说了在阴间的经历见闻。王潜听说，那个武相公说很快就会与自己相见，心里很厌恶。问许琛，许琛描述武相公的长相，还真就是他。王潜当初和武相公很好，每次升官都是武相公提拔的，武相公死后，王潜经常在每月的月末和年末烧些纸钱祭奠他，所以就更相信许琛说武相公的事是真的。于是王潜就买了十万张藤皮作的上等纸烧化了以答应武相公的请求。这天夜里，许琛的一个同名同姓的邻居突然死去。这是大和二年四月的事。到了大和三年正月，王潜果然也死了，应验了武相公说的“不久就会见面”的话。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崔绍　辛察　僧彦先　陈龟范

崔绍

崔绍者，博陵王玄暐曾孙。其大父武，尝从事于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从事于南海，常假郡符于端州。直处官清苦，不蓄羡财，给家之外，悉拯亲故。在郡岁余，因得风疾，退卧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贫，无何。寝疾复久，身谢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属辈不克北归。绍遂孜孜履善，不堕素业。南越会府，有摄官承乏之利，济沦落羁滞衣冠。绍迫于冻馁，常屈至于此。贾继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则绍之子婿，因缘还往，颇熟其家。大和六年，贾继宗自琼州招讨使改换康州牧，因举请绍为掾属。康之附郭县曰端溪，端溪假尉陇西李彧，则前天理评事景休之犹子。绍与彧，锡类之情，素颇友洽。崔李之居，复隅落相近。彧之家，畜一女猫，常往来绍家捕鼠。南土风俗，恶他舍之猫产子其家，以为大不祥。彧之猫产二子于绍家，绍甚恶之。因命家童，絷三猫于筐箧，加之以石，复以绳固筐口，投之于江。是后不累月。绍丁所出荥阳郑氏之丧，解职，居且苦贫。孤孀数辈，饘粥之费，晨暮不充。遂薄游羊城之郡，丐于亲故。大和八年五月八日发康州官舍，历抵海隅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达雷州。绍家常事一字天王，已两世矣。雷州舍于客馆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热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殛。将殛之际，忽见二人焉，一人衣黄，一人衣皂，手执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绍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为恶，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杀无辜三人，冤家上诉，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当与冤家对命，奈何犹敢称屈，违拒王命！”遂展帖示（“示”原作“云”，据明抄本改）。绍见文字分明，但不许细读耳。绍颇畏詟，不知所裁。顷刻间，见一神人来，二使者俯伏礼敬。神谓绍曰：“尔识我否？”绍曰：“不识。”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为尔家供养久矣，每思以报之。今知尔有难，故来相救。”绍拜伏求救。天王曰：“尔但共我行，必无忧患。”王遂行，绍次之，二使者押绍之后。通衙广陌，杳不可知际。行五十许里，天王问绍：“尔莫困否？”绍对曰：“亦不甚困。犹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逡巡，遥见一城门，墙高数十仞，门楼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侧立敬惧。更行五里，又见一城门，四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之礼，亦如第一门。又行三里许，复有一城门，其门关闭。天王谓绍曰：“尔且立于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过。食顷，闻摇锁之声，城门洞开。见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间，神人色甚忧惧。更行一里，又见一城门，有八街，街极广阔，街两边有杂树，不识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数，皆罗立于树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门，门两边各有数十间楼，并垂帘。街衢人物颇众，车舆合杂，朱紫缤纷。亦有乘马者，亦有乘驴者，一似人间模样。此门无神看守。更一门，尽是高楼，不记间数。珠帘翠幕，眩惑人目。楼上悉是妇人，更无丈夫，衣服鲜明，装饰新异，穷极奢丽，非人寰所睹。其门有朱旗，银泥画旗，旗数甚多，亦有著紫人数百。天王立绍于门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领绍到一厅，使者先领见王判官。既至厅前，见王判官著绿，降阶相见，情礼甚厚。而答绍拜，兼通寒暄，问第行，延升阶与坐，命煎茶。良久，顾绍曰：“公尚未生。”绍初不晓其言，心甚疑惧。判官云：“阴司讳死，所以唤死为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吃，此非人间茶。”逡巡，有著黄人，提一瓶茶来，云：“此是阳官茶，绍可吃矣。”绍吃三碗讫。判官则领绍见大王，手中把一纸文书，亦不通入。大王正对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只为此人来。”大王曰：“有冤家上诉，手虽不杀，口中处分，令杀于江中。”天王令唤崔绍冤家，有紫衣十余人，齐唱喏走出。顷刻间，有一人，著紫襕衫，执牙笏，下有一纸状，领一妇人来，兼领二子，皆人身而猫首。妇人著惨裙黄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号泣不已，称崔绍非理相害。天王向绍言：“速开口与功德。”绍忙惧之中，都忘人间经佛名目，唯记得《佛顶尊胜经》，遂发愿，各与写经一卷。言讫，便不见妇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绍升阶与坐，绍拜谢大王，王答拜。绍谦让曰：“凡夫小生，冤家陈诉，罪当不赦，敢望生回。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绍实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毕，即还生路。存殁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问绍：“公是谁家子弟？”绍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与公是亲家，总是人间马仆射。”绍即起申叙，马仆射犹子磻夫，则绍之妹夫。大王问磻夫安在，绍曰：“阔别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来，奉天符令勘，今则却还人道。”便回顾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处？”判官曰：“便在某厅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绍复咨启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极崇，则合却归人天，为贵人身。何得在阴司职？”大王笑曰：“此官职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职，总滥蒙司徒知爱，举以自代，所以得处此位。岂容易致哉。”绍复问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严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处此，杜公替之。”绍又曰：“无因得一至此，更欲咨问大王，绍闻冥司有世人生籍。绍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间官职。然顾有亲故，愿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则不可得见，缘与公是亲情，特为致之。大王顾谓王判官曰：“从许一见之，切须诫约，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则终身喑哑。”又曰：“不知绍先父在此，复以受生？”大王曰：“见在此充职。”绍涕泣曰：“愿一拜觐，不知可否？”王曰：“亡殁多年，不得相见。”绍起辞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绍到王判官厅中，铺陈赡给，一似人间。判官遂引绍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楼，便引绍入门。满壁悉是金榜银榜，备列人间贵人姓名。将相二色，名列金榜。将相以下，悉列银榜。更有长铁榜，列州县府僚属姓名。所见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谢世者，则随所落籍。王判官谓绍曰：“见之则可，慎勿向世间说榜上人官职。已在位者，犹可言之。未当位者，不可漏泄，当犯大王向来之诫。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报。其阴司诛责恶心人颇甚。”绍在王判官厅中，停止三日。旦暮严，打警（“警”原作“惊”，据明抄本改）鼓数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绍问判官曰：“冥司诸事，一切尽似人间，惟空鼓而无角，不知何谓？”判官曰：“夫角声者，像龙吟也。龙者，金精也。金精者，阳之精也。阴府者，至阴之司。所以至阴之所，不欲闻至阳之声。”绍又问：“判官曰：“闻阴司有地狱，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狱名目不少，去此不远，罪人随业轻重而入之。”又问此处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绍又问：“王城之人如海，岂得俱无罪乎，而不入地狱耶？”判官曰：“得处王城者，是业轻之人，不合入地狱。候有生关，则随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评事，流到州二年，与绍邻居。绍洪复累世通旧，情爱颇洽。绍发康州之日，评事犹甚康宁。去后半月，染疾而卒。绍未回，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见田生在彼。田崔相见，彼此涕泣。田谓绍曰：“洪别公后来，未经旬日，身已谢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绍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寻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托。洪本无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已唤致得。年（“年”上原有“身名”二字，据明抄本删）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责以夺他人之嗣，以异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孙归本族，见为此事，被勘劾颇甚。令公却回，望为洪百计致一书，与洪儿子，速令郑氏子归本宗。又与洪传语康州贾使君，洪垂尽之年，窜逐远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殁之后，又发遣小儿北归，使道体归葬本土，眷属免滞荒陬。虽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浅劣，何以当之。但荷恩于重泉，恨无力报。”言讫，二人恸哭而别。居三日，王判官曰：“归可矣，不可久处于此。”一字天王与绍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颇盛，道引骑从，填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处分，与绍马骑，尽诸城门。大王下马，拜别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从绍相别。绍跪拜，大王亦远拜讫，大王便回。绍与天王自归。行至半路，见四人，皆人身而鱼首，著惨绿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临一峻坑而立，泣拜请绍曰：“性命危急。欲堕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绍曰：“仆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许诺则得。”绍曰：“灼然得。”四人拜谢。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讫，更欲启难发之口，有无厌之求，公莫怪否？”绍曰：“但力及者，尽力而应之。”曰：“四人共就公乞《金光明经》，则得度脱罪身矣。”绍复许，言毕，四人皆不见。却回至雷州客馆，见本身偃卧于床，以被蒙复手足。天王曰：“此则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惧。”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苏，问家人辈，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苏后一日许，犹依稀见天王在眼前。又见阶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养四鲤鱼。绍问此是何鱼，家人曰：“本买充厨膳，以郎君疾殛，不及修理。”绍曰：“得非临坑四人乎？”遂命投之于陂池中，兼发愿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出《玄怪录》，《说郛》卷四引作出《河东记》）

【译文】

崔绍是博陵王崔玄暐的曾孙子。崔绍的祖父叫崔武，曾在桂林作官。父亲崔直，元和初年也在南海作官，曾被郡里任命到端州做官。崔直为政清廉，生活过得很清苦，从不聚敛贪财。所得薪俸除了养家糊口，就都周济了困难的亲朋。他在郡里呆了一年多，因为得了中风病，卧床不起好几年。本来就很穷，又得了重病，更是惨淡，死了以后，家里几乎只剩四壁，家里的人们也没有能力拉他的灵柩回北方故土安葬。崔绍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兢兢业业的作人为官，处处效法亡父的节操而积德行善。当时郡里有“南越会府”，（是一种同乡互助性的会馆），常常资助一些清贫的官员和沦落的士人学子。崔绍常常为了救燃眉之急迫于冻饿之苦，不得不到“南越会府”中求点帮助。在会府里结识了贾继宗，他的外表兄夏侯氏的儿子就是崔绍的女婿，所以崔绍和贾继宗交往很密，对他家很熟。大和六年，贾继宗由琼州招讨使改任康州牧（一个州的长官），就荐举崔绍到州衙里任掾属（负责文秘的官）。康州所属有个县名端溪，代理县尉陇西人李彧是前任大理寺评事景休的侄子。崔绍与李彧是的交情，处得很融洽。崔、李两家住得也很近。李彧家里养了一只母猫，常常跑到崔绍家抓耗子。南方当地有种民俗十分讨厌，别人家的猫在自己家里生崽，认为是很不吉利的事。李彧家的母猫在崔绍家生了两只猫崽，崔绍十分厌恶，就让家里的僮仆把三只猫拴在一个筐箩里，弄了些石头装在里面，又用绳子把筐口拴死，扔到了江里。不到一个月，崔绍的生身母亲荥阳人郑氏去世，按官方的规定父母去世凡有官职的必须解除职务守孝。崔绍解了官更加贫苦了，家里有好几辈的孤寡，连喝粥的钱都供不上，常常是吃了早上没有晚上的。崔绍实在没办法，就在广州一带到处游荡，向亲戚朋友们告帮。他于太和八年五月八日从康州出发，走遍了海南的几个郡，到这年的九月十日到了雷州。崔绍家里经常供奉的神像，是一字天王，已经供了两代。崔绍到雷州后，住在旅店里，当月二十四日突然得了热病，过了一夜更重了，第二天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崔绍忽然看见两个人，一个穿黄衣一个穿黑衣，手里拿着公文对崔绍说：“我们奉阎王的命令捕你。”崔绍一开始不服，说：“我一辈子净作好事，从未做过恶，我犯了什么罪要被你们捉到阴间呢？”两个鬼卒大怒，说：“你杀害了三个无辜的人，被害人在阴间告了你，天帝都下了公文让阎罗王审问你，准备让你为受害人抵命呢，你怎敢自己叫屈，抗拒王命？”说罢展开手中的公文。崔绍见上面的字写得很清楚，但鬼卒不许他细看。崔绍这时心里十分害怕，但仍不知道判自己什么罪。这时，见来了一个神人，两个鬼卒赶快伏在地上叩拜。神对崔绍说：“你认识我吗？”崔绍说不认识。神说：“我就是一字天王，你家供奉我多年了，我常常想报答你。现在我知道你遭了难，所以特地来救你。”崔绍一听立刻跪伏在地下求一字天王相救。天王说：“你尽管跟我走吧，我保你不会有灾难。”说罢天王就走了。崔绍紧跟着天王，那两个鬼卒在崔绍身后押着。他们走过去的是一望无头的大道，也不知这道是通向哪里的。走了五十多里。天王问崔绍累不累，崔绍说不太累，还能勉强走二三十里。天王说，快到了。正纳闷寻思快到什么地方时，远远看见一个城门，城墙有几十丈高，门楼很高大，有两个神人把守着，他们见天王来了，都侧身站着行礼，显出很敬畏的样子。又走了五里，又看见一个城门，有四个神守着。这四个神见了天王后，也像第一个城门前的神那样行礼。再走三里多地，又有一个城门，但城门关着。天王对崔绍说：“你先站在这儿等着，我先进城去。”说罢天王就腾空从城上飞过去进了城。过了一顿饭工夫，听见城门上的大锁有了响动，城门大开，见有十个神人，天王也在中间，看他们的神色，都很忧虑恐惧。又走了一里地，又见一个城门。城里有八条街，街道十分宽阔，两边种着各种树木。崔绍认不出来是什么树。街上有很多的神人，简直数不清有多少，都站在树下。八条街中有一条街最大，顺这条街往西走，又有一个城门，门两旁各有好几十间楼房，房门都挂着帘子。街道上各种人物都很多，车、轿混杂在一起，车盖轿篷五彩缤纷。有骑马的，也有骑驴的，和人世间的街市一模一样。这个城门，没有人看守。又过了一道城门，尽是高楼，不记得有多少间，楼上的房门都挂着珠帘翠幕，看得人眼花缭乱。楼上全都是女人，没有一个男人。她们的衣服十分华丽，佩戴的首饰非常新奇，高贵绚丽是人世上从来没见过的。每家门上都挂着朱红的旗或银粉绘制的彩旗，旗多得数不过来。也有好几百穿紫衣服的人在城门上来来往往。天王让崔绍在城门外先站一会儿，自己先走进去了。这时那两个鬼卒领崔绍来到一座大厅堂上，让他先见一见王判官。到了大堂前，穿着绿袍的王判官走下台阶和崔绍相见，很热情的接待了他，并向崔绍施礼回拜，问寒问暖，还问一路的辛苦，并请崔绍走上大堂和他一齐坐下说话，还让人泡茶。过了半天，王判官才看着崔道：“你还没有生吧？”崔绍不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心里很惊慌。王判官解释说：“阴间忌讳说‘死’字，所以把死叫作生。”说罢就催人快上茶，茶端上来以后，王判官说：“这茶你不要吃，因为它不是人世间的茶。”崔绍正犹豫问，有个穿黄衣的人提了一壶茶来，判官说：“这才是阳间官家用的茶，你可以放心喝了。”崔绍喝了三杯茶以后，判官就带他去见阎王，手里拿着一张公文，也不经通报，就进了阎王大殿。崔绍看见阎王正和一字天王对面而坐，天王问阎王说：“我就是为这个人来向你求情的。”阎王说：“有苦主上诉，尽管崔绍没有亲手杀人，但是他亲口下了命令，让别人把受害人杀死在江里的。”天王命人传被崔绍杀害的人上堂。这时有十几个穿紫衣的鬼卒应声出了大堂，不一会儿有一个人，穿着色彩斑烂的紫袍，手里拿着笏板，笏板下有一张状纸，领着一个女人上了堂，女人后面还跟着两个孩子，这三个人都是猫头人身。那女人穿淡色裙子黄衫子。两个孩子中一个女孩穿着同样的衣服，一个男孩穿着黑衫。三个告状的在大堂上哭号不止，说崔绍无缘无故地杀害了他们母子。这时天王对崔绍说：“你赶快答应为他们抄经书作功德，使他们超度！”崔绍由于又慌又怕，竟一时想不起人间常念的佛经都有什么名目，只记得有一部《佛顶尊胜经》，就忙向那三个猫鬼许愿说为他们各自抄写一卷经文。刚许完愿，那三个告状的猫鬼就消失了。阎王和一字天王就让崔绍从台阶下走上堂来坐下，崔绍忙向阎王拜谢，阎王也施礼回拜。崔绍非常谦恭地说：“我是一个凡夫俗子，犯了罪又有苦主控告，是不该得到宽恕的，没想到还能生还，这都是大王的恩德，大王还这样降尊向我还礼，使我实感不安有愧啊！”阎王说：“您的事已经处理完了，就快回人间吧。死生是完全不同的两界，你是活人，所以我不敢接受你的拜礼。那么，你是谁家的子弟呢？”崔绍说出自己的姓氏、族系给阎王，阎王说：“你说的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和你还是亲家呢。我就是马总，人世间的马仆射。”崔绍一听立刻站起来说：“马仆射的养子磻夫，就是我的妹夫啊。”阎王问磻夫现在何处，崔绍说他和磻夫分别很久了，只知道他家住杭州。阎王又说：“这次捕你到阴间你不要责怪我，我是奉了上天的命令审你的案子，现在放你还阳吧。”说着回头问王判官道，“崔公现在什么地方歇息？”王判官说：“就在我的府里安置。”天王说：“很好。”崔绍又问阎王，“大王在人间时，德高望重，官位颇尊，现在应该归入天界，成为仙家。以你这样高贵的身份，怎么竟在阴司作官呢？”阎王笑着说：“我这个官职也来之不易啊。我的前任是杜司徒。他对我马总特别赏识，所以才推荐我担任了这个阴司的主官，这不是随随便便想当就能当得上的。”崔绍又问，“那杜司徒又换了谁的官职呢？”阎王说：“杜司徒是换的李若初来作大王的。因为李若初为政过于严酷不够宽厚，所以上帝才认为他不宜于长期任阎君，就让杜司徒换了他。”崔绍又说：“我偶然到阴间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想请问大王，我听说冥府有阳间官吏的名册档案，我没有什么才能，又身患疾病，回到人间也不敢奢望升官了。然而我还有些亲友，我想知道一下他们的禄数，不知行不行？”阎王说，“别人是绝对不许看的，然而看在你我是亲戚的情分上，特别照顾你一下吧。不过我提醒你千万记住，不许有丝毫泄露。如果你有一点泄露，就会变成哑吧，一辈子不能说话了。”崔绍又问，“不知道我已故的父亲是仍在阴间还是已经转世了呢？”阎王说：“他现在阴司任职。”崔绍哭着请求说：“我想和先父见上一面，不知允许不允许？”阎王说：“他已经去世多年了，按规定不能让你们见面了。”崔绍只好站起来告辞了阎王，由一字天王送崔绍到王判官的府宅里，一看，厅堂里的铺陈摆设的食用物品都像人间一样。王判官领着崔绍来到一个厅廊下，那里又有一个楼房，判官领他进了门，只见满墙都是金榜和银榜，上面开列着人间官员贵人的姓名。凡是为将相的，名字都列在金榜上，将相以下的官员都列在银榜上。还有一块很长的铁榜，上面列的是州、府、郡县的官员姓名。崔绍看到的这三块榜上的人都是在世的官员，如果去世了，名字就没有了。王判官对崔绍说：“看看就可以了，千万回去后别向人说榜上人的官职。已经在位的说了尚不要紧，还没任命的，千万不能泄漏，否则就犯了刚才阎王对你的警告。世上的人如果心地善良积德行善，就必会得到善报。如果作恶，那阴司惩罚恶人的法度是非常严厉的。”崔绍在王判官那里停留了三天，看到一早一晚警戒很严，每当有什么重大事情就会敲击好几百面大鼓，但不吹号角。就问判官说：“阴间的各种事都和人间一样，唯有这光敲鼓不吹号角，是什么原因呢？”判官说：“这是因为号角声很像龙吟的原因。龙是金精，金精就是阳气的精华。而阴曹地府是最阴的地方。这最阴的地方，是绝不能听到最有阳气的声音的。”崔绍又问王判官，“听说阴间有地狱，不知这地狱在哪里呢？”判官说：“地狱的名目不少，离这里不远。罪人按他们罪过的大小分别进入各种地狱。”崔绍又问这里的城市怎么那么繁华，城里人怎么那么多，判官说这里是阴间的王城，繁华热闹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崔绍又问，“王城里人多似海，难道其中就没有犯罪的吗，他们怎么不入地狱呢？”判官说，“能够在王城里居住的人，都是罪很轻的人，不该入地狱。他们在这里等待机会，一旦有转世的机会，就会随着他们身份的高低而转世托生了。”崔绍没死之前，有一个宋州的院官叫田洪，职务是评事，由于获罪被流放到康州住了两年，和崔绍是邻居，两家几辈人都互有交往处得很融洽。崔绍离康州出发去海南时，田洪还平安无事，崔绍离康州半月后，田洪就得病死了。因为崔绍还没回人间，所以根本不知道田洪的死讯。这次崔绍被捉到阴间，竟意外地遇见了田洪。两个人相见之后，都痛哭起来。田洪对崔绍说：“自和你分别以后，不到十天我就死了，不知你怎么也突然来到阴间呢？”崔绍说：“我被阎王传来查问我年轻时的一件事，事情已处理完了，现在就放我回人间。”田洪说，“我有一件小事，想办托你料理一下。我本来没有儿子，收养了外孙郑氏的儿子做我的儿子，已经成为事实了。但没想到我到了六十岁上自己得了个儿子。现在我被阴司捕来，就是因为怪罪我夺取别人的儿子给自己传代，以异姓人做为子嗣，又不让外孙归回自己本族。现在我正为这件事被追查的很紧，希望你回到人世后，想方设法替我传个信给我的儿子，让他赶快让郑氏的儿子归回他的宗族吧。”接着又求崔绍给康州的贾使君捎个信，就说：“我田洪在垂老之年被流放到边远的海南，贾使君对我情意深重，事事帮助我，我死后，又料理我的灵柩北归的事，使我的儿子能扶柩回故土把我安葬，使我的家眷不至于困留在荒凉的僻壤穷乡。贾使君这样做，自然是出于仁者的一片热诚，但我田洪这样一个鄙陋的俗人实在是担当不起，就是我如今在九泉之下，也是愧恨终日，觉得无力报答贾使君于万一啊！”说罢，田洪和崔绍痛哭着告别。崔绍在判官府上住了三天，王判官说：“你该回家了，不可长时间停留在阴间。”一字天王要和崔绍一同回去，阎王送了出来。天王的行李非常多，加上开道的和随仆们，把整条街都堵塞了。天王驾着一座小山自己走，阎王吩咐给崔绍一匹马当坐骑，送到城门外，阎王下马拜别天王，天王却坐在山上没下来，只是和崔绍一同和阎王拜别。崔绍跪拜行礼，阎也行了礼，就上马回去了。崔绍和天王一起往阳间走，半路上，遇见了四个人，都是人身鱼头，穿着浅绿衫，手里拿着笏板，衣衫上有点点血迹，站在一个大深坑边上，一边哭一边向崔绍说：“我们的性命危在旦夕，马上就要跌进这个深坑里，只有你能救我们几个人的性命。”崔绍说：“我有什么力量救你们呢？”那四个人说：“你只要答应救我们，这就行了，我们就算得救了。”崔绍说：“我当然答应救你们。”四个人连忙拜谢，又说：“我们的性命已蒙您救了，现在还有个请求，真有点是贪得无厌的奢求了，但我们还是要请求，请您不要怪罪我们。”崔绍说：“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尽力为你们办。”那四个鱼人说：“我们四个人一同向您请求为我们抄一部《金光明经》，我们的罪身就可以获得超度了。”崔绍就又答应了，刚说完，那四个鱼人就消失了。崔绍回到阳间，来到雷州的客舍，看见自己的尸体还僵卧在床上，用被子盖着手脚。天王说：“这就是你的肉身，你要慢慢进入你的身子，别害怕。”崔绍按着天王的话，慢慢进入自己的肉身，就活转来了。苏醒后，问家中的亲人，才知道自己死去七天了，只有心和嘴、鼻子尚有一丝暖气。复活后过了一天多，崔绍还恍恍惚惚觉得天王在眼前。他又看见院子台阶前有一个木盆，盆里用水养着四只鲤鱼。崔绍就问鱼是怎么回事，家里人说，鱼原来是买了准备下厨做菜的，后来您突然得病死去，鱼就没来得及下锅。崔绍说：“这不就是在阴间向我求救的那四条鱼吗？”就让人把鱼投进池塘里，并许愿为它们写了一部《金光明经》。

辛察

太和四年十二月九日，边上从事魏式暴辛于长安延福里沈氏私庙中。前二日之夕，胜业里有司门令史辛察者，忽患头痛而绝，心上微暖。初见有黄衫人，就其床，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顾本身，则已僵矣。其妻儿等，方抱持号泣，噀水灸灼，一家苍惶。察心甚恶之，而不觉随黄衣吏去矣。至门外，黄衫人踟蹰良久，谓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钱二千缗，便当相舍。”察曰：“某素贫，何由致此？”黄衫曰：“纸钱也。”遂相与却入庭际，大呼其妻数声，皆不应。黄衫哂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达语求钱。于是其家果取纸钱焚之。察见纸钱烧讫，皆化为铜钱，黄衫乃次第抽拽积之。又谓察曰：“一等为惠，请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余步，有一力车佣载者，亦常往来，遂与黄衫俱诣其门。门即闭关矣，察叩之，车者出曰：“夜已久，安待来耶。”察曰：“有客要相顾，载钱至延平门外。”车曰诺，即来。装其钱讫，察将不行。黄衫又邀曰：“请相送至城门。”三人相引部领，历城西街，抵长兴西南而行。时落月辉辉，钟鼓将动。黄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当且止延福沈氏庙。”逡巡至焉，其门亦闭。黄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余，紫裙白襦，自出应门。黄衫谢曰：“夫人幸勿怪，其后日当有公事，方来此庙中。今有少钱，未可遽提去，请借一隙处暂贮收之。后日公事了，即当般取。”女人许之。察与黄衫及车人，共般置其钱于庙西北角。又于户外，见有苇席数领，遂取之复。才毕，天色方晓，黄衫辞谢而去。察与车者相随归。至家，见其身犹为家人等抱持，灸疗如故。不觉形神合而苏。良久，思如梦非梦。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恶，作君语，索六百张纸作钱，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颇惊异。遽至车子家，车家见察曰：“君来，正解梦耳。夜来所梦，不似寻常。分明自君家，别与黄衫人载一车子钱至延福沈氏庙，历历如在目前。”察愈惊骇，复与车子偕往沈氏庙，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既于庙西北角，见一两片芦席，其下纸缗存焉。察与车夫，皆识夜来致钱之所。即访女人，守门者曰：“庙中但有魏侍御于此，无他人也。”沈氏有藏获，亦住庙旁，闻语其事，及形状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闻打门声，使候之，即无所见。如是者三四，式意谓之盗。明日，宣言于县胥，求备之。其日，式夜邀客为煎饼，食讫而卒。察欲验黄衫所验公事，尝自于其侧侦之，至是果然矣。（出《河东记》）

【译文】

太和四年十二月九日，任边上从事的魏式突然死在长安城延福里沈氏的家庙里。他死前两天的晚上，胜业里有一个当司门令史的人各叫辛察，忽然得了头痛病死去了，但心口还有点温气。他先是看见一个黄衫人来到他的床前，用手搀着他走出门去。他回头看躺在床上的自己，已经僵死了。他还看见自己的妻子儿女们抱着自己的尸体号哭，又是喷水又是针灸地在抢救自己。十分惊慌。辛察看到这些情景，心里挺厌恶，魂就不知不觉地跟着黄衫人走了。到了门外。黄衫人徘徊了很久，然后对辛察说：“你不该到阴间去，如果你能给我二千串钱，我就放掉你。”辛察说：“我向来十分贫穷，上那里弄这些钱给你呢？”黄衫人说：“我要的是纸钱而已。”于是辛察就和黄衫人又回到屋里，辛察向他妻子大喊了好几声，妻子根本就没有应声。黄衫人嘲笑地说，“你这样办根本行不通。”说罢就指着一个家中的僮仆，让辛察用手扶他的后背，然后通过僮仆的嘴说需要纸钱。这下很灵验，他家里人果然拿来纸钱烧化了。辛察看见纸钱烧完后，立刻都变成了铜钱，黄衫人就按次序一串一串地把铜钱堆放好，然后又对辛察说：“求你作好事做到底，找个脚夫把这些钱给我送出城去吧。”辛察想了好半天，忽然让起他家院子西边一百多步远，有一个推车拉脚的人，过去也常有来往，就和黄衫人一起来到他家，见大门关着，辛察就敲门。推车人开门后说：“夜这么深了，你来做什么？”辛察说：“有位客人要雇你的车拉脚，运些钱到延平门外。”车夫说：“那好吧。”于是他们一起来到辛察家，把那些钱都装上了车。辛察打算留在家里不走了，黄衫人又请他一齐送出城去。他们推着钱一起走，经过城西街，到了长兴里又往西南走。这时月亮将落，城楼上的晨钟转鼓就要敲响，黄衫人说：“天要亮了，不能再走了，咱们先到延福里沈家庙里去吧。”他们又一块来到了沈氏庙前，庙门也关着。黄衫人前去敲门，不一会儿一个女人来开门。这女人约五十多岁，白袄紫裙。黄衫人向女人陪礼说：“夫人请原谅打扰，我后天有公事，也是到这庙里来。现在我有些钱，不能马上带走，请借庙里一角地方替我寄存一下，后天公事办完，我就把钱拿走。”那女人同意了，辛察、黄衫人和车夫就一同把钱搬放在庙的西北角，并在门外找了几领芦席把钱盖上。弄完之后，天已经破晓，黄衫人辞谢拜别走了。辛察和车夫一起往回走。到家后，辛察看见自己的肉身还被家里人抱着，仍然在针灸抢救，就不知不觉附在身体上苏醒了。过了很久，辛察回想这一段事，觉得又像梦又不像梦，就问家里人都发生了什么事。妻子说家里的僮仆突然中了邪，发出辛察的声音说让家里弄六百张纸做成纸钱，然后烧化。辛察一听这正是以前他经过的事，十分惊奇。就很快地跑到那车夫家。车夫一见辛察就说：“你来得好，正好给我解解我的梦。我昨天夜里做了个梦很不寻常，我记得清清楚楚，和你及一个黄衫人运了一车钱到延福里的沈氏庙中，现在这些事还历历在目。”辛察听后更是又惊又怕，就和车夫一同去沈氏庙。他俩从来没去过沈氏庙，但都像昨天晚上一样很自然地就走到了庙前，看到庙的西北角果然有一两片芦席，揭开一看，下面堆着一串串纸钱。辛察和车夫都认得昨夜寄存钱的地方，就找那个开门的女人。守门人说，这沈氏家庙只有魏侍御住着，此外再没有任何人。沈氏有个仆人也住在庙旁，听说了这件事，又听辛察和车夫描述那女人的衣服相貌，就哭着说：“那就是我们太夫人啊！”原来那天夜里五更时分，魏式全家都听见了敲门声，偷偷向门外看，却什么也没看见，过了一会又有敲门声，这样好几次，魏式想大概是盗贼，第二天，就报告了县里管治安的官员，要求防备被盗贼抢掠。这天夜里，魏式请客人一同吃煎饼，刚吃完，魏式就突然死了。辛察想起了黄衫人那夜曾说过要到沈氏庙里办“公事”，为了验证一下，就到庙里偷偷探听有什么异常。魏式暴死果然证明了那黄衫人的话，所谓“公事”，就是要抓魏式去阴间。

僧彦先

青城室园山僧彦先尝有隐慝，离山往蜀州，宿于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摄，诣一官曹。未领见王，先见判官。诘其所犯，彦先抵讳之。判官乃取一猪脚与彦先，彦先推辞不及，黾勉受之，乃是一镜。照之，见自身在镜中，从前愆过猥亵，一切历然。彦先渐惧，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与人说，然不言所犯隐秽之事。（出《北梦琐言》）

【译文】

青城室园山的和尚彦先有些见不得人的隐私。有一次他离开室园山到蜀州去，半路上住在天王院，突然死去。他觉得被鬼卒追捕后被带到阴间的官府中，鬼卒没让他见阎王，先领他去见判官。判官问彦先犯的什么罪，彦先说什么也不认罪。判官就拿来一个猪蹄给他，他先是推辞不接，实在不得已低着头勉强接了，那猪蹄却变成了一面镜子。彦先一照，看见自己在镜子里，从前作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都在镜子里清清楚楚浮现出来了。彦先十分惊恐，不知该怎么办。判官安抚他半天，告戒他今后不许再作坏事，就放他还阳。彦先再生后，到处说他游阴的事，然而对他曾作过的那些坏事却一字不提。

陈龟范

陈龟范，明州人，客游广陵。因事赞善马潜。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视牒曰：“吾追陈龟谋，何故追龟范耶？”范对曰：“范本名龟谋，近事马赞善，马公讳言，故改一字耳。”府公乃曰：“取明州簿来。”顷之，一吏持薄至，视之，乃龟谋也。因引至曹署，吏云：“有人讼君，已引退矣，君当得还也。”龟范因自言：“平生多难，贫苦备至，人生固当死，今已至此，不愿还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愿知将来穷达之事。”吏因为检簿曰：“君他日甚善，虽不至富贵，然职录无缺。”又问寿几何，曰：“此因不可言也。”又问卒于何处，曰：“不在扬州，不在鄂州。”送还家寤。后潜历典二郡，甚见委用。潜卒，归于扬州，奉使鄂州，既还，卒于彭泽。（出《稽神录》）

【译文】

明州人陈龟范到广陵游历时，被赞善（官名）马潜留下任职。一天夜里，陈龟范突然死亡，被带到阴间一个府衙里。一位府官看了公文后说，“我要捕的是陈龟谋，你是陈龟范，怎么被抓来了？”陈龟范说：“我原名就叫陈龟谋，近来在马赞善手下做事，他忌讳“言”字，所以我的名字就改了一个字。”府官就让把明州的生死簿取来。不一会一个官员拿来了簿子，府官一查，果然陈龟范原名叫陈龟谋，于是把他领上冥司公堂。堂上的官员说，“有人告你，但现在原告已撤诉，你可以回人间了。”陈龟范听后说：“我在人间多灾多难，又十分穷苦。反正人早晚免不了一死，我既然来了，就不愿回去了。”堂官坚持要送他还阳，他又说：“如果非让我回去，我想知道我将来的命运怎样？”堂官就替他查看簿子，查到后告诉他，“你日后的命运还不错，虽然不至于大富大贵，但官还是总有你可作的。”陈龟范又问自己还有多少年阳寿，堂官说：“这个可就不能告诉你了。”又问最后死在哪里，堂官说他既不死在扬州也不死在鄂州。后来就把他送回了家，陈龟范就复活了。后来马潜先后在两个郡当了郡守，很器重陈龟范，一直任用他。马潜死后，陈龟范被调到扬州，后来又奉命派到鄂州，最后死在了彭泽。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贾偶　章泛　谢弘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强名妻　荆州女子　周哲滞妻 刘长史女

　卢顼表姨　刘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赵某妻

贾偶

汉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少女子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字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昨被召而来，今得却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冯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文合卒以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苏。文合欲验其事，遂至弋阳，修刺谒令，因问曰：“君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姿质服色，言语相反复本末。令入问女，所言皆同。初大惊叹，竟以女配文合焉。（出《搜神记》）

【译文】

汉代建安年间，南阳人贾偶，字文合，得病去世。当时有一个差吏带着他来到太山，司命复核生死簿子，对官员说：“应该召的是某某郡的文合，怎么把这个南阳的给召到阴间来了？快把他送回阳世吧。”当时天已黄昏，贾文合被放还出了阴间的城门后，在城外一棵树下歇息，看见一个少女在独身走路。文合就问女子，“你很像是大家闺秀，怎么一个人徒步走路呢？你叫什么名字？”少女说：“我是三河人，我父亲现在是弋阳县的县令。昨天我被召到阴间来，今天被放回阳世。我看天色晚了，在别处休息怕男女之间多有不便会被人议论，看见你后，觉得你的容貌风度一定是个很贤德的人，所以我才走到你这儿来和你作个伴，心里也能有点底。”文合对女子说：“我一看见你萌生出喜爱你的感情，今夜我们就作成夫妻吧。”少女说：“我常听母亲姨妈姑母这些长辈说，女子的至德就是保持贞节，只有纯贞的姑娘才为人称赞。”文合反复向少女解释、求爱，但少女始终不动心。天亮后，两个人分道而去。文合已死了两夜，家里人停丧后准备装殓他，但看他脸上还有活人的气色，摸他的心口还有些温热，果然不一会就苏醒复活了。文合复活后，想验证他在阴间的事，就去了弋阳县，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见县令，问县令说：“你有个女儿死后又复活了吗？”并详细说了女子的相貌服饰，以及和自己谈话的经过。县令进内宅问女儿，女儿所说的和文合的话完全相符。县令先是又惊又感叹，最后竟把女儿许配给文合作妻子。

章泛

临海乐安章泛年二十余，死经日，未殡而苏。云，被录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女子同被录送，立住门外。女子见泛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三只及臂上杂宝托泛与主者，求见救济。泛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泛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屈。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泛共宿嬿接，更相问。女曰：“我姓徐，家吴县乌门，临渎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泛先为护军府吏，依假出都，经吴，乃对乌门。依此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泛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所言因符（“符”原作“得”，据明抄本改。）主人乃悟。惟（“惟”原作“甚”，据明抄本改。）羞不及寝嬿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徐氏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泛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徐氏谓天意，遂以妻泛。生子名曰天赐。（出《异苑》）

【译文】

临海郡乐安县有个章泛，二十多岁，死了没装殓，一天后又复活了。他说被召到天曹，天曹的主管官员是他的大舅哥，经过他的疏通，得以免死还阳。章泛刚到天曹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和他一起被捉了来，在门外等着。后来女子见章泛得以还阳，知道他在阴间有得力的人帮忙，就哭着摘下自己手上的三只金镯子和其他的宝物，托章泛交给主管生死的官员，代为疏通营救。章泛就替女子向大舅子求情，并把金镯子等物送了上去。过了很久章泛出了大门，说天槽主官说：“章泛的案子已了结，遣回人世，秋英也一同送回阳世。”秋英就是那女子的名字。于是章泛和秋英就一同上路。但秋英脚痛，疲乏不堪，实在不能再走，加上天色已晚，两个人就在道旁一个小房歇息。小房像个旅店，但里面没有主人。这天夜里，章泛就和秋英作了夫妻。章泛又仔细问女子的情况，女子说：“我姓徐，家在吴县的乌门。门前有一株倒了的枣树，那就是我的家。”第二天早晨，两人就分手各自回家，两个人都还了阳。章泛原来在护军府当府吏，就请了假出了城，到吴县去，找到了乌门，然后按秋英说的去访寻，找到了徐氏的家。章泛向徐氏问候叙谈，并问秋英在哪里。徐氏说：“我的女儿从来不出门，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章泛细说了他在阴间和秋英相遇的事。秋英复活后，已向父母先讲了在阴间遇见章泛，徐氏一听章泛说的和秋英说的一样。只是秋英由于害羞，没有说她在阴间和章泛作成夫妻的事。但徐氏的邻居有的知道，就告诉了徐氏。徐氏就把家里的几个丫环叫出来，一个一个的让章泛认，章泛都说不是。最后让秋英出来，秋英和章泛一见面，两人就像老相识那样。徐氏说这是天意促成的姻缘，就把秋英许配给章泛。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天赐。

谢弘敞妻

唐吴王文学陈郡谢弘敞，妻高阳许氏。武德初，遇患死，经四日而苏。说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狱，未见官府，即闻唤。虽不识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语音。许问云：“语声似是沈丈，何因无头？”南人呼姑姨夫，皆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头，置于膊上，而诫许曰：“汝且在此，勿向西院。待吾汝造请，即应得出。”许遂住，吉光经再宿始来。语许云：“汝今此来，王欲令汝作女伎。倘引见，不须道解妶管。如不为所悉，可引吾为证也。”少间，有吏抱案引入。王果问解妶管不，许云：“不解，沈吉光具知。”王问吉光，答曰：“不解。”王曰：“宜早放还，不须留也。”于时吉光欲发遣，即共执案人筹度。许不解其语，执案人曰：“娘子功德虽强，然为先有少罪，随便受却，身业具净，岂不怪哉！”吏东引入一院，其门极小。见有人受罪，许甚惊惧。乃求于主者曰：“平生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净碗盛食与亲，须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铜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苏时，口内皆烂。吉光即云：“可于此人处受一本经，记取将归，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余。”许生时素未诵经，苏后，遂诵得一卷。询访人间，所未曾有，今见受持不缺，吉光其时尚存。后二年，方始遇害。凡诸亲属，有欲死者，三年前并于地下预见。许之从父弟仁则说之。（出《冥杂记》，黄本作《冥祥记》，明抄本作《冥报记》）

【译文】

唐朝时，给吴王讲授文学的师傅叫谢弘敞，是陈郡人。他的妻子是高阳的许氏，武德初年得病死去，过了四天又苏醒过来。据她说，她被二三十人拘捕后送到地狱，没见到审案官本人，就先听到官员喊自己的名字。虽然没见到人，听声音像是自己的姑夫沈吉光。许氏就问道，“听说话的声像是沈丈，为什么没有脑袋呢？”南方人对姑夫姨夫都叫“×丈”。这时只见沈吉光用手提着自己的头，把头放在胳膊上，并警告许氏说：“你就在这儿呆着，千万不要到西院去。等我为你向上司求情，你得到允许后再出来。许氏就在原地呆着。沈吉光过了一夜才又来见许氏，对许氏说：“这次把你拘到阴间，是因为大王想让你作乐伎。如果大王接见你，你就说你不懂得音乐和乐器。如果大王不信，你就让我为你作证。”过了片刻，有个官员抱着卷宗领许氏上堂，大王果然问许氏懂乐器不。许氏说：“不懂，沈吉光最知道我。”大王就问沈吉光，沈吉光回答说：“她真的不懂音乐。”大王说：“那还是早点把她送回去吧，这里不要留她了。”当时沈吉光就想送许氏还阳，但却在一旁和管案卷的官员商量办法。许氏不懂他俩说些什么，管案卷的官员就对许氏说：“你在人世虽然积了很多功德，但你过去也犯过罪。如果你在这里把罪赎净，带着一个干干净净的无罪之身回到人世，那该多么痛快！”说罢就领着许氏向东进了一个小院，院门非常小。许氏看见院里有人正在受刑，心里十分害怕，就向主管的官员哀求道，“我在人世时一直行善积德，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要让我到这里来受刑啊？”主管回答说：“你曾经用不干净的碗盛饭给老人吃，所以应该受刑才能回人世。”然后就把烧化了的铜汁灌进许氏的嘴里，许氏觉得嘴里又若又疼。等苏醒时，嘴里全烧烂了。沈吉光就对主管说：“可以在此接受一本佛经，把它带回去，念经拜佛不可懈怠，从此以后就可以保你活到八十还有余。”许氏在人世时，从来没有念过经，还阳后，就背诵了一卷经文，遍访人世间谁也不会她念的这一本经。一直到现在，许氏坚守佛戒从不松懈。沈吉光那时还活着，两年后被人害死。凡是他的亲属中将要死的人，三年前沈吉光就会在阴间看到。许氏的叔伯弟弟仁则曾说过这件事。

梁氏

咸阳有妇人姓梁，贞观年中，死经七日而苏。自云，被收至一大院，见厅上有官人，据案执笔，翼侍甚盛。令勘问，此妇人合死不。有吏人赍一案云：“与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误追（“误追”原作“追耳”，据明抄本改）。”官人敕左右，即放还。吏白官人云：“不知梁有何罪，请即受罪而归。”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两舌恶骂之罪，更无别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执斧砍之，日常数四。凡经七日，始送令归。初似落深崖，少时如睡觉。家人视其舌上，犹大烂肿。从此以后，永断酒肉，至令犹存。（出《冥报拾遗》）

【译文】

咸阳有个姓梁的女人，唐贞观年间死了，过了七天又活过来。她自己说，死后被拘押在一个大院里，见堂上有个大官伏在桌子上，手里拿着笔，两旁站着很多侍从。大官命手下人查一查梁氏该不该死。这时有个官员拿来一个卷宗报告说：“梁氏和一个该死的人同名同姓，所以抓错了她。”大官告诉左右的人立刻放梁氏回阳世。这时那官员向大官说：“不知道这个梁氏在人间犯没犯罪，如果她有罪，应该让她受刑赎罪后，再放他还阳。”大官就命人查看梁氏的卷宗，查完后报告说：“梁氏只有一件好骂人的罪，别的罪倒没有。”于是命一个鬼卒把梁氏的舌头拔出来，另一个鬼卒用斧子砍舌头，每天上好几次这样的刑罚。过了七天，才送梁氏回人间。梁氏先是觉得好像掉下一个深崖，过了片刻又像是突然睡醒了，就复活过来。家里人看她的舌头仍然又肿又烂。从此以后，梁氏不但不再骂人，连喝酒吃肉的罪过都不犯了，至今她还活着。

朱氏

唐郑州武阳县妇女姓朱，其夫先负外县人绢，夫死之后，遂无人还。贞观末，因病死，经再宿而苏。自云，被人执至一所，见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史。汝夫生时，负我家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归，宜急具物，至某县某村，送还我母。如其不送，追捉更切。兼为白我娘，努力为造像修福。”朱即告某乙乡闾，得绢送还其母。具言其男貌状，有同平生。其母亦对之流涕，觑欷久之。（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代郑州武阳县有个妇女朱氏，他丈夫原先欠一名外县人绢绸，丈夫死后，就没人去还了。贞观末年，朱氏妇女病死，过了一夜又苏醒过来。据她自己说，被人抓到一个府衙，衙里的一个官员说：“我是司命府史。你丈夫生前欠了我家若干定绢绸，没有还，所以我把你抓来了。现在我马上把你放回去，你回去后要赶快准备好绢绸，到某县某村还给我母亲。如果不还，我会马上再把你抓到阴间来！你还绢时顺便告诉我娘，要好生造神像积功德。”朱氏还阳后就把这事告诉乡亲某乙，拿了绢绸还给那外县人的母亲，并诉说了阴间当司命的那个人的相貌形状。外县人的母亲一听，他儿子的模样跟活着时一样，就感叹了很久，哭了一场。

李强名妻

陇西李强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开元二十二年，强名为南海丞。方署月，妻因暴疾卒。广州嚣热，死后埋棺于土，其外以墼围而封之。强名痛其妻夭年，而且远官，哭之甚恸，日夜不绝声。数日，妻见梦曰：“吾命未合绝，今帝许我活矣。然吾形已败，帝命天鼠为吾生肌肤。更十日后，当有大鼠出入墼棺中，即吾当生也。然当封闭门户，待七七日，当开吾门，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强名言之，而其家仆妾梦皆协。十余日，忽有白鼠数头，出入殡所，其大如狘。强名异之，试发其柩，见妻骨有肉生焉，遍体皆尔。强名复闭之。积四十八日，其妻又见梦曰：“吾明晨当活，盍出吾身。”既晓，强名发之，妻则苏矣。扶出浴之。妻素美丽人也，及乎再生，则美倍于旧。肤体玉色，倩盼多姿。袨服靓妆，人间殊绝矣。强名喜形于色。时广州都督唐昭闻之，令其夫人观焉，于是别驾已下夫人皆从。强名妻盛服见都督夫人，与抗礼，颇受诸夫人拜。薄而观之，神仙中人也。言语饮食如常人，而少言，众人访之，久而一对。若问冥间事，即杜口，虽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馔，请至家。诸官夫人皆同观之，悦其柔姿艳美，皆曰：“目所未睹。既而别驾长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请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静异于畴日。既强名使于桂府，七旬乃还。其妻去后为诸家所迎，往来无恙。强名至数日，妻复言病。病则甚间一日遂亡。计其再生，才百日矣。或曰，有物凭焉。（出《记闻》）

【译文】

陇西人李强名的妻子是清河人崔氏，长得很漂亮，生了个儿子已经七岁了。开元二十二年，强名当南海丞，正是天热的时候，妻子崔氏得了急病死了。广州那地方特别热，崔氏死后棺材入土，又在棺外用砖坯子封死。崔氏正当盛年暴死，强名又是远在边地作官，所以心里十分悲痛，哭得十分伤心，好几天哭声不绝。几天后，妻子忽然托梦给强名说，”我的阳寿还没尽，现在上帝答应让我复活。可是我的肉身已腐烂了，上帝要派天上的老鼠为我生肌肉皮肤。十天以后，会有大老鼠在我的棺材里出入，那时我就会复活了。不过你得把咱家的门窗关严，等七七四十九天，然后再开我的门，抬出我的身子，那时我才真复活了。”第二天早上，强名向家里人说他昨夜的梦，没想到他家的仆人和他的小老婆也做了同样的梦。十多天后，忽见有几头白色的老鼠在崔氏的坟墓里出入，像小猪那么大，强名很奇怪，就试着把棺材打开，看见妻子的骨头上果然长出了肉，全身都有了肉，强名就赶快再把棺材封好。过了四十八天，崔氏又托梦说：“我明天早晨就复活了，该把我抬出来了。”天亮后，强名又打开了棺材，见妻子已经活过来了。把妻子扶出来，让她洗了澡。崔氏本来就很漂亮，复活以后，比过去更加美丽。肤色像美玉一样，体态婀娜多姿，衣服华美装束漂亮，简直是人世上的绝色美人，强名喜不自胜。当时的广州都督唐昭听说这事，就让他的夫人到强名家去看看。唐昭的夫人带着别驾官以下的夫人们来到强名家，崔氏盛装见都督夫人，和夫人平等的行礼拜见，并接受了其他夫人们的施礼。大家仔细一看，崔氏简直美得像天仙一样。崔氏说话饮食和正常人一样，只是很少说话。大家问她话，好半天她才应一句。如果问她阴间的情形，就绝口不谈，就是对她的丈夫也不说阴间的事。第二天，唐都督的夫人设了酒宴请来崔氏，官场上各位官员的夫人们都来看崔氏。她们都非常赞赏崔氏艳丽端庄，都说从没见过这样的美人。接着，别驾夫人、长史夫人等都陆续设宴，请崔氏到家做客，都督夫人每次都参加宴会作陪。这样过了二十天，崔氏出入举止都和常人一样，只是比未死前更沉静寡言。后来强名到桂林出差，七十天才回来。强名出差在外时，很多人家还是依次接待崔氏，没有一点病或不适。强名回来后没几天，崔氏又说有病，而且很重，一天后就死了。算一算她复活到再次死去，正好是一百天。有的人说，这大概是有什么依附在她身上。

荆州女子

开元二十三年，荆州女子死三日生。自言具见冥途善恶，国家休咎。鬼王令其传语于人主，荆州以闻，朝廷骇异，思见之。敕给驿骑，令至洛。行至南阳，遂喑不能言，更无所识。至都，以其妄也，遽归。（出《记闻》）

【译文】

唐代开元二十三年，荆州有个女子死了三天又复活了。她说不但看见了阴间的一切善恶因果，而且知道了国家的兴衰大事，并说鬼王让她给人间的皇帝带了口信。荆州把此事上报朝廷，朝廷十分震惊，皇上想亲自见一见荆州女子。于是特命给她派来了驿站的马，让她到洛阳去。然而荆州女子走到南阳就突然变成了哑巴，不能说话，而且什么也分辨不清。到了京都洛阳，朝廷一看她这个样子，认为她是疯子，立刻把她打发回去了。

周哲滞妻

汝南周哲滞妻者，户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宝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舍为功德。唯有一红地绣珠缀背裆，是母所赐，意犹惜之，未施（“施”原作“言”，据明抄本改）。其疾转剧。又命佛工，以背裆于疾所铸二躯佛，未毕而卒。初群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闻背后有二人唤，令且住，群鬼乃迁延不敢动。二人既至，颜色滋黑，灰土满面。群鬼畏惧，莫不骇散。遂引席氏还家，闻家人号哭，二人直至尸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铸二佛也。（出《广异记》）

【译文】

汝南周哲滞的妻子，是户部侍郎席豫的女儿。唐天宝年间，席氏得了急病，病危得快要死了。席氏平时有些衣服，大都施舍给穷人积了功德，只有一件红色缀着珠子的坎肩，由于是她母亲给的，非常喜爱，没有施舍出去。后来，席氏的病更加重了，就把坎肩给了塑佛像的工匠，让工匠把坎肩卖掉塑两尊佛像。佛像还没最后完工，席氏就死了。死后她被一群鬼又打又拉地爬一座大山，忽然听到背后有两个人呼喊，让他们站住，鬼卒们就都站住不敢动。那两个人赶了上来，一看浑身漆黑，满脸是灰土，那群鬼吓得都逃散了。那两个人就领着席氏回家，到家后听见家里人正在号哭，两个人领着席氏一直来到她的尸体前，让她进入自己的身子里，席氏就活过来了。那两个人，原来就是新塑的两个佛像。

刘长史女

吉州刘长史无子，独养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长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刘素与司丘掾高广相善，俱秩满，与同归，刘载女丧还。高广有子，年二十余，甚聪慧，有姿仪。路次豫章，守水不得行，两船相去百余步，日夕相往来。一夜，高氏子独在船中披书。二更后，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丽，直诣高云：“长史船中烛灭，来乞火耳。”高子甚爱之，因与戏调，妾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顾，家中小娘子，艳绝无双，为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惊喜，意为是其存者，因与为期而去。至明夜，婢又来曰：“事谐矣，即可便待。”高甚踊跃，立候于船外。时天无纤云，月甚清朗。有顷，遥见一女，自后船出，从此婢直来，未至十步，光彩映发，馨香袭人。高不胜其意，便前持之。女纵体入怀，姿态横发，乃与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后夜夜辄来，情念弥重。如此月余日，忽谓高曰：“欲论密事，得无嫌难乎？”高曰：“固请说之。”乃曰：“儿本长史亡女，命当更生。业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采，当为白家令知也。”高大惊喜曰：“幽明契合，千载未有。方当永同枕席，何乐如之！”女又曰：“后三日必生，使为开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饮以薄粥，当遂活也。”高许诺。明旦，遂白广。广未之甚信，亦以其绝异，乃使诣刘长史，具陈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烂，宁有玷辱亡灵，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转苦。至夜，刘及夫人俱梦女曰：“某命当更生，天使配合，必谓喜而见许。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觉，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许焉。至期，乃共开棺，见女姿色鲜明，渐有暖气，家中大惊喜。乃设帏幕于岸侧，举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昼哺饮。父母皆守视之。一日，转有气息，稍开目，至暮能言，数日如故。高问其婢，云：“先女死，尸柩亦在舟中。”女既苏，遂临，悲泣与决。乃择吉日，于此地成婚，后生数子。因名其地，号为礼会村也。（出《广异记》）

【译文】

吉州的长史刘某没有儿子，只生了三个女儿，都十分秀丽，刘长史很喜欢她们。长女十二岁，病死在官舍里。刘长史向来和任司丘掾的高广处得很好，两个人做官的任期都满了，就一同回故乡。刘长史用船载着死去的女儿，高广也乘船一同上路。高广有个儿子，十分聪明，仪表也很潇洒。船走到豫章县时，由于江水枯浅船不能走，只好停下来等水涨后再走。刘、高两家的船相离只有一百多步，所以两家人天天有来往。一天夜里，高广的儿子独自在船里看书，二更以后，有一个丫环约十四五岁，长得很不错，直接来见高公子说：“刘长史船里的蜡烛灭了，向您借个火。”高公子看这个丫环生得貌美，心里很喜爱，就和她调笑，丫环也半推半就地不拒绝。后来丫环说：“我算不了什么，我们家的小姐那才叫艳丽无双呢。我可以替你向她通通消息，一定能成你俩的美事。”高公子又惊又喜，以为丫环说的小姐就是现在活着的，就和丫环约好了见小姐的时间。第二天夜里，那丫环又来了，对高公子说：“事已成了，你现在就等着吧。”高公子喜不自胜，就站在船外等待。这时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月色十分清朗。过了片刻，远远看见一个女子从后面的船上走出来，和那丫环一齐向他走来。离着还有十几步，就觉得那小姐真是光彩焕发，香气袭人。高公子心旌摇荡得控制不住自己，就迎上前去拉起小姐的手，小姐也一下扑进高公子怀里，十分动情。两个人就进了船里，亲亲热热地过了一夜。从此小姐每夜都来，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小姐忽然对高公子说：“我想告诉你一件十分秘密的事，你不会嫌我怪我吧？”高公子说：“你尽管说吧。”小姐就说：“我就是刘长史死去的女儿，命里该着复生，并和你成为夫妻。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并愿意娶我，就应该告诉家里，让他们知道。”高公子听后大喜说：“阴阳两界的男女结合，这是千年没有的事，而且我俩还能终生结为夫妻，这是多么好的事啊！”小姐又说：“三天后我就会复活，你就让人打开我的棺木。夜里让我的脸接天上的露水，白天做稀粥给我喝，我就能活过来了。”高公子答应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把这事告诉了父亲高广。高广不太相信，但觉得这事太奇怪了，就让高公子也去对刘长史去说。刘长史的夫人一听十分生气地说：“我的女儿连尸体都烂了，你怎么竟敢这样玷污死去的人呢？”坚决不答应高公子的请求，高公子就苦苦地哀求。这天夜里，刘长史和他夫人都梦见女儿来对他们说：“我命中该复生，上天的旨意让我和高公子结合，现在你们这样坚决的拒绝，莫非不愿意让女儿我复生吗？”刘长史和夫人醒来后，才恍然大悟。再加上高公子描述女儿的衣服容貌都十分对头，就答应了高公子。三天以后，家人共同打开刘小姐的棺木，见小姐的气色非常好，身上已有了暖气，家里人又惊又喜，就在河岸上围起了布幕，把小姐抬到里面。夜里仰面来接露水，做稀粥白天给小姐喝。她的父母都守在她身旁。这时，小姐开始能呼息了，并稍稍睁开了眼睛。到了晚上就能说话了，几天后就完全恢复得和好人一样了。高广问刘长史丫环是怎么回事，刘长史说：“这丫环是在女儿之前死的，丫环的棺材也在船中放着。”现在小姐复活了，那丫环最后又来了，哭着和小姐诀别。于是高、刘两家选定了一个好日子，就在当地为高公子和刘小姐举行了婚礼。后来他们生了好几个孩子。这件事使这河边的村子也出了名，人们都把这村子叫作“礼会村。”

卢顼表姨

洛州刺史卢顼表姨常畜一狗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为人所毙。后数月，卢氏忽亡。冥间见判官姓李，乃谓曰：“夫人天命将尽，有人切论，当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谢而出。行长衢中，逢大宅，有丽人，侍婢十余人，将游门屏，使人呼夫人入。谓曰：“夫人相识耶？”曰：“不省也。”丽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育养。某今为李判官别室，昨所嘱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广其请，只加一纪，某潜以改十二年为二十，以报养育之恩。”有顷李至，伏愿白之本名，无为夫人之号，恳将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别坐语笑。丽人首以图乙改年白李，李将让之。对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报，万不获一，料必无难之。”李欣然谓曰：“事则匪易，感言请之切，遂许之。”临将别，谓夫人曰：“请收余骸，为痤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墙，委粪之中。”夫人既苏，验而果在，遂以子礼葬之，后申谢于梦寐之间。后二十年，夫人乃亡也。（出《玄怪录》）

【译文】

洛州刺史卢顼的表姨，曾经养了一只小狗，名叫“花子”，十分喜爱。有一天，花子忽然丢了，可能是被人打死了。过了几个月，卢氏忽然死了。她到了冥间，见到一个姓李的判官。李判官对她说：“夫人的阳寿快要完了，但有人替你重新算了一下，让你再活十二年。”卢氏拜谢后走出来，在阴间的大街上看见一个高大的府第，里面有个美人，被十几个丫环簇拥着刚走出门前的影壁，看见了卢氏。美人让丫环把卢氏请到家里，问卢氏道，“夫人还认识我吗？”卢氏说：“我想不起来了。”美女说：“我就是花子啊。在阳间，我承蒙你不以我是个动物畜牲而轻视我，非常细心地养育我，使我感恩不尽。我现在是李判官的姨太太，昨天在大堂上为你争取添加阳寿的就是我。冥司没有完全允准我的请求，只给你加寿十二年，我想把十二年改为二十年，以报答你对我的养育之恩。”这时外面丫环报说李判官来了，“花子”就偷偷对卢氏说：“你把你的原名告诉我，不要说你当夫人的名号，我就用你的本名再向李判官为你说已增寿。”李判官正要责备她，坐在一旁和“花子”说笑。花子就向李判官说已把卢氏的十二年阳寿改为二十年。李判官正要责备她，“花子”就说：“我平生得到夫人的恩德，以此来回报，只不过是报答了人家万分之一罢了，想来不会使你为难的。”李判官很痛快的答应说：“这事虽然不好办，但念你这样恳切地求我，就答应你吧。”花子和卢氏告别时说：“请你把我的尸体收起来，把我埋掉。我的尸体在履信坊街的北墙下，被人扔在粪坑里。”卢氏还阳后，按“花子”说的地方去找，果然找到了它的尸体，就用埋葬儿子的的礼仪，把“花子”的尸体埋掉。后来，“花子”又给卢氏托梦表示感谢。卢氏果然又活了二十年才去世。

刘氏子妻

刘氏子者，少任侠，有胆气，常客游楚州淮阴县，交游多市井恶少。邻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许。后数岁，因饥。遂从戎。数年后，役罢，再游楚乡。与旧友相遇，甚欢，常恣游骋。昼事弋猎，夕会狭邪。因出郭十余里，见一坏墓，棺柩暴露。归而合饮酒。时将夏夜，暴雨初至，众人戏曰：“谁能以物送至坏冢棺上者？”刘秉酒恃气曰：“我能之。”众曰：“若审能之，明日，众置一筵，以赏其事。”乃取一砖，同会人列名于上，令生持去，余人饮而待之。生独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谛视之，乃一死妇人也。生舍砖于棺，背负此尸而归。众方欢语，忽闻生推门，如负重之声。门开，直入灯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发半披。一座绝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拥尸至床同寝。众人惊惧。至四更，忽觉口鼻微微有气。诊视之，即已苏矣。问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与之洗面濯手，整钗髻，疾已平复。乃闻邻里相谓曰：“王氏女将嫁暴卒，未殓，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众咸叹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惧也。（出《原化记》）

【译文】

有个姓刘的人，年轻时很侠义，胆子也很大，曾到楚州淮阴游历，结交了不少地面上的青皮后生。刘某的邻居王氏有个女儿，刘某曾去求婚，王氏没有同意。过了几年，因为生活无着落，刘某就从军当了兵。几年后兵役期满，刘某就又回到楚州，和当年结交的那帮哥们儿重逢，都十分高兴，常常在一起骑马出游，白天打猎，晚上就在花街柳巷聚会。有一次刘某一伙又出城游玩，看见一个塌坏的坟墓，棺材都露在外面。游玩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这时是夏天的夜晚，忽然来了一场暴雨。大家就开玩笑说：“谁敢把一件东西送到那座坏墓的棺材上？”刘某仗着酒力胆气更壮，就说：“我能！”大家说：“如果你真能作到，我们大家共同出钱明天办一桌酒席来犒赏你。”于是就拿来一块土坯，把大家的名字都写在坯上，让刘某拿到墓地去，大家一边喝酒一面等着。刘某独自一个人上了路，半夜时分来到坏墓前。这时月亮刚刚出来，影影绰绰看见有个东西蹲在棺材上，仔细一看，是个死了的女人。刘某就把那块土坯放在棺材上，背起那具女尸往回走。朋友们正在屋里谈笑，忽然听得刘某推门，好像背着一件很重的东西。门开后，刘某一直走到灯前，把女尸放在地上，那女尸竟直挺挺地站着，脸上还擦着胭粉，头发半披着。朋友们都惊呆了，有的吓得逃掉，有的吓得趴在地上。刘某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妻子。”然后就搂着女尸上床一同睡下了，大家更加害怕。睡到四更时分，刘某忽然觉得女子的鼻子和嘴微微有气，仔细察看，这女子竟活过来了。问她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她是王氏之女，得急病死了，不知怎么会到了这里。这时天还没亮，刘某打来水，让女子洗脸洗手，整理梳妆，这女子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后来乡邻们就纷纷传告，说王氏女将出嫁时突然死亡，还没入殓，昨天夜里下雨打雷时，尸体忽然不见了。刘某就到王氏家讲了这件事，王氏悲喜交加，就把女儿嫁给他了。人们都惊叹阴阳两界竟能成就了婚事，也佩服刘某的胆量真是太大了。

延陵村人妻

延陵灵宝观道士谢又损，近县村人有丧妇者，请又损为斋。妇死已半月矣，忽闻推棺而呼，众皆惊走。其夫开棺视之，乃起坐，顷之能言。云，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无人，使之执爨。其居处甚闲洁，但苦无水。一日，见沟中水甚清，因取以漉馈。姑见之，大怒曰：“我不知尔不洁如是，用尔何为？”因逐之使回。走出门，遂苏。今尚无恙。（出《稽神录》）

【译文】

延陵村有个人的妻子死了，请灵宝观的道士谢又损来作道场超度亡灵。这女人死了已有半个月，忽然听见她在棺材里又敲又喊，人们都吓得逃散了，她的丈夫打开棺材看，那女人竟坐了起来，不一会就能说话了。她说：“我是被我公婆召到阴间去的，他们说身边没人侍奉，召我去给他们做饭。他们住的地方倒很宽敞干净，只是苦于没有水。有一天，我看见一条沟里有很清的水，就打了水淘米作饭。婆婆看见了大怒说，‘我不知道你竟是这么不干净！让你来真是什么也干不了。’然后就把我赶出了门。我一出门，就苏醒过来了。”这个女人到现在还活得很太平。

赵某妻

丁亥岁，浙西有典客吏赵某妻死。未及大殓，忽大叫而活。云为吏所录，至鹤林门内，有府署，侍卫严整，官吏谘事及领囚禁者甚众。吏持己入，至庭下，堂上一绿衣一白衣偶坐。绿衣谓吏曰：“汝误，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也？”绿衣不从，相质食顷。绿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己疾趋出，路经一桥，数十人方修桥，无板有钉。吏持之走过，钉伤足，因痛失声，遂活。视足果伤，俄而邻妇暴卒，不复苏矣。（出《稽神录》）

【译文】

丁亥那年，浙西有个在官府当礼宾官的赵某，妻子死了还没有入殓，忽然大叫一声活了过来。她说被一个阴间的官吏抓了去，到了鹤林门里，来到一个府衙前。门前警卫森严，里面官员审案和领出领进的囚犯很多。那官吏把她带到大堂前，只见堂上两个官员相对而坐，一个穿绿衣，一个穿白衣。绿衣官员看见她后就对带她来的官吏说：“你抓错了，不是她，快把她送回去吧。”白衣官员却说：“既然已经抓来了，何必再送回去呢？”绿衣官员不同意，两个官员争执了有一顿饭工夫，绿衣官员生气了，斥责那个官吏说：“我命令你马上把她送回去！”那官吏抓着她急忙出了府衙。路上经过一座桥，有几十个人正在修桥，但桥上没有板子，光有钉子。官吏抓着她过桥，钉子扎伤了她的脚，她痛得大喊了一声，就活过来了。不久，邻居的一个女人就突然死了，而且再也没有复活。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羊祜　王练　向靖女　崔彦武　岐王范　太华公主　马家儿　采娘　刘三复　圆观

羊祜

晋羊祜三岁时，乳母抱行。乃令于东邻树孔中探得金环。东邻之人云：“吾儿七岁堕井死，曾弄金环，失其处所。”乃验祜前身，东邻子也。（出《独异记》）

【译文】

晋朝人羊祜三岁的时候，乳母抱着他出去游玩，他在东邻的树洞中找到一只金环。东邻说，“我儿子七岁的时候落到井里淹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曾经玩弄过这只金环，但不知道他丢到哪里去了。”于是请算命先生推算羊祜的前身，结果正是东邻人家的儿子。

王练

王练字玄明，瑯琊人，宋侍中。父珉，字悉琰，晋中书令。相识有一胡沙门，每瞻珉风采，甚敬悦之，辄语同学云：“若我后生，得为此人作子，于近愿亦足矣。”珉闻而戏之曰：“法师才行，正可为弟子耳。”顷之，沙门病亡，亡后岁余而练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国语。及绝国奇珍，铜器珠贝，生所不见，未闻其名，即而名之，识其产出。又自然亲爱诸胡，过于汉人。咸谓沙门审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练，遂为大名云。（出《冥祥记》）

【译文】

王练的字叫玄明，是瑯琊人，南北朝时任宋代的侍中。王练的父亲叫王珉，字季琰，东晋时做过中书令。王珉认识的人中有一个胡人和尚。这个和尚每当看到王珉的风采，都十分崇敬和欣喜。他经常对他的师兄弟说：“如果我生得晚，能给王珉作儿子，就心满意足了。”王珉听说后同他开玩笑说：“法师的才能和品行，正可以作我的儿子。”过了不长时间，和尚就病死了，和尚死后一年多王练出生。王练刚会说话，就懂得外国的语言。国内少见的奇珍异宝，铜器珠贝，王练生下来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但他却能立即叫出名字来，而且能够说出这些东西出产在什么地方。王练还非常愿意亲近各国的胡人，超过了亲近汉族人。王珉感悟到儿子的前身就是那个胡人和尚，于是找了一个代表阅历丰富的意思的“练”字，为儿子起名叫“王练”。

向靖女

向靖字奉仁，河内人也。在吴兴郡有一女，数岁而亡。女始病时，弄小刀子，母夺取不与，伤母手。丧后一年，母又产一女。女年四岁，谓母曰：“前时刀子何在？”母曰无也。女曰：“昔争刀子，故伤母手，云何无耶？”母甚惊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犹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录之。”靖曰：“可更取数个刀子，合置一处，令女自识。”女见大喜，即取先者。（出《冥详记》）

【译文】

向靖的字叫奉仁，是河内人。他住在吴兴郡的时候，有一个女儿，活了几岁就死了。他女儿刚得病的时候，有一次玩一把小刀，她母亲夺刀她不给，争夺中小刀刺伤了她母亲的手。女儿死后一年，她母亲又生下一女。女孩四岁那年，对他母亲说：“从前那把小刀在哪？”她母亲说没有了。女儿说：“过去为争夺小刀，还刺伤了母亲的手，怎么说没有了呢？”她母亲感到非常惊奇，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向靖。向靖问：“先前那把小刀还在不在？”女孩的母亲回答说：“因为思念从前那个女儿心里很悲痛，所以那把小刀一直没再使用。”向靖说：“你可以拿几把同样的小刀，同原来那把混放在一起，让女儿辩认。”女孩见到小刀非常高兴，立即从中找出了先前那把小刀。

崔彦武

隋开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曰：“吾昔常在此中为妇人，今知家处。”因乘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门。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谒。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视东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处。客谓主人曰：“吾者所读《法华经》并金钗五只，藏此壁中高处是也。其经第七卷尾后纸，火烧失文字。吾今每诵此经，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记得。”因令左右凿壁，果得经函，开第七卷尾及金钗，并如其言。主人涕泣曰：“己妻存日，常诵此经，钗亦是其物（“物”原作“处”，据明抄本改）。”彦武指庭前槐树：“吾欲产时，自解发置此树空中。”试令人探树中，果得发。于是主人悲喜。彦武留衣物，厚给主人而去。（出《冥杂录》）

【译文】

隋朝开皇年间，魏州刺史博陵人崔彦武，巡视所管辖的部属来到一个市镇，突然又惊又喜，对跟随他的人说：“我从前曾经在这里做过女人，现在仍记得原来的住处。”于是骑马走进深长的小巷，拐弯抹脚来到一家门前，命人敲门。这家的男主人年龄很大，走出来拜见客人。崔彦武走进门去，先来到客厅，向东墙上看，离地七八尺高，有一处隆起的地方。他对主人说：“我过去读的《法华经》和五只金钗一起藏在这面墙壁中隆起的地方。那部经书第七卷最后一页，被火烧去几行文字。我现在每当背诵这部经书，到第七卷的末尾，总是想不起来失去的文字。”于是他令人凿开墙壁，果然得到了一个装经书的匣子。打开经书查看第七卷的末尾和拿到的金钗，同他说的一样。主人哭泣着说：“我妻子在世的时候，经常读这部《法华经》，金钗也是她的东西。”崔彦武来到庭前的槐树下说：“我快要生孩子的时候，自己剪下了一缕头发放在了这棵槐树的树洞中。”试着叫人在树洞中寻找，果然找到了头发。主人见此情景悲喜交集。崔彦武留下一些衣物，又给了主人很多钱，然后离开了。

岐王范

开元初，岐王范以无子，求叶道士净能为奏天曹。闻天曹报答云：“范业无子。”净能又牒天曹，为范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爱寺僧为岐王子，鬼误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应误，我修兜率天业，不当为贵人作子。当敬爱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见，竟以此亡。经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岁，恒求敬爱寺礼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历，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余，竟不行善，唯好持弹，弹寺院诸鸽迨尽耳。（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初年，岐王李范因为没有儿子，请道士净能为他奏请天曹，求上天赐给他一个儿子。上天回答说，李范命中无子。净能又第二次奏请天曹，为李范求子。上天命令两个小鬼去敬爱寺索取一个和尚作岐王李范的儿子，可是两个小鬼竟错误地来到善慧寺大德和尚的房中。大德说：“这一定是弄错了，我研究的是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学问，不应当作富贵人家儿子，应当是敬爱寺的另一个和尚。”两个小鬼于是不见了，同时敬爱寺的一个和尚突然死去。过了一年，岐王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到了六七岁时，总是要求到敬爱寺去朝拜。岐王也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就任凭他随便到那里去。他儿子来到寺院，像是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并很有感情。到了十多岁时，这孩子竟然性情大变，不行善事，只是喜欢玩弹弓，把寺院里的鸽子全都用弹弓打光了。

太华公主

世传太华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后身，虽为武妃所生，而未尝欢颜，见妃辄嗔。年数岁，忽求念珠。左右问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诸人不知。始皇后虽恶终，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后保母抱公主从殿所过，因回指云：“我珠在殿宝帐东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出《广异记》）

【译文】

传说太华公主的前身是唐高宗的王皇后，所以她虽然是武妃所生，可是从来没有露出过笑容，见了武妃就生气。她几岁的时候，忽然要念珠。服侍她的人问她哪里有念珠，她坚持说有。但服侍她的人不知道放在哪里。虽然当年王皇后死的很惨，但生前所居住的宫殿，以及平时的一些玩物还保存着。后来保姆抱着公主从王皇后住过的宫殿经过，公主回头指着宫殿说：“我的念珠就在殿内宝帐的东北角。”派人去寻找，果然找到了。

马家儿

相州滏阳县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赵氏。其兄子，先身于同村马家为儿，至贞观末死。临死之际，顾谓母曰：“儿于赵宗家有宿因缘，死后当与宗为孙。”宗即与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点儿右肘。赵家妻又梦此儿来云：“当与娘为息。”因而有娠。梦中所见，宛然马家之子。产讫，验其黑子，还在旧处。及儿年三岁，无人导引，乃自向马家，云：“此是儿旧舍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相州滏阳县智力寺的和尚玄高，俗家姓赵。他哥哥的儿子，前世是同村马家的儿子，贞观末年死去。临死的时候，他对母亲说：“儿子与赵宗家命中有缘，死后应当给同村的赵宗作孙子。”他母亲不信，就用墨在儿子的右胳膊时上点了一个记号。赵宗的儿媳妇也梦见马家的儿子来说：“我应当给娘做儿子。”因此而怀孕。她梦中见到的人，和马家的儿子一样。孩子生下来后，检验他胳膊上的黑色墨迹，还在原来的地方。这个孩子长到三岁时，没人引导，便自己走向马家，并说：“这是我原来住的地方。”

采娘

郑氏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偘，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有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夜，梦云舆羽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汝求何福？”曰：“愿工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观之，则空纸矣（“矣”原作“以”，据明抄本改），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采娘忽病而不言。张氏有娠，叹曰：“男女五人矣，皆夭（“夭”原作“幼”，据明抄本改），复怀何为？”将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某之身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耳。”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啼哭。张氏哭女，其儿亦哭。罢即止。及能言，常收戏弄之物。官至柱史。（出《史遗》）

【译文】

有一个姓郑的人在唐肃宗时做润州刺史，他的哥哥叫郑偘，嫂子姓张。哥嫂有个女儿十六岁，名叫采娘，贤淑而又美丽。七月初七的夜晚，采娘摆上香案，向织女祈祷。当天夜里，她梦见仙人乘坐的用羽毛装饰的车盖遮蔽了天空。车子停下来以后有人对采娘说：“我是织女，你请求得到什么福分？”采娘说：“愿我能获得高超的针线活技艺。”于是织女送给采娘一根金针。针长一寸多，缀在纸上，放在采娘的裙带里，并告诉采娘，只要你三天不说话，你就会变得特别巧，如果做不到，就会变成男人。过了两天，采娘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感到奇怪要看那根针，见只是空纸，但针迹还在。张氏原有几个儿女都已经先后死了，采娘自发生这件事后又忽然病得不能说话。张氏这时又有了身孕，她叹息说：“男女五个孩子，都没有养大，我还要孩子干什么？”就要吃药打掉胎儿。她端起药碗正要喝下去的时候，采娘在昏迷之中，突然喊杀人。母亲惊异地问采娘为什么喊杀人，采娘说：“我的女身死去后，当成为男子，母亲怀着的就是。我知道母亲就要服药，情急之下，就那样喊了。”母亲感到奇怪，就不再吃药，采娘不久就死了。埋葬了采娘，她母亲十分悲痛非常想念她，就把她平常玩耍的物品收拾好保存起来，不到一个月，就生下一个男孩。有人动那些收藏起来的东西，男孩就哭。张氏思念女儿哭时，男孩也哭，张氏不哭了男孩也不哭了。到了男孩能说话的时候，经常拿起采娘原来玩过的东西。后来这男孩官做到柱史。

刘三复

刘三复者，以文章见知于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诣阙求试。及登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嘶，伤其蹄则连心痛。后三复乘马，硗确之地，必为缓辔，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灵枢，归葬洛中，报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刘三复这个人，因为文章写得好得到李德裕的赏识。李德裕在浙西的时候，推荐他到朝廷去考试，他考中后被录用，曾经多次担任尚书。刘三复能记住三辈子的事。他说：“我前世曾经做过马，马经常口渴，远远地看见驿站就因高兴而嘶鸣。如果伤了蹄子就痛得连心。”后来刘三复骑马时，遇到坚硬而贫瘠的土地，必然放慢速度，如果遇到石头多的道路，必然下马步行。他家不设门槛，害怕伤了马蹄。他儿子刘邺，皇上下诏赐他做官。到了朝廷后，上表为李德裕昭雪。用珠崖产的珍珠装饰的棺材，将李德裕归葬洛中，以报李德裕对他父亲的恩惠。朝中的官员无不称赞刘邺。

圆观

圆观者，大历末，洛阳惠林寺僧。能事田园，富有粟帛。梵学之外，音律贯通。时人以富僧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谏议源，公卿之子，当天宝之际，以游宴歌酒为务。父憕居守，陷于贼中，乃脱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将家业为寺公财。寺人日给一器食一杯饮而已。不置仆使，绝其知闻。唯与圆观为忘言交，促膝静话，自旦及昏。时人以清浊不伦，颇招讥诮。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约游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访道求药。圆观欲游长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出（“出”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三峡。争此两途，半年未诀。李公曰：“吾已绝世事，岂取途两京？”圆观曰：“行固不由人，请出从三峡而去。”遂自荆江上峡。行次南洎，维舟山下。见妇女数人，鞗达锦铛，负瓮（“瓮”原作“人”，据明抄本改）而汲。圆观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其妇人也。”李公惊问曰：“自此峡来，此徒不少，何独泣此数人？”圆观曰：“其中孕妇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逾三载，尚未娩怀，以某未来之故也。今既见矣，即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也。”谓公曰：“请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驻行舟，葬某山下。浴儿三日，亦访临。若相顾一笑，即其认公也。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与公相见（“公相见”原作“相见公”，据明抄本改。）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为之一恸。遂召妇人，告以方书。其妇人喜跃还家，顷之，亲族毕至。以枯鱼酒献于水滨，李公往为授朱字，圆观具汤沐，新其衣装。是夕，圆观亡而孕妇产矣。李公三日往观新儿，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财，厚葬圆观。明日，李公回棹，言归惠林。询间观家，方知已有理命。后十二年秋八月，直诣余杭，赴其所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叩”原作“叱”，据明抄本改。）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圆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问李公曰：“真信士矣。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潸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谓。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己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后三年，李公拜谏仪大夫，二年亡。（出《甘泽谣》）

【译文】

唐朝大历末年，洛阳惠林寺有个叫圆观的和尚会耕种田地，有很多粮食和布匹。他除了研究佛学之外，对音乐也很精通，当时人们都叫他富和尚，但不知道他的来历。谏议大夫李源，本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天宝年间，他整天吃喝玩乐，沉醉于歌舞之中。他的父李憕镇守边关，被贼兵俘虏。李源被迫吃粗粮穿粗布衣服，落脚在惠林寺，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寺院。寺里的和尚每天给他一份饮食，不给他仆人使用，并且不告诉外界的消息。他只和圆观和尚结为知心朋友。两个人经常促膝谈话，从早晨能谈到黄昏。当时的人认为他们两个人一个清白一个浑浊，在一起不合道理。所以经常讥讽和嘲笑他俩。这样过了三十年，两个人都老了。一天，两位老人相约要同游蜀州，到青城峨嵋去访仙求药。圆观想要游经长安，从斜谷出去，李源想要经过荆州，从三峡出去。他们不停地为这两条路线争论，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源说：“我已经断绝了尘世的事情，怎么能从两朝的京城路过呢？”圆观说：“走哪条路本来由不得个人意愿的，就从三峡出去吧。”于是二人从荆江上三峡。船行到南洎时停在山脚下。他们看见有几个妇女，衣裙艳丽，背着水罐到江边打水。圆观见到她们流着泪说：“我不想到这里，就是怕见到这几个妇人啊。”李源惊奇地问：“我们从此峡出来，见到不少这样的妇女，你为什么只哭这几个女人？”圆观说：“他们当中有一个姓王的孕妇，是我来世托身的处所。她怀孕三年，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就是因为我没死的缘故。今天既然见到了她，是我命有所归，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循环轮回。”然后又对李源说：“请您为我念诵咒语，使我快点投生。你的行船小驻几天，把我埋葬在山下。婴儿出生三天后，你到那家去寻访，要是婴儿见到你一笑，就是他认识你。十二年以后，中秋月夜，在杭州天竺寺外，是与你相见的日子。”李源这时对这次出行很后悔，并对这件事感到极度悲哀。于是将那个妇人叫过来，告诉她做好生孩子的准备。那个妇人高兴地回到家里。不一会，妇人的亲属都到了，把鱼干和酒祭献于江边。李源前往为授朱字。圆观沐浴后，换了一身新衣服。当晚，圆观死了而孕妇生下了孩子。李源过了三天去看新生的婴儿。襁褓中的婴儿就能认人，果然朝李源一笑。李源的泪水流了下来，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王氏。于是王氏拿出很多钱来埋葬了圆观。第二天，李源上船，返回惠林寺。他向算命先生请教。才知道这件事是命中注定的。到了第十二年的秋天八月，李源直接来到杭州，赴圆观的约会。中秋节这天夜晚，天竺寺附近，山雨初晴，洒满月色，他正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圆观，突然看见葛洪川畔，有牧童唱着竹枝词，骑在牛背上敲打着牛角，扎着两个发髻，穿着一身短衣，一会就到了天竺寺前，原来正是圆观。李源拜见说：“观老可健康吗？”牧童却对李源说：“你真是有信誉的人。我与你走的道路不同，小心不要相互接近。你俗缘未尽，但愿能勤奋修行。如果你勤奋修行不懒惰，我们还会很快相见。”李源因为不能同圆观畅叙以往的友情。不由得望着圆观流泪。圆观又唱起竹枝词，一步步向前走去。山长水远，还能听见歌声，歌声深切韵律高亢，不知唱的什么。初到寺前时唱的是：“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还有一段唱的是：“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己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又过了三年，李源当上了谏议大夫，做官三年死去。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顾非熊　齐君房　刘立　张克勤　孙缅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杰　袁滋 崔四八

　马思道

顾非熊

顾况有子，数岁而卒，况悲伤不已，为诗哭之云：“老人哭爱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断猿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子虽卒，魂神常在其家，每闻父哭声，听之感恸。因自誓，忽若作人，当再为顾家子。一日，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勿觉心醒开目，认其屋宇兄弟，亲爱满侧，唯语不得。当其生也，已后又不记。至七岁，其兄戏批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惊异。方叙前生事，历历不误，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顾非熊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顾况有一个儿子，活了不几岁就死去了。顾况悲痛不止，作诗悼念儿子说：“老人哭爱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断猿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顾况的儿子虽然已死，但他的魂魄却经常在家中飘荡。每当他听到父亲的哭声，心里非常感动。于是他发誓：如果将来再投生为人，还做顾家的儿子。有一天，他好象被人带到一个地方，有一个象县官模样的人，判决命令他到顾家托生，再往后就失去了知觉。过了一段时间，他忽然觉得心里明白了，睁开眼睛，看到了家中和自己的弟兄，身边站满了亲人。唯独不能说话，知道自己已经重新托生。对从这以后的事情，他又记不清了。他长到七岁时，他的哥哥和他玩耍时打了他。他忽然说：“我是你的哥哥，你为什么打我？”一家人都很惊诧。这时，他才把前生的事讲述出来，每件事都丝毫不差。弟弟、妹妹的小名全都能叫出来。他就是顾非熊。

齐君房

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甚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贮布袋，脱满一绳，则必病，罄而复愈。元和初，游钱塘，时属凶年箕敛，投人十不遇一，乃求朝飧於天竺。至孤山寺西，馁甚，不能前去，因临流零涕，悲吟数声。俄尔有胡僧自西而来，亦临流而坐。顾君房笑曰：“法师，谙秀才旅游滋味否。”君房曰：“旅游滋味即足矣。法师之呼，一何谬哉！”僧曰：“子不忆讲《法华经》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盘桓吴楚间，未尝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说乎？”僧曰：“子应为饥火所恼，不暇忆前事也。”乃探钵囊，出一枣，大如拳。曰：“此吾国所产，食之知过去未来事，岂止於前生尔。”君房馁甚，遂请食之。食讫甚渴，掬泉水饮之。忽欠伸枕石而寝，顷刻乃寤。因思讲《法华》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礼僧曰：“震和尚安在？”曰：“专精未至，再为蜀僧，今则断攀缘矣。”神上人安在？”曰：“前愿未满，又闻为法师矣。”“悟法师焉在？”曰：“岂不忆香山寺石像前，戏发大愿，若不证无上菩提，必愿为赳赳贵臣。昨闻已得大将军。当时云水五人，唯吾得解脱，独尔为冻馁之士耳。”君房泣曰：“某四十馀年日一餐，三十馀年拥一褐。浮俗之事，决断根源。何期福不圆修，困于今日。”僧曰：“过由师子座上，广说异端，使学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禅味曾膻，声浑响清，终不可致。质伛影曲，报应宜然。”君房曰：“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无计矣。他生之事，庶有警于吾子焉。”乃探钵囊中，出一镜，背面皆莹彻。谓君房曰：“要知贵贱之分，修短之限，佛法兴替，吾道盛衰，宜一览焉。”君房览镜，久之谢曰：“报应之事，荣枯之理，谨知之矣。”僧收镜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余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灵隐寺，乃剪发具戒，法名镜空。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镜空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遂闻斯说。因语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腊方十二。持钵乞食，尚九年在。舍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诘之，默然无答。乃请笔砚，题数行於经藏北垣而去。曰：“兴一沙，衰恒沙。兔而罝，犬而孥。牛虎相交亡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出《纂异记》）

【译文】

有个人叫齐君房，家住在吴地。他自幼家境贫苦，虽然勤奋学习，但是能熟记的却很少。成年以后，尽管写了一些文章，但没有什么太新颖的地方。所以经常挨冻受饿，流落于吴楚一带。他经常拿一些自己创作的四五六七言诗句去求助于人，但多半不被当权者赏识。虽然偶尔也能换来几文赏钱，但从来没有积攒下银两。既便钱袋中有些积蓄，也还刚满一串，就必然得病。等到把积蓄的钱用光了，病也就好了。元和初年，他漫游钱塘江。这时正值灾荒年，官府却趁机搜刮钱财。因此，他投奔十人也遇不到一个接待他的，只好每天到天竺寺去讨早饭吃。有一天，他刚走到孤山寺西面，已经饿得受不了了，无法继续赶路，只好面对江水哭泣流泪，悲痛地呻吟。过了一会，有个西方僧人从西面走来，也面对着大江坐下。然后转过头对齐君房笑着说：“法师，尝到秀才在外旅游的滋味了吧？”齐君房回答说：“旅游的滋味已经尝够了，‘法师’这个称呼可太荒诞了。”僧人说：“你不记得在洛中同德寺讲《法华经》的事情了吗？”齐君房说：“我活了四十五岁，只漫游往返于吴楚之间，从来没有渡过长江，又怎么能有到过洛中一说呢。”僧人说“你现在正被饥饿所烦恼，没有时间来回忆以前的事情。”说着便伸手去口袋中摸出一枚象拳头那么大的红枣来，对齐君房说：“这是我国出产的，吃下去可以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岂止生前的事呢。”齐君房饿极了，从僧人手中把枣拿过来就吃了下去。吃完后，觉得口中非常干渴，就到泉边捧起泉水喝起来。喝完水后，打呵欠，伸懒腰，感到非常困倦，头枕着石头就睡着了。不一会儿，睡醒了。醒来后他忽然记起了在同德寺讲《法华经》一事，并且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于是他流着眼泪向僧人施礼问道：“震和尚如今在哪里？”僧人说：“钻研佛经没有达到顶峰，再度到蜀地做和尚。现在已经断了向上爬的尘缘了。”齐君房又问：“神上人现在何处”？僧人回答说：“以前的心愿未能了结，听说又做法师了。”“悟法师在哪里？”回答说：“难道不记得他在香山寺石像前玩笑间许下的志愿吗？假若不能达到了悟无上菩提的境界，就要成为有权势的将相，前不久听说他已经做了大将军了。当时我们五个云游僧人，唯独我得以解脱，也只有你还是个受冻挨饿的人哪。”齐君房流着泪说：“我四十多年来，每天只吃一餐饭，三十多年只有一件粗布衣服。人世间之俗事，早就想同他断绝牵涉。为什么总是不能功德圆满反而受难到现在呢”？僧人说：“过错是发生在你教弟子的讲堂之上，那里你大讲异端邪说，使弟子们产生疑惑，歪曲佛经真义，使禅味沾染了膻味。虽然你讲经声音浑厚响亮但始终不能修成正果。你身斜影歪，所以得到如今的报应。”齐君房又问：“如今我应该怎么办呢？”僧人说：“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前世之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警戒。”说着伸手到口袋中拿出一面镜子，镜子的背和面都晶莹剔透。僧人对齐君房说：“要知道贫贱的差别，苦乐的短长，佛法的兴衰交替，我们教门的前途，可以看一看这面镜子。”齐君房拿过镜子仔细观看。过了很久道谢说：“报应的因果，荣枯的道理。我都知道了。”僧人将镜子收入口袋里走了。刚走出十多步远，便踪迹皆无。这天晚上，齐君房到灵隐寺，剪掉头发，受了戒，取法号为“镜空”。大和元年，李玫在龙门天竺寺攻习学业，镜空从香山敬善寺来看望他。于是，对李玫讲了这段往事。并因此而又对李玫说：“我现在已经五十七岁了。做佛家弟子才十二年，拿钵讨吃日子还有许多年。等到了我弃世而去那天佛法会不会衰落呢？”李玫问什么缘故，镜空只是沉默而不答话。接着他叫人拿来笔砚，在茂经阁的北墙上题了几行字。题字为：兴盛只是一时的，只有衰落是永恒的啊，狡兔入罗网，恶犬遭牵拿。牛虎相斗损坏的是角和牙，宝檀到任何时候也不会泯灭其光华。

刘立

刘立者，为长葛尉。其妻杨氏，忽一日泣谓立曰：“我以弱质，托附君子，深蒙爱重。将谓琴瑟之和，终以偕老。何期一旦，舍君长逝。”哽咽涕泗，不能自胜。立曰：“君素无疾恙，何得如此？”妻言我（“我”原作“后”，据明抄本改。）数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济矣，且以小女美美为托。又谓立曰：“他日美美成长，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杨氏卒。及立罢官，寓居长葛，已十年矣。时郑师崔公，即立之表丈也。立往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贫，令宾幕致书于诸县，将以济之。有县令某者，邀立往部外看花。及期而县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赵长官庄。行三二里，见一杏园，花盛发，中有妇女十数人。立驻马观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窥。立又行百许步，乃至赵长官宅。入门，见人物匆遽，若有惊急。主人移时方出。曰：“适女子与亲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与赵耳语，赵起入内，如是数四，又闻赵公嗟叹之声，乃问立曰：“君某年某月为长葛尉乎？”曰：“然。”“婚杨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仆名秋笋乎？”曰：“然。”，仆今控马者是矣。”赵又（“又”原作“女”，据明抄本改）叹息惊异。旋有人唤秋笋入宅中，见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谓曰：“美美安否？”对曰：“无恙也。”仆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讶之。徐问赵曰：“某未省与君相识，何故知其行止也？”赵乃以实告曰：“女适看花，忽若暴卒，既苏，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虽隔生，而情爱未断。适窥见公，不觉闷绝。”立歔欷久之。须臾，县令亦至，众客具集。赵具白其事，众咸异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愿与小娘子寻隔生之好。”众共成之，于是成婿。而美美长于母三岁矣。（出《会昌解颐录》）

【译文】

刘立是长葛县尉，他的妻子杨氏有一天突然对他说：“我把自己孱弱的身体寄托依附于您，十分感激你对我的厚爱。本以为可以夫妻和睦白头偕老。没想到很快我会舍弃你而离开人世。”说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悲伤地无法控制自己。刘立说：“你平时一点病都没有，怎么会像你说的那样呢？”杨氏说：“我这几天十分困乏，精神恍惚，自己觉得一定不会好了。我把小女儿美美托付给你。”接着又对刘立说：“等到美美长大成人后，希望你能留她二三年再嫁人。”当天晚上杨氏就死去了。十年以后，刘立不再做官，仍居住在长葛县。当时的郑师崔公是刘立的表丈人。有一天刘立去拜访他，崔公待他很好。考虑到他很贫穷，便让幕僚给各县写信，希望能接济他。有个县令，邀请刘立到城外去赏花。到了赏花那天，县令临时有事，不能一同前往，让刘立先走一步，到郊外赵长官的庄院。刘立走了二三里路，看见一个杏园，杏花开得正艳。园中有十多个女子正在赏花。刘立勒住马站在那里观看。其中有个女子，年纪大约十五六岁，走到墙边偷偷看着刘立。刘立又走了百十步，就到了赵长官的宅院。进院后，看见人们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好象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主人赵长官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会客。赵长官告诉刘：“刚才女儿同家人一起赏花，忽然得了急病，因此未能及时出来迎接你。”刚坐了一会，有一个婢女同赵长官耳语几句，赵长官起身进入内室。这样出出进进来回几次。接着又听到赵长官不住的叹息，然后问刘立说：“你某年某月做过长葛县尉吗？”刘立说：“做过。”赵长官又问：“娶的是杨氏吗？”刘立说：“对。”赵长官又问：“你有个女儿叫美美，有个仆人叫秋笋吗？”刘立说：“是，今天给我牵马的就是那个仆人。”赵长官又感叹又惊讶。一会儿，有人唤秋笋进内宅。秋笋看见一个女子，大约十五六岁，眼中流着泪问她：“美美好吗？”秋笋回答说：“平安无事。”秋笋拜别出来，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刘立也对这事感到惊讶。轻声问赵长官：“我不记得过去同您相识，为什么对我的一切都很了解呢？”赵长官把实情告诉给刘立说：“小女儿刚才赏花，忽然昏死过去。等到苏醒过来后，她说前世曾经是你的妻子。现在虽然隔世转生，可是与你的情爱并没有断绝。刚才见到你，心情激动，不知不觉昏死过去。”刘立听了感叹很久。过不多时县令也赶来了，客人全部到齐，赵长官把这件事又详细讲述了一遍，大家都感到很惊奇。刘立说：“我现在年纪还不算太大，也还有功名地位，愿意同小姐求得隔生之姻缘。”大家都赞成此事。于是刘立就做了赵家的女婿。女儿美美反而比母亲大了三岁。

张克勤

张克勤者，应明经举。置一妾，颇爱之而无子。其家世祝华岳神，祷请颇有验。克勤母乃祷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怜，甚慧黠。后五年，克勤登第，娶妻经年，妻亦无子，母亦祷祈之。妇产一子，而最怜日羸弱，更祷神求祐。是夕，母见一人，紫绶金章，谓母曰：“郎君分少子，前子乃我所致耳。今妇复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谢其祭享而去。后最怜果卒，乃以朱涂右膊，黛记眉上，埋之，明年。克勤为利州葭萌令，罢任，居利州。至录事参军韦副家，见一女至前再。克勤视之，颇类最怜。归告其母，母取视之，女便欣然。谓家人曰：“彼我家也。”及至，验其涂记，宛然具在。其家人使人取女，犹眷眷不忍去焉。

【译文】

张克勤参加明经考试，娶了一个小妾。他对这小妾非常宠爱，但是小妾没有给他生孩子。他们家世代信奉华岳神，拜祭祈求非常灵验。张克勤的母亲便祈祷神灵赐给他家一个孩子。后来克勤的小妾果然生了个男孩，取名叫最怜。这孩子非常聪明。五年以后，张克勤考中进士，娶妻多年也没有生孩子。他的母亲又去祈求神灵，儿媳果然也生了男孩。可是从那以后，最怜一天比一天消瘦，只好再去求助神保祐。当天晚上，克勤的母亲梦见一个人，系着紫丝带，佩带黄金印，对克勤的母亲说：“你的儿子命中少子，先前生的那个孩子是我送来的，后来又让生了第二个，头一个儿子一定不会保全了，这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挽救的。”谢谢他们的祭品后就走了。后来最怜果然死去了。死后家里人用朱砂涂在他的右胳膊上，把黑色涂在他的眼眉上，埋葬了。第二年，张克勤任利州葭萌县令。免职后，仍居住在利州。有一天他到录事参军韦副家去做客，一个小女孩前来同他见礼。张克勤看她长得非常象最怜，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给他的母亲。他母亲让人把她领来看一看，小女孩听到后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并对家里人说：“那里也是我的家啊。”等到女孩来了，察看涂记的那些地方，印迹还在。女孩家派人前来领她回去，她还非常留恋地不愿离去。

孙缅家奴

曲沃县尉孙缅家奴，年六岁，未尝解语。后缅母临阶坐，奴忽瞪视。母怪问之，奴便笑云：“娘子总角之时，曾着黄裙白裶襦，养一野狸，今犹忆否？”母亦省之。奴云：“尔时野狸，即奴身是也。得走后，伏瓦沟中，闻娘子哭泣声，至暮乃下，入东园，园有古冢，狸於此中藏活。积二年，后为猎人击殪。因随例见阎罗王。王曰：‘汝更无罪，当得人身。’遂生海州，为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饥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见王，王云：‘与汝作贵人家奴。奴名虽不佳，然殊无忧惧。’遂送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犹无恙有福，不其异乎！”（出《广异记》）

【译文】

曲沃县尉孙缅的家奴，六岁还不会说话。有一天，孙缅的母亲在台阶上坐着，家奴忽然用眼睛直瞪着她。孙母生气地问他为什么这样看她。家奴笑着说：“夫人您小时候，曾经穿过黄色的裙子，白色的短袄，并且养过一只野猫，现在还记得不？”孙母也记得这些事。家奴又说：“那只野猫就是我的前身。后来得机会逃走，潜伏在房顶上面的瓦沟里，听到夫人的哭声了，夜里我下来，进入东园，园内有座古坟，我就在那里藏身生活。两年后被猎人打死。死后我照例去见阎王，阎王说：“你没有罪过，应当得到一个人身。”于是就托生到了海州，给一个乞丐当了儿子。一生都在饥饿寒冷之中，只活到二十岁就死了。死后又去见阎王，阎王说：“就让你做富人的家奴吧，家奴的名称虽然不好听，但是无忧虑和危机。”于是得以来到这里。现在奴才我已经转世三次了，夫人依然健在，真是福大寿长。您说这不是件很不平常的事情吗？”

文澹

前进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生（“生”原作不，据明抄本改）三四岁，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才五岁，学人诵诗书，颇亦聪利。无何，失足坠井而卒。父母怜念，悲涕不胜。后乃生澹。澹一旦语父母曰：“儿先有银胡芦子并漆球香囊等，曾收在杏树孔中，不知在否？”遂与母寻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怜惜过于诸兄。志学之年，词藻俊逸。后应举，翰林范学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出《野人闻语》）

【译文】

进士文澹品德行为高尚，受到人们的推崇。他三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前生的事情。文澹的父母先前有过一个儿子，五岁就开始跟别人学读诗书，非常聪明伶俐，但不幸失足坠入井中溺死了。父母非常怀念他，悲痛到了极点。后来又生了文澹。文澹有一天对父母说：“我先前有银胡芦子和漆球、香袋等东西，被我放在杏树洞中，不知现在还在不在那里？”于是同母亲一起去寻找，果然找到了。父母才知道文澹就是先前那个儿子转生的。对他喜爱的程度超过了他的几个哥哥。文澹十五岁时，文章就写得词藻华丽，隽咏清秀。后来参加科举考试，经翰林院学士范禹偁的主考考中进士。文澹的哥哥叫文谷。

王鄂

唐王鄂者，尚书鄑之弟也。西京乱离，鄑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岁，忽云：“我曾有经一卷，藏在此寺石龛内。”因令家人相随，访获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较其所夭之年，与王氏之子所生之岁，果验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长仕蜀，官至令录。

【译文】

唐朝有个叫王鄂的，是尚书王鄑的弟弟。西京动乱时人们纷纷逃离西京。王鄑带领全家前往蜀郡，沿着嘉陵江下行至利州百堂寺前，当时才七岁的王鄂忽然对家里人说：“我曾经有一卷经书藏在这座寺院的石龛之内。”说完让家人跟着他去找，果然找到了，同时还找到一柄旧木梳。寺里的和尚见到说：“这孩子是我过去的童子。”查对童子夭亡的时间，同王氏生王鄂的时间果然相同。他的前生的父母还在。王鄂成年后在蜀郡做官，一直做到令录。

僧道杰

相州滏阳县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释典，年二十九。至显庆五年春正月死。死后月余，其兄法观寺僧道杰，思悼不已，乃将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与语。道杰又颇解法术，乃作一符，摄得元方，令巫者问其由委。巫者不识字，遣解书人执笔。巫者为元方口授，作书一纸，与同学冯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诗二首。及其家中，亦留书启。文理顺序，言词凄怆。其书疏大抵劝修功德，及遣念佛写经，以为杀生之业，罪之大者。无过于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狱，亦不堕鬼中，全蒙冥官处分。今于石州李仁师家为男。但为陇州吴山县石名远，于华岳祈子，及改与石家为男。又再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住。从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诞育。愿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讫，涕泣而去。河东薛大造寓居滏阳，前任吴山县令，自云，具识名远。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说之。（出《冥报拾遗》）

【译文】

相州滏阳县有个叫信都元方的人，青少年时就有高尚的品德理想，尤其喜好佛教经典。二十九岁。在显庆五年春天正月里死去。死后一个月，他的哥哥法观寺和尚道杰因为十分怀念他，就把一个巫师请到家中，让他作法使自己能够和元方的灵魂对话。道杰自己也精通法术，他写了一道符，摄来了远方的灵魂，让巫师问他问题。巫师不认字，让会写字的人执笔记录。巫师替元方口授。写信一封，交给同学冯行基，元方陈述了一生的经历和志愿，同时还作了二首诗。对他的家属也留下了书信。文理顺畅，言词凄惨悲凉。主要内容都是规劝人们修行功德和让人们念佛写经的。他认为罪恶深重，没有能超过以杀生为职业的人的。他还说：“元方没有入地狱，也没有堕入鬼的行列中，这全是靠阴间官员安排决定。原已决定让我去做石州李仁师的儿子，只是因为陇州吴山县石名远，到华岳拜祭求子，又改为去做石家的儿子。如今托生的日子逼近，所以不能久留。从二月怀胎、到十二月诞生。希望哥哥等对我慈爱的人们，到那里同我见上一面。”说完，哭泣着离去。住在滏阳的薛大远是前任吴山县令，他说认识名远。智力寺僧慧永和法真等也讲述过这件事。

袁滋

复州青溪山，秀绝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居复郢间。睛日偶过峻峰，行数里，渐幽奇险怪，人迹罕到。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家焉。袁公与语，言甚相狎，因留宿。乃问曰：“此处合有灵隐者，曾从容不？”答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两三日一至，不知居处。某虽与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来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求美酝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见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数夕果到。五人鹿皮冠或纱帽，藜杖草履，遥相与通寒喧，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顷，尽入茅舍，睹酒甚喜。曰：“何处得此？”既饮数杯，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携来，愿谒仙兄。”乃导袁公出，历拜俯偻。五人相顾失（“失”原作“视”，据明抄本改）色，且悔饮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扰。”儒生曰：“兹人诚志可赏，况是道流，稍许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复睹袁公恭甚，乃时与语笑。目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顷半酣，颇欢。注视袁公，相谓曰：“此人大似西峰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数日，此僧亡来四十七年矣。”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相顾抚掌曰：“觅官职去，福禄至矣，已后极富贵。”遂呼主人别，袁公拜，道流皆与握手。过涧上山顶，们罗跳跃，有若飞鸟，逡巡不见。（出《逸史》）

【译文】

复州青溪山景色秀丽天下无比。丞相袁滋当初还没有功名的时候，曾居住在复州和郢城之间。有一天，天气晴好，他偶尔路过青溪山，走过几里地后，山势景物越来越幽深险峻，人迹很难达到那里。这时，他遇到一个以卖药为生的读书人。这书生的家就住在这里。袁滋同他交谈，言语非常投机，当晚就住在书生家里。袁滋问书生：“这里应该有隐居的仙人啊！你同他们见过面吗？”书生回答说：“有五六个道士，每隔二三天到这来一次，不知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我虽然同他们很熟悉，但他们也不肯告诉我。”袁滋说：“我想来拜见他们，可以吗？”书生说：“他们非常厌恶生人，可是喜欢饮酒。你如果能够准备一坛好酒，然后住在这里等候，或许能够见到他们。”袁滋离开后，弄到了一坛好酒，回来等候仙人。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道士果然来了。五个道士有的人戴鹿皮帽子，有的戴纱帽，拄着藜杖，穿着草鞋。书生远远地和他们问候，这些人哈哈大笑着到了小溪边，一边洗脚一边说笑。书生立即摆上酒席。不一会，他们进到茅草房里，看见酒非常高兴。问书生：“在哪地方弄到的酒？”喝了几杯以后，书生说：“不是我弄到的酒，是位客人带来的，他想要拜见几们仙长。”于是引袁滋出来施礼相见。五个道士互相观瞧变了脸色，都后悔喝了这酒。一齐对书生发脾气说：“不应该引外人来打扰我们。”书生说：“这个人的诚心值得赏识，况且他也是信奉道教的人，结识他有什么不好呢？”这时他们的态度才缓和了一些。又看到袁滋非常恭敬地站在那里，便改变态度笑着同他谈话，并对袁滋说：“坐吧。”袁滋再三拜谢坐下。不一会儿，酒喝到一半，大家都很高兴。几位道士仔细看着袁滋，相互说：“这个人非常象西峰的坐禅和尚。”过了好一会儿，又说：“真是他，屈指一算，这个和尚已经死了四十七年了。”又问袁滋多大年岁，正好四十七岁。几位道士互相看着拍着手说：“寻求官职做官去吧，福禄全都会有的，你以后会非常富贵显赫。”然后招呼主人告别，袁滋也向他们施礼拜别。几位仙人拉着手越过山涧走向山顶。他们拉着藤萝跳跃着，象飞鸟一样迅速，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儿息，颇以为念。有僧常游崔氏之门者，崔因告之，且问其计。僧曰：“请夫人盛饰而游长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诣之。彼若不顾，更之他所。若顾我厚，宜厚结之，俾感动其心，则其身后为公子矣。”如其言，初适三处，不顾。后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绝。僧乃曰：“身老矣，自度无所报公，愿以后身为公之子。”不数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纲僧”二字。（出《玉堂闲话》）

【译文】

崔慎由，因为没有儿子而经常叹息，心中十分焦急。有个和尚经常到崔家作客，崔慎由于是把这件事告诉给他，并且问他有什么办法。和尚说：“请夫人好好打扮修饰自己，去朝拜长安大寺。如果有老年和尚就去拜见。他若不理你们，再到其它的寺庙。假如遇到热情接待你们的，你们就要同他好好结交。如果能够打动他的心，那么他死后一定会转生为你们的儿子。”按照和尚的说法，他们起初到过三个寺院，都没有遇到愿意接待他们的和尚。后来来到一座寺庙，遇到一个老和尚已年近六十，接待他们非常周到，崔慎由也施舍了他很多钱财。从这以后，崔家不间断地供给施舍这个和尚。和尚说：“我老了，自己揣度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愿我死后来生做您的儿子。”不几年，和尚死了，而崔四八出生了。有人说：“他手文有‘纲僧’二字。”

马思道 洪州医博士马思道，病笃。忽自叹曰：“我平生不省为恶，何故乃为女子，今在条子坊朱氏妇所托生矣。”其子试寻之，其家妇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实女子也。（出《稽神录》）

【译文】

洪州医学教授官马思道，病得十分严重。一天他忽然叹息说：“我一生之中从不做坏事，为什么让我做女子？如今要到条子胡同朱氏那里托生了。”他的儿子试探着去寻找，朱家的女人果然已经怀孕，并且做了背小孩用的背带和布兜，等候孩子降生。等到马思道死去的时候，正好朱氏生产，并且确实生了个女孩。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聪明花树　相思木　广川王　袁安　丁姬　浑子　王粲　孙钟　吴纲　陆东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阳　羊祜　闾丘南阳　古层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绰 李德林　郝处俊　徐勣　韦安石　源乾曜　杨知春　唐尧臣　陈思膺

聪明花树

李正字弘卿，学道。见东王父，教之。十七年后，正（“正”原作“言”，据明抄本改）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而冢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见此花，皆聪明，文章盛。（出《武凌十仙传》）

【译文】

李正的字叫弘卿，想要学习道家学说，请东王父来教授他。十七年后，李正死去，家人把他埋葬在武凌。后来他的坟上长出一颗花树，高七尺。凡是看到过这棵花树的人，都变得很聪明，文章写得非常好。

相思木

晋战国时，卫（“卫”原作“谓”，据明抄本改）国苦秦之难，有民从征，戍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因谓之相思木。（出《述异记》）

【译文】

战国时代地处晋地的卫国，饱受秦国的威胁。有一平民应征入伍，戍守在与秦国接壤的边界处，一直没有回来。他的妻子因思念他而死去。把她埋葬以后，她的坟上长出一棵树，枝叶都指向丈夫所在的方向，被人们称为“相思木”。

广川王

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罼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爰猛说，大父为广川王中尉，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为刘向说十许事，记之如左。魏襄王冢，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三十人。以手扪椁，滑易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见床上玉唾盂一枚，铜剑二枚，金杂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扇，开钥，得石床，方六尺。石屏风，铜帐叶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以帱帐糜朽，而铜叶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尘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梳镜镊之象，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余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丈”原作“尺”，据明抄本改。）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食，肌肤颜色如生人。鬓发齿牙爪，不异生人。王惧，不敢侵，还拥闭如旧。袁盎冢，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鹰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九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成水书滴。幽公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女子。或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栾书冢，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白狐儿，见人惊走。左右逐戟之，莫能得，伤其左脚。夕，王梦一丈夫，鬓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脚？”仍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此不差。（出《西京杂记》）

【译文】

广川王刘去疾，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一起游玩打猎。做事放荡无羁，没有节制。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爰猛说，祖父在广川王手下做中尉时，经常规劝广川王，但广川王不听，只好称病还家。据他讲述广川王挖掘的古墓多得无法统计，其中墓葬丰富奇异的不下一百多座。他给刘向列举了十多件，被刘向记录如下。魏襄王墓，是用带纹理的石料做成的外椁，高八尺，宽窄能容纳三十人，用手触摸，光滑得像新的一样，外椁中间有石床，石屏风，依然摆放周正。棺柩和陪葬的珍宝全部不见踪影，只是床上还有一个玉痰盂，两把铜剑，几件日常应用的金器象新的一样，广川王拿起来佩带在自己的身上。襄王墓，上面是用铁水灌注的，开凿了三天才打开。墓穴里冒出的又苦又辣的黄色气体浓得象雾一样，强烈地刺激人们的眼睛和鼻子，使人无法进入，只好暂时用兵把守，七天以后气才出净了。最初进到一个门里，门上没锁。里面的石床长宽四尺，上面有石几，左右各有三个石人站立侍奉，都是武士装扮，身佩刀剑。再入一室，石门上有锁。推开门就看到了棺材，黑亮亮的可以照人。用刀砍不进去，用锯截开，才知道是用生漆杂以犀牛皮做成的棺材，有好几寸厚，摞了十多层。力量小是打不开的，只好作罢。再进一室，也有石门，打开锁，看到一张六尺见方的石床。有石屏风，装饰铜叶的帐幔一具。铜叶有的散落在床上，有的掉在地上，显然是因为帐子腐烂了，所以铜叶坠落到地上。床上还有一个石枕，旁边很厚一层黑乎乎的灰尘，好象是衣服腐烂后形成的。床的左右各有二十个站立的侍女，有的是拿着面巾、梳子、镜子的形象，有的是端着盘子送饭的姿态。没有其他的器物，只有铁镜数百面。魏王的儿子且渠的墓，既浅又窄。没有棺材，只有一张石床，宽六尺，长一丈，还有一面石屏风。床下全都是云母。床上有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全都二十来岁。两具尸体头朝东裸身躺卧，没有盖被和穿衣服。他们皮肤的颜色象活人一样，鬓发、牙齿和手指也看不出同活人有什么差异。广川王非常恐惧，不敢触动他们。退出去后象当初那样将墓穴掩盖。袁盎墓，用陶瓦做棺椁，里面只有一面铜镜，没有其它的器物。晋灵公墓，非常瑰丽壮观。四角都放置用石头雕刻成的鹰犬。捧着蜡烛。男女石人四十多个，捧着灯烛站立在周围。棺椁已经朽烂不成原形，但尸体还没有坏，九窍之中都放入金玉。墓穴内其它的器物全都朽烂得无法辩认，唯有一个拳头大的玉蟾蜍，腹中是空的，可盛水，光洁润滑象新的一样。广川王拿它用作储水供磨墨用的水盂。幽公的墓，很高大。墓道的门打开以后，再下去一尺左右里面全是白垩土。将白垩土铲除一丈多深以后，见到云母，再下去一尺左右就是一百多具尸体，横七竖八相互枕压，都没有朽烂。只有一个是男子，其余全是女子。有的坐着，有的躺卧，也有站着的。衣服的形色同活人一样。栾书墓，棺椁和器物全都朽烂了。墓穴中有一只白色的狐狸，看见有人来吓跑了。随从们追赶着去刺它，没能抓到，只把它的左脚刺伤了。当天晚上，广川王梦见一个男子，鬓发眉毛都是白的，走进来对他说，“为什么刺伤我的脚。”并用手杖敲打他的左脚，广川王睡醒后，脚肿痛生疮，一直也没有痊愈。

袁安

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贡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葬此地，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出《幽明录》）

【译文】

袁安的父亲死了，他的母亲让袁安带着鸡和酒去请看风水的人，为其选择埋葬父亲的墓地。他在途中碰到三个书生，问袁安干什么去，袁安把事情告诉给他们。书生说：“我知道一个好墓地。”袁安立即用携带的鸡和酒招待他们。吃喝完毕，他们将墓地的具体地点告诉了袁安，说：“应当葬在此地，世世代代能作大官。”然后同他分别。袁安刚走出几步，回头再看三个书生都不见了。袁安怀疑他们是神仙，于是袁安把父亲葬在那个地方。后来果然当官做到司徒，子孙昌盛，四代出了五个大官。

丁姬

王莽秉政，贬丁姬号，开其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冢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恭王母傅太后坟及丁姬冢，二旬皆平。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时（“时”原作“将”，据明抄本改）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今其坟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出《水经》）

【译文】

王莽执政期间，贬除了丁姬的称号，并下令掘开她的坟墓。掘墓时有火从墓道里喷出，火焰达五丈远。士兵用水浇灭后才能进入，烧掉了墓中的器物。王公大臣派遣子弟、学生和家奴等十余万人，拿着工具，帮助掘开恭王母亲傅太后墓和丁姬墓，二十多天全部挖平，又在四周围上棘黎，用来警戒世人。有人说，当时有数千只燕子，衔土投到丁姬的墓穴。如今丁姬的坟墓高大壮美，建筑互相承接，似城郭排列数层，几重门相对大开。

浑子

昆明池中有冢，俗号浑子。相传昔居民有子名浑子者，尝违父语，若东则北，若水则火。父病且死，欲葬于高陵之处，矫谓曰：“我死，必葬于水中。”及死，浑子泣曰：“我今日不可更违父命。”遂葬于此。盛弘之《荆洲记》云：“固城临洱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葬洱北，墓将为所坏。其人有五女，共创此墩以防墓。”又云：“一女嫁阴县佷子，家资万金。自少及长，不从父言。临死，经意欲葬山上，恐子不从，乃言必葬我渚下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取父教，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以土绕之，遂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余石如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出《酉阳杂俎》）

【译文】

昆明池中有座坟，俗名叫作浑子。相传过去有一个住户有个儿子名叫浑子，曾经经常违背他父亲的话。他父亲如果叫他到东面去，他一定去北面；如果让他提水，他一定去烧火。他父亲有病快要死了，想要死后葬到高处，特意把话颤倒着对儿子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葬在水中。”等到父亲死了，浑子哭着说：“我这次不能再违反父命了。”于是将父亲葬到这里。盛弘的《荆州记》记载：固城靠近洱水，水的北岸，有座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葬于洱水北岸，墓将被水侵蚀。这个人共有五个女儿，共同造了这座土堆用来防止洱水侵蚀墓地。上面还记载：一个女子嫁给阴县一个狠毒的人。这个人有万贯家财，从小到大，从不听父亲的话。父亲临死想葬在山上，恐怕儿子不听，就说一定把我葬到水中的河丘上。这个人说：“我从来不听从父亲的教诲，如今应该听他一句话。”于是卖掉家中所有的财产，造了一座石坟，用土围住四面，就成了一块水中大陆地，有几百步长。元康年间，才被水冲坏。现在还留下象半张床那么大的石头数百块，堆在水中。

王粲

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礜石满茔。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鄣山，而见此异。曹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当。（出《异苑》）

【译文】

魏武帝北征乌桓时，登山远眺。看到一个小山冈，上面什么草也不长。王粲说：“那一定是座古墓。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一定服用过生礜石。死后石气挥发到外面，花草不能生长。”随即让人凿开来看，果然是个大墓，里面填满礜石。还有一种传说是，王粲在荆州时，跟随刘表登上鄣山，看见了上述怪异现象。魏武帝平灭乌桓时，王粲还在江南，所以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

孙钟

孙钟家于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岁荒，以种瓜自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曰：“此山下善，可葬之，当出天子。君下山百许步，顾见我去，即可葬处也。”钟去三四十步，便反顾，见三人成白鹤飞去。钟记之，后死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常有光怪。云五色，气上属天。及坚母孕坚，梦肠出，绕吴阊门。以告邻母，曰：“安知非吉祥！”（出《祥瑞记》）

【译文】

孙钟家住富春，幼年丧父，侍奉母亲非常孝顺。灾荒年头，他以种瓜为生。一天忽然有三个少年到孙钟瓜地要瓜吃，孙钟很热情地招待他们。三人对孙钟说：“这山下地势非常好，人死后葬在这里，后代能够做皇帝。你下山走一百多步，回头看到我们离去时的那块地方，就是可以埋葬的地点。”孙钟走了三四十步便回头观看，看到三个少年变成白鹤飞走了，于是记住了那个地方，孙钟死后就葬在那里。那地方在县城的东面，坟墓上常有一些光环如五光十色的云气，直冲云天。到孙坚的母亲怀孙坚时，做梦梦到肠子出来了，环绕吴国的阊门。她把这个梦告诉了邻居老太太，老太太说：“怎么知道不是吉祥的预兆呢！”

吴纲

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开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出《水经》）

【译文】

三国时魏国黄初末年，吴国人挖掘吴芮的坟墓取木料，准备在县里建一座孙坚的庙。打开墓穴后，见到吴芮尸体的面目、衣服都同活的时候一样。吴国被消灭以后，过去挖掘坟墓的人在寿春见到南蛮校尉吴刚，对他说：“你的形貌为什么非常象长沙王吴芮呢？只是身材矮小一些。”吴纲惊讶地说：“吴芮是我的祖先。”从吴芮死去到坟墓被打开，前后四百年，再看到吴纲又四十多年。

陆东美

吴黄龙年中，吴都海盐有陆东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夫妇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后妻卒，东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孙权闻之嗟叹，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双梓”。后子弘与妻张氏，虽无异，亦相爱慕。吴人又呼为“小比肩”。（出《述异记》）

【译文】

吴国黄龙年间，都城海盐有个人陆东美。他的妻子朱氏，仪容举止很好。夫妻间互相敬重，形影相随寸步不离，被人称为“比肩人”。夫妻二人都说：“比翼双飞，恐怕不会长久。”后来妻子死去，陆东美也绝食而死。家里人非常悲伤，就把他们合葬在一起。不到一年，坟墓上长出一棵梓树，同根双干，相互拥抱合成一棵树。经常有一对鸿雁栖身于树上。孙权听到这件事深有感慨，封这个地方叫“比肩”，墓叫“双梓”。后来其子陆弘和他的妻子张氏，虽无奇异，也一样相亲相爱，吴人又称他们为“小比肩”。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仪，时人竞慕之。楚国王仲先，闻其美名，故来求为友，章许之。因愿同学，一见相爱，情若夫妇，便同衾共枕，交好无已。后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于罗浮山。冢上忽生一树，柯条枝叶，无不相抱。时人异之，号为共枕树。

【译文】

潘章少年时容貌气质十分出众，人们都很羡慕他。楚国的王仲先，听到他的美名，特地赶来同他交朋友。潘章同意与他相交，与他结为同学关系。两人一见如故，互相敬重爱护，感情好象夫妻一样。于是两人同床共枕，不分彼此。后来两人一起死去，家人哀怜他们，就将他俩合葬在罗浮山。坟墓上忽然长出一棵树，枝条树叶全都相互拥抱缠绕在一起。人们都感觉奇特，就把这棵树称为“共枕树”。

胡邕

吴国胡邕，为人好色，娶妻张氏，怜之不舍。后卒，邕亦亡。家人便殡于后园中，三年取葬，见冢上化作二人，常见抱如卧时。人竞笑之。（出《笑林》）

【译文】

吴国的胡邕非常好色，娶张氏为妻子，十分爱怜，不忍分离。后来张氏死去，很快胡邕也死了。家里人便把他们灵柩停放在后园中。三年后要埋葬他们时，看见灵柩上化作两个人，有时相互拥抱好象躺卧睡觉时一样，人们都嘲笑他们。

戴熙

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气。”桓温仗铖西下，停武昌。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无头脚。时亦动摇，砍刺不陷。乃纵著江中，得水，便有声如雷，响发长川。熙后嗣沦胥殆尽。（出《异苑》）

【译文】

武昌戴熙，家境贫寒，坟墓在樊山南面。会算命的人说：“这座墓有君王的气象。桓温领兵西去，在武昌停留时。挖开戴熙的坟墓，得到一个东西，有水牛那么大，黑色，没头没脚。有时候也动一下身子，用刀砍不进去。就把他抛到江中，一到水中，便发出象雷鸣那样的响声，响声震动山川。从此戴熙的后代相继潦倒死亡。

王伯阳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萧墓。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镮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一说，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二漆棺，移置南冈。夜梦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吾日夜不得安。”（“吾日”六字原作“若不如不复得还”，据明抄本改）后于灵座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出《搜神记》）

【译文】

王伯阳家住京口，房屋的东面有一座坟，相传是鲁肃墓。王伯阳的妻子，是郗鉴哥哥的女儿。死后，王伯阳平掉那座坟墓来埋葬她。几天以后，王伯阳白天坐在厅里，看见一个贵人乘坐轿子来到，侍卫有数百名，人马络绎不绝。贵人远远走过来对王伯阳说：“我是鲁子敬，你为什么毁坏我的坟墓？”于是用眼睛示意左右把他拖下床。用刀头上铁环打了他数百下离去。他从昏迷中苏醒，被击打的地方全部生疮溃烂，几天后死去。

另一种说法是，王伯阳死后，他的儿子营造坟墓。掘出二具漆画棺材，便移到南冈上安放。夜里梦到鲁肃发怒说：“应当杀了你的父亲。”一会又梦见王伯阳说：“鲁肃同我争坟墓，我日夜不得安宁。”后来在灵座褥上发现很多血。怀疑是鲁肃搞的名堂。墓现在在长广桥东一里外。

羊祜

晋有相羊祜墓者云：“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以坏其相。相者云：“墓势虽坏，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堕马折臂，果至三公。（《幽明录》曰：羊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善。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此出《世说新语》）

【译文】

晋朝有个会看风水的人看过羊祜家的墓地后说：“以后能够出受命于天的君主。”羊祜讨厌这个说法，就让人掘断祖坟地脉，以破坏这个风水。风水先生又说：“墓地的地势虽然被破坏了，还是要出摔断胳膊的三公。”不久，羊祜就坠马摔折了胳膊，以后做官果然是达到三公的高位。

闾丘南阳

范阳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号文将军冢。晋安帝隆安中，闾丘南阳将葬妇于墓侧，是夕从者数十人，皆梦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觉说之，人皆梦同。虽心恶之，耻为梦回。及葬，但鸣鼓角为声势。闻墓上亦有鼓角及铠甲声，转近，及至墓，死于墓门者三人。既葬（“既葬”原作“即殪”，据明抄本改）之后，闾丘为杨佺期所诛族。人皆为以文将军之祟。（出《荆州记》）

【译文】

范阳粉水口有一座墓，墓前有石虎石柱，人们称作文将军墓。晋安帝隆安年间，南阳闾丘想把死去的妻子葬在墓侧。这天晚上随从数十人都梦见有人说：“为什么骚扰别人来使自己安宁？”睡醒觉之后大家都说做了同样的梦。尽管人们心里厌恶这件事，但是都认为因做梦而改变主意是不光彩的。到安葬的时候，便采用敲锣打鼓吹号角来壮声势。这时也听到文将军墓上也有鼓角和铠甲碰撞的声音。以后来到墓地，竟有三人突然死在墓前。安葬妇人之后，闾丘及其家族被杨佺期所诛杀。人们都认为是文将军在作祟。

古层冢

古层冢，在武陵县北一十五里二百步，周回五十步，高三丈，亡其姓名。古老相传云，昔有开者，见铜人数十枚，张目视。俄闻冢中击鼓大叫，竟不敢进。后看冢土，还合如初。（出《郎州图经》）

【译文】

古层墓，在武陵县北面一十五里又二百步的地方，周围五十步，高三丈，已经不知道埋葬者的姓名了。很早就传说：“过去有人掘开墓穴，看到有铜人数十个，瞪着眼睛向外看。片刻又听到墓中击鼓喊叫，竟不敢进去。后来掘开的坟墓，又自动合拢成先前的样子。

隋王

齐隋王尝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梦樊姬怒曰：“独不念封崇之义，奈何溷我，当令尔知。”诘旦，王被病，使巫觋引过设祀，积日方愈。（出《渚宫旧事》）

【译文】

齐隋王曾率随从人员，到樊姬墓前喝酒喧闹。当天晚上，梦樊姬生气地对他说：“难道就不想想加高坟墓的意义，为什么这样扰乱我？应当让你受到教训。”第二天早，隋王就病了。隋王让巫师代替自己设祭认错，过了许多天才痊愈。

楚王冢

南齐襄阳盗发楚王冢，获玉屐玉屏风青丝编简，盗以火自照，王僧虔见十余简，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阙文。”

【译文】

南齐襄阳的盗墓贼挖开楚王墓，得到玉鞋，玉屏风，和书籍。盗贼拿火把照看，王僧虔看到十多卷。他说：“这是用科斗文书写的《考工记》、《周官》中短缺的文字。

舒绰

舒绰，东阳人，稽古博文，尤以阴阳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其亲。（“其亲”原作“观王”，据明抄本改）求善图墓者五六人，并称海内名手，停于宅，共论艺，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驰往京师，于欲葬之原，取所拟之地四处，各作历，记其方面，高下形势，各取一斗土，并历封之。恭仁隐历出土，令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行势，与历又相乖背。绰乃定一土堪葬，操笔作历，言其四方形势，与恭仁历无尺寸之差。诸生雅相推服，各赐绢十匹遣之。绰曰：“此所拟处，深五尺之外，有五谷，若得一谷，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绝。”恭仁即将绰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瓮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经为粟田，蚁运粟下入此穴。当时朝野之士，以绰为圣。葬竟。赐细马一匹，物二百段。绰之妙能，今古无比。（出《朝野佥载》）

【译文】

东阳人舒绰，通古博今，尤其喜好研究阴阳之术，精通看风水。吏部侍郎杨恭仁想要改葬他的父母，请来五六位擅长选择墓地的风水先生。这些人并称为海内名手，住在他家共同论证，互相评说对方的正确与否。杨恭仁不知道谁对谁非，便暗中派人赶往京城，到预选的四处墓地，分别测量记录各个墓地的方向，地形，并各取一斗土，然后全部封存起来。杨恭仁把记录的资料藏起来，拿出采来的土样，让各位风水先生仔细观察，结果是意见完全不同；谈到取土地点的地形情况，又与记录的资料完全不符。舒绰认定其中的一个地点可以选作为墓地，并拿笔写出那地方四周的地形、地貌，同杨恭仁记录的一点不差，其他人都表示服气。杨恭仁赏给其他几人每人十匹绢让他们走了。舒绰说：“选定的这地方，五尺深以下有五谷，如果得到其中的一种谷物，就证明是福地，世世代代不断公侯那样的高官。于是杨恭仁带着舒绰来到京城，让人在选定的墓地向下挖了七尺，看到一个洞穴，有装五石粮的瓮那么大，里面有七八斗谷子。这个地方曾经是谷地，蚂蚁把谷子运到地下穴洞中。无论官员和民众，都把舒绰当做圣人。安葬结束，杨恭仁赐给舒绰一匹骏马，纺织品二百段。舒绰的超人才能，古今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李德林

隋内史令李德林，深州饶阳人也。使其子卜葬于饶阳城东，迁厝其父母。遂问之，其地奚若。曰：“卜兆云，葬后当出八公。其地东村西郭，南道北堤。”林曰：“村名何？”答曰五公。林曰：“唯有三公在，此其命也，知复云何。”遂葬之。子伯药，孙安期，并袭安平公。至曾孙，与徐敬业反，公遂绝。（出《朝野佥载》）

【译文】

隋朝内史令李德林是深州饶阳人，他让儿子去请教风水先生，想要在饶阳城的东面选择一处墓地，用来迁移父母的灵柩。风水先生为他选定地点以后他问：“那地方怎么样？”风水先生回答：“根据我占卜得出的结论，葬后能出八个公侯。那地方东有村、西有城、南有道、北有堤。”李德林问：“村名叫什么？”回答说：“五公。”李德林说：“只剩三个公了，这是命中注定的，知道又怎样呢？”于是将父母的灵柩葬在那里。儿子伯药和孙子安期，世袭安平公。至曾孙一代因和徐敬业谋反，公侯的袭爵从此断绝。

郝处俊

唐郝处俊，为侍中死。葬讫，有一书生过其墓，叹曰：“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其孙象贤，坐不道，斫俊棺，焚其尸。俊发根入脑骨，皮托毛着骷髅，亦是奇毛异骨，贵相人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郝处俊在做侍中时死去。埋葬后，有一个书生经过他的墓地时感叹说：“坟地压住了龙角，棺木将来一定会被砍断的。”后来他的孙子郝象贤，因犯罪被诛杀，朝廷派人砍开郝处俊的棺木，烧了他的尸体。人们看到郝处俊的发根都扎到了头骨里去了，皮托着毛附在骷髅上。真是奇毛异骨，贵人之相。

徐勣

唐英公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闻之，私谓人曰：“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孙敬业扬州反。弟敬贞答款曰：“敬业初生时，于蓐（“蓐”原作“葬”，据明抄本改）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今秘而不言，果有大变之象。”则天怒，斫英公棺，焚其尸。“灰”之应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英公徐勣当初向算命先生请教选择墓地，算命先生写的卜词说：“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听到了，私下里对别人说：“这是算命先生的过错。应该是‘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来其孙敬业在扬州造反，弟弟敬贞说：“敬业刚出生时，在草垫子下面挖到一只龟，说是大贵之象。英公徐勣一直保密不说。果然是大变故的征兆。”后来触怒了武则天，命人砍开英公徐勣的棺材，焚烧了他的尸体。棺中见灰的说法得到了应验。

韦安石

神龙中，相地者僧泓师，与韦安石善。尝语安石曰：“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于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别业，在城南。待闲时，陪师往诣地所，问其价几何。同游林泉，又是高兴。”安石妻闻，谓曰：“公为天子大臣，泓师通阴阳术数，奈何一旦潜游郊野，又买墓地，恐祸生不测矣。”安石惧，遂止。泓叹曰：“国夫人识达先见，非贫道所及。公若要买地，不必躬亲。”夫人曰：“欲得了义，兼地不要买。”安石曰：“舍弟縚，有中殇男未葬，便与买此地。”泓曰：“如贤弟得此地，即不得将相，位止列卿。”已而縚竟买其地，葬中殇男。縚后为太常卿礼仪使，卒官。（出《戎幕闲谈》）

【译文】

唐中宗神龙年间，看风水的僧泓师，同韦安石是好朋友。他曾经对韦安石说：“我最近在风栖原看见一块地，大约有二十多亩，有龙起伏的样子，葬在这个地方的人，一定会连续几代都做宰相。韦安石说：“我有个别墅在城南。等到闲暇时，陪法师到那地方看看。问问他卖多少钱。我们还可同游林泉，更是件高兴的事。”韦安石的妻子听说了，对他说：“你身为天子的大臣，僧泓师精通阴阳法术，你怎么能同他一起偷偷到郊外野游？还要买墓地，恐怕会引来不可预测的大祸啊。”韦安石心里害怕，就打消了这一念头。僧泓师感叹说：“还是夫人见识高，看得远，我是赶不上的。您要买地，不必亲自去。”安石说：“我弟弟韦縚，有个中年死去的儿子，现在还没安葬，可以给他买这块地。”僧泓师说：“如果贤弟得到这块地，就不能得到将相那样高的官位。只能做到卿一级的官职。”后来韦縚买了那块地，把中年死去的儿子葬了。韦縚后来果然做到太常卿礼仪使，死在任职期间。

源乾曜

泓师自东洛回，言于张说，缺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说如其言，请假两日，朝士毕集。泓云：“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及监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说召乾曜与语。源云：“乾曜大茔在缺门，先人尚未启袝。今请告归洛。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缺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说曰：“天赞源氏者，合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赊买耳。问其卜葬者，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俚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乾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出《戎幕闲谈》）

【译文】

泓师从东洛回来，对张说讲：“缺门道左有块地非常好。您可请二三天的假，待同僚来看您时，我在帘后察看他们，如果有长相十分富贵的人，就把那块地交给他。”张说按照他的说法，请了二三天假。来探望他的朝中官员全到了，泓师说：“有的已经很富贵了，太大的福份不会再来了。有的不适合葬在那里，否则反而会因此带来灾祸。”等到监察御史源乾曜来到时，涨师对张说：“这个人的富贵相同您一样，把他请过来，好把那块地交给他。”张说将源乾曜请来同他提出这件事。源乾曜说：“乾曜家的墓地在缺门。对先人还未进行祭祀，现在来请求回归洛川，去祭奠死去的先辈，特意前来辞行。”张说把泓师的话详细述说了一遍，认为一同去查看墓地为好。源乾曜以家里贫困不能做这事来推辞，并说不敢麻烦法师同行。后来泓师又经过缺门，见到这个地方已经成为源家的墓地了。回来对张说说：“老天保祐帮助源家，应当是洼地的地方原来本是高冈，现在洼下去了，应当是高冈的地方本来洼现在高起来了。那墓门缺角的地方，全都修补了。问价钱，才知是赊买的。了解那看风水的人，原来是个村夫。问他师门流派，原来是凭借乡村流传的一本书罢了，那规则制度却是如此自然。源家子孙必然大富大贵。”后来源乾曜从京尹升为丞相，做侍中近二十年。

杨知春

开元中，忽相传有僵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僵人复生，不食五谷，饮水吸风而已。时人呼为地仙者，或有呼为妄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积聚焉，好行吴楚齐鲁间。有二贼，乘僵人言，乃结凶徒十辈，于濠寿开发墓。至盛唐县界，发一冢，时呼为白茅冢。发一丈，其冢有四房阁，东房皆兵器，弓矢枪刃（“刃”原作“人”，据明抄本改）之类悉备；南房皆缯綵，中奁隔，皆锦绮，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俨然如生。绿发稠直，皓齿编贝，秾纤修短中度，若素画焉。衣紫帔，绣袜珠履，新香可爱。以手循之，体如暖焉。玉棺之前，有一银樽，满。凶徒竞饮之，甘芳如人间上樽之味。各取其锦彩宝物，玉女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贼争脱之。一贼杨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诸宝已不少。”久不可脱，竞以刀断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赎，卒断其指，痛哉。”众贼出冢，以知春为诈，共欲杀之。一时举刀，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知春获存，遂却送所掠物于冢中，相以土瘗之而去。知春诣官，自陈其状，官以军人二十余辈修复。复寻讨铭志，终不能得。（出《博异志》）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传说有一个埋在地下一千年的僵尸，由于坟墓崩塌，而得以复活。这复活的僵尸，不吃五谷杂粮，只需喝水吸风。人们叫他地仙，也有人叫他为狂人。他似乎知道地下金玉珠宝埋藏的地点，经常活动在吴、楚、齐、鲁一带。有两个盗贼，根据他说的话，召集了十多个歹徒，在濠寿开掘古墓。他们在盛唐县界挖掘一座被人们称为白茅墓的古墓。挖到一丈深，看到墓穴中有四间墓室。东室全是兵器，弓、箭、枪、刀齐全。南室全是丝织品，中间梳妆台上全是上等布匹。上面有块牌子写着，“周寿王所赐锦三百端。”下面一隔，全是金玉宝物。西室全是漆器，新得就像是昨天才做好的一样。北室中有玉棺一口，棺中有一美女，好象活的一样。头发乌黑稠密，牙齿洁白整齐，胖瘦高矮适中，好象是画上的美人一样。身着紫色的帔巾，脚穿绣花袜子和镶嵌珍珠玉石的鞋子。用手抚摸一下，好象还有体温。玉棺的前面，有一个银杯，里面盛满酒。歹待们竟将酒喝了，酒味甘甜芬香，和人间的美酒一样。歹徒们各取锦缎宝物。玉女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玉环，贼人争着去摘。一个叫杨知春的盗贼说：“何必拿它，各种宝物已经不少了。”盗贼由于长时间摘不下玉环，竟用刀砍断了美人的手指。手指中竟流出好象赤豆汁一样的血来。杨知春说：“太不仁义了！这么多的宝物难道不能换取一个玉环吗？砍断她的手指难道不痛心吗！”众盗贼走出坟墓，认为杨知春这个人不可靠想共同杀死他。举刀时，忽然互相之间不认识了。九个人自相残杀，全都死去，只有杨知春没死。他把抢掠来的宝物又送回墓中，草草用土埋上离去。杨知春去见地方官，向官员陈述了这次作案的情况。官员派二十多名士兵去修复这座古墓，并去寻找墓志铭，但始终没有找到。

唐尧臣

张师览善卜冢，弟子王景超传其业。开元中，唐尧臣卒于郑州，师览使景超为定葬地。葬后，唐氏六畜等皆能言，骂云：“何物虫狗，葬我著如此地？”家人惶惧，遽移其墓，怪遂绝。（出《广异记》）

【译文】

张师览擅长看风水选择墓地，弟子王景超继承了他这一行。开元年间，唐尧臣死在郑州，张师览让王景超给他选定埋葬的地方。葬后，唐家的六畜等动物全都会说话了。他们骂道：“什么虫子猪狗，将我葬到这个地方？”家里人都很惊恐，急忙迁走了坟墓，怪事从此没有了。

陈思膺

陈思膺，本名聿修，福州龙平人也。少居乡里，以博学为志。开元中，有客求宿。聿修奇其客，厚待之。明日将去，乃曰：“吾识地理，思有以报。遥见此州上里地形，贵不可言，葬之必福昆嗣。”聿修欣然，同诣其处视之。客曰：“若葬此，可世世为郡守。”又指一处曰：“若用此，可一世为都督。”聿修谢之。居数载，丧亲。遂以所指都督地葬焉。他日拜墓，忽见其地生金笋甚众，遂采而归。再至，金笋又生。及服阕，所获多矣。因携入京，以计行赂。以所业继之，颇致闻达。后有宗人名思膺者，以前任诰牒与，因易名干执政。久之，遂除桂州都督。今壁记具列其名，亦有子孙仕本郡者。（出《桂林风土记》）

【译文】

陈思膺的本名叫聿修，是福州龙平人。年轻时居住在乡里，以博学作为自己的志向。开元年间，有客人来投宿，聿修见客人的相貌奇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二天客人离开时对聿修说：“我懂得风水地理，想要报答你的盛情招待。”我从远看此州上里那地方的地形，好得不容随便说出来。如果作为墓地，一定能降福于后代。”聿修非常高兴，同他一起去那地方察看。客人说：“假如能葬在这个地方，可以世世代代做郡守。又指一个地方说：“如果采用这个地方，可一世为都督。”聿修向他表示感谢。过了数年，聿修的父母死去，便葬在当初所说的可以做都督的地方。有一天，祭墓对，聿修忽然看见墓地上长出很多金笋。于是采了回去。再去时，金笋又长了出来。到守孝三年期满，得到的金笋已经很多了。聿修携带金笋进京，设计行赂，再以自己的学识水平作为辅助，很快交了官场中的要人。后来同宗有叫陈思膺的，将以前朝廷发给自己的任命文书送给聿修，聿修便冒名顶替求请于执政官员。过了一段时间，改名后的聿修果然被任命为桂州都督。如今《壁记》上还记载有他的名字，也有子孙在本郡做官。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奴官冢　卢涣　赵冬曦　丁永兴　严安之　女娲墓　李邈　贾耽　张式　樊泽 齐景公墓　郭谊　寿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韩建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马黄谷冢　秦进崇　和文

奴官冢

酂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它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出《广异记》）

【译文】

酂县有座后汉奴官墓。当初村里人在墓的旁边种田，每到秋收的季节，靠近墓的田里便有很多之庄稼失去穗，而减少收成。这样过了几年，村里人对此十分苦恼。后来便经常在夜里去探察，一天夜里，看见有四只大鹅从坟墓中出来吃庄稼，前去追赶便又回到墓中。村里人一向听说奴官墓中有宝物，于是就结伴去挖掘。刚进入墓道，就看到有鹅张开翅膀击打人，盗贼用木棒反击，鹅都不动了，原来是铜鹅。再进入墓室外厅，得到两只宝剑，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器物。最后到了放置棺椁的主墓室，地上有很深的积水，有个穿紫衣的人站在门前同盗贼搏斗。盗贼群起攻击，那个人冲出包围逃走。他到县衙大叫：“有贼劫我的墓！”管事的人问他：“你的墓在哪里？”回答说：“奴官墓就是我的墓。”县令派里长去驱赶盗贼，到墓地将盗贼全部抓获。开元末年，明州刺史讲述了三十多件这类事。

卢涣

黄门侍郎卢涣。为洺（“洺”原作“名”，据明抄本改）州刺史。属邑翁山县，溪谷迥无人，尝有盗发墓。云：‘初行，见车辙中有花砖，因揭之，知（“知”字原在“之”字上，据明抄本改）是古冢，乃结十人。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许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即悉力发掘。入其隧路，渐至圹中，有三石门，皆以铁封之。其盗先能诵咒，因斋戒近之。至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半开，有黄衣人出曰：“汉征南将军刘，（忘名）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又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要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瘗宝货，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已，当不免两损。”言讫复入，门合如初。又诵咒数日不已，门开，一青衣又出传语。盗不听。两扇欻辟，大水漂荡，盗皆溺死。一盗能泅而出，自缚诣官，具说本末。涣令复视其墓，中门内有一石床，骷髅枕之。水漂，已半垂子床下。因却为封两门，窒隧路矣。（出《玄怪录》）

【译文】

黄门侍郎卢涣，任洺州刺史。属地翁山县的河谷中无人居住。曾有个盗墓的说，当初他刚走那里，看见车辙中有花砖。揭开观看，知道是古墓。于是聚集了十个人，给县令写了封信，请求在谷中路旁居住。县令批准了。他们在古墓周围种上麻，使外人看不见里面，随后就全力挖掘。打开隧道，渐渐进入墓穴。古墓有三个石门，全都用铁封住。盗墓贼会念咒语，因此斋戒念咒。几天后，两门打开。每个门内各有铜人铜马数百个，全都手持兵器，制作得非常精巧。盗贼又斋戒三日，中门半开。有个穿黄衣服的人出来说：“汉征南将军刘（忘记名字）让我来告诉你们，他生前多征战，立有大功，死后皇帝下令护葬，又铸了铜人马等，以保持生前那样的仪仗卫队，你们千方百计来这里，想要陪葬财物，但他所居住的墓室里，实在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况且官葬不埋珍宝，何必苦苦用咒语相侵扰呢？假如再不停止挖掘，会免不了两方都受到损害。”说完又进去了，门象先前那样关闭。盗贼坚持多日不停地念诵咒语，门又开了。一个婢女又出来传话，盗贼还是不听，两扇门忽然打开。大水漂荡起来，盗贼都被淹死。有一个会游水的盗贼游了出来。自己捆住自己去见官自首，把盗墓的经过细节讲一遍。卢涣派人再去查看那个古墓，看到中门内有一张石床，有个骷髅躺在石床上，水漂上来，淹到床下一半。于是封了两门，堵塞了隧道。

赵冬曦

华阴太守赵冬曦，先人垄在鼓城县。天宝初，将合附焉。启其父墓，而树根滋蔓，围绕父棺，悬之于空。遂不敢发。以母柩置于其旁，封墓而返。宣城太守刁缅，改葬二亲，缅亦纳母棺于其侧，封焉，后门绪昌盛也。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当世，四人至二千石。缅三为将军，门施长戟。开元二十年。万年有人，父殁后，家渐富，遂葬母（“母”字原阙，据明抄本补）。父榇亦为萦绕，不可解。其人遂刀断之，根皆流血，遂以葬。即而家道稍衰，死亡俱尽。（出《纪闻》）

　　【译文】

华阴太守赵冬曦，祖先的坟墓在鼓城县。天宝初年，他想将父母合葬，挖开他父亲的坟墓，树根滋生蔓延，围绕父亲的棺木。把棺木悬离地面，不敢再挖，便把母亲的棺柩安放在旁边，封上墓穴回去了。宣城太守刁缅，改葬父母，也把母亲的棺木埋葬其旁边。家族后代繁荣，人丁兴旺。赵冬曦兄弟七人，都是秀才，在当时很有名望，有四个人享俸禄二千石。刁缅三次做了将军。门前放置长戟。开元二十年，万年县有一个人父亲死后，家里渐渐富起来。后来他安葬母亲时，见到父亲的棺木也被树根围绕，无法分解。那个人就用刀砍断了树根，全都流出了血。自从他这次合葬父母以后，家道开始衰落，人也逐渐死光了。

丁永兴

高唐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聘燕，享于此城。旁有盗跖冢，冢极高大，贼盗尝私祈焉。天宝初，县令丁永兴，有群盗劫其部内。兴乃密令人冢旁伺之，果有祀者，乃执诣县，按杀之。自后祀者颇绝。《皇览》言盗跖冢在河东。按盗跖死于东陵，此地古名东平陵，疑此近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高唐县南有座鲜卑城，过去传说鲜卑遣使访问燕国，就在这座城中欢宴。城外有盗跖的墓，墓很高大，盗贼曾经私下在这里祭奠祈祷。天宝初年，县令是丁永兴。当时有一伙盗贼在本县作案，丁永兴暗中派人在盗跖墓旁埋伏，果然有人前来祭祀，便把他们缉拿到县衙，审问后处死。从那以后，祭祀的人便绝迹了。《皇览》上说，盗跖墓在河东。据考证盗跖死在东陵，这地方古地名叫东平陵，这里的盗跖墓比较可信。

严安之

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杖，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埏路，一时擒获。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贼方开冢，天子何以知之。”至县，乃尽召贼，讯其事。贼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门，有盟器敕使数人，黄衣骑马。内一人持（“持”原作“揖”，据明抄本改）鞭，状如走势，袱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已来，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状貌，两盟器敕使耳。（出《逸史》）

【译文】

唐玄宗天宝初年，严安之任万年县捕贼官。一天中午，有位黄衣太监骑马从大门跑进来，宣读皇帝的命令说：“城南十里某公主的墓，现在被盗贼挖劫，命令你带人去缉拿，不得使一人漏网。”严安之领命立刻带领手下人携带器械棍棒前去捕捉。赶到那里，看到那里六七个人刚刚进入墓道，全部被抓获。严安之让人去找那个太监，没有找到。因而想道：“盗贼刚刚开始挖掘，皇帝怎么能知道呢？”到了县衙，把盗贼全部召集起来，审问盗墓的经过。盗贼说：“刚打开墓道，就觉得有些异常，意识到这次盗墓一定要失败。到了第一道门，看见有好几个冥器是为皇帝送信的黄衣太监骑在马上，其中有一个手里拿着鞭子，姿势像是正在纵马奔跑，头巾的一角象是被风吹得直竖起来，眼睛和眉毛也都在动。我们更觉得这次盗墓一定不会成功。”严安之明白了，那个持鞭的黄衣太监原来是陪葬的器物。

女娲墓

潼关口河潬上，有树数株，虽水暴涨，亦不漂没。时人号为女娲墓。唐天宝十三年五月内，因大风吹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使王晋光（本书三０四女娲神条作王奇光）上言：“今月一日，河上侧近，忽闻风雷。晓见坟踊出，上有双柳树，下巨石，柳各高丈余。”（出《唐历》）

【译文】

潼关口河边沙滩上，有几棵树，虽然河水暴涨，也不能淹没和冲走它，当时人们称它为女娲墓。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五月里，这几棵树被大风吹走，不知吹到哪里去了。唐肃宗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使王晋光上奏报告说：“本月一日，河上靠近岸边的地方，忽然有打雷刮风的声音。早上看见有坟墓从地下冒出来，上面有两棵柳树，下面有巨石，柳树每棵都高一丈多。”

李邈

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罢归庄，方将责之，见仓库盈美，输尚未毕。邈怪问，悉曰：“某久为盗，近闻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锢以铁计，累日洋粪沃之，方开。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设机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箭”字原在“石”字上，据明抄本改。）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杖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髁。众惊恐退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水经》言越王句践都琅琊，欲移尤（明抄本“尤”作“允”）常冢，冢中生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之内方丈，外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此机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刘晏判官李邈的庄院在高陵。佃户欠他的地租已有五、六年之久，李邈因罢官回到庄院准备去催讨，看见仓库堆满好东西。还是不断地向里运。李邈觉得奇怪就问庄丁，一庄丁回答说：“我们长时间做盗贼，最近挖掘一座古墓，位置由庄院向西走十里地，坟墓非常高大。进入松林二百来步，就到墓地了。墓的旁边有块石碑，折断倒在草丛中，碑上的字迹已经磨损得不能够辩认了。刚开始从墓的侧面挖掘，挖了数十丈深时遇到一个石门，用铁水浇固。连日用粪水浇它，才打开，刚打开时，箭象雨点一样射出，射死好几个人，众人害怕想要出来。我仔细察看了一下，感到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一定是设置的机关罢了，就让他们向里面投石块。每投一次，箭就从里边射出来。投了十多次石块，不再有箭向外射了。于是就带人举着火把进入墓中，到打开第二个门的时候，看到有十多个木人，瞪着眼睛。舞动利剑，又伤了几个人。众人用棍棒还击，兵器全被打落。看看四壁，那上面都画着卫兵的形象。紧靠南面石壁有个很大的涂漆棺材，用铁索悬吊在半空。棺材下面堆满金、银、玉器、宝珠等。大家看到后都很害怕，没有马上就去抢掠。这时，棺材的两个角忽然飒飒作响，刮起风来，同时有沙子扑面而来。片刻之间风更大了，沙子喷出象淌水一样，不久就埋到膝盖以上。大家非常惊慌纷纷退了出来。一到门外，门就被沙子堵塞住了，有一个人还被沙子埋死，于是大家一起洒酒祭奠谢罪，发誓再也不盗墓了。”《水经》记载：越王勾践都琅琊，想迁移尤常墓。结果墓中起风，飞沙射人，人不能靠近，就中止了。根据汉朝的制度，在作为主墓的墓一丈见方之外，设暗弩、暗火弓及沙。古代的墓葬制度里就有这种机关。

贾耽

贾耽在滑州境内。天旱，耽召大将二人谓曰：“今岁荒，烦君二人救民也。”皆言：“当利军州，死不足辞。”耽笑曰：“君可辱为健步。明日，当有两骑，衣惨绯。所乘马，蕃步鬣长。经市出城，可随之，识其所灭处，则吾事谐矣。”二将乃裹粮，衣皂衣，寻之。果有二绯衣，经市至野行二百余里，映大冢而灭。遂垒石丧之，信宿而返。耽大喜，发数百人，具畚锸，与二将偕往发冢，获陈粟数十万斛，人竟不之测。（出《酉阳杂俎》）

【译文】

贾耽带兵驻扎在滑州境内时，天大旱。贾耽召见二大将对他们说：“现在正值荒年，劳烦二位去拯救百姓。”二位将军说：“只要是有利于军队和民众的事，万死不辞。”贾耽笑着说：“你们受点委屈走一次长路。明天，会有两个骑马的人，穿暗红色的衣服，骑的马迈蕃步披长鬃。他们经这市镇出城，你们要跟踪他们去。暗中观看确定他们消失的地方，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于是二位将军就带着干粮，穿上黑色的衣服，去寻找那两个人，果然看见两个骑马穿红衣服的人，经过闹市到野外去了。俩人走了二百多里路，在一座大墓前一闪就消失了。于是将军垒起几块石头作为标记，连夜返回，贾耽大喜，派出几百人，全都带着铁锹，箕畚，同两个将军一起前往挖掘古墓，获得陈粮数十万斛。人们怎么也猜测不出，贾耽是如何知道此处存粮的。

张式

张式幼孤，奉遗命，葬于洛京。时周士龙识地形，称郭璞青乌之流也。式与同之外野，历览三日而无获，夜宿村舍。时冬寒，室内唯一榻，式则籍地，士龙据榻以憩。士龙夜久不寐，式兼衣拥炉而寝。欻然惊魇曰：“亲家。”士龙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复寐。又惊魇曰：“亲家。”士龙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谓。及晓，又与士龙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龙驻马遥望曰：“气势殊佳。”则与式步履久之。南有村夫伐木，远见士龙相地，则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择葬地乎？此地乃某之亲家所有。如何？则某请导致焉。”士龙谓式曰：“畴昔夜梦再惊，皆曰亲家。岂非神明前定之证与！”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贵。（出《集异记》）

【译文】

张式幼年时候就死了父母，奉遗命欲将父母葬在洛京。周士龙懂得地理，会看风水，称得上是郭璞、青乌一类的名家。张式同他到野外勘察三天没有什么收获，夜晚宿在村民家中。当时还值寒冬，室内只有一张床。张式打地铺，周士龙睡在床上。周士龙夜里很久没睡着，张式和衣抱炉而睡。忽然，张式在梦中喊到：“亲家”。周士龙急忙叫醒他，张式不知道自己喊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又睡下，张式又在梦中惊叫：“亲家”。周士龙又叫醒他，张式还是不知自己喊的什么。天亮以后，俩人又一起出发到村南。南面有个土山，周士龙勒住马远远看着说：“这山的气势太好了。”就同张式步行观察测量了很长时间。南山有个村夫在砍柴，远远看到周士龙在看风水。就带着斧子快步走过来说：“两位官人莫非要选择坟地么？这个地方是我的亲家的，如果想要见他，我可以带你们到他家去。”周士龙对张式说：“昨天晚上你从梦中一再惊醒，喊的都是‘亲家’，这难道不是神明所定的证明吗！”于是选中了这块墓地，后来张式家历代都清正富贵。

樊泽

樊泽为襄阳节度使。有巡官张某者，父为邕管经略史，葬于邓州北数十里。张兄第三人，忽同时梦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贼将衣物，今日入城来，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后，即不得矣。”张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门，见泽，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党六人，并贼帅之妻皆获。泽引入，面问之曰：“汝劫此墓有异耶？”贼曰：“某今日之事，亦无所隐，必是为神理所殛。某夫妻业劫冢已十余年，每劫，夫妻携酒爇火，诸徒党即开墓。至棺盖，某夫妻与其亡人，递为斟酌。某自饮一盏，曰：“客欲一盏，即以酒沥于亡人口中，云，主人饮一盏。又妻饮一盏遍，便云酒钱何处出？其妻应云，酒钱主人出。遂取夜物宝货等。某昨开此墓，见棺中人紫衣玉带，其状如生。某依法饮酒，及沥酒云，至主人一盏，言讫，亡人笑。某等惊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带，亡人呼曰，缓之，我腰痛。某辈皆惊惧，遂驰出。自此神魂惝恍，即知必败。悉杀之。数日，邓州方上其事。（出《逸史》）

【译文】

樊泽任襄阳节度使时，有个巡官张某，父亲曾做过邕管经略使，死后葬在邓州北面数十里的地方。一天夜晚，张某兄弟三人同时梦到父亲对他们说：“我的坟墓某天夜晚被劫，盗贼带着盗来的衣物今天进城，将在席帽行停留，你们应当急速前往捉拿他们。太阳出来以后，就抓不到他们了。”张某兄弟半夜起身，哭泣着相互通知这件事。天还没亮，兄弟三人就去扣打州衙的大门。见到樊泽，把这事全诉说了一遍。樊泽立即召见都虞侯，让他带人去缉捕盗贼。盗贼同党六个人，以及头目的妻子全被抓获。樊泽命令将他们带进来，当面审问说：“你们去盗这个墓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盗贼头目说：“现在这事，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一定是神灵要诛杀我们。我们夫妻已经盗墓十多年了，每次去盗墓都带上酒和火把，其他的同党就开始挖墓。打开棺盖的时候，我们夫妻要同死去的人共同喝酒。我自己先饮一杯，说：‘客人先喝一杯。’再把酒洒到死者的口中，说：‘主人也喝一杯。’接着，妻子喝完一杯，然后我说：‘酒钱谁拿？’妻子回答说：‘酒钱主人拿’。于是开始拿衣物宝物等。昨天挖这座墓，看到棺中的人紫衣玉带，神色好象是活人一样。我依照老办法饮酒，到洒酒时说，‘请主人喝一杯’。说完死者笑了，我们都很惊慌，便把他扶起来，原来只是个枯骨。便解他的腰带，死者大叫‘慢点，我的腰痛’。我们这些人都很害怕，就急忙跑了出来。从那以后精神恍忽，就知道一定会败露。”樊泽将他们都杀了。过了几天以后，邓州才把这件事上报。

齐景公墓

贝邱县东北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出《酉阳杂俎》）

贝邱县东北有齐景公的墓，近代曾有人发掘过。向下挖三丈，在一个石匣中得到一只鹅，这只鹅拍打着翅膀拨打石匣。再往下挖一丈，便有青烟向上升腾，看上去好象是烧制陶器的窑中冒出的烟。有飞鸟从上空飞过，立即坠地而死，于是再不敢进入。

郭谊

潞州军校郭谊，先为邯郸郡牧使。因兄亡，遂入郓州，举其先，同营于磁州滏阳。县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者卒，共凿石为穴。谊之所卜，亦凿焉。即日倍加，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长可四尺。形如守宫，支体首尾毕具。役者误断焉，谊恶之。将别卜地，白于刘从谏，从谏不许，因葬焉。后月余，谊陷于厕，几死，骨肉奴婢相继死者二十余口。自是常恐悸，寤寐不安，因表请罢职。从谏以都押衙焦长楚之务，与谊对换。及刘稹（“稹”原作“积”，据《酉阳杂俎》续一改）阻兵，谊为共魁，军破枭首。其家无少长悉投死井中。盐州从事郑宾于言，石守宫见在磁州官库中。（出《酉阳杂俎》）

【译文】

潞州军校郭谊，当初做邯郸郡牧使。因为哥哥死了，就到郓州去安葬他的哥哥，墓地在磁州滏阳。那地方同山相接，泥土中石头很多。有钱有势的人死去，凿石为穴墓。郭谊所选择的墓穴也在那开凿。每天加倍用力打凿，忽然凿透一个地穴，穴中有石，长大约四丈，形状像壁虎，肢体，头尾全都有。做工的人失手把它打断了。郭谊厌恶这事，想要到别地方再找一处墓地，向刘从谏说了这个想法。刘从谏不同意，就葬在那里。一个月后，郭谊掉进茅厕中，几乎死去，家人和奴婢等死了二十多口。从那以后，郭谊经常恐惧，心跳，坐卧不安，就写了辞官报告。刘从谏用都押衙焦长楚的职务同郭谊对换。到刘稹起兵造反，郭谊为叛军首领之一，兵败被砍头。全家不论大小全都被投到井里淹死。盐州从事郑宾于说，石壁虎现在磁州的官库中。

寿安土棺

寿安之南有土峰甚峻，乾宁初，因雨而圯。半壁衔土棺，棺下有木，横亘之。木见风成尘，而土形尚固。邑令涤之，泥汩于水粉，腻而蜡黄。剖其腹（明抄本“汩”作“滑”，“于”、“而”俱作“如”，“腹”作“棺”），依稀骸骨。因徵近代，无以土为周身之器者。载记云，夏后氏堲周，盖其时也。（出《唐阙史》）

【译文】

寿安的南面有座土峰非常险峻，乾宁初年，因天下大雨被冲塌。有一面土壁的中间衔着一个土棺。土棺的下边有一根木头，横在那里。木头见风后变成了尘土。而土棺的形状，还很坚固。邑官让用水浇它，泥块很快变成水粉，滑腻腻的呈蜡黄色。剖开中间，好象是骸骨。考察近代人的风俗，没有用土做棺材的。史书上记载：夏后氏烧土为砖做棺，大约这就是那时的墓葬。

李思恭

乾宁三年丙辰，蜀州刺史节度参谋李思恭埋弟于成都锦浦里北门内西回第一宅，西与李冰祠邻。距宅之北，地形渐高，冈走西南，与祠相接。于其堂北，凿地五六尺，得大冢，砖甓甚固。于砖外得金钱数十枚，各重十七八铢，径寸七八分，圆而无孔。去缘二分，有隐起规，规内两面，各有书二十一字。其缘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驰其二以白思恭，命使者入青城云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云：“此钱得有石余。”思恭命并金钱复瘗之，但不知谁氏之墓也。其地北百步所，有石笋，知石笋即此墓之阙矣。自此甚灵，人不敢犯。其后蜀主改置祠堂享之。（出《广异记》，明抄本作出《录异记》）

【译文】

唐朝乾宁三年丙辰，蜀州刺史节度参谋李思恭把弟弟埋在成都锦浦里北门内西回第一宅，西面与李冰祠相邻。宅的北面地势渐渐高起来，高冈的走向是西南向，同李冰祠相连接。在宅堂的北面，挖地五六尺深，见到一个大墓。墓的砖壁非常坚固，在砖壁外得到数十枚金钱，每个重十七八铢，直径一寸七八分长，圆形中间没有眼。离边缘二分，有凹槽，槽内两面各有二十一个字。金钱的边缘非常薄，有刃。监工的急忙骑马送二个钱给李思恭报信。李思恭派人进青城云溪山居把两枚钱送给道士杜光庭看。杜光庭说：“这种钱大概要有一石多。”李思恭下命令把金钱放回墓中重新埋上，但是不知是谁的坟墓。墓地北面一百步左右，有石笋，石笋就是这个墓的墓门。从那以后，那里非常灵验，人们不敢侵犯。后来蜀主把那里改作祠堂用于祭祀。

武瑜

安州城东二十余里，有大墓。群贼发之，数日乃开。得金钗百余枚，合重百斤。有石座，杂宝古腰带陈列甚多。取其一带，随手有水涌，俄顷满墓。所开之处，寻自闭塞。盗以二钗（“钗”字原“阙”，据黄本补），子献刺史武瑜。夜梦一人古服，侍从极多，来谒云：“南蛮武相公也，为群盗坏我居处，以君宗姓，愿为修之。盗当发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群盗三十余人，同时发狂，相次皆卒。（出《录异记》）

【译文】

安州城东二十多里处有座大墓。群贼去盗墓，好多天才挖开。盗得一百多枚金钗，合起来有一百斤重，墓中石座上面陈列许多宝物腰带。盗贼拿起其中的一条，随手涌出许多水，不一会，墓室里面水就满了，挖掘开的地方也自己封闭了。盗贼把两个金钗献给刺史武瑜，武瑜夜晚做梦，梦见一个穿古代衣服的人，带着众多侍从来见他说：“我是南蛮武相公，群盗破坏了我的住处。因为你是我的同宗，所以我让你替我修好。盗贼都会发狂，不必缉捕他们了。”武瑜就让人去修大墓，那群盗贼三十多人，同时发狂，相继都死了。

曹王墓

永平乙亥岁，有说开封人发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马砖石之属。见其棺宛然，而随手灰灭，无复形骨，但有金器数事。棺前有铸银盆，广三尺，满盆贮水。中坐玉婴儿，高三尺，水无减耗。则泓师所云。墓中贮玉，则草木温润；贮金多，则草木焦枯。曹王自贞元之后，历二百岁矣，盆水不减，玉之润也。（出《录异记》）

【译文】

前蜀永平乙亥年间，传说开封人发掘曹王皋的坟墓，取走那里的石人，石羊、石马、砖石之类的东西。看见棺椁仍完好，可是用手一碰就像灰尘似的飞散，一点尸骨也没有了，只有金器几件。棺椁前面有一个银盆，盆口三尺，贮满水，中间坐着一个玉石婴儿，高三尺，水一点也没有减少损耗。正如泓师所说的：墓中贮藏玉器，草木就温润新鲜；藏金多，草木就焦枯。曹王自从贞元埋葬之后，经历了二百年，盆中的水一点不减少，是玉滋润的结果。

韩建

韩建丧母，卜葬地。有术云：“只有一穴，可置大钱，而不久即散。若华州境内，莫如于此也。”建乃于此葬母。明年，大驾来幸。四海之人，罔不臻凑。建乃广收商税，二载之后，有钱九百万贯。复三年，为朱梁所有。（出《中朝故事》）

【译文】

韩建的母亲去世了，请风水先生选择墓地。风水先生说：“只有一处较好的墓地，可以得到许多钱财，但不久还会失去，假如葬在华州境内，没有比这再好的地点了。”韩建就在这个地方埋葬了他母亲。第二年皇帝驾临，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里聚集。韩建就趁机收取商税。二年之后，家里积蓄了九百万贯钱。三年后，都归朱梁所有。

海陵夏氏

戊戌岁，城海陵县为郡，侵人冢墓。有市侩夏氏，其先尝为盐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开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俨然如新，无所损污。有红锦被，文彩尤异。夏方贫，皆取卖之，人竞以善价买云。其余冢，虽历年未及，而皆腐败矣。（出《稽神录》）

【译文】

戊戌年间，海陵建郡城，侵占了一些坟地。有一个买卖的中间介绍人姓夏，他的先辈曾经做过盐商，坟墓在城的西面。这个姓夏的在这种情况下，改葬了他的祖先。他的祖坟已经有一百一十年了，开棺时里面的尸体已成白骨，可是衣服器物，全都还像新的一样，一点没有损坏和玷污。有床红锦被，花纹和色彩尤其鲜艳。姓夏的生活很贫困，便把从墓中取出来的东西全部拿去卖了。人们争着以很高的价钱买走。其余的坟墓，虽然经历的年头没有这么多，可全都腐朽了。

庐陵彭氏

庐陵人彭氏，葬其父。有术士为卜地曰：“葬此，当世为藩牧郡守。”彭从之。又掘坎，术士曰：“深无过九尺。”久之，术士暂憩他所，役者遂掘丈余。欻有白鹤自地出，飞入云中，术士叹恨而去。今彭氏子孙，有为县令者。（出《稽神录》）

【译文】

庐陵有个姓彭的人，要安葬他的父亲。有个阴阳术士为他选择墓地，告诉地说：“葬在这个地方，当代人就可做藩牧郡守。”彭氏听从了他的话。挖坑时，术士说：“深不要超过九尺”。过了一段时间，术士暂时离开去休息，干活的人向下挖了一丈深。忽然有一只白鹤从地里飞出，一直飞到云中。术士悔恨叹息离去。现在这姓彭的子孙，有做县令的。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中有胫骨一节，土人谓之仙人换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绝壑，俯见一函，其上题云：润州朝京门内染师张某第三女。好事者记之。后至润州，果得张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数岁。”因发其墓，则空棺矣。（出《稽神录》）

【译文】

建州武夷山上，有时在风雨夜，听到有人喊马叫，箫管吹奏的声音。等到天亮时，看见一口棺椁悬放在悬崖中间，当中有一块小腿骨。当地人说那是仙人换骨匣。近代有人攀上绝壁，俯身看见一匣，上面题字：“润州朝京门内染师张某第三女。”好事的人记住这件事，后来到润州，果然找到了张家染师。张家说：“第三个女未出嫁就死了。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打开她的棺木查看，里面已经空了。

林赞尧

丙午岁，漳州裨将林赞尧杀监军中使，据郡，及保山岩以为营。掘地，得一古冢，棺椁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举体尤有暖气。军士取其金银钗环，而弃其尸。又发一冢，开棺，见一人被发复面，蹲于棺中。军士骇惧，致死者数人。赞尧竟伏诛。（出《稽神录》）

【译文】

丙午年间，漳州副将林赞尧，杀了监军中使，占据了郡城，凭借山岩做营地。在挖地的时候，遇到一座古墓，棺椁全都腐烂了。棺中有一个女子，衣服容貌全都象是活人一样，身体还有温暖的气息。军士们拿走了她的金银钗环等首饰，执弃了她的尸体。又掘开一个坟墓，打开棺材时，看见有一个人披发遮面，蹲在棺材中。军士们非常害怕，有几个人竟被吓死。林赞尧后来判罪被杀。

张绍军卒

丙午岁，江南之师围留（明抄本“留”作“晋”）安，军政不肃。军士发掘冢墓，以取财物，诸将莫禁。监军使张匡绍所将卒二人，发城南一冢，得一椰实杯，以献匡绍。因曰：“某发此冢，开棺，见绿衣人面如生，惧不敢犯。墓中无他珍，唯得此杯耳。”既还营，而绿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数见，意甚恶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战死。（出《稽神录》）

【译文】

丙午年间，江南的军队包围留安，这支军队的纪律很坏。军士们到处挖掘坟墓，来寻取财物，将官们也不禁止。监军使张匡绍所带的二个士兵，挖掘城南一座坟墓，得到一个椰子壳做的杯子，献给了张匡绍。并告诉他说：“我们挖掘这座坟墓，打开棺材时，看见一个绿衣人脸色好象活人一样，因恐惧没敢触动他。墓中没有什么别的珍宝，只得到这个杯子。”等到这两士兵回到营房时，绿衣人已经坐在营房里了，一天看见好几次，感到非常厌恶。过了一两天，两个士兵全都战死了。

马黄谷冢

安州城南马黄谷冢左有大冢，棺椁已腐，唯一髑（“髑”原作“体”，据明抄本改）髅，长三尺。陈人左鹏，亲见之焉。（出《稽神录》）

【译文】

安州城南马黄谷墓左面有座大墓，棺椁已经腐烂了，只有一个三尺长的骷髅。陈地人左鹏，亲眼看见过。

秦进崇

周显德乙卯岁，伪连水军使秦进崇，修城，发一古冢。棺椁皆腐，得古钱破铜镜数枚。复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黄质黑文，成隶字云：“一双青乌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其明年，周师伐吴，进崇死之。（出《稽神录》）

【译文】

后周显德乙卯年，伪连水军使秦进崇，领兵修城，挖开一座古墓。棺椁全都腐烂了，从墓中得到数枚古钱和几面破铜镜。还得到一个瓶，瓶中又有一个瓶。瓶是黄色的，上面有黑色的字。字用隶书写道：“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到第二年，后周军队进攻吴国，秦进崇被打死。

和文

蜀人王昭远，戊午岁为巡边制置使。及文州，遇军人喧聚，问之，言旧冢内有尸不坏，或以砖石投之，其声铿然。昭远往，见其形质俨然，如新逝，冢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马步都虞侯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于此。”昭远致祭，复令掩闭之，于墓侧刻石以铭之。（出《野人闲话》）

【译文】

蜀郡人王昭远，戊午年任巡边制置使。一次他到文州，路遇军人吩吩闹闹地聚集在一块。他上前询问原因，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个古墓内有具没腐烂的尸体，用砖石等扔进去，发出的声音很响亮。王昭远上前察看，看见那尸体好像是新近死去的人一样。他在墓中找到一块石板，上面刻着：“唐朝已故文州马步都虞侯和文。亨年五十八岁，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去世，葬于此地。”王昭远进行了祭奠，又命令士兵将墓穴重新埋好。又在墓的侧面，刻了一块石碑来记述这件事。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李斯　夏侯婴　张恩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果　丰都冢　樊钦贲 姜师度　邬载　郑钦悦

李斯

周末，有发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当时莫识，遂藏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汉时，叔孙通识二字。（出《述异记》）

【译文】

周明末年，有人在挖掘古墓时得到一块玉石，上面刻着一篇文章共计八十个字。当时都不认识这些字，便把它藏在书馆中。到了秦朝时，李斯认出八个字，为“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到汉朝时，叔孙通又认出两个字。

夏侯婴

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墓，引车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独异志》）

【译文】

汉朝的夏侯婴因功劳而被封为滕公，等到他去世将要安葬的时候，灵车尚未到墓地，拉车的马便仆倒在地再也不往前走。派人在这里往下挖掘，竟然挖到一个石屋。石屋中刻有铭文写道：“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于是将滕公改葬在这里。

张恩

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此又别见《圣贤城冢记》。（出《史系》）

【译文】

后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盗掘商汤古墓，挖到一铭志，写道：“我死后二千年，受难于恩。”张恩将得到的古钟磬，全投进河里。此事又见于《圣贤城冢记》。

高流之

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决滹沱河水绕城，破一古墓。得铭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流之为造棺椁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后魏时的高流之，任徐州刺史，他要开掘滹沱河而引水绕城作为防护。施工中挖开一座古墓，得到一篇铭文，上写道：“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高流之重新给他造了棺椁制备了衣物，取出他的灵柩而改葬于别处。

高显洛

洛阳大统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洛宅。洛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铭云：“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谓此地苏秦旧时宅，当时元义秉政，闻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与之。案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铭之类，颂声绩也。（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在洛阳大统寺南面，有三公令史高显洛的宅第。每当夜晚，高显洛便发现有赤光在堂前移动，这样的事已非一次。他向发光的地点挖下去一丈多深后，得到了黄金一百斤。黄金上刻写道：“苏秦家金，得者为我造功德。”高显洛于是为他修建了招福寺。世人又称此处便是苏秦的宅第。当时是元义执政，听说高显洛得到这些金子，就向他索要，洛给他二十斤。查考苏秦那个时代（战国）还没有佛教，做功德，不必建造寺庙，或者是用碑铭之类来颂扬他的名声业绩。

谢灵运

宋浦阳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视焉。乃验龟繇，古冢已八百矣。（出《水经》）

【译文】

南朝宋代浦阳江有一处叫琵琶圻，圻上有一座古墓，被江水冲毁，砖上有隐约的文字是：“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下那块砖带到京城，都传着看。于是查验龟卜，可证古墓已有八百年了。

王果

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见岩腹中有一棺，临空半出。乃缘崖而观之，得铭曰：“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叹曰：“吾今葬此人。被责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译文】

唐朝左卫将军王果被处分，出任雅州刺史。在乘船赴任的途中，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江上，一抬头发现在岸边悬崖的半腰有一口棺材，那棺材有一半悬空在外。于是他沿着悬崖爬上去观看，结果发现一行铭文，那铭文写道：“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王果喟然长叹道：“我现在就重新埋藏此人吧。我被贬雅州，原来是命中注定的啊！”于是将他埋藏而去。

丰都冢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之东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砖甓。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上著平上帻，朱衣。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佥载》、《两京记》）

【译文】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的东北面。在最初刚建城墙时，挖出一座古墓。是土藏，四周没砌砖，棺木已经腐朽，一碰就散架了。尸体的头上戴一块平上巾，穿红衣裳。并得到一行铭文，写道：“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经通晓这方面知识的人对照查验，认为是魏黄初二年所葬。

樊钦贲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郜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真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历，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出《宣室志》）

【译文】

寇天师字谦之，后魏时得道。他经常在石头上刻字记事，然后将刻字的石头藏于嵩山中。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郜城县有一百姓，因到山中采药，得到一块石头。他把这块石头献给县令樊文，县令将此事禀报州官，州官又上奏给皇帝，高宗皇帝下诏将石头藏于内府。这块石上刻字记述的事很多，而且深奥难解。简要地说，有“木子当天下”，又说“止戈龙”、“李代代不可移宗”、“中鼎显真容”、“基千万岁”等等。所谓“木子当天下”，是说唐朝李氏受天命该当皇帝。所谓“止戈龙”，是说则天武后要临朝当政；“止戈”为“武”，是指武则天。所谓“李代代不移宗”，是说中宗皇帝使唐朝重新振兴起来，使天地再度焕然一新。所谓“中鼎显真容”，其实是指睿宗的庙讳，因为“真”是睿宗的徽号，能让人不相信吗？所谓“基千万岁”，“基”是玄宗的名字，“千万岁”是指他经历的时间长久。后来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儿子钦贲把石记本献上，皇帝下令将它编入国史。

姜师度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刬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师度异其事，叹咏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出《宣室志》）

【译文】

有位先生名叫卫大经，解梁人。因有学问而远近闻名，不媚俗，经常闭门而谢绝与他人来往。他生来天资聪慧而有很高悟性，通晓天文历象，对天宇间的玄奥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后来寿终正寝，葬于解梁郊外。唐开元年间发大水，姜师度奉皇帝之命开凿无咸河，用以灌溉盐田。他拆除了很多房舍，铲平了很多坟丘，解梁的百姓都很不满。等挖到卫先生墓前，在向地下挖土时，发现一块石头，刻字为铭，那是当年卫先生留下的话。他写道：“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修河工得此石后，便把这一情形禀报姜师度。姜师度对此事十分惊奇，他感叹良久，对左右的僚属们说：“卫先生真是奇才啊！”就立即命令修河工们改变河道走向，离开卫先生的墓地几十步远。

邬载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数千。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邬君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旁有古墓，水溃其穴。公念之，命迁其骸于高原上。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词曰：“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江南发大水，淹死好几千人。郡守把这种情况上报给皇帝，玄宗下令让侍御史邬载前往巡察。邬载来到江南，忽然发现道旁有座古墓，被水冲坏而注入墓穴。邬载很怜悯，便叫人把墓中的骨骸迁到高地上。等到挖墓的时候，发现有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文字，是记载这坟墓情况的。志后有铭文二十字，是占卜此地为自己坟墓的人说的话。他写道：“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邬载看了看很感奇异。于是查验这墓的年代，果然有一千年了。

郑钦悦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住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岸圯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乐安任升之白。”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圹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圮时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甚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浃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浃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甸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浃辰交’；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历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吾子之问，契使然也。从吏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远测。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记，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户部郎中。於南宫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精，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阏当世，名不甚闻，子知之乎？”吉甫对曰：“兄何以核诸？”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博求时儒，莫晓其旨。因缄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至升之，颇耽道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钦悦曰：‘子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释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则释然悟矣。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不亦异乎！”辛未岁，吉甫转驾部员外郎，钦悦子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阳，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吉甫喜得其书。扌卡，逾获宝。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夹一丘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傅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钦悦寻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摈于外，不显其身。故余叙其所闻，系于二篇之后。以著蓍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时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出《异闻记》）

【译文】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商洛隐士任升之，曾给右补阙郑钦悦写信说：“升之所言是这样的：我隐退后居住在商洛，久阙披陈，独往山林，亲情之间断绝往来。有事想向你求问，他日再去拜访。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当初在南阳王帐下作官时，在钟山悬崖一处坍塌的坟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铭文。这篇铭志不讲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虽有剥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场大雨之后，才坠落下来而得到的。当时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数日后，恰逢盂兰大会，先祖随从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将铭文抄录下来拿给史官姚訾及诸学官看。他们仔细地研讨了几个月，却没有一个人能知晓它的意思的。当时抄录的文字，现在还装在筐笥之中。您的学问可以说是生而知之，谋略、运筹两者兼备。像您这样有学识的人即使是前贤也比不上，近代也从未听说过。愿您能选其要旨，综合它的要义，将遗简的内容注释阐发出来，以了却先祖的遗愿。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乐安任升之白。”数日后，郑钦悦回信说：“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涤除我胸中的烦闷。您不忘旧情，甚至要屈驾来访。又把大同年间的古铭抄给我看，连前辈贤才都不能通晓，我没有那么高学识，怎敢轻言狂语呢？这让我更加惭愧了。我现在正在途中，没有什么资料可查阅，只是在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颇有收益。修建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选择这个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称得上是绝代的贤才。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论事情的始终，丝毫不差，比隗炤能预测到将有姓龚的使者来访，还要高明。不说葬者的年月，先记载坍塌的时间。从坍塌的时间，来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晓了。姚史官也可称得上是当世的学者，反复多次与诸儒研讨，琢磨一个多月，竟不知那里面包含的旨意。当然还不止是这一点。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说得含蓄些，话说得深奥些。这是等待我当那个龚氏使来打开这个疑团哪。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忽然下顾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历术学说，揣测那些微词，试着作一次探索，庶几乎可能揣测出此铭的深意。当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里说的‘甸服’，即是五百；‘黄钟’即是十一。那是说到五百一十一年坟墓将坍塌。从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说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过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钟山的。‘七中巳’，说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过十日便是己巳日，这便是坟墓刚刚坍塌的日子。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为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数，十八可知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计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就是铭上说的‘二九重三四百圯’。这里所说的只是年月日的数，按年说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黄钟’；按月算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交’；按日算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法计算，没有什么差错。所说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符合了。当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来讲清楚的。你向我来询问，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从政已经很久了，学业早已荒芜，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难推测的，您可以再问问别人。如有收获可及时告诉我。派使者送还此信面谢。郑钦悦启。”据记载，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宗人李巽为户部郎中，在南宫闲暇的时候，谈到近代儒学术数的著名人物，对李吉甫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于术数研究精深，尤其对玄奥的事物能够深思通达，是僧一行所达不到的。因他在那时受到当朝者的压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吗？”李吉甫回答说：“兄长用什么来证实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称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为太常，大同四年，在钟山下得到一块古墓铭。那上面文字隐秘难懂，到处求教于儒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于是封存了古铭，告诫儿子们说：‘我代代子孙，要用这个古铭访寻于通晓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晓者，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到了任升之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学。当他了解到郑钦悦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诉了他。郑钦悦说：‘你应当抄录下来给我看看。我好试着研琢它。’任升之便将铭文抄与他。此时正巧郑钦悦奉朝命出使，刚刚从长乐驿骑马出发，便得到铭文而对它进行解释。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奥秘。所以他在信中写道，‘据鞍运思，颇有所得，’这不是件奇事吗？”辛未年，李吉甫转任部员外郎。而郑钦悦的儿子郑克钧，也由京兆府司录调任司门员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说的话去问他，虽然符合事实，但郑克钧自己却说丢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铭文的玄奥至深而又见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觉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贬为明州长史。在海岛之中，有一个隐士姓张，名叫玄阳，因为他明白《易经》，为州将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阁内。因他讲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郑钦悦的书信给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兴得到这封信，高兴得超过得到宝物。于是立刻将它编成册，又为它写文章论述道：“一堆黄土，没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现象。而深明象数的人，把这偶然发生的事判定在十八万六千四百天之前。何况是在理乱的时运，而又艰难困厄之时，圣与贤不能相遇，君与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腾达而被称作尚父。孔子没有凤车却周游列国，傅说在岩下因梦被提拔，张良在桥上得神人传授，这都是必定要应验的事。然而孔子无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达黔而受挫，为什么要那样做？孟子去齐而匆忙得饭都来不及做，贾谊去湘江而凭吊屈原，又这样眷恋。难道这些大圣大贤，还迷惑于宿命的说教吗？这是不是献身而存教，诏示人道而不可偏废呢？我无法知道。郑钦悦很快从右补阙升为殿中侍御史，被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显露出他的名声，所以我才要叙述对他的所闻，放在这两篇书信之后，用来昭著蓍筮的神明，聪哲的对玄妙疑难解释的本事，奇偶变化的有数，以此赠送给各位好事者，成为后世学子奇妙的玩味品。时间是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

卷第三百九十二　　铭记二

韩愈　裴度　张惟清　王璠　柳光　李福　熊博　王敬之　王承检

韩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尝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闻山南有雷震暴兴，震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洎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流汗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既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铭，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何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示黑水（“示”原作“赤”，“水”原作“视”，据明抄本改）之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蚪篆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出《宣室志》）

【译文】

泉州之南有座大山，山势峻拔如壁耸立。山下有一个水潭，深不可测，面积有十几亩地那么大。潭中有条蛟龙，曾为人患。人不小心走近或牛马到潭边饮水，常常被它吃掉。泉州人受它的害已有多年了。因此靠近山边居住的人，都领着妻子儿女，迁往他乡，以逃避其祸患。唐元和五年，有一天晚上，人们听到山南有雷声大作，声震数百里之远，如山崩一样。全郡百姓都很惊惧，乡里的人以至牛马鸡犬，全都失声趴在地上，汗流全身。房屋上的瓦相互撞击，树木摇晃并连根拔倒。从戌时一直到子时，雷电才停息。第二天早晨人们去察看，只见那大山被摧塌，数百丈的峭壁全部化为平地，山石全都填进了深潭。潭水四溢，注满周围的源野。到处都是蛟龙那赤黑的血。在石壁上，却凿出了十九个字。字的形状很古奥，郡中有学问的人也没有能认识的。从此百姓再也没有受害的了。恐惧没有了，迁往外地的人也都回来了。于是他们又重新造房架屋，一家挨一家地住了下来。郡守据此把此地命名为石铭里。这是因为那字是铭，也是为了记载这里发生的奇异。后来有个人到泉州来，能传递这些字，就把字抄下来带到东京洛阳。当时原吏部侍郎韩愈已由尚书改任河南令，他看见这些字都可以识别。那文字是说：“诏示黑水之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而详细探究其义，似乎是天帝斥责蛟龙之词，下令要戮杀这一祸害。那些字是蝌蚪篆书，所以泉州人没有能认识它的。

裴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帅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诏邻淮西焉，以兵四攻之，凡数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晋国公裴度将而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发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为铭，封人持以献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得之，以示从事，令辩其义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逆天子命，纵狂兵为反谋。赖天子威圣，与丞相德合。今日逆竖成擒矣，敢贺丞相功。”度惊讯之，对曰：“封人得石铭，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者。言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帅，且喻其荣也。‘鸡未肥’者，言无肉也。夫以‘肥’去‘肉’，为‘己’字也。“酒未熟”者，言无水也。以‘酒’去‘水’，为‘酉’字。‘障车儿郎’，谓兵革之士也。‘且缩’者，谓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则“己”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喜，顾左右曰：“卒辨者也。”叹而异之。是岁冬十月，相国李诉将兵入淮西，生得元济，尽诸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度益奇卒之辨，擢为裨将。（出《宣室志》）

【译文】

唐宪宗元和元年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死去，其子吴元济叛变。皇帝下令邻近淮西的各路将领，帅兵从四方围攻他。然而围了好几年也没有攻克。元和十三年，又命丞相晋国公裴度率兵去歼灭他。裴度来到淮西，便命令封人（官名）深挖水沟。在挖地时，有人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文字为铭。封人把石献给裴度。那铭文写道：“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裴度得到这块石头后，便拿给部下们观看，并叫他们辨别那文字的意思，结果都不能明白。裴度刚刚在揣度，很快有一名兵卒，从队伍中跳起来祝贺道：“吴元济逆天子之命，指使狂兵谋反。仰仗天子的圣威，与丞相的贤德相合，今天这个叛逆就要被擒获了。应当庆贺丞相的功劳！”裴度很惊讶地询问他，他说：“封人得石铭，这是个吉兆。且看‘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是说吴少诚原不过是队伍中的一名小卒，后来拥有了十万兵，成为一方统帅。这是喻说他的荣耀。‘鸡未肥’，是说没有肉。如果把‘肥’字去掉肉。就成了‘己’字。‘酒未熟’，是说没有水。如果把‘酒’字去掉‘水’，就变成了‘酉’字。‘障车儿郎’，是说兵革之士，‘且须缩’，是说应该退守于自己的驻地。推论这些话的意思，是己酉日才可攻克淮西。假如未到时间，则可以等待。”裴度听后大喜，对左右道：“这士兵是一个很有辨析能力的人，令人感叹惊异啊！”这年冬季十月，相国李诉率兵攻入淮西，活擒吴元济，尽除反叛者。裴度于是与铭文核对日期，果然是己酉日。于是裴度越发惊叹那位士兵的辨析之材，便提拔他为副将。

张惟清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今庙宇隳残，飘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语。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请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釴文事其，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碑石，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铲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工人持以献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刻高公之文焉。（出《宣室志》）

【译文】

在黑山的北面，有座李卫公庙。唐敬宗宝历年年间，张惟清奉命都护匈奴。他的从事（官名）卢立曾经梦见一个人，颀长的身体，穿着黑色的衣服。他告诉卢立说：“我在卫公庙居住的时间很长了，希望你能把我迁到军城中。”说完就离去了。天亮后，卢立并没说这件事，就进内对张惟清说：“卫公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如今庙宇残破，不避风雨，并越来越严重，希望能重新修建一下。”张惟清一听很高兴并同意了他的请求。在此之前，匈奴单于府因张惟清有美好的德行，已为他写好了政绩，并请护军骆忠上表告知皇上，皇上曾下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釴著文表彰他的事迹，并要刻到碑上。诏书已经到了而还没有碑石，张惟清不久前刚命人去云中郡采石，至今还未回来。可是在修卫公庙时，铲西侧的土而得到一石，长方形，石的下方还刻出一个“张”字，清晰可见。做工的人把它献给张惟清，张惟清大喜道，“这是天赐我碑石啊！”随即叫从事来观看，卢立看后又惊讶又奇怪，因而起身向张惟清祝贺并说了从前做梦一事。于是就用这块石做石碑，在上面刻上高公的文字。

王璠

太和中，王璠廉问丹阳。因沟其城，既凿深数尺，得一石。铭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献于璠。详其义，久而不能解，即命僚左辨之，皆无能析其理者。数日，有一吏请谒璠之吏，且密谓曰：“吾闻王公得石铭，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义为何如。君岂（“岂”原作“耶”，据明抄本改）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崟，崟生礎，以文而观，‘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绝之兆，推是而辨，其绝绪乎？”吏谢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文宗大和年间，王璠管辖丹阳。当时在城外挖掘护城河，当开掘数尺深的时候，得到一块石碑，上面有铭文说：“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做工的人得到后，就把石碑献给王璠，并把挖出石碑前后的情形都告诉了他。王璠想要了解文字的含义，但看了很长的时间也解不开。于是就命他的僚属们来解释，可是谁都不能解释出其中的道理。数日后，有一位老者来求见王璠下属的一个官吏，并秘密地问他道：“我听说王公得到了石铭，如今有能解释出它的人吗？”那官吏说：“王公正在琢磨，那意思是什么，难道你能探究出来吗？”老者说：“是不祥之兆啊！‘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都是叙述王公的家世的。王公的祖父叫崟，崟生礎，从文字上看，这是‘山有石’。礎生璠，这是‘石生玉’。璠的儿子叫瑕休，这便是玉有瑕即休。而休是绝的征兆。推究一下来辨折，他是要断绝世系了！”官吏道谢了他，那老者说完便走了。到大和九年冬，王璠死而全宗族被斩杀。果然符合老者的解释。

柳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崦中，松引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趋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清激。举卮以饮，若甘醴，尽十余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晓方寤。因祝石壁，有雕刻文字极多，遂写其字，置於袖。词曰：“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辨，其东平子。”光先阅，阅而异之，遂行。出径数十步，回望其室，尽亡见矣。光究之不得。有吕生者，视而解之，未几告曰：“吾尽详矣，此乃得道者语也。夫唐氏之初，建号武德。武之二（“二”原作“三”，据明抄本改）年，其岁己卯，则武之在卯，其义见矣，盖武德二年也。‘尧王’者，谓高祖之号神尧，。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弃其寝，我去扆’者，言其去，盖绝去之时，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者，言其隐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言君者来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余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谓岁在丁未也，焰者火，岂非南方之丙丁之谓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太和其始（“和其始”原作“始其和”，据明抄本改）。盖元年也。‘东方有兔，小首元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义。’谁人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隐，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遗记也。’（出《宣室志》）

【译文】

太和年间，有个叫柳光的人，曾经南游。因为在山道中前行，天色已晚，误入到山中，松树枝杈屈曲盘旋。走了几里地后，来到一个石屋内。石屋的周围云水环抱，清清的泉流纵横交错。屋内有草榻，好象是有人在这里居住，榻前映着灿烂的晚霞和青翠的松柏，好像是仙境一样。柳光于是临溪伫立凝视，忽然看到一个缶，放在地上。柳光急忙走过去，那缶的下面有泉水，周长不足一尺。泉中的水非常清澈。拿起杯子舀泉水喝，泉水好像甘甜的美酒。喝了十多杯后已大醉，于是躺在床榻上睡着了，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睡醒。醒后四下观望，看到石壁上刻有许多字，柳光就抄录下那些字，放在袖中。刻字是：“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辨，其东平子。”柳光先是看，越看越觉得有些奇怪，就走了。走出那条小路。回头再看那个石屋，已经踪影全无。柳光想探究文义，但是没有结果。有个叫吕生的人，看到柳光带回的文字后，对他说：“我完全明了这里面的意思，这是得道人的话。那上面写的是：唐氏初年，建号为武德。武德二年那年是己卯年，那么‘武之在卯，’这里的含义就清楚了，那就是武德二年。‘尧王’说的是高祖的号‘神尧’。‘八季’指的也是二年。‘我弃其寝，我去扆’，说的是离去，就是离去的时间是武德二年。‘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说的是他隐居而外人不知。‘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这句，说的是您来了。那么从唐初到现在果然二百多年了。‘焰焰其光，和和共始’之句，‘焰焰其光’是说在丁未年，‘焰’就是‘火’的意思。这难道不是南方的丙丁吗？‘未’也是火之位。‘和和其始’是说今天子建年号叫太和是从这开始的，那就是元年。‘东方有兔，小道元尾’说的是您的姓名。东方甲乙是‘木’，‘兔’是‘卯’，卯附在木上，就是个‘柳’字。小首元尾，是‘光’字。‘经吾道，来吾里’说的是你来了。‘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说的是您的逗留驻足。‘刻乎其壁，奥乎其义。谁人来辨，其东平子’，说的是那当中的意义深奥而又隐晦，唯独我能辨别解释它，东平是我家住的地名，这就又让人相信了吧。象这样来释解，才符合得道的人的遗记。”

李福

洛京北邙太清观钟楼，唐咸通年中，忽然摧塌。有屋檩一条，其中空虚，每撑动触动转，内敲磕有声。人遂相传，来竞观之。道士李威仪不欲聚人，乃令破之，于其间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谁无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赍呈洛中诸官，皆不能详文。李福相公罢镇西川归洛，见此隐文，反复详读数四，遂谓观主曰：“但请度工鸠徒，当以俸余之金，独立完葺也。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兴观宇乎！”洎观成，或请其由。福曰：“‘山水谁无言’者，今上御名也（咸通名漼也）。‘元年遇福’者，改（“改”原作“福”，据明抄本改）元之初作镇，获俸而回，福其不修，复待何人者哉！”（出《玉堂闲话》）

【译文】

洛京北邙山太清观有个钟楼，唐咸通年间，突然倒塌。有一条屋檩，中间是空的。每当用手拍打、触动或转动，里面就有敲磕的声响传出来。人们相互传说，都竞相来看。道士李威仪不愿意让许多人聚拢而来，就让人劈开它。在中间得到一个黑漆板，板上有阴文金字。金字是：“山水谁无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把它拿给洛中的各官员看，都不能明了它的意思。这时，李福相公不镇守西川回归洛阳。看见这个隐文，反复细读多次后，就对观主说：“只管请些木工、瓦工之类的人，我要用我俸禄中的余钱，来独力完成修葺的任务。在百年前，有智慧的人，刻下的志文、现在已经应合在今天。怎么能不重新振兴观宇呢？”到观修好，有人问李福为什么要出钱修观。李福说：“‘山水谁无言’这句说的是现在天子的名字。（咸通帝的名叫漼）‘元年遇福’，说的是改元之初作镇，获俸禄而归洛阳。李福我不修这观，还等什么人修呢？”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藤蔓缠其棺，旁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时贫老，僧为率钱葬之。博后至建州刺史。（出《稽神录》）

【译文】

熊博是管理建安津的官吏。有一天河岸塌陷，露出一座古墓。只见藤蔓缠绕着棺木，旁边有块石头刻铭文说：“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熊博当时很贫困。是由僧人集钱替他安葬了古棺。熊博后来官至建州刺史。

王敬之

故邺都之西北门，曰芳林乡。齐村民王敬之，编户中尤贫者，常以樵苏为业。丙午岁秋九月，因掘一株铜雀台下，其地歘然小陷。随而锸之，三尺许，得一苍石，大如盆。遂力索之，石忽破为二。若摧殻然。中有苍石匣，长尺有咫，厚三寸，广四寸。敬之骇，内诸畚中以归。洁之以水，则温润昭烂，真奇宝也。四旁及背引起龙骧凤翥及花葩之状，雕镂奇诡，殆非人工。徐启之，中有白玉板，上刻大篆六行。文曰：“上土巴灰除虚除，伊尹东北八九余，秦赵多应分五玉，白丝（明抄本无“丝”字）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留难如国如。”于是敬之持以献魏帅乐彦真，彦真赍以束帛，而蠲其地征焉。亦无能洞达其隐词者。噫，当曹氏石氏高氏之代，斯则邺之王气休运所钟，于是诸贤众矣。焉知不有阴睹后代，总括风云，幅裂山河之事，而瘗玉以谶之。今石既出，其事将兆矣。（出皇甫枚《玉匣记》）

【译文】

原邺都的西北门外，有个叫芳林乡的地方。有个平民百姓王敬之，在所有在册的平民中，是最为贫困的。他常常靠打柴割草为业。丙午年九月间，因在铜雀台下挖一棵树，地面突然下陷，于是就往下挖，挖到三尺多深时，发现一块青石，其大小如盆。于是就用力往出抠，结果石头忽然破裂为两半，简直像裂开的果核一般。里面有一个青石匣，长一尺多，厚三寸，宽四寸。王敬之很惊惧，把匣放到竹筐中拿回去。用水洗干净后，那石匣光滑璀璨，真是奇世之宝。四面及背上均有盘龙雕凤和花葩图形，雕刻得十分奇特，决非人工所致。慢慢地把它打开，里边有块白玉板，上面用大篆刻了六行字。那铭文写道：“上土巴灰除虚除，伊尹东北八九余，秦赵多应分五玉，白丝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留难如国如。”于是王敬之拿着它献给了魏帅乐彦真。乐彦真赏给他帛五匹，并免除了他的租税等。后来也没有人能洞察通晓那些隐词的。唉，当年曹氏石氏高氏各个朝代，全都是凭借邺都的王气所钟爱，因此圣贤出的很多。谁知道它不荫庇后代呢？总括风云变幻、江山易代之事，都可以用埋在地的玉石来预言。如今石头已出，那些事将要得到应验了。

王承检

王蜀秦州节度使王承检，筑防蕃城。至上邽山下，获瓦棺，内无尸，唯有一片舌，肉色红润，坚如铁石。其舌上只有一髑髅，中有一古钱，有二蝇，振然飞去。片石刻篆字曰：“大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游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于崇，三年而娠。恶其妊娠，遂卒。铭曰：“车道之北，邽山之阳，深深葬玉，郁郁埋香。刻斯贞石，焕乎遗芳。地变陵谷，崄列城隍。乾德丙年，坏者合郎。”是岁伪乾德六年，丙子岁也。言‘坏者合郎’，即王承检小字也。（出《玉溪编事》）

【译文】

王氏前蜀秦州节度使王承检，筑防蕃的城池。修筑到邽山下时，挖到一口瓦棺。棺内没有尸首，只有一片舌头。舌头的肉色红润，坚硬如铁石。在舌头上面有一块死人的头骨，内含一枚古钱。有二只苍蝇，从里面振翅飞走。有片石上刻着篆字说：“大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岁时，嫁于张崇。三年后而怀孕，因妊娠恶阻，不久就死了。铭文说：‘车道之北，邽山之阳，深深葬玉，郁郁埋香。刻斯贞石，焕乎遗芳。地变陵岩，崄列城隍。乾德丙年，坏者合郎。”这年正好是前蜀后主乾德六年，丙子年。铭文中说的坏基人的“合郎”，就是王承检的小名。

# 雷雨山石草木卷（第393-417卷)目录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李叔卿　杨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则　僧道宣　苏践言

　狄仁杰　偃师　雷斗　漳泉界　包超　张须弥　蔡希闵

　徐景先　欧阳忽雷　宣州　王干 华亭堰典　李师道

　李鄘　徐誗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陈鸾凤　建州山寺　萧氏子　周洪　萧浣　僧文净

　徐智通　雷公庙　南海 陈义　叶迁韶　元稹　裴用

　东阳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百丈泓　杨询美从子　高邮人　王忠政　史无畏　张应

　天公坛　申文纬 法门寺　陈绚　彭城佛寺　欧阳氏

　庐山卖油者　李诚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妪

　甘露寺　南康县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　　　房玄龄　不空三藏　一行　无畏三藏　玉龙子　狄惟谦　子朗

风 　　秦始皇　王莽　贾谧　张华　刘曜　刘裔　徐羡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许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陈济妻　薛愿　刘义庆　首阳山　韦皋雨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　　　玉笥山　大翮山　山精　石鸡山　新丰山　庆山　瓮峰

　夸父山　插灶 河山石斛　终南乳洞　古铁锁　崖山　圣钟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鸣铙山　赣台　上霄峰

　麦积山　斗山观　大竹路

溪 　溪毒山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　　　黄石　马肝石　石鼓　采石　青石　石文　石连理

　太白精　古铁铧　走石 石桥　石磨　釜濑　石鱼　坠石

　立石　孤石　网石　卵石　卧石　僧化　陨石 目岩　石驼

　石柱　石响　石女　藏珠石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热石

　犬吠石 瓮形石　三石　人石　金蚕

坡沙　 飞坡　鸣沙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　　　帝神女　刘子光　益水　酿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铜车

神牛泉　燕原池 丹水　陆鸿渐　零水　龙门　漏泽（两出）

重水　湘水　暴水　仙池 渝州滩　清潭　驱山铎

井　　　乌山龟　绿珠井　临沅井　火井　盐井　御井　王迪

　贾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兴坊百姓　独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鸡井　军井　金华令

卷第四百　　　　宝一 金　翁仲儒　霍光　陈爵　苻坚　雩都县人　何文　侯遹

　成弼　玄金　邹骆驼 裴谈　牛氏僮　宇文进　苏遏　韦思玄

　李员　虞乡道士　赵怀正　金蛇

卷第四百一　　　宝二

金下　　张珽　龚播　宜春郡民　张彦　康氏　豫章人　陈浚

　建安村人　蔡彦卿

水银　　吕生

玉 　　沈攸之　玉龙　江严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软玉鞭　玉猪子

卷第四百二　　　宝三 隋侯　燕昭王　汉高后　后汉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鲸鱼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径寸珠　宝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严生　张文珗 卫庆　鬻饼胡

卷第四百三　　　宝四（杂宝上）马脑　犀　月镜　秦宝　珊瑚　四宝宫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宝鞭　犀导 玉清三宝　宝骨　紫羜羯　紫贝

魏生

卷第四百四　　　宝五（杂宝下）肃宗朝八宝　灵光豆　万佛山　玳瑁盆　辟尘巾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三宝村　火玉　马脑柜　岑氏

卷第四百五　　　宝六

钱　　　淯阳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宝

　邢氏　林氏　曹真

奇物　　徐景　中牟铁锥　毒槊　集翠裘　谢灵　运须　开元渔者

　杨妃袜　紫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龙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严遵仙槎钱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柞　白银树　合离树　玉树　豫樟　荔枝木

　酒树　娑罗绵树　刺桐　黄漆树　木兰树　椰子树

　菩提树　婆罗树　独梪树　波斯皂荚树　木龙树　贝多树

　没树　槃碧穑波树　齐暾树　通脱木　山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鱼甲松　合掌柏　黄杨木　青杨木　俱那卫

　山茶　夏州槐　赤白柽　楷木　楮

文理木　宗庙文木　文木简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马文木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异木（两门凡四十目）

　　　　　　　　主一州树　偃桑　不昼木　蚊子树　圣鼓枝　鹿木

倒生木　黝木　桄榔树 怪松　枫人　枫鬼　枫生人

灵枫　破木有肉　江中枫材　河伯下材　斗蚊船木 交让木

千岁松　汗杖　化蝶树　涪水材　端正树　崇贤里槐

三枝槐　瘿槐　荆根枕　五重桑　蜻蜓树　无患木

醋心树　登第皂荚　辨白檀树 藟蔓 藤实杯　钟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丝异木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祗草　三赖草　席箕草　护门草　仙人绦　合离草

　老鸦笊篱草　鬼皂荚 青草槐　铜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无心草　盆甑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相思草

无情草　忘忧草　睡草　千步香草　麝草　治盅草

蛇衔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龙刍

红草　宫人草　焦茅　销明草　黄渠草 闻遐草

始皇蒲　梦草　汉武牧马草　水网藻　地日草书带草

金橙草　望舒草　神草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节花　野悉密花　都胜花　簇蝶花　茙葵　金灯花

　金钱花　毗尸沙花

木花　　叙牡丹　白牡丹　红紫牡丹　正倒晕牡丹　合欢牡丹

　染牡丹花　斸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岭表朱槿　红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贞桐花　栀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闾花　木莲花

　那伽花 木兰花　异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怀风花

　踯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莲花　碧莲花

　染青莲花　三朵瑞莲　藕　莲实　芰菱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果上 柤稼柩树实　如何树实　仙梨　绮缟树实　波那婆树实

　瞻波异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李　汉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李　兔头柰　脂衣柰　朱柰 文林果　圣柰

　木桃　东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罗浮甘子　天宝甘子　北方枣　西王母枣

　仙人枣　仲思枣　波斯枣

卷第四百十一　　草木六

果下 　樱桃　檽枣　柿　底栎树实　柿盘　融峰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枣

蒲萄　　王母蒲萄　侯骚子

蔓胡桃　仙树实　橄榄子　东荒栗　猴栗

瓜　　　五色瓜　瓜恶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菹　芥末　水韭　茄子树

　昆仑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卷第四百十二　　草木七（五谷、茶、荈附）

竹　　　竹类　涕竹　棘竹　筻簕竹　菡苰竹　慈竹　筋竹

　百叶竹　桃枝竹　瘿竹　罗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箹

　竹实

五谷 　雨稻　雨粟　雨麦　雕葫　雨谷　摇枝粟　凤冠粟

绕明豆　延精麦　紫沉麻 雨五谷　野粟石壳　芋　雀芋

甘蔗

茶荈　　叙茶　获神茗　飨茗获报　消食茶

卷第四百十三　　草木八

芝（菌蕈附） 竹芝　楼阙芝　天尊芝　紫芝　参成芝　夜光芝

　　　　隐晨芝　凤脑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萤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异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叙苔　地钱　蔓金苔　如苣苔　石发　瓦松　瓦松赋

卷第四百十四　　草木九

香药 茶芜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龙脑香　安息香

　　　　木五香　诃黎勒　白豆蔻 穙齐香　无石子　紫馡　阿魏

荜拨　胡椒　阿勃参　山薯　麻黄　荆三棱

服饵　　　服松脂　饵松蕊　赐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饵柠实

　　服五味子　食术 服桃胶　服地黄　服远志　服天门冬

　　饮菊潭水　饮甘菊谷水　食黄精

卷第四百十五　草木十

木怪 　张叔高　陆敬叔　聂友　董奇　赵翼　魏佛陀　临淮将

　　崔导　贾秘　薛弘机 卢虔　僧智通　江夏从事

卷第四百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窦宽　吴偃　董观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怪 　龙蛇草　鲜卑女　蕨蛇　芥虫　崔玄微

卷第四百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智聓　邓珪　刘皂　田布　梁生　苏昌远

药怪　　　上党人　田登娘　赵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李叔卿　杨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则　僧道宣　苏践言　狄仁杰　偃师　雷斗

　漳泉界　包超　张须弥　蔡希闵　徐景先　欧阳忽雷　宣州　王干 华亭堰典　李师道　李鄘　徐誗

李叔卿

汉河南李叔卿，为郡工曹，应孝廉。同辈疾之，宣言曰：“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应孝廉之目，叔卿遂闭门不出。妹悲愤，乃诣府门自经，叔卿亦自杀，以明无私，既而家人葬之。后霹雳，遂击杀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收葬其尸。葬毕。又发其冢。（出《列女传》）

【译文】

汉代河南有个叫李叔卿的人，是郡府的工曹，被举荐为“孝廉”。同事们忌妒他，散布流言说叔卿和他寡居的妹妹通奸，因此没有资格得到“孝廉”的名衔。于是叔卿便闭门不出。他的妹妹非常悲愤，就到官府门前自缢。接着，叔卿也自杀了，以表明自己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不久，家里人就把他们埋葬了。有一天，霹雳大作，把造谣中伤叔卿的人击死，并将这人的尸体抛在叔卿的坟墓旁。其家属将他收葬。埋葬完毕，这个人的坟墓又被霹雳击开了。

杨道和

晋扶风杨道和，夏于田中，值雷雨，至桑树下。霹雳下击之，道和以锄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状如六畜，头似猕猴。（出《搜神记》）

【译文】

晋代扶风有个叫杨道和的人，夏天在田里劳动，正赶上雷雨，便到桑树下躲避。霹雳来击他，他便用锄头与它格斗，并将其胳膊打断。那霹雳随即落到地上不能逃走。它的嘴唇象丹砂一样红，眼睛似镜子一样亮，头上的两只角有三尺多长，长着毛。它的身子非驴非马，头象猕猴。

石勒

后赵石勒时，暴风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倒。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问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故有此灾。（出《五行记》）

【译文】

晋及十六国时，后赵石勒当政年间，暴雨大风雷雹成灾，使建德殿的端门和襄国市西门倒塌，砸死五个人。雹灾发生于西河介山，鸡蛋般大小，平地积三尺多厚，低洼处过丈，致使行人及飞禽走兽被砸死数以万计。在千余里范围内，树木被折断摧毁，禾苗庄稼荡然无存。石勒问徐光这是为什么？徐光回答说：“去年寒食节那天，没有按老规矩禁火寒食；而介之推乃帝乡之神，因此才有这场灾祸。”（寒食节，相传晋文公为悼念介之推所定。）

虢州人

唐虢州有兄弟析居，共分堂宇。至显庆元年夏夜，雷震烈风可畏。其兄甚惧，欲于弟舍避之，将去复止。门前十数步，先有长坑。风雨拔住屋及老小十一口，皆投坑死。所拔之处，尽坑也。仍卷数千巨细家用物，咸入于坑，讫无遗者。惟墙壁不动。庭槐大可数围，枝条甚茂，拔其根茎。洪纤俱尽，遂失所在，终寻不得。先是一年，其妻见树有羊，但共怪之，后遂遭此变。而弟所居，但拔露椽瓦，有似人拆之，余无所损。有子卫士，在京番直，刺史于立政奏之，敕放子还，仍赐物三十件。时桓思绪为司功，亲检其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代虢州有兄弟二人分家后，各住在老屋的一头。显庆元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狂风霹雳骤起，令人生畏。哥哥非常害怕，想去弟弟房间躲避，可刚一起身又止住脚步。原来门前十几步远处有一个大长坑，暴风雨把住房连同他的全家十一口人卷进大坑内，全都摔死了。拔除之处，全是大坑，数千件大小家用器物，全被卷入坑中，一件也未剩下，只有墙壁没有动。院内有一棵大槐树，需几个人才能围拢，枝条非常繁茂，也被连根带叶拔走，最终也未找到。事情发生的前一年，他的妻子看见树上有只羊，只是觉得奇怪，后来就遇到了这场变故。而弟弟所住的房屋，只是露出了椽子和瓦，象被人拆过一样，其他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坏。他有一个儿子在京城服役担住宿卫，刺史于立政上奏了这件事，皇帝下诏放其子回家，还赐给三十件物品。当时桓思绪做司功，亲自处理了这件事。

封元则

唐封元则，渤海长河人。显庆中，为光禄寺太官掌膳。时于阗王来朝，食料余羊，凡数十百口，王并托元则送僧寺长生。元则乃窃令屠家烹货收直。龙朔元年夏六月，洛阳大雨，雷震杀元则于宣仁门外街中，折其项，血流洒地。观者盈衢，莫不惊愕。（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代有个封元则，是渤海郡长河人。显庆年间，他给光禄寺大官掌管膳食。正值于阗王前来朝拜，用做膳食的羊剩余有近百只。于阗王委托元则把它们送给寺里的僧人饲养，元则却偷偷地让人宰杀、烹制，收取钱财。龙朔元年六月，洛阳大雨滂沱，雷电把封元则击死在宣仁门外的大街上，他的脖子断了，血流遍地，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大街，没有不感到惊愕的。

僧道宣

唐刘禹锡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禹锡曰：“在龙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出《嘉话录》）

【译文】

唐代刘禹锡讲：道宣执戒律最严。忽然有一天，霹雳在道宣的屋外绕来绕去，响声不断。道宣说：“我坚守戒律没有发生违犯之事；但有没有前生的罪业，就不知道了。”于是便脱下三件衣服放到屋外，说蛟龙可以在里面躲藏。但衣服送出之后，霹雳声仍然不止。道宣观看自己的十个手指甲，只见在右手的小指上有一个象芝麻似的小黑点，颇为疑惑，就把那手指从窗户眼中伸出，结果一声霹雳，小手指被震掉半截。原来那黑点是蛟龙的藏身之处啊。刘禹锡说：“尽管蛟龙特别善于寻找躲避之处，但最后还是不能幸免。这一切都是由早已注定的，怎么能够逃脱呢？”

苏践言

司礼寺苏践言，左相温国公良嗣之长子，居于嘉善里。永昌年六月，与其弟崇光府录事参军践义，退朝还第。弘道观东，猝遇暴雨。震雷电光，来绕践言等马，回旋甚急，雷声亦在其侧。有顷方散。其年九月，元肃言与赵怀节谋逆，践言妻妾并被缧絏数月，仍各解职。及良嗣薨，并放流荒裔。（出《五行记》）

【译文】

司礼寺苏践言，是左丞相温国公苏良嗣的长子，住在嘉善里。唐代永昌年间六月的一天，践言与其在崇光府任录事参军的弟弟践义一起退朝回府。行至弘道观的东面，突然遇到暴雨，雷鸣电闪，在他们身前马后隆隆作响，一声紧似一声，半晌才停。这一年九月，元肃言和赵怀节谋反，践言和妻妾们一起被关押数月，还被解除了职务。父亲死后，他们全家又被流放到了边远的地方。

狄仁杰

唐代州西十余里，有大槐，震雷所击，中裂数丈。雷公夹于树间，吼如霆震。时狄仁杰为都督，宾从往观。欲至其所，众皆披靡，无敢进者。仁杰单骑劲进，迫而问之。乃云：“树有乖龙，所由令我逐之。落势不堪，为树所夹。若相救者，当厚报德。”仁杰命锯匠破树，方得出，其后吉凶必先报命。

【译文】

唐时代州西面十多里处有一株大槐树，被雷所击，中间裂开好几丈长的口子，将雷公夹于其间，疼得它吼声如雷。当时狄仁杰任都督，带着宾客和随从前去观看。快要到达那地方时，众人都纷纷惊退，没有敢向前走的。仁杰独自骑马前行。靠近大树后问雷公这是怎么回事，雷公回答说：“树里有个孽龙，上官让我把它赶走；但因我击下的位置不佳，被树夹住了，如果能够将我救出，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你的恩德。”仁杰让木匠把树锯开，雷公才得以解脱。从此之后，凡有吉凶祸福之事，他都预先向狄仁杰报告。

偃师

唐元和元年六月，偃师县柏李村，震雷于民家。地裂，阔丈余，长十五里，测无底。所裂之处，井厕相通；所冲之墓。棺出地。亦不知所由也。

【译文】

唐代元和元年六月，在偃师县的柏李村，雷电击中了老百姓的家，地裂开了一丈多宽，十五里长，探测不到底。凡是裂开之处，水井和厕所相连通；受到冲击的坟地，棺木都被掀到了地面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雷斗

唐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鲸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末年，在雷州发生了雷公与鲸格斗的事。鲸的身体跃出水面，雷公有好几十个，在天空中上下翻腾。有的施放雷火，有的边骂边打，经过七天才结束。在海边的居民都前去观看，不知它们谁取得了胜利，只是看到海水都变成了红色。

漳泉界

唐开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讼于台者，制使不能断。迨数年，辞理纷乱，终莫之决。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应。俄而雷雨大至，霹雳一声，崖壁中裂。所竞之地，拓为一迳。高千尺，深仅五里，因为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广数尺。虽约此为界，人莫能识。贞元初，流人李协辩之曰：“漳泉两州，分地太平。永安龙溪，山高气清。千年不惑，万古作程。”所云永安龙溪者，两郡界首乡名也。（出《录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漳州和泉州因为疆界划分不均而诉讼到府台，制置使不能判定此案。等到几年之后，这案子越来越乱，最终也没有个结果。于是，二州官便焚香祷告，祈求天地山川之神给予回答。不久大雷雨来到，霹雳一声，将悬崖峭壁从中间劈裂。裂开之处，开辟出一条小路，有一千多尺高，只有五里深，因而将其作为一条官道。峭壁上有六行古篆字，一共二十四个，每个都有好几尺长，二州虽以此为界，但那些字无人能识。贞元初年，流亡在外的李协辨认出这些字，说是：“漳泉两州，分地太平。永安龙溪，山高气清。千年不惑，万古作程。”这上面所说的永安、龙溪，就是两州交界处第一乡的名字啊。

包超

唐安丰尉裴翾，士淹孙也。云：玄宗尝冬月，诏山人包超，令致雷声。对曰：“来日午当有雷。”遂令高力士监之。一夕，醮式行法，及明至巳，曾无纤翳。力士惧之。超曰：“将军视南山，当有黑气如盘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顷风起，黑气弥漫，疾雷数声。上令随哥舒翰西征，每阵尝得胜风。（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安丰县尉裴翾，是裴士淹的孙子。他说，玄宗皇帝曾经在农历十一月里，召见山人包超，让他引来雷声。包超回答说：“明天中午应该有雷。”于是，玄宗命令高力士前去监督。一天傍晚，包超开始祭祀、祈祷，施行法术，一直到天亮又近中午，天空仍然没一丝云彩。高力士十分担心。包超说：“将军请往南山看，那里应当有黑气盘旋不散啊。”高力士望去，果然正象他说的那样。不一会刮起风，黑云扩散开来，响起几声霹雳。后来皇帝命令包超跟随哥舒翰征讨西方，每仗都取得了胜利。

张须弥

唐上元中，滁州全椒人苍督张须弥，县遣送牲诣州。山路险阻，淮南多有义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须弥与沙门子邻，同入义堂。须弥驱驮人（“人”原作“又”，据明抄本改）王老，于雨中收驴。顷之，闻云中有声堕地，忽见村女九人。共扶一车。王有女阿推，死已半岁，亦在车所。见王悲喜，问母妹家事，靡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初扶车渐上，有云拥蔽，因作雷声，方知是雷车。（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上元年间，滁州府全椒县仓督叫张须弥。一次，县官派遣他押送牲畜去滁州，山路崎岖难行。淮南一带很多地方都有不收费的房屋和水井，用来庇护过往的行人，故将这种房屋称为义堂。太阳落山时下起了暴雨，须弥和佛门弟子们一起进了义堂。须弥督促赶驮子的王老汉冒雨把驴圈起来。有顷，听见云里有声音落在地上，王老汉忽然看见九个乡村女子共扶着一辆车。他有个女儿叫阿推，死了已经半年，竟然也站在车子旁边！见到王老汉，她悲喜交加，便询问母亲和妹妹等家里的事情，没有她问不到的。和她一起的人再三催促，她才离去。她刚刚扶住车子，那车子就渐渐升起，有云在周围遮蔽，并发出响雷声，才知道是雷车。

蔡希闵

唐蔡希闵，家在东都。暑夜，兄弟数十人会于厅。忽大雨，雷电晦瞑。堕一物于庭，作飒飒声。命火视之，乃妇人也，衣黄紬裙布衫，言语不通，遂目为天女。后（“后”原作“使”，据明抄本改）五六年，能汉语。问其乡国，不之知。但云：“本乡食粳米，无碗器，用柳箱贮饭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国人。初在本国，夜出，为雷取上，俄堕希闵庭中。（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有个叫蔡希闵的人，家住东都洛阳。一个天气炎热的夜晚，他们兄弟数十人聚在厅前，忽然下起了大雨，雷鸣电闪一片昏暗。这时，天上掉下一个东西落在院子里，飒飒作响。希闵让人拿来灯火观看，原来竟是一个妇人，穿着黄绸子做的裙衫，说话听不懂，于是便把她视为天上来的仙女。五六年之后，她懂得了汉语，可问起她的故国家乡来，仍一无所知。只是说她的老家吃粳米，没有碗，用柳木制成的容器盛饭吃，竟然不知道是哪国人。她说，当年她在自己家里，夜晚出门时被雷抓上天空，俄顷掉落在希闵家院子里。

徐景先

唐徐景先，有弟阿四，顽嚚纵佚，每（“每”原作“母”，据明抄本改）诲辱之。而母（“母”原作“每”，据明抄本改）加爱念，曲为申解，因厉声应答。云雷奄至，曳景先于云中。有主者，左右数十人。诃诘。景先答曰：“缘弟不调，供养有缺，所心诟辱。母命释之，非当詈母。”主者不识其言。寻一青衣。自空（“空”原作“肩”，据明抄本改。）跃下，为景先对。曰：“若尔放去，至家，可答一辩。钉东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排景先堕舍前池中，出水，了无所损。求纸答辩，钉东壁，果风至而辩亡。（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有个叫徐景先的人，他有个弟弟叫阿四，遇顽凶暴，放荡无羁。每当景先开导他时都要骂他一顿。可他的母亲却倍加溺爱之，曲意为他申辩。因此，他对母亲也一点不客气。一天，雷雨突然而至，把徐景先拽到空中。有个主持人，还有几十人随从，开始责问训斥他。景先回答说：“由于弟弟不听教导，在供养母亲方面做得很差，所以我感到耻辱。母亲总是原谅他，我有气，但也不当骂母亲。”主持人听不懂他的话，随即有一婢女从空中跳下，与景先对话。她说：“如果放你回去，到家之后可写一申辩词。钉在东面墙壁，我自有办法取它。”于是把景先推落入房前水池中。出水后，他一点损伤也没有。他找纸写好答辩词，钉在东墙上。果然一阵风刮来，那申辩词就不见了。

欧阳忽雷

唐欧阳忽雷者，本名绍，桂阳人，劲健，勇于战斗。尝为郡将，有名，任雷州长史。馆于州城西偏，前临大池，尝出云气，居者多死。绍至，处之不疑。令人以度测水深浅，别穿巨壑，深广类是。既成，引决水，于是云兴，天地晦冥，雷电大至，火光属地。绍率其徒二十余人，持弓矢排锵，与雷师战。衣并焦卷，形体伤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电飞散，池亦涸竭。中获一蛇。状如蚕。长四五尺，无头目。斫刺不伤，蠕蠕然。具大镬油煎。亦不死。洋铁汁。方焦灼。仍杵为粉。而服之至尽。南人因呼绍为忽雷。（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有个人叫欧阳忽雷，本名叫绍，桂阳人氏，强健有力，善于打斗。曾经当过郡府的武官，有名气，后任雷州长史。他的寓所坐落在州城的西面，对面有个大池塘，经常溢出云气，在这居住的人死了不少。欧阳绍来此之后，毫不迟疑地治理它。他让人测量水的深度，又开辟出一大片洼地，深和宽都和那个大池塘一样；然后，把大池塘里的水放出。于是黑云滚滚而来，天地一片昏暗，雷鸣电闪，火光连地。欧阳绍带领部下二十多人，拉弓射箭，与雷公交战。衣服烧焦了，身体受伤了，也不罢休。从早晨一直打到傍晚，雷电散去，池塘也干涸了。从里面抓出一条象蚕的蛇，四五尺长，没有头和眼睛，砍刺均不伤，仍然在蠕动。拿来大锅用油煎炸也不死，最后放在铁水里才焦糊。欧阳绍把它捣成粉末，全部喝了进去。因此，南方人称欧阳绍为欧阳忽雷。

宣州

唐贞元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啮之。俄顷云暗而失，时皆图而传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贞元年间，宣州忽然下了一场大雷雨。一个东西落到地上，长着猪头，手脚各有两个指头，在抓着一条红蛇吃。不一会儿，云变暗了，这东西也不见了，当时有人画成图传扬这件事。

王干

唐贞元初，郑州王干，有胆勇。夏中作田，忽暴雷雨，因入蚕室中避之。有顷，雷电入室中，黑气陡暗。干遂掩户，荷锄乱击。雷声渐小，云气亦敛。干大呼，击之不已。气复如半床，已至如盘。忽然堕地，变为慰斗折刀小折足铛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贞元初年，郑州有个人叫王干，胆大而勇猛。夏天中午他正在田里劳作，忽然来了大雷雨，因此进入蚕房躲避。不一会儿，雷电射入室内，一团黑气，天地顿时昏暗起来。王干急忙关上房门，拿起锄头到处乱打。雷声逐渐变小，云气也收敛了。王干大声呼喊，仍不停地打。云气渐渐变得像半张床那么大，又变成盘子那么大，最后忽然堕地，变为熨斗、折刀、断腿小锅等物。

华亭堰典

唐贞元中，华亭县界村堰典，妻与人私，又于邻家盗一手巾。邻知觉，至典家寻觅。典与妻共讳诟骂，此人冤愤，乃报曰：“汝妻与他人私，又盗物。仍共讳骂，神道岂容汝乎？”典曰：“我妻的不奸私盗物，如汝所说，遣我一家为天霹。”既各散已。至夜，大风雨，雷震怒，击破典屋，典及妻男女五六人并死。至明，雨尤未歇，邻人但见此家屋倒，火烧不已。众共火中搜出，觅得典及妻，皆烧如燃烛状。为礼拜，求乞不更烧之，火方自熄。典肋上题字云：“痴人保妻贞（“贞”原作“真”，据明抄本改）将家口质。”妻肋上书：“行奸仍盗。”告县检视，远近咸知。吴越闻震死者非少，有牛及鳝鱼树木等。为雷击死者，皆闻于县辩识。或曰：“人则有过，天杀可也。牛及树木鱼等，岂有罪恶而杀之耶？”又有弑君弑父杀害非理者，天何不诛？请为略说。洞庭子曰：昔夏帝武乙，射天而震死。晋臣王导，寝柏而移灾。斯则列于史籍矣。至于牛鱼，以穿踏田地，水伤害禾苗也。或曰，水所损亦微，何罚之大？对曰：五谷者，万人命也，国之宝重，天故诛之，以诫于人。树木之类，龙藏于中，神既取龙，遂损树木耳。天道悬远，垂教及人，委曲有情，不可一概。余曾见漳泉故事。漳泉接境，县南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忽一年大雷雨，霹一山石壁裂，壁口刻字：“漳泉两州，分地太平。万里不惑，千秋作程。南安龙溪，山高气清。”其文今犹可识。天之教令，其可惑哉！且《论语》云：迅雷风烈必变。又《礼记》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又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夫圣人奉天教，岂妄说哉！今所以为之言者，序述耳。因为不尔，岂足悲哉！夫然弑君弑父杀害无辜，人间法自有刑戮，岂可以区区之意，而责恢恢之网者欤。（出《原化记》）

【译文】

唐代贞元年间，华亭县界村有个叫堰典的人，其妻子与人私通，又偷了邻居的一条手巾。邻居知道了，到堰典家里寻找。堰典和妻子都不承认并辱骂他，他感到冤屈愤怒，于是就对堰典说：“你妻子和别人私通，又偷东西，你们还都不认帐并且骂人，上天怎么能容忍你们呢？！”堰典说：“我妻子没有和别人通奸也没偷东西！如果象你说的那样，让我们全家遭雷击！”然后各自散去。到了晚上，大风雨来了，霹雳震怒，击破了堰典家的房屋，他们夫妻及家人男女五六口全被劈死了。到天亮时，雨还未停，邻居见他家房倒屋塌，大火燃烧不止。便在火中搜寻，找到堰典和他妻子的尸体，都烧成了点燃的蜡烛状。邻居急忙跪礼求拜，祈求不要再烧他们，火才自己熄灭。堰典的肋上写着这样一行字：傻子想保妻子贞操的名声，拿全家人的性命作抵押。”他妻子的肋上写道：“与人通奸并偷东西。邻居报告到县里来验尸，弄得远近皆知。听说吴越一带被雷震死的人不少，还有牛、鳝鱼和树木等。被雷震死者的家属，听说此事后都到县里辩白。有的说：人若有过错，老天杀他是可以的；但牛和树木、鱼之类，难道也有罪恶而该杀么？另外，还有杀害君王、杀害父亲和无故杀人的，老天为什么不杀死他们呢？请给大概地讲讲这个道理。洞庭子说：当年夏帝武乙，因射天而被雷震死；晋代大臣王导，因卧在柏树上而躲避了灾祸，这些都记载于史书典籍中。至于牛鱼等，在水田里穿来穿去，践踏不已，伤害了禾苗啊。又有人说：水所损害的很小，为什么惩罚得这么重？回答说：五谷是百姓的命根子，是国家最重要的财宝，因此上天要杀死它们，以此告诫人们。至于树木之类，龙藏身其中，天神既然要杀死龙，就必然损害树木呀。天之道深奥高远，教训下面的人，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情理，不可以一概而论。你可曾听到过漳泉的故事吗？漳泉二州边界相连，县南面的龙溪，边界划分不清，自古以来争而不决。有一年，忽然一阵霹雳，将峭壁劈裂，上刻：“漳泉两州，分地太平。南安龙溪，山高气清。万里不惑，千秋作程。”这些文字现在还可以辩认。上天的意志，难道是可以疑惑的吗？而且《论语》中也说：“迅雷风烈必变。”还有《礼记》说：“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纵然在夜间也必须起来，和衣戴冠而坐。”又说：“反反复复的雷震，君子们应当感到震惊而不断地反省自己。”孔圣人是根据天意教诲我们的，难道是瞎说吗？现在之所以讲这些，说说而已；因为不这样，难道不是很悲哀的吗？何况杀害君王、父亲及无辜的人，有人间法律对他们进行惩治。我们怎么能够以个人的怀疑去指责疏而不漏的天网呢？

李师道

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觐。宪宗命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殿”原作“衙”，据明抄本改），卜日而居。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圮。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者。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谪见于天，安可逃其戾乎？”旬余，师道果诛死。（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元和年间，李师道占据青、齐二州，屯集了大批骁勇精锐的兵马，地广千里，蓄积金银数百万两，不向朝廷纳贡，也不进京朝见皇帝。宪宗皇帝派军队讨伐他，结果却打了败仗。而李师道从此越发骄横，甚至模仿皇宫正殿的样子建造宫殿，卜算吉日搬进去居住。当天傍晚，乌云骤起，天地昏暗，狂风霹雳撼天动地，结果把这座宫殿震塌了。不一会儿又燃起天火，燃得片瓦无存。青齐二州的百姓奔走相告说：“臣子背叛君主，自然要遭此灾祸；现在天已经怪罪下来，怎么能逃脱惩罚呢？”过了十多天，李师道真的被杀死了。

李鄘

唐李鄘，北都介休县民。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闻人叩门云：“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见五六人秉烛，自庙后出，介山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环缀旗幡，授与骑者曰：“可点领。”骑即数其幡，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民遂遍报邻村，令速收麦，将有大风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亲戚，据高阜，候天色。乃午，介山上有云气，如窑烟，须臾蔽天，注雨如绠，风吼雷震，凡损麦千余顷。数村以民为妖，讼之。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睹其推案。（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有个叫李鄘的人，是北都介休县的平民。一天他解送文书，夜里住在晋祠内。半夜，听见有人敲门说：“（我是介山使者），介休王要临时借用霹雳车，某天到介休来收麦子。”过了很久，有人回答说：“大王让我转告你，霹雳车现在正忙，不能借。”那人再三要借。于是，就见五六个人拿着蜡烛从庙后走出来，介山使者也骑着马自门而入。好多人共同抬着一件东西，象仪仗用的旗子，旗杆上环缀旗幡。他们将其交给骑马的那位使者，并说：“清点一下你就可以拿走。”使者数数这些旗幡，共十八面，每一面都闪闪发光，象放电一样。李把此事告诉了邻村百姓，让他们赶紧收麦，不久将有大风雨。人们都不相信，李鄘就独自收割。第二天，李鄘带领亲属站在高高的土山上，等待天色。到了中午，介山上出现了云气，象窑里冒出的烟，一会儿就布满了天空，随即大雨倾盆，风吼电闪，共损坏麦子一千多顷。不少村民认为李鄘是妖人，向官府告他。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自见到县官断这件案子。

徐誗

唐润州延陵县茅山界，元和春，大风雨。堕一鬼，身二丈余，黑色，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又有半服绛裩，豹皮缠腰，手足两爪皆金色。执赤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其声如雷。田人徐誗，忽见惊走，闻县。寻邑令亲往睹焉，因令图写。寻复雷雨，翼之而去。（出《录异记》）

【译文】

唐代，润州府延陵县有个叫茅山界的地方。元和年春天，在一阵狂风暴雨中，从天上掉下个怪物，身长二丈多，黑色，脸象猪头，角长五六尺，肉质的翅膀一丈多，长着豹子尾。它穿着红裤子，腰间缠豹皮，手脚和爪子全是金色。它抓着一条红蛇，用脚踩住，瞪着眼睛要吃蛇，声音如雷。种田人徐誗见状，转身就跑。这事很快就报到县里。县令立即亲自前往观看，并令人把它画下来。一会儿又来了雷雨，那怪物便展开翅膀飞走了。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陈鸾凤　建州山寺　萧氏子　周洪　萧浣　僧文净　徐智通　雷公庙　南海 陈义

　叶迁韶　元稹（“稹”原作“积”，据明抄本改）　裴用　东阳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陈鸾凤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者，有雷公庙，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一旬复值斯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酹如斯，稼穑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飨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爇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伺”原作“祠”，据明抄本改）。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刃上挥，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啮其肉。为群众共执之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逡巡，复有云雷，裹（“裹”原作“哀”，据明抄本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沛”原作“虽”，据明抄本改）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诣（“诣”原作“诸”，据明抄本改）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热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孔之处，后雷不复能震矣，三暝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雨师。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于绪，厚酬其直。（出《传奇》）

【译文】

唐朝元和年间，有个叫陈鸾凤的，是海康人。自负义气，不怕鬼神，乡亲们都称他为后起的周处。海康有座雷公庙，当地人虔诚地这里打扫祭祀。祈祷祝愿的事多了，妖邪妄诞的现象也时时发生。当地人每年听到第一声雷响时，就记下了这个日子，以后每旬的这一天，所有工作都不能干。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个而违犯了，夜晚睡下时必遭雷击而丧命。这种应验就像回声那么准。当时正赶上海康地方大旱，当地人来到雷公庙祈祷降雨然而毫无响应，鸾凤十分恼怒，说道：“我的家乡乃是雷公的故乡，雷公身为神灵不降福，况且又受到人们如此虔诚的祭奠和供奉！如今禾苗已经枯死，池塘已经干涸，牲畜都拿米做了供品，还要这座庙干什么？”说完他便举起火把烧它。当地的风俗是不允许人们将黄鱼和猪肉掺到一起吃，有谁这样吃了，也是必定被雷击死。这一天，鸾凤手持竹制砍柴刀，站立在田野里，将当地风俗所忌讳的这两样东西掺在一起吃了下去，站在那里等待着雷击。果然有怪云出现，妖风顿起，迅雷挟着暴雨向他袭来。鸾凤便将手中的刀在空中挥舞起来，果然砍中了雷公的左腿，将它砍断了。雷公跌落在地上，形状象熊和猪一样，身上有毛有角，还有青色的肉翅膀，手里握着短把的金刚石斧，伤处血流如注。此时，云和雨都消失了。鸾凤知道雷公并没有什么神威，便跑到家里告诉亲人道：“我把雷公的腿砍断了，请你们快去观看！”亲人听了又惊又怕，跟着他一起前去观看，果然看到雷公的腿已被砍断，乖乖地躺在地上。鸾凤又举起刀来要把雷公的脖子砍断，还要吃它的肉。众人将他拉住，制止他说：“雷公是天上的神灵，你是下界的凡人，再要加害雷公，必定使我们全体乡民遭受灾祸。”众人死劲儿扯住他的衣襟，致使鸾凤不能奋力举刀去砍雷公。不一会儿，又有乌云雷电笼罩上来，挟带起受伤的雷公和它的断腿离去了。接着便下起了大雨，从中午一直下到傍晚，干枯的禾苗都复苏挺立了起来。由此，鸾凤便遭到老幼乡人们的一致训斥，不许他回家。鸾凤只好带着刀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妻子的哥哥家。到了夜晚，他又遭到雷霆的袭击，住的房子也被天火烧光了。他又持刀站在院子里，雷公终于未能伤害他。事后有人将他从前砍伤雷公的事告诉了妻兄，于是又被赶了出来。鸾凤又到僧人居住的房子里落脚，到了夜晚同样被雷击触，跟以前一样遭到天火的烧害。鸾凤知道已经没有容纳自己的地方，他便趁夜举着火把走进石壁上天然开成的岩洞里，雷火再也不能来袭击他了。在岩洞里住了三夜之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自此以后，海康一带每当遭逢旱灾，当地人便凑钱给鸾凤，求他按照从前的办法将黄鱼和猪肉掺在一起吃下去，象上次那样持刀站在田野里，每次都有滂沱大雨从天而降，而鸾凤本人一直遭不到雷击。这样过了二十多年，民间称鸾凤为求雨大师。到了太和年间，刺史林绪得知此事，便把鸾凤召到州府衙门，询问此事的前因后果，鸾凤说：“在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气威胆壮，心如铁石，诸如鬼神雷电之类完全不放在眼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万民百姓。天帝即使掌握着天下万物的生杀大权，又怎能使雷鬼恣意逞凶呢！”说完便将自己那把刀呈献给林绪。林绪送给他很多钱，作为献刀的报酬。

建州山寺

唐柳公权侍郎，尝见亲故说：元和末，止建州山寺。夜半，觉门外喧闹，潜于窗棂中窥之。见数人运斤造雷车，宛如图画者。久之，一嚏气，忽斗暗，其人双目遂昏。（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侍郎柳公权，曾经听到亲友说，元和末年他住宿在建州的一座山寺里，半夜醒来时，听到门外一片喧闹声，便隐蔽在窗后从缝隙间偷偷察见。见有几个人挥舞斧子砍削木头制造雷车，雷车的样子就象画上画得那样。看的时间长了，忍不住打了喷嚏，顿时四面一片漆黑，他的两只眼睛便什么也看不清了。

萧氏子

唐长庆中，兰陵萧氏子，以胆勇称。客游湘楚，至长沙郡，舍于仰山寺。是夕，独处撤烛。忽暴雷震荡檐宇，久而不止。俄闻西垣下，窸窣有声。萧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棰，持至垣下。俯而扑焉，一举而中。有声甚厉，若呼吟者。因连扑数十，声遂绝，风雨亦霁。萧喜曰：“怪且死矣。”迨晓，西垣下睹一鬼极异。身尽青，伛而庳。有金斧木楔，以麻缕结其体焉。瞬而喘，若甚困状。于是具告寺僧观之。或曰：“此雷鬼也，盖上帝之使耳。子何为侮于上帝？祸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云气曛晦，自室中发，出户升天，鬼亦从去。既而雷声又兴，仅数食顷方息。萧气益锐，里中人皆以壮士名焉。（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长庆年间，兰陵一家姓萧的有个儿子，以胆大勇猛著称。他在湘楚一带游历，到了长沙，住宿在仰山寺内。这天夜里，他灭掉腊烛独自一人呆在屋里。突然有雷鸣震得房檐都在颤动，好长时间雷声也不平息。一会儿又听到西面墙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萧依仗着自己力大过人，从没惧怕过什么。床前有一根粗大的木棒，他便操起木棒走到西墙跟前，弯腰扑了过去，一下便打中了目标。只听棒下发出尖厉的叫声，好象在呼唤什么。他便连续扑打了几十下，叫声于是停止了。风也停了，雨也停了。萧高兴地说：“妖怪已经死了！”等到天亮时，西墙下面见有一个鬼，形状极为奇异。通身都是青色，驼背而瘦小，有把铁斧头一根木桩，用麻绳捆他的身上。过了一会儿，他便急促地喘起气来，十分困苦的样子。萧便将这些情况统统告诉寺里的僧人，让他们来观看。有人说：“这是专管打雷的鬼，是天帝的使者。你为什么侮辱天帝？大祸就要临头了！”当地居民摆上猪羊与酒等供品进行祭祀，一会儿便有一缕昏黑的云气从屋里冒了出来，飞出门户升上天空，那个鬼也跟着去了。接着又响起了雷声，响了几顿饭的功夫才平息。萧见此状，胆气更威更壮，当地人都称他为壮士。

周洪

唐处士周洪云。宝历中，邑客十余人，逃暑会饮。忽骤风雨，有物堕如玃，两目睒睒，众惊伏于床下。倏忽上阶周视，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顾，但耳悉泥矣。邑人云，向来雷震，牛战鸟坠，而邑客止觉殷殷然。（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有个隐士叫周洪，他说，宝历年间，有十几个客人来到乡下避暑饮乐。突然来了一阵暴风雨，有个东西从天上落下来，象大母猴一样，两只眼睛一闪一闪的。众人见了都吓得钻到床底下去了。突然间，这个东西便跳上门前的台阶向四周观看，眨眼之间，它又不见了。等到风息雨停后，众人从床下慢慢爬了出来，互相看了看，只见各人的耳朵里全塞满了泥土。当地人说，以前遭到雷声震动时，牛被震得浑身颤抖，禽鸟则从天空震落到地上。而这些客人则只是觉得有些震动而已。

萧浣

唐萧浣，初至遂州，造二幡刹，施于寺。斋庆毕，作乐。忽暴雷震刹，俱成数十片。至来岁雷震日，浣死。（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有个叫萧浣的人，他刚到遂州，便营造了两根幡竿，赠送给寺院。交接时举行佛事庆典，祭奠仪式结束后奏起了音乐。这时，突然响起迅雷震击着这两根幡竿，幡竿全被霹雳轰击成碎片。等到第二年幡竿遭受雷击的这一天，萧瀚就死去了。

僧文净

唐金州水陆院僧文净，因夏屋漏，滴于脑，遂作小疮。经年，若一大桃。来岁五月后，因雷雨霆震，穴其赘。文净睡中不觉，寤后唯赘痛。遣人视之，如刀割，有物隐处，乃蟠龙之状也。（出《闻奇录》）

【译文】

唐朝金州水陆院僧人文净，因为夏季房子漏雨，雨水滴在头上，于是就变成个小疮。过了一年，小疮变得象个大桃子。第二年五月以后，由于雷雨震击，文净头上的那个赘疣被击穿一个孔洞。文净当时正在酣睡中一点也不知觉，睡醒后只感到头上的赘疣疼痛。让人来察看，只见穿孔处好象用刀割的一样，里面有个东西隐藏着，就象一条龙蟠在里面的样子。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州医士也。夏夜乘月，于柳堤闲步。忽有二客，笑语于河桥，不虞智通之在阴翳也。相谓曰：“明晨何以为乐。？”一曰：“无如南海赤岩山弄珠耳。”答曰：“赤岩主人嗜酒，留客必醉。仆来日未后，有事于西海，去恐复为萦滞也。不如只于此郡龙兴寺前，与吾子较技耳。”曰：“君将何戏？”曰：“寺前古槐，仅百株。我霆震一声，剖为纤茎，长短粗细，悉如食箸。君何以敌？”答曰：“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我霆震一声，尽散其发，每缕仍为七结。”二人因大笑，约诺而去。智通异之，即告交友六七人，迟明，先俟之。是时晴朗，已午间，忽有二云，大如车轮，凝于寺上。须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两声，人畜顿踣。及开霁，寺前槐林，劈栉分散，布之于地，皆如算子。大小洪纤，无不相肖。而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发悉解散，每缕皆为七结。（出《集异记》）

又 洛京天津桥，有儒生，逢二老人言话，风骨甚异。潜听之，云：“明日午时，于寺中斗疾速。一人曰：“公欲如何？”一人曰：“吾一声，令寺内听讲驴马尽结尾。”一人曰：“吾一声，令十丈幡竿尽为算子，仍十枚为一积。”儒生乃与一二密友，于寺候之。至午，果雷雨。霹雳一声，客走出视，驴马数百匹尽结尾。一声，幡竿在廊下为算子，十枚一积。（出《录异记》）

【译文】

唐朝有个人叫徐智通，是楚州的医生。在一个夏季的夜晚，他借着月光在柳树成排的河堤上散步，忽然发现有两个陌生人站在河的桥上说笑。这俩人没想到徐智通就站在他们附近的暗影里，于是互相谈论起第二天如何取乐。一个说：“什么也比不上去南海赤岩山弄珠子玩有意思呀！”另一个说：“赤岩山主人喜欢喝酒，到那里去的客人个个都要喝得醉醺醺的。我明天下午有事要去西海，去赤岩山恐怕又要因喝醉酒而耽误事。倒不如就在本郡的龙兴寺前，与你比比技艺吧。”问：“你要表演什么把戏？”答：“寺前有百余棵老槐树，我发一声雷响，把它们劈成细条，它们的长短粗细，都象筷子一样。你将什么技艺与我相比？”那个答道：“寺前一向是本州郡游戏作乐的场所，每天前来围观的群众，总共不下三万人。我将发一声雷响，将这些人的发辫全都劈散开来，并让他们的每一缕头发上都有七个结。”于是二人大笑，约定好后便离去了。徐智通见此，大为惊异，立即去告诉了六七个好朋友。天刚放亮，他们就来到寺前，先在那里等候着。当时天气晴朗，将近中午时，忽然有两片象车轮大的云彩出现了，静静停留在寺庙的上空。刹那间，就变得天昏地暗，咫尺之远都不能分辨事物。不一会儿，又发出两声雷鸣，人与牲畜都被震倒在地上了。等到天放晴时，只见寺前的槐树林子，一棵棵都被劈成碎片，散落在地上，全部象计数用的竹签子，大小粗细，没有不相象的。而寺前挑担做买卖的、演戏卖唱的、围着看热闹的，共计数万人，每人的发辨全部都散开了，每缕头发上又打着七个结。

又　在洛阳京城的天津桥有一个书生，一天，他遇到两个风貌气概与众不同的老年人，便在一旁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们正在说，第二天中午，要在寺庙里比赛谁的手法快。一个说：“你打算怎么比？”答道：“我要发一声响，让在寺内听讲的人的驴马尾巴全都结在一起。”一个便说：“我要发一声响，让十丈高的旗杆全部碎成计算用的签子，并且每十根为一堆。”书生听了，便与一两个亲密朋友相约，第二天一早就到寺庙等候。到了中午，果然雷雨交加，一声霹雳响过后，香客们走出寺庙观看，见他们的驴马数百匹尾巴全都结到了一起。又一声霹雳响过，便见十丈高的旗杆倒在房前碎成一根根签子，每十根堆在一起。

雷公庙

雷州之西雷公庙，百姓每岁配连鼓雷车。有以鱼彘肉同食者，立为霆震，皆敬而惮之。每大雷雨后，多于野中得黳石，谓之雷公墨。叩之鈖然，光莹如漆。又如霹雳处，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小儿佩带，皆辟惊邪；孕妇磨服，为催生药。必验。（出《岭表录异》）

【译文】

雷州西边有座雷公庙，百姓每年祭祀时，都要配享连鼓雷车。如果有人把鱼和猪内掺合在一起吃了，此人就会立即遭到雷击，因此，人们对这座雷公庙既敬重又惧怕。每逢大雷雨过后，常常在野外找到黑色的石头，人们称它为“雷公墨”，敲击起来铿然作响，晶莹光洁犹如涂了漆一般。另外，如果在霹雳响过的地方，在地上或树上得到象用斧子砍削成形的小木桩，人们称它为“霹雳楔”，小孩将它佩带在身上，都能镇惊避邪；孕妇拿来磨碎当做催生药服用，一定十分灵验。

南海

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见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此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见忽有震雷，则飓风不作矣。舟人常以为候，预为备之。（出《岭表录异》）

【译文】

南海每当夏秋之间，有时云雾笼罩，天色暗淡，同时会看到象彩虹一样的一段光彩出现，有六七尺长。出现这种天象时，一定会有台风发生。因此，人们称它为台风之母。如果突然有惊雷震响，那么台风就不会发生了。使船的人常常以这些现象作为征侯，事先做好防备。

陈义

唐罗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为海康郡。雷之南濒大海，郡盖因多雷而名焉，其声恒如在檐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声如在寻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谨，每具酒肴奠焉。有以彘肉杂鱼食者，霹雳辄至。南中有木名曰掉，以煮汁渍梅李，俗呼为棹汁。杂彘肉食者，霹雳亦至。犯必响应。牙门将陈义传云：“义即雷之诸孙。昔陈氏因雷雨昼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数月，卵破，有婴儿出焉。目后日有雷扣击户庭，入其室中，就于儿所，似若乳哺者。岁余，儿能食，乃不复至，遂以为己子。义即卵中儿也。又云：“尝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将猎，必笞犬，以耳动为获数。未尝偕（“偕”原作“王”，据明抄本改）动。一日，诸耳毕动。既猎，不复逐兽。至海旁测中嗥鸣。郡人视之，得（“得”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十二大卵以归，置于室中。后忽风雨，若出自室。既霁就视，卵破而遗甲存焉。后郡人分其卵甲，岁时祀奠，至今以获得遗甲为豪族。或阴冥云雾之夕，郡人呼为雷耕。晓视野中，果有垦迹。有是乃为嘉祥。又时有雷火发于野中，每雨霁，得黑石，或圆或方，号雷公墨。凡讼者投牒，必以雷墨杂常墨书之为利。人或有疾，即扫虚室，设酒食，鼓吹幡盖，迎雷于数十里外。既归。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门。邻里不敢辄入，有误犯者为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谢之。三日又送，如初礼。又云。尝有雷民，因大雷电，空中有物，豕首鳞身，状甚异。民挥刀以斩，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厉。其夕凌空而去。自后挥刀民居室，频为天火所灾。虽逃去，辄如故。父兄遂摈出，乃依山结庐以自处，灾复随之。因穴崖而居，灾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图雷以祀者，皆豕首鳞身也。（出《投荒杂录》）

【译文】

唐朝时候，从罗州往南二百里直至雷州，属于海康郡。雷州南面紧靠大海，此郡大概因为雷多而取了这个名字。雷的声音每每就象在屋顶和房檐上。雷州北面地势较高，也多雷，雷声响时就象在一丈之外。当地人对于雷十分虔敬而且畏惧，常常准备酒肉来祭奠它。如果有人把猪肉与鱼掺到一起食用，霹雳就会降临到他头上。在雷州南部地方有一种棹树，用它煮出的水浸泡酸梅和李子，习惯上称为“棹汁”，若将“棹汁”与猪肉掺在一起食用时，也会致霹雳临头，如有违犯这一禁忌者必定立即得到报应。牙门将陈义的传记中记载道：陈义就是雷的子孙。从前陈义的母亲在一个因雷雨大作而变得昏暗的白天，在院子里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卵，把它覆盖几个月后，卵壳破裂，有个婴儿钻了出来。从那以后每天都有雷神扣打门户，进入他的房间，好象在给他喂奶的样子。过了一年多，小孩能吃食物了，雷神就不再来了。母亲便把这个小孩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陈义就是从卵中生出来的那个婴儿。另有传说道，曾有个雷州居民，养了只猎犬，生着十二只耳朵，此人每当出去打猎时，必定抽打猎犬，凭着它有几只耳朵活动来判定扑获猎物的数量。这只猎犬的十二只耳朵从未全部活动过。有一天，十二只耳朵全都活动了，他出去打猎时，看到野兽便不再追逐，来到海边沙滩上大声嚎叫。人们跑来一看，见他捡到十二只大卵往回走。他将大卵放在屋里后，忽然来了一阵风雨，就象从屋子里生出来的。雨过天晴后再到屋里察看，卵都破了，只有蛋壳留在那里。事后，当地人将那蛋壳一个个分别拿回家里，每年都按时进行祭奠。直到今天，凡是当年拿到蛋壳的人家，都成为当地的豪门望族。有时赶上云雾笼罩的阴暗的傍晚，当地人称这是雷公在耕地，第二天拂晓到田野里一看，就会发现果真有耕垦的痕迹。有这种情况出现，便是吉祥的征兆。另外，还常常有雷火出现在田野里，每当雨过天晴后，就能拾到黑色的石头。有的呈圆形，有的呈方形，人们称为“雷公墨“。凡是有人诉讼投状子，必定以用“雷公墨”混和着普通墨来书写，才是吉利。如果有人得了病，就打扫出一间空房子，摆设酒食供奉，吹吹打打，举着旗伞盖，到数十里以外去迎请雷公，回来之后，杀猪宰牛进行祭奠。因为祭品摆放在门前，邻人便不敢随便进去。有人误入就被视为冒犯，是最大的不敬，必须拿出猪和牛来谢罪。三天之后又要送雷公，仪式和礼节与迎请时一样。还有传说道，曾有个雷州居民，在雷电大作时看到空中有个怪物，长着猪脑袋，身上全是鳞甲，形状十分奇异，他便抡刀去砍，这个怪物便跌落在地上，鲜血流到路上，而雷声愈加尖厉。当天晚上，怪物腾空而去。此后，挥刀乱砍的那个人居住的房子，连续遭到天火的焚烧，他虽然逃走了，天火仍然去烧他的房子，父老兄弟便把他逐出家门。他只好在靠山的地方搭间茅屋供自己藏身，但天火之灾又跟着他降临，他便到石崖的岩洞里居住，灾祸这才停止。有人说，那个人的刀仍然存在。雷州居民画来供自己祭祀的雷公像，都是猪脑袋，身上有鳞。

叶迁韶

唐叶迁韶，信州人也。幼岁樵牧，避雨于大树下。树为雷霹，俄而却合，雷公为树所夹，奋飞不得迁。韶取石楔开枝，然后得去。仍愧谢之，约曰：“来日复至此可也。”如其言至彼，雷公亦来，以墨篆一卷与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闻雷声，但唤雷大雷二，即相应。然雷五性刚躁，无危急之事，不可唤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尝于吉州市大醉，太守擒而责之，欲加楚辱。迁韶于庭下大呼雷五。时郡中方旱，日光猛炽，霹震一声，人皆颠沛。太守下阶礼接之，请为致雨。信宿大霪，田原遂足，因为远近所传。游滑州，时方久雨，黄河泛滥。官吏备水为劳，忘其寝食。迁韶以铁札，长二尺，立一符于河岸上。水涌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垫溺，如今传之。或有疾请符，不择笔墨，书而援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间周游，好啗荤腥，不修道行。后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唐朝时候有个叫叶迁韶的，是信州人，小时候整年在野外打柴或放牧。一天，他正在大树下面避雨，大树被雷劈开了，很快又合到了一起。雷公被合上的树夹住，无论怎样用力也下不来。迁韶用石片把树分开后雷公才得以脱身。雷公惭愧地向他致谢，并对他约定说：“第二天还到这个地方就行。”迁韵按雷公说的来到这里时，雷公也来了。它把一卷用篆字写成的书送给迁韶，说：“照这本书上写的去做，就可以招来雷雨，驱除疾苦，立功救人。我们兄弟五人，你要想听雷声，只喊雷大、雷二就行，保证应声而出。但是，雷五性情刚烈暴躁，没有危急的事情，你不要喊他。”从此，迁韶写符招雨，每次都收到极大功效。他曾在吉州大街上喝得大醉，太守把他抓去大加训斥，并想对他施加苦刑。迁韶在堂上大声呼叫雷五。当时吉州境内正值大旱，天空烈日炎炎。忽听霹雳一声巨响，人们都被震倒在地上。太守见此，急忙走下台阶，对迁韶以礼相待，请他招雨。夜间果然下起了大雨，田野里于是吸足了水份。迁韶能够求雨除害的事，因此传遍远近各地。他到滑州游历时，正赶上久雨不晴，黄河水泛滥成灾，官吏们整日为防水淹而辛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迁韶便在长二尺的铁片上画了符，拿来立在河岸上，洪峰象小山一样奔涌而来，然后顺着河床滚滚流下，不敢越过立符的界限，人们终于避免了被水淹没的灾难。这件事至今仍在传扬。有人得了病请他给画符，他便绝不挑捡笔与墨的优劣，写完就送给人家。这些符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迁韶多半在江浙一带周游，喜欢吃腥荤，不按照修道的规矩约束自己。后来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元稹 （“稹”原作“积”，据明抄本改）

唐元稹（“稹”原作“积”，据明抄本改）镇江夏。襄州贾墅（明抄本“墅”作“堑”）有别业。构堂，架梁才毕，疾风甚雨。时户各输油六七瓮，忽震一声，瓮悉列于梁上，都无滴汙于外。是年稹卒。（出《剧谈录》，明抄本作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元稹镇守江夏。襄州贾墅有座别墅，他在这里建造堂屋，刚把房梁架好，就来了狂风暴雨。当时，他所管辖的住户每户都缴纳六七瓮豆油。突然一声雷响，所有的油缸都排列在房梁上，没有一滴油污洒在缸外面。这一年，元稹去世了。

裴用

唐大和，濮州军吏裴用者，家富于财。年六十二，病死。既葬旬日，霆震其墓，棺飞出百许步，尸柩零落。其家即选他处重瘗焉，仍用大铁索系缆其棺。未几，震如前。复选他处重瘗，不旬日，震复如前，而棺柩灰尽，不可得而收矣。因设灵仪，招魂以葬。（出《集异记》）

【译文】

唐文宗太和年间，濮州有个叫裴用的军吏，家资富有，六十二岁时病故。埋葬后第十天，雷霆袭击他的坟墓，棺材飞出约一百步远，尸骨与灵柩摔碎后散落满地。他的家属立即选取其他地方重新安葬，仍然用大铁链子把棺材綑牢。没多久，又象前次那遭到雷击。再次选取异地重葬，不满十天，又一次同以前那样遭到雷击，而且连棺材和尸骨都化为灰烬，再也不能收拾了。于是只好摆设灵位，招回魂魄来进行安葬。

东阳郡山

唐东阳郡，滨于浙江，有山周数百里，江水曲而环焉，迁滞舟揖，人颇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云物曛晦，暴风雷电，动荡室庐。江水腾溢，莫不惶惑。迨晓方霁。人往视之，已劈而中分，相远数百步，引江流直而贯焉。其环曲处，悉填以石，遂无萦绕之患。（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东阳郡，座落在浙江岸边，郡城旁边有一座方圆几百里之大的山，江水弯弯曲曲地环绕此山流过，进出郡城的船只行驶起来十分不便，行旅之人颇以此山的阻隔而苦恼。常侍敬昕于大和年间出任东阳郡太守。这座大山在一天晚上被云雾笼罩着，天色十分昏暗，狂风夹着雷电，剧烈地震动着房屋，江水翻腾奔涌，大有冲出江堤之势，人们见此情状，无不惊恐惶惑。直到天亮才雨过天晴。人们来到山下观望时，只见大山已被从中间劈开，两边相距几百步远，江水从这里一直穿流过去，原来环绕弯曲的河道，全被石头填平了。从此以后，再没有环山绕行的困苦了。

段成式伯

唐段成式三从伯父，少时于阳羡亲旧舍，夜值雷雨，每电起光中，见有人头数十，大于栲栳。（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段成式的堂伯父，年轻时住在阳羡亲人的旧房子里，碰上夜晚打雷下雨时，常常在闪电的光亮中，看见有几十颗人头晃动，一颗颗人头比小筐还大。

智空

唐晋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闻于里中，年七十余。一夕既阖关，忽大风雷，若起于禅堂，殷然不绝。烛灭而尘坌，晦黑且甚，檐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弃家为僧，迨兹四纪，暴雷如是，岂神龙有怒我者？”不然，有罪当雷震死耳。”既而声益甚，复坐而祝曰：“某少学浮屠氏，为沙门迨五十余年，岂所行乖于释氏教耶？不然，且有黩神龙耶？设如是，安敢逃其死？傥不然，则愿亟使开霁，俾举寺僧得自解也。”言竟，大声一举，若发左右。茵榻倾糜，昏霾颠悖，由是惊慑仆地。仅食顷，声方息，云月晴朗。然觉有腥腐气，如在室内，因烛视之，于垣下得一蛟皮，长数丈，血满于地。乃是禅堂北有槐，高数十寻，为雷震死，循理而裂，中有蛟蟠之迹焉。（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晋陵郡建元寺内有个僧人叫智空，是本地人，道业和修行之深闻名于当地，已有七十多岁了。一天晚上，大门已经关闭了，忽然起了大风雷，就象从禅堂内升起的一样。雷声隆隆不绝，狂风吹灭了蜡烛扬起了尘土，四周十分黑暗，房檐被雷声震得直抖。智空惊惶地环顾四周，自语道：“我抛弃家人落发为僧，至今已有四十八载。暴雷如此逞狂，莫不是神龙有生我气的事情？如不是这样，就是有罪该当被雷震死？”后来雷声更大了，他又坐下来祷告说：“我从少年起修学佛教，当和尚已有五十余年，难道我的行为违背了佛祖的教义吗？如若不然，就是有亵渎神龙的地方吧？如果是这样，我怎敢逃脱死亡的惩罚？如若不然，那就希望赶快让天开晴，以使全寺的僧人得到解脱。”说完，只听一声巨响，好象就从身边发出，坐垫和床铺都被崩碎了，一阵黑烟袭来冲得他神魂颠倒，于是惊吓得仆倒在地上。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声音才平息下来，云散月出，天气晴朗。但他感觉到有一股腥臭气味，好象就在自己屋内，于是举着蜡烛察看起来，在墙脚下搜到一张蛟龙的皮，有几丈长，鲜血流了满地。原来这座禅堂北面有一棵槐树，有几十丈高，槐树被雷震死，沿着纹理被劈开了，里面有蛟龙蟠踞的痕迹。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百丈泓　杨询美从子　高邮人　王忠政　史无畏　张应　天公坛　申文纬 法门寺　陈绚　彭城佛寺　欧阳氏　庐山卖油者　李诚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妪　甘露寺　南康县

百丈泓

唐河东郡东南百余里，有积水，谓之百丈泓。清澈，纤毫必鉴。在驿路之左，槐柳环拥，烟影如束，途出于此者，乃为憩驾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阳抵河东，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暂息，且吟且望。将午，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俄而纤光发，其音稍响，轰若击毂，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异之。声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间起，震光为电，接云气。至旅次，遽话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岁旱，未尝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吾师命属官祷焉。”巫者曰：“某日当有甚雨。”果是日矣。（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河东郡东南方向二百余里处，有个水池，叫百丈泓。池水清彻透明，极细小的东西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百丈泓位于驿道旁边，周围有槐树和柳树簇拥环绕着，烟波与树影交相辉映。路过这里的人，便把此地当做歇脚的优美处所。唐文宗太和五年（公元８３１年）夏天，有个徐生从洛阳去河东，走到百丈泓水边时，感到十分困乏，于是停下来暂时休息。他一边吟诵诗句一边观望景色，将近中午时，忽然听到水中有细微的声响，好象苍蝇蚊子在喧闹。不一会儿，又见细微的光亮从池水放出，水里的声音也渐渐大了起来，轰轰隆隆犹如车轮撞击的声音，那光线也象一条绳索被牵动着一样。徐生开始惊异起来。过了好长时间，声音越来越繁杂，便有雷声从波浪间响起来，雷声发出闪电与云气相接。徐生赶到旅店后，急忙向别人讲起这件事，那人回答：“这个水池就是百丈泓。大旱年头，没有不指望向百丈泓求雨的。如今旱情特别严重，我的老师正让下属向百丈泓祈雨呢。”一位施行法术求雨的巫师说：“某日一定有大雨。”结果正是这一天。

杨询美从子

唐御史杨询美，居广陵郡。从子数人皆幼，始从师学。尝一夕风雨，雷电震耀。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闻雷有鬼，不知（“知”原作“诸”，据明抄本改）鬼安在，愿得而杀之，可乎？”既而雷声愈震，林木倾靡。忽一声轰然，若在于庑。诸子惊甚，即驰入户，负壁而立，不敢辄动。复闻雷声，若大呵地吼，庐舍摇动。诸子益惧。近食顷，雷电方息，天月清霁。庭有大古槐，击拔其根而劈之。诸子觉两髀痛不可忍，具告询美。命家僮执烛视之，诸髀咸有赤文，横布十数，状类杖痕。似雷鬼之所为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御史杨询美，住在广陵郡，几个侄儿年龄都小，刚刚开始跟随教师学习。有一天傍晚，风雨大作，雷鸣电闪，几个孩子都到屋外观望，边笑边骂道：“我听说打雷时有鬼，不知鬼究竟在哪里。我愿意捉到后杀掉它，可以吗？”他说完后，雷声更大了，树木都倒在地上，忽然一声轰鸣，好像发生在堂屋的游廊，孩子们十分吃惊，立即跑进屋内，背告墙壁站着，不敢随便行动。又听到一声雷鸣，宛如天呼地吼，房屋震得直晃动，孩子们更加害怕起来。将近一顿饭的时间，雷鸣电闪才停息了，天空晴朗，月光皎洁。院子里有一棵挺大的老槐树，被连根拔起而劈为两半。孩子们都觉得两条大腿疼痛难忍，都来告诉询美。询美让家僮拿来蜡烛照着察看，只见每人的大腿上全有红色条纹，条纹横向排列着，有十几条之多，好象是棍子抽打的痕迹，大概是雷鬼干的吧！

高邮人

唐进士郑翬家在高邮，亲表卢氏庄近水。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雨发，数家陷溺无遗。卢宅当中，唯一家无恙。（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有个进士叫郑翬，家住高邮，表亲卢氏住的村庄靠近河水，几家邻居一起杀死了一条白蛇，没过多久，忽然有大雷雨降临，河水暴涨，这几家邻居全被淹没了，没有一家幸免。卢家的房子处在他们中间，却只有他一家安然无恙。

王忠政

唐泗州门监王忠政云，开城中，曾死十二日却活。始见一人，碧衣赤帻，引臂登云曰，“天召汝行，汝隶于左落队。”其左右落队，各有五万甲马，簇于云头。偏向下，重楼深室，囊柜之内，纤细悉见。更异者，见米粒长数尺。凡两队，一队于小项瓶子，贮人间水。一队所贮如马牙硝，谓之乾雨。皆在前，风车为殿。每雷震，多为捉龙。龙有过者，谪作蛇鱼，数满千，则能沦山。行雨时，先下一黄旗，次下四方旗，乃随龙所在。或霆或雷，或雨或雹，若吾伤一物，则刑以铁杖。忠政役十一日，始服汤三瓯，不复饥困。以母老哀求，得归。（出《唐年小录》）

【译文】

唐朝泗州城的守门官王忠政说，在开成年间，他曾死了十二天又复活了。当时，他先是看见一个人，穿绿衣服戴红头巾，拉着他的胳膊飞上云端，并说：“天帝召唤你跟我走，你隶属于左落队。”那左、右两个落队，各有五万披着铠甲的马匹，聚集在云端。俯身向下，只见下面有重重楼阁和深宅大院，屋内口袋和箱柜里的东西无论多么细小，都能看得见。更为奇异的是，看到米拉有几尺长。这两队中，一队在短脖瓶子里装入人间的水，另一队所装的东西好象马牙硝，把它称为干雨。这两队都排在前面，而风车排在最后。每次发生雷震，大多是为了捉龙。龙有过错的，被贬为蛇或鱼，被贬的数目达到一千时，就能把山淹没。在行雨的时候，先落下一面黄旗，然后是四面方形旗，要依龙所在的位置而确定：或者施暴雷或者普通的雷，或者下雨或者下冰雹。如果我们伤害了一样东西，天帝就用铁棒来惩罚。忠政在那里服了十一天役。刚去时喝了三小杯汤。便不再饥饿困乏。他以母亲年迈需要服侍为由哀求放他回来，这才得以回家。

史无畏

唐史无畏，曹州人也，与张从真为友。无畏止耕垅亩，衣食窘困。从真家富，乃谓（“谓”原作“为”，据《小说大观》本改）曰：“弟勤苦田园，日夕区区。奉假千缗货易，他日但归吾本。”无畏忻然赍缗，父子江淮射利，不数岁，已富。从真继遭焚热，及罹劫盗，生计一空。遂诣无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缗之报，可相济三二百乎。”闻从真言，辄为拒扜，报曰：“若言有负，但执券来。”从真恨怨填臆，乃归。庭中焚香，泣泪诅之，言词慷慨，闻者战慓。午后，东西有片黑云骤起，须臾，霪雨雷电兼至。霹雳一震，无畏遽变为牛，朱书腹下云：“负心人史无畏。”经旬而卒。刺史图其事而奉奏焉。（出《会昌解颐录》）

【译文】

唐代有个叫史无畏的，是曹州人，与张从真是朋友。无畏只能种田，生活窘迫困顿。从真家里很富有，便对无畏说：“贤弟勤劳辛苦地种田，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收获却很少。我借给你一千串钱去做生意，日后只还我本钱就可以。”无畏高兴地拿了这些钱，父子一起到江淮一带做生意赚钱，没有几年便已富裕起来。从真家在遭受火灾之后，又遇到强盗抢劫，财产荡然一空，生活毫无着落，他便到无畏那里去说：“今天我有困难，不想要你那一千串钱的回报，你可以接济我二三百串吗？”无畏听了从真的话，当即拒绝了，答复他道：“如果说我欠你钱，请拿凭据来！”从真怨恨满腹，只好回去了。他在院里烧起香，边哭泣边诅咒无畏，言辞激昂慷慨，听到的人都浑身战抖。中午过后，东西两面有大片乌云骤然升起，不大一会儿便有暴雨雷电一起来到。霹雳一声巨雷响过，无畏顿时变成一头牛，腹部有红色字迹写道：“负心人史无畏。”过了十天便死了。刺史知道后，将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上表报告给皇帝。

张应

唐张应，自荥阳被命至河内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驷惊逸。及北岸，视后足有物萦绕，状如大螾，绛色。乃抽佩刀，断于地，辄复相续，坚缩如白色角栉，红影若缕，横络之。遂置诸囊中。事毕而还，复渡河，至平阴。天景歊蒸，憩于园井，就之盥濯。因与园叟话之，取角栉置盆水上。忽然黑气勃兴，浓云四合，狂电震霆，雨雹交下。食顷方霁，盆涸而栉已亡。（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代有个人叫张应，奉命从荥阳到河内郡。从九鼎渡涉水过河时，所骑的小马受惊跑了。到了北岸，看见马腿上有东西缠绕着，形状象只大蚯蚓，深红色。他就拔出佩刀，把它砍断在地上，断了之后它又自行连接起来，紧紧地蜷缩着好象一枚白色的牛角梳子，上面有红色花纹，好象丝线一样横向缠绕着，他便捡起来放到口袋里。办完事情往回走时，又渡过那条河，到了平阴。岁时，天气晴朗，烈日当空，地上的热气直往上冒。他便在茶园的水井旁边休息，到井前洗洗手脸，顺便与园内的老头说起这件事，并拿出白色兽骨梳子放在盆里水上。忽然黑气勃然兴起，浓云从四面合拢过来，电闪雷鸣，暴雨与冰雹倾泻而下，过一顿饭的功夫才雨过天晴。此时，盆里的水干了，那个白色梳子也已经无影无踪。

天公坛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荛，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箓，与雷同职。”因取其箓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扡地为井，号拳扡井。或画一士负薪枿，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箕之，号七山箕。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箓。或云，三洞法箕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子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巴蜀境内，常常看到在高山顶上或者干净的地方建有天公坛，用以祈祷解除水旱之灾，这大概是开元年间天帝所降下的礼仪办法，用来昭示人们的。那天公坛如果有牛羊去触犯，以及有原先吃素的人又喝酒吃肉的，多数被雷击死。新繁有个人叫王荛，因为要离家到他的别墅去，本村人便煮了猪肉款待他。有个人从天公坛斋戒回来，便坐到桌前吃肉，王荛对他说：“你不怕遭雷击？”答道：“我和雷公是兄弟，有什么可怕的！”王感到奇怪，便追问他原因，他说：“我接受了雷公箓，与雷公的职位相同。”于是拿出他的雷公箓让人检验，果然象他说的那样。除了画着他之外，还有好几卷，有的画着强壮的男子用拳把平地扠成一口井，号称“拳扠井”；有的画着壮士背负着柴禾，号称“一谷柴”；有的则用七只手撮起山来颠簸，号称“七山箕”。江陵东村的李道士家，也有这样的箓。有人说：三洞法箓之外，还有一百零二法，为天师的后代所严加看管，只允许用来拯救生灵，如果用于不正当的事情，必定受到天帝严厉拷问责罚乃至暗中杀戮。

申文纬

尉氏尉申文纬，尝话，顷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时盛夏，寺左有池，大旱，村人祈祷，未尝不应。池之阳有龙庙，时文纬俯池而观，有物如败花，叶大如盖，因以瓦砾掷之。僧曰：“切不可，恐致风雷之怒。”申亦不以介意。逡巡，白雾自水面起，才及山趾。寺在山上，石路七盘。大雨，霆雷震击，比至平地，已数尺，溪壑暴涨。驴乘洎仆夫，随流漂荡，莫能植足。昼日如暮，霆震不已。申之口吻皆黑，怖惧非常。俄至一村，寻亦开霁。果中伤寒病，将晓有微汗，比明无恙。岂龙之怒，几为所毙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尉氏县的县尉申文纬，曾经说过，不久前他因有事到洛阳城南的玉泉寺。当时正是盛夏，寺的旁边有个水池，大早时节，村里人前来祈祷求雨，没有不应验的。水池的北面有座龙王庙。这时，文纬哈腰对着池水观看，见里面有个东西好象残败的花，大叶子犹如伞盖，他便投掷瓦片去打它。旁边有个僧人说：“切切不可如此，这样会招致风雷发怒的。”申文纬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不一会儿，白茫茫的雾气从池水中升起，刚刚弥漫到山脚。玉泉寺座落在山上，有石头铺成的路盘绕七匝才到山下。这时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等他走到山下时，大水已有数尺深，河流沟壑都已涨满，驴车及车夫都泡在水里随着水流漂荡，不能站稳脚跟。大白天就象黄昏一样迷蒙昏暗，暴雷一直响个不停。申文纬非常恐怖惧怕，嘴唇全都变成了黑色。他很快来到一个村庄，过了一会儿天也晴了。他果然受了寒，将近拂晓时出了少许汗，等到天亮已全好了。难道是龙发怒了？差点为此葬送了性命！

法门寺

长安西法门寺，乃中国伽蓝之胜境也，如来中指节在焉。照临之内，奉佛之人，罔不归敬。殿宇之盛，寰海无伦。僖、昭播迁后，为贼盗毁之。中原荡栉，人力既殚，不能复构，最须者材之与石。忽一夕，风雷骤起，暴澍连宵。平晓，诸僧窥望，见寺前良材巨石，阜堆山积，亘十余里，首尾不断，有如人力置之。于是鸠集民匠，复构精蓝，至于貌备。人谓鬼神送来，愈更钦其圣力。育王化塔之事，岂虚也哉。（出《玉堂闲话》）

【译文】

座落在长安西边的法门寺，乃是中国佛寺建筑的佼佼者，如来佛中指的一节就供奉在这里。在很大的范围之内，凡是信奉佛教的人，无不归从崇敬。宫殿堂舍之宏伟，四海之内无与伦比。唐僖宗、唐昭宗流离在外，寺庙为盗贼破坏。由于中原一带被洗劫一空，人力也已耗尽，所以不能重新修建。其中最为需要的物资便是木材与石头。忽然有一天晚上，风雷顿时出现，暴雨下了一宿。天亮时，僧人们都从屋内向外观望，只见寺庙前面的优质木材与大块石头堆积如山，绵延十多里，首尾相接，连续不断，就象用人工搬放在那里的。于是纠集民工匠人，重新修造精美的寺院，达到外观上十分完备的程度。人们说这些木材和石料是鬼神送来的，便更加敬佩佛教的神圣力量。由此看来，阿育王化佛塔的事，怎能是假的呢？

陈绚

伪蜀王氏彭王傅陈绚，常为邛州临溪令。县署编竹为藩而涂之，署久，泥忽陊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于竹节中，文彩烂然，小虵也。俄而雷声隐隐，绚疑其乖龙，惧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声祈于雷曰：“苟取龙，幸无急遽。”虽狂电若昼，自初夜迨四更，隐隐不发。既发一声，俄然开霁。向物已失，人无震惊，有若雷神佑乎恳祷。（出《北梦琐言》）

【译文】

前蜀彭王的师傅陈绚，曾经任过邛州临溪县令。县衙里将竹子编成的篱障涂上泥巴作为墙。时间久了，泥巴脱落，里面的竹子露了出来。婢女拿着蜡烛去照时，见有个东西盘曲在竹节里面，身上的花纹色彩斑烂，是一条小蛇。不一会儿，有雷声隐隐作响。陈绚怀疑这小蛇是孽龙，担心遭受雷震的灾难，便更衣焚香，大声对雷祈祷道：“如果要抓龙，请不要过分急躁。”虽有闪电照耀亮如白昼，但从天黑直到四更，雷却始终闷声闷气而不发作，后来响过一声，天即顿然转晴。原来那条小蛇已经消失，人们也没有受到雷震的惊吓，好象雷神因陈绚的诚恳祈祷而保佑了他们。

彭城佛寺

国某杨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忽闻大声震地。走视门外，乃下一大雹于街中，其高广与寺楼等，入地可丈余。顷之雨止，则炎风赫日。经月，雹乃消尽。（出《稽神录》）

【译文】

京城有个叫杨汀的人自己讲，天祐年间，他在彭城的一座佛寺里避暑。雨和冰雹下得正急，忽听巨大的声响震动大地。走到门外察看，原来下了个大冰雹落在街当中，雹子的高度与宽度，跟寺庙的塔楼相等，砸进地里有一丈多。很快雨便停了，接着是烈日炎炎热风阵阵。过了一个月，这个大冰雹才完全溶化。

欧阳氏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乱，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之，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讼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震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大水平地数尺，邻里皆震荡不自持。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住在决定寺的前面。他妻子少年时遇到变乱，与父母失散了。如今有个老大爷来到他家门前，让人告诉他妻子，说：我是你父亲。妻子见他穷困肮脏，很不高兴，拒绝了他。老父又说出他的名字和家里家外亲属的情况，他对这些是那样熟悉，妻子竟然不听。老父又说：“我从远处来，现已无处投奔了！若不行，暂且寄居在门下住上两夜可以吗？”妻子又不答应。丈夫劝说她，还是不同意。老父便告辞：“我要去告你状了！”大家以为是去公堂诉讼罢了，也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第二天中午，从南面来了暴风雨，有暴雷进入欧阳氏的房间，把他妻子拉到院子中间击死了。平地上的大水有几尺深。邻居都被震得站立不稳。几天后，欧阳家的人到后土庙里去，在神像前捡到一纸文书，这就是老父亲控告女儿的状子。

庐山卖油者

庐山卖油者，养其母甚孝谨，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无罪，日号泣于九天使者之祠，愿知其故。一夕，梦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且庙中斋醮，恒用此油。腥气薰蒸，灵仙不降。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出《稽神录》）

【译文】

庐山有个卖油的，奉养自己母亲特别孝敬特别用心，后被雷击死了。他母亲认为儿子无罪，每天都到九天使者的祠庙前哭号，想要知道儿子死的缘故。一天晚上，梦见个穿红衣服的人告诉她道：“你儿子经常把鱼油掺在豆油里卖，以图多挣钱。况且寺庙的斋饭和祭祀时也都用这种油，腥气薰得神灵不降临了。震死他是应该的。”母亲知道这些事后，就再不去哭号了。

李诚

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恒使傔人李诚来往检视。乙卯岁六月，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时盛暑赫日，持伞自覆。忽值大风，飞石拔木，卷其伞盖而去，唯持伞柄。行数十步，云雨大至，方忧濡湿，忽有飘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数家之中，卷一家屋室，向东北而去。顷之遂霁，其居荡然，无复遗者。老幼十余，皆聚桑林中，一无所伤。舍前有足迹，长三尺。诚又西行数里，遇一人，求买所覆席，即与之。又里余。复遇一人，求买所持伞柄。诚乃异之，曰：“此物无用，尔何为者而买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终不言其故。随行数百步，与之乃去。（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军使苏建雄有一处别墅在毗陵，常常派遣侍从李诚往返检查巡视。乙卯年六月，李诚从别墅往回返，走到勾容县西边。时值盛夏烈日，他便撑起伞来遮蔽阳光。突然起了阵大风，刮起了石头，拔起了树木，把他的伞盖也卷跑了，李诚只好拿着刮剩的伞柄赶路。走了几十步，来了大雨，正担心被雨水淋湿，忽有一块席子飘到跟前，于是取来遮在身上。不一会儿又有雷声震动大地，道旁几户人家之中，有一家的房屋被卷走，直向东北而去。很快便雨过天晴了。那家的房子荡然无存，什么也没留下，老老小小十余口人，全聚集在桑树林里，没有一人受伤。在房舍前面有脚印，有三尺长。李诚又往西走了几里，遇到一个人，恳求着要买他遮身的席子，李诚立即给了他。又走了一里多地，又遇到一个人，此人恳求着要买他手里拿的伞柄，李诚感到奇怪，问他道：“这件东西并无用处，你买了它去干什么？”此人只是很恳切地求他，始终不说买伞柄的原因。他跟着李诚走了几百步，把伞柄给了他这才离去。

茅山牛

庚寅岁，茅山有村中儿牧牛。洗所著汗衫，暴于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唯一邻儿在傍。以为窃去，因相喧竞。邻儿父见之，怒曰：“生儿为盗，将安用之。”即投水中。邻儿匍匐出水，呼天称冤者数四。复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呕出，儿乃得免。（出《稽神录》）

【译文】

庚寅年，茅山上有个乡村小孩在放牛，他把自己穿的汗衫洗完后晒在草地上，便躺下来闭目休息。等到醒来时汗衫不见了，当时只有一个邻居的小孩在旁边，以为是他偷去了，于是两人争吵起来。邻居小孩的父亲见了，愤怒地说：“生养了儿子成为盗贼，要他有什么用！”说完就把他扔到河里。这个小孩从水里爬了出来，连连呼天喊地说冤枉。他父亲又要把他往水里扔，转眼间雷雨突然降临，击死了那头牛，汗衫从牛嘴里吐了出来，邻居的小孩才得以免除责罚。

番禺村女

庚申岁，番禺村中有老姥，与其女饷田。忽云雨晦冥，及霁，乃失其女。姥号哭求访，邻里相与寻之，不能得。后月余，复云雨昼晦，及霁，而庭中陈列筵席，有鹿脯乾鱼，果实酒醢，甚丰洁。其女盛服而至。姥惊喜持之，女自言为雷师所娶，将至一石室中，亲族甚众。婚姻之礼，一同人间。今使归返回，他日不可再归矣。姥问：“雷朗可得见耶？”曰：“不可。”留数宿，一夕复风雨晦冥，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译文】

庚申年，番禺村里有个老妇人，与她女儿一起去田里送饭，突然云雨到来，天色昏暗。等雨过天晴时，她女儿不见了。老人家连哭带喊四处寻访，邻居们也都帮她寻找，结果没有找到。一个多月后，又来了云雨使白天变得非常昏暗。等到雨过天明，发现院子里摆放着筵席，有鹿肉、干鱼、水果、酒肉之类，十分丰盛洁净。她女儿身穿盛装走了过来，老人家又惊又喜上去抱住了她。女儿自己说被雷师娶为妻子，她被领到一所石头屋里，亲属特别多，婚礼与人间完全相同。现在让回家与家人见见面，往后就不能再回来了。老人问道：“雷郎可以见见吗？”女儿答道：“不可。”在家住了几宿后，一天晚上又来了风雨，天色非常昏暗，女儿便再也看不到了。

江西村妪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妇为电火所烧，一臂尽伤。既而空中有呼曰：“误矣。”即坠一瓶，瓶有药如膏。曰：“以此傅之，即差。”如其言，随傅而愈。家人共议，此神药也，将取藏之。数人共举其瓶，不能动。顷之，复有雷雨，收之而去。又有村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误矣。可取蚯蚓烂捣，覆脐中，当差。”如言傅之，遂苏。（出《稽神录》）

【译文】

江西村中发生雷震，一位老妇被电火烧伤一只胳膊。事后空中有呼喊声道“错了”，马上降下一个瓶子，内有药物呈膏状，空中的声音又喊道：“用此药敷伤，立即痊愈。”照着说的去用药，敷上之后立即痊愈了。家里人共同议论，以为这是神药，要把它拿来收藏着。几个人一起去拿这个瓶子，却拿不起来。不一会儿，又有雷雨到来，收起瓶子离去了。又有个村里人被雷震死，紧接着听见空中喊道：“错了！可拿蚯蚓来捣烂了，覆盖在肚脐上，就会好的。”照着说的敷上后，那人便苏醒了。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独游浙西甘露寺。出殿后门，将登北轩。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洁，衣服新，心不悦。俄而牵一黄狗，又驾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顾张目，其光如电。范始畏惧。顷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下霹雳取龙。不知之乎？”范故不闻也。（出《稽神录》）

【译文】

有个道士叫范可保，这一年五月独自一人去游览浙西的甘露寺。他从大殿后门出来，要上北面的小屋，忽然有个身穿破旧褐色衣服的人从他身旁进了屋，两人肩上的服饰互相擦了一下。范可保一向爱洁净，衣服又很新鲜，所以心里不高兴。不大一会儿，那人牵着一条黄狗，又擦着肩头走出去了。范可保顿时怒形于色，穿褐衣的那人回过头来瞪着眼看他，目光炯炯如闪电，范可保开始惧怕起来。过了一会儿，山下人来到这里说：“刚才山下有霹雳震响在捉拿龙，你不知道吗？”范可保可从来没听说过。

南康县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过南康，县令胡侃置酒于县南莲花馆水轩。忽有暴风吹沙从南来，因手掩目。闻（“闻”原作“开”，据明抄本改。）盘中器物，蔌蔌有声，若有物过。良久开目，见食器微仄，其银酒杯与杯之舟，皆挟长如东西形。壁旁大桐树，亦拔出墙外。时一里外皆此风雨，常遥闻馆中迅雷，而馆中初不闻也，胡亦无恙。（出《稽神录》）

【译文】

辛酉年五月四日，有个使者路过南康县，县令胡侃在县衙南边莲花馆水亭摆酒席招待。忽有暴风卷着沙土从南面刮来，他们便用手捂住眼睛。听见盘中的器物发出沙沙的响声，好象有东西爬过。过了好久他们才睁开眼睛，看到饮食用的器皿微微倾斜，其中银酒杯与托酒杯的盘子，都被夹成东西长的形状；墙壁旁边的大桐树，也被拔出来扔到墙外。当时一里之外的地方也都有这场风雨，人们曾远远地听到莲花馆内迅雷的响声，而在馆中的人当时却没有听见，胡侃也平安无事。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风虹附）

房玄龄　不空三藏　一行　无畏三藏　玉龙子　狄惟谦　子朗

风 秦始皇　王莽　贾谧　张华　刘曜　刘裔　徐羡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许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陈济妻　薛愿　刘义庆　首阳山　韦皋雨

房玄龄

唐贞观末，房玄龄避位归第。时天旱，太宗将幸芙蓉园，观风俗。玄龄闻之，戒其子曰：“銮舆必当见幸，亟使洒扫，兼备馔具。”有顷，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载入宫。其夕大雨，咸以为优贤之应。（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太宗贞观末年，房玄龄辞官回家。时值大旱，太宗皇帝要去芙蓉园，借机观察当地的民俗。玄龄听到这件事后，告诫他的儿子道：“銮驾一定会来我家，赶紧让人打扫卫生，并且备齐餐具。”时间不大，太宗果然首先到了他的府第，并顺便用车载着他进入皇宫。当天夜里下了大雨，人们都以为这是对天子优待贤人的报应。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礼之。岁旱，命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金刚三藏，设坛请雨。果连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遂於寺庭，建泥龙五六。乃溜水，胡言詈之。良久，复置之大笑。有顷雨霁。玄宗又尝诏术士罗公远与不空祈雨，互陈其效。俱召问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龙。”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气。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数绣座，手旋数寸木神，念咒掷之，自立于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瞚，雨辄至。（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有个佛门僧人叫不空，得任总持门，能够役使百神，玄宗皇帝对他以礼相待。有一年天旱，玄宗命他祈雨，不空说要过了这一天才行，现在祈雨必然下得又猛又急。皇帝便命金刚三藏设坛请雨，果然连降大雨不止，大街上有被水漂流和淹死的。于是急忙召唤不空要他把雨止住。不空就在寺庙的院子里，用泥土建造了五六条龙，往龙身上泼水，并胡言乱语地骂它，过了许久，又对着它们大笑，不一会儿雨停天晴。玄宗还曾诏命术士罗公远与不空祈雨，他俩互相陈述自己求雨的效果。玄宗把他俩叫来询问，不空说：“昨天求雨时，烧的是白檀香龙。”玄家让近侍用手捧起院子里的雨水嗅了嗅，果然有檀香气味。不空每次祈雨时，没有其他规则，只是摆几个漂亮的座位，用手旋转数寸长的木制神像，念着咒语把神像抛起来，它就会自行站立在座位上。等到神像口角间冒出牙齿，眼睛直眨巴，雨就降临了。

一行

僧一行，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曰：“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之。”命如内府遍视，皆言不类。后指一镜鼻盘龙，喜曰：“此真龙矣。”持入道场，一夕而雨。或云，是扬州新进。初范模时，有异人至，请闭户入室。数日开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图并传，见行于世。此镜。五月五日于杨子江心铸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个僧人叫一行，唐玄宗开元年间曾经大旱，玄宗命他祈雨，他说：“需要弄一件器物，器物上有龙的形象，才可以求来雨。”皇帝让他在宫内四处察看，各样东西他都说不象。后来指着一面镜子的盘龙镜鼻高兴地说：“这是真龙啊！”便把这件东西拿着进了祈雨的道场，时间不大就下起雨来。有人说：“此物是扬州进献的。当初制作铸造模子时，有个异人来到跟前，要求进入内室关闭门户。几天之后打开房门，模子便做成了，而那个人却不见了。现有图纸与文字说明，流传于世间。这面镜子是五月五日在扬子江江心铸成的。”

无畏三藏

玄宗尝幸东都，大旱。圣善寺竺乾国三藏僧无畏善召龙致雨术，上遣力士疾召请雨。奏云：“今旱数当然，召龙必兴烈风雷雨，适足暴物，不可为之。”上强之曰：“人苦暑病久矣，虽暴风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乃奉诏。有司陈请雨之具，幡幢像设甚备。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命撤之，独盛一钵水，以小刀子搅旋之，胡言数百祝之。须臾有龙，状类其大指，赤色。首撤水上，俄复没于钵中。复以刀搅咒之三，顷之，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稍引出讲堂外。谓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绝驰去，还顾白气，旋绕亘空，若一匹素。既而昏霾大风，震雷而雨。力士才及天津之南，风雨亦随马而至，天衢大树多拔。力士比复奏，衣尽沾湿。（出《柳氏史》）

【译文】

唐玄宗曾经驾临东都洛阳，正值那里大旱。圣善寺的竺乾国大和尚无畏，长于召龙致雨的法术，玄宗皇帝派遣高力士急速召他进宫求雨。无畏回奏道：“现在的干旱是理应出现的，如果召龙必然引来暴风和雷雨，恰好要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不能这样做。”玄宗固执地说：“百姓苦于酷暑已经很久了，虽然是暴风疾雷，也是令人痛快的。”无畏出于不得已，便接受了玄宗的旨意。有关人员摆好请雨所用的器具，旗幡经幢以及神像之类全都备齐。无畏笑着说：“这些东西不能把雨请来。”让他们全部撤了下去。他只盛了一钵水，用小刀旋转搅动，随便说了好多话祝祷着。不一会儿有一条龙出现，形状象他的大拇指，红色，头贴在水面上，接着又沉没在钵子的水中。他又用刀搅动着念了三遍咒语。不大一会儿，有白气从钵子里升起，好象炉子里冒出的烟，径直向上数尺之高，慢慢地飘出讲堂之外。他对力士说：“赶快离开，雨到了！”力士骑马跑出很远，回头看看白气，已经旋绕连绵到天空，象一匹白色丝绢。接着便是乌云遮天大风呼啸，雷声隆隆大雨倾盆。力士刚赶到天津桥南面，风雨也跟着他的奔马来到这里，大街上的高大树木大都连根拔起。等到力士上朝回禀时，衣服全被浇湿了。

玉龙子

唐玄宗至渭水，侍者得玉龙子进。上皇曰：“吾为婴儿时，天后召诸孙，坐於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兼杯盘，罗列殿上，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得。时吾在其中独坐，略不为动。后抚吾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取玉龙子赐吾。本太宗於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尝置之衣中。及大帝载诞日，后以珠络衣褓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尝藏于内府。虽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以为国瑞，帝帝相传。上皇即位初，每京师悯雨，即祷之，必有霖注。逼而视之，苦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上皇复祈祷，而涉旬无应。乃密投于南内（“内”原作“山”，据明抄本改）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上皇幸西蜀，车驾回次渭水，将渡，驻跸于水滨。左右侍者，因临流濯弄，沙中得之。自后夜中必有光彩，辉焕一室。上皇还京，为小黄门私窃，以遗李辅国，常致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如有声，开而视之，已亡所在。人有诗曰：“圣运潜符瑞玉龙，自兴云雨更无纵。不如渭水沙中得，争保銮舆复九重。”（出《神异录》）

【译文】

唐玄宗来到渭水，侍者得到一枚玉龙子进献给他，玄宗皇帝说：“在我是小孩子时，则天皇后召集各个皇孙进官，她自己坐在殿上观看他们游戏玩耍。于是拿出西方国家进贡的玉环和杯盘等物摆在殿上，怂恿他们随意拿取，借以察看他们每人的志向。皇孙们一个个争先恐后，都拿到许多东西。当时只有我坐在他们中间没有动手，丝毫也不被这些东西动心。天后抚摸着我的后背说：‘这个孩子能成为太平天子。’于是拿出玉龙子赐给了我。这玉龙子本是太宗在晋阳宫得到的，文德皇后常常把它放在衣服里面。等到大帝周岁生日时，皇后将珠子窜儿、衣服、婴儿被子等物，与玉龙子一起赐给了他。这以后，玉龙子就时常珍藏在皇宫的内室里。此物虽然不过有几寸大，但模样儿温和润泽十分精巧，并非人工所能制造，所以成为国家的珍宝和祥物，由皇帝们一代代传授下来。”玄宗即位初期，每当京城一带缺雨就向它祈祷，必有充足的雨水降下，当靠近玉龙子密看时，见它好象在奋力抖动鳞甲。开元中年，京城附近的三辅境内大旱，玄宗又向它祈祷，然而过了十天仍没有反应，于是悄悄把它扔进了宫内南边的龙池里，不一会儿便突然出现了云彩，风雨也相随着来临。等玄宗巡视西蜀，车驾返回到渭水，过河之前停在河边暂时休息，身边的侍者乘机来到河旁洗濯戏耍，在沙子里面捡到一枚玉龙子。从此之后，每到夜半更深它就发出光彩，照得满屋子通亮。玄宗回到京城后，此物为宫内的小太监悄悄偷去，拿去送给了李林甫相国，经常放在柜子里。李相国将要死时，夜间听到柜子里好象有响声，打开柜子去看，在原来放它的地方已经不见了。有人写诗道：“圣运潜符瑞玉龙，自兴云雨更无纵。不如渭水沙中得，争保銮舆复九重。”

狄惟谦

唐会昌中，北都晋阳令狄惟谦，仁杰之后。守官清恪，不畏强御。属邑境亢阳，自春徂夏，数百里田，皆耗璪。祷于晋祠，略无其应。时有郭天师，暨（明抄本“暨”作“即”）并州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监军使携至京国，因缘中贵，出入宫掖，遂赐天师号。旋归本土。佥曰：“若得天师一至晋祠，则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主帅”原作“天师”，据明抄本改。）初甚难之。既而敦请，主帅遂亲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车舆，列幡盖，惟谦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磬折庭中。翌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上界请雨，已奉天地命，必在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繇是四郊士庶云集，期满无征。又曰：“灾沴所兴，良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奉之愈谨，竟无其效。乃骤欲入州，复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来，更乞至心祈请。”悖然而詈曰：“庸琐官人，不知天道。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乃谢曰：“非敢更烦天师？俟明相饯耳。”于是宿戒左右：“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耶？诘旦有所指挥，汝等咸须相禀。是非好恶，予自当之。”迨晓，时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而狄酒肴供设，一无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恣诃责。惟谦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此日，焉敢言归？”叱左右，于神前鞭背二十，投于漂水。祠后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其上。于是阖城骇愕，云邑长杖杀天师，驰走纷纭，观者如堵。时砂石流烁，忽起片云，大如车盖，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会之。雷震数声，甘雨大澍，原野无不滂流。士庶数千，自山拥惟谦而下。州将以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感应，深加叹异。表列其事，诏书褒异云：“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兹天厉，将瘅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情同剪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昊天犹监克诚，予意岂忘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乃赐钱五十万。（出《剧谈录》）

【译文】

唐武宗会昌年间，北都晋阳县令狄惟谦，是狄仁杰的后代，为官清廉，忠于职守，不畏强暴。所辖境内，从春到夏烈日炎炎，出现了旱灾，数百里农田的庄稼全部干枯坏死，到晋祠里祈祷请雨又毫无反应。当时有个郭天师，就是并州的一个女巫。她自小攻习符箓之术，经常用符咒制胜。监军使把她带到京城后。由于攀结官中的权贵，时时出没于皇宫，便被赐给了“天师”的称号。不久又回到了并州老家。众人都说：“如能请天师来一趟晋祠，那就不愁求不下雨来了！”狄惟谦请求北都府主帅出面去请，开始他很为难，惟谦又一再诚恳请求，主帅便亲自前去迎接。女巫连声应诺，便准备车马，排列旌旗伞盖之类仪仗，由惟谦亲自为她驾马。接到晋祠后，隆重地摆设祭礼用的供品与帐幔等物，惟谦等人则在院子里弯腰致敬，恭恭敬敬地侍候。第二天，女巫对惟谦说：“我为你飞一道符到天上去请雨，现已接到天帝的旨意，你们必须心意至诚。三天之后就会降下足够的雨来的。”于是，四面八方的士官与百姓都聚集到这里。三天期满了，毫无降雨的迹象。女巫又说：“因阴阳之气不知而产生的灾害，实因县令无德所致。我为你再一次禀告天帝，七天之后才应当有雨。”惟谦感到内疚，对她供奉得更加恭谨。七天之后，竟然还是没有生效。女巫便突然要回并州。惟谦再三挽留道：“天师既然为了万民百姓已经来到这里，那就再次求您尽心尽力祈雨。”女巫勃然大怒，骂道：“好个平庸无知的官人，根本不知道上天的道理。天时气候不肯下雨，还要留我在此干什么？”惟谦拜射道：“并非还要麻烦天师，只是要您等明天，以便为您饯行而已。”于是，惟谦在当晚就告诫手下人道：“我为女巫所羞辱，怎能再提当官的事呢？明天早上我有所安排，你们都必须服从。是对是错，是好是坏，由我自己承担。”等到天亮，门还没打开时，郭天师已把回并州的马备好了，而狄惟谦却酒饭菜肴一样也没给她送来。郭天师便坐在堂屋里大肆呵斥责备。惟谦便说：“好个邪道女巫！你妖言感众多日，理当死在今天，怎么敢说要回去！”他喝令手下人在神像前抽打其后背二十鞭子，然后扔到河流中。祠庙后面有座山，有十丈高。他即刻令人设供烧香，又将跟随他的吏卒全部打发回家，自己穿上官服手持笏板站立在山上。于是全城人为之震惊，都说县令用棍子打死了天师，奔走相告，纷纷来看，围观群众挤到一起象一堵大墙。此时砂石飞滚，大风呼啸，一片乌云突然升起，大小犹如车蓬。这片乌云先遮在惟谦独立的上方，四面的云彩又汇合到一起。几声雷响之后，渴望已久的雨便倾倒下来，原野到处大水涌流。几千名官绅百姓从山上簇拥着惟谦走了下来。州府将领因为惟谦杀死女巫，开始也很恼怒，后来为他的精诚所感动，又大加赞赏，就将这件事上表陈述给朝廷。皇帝颁布诏书褒奖这件奇异之举道：“狄惟廉是治理县邑的良才，忠臣贵族的后代。眼见如此严重的天灾即将残害百姓，理当去晋祠祈祷求雨；他又效法西门豹在邺县投巫于水中之举，将女巫投在河里。他站在山顶忍受烈日之曝晒，这事等于火中焚身；这种举动唤来了天边的浮云为之降雨，就象商汤剪爪求雨而感动上天一样。于是，致使干旱的热风潜踪平息，润泽万物的甘霖顿时流下。苍天犹能体察他的精减，我怎能忘记褒奖他的善举。特发大红官服，以增添其铜质官印的光彩。不许革除其县令的名份，更要表彰其非凡的业绩。”于是赐给他五十万钱。

子郎

伪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祷无验。僧子郎诣州，云能致雨。乃具十石瓮贮水，僧坐其中，水灭于顶者，凡三日，雨足。州将王宗俦异礼之，檀越云集，后莫知所适。僧令蔼，他日于兴州见之，因问其术。曰：“此闭气耳，习之一月就。本法于湫潭中作观，与龙相系。龙为定力所制，必致惊动，因而致雨。然不如瓮中为之，保无他害。”（出《北梦琐言》）

【译文】

王氏在西蜀自立为王时，梁州大旱，祈祷求雨也不应验。有个叫子朗的和尚来到州府，自称能够招来雨。于是准备了一口能装十担水的大缸，里面装满了水。子郎坐在里面，水深淹没了他的头顶。总共过了三天，雨便下足了。梁州守将王宗俦大为惊异，对他以礼相待，各处施主也如云涌般赶了来。以后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个叫令蔼的和尚后来在兴州见到了他，便问他求雨的法术，他说：“这是极简单的闭气功而己，修习一月即成。这个法术是在很深的水池中施行，与龙相系在一起，龙因被固定的力量所制约，必然会惊动，于是就引来了雨。但是不如在缸里施行，这样可以保证没有其他危害。

风

秦始皇

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风。博士云：“尧女舜妻葬于此。”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秦始皇二十八年，他渡过淮河到了衡山，又乘船从江上到湖南，遇上了大风。一个博士官说：“尧帝的女儿、舜帝的妻子就葬在这个地方。”秦始皇大怒，命令服刑的囚徒三千人把湘山上的树都砍伐了。

王莽

王莽地皇四年，大风，毁路堂。其年，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守昆阳，光武起兵南阳，至昆阳，败之。风雷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寻、邑乘死人而渡，王寻见杀，军人皆散走。王邑还长安，莽败，俱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王莽地皇四年，发生一场风灾，大风摧毁了道路与房屋。这一年，司徒王寻和司空王邑驻守昆阳，光武帝从南阳起兵到了昆阳，打败了王寻与王邑。当时，大风与雷电将屋瓦刮得到处乱飞，大雨倾盆，池塘与河流里的水因暴涨而流了出来。王寻与王邑踏着死者的尸体过了河，王寻被杀，士兵全部逃散。王邑逃回了长安，王莽失败，他们都被杀死了。

贾谧

西晋八年六月，飘风吹贾谧朝衣，飞数百丈。明年，谧诛。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愍怀太子幽废，死于许昌。三子幽于金墉，杀太子母谢氏，丧还洛，又大风雷电，帷盖风裂。（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西晋八年六月，大风吹走贾谧的官服，飞出几百丈远。第二年贾谧就被杀死。这年十一月京都刮大风，揭走了房顶刮折了树木。到了十二月，愍怀太子便被囚禁、免职，死在许昌。三子被囚禁在金墉，太子母家谢氏也被杀害，安葬在洛阳。丧葬之日又出现了大风雷电，帷帐伞差都被风撕破了。

张华

西晋永康元年，大风，飞石沙折木。其年四月，张华舍，风飘起折木，飞缯轴六七枚。是月，赵王伦矫制废贾后，害张华、裴頠等。（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西晋永康元年（公元３００年），起了大风，石沙飞起，树木折断。这年四月，张华住的房子被大风刮折了梁木，飘散在四处，还有六七轴丝绸也被刮飞了。就在这个月内，赵王司马伦假传圣旨废了贾后，杀死了张华、裴顾等人。

刘曜

前赵刘曜，葬父母，费用亿计。发掘古冢。暴骸骨原野，哭声盈衢。大霖雨。震曜父墓门屋，大风飘散（“散”字原缺，据明抄本改），发父寝堂于外垣五十余步。松柏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为石勒所擒。（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前赵刘曜，在安葬他父母时，花的钱以亿计算，还把墓地上的一些古坟掘开，将里面的尸骨扔在原野上，弄得大街上到处都有哭声。一狂风暴雨袭来，雷电劈碎了刘曜父亲坟墓的门屋，被大风刮得四处飘散，还把其为的寝堂掘出来扔到墙外五十余步。墓地上栽种的松柏树本已成林，到这时也都枯死了。刘曜后来也终于被石勒擒获。

刘裔

东晋成帝时，刘裔镇守浔阳。有回风从东来，入裔船中，状如匹练，长五六丈。术人戴洋曰：“有刀兵死丧之乱。”顷为郭默所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东晋成帝时，刘裔镇守浔阳。一天，从东面刮来一股旋风，进入刘裔所乘坐的船中。这旋风的形状就象一匹白色的丝绢，有五六丈长。术士戴洋曰：“要有刀兵死丧之类祸乱出现。”过了不长时间，刘裔便被郭默杀死了。

徐羡之

宋徐羡之，文帝初，任扬州。有飘风起自西门，须臾合，直至厅事，绕帽及席，迳造西际。寻而羡之为文帝所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南朝宋代有个人叫徐羡之，文帝初年，他在扬州任职。一天，有一股旋风从西门刮起，不一会儿便合拢在一起，一直刮到厅堂上，绕着徐羡之的帽子与座席转了一圈，直奔西边去了。事过不久，羡之便被文帝杀死了。

柳世隆

宋孝武时，柳太尉世隆，乘车行还。於庭中洗车，有大风从门而入，直来冲车有声，车盖覆向天。是年，明帝立，合门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南朝宋代孝武帝时，太尉柳世隆一次乘车外出回来，在院子里洗刷车子时，有一阵大风从门口刮进来，一直冲到车上并发出声响，车上的伞盖也被刮翻朝了天。就在这一年，明帝登位，柳世隆满门被杀。

崔惠景

宋崔惠景围台城，有五色幡，风吹，飞在云中，半日乃下。众见惊异，相谓曰：“幡者事当翻覆。”数日而惠景败。（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南朝宋代崔惠景率兵围攻台城，军中有一面五色旗幡，被风吹到了天空，过了半天才落下来。众人见了大为惊异，互相说：“幡者翻也，这件事预示着战事要失败。”几天之后，崔惠景就被打败了。

许世宗

北齐北海王许世宗，时转为录尚书，拜命。其夜暴风震雷，拔庭中桐树六十围者，倒立本处。识者知其不终。竟为高肇所谮。旬日处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北齐时北海王许世宗，迁调为录尚书，谢恩受命。当天夜里暴风震雷，把庭院中有六十围粗的大桐树拔出来倒立在原来的地方。懂得的人知道他不得善终。后来许世宗终于被高肇进谗言所害，十天后被处死。

徐妃

梁元帝妃徐妃，初嫁夕，车至西州，而疾风大起，发屋折木。无何，雪霰交下，帷帘皆白。及长还之日，又大雷电，西州厅事，两柱俱碎。帝以为不祥。妃竟以淫秽自杀。不中之应。（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梁元帝有个妃子徐妃，当初出嫁的那天，车走到西州，突然起了大风，刮倒了房子摧折了树木。不大一会儿又一并下起了雪霰，车上的帘幕全成了白色。等到回家探亲的那天，又有大雷电，西州厅堂的两根柱子都被雷击碎了。元帝认为这都是不祥之兆。徐妃后来因淫荡失德而自杀，是不应为妃的应验。

李密

隋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于巩县南设坛，刑白马祭天，称魏公，置僚佐。改元升坛时，黑风从西北暴至，吹密衣冠及左右僚属，皆倒于坛下。沙尘暗天，咫尺不相见，良久乃息。贼军恶之，俄而密败。（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朝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于巩县县城南面摆设祭坛，杀白马祭天，自称魏公，并任命了官僚将佐。在改变纪元年号登坛拜天时，一股黑风突然从西北刮来，直吹李密的衣服帽子和两边的官僚部属，把他们全都刮倒在坛下。风沙尘土遮暗了天空，咫尺之近都看不见，过了好长时间才停息。贼军预感到不好，李密很快就失败了。

虹夏世隆

故越王无诸旧宫上，有大杉树，空中，可坐十余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宫。因雨霁欲暮，断虹饮于宫池，渐渐缩小，化为男子，著黄赤紫之间衣而入树，良久不出。世隆怪异，乃召邻之年少十数人，往视之，见男子为大赤蛇盘绕。众惧不敢逼，而少年遥掷瓦砾。闻树中有声极异，如妇人之哭。须臾，云雾不相见，又闻隐隐如远雷之响。俄有一彩龙，与赤鹄飞去。及晓，世隆往观之。见树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归，有火生树中，树焚荡尽。吴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出《东瓯后记》）

【译文】

已故越王无诸的旧宫殿上有一棵大杉树，中间是空的，可以坐十多个人。越人夏世隆，道德品质崇高不愿作官，经常到旧宫殿来。有一次雨过天晴日将落山时，他看半截彩虹伸向宫池饮水，并逐渐缩小，最后变成一个男子，穿黄红紫色之间的衣服进入树内，很久不出来。世隆感到很奇异，就召唤十几个邻居的小孩，一起去看。见那个男子被一条大红蛇缠绕住。众人害怕不敢靠近，小孩远远的向那投掷瓦砾。听见树中发出像妇人哭一样的奇怪声音。不一会儿，出现了云雾使大家互相看不见，又隐隐约约听到好象在远处打雷的声音，时间不大有一条彩龙和一只红色的天鹅一起飞走了。到天明，世隆前去察看，见树中有一张紫蛇皮和一张五色蛟龙皮，想要把它们拿回去。突然树中起了火，把树烧得干干净净。这件事发生在吴景帝永安三年七月。

陈济妻

庐陵巴丘人陈济，为州吏。其妇秦在家，一丈夫长大端正，著绛碧袍，衫色炫耀，来从之。后常相期于一山涧，至于寝处，不觉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积年。村人观其所至，辄有虹见。秦至水侧，丈夫有金瓶，引水共饮，后遂有身。生儿（“儿”原作“而”，据明抄本改）如人，多肉。济假还，秦惧见之，内于盆中。丈夫云：“儿小，未可得我去。”自衣，即以绛囊盛。时出与乳之时，辄风雨，邻人见虹下其庭。丈夫复少时来，将儿去，人见二虹出其家。数年而来省母。后秦适田，见二虹于涧，畏之。须臾，见丈夫云：“是我，无所畏。”从此乃绝。（出《神异录》）

【译文】

陈济是庐陵巴丘人，做州吏。其妻秦氏在家时，一个长得高大端正、穿色彩耀眼大红线绿两色袍子的男人来追求她。以后经常在一个山涧中相会，一起睡觉时，没有男女交合的感觉。象这样过了一年多。村里人看他们所到的地方，总是有虹出现。秦氏来到水边，那男人有一个金瓶，取来水一起喝，以后就有了身孕。生的小孩象人一样，长的挺胖。后来陈济回家，秦氏害怕让他看见，就把小孩藏在室内盆中。那个男人说：“这孩子太小，怎么跟我去呢？”亲自给他穿上衣服，装进一个大红色的口袋中。秦氏给他喂奶时，总是要起风雨，邻人就看见有虹下到他家院子里。过了不长时间，那男人又来，把小孩带走，有人看见有两条虹从他家出来。数年以后回来探望母亲。以后秦氏到田地里去，见两条虹在山涧，很害怕。不一会儿，看见那男人说：“是我，没有什么可怕的！”从此以后就断绝了来往。

薛愿

东晋义熙初，晋陵薛愿，有虹饮其釜鬲，噏响便竭。愿辇酒灌之，随投随竭，乃吐金满器，於是日益隆富。（出《文枢镜要》）

【译文】

东晋义熙初年，晋陵有个叫薛愿的人，有一次一条虹伸到他家的锅里饮水，发出一阵吸水的声音就把水吸干了。薛愿又拿来酒倒进里面，结果也是边倒边吸干，并吐出黄金装满了锅。于是薛愿一天天地富裕起来。

刘义庆

宋长沙王道邻子义庆，在广陵卧疾。食粥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饮其粥。义庆掷器于阶，遂作风雨声，振于庭户，良久不见。（出《独异志》）

【译文】

南朝宋代长沙王刘道邻的儿子义庆，病卧在广陵。在他吃粥的时候，忽然有一条白虹进入他的房间，去喝他的粥，义庆就把盛粥的碗扔到台阶下，于是便发出风雨声震动门窗，过了很长时间那虹就不见了。

首阳山

后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阳山中，有晚虹下饮于溪泉。有樵人阳万，于岭下见之。良久，化为女子，年如十六七。异之，问不言。乃告蒲津戍将宇文显，取之以闻。明帝召入宫，见其容貌姝美。问云：“我天女也，暂降人间。”帝欲逼幸，而色甚难。复令左右拥抱，声如钟磬，化为虹而上天。（出《八庙穷经录》，明抄本作《八庙怪录》，疑当是《八朝穷怪录》）

【译文】

后魏明帝正光二年复六月，在首阳山中，傍晚有一虹伸入一个溪泉中。有个砍柴人叫阳万在岭下看见了。过了很长时间，虹变为一个女子，年龄有十六七岁，觉得很奇怪，问她，也不说话。于是人们把这件事告诉给蒲津守将宇文显，他把这女子带回并报告给明帝，明帝把她召入宫中。见她容貌娇美，就问她，回答说：“我是天女，暂时来到人间。”明帝想要和她亲近，她面露难色。明帝又让手下的人拥抱她，她发出钟磬一样的响声就化为一条虹升上了天空。

韦皋

唐宰相韦皋，镇蜀。尝与宾客从事十余人，宴郡西亭。暴风雨，俄顷而霁。方就食，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韦与宾偕悸而退，吸其食饮且尽。首似驴，霏然若晴霞状，红碧相霭。虚空五色，四视左右，久而方去。公惧且恶之，遂罢宴。时故河南少尹豆卢署，客于蜀。亦列坐。因起曰：“公何为色忧乎？”曰：“吾闻虹霓者，妖沴之气。今宴方酣而沴气止吾筵，岂非怪之甚者乎？吾窃惧此。”署曰：“真天下祥符也，固不为人之怪耳。夫虹霓天使也，降于邪则为戾，降于正则为祥。理宜然矣。公正人也，是宜为庆为祥。敢以前贺。”于是具以帛书其语而献，公览而喜。后旬余，有诏就拜中书令。（出《祥验集》）

【译文】

唐宰相韦皋，在他镇守四川时，曾经和宾客随从十多个人在郡西亭设宴。来了暴风雨，不一会儿又雨过天晴。就在吃饭的时候，忽然虹霓从空中落了下来，直入庭堂，把头垂向筵席。韦皋和宾客都害怕地向后退，而虹霓却把酒席吸的干干净净。它的头象驴，飘然好似红绿相间的云霞，五光十色，不停地向四周环顾，很长时间才离去。韦皋又怕又厌恶，于是停止了酒宴。当时过去在河南任少尹现客居四川的豆卢署也在坐，他站起来说：“您为什么脸色忧郁啊？”回答说：“我听说虹霓是妖邪之气。今天我们正喝得酣畅的时候而这妖邪之气来到宴筵上，难道不是十分奇怪吗？我心里对这个感到恐惧，”豆卢署回答说：“这是天下真正的吉祥之兆啊，本来不应该让人感到奇怪。虹霓本来是天使，降临到邪恶的人那里就是怪戾，降临到正直人那就是吉祥的征兆。道理就是这样。您是正直的人，应该为这个吉祥庆贺。”于是准备了帛在上面书写了他说的话献给了韦皋，韦皋看后很高兴。过了十几天，皇帝有诏书下，任命韦皋为中书令。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溪附）

山 玉笥山　大翮山　山精　石鸡山　新丰山　庆山　瓮峰　夸父山　插灶 河山石斛　终南乳洞　古铁锁　崖山　圣钟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鸣铙山

赣台　上霄峰　麦积山　斗山观　大竹路

溪 溪毒山

玉笥山

汉武帝好仙，于玉笥山顶上，置降真坛大还丹灶。道士昼夜祈祷，天感其诚，乃降白玉笥，置坛上。武帝遣使取之，至其坛侧，飘风大震，卷玉笥而去。因此则为玉笥山焉。（出《玉笥山录》）

【译文】

汉武帝好仙，在玉笥山顶上设置了降真坛大还丹灶。道士昼夜不停地祈祷，上天被他的至诚所感动，就降下一个白玉笥放在坛上。汉武帝派人去取它，刚到坛的旁边，忽然来了一阵大旋风，把玉笥给卷走了。因此取名叫玉笥山。

大翮山

上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因而召之。凡三徵不致。次仲怀道履真，穷数术之妙。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行次。忽化为大鸟，出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庙东有温汤水口，温汤疗治万病。泉所发之麓，俗谓之土亭山。北水热甚诸汤，疗病者，要须别消息用之。（出《水经》）

【译文】

王次仲是上郡人，少年时就有不同于别人的志向，把仓颉的旧文字改变为现今的隶书。秦始皇的时候，官务繁多，用次仲所改变的文字，办事就简便多了。因而召他进宫。王次仲心里有着追求真知的思想，穷究天文、占卜的奥妙。三次征召他都没来，始皇十分恼怒，认为他对皇帝不恭敬，下令用囚禁押解犯人的车把他送到京城，次仲正走着，忽然变成一只大鸟飞出囚车而去，落下两根翎在那座山上，因此其山峰有大翮山小翮山的名字。魏《土地记》说：“在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翮山和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庙的东面有温泉，温泉水能治疗各种疾病。涌出温泉的山，百姓叫它土亭山。山北面涌出的温泉水的温度比其他泉水都高。治病的人，要弄清楚各泉的情况再去应用。”

山精

吴天门张盖，冬月，与村人共猎。见大树下有蓬庵，似寝息处，而无烟火。有顷，见一人，身长七尺，毛而不衣，负数头死猿。盖与语不应，因将归，闭空屋中。十余日，复送故处。

又孙皓时，临海得毛人。《山海经》云：“山精如人，面有毛。”此（“此”字下原空阙一字，明字作将字。）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儿而独足。足向后，喜来犯人。其名蚑，知而呼之，即当自却耳。（“耳”原作“再”，据明抄本改）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浑。

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

又或如龙，有五赤色角，名曰飞龙。见之，皆可呼其名，不敢为害。玄中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出《异苑》）

【译文】

吴时天门有个叫张盖的人，冬天与同村人一起去打猎。看见大树下有一个蓬草搭成的小屋，好像是供睡觉休息的地方，但是没有烟火。过了一会儿，见到一个人，身高有七尺，身上长毛而不穿衣了，背着几头死猿。张盖和他说话，没有回应。因此把他带了回去，关在一间空屋中，过了十几天，又送回原来的地方。

又：孙皓时期，在临海抓获一个毛人。《山海经》讲：山精好象是人，面部有毛。”这就是山精啊！因此《抱朴子》说：“山精形似小孩，但只有一只脚而且向后，喜好进攻人。他的名叫蚑，知道并且喊他，马上就自己退回去了。还有一个名叫超空，两个名都可以叫。”

还有，山精有的象鼓，红色，一只脚，他的名字叫浑。

还有的象人，高九尺，穿皮衣，戴斗笠，名叫金累。

又还有的象龙，有五个红色的角，名叫飞龙。见到他，可以喊他的名，它就不敢伤害你。《玄中记》中记载，山精象人，一只脚，高三四尺，吃山蟹，夜里出来活动，白天躲藏起来。

石鸡山

晋永嘉之乱，宜阳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为长沙贼所虏。时娥负器出汲于溪，还见坞壁已破，殆不胜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去溪边。将杀之际，有大山石壁，娥仰呼皇天：“山灵有神不，我为何罪？”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里，头出山外。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溪为娥潭。（出《幽明录》）

【译文】

晋朝永嘉之乱时期，宜阳有个女子叫彭娥。她的父母兄弟都被长沙贼抓走了。这时彭娥正背着容器到溪边取水，回来时看见土堡的墙壁已经破损，感到一阵几乎不能承受的悲哀。她便与贼人格斗，后来被贼人绑住，赶她到溪边。前面有大山石壁，在那将杀她的时候，彭娥仰面大呼：“皇天，山神有灵验吗？我有什么罪？”于是向大山石壁冲去，大山马上就分开了，中间宽有数丈，路平的象磨刀石，群贼也追赶彭娥进了山路，山马上又崩合到一起，竟然与原来一样。群贼都压死在山里，只有头露在外面。彭娥则隐蔽在里面不再出来。她所丢弃的装水的容器变成了石头，形状象一只鸡，当地人因此把这座山叫石鸡山，把溪叫做娥潭。

新丰山

唐高宗朝，新丰出山，高二百尺。有神池，深四十尺。水中有黄龙现，吐宝珠，浮出大如拳。山中有鼓鸣。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唐高宗时，新丰县出现了一座山，高二百尺，上面有神池，水深四十尺，池水中有黄龙出现，黄龙口吐宝珠，那珠浮出水面大小如拳头。山中还有象击鼓一样的响声。因此，把新丰县改名为庆山县。

庆山

昭应庆山，长安中，亦不知从何飞来。夜过，闻有声如雷，疾若奔，黄（“若奔黄”三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土石乱下，直坠新丰西南。一村百余家，因山为坟。今于其上起持国寺。（出《传载》）

【译文】

昭应庆山，则天皇帝长安年间，在长安中，也不知道从何处飞来。一天夜里，人们听到打雷一样的响声，急骤如人在奔跑，黄土石块纷乱落下，一直掉到新丰县西南。有一个村子有一百多家住户，因山崩塌被埋在下面，那座山成了他们的坟墓。现在在那上面修建了持国寺。

瓮峰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玄宗尝赏望，嘉其高回，欲于峰腹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外望见之。谏官上言，乃止。（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在华山云台观中方的上边，有一座山崛起，好象半个瓮的形状，因此名叫瓮肚峰。玄宗曾经观赏过，赞美它高耸迂回，想要在山峰中部开凿“开元”两个大字，在里面填上白色的石头，让百里以外也能看到它。谏官上奏劝阻，才停止了。

夸父山

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邓夸父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在辰州东面有三座山，成鼎足之势直上云霄，各高有数千丈。据古老的传说讲：“当初夸父追赶太阳，到了这里煮饭，这三座山，就是夸父来支鼎煮食物的石头啊！”

插灶

荆州有空舲峡，绝崖壁立数百丈，飞鸟不栖。有一火烬，插在崖间，望见可长数尺。传云，洪水时，行舟者泊爨于此，余烬插之，至今犹曰插灶。（出《洽闻记》）

【译文】

在荆州有个空舲峡，悬崖绝壁有数百丈高，连飞鸟也不在上面栖息。有一根被火烧过的木插在山崖上，远远望去有数尺长。据传说，发洪水的时候，驾船的人停泊在这里烧火煮饭，把没有烧完的木头插在那里，到现在还叫插灶。

河山石斛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将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镌造。尝有人携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须臾，风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于山下。自别安一斛，新于向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在融州河边的大岩石中间有一个水泉。泉水沿着岩石下流，依次流过九级石台阶，每个石台阶下都有一个白色石头的浴斛（一种容器）接着，好象是人工凿成的。曾经有人带领一个婢女，在最下边的浴斛里面洗手巾。不一会儿就来了风雨，霹雳把那个婢女击死，洗手巾的那个浴斛，在山下变得粉碎。又另外在石阶上安放一个浴斛，看起来比原有的要新。

终南乳洞

有人游终南山一乳洞，洞深数里，乳旋滴沥，（“滴沥”原作“的历”，据明抄本改。）成飞仙状。洞中已有数十，眉目衣服，形制精巧。一处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经年再往，见所承滴象已成矣，乳不复滴，当手承处，衣缺二寸不就。（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个人游览终南山的一个钟乳洞，洞深有数里，乳水转动稀疏下落形成了飞仙状的钟乳石。此洞中已有数十个，那飞仙眉目衣服，都生成的很精巧。有个地方一个钟乳飞仙已滴成到腰部以上，那个人在这里用手捧水漱口。过了一年他又去了，见到他捧水漱口的那个滴象已经完成，乳水也不再滴了，但当年手捧水的地方，衣服缺有二寸没有滴成。

古铁锁

齐郡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臂，绕其峰再浃。相传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锁之。挽锁断，飞于此。（出《酉阳杂俎》）

【译文】

齐郡与历山相连，山上有一把古铁锁链，粗如胳膊，环绕那座山峰两周。相传这座山本来是海中山，但是山神好迁移，因此海神把山锁上了，后来系着的锁链断了，飞到了这个地方。

崖山

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太原郡东边有座山叫崖山，每当天旱的时候，当地人常常放火烧这座山以求雨。传说，崖山神娶河伯的女儿为妻，因此河伯见崖山火起，就必然降雨去救他们。现在山上生长很多水草。

圣钟山

黎州圣钟山，古老传此山有钟，闻其声而形不见。南诏犯境，钟则预鸣。唐天宝、大和、咸通、乾符之载，群蛮来寇，皆有征也。昔有名僧讲《大乘经论》，钟亦震焉。乾宁中，刺史张惠安请门僧京师右街净众寺惠维讲《妙法莲花经》一遍，此钟频鸣，如人扣击，知向所传者不谬矣。（出《黎州图经》）

【译文】

黎州有座圣钟山，据古老传说，这座山上有一座钟，只能听见钟声而看不见钟形。南诏侵犯边境时，此钟就事先鸣响。唐朝天宝、大和、咸通、乾符年间，群蛮来侵犯，也都先有征兆。过去一个有名的僧人宣讲《大乘经论》时，钟也响了。在乾宁年间，刺使张惠安邀请门僧京师右街净众寺的惠维来宣讲《妙法莲花经》一遍，这个钟频繁的鸣响，好象有人击打。这才知道以前所传说的是真的。

嵩梁山

澧州嵩梁山，今名石门。永安六年，自然洞开，玄朗如门，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谓之天帚。（出《十道记》）

【译文】

澧州有座嵩梁山，现在名叫石门。在永安六年那年，这座山自己贯通打开，幽深开阔象是一个大门，高有三百丈。边上长有竹子，倒垂下来轻轻飘拂，人们把它叫做天帚。

石鼓山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驴。俗传石鼓鸣，则驴鸣人哭，而县官不利。后凿破其鼓，遂不复鸣。（出《歙州图经》）

【译文】

歙州有座石鼓山，山上有块大石头象鼓的形状，还有石人、石驴。传说石鼓如果响，则石驴也叫而石人则哭，倘若有这种情况，则对县官不利。以后把石鼓凿破了，就不再响了。

射的山

孔晔（“晔”字原空阙，据明抄本改）《会稽记》云：“射的山，远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谓之射室。传云，羽人所游憩，土人常以此占谷贵贱。谚云：‘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孔灵符《会稽记》云：“射的石水数十丈，其清见底。其西有山，上参烟云。半岭石室，曰仙人射堂。水东高岩临潭（“潭”原作“浑”，据明抄本改）有石的，形甚员明，视之如镜。”又《会稽录》云：“仙人常射如此，使白鹤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出《洽闻记》）

【译文】

孔晔《会稽记》说：“射的山，远远望去好象射箭的靶子，因此叫射的。南面有一个石室，大约有一丈见方，叫做射室，传说飞仙游览常在这休息。当地人常用它来预测谷物的贵贱。谚语说：“射的白，一斛米卖一百；射的黑，一斛米卖一千。”孔灵符《会稽记》说：“射的石水深数十丈，其水清澈见底。它的西边有座山，山高出云际，半山腰有个石室，叫仙人射堂。它的东面有高大的岩石靠在潭边，潭边有石靶，其外形十分圆润光滑，看上去好象镜子。”还有《会稽录》说：“仙人常在这个地方射箭，让白鹤往回取箭。北面有石帆象墙壁一样立在那里。”

怪山

会稽山阴郭中，有怪山，世传本琅琊东武山。时天夜雨晦冥，旦而见在此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会稽山阴郭中，有一座山叫怪山。相传这座山本来是琅琊的东武山，有一天夜里阴雨昏暗，等到天明就看见它到了这个地方。百姓感到很奇怪，因此给它起名叫怪山。

鸣铙山

鸣铙山，萧子开《建安记》云：“一名大戈山，越王无诸，乘象辂，大将军乘。鸣铙载旗，畋猎登于此山。”古老传，天欲雨，其山即有音乐声也。（出《建州国经》）

【译文】

鸣铙山在萧子开的《建安记》当中是这样记载的：“它又名大戈山。越王无诸，乘坐有象牙装饰的车子，由大将军驾车，敲着铙举着旗，打猎登上了这座山。”还有古老的传说，天将要下雨的时候，这里就有音乐声发出。

赣台

虔州赣台县东南三百六十三里。《南康记》云：山上有台，方广数丈，有自然霞，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声，即山都木客，为其舞唱。（出《十道记》）

【译文】

赣台在虔州赣台县东南三百六十三里。《南康记》记载说：“山上有个台，有数丈大小，有天然光彩，形状象屋子。在风雨之后，景物空气格外清明洁净时，可以听见山上有吹吹打打的声音，那是山上怪兽在这里跳舞唱歌。

上霄峰

补阙熊皎云。庐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石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时，泊船之所。凿石为窍，以系缆焉。磨崖为碑，皆科斗文字，隐隐可见。则知大禹之功，与天地不朽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补阙官熊皓说：庐山有个上霄峰，高有七千仞。峰上有石迹，说那是夏禹治水的时候，停泊船只的地方。他在石头上凿个孔用来把船系住。当时有人把崖上的石头磨平当作碑，刻的都是蝌蚪文，隐隐约约还可以看清。看后就可以知道大禹治水的功劳可以和天地一样永垂不朽。

麦积山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于东阁之下，石（“石”原作“加”据明抄本改）室之中，有庾信铭记，刊于岩中。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龛室佛像。功毕，旋旋折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阁”原作“用”，据明抄本改）金蹄银角犊儿。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房万屋，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将及绝顶，有万菩萨堂，凿石而成。广若（“若”原作“古”，据明抄本改）今之大殿。其雕梁画栱，绣栋云楣，并就石而成。万躯菩萨，列于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龛，谓之天堂，空中倚一独梯，攀缘而上。至此，则万中无一人敢登者，于此下顾，其群山皆如堷楼。王仁裕时独能登之，仍题诗于天堂西壁上曰：“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时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题。”于今三十九载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麦积山，北跨清水、渭水，南面接近两当县，冈峦亘延五百里，麦积山位于五百里冈峦的中间。崛起一块巨石，高有百万寻，望去成圆形，好象民间麦堆的形状，固此有麦积山之名。在半山腰里，悬崖峭壁之间，凿岩石而成佛像，万龛千室，虽然是人工雕凿，但好像是借助鬼神之力。隋文帝杨坚将佛教神尼的骨头匣子分别放在东阁下面的石室之中，庾信在岩石上刻文字进行记载。过去有记载说是六国共同修建的。自平地上堆积木柴一直达到岩石的顶端，从上面开始开凿龛室佛像，完工后，一面撤去堆积的木柴，一面曲折回转地下来。然后建梯级于险处上去，上面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犊儿等。由西阁爬悬梯而上，那里有千房万屋，好象悬于空中，下无基础一般，登上去的人不敢回头看。快要到最顶上，有万菩萨堂，是凿石而成，大小如现在的大殿，雕梁画拱、绣栋云楣都是用石头雕凿而成。一万尊菩萨雕像，排列在一个大室内。在这个室的上面，还有一龛，叫做天堂。空中靠着一个独木梯子，可以顺着它爬上去。到了这个地方，就一万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敢攀登的。从这里向下看，群山都象一些小土丘。当时只有王仁裕能单独登上去。并在天堂的西墙上题诗说：“登到悬空万仞高梯的尽头，已经身与白云同高。在檐前向下望去，群山变得矮小，天堂和落下的太阳一样高低。绝顶路险很少有人到达，古老的岩石强劲的青松引诱得仙鹤经常来这里栖息。到达天际为的是要留下姓名，轻轻擦试岩石情意深重地在这里自己题写诗句。”当时是前唐末辛未年，登到这里题诗留念的，到现在已经三十九年。

斗山观

汉乾祐中，翰林学士王仁裕云，兴元有斗山观，自平川内，耸起一山，四面悬绝，其上方于斗底，故号之。薜萝松桧，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饮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亩许，陷为坑，此盖连地而上升也。仁裕辛巳岁，於斯为节度判官，尝以片板题诗于观曰：“霞衣欲举醉陶陶（公昉一家饮八百洗疮，一家酒醉而上升），不觉全家住绛霄。拔宅只知鸡犬在，上天谁信路歧遥。三清辽廓抛尘梦，八景云烟事早朝。为有故林苍柏健，露华凉叶锁金飙。”旧说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与严真观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谒严真观，见斗山诗碑在焉。诘其道流，云，不知所来，说者无不惊奇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五代后汉国乾祐年间，翰林学士王仁裕说：在兴元有个斗山观，从平地上耸立起一座山，四面悬崖峭壁，它的上边如斗的底，因此叫斗山。山上生有常绿灌木、藤萝、松柏等，景致奇异。上有唐代公昉喝李八百仙酒、全家人随住房一起拔地升天的遗迹。其宅基占地约有三亩，下陷成大坑，这是因为与地基相连的地也一起上升而成。仁裕辛巳年在这个地方任节度判官，曾经用薄木片在观内题诗说：“霞衣欲举醉陶陶，不觉全家住降霄。拔宅只知鸡犬在，上天谁信路歧遥。三清辽廓抛尘梦，八景云烟事早朝。为有故林苍柏健，露华凉叶锁金飚。”过去还有传说，斗山有一个洞，往西面去二千里，通到青城县的大面山，又与严真观里的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到四川，因为去拜谒严真观，看见斗山诗碑还在。他询问道士，回答说：“不知道从哪来。”听说的人没有不惊奇的。

大竹路

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縆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沈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貌。王仁裕尝佐褒梁师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题于淮阴祠。诗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寸中华未可侵。”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出《玉堂闲话》）

【译文】

兴元的南面有一条大竹路通于巴州。这条路在深溪峭壁上，要抓着藤萝攀着石块，上去一次需三天时间，才能到达山顶。行人在这里住宿，睡觉时要用粗的藤蔓捆住腰，系在树上，否则，就要掉进深涧，被埋葬掉。再登上措大岭，路稍有些平的地方，走路的都慢慢的行进，好象儒生在踱方步。它的最高处叫“孤云两角”。这里有谚语说：“孤云两角，离天只有一拳头。”淮阴侯庙在这里。过去，汉高祖不重用韩信，韩信逃跑回归西楚。萧何追赶他，在这座山追上了，因此在这立庙。王仁裕曾经辅佐褒梁师王思同征伐巴蜀，来来回回多次登攀，也题诗留念于淮阴祠。诗说：“在这离天只有一拳的地方，古木丛深，过路的人还在谈论着汉伐的淮阴侯。‘孤云’掩盖不住韩信那能主宰兴亡的满腹韫略，‘两角’也曾经悬挂住韩信那离去或留下的犹豫心理。如若不是帝王刘邦轻视地位低下的韩信，岂能劳累肖何追得这么远？当时假如将韩信放回西楚，广阔中原的一尺一寸土地，刘邦也别想占领。”其崎岖险峻的情况，不是用语言可以说尽的。

溪

溪毒

江南间有溪毒，疾发时，如重伤寒。识之者，取水笔管，内于鼻中，以指弹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致卒矣。（出《录异记》）

【译文】

江南有的小溪有毒，中毒发病时，症状好象重伤寒。明白的人，可取一根小笔管，插入鼻孔中，用手指弹三五下，就流出黑色的血，过一段时间病就好了。否则，可能导致死亡。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坡沙附）

石　黄石　马肝石　石鼓　采石　青石　石文　石连理　太白精　古铁铧　走石 石桥

　石磨　釜濑　石鱼　坠石　立石　孤石　网石　卵石　卧石　僧化　陨石 目岩

　石驼　石柱　石响　石女　藏珠石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热石　犬吠石

瓮形石　三石　人石　金蚕

坡沙 飞坡　鸣沙

石

黄石

帝尧时，有五星自天而陨。一是土之精，坠于谷城山下。其精化为圯桥老人，以兵书授张子房。云：“读此当为帝王师，后求我于谷城山下，黄石是也。”子房佐汉功成，求于谷城山下，果得黄石焉。子房隐于商山，从四皓学道。其家葬其衣冠（原本“冠”下有“于”字，据明抄本删）黄石焉。古者常见墓上黄气高数十丈。后赤眉所发，不见（“见”原作“发”，据明抄本改）其尸，黄石亦失，其气自绝。（出《录异记》）

【译文】

帝尧时代，有五颗星从天上坠落下来。其中有一颗是土星的精气，坠落在谷城山的山脚下。它的精气变化成圯桥老人，他把一部兵书授给张子房，并且说：“读了这部书能给帝王掌管军队。以后要找我就到谷城山的山脚，那里的黄石就是我。”张子房辅助汉王完成功业之后，到谷城山的山脚寻找圯桥老人，果然在那里得到了黄石。后来张子房隐居在商山，跟随时称商山四皓的东园公、用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学习道术。张子房死后，他的家人把他的服装和黄石埋葬了。古代的人常常看见他的坟墓上有几十丈高的黄色雾气。后来，他的坟墓被赤眉军挖掘，没有看见他的尸体，黄石也失掉了，那种黄色的雾气自然的断绝了。

马肝石

元鼎五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长以水银养，内于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国人长四尺，唯饵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马（“今之马”三字原作“金”，据明抄本改）肝。舂（“舂”原作“石”，据明抄本改）碎之，以和九转丹，吞之一丸，弥年不饥渴。以之拭发，白者皆黑。帝尝坐群臣于甘泉殿，有发白者，以此拭之，应手皆黑。是时公卿语曰：“不用作方伯，唯愿拭马肝石。”此石酷烈。不杂丹砂，唯可近发。（出《洞冥记》）

【译文】

西汉元鼎五年，郅支国进贡马肝石一百斤。马肝石长时间用水银保养，放在玉石做的匣子中，它的上面用金泥封严。郅支国的人身长四尺，只吃马肝石。这种石半黑半白，像现在的马肝。捣碎它，用它和成九转丹，吃下一丸，长年不饥不饿。用它擦拭头发，白的都变成黑的。皇帝曾经和群臣在甘泉殿上坐，其中有头发白的人，用它擦拭头发，手过之处都变成黑的了。当时王公大臣有一句谚语说：“不用做一方的长官，只愿意擦拭马肝石。”这种石头药性猛烈，不能与丹砂混合，只可以接近头发。

石鼓

吴郡临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武帝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出《录异记》）

【译文】

吴郡临江的堤岸有一半崩塌，出现一面石鼓。用木槌敲打它没有声音。武帝因而询问张华。张华说：“可以取来蜀中的桐木，雕刻成鱼的形状，敲打它就会响了。”于是按照张华说的做了，果然在几里之外都可以听到石鼓的声音。

采石

石季龙立河桥于云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工五百余万，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腾上津所。楼殿倾坏，压死者百余人。（出《录异记》）

【译文】

石季龙在云昌渡口建一座河桥。采石作为河口渡头之用。石头无论是大是小，扔下去就随水流走。用工五百多万，没有成功。石季龙派遣使者到那里祭祀，把璧投入河中，不一会儿投入水中的璧漂流到河中的水洲上。大地震动，河水的波涛上下翻腾涌上渡口，渡口上面的楼台殿阁倾倒毁坏，被压死的有一百多人。

青石

唐显庆四年，鱼人于江中网得一青石，长四尺，阔九寸，其色光润，异于众石。悬而击之，鸣声清越，行者闻，。莫不驻足。都督滕王表送，纳瑞府。（出《豫章记》）

【译文】

唐朝显庆四年，有一个打鱼的人在大江中用网打上来一块青石，长四尺，宽九寸。它的颜色光亮柔润，和各种石都不同。把青石悬挂起来敲打它，发出的响声清脆悠扬，走路的人听到它，没有不停住脚步的。都督滕王上奏章运送京师，收进瑞府。

石文

昌松瑞石文，初李袭誉为凉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千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书燕山人士国主尚任谔奖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凤手才子武文贞观昌大圣四方上下万古忠孝为喜，勅礼部郎中柳逞，驰驿检覆，并同所奏。（出《录异记》）

石连理

永昌年中，台州司马孟诜奏：“临海水下冯义，得石连理树三株，皆白石。”（出《洽闻记》）

【译文】

唐朝永昌年间，台州司马孟诜上奏表章：“临海郡水下冯义，得到三株石连理树，都是白色的石头。”

太白精

金星之精，坠于中南圭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其精化为白石，状如玉美，时有紫气覆之。天宝中，玄宗立玄元庙于长安大宁里临淄旧邸，欲塑玄元像。梦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气见处是也。”翌日，令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来（“来”原作“未”，据明抄本改），尝有紫气，连日不散。”果于其下掘获玉石，琢为玄元像，高二丈（“丈”原作“尺”，据明抄本改）许，又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陈希烈之形，高六尺以来。（出《录异记》）

【译文】

金星的精气，坠落在中南圭峰的西侧，于是称名为太白山。它的精气变化成白石，样子象玉一样美，经常有紫色的雾气覆盖着它。唐天宝年间，唐玄宗在长安大宁里临淄旧邸建立玄元庙，想雕塑玄元的像。唐玄宗梦见神人对他说：“太白山北面的山谷中有玉石，可以取回来雕塑成玄元像，出现紫色雾气的地方就是有玉石之处。第二天，玄宗派使者进山谷寻找。山下的人说：“近十天来，常有紫色雾气出现，连日不散。”果然在紫色雾气的下面挖掘到了玉石，雕琢成玄元像，高两丈左右。又做了两个得道之人和两个侍童，以及李林甫、陈希烈的形象，高六尺。

古铁铧

天宝中，玄宗以三门河道险厄，漕转艰阻，乃令旁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岁省运夫五十余万，又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凿坚石。匠人于坚石之下，得古铁铧，长三尺余，上有“平陆”两字，皆篆文也。玄宗异之，藏于内库。遂命改河北县为平陆县，旌其事也。（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天宝年间，唐玄宗因三门河道险要阻塞，漕运受阻，于是命令依傍北山，开凿山石弯为月芽形河道，而避开湍急水流，名字叫天宝河。每年可以节省运输民工五十多万，又没有船翻沉没滞留不通的忧虑，天下的人都称赞这件事。那条河东西笔直，长五里多，宽四、五丈。深二、三丈到五、六丈，都是开凿坚硬的岩石。匠人在坚硬的岩石下面，得到了一个古代的铁铧。长三尺多，上面有“平陆”两个字，都是篆文，唐玄宗觉得它很奇特，收藏在皇宫的库房里。于是命令改河北县为平陆县，以表彰得到古铁铧那件事。

走石

宝历元年乙巳岁，资州资阳县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间屋大，从此山下。忽然吼踊，下山越涧，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时，有锄禾人见之。各手执锄，赶至止所，其石高二丈。（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宝历元年乙巳年，资州资阳县清弓村的山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大约有三间屋子那样大。巨石从这座山上滚下来，忽然吼叫跳跃，下山过涧，还能上坡，大约有一百步。那巨石跑动的时候，有几个铲地的人看见了它，他们各自手拿锄头，赶到巨石停止的地方。那巨石高有两丈。

石桥

赵州石桥甚工，磨垅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为石狮子。龙朔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欲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出《朝野佥载》）

【译文】

赵州石桥非常精巧，石头之间的接缝非常均匀细致，象用刀削的样子。从远处看它，石桥就象月初出云的弯月，汲饮涧水的长虹。石桥上面有栏杆，都是石头的。栏杆上并列着雕刻的石狮子。唐龙朔年间，高丽国国侦探消息的人盗走了两个石狮子。后来又招工匠修建石狮子，却不能与原来的相似。到了武则天皇后称帝的大足年间，高丽国默啜攻克赵州定州，贼人想过桥南进。到了石桥，马跪在地上不往前走，只见一条青龙趴伏在桥上，看见贼人，精神振奋，行动迅速，并且愤怒以待，贼人于是悄悄地逃走了。

石磨

吴兴故彰县东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竖一石，可高百余丈，至青而团，如两间屋大。四面斗绝，仰之于云外，无登陟之理。其上复有盘石，正员如车盖，恒转如磨，声若风雨，土人号为石磨。转駃则年丰，迟则岁俭。欲知岁之丰俭，以石磨候之，无差焉。（出《续齐谐记》）

【译文】

吴兴故彰县东面三十里处，有一座梅溪山，山脚下笔直地竖立着一根石柱，大约高有一百多丈，完全是黑色而且呈圆形，有两间屋子大。周围都是陡峭的绝壁，仰面看好象高出云外，没有攀登的可能。它的上面又有一块盘石，呈正圆形，象车盖一样，象磨一样不停转动，发出的声音象风雨声。当地人把它叫作石磨。石磨转得快，这一年就丰收；石磨转得慢，这一年就欠收。想要知道年岁的丰欠，用石磨来观测，是没有差错的。

釜濑

夷道县有釜濑，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乱真，唯实中耳。（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夷道县有釜濑，那石大的像锅那样大，小的像斗那样大，形状和颜色和真的一样，只是中间是实的罢了。

石鱼

衡阳相乡县，有石鱼山，山石黑，色理若生雌黄。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有若画焉，长数寸，烧之作鱼腥。（出《酉阳杂俎》）

【译文】

衡阳相乡县，有一座石鱼山，山的石头是黑色的，颜色和纹理像雌黄石。开采发掘一层之后，就出现了鱼的形状，鳞鳍头尾，就像画上的一样，长有几寸，用火烧它便出来鱼的腥味。

坠石

伊阙县令李师晦，有兄弟任江南官，与一僧往还。尝入山采药，暴风雨，避于桤树。须臾大震，有物瞥然坠地，倏而晴朗。僧就视，乃一石，形如乐（“乐”原作“药”，据明抄本改）器，可以悬击。其上平齐如削，中有窍，其下渐阔而员，状若垂囊。长二尺，厚三分，左小缺。色理如碎锦，光泽可鉴，叩之有声。僧意其异物，置于樵中归。柜而埋于禅床下，为其徒所见，往往有知者。李生恳求一见，僧确然无言。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执手曰：“贫道已力衰弱，无常将至。君前所求物，聊用为别。”乃尽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内，撤榻掘地，捧匣受之而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伊阙县令李师晦，有个兄弟在江南做官，同一个和尚有来往。曾经进山采药，遇到暴风雨，在桤树下避雨。不一会儿，风雨大震，有一物忽然落地，很快天晴日朗。和尚靠近落物去看，是一块石头，形状象乐器，可以悬挂起来击打。它的上面平滑整齐象刀削的一样，中间有孔，它的下面逐渐变宽变圆，形状象下垂的口袋。石头长二尺，厚三分，左边有一小的缺口。颜色和纹理象细碎的锦缎，光泽可以照人，敲打它有响声。和尚猜想它是奇特的东西，放在木柴中带回寺院，放入柜中并埋在禅床下面。被他的徒弟看见，传了出去，往往有知道的人。李生恳求见一见坠石，和尚坚持不说。忽然有一天，和尚呼唤李生来，不久李生到了，和尚握住李生的手说：“贫道已经精疲力竭，勾摄生魂的使者无常就要到了。你以前所求见的东西，姑且用作分别的纪念。”于是，让服侍他的人全退出去，带领李生进入他的卧房内，撤掉床铺，挖开地面，手棒木匣给予李生后死了。

立石

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始皇遣此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出《酉阳杂俎》）

【译文】

莱子国的海上有一个石人，高一丈五尺，有十围那样粗大。过去秦始皇帝派这个石人追赶劳山，没有追到，就立在这里了。

孤石

筑阳县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时有见此石根，如竹根，色黄。见者多凶，俗号承受石。（出《酉阳杂俎》）

【译文】

筑阳县潭水中，有一孤石挺立出水面。它的下面潭水澄清。时常有人看见这孤石的根，象竹子的根，黄色。看见过石根的人，多半都不吉祥。人们都称它承受石。

网石

于季有（“有”《酉阳杂俎》续二作“友”）为和州刺史时，临江有一寺，寺前鱼钓所聚。有渔子，下网，举之觉重，坏网，视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长不已，经年重四十斤。张司封员外入蜀时，亲睹其事。（出《酉阳杂俎》）

【译文】

于季有做和州刺史的时候，靠近江边有一座寺庙，寺庙前是钓鱼人聚集的地方。有一个打鱼的人，向江中下网，起网时觉得很重，网破了，往网里一看，是一块石头，大小象拳头。于是乞求寺庙里的和僧，把这块石头放置在佛殿当中。石头就不停地长，过了一年，重达四十斤。张司封员外郎入蜀的时候，亲眼看到了那件事。

卵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尝闲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鸡卵，黑润可爱。玩之，行一里，划然而破，有鸟大如巧妇，飞去。（出《酉阳杂俎》）

【译文】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的时候，曾空闲散步来到河岸，捡得到一个石子，大小象鸡蛋一样，黑色，光润可爱。崔元亮不时玩弄它，走了一里路，石子突然破裂分开，内有小鸟，大小象巧妇鸟一样，腾空飞走了。

卧石

荆州永丰县东乡里，有卧石一，长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举体青黄隐起，状若雕刻。境若旱，使祭而举之，小雨小举之，大雨大举之。相传此石忽见如此，本长九尺，今加六寸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荆州永丰县的东乡里，有卧石一块，长九尺六寸，它的形状象人，但全身青色和黄色，微微突起，像雕刻的一样。境内如果干旱，让人祭祀并举起它，要小雨小举它，要大雨大举它。相传这块卧石忽然出现的时候是这样，本来长只有九尺，现在增加了六寸。

僧化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东临海县界，得洞穴。同志僧相将寻之。初一二十里，径路低狭，率多泥涂。自外稍平阔，渐有山，山十许里。见市肆居人，与世无异。此僧素习咽气，不觉饥渴。其同行之僧饥甚，诣食市肆乞食，人或谓曰：“若能忍饥渴，速还无苦。或餐啖此地之食，必难出矣。”饥甚，固求食焉。食毕，相与行十余里，路渐隘小，得一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问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滨矣。（出《录异记》）

【译文】

有一个天台山和尚，在乾符年间，从天台山东面的临海县境内，找得一个洞穴。与他志向相同的一个和尚将与他互相协助探明洞穴。开始的一、二十里，山洞低矮，小路狭窄，一般多是泥泞的路。从这往外稍平坦开阔，并逐渐有山。过山十余里，出现了市场、作坊和居民，和人世间没有什么不同。天台山和尚一向练咽气之功，不觉得饥饿干渴，而与他同行的和尚饥饿得很，到市场、作坊去乞食。人们有的对他说：“如果你能忍住饥渴，快返回去，没有痛苦。如果吃了此地的食物，必然难出去呀。”和尚饥饿厉害，坚持乞求食物。吃完后，共同走了十余里，道路逐渐狭小，找到一个洞穴走出来，吃食物的和尚，立刻化作石头了。天台山和尚走出山遇见人，问他们这里归哪管辖，已经在牟平县的海边了。

陨石

唐天复十年庚午夏，洪州陨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观前，有声如雷，光彩五色，阔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见光闻声。观前五色烟雾，经月而散。有石长七八尺，围三丈余，清碧如玉，堕于地上。节度使刘威命舁入昭仙观内，设斋祈谢。七日之内，石稍小，长三尺；又斋数日，石长尺余；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观内。（出《录异记》）

【译文】

唐天复十年即庚午年的一个夏天，洪州有块石头陨落在越王山下的昭仙观前。有声音如雷，发出五色光彩，光环有十丈。袁州、吉州、江州、洪州这四个州的界内，人们都看见了光听见了响声。昭仙观前的五色烟雾，一个月才散去。有块大石长七八尺，周围三丈多，清碧如玉，落在地上。节度使刘威命人抬入昭仙观内，设置供品祈祷拜谢。七天之内，石稍见小，长三尺；又供祈了几天，石只一尺多长；现在只有七八寸长，仍留在昭仙观内。

目岩

平乐县有山，林石岩间，有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名曰目岩。（出《荆州记》）

【译文】

平乐县有座山，山林的岩石中间，有孔象人的眼睛，特别大，内眼珠黑白分明，名叫目岩。

石驼

于阗国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骆驼溺水，滴下，以金银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执之，令人身臭，皮毛改。（出《洽闻记》）

【译文】

从于阗国向北走五天，又有一山，山上有头石骆驼尿水。水滴到山下，用金银等器具接水，水都漏；人用手掌接水也漏，只有用葫芦做的器具接水才不漏。如果用手端它，人身上就发臭，皮毛都变了样子。

石柱

劫比他国，中天竺之属国也。有石柱，高七十尺，绀色有光。或观其身，随其罪福，悉见影中见之。（出《洽闻记》）

【译文】

劫比他国，隶属于中天竺国。国内有根石柱，高七十尺，颜色深青带红有光泽。如果站在它的面前，你的吉凶祸福，就可以全从影子中看见了。

石响

南岳岣嵝峰，有响石，呼唤则应，如人共语，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县东南三十里，丹溪之曲（“曲”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有响石，高三丈五尺，阔二丈，状如卧兽。人呼之应，笑亦应之，块然独处，亦号曰独石也。（出《洽闻记》）

【译文】

南岳岣嵝峰，有一响石，呼唤它就答应，就象人与人说话一样，不明白怎么回事。南州南河县东南三十里，丹溪的转弯处，有块响石，高三丈五尺，宽二丈，形状象卧兽。人呼唤它它就答应，人笑它也笑。它孤独地躺在那里，所以也称作独石。

石女

桂阳有贞女峡，传云，秦世数女，取螺于此，遇雨，一女化为石人。今石人形高七尺，状似女子。（出《玉歆始兴记》）

【译文】

桂阳有个贞女峡，传说，秦朝时有几个女人，在峡中采螺，遇到了雨，一个女人化做石人。现在石人身高七尺，体形象女人。

藏珠石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沱江之南。小山下有十余枚，如流星往来。或聚或散。石上常（“常”原作“石”，据明抄本改）有光景。相传云，珠藏于此，乃无价宝也。或有见者，密认其处，寻求不得。（出《录异记》）

【译文】

江州南五十里，有个村店名叫七里店，在沱江的南面。它那里有座小山丘，下面有十多个石子，象流星一样往来穿梭，时聚时散。石上经常有光影。人们都传说，有宝珠藏在这里，是无价宝。有见到藏珠石的人，虽然暗中记住了藏珠石所在的地方，但却找不到宝珠。

化石

会稽进士李晀，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焉。偶有蛇集其上，驱之不去，视以化为石。求它虫试之，随亦化焉。壳落坚重，与石无异。（出《录异记》）

【译文】

会稽进士李晀，偶然拣到一颗小石子，颜色青黑形状平正，温暖滑润可以玩赏，李晀用它作书写用的镇纸。偶然间有条蛇盘在石上，赶它也不走，仔细一看蛇已化成了石头。找来别的小虫试验一下，跟着也化成了石头。壳落坚硬有重量，与石头没什么不同。

松化

婺州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取未化者，试于水中，随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干及皮，与松无异，且坚劲。有未化者数段，相兼留之，以旌异物。（出《录异记》）

【译文】

婺州永康县的山亭中，有一棵枯干的松树，由于树干折断，使树堕入水中，化成了石头。拿没化的树枝，在水中试验，随着也化成了石头。化成石头的松树，树枝树干和树皮，和松树一样，而且坚韧苍劲。有没化成石的几段树，人们互相保留起来，以表明它是奇异之物。

自然石

洪州建昌县界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石龟，散在地中，莫知其数。皆如镌琢之状，而无文字。石人多倒卧者，时有立者。又云，侧近有石井，深而无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横道，莫知远近，道侧亦皆是石人焉。（出《录异记》）

【译文】

洪州建昌县境内的农田中，有自然形成的石碑、石人和石龟，分散在田地中，不知道有多少。都像被雕琢过的样子，只是没有文字。石人大多数都倒在地里，偶尔也有站立着的。另外，田地旁不远处有口石井，井很深但没有水。有好事的人，手拿着火进入井中，井壁旁边有横道，不知道多远多近。道两旁也都是石人。

热石

新北市是景云观旧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础。人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烧。应心烦热，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烧此石吼，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传耳。又蜀州晋原县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径二尺已来，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东边者，坐即灵者；西边者，与诸石无异。色并带青白也。（出《录异记》）

【译文】

新北市是景云观的旧址。那里有一个巨石，大小象柱子下面的石墩。有人坐在上面或踩在上面，就象被火烧了一样迅速退下来，弄得人心烦躁而发热，于是便生成疾病，往往使人致死。有的人说，要是聚火烧得这个石墩吼叫，瞿塘山也立即吼叫而且水也开始沸腾。这只是古老的时候人们的互相传说罢了。另外，蜀州晋原县的山亭中，有两块大石，每块的直径都在二尺以内，露出地面七八寸。人坐在石上，心痛往往不能救治。也是两块陨石。东边那块石头，是坐上就灵验的石头，西边那块，和别的石头没有不同。两块石头都带有青白的颜色。

犬吠石

婺源县有大黄石，自山坠于溪侧，莹彻可爱，群犬见而竞吠之。数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与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出《稽神录》）

【译文】

婺源县有块黄色的大石头，从山上坠落在山间的溪水旁，晶莹透彻很是可爱。一群狗见了就全都朝着石头叫。一连叫了几天，村里的人忍受不了狗叫的喧闹声，就一起将黄石推到溪水中。狗又冲着水叫而且叫声愈来愈急，村里的人又将大黄石从水中取出砸碎，狗便不叫了。

瓮形石

潘祚为鄱阳县令，后连带古城，其中隙荒数十亩。祚尝与家人望月于此，见城下草中有光，高数丈。其间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处，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瓮，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归其家，发其口，不可开。令击碎之，乃一石，如瓮之形，若冰冻之凝结者。复碎而弃之，卒无所得。（出《稽神录》）

【译文】

潘祚是鄱阳县的县令，以后又带管了古城，古城的荒地有好几十亩。潘祚曾经和家里人在古城望月，见城下草丛中有光亮，光芒高好几丈。发光的地方荆棘茂密，夜间不能行走，他就立即拿过弓箭射向发光的地方，用箭作为记号。第二天挖掘发光的地方，挖到一只陶瓮，大肚小口，里面装满了青色的石头。潘祚命人抬回家中，想打开瓮口，但打不开，就令人将陶瓮打碎，里面是一块石头，和瓮的形状一样，就像水冻成冰而凝结成的。又把这石头砸碎扔掉。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

三石

处（明抄本“处”作“虔”）州石人山，在泥水口，近有三石，形甚似人。居中者为君，左曰夫人，右曰女郎。（出邓德明《南康记》）

【译文】

处州有座石人山，在泥水河的入江口，山上相近有三石，形状非常象人。在中间的是君，左边的叫夫人，右边的叫女郎。

人石

昔有夫妻二人，将儿入山猎，其父落崖，妻子将下救之，并变为三石，因以为人石。（出《周地图记》）

【译文】

过去有夫妻二人，带领儿子进山打猎。父亲不幸从山崖上掉了下去，他妻子和儿子到崖下要救他，三人一起变成了三块石头，因此叫作人石。

金蚕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阳人，世善刻石，其祖尝为浙西廉使裴璩采碑。于积石之下，得一自然圆石，如球形，式如砻斫，乃重叠如壳相包。斫之至尽，其大如拳。复破之，中有一蚕，如蛴螬，蠕蠕能动。人不能识，因弃之。数年，浙西乱，王出奔至下蜀，与乡人夜会，语及青蚨还钱事。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蚕畜之。则宝货自致矣。问其形状，则石中蛴螬也。（出《稽神录》）

【译文】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阳人。他家世代善于刻石。他的祖父曾经为浙西廉使裴璩开采碑石，在堆积的石块中，得到一块自然形成的圆形石头，形状象皮球，象是人工削磨的样子。外面重叠好象包着一层壳。把外壳都削掉，剩下的象拳头那样大。再把它打破，里面有一条蚕，象金龟子的幼虫，能蠕动。人们都不认识它是什么，于是把它扔掉了。几年之后，浙西发生动乱，王文秉出逃到下蜀。有一天和家乡的人夜晚聚会，说到借钱还钱的事时，陪伴他的人中有人说：“人要寻求富贵，不如得到石中的金蚕畜养着，财宝金钱就会自然来到。王文秉问过金蚕的形状后，才知道那就是石头中的金龟子的幼虫。

坡沙

飞坡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飞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麦垄，依然仍旧。（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永昌年间，太州敷水店南的西坡，白天飞出去四五里路，一直堵落到赤水河中。坡上的桑田麦地，依然还是原来的样子。

鸣沙 灵州鸣沙县有沙，人马践之，辄鈖然有声。持至他处，信宿之后，无复有声。（出《国史异纂》）

【译文】

灵州鸣沙县有个地方的沙子，人或马踏上，就发出金属般的响声。把这里的沙子拿到别的地方，随便在哪里放一夜之后，再踏便不再有声。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井附）

水　帝神女　刘子光　益水　酿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铜车　神牛泉　燕原池 丹水

　陆鸿渐　零水　龙门　漏泽（两出）　重水　湘水　暴水　仙池 渝州滩　清潭

　驱山铎

井　乌山龟　绿珠井　临沅井　火井　盐井　御井　王迪　贾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兴坊百姓　独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鸡井　军井　金华令

水帝神女

《山海经》：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云：天帝之二女，处江为神。《列仙传》所谓江妃二女也。《离骚》所谓《湘夫人》，“帝子降分北渚”是也。《河图玉板》云，尧之二女，为舜之妃，死葬于此。冢在县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原缺出处，令见郭璞注《山海经》卷五）

【译文】

《山海经》上说，洞庭之中，天帝的两个女儿居住在那里。郭璞注释说：天帝的两个女儿，在江中做神仙。也就是《列仙传》中所说的江妃二女。《离骚》里有《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说的就是湘夫人。《河图玉板》上说是尧的两个女儿，也是舜的妃子，死后埋葬在这里。坟墓在县城北面一百六十里的青草山。

刘子光

汉刘子光西征，遇山而渴，无水。子光在山南，见一石人，问之曰：“何处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剑斩石人，须臾，穷山水出。（出《独异记》）

【译文】

汉朝刘子光西征，遇山而渴，但无水。刘子光在山南面，见有一石人，问他说：“什么地方有水？”石人不说话。于是刘子光拨剑砍下石人的头。不一会儿，山水尽出。

益水

益阳县在长沙郡界，益水在其阳。县治东望，时见长沙城隍。人马形色，悉可审辨。或停览瞩，移晷乃渐散灭。县去长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里绝表显，将是山岳炳灵，冥像所传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禅梁父。是日，山灵炳象，构成宫室。昔汉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采药，于波中，见汉家楼观参差，宛然备瞩，公侯弟宅皆满目。班超在浑耶国，平旦，云霞鲜明，见天际宫阙，馆宇严列，侍臣左右，悉汉家也。如斯之类。难可审论。（出《录异记》）

【译文】

益阳县在长沙郡边界，益水在益阳县南面。在县城向东望，时常能见到长沙的护城壕，且人和车马的形状和颜色，都可以分辨出来。有时站住观望，随日影移动便渐渐散去消失。益阳县离长沙有三百里，要跨越重山。在长沙城里看不见的而城外看得很明显。可能是山岳的灵光，把阴间的景象反射出来了吧。当初光武帝中元元年，祭太山、祭梁父山。这一天，山中的灵光影象，构成宫殿屋宇。过去汉武帝派儒生徐宣漂洋过海采药，在波浪中，徐宣看见汉朝楼台高低不一，好象全都看在眼里。公侯的府弟宅院满眼都是。班超在浑耶国，一天早晨云霞鲜艳明朗，班超见天边现出宫殿，客馆屋宇整齐地排列着，侍臣恭侯在左右，都是汉朝的景象。类似这样的事，很难弄明白。

酿川

沈酿川者，汉郑弘，灵帝时为乡啬夫。从宦入京，未至，夜宿于此。逢故人，四顾荒郊，村落绝远。沽酒无处，情抱不申，乃投钱于水中而共饮。尽夕酣畅，皆得大醉。因便名为沈酿川，明旦分首而去。弘仕至尚书。（出《博物志》）

【译文】

沉酿川这地方有段故事，汉朝的郑弘，汉灵帝时在乡里做啬夫官，跟随上官进京。还没到京城，夜晚便住在这里。在这里遇见了以前的朋友，看看四周都是荒凉的郊外，近处根本没有村落，没有地方买酒，从感情上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就把钱扔到水中以水做酒一起喝。大家畅快地喝了一夜，全部喝得大醉。因此便把这条河起名叫沈酿川。第二天早晨大家分头离去。后来郑弘官至尚书。

石脂水

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出《酉阳杂俎》）

【译文】

高奴县的石脂水，水中有油，浮在水面上就象油漆一样。采回去用它润滑车轴和点灯，特别明亮。

元街泉

元街县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盘龙。或试挠破之，随手成龙状，驴马饮之皆惊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元街县有一眼泉，泉眼中的水，交错旋转就象盘旋的龙。有的人试着把它搅乱，可随着人搅动的手势又成了龙的形状。驴和马饮了泉水后都惊恐地逃走。

铜车

荆之清水宛口旁，义熙十二年，有儿群浴此水。忽见岸侧有钱，出于流沙，因竞取之。手满置地，随复流去。乃以襟结之，然后各有所得。流钱中有铜车，铜牛牵车之势甚迅速。诸童奔逐，掣得车一脚，径可五寸许。猪鼻，毂有六幅，通体青色，毂内黄锐。时沈敞守南阳，求得车脚。钱行时，贯草辄便停破，竟不知所终。（出《酉阳杂俎》）

【译文】

荆州的清水河宛曲的入口处，东晋义熙十二年的时候，一群儿童在清水河中洗澡，忽然看见有钱从那里涌出，于是群童都跑去拣钱。手拿满了便放在地上，可是又被流水冲走了。群童就把钱放到扎起的衣襟里，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些。流钱中有一辆铜车，铜牛拉车的奔势特别快。群童奔跑着去追车，拉到了铜车的一只车轮。车轮的直径有五寸左右，中间隆起为猪鼻形，车轮有六根幅条。整个车轮呈黑色，车轮中心的圆孔呈黄色且很细。当时沈敞任南阳太守，寻求到铜车的车轮，把它当作钱币流通时，用草穿轮草便断裂。竟然没有人知道车轮最终的下落。

神牛泉

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河之上源也。山在县东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庙。耆旧云，山下亦有百泉竞发。有一神牛，驳身，自山而降，下导九十九泉，饮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导九十九泉，积以成川，西南流。（出《水经》）

【译文】

北魏《土地记》上说，沮阳城东八十里，有座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眼泉，是沧河的发源地。牧牛山在县城东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庙。老人们说，山下有百泉竞发。有一头神牛，身体象毛色不纯的马，从山上下来。山下流通的九十九眼泉水，都被神牛喝干。所以这座山便叫做牧牛山。现在山下流通的九十九眼泉水，积蓄成了一条河，流向西南。

燕原池

燕原山天池，与桑乾泉通。后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鱼七头，于此池放之。后与桑乾原得穿鱼，犹为不信。又以金缕拖羊箭射着此大鱼，久之，又与桑乾河得射箭所。山在岚州静乐县东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连汭。（出《洽闻记》）

【译文】

燕原山天池，与桑乾河以泉水相通。北魏孝文皇帝，用金珠穿在七条鱼头上，在天池中把鱼放掉。后来在桑乾河里得到了头上穿着金珠的鱼。孝文皇帝还不信，又用金缕拖羊箭射中天池中的一条大鱼。过了很长时间，又在桑乾河中得到了用箭射中的那条鱼。燕原山在岚州静乐县东北一百四十里，那地方俗称天池，其实叫作祁连汭。

丹水

怀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长平山。传云，秦杀赵卒，其水变赤，因以为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诏改为怀水。（出《国史异纂》）

【译文】

怀州北面有条河叫丹水，它的源头出自长平山。传说，秦将章邯坑杀赵国降卒，这条河的水就变成了红色，所以叫做丹水。皇上在太原知道了其中的缘故，便下诏将丹水改名为怀水。

陆鸿渐

元和九年春，张又新始成名，与同恩生期于荐福寺。又新与李德裕先至，憩西廊僧玄鉴室。会才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数编书。又新偶抽一通览焉，文细密，皆杂记，卷末又题云《煮水纪》（“记”原作“处”，据明抄本改）。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遇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赴郡。抵扬子驿中，将食，李曰：“陆君善茶，盖天下闻，扬子江南零水，又殊绝。今者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信谨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取水，陆洁器以俟。俄水至，陆以杓扬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人，敢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齐至岸，舟荡半，惧其尠，挹岸水以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欺乎！”李大惊赏，从者数十辈，皆大惊愕。李因问陆，既如此，所经历之处，水之优劣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出《水经》）

【译文】

唐元和九年春，张又新刚刚成名，便与同时中举的人约定在荐福寺相聚，张又新和李德裕先到了，便到西厢房的和尚玄鉴的房中休息。恰巧有个南方和尚走了进来，放下装东西的口袋就躺下休息。口袋里有几编书，张又新随手抽出一本从头至尾地阅读。文字小而稠密，都是杂记。书的末尾又题《煮水记》。书上说，唐太宗掌朝时，封李季卿为湖州刺史。李季卿在上任途中走到维扬，遇见到隐居的陆鸿渐。李季卿对陆鸿渐的名字一向很熟悉，现在又见到了陆鸿渐本人，真有如老朋友见面一样高兴，于是二人一同前往郡城。抵达扬子驿中，快要吃饭的时候，李季卿说：“陆君善于茶道，天下闻名，而扬子江南零水，又特别超乎寻常。今天你的好茶道和这里的好水，可以说是千年才遇上一次，为什么要放过这次机会呢？”说完便命令诚实谨慎的军士，提着水瓶操着小船，到南零深处去取水。陆鸿渐将茶具擦拭干净在那里等着。时间不长水到。陆鸿渐用勺子舀水说：“江水倒是江水，但不是南零水，好像江岸边的水。”取水的军士说：“我划船深入，遇见的有上百人，我敢欺哄吗？”陆鸿渐不言语，把水倒向盆里。倒了一半，陆鸿渐急忙停住，又用勺子舀水说：“从这往下才是南零水。”取水的军士顿时很吃惊，跪下说：“我从南零怀抱水瓶到江岸，因船摇荡而洒去一半。我怕水少，就舀江岸边的水把水瓶加满。这位处士的鉴别能力，真是神了，谁还敢隐瞒欺骗他吗？”李季卿大为惊叹赞赏，跟从的几十个人，都很惊愕。李季卿于是问陆鸿渐说：“既然这样，您所经过地地方，水的好坏就可以判断了”。他说，“楚水第一，晋水最下等”。李季卿便让陆鸿渐口述排列出各处水的等级。

零水

赞皇公李德裕，博达士。居廊庙日，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零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忆。乃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叹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顷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隐也。（出《中朝故事》）

【译文】

赞皇公李德裕，是个博学通达之人。在朝廷做官的时候，他有个亲信奉命出使京口，李德裕对那个人说：“你回来时，金山下扬子江中的零水，给我取回来一壶。”那人乘船回来那天，因喝醉了酒而忘了取水的事。船到石头城下时，才想起来，就在江中打了一瓶水回到京城献给了李德裕。李公饮后，非常惊讶，就说：“江南水的味道，有异于几年前了。这水很象建业石头城下的水。”那人便向李德裕道歉，不再隐瞒自己的过错。

龙门

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木（“木”《国史补》下作“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埽，必于河滨，终为水溺死也。（出《国史补》）

【译文】

龙门人都说他们善于游泳。在瀑布中，抱着木头上下，象神仙一样，然而清明节祭拜扫墓，也一定要在河边，还是有人终于被水淹死。

漏泽

漏泽，据郦元注水经云，姚墟东有漏泽，方十五里，绿水泓澄。凡三大泽，曲际有阜，俗谓之妫亭。侧有三石穴，广员三尺，而有通否，水自盈漏。漏则数夕之中，倾竭陂泽中矣。左右居人，识其将漏，预以水为曲拔（“水为曲拔”《水经注》卷二五作“木为曲洑”。）物障穴口，鱼鳖异鳞，不可胜载矣。今按此泽漏，凡穴区别，所谓车箱漏、鼓漏、土漏、鸡漏、猪漏。春夏积水，秋冬漏竭，居人知之，不过三日之中俱尽。在今兖州泗水县治东七十里。（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七闽记》）

又 兖州东南接沂州界，有陂，周围百里而近。恒值夏雨，侧近山谷间流注所聚也，深可袤丈。属春雨，即鱼鳖生焉。或至秋晴，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无余。故彼之乡里，或目之为漏陂，亦谓之陷泽。其水将漏，即有声，闻四远数十里分，若风雨之聚也。先回旋若涡势，然后沦入于穴。村人闻之日，必具车乘及驴驼，竟拾其鱼鳖，辇载而归。率一二岁陷，莫知其趋向及穴之深浅焉。（出《玉堂闲话》）

【译文】

漏泽，据郦道元的《水经注》上说，姚墟东面有漏泽，方圆十五里，绿水深广清澈。一共有三个大泽，弯曲的边缘有座土山，当地称它为妫亭。旁边有三个石洞，三尺宽，不管通与不通的，水都自然充满又自然漏掉。石洞在几个晚上，便将泽中水全部漏干。在左右居住的人，知道它要漏的时候，预先用东西堵住洞口，捉到的鱼鳖和别的水生物，用车都装不下。今现在按照这些漏穴的样子，可以把它们区别开来，人们分别叫它们车箱漏、鼓漏、土漏、鸡漏、猪漏。泽中春夏积水，秋冬漏尽，居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不超过三天全都漏尽。漏泽在现在的兖州泗水县城东七十里。

又 兖州东南和沂州交界的地方，有个大水池，周围有近百里。每年夏天的雨水，从附近山谷中流下来注入到这里聚集而成，大约有一丈多深。春天的雨水流入池中，立刻有鱼鳖生长。到了晴朗的秋天，池中的水一个晚上就全都渗进池底而一点不剩。所以水池附近的住户，有的人看到了水池漏水就叫它漏池，也有的人把它叫作陷泽。池水要漏的时候，立即发出声响，声响可传到四周几十里远，就象狂风暴雨会聚在一起到来一样。池水先旋转，然后沉入池底的洞穴中。村里的人听见水池发出要漏的声响那天，必定准备好车辆以及驴和背囊赶来，拾尽池中的鱼鳖，装满车载满背囊而回。池水大致一二年渗漏一次，不知道水的去向，以及洞穴的深浅。

重水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东宜绫纱，宜纸镜，水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后纹彩焕发。郑人荥水酿酒，近邑水重。斤两与远郊数倍（出《国史补》）

【译文】

凡是有水的地方，水质由于土质和地理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江东适宜纺纱织绫，适宜造纸制镜，皆水质的缘故。蜀中的人织成锦缎后必须在江水中洗，上面的花纹和色彩才能焕发。郑人用荥水酿酒，距城镇近的地方的水就重，斤两与距城镇远的地方相比重几倍。

湘水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见底，碎石若樗蒲子，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出罗含《湘川记》）

【译文】

湘水特别清，水深五六丈，能看见下面的水底。水底的碎石象樗蒲子一样多采，白沙象霜雪一样玉洁，赤岸象朝霞一样鲜红。

暴水

青城山，因滞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观后，高百余丈，殿当其下，将忧摧坏。俄有坠石如岸，堰水向东，竟免漂陷。观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为劳。自此暴水出处，常有流泉，直注厨内，其味甘香，冬夏不绝。（出《录异志》）

【译文】

青城山，因雨水积阻而使山崖崩塌，又猛又急的大水因没有了阻挡而冲了过来。到达丈人观后面，大水有一百多丈高，观中的大殿在水的下面，将有摧毁大殿的危险。顷刻间有一条巨石坠落下来象堤岸一样，拦截大水向东流去，终于免除了大患。以前观中常年从小河里打水，用来供给日常饮食。每日打水很是劳累，从这次大水流过的地方，常有流动的泉水，一直流到厨房里。泉水味道甜香，冬夏不绝。

仙池

渝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县界，岷江南岸。其池周回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传者，有仙人姓然，名独角，以其头有角，故表其名。自扬州来居此。池边起楼，聚香草置楼下。独角忽登楼，命仆夫烧其楼，独角飞空而去，因名仙池。见有石岩一所，向岷江而见在。（出《渝州图经》）

【译文】

渝州有个仙池，在渝州西南江津县界内，岷江南岸。这个仙池周长二里，水深八尺，池水流入岷江。古老的传说中说：有一位仙人姓然，名独角，因为他头上有角，所以用来表示他的名字。仙人从扬州来住在这里，在池边盖起一座楼，收集了很多香草在楼下。有一天然独角忽然登上楼去，命令仆人烧掉这座楼，他从楼上飞向天空而离去。因此把这个水池取名叫仙池。现有石岩一处，朝岷江方向就能看见它立在那里。

渝州滩

渝州城滩，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县东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腾，乍停乍发，多覆舟之患。古老传，昔有仙居和来为巴州刺史，过此滩舟翻，溺水而死。和女与兄途（“途”原作“图”，据明抄本改）行，女有两儿，方稚齿，乃分金珠作二锦囊，缨致儿颈。然后乘船至父没处，叫声投水。凡六日。与兄梦云：“二十一日，与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而出，今碑在城滩侧。（出《渝州图经》）

【译文】

渝州的城滩，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县东北，沿水流八十里长，岷江水波浪翻腾，一浪刚停又起一浪，有许多翻船的悲剧发生。古老的传说中说：过去有个叫居和的仙人来做巴州刺史，经过这个水滩时船翻了，居和被水淹没而死。居和的女儿和她哥哥步行奔来。居和的女儿有两个孩子，都很小，于是她把金珠分作两个锦袋，用丝线系在两个孩子的脖颈上。然后乘船到她父亲淹死的地方，呼叫了几声就投身到水中。过了六天，她给哥哥托梦说：“二十一日，我和父亲一起从水中出来”。她哥哥便令人守在江边。到了那一天，父女二人果然从江水中漂浮出来。现在他们的墓碑在城滩的旁边。

清潭

新康县西百里，有清潭，在章浦。溪源极深，常有白龙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粪掷潭中，即有大雨暴水。至今有验。（出《录异记》）

【译文】

新康县西面约一百里远的地方，有个清潭，在章浦。这个溪水之源特别深，常有白龙藏身在潭中。天旱时，如果让人取来猪羊的粪便扔入潭中，立即就会下起大雨，到现在还很灵验。

驱山铎

宜春界钟山，有峡（“峡”原作“破”，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数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回环澄澈，深不可测。曾有渔人垂钓，得一金锁。引之数百尺，而获一钟，又如铎形。渔人举之，有声如霹雳，天昼晦，山川振动。钟山一面，崩摧五百余丈，渔人皆沉舟落水。其山摧处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识者云，此即秦始皇驱山之铎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宜春的边界钟山，有一条几十里长的山峡。山峡中的水就是宜春江，江水宛转清澈，深不可测。曾经有个打鱼的人在江中钓鱼，钓到一只金锁。牵引到几百尺远，又获得了一口钟，它好象大铃的形状。打鱼的人把它举起来，有响声象霹雷，天空由晴朗变得晦暗，山川振动，钟山的一面，崩塌了五百多丈，打鱼的人都因船沉而落入水中。钟山崩塌的地方象刀削的一样，到现在还那样。有见识的人说，这就是秦始皇驱山的大铃。

井

乌山龟

乌山下无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龟，大如马蹄。积炭五堆于函旁。复掘三丈，遇磐石，下有水流犹湖然。遂凿石穿，水北流甚駃。俄有一船，触石而至。匠人窥船上，得一杉木板，刻字曰：“吴赤乌二年八月十日子义之船。”（出《酉阳杂俎》）

【译文】

乌山脚下没有水。魏末，有人挖井挖到五丈深，得到一个石匣子，从石匣中得到一只龟，像马蹄一样大。有五堆炭堆积在石匣旁。又挖了三丈，遇到了磐石，磐石下面有水流动，像是湖泊。于是穿透磐石，见水向北流得很快。不一会儿有一只船，船头触到磐石而停住。打井的人向船上看，见到一块杉木板，上面刻的字是：吴赤乌二年八月十日子义之船。

绿珠井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圆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耆老传云，汲饮此水者，诞女必多美丽。里闾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遂以巨石填之。迩后虽时有产女端严，则七窍四肢多不完全。异哉（州界有一流水，出自双角山，合容州畔为绿珠江。亦犹归州有昭君村，村盖取美人生当名矣）！（出《岭表录异》）

【译文】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从前有一户姓梁人家的女儿长得很美。石季伦做交趾采访使的时候，用圆珠三十斗买下了梁家的女儿。梁家居住的地方，旧井还在。听老人讲，喝了这井水的人，生下的女儿必定大多都很美丽。乡里有人知道了，认为美色不利于时运，就用巨大的石块把井填上了。填井之后，虽然也不时有端庄的女孩出生，但七窃和四肢大多不完全。奇怪！（州边界有一条流水，从双角山发源，在容州边汇合成为绿珠江。像归州有昭君村似的，村子因美人出生于此而命名）！

临沅井

葛稚川云，余祖鸿胪少时，尝为临沅令。云，此县有名家，世寿考，或出百岁，或八九十。后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后累世寿考。由此乃觉是宅所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朱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去井数尺。此丹砂汁因泉渐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况乃饵炼丹砂而服之乎！（出《抱朴子》）

【译文】

葛维川说，他曾任大鸿胪的祖父年轻时，曾经做过临沅县令。听他祖父说，临沅县有一户有名的家庭，家中的人世代长寿，有的超过一百岁，有的八九十岁。后来迁移到别处，这家的子孙因转换了地方多半过早地死去。别的人住了他家原来的房子，以后世代都长寿。从这件事来看就觉得是住宅所造成的，但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原因。见他家的井水发红，就试在井的左右挖掘，挖到了古人埋下的丹砂几百斗，离井几尺远。这些丹砂的汁液凭借泉水渐渐流入井中，因此饮这口井的水才得以长寿。何况炼制后的丹砂吃下去呢！

火井

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者，时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观视后，火转盛热，以盆著井上煮盐，得盐。后人以家烛火投井中，即灭息，至今不复燃也。（出《博物志》）

【译文】

有一处火井，长宽各五尺，深二三丈。住在蜀国都城的人，时常用竹子木板和木棍投入井中以取火。诸葛亮丞相前去观察后，火势转旺而更热。用盆放到井上煮盐水能得到食盐。后来有人把家中的蜡烛火扔到井中，火井立即熄灭，到现在也不再燃烧。

盐井

陵州盐井，后汉仙者沛国张道陵之所开凿。周回四丈，深五百（“五百”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四十尺。置灶煮盐，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万岁通天二年，右补阙郭文简奏卖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万贯。百姓贪其利，人用失业。井上又有玉女庙。古老传云，比十二玉女，尝与张道陵指地开井，遂奉以为神。又俗称井底有灵，不得以火投及秽污。曾有汲水，误以火坠，即吼沸涌。烟气冲上，溅泥漂石，甚为可畏。或云，泉脉通东海，时有败船木浮出。（出《陵州图经》）

【译文】

陵州的盐井，是东汉仙人沛国的张道陵在那里开凿的。井口周长有四丈，井深五百四十尺。在井边安置炉灶用井水煮盐，三分之二送入官府，三分之一进了百姓家。因为有利可图，所以这里的人越聚越多，因人越聚越多，所以形成了城镇。武则天称帝后的万岁通天二年，右补阙郭文简上奏请求出卖井水。一天一夜，就卖水得钱四十五万贯。百姓贪图井水的利益，人用失业。盐井上面还有一座玉女庙，古老的传说说：庙中的十二个玉女，曾经为张道陵指引开井的地点，于是把她们奉为神。当地的人又说井底有灵，不能往井下扔火和脏东西。曾有人去打水，一失手把火坠落下去，立即发出吼声并沸腾起来，烟气往上冲，泥土飞溅，连石头都被水卷了起来，非常可怕。有人说，井水的泉脉通东海。时常有破败的船木从井水中浮出。

御井

善和坊旧御井，故老云，非可饮之井，地卑水柔，宜用灌。开元中，以骆驼数十，驮入大内，以给六宫。（出《国史补》）

【译文】

善和坊有一口旧御井。过去的人说，这口井的水不能饮用。因地势低而水柔软，适宜作洗涤之水。开元年间，用几十头骆驼，把这水驮进皇宫，以供六宫洗涤之用。

王迪

唐贞元十四年，春三月，寿州随军王迪家井，忽然沸溢，十日又竭。见井底有声，如婴儿之声。至四月，兄弟二人盲，又一人死。家事狼狈之应验。（出《祥异集验》）

【译文】

唐朝贞元十四年，阳春三月，寿州随军王迪家中的井，忽然沸腾水满流出井外，十天后又一点水都没有。听见井底有声音，象是婴儿的哭声。到了四月，王迪的兄弟有两个瞎了眼睛，又有一个死了。从他家中困顿窘迫之状可以看出，这口井有神且灵验。

贾耽

贾耽在滑台城北，命凿八角井，以镇黄河。于是潜使人于凿所侦之。有一老父来观，问曰：“谁人凿此井也？”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也。”耽问之，曰：“吾是井大夫也。”（出《玉泉子》）

【译文】

贾耽在滑台城的北面，令人开凿八角井，以镇制黄河。他暗中派人在凿井的地方观察。有一位老人前来观看，问道：“这井是谁开的？”小吏回答说是贾耽。老人说：“真是行家里手，只是东西南北距离都太小了。”贾耽问老人是谁，老人说：“我是井大夫。”

八角井

景公寺前街中，旧有巨井，俗呼为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命从婢以银棱碗，就井承水。误坠井，经月余，碗出于渭河。（出《酉阳杂俎》）

【译文】

景公寺前的大街当中，很早以前就有一口大井，当地人都叫它八角井。唐朝元和初年，有位公主夏天时从井边路过，见百姓在井中打水，便命跟从的丫环用银棱碗，去井里取水。丫环不小心将银棱碗掉到井里，过了一个多月，银棱碗出现在渭河。

李德裕

李德裕在中书，常饮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递铺。有僧人诣谒，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门，虽布素，皆引接。僧谒（“谒”原作“曰”，据明抄本改）德裕，曰：（“曰”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相公在位，昆虫遂性，万汇得所。水递事亦日月之薄蚀，微僧窃有感也。敢以上谒，欲沮此可乎？”德裕颔颐之曰：“大凡为人，未有无嗜欲者。至于烧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藆弋奕之事，弟子悉无所染。而和尚有不许弟子饮水，无乃虐乎？为上人停之，即三惑驰骋，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贫道所谒相公者，为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与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大笑：“真荒唐也。”僧曰：“相公但取此井水。”曰：“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观常住库后是也。”德裕（“德裕”二字原作“但”，据明抄本改）以惠山一罂，昊天一罂，杂以八缻一类，都十缻，暗记出处，遣僧辨析。僧因啜尝，取惠山寺与昊天，余八乃同味。德裕大奇之，当时停其水递，人不告劳，浮议弭焉。（出《芝田录》）

【译文】

李德裕任宰相的时候，经常饮用常州惠山井中的泉水，泉水要从毗陵经驿站传递送到京城。有个和尚到李德裕的住处去拜见他。李德裕好接触奇异之事，凡是有人云游到他门前，虽然是布衣素服，全都引进接见。和尚谢过李德裕说：“相公您在位，连昆虫都通达人性，万条江河都有归处。递水事只是点小毛病，小僧私下也有感触，才敢来拜见您，想阻止这件事可以吗？”李德裕点头说道：“只要做人，没有无嗜好和私欲的，至于烧汞这是我不会的，况且酒色等三惑及赌博下棋之事，弟子我并没有沾染。然而和尚不许弟子饮水，这不是残酷吗？为了您停水，三惑就会立即放纵，而怠慢必然产生。”和尚说：“我所以来拜见相公，是因为我熟悉常州水脉。京都有一眼井，与惠山寺的泉脉相通。”李德裕大笑说：“真荒唐。”和尚说：“相公只管取这井中的水。”李德裕说：“井在寺中的什么地方？”和尚说：“在昊天观常住库后面。”李德裕用一个小口大肚的瓶子装了一瓶惠山水、一瓶昊天水，和八瓶同一类水掺杂在一起，总共十瓶，暗自记住每瓶水的出处，送给和尚分辨。和尚于是用口品尝，取出惠山与昊天之水，其余八瓶全都一个味道。李德裕非常惊奇，当时就停止递水。人们不再为此辛劳，流传的议论也停止了。

永兴坊百姓

唐开成末，永兴坊百姓王乙掘井，过常井一丈余，无水。忽听向下有人语及鸡声，甚喧闹，近似隔壁。井匠惧，不敢扰。街司申金吾韦处仁将军。韦以事涉怪异，不复奏，遂令塞之，据《周秦故事》，谒者阁上得骊山本，李斯领徒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之以章程。三十七岁，因地中井泉。奏曰，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抑知厚地之下，或别有天地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开成末年，永兴坊百姓王乙挖井。已经超过正常井一丈多深了，还没水。忽然听见所挖的井下有人说话和鸡叫的声音，特别嘈杂，就象在隔壁。挖井的工匠害怕，不敢再向下挖。街司申报给韦处仁将军，将军认为此事怪异，没有上奏，急忙令将井填塞。据《周秦故事》中说，有个谒官在阁楼上得到骊山上报的奏章，说李斯带领被罚劳役的七十二万人在骊山修建陵墓，秦始皇三十七年，因遇到了地下的井泉，李斯上奏说：已经开凿到地下最深处，凿不进去，也烧不着火，敲打地下却什么也没有，就好像下边有天。或许在深厚的土地下面，又别有天地？

独孤叔牙

独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转，数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栏大笑，却坠井中。汲者搅得席帽挂于庭树，每雨所溜处，辄生黄菌。（出《酉阳杂俎》）

【译文】

独孤叔牙，曾经令家人到井中打水，觉得很重转不动井绳，好几个人帮助提了出来，原来是个人，头戴草帽，手扶井栏大笑，又退坠井中。打水的人搅到了草帽，挂在庭院前面的树上，每当下雨时草帽上的雨水滴溜到的地方，就生长出黄菌。

柴都

东方有柴都焉，在齐国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状，深不测。至春夏时，雹从井中出，出则败五谷。人常以柴塞之，不塞则雹为患。故号柴都。（出《郭氏玄中记》）

【译文】

东方有个柴都，在齐国的山上。山上有一眼泉水，形状象井，不知有多深。到春夏，冰雹就从井中喷出来，出来就砸坏五谷。人们经常用柴禾塞井，不塞，冰雹就生祸患，所以称它梁都。

濠州井

戊子岁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积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浚之。有工人父子应募者，其子先入，倚锸而卒。其父遽下，亦卒。观者如堵，无敢复入。引绳出尸，竟不复凿。（出《稽神录》）

【译文】

戊子年大旱。濠州城内酒馆前面，有口大井，堙没堵塞了很长时间。到这时酒馆主人便召募井工淘井。有井工父子二人前来应召。儿子先入井，倚着铁锹而死。父亲急忙下去，也死去。围观的人象堵墙，没人敢再下井。人们用绳子把二人的尸体拉上来，终不再开井。

鸡井

江夏有林主薄，虐而好赌，甚爱一女，好食鸡，里胥日供双鸡。一日。将杀鸡，鸡走，其女自逐之。鸡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见。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气腾上如炊。其家但临井而哭，无敢入者。有屠者请入视之，但见大釜，汤沸火炽。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气稍稍而息，井中唯鸡骨一具，人骨二具。此数闻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出《稽神录》）

【译文】

江夏有一个姓林的主薄，性情暴虐而且爱好赌博。他非常钟爱的一个女人，喜欢吃鸡，乡里的官吏每天供给她两只鸡。有一天，要杀鸡时，鸡逃走，这个女人就自己去追鸡。鸡进入房屋北面的枯井中，这个女人也跟着入井，进去就不见了。林主薄亲自去井边，也进入井中不再出来。一会儿井中有黑气向上升腾，就象炊烟。他家中的人只来到井边痛哭，没有人敢进入井中。有个屠夫请求进入井中察看，只见井下有一口大锅，锅中的水被炽热的火焰烧得滚开。有人拖住他的脚说：“不干你的事。”屠夫不得进井被人拉出。过了很长时间，黑气逐渐止息，见井中只有一具鸡骨架，两具人骨架。这件事不只一次地听老年人说过，但不知道是哪年的事。

军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后焚毁，以为军营，有大井淀塞。壬子岁，军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获。有一人请复入，曰：“以绳缒我，我急引绳，即亟出之。”既入久之，忽引绳甚急，即出之，已如痴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见城郭井邑，人物甚众。其主曰李将军，机务鞅掌，府署甚盛。惧而遽出，竟不获二尸。建州留后朱斥业。使填此井。（出《稽神录》）

【译文】

建州有一座魏使君的住宅，战乱之后被烧毁，用来作为军营。住宅内有口大井被沉淀物堵塞。壬子年，兵士开始疏通这口大井。进入井中的两个人，都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有一人请求再入井，说：“用绳子把我拴住，我急促地牵动绳子，就立即把我拉出来。”已经入井很长时间了，那人忽然很急促地牵动绳子，上面的人立即把他从井中拉出来，他已经象痴呆了一样。半天才能讲话说：“我进入井中，只见井下有城郭市镇，人很多。那里的主管叫李将军。公事很繁杂，官府也很气派。我因害怕就急忙出来了，竟然没找到那两个人的尸体。”建州的节度留后朱斥业，派人填上了这口井。

金华令

王祝从子某，为金华令。筑私第于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往东南隅，如灌漏卮，倾刻而尽。其地成井，深不可测。以丝籰缒石以测之，数十丈乃及底。粘一新捻头而上，与人间常食者，无少异也。（出《稽神录》）

【译文】

王祝的一个侄子，在金华做县令。他在城中建造了一座私人住宅。夏天城中下起了暴雨，忽然雨水奔流向住宅的东南角，就象灌进漏底的酒器里，一会儿水就流尽了。漏水的地方形成了一眼井，估计不出井有多深。用丝网坠一块石头来测量，几十丈才到底，粘上一个新馓子，与人间经常吃的，没有多少不同。

卷第四百　　宝一

金　翁仲儒　霍光　陈爵　苻坚　雩都县人　何文　侯遹　成弼　玄金　邹骆驼 裴谈　牛氏僮　宇文进　苏遏　韦思玄　李员　虞乡道士　赵怀正　金蛇

金

西方日官之外，有山焉，其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银；又入一丈，有锡；又入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也。《淮南子》术曰：“饵丹阳之为金也。”（出《神异经》）

【译文】

西方日官城外，有座山。此山长十多里，宽二三里，高一百多丈，全都是又大又黄的金子。它的颜色特别美丽，不掺杂泥土和沙石，不生长花草和树木。山上有一个金人，有五丈多高，全身都是纯金的，名字叫金犀。进入山下一丈，有银；再进入一丈，有锡；再进入一丈，有铅；再进入一丈，有丹阳铜。丹阳铜象金子一样，经过锻制可以作为镶嵌涂饰器具的原料。《淮南子》的学说中谈道：“把丹阳铜里掺入饵料，就可以使它变成金子。”

翁仲儒

汉时，翁仲儒家贫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其家，于是与王侯争富。今秦中有雨金（“雨”原作“两”，“金”字原缺，据明抄本改补。）翁，世世富。（出《神异经》）

【译文】

汉朝的时候，翁仲儒因家境贫困而做苦力。当时他家住渭川。一天早晨，天上象下雨一样落下十斛即一百斗金子在他家里。于是他可以和王侯比富。现在秦中地方还有象翁仲儒一样能得到天降金雨的人，因而世世代代都很富有。

霍光

汉宣帝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铰饰之。每夜，车辖上有金凤凰飞去，莫如所，至晓乃还，守车人亦见之。南郡黄君仲，于北山罗鸟，得一小凤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翅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云，车辖上凤凰，常夜飞去，晓则俱还。今晓不还，恐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后数日，君仲诣阙，上金凤凰子。帝闻而疑之，以置承露盘，倏然飞去。帝使人寻之，直入光家，至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辄乘之。故嵇康《游仙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是也。（续《齐谐记》）

【译文】

汉宣帝曾经把一辆黑色盖蓬的车赐给大将军霍光。霍光把这辆车全都用金子装饰起来。每到夜晚，车轴的插销上就有一只金凤凰飞出去，不知飞到哪里，直到天亮才飞回来。看守车子的人也看见了。南郡黄君仲，在北山用网捕鸟，捕到了一只小凤凰，拿到手里便变成了紫金，羽毛和翅膀都很完整，能有一尺多长。再说看守车子的人把那件事后报告了霍光，说：“车轴插销上的金凤凰，经常在夜晚飞出去，天亮才飞回来。今天天亮后还没飞回来，恐怕被他人得到了。”霍光对这件事感到特别奇怪，就把守车人所说的事都报告了皇上。过了几天，黄君仲到宫里去拜见皇上，便将小金凤凰献给了皇上。宣帝听说是他捕到的，很是怀疑。便把小金凤凰放在承露盘中，小金凤凰突然飞去。宣帝令人寻找，只见小金凤凰一直飞进霍光家，落到车轴插销上。宣帝这才信以为真。宣帝取回了这辆车，每当外出巡游，都乘坐这辆车。所以嵇康在游仙诗中有“翩翩凤辖，逢此网罗”一句。

陈爵

汉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有湖，皖氏小儿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以上，相与钓于湖涯。挺先钓。爵往问挺曰：“钓宁得乎？”挺曰：“得。”爵归取竿纶，去挺三十步所，见湖涯有酒樽，色正黄，没水。爵以为铜也，涉取之，滑重不能举。挺望见，共取之，竟不能得。人入深渊中流，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爵父国故吏，字君贤，惊曰：“安得此。”爵言其状。君贤曰：“此黄金也。”即驰与爵俱往，到金处，水中尚多。贤自涉水掇取，爵、挺邻伍并闻，俱竞采之，合得十余斤。贤言于相，相言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裕躬奉献，且言得金状。（出《论衡》）

【译文】

汉朝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内有个湖。皖侯国人氏中有两个小孩名字叫陈爵、陈挺，年龄都在十岁以上。这一天，兄弟俩一起到湖边钓鱼。陈挺先钓，陈爵过来问陈挺说：“钓到了吗？”。陈挺说：“钓到了。”陈爵立刻走回去拿鱼竿和鱼线。走到离陈挺有三十步远的地方，忽然看见湖边有个装酒的器具，颜色纯正而金黄，浸没在水中。陈爵以为是铜，便趟水进入湖中去取。因水下滑酒器重而拿不动。陈挺看见了，便过来和陈爵一起拿，仍然拿不动。这时他们二人已进到深水处的湖中央，忽然看见水中有象铜钱一样的东西纯正而金黄，有成百上千个，立刻一起去拾取。每个人两只手都抓满了，拿回家去给家里人看。陈爵的父亲是皖侯国过去的官员，字君贤。他看到儿子得到那么多金钱，惊奇地问道：“在哪里得到这些钱？”陈爵便把得到钱的经过说了一遍。君贤说“这是黄金啊。”立即和陈爵一块儿奔向湖边，来到有金子的地方，水中还有很多，君贤便自己下水去捡。陈爵、陈挺的邻居们听说之后，都争着来捡金子。金子全被拾取上来，一共有十多斤。君贤将这件事告诉了府相，府相又告诉了太守。太守便派人到陈家收取拣到的金子。陈君贤立刻派家人将金子献给官府，并讲述了得到金子的经过。

苻坚

前秦苻坚建元五年，长安樵人于城南见金鼎，走白坚。坚遣载取，到城，化为铜鼎。（出《异苑》）

【译文】

前秦苻坚帝建元五年，长安一个砍柴的人在城南看见一只金鼎，立刻跑回城去报告给苻坚。苻坚派人用车去拉金鼎，拉到城里，金鼎变成了铜鼎。

雩都县人

南康雩都县，跨江南出，去县三里，名梦口。有穴，状如石室。旧传尝有神鸡，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奋翼回翔，长鸣响彻。见之辄形入穴中，因号此石为鸡石。昔有人耕此山侧，望见鸡出游戏。有一长人，操弹弹之。鸡遥见，便飞入穴。弹丸正著穴上石，径六尺许，下垂蔽穴，犹有间隙，不复容人。又有人乘船，从下流还县，未至此崖数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担两笼黄瓜，求寄载之。黄衣人乞食，船主与之盘酒。食讫，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与，仍唾盘内，径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见其入石，始知神异。取向食器视之，见盘上唾，悉是黄金。（出《述异记》）

【译文】

南康境内有个雩都县，过江向南走，离县城三里路，有个地方名叫梦口。这里有个岩洞，从外看形状像石头房子。很早的时候传说这里曾有神鸡，颜色象上好的金子，从这个洞穴中出来，展翅盘旋飞翔，长长的鸣叫声非常响亮，被人看见它就将身体缩进入洞中。因此称此岩石为鸡石。过去有人在这座山旁边耕种，看见鸡出来游戏，有一个身量高的人，手持弹弓射鸡。鸡远远地看见，便飞进洞里，弹丸正打在洞上边的岩石上。这块岩石直径六尺左右，向下垂正好遮住洞口，还留有一道缝，但不能再容下一个人。过去有人乘船，从下流回县城，离这座山崖还有好几里时来了一个人，全身穿黄色的衣服，肩挑两笼黄瓜，请求船主载上他。上船之后，穿黄衣服的人讨要吃的，船主给了他一盘酒食。吃完，船到山崖。船主要瓜，黄衣人不给，并且向盘中唾唾沫。而后径直奔上山崖，一直进入石洞中。船主起初对黄衣人很气忿，见他进入石洞，才知道是神异。船主取过曾经装过食物的器具观看，只见吐在盘子上面的唾沫，全都变成了黄金。

何文

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出《列异传》）

【译文】

有一个叫张奋的人，家里大富，后来突然衰落。于是将住宅卖给黎阳程家。程家住进来后，死亡生病的事相继发生。程家又将此房转卖给邻居何文。何文在太阳落山之后，手中持刀，到北堂中房梁上坐定。到二更将尽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人，身高有一丈多，头戴高帽穿黄衣，升堂呼唤传问：“细腰，房中为什么有生人的气味？”回答说：“没有生人的气味。”不一会儿，有一个戴高帽穿蓝色衣服的人，再过一会儿，又有一个戴高帽穿白色衣服的人，问话和回答都和第一个人一样。快到天亮的时候。何文才从房梁上下到厅堂，象刚才听到的那样开始呼唤，问道：“穿黄衣服的是谁？”回答说：“是金，在厅堂西面墙壁下面。”“穿兰衣服的是谁？”回答说：“是钱，在厅堂前离井边五步远的地方。”“穿白衣服的是谁？”回答说：“是银，在墙东北角的柱子下面。”“你是谁？”回答说，“我是棒槌，在灶坑下。”到天亮，何文按次序挖开刚才说到的地方，得到金银各五百斤，铜钱千万枚，并拿过棒槌用火烧掉，于是这座宅院才清静安宁下来。

侯遹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广石，皆大如斗。遹爱之，收藏于书笼，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遹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别墅。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肴。忽有一老翁，负大笈至，坐于席末。遹怒而诟之，命苍头扶出。叟不动，亦不嗔恚，但引满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昔将我金去，不记忆乎？”尽取遹妓妾十余人，投之书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遹令苍头驰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遹家日贫，却复昔日生计。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者老翁，携所将之妾游行，傧从极多，见遹皆大笑，问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也。（出《玄怪录》）

【译文】

隋朝开皇初年，广都孝廉侯遹进城，到剑门外，忽然看见四块石头，全都象斗一样大。侯遹很喜爱这几块石头，收起放在装书的竹笼里，驮在驴背上。趁着歇驴的时候抱出来观看，四块石头全都变成了金子。侯遹到城里把金子卖了，得钱百万，便从市上买了十几个美丽的女人，回去后扩建住房和宅院，又在城郊购置了良田和别墅。后来侯遹乘着春天的景色出城游玩，所有的妓妾都乘车跟随他出游。下车后，一一摆上酒和做熟的鱼肉。忽然有一个老头儿，身背大书箱来到这里，并在筵席的最后边坐下。侯遹很生气并辱骂他，命奴仆把老头儿扶出去。老头儿不动，也不嗔怪和愤怒，只取过来满杯热酒吃下去后笑着说：“我到这里来，是求您偿还欠债。您以前把我的金子拿去，您忘记了吗？”说完，将侯的十几个妓妾全都抓住，放到书箱里，也不觉得书箱狭窄，背起书箱快步走去，行走的速度快如鸟飞。侯遹令奴仆骑马去追，可一会儿已看不见老头儿在哪里。自此以后侯遹家中日渐贫困。又退回到原来那样的生活。十几年后，侯遹去职归蜀，来到剑门，又看见以前那个老头儿，携带那些被他背走的妓妾在悠闲地行走，跟从的人很多，看见侯遹都大笑。侯遹问他们笑什么，他们却不说话；靠近他们，却又看不见他们到哪里去了。侯遹访遍了剑门前后左右，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最终也猜不出是怎么回事。

成弼

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成，因得道，居山数十年。有成弼者给侍之，道者与居十余岁，而不告以道。弼后以家艰辞去，道者曰：“子从我久，今复有忧，吾无以遗子，遗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铜，则黄金矣，足以办葬事。”弼乃还，如言化黄金以足用。办葬讫，弼有异志，复入山见之，更求还丹。道者不与，弼乃持白刃刼之。既不得丹，则断道者两手，又不得，则刖其足，道者颜色不变。弼滋怒，则斩其头。及解衣，肘后有赤囊，开之则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闻呼弼声。回顾，乃道者也。弼大惊，而谓弼曰：“吾不期汝（“汝”原作“与”，据明抄本改。）至此，无德（“德”原作“得”，据明抄本改。）受丹，神必诛汝，终如吾矣。”因不见。弼多得丹，多变黄金，金色稍赤，优于常金，可以服饵。家既殷富，则为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黄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问之，召令造黄金。金成，帝悦，授以五品，敕令造金，要尽天下之铜乃已。弼造金，凡数万斤而丹尽。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甚贵之。弼既艺穷而请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实不知方，诉之。帝谓其诈，怒，胁之以兵，弼犹自列，遂为武士断其手。又不言，则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斩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后有婆罗门，号为别宝。帝入库遍阅，婆罗门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宝耳。”问毯有何奇异，而谓之宝。婆罗门令舒毯于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湿。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也。（出《广异记》）

【译文】

隋朝末年，有一个道士居住在太白山，炼丹砂，配制九转还丹成功，于是得道。道士居住在山上几十年，有个叫成弼的人供给他饮食并侍奉他。道士与成弼共同在山上住了十几年，而从不告诉成弼炼丹的方法。后来成弼因家中父母有丧，便向道士告辞回去。道士说：“你跟随我这么久，今天回去是家中有忧患。我没有别的送给你，送你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红铜，就是黄金，足够你办葬事。”成弼于是回家，像道士说的那样化黄金以满足使用。办完葬事，成弼有了邪恶的意图，又进山去见道士，请求道士能再给他一些丹砂。道士不给，成弼竟持刀威逼道士，还是没有得到丹砂，就用刀砍断了道士的两只手。又没有得到，就砍下了道士的双脚，道士颜色不变。成弼更加恼怒，就用刀砍下了道士的头。等到解开道士的衣服，见胳膊肘后面有红色的口袋，打开口袋里面就是丹砂。成弼很高兴，拿着丹砂下山。忽然听见喊他的声音，回头看，喊他的是道士，成弼大惊。道士对成弼说：“我没想到你到这里来，你没有良好的品德享用这些丹砂，神必定会杀死你，最终就象我一样。”说完就不见了。成弼得到了很多丹砂，用它变化了很多金子。那金子的颜色稍红，优于平常的金子，可以用来服食。成弼家于是非常富裕。不久，他便被人告发，说成弼自己私自造钱。官府将成弼捕去。成弼禀报说自己能把铜变成金子，并没有别的原因。唐太宗听说了这件事，下诏令成弼制造黄金。黄金造成，太宗皇帝很高兴，授以成弼五品官，命令他制造黄金，要将天下所有的铜都用完才能停止。成弼开始制造黄金。总共才造了几万斤黄金丹砂就用完了。这些黄金就是所说的大唐金。百炼而更加精粹，非常贵重。成弼已经技艺穷尽而请求离去，太宗令他禀告造金的方法。成弼实在不知道具体方法，诉说自己不知。太宗皇帝认为他说谎，很生气，就用兵刃威胁他。成弼仍然说不出方法，于是他的手被武士砍断。还是不说，便砍掉了他的脚。成弼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述说了他能变化金子的来龙去脉。太宗也不相信，就杀死了成弼。而大唐金就在市上流通使用。后来有个印度僧人，自称能为人辨别宝贝。太宗皇帝把他带进库房一件件地察看。印度僧人手指大唐金和大毯说：“只有这两件是宝贝。”太宗问大毯有什么神奇和独特的地方，而说它是宝？印度僧人让人将大毯打开平铺在地上，向大毯上泼水，水都从大毯上流走，大毯竟一点都不湿。到现在外国还流传成弼金，并把它当作宝货。

玄金

太宗时，汾州言，青龙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坠地隐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广尺余，高七尺。（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太宗时期，汾州地方传言，青龙和白虎口吐一物在空中，发出的光象火一样，坠落到地上面隐没进地下二尺。在此物坠落的地方挖掘，得到一块黑金，宽一尺多，高七尺。

邹骆驼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涴其饼，驼苦之。乃将镬斫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交厚。（“交厚”原作“附马”，据明抄本改。）时人语曰：“萧佺附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出《朝野佥载》）

【译文】

邹骆驼，长安人，早先家中贫穷，曾经用小车推蒸饼卖来维持生活。每次越过胜业坊墙角埋的砖时，车轮碰上砖车子立即就翻，尘土把饼弄得很脏，邹骆驼为这很苦恼。于是他拿来大锄刨去十几块砖。砖下面有一大瓷瓮，容量在五十斗左右。打开盖看，里面有好几斗金子。于是邹骆驼家巨富。邹骆驼的儿子邹昉，和萧佺交情很深。当时有人谈论说：萧佺是驸马的公子，邹昉是邹骆驼的儿子。他们的交情与道德品行无关，只因为有钱才使他们相互知心。

裴谈

裴谈为怀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见山穴开，有黄金焉，可数间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铤，皆长尺余。因以石窒穴，且志之。又数日往，则迷其处。樵者颇谙山谷。即于洛城怀州。造开石物锤凿数车。州有崔司户，知而助之。将往开，而谈妻有疾，请道家奏章请命。奏章道士忽传天帝诏曰：“帝诏语裴谈，吾太行山天藏开，比有樵夫见之，吾已遗金五铤，命其闭塞。而愚人贪得，重求不获，乃兴恶。将开吾藏，已造锤凿数车。若开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开锤凿。此州人且死尽，深无所益。此州崔司户，与其同心，但诣崔验之，自当有见。急止之，汝妻疾自当瘳矣。”谈大异之，即召崔子问故，果符所言。乃没其开石具而禁止之，妻寻有间。（出《纪闻》）

【译文】

裴谈做怀州刺史时，有个砍柴人进入太行山，看见一个敞开的山洞，里面有黄金，可以装满好几间屋子。砍柴人很高兴，进洞去拿黄金，得到五锭，每锭都有一尺多长。于是砍柴人用石头封死山洞，并记下了山洞的位置。过了几天砍柴人又进山找那个山洞，就是找不到原来的地方。砍柴人对山谷特别熟悉，立即在洛城怀州，打造了开石用的工具锤子凿子好几车。州里有个姓崔的司户，知道了这件事并帮助砍柴人。他们将要到山中去开石，而裴谈的妻子由于有病，请道士向天帝上奏章请求延长寿命。上奏章的道士忽然口传天帝的告诫说：“天帝告诉裴谈，我太行山天帝宝藏库曾开，被挨山居住的砍柴人看见。我已经送给他黄金五锭，命他关闭堵塞了山洞。而这个愚蠢的人贪得无厌，重又去寻求而没有得到，便心起邪念，要凿开我的宝库，已经打造了锤子凿子好几车。假若他开石不停，也许会找到我埋藏的宝藏。如果在这里用锤、凿开石，这一州的人就会死尽，实在没有好处。这州的崔司户和砍柴人是一条心，只要到崔司户那里去验证这件事，自然会有所见。应立即制止他们去做这件事，你妻子的病自然会好的。”裴谈听后大感惊奇，立即召来崔司户的儿子询问原因，果然和那道士所说的一样。于是没收了他们的开石工具并禁止他们去开石。裴谈妻子的病不久就有了好转。

牛氏僮

牛肃曾祖大父，皆葬河内，出家童二户守之。开元二十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质于裴氏。齿牙为疾，昼卧厩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汤含之，可以愈疾。何忍焉！”小安惊顾，不见人而又寝。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岂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丛，掘其根。根转壮大，入地三尺，忽得大砖，有铭焉。揭砖已下，有铜钵剅，于其中尽黄金铤，丹砂杂（“杂”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其中。安不知书，既藏金，则以砖铭示村人杨之侃。留铭示人，而不告之。铭曰：砖下黄金五百两，至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贼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泽州城北二十五里白浮图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两，亦此人得之。诸人既见铭，道路喧闻于裴氏子。问小安，且讳，执鞭之，终不言。于是拷讯，万端不对，拘而闭诸室。会有画工来访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诱问之，画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于人处，用钱一百，市砂一斤。砂既精好，故来更市。”张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画工示之。安曰：“掘得铭后，下得数金丹砂，今无遗矣。”金宝不得，则又加棰笞治之，卒不言夜中亡去。会裴氏苍头，自太原赴河内，遇小安于泽州。小安邀至市，酒饮酣招去。意者小安便取泽之金乎！及苍头至裴言之，方悟。（出《纪录》，明抄本作出《纪闻》）

【译文】

牛肃的曾祖父和祖父，死后都埋葬在河内郡。牛肃拨出两个家童住在那里守墓。开元二十八年，牛家用男僮仆小安，送到裴家作抵押。因小安牙齿有病，白天躺在马圈内，好象有人告诉他说：“小安，你为什么不起来？只要取来仙人杖的根煮汤含在嘴里，你的牙病就会好，为什么要忍苦呢？”小安吃惊地抬头看，不见有人而又躺下。时间不长，同开始时告诉他的话一样，又告诉他一遍。小安说：此话难道是神仙告诉我的吗？于是出去寻找仙人杖，找到大灌木，挖它的根，根转眼间壮大。挖进地下三尺，忽挖到一块大砖，上面还刻着字。揭开砖，在砖的下面，有个铜钵斗，在钵斗里全都是黄金锭，有些丹砂掺杂在里面。小安不认字，于是把黄金重新藏好，便把砖上刻的字拿给本村人杨之侃看。小安只留下刻的字给人看，而不告诉人是从哪里得到的。铭文说：砖下黄金五百两，到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个流落四方的胡人贼子，二十二岁，姓史，得到它；泽州城北二十五里白塔之南，也是二十五里，有金五百两，也为这个人所得。众人已经看到了铭文，走在路上互相谈论而被裴氏的儿子听到了，回去问小安，小安躲闪着不说这件事，用鞭子抽，始终不说。于是拷打逼问，任你怎么样小安就是不回答。他们便将小安拘禁起来锁在屋里。恰巧有位画工来访小安，为的是买丹砂。裴氏的儿子引诱着问他，画工便将他知道的小安得到金子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对裴氏儿子说了。又说：“我昨天在别人那里，用一百枚钱，买了一斤丹砂。丹砂既精又好，所以来这里想再买一些。”裴氏越加相信小安得到了金子。便把小安叫来，将画工领给他看。小安说：“我挖到刻字的砖后，在下面得到些金子和丹砂，现在一点都没有留下。”裴氏的儿子没有得到金宝，就又对小安用棍棒进行惩治，小安死也不说。晚上小安逃了出去。正好裴氏的仆人，从太原到河内郡，在泽州遇到了小安，小安邀他到街上的酒馆喝酒。二人酒正喝得尽情时，小安有人招呼就离开了，想来大概是去取泽州城北的金子吧。直到仆人回到裴家对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才明白。

宇文进

夏县令宇文泰犹子进，尝于田间得一昆仑子，洗拭之，乃黄金也。因宝持之。数载后，财货充溢，家族蕃昌。后一夕失之，而产业耗败矣。（出《纪闻》）

【译文】

夏县县令宇文泰的侄儿宇文进，曾经在田间拣到一个小玩具昆仑子，把它用水洗净擦干一看，是黄金，就把它当作宝贝保存起来。几年之后，宇文进家中财产金钱充足，家族兴旺昌盛。后来一天夜晚将昆仑子丢失，因而家中产业便消耗衰败了。

苏遏

天宝中，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后无复人住。暂至，亦不过宿而卒，遂至废破。其舍宇唯堂厅存，因生草树甚多。有扶风苏遏，悾悾遽苦贫穷，知之，乃以贱价，于本主质之。才立契书，未有一钱归主。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一更以后，未寝，出于堂，彷徨而行。忽见东墙下有一赤物，如人形，无手足，表里通彻光明。而叫曰：“咄。”遏视之不动。良久，又按声呼曰：“烂木，咄。”西墙下有物应曰：“诺。”问曰：“甚没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锵。”烂木对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阶，中庭呼烂木曰：“金精合属我，缘没敢叫唤。”对曰：“不知。”遏又问：“承前杀害人者在何处。”烂木曰：“更无别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丧逝。亦不曾杀伤耳。”至明，更无事。遏乃自假锹锸之具，（“具”原作“徒”，据明抄本改。）先于西墙下掘。入地三尺，见一朽柱，当心木如血色，其坚如石。后又于东墙下掘两日，近一丈，方见一方石，阔一丈四寸，长一丈八寸。上以篆书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赐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为德。”又自为计曰：“我得此宝，然修德亦可禳之。”沈吟未决，至夜，又叹息不定，其烂木忽语曰：“何不改名为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称有德。烂木曰：“君子傥能送某于昆明池中，自是不复挠吾人矣。”有德许之。明辰更掘丈余，得一铁瓮，开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还宅价修葺，送烂木于昆明池。遂闭户读书，三年，为范阳请入幕，七年内，获冀州刺史。其宅更无事。（出《博异志》）

【译文】

天宝年间，长安永乐里有一座很不吉祥的住宅，居住在这里的人全都遭殃，以后便没人再住。有人暂时到这里住下，也不过夜就死去，终于使这座住宅荒废破落，唯有房屋的厅堂还存留着。由于住宅荒废因而生长了很多杂草和树木。有个扶风人叫苏遏，人很诚恳却被家中的贫穷所苦。知道有这座住宅，便以很便宜的价格，从房主那里把房子抵押过来。才立完契书，房主并没有得到一文钱。到了晚上，苏遏就自己提过一张低矮的床，在厅堂当中铺设好睡下。一更以后，没睡着，便出了厅堂，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看见东边墙根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像人的形状，没有手和脚，里外透彻明亮，它喊叫：“咄！”苏遏见那东西不动，过了很长时间，又按前次的声音呼喊道：“烂木，咄！”西边墙根下有东西应声说“诺”。问道：“什么人？”回答说：“不知道。”又说：“大硬锵。”烂木回答说：“可怕。”又过了很长时间，红色的东西就不见了。苏遏走下台阶，在庭院当中叫烂木说：“金精应当注意我，为什么没敢叫唤。”回答说：“不知道。”苏遏又问：“在这之前杀害人的东西在什么地方？”烂木说：“再没有别的东西，只是金精。那些人自己的福分薄，不应该住在这里，就死去，不曾杀伤。”直到天明，再没什么事。苏遏就自己借来铁锹，先在西墙下挖。挖进地下三尺，见一根腐朽的柱子，柱子木心的颜色象血一样，可它坚硬如石。后来又在东墙下挖了两天，挖了将近一丈深，才看见一块方形石块，宽一丈四寸，长一丈八寸，上面用篆书写道：“夏朝天子紫金三十斤，赐给有道德的人。”苏遏自己心里想：我以什么为德？又自己盘算道：我得了这些财宝，然后再修德，也可消灾。他沉吟不决。到了晚上，仍叹息不定。那烂木忽然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改名叫有德，这样就可以了。”苏遏说：“好。”于是称作苏有德。烂木说：“君子您倘若能把我送到昆明池中，从此就不会再扰乱人了。”苏有德答应了它。第二天早晨，苏有德又向下挖了一丈多深。挖到一个铁罐，把铁罐打开，得到紫金三十斤。苏有德就把房钱还给了房主并重新修茸了宅院。把烂木送到昆明池。于是闭门读书。三年后，被范阳节度使请去做幕僚。七年内，官获冀州刺史。那座位宅再没出过什么事。

韦思玄

宝应中，有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尚奇，尝慕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思玄于是求炼金之术，积十年，遇术士数百，终不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偢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门，谓思玄曰：“吾病士，（“士”原作“亡”，据明抄本改。）穷无所归。闻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我故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其后居士身疾，臞尽溃血且甚，韦氏一家尽恶之。思玄尝诏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预。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湿。客怒皆起，韦氏家童亦竞来骂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思玄与诸客甚异之，因是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璨然，真旷代之宝。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征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也。而“锐”字“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义，则吾之解若合符然。（出《宣室志》）

【译文】

宝应年间，有个叫韦思玄的京城人，侨居在洛阳。生性崇尚寄异的事情，曾经羡慕神仙的法术。后来到嵩山游览，有个道士教导他说：“吃金液的人，可以延长寿命。先生您应当先学炼金，若学会炼金就可以和仙人赤松子、广成子并肩了。”韦思玄于是寻求炼金的方法。过了十年，韦思玄遇见的有道术的人几百个，可始终没有掌握炼金的技巧。后来有一天，有个叫辛锐的居士，相貌非常清瘦，看上去面带寒色，穿一件破旧的毛皮衣服，敲韦思玄的家门，对韦思玄说：“我是个有病的居士，无家可归。听说先生喜好古怪崇尚奇异，结交天下有奇特本领和有神仙方术的人，所以我特来拜见，愿先生能收留我。”韦思玄立即留居士住了下来。这以后居士身体患病，全身的肉都被血浸泡着且很严重。韦氏一家人全都厌恶他。韦思玄曾经邀请几位有道术的人共同吃饭，而居士没有被邀参加。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居士突然来到客人面前，把尿撒在筵席上，全都湿了。来客很愤怒都站了起来。韦氏家中的仆人也都过来骂他。居士于是告辞离去。走到厅堂，忽然不见。韦思玄与诸位客人都很惊奇。于是一看这尿，原来是紫金，并发出奇特明亮的光，真称得上历代所没有的珍宝。韦思玄又是惊奇又是感叹。有人解释说：这个居士是紫金精。研究一下他的姓名也确实是紫金精。辛就是西方庚辛金，而“锐”字“兑”从“金”，兑也是西方的正位。按字义推测，我的解释是符合其义的。

李员

进士李员，河东人也，居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纤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乐，如是久不绝。俄而有歌者，其音极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色分兰叶青，声比磬中鸣。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歌竟，其音阕。员且惊且异。朝日，命家童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又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闻焉。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隤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金之缶甚异。苔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则其韵极长。即令涤去尘藓，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座右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出《宣室志》）

【译文】

进士李员，河东人，居住在长安延寿里。唐朝元和年间初夏的一天晚上，李员独自在他的卧室里，刚仰卧在床上，还没睡熟，忽然听见屋内西边的角落有微弱的声音，细小又象离得很远，就好象撞击金石乐器所产生的韵律，像这样很长时间不断。一会儿又有人唱歌，歌声极其清远、清脆，又长时间不停。李员暗暗记下了所唱的歌词。歌中唱道：“颜色和秋兰青青的叶子不同，声音敢与石磬比鸣。七月初七这天，我要向你显示出原形。”歌唱完，音乐也停止了。李员又惊又感到奇怪。到了早晨，命仆人彻底查找声音的踪迹，可是找不到。这天晚上，李员自己单独在屋中，又听见了那声音，歌声凄凉幽远且时间很长，歌词也同前次一样。歌词唱完，李员心里知道这是怪异，默默地惊奇，象这样一连几个晚上，都听到了同样的声音。以后到了秋天，开始的前六天，夜晚雨很大，使李员家厅堂北墙倒塌。第二天，墙北面又听见了那声音。李员吃惊地观看，在北墙下得到了件乐器是缶，仅一尺多，用黄金制成，形状奇特古怪，与一般的金缶很不同。藓苔遮住了它的光亮，上面隐约有文字，但看不清楚，大概是千百年前的乐器。用手敲打它，它的音韵特别悠长。李员立即令人洗去它上面的泥土和藓苔，上面的字才可以阅读。字全都用小篆书写，原来是崔子玉的座右铭。李员得到了这件宝物感到很惊异，但始终不知它是哪个朝代制造的。

虞乡道士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涤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见庭忽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若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译文】

虞乡有座山观，非常幽静清寂，有个涤阳道士住在这里。大和年间，道士曾在一天晚上独自登上祭坛瞭望，见庭院中忽然有奇异的光，从水井中发出。倾刻有一物，形状象兔，它的颜色象精粹的黄金，随光而出，环绕祭坛，很长时间，又进入井中。自这之后每天晚上就出现。道士觉得这件事奇怪，不敢告诉别人。以后由于淘井，得到一个金兔，很小，光亮奇特灿烂，道士立即将金兔放到巾箱中。当时御史李戎在蒲津任职，与道士友好，道士就把金兔送给了他。这以后李戎从奉先县令升为忻州刺史，那个金兔忽然失去，以后一个多月李戎死。

赵怀正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贺，常以女工致镪。（“镪”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贺一环获焉。赵夜枕之，觉枕中如风雨声，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则无所觉。赵枕辄复旧，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请碎视之，赵言：“脱碎之无所见，是弃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后，尔必破之。”经岁余，赵病死。妻令毁视之，中有金银各一铤，如模铸者。所函挺处，其模似预曾勘入，无丝发隙，不知从何而入也。梃各长三寸余，阔如巨指。遂货之，办其殓及偿债，不余一钱。贺今住洛惠节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纫针，亲见其说。（出《酉阳杂俎》）

【译文】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在光德坊。那是大和三年的事。赵怀正的妻子贺氏，经常做些针线活挣些钱。一天，有个人带着一石枕来卖，贺氏用一只玉环换下了石枕。赵怀正夜晚枕着石枕睡觉时，感觉到枕中好象有风雨声。于是让妻子和儿子各枕一晚，他们都没什么感觉，赵怀正枕着又有原来声音，有时喧闹声让他心跳而睡不着觉。他儿子请求他把石枕砸碎看里面有什么，赵怀正说：“如果砸碎它也不见里面有什么，这样就白白丢弃了一百钱的利啊。等我死后，你一定要把它砸碎。”过了一年多，赵怀正得病而死。他妻子让儿子砸毁石枕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石枕砸碎后，里面有金银各一锭，就象按模型浇注成的。好象是事先量好了再铸造一样，金银锭在里面没有头发丝大的缝隙，不知金锭和银锭是怎样进入石枕中。金锭和银锭各长三寸多，宽如大姆指。贺氏于是卖了金锭和银锭，办理了家中的丧事又偿还了欠债，没有剩下一个钱。贺氏现住在洛阳惠节坊，段成式家里的人雇她做针线活时，亲耳听见她说的。

金蛇

开成初，宫中有黄色蛇，夜则自宝库中出，游于阶陛间，光明照耀，不可擒获。宫人掷珊瑚玦以击之，遂并玦亡去。掌库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库内，得黄金蛇而玦贯其首。上熟视之，昔隋炀帝为晋王时，以黄金蛇赠陈夫人，吾今不知此蛇得自何处。左右因视额下，有阿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麼即炀帝小字也。”上之博学敏悟，率多此类。遂命取玻璃连环，系蛇于玉彘之前足。其后竟不复有所见，以彘食蛇也。（出《杜阳杂编》）

【译文】

开成初年，宫中有一条黄色的蛇，夜间便从宝库中出来，在皇宫的台阶间游玩，光明照耀，而不能捉到。皇宫中的人用珊瑚玦打蛇，于是蛇和玦都不见了。掌管宝库的人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了皇上。皇上命令把宝库搜遍，得到一条黄金蛇而珊瑚玦则穿连在蛇头上。皇上仔细看这条蛇，说：“从前隋炀帝做晋王的时候，把黄金蛇赠送给陈夫人。我现在不知道这条蛇是从哪里来的？”殿下文武大臣于是看蛇额下，有“阿麼”两字。皇上急忙说：“果然不出我的猜疑，阿麼就是炀帝的小名。”皇上真是学问渊博而聪明，还有许多和这相类似的事情。于是皇上命人拿来玻璃连环，把蛇绑在玉猪的前脚上。从这以后宫中就再也没有看见蛇，这是因为猪吃蛇啊。

卷第四百一　　宝二（金玉附）

金下　张珽　龚播　宜春郡民　张彦　康氏　豫章人　陈浚　建安村人　蔡彦卿

水银　吕生

玉 　沈攸之　玉龙　江严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软玉鞭　玉猪子

金下

张珽

咸通末年，张珽自徐之长安，至圃田东，时于大树下。俄顷，有三书生继来，环坐。珽因问之。一书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黄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来，欲一游龙门山耳。”乃共闲论。其王象之曰：“我去年游龙门山，经于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于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谒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见一宅，甚荒毁。既叩门，有一子儒服，自内而出，见象之颇喜。问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张珽秀才也，李特、黄真，即我同乡之书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设酒馔，其所设甚陈故。儒服子谓象之曰：“黄家弟兄将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虽诸黄齿长，又将若何？”黄真遽起曰：“今日良会，正可尽欢，诸君何至亟预（“预”原作“顶”，据明抄本改）人家事，波及我孙耶？”珽性素刚决，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问之曰：“我偶与二三子会于一树下，又携我至此，适见高论，我实疑之，黄家弟兄，竟是谁也？且君辈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惧，但实言之！”象之笑曰：“黄氏将乱东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问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黄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树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郑适秀才也。我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复遇郑适，今诣之。君是生人，当怯我辈；既君不怯，故聊得从容耳。”珽又问曰：“郑秀才既与我同科，奚不语耶？”郑适曰：“某适思得（“某”适思得原作“乃命笔写”，据明抄本改）诗一首以赠。”诗曰：“昔为吟风啸月人，今是吟风啸月身；冢坏路边吟啸罢，安知今日又劳神！”珽览诗怆然，叹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犹化精，人不复化。”象之辈三人，皆闻此叹，怒而出。适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门外回顾，已见一坏冢。因逐三精，以所佩剑击之。金玉（“玉”原作“杯”，据明抄本改）精皆中剑而踣，唯枯树精走疾。追击不及，遂回，反见一故玉带及一金杯在路傍。王廷拾得之，长安货之，了无别异焉矣。（出《潇湘录》）

【译文】

咸通末年，张珽从徐地到长安去，走到一个菜园东边，当时他正在一棵大树下。不一会儿，有三个书生相继而来，围坐在一起，张珽就问他们各叫什么名字。一个说：“我是李特。”一个说：“我是王象之。”第三个说：“我是黄真。”三个人都说：“我们三人都从汴水而来，想要游一游龙门山。”于是四人一起闲聊。那王象之说：“我去年游龙门山，从这经过，路北一二里的地方，有一个男青年，也是读书人，让我在他家住过两宿才回去。你们可以和我一块去谒见他。”张珽就和他们一块去。走到路北一二里的地方，果然看到一处宅院，很荒凉。敲门之后，有一个穿书生衣服的男青年从里走出，他见了王象之很高兴，问王象之道：“那三人是谁？”王象之说：“这个是张珽秀才，那两个是李特和黄真，是我同乡的书生。”那青年就把他们都请进屋，设酒宴招待。屋里的摆设都很破旧。那青年对王象之说：“黄家弟兄快长大了。”王象之说：“如果皇上有好生之德，恪守帝王之道，关心天下的百姓，即使那几个姓黄的长大了又能怎样呢？”黄真急忙站起来说：“今天这么好的相聚，正可尽欢，各位为什么多管别人家的闲事，波及到我的子孙呢？”张珽的性情一向刚毅，于是就怀疑他们都不是人，就问道：“我偶然与你们几个在一树下相遇，你们又领我来到这里，刚才听到你们的高论，我实在是怀疑。黄家弟兄到底是谁？你们几个是不是人呢？我向来胆大不怕事，只管照实说吧！”王象之笑着说：“姓黄的他们弟兄三人将要作乱于东夏。我们三个都是精怪。穿书生衣服的青年是个鬼。”张珽就问道：“是什么东西变成的精？是什么鬼？”王象之说：“我是玉精，黄真是金精，李特是枯树精，穿书生服的青年就是二十年前死的秀才郑适。我以前在这里自己变化成精，去年又遇见郑适，今天来拜访他。你是活着的人，应该怕我们。既然你不怕，所以我们暂且从容相处也就行了。”张珽又问道：“郑秀才既然与我同是秀才科，为什么不说话呢？”郑适说：“我正好想好了一首诗，赠给你。”诗是这样写的：“昔为吟风啸月人，今是吟风啸月身。冢坏路边吟啸罢，安知今日又劳神！”张珽读诗之后很是悲怆，叹道：“人死了之后，反而不如物体，物体还能化成精灵，而人不能再复化。”王象之等三人，都听到了这感叹，愤怒地走了出去。郑适也不再久留。张珽也就拂袖而去。等他走到门外回头再看，看到的是一个残破的坟墓。于是他追赶那三个精怪，用他佩带的宝剑砍杀他们。金精玉精都中剑倒毙，只有枯树精跑得快。追杀不到，于是只好返回，回来后看见一条旧玉带和一个金杯在路边。张珽拾得玉带和金杯，到长安去卖，与其它金玉没有丝毫不同。

龚播

龚播者，峡中云安监盐贾也。其初甚穷，以贩鬻蔬果自业，结草庐于江边居之。忽遇风雨之夕，天地阴黑，见江南有炬火，复闻人呼船求济急。时已夜深，人皆息矣。播即独棹小艇，涉风而济之。至则执炬者仆地。视之即金人也，长四尺余。播即载之以归。于是遂富。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出《河东记》）

【译文】

龚播是峡中云安监一带的大盐商。当初他很穷，以贩卖蔬菜瓜果为业，在江边上盖了两间草房居住。一天晚上风雨骤起，天地阴黑，他望见江南岸有火炬，又听到有人喊叫，急切地要找船过江。当时夜已深，人都睡下了。龚播就独自摆着小船，冒着风浪去摆渡那人。一到南岸，那个执火炬的就倒在地上。上前一看，原来是个金人，长四尺有余。龚播就把金人用船载回来。于是他就富了。他经营买卖，动辄就获大利，不到十多年，积累了上万的巨大财富，竟成了三蜀一带的大富商。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义闻，数世不分异，诸从同爨。所居别墅，有亭屋水竹。诸子弟皆好善积书，往来方士高僧儒生。宾客至者，皆延纳之。忽一日晚际，有一妇人，年少端丽，被服靓妆，与一小青衣，诣门求寄宿。章氏诸妇，忻然近接，设酒馔，至夜深而罢。有一小子弟，以文自业，年少而敏俊，见此妇人有色，遂嘱其乳妪，别洒扫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潜身入室内，略不闻声息，遂升榻就之。其妇人身体如冰，生大惊，命烛照之，乃是银人两头，可重千百斤。一家惊喜，然恐其变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每日三（“日三”原作“三日”，据明抄本改）就食，声鼓而升堂。江西郡内，富盛无比。（出《玉堂闲话》）

【译文】

宜春郡民章乙，他家以“孝”和“义”闻名遐迩，几辈子没分家，各堂房亲属都吃一个灶做出来的饭。他所居住的别墅，亭屋水竹什么都有。他的子弟们都喜欢收藏书籍，喜欢与方士、高僧、儒生结交往来。宾客到来，全都欢迎接纳。一天傍晚，忽有一位妇人，年轻貌美，打扮得很漂亮，与一位小婢女一起，上门来要求留宿。章家的妇人们，欣然上前迎接，摆酒宴招待，直到夜深才完。章家一个小子弟，以文为业，年轻而聪明俊秀，见这妇人有姿色，就嘱咐他的乳娘另打扫了一间屋子，让妇人和小婢睡下。到深夜，他偷偷潜入室内，一点声息也没听到，于是他就上床扑到妇人身上。那妇人的身体冰凉，章生大惊，点燃蜡烛一照，原来是两个银人，重量有千百来斤。一家人全都惊喜异常。但是怕有变化，就用火烧那两个银人，竟是真正的白银无疑。章家至今是巨富，各房子弟妇女共五百多人，每天三顿饭要击鼓升堂。在江西郡内，这一家的富足昌盛是无比的。

张彦

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乱离之后，州将皆武人，竞于贪虐。蜀将张彦典忠州，暴恶尤甚。将校苦之，因而作叛，连及党与数千家。张攫其金银，莫知纪极。后于蜀中私第别构一堂，以贮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频起，骇入验之，乃无延爇之处。由是疑焉，及开箧视之，悉已空矣。即向时火烟，乃金化矣。（出《北梦琐言》）

【译文】

巴巫一带的百姓，多数都积有黄金。每当有聚会，就在席上罗列许多东西，来显示自己的富贵。云安有个叫李仁表的人，用大量的黄金做善事，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发生离乱之后，州府里将官都是习武之人，一个比一个贪婪暴虐。蜀将张彦主管忠州，更厉害。他手下的将校怨恨他，因此叛变起义，株连到同伙数千家。张彦趁机将州中的金子攫为己有，也不知道数量有多少。后来他在蜀中家里专构一室，用来贮藏这些金子。忽然有一天，屋外火烟之光闪闪。他吃了一惊，跑到藏金子的屋里查看，却没有着火的地方。因此产生怀疑，就打开箱子查看，发现箱子全都空了。刚才他看到的烟和火，就是金子变的。

康氏

伪吴杨行密，初定扬州，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佣赁为业，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异人，赤面朱衣冠，据门而坐。妻惊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声。康适归，欲至家，路左忽有钱五千、羊半边、尊酒在焉。伺之久，无行人，因持之归。妻亦告其所见，即往舍西寻之，乃一金人，仆于草间，亦曳之归。因烹羊饮酒，得以周给。自是出必获利，日以富赡。而金人留为家宝。所生子名曰平。平长，遂为富人。有李浔者，为江都令，行县至新宁乡，见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为李言如此。（出《稽神录》）

【译文】

伪吴的杨行密，当初定居在扬州。远离住宅区，人家稀少，烟火不接。有一个姓康的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在太平坊租了间空房子居住。有一天姓康的早晨出去没有回来，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孩子刚生下来，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人，红脸红衣红帽，靠着门坐在那里。康妻又惊又怕，没好声地把他赶走。那人走到屋西侧，“咕咚”一声摔倒了。赶巧这时候姓康的回来了。将要到家的时候，忽见路边有五千钱、半边羊和一尊酒。他等了许久，也不见有人来，就把这些东西拿回家中。妻子也把她刚才看到听到的告诉了他，他就到屋西去找那个怪人，一看，原来是个金人倒在草中。他把金人也拉回家去，于是烹羊饮酒，吃喝全都有了。从此，他每次出门一定能得到好处，渐渐富足起来。他把金人留做传家之宝。其妻所生的那个孩子，取名叫康平。康平一长大就是个富人。有个叫李浔的人，是江都县的县令，他因事来到新宁乡，见到一所大宅院，就是康平家。这里的父老乡亲为李县令讲了上面这个故事。

豫章人

天复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匮。发之，得金人十二头，各长数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属，数款（明抄本数款作款刻）精丽，殆非人功。其家宝祠之，因以致福。时兵革未定，遂为戍将劫取之。后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译文】

天复年间，豫章那里有人盖房子，挖地时挖出来一个小木匣。打开一看，里边有十二个金人，各都几寸长，全是古人的衣帽打扮，头戴十二生肖的属相，各种姿势，精妙美丽，简直不是人工能做的。这家把这些金人当宝贝供起来，因而得福。当时兵慌马乱，戍守当地的将领抢走了这些金人。以后就不知怎么样了。

陈浚

江南陈浚尚书，自言其诸父在乡里，好为诗。里人谓之陈白舍，人比之乐天也。性疏简，喜宾客。尝有二道士，一黄衣，一白衣，诣其家求宿。舍之厅事。夜间，闻二客床坏，訇然有声。久之，若无人者。秉烛视之，见白衣卧于壁下，乃银人也；黄衣不复见矣。自是致富。（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的陈浚尚书，自己说他的叔叔大爷们在乡间都喜欢作诗。同乡人都叫他陈白舍，拿他与白乐天相比。他性情豪爽，热情好客。曾经有两个道士，一个穿黄衣，一个穿白衣，到他家求宿。他家便让二位道士住在厅堂里。夜间，听到二位道士的床塌了，发出很大的响声。过了一会儿，又静得像没有人似的。拿着蜡烛进去查看，见穿白衣的躺在壁下，是一个银人；穿黄衣的不知哪里去了。从此他们家富了。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经舍南大冢。冢傍恒有一黄衣儿，与之较力为戏。其主迟之，奴以实告。觇之信然。一日，挟挝而住，伏于草间。小奴至，黄衣儿复出。即起击之，应手而踣，乃金儿也。因持以归，家自是富。（出《稽神录》）

【译文】

建安年间有个住在乡村的人，平常使唤一个小孩为奴。小奴来来往往到城里买东西，要经过屋南的大坟墓。坟旁经常有一个穿黄衣服的小孩，和他比力气玩耍。小奴的主人问他为什么往往回来晚了，小奴便把实情告诉了主人。主人偷偷地去看了看，的确像小奴说的那样。有一天，主人带着武器前往，埋伏在草丛里。小奴来到，那黄衣小孩又跑出来。埋伏在草丛里的这位立即跳起来攻击黄衣小孩。黄衣小孩立即被打倒，原来是个金小孩。于是他就把金小孩拿回家中，从此便富了。

蔡彦卿

庐州军吏蔡彦卿，为拓皋镇将。暑夜，坐镇门外纳凉，忽见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妇人独舞，就视即灭。明夜，彦卿挟杖先往，伏于草间。久之，妇人复出。方舞，即击之堕地，乃白金一瓶。复掘地，获银千两。遂为富人云。（出《稽神录》）

【译文】

有一个叫蔡彦卿的庐州军吏，是拓皋的镇守将。一个闷热的夜晚，他坐在门外乘凉，忽然看到道南的桑树林中，有一个白衣女子独自起舞，近看就消逝不见了。次日晚上，蔡彦卿带着武器前往，埋伏在草丛里。过了一会儿，那白衣女子又出现了。她刚起舞，蔡彦卿就把她打倒在地。细一看，竟是一银瓶子。又挖地，挖出白银上千两。于是他成为富人。

水银

吕生

大历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既而侨居永崇里。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妪，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于室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目以笑。其妪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莫知其来也。明日，（“日”原作“其”。据《宣室志》八改。）生独寤于室，又见其妪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若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剑置其榻下。是夕，果是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妪忽上榻以臂揕生胸（“胸”原作“月”，据《宣室志》八改）。余又跃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妪忽上榻，复以臂揕生。生遽觉一身尽凛然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有”原作“为”，据《宣室志》八改）数妪，（妪原作状。据宣室志八改。）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妪，各长寸许。虽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者一妪谓书生曰：“吾将合为一矣，君且观之。”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妪，与始见者不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耶？”妪笑曰：“君言过矣。若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明日，生以事语于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除去怪魅，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蚁耳。今夕愿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妪果来，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妪扬然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妪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妪甚小，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惊曰：“吾死乎！”妪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将成君之富耳。”言毕（“毕”字原阙，据《宣室志》八补），又去。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僮于其所没穷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怪其妪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出《宣室志》）

【译文】

大历年间，有个姓吕的书生，从会稽的上虞尉调集到京城。不久他便侨居永崇里。曾经有一个晚上，他与几个朋友在家中聚餐。吃完饭将要就寝的时候，顷刻之间出现了一个老女人，面容与衣服都很洁白，身高二尺左右。她是从屋子的北边旮旯里出现的，缓步走来，样子很怪异。众人见了，相视而笑。那老女人走近床榻，还说话道：“你们聚餐，就不能让我也参加？为什么待我这么不够意思？”吕生喝斥她，她便退去，退到北旮旯就看不见了。众人又惊又怪，不知她是怎么来的。第二天，吕生独自在屋里睡觉，又看见那老女人出现在北旮旯，要上前又不上前，惶惶然像是很害怕的样子。吕生又喝斥她。她就又消逝了。到了第三天，吕生暗想：“这一定是个妖怪，今晚上如果不除掉她，早晚是我的一大祸害。”于是他就把一把剑藏到床下。这天晚上，老女人果然又从北旮旯徐步走来。她的表情并无惧色。她走到床前，吕生急忙挥剑。那老女人忽然蹦到床上，伸手臂去抓挠吕生的前胸。以后又跃于左右，举袖而舞。过了些时候，又有一个老女人忽然蹦上床，又用手臂去抓挠吕生前胸。吕生突然觉得全身冰凉，像冰霜覆盖了身体。吕生又把剑乱挥一阵，顷刻间出现了好几个老女人，也跟着挥袖而舞起来。吕生不停地挥剑。她又变成十多个更小的老女人，每个只有一寸来长。这些小人儿虽然数量更多了，却都是一个模样，都不能分辨。她们在四壁下乱跑，吕生非常害怕，却想不出办法来。其中一个老女人对吕生说：“我要合成一个了，你要看清楚啊！”说完，那些小人儿向一起拢来，都来到床前，又合拢为一个老女人，和原先见到的那个一模一样。吕生更加惧怕，就对老女人说：“你是什么妖怪，敢抓挠活人？你应该赶快离去，不然，我请一个方士，将用神术制你，你又能怎样呢？”老女人笑着说：“你说严重了，如果有术士来，我愿意见他。我来，是和你闹着玩的，并不敢害你。希望你别害怕。我也该回去了。”说完，老女人退到北旮旯而消逝。第二天，吕生把这事告诉了别人。有一个姓田的人，善于用符术除去妖孽，在长安城中很有名气。他听说此事之后，高兴得连蹦带跳说：“这正是该我干的事，除去老女人就像弄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今晚我就到你家去，你在家等着吧！”到了夜间，吕生与姓田的一起坐在屋里，不大一会儿，老女人果然又来了。老女人来到床前，姓田的喝斥道：“大胆妖怪你赶快离开！”老女人神色从容不理睬他，在左右徐步来回走动了许久。她对姓田的说：“我并不了解你！”那老女人突然一挥手，手掉到地上，变成一个极小的老女人。这个老女人儿蹦到床上，突然蹦入姓田的口中。姓田的大惊失色道：“我能死吗？”老女人对吕生说：“我几次说过不害你，你不听，现在姓田的这样了，你信了吧？不过也好，这也让你致富了！”说完又离去。次日，有人对吕生说，应该把北旮旯挖开，就可以知道怎么回事了。吕生欣然而归，让家僮把北旮旯彻底挖开。果然，挖了不到一丈深，便挖到一个瓶子，可容纳一斤左右，里边装了不少水银。吕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老女人是个水银精。那位姓田的居然因此惊吓而死。

玉

沈攸之

宋顺帝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踯蹋惊嘶，如似见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又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怪。检内人，唯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丝绳穿之。至夜，辄脱置枕边，至夜有时失去，晓时则还。试取看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译文】

宋顺帝升明年间，荆州刺史沈攸之，马厩里养了一群好马，这些马总是踢蹄惊叫，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似的。沈攸之让人等候在马厩里观察，看到一个白色小马驹，用一根绿绳系着肚子，直接从厩外奔来。养马人详细地告诉了沈攸之，沈攸之派人夜间埋伏在马槽子旁边等着。不多时见白马驹到来，忽然又离去。去查看厩门，厩门还是关着的。查那白马驹的踪迹，竟直入刺史所居的小楼里。当时见到的人，都认为这是精怪。查检阁内之人，只有沈攸之的爱妾冯月华臂上佩有一匹玉马，用绿丝绳穿着。到了晚上，她总是把玉马摘下来放在枕头边，夜间有时候丢失，到天明就又回来了。沈攸之把玉马取来一看，见马蹄下有泥。后来沈攸之败了，不知那玉马哪里去了。

玉龙

梁大同八年，戍主杨光欣，获玉龙一枚。长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镂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余，颈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满，倒之，水从口出，出声如琴瑟，水尽乃止。（出《酉阳杂俎》）

【译文】

梁大同八年，戍主杨光欣，得到一枚玉雕的龙。龙长一尺二寸，高五寸，雕刻得十分精妙，不像人工做的。玉龙肚子里可装一斗多东西，脖子也是空而弯曲的。把它放到水中装满水，再往外倒水，水从龙口流出来，会发出琴瑟奏鸣一样的声音，水流尽才停止。

江严

江严于富春县清泉山，遥见一美女，紫衣而歌。严就之，数十步，女遂隐，唯见所据石。如此数四，乃得一紫玉，广一尺。又邴浪于九田山见鸟，状如鸡，色赤，鸣如吹笙。射之中，即入穴。浪遂凿石，得一赤玉，如鸟形状也。（出《列异传》）

【译文】

江严在富春县清泉山上，远远望见一位美女，穿着紫色衣服在那里唱歌。江严走近她，还离她几十步，她就隐去不见了，只见到她所依靠的那块石头。如此经历了几次，于是就得到一块紫色的玉，长宽一尺。另外，邴浪在九田山见到一只鸟，形状像鸡，红色，叫起来像吹笙。邴浪射中它，它就钻进一个洞穴中。邴浪就凿开那石洞，凿出一块赤色玉，像鸟的形状。

唐玄宗

唐天后尝召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龙子以赐。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珠络衣褓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常藏之内府。虽其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师僣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幸西蜀，车驾次渭水，将渡，驻跸于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闻惊喜，视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也。”自后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李辅国常置于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有声，开视之，已亡其所。（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天后曾经召见各位皇孙。她坐在殿上，看孩子们嬉闹玩耍。于是将西方国家所贡的玉环、钏、杯、盘等拿出来，摆放在前前后后，让孩子们随便争夺拿取，以观察他们各自的志向。孩子们没有不争抢奔夺的，都有很大收获，只有唐玄宗端坐在那里，根本没动。皇后认为他很不一般，抚摸着他的背说：“这个孩子应该成为一个太平天子。”于是让人取来玉龙子赐给他。玉龙子，是唐太宗从晋阳宫得到的。文德皇后平日把玉龙子放在衣箱里保存，等到大帝诞生第三天，她把珠络衣褓和玉龙子等物全都赐给他。以后便一直放在内府珍藏。玉龙子虽然长宽不过几寸，却温润精巧，人间不可多得。等到唐玄宗即位，每当京城久旱不雨，他必定虔诚地向玉龙子祈祷。要下雨的时候，近看玉龙子，龙鳞及鬃毛都像在动。开元年间，三辅大旱，唐玄宗又向玉龙子祈祷，但十多天以后也没下雨。他把玉龙子悄悄地扔到南内的龙池中，顷刻之间，云状的东西骤然而起，紧接着风雨大作。等到他游幸西蜀，车驾来到渭水，将要渡河，车马停在水边，左右侍卫，有的在河中洗弄身子，无意中从沙中拾到了玉龙子。唐玄宗听说之后十分惊喜。他看过玉龙子之后流着泪说：“这是我从前极宝贵的玉龙子啊！”从此以后，每天夜里，玉龙子都把屋里照得通亮。唐玄宗回京以后，玉龙子被一个小黄门偷去，送给了李辅国。李辅国平常把它放在柜子里。李辅国将败落的时候，夜里听到柜子里有声音，打开一看，柜中没有玉龙子了。

五色玉

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上怪近日西贡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此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谏，独李林甫赞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运，谋勇可将。乃命王天运将四万人，兼统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长，恐惧请罪，悉出宝玉，愿岁贡献。天运不许，即屠城，虏二千人及其珠玑而还。勃律中有术者，言将军无义不祥，天将大风矣。行数百里，忽惊风四起，雪花如翼，风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复摧。经半日，小海涨涌，四万人一时冻死。唯蕃汉各一得还，具奏。玄宗大惊异，即命中使随二人验之。至小海侧，冰犹峥嵘如山，隔水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彻可数。中使将返，冰忽消释，众尸亦不复见。（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天宝初年，安思顺献给皇上一条五色玉带，又从左藏库中得到了五色玉。于是皇上就怪怨西蕃各国的贡品中没有五色玉。他派人向西蕃各国问罪。西蕃回答说这种东西经常向皇上进贡，都被小勃律国打劫抢去了，运不到。皇上大怒，要征讨小勃律。群臣大多数劝皇上不要征伐，只有李林甫赞成皇上的主意，并且说武臣王天运有勇有谋可以领兵打仗。于是皇上就让王天运领兵四万人，又统领西蕃各国之兵讨伐小勃律。等到大军逼近勃律城下，勃律的君长很害怕，出来请罪，愿意把宝玉全都献出来，年年岁岁向大唐进贡。王天运不答应，就攻城屠杀，俘虏两千人及其珠宝而还。勃律国中有一位术士，说王天运如此无义是不祥之兆，天要刮大风啦！王天运指挥军队走了数百里，忽然间大风四起，雪花大如鸟雀翅翼。大风激起小海水冻成冰柱，然后又被大风吹折。经过半日，小海波涛涨涌，四万人一时间全都冻死，只有一个汉人和一个蕃人跑了回来，详细地向皇上禀报。唐玄宗听了非常惊异，马上就派中使随二人回去查验真假。来到小海之侧，冰还像小山一样峥嵘而立。隔冰就可望见兵士的尸体，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晶莹明彻，看得很清楚。中使要返回的时候，冰柱忽然消释，兵士们的尸体也不见了。

玉辟邪

肃宗赐李辅国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闻数百步，虽锁之于金函石柜中，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误拂，芬馥经年，纵瀚濯数四，亦不消歇。辅国常置之坐侧。一日，方巾栉，而辟邪一则大笑，一则悲号。辅国惊愕失据。而冁然者不已，悲号者更涕泣交下。辅国恶其怪，遂碎之为粉，没于厕中。自后常闻冤痛之声。其辅国所居安邑里，芬馥弥月犹在。盖舂之为粉，愈香故也。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始碎辟邪。辅国嬖奴慕容宫，知异常物，隐屑二合。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以钱三十万买之。而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冲天而去。当时议者，以奇香异宝，非人臣之所蓄也。辅国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识。夏即于堂中设迎凉草，其色类碧，而干似苦竹，叶细于杉（“杉”原作“山”，据《杜阳杂编》改）。虽若乾枯，未尝凋落。盛暑朿（朿原作刺，据《杜阳杂编》上改）之窗户间，凉自至。凤首木高一尺，而凋刻如鸾凤之形，其木颇似枯槁，故毛羽秃落不甚尽。虽严凝之时，置于高堂大厦中，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故别名曰常春木。纵以烈火焚之，终不焦黑。凉草凤木，或出于薛王宅。《十洲记》云：火林国出也。（出《杜阳杂编》）

【译文】

唐肃宗赐给李辅国两枚能散发香味的玉辟邪，各高一尺五寸。玉辟邪做工之巧几乎不是人工所能达到的。那玉的香气，数百步之外就可以闻到。即使锁在铁匣子石柜子当中，也不能掩盖它的香气。有的人不小心用衣服搽抹了玉辟邪，香味经年不退，即使把衣服放水里冲洗多次，也不能把香味洗掉。李辅国常把玉辟邪放在座位旁边。有一天，他正在梳洗，而两个玉辟邪一个发出大笑，一个发出悲号。李辅国惊得不知如何是好。而那个笑的笑个不停，那个哭的哭得涕泪交加。李辅国对两个玉辟邪的怪异表现十分讨厌，就把它们砸得粉碎，扔到厕所里。从此以后常听到厕所里有冤痛之声。李辅国所居住的安邑里，一个多月之后还有香味。大概是把它碾成粉末，香味就更浓的缘故。不到一年李辅国就死了。当初把玉辟邪弄碎的时候，李辅国宠爱的奴婢慕容宫，知道这不是平常之物，偷偷地保存了些碎屑。鱼朝恩不忌讳李辅国的灾祸，用三十万钱把零碎的玉辟邪买去。鱼朝恩将被杀的时候，那些散发香气的玉屑，化成白蝴蝶，冲天而去。当时人们议论，认为这样的奇香异宝，不是做臣子的所能保存的。李辅国家里所藏的珍宝古玩，都不是世人所能认识的。夏季就在堂中设迎凉草，草色接近碧绿，基干像苦竹，叶比杉叶还细，虽然像是干枯，却不曾凋落。将这种草扎在窗户之间，凉气自来。凤首木高一尺，而雕刻成像鸾凤那样的形状，木头很像已经枯干了，所以就像鸾凤的羽毛没有落尽。即使是严寒之日，把凤首木放在高堂大厦中，和煦之气就像二三月份。所以凤首木又叫常春木。即使用烈火焚烧它，也不能把它烧焦烧黑。凉草和凤木，或许是从薛王的宅里弄到的。《十洲记》说，它出自火林国。

软玉鞭

德宗尝幸兴庆（“庆”原作“废”，据明抄本改）宫，于复壁间得宝匣，中获玉鞭。其末有文，曰“软玉鞭”。即天宝中异国所献也。瑞妍节文，光明可鉴，虽蓝田之美，不能过也。屈之则首尾相就，舒之则径直如绳。虽以斧鑕锻斫（“斫”原作“研”，据《杜阳杂编》改），终不伤缺。德宗叹为神物，遂命联蝉绣为囊，碧蚕丝为鞘。碧蚕丝，即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所贡也。云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亦连延十数里，小者亦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反撚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弦，鬼神愁，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于内府。至朱泚犯禁阙，其鞭不知所在。（出《杜阳杂编》）

【译文】

唐德宗曾经幸兴庆宫，在夹壁墙里发现一个宝匣，从匣中得到一把玉鞭。鞭的末端刻有文字：“软玉鞭”。这是天宝年间外国进贡献来的。软玉鞭的玉质好花纹美，亮得可以当镜子使用，即使是蓝田产的美玉，也不能超过它。使它弯曲，头和尾可以靠近；使它展开，那么它直得像用过绳墨。即使是用刀斧砍它，也始终不能使它残缺。德宗赞叹它是神物。于是命人用薄如蝉翼的绸子绣成装鞭的口袋，用碧蚕丝做成鞭梢。碧蚕丝，就是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进贡献来的。说他们国中有桑树，枝干盘曲，遮天盖地地生长。大的连绵十几里，小的也能遮一百亩地的荫凉。树上面有蚕，有四寸来长。它的身体是金黄色的，它的丝是碧绿的，也叫做金蚕丝。再说那软玉鞭，松开时是一尺长，拉直就是一丈长。把它捻成鞭梢，表里通莹象琴弦，即使合并十个人的力气，也拉不断它。用它做琴弦，奏出的声音极美，鬼神听了都发愁；用它做弩弦，那么箭就能射出去一千步远；用它做弓弦，那么箭就可以射出去五百步远。皇上下令把它珍藏在内府。到朱泚作乱于京师的时候，那鞭不知哪里去了。

玉猪子

执金吾陆大钧，从子某，其妻常夜寝中，闻有物啁啾斗声。既觉，於枕下揽之，得二物，遽以火照，皆白玉猪子也。大数寸，状甚精妙。置之枕中而宝（“宝”原作“实”，据《小说大观》本改，）之。自此财货日增，家转蕃衍，有求必遂，名位（“位”原作“仙”，据明抄本改）迁腾。如此二十年。一夕忽失所在，而陆氏亦不昌矣。（出《纪闻列异》）

【译文】

官职为执金吾的陆大钧有个侄子陆某，他的妻子常常于夜间听到有两件东西打斗的声音。一天早晨醒来，在枕边摸到两个东西，急忙点灯一照，原来是两只玉雕的小猪。小猪的大小有几寸长，形状特别精妙。她把它们当成宝贝放在枕头里珍藏。从此，这一家的钱财一天比一天增多，家境繁盛起来，做什么事都成功，名誉地位日见显赫。这样过了二十年。有天夜里忽然不见了玉雕小猪，陆家也就渐渐不如从前昌盛了。

卷第四百二　　宝三

隋侯　燕昭王　汉高后　后汉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鲸鱼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径寸珠　宝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严生　张文珗 卫庆　鬻饼胡

隋侯

隋侯行，见大蛇被伤而治之。后衔珠以报。其珠径寸，纯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出《搜神记》）

【译文】

隋侯在路上行走，发现一条大蛇被伤，就为它治疗。这条蛇伤好之后，就用嘴衔来一颗珍珠报答他。这颗珍珠直径有一寸，纯白色，夜间发光，像月光一样。这颗珍珠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燕昭王

燕昭王坐握日台，时有黑鸟白颈，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悬照于云日，百神不能隐其精灵。此珠出阴泉之底。泉在寒山之北，圆水之中。言波澜常圆转而流。有黑蚌，飞翔而来去于五山。黄帝、务成子游寒山，得黑蚌在高坐之上，故知验矣。昭王时，其国来献。王取宝璋水，洗其泥沙而叹曰：“悬日月已来。”见黑蚌生珠，已八九千回。此蚌千岁一生，珠渐轻细。昭王常怀握此珠，当盛暑之月，体自轻凉。号曰销暑招凉珠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燕昭王坐在握日台上，有一些白脖颈的黑色大鸟飞来，停落在王所。那鸟衔来一颗明澈发光的珍珠。珍珠圆径一尺，色黑如漆，把它悬挂于空中，各种鬼神都不能隐蔽其本来面目。此珠出自阴泉之底。阴泉在寒山之北，圆水之中。据说圆水里的水常常圆转而流。圆水里有黑蚌，来往飞翔于五山之中。黄帝、务成子游寒山的时候，曾在高坐之上得到过黑蚌，所以人们才知道黑蚌的灵验。燕昭王时，那产黑蚌的方国来进献。燕昭王取宝璋之水，将黑蚌洗净，叹道：“我将有可以悬挂的小太阳小月亮啦！”发现黑蚌生珠，已经有八九千回了。这种蚌一千年一生珠，它产的珠子渐渐减小。燕昭王经常怀揣和把玩这颗珍珠，时值酷暑盛夏，体肤微有凉感。故而名曰消暑招凉珠。

汉高后

汉高后时，下书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会稽市贩珠，乃献之。赐金百斤。鲁元公主私以金七百斤，从仲求珠。复献四寸者。（出《列仙传》）

【译文】

汉高后时，下诏书征求直径够三寸的大珍珠。有个名叫朱仲的仙人，在会稽那地方做珍珠买卖，就献上一颗。汉高后赐给他黄金百斤。鲁元公主私下用七百斤黄金的代价，向朱仲谋求大珍珠，朱仲便献给她一个直径有四寸长的。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馆陶，大如李，有明耀。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滨（“滨”原作“昏”，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大如鸡子，圆四寸八分。（出《列仙传》）

【译文】

后汉章帝元和元年，在馆陶发现了一颗明珠，像李子那么大，能发光。元和三年，在豫章海滨发现一颗明月珠，像鸡蛋那么大，圆长四寸八分。

梁武帝

梁大同中，骤雨殿前，有杂色宝珠。梁武有喜色。虞寄上《瑞雨颂》。（出《酉阳杂俎》）

【译文】

梁大同年间，一场大暴雨夹着杂色珍珠落在殿前。梁武帝非常高兴。管理山泽的官便献上一首《瑞雨颂》。

火珠

贞观初，林邑献火珠。状如水精。云：于罗刹国得。其人朱发黑身，兽牙鹰爪。（出《国史异纂》）

【译文】

贞观初年，林邑献给皇上一颗火珠。火珠的样子很像水精。说此珠是从罗刹国弄来的。罗刹国的人，红头发，黑皮肤，齿如兽牙，手似鹰爪。

鲸鱼目

南海有珠，即鲸目瞳。夜可以鉴，谓之夜光。凡珠有龙珠，龙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云：“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贱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名珠儿。吴越间俗说：“明珠一斛，贵如玉者。”合浦有珠市。（出《述异记》）

【译文】

南海产有珍珠，就是鲸鱼的瞳仁儿。这种珍珠夜间可以照出人影，叫做夜光珠。大凡珍珠有龙珠，是龙吐的；有蛇珠，是蛇吐的。南海有这样的俗语：“蛇珠上千枚，不如一玫瑰。”这是说蛇珠不值钱。“玫瑰”也是一种珍珠的名称。越人有这样的的俗语：“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颗龙珠。”越人有以珠为上宝的习俗，生女孩叫“珠娘”，生男孩就叫“珠儿”。吴越一带的俗语说：“明珠一斛，其价如玉。”合浦有专门买卖珍珠的集市。

珠池

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赋。耆旧传云，太守贪则（“则”原作“即”，据明抄本改）珠远（“远”原作“送”，据明抄本改）去。皆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又池水极深，莫测也。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弹丸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说，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贯之以篾，曝乾，谓之珠母。容桂率将脯烧之，以荐酒也。肉中有细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随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出《岭表录异》）

【译文】

廉州边海里有一个岛屿，岛上有一个大池，叫做珠池。每年刺史征收贡赋，都亲自监督采珠户到珠池中采来缴纳。据老年人传说，如果太守贪婪，那么珍珠就会远离而去，难以采到。采上来的都是老蚌，把蚌剖开从中取珠。珠池在海边，人们都怀疑池底与海是相通的。但是池水极深，不可探测。池中所产的珍珠，像豌豆那么大的，是普通的珍珠；像弹丸那么大的，也时常可能采到；直径一寸能照亮屋子的珍珠，却只有其说，不可遇到。另外，把小蚌的肉取出，用竹篾穿起来晒干，叫做珠母，容桂一带一般都用它炒菜下酒。见到肉中有米粒大小的珍珠的蚌，便知它是产自珠池。珠池里的蚌无论大小，全都胎中有珠。

少城珠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恶其太侈，焚之。合在此地。合拾得小珠，时有孔者。”得非是乎？（出《酉阳杂俎》）

【译文】

蜀地的石笋街，夏季里大雨过后，往往拾到杂色小珍珠。一般人说这地方可能是海眼，但是谁也不清楚天上下珍珠的原因。蜀僧惠嶷说：“据史书记载，蜀地的少城是用金璧珠翠装饰的，桓温嫌它太奢侈，就把它烧了。少城旧址应当就在此地。所以能拾得小珠，并且时常有带眼儿的。”莫非正象像说的这样吧？

青泥珠

则天时，西国献毗娄博义天王下额骨及辟支佛舌，并清泥珠一枚。则天悬额及舌，以示百姓。颔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类拇指，微青。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刚额中。后有讲席，胡人来听讲，见珠纵视，目不暂舍。如是积十余日，但于珠下谛视，而意不在讲，僧知其故，因问故欲买珠耶？胡云：“必若见卖，当致重价。”僧初索千贯，渐至万贯。胡悉不酬。遂定至十万贯，卖之。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僧寻闻奏，则天敕求此胡。数日得之，使者问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于腿中取出。则天召问：“贵价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国有青泥泊，多珠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宝可得。”则天因宝持之。至玄宗时犹在。（出《广异记》）

【译文】

武则天时，西蕃某国献给她毗娄博义天王的下颔骨和辟支佛的舌头，并有青泥珠一枚。武则天把下颔骨和舌头悬挂起来让百姓看。下颔骨很大，像一把小交椅；舌头是青色的，大如牛舌头；珠子像拇指那么大，微微发青。武则天不知青泥珠的珍贵，把它送给西明寺的和尚了。和尚把这颗珠子装在金刚的脑门儿上。后来和尚讲经，有一个前来听讲的胡人见了这颗珠子就目不转睛地看。十几天里，他总在珠下凝视，心并不用在听讲上。和尚心里明白，于是向胡人道：“施主想要买这颗宝珠吗？”胡人说：“如果一定能卖，我保证出重价。”和尚最初的要价是一千贯，渐渐涨到一万贯，胡人全都答允。于是定到十万贯，成交。胡人买到此珠之后，剖开腿上的肉，把珠子纳入其中，然后回国。和尚不久就把这事向武则天禀奏了。武则天下今寻找这个胡人。几天之后，使者找到了那胡人，问他宝珠在什么地方，他说已经把宝珠吞到肚子里了。使者要剖开他的肚子检验，他没办法，只好从腿肉中取出宝珠来。武则天召见那胡人，问道：“你花重价买这珠子，要用它干什么呢？”胡人说：“西蕃某国有个青泥泊，泊中有许多珍珠宝贝。但是淤泥很深，无法将珍宝弄上来。如果把这颗青泥珠投到泊中，淤泥就会变成水，那些宝贝便可以得到了。”武则天于是拿青泥珠当宝贝。直到唐玄宗时，这珠还在。

径寸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捣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对众（“对众”原作“封外”，据明抄本改）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咒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便出一手，其大多毛，捧珠而去。（出《广异记》）

【译文】

近世有一个波斯胡人，来到扶风的客栈，见主人家门外有一块方形石头，就围着这块石头转绕了好几天。主人问胡人为什么这样，胡人说他要买这块石头捶衣裳。于是他说他愿出两千钱买这块石头。主人很高兴，就把石头卖给胡人。胡人把石头运出来，当众敲碎石头，从中剖出一颗径寸的宝珠来。胡人用刀将自己臂腋处剖开，将宝珠藏在里面，就起程回国。在海上行了十几天，船突然遇到沉没的危险。摆船人知道这是海神向船中人索要珍宝，就逐个问谁身上带有贵宝，没有问出什么，无宝送给海神，于是摆船人要把胡人扔下海去。胡人恐惧，不得不剖开臂腋，把珠子献出来。摆船人冲大海说道：“如果想要此珠，就探出什么东西来领取吧！”海神便从水中伸出一只手来，手大而多毛，握着珠子没入水中。

宝珠

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天大热，至寺门易衣，以底裹珠，放金刚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摄衣从而视之。因说冠上缀珠。诸胡大骇曰：“久知中国有此宝，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遗之。胡等叹恨。告（“告”原作“苦”，据明抄本改）云：“若能至此，当有金帛相答。今往扬州，所债几何？”士人云：“五百千。”诸胡乃率五百千与之，令还取珠。士人至金刚脚下，珠犹尚存，持还见胡。胡等喜扌卞。饮乐十余日，方始求市。因问士人，所求几何。士人极口求一千缗。胡大笑云：“何辱此珠？”与众定其价，作五万缗。群胡合钱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观珠之价。士人与之偕行东海上。大胡以银铛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党数百人，赍持宝物，来至胡所求赎。故执不与。后数日，复持诸宝山积。云，欲赎珠。胡又不与。至三十余日，诸人散去。有二龙女，洁白端丽，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问：“所赎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宝，合有二龙女卫护。群龙惜女，故以诸宝来赎。我欲求度世，宁顾世间之富耶？”因以膏涂足，步行水上，舍舟而去。诸胡各言：“共买此珠，何为独专其利。卿既往矣，我将安归？”胡令以所煎醍醐涂船，当得便风还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出《广异记》）

【译文】

咸阳的岳寺后面，有周武帝的帽子，那上面镶有一块珍珠，大如瑞梅。历代都没有把这颗珍珠当做宝贝。武则天的时候，有一位士人经过岳寺，见到这颗珍珠，开玩笑似的把它取了下来。天很热，走到寺门的时候换衣服，把珠子裹在脱下来的衣服里，放在金刚脚下。走的时候就忘记了带上它。第二天他便去扬州收债。途中宿在陈留客栈，夜间听到胡人斗宝，他就拿着衣服出来看，于是就说了周武帝帽子上的那颗珠子的事。几位胡人大惊道：“早就听说中土有此宝贝，我们正要去弄呢！”士人说已经遗失了。胡人都感到遗憾，说道：“如果你能把它弄到这儿来，我们一定重谢你。你现在到扬州去，要收多少债？”士人说，要收五百千。几位胡人便给了他五百千，让他回去取那珠子。他回到金刚脚下，珍珠还放在那里，就带回来见胡人。几位胡人高兴得直拍巴掌。一连饮酒欢乐了十多天，胡人才谈到买珍珠的事，问他要卖多少钱。他使了个大劲喊出一千缗。胡人大笑道：“你怎么污辱这颗宝珠？”几个胡人一核计，定价为五万缗。几个胡人凑钱买下这颗珠子。又邀士人和他们一起到海上去一趟，看看此珠的真正价值。士人就和他们一起到了东海上。一胡人用银锅煎醍醐，又用金瓶盛着那颗珠子，放到醍醐里重煎。刚刚煎了七天，就有两位老人领数百人，带着许多宝物，来到胡人处，想赎那珠子。胡人坚决不答应。过了几天，又带着宝贝来赎，还是不答应。三十多天以后，那些人散去了。有两位龙女，长得洁白端丽，投到盛珠子的瓶中，龙女和珍珠混合成膏。士人问：“那些要赎珍珠的都是些什么人？”胡人说：“这珍珠是贵宝，必须有两个龙女卫护。诸龙爱怜女儿，所以才用许多宝物来赎。我所求的是超凡度世，难道还贪恋人间富贵吗？”于是胡人用膏涂脚，离开船在水面上行走。其他胡人纷纷说道：“我们共同买下这颗珠子，为什么你独占了好处？你走了，我们怎么回去啊？”那涂了醍醐的胡人让他们用所煎醍醐涂船，说涂后可遇顺风还家。众人照办，果然如他所说。不知他后来到哪里去了。

水珠

大安国寺，睿宗为相王时旧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场焉。王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云，值亿万。寺僧纳之柜中，殊不为贵也。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见函封曰：“此珠值亿万。”僧共开之，状如片石，赤色。夜则微光，光高数寸。寺僧议曰：“此凡物耳，何得值亿万也？试卖之。”于是市中令一僧监卖，且试其酬直。居数日，贵人或有问者。及观之，则曰：“此凡石耳，瓦砾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后，或有问者，知其夜光，或酬价数千。价益重矣。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市”原作“寺”，据明抄本改）求宝，见珠大喜。偕顶戴于首，胡人贵者也。使译问曰：“珠价值几何？”僧曰：“一亿万。”胡人抚弄迟回而去。明日又至，译谓僧曰：“珠价诚值亿万，然胡客久，今有四千万求市，可乎？”僧喜，与之谒寺主。寺主许诺。明日，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仍谓僧曰：“有亏珠价诚多，不贻责也。”僧问胡从何而来？而此珠复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王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后吾国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求之七八十岁，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可给数千人，故军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后，行军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顷泉涌，其色清冷，流泛而出。僧取饮之，方悟灵异。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出《纪闻》）

【译文】

大安国寺，是唐睿宗做相王时的旧官邸。他登基以后，才在这里建了道场。他曾向寺中施舍一颗宝珠，下令用它镇常住库，说它价值亿万。寺里的和尚把宝珠放在柜子里，竟不认为怎么贵重。开元十年，寺里的和尚为敬神敬佛捐款，开柜看宝物，要把它卖掉。见函封上写着：“此珠值亿万。”和尚们共同把函封打开，见珠子状如片石。赤色，夜间微微发光，光高几寸。和尚们议论道：“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怎么能值亿万呢？卖一卖试试吧！”于是就让一个和尚到市上去卖。试一试这颗珠子的价值。过了几天，有钱人打听价钱，等到人家看了珠子，就说：“这是块普通的石头罢了，和瓦砾没什么两样，干嘛胡乱要价？”人们都嗤笑着离去。和尚也觉得不太光彩。十天之后，又有问的，知道此珠夜间有光，有的出价几千。价格上涨了。一个月以后有一个西域的胡人，到市购买宝物，见到此珠便大喜。看穿衣打扮可知，此人是胡人中的富贵者。胡人让翻译问道：“这珠子什么价？”和尚说：“一亿万。”胡人摆弄了半天，恋恋不舍地离去。第二天又来。翻译对和尚说：“珠价确实值亿万，但是这个胡人客居大唐很久了，现在只有四千万，可以吗？”和尚挺高兴，领胡人去见寺主。寺主答应胡人。第二天，胡人交出四千万贯钱，把珠子买去。胡人还对和尚说：“我付的珠价实在是太少了，将留下埋怨的。”和尚问胡人从什么地方来，又问此珠有什么用。胡人说：“我是大食国的人。贞观初年与大唐通好，我国贡来此珠。后来我国经常思念这颗珠子。征求能得到此珠的人，应授相位。征求了七八十年了，如今终于得到它了。这是颗水珠啊。每当行军休息时，掘地二尺，把珠子埋进去，水泉立刻流出来。可供几千人饮用。所以行军总不缺水。自从没了这颗珠子，行军就愁没有水喝。”和尚不信。胡人让他掘地埋起珠子，不一会儿便泉水涌动，水色清冷，哗哗流淌。和尚捧水尝了尝，才确信此珠灵异无比。胡人就带着珠子离去，不知去了何处。

李勉

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皆异不劳而获护焉（明抄本无“皆异”至“护焉”八字）。”勉哀之，因命登舻，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矣。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瘗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述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瘗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出集异记）

【译文】

司徒李勉，开元初年，作浚仪县尉。期满，他坐船行汴水之上，要去广陵。走到睢阳，忽然遇上一位有病的波斯老胡人。老胡人来到船前说：“我是个异乡人，如今病得很危险，想回江都，想借光搭您的船可以吗？”李勉可怜他，就让他上了船。他还给老胡人粥吃。老胡人十分感激，就说：“我本是王公贵族之后，做买卖来到这里，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家里有三个儿子，估计一定会出来找我的。”不几天，船只停在泗水，老胡人的病情更重，就避别人对李勉说：“我们国内丢了传国的宝珠，征求能把宝珠找回来的人，即封公相禄位。贪图高位，离乡出来寻找宝珠。最近已经找到，如果把珠子带回去，立即就富贵了。这颗宝珠价值百万。我怕揣着宝珠行经他乡不安全，就剖开身上的肉把宝珠藏在里面。不幸得了病。现在要死了。感激您的恩义，就把珠子送给你吧！”说完，他抽刀剖开大腿，珠出人亡。李勉就给他置办了装裹，葬他于淮水之滨。秘密地把宝珠放在胡人口中离开。到达扬州之后，住在目旗亭。忽然间与许多胡人住到一处。旁边有一个年轻胡人，模样很像死去的那个胡人。李勉就询访那小伙，果然与死胡人说的差不多。细一打听，他居然是已故胡人的儿子。李勉将埋葬那胡人的地点告诉年轻胡人，年轻胡人号泣一顿之后，掘开坟墓取遗骨而去。

李灌

李灌者，不知何许人。性孤静，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密以珠内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后十年，复过旧邑。时杨凭为观察使，有外国符牒。以胡人死于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梏讯经年。灌因问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县寮，偕往郭墦伐树。树已合拱矣。发棺视死胡，貌如生，乃于口中探得一珠还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出《独异记》）

又《尚书故实》载兵部员外郎李约，葬一商胡，得珠以含之。与此二事略同。

【译文】

李灌，不知他是什么地方人，性情孤僻好静，常住洪州建昌县。他常年横舟岸边。岸上有小茅屋为家，邻中有一位生病的波斯人。李灌可怜这位波斯人将不久于人世，热汤热水地侍奉他。几天之后他就死了。临死时，他指着他所铺的黑毡说：“这里面有一颗珍珠，直径一寸，送给你作为报答。”等他死了，毡子有微光闪耀。李灌从中得到那珍珠。他买棺木将波斯人埋葬了，秘密地将珠子放在死胡人的口中，在墓边栽了一棵树当记号。十年之后，又过旧邑。当时杨凭是这里的观察使，有外国的通牒。因为胡人死在建昌的客栈里，那些曾向胡人施舍的人家，都被拷问了一年。李灌就问这些人有什么罪，囚犯们详细地说了事情的始末。李灌把真相告诉了县僚，并领他们到了埋葬波斯人的地方。他当年栽的小树已经很大。打开棺材看那死胡人。死胡人的面容和活人一样。于是从死胡人口中取出宝珠，当天晚上乘船而去，不知去了哪里。

另外，《尚书故实》记载兵部员外郎李约，埋葬一个行商的胡人，也曾把珍珠放在死者口中，与这事大体相同。

上清珠

肃宗为儿时，常为玄宗所器。每坐于前，熟视其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是开元中罽宾国所贡。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形，摇动于其中。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耀（“耀”原作“异”，据明抄本改）日。掌库者具以事告。帝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以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灾，则虔恳祝之，无不应验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肃宗小时候，常受到唐玄宗的重视。唐玄宗常常坐在肃宗面前，仔细地观察他的相貌，然后对武惠妃说：“这孩子的相貌与众不同，日后也是我家一个有福的天子。”于是玄宗让人把自己的上清玉珠拿来。上清玉珠用紫纱包着。玄宗亲手把它系到肃宗的脖子上。这是开元年间罽宾国所进的贡品。光明洁白，能把全屋照亮。仔细一看，则有仙子玉女、云鹤绛节的影象在里边摇动。等到肃宗即位以后，宝库中往往有神光闪耀。管库的人就向肃宗禀报了。肃宗说：“大概是上清珠吧？”于是令人把上清珠取出来。紫纱还在。于是肃宗热泪盈眶，让近臣们都来观看，说：“这是我小时候，明皇赐给我的。”于是命人把它珍藏在一个翠玉匣子里，放在自己的床榻前。不管哪里突然间发生了水、旱或战乱之灾，肃宗就虔诚地向上清珠祈祷，没有不灵验的。

守船者

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守船者夜中雨过，忽见庙前光明如火，乃窥之。见一物长数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团火，或吞之。船者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遥掷之。此物惊入草，光遗在地。前视之，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恐光明为人所见，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宝物怕秽，乃脱亵衣裹之，光遂不出。后无人知者。至扬州胡店卖之，获数千缗。问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

【译文】

苏州华亭县，有一座陆四官庙。元和初年，有几十只盐船停泊在庙前。夜半一场雨过，守船的忽然发现庙前光明如火，就偷偷地窥视，见一个长数丈大如屋梁的东西用口玩弄一团火。守船的不知这是何物，就把一根竹篙投过去。那东西受惊逃入草丛中，发光的东西留在原处。上前一看，原来是一颗珍珠，直径一寸，光耀夺目。这个人得了宝珠，怕别人发现，就用衣服把宝珠包起来。但是光亮仍然能透出来。想到宝物怕污秽，就脱下内衣来包它，果然包住了。以后没有人发现它。他拿到扬州胡人开的珍宝店里去卖，卖了好几千缗钱。他问胡人这是什么珠，胡人没有告诉他。

严生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出《宣室志》）

【译文】

冯翊郡的严生，家在汉南，曾经在游岘山的时候得到一样东西。这东西状如弹丸，色黑，比弹丸大，发光，看上去光洁清彻，像冰块一样。严生把它拿给人看，有人说这是一枚珍珠。严生就给它起名叫“弹珠”，平常放到箱子里。以后严生游长安，在春明门遇到一个胡人，那胡人拉住他说：“您身上带有奇宝，能让我看看吗？”严生就把珠拿出来给他看。胡人高兴地说：“这是天下的奇货呀，我愿意出三十万钱买它！”严生说：“这宝贝有何用，能值这么多钱？”胡人说：“我是西域人。此珠是我国的至宝，国人叫它清水珠。如果把它放到浑水里，水就会澄清。自从丢失此宝，将近三年了，我国的井泉全都浑浊了，国人都病了，所以才翻山过海来中国找它，现在果然从你这里找到了它。”胡人立即让人打来一盆浑水，把珠子扔进去。不大一会儿，水就变得清亮明彻，纤毫可辨。严生于是把珠子卖给胡人，获三十万而去。

张文珗

张文珗牧弘农日，捕获伐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间言事。公因屏吏独问。对曰：“某愿以他事赎死。卢氏县南山尧女冢，近亦曾闻人开发，获一大珠并玉碗，人亦不能计其直。余宝器极多，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按验，即冢果有开处。旋获其盗，考讯与前言无异。及牵引其徒，称皆在商州冶务中。时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师贵人家矣。后自京东出，过卢氏，复问邑中，具如所说。（出《尚书故实》）

【译文】

张文珗做弘农令的时候，曾捉到十多个盗墓贼。其中有一个要求单独和张文珗说话。张县令就让其他退下，单独审问。那人说：“我愿意立功赎罪。卢氏县南山尧帝女儿墓，最近听说被人盗了，盗去一颗大珍珠，还有一只玉碗，这两样东西都是无价之宝。还盗去许多其它宝物，都是当世少有人知的。”张文珗于是就派人去查验，尧女墓果然被盗。张文珗很快便把盗墓者捕获归案，拷问的结果与前者说的完全一致。等到让盗墓者供出他的同伙时，他说同伙都在商州的冶务中。当时商州由一个名字叫卿的人掌管。张文珗派人带着公文和他的亲笔书信前去交涉，人家很生气，不肯把案犯和赃物送来。暗中知情的人说，那些珠玉之器，全都到了京城富贵之家了。后来张文珗从京东出来，路过卢氏县，又向人们打听这事，人们也都这么说。

卫庆

卫庆者，汝坟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堕，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见白光焰焰，起于陇亩中，若流星。庆掩而得之，遂藏诸怀。晓归视之，乃大珠也。其径寸五分，莹无纤翳。乃裹以缣囊，缄以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宝也，得蓄之，纵未贵而当富矣。”庆愈宝之，常置于卧内。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余丝案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至乾符末，庆忽疾，虽医巫并进，莫有征者。逾月，病且亟。忽闻枕前铿然有声，庆心动，使开匣。珠有璺若缕，色如墨矣。数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复不肖，货鬻以供蒲酒之费，未释服，室已如悬磬矣。（出《三水小牍》）

【译文】

卫庆，是汝坟人。他的住处在温泉。家世逐渐衰落，到了卫庆的时候，就沦为种田人了。有一次，他披星戴月在村南古项城下耕地，累了的时候停下来休息，忽然看见田地里白光闪闪，像流星一样。他抓到那东西揣到怀里。天亮回到家里取出来一看，原来是颗大珍珠。直径一寸五分，晶莹匀净，没有一点杂质。他用细绢把珠子包起来，装进一个漆匣子里。他曾把珠子拿给一个对宝物有研究的人看，那人说：“这是合浦那地方产的珍珠，拥有它，即使不做大官也会发大财的。”于是卫庆就更加珍视它，平常总把它放在卧室内。从此，他的家产一天比一天增多。养牛一百多头，垦田两千多亩，其它物品也日见丰富，令人叫好。十年的工夫，他就变成一个富翁。到了乾符末年，卫庆忽然病了。虽然既求巫又求医，但是总不见好。一个月之后，病得更重。有一天忽然听到枕头铿然有声，卫庆心里一动，急忙让人打开珠匣。一看，宝珠裂痕累累，色如墨黑。几天后他便死去，珠子也不翼而飞。从此，家境日衰。再加上他的子孙不肖，变卖家产换酒喝，还没脱下丧服，家里就一贫如洗了。

鬻饼胡

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无妻。数年，胡忽然病。生存问之，遗以汤药。既而不愈。临死告曰：“某在本国时大富，因乱，遂逃至此。本与一乡人约来相取，故久于此，不能别适。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死后乞为殡瘗。郎君得此，亦无用处。今人亦无别者。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既死，破其左臂，果得一珠。大如弹丸，不甚光泽。生为营葬讫，将出市，无人问者。已经三岁。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胡见大惊曰：“郎君何得此宝珠？此非近所有，请问得处。”生因说之。胡乃泣曰：“此是某乡人也。本约同问此物，来时海上遇风，流转数国，故僣五六年。到此方欲追寻，不意已死。”遂求买之。生见珠不甚珍，但索五十万耳。胡依价酬之。生诘其所用之处。胡云：“汉人得法，取珠于海上，以油一石，煎二斗，其则削。以身入海不濡，龙神所畏，可以取宝。一六度也。（出《原化记》）

【译文】

有一个举人住在京城里，邻居中有一个卖饼的胡人。胡人无妻。数年以后，胡人忽然病了。举人常去看他，并送些热水、草药给他。但是他一直没好。临死的时候他告诉举人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很有钱，因为战乱就逃到这里来。本来和一个同乡约定一起来的，同乡到现在没到，所以我只能等在这里，不能到别处去。遇到您这样体恤我，我没有什么报答您，左胳膊皮下有颗珠子，珍惜了多年，如今死去也就用不着了，就送给您吧。我死后请把我埋葬。您得此珠，也没啥用，此地人也再没有识货的，一旦听说有胡人到此，您就拿着珠子去问他，应该能卖个好价钱。”举人同意了。胡人死了之后，举人剖开他的左胳膊，果然取出一颗珍珠。珍珠大如弹丸，不怎么光泽。举人把胡人埋葬之后，把珠子拿出去卖，根本没人问。三年之后，忽听新近有胡人到来，举人就前去卖珠。那胡人见到珠子大吃一惊说：“您是怎么得到这宝珠的？这不是此处所能有的，是从哪弄来的？”举人于是将实情相告。胡人流泪说道：“那个人是我的同乡啊！我们本来约定同来寻这宝物，但是我在海上遇上大风，流转好几个国家，所以延误了五六年。到此之后刚要追寻，不料他已故去。”于是胡人提出了买珠的要求。举人见珠子不太名贵，只要了五十万。胡人依价付钱。举人问他此珠有何用。胡人说：“汉人能做一种法术，把珠子拿到海上去，用一石油煎它，煎二斗油之后，它就变成一把曲刀。拿着这把曲刀下海身上不湿，龙神害怕，可以获取珠宝。

卷第四百三　　宝四（杂宝上）

马脑　犀　月镜　秦宝　珊瑚　四宝宫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宝鞭　犀导 玉清三宝

　宝骨　紫羜羯　紫贝　魏生

马脑

帝颛顼时。丹丘之国献马脑瓮，以盛甘露。帝德所被，殊方入贡，以露充于厨也。马脑石类也，南方者为上。令善别者，马死则扣其脑而视。其色如血者，则日行万里，能腾飞空虚；脑色黄者，日行千里；脑色青者，嘶闻数百里外；脑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脑色白者，多力而驽。今为器多用赤色者。若是人功所制者，多不成器，成器亦拙。其国人听马鸣，别其脑色。（出王子年《拾遗》）

【译文】

帝颛顼时，丹丘国献来一个马脑瓮，用来盛甘露。颛顼的威德所及的地方，都进贡甘露，甘露便充满厨房。马脑属于石类，南方产的为上。如今善于辨别马脑的人，马死之后就要取出马脑看一下。脑色如血的，就能日行一万里，能腾飞空中；脑色发黄的，日行一千里；脑色发青的，嘶鸣起来数百里之外就可以听见；脑色发黑的，入水之后鬃毛不湿，日行五百里；脑色发白的，力气大而速度慢。如今制作器具多半用红色的。像这种人工制作的器具，多半不能令人满意，即使做出来也显得笨拙。丹丘国的人听到马鸣，就知道马脑的颜色。

犀

犀牛，大约似牛而猪头。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校小，为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点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为毛犀，俱粟文，堪为腰带。千百犀中，或偶有通者。花点大小奇异，固无常定。有偏花路（明抄本、陈校本路作漏）者。有项花大而根花小者。谓之倒插通。此二种亦五色无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点奇异（“异”原作“差”，据明抄本改），则价计巨万，乃希世之宝也。又有堕罗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牛额上者。必花多是撒头豆点。色（“色”原作“也”，据明抄本改）深者堪为銙；散而浅。即拍为盘碟器皿之类。又有骇鸡犀。（群鸡见之惊散）。辟尘犀（为妇人簪梳，尘不着也）辟水犀、（云此犀行于海水为之开，置于雾之中不湿矣，“置”原作“色”，据明抄本改）、明犀，（处于暗室则有光明）。此数犀但闻其说，即不可得而见也。（出《岭表异录》）

【译文】

犀牛，大体上像牛而长了一个猪脑袋。脚似象，蹄子上有三片趾甲。头上有两只角。一只较大，长在额上，叫“兕犀”；一只较小，长在鼻上，叫“胡帽犀”。鼻上的都较细而且花点少，多半都有奇异的花纹。公犀牛也有两只角，都是毛犀，都有疙疙瘩瘩的花纹，能做腰带。千百只犀角中，或许偶然能遇上中空而通的。花点的大小各异，本没有一定。有花纹偏在一侧的；有顶上花点大根上花点小的，叫做“倒插通”。这两种犀角也是五色无常的。如果中空两通，白黑分明，花点奇异，就价值巨万，是稀世之宝。又有一种叫做“堕罗犀”的，是犀角中最大的一种，有一只就有七八斤重的，说这是公犀牛额上长的。那上面的花纹多半都是散落的圆点。色深的能做腰带上的饰物，散而浅的，就可以做成盘碟器皿之类的东西。还有“骇鸡犀”（群鸡见了就惊散）、“辟尘犀”（做梳子簪子，灰尘不染）、“辟水犀”（置于海，水为之开；置于雾，雾不湿犀）、“明犀”（处于暗室里能发光）。这几种犀角只听说过，却不曾得到它们。

月镜

周灵王起处昆昭之台，有侍臣苌弘，巧智如流，因而得侍。长夜宴乐，或俳谐儛笑，有殊俗之伎。百戏骈列，钟石并奏。亦献异方珍宝。有如玉之人，如龙之锦，亦有如镜之石，如石之镜。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谓之月镜。玉人皆有机类，自能转动，谓之机妍。苌弘言于王曰：“圣德所招也。”故周人以弘媚谄而卒杀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璧，不见其尸矣。（出王子年《拾遗》）

【译文】 灵王起居在昆昭台。有一个侍臣叫苌弘，他乖巧机智，口若悬河，因而能侍奉灵王。他们长夜饮酒作乐，滑稽诙谐，演技非凡。各种戏齐演，各种乐器齐奏。也献上一些异地的珍宝。有像玉的人，像龙的锦。也有像镜子的石头，象石头的镜子。这种石头色白如月，照面如雪，叫做“月镜”。玉人都有机关，自己能转动，叫做“机妍”。苌弘对灵王说：“这些都是因为大王有圣德而招来的。”所以周朝人认为苌弘谄媚而终于杀了他。他的血化成石头，有的说化成碧玉，看不到他的尸体了。

秦宝

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所惊异者，有玉五支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复铸铜人十二枚，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琹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结华彩，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琹筑笙竽皆作，与真乐不异焉。玉琹长六尺，上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玙璠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嶙相次（“次”原作“攻”，据明抄本改），吹息则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历无疑。人有疾病在内者，则掩心而照之，必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则杀之也。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高祖初进咸阳宫的时候，走遍所有的府库。库里的金玉珠宝，多得无法说全。最让他惊异的，有五支玉灯，此灯高七尺五寸，下面是一条蟠龙，用口衔灯。把灯点燃，蟠龙的鳞甲就全都会动，焕然闪光就像群星充满屋子。还有铜铸的十二个人，都三尺高，摆在一张席上。每人持一种乐器，或琴，或筑，或笙，或竽。个个华彩一身，就像活人。席下有两根铜管，上边的管口离地数尺，从席后伸出来。其中一根管是空的，一根管里装有一根绳子，手指那么粗。让一个人吹空管，一个人扭动那绳子，就会琴筑笙竽一齐鸣奏，和真人所奏的音乐没什么两样。玉琴长六尺，上边有十三根弦，二十六条系琴弦的绳子，全都用金、银、琉璃、玛瑙、玫瑰等宝物装饰而成，刻名叫做“玙璠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有六孔，吹奏起来就能出现车马山林，怪石嶙嶙。吹完也就不再出现。刻名叫“昭华之管”。有一面方形镜子，宽四尺，高五尺九寸，里外通明。人直接来照，影像就是倒的；用手捂着心来照，就能看见肠胃五脏，清清楚楚，没有遮碍。体内有病的人，就捂着心口来照，一定能知道病在什么部位。另外，女子有邪心，一照就胆张心跳。秦始皇常用来照宫中美人，凡胆张心跳的，就一律处死。汉高祖把这些宝物全都封存，等待项羽前来。项羽将这些宝物全都带走了。以后不知这些宝物哪里去了。

珊瑚

汉宫积草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曰烽火树。夜有光，常欲然。（出《西京杂记》）

又郁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处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数十枝，枝间无叶。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余。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宫。汉元封二年，郁林郡献珊瑚妇人，帝命植于殿前，谓之女珊瑚。忽柯叶甚茂，至灵帝时树死，咸以为汉室将衰之征也。（出《述异记》）

又柫箖国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飞桥。渡海而西，至且兰国。自且兰有积石，积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大船载铁网下海中，初生之时，渐渐似菌。经一年，挺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小（“小”原作“高”，据明抄本改）者三尺，大者丈余。三年色青。以（“以”原作“似”，据明抄本改）铁钞发其根，于舶上为绞车，举铁网而出之。故名其所为珊瑚洲。久而不采，却蠹烂糜朽。（出《洽闻记》）

【译文】

汉宫的积草池中有珊瑚一株，高一丈二尺，一干三枝。上面有四百六十三个枝条。这是南越国王赵佗献来的。名叫“烽火树”。夜间发光，总像要燃烧的样子。

郁林郡有珊瑚市，是下海人卖珊瑚的地方。这里的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株各有几十个枝杈，枝间没有叶。大的高五六尺，小的只有一尺多。善于潜水的人说，海里有个珊瑚宫殿。汉元封二年的时候，郁林郡献来一个珊瑚妇人。皇帝让人把它摆放在殿前，称它为“女珊瑚”，一时间居然枝繁叶茂。到灵帝时，这株珊瑚树便死了。人们都认为这是汉室将要衰败的征兆。

柫箖国靠大海，离都城两千里，有飞桥。渡海向西，到且兰国。且兰国有积石山，积石山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用大船把铁网投入海中，珊瑚初生像竹笋，一年左右的时间，它就从网眼挺出来，变成黄色，枝桠交错。小的三尺左右，大的一丈有余。三年以后变成青色。用铁器斩断它的根部，在船上准备一个绞车，把铁网绞上来，珊瑚便采上来了。所以这里名叫“珊瑚洲”。长时间不采，珊瑚就会朽烂。

四宝宫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按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出《拾遗录》）

【译文】

武帝做了“七宝”床、“杂宝”按屏风、“杂宝”帐，都放在桂宫里。当时人们称桂宫为“四宝”宫。

延清室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盖石文如画也。石体盛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列灵麻之烛，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杂宝饰之。视者于户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清凉耶？”侍者屏扇，以手摹之，方知有屏风也。偃又以玉精为盘，贮冰于膝前。玉精与冰同洁彻，侍者言以冰无盘，必融（“融”原作“翮”，据明抄本改）湿席，乃和玉盘拂之。落阶下，冰玉俱碎。偃更以为乐。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哀平之世，民皆犹有此器，而多残破。王莽之世，不复知所在。（出《拾遗录》）

【译文】

董偃常卧于延清室，用画石做床。之所以叫“画石”，大概石的花纹像画。这种石头体大而轻，出自郅支国。床上有紫色的琉璃帐幔，有用火齐宝石做的屏风，排列着用灵麻做的蜡烛，还有用紫玉做的盘子。床似一条弯曲的龙，全都用杂色宝物装饰起来。侍者在窗外给董偃扇风。董偃说：“难道玉石也需要扇风之后才清凉吗？”侍者收拢扇子，用手一摸，才知道有屏风。董偃又用玉精做的盘子，盘子里盛满冰块放在膝前。玉精与冰都是洁白透明的物品，侍者见了忙说：“冰块不用盘盛着，一定会化了湿席的！”说着他急忙伸手一拂，玉盘与冰全都落地摔碎。董偃便开怀大笑。这种玉精是千涂国贡进的，汉武帝又赐给董偃。哀帝建平年间，百姓家还都有这种器物，但多半已经残破。王莽的时候，不再知道哪儿有了。

玉如意

吴孙权时，有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又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莫能识其由。使人问综。综，博物者也。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平诸山阜，处处埋宝，以当王气。”此盖是乎？（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东吴孙权的时候，有人从地下挖出一个铜匣，长二尺七寸，用琉璃做的盖。还有一枚白玉如意。凡是用手拿的地方，都刻有龙、虎和蝉的形象。谁也不知这是为什么。于是就派人去问综。综就是一位博学多识的人。他说：“过去秦始皇因为金陵有天子气，平了许多山岭，到处埋宝，用来镇压王气。”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吧？

七宝鞭

晋明帝单骑潜入，窥王敦营。敦觉，使骑追之。帝奔。仍以七宝鞭顾逆旅妪，扇马屎。王敦追之人，见马屎，以为帝去已远。仍宝鞭，不复前追。（出《中说》，黄本作“出《世说》”）

【译文】

晋明帝单枪匹马潜入王敦的兵营窥探敌情，被王敦发觉，王敦就派骑兵追他。他在奔逃的路上，就用他的七宝鞭雇客栈里的老妇把马屎用扇子扇凉。王敦派来追赶他的人见马屎都凉了，以为他已经跑远了，又艳羡这宝鞭十分珍贵，便不再追他。

犀导

晋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见林下踣一尸，已臭烂。乌来食之。辄见一小儿，长三尺许，来驱乌。乌乃起。如此非一。潜异之，乃就看之。见死人头上著通天犀导，价数万钱，乃拔取之。既去，众乌争集，无复驱者。潜后以此导上晋武陵王。王薨。以衬众僧。王武刚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宰处。褚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后。内人江夫人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头啼叫云：“何为见屠割？必当相报：终不独受枉酷。”江夫人恶之。月余遂薨。（出《续齐谐记》）

【译文】

晋朝东海郡的蒋潜，有一次来到不其县。见林下有一具尸体。尸体已经腐烂，乌鸦来啄食死人肉。总能看到一个三尺来高的小孩前来驱赶乌鸦，乌鸦才飞起。如此往复好几次。蒋潜觉得奇怪，就走近去看。他看到死人头上佩戴一枚通天犀导。价值数万钱。他就拔取了这枚犀导。他走后，一群乌鸦争集而来，没有人再来驱赶。后来蒋潜把这一犀导献给晋武陵王。武陵王死后，此犀导又被施舍给僧人。王武刚用九万钱把它买下。后来又落到褚太宰手里。褚太宰又把它送给齐国前丞相豫章王。豫章王死后，其妻江夫人就把它弄断做成钗。每天夜里，总能听见一个男孩绕床头啼叫道：“你为什么要杀害我？我一定要报复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冤枉和残酷！”江夫人对此又腻烦，又畏惧，一个多月以后就死了。

玉清三宝

杜陵韦弇，字景昭。开元中，举进士第，寓游于蜀。蜀多胜地。会春末，弇与其友数辈，为花酒宴。虽夜不殆。一日，有请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郑氏亭，亭起苑中，真尘外境也。愿偕去。”弇闻其说，喜甚，遂与俱南。出十里，得郑氏亭。端空危危，横然四峙，门用花辟，砌用烟矗。弇望之不暇他视。真所谓尘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既入，见亭上有神仙十数，皆极色也。凝立若伫，半掉云袂，飘飘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数。纹绣杳眇，殆不可识。有一人望弇而语曰：“韦进士来。”命左右请上亭。斜栏层去，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闻刘阮事乎？今日亦如是。愿奉一醉，将尽春色。君以为何如？”弇谢曰：“不意今日得为刘阮，幸何甚哉！然则次为何所？女郎又何为者？愿一闻知。”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于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闻君为下第进士，寓游至此，将以一言奉请，又惧君子不顾，且贻其辱。是以假郑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虽然，此仙府也。虽云不可滞世间人，君居之，固无损耳。幸不以为疑。”即命酒乐宴亭中，丝竹尽举，飘然泠然，凌玄越冥，不为人间声曲。酒既酣，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曰‘紫云’，愿授圣主。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将以梦传于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宝，将以赠君。能使君富敌王侯，君其受（“受”字原阙。据明抄本、许本补。）之！”乃命左右取其宝。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莹洞澈。顾谓弇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红，曰红蕤（“曰红蕤”三字原作“麸”。据陈校本改。）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莹澈则过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谢别去。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无有。弇异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宝还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真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值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出《宣室志》）

【译文】

杜陵人韦弇，字景昭，开元年间考进士，寄居在蜀地。蜀地名胜很多。恰是春末，韦弇和他的几位朋友办了一个花酒宴会。玩到半夜也不肯作罢。一天，有人来请他，说：“郡南十里处，有个郑氏亭。亭子建在花园里，真正是世外佳境啊。请你和我一块去一趟。”韦弇听他讲完，特别高兴，就和那人一起向南而行。走出十里，来到郑氏亭前。亭子高高耸立，四面环山，鲜花盛开成门，烟缠雾绕为墙。韦弇简直都要看傻了。心里叹道：“可真是世外之境啊！”这时候使者说了声“请进”。进去后，见亭上有十几位仙女，都有倾城倾国的姿色。仙女们亭亭玉立，衣袖飘飘。那些侍奉在左右的，也是十来个人。所饰纹绣影影绰绰，几乎不能看清。有一位仙女望着韦弇说：“韦进士来啦！”于是让左右快请韦弇上亭。韦弇顺着斜栏一层层上去，立即就拜。众仙女高兴地说：“你听说过刘阮的事吧？现在你也象刘阮那样了。我们愿意陪你喝个一醉方休，风流尽致，你以为如何？”韦弇说：“没想到今天我也成了刘阮，真是太幸运了。但是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请告诉我好吗？”众仙女说：“我们是玉清之女，在这居住很久了。这地方叫玉清宫。听说你是落第的进士，客游至此，想去请你，又怕你不理而受到羞辱，所以假借郑氏之亭让你来。果然如我们所愿。虽然这是仙府，虽然说凡人不能在仙界久留，但是你在这里，保你没有任何损害。亏请你不要怀疑。”于是就让人在亭中设宴。丝竹齐奏，乐声清娓婉转，悠悠然不绝于耳，不是人间所能听到的曲调。酒到酣处，众仙女说：“我们听说大唐天子崇尚神仙。我们有一支新乐曲，名叫‘紫云’，想送给唐天子。你是唐人，替我们把曲子交给天子，可以吗？”韦弇说：“我是一个普通书生，在长安城中，只是个区区小人物，连天子的大门口都看不到，我又不懂音乐，怎么能办得到呢？”众仙女说：“既然你办不到，我们托梦传给他也是可以的。”又说：“我们有三件宝贝，要赠送给你。这几件宝贝能让你富比王侯，请你笑纳！”于是就让左右取来那三件宝贝。首先拿出来的是一只杯子。杯子呈碧绿色，光亮透明。仙女看着韦弇说：“这是碧瑶杯。”接着拿出来的是一个枕头，样子像玉，微微发红，说：“这是红蕤枕。”又拿出一个小匣，紫色，也像玉，但是比玉莹澈光亮，说：“这是紫玉匣。”然后就全送给韦弇。韦弇拜谢之后便离去。走了不到一里地。回头望亭，茫茫然什么都没有了。韦弇感到非常奇怪。到底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于是他带着三件宝物回到了长安。第二年又落第，东游到广陵，就把三件宝贝拿到市场上出卖。有一个胡人见到便下拜说：“这是天下的奇宝啊！尽管千万年了，但是从来没人得到过它。你是怎么得到的？”韦弇就告诉了他。接着问道：“这是什么宝呢？”胡人说：“这是真正的玉清三宝啊！”于是胡人用数千万的价钱买去三宝。韦弇从此开始建宅院，成为广陵的大富豪，到老也没有做过官。

宝骨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缘李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意，多识故事。云，李相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一僧尝赞佛，施鞍一具，卖之，价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口经数年，次当赞佛。因极祝林甫功德，冀获厚衬。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帊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大失所望，惭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因为李林甫宅院在东，所以钟楼就建于西。寺里头有郭令的玳瑁鞭，以及郭令、王夫人的七宝帐。寺主元意知道许多过去的事。他说，李林甫每次过生日的时候，往往转请这寺里的和尚，就在本宅设斋。有一回，一个和尚去念经，李林甫施舍给他一个马鞍。拿出去卖，价值七万。又一和尚广有名声，诵经多年，也被请到李林甫家念经。于是这位和尚极力称颂李林甫的功德，希望得到优厚的施舍。但是他得到的是一个长数寸，样子颇像一个朽烂钉子的东西。他大失所望，沮丧了多日。他想到李林甫这样的大官不至于欺哄他，就带着那东西到西市上，给一个胡商看。他要价一千。胡人大笑道：“要低了。”他使了个大劲，要到五百千。胡人说：“此宝价值一千万！”说完就付钱给他。他打听宝物的名称。胡人说：“这是宝骨。”

紫羜羯

乾元中，国家以克复二京，粮饷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江淮度支。率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云间令录事参军李惟燕典其事。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一僧人”至“取一”十三字原“作波斯胡人者率一万五千贯腋下”，据明抄本改）小瓶。大如合拳。问其所实。诡不实对（明抄本“实”作“肯”，原本“对”下有“请率百万”四字，据明抄本删），惟燕以所纳给众，难违其言，诈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当不违价。”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有波斯”至“而去”十五字原作“僧试求五千而去”。据明抄本改）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羜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有其物而无其价，非明珠杂货宝所能及也。”又率胡人一万贯。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瓶中有珠十二颗。（出《广异记》）

【译文】

乾元年间，国家因为克复“二京”，粮饷供给不足。监察御史康云间是淮度支使。他对江淮一带的商旅百姓提出了加收五分之一的要求，用以补充当时急用。洪州是江淮之间的一大都会，康云间让录事参军李惟燕掌管洪州之事。有一个和尚，请求加收他一百万。说完他就从腋下掏出一个小瓶来。小瓶有拳头大小。问他瓶里装的是什么，他只是诡秘地笑笑，并不回答。李惟燕因为要用收入的供给许多人，不能不照他说的去做，就装作吃惊地说：“您是如何得到这东西的？一定要卖它，可不能违背它的价格呀！”有一个波斯胡人见了就如其价买了小瓶而去。胡人来到扬州。长史邓景山知道这件事，就问那胡人是怎么回事。胡人说：“瓶中装的是羜羯。人得了它，就能受到鬼神的保护，走进火里不能被烧，掉进水里不能被淹。这是一种无价之宝，不是明珠珍宝可以达到的。”于是，又加收胡人一万贯。胡人乐于输散其财，并不为恨。其实瓶中装的是十二颗珍珠。

紫贝

紫贝即砑螺也。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南越志》云：“土产大贝，即紫贝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紫贝就是砑螺。儋振夷黎海边，采紫贝当钱财。《南越志》说：“土产大贝，即紫贝也。”

魏生

唐安史定后，有魏生者，少以勋戚，历任王友，家财累万。然其交结不轨之徒，由是穷匮，为士旅所摈。因避乱，将妻入岭南。数年，方宁后归。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后，登岸肆目。忽于砂碛间，见一地，气直上冲数十丈。从而寻之，石间见石片如手掌大，状如瓮片，又类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试取以归，致之书箧。及至家，故旧荡尽，无财贿以求叙录，假屋以居。市肆多贾客胡人等。旧相识者哀之，皆分以财帛。尝因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名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召生观焉。生忽忆所拾得物，取怀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于席末。食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宝。至坐末，诸胡咸笑，戏谓生：“君亦有宝否？”生曰：“有之。”遂所出怀以示之，而自笑。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生初为见谑，不胜惭悚。后知诚意，大惊异。其老胡见此石，亦有泣者。众遂求生，请市此宝，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万。众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宝？”加至千万乃已。潜问胡：“此宝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国之宝。因乱遂失之，已经三十余年。我王求募之，云，获者拜国相。此归皆获厚赏，岂止于数百万哉？”问其所用。云：“此宝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设坛致祭之，以此置坛上。一夕，明珠宝贝等皆自聚。故名‘宝母’也。”生得财倍其先资也。（出《原化记》）

【译文】

唐朝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有一个姓魏的读书人，人称魏生。小时候，因为他家是王族亲戚，本来财产累万，但是由于他交结不轨之徒，因此家境日衰，遭到当地士族的排斥，他不得不到外地避一避。他带妻子避到江南。几年之后，事情平静了，他才归乡，船走到虔州地界。一场暴雨下过之后，他离船登岸，观赏当地风光，忽然望见河岸沙滩上有一块地方，热气蒸腾，高达数丈，便走上前细看。他看到的是，乱石之间有一块状如瓮片手掌那么大的石片，颜色半青半赤。他觉得这块石头与众不同，就把它捡了回来，扔到书箱里。回到家乡一看，原先的财产已荡然无存，没有财物用来谋求官职，便只好租借一处房子住下来。这里的市场店铺之中有许多胡人商客。旧相识可怜他，都分一些吃穿的东西给他。他家的转机，是借着一次胡人客商的“宝会”发生的。按照胡人的习俗，每年都有一次与乡人相聚的大会。会上，每个人都要展示自己的宝物。宝物多的人就戴着帽子坐在上首。其余的依次排列。今年的宝会他们邀请魏生参加，其实是让他去参观开眼界。他忽然间就想到了拾到的那块石片，就把它揣到怀里去参加胡人的宝会。到会之后，他并不敢说他带来宝物了，自觉地坐到了最末席。酒饭之后，胡人们开始展示宝贝。坐在最上座的拿出来的是四颗宝珠，每一颗都有径寸之大。在场的胡人全都站起来，一齐向首席胡人稽首礼拜。其余依次展示出来的，或者三枚，或者两枚，全是珍宝。轮到坐末，胡人们全都笑了，和他开玩笑道：“您也有宝贝吗？”他半真半假地说：“有！”于是就把石片拿出来展示，三十位胡人全都站起来，把他推到首席上去，一齐下拜。他以为自己被捉弄了，很不好意思。后来才知道，胡人们是诚心诚意的，这才感到惊奇。那些老一点的胡人见到此石，有的都流下眼泪。于是众胡人就和魏生商量，要买这件宝贝，让他随便要价。他也就没客气，要一百万。众胡人嗔怒道：“为什么要侮辱我们的宝贝呢？”于是再加价，一直加到一千万才算完。他悄悄问一个胡人这宝贝叫什么名字。胡人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因为战乱已经丢失了三十多年了。我们的国王下令寻求它，说，能找到此宝的人拜为国相。这次我们回去，都能得到重赏，何止几百万！”他又问有什么用。胡人说：“这是宝母啊！每月的十五日，国王亲自来到海岸，把此宝放到一个事先设好的祭坛上祭奠，到了晚上，各种珍珠宝贝就会自动聚拢而来。所以叫做‘宝母’。”魏生这一次获得的钱财成倍于原先的家产。

卷第四百四　　宝五（杂宝下）

肃宗朝八宝　灵光豆　万佛山　玳瑁盆　辟尘巾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三宝村　火玉　马脑柜　岑氏

肃宗朝八宝

开元中，有李氏者，嫁于贺若氏。贺若氏卒，乃舍俗为尼，号曰真如。家于巩县孝义桥。其行高洁，远近宗推之。天宝元年，七月七日，真如于精舍户外盥濯之间，忽有五色云气，自东而来。云中引手，不见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宝之。慎勿言也？”真如谨守，不敢失坠。天宝末，禄山作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转流寓于楚州安宜县。肃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见二人，衣皂衣。引真如东南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楼观严饰，兵卫整肃。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宝冠。号为天帝。复有二十余人，衣冠亦如之，呼为诸天。诸天坐，命真如进。，而诸天相谓曰：“下界丧乱时久，杀戮过多，腥秽之气，达于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宝压之。”又一天曰：“当用第三宝。”又一天曰：“今厉气方盛，秽毒凝固，第三宝不足以胜之，须以第二宝，则兵可息，乱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宝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进达于天子。”复谓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宝五段，人臣可得见之。今者八宝，唯王者所宜见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宝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复令皂衣者送之。翼日，真如诣县。摄令王滔之，以状闻州。州得滔之状，会刺史将行。以县状示从事卢恒曰：“安宜县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讯之。”恒至县，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谁敢废坠！且宝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宝示恒。其一曰“玄黄天符”，形如笏。长可八寸余，阔三寸。上圆下方，近圆有孔。黄玉也。色比蒸栗，潭若凝脂。辟人间兵疫邪疠。其二曰“玉鸡”，毛文悉备，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则见。其三曰“谷璧”，白玉也。径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无异雕镌之状。王者得之，即五谷丰稔。其四曰“王母玉环”。二枚，亦白玉也。径六寸，好倍于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国归复。其玉色光彩益发，特异于常。卢恒曰：“玉信玉矣，安知宝乎？”真如乃悉出宝盘，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极也。恒与县吏同视，咸异之。翌日侁至，恒白于侁曰：“宝盖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验无异，叹骇久之，即具事白报节度使崔圆。圆异之，征真如诣府，欲历观之。真如曰：“不可。”圆固强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宝。一曰“如意宝珠”，其形正圆，大如鸡卵，光色莹澈。置之堂中，明如满月。其二曰“红靺鞨”，大如巨栗，赤烂若朱樱。视之可应手而碎，触之则坚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王干珠”，其形如环，四分缺一，径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则形见。其五曰“皇后采桑钩”，二枚，长五六寸，其细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银，又类熟铜。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长可四寸，阔寸许。无孔。腻如青玉。八宝置之日中，则白气连天；措诸阴室，则烛耀如月。其所压胜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圆为录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事为若何。”圆惧而止。侁乃遗卢恒随真如上献。时史朝义方围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绝，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关。以建巳月十三日达京。时肃宗寝疾方甚，视宝，促召代宗谓曰：“汝自（“自”原作“是”，据明抄本改）楚王为皇太子，今上天赐宝，获于楚州。天许汝也，宜保爱之。”代宗再拜受赐。得宝之故，即日改为宝应元年。上既登位，及升楚州为上州，县为望县，改县名安宜为宝应焉。刺史及进宝官，皆有超擢。号真如为“宝和大师”，宠锡有加。自后兵革渐偃，年谷丰登，封域之内，几至小康。宝应之符验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宝，河壖高敞，境物润茂。遗址后为六合县尉崔珵所居。西堂之间，相传云。西域胡人过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处而瞻礼焉。（出《杜阳杂编》）

【译文】

开元年间，有一个姓李的女子嫁给一个姓贺若的为妻。贺若死了。姓李的就出家当了尼姑，法号真如。她的家在巩县孝义桥，因为她品行高洁，所以远近闻名，人人敬佩。天宝元年七月七日，真如在精舍窗外洗漱，忽然有一团五色的云气，从东方飘来。云雾中伸出一只手，却看不到人的身形。那只手徐徐地把一个锦囊交给真如说：“珍藏它，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真如谨守秘密，不敢有所闪失。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中原一时间人心慌慌，人们一齐向南奔逃。真如也不例外，辗转流落到楚州安宜县。肃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间，真如在自己的住处，忽然看见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两个黑衣人拉着真如向东南方向行走。走了五六十步，面前出现一城。城的建筑雄伟壮观，城下的兵卫齐整严肃。进到城里之后，见城中有大殿。殿上，一人穿紫衣，戴宝冠，被称作天帝。又有二十多人，衣冠和天帝差不多，被称为诸天。诸天入座之后，才让真如进去。然后诸天互相议论道：“人世间丧乱的时间很久了，杀人太多了，腥臭污秽之气直冲云天，不知如何才能拯救？”一个诸天说：“不如用神宝把邪恶之气压住。”又一个诸天说：“那就应该用第三件宝贝。”又一个诸天说：“现在邪恶之气正盛，污秽之物会聚，第三件宝贝怕不能取胜，得用第二件宝贝才能息兵平乱。”天帝说：“说得对！”于是取出宝贝交给真如说：“你去让刺史崔侁把这事奏明天子。”又对真如说：“以前交给你的小囊，里边装有五件宝贝，一般官员可以观看。现在给你的八件宝物，只有做帝王的可以看。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于是就详细地将宝物的名称、用法讲授给真如。而后又让黑衣人把真如送回来。第二天，真如到县府向县令王滔之言明此事。王滔之具状向州里告。州里得到王滔之的状子，正赶上刺史马上就要出行，他便把县里的状子交给从事卢恒说：“安宜县有个妖怪尼姑的事儿，太怪了，你赶紧去过问一下。卢恒便来到安宜县，审问真如，要按王法惩办她。真如说：“上帝有命令，谁敢违抗？再说这些宝贝也不是人工所能做出来的，又何必多疑呢？”于是她就把锦囊中的五件宝贝展示给卢恒。第一件叫“玄黄天符”，形如笏板，长有八寸多，宽三寸，上圆下方，接近圆的地方有小孔，是黄玉做成的，颜色像蒸熟的栗子，深沉如凝脂。有此宝可避人间兵疫邪疠。第二件叫“玉鸡”，羽毛和花纹全都具备，是白玉做成的，做帝王的用孝道治理天下，这宝贝就能在人间出现。第三件叫“谷璧”，也是用白玉做成，直径五六寸，上面米粒状的花纹，和雕刻出的没什么两样，做帝王的得了它，能让天下的五谷年年丰收。第四件叫“王母玉环”，两只，也是白玉制成，径六寸，做帝王的得了它，能让外国归顺。这些宝贝件件都光彩焕然，不同寻常。卢恒说：“这些玉都是真的，可怎么知道它们是宝呢？”真如便把五件宝贝全都端出来，往空中一举，宝光全都射向太阳，光芒万丈，仰望望不到尽头，卢恒和县吏一块观看，都感到惊异。第二天崔侁来到，卢恒便对他说：“这些宝物可能是天赐的，不是人能办到的。”崔侁又查验一番和卢恒说的一样。他惊叹不已，就报告给节度使崔圆。崔圆觉得挺怪，把真如传来，要一样一样地验看宝贝。真如说不行，崔圆非看不可，真如拗他不过，只好又拿出那八件宝物给他看。第一件是“如意宝珠”，形状是正圆形的，鸡蛋大小，光色晶莹明澈，放在屋里，明如满月。第二件是“红靺鞨”，像一个大栗子那么大，像个红色樱桃那样又红又软，看上去很容易弄碎，触一下，才知道既坚硬又沉重，很难击破。第三件是袄奴珠，其形状像个圆环，四分缺一直径足有五六寸。第四件是“玉印”，半只手大小，上面的花纹像粗而凹陷的印文，中间填上东西便现出形来。第五件是“皇后采桑钩”，二枚，长五六寸，筷子那么粗，像金的，又像银的，还像熟铜的。第六件是“雷公石”，两枚，形状像斧，长四寸，宽一寸左右，没有孔，细腻光滑酷似青玉。把这八宝放在日下，只见白气连天；把它们放到屋里，则见烛光如月。至于那镇压邪恶腥秽的办法，真如秘而不宣，谁也不知。崔圆要奏明天子，真如说：“天帝命崔侁去做此事，你硬要做是为什么呢？”崔圆恐惧而止。于是崔侁派卢恒随真如一起前去献宝。当时史朝义正围困宋州，又向南攻下申州，淮河路不通，就取道长江而上。四月十三日到达京都。这时肃宗正卧病不起。他看了宝贝之后，急忙让人把代宗召来，说道：“你从楚王立为皇太子，现在上天赐宝，从楚州那边送来，这是上天助你，你应该珍重这些宝贝才是。”代宗拜了两拜，接受上天所赐。因此得宝当天就改年号为宝应元年。他登基之后，就把楚州升为上州，把县升为望县，改安宜县名为宝应县。刺史及献宝者都有擢升。赐号真如为“宝和大师”，受宠及赏赐都胜过他人。从此以后兵乱渐息，年年五谷丰登，天下百姓过上了小康生活，宝应之符果真应验了。真如所居的得宝之地，风调雨顺，万物丰茂。遗址后来由六合县尉崔珵居住。相传说，至今西域胡人走到那里，没有不望着那住所下拜的。

灵光豆

代宗大历中，日林国献灵光豆龙角钗。因其国有海，东北四方里。国西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鉴人五脏六腑。亦谓之仙人镜。国人有疾，辄照之，使知起于某脏某腑。即自采神草饵之，无不愈焉。灵光豆，大小类中华之菉豆，其色殷红，而光芒可长数尺。本国亦谓之诘多珠。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即大如鹅卵。其中纯紫。称之可重一斤。帝啗一丸，叹其香美无比，而数日不复言饥渴。龙角钗类玉，绀色，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所制。帝赐独孤妃子。与帝同泛舟于龙池，有紫云自二上而生，俄顷满于舟中。帝由是命置之于堂内，以水喷之，化为二龙，腾空东去矣。（出《杜阳杂编》）

【译文】

代宗大历年间，日林国献来灵光豆和龙角钗。这个国家有个大湖，一里见方那么大。国西有怪石，方圆几百里。怪石光明澄澈。可以照见人的五脏六腑。也叫“仙人镜”。他们国家的人有病，总是先照仙人镜，弄清楚某脏某腑什么部位有病了，就去采草药治疗，没有治不好的。灵光豆，大小像中国的绿豆，颜色殷红，而发出的光芒长达数尺。他们本国人也叫它“诘多珠”。绿豆大小的一粒灵光豆，如果和石上菖蒲叶一块煮，就能煮成鹅蛋那么大。它里边是纯紫色的，重量可达到一斤。皇上吃一丸，赞美它香味无比，而且好几天不再感到饥渴。龙角钗类似一种玉，青红色，上面刻有蛟龙的图形，精巧奇丽，简直不像人工做的。皇上把它赐给独孤妃子。独孤妃子和皇上同舟泛于龙池，二人头上便生出一团紫云，顷刻间紫云便充满舟中。皇上于是命人将此钗放到堂内，用水喷它，它便化成两条龙，腾空向东飞去。

万佛山

上崇释氏教，乃春百品香（“香”原作“山”，据明抄本改）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色氍毹，及万佛山，可高一丈。上置于佛室，以氍毹籍其地。氍毹之巧丽，亦冠绝于一时。每方寸（“方寸”原作“放”，据《杜阳杂编》上改）之内，即有歌舞妓（“妓”原作“之”，据明钞本改）乐，列国山川之状。或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其真假。万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辫缕金玉水精，为蟠盖流苏。庵赡匐罗等树，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势若飞动。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阔（“阔”原作“阁”，据《杜阳杂编》上改）三寸，以蒲牢衔之。每击钟，行道僧礼拜至地。其中隐隐，谓之梵声。盖关綟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计。上置九光扇于岩巚间。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及见有光出于殿中，咸谓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语千口而退。（出《杜阳杂编》）

【译文】

皇上崇尚释迦牟尼氏创立的佛教，就舂百品香和入银粉涂刷佛室。赶上新罗国献来一块五色毛地毯和一尊万佛山，皇上把万佛山也放在佛室。用五色毛地毯铺地。万佛山高一丈。毛地毯之巧丽，也是冠绝一时的。每方寸之内，就有歌舞妓乐和各国山川的形象。有的可看出是微风入室，上面还有蜂蝶燕雀飞舞跃动。俯首看去，不能辨别真假。万佛山，是雕刻沉檀和珠玉而成的。那些佛的形象，或大或小，大的有的超过一寸，小的只有八九分。再看那佛的头，有的像米粒那么大，有的像豆粒那么大，但是眉眼口鼻耳样样具备，连螺髻毛发也历历可见。而发辫、衣缕、金玉、水精、蟠盖、流苏、沙石、草木以及楼阁亭台等等，形体虽然极小，但是栩栩如生，势若能动。前面行道僧人数量不在一千以下。下边有紫金钟，三寸宽，由蒲牢兽衔之。敲一下钟，行道僧便礼拜到地。同时还有隐隐的念经的声音。大概机关技巧就在这钟上。尽管这山以“万佛”为名，但是数量数不胜数。上方放一个九光扇于岩石之中。四月八日，召集两街的僧众到佛室来，以佛室为道场，礼拜万佛山。这时候人们都赞叹万佛山不是人工可以造的，等到他们看到有光从殿中发出，便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佛光。其实就是九光扇的作用。因此，皇上命一个叫不空的三藏和尚念了一千句天竺密语才退出。

玳瑁盆

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云：其国有酒山紫海。盖（“盖”原作“而”，据《杜阳杂编》中改）山有泉，其味如酒，饮之甚醉则经日不醒。紫海水（“水”原作“太”，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色如烂椹，可以染衣。其鱼龙龟鳖、砂石草木，无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饰之。及盛夏，上置于殿内，贮水令满，遣嫔御持金银杓，酌水相沃，以为嬉戏。浮光裘，即紫海色染其地也。以五彩丝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仍缀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猎于北苑，为朝日所照，而光彩动摇。观者皆眩其目，上亦不为之贵。一日，驰马从禽，勿际暴雨，而裘无纤毫沾濡。方叹为异物。夜明犀，其状类通天犀，夜则光明，可照百步。覆缯十重，终不能掩其耀焕。上遂命解为腰带。每游猎，夜则不施其蜡炬，有如昼日。（出《杜阳杂编》）

【译文】

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给皇帝一个玳瑁盆，一件浮光裘。还有一枚夜明犀。据说，这个国家有酒山紫海。所谓酒山，大概就是山中有泉，泉水味似酒。还说喝了酒山之酒可以醉得一天不醒。紫海水，颜色有如腐烂的桑椹。可以染衣物。其中的鱼龙龟鳖、砂石草木，没有不是紫色的。玳瑁盆，可容水十斛，外侧用金、玉装饰。到了盛夏，皇上把玳瑁盆放在殿内，里边装满水，让宫中的女官拿着金银勺，酌盆里的水互相浇洒，以为游戏。浮光裘。就是用紫海水染的地儿，用五彩丝线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个，再缀上九色真珠构成的。皇上穿着它，到北苑打猎，朝阳一照，光彩闪动，看的人都感到耀眼夺目。皇上也不觉得贵重。有一天，驰马追一只飞禽，忽然间下起暴雨，但是浮光裘一点没湿，皇上才赞叹它是异物。夜明犀，形状有点像通天犀，夜间发光，能照一百步远，即使用十层布蒙上，也不能蒙住它的光耀。于是皇上就命人把它割碎成腰带，每次出去打猎，夜晚就不用点蜡了，和白天一样。

辟尘巾

高瑀在蔡州。有军将甲知回易，折欠数百万，回之外县。去州二百余里，高方令锢身勘甲。甲忧迫，计无所出。其类因为设酒食间解之。座客十余。中有称处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鹅羽，貌甚都雅。众皆有宽勉之辞。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众散，乃独留。谓甲曰：“余尝游东，获二宝物，当为君解此难。”甲谢之，请具车马。悉辞。行甚疾。甚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谒高。高一见，不觉敬之。因谓高曰：“玄真此来，特从尚书乞甲性命。”高遂曰：“甲欠官钱，非瑀私财。如何？”皇甫请避左右，言某於新罗获巾子，可辟尘，欲献此赎甲。即于怀探出授高。高才执，已觉体中清凉。惊曰：“此非人臣所有，且无价矣。甲之性命，恐足酬也。”皇甫请试之。翼日，因宴于郭外。时久旱，埃尘且甚。高顾视马尾鬣及左右驺卒数人，并无纤尘。监军使觉，问高：“何事尚书独不沾尘坌？岂遭逢异人，获至宝乎？”高不敢隐。监军故求见处士。高乃与俱往。监军戏曰：“道者独知有尚书乎？更有何宝，愿得一观。”皇甫具述救甲之意。且言药出海东，今余一针，力差不及巾，可令一身无尘。监军拜请曰：“获此足矣。”皇甫即于巾上抽与之。针色如金。监军乃扎巾试之，骤于尘中，唯身及马鬃尾无尘。高与监军旦具礼往谒，将请其道要（“要”原作“霎”，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一夕忽失所在。（出《酉阳杂俎》）

【译文】

高瑀在蔡州。有个叫甲知的军将，因为折欠几百万的钱款而逃避了。逃到外县离州二百多里，高瑀下令囚禁甲知，开始查办他。甲知忧愁窘迫，寝食不安，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他的朋友们于是就为他设酒宴借以消愁。座间有客十几人。其中有一个被称为处士的。姓皇甫，名玄真。穿一身白衣。白的像天鹅的羽毛，相貌极是倜傥儒雅。人们对这位皇甫先生极尽敬佩赞勉之辞。皇甫先生只是微笑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宴罢人散之后，皇甫先生留了下来。他对甲知说：“我曾经游东海，在那里得到两件宝物。凭这两件宝物，该能够为你解除此难。”甲知感谢不尽，要为他准备车马。他全都拒绝，步行前往。他走得很快，当晚就到了蔡州，住进旅店里。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拜见高瑀。高瑀一见到他的处士风度，不知不觉地就生出几分敬意来。他对高瑀说：“我到尚书府上来，是特地向尚书请求饶过甲知性命的。”高瑀说：“甲知欠官府的钱，又不是欠我个人的钱。公事公办，我帮得了他吗？”皇甫玄真请高瑀挥退左右，说：“我在新罗得到一条巾子，能辟尘，想要献上它赎甲知的性命。说着他伸手从怀中取出巾子交给高瑀。高瑀刚抓到巾子，就觉得体内清凉爽快，大惊道：“这不是做人臣的所能得到的，是无价之宝，甲知的性命，用它换是绰绰有余的！”皇甫先生让高瑀试验一下，看避尘巾是否灵验。第二天，就在城外设宴。当时天已久旱，尘埃极甚。骑马从城中跑到城外，高瑀看自己马尾马鬃及左右飞骑几人居然一尘不染。监军使发觉了，便问高瑀道：“为什么唯独尚书不染灰尘呢？难道是遇上了世外异人得到什么无价之宝了？”高瑀不敢隐瞒，如实说给监军。监军坚决要拜见处士。高瑀只好陪他一块去。见到皇甫玄真，监军开玩笑道：“难道皇甫先生只知道有尚书吗？还有什么宝贝，拿出来看看行吗？”皇甫玄真详细述说救甲知的意思。还说游东海时得到一巾一针，针还在手，但是针不如巾，只能让一人之身不染灰尘。监军拜谢说：“能得到这针也就足了。”皇甫玄真就从巾上抽下针来递给监军。监军马上开始试验。他骑飞奔驰，尘埃飞扬，但是他身与马鬃马尾都无尘土。第二天早晨。高瑀与监军带着礼物去见皇甫先生，要向他请教一些道术方面的要领。皇甫先生却于一夜之间不知去向了。

浮光裘 （有目无文）

重明枕

有海外国贡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类于水精。中有楼台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镂木丹青，真人之首簪帔，无不悉具。仍通莹焉。（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海外某一个国家进贡一个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就像水精那样洁白。中间雕刻了楼台亭阁，四面雕刻了十个道士。道士有的拿着香，有的捧着书简，循环不止。这叫“行道真人”。那雕刻和绘画。连道士头上的玉簪和霞帔，都非常逼真。诚乃通体晶莹。

三宝村

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故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人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开成元年春，村中民夜梦一丈夫者，黑簪帻，被广袂之衣，腰佩长剑，仪状峻古。谓民曰：“吾尝仕东汉。当光武时，与飞将马公，同征交趾，尝得南人之宝。其后马公遭谤，以为多掠南货，尽载以归。光武怒，将命索其家。吾惧且及祸，故埋于此地。”言未讫而寤。民即以所梦具告于邻伍中。是岁仲夏夕，云月阴晦，有牧竖望见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练焉，久而不灭。牧竖惊告其父，即驰往视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数辈，夜寻其光，俯而观之。其光在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与植准以表之。其明日，携锸具，穷表之下，深约丈余，得一金龟。长二寸许，制度奇妙，代所未识。又得宝剑一，长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镜一，径一尺余。皆尘迹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诣县。时县令沛国刘随得之。发硎其剑，淡然若水波之色，虽利如切玉，无以加焉。其长二尺四寸者，盖古以八寸为尺，乃古三尺。其镜皆文迹繁会，有异兽环绕镜鼻，而年代绵邈，形理无缺。乃命磨莹，其清若上水之洁。真天下之奇宝也。县令刘君曰：“此为古之珍玩，宜归王府。可与天球和璧，焜燿于上庠。”遂缄胶其事。闻岐阳帅。愿表献天子。时陈君亦节度岐陇，得而爱之，因有其宝。由是人无知者。（出《宣室志》）

【译文】

扶风县的西南，有个村子叫三宝村。据老年人传说，建村的时候，有一个胡人和尚对村民说：“这地方有宝气，但是现在的人得不到它。它的出现将有一定的时机。”村人问道：“是什么宝？”胡僧说：“这是交趾的宝物，数量是三件。”因此，就以“三宝”为村名了。开成元年的春天，村中有人夜里做梦，梦见一个成年男子，头戴黑色头巾，身披大袖子衣裳，腰间佩一把宝剑，仪表很是古雅。他对村民说：“我曾经在东汉的时候做过官，光武皇帝时，和飞将军马公一起征讨交趾。那时候曾得到南方人的宝物。后来，马公遭到诽谤，认为他掠夺了许多南方的财物，全运回家中。光武皇帝大怒，要派人抄他的家。我怕祸及自己，就把自己得到的宝物埋到这里。”话还没说完，梦已经醒了。这人就把梦见的情形和邻居们讲了。这年五月的一个晚上，乌云遮月，天色灰暗，一个牧童望见西京原下，焕发出光芒，像当空一条白练垂挂在那里，久久不灭。牧童吃惊地告诉他的父亲，爷儿俩就跑去看，那光更亮。第二天晚上也这样。于是村里几个人凑到一起，趁夜去寻找那光。一看，那光是从地里发出的，像燃烧的柴火。人们便在这里竖了一个记号。到了天明，大家带着锹镐而来，从立有记号的地方往下挖，果然，挖了一丈多深，就挖出来三件宝贝。一是一只金龟，长二寸左右做法奇妙，从未见过；二是一把宝剑，长二尺四寸；三是一面古镜，直径一尺还多。三样东西都尘迹斑斑，陈旧不堪。村人们就带着这些东西来到县里。当时的县令沛国的刘随收到了这些东西。他把剑放到磨石上一磨，那剑立刻就呈现出水波一样的光色来，寒气逼人。它长二尺四寸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古人是以八寸为一尺，二尺四寸就是古代的三尺。那镜子花纹图案繁多，有异兽的图形环绕镜鼻。年代久远，保存完好。磨光之后，同样洁如清水，果真是天下之奇宝。县令刘随说：“这些东西是古代珍玩，是应该入王府的，那样便可以与天球合璧生辉，在大学讲堂上照耀后人。于是就书写文书上报，要把宝物献给天子。当时陈君亦在岐陇任节度使，他得见几样宝物之后，特别喜欢。以后怎样，就无人知道了。

火玉

会昌元年，扶余国贡三宝：“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风松石”。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冬则不复亦挟纩。宫人常用。澄明酒，亦异方所贡也。色紫如膏，饮之令人骨香。风松石方一丈，莹澈如玉。其中有树，形若古松偃盖，飒飒焉而凉飚生于其间。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内，稍秋气飕飕，即令彻去。（出《宣室志》）

【译文】

会昌元年，扶余国贡入三样宝物：一样叫“火玉”；一样叫“澄明酒”；还有一样是“风松石”。火玉色红，长半寸，上尖下圆。发光能照出几十步远。把火玉积攒起来，可以烧开锅。放到屋里，冬天就不用往衣服里絮棉花了。宫里的人常用这种东西。也是方国所献，澄明酒，也是方国新献，紫色，膏状，喝起来让人感到骨头都有香味了。风松石方圆一丈，玉一样晶莹清澈。那上面有树。它的形状像一棵古松仰向天空，飒飒地凉风生于其间。到了盛夏，皇上就把它放到殿内，消暑纳凉。到了秋季，寒气一来，就让把它撤出去。

马脑柜

武宗好神仙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更修隆真室，舂百宝屑以涂地。瑶楹金拱，银栏玉砌，晶莹炫耀，看之不足。内设玳瑁之帐，火齐之床。焚龙光之香，荐无忧之酒。此皆他国所献也。帝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以下，用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更遇渤海贡马脑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作工巧，无以为比。帝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瑰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一寸，举之则若鸿毛。帝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室，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惜久之。（出《杜阳杂编》）

【译文】

唐武宗喜好神仙之术，所以就建了望仙台。还修了隆真室。舂百宝为屑用来涂地，用瑶做柱子，用金子做拱门，用银子做门槛，用玉砌墙。莹光闪烁，百看不厌。屋里装有用玳瑁做的帐子，用火齐做的床。焚烧的是“龙光”香，饮用的是“无忧”酒。这些东西都是外国贡献来的。武宗常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来探讨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道理。从此室内长出两棵灵芝来，全都像红玉一般。还赶上渤海国贡进马脑柜。这柜三尺正方，颜色很深，像茜色，做工之精巧无以伦比。皇上用这柜装神仙之书，放在床头，紫瑰盆，容量可达半斛，内外通体晶莹，纯紫色，厚有一寸，重量轻如鸿毛。皇上喜爱它的光洁，就把它放在仙室，用它和药吃。后来王才人扔玉环，将紫瑰盆打掉了半个豆粒那么大一块儿，皇上还喟叹惋惜了挺长时间呢。

岑氏

临川人岑氏，尝游山。溪水中见二白石，大如莲实，自相驰逐。捕而获之，归置巾箱中。其夕，梦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来侍左右。既寤，盖知二石之异也。恒结于衣带中。后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君有宝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市。岑虽宝之而无用，得钱喜，即以与之。以钱为生资，遂致殷赡。而恨不能问其石与其所用云耳。（出《稽神录》）

【译文】

临川有个姓岑的人，有一次游山，看见溪水中有两块大如莲子的白色石头，自相追逐奔跑。岑氏就把两块白石捉住了。回家把它放在箱子里。那大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穿白衣服的美女，自言她们是姐妹，侍立在他的左右。梦醒之后，大概知道这两块白石不寻常，就总藏在衣带中。后来他到了豫章，有一个波斯胡人拦住他问：“你有宝贝带在身上吗？”他说：“是的。”说完他就把二石掏出来给胡人看。胡人要用三万为价购买。岑氏虽然珍爱二石，但是留着也没用，就卖了。他用这钱做谋生的本钱，就逐渐致富了。但他一直为没有问那石头的名字和用处而遗憾。

卷第四百五　　宝六（钱、奇物附）

钱　　淯阳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宝　邢氏　林氏　曹真

奇物　徐景　中牟铁锥　毒槊　集翠裘　谢灵　运须　开元渔者　杨妃袜　紫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龙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严遵仙槎钱

淯阳童子

晋义熙十二载，淯阳县群童子，浴于淯水。忽见侧有钱出，如流沙，因竞取之。手满，放随流去。又以衣盛裹，各有所得。又见流线中有一铜车，小牛牵之，势甚奔迅。儿等奔逐，掣得一轮。径可五寸，猪鼻，毂有六辐，通然青色。缸内黄脱，状如恒运。于时沈敞（“敞”原作“敝”，据陈校本改）守南阳，求得此物，然莫测之。（出《洽闻记》）

【译文】

（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淯阳县的一群儿童，在淯河里洗澡，忽然发现身边有钱涌出，像流沙一样。于是孩子们就争抢着捞取那些钱，手捞满之后，许多钱顺流而去。他们又用衣服裹钱，各有所得。又看到流钱中有一辆小铜车，由一头小牛拉着，在水中跑得很快。孩子们追赶上去，拽下来一个车轮。车轮的直径有五寸，猪形鼻，毂上装有六根辐条，全是青色。从插轴的圆孔看，像是长久运转的样子。当时沈敞是南阳太守。他弄到此物，但是没有弄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文德皇后

钱有文如甲迹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通元宝（应为“开元通宝”--编译作者注）钱。此四字及书，皆欧阳洵所为也。初进样日，后掐一甲迹，因是有之。（出《谭宾录》）

【译文】

有一种钱的图案像指甲掐出的痕迹似的，那是因为文德皇后而形成的。武德年间，废止五铢钱的流通，开始使用“开元通宝”钱。这四字的书写，是欧阳洵完成的。当初将设计图样送给皇帝审查时，文德皇后在那上面掐出了一道指甲印儿，因此铸钱的时候把指甲印儿也铸出来了。

岑文本

唐贞观中，岑文本下朝，多于山亭避暑。日午时，寤初觉，忽有扣山亭院门者。药竖报云，上清童子元宝，故此参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带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仪质爽迈，衣服纤异。冠浅青圆角冠，衣浅青圆用帔，履青圆头履。衣服轻细如雾，非齐绔鲁缟之比。文本与语。乃曰：“仆上清童子，自汉朝而果成。本生于吴，已得不凝滞之道，遂为吴王进入，见汉帝。汉帝有事，拥遏教化，不得者无不相问。仆尝与方圆行下，皆得通畅。由是自著（明抄本无“著”字，当下文为句），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乱，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怜爱。自汉成帝时，遂厌人间，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闻公好道，故此相谒耳。”文本诘以汉魏齐梁间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传间，屈者虚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异？”对曰：“夫道在于方圆之中，仆外服圆而心方正，相时之仪也。”又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对曰：“此是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异？”对曰：“尤细者则五铢也。”谈论不觉日晚，乃别去。才出门而忽不见。文本知是异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则话论移时。后令人潜送，诣其所止。出山亭门，东行数步，于院墙下瞥然而没。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无余物，惟得古钱一枚。文本方悟，上青童子是青铜；名元宝，钱之文也；外圆心方，钱之状也；青衣铜衣也；五铢服亦钱之文也；汉时生于吴，是汉朝铸五铢钱子吴王也。文本虽知之，而钱帛日盛，至中书令。十年，忽失古钱所在，文本遂薨。（出《传异志》）

【译文】

唐贞观年间，岑文本下了朝多半都在山亭避暑。一日午时，刚睡醒，忽听得有人在山亭院门外敲门。药童报告说，是上清童子元宝求见。岑文本平素喜欢道教，一听是道士求见，就急忙束带让他进来。进来的居然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道士，仪态气质超凡脱俗，真可谓仙风道骨，衣服也与众不同。戴浅青色圆角道士帽，披浅青色圆角帔，穿青色圆头鞋。小道士的衣服轻细如雾，有名的齐绔鲁缟也不能与它相比。岑文本和他说话。他便说：“我是上清童子，从汉朝时就修成正果。本来生于吴地，修得不凝滞之道之后，就被吴王送进京城，见到汉帝。汉帝有私心，阻塞教化，困惑不解的都求教于我。我尝与方圆走下去，全能够通畅。所以自文武二帝，直到哀帝，都喜欢我。王莽作乱，我才到了外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喜爱。从汉成帝时起，我就开始讨厌人间了，就尸解而去，或秦地或楚地，不一定在哪落脚。听说你好道教，所以来拜见你。”岑文本向道士问些汉魏齐梁之间君王社稷的事，道士有问必答，对答如流，事事都像他亲眼见过。他对岑文本说，史传之中，受委屈被冤枉了的以及虚有个好名声其实并不好的很多。岑文本说：“人的穿戴为什么不同呢？”道士回答说：“道就在方圆之中。我的外形是圆的，但是心是方正的。这是相时的准则呀！”岑文本又问：“你身上穿的衣服都很轻细，是什么地方出产的？”道士回答说：“这是上清五铢服。”岑文本又问：“听说六铢服是天上人穿的衣服，它和五铢服有什么不同？”道士回答说：“更轻细的就是五铢服。”他们谈着谈着，不觉很快谈到日晚，道士就告别回去了。他刚出门就忽然不见了，岑文本便知道他不是个平常人。每次下朝，岑文本都让人等候那道士，道士一来，他们就谈论个没完没了。后来又让人暗中跟踪他，看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结果是他出山亭门，往东走不几步，在墙下就眼睁睁地不见了。岑文本让人就地挖掘，挖三尺挖到一个古坟墓。墓中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枚古钱。岑文本顿然大悟。“上清童子”是“青铜”的意思；名“元宝”是钱上的字；“外圆心方”是钱的形状；青衣就铜衣；“五铢”服也是钱上的文字；“汉时生于吴”是汉朝在吴王那里铸了五铢一枚的钱。岑文本虽然知道这些，但他自己的钱财还是越来越多，官做到中书令。十年之后，忽然失去了那枚古钱，岑文本便死了。

王清

元和初，洛阳村百姓王清，佣力得钱五锾（“锾”原作“锭”，据明抄本改），因买田畔一枯栗树，将为薪以求利。经宿，为邻人盗斫。创及腹，忽有黑蛇，举首如臂。语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惊惧，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孙薪之，复掘其根下，得大瓮二，散钱实之。王清因是获利如归，十余年巨富。遂甃钱成形龙，号王清本。（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元和初年，洛阳村百姓王清，卖苦力赚了五锾钱，就买了地边上的一棵枯死的栗子树，要把它加工成木柴出卖，赚几个钱花。夜里，有一个邻人去偷砍这棵栗树。砍入树身，忽然有一条黑蛇，抬起像人的手臂那么粗的头来，对偷砍树的人说：“我是王清的树干，你不要砍！”那人吓得魂飞魄散，丢下斧子就跑。等到天明，王清率领子孙把枯树砍倒，又往树根底下挖，挖出来两口大瓮，里面装满了零散的钱。王清因此获利而归，十几年之后成为巨富。那事之后，瓮里的钱就化作龙形，这钱称作“王清本”。

建安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来建（“建”原作“见”，据明抄本改）溪中，卖薪为业。尝泊舟登岸，将伐薪。忽见山上有数钱流下，稍上寻之，累获数十。可及山半，有大树。下有大瓮。高五六尺，钱满其中。而瓮小欹，故钱流出。子是推而正之，以石搘之。以衣襟贮五百余而归。尽率家人复往，将尽取。既至，得旧路，见大树而亡其瓮。村人徘徊，数日不能去。夜梦人告之曰：“此钱有主。向为瓮欹，以五百顾尔正之。余不可妄想也。”（出《稽神录》）

【译文】

建安有个村人，撑着小船往返于建溪之上，卖柴为生。有一天，他把船靠了岸，上山砍柴，忽然看见山上有几枚钱滚下来。他往上寻找，一共拾到几十枚。寻到山半腰，他看到一棵大树，大树下有一口大瓮，瓮高五六尺，里边装满了钱。但是瓮稍微歪斜一点，所以钱能流出来。于是他去把瓮推正，用石头支住。然后他脱下衣服，包了五百多拿回家。他马上就领着全家人返回去，要把那些钱全弄回来。来到山上，找到原先那条路，很快就又来到那棵大树下。但是那口大瓮却不知哪里去了。那人悔恨得要死，徘徊了好几天也不肯离开。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告诉他说：“那些钱是有主的。几天前因为瓮歪了，用五百钱雇你把瓮弄正罢了，其余的钱不可妄想。”

徐仲宝

徐仲宝者，长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树，合数大抱。有仆夫洒扫其下，沙中获钱百余，以告仲宝。仲宝自往，亦获数百。自尔每须钱，即往扫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积年，凡得数十万。仲宝后至扬都，选授舒城令。暇日，与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气甚劲烈，斜飞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蛱蝶。制作精妙，人莫能测。后为乐平令，家人复往，于厨侧鼠穴中，得钱甚多。仲宝即率人掘之，深数尺，有一白雀飞出，止于庭树。其下获钱至百万，钱尽，白雀乃去，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译文】

徐仲宝是长沙人。他家道南有一棵大枯树，好几抱粗。一个仆人洒扫树下，从沙土中拾到一百多钱。仆人把这事告诉了徐仲宝，徐仲宝亲自前往，也拾到几百钱。从此以后，每当需要钱花，他就到树下洒扫，总有不小的收获。如此累计一年，共得钱好几十万。徐仲宝后来到了扬都，被选授为舒城县令。一天无事，与家人共同坐在院子里闲谈，忽然有一股猛烈的白色气体向外斜飞而去，气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他的妻子伸手一抓，抓到一个玉蛱蝶。玉蛱蝶的做工十分精巧，谁也不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调任乐平令，家人又要跟着前往，搬家时在厨房旁边的耗子洞中发现了不少钱。于是徐仲宝率领人往下挖掘，挖了几尺深的时候，有一只白色小鸟飞出来，落到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于是在树下得钱一百多万。钱收完之后，小鸟飞去，不知飞向何方。

邢氏

建业有库子姓邢，家贫。聚钱满二千，辄病，或失去。其妻窃聚钱，埋于地中。一夕，忽闻有声如虫飞，自地出，穿窗户而去，有触墙壁坠地者。明日视之，皆钱。其妻乃告埋瘗之处，发视皆亡矣。邢后得一自然石龟，其状如真，置庭中石榴树下。或见之曰：“此宝物也。”因收置筐箧中。自尔稍充足，后颇富矣。（出《稽神录》）

【译文】

建业有个管库的人姓邢，他家里很穷。他攒钱攒到两千就生病。他的钱有的就丢失了。他的妻子偷偷地攒钱，埋到地下。一天夜里，忽然听到有一种声音象小虫在飞，是从地里钻出来的，穿过窗户飞去。有撞到墙上然后落到地上的，天亮一看，竟然都是钱。他的妻就把埋钱的地方告诉他，挖开一看，钱全没了。姓邢的后来得到一个自然生成的石龟，形状和真龟一样。他把石龟放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有的人看到了就说这是宝物。于是就把石龟收放到筐箧之中。从此，他家稍稍充足了些，后来居然过得很富了。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尝为郡守，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钱，充积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将为祸。于此速止，林氏之福也。”应声则止。所收已钜万，至今为富人云。（出《稽神录》）

【译文】

汀州有个姓林的人，他的先人曾经做过郡守，罢任以后一直在家里闲居。一天，天下的是钱雨，满地是钱。全家老老少少都往家里收钱，钱把家装满了。姓林的就整整衣冠仰天祷告说：“这是不正常的事，一定会带来灾祸的。现在赶快停止，就是林氏家族的福气啊！”钱雨应声而止。而他家收取的做已经巨万，至今还是富人。

曹真

寿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见坡下有数十钱。自远而来，飞声如铃。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数十而已。又舒州桐城县双戌港。有回风卷钱。经市而过。市人随攫其钱。以衣襟贮之。风入古墓荆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钱。归家视之。与常钱无异。而皆言亡八九矣。（出《稽神录》）

【译文】

寿春人曹真，正在野外行走，忽然看到坡下有几千钱从远处飞来，发出铃响一般的声音。曹真就去追赶那些钱。那些钱落入一个小小的地洞中。他用手往外抠钱，只弄到几十枚。另外，舒州桐城县双戌港，发生过旋风卷钱的事。风卷着钱从市场上掠过，市场上的人一齐跟着抓取风中之钱，用衣襟兜着。旋风进入古墓荆棘之中，人不能再追了，便停下来。回家一看，得到的钱与平常的钱没什么两样。但是大家都说钱少了百分之八九十。

奇物

徐景

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袱。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出《酉阳杂俎》）

【译文】

晋朝时有一个叫徐景的人。他在宣阳门外拾到一个绣有花样喷有香气的小包袱，回家打开一看，里边包着一个蝉一样的小虫，五色，后边的两条腿各缀有一枚五铢钱。

中牟铁锥

中牟县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中牟县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一把汉朝那时候留下来的大铁锥，长六尺，埋在地里三尺，锥头指向西南，不能动。

毒槊

南蛮有毒槊，无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言从天雨下，入地丈余，祭地方掘入。蛮中呼为铎刃。（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南方有一杆有毒的长矛，没有开刃，样子就像朽烂的铁。人如果被它刺中，不出血就死。人们说这长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扎进地里一丈多深，举行过祭祀的仪式才挖出来。当地少数民族称它为“铎刃”。

集翠裘

则天时，南海郡献集翠裘。珍丽异常。张昌宗侍侧，则天因以赐之。遂命披裘，供奉双陆。宰相狄仁杰，时入奏事。则天令升坐，因命仁杰与昌宗双陆。狄拜恩就局。则天曰：“卿二人赌何物？”狄对曰：“争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则天谓曰：“卿以何物为对。”狄曰，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敌。”则天笑曰，卿未知。此裘价逾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幸宠遇之服。对臣此袍，臣犹怏怏。”则天业已处分，遂依其说。而昌宗心赧神沮，气势索寞，累局连北。狄对御，就脱其裘，拜恩而出。至光范门，遂付家奴衣之，促马而去。（出《集异记》）

【译文】

武则天的时候，南海郡献来一件集翠裘。此裘非常珍贵富丽。张昌宗侍奉在左右，武则天就把这件集翠裘赐给了他。然后就让他当面穿上，和她玩一种叫做“双陆”的赌博游戏。正赶上这时候宰相狄仁杰进来奏事，武则天就让狄仁杰和张昌宗玩一玩“双陆”。狄仁杰拜恩就座。武则天说：“你们两小赌什么东西？”狄仁杰回答说：“三局两胜，赌昌宗身上穿的这件皮袍子。”武则天又说：“你用什么东西相抵呢？”狄仁杰指了指自己身上穿的紫袍说：“我用这个。”武则天笑道：“你还不知道，他身上这件皮袍子价钱超过千金呢！可你那件，和它没法对等！”狄仁杰站起来说：“我这件袍子，是大臣朝对天子的衣服，高贵无价；而张昌宗的这件，只不过是受到宠幸的衣服。两件相对，我还不服气呢！”武则天因为已经把衣服给出去了，也就只好依他说。但是张昌宗却感到羞赧沮丧。所以他的气势不振，沉默无语，连连败北。到头来只好乖乖地脱下集翠裘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拜谢武则天离去。走到光范门，狄仁杰把集翠裘送给一个家奴穿上，策马而去。

谢灵运须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于南海祇洹寺，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乐安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出《国史累纂》）

【译文】

晋代的谢灵运，胡须很好看，被杀临刑的时候，他把它施舍给南海郡的祇洹寺。祇洹寺把它做成了维摩诘的胡须。寺中人一直很珍惜这胡须，当初并不曾有所破损。到了唐朝，中宗的乐安公主五月斗百草，为了使物品种类繁多，就派人飞马去取那胡须。又怕别人也弄到这东西，就把多余的全剪掉扔了。所以如今就一根也不复存在了。

开元渔者

开元末，登州渔者，负担行海边。遥见近水烟雾朦胧，人众填杂，若市里者。遂前。见多卖药物，僧道尤众。良久呻，悉无所睹。唯拾得青黛数十，斗许大。亦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图人矣。（出《逸史》）

【译文】

开元末年，登州有个打鱼人，挑着担子走在海边上，远远望见近水处烟雾朦胧，乱哄哄地有许多人，就像一个市集似的。于是他就走上前去，看到那里多数都是卖药的，和尚道士特别多。其余他什么也没看到，只拾到几十块青黛，都像斗那么大。他也不敢做别的用，都施舍给和尚道士了。

杨妃袜

玄宗至马嵬驿，令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梨树之前。马嵬媪得袜一只。过客求而玩之，百钱一观，获钱无数。（出《国史补》）

【译文】

唐玄宗率兵马来到马嵬坡，命高力士在佛堂梨树前把杨贵妃勒死了。事后马嵬坡的一位老妇人拾到一只袜子，说是杨贵妃的袜子。打此路过的人都要求看看这只袜子，老女人就收费，一百钱一人次，赚钱无数。

紫米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碧麦紫米。上异之，翼日，出示术士白元佐、李元戢。碧麦粒大于中华之麦，表里皆碧，香气如粳米。食之令人体轻，久则可以御风。紫米有类巨胜，炊一升，得饭一斗。食之令人髭发缜黑，颜色不老。（出《杜阳杂编》）

【译文】

元和八年，大轸国进贡进的是碧麦和紫米。皇上觉得奇怪，第二天就拿出来给术士白元佐和李元戢看。碧麦的颗粒比中国麦粒大些，里外全是碧色，香味和粳米差不多，食用之后可以减轻人的体重，长时间食用可以御风。紫米有些像胡麻，一升米可以做出十升饭，食用之后可以令人须发又密又黑，青春长驻，颜色不老。

嘉陵江巨木

阆州城临嘉陵江。江之浒有乌阳巨木，长百余尺，围将半焉。漂泊摇撼于江波者，久矣，而莫知奚自。阆之耆旧相传云：尧时泛洪水而至。亦靡据焉。襄汉节度使勃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书舍人牧阆中。下车未几，亦尝见之，固以为异矣。忽一日，津吏启事曰：“江中巨木，由来东首。去夜无端，翻然西顾。”高益奇之，即与宾僚径往观焉。因广召舟子，洎军吏群民辈，则以大索羁而出之。初无艰阻，随拖登岸。太半之后，屹而不前，虽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既竭，复如前时。自是日曝风吹，僵然沙上。或则寺僧欲以为窣堵波之独柱，或则州吏请支分剞劂，以备众材。高以奇伟异常，皆莫之许。每拟还之于江，但虑劳人，逡巡未果。开成三年上元日，高准式行香于开元观，僚吏毕至。高欲因众力，得共牵复其木焉。及至，则又广备縻索，多聚勇力。将作气引拽之际，而巨木因依假籍，若自转移，轻然已复于江矣。拒江尚余尺许，歘然惊迸。百支巨索，皆如斩截。其木则沿洄汨没，径去绝江。上及中流，寂然遂隐。高遣善泅者数辈，遽往观之。江水清澈，毫发可见。善游者熟视而回，皆曰：“水中别有东西二木，巨细与斯木无异。适自岸而至者，则南北丛焉（“焉”原作“马”，据明抄本、许本改）。”高顾坐客，靡不骇愕。自是则不复得而见矣。有顷，高除谏议大夫。制到，详其授官之日，即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旬朔未获移徙，高之新命既至，则那复留意乎转迁，俾之仍旧。（出《集异记》）

【译文】

阆州城靠近嘉陵江。江的边上有一根乌阳大木头。大木头长一百多尺，粗细将近总长的一半。这木头在水上漂荡冲撞已经多年了，谁也不知它是哪里来的。阆州的老年人相传说，是尧帝的时候发大水，把这根木头冲到这里来的。也没有什么根据的。襄汉节度使渤海人高元裕，大和九年从中书舍人迁任阆州牧，来到不久就见过这根大木头，觉得很稀罕。忽然有一天，江边的官吏又来报告说，那江中的大木头，从来都是头向东，昨夜无缘无故地翻然向西了，高元裕便更加惊奇。他立即就和同僚们径直赶到江边观看。于是就广泛召集摆船的，再吸收一些军吏群民，用大绳子挂住那大木头往岸上拽。一开始还没什么阻碍，随着大伙的一拖，那木头就出水登岸了。但是出水大半以后，它就屹立在那里不动了。即使是一千个人一百头牛，也不能拽动它。人们的力气竭尽之后，它就又恢复原样了。从此，它便在风吹日晒之下，僵卧在沙滩上。有的和尚想要把这根大木头做成大柱子，有的州吏想把大木头锯开，做木雕的原材料。高元裕因为此木奇伟异常，所以全没同意。他常打算把大木头送还到江里去。但是考虑到要许多劳力，就犹犹豫豫一直没有定下来。开成三年正月十五日，高元裕依照先例到开元观烧香，同僚官吏全部到了，高元裕想趁人多力众共同拉动那木头。于是就又弄来不少大绳子，召集了不少有力气的人，准备把大木头送还江中。就在大家将一鼓作气拉它的时候，它却借着众人的声势，好像自己转移，很轻易地就又回到水里去了。在它离江水还有一尺来远的时候，轰然一声巨响，上百条大绳子全都迸断，像斩断一样。那大木头则沿着漩涡沉没了。江面上立刻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寂静。高元裕派了几个善潜水的人下到水底观瞧。江水很清澈，一根头发也看得清。善潜水的人们在水底观察了许久才出来，都说：“水里另有东西方向两根木头，大小和刚才下去的那根没什么两样，刚才下去的那根南北向摞在那两根木头上。高元裕环视在座的人们，没有不惊骇的。从此那木头再也没人看见。过了些日子，高元裕出任谏议大夫。皇命送到之日，就是高元裕动身赴任之时。如果前几天那大木头没有被弄回江中，高元裕的新命令送到之后，他就会留意于自己的升迁，使那大木头仍然躺在那里。

江淮市人桃核

水部员外郎杜涉，尝见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米”原作“来”，据明抄本改），止容一升。言于九嶷山溪中得。（出《集异记》）

【译文】

水部员外郎杜涉，曾经看到一个江淮一带的买卖人，用桃核的半张壳量米，正好能装一升，说是从九嶷山的山溪中拾到的。

玉龙膏

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曰：“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大和中，韩约都护安南，得其膏。及还，遂持以归。人有谓曰：“南人传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无有悔于后耶？”约不听，卒以归焉。后约为执金吾。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岂玉龙膏之所归祸乎？由士南去者不敢持以北也。（出《宣室志》）

【译文】

安南有一种叫做玉龙膏的东西，南方人使用它，能把银子化成液体。说这事的人说：“这种药膏不可拿到北方来。如果有人违犯了，那么祸事就要发生了。”大和年间，韩约在安南做都护，得到了这种药膏。等到他任满要回去的时候，就要把这种药膏带回去。有人对他说：“南方人传说这种药膏不能拿到北方去，而你拿回去，只怕以后会后悔吧？”韩约不听，到底把药膏带回去了。后来韩约做了执金吾。这一年京城里发生了叛乱，韩约因为和郑注牵连到一起，竟被灭了族。敢情是玉龙膏给他带来的灾祸吧？从此以后，所有到南方去的人都不敢把玉龙膏带回北方来了。

段成式

段成式群从有言，少时尝毁鸟巢，得一黑石，大如雀卵，圆滑可爱。后偶置醋器中，忽觉石动。徐之，见有四足如綖。举之，足亦随缩。（出《酉阳杂俎》）

【译文】

段成式的众随从讲过，段成式小时候曾经毁掉一个鸟巢，从中得到一块黑色石头，像鸟蛋那么大，又圆又滑，很是可爱。后来偶然把这块小石子儿扔到装醋的坛子里，忽然发觉那石子儿会动。慢慢地，见它长出四条像皇冠飘带一样的腿来。把它举起来，四条腿也随之缩回去。

李德裕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权，威势与恩泽无比。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常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辅及朝士晏语。时畏景爀曦，咸有郁蒸之苦。轩盖候门，已及亭午，缙绅名士，交扇不暇。时共思憩息于清凉之所。既延入小斋，不觉宽敞。四壁施设，皆有古书名画，而炎铄之患未已。及列坐开樽，烦暑都尽。良久，觉清飚凛冽，如涉高秋。备设酒肴，及昏而罢。出户则火云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亲信察问之。云。此日以金盆贮水。浸白龙皮。置于坐末（龙皮有新罗僧得自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鱼尾，有老人见而识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赎之，又暖金带壁尘簪，皆希世之宝，及李南迁，悉于恶溪沉溺，使昆仑没取之云在鳄鱼穴中，竟不可得矣，旁原作劳，恶原作思，据明抄本改）。

东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潆回疏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竹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八其上刻云，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庄东南隅，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邈。雅好山水，李居廊庙日。以白衣累擢谏署。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间，远其势也，）初德裕之营平泉也，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求数年之间，无所不有。时文人有题平泉诗者，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名花”原作“花钱”，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威势之使人也。（出《剧谈录》）

【译文】

李德裕是唐文宗唐武宗时候的人。在他正执掌相时，威势和恩泽无比。他喜欢搜求奇珍异宝。不管是当朝的还是在野的，凡是给他送礼的，多半都是搜求宝玩献给他。他常常借着休假的日子，邀请同朝的宰辅及朝士宴聚。当时正是酷暑，烈日当头，晒得大地宛如蒸笼，一近中午，缙绅名士就只顾扇扇子了。这时候，人们都在思求一个凉爽的去处。等人们被迎入小斋，立时感到宽敞。四壁悬有古书名画。但是炎热之患未除。等到开樽痛饮，就不知闷也不知热了。喝上一会儿，便觉得清风凛冽，如同进入深秋。酒肴很丰盛，直喝到日近黄昏才罢。但是一出门又觉得风如火云如烟，焦灼难当。有好事的人就求亲信之人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是因为用金盆装满水，把一张白龙皮浸泡在里边，放到了座位上（龙皮是新罗僧人从海中得到的，海旁居住的人，从鱼群尾部得到，有一个老人见到知道是宝物。新罗僧知道李德裕喜欢奇物，就花钱买下，又送暖金带避尘簪，都是稀世珍宝。到李德裕去南方时，都在恶溪沉没。让昆仑奴入水找它，说是在鳄鱼穴中，竟拿不到它了）。

东都的平泉庄，离洛城三十里。这里的花卉草木，舞榭歌台，仙境一般。前引的泉水潆回曲折，就像巴峡洞庭的十二峰和九川那样的山河景象。竹间曲径上有一块平石，用手摸去，全是隐隐的云霞龙凤草木之形。还有一条巨大的鱼肋骨，长两丈五尺，那上面刻道：“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在平泉庄的东南角，有韦楚老拾遗的别宅，楚老气质清高，喜欢游戏于山水间。李德裕为秀才时，多次以白衣的身份拜访过韦楚老拾遗。李德裕做宰相后，来到平泉，又登门访问，楚老躲避到山谷之中，以求躲避李德裕逼人的势头）李德裕营驻平泉的时候，因为他是远方之人，当地人多半都把一些土产异物赠送给他。所以数年之间，他无所不有。当时有的文人题了这样的诗：“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是李德裕的威势太大才使人们这样啊！

夏侯孜

夏侯孜为宣宗山陵使。开真陵，用功尤至。凿皇堂，深及袤丈，于坚石中，得折金钗半股。其长如掌，余尚衔石中。工乃扶取以献孜。孜以寝园方近，其事稍异，因隐而不奏。（出《唐阙史》）

【译文】

夏侯孜是宣宗朝的山陵使。他负责开掘真陵的施工，工程浩大。凿皇堂凿到一丈多深的时候，从坚石缝中，得到半股折断的金钗，一巴掌那么长。其余的半股还衔在石缝中。石工就将它取出来交给夏侯孜。夏侯孜因为寝园离得很近，他觉得这事不大正常，就隐瞒下来，没有向皇上奏明。

严遵仙槎

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槎亦飞走。（出《洞天集》）

【译文】

严遵仙槎，唐朝时放在麟德殿。全长五十多尺，敲击出声有如铜铁，质地坚硬，不怕蛀虫侵害。李德裕截下细枝一尺多，刻成道士像。这道士像往往飞去又飞回。广明以后这道士像失去了，严遵仙槎也相继飞去。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柞　白银树　合离树　玉树　豫樟　荔枝木　酒树　娑罗绵树

刺桐　黄漆树　木兰树　椰子树　菩提树　婆罗树　独梪树　波斯皂荚树

木龙树　贝多树　没树　槃碧穑波树　齐暾树　通脱木　山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鱼甲松　合掌柏　黄杨木　青杨木　俱那卫　山茶　夏州槐

赤白柽　楷木　楮

文理木　宗庙文木　文木简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马文木

木

夫子墓木

鲁曲阜孔子墓上，时多楷木。（出《述异记》）

又曰：曲阜城有颜回墓，上石柟二株，可三四十围。土人云，颜回手植之木。（出《述异记》）

【译文】

鲁地曲阜的孔子墓上，生长的多半是刚直的楷树。

又说，曲阜城有颜回墓，上面生长着两裸石柟树，有三四十围粗。当地人说，这两棵树是颜回亲手栽的。

五柞 （青梧附说）

汉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覆荫数十里。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肋为文字。是秦始王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有神。皆含血属筋焉。（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代的五柞宫，有五棵柞树，都互相连接拥抱着，上面树枝连成一片，遮出数十里的树荫来。宫西有个青梧观。观前有三棵梧桐树。树下有两个石麒麟。石麒麟胸部两边刻有文字。这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的东西。头高一丈三尺东边。东边的一只左脚折断，折断处有红色像血。当地父老说有神，都含着血连着筋。

白银树

平原郡高苑城西，晋宁州刺史辟闾允墓，前有白银树二十株。

【译文】

平原郡的高苑城西，晋朝宁州刺史辟闾允的墓前，有白银树二十棵。

合离树

终南山多合离树。叶似江离，而红绿相杂。茎皆紫色，气如罗勒。其树直上，百尺无枝。上结藂条，状如车盖，一青一丹，斑驳如锦绣。长安谓之丹青树，亦云华盖树。亦生于熊耳山中。（出《西京杂记》）

【译文】

终南山有许多合离树。叶子和江离相似，但颜色是红绿相杂的，茎全是紫色，气势像罗勒。这种树的长势直上云天，百尺之内没有枝杈。上边长满密密麻麻的枝条，总体形状就像车盖一样。青红相间，斑斑驳驳有如锦绣。长安人叫它丹青树。也有叫华盖树的。熊耳山中也有这样的树。

玉树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树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杨子云《甘泉赋》云：“玉树菁葱。”后左思以为假称珍，盖未详也。（出《国史异纂》）

【译文】

云阳县界内，有许多汉离宫的故地。有一种树像槐而叶细小，当地人叫它玉树。杨雄在《甘泉赋》中说“玉树菁葱”，后左思以为假称珍，大概是对此树了解不详的原因。

豫樟

豫樟之为木也，生七年而后可知也。汉武宝鼎二年，立豫樟宫于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出《述异记》）

【译文】

要分辨豫樟是枕木还是樟木，要等它生长七年之后才能知道。汉武帝宝鼎二年，在昆明池中建起了豫樟宫，造了豫樟木殿。

荔枝木

南海郡多荔枝树。荔枝为名者，以其结实时，枝条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为名。凡什具以木制者，率皆荔枝。（出《扶南记》）

【译文】

南海郡荔枝树很多。荔枝之所以叫荔枝，是因为它结果的时候，枝条柔弱而结蒂很牢，不能摘取，必须用刀斧把枝子割下来才行，所以就把这种特点当做它的名字了。凡是用木头制作的器具，一般都是荔枝木的。

酒树

顿逊国有酒树，如安石榴。华汁停杯中，数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树出典逊国，名榐酒。”（出《扶南记》）

【译文】

顿逊国有一种树叫酒树，就像石榴树，花汁装进杯子里，几天就能变成酒，味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树出典逊国，名榐酒。”

娑罗绵树

黎州通望县，有销樟院，在县西一百步。内有天王堂。前古柏树。下有大池。池南有娑罗绵树，三四人连手合抱方匝。先生花而后生叶。其花盛夏方开。谢时不背而堕，宛转至地。其花蕊有绵，谓之娑罗棉。善政郁茂，违时枯凋。古老相传云：是肉齿和尚住持之灵迹也。县界有和尚山和尚庙，皆肉齿也。（出《黎州通望县图经》）

【译文】

黎州的通望县，有个销樟院，在县府西一百步处。院内有天王堂。堂前有古柏树。树下有大池。池南有一棵娑罗绵树。三四个人扯起手来合抱才能把它围一圈。它先开花而后长叶。花要到盛夏才开。花谢时花瓣互相不离开就掉下来，经过一番旋转才落到地上。它的花蕊上有绵，叫做娑罗棉。遇上善政它就繁茂，政令乖违它就枯凋。古老相传说，这是肉齿和尚住持的灵迹。此县界内有和尚山和尚庙，都得名于肉齿和尚。

刺桐

苍桐不知所谓，盖南人以桐为苍梧（“梧”原作“桐”，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因以名郡。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丛生繁茂，不如（“如”原作“知”，据明抄本改）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株，憔悴不荣，未尝见花。反用名郡，亦未喻也。（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苍桐不知指的是什么植物，大概南方人把桐当成苍梧了，于是就用它作了郡的名字。刺桐，从南海到福州都有，丛生。论繁茂各地都不如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棵，干干巴巴的，很不茂盛，不曾见它开花。反而用它作郡名，也不能说明什么呀。

黄漆树

日济国西南海中，有三岛，各相去数十里。其岛出黄漆，似中夏漆树。彼土六月，破树腹，承取汁，以漆器物。若黄金，其光夺目。（出《洽闻记》）

【译文】

日济国的西南海域中，有三个小岛，各相距几十里。那些岛上出产黄漆。黄漆就像中国的漆树。那地方到了六月，就把黄漆树的树身割破，收取树汁，用它来漆器物。漆出来的器物像黄金那样，金光闪闪，耀眼夺目。

木兰树

七里洲中，有鲁斑刻木兰为舟。舟至今在洲中。诗家所云木兰舟，出于此也。木兰洲（“洲”原作“舟”，据《述异记》改）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出《述异记》）

【译文】

七里洲中，有一条鲁班用木兰木做的船。船至今还在洲中。诗人们诗中的“木兰舟”，就是从这儿来的。木兰洲在浔阳江中，木兰树很多。过去吴王阖闾在这里栽了木兰，用来建造宫殿。

椰子树

椰子树，亦类海棕。实名椰子，大如瓯盂。外有粗皮，如大腹子；次有硬壳，圆而且坚，厚二三分。有圆好者，即截开头，砂石摩之，去其皴皮，其烂斑锦文，以白金装之，以为水罐子，珍奇可爱。壳中有液数合，如乳，亦可饮之而动气。（原阙出处，今见《岭表录异》）

【译文】

椰子树，也像海棕树。果实名叫椰子，大如小盆。外边有一层粗皮，就像大腹皮。粗皮下是一层硬壳，光圆而坚硬，二三分厚。有圆而好的，就把头部截开，用沙石磨擦，去掉皴皮，蹭出斑斓的花纹，再用白银装饰一下，当水罐子用，珍奇而又可爱。壳中有液汁数盒，像乳汁，可以饮用，有提气的药效。

菩提树 （自此木下，凡二十三种木，并见《酉阳杂俎》）

菩提树，出摩伽陁国，在摩诃菩提树寺，盖释迦如来成道时树。一名思惟树。茎干黄白，枝叶青翠，经冬不凋。至佛入灭日，变色凋落。过已还生。此日国王人民，大小作佛事，收叶而归，以为瑞也。树高四百尺，下有银塔，周回绕之。彼国人四时常焚香散化，绕树下作礼。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裟。至高宗显庆五年，于寺立碑，以纪圣德。此树有梵名二：一曰“宾拨梨婆力义”（明抄本作“力叉”），二曰“阿湿曷咃婆刀义”（明抄本“义”作“叉”）。《西域记》谓之“卑钵（“钵”原作“铨”，据《酉阳杂俎十八》改）罗”。以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为称，故号“菩提婆刀叉”。汉翻为道树。昔中天无忧王翦伐之，令事大婆罗门，积薪焚焉，炽焰之中，忽生两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石垣，至赏设迦王。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溉”字原阙，据《酉阳杂俎》十八补）以甘蔗汁，欲（“欲”字原阙，据《酉阳杂俎》十八补）其焦烂。后摩揭陁国满胄王，无忧之曾孙也，乃以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如旧。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见树出石垣上二丈余。

【译文】

菩提树，出自摩伽陁国，在摩诃菩提树寺。大概是释迦牟尼如来成道之时的树。又名思惟树。茎和干黄白色。枝叶青翠，四季常青，冬季也不凋落。到了僧人死亡的日子，它就变色凋落。过后再还生。这一天，从国王到百姓，大大小小都作佛事。然后拾取几枚菩提树叶回来，视为祥瑞之物。树高四百尺，树下有银塔围绕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年四季经常在此树下烧香散花，绕着大树举行仪式。唐贞观年间，频繁地派使臣前往，在寺中设供，并施舍袈裟。到了高宗显庆五年，又在这寺里立了碑，用来记述圣德。此树有两个梵语名称。一个是“宾拨梨婆力义”；一个是“阿湿曷咃婆刀义”。《西域记》称它是“卑钵罗”。因为佛在它下面成道，就把道作为它的称呼，所以它的号是“菩提婆刀义”。汉时翻译为“道树”。过去中天无忧王剪伐菩提树枝，命令寺中的大婆罗门架柴生火焚烧，结果火焰之中忽然生出两棵小树。无忧王因此而忏悔，号之为“灰菩提树”，又在周围砌起了石墙。到了赏设迦王，又挖此树，挖到黄泉，它的根也没断绝。在坑中点火烧它，再浇上甘蔗的浆液，想要使它焦烂。后来的摩揭陁国满胄王，也就是无忧王的曾孙，就用一千头牛的奶浇灌它。两夜之后，菩提树又焕然一新，葱茏如旧。又加高了石墙，高二丈四尺。唐玄奘当年到达西域时，见菩提树高出石墙两丈多。

婆罗树

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随长。外国僧见曰：“此婆罗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唐天宝初，安西进婆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有拔汗那，最为密近。木有婆罗树，特为奇绝，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阴，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

【译文】

巴陵有一座寺庙，和尚寝房的床下，忽然长出一棵小树来，把它砍了它还长，随砍随长。一个外国和尚见了说：“这是婆罗树。”元嘉初年，婆罗树开出一朵花，像莲花。唐天宝初年，安西贡进婆罗树枝。呈状说：“为臣所管四个镇子，有个叫拔汗那的人和为臣最为亲密。我们这里有一种树叫婆罗树，甚为奇绝。树下不生长凡草，树上不栖息恶鸟。树干高耸不亚于松柏；给人的片片树荫不亚于桃李。现在派拔汗那让他采得到了这种树的树枝二百根。如果这些树枝能在京城生根发芽，由小到大地成长下去，那就一定能够布叶垂荫，上邻月中的丹桂，连枝接影，遥对天上的白榆。”

独梪树

独梪树。顿丘南有应足山。山上有一树。高十丈余。皮青滑，似流碧。枝干上耸。子若五彩囊，叶如亡子镜。世名之“仙人独梪树”。

【译文】

独梪树。顿丘的南面有应足山。山上有一棵树。树高十丈有余。树皮青色而光滑，像流动的碧玉。树干高耸向上。果实象五彩的口袋。树叶像亡子镜。世人叫它仙人独梪树。

波斯皂荚树

波斯皂荚，出波斯国，呼为忽野詹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拘绿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啖，亦宜药用。

【译文】

波斯皂荚，出自波斯国，本国叫它“忽野詹默”。拂林人叫它“阿梨去伐”。树高三四丈。树围五六尺。叶子像拘绿但是较短小，冬天也不落。此树不开花就结籽。荚长二尺左右，中间有隔，每隔内有一籽。籽大如手指，红色，极其坚硬，中间墨一样黑，吃起来甜如糖浆，可以食用，也可以药用。

木龙树

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砖”原作“转”，据明抄本改）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龙木。梁武曾遣人图写焉。

【译文】

徐之高墓城南，有一座木龙寺。寺中有一座三层的砖塔。塔高一丈多。塔旁长出一棵大树，上下萦绕，直到塔顶。树的枝干交横，上面平，可以坐下十几个人。大枝小枝四面下垂，像百子帐。没有人认识它是什么树。和尚们叫它龙木。梁武帝曾经派人画过它。

贝多树

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丈”原作“尺”，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婆力义（明抄本“义”作“叉”）多。二者多梨婆力义（明抄本“义”作“叉”）贝多，三者部婆力义（明抄本“义”作“叉”）多罗多梨。并书其，。部阇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力义”（明抄本义作叉。）者汉言“树叶”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记》称贝多叶似枇杷，并谬。交趾近出贝多枝，材（“材”原作“林”，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中第一。

【译文】

贝多，出自摩伽陀国，高六七丈，四季常青，入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种是多罗婆力义多；一种是多梨婆力义贝多；一种是部婆力义多罗多梨。寺中的和尚用这三种树的树皮写字，并且用树叶书写。“贝多”是梵语，译成汉语就是“叶”。“贝多婆力义”就是汉语的“树叶”。西域的经书，都是用这三种树叶书写的。如果能好好保护，可以保存五六百年。《嵩山记》称贝多“叶似枇杷”，这是错误的。交趾附近出产贝多枝，质量是木材中最好的。

没树

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縒。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如槐而长，花似橘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译文】

没树，出自波斯国，拂林人称之为“阿縒”。树高一丈左右。树皮青白色。树叶像槐叶而比槐叶长。花像桔树花而比桔花大。种子是黑色的，大小就像山茱萸，味道酸甜，可以吃。

槃碧穑波树

槃碧穑波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出风痒。

【译文】

槃碧穑波树，出自波斯、拂林等国。拂林人叫它是群汉树。树高三丈，树围五尺，叶子像细榕，入冬也不凋落。花像桔子花，白色。树籽是绿的，大如酸枣，味道甘甜，口感细腻，可以食用。西域人把它压成油，用来涂抹身体，可以驱除风痒。

齐暾树

齐暾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齐匫（阳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六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巨胜也。

【译文】

齐暾树出自波斯、拂林等国家。拂林把它叫做“齐匫”。树高两三丈。树皮青白色。花像柚花，极其芳香。果实像杨桃，六月成熟。西域人把它压成油，用来炸饼果，犹如中国的胡麻。

通脱木

通脱木，如蜱麻。生山侧，花上粉主治恶疮。如空，中有瓤，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

【译文】

通脱木，样子像蜱麻，生长在山地，花上粉可以治疗恶疮。通脱木好像是空的，里边有瓤，又轻又白，很是可爱，女人们常用它做装饰品。

山桂

山桂，叶如麻，细花紫色，黄叶簇生。与慎火草出丹阳山中。

【译文】

山桂，叶子像麻叶，花细小，紫色，叶黄色，簇生，与慎火草都出自丹阳山中。

五鬣松

松凡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段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大才如碗。结实，味与新罗者不别。五鬣松皮不鳞。唐中使仇士良水磑亭子，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谓孔雀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则偃差，不必千年也。

【译文】

松树俗常都说“两粒”、“五粒”，其实“粒”应该说成“鬣”。段成式修行里私宅的大堂前，有两棵五鬣松，碗口那么粗。结果实，味道与新罗的没有区别。五鬣松树皮没有鳞。唐朝中使仇士良的水磨亭子，有两鬣皮不长鳞的松树，还有七鬣的，不知从哪弄来的。一般人叫它是孔雀三鬣松。松树，树根就是生命，地下遇石则树冠偃仰，不一定要等千年。

三鬣松

唐卫公李德裕言，三鬣松与孔雀松别。又云，欲松不长，以石抵其直下根，便偃。（偃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不必千年方偃。

【译文】

唐卫公李德裕讲，三鬣松和孔雀松是有区别的。又说，要想使松树不长，用石头抵住它直住下伸的根就行，就能使树盖偃仰，不一定要千年才偃仰。

鱼甲松

洛中有鱼甲松。

【译文】

洛水一带有鱼甲松。

合掌柏

唐太常博士崔石云，汝西有练溪，多异柏。及暮秋，叶敛。俗呼合掌柏。

【译文】

唐太常博士崔石讲，汝水之西有个地方叫练溪，那里异柏很多。有一种柏树，到了晚秋叶子就收拢起来，一般人称“合掌柏”。

黄杨木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译文】

黄杨木生性长得慢。世人以黄杨木为重，是因为它不易着火。有人说，用水试一试，能沉到水里的就不易着火。伐取此木应该选一个阴晦的天气。夜无一星的时候砍伐的黄杨木做枕头不裂。

青杨木

青杨木，出峡中。为床，卧之无蚤。

【译文】

青杨木，出自峡谷之中。用青杨木做成床，寝卧多久也不生跳蚤。

俱那卫

俱那卫，叶如竹，三茎一层，茎端分条如贞桐，花小，类木槲。出桂州。

【译文】

俱那卫，叶子像竹叶，三根茎为一层，茎端分成条，像贞桐，花很小，类似木檞。此木出自桂州。

山茶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译文】

山茶很像海石榴，出自桂州。蜀地也有。

夏州槐

夏州唯一邮，有槐树数株。盐州或要叶，行牒求之。

【译文】

夏州只有一个邮亭，亭前有几棵槐树。盐州有人想要槐树叶，就以书信相求。

赤白柽

赤白柽出凉州，大者无，灰伤人（“灰伤人”原作“炭人以”，据明抄本改）。灰汁煮铜，可以为银。

【译文】

赤白柽出在凉州，没有很大的，其灰可以伤人。用其灰汁煮铜，可以变铜为银。

楷木

蜀中有木类柞。众木荣时，如枯枿。隆冬方荫芽布阴。蜀人呼为楷木。

【译文】

蜀地有一种树类似柞树。其它草木繁荣之时，它就像枯萎似的。数九隆冬它倒发芽布荫。蜀人称它是楷木。

楮

壳田久废，必生构（“构”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叶有瓣。大曰楮，小曰构。

【译文】

板结的田地长期荒废，一定会长出构来。构的叶有瓣。大的叫楮，小的叫构。

文理木 （凡八种并见《酉阳杂俎》）

宗庙文木

宗庙地中生赤木，人君礼各得其宜也。

【译文】

宗庙的地中央长出红色树木来，这是人、君、礼各方面相宜的征兆。

文木简

齐建元初，延陵季子庙，旧有涌井，井北忽有金石声，掘深二丈，得沸泉。泉中得木简，长尺，广一寸二分。隐起字曰：“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坚而白，字色黄。

【译文】

南齐建元初年，延陵季子庙里，本来有一口井，井北忽然间有金石之声，于是人们就对那里挖掘，挖到两丈深，挖出一眼沸泉，从泉中得到一束木简，长一尺，宽一寸二分，上面的字是：“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简的木质坚硬而且白，字是黄色的。

古文柱

齐建元二年夏，庐陵长溪水冲击山麓崩，长六七尺。下得柱千余根，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秦汉时柱也。”

【译文】

南齐建元二年夏，庐陵长溪水把山麓冲垮了一段，长六七尺。从下面得到一千多根柱子，都是十围粗。长的一丈，短的八九尺。柱头上题写着古文，字不能认。江淹带着这一问题去请教王俭。王俭说：“江东不熟悉隶书，这是秦汉时期的柱子。”

三字薪

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时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译文】

南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时寺里的一棵古树，被砍倒做了烧柴。人们发现这棵树的纹理自然形成了“法天德”三个字。

天尊薪

唐都官员外陈修古言，西川一县，不记名，吏因换狱卒木为薪，有天尊形像存焉。

【译文】

唐都官员外陈修古讲，西川有一个县，不记得县名了，县吏因为换狱卒的木头当柴烧，发现木柴上有天尊的形象。

太平木

异木。唐大历中，成都百姓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诏藏于秘阁。

【译文】

唐大历年间，成都百姓郭远，因为上山打柴，得到一根祥瑞的木头，那上面的纹理形成四个字：“天下太平”。皇帝下诏书把这根木头藏到秘阁里。

天王槐

长安持国寺，寺门前有槐树数株。金监买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内回，工言木无他异。金大嗟惋，令胶之。曰：“此不堪矣。但使尔知予工也。”及别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焉。

【译文】

长安持国寺的门前有几棵槐树。金监买下一棵，让他手下的能工巧匠们分割它。等到割切到树身之内，工匠说这棵树和其它树没什么两样。金监很是惋惜，让工匠们把树胶合起来，说：“这样切割是不行了，仅是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功夫罢了。”等到他另外辨别纹理分割槐树，每片上都有一个天王像，塔和戟也都是木纹生就的。

色陵木

台山有色陵木，理如绫窠。百姓取为枕，呼为色陵枕。

【译文】

台山有色陵木，纹理像绫子构成的巢穴，当地百姓把它做成枕头，称为“色陵枕”。

马文木

凤翔知客郭璩，其父曾主作坊。将解一木，其间疑有铁石，锯不可入。遂以新锯，兼焚香祝之，其锯乃行。及破，木文有二马形，一黑一赤，相啮，其口鼻鬃尾，蹄脚筋骨，与生无异。（出《闻奇录》）

【译文】

凤翔佛寺中主管接待客人的僧人郭璩，他父亲曾是一个作坊的主人。有一回他分割一块木头，锯不进去。他怀疑木中有铁石。于是他换了一把新锯，又烧香祷告，锯才渐渐锯进去。等到锯开，见木纹生成两个马形图案，一黑一红，互相啮咬，它们的口、鼻、鬃、尾、蹄、脚、筋、骨，与活马没有不同。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异木（两门凡四十目）

主一州树　偃桑　不昼木　蚊子树　圣鼓枝　鹿木　倒生木　黝木　桄榔树

怪松　枫人　枫鬼　枫生人　灵枫　破木有肉　江中枫材　河伯下材　斗蚊船木

交让木　千岁松　汗杖　化蝶树　涪水材　端正树　崇贤里槐　三枝槐　瘿槐

荆根枕　五重桑　蜻蜓树　无患木　醋心树　登第皂荚　辨白檀树

藟蔓 藤实杯　钟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丝异木

【译文】

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一州。其高千丈，围百丈。本上三百丈，始（“始”原作“本”，据陈校本改）有枝条，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树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复，其州有福；创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亡”言州伯死，“复”者木创复也，出《神异经》。“伯”字原阙。出《神异经》四字原在“者”字下，据陈校本补改）。

【译文】

东方荒野之外，有一棵豫章树。这棵树主一州的吉凶祸福。树高一千多丈，树围一百多丈。树干往上三百多丈的地方才开始有枝条。枝条四下敷张像幔帐一样。树上有黑色的狐狸和猿猴。树主一州的吉凶祸福，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曾有九个大力士，拿着斧子来砍伐它，用这种办法来占卜九个州的吉凶。砍完又平复的，这个州就有福；使树受到创伤的，这个州的首领就会生病；砍完之后好长时间也不平复的，这个州的首领就会死亡。

偃桑

东方有树焉，高八十丈。敷张自辅。其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名曰桑。其上自有蚕，作茧长三尺。缲一茧，得丝一斤。有椹焉，长三尺五寸，围如长（桑是偃桑，但树长大耳）。（出《神异经》）

【译文】

东方有一棵大树，高八十丈。树枝全都张开，自相辅助。树叶长一丈，宽六七尺。树名叫桑。树上自然生长着蚕。此蚕作出来的茧，长三尺。只缲一个茧，就可以缲出一斤丝来。还结有桑椹，长三尺五寸，围长也是三尺五寸（这种桑叫偃桑，比一般的桑树高大）。

不昼木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昼之木，昼夜火燃，得曝风不猛，猛雨不灭。（出《神异经》）

【译文】

很远的地方有一座火山，山中生长着一种不分白天黑夜的树木，白天黑夜都在燃烧，受到日晒和风吹火势也不变得猛烈，受到大雨的浇泼火也不灭。

蚊子树

有树如冬青，实生枝间，形如枇杷子。每熟即坼裂，蚊子群飞，唯皮壳而已。土人谓之蚊子树。（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有一种树很像冬青，果实生在树枝之间，外形像枇杷子。果实每到成熟期就裂开，一群蚊子从中飞出，所谓果实只是个空壳罢了。当地人叫它蚊子树。

圣鼓枝

含洭（“含洭”原作“舍溯”，据《酉阳杂俎》十改）县　水口下东岸，有圣鼓，即杨山之鼓枝也，横在川侧。冲波所激，未尝移动。众鸟飞鸣，莫有萃者。般人误以篙触，以患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含洭县　水口下东岸，有一根圣鼓枝--也就是杨山的鼓枝--横卧在山川之侧。山洪的冲激，不曾使它移动过。各种鸟在附近飞来飞去，鸣叫不已，但是没有往这圣鼓枝上群集的。撑船的误把船篙触到圣鼓枝上，就一定会患上疟疾。

鹿木

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马伏波所种。木多节。（出《酉阳杂俎》）

【译文】

武陵郡北面，有两棵鹿木，是伏波将军当年栽种的。这种树木身上多节。

倒生木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触则叶翕，人去则叶舒。出东海。（出《酉阳杂俎》）

【译文】

倒生木，依傍着山崖而生，根在上，头在下。如果有人触到它，它的叶子就收拢；人离开之后，叶子又展开。它出在东海。

黝木

黝木，节以盅兽，可以为鞭。（原阙出处，今见《酉阳杂俎续》十）

【译文】

黝木，树节像毒虫猛兽，可以用来做鞭子。

桄榔树

古南海县有桄榔树，峰头生叶，有面。大者出面，乃至百斛。以牛乳啖之，甚美。（出《酉阳杂俎》）

【译文】

古代南海县有一种桄榔树，最顶上生叶。树叶上有面。一棵大一点的桄榔树，出的面可达一百斛。这面和牛奶一起吃，特别好吃。

怪松

南康有怪松。从前刺史，每令画工写松，必数枝衰悴。后因一客与妓，环饮其下，经日松死。（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南康有一棵很怪的松树。从前，刺史每次让画工画这棵松，就一定有几个树枝衰败憔悴。后来因为一个客人和一名歌妓在树下环绕着它饮酒作乐，一日之后，这松树居然死了。

枫人（种田）

岭中诸山多枫树。树老多有瘤瘿。忽一夜遇暴雷骤雨，其树赘则暗长三数尺。南人谓之枫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异致灵验。（出《岭表录异》）

【译文】

岭中各山中枫树很多。树老之后，很多都长有瘤子。忽然有一天夜里，遇上一场暴雷骤雨，一棵枫树上的瘤子就暗长了好几尺。南方人叫它“枫人”。越地的女巫说，用这种枫树上的瘤子雕刻神鬼，特别灵验。

枫鬼

《临川记》云，抚州麻姑山，或有登者，望之，庐岳彭蠡，皆在其下。有黄连厚朴，恒山枫树。数千年者，有人形，眼鼻口臂而无脚。入山者见之，或有砟之者，皆出血。人皆以蓝冠于其头，明日看失蓝，为枫子鬼。（出《十道记》）

【译文】

《临川记》说，抚州的麻姑山，有攀登的人，往四外望去，庐、岳、彭蠡，都比不上它。山上有黄连、厚朴和恒山枫树。有棵活了几千年的老树，已经化成人形，眼、鼻、口、臂全有，但是没有脚。进山的人见到它，如果有人从它身上弄掉一小块儿，全都出血。人们都把蓝草像戴帽子那样盖到它的头上，第二天去看就全都没了，是枫子鬼。

枫生人

江东江西山中，多有枫木人，于枫树下生，似人形，长三四尺。夜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曾有人合笠于首（“首”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明日看，笠子挂在树头上。旱时欲雨，以竹束其头，禊之即雨。人取以为式盘，极神验。枫木枣地是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江东江西的山中，有许多枫木人，生长在枫树之下，像人形，高三四尺。夜间有雷雨，它就长得和树一般高。见到人它就依旧缩回去。曾经有人把竹笠扣到它的头上，第二天去看，竹笠居然挂到树头上去了。旱天的时候想要下雨，用竹针扎它的头，然后举行求雨的仪式就下雨了。人们把它从山上弄回来做成占卜用的盘子，极其灵验。枫树长在枣地上，就能出现这种情况。

灵枫

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人形，亦呼为灵枫焉。（出《述异记》）

【译文】

南中有“枫子鬼”，树龄极大的老枫树可以化作人形，也称之为“灵枫”。

破木有肉

有人破大木，木中有肉，可五斤，如熟猪肉。（出《稽神录》）

【译文】

有人破一根大木头，发现木头里边有肉，能有五斤重，像是熟猪肉。

江中枫材

循海之间，每构屋，即命民踏木于江中，短长细大，唯所取。率松材也。彼俗常用，不知古之何人断截。埋泥沙中，既不朽蠹，又多如是。事可异者。（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循海之间，每有人盖房子，就让村民到江中踩寻木材，长短粗细，需要什么样的就找什么样的。大致都是松材。那里的百姓常用它。也不知古时候是谁采伐的。埋在泥沙当中，既不朽烂，没有虫子叮咬，又有如此之多，这事可真够奇的。

河伯下材

中宿县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中宿县山下有供奉神像的房屋，溱水流到这里，波浪翻滚如怒。木筏泛到这里就沉没，再也不能露出水面，世人认为这是河神截下来的木材。

斗蛟船木

樟木，江东人多取为船。船有与蛟龙斗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樟木，江东人大多用它做船。这种船有和蛟龙争斗的。

交让木

武陵郡记，白雉山有木，名交让。众木敷荣后，方萌芽；亦更岁迭荣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据武陵郡记载，白雉山上有一种树，名叫“交让”，各种树木普遍茂盛之后，它才萌芽；并且每隔一年才繁荣一次呢。

千岁松

《玉策记》称，千岁松树，四边披越，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如青犬，或如人。皆寿万岁。（出《抱朴子》）

【译文】

《玉策记》说，千岁之松，树皮破裂，凹凸不平，树梢长年不长，远远望去，树冠如偃仰的车盖，那里面有东西，像青色的狗，有的像人，凡是这样的，都有一万年的寿命了。

汗杖

东方朔西那汗国回。得声木十枚。帝以赐大臣。人有疾则杖汗，将死则折。里语：“生年未半杖不汗。”（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东方朔从西那汗国回来，带回来十根声木。皇上把这些声木赐给大臣。人有病，木杖就出汗；人将死，木杖就折断。俚俗有这样的谚语：“生年未半杖不汗。”

化蝶树

长安城禁苑内一大树，冬月雪中，忽花叶茂盛。及凋落结实，其子光明璨烂，如火之明焉。数日，皆化为红蛱蝶飞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国入长安。此必前兆也。（出《潇湘录》）

【译文】

长安城禁苑中有一棵大树，在冬天的风雪里，忽然间它就长出茂盛的花叶来。等到花落结果，那些果都光灿灿的，像火一样光明。几天之后，这些果子都变成蝴蝶飞去。到了第二年，唐高祖从唐国进入长安。这一定是前兆。

涪水材

梓童郪县，唐大历七年，夏六月甲子，涪水泛溢，流木数千条。梁栋欀桷具备。补内城屋，悉此木。乔林为之记。（出《洽闻记》）

【译文】

梓童郪县，唐大历七年夏天六月甲子日，涪水暴涨，冲下来几千根木头，大大小小做梁做柁的都有。补修城内的房屋，全都用这些木材。乔林把这事记了下来。

端正树

长安西端正树，去马嵬一舍之程，乃唐德宗皇帝幸奉天，睹其蔽芾，锡以美名。后有文士经过，题诗逆旅，不显姓名。诗曰：“昔日偏沾雨露荣，德皇西幸赐嘉名。马嵬此去无多地，合向杨妃冢上生。”风雅有如此焉。（出《抒情诗》）

【译文】

长安之西的端正树，离马嵬坡三十里路程，是唐德宗皇帝驾临奉天，看到它葱茏茂盛才赐给它美名的。后来有一个文士从这里经过，在客栈里题了诗，没有署名。诗说：“昔日偏沾雨露荣，德皇西幸赐嘉名。马嵬此去无多地，合向杨妃冢上生。”竟是如此风雅！

崇贤里槐

唐陈朴者，元和中，崇贤里此街大门外，有槐树，尝黄昏徙倚窥外。见若妇人及老狐异鸟之类，进入树中。遂伐视之。树凡三槎，并空中，一槎中有独头栗一百二十一枚，中襁一死儿，长尺余。（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元和年间，一个叫陈朴的人，从崇贤里北街大门外自己的家里，依着门往外看。这正是黄昏时候，他看见一些好像妇人及老狐异鸟之类的东西，飞入一棵大槐树里。于是他就把大槐树砍倒，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槐树一共三个杈，中间都是空的，一个杈中装有独头栗子一百二十一个，中间用布包着一个死孩子，一尺多长。

三枝槐

唐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而（陈校本“而”作“程”），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原阙出处，今见《酉阳杂俎续》十）

【译文】

唐相国李石，在河中永乐有一所宅子。庭中有一棵槐树，三个枝，其中有两枝直过堂前的屋脊，有一枝达不到。李石兄弟三人，他和一个叫李而的都登相位，而一个叫李福的只做过七镇使相而已。

瘿槐

华州三家店西北道边，有槐甚大，葱郁周回，可荫数亩。槐有瘿，形如二猪，相趂奔走。其回顾口耳头足，一如塑者。（出《闻奇录》）

【译文】

华州三家店西北的道边上，有一棵槐树，特别高大，枝叶葱郁，环绕萦回，可以荫盖好几亩地。槐树上有瘤子，形状就像两头猪在互相追逐奔跑。反复地看那两头猪的口、耳、头、足，全都象用泥塑的。

荆根枕

贾人张弘者，行至华岳庙前，忽昏懵，前进不可，系马于一金荆树而酣睡。马惊，拽出树根而去。寤，逐而及之。树根形如狮子，毛爪眼耳足尾，无不悉具。乃于华阴县，求木工修之为一枕，献于庙。守庙者常以匮锁之。行人闻者，赂守庙者百钱，始获一见。（出《闻奇录》）

【译文】

商人张弘，走到华岳庙前，忽然感到晕眩，不能继续前进，就把马拴到一棵金荆树上，自己就地酣睡。马好像受到惊吓，拽出树根来拖着就跑。张弘醒来，追上马，发现那树根形状很像一只狮子，毛、爪、眼、耳、足、尾，全都具备。于是他就到华阴县，找木工修理加工成一个狮形的枕头，献给庙里。守庙的常用柜子锁着它。听说这事的行人，要拿一百钱送给守庙的，才能获准看一看。

五重桑

洛中愿会寺，魏中书侍郎王翊舍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旁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一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黄门侍郎元纪，伐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流血至地，见者莫不悲泣。（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洛中的愿会寺，是魏时中书侍郎王翊舍宅建起来的。佛堂前长出一棵桑树，直上五尺，枝条横出，树叶旁生，葱茏茂密，形如羽盖。又高五尺，又是这样一重枝叶，共是五重。每一重的叶和椹都不一样。京城的人们，不管是道是俗，都说这是神桑。前来观看的人很多。皇帝听了这事很厌恶，认为这是惑众，就命令给事黄门侍郎元纪前去砍伐这棵桑树。这一天云低雾重，阴沉昏暗。斧子砍到树上，被砍之处立刻就流血到地，在场观看的人，没有不感到悲伤而哭泣的。

蜻蜓树

昔娄约居常山，据禅座。有一野妪，手持一树。植之于庭，言此是蜻蜓树。岁久芬芳郁茂。有一乌，身赤尾长，常止息其上。（出《酉阳杂俎》）

【译文】

过去娄约住在常山，坐在座上。有一个村野中的老女人，手持一棵小树，把它栽到娄约的庭院当中，说这是蜻蜓树。年头多了，这树枝叶繁茂，气味芬芳。有一种身体赤红尾巴很长的鸟雀，常常止息在这棵树上。

无患木

无患木，烧之极香，避恶气。一名噤娄，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瑶眊，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无患木击杀之。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出《酉阳杂俎》）

【译文】

无患木，把它点燃，气味极香，避邪恶之气。一名叫“噤娄”，一名叫“桓”。过去有个神巫叫瑶眊，能用符咒降伏百鬼，擒妖捉怪，用无患木击杀这些鬼怪。世人争抢着弄这种木头做器县，用它驱鬼避邪，因而就叫无患木。

醋心树

杜师仁尝赁居。庭有巨杏树。邻居老人，每担水至树侧，必叹曰：“此树可惜。”杜诘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树有疾，某请治。”乃诊树一处，曰：“树病醋心。”杜染指于蠹处尝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钩披蠹，再三钩之，得一白虫，如蝠。乃傅药于疮中。复戒曰：“有实，自青皮时，必标之。十去八九，则树活。”如其言，树益茂盛矣。又云：“尝见《栽植经》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杜筛仁曾经租房子住。庭院里有一棵大杏树。邻居的一位老人，每当挑水走到树旁，一定会叹息说：“这树可惜了！”杜师仁问老人怎么回事。老人说：“我会给树木看病。这棵树病了，让我给它看看吧。”于是他就诊视树的一处，然后说，树得的是醋心病。杜师仁用手指在虫咬处醮一下放到嘴里一尝，味道确实像薄醋。老人拿着一把小钩子往外钩虫子，再三地钩，钩出一条小白虫，样子像蝙蝠。于是就在树的疮中敷了药。又警告说：“结了果之后，从青皮的时候起，就要标有记号，除去十分之八九，树就能活。”杜师仁照他说的去做，果然那树更加茂盛了。又说，杜师仁曾经读过《栽植经》三卷，那上面说树木确实有患醋心病的。

登第皂荚

泉州文宣王庙，庭宇严峻，学校之盛，冠于藩府。庭中有皂荚树，每州人将登第，则生一荚。以为常矣。梁真明中，忽然生一荚有半，人莫谕其意。乃其年，州人陈逖，进士及第；黄仁颖，学究及第。仁颖耻之，复应（“应”原作“登”，据明抄本改）进士举。至同光中，旧生半荚之所，复生全荚。其年，仁颖及第。后数年，庙为火焚。其年，闽自称尊号，不复贡士，遂至于今。（出《稽神录》）

【译文】

泉州的文宣王庙，庭院屋宇庄严高峻，开办学校的盛况，在藩府是数第一的。庭院中有一棵皂荚树，每当州中将有人登第，它就生出一荚。人们都习以为常了。梁贞明年间，它忽然生出一个半荚来，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在这一年里，本州人陈逖，进士科及第；黄仁颖，学究科及第。黄仁颖感到羞耻，又去参加进士科考试。到了同光年间，原先生半荚的地方，长出一个完整的荚来。就是这一年，黄仁颖及第了。以后过了几年，文宣王庙被火烧。那一年闽地自称尊号，不再向朝廷举荐人才，直到如今。

辨白檀树

剑门之左峭岩间（“间”原作“闻”，据明抄本改）有大树，生于石缝之中，大可数围，枝干纯白。皆传曰白檀树。其下常有巨虺，蟠而护之，民不敢采伐。又西岩之半，有志公和尚影，路人过者，皆西向擎拳顶礼，若亲面其如来。王仁裕癸未岁入蜀，至其岩下，注目观之，以质向来传说。时值晴朗，溪谷洗然，遂勒辔移时望之。其白檀，乃一白栝树也。自历大小漫天。夹路溪谷之间，此类甚多，安有檀香蛇绕之事？又西瞻志公影，盖岩间有圆柏一株，即其笠首也；两面有上下石缝，限之为身形；斜其缝者，即袈裟之文也；上有苔藓斑驳，即山水之毳文也。方审其非白檀。志公不留影于此，明矣。仍知人之误传者何限哉！（出《玉堂闲话》）

【译文】

剑门左边的峭岩之间，有一棵大树，生长在石缝中，好几围粗，枝干纯白色。人们都传说这是一棵白檀树。树下常常有一条大毒蛇，蟠踞在那里守护着，村民不敢去采伐它。又说西岩壁的半腰处，有志公和尚的影像。路人从这里走过的时候，都要朝西方擎起双手顶礼膜拜，就像亲眼见到了如来一样。王仁裕于癸未年进入蜀地。他走到那岩下时，尤其注意地观察了一番，来判断向来的传说是否属实。这时候正赶上天气晴朗，溪谷青翠，就像用水洗过的样子。于是他就勒住马辔久久观望。那白檀，原来竟是一棵白栝树！他亲自经历的大小事情漫天皆是。道路被夹在溪谷中，这类情形特别多，哪有什么毒蛇盘绕香檀树的事！他又向西看那志公和尚的影像。在岩间有圆柏一棵，那就是志公戴着竹笠的头；两边有上下走向的石缝，画出了志公的身形；斜向的石缝，就是袈裟上的花纹了；那上面有斑斑驳驳的苔藓，就勾勒描画出山水图案来。这才审定，那树不是白檀树，那影也不是志公的留影。弄明白了，才知道人们的误传没有边际呢！

藟蔓藤实杯

藤实杯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成坚固，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映澈可爱。实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士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乃以其实消醒。国人宝之，不传于中土。张骞入宛得之。事在《张骞出关志》。（出《炙毂子》）

【译文】

藤实杯来自西域。藤有胳膊那么粗。叶子像葛花的叶，果实像梧桐的果。果实成熟之后坚硬结实，都可以酌酒。那上面自然生有花纹，明澈可爱。果实有杯子那么大，味道像豆蔻，既香美又有消酒的功效。士人提着酒来到藤下，摘花舀酒，竟然又用它的果实解酒。国人把它当成宝贝，不传给东土。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入大宛而得之。这事记在《张骞出关志》里。

钟藤

松桢，即钟藤也。叶大者，晋安人以为盘。（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松桢就是钟藤。晋安人用较大的钟藤叶做盘子。

人子藤

安南有人子藤，红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状。昆仑烧之集象。南中亦难得。（出《酉阳杂俎》）

【译文】

安南有一种叫做人子藤的植物，红色，藤蔓的顶端有刺。它的籽实有如人形。昆仑岛一带焚烧它的籽实召集大象。即使在南中，人子藤也是难得的。

蜜草蔓

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结成蜜，如塞上蓬盐。（出《酉阳杂俎》）

【译文】

北天竺国出产一种植物叫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也不凋落。由于屡经霜露，便积结成蜜，就像塞外大地上的蓬盐。

胡蔓草

胡蔓草，此草在邕间，丛生。花偏如栀子，稍大，不成朵，色黄白。叶稍异。误食之，数日卒死。饮白鹅白鸭血（“血”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则解。或以物投之，祝曰：“我买你，食之不死。”（出《酉阳杂俎》）

【译文】

胡蔓草生在邕间，是丛生植物。花偏，像栀子花，比栀子花稍大，不成朵，黄白色。叶与栀子叶略有不同。误吃了胡蔓草，几天之内就死。喝白鹅白鸭血就能解。有的人把什么东西扔向它，祷告说：“我买你，吃了别让我死。”

野狐丝

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红，大如粟。秦人呼为野狐丝。（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种草，蔓生，色白，花微红，大小如同米粒，秦地人叫它野狐丝。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祗草　三赖草　席箕草　护门草　仙人绦　合离草　老鸦笊篱草　鬼皂荚 青草槐

铜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无心草　盆甑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相思草

无情草　忘忧草　睡草　千步香草　麝草　治盅草　蛇衔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龙刍　红草　宫人草　焦茅　销明草　黄渠草 闻遐草

始皇蒲　梦草　汉武牧马草　水网藻　地日草书带草　金橙草　望舒草　神草

柰祗草

柰祗，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荠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用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柰祗，出在拂林国。苗高三四尺。根挺大，形如鸭蛋。叶像蒜叶，叶中心抽出一根长长的条。茎端开花，花六个瓣，红白色，花心是橙红色的。只开花不结籽。这种草冬天生长夏天枯萎，和荠麦类似。把它的花压成油，用油涂身，可以驱除风寒湿气。拂林国王以及国中的贵族们用它。

三赖草

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三赖草。如金色，出于高崖。魅药中最切用。（出《酉阳杂俎》）

【译文】

曹州及扬州的淮口，出产一种植物叫“夏梨三赖草”。金黄色，生长在高山脚下。此草最适用于做魅药。

席箕草

席箕一名塞芦，生北胡地。古诗云：“千里席箕草。”（出《述异记》）

【译文】

席箕，还有一名“塞芦”，生长在北方胡人境内。古诗云：“千里席箕草。”

护门草

常山北有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过，辄叱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常山北有一种草，名叫“护门草”。把它放到门上，夜间有人通过，它就发出呵斥声。

仙人绦

衡岳出仙人绦。无根，多生石上。状如带，三股，色绿。亦不常有。（出《酉阳杂俎》）

【译文】

衡山出一种叫“仙人绦”的植物，没有根，多半生长在石头上，形状像带子，共三股，绿颜色。不过并不常见。

合离草

合离，根如芋（“芋”原作“草”，据许本改）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若土人所食者，呼为“赤箭”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合离草，它的根像芋魁，有十二个“游子”环绕着。这十二个“游子”由根须互相牵连着。但实际上并不相连，以气势相连属罢了。一名叫“独摇”，还有一名叫“离母”。那些本地人吃的，就被叫做“赤箭”了。

老鸦笊篱草

老鸦笊篱，叶如牛蒡而狭。子熟时，色黑。状如笊篱。（出《酉阳杂俎》）

【译文】

老鸦笊篱草，它的叶像牛蒡叶而比牛蒡叶窄。种子成熟时，颜色发黑。它的形状像笊篱。

鬼皂荚

鬼皂荚，生江南地泽，如皂荚，高一二尺。沐之长发，叶亦去衣垢。（出《酉阳杂俎》）

【译文】

鬼皂荚，生长在江南沼泽地中，样子很像皂荚，高一二尺左右。用鬼皂荚煮水洗头，有益于头发的生长。它的叶也有除去衣垢的功效。

青草槐

龙阳县裨牛山南，有青草槐。丛生，高尺余。花若金灯，仲夏发花。（出《酉阳杂俎》）

【译文】

龙阳县裨牛山南，有一种叫做“青草槐”的植物，丛生，高一尺多，花像金色小灯，五月开花。

铜匙草

铜匙草，生水中，叶如剪刀。（出《酉阳杂俎》）

【译文】

铜匙草，生长在水中。叶子像剪刀。

水耐冬

水耐冬，此草终冬在水不死。段成式城南别墅池中有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水耐冬，这种草整个冬天都泡在水里但是不死。段成式城南的别墅池子里有这种草。

三白草

三白草，初生不白。入夏，叶端方白。农人候之莳田。三叶白，草毕秀矣。其叶似署预。（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三白草，刚生长出时并不白。进入夏季，叶尖儿上才开始发白。农人等到这个时候才把它移栽到田里莳弄。三个叶发白时，就全都抽穗开花了。它的叶子很像署预。

无心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像形也。亦曰无心草。（出《酉阳杂俎》）

【译文】

蚍蜉酒草，一名叫“鼠耳”，是因为像鼠耳之形。此草也叫“无心草”。

盆甑草

盆甑草，即牵牛子也。秋节后断之，状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龟蔓署预。（出《酉阳杂俎》）

【译文】

盆甑草，就是牵牛子。中秋节之后它就不再生长。形状像小盆，里边有籽。此草像龟蔓署预。

女草

葳蕤草，一名丽草，亦呼为女草。江湖中呼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出《酉阳杂俎》）

【译文】

葳蕤草，一名叫做“丽草”，也叫它“女草”。江湖中人叫它“娃草”。娃就是美女，所以又用“娃草”来称呼。

媚草

鹤子草，蔓生也。其花曲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又呼为“绿花绿叶”），南人云是媚草。采之曝干，以代面靥。形如飞鹤，翅尾觜足，无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双虫，只食其叶。越女收于妆奁中，养之如（“如”原作“知”，据明抄本改）蚕。摘其草饲之。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赤黄色。妇女收而带之，谓之媚蝶。（出《岭表录异》）

【译文】

鹤子草，是一种蔓生植物。它的花呈曲尘色，蒂呈浅紫色，叶像柳叶而比柳叶短。正当夏天开花。南方人说它是“媚草”。把它采回来晒干，可以做成女人面部的化妆品。它的形状象飞鹤，翅、尾、嘴、脚，没有不具备的。这种草的蔓到了春天生双虫，只吃它的叶。越地女子把这虫捉回去放到妆奁中，像养蚕那样养着，摘媚草叶喂它。虫老之后蜕化成蝴蝶，赤黄色。妇女把这蝶带在身上，叫它“媚蝶”。

醉草

《尸子》：赤县洲为昆仑之墟。其东则卤水岛。山左右，玉红之草生焉。食其一实，醉卧三百岁。（出《文枢镜要》）

【译文】

《尸子》里有这样的记述：赤县洲，是依傍于昆仑的大土丘。它的东面就是卤水岛。山左右，生长着玉红色的草。吃这种草的一粒果实，就会醉卧三百年。

舞草

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半。相对。人或近之则欹；抵掌讴曲，则摇动如舞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舞草出在雅州。它一根茎三片叶。叶的形状像决明。一片叶长在茎端，两片叶相对长在茎半腰。人走近它它就倾斜。人如果在它跟前击掌唱曲儿，它就像跳舞那样摇动起来了。

相思草

秦赵间有相思草。状若石竹，而节节相续。一名断肠草，又名愁妇草，亦名孀草，又呼为寡妇莎。盖相思之流也。（出《述异记》）

【译文】

秦地赵地一带有“相思草”。这种草样子像石竹，一节一节地连续而生。一名叫“断肠草”，又名叫“愁妇草”，也叫“孀草”，还有人叫它“寡妇莎”。这类叫法都含有“相思”的意思。

无情草

左行草。使人无情。范阳长贡。（出《酉阳杂俎》）

【译文】

左行草，能使人无情。范阳经常进贡。

忘忧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嵇康《养生论》云：“萱草忘忧”。（出《述异记》）

【译文】

萱草，一个名叫“紫萱”，又一个名叫“忘忧草”。吴地的书生们叫它“疗愁”。嵇康《养生论》说：“萱草忘忧”。

睡草

桂林有睡草，见之则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懒妇箴。出《南海地记》。（出《述异记》）

【译文】

桂林有一种草叫“睡草”，见了就让人睡觉。一名“醉草”，也叫做“懒妇箴”。此说见于《南海地记》。

千步香草

南海出百步香，风（“风”原作“枫”，据明抄本改）闻于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种也。叶似杜若，而红碧间杂。《贡籍》云：“日南郡贡千步香。”（出《述异记》）

【译文】

南海出产百步香，百步之外可以嗅到它的香味。现在海边有千步香，是南海百步香的种繁育的。叶似杜若，红碧间杂。《贡籍》说：“日南郡进贡千步香。”

麝草

龟甲香即桂香。善者紫术香。一名金杜香，一名麝草香。出苍梧桂林二郡界。今吴中有麝草，似红而甚芳香。（出《述异记》）

【译文】

龟甲香就是“桂香”。上品是紫术香。一名叫“金杜香”，一名叫“麝草香”。出自苍梧、桂林二郡地界。现在吴地有一种草叫“麝草”，颜色红而特别芳香。

治盅草

新州郡境有药，土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盅，神用无比。昔有人尝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颇异，自谓即毙。以吉财数寸饮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因以奴名名之。实草根也，类芍药。遇毒者，夜中潜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俗传将服是药，不欲显言，故云潜取。而不详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盅，其子为小胥，邑宰命以吉财饮之，暮乃具药。及旦，其母谓曰：“吾梦人告我，若饮是且死，亟去之。”即仆于地。其子又告县尹，县尹固令饮之，果愈。岂中盅者亦有神，若二竖哉！（出《投荒杂录》）

【译文】

新州郡境内有一种药，当地人叫它“吉财”。这种药解各种毒和毒虫，神效无以伦比。过去曾经有一个人到雷州去，半路上中了毒，脸肿得变了模样，他自己说马上就要死了。但是只用几寸的吉财做药让他服下，他吐过一阵之后就痊愈了。当地人说，过去有一个人中了毒，他的家奴弄到这种药，家奴名叫吉财，因此就用奴名做了药名。其实就是一种草根，类似芍药。中毒的人，夜里潜取吉财二三寸，搓磨弄碎，稍微加一些甘草在里面，次日早晨煎服，能吐就好。一般人传说，要服这种药，不要公开说明，所以叫做“潜取”，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有人说，过去有一个乡间老太太患上了毒虫病，她的儿子是个小官。县令得知小官的母亲害的是毒虫病，就让他弄吉财为母亲治病。天黑才弄到药。等到第二天早晨，小官的母亲说：“我梦见有人告诉我，要是吃这药就会死，赶快离开它！”说完她就倒在地上。她儿子又去告诉了县令，县令坚决让他给母亲吃下。果然就好了。难道中盅毒者也有盅神，就像潜入“膏”、“肓”之间的“二竖”呢？

蛇衔草

《异苑》云：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馀叶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如故。”是也。（出《感应经》）

【译文】

《异苑》说：过去有一位老农耕地，遇见一条受了伤的蛇躺在那里。另有一条蛇，衔来一棵草放在伤蛇的伤口上。经过一天的时间，伤蛇跑了。老农拾取那棵草其余的叶子给人治疮，全都灵验。本来不知道这种草的名字，就用“蛇衔草”当草名了。《抱朴子》说：“蛇衔能把已经断了的手指接起来，接得和原先一样。”说的就是这回事。

鹿活草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青州刘炳，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炳密录此草种之，多愈伤折。俗呼为刘炳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天名精，另一个叫法是“鹿活草”。青州有个叫刘炳的人，宋元嘉年间，他射到一头鹿。他剖去鹿的五脏，把鹿活草塞进去，那鹿就像跌倒了似的，又站起来了。刘炳秘密地收取此草栽种它，治好很多断折之伤。因而鹿活草俗称“刘炳草”。

解毒草

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生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乌多误食乌啄。中毒，必急飞牧靡山，啄牧靡以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生长一种草叫做“牧靡草”。这种草可以解毒。百草正茂盛，许多鸟雀都可能误吃毒草而中毒。鸟雀一旦中了毒，就一定紧急飞到牧靡山，啄食牧靡草来解毒。

毒草

博落回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茎叶如麻，茎中空，吹作声，如勃逻。故名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博落回毒性很大，生在江淮一带的山谷中，茎和叶很像麻。茎中间是空的，一吹能发出“勃逻”、“勃逻”的声音，所以叫它“博落回”。

蕉毒草

蕉毒草如芋巨，状如雀头。置干地则润，置湿地则干。炊饭时种于灶上，比饭熟，即著花结子。人食之立死。（出《感应经》）

【译文】

蕉毒草像芋巨，形状似麻雀的脑袋。把它放在干地儿上，地就湿润；把它放在湿地上，地就干爽。做饭的时候把它种到灶台上，等到饭熟时，它就开花结果。人吃了立刻就死。

牧麻草

有牧麻草，大毒。有此草，值风吹其气所至，则数里内稻皆即死。李淳风云：“其汁本清，得水则稠，见日则湿，入荫即干，在夏欲凉，在冬欲温。”（出《感应经》）

【译文】

有一种草叫“牧麻草”，有巨毒。这种草，凡是风能把它的气味吹到的地方，那就几里之内的禾苗全都会立即死掉。李淳风说：“这种草的浆汁本来是清的，见了水就变稠了，见了日光它就湿，入到荫处它就干，在夏天它喜凉，在冬天，它喜暖。”

龙刍

东海岛龙驹川，穆天子养八骏处。岛中有草名龙刍。马食之，日行千里。古语：“一株龙刍，化为龙驹。”（出《述异记》）

【译文】

东海岛的龙驹川，是穆天子养八骏的地方。岛中有一种草名叫“龙刍”，马吃了它，可以日行千里。古话说：“一棵龙刍，化成龙驹。”

红草

山戎之北有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如朝霞。齐桓时，山戎献其种，乃植于庭，以表霸者之瑞。（出《酉阳杂俎》）

【译文】

山戎的北部有一种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似朝霞。齐桓公的时候，山戎献来这种草的种子，于是就种在庭院里，作为成就霸业者吉瑞的标志。

宫人草

楚中往往有宫人草。状似金橙，而甚芬氲。花似红翠。俗说：“楚灵王时，宫人数千，皆多怨旷。有因死于宫中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出《述异记》）

【译文】

楚地处处有宫人草。形状像金橙，特别芬芳氤氲。花像红色小鸟。楚灵王的时候，宫中美人数千，大都哀怨空虚孤独。有因此死于宫中的，埋葬后，坟墓上全长这种草。

焦茅

焦茅，高五丈。火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复成茅。是谓灵茅。

【译文】

焦茅，高可达五丈。用火把它烧成灰，再用水浇灌，它就又长成茅。这种茅叫“灵茅”。

销明草

销明草，夜视如列星，昼则光自销灭也。

【译文】

销明草，夜晚看它像群星，到了白天它的光便自行消灭。

黄渠草

黄渠，照日如火。实甚坚。内食者，焚身不热。

【译文】

黄渠，在阳光照耀下就像一片火。它的果实很坚硬。吃下这种果实的人，有火烧身也不觉得热。

闻遐草

闻遐草，服者轻身。叶如桂，茎如兰。其国献根，植之多不生实，草叶多萎黄。诏并除焉。（焦茅、销明、黄渠、闻遐四种，并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闻遐草，服用它的人能使体重减轻。它的叶像桂树，茎像兰草。产闻遐草的国家将闻遐草根献来，种植以后大多数不结果实，大多数草叶枯萎发黄。皇上下令把它们全拔掉了。

始皇蒲

齐南城东有蒲台，秦始皇所顿处。时始皇在台下，萦蒲以系马。至今蒲生犹荣，俗谓之秦始皇蒲。（出《殷芸小说》）

【译文】

齐南城东有个地方叫蒲台，是秦始皇停留过的地方。当时秦始皇在台下，缠绕蒲草拴马。至今蒲草生长得还很茂盛，一般都叫它秦始皇蒲。

梦草

汉武时，异国献梦草。似蒲。昼缩入地，夜若抽萌。怀其草，自知梦之善恶。帝思李夫人，怀之辄梦。（出《酉阳杂俎》）

【译文】

汉武帝的时候，外国献来一种草叫“梦草”。这种草像蒲。它白天缩进地里，夜晚才抽发出来。怀揣这种草睡觉，自己就能知道梦的好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怀揣这草就总能梦到她。

汉武牧马草

汉武于湖中牧马处，至今野草皆有嚼啮之状。湖中呼为马泽。泽中有汉武弹棋方石，上有勒铭焉。（出《述异记》）

【译文】

汉武帝在湖中牧马的地方，至今野草还有被马啃咬过的痕迹。湖中人称这地方叫“马泽”。泽中有汉武帝下棋的方石，石上有铭刻。

水网藻

汉武昆灵池中，有水网藻。枝横倒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凫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汉武帝的昆灵池中，有一种草叫“水网藻”。枝条横倒在水上，长八九尺。枝条纵横，好像网眼。野鸭进入紫草之中，宛如进入一张大网，全都不能逃出。因此而得此名。地日草 南方有地日草。三足乌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驭，以手掩乌目（“目”原作“日”，据明抄本改，陈校本作“口”），食此则闷不复动。东方朔言，为小儿时，井陷，坠至地下，数十年无所寄托。有人引之，令往此草。中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以一只履，因乘泛红泉，得草处，食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南方有一种草叫地日草。三足乌想要下来吃这草。羲和为它驾御马匹，用手掩住它的眼睛，它吃了这草就闷闷地不再动了。东方朔说，他小时候，掉到一口井里，他坠入地下，几十年没有着落。有一个人拉住他，让他到有地日草的地方去。但是中间隔着红泉，渡不过去。那人把一只鞋送给他当船用，于是他乘着这只“鞋船”泛于红泉，找到有地日草的地方，终于吃到它。

书带草

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叶长尺余许，坚韧异常。时人名作康成书带。（出《三齐记》）

【译文】

郑司农一直居住在不其城南山中，向学生们传授道业，直到黄巾军作乱他才避开。他和学生崔琰、王经等贤士们在这里分手。师生挥泪而别。他所居住的山下，草如薤，叶长一尺左右，非常坚韧，当时的人给它起名叫“康成书带”。

金橙草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砌下，忽生异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惣金抽翠。花蓧苒弱，状如金橙。时人未得知是何祥瑞也，故隐蔽，不听外人窥眎。有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厩养马，妙解阴阳之术。云，此草以应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岁，姚襄即其祖也。馥好读书，嗜酒，每醉历月不醒。于醉时，好言王者兴亡之事。善戏笑，滑稽无穷。常叹云：“九河之水，不足以为蒸薪；七泽麋鹿，不足以充庖俎。”每言凡人禀天地精灵，不知饮酒者，动肉含气耳，何必土木之偶而无心识乎？好啜浊嚼糟，恒言渴于醇酒。群辈常弄狎之，呼为渴羌。及晋武践位，忽见馥立于阶下。帝奇其倜傥，擢为朝歌邑宰。馥辞曰：“氐羌异域，远隔风化，得游中华，已为殊幸。请辞朝歌之县，长充马圉之役。时赐美酒，以乐余年。”帝曰：“朝歌郡纣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复呼渴。”馥于阶下，高声而应曰：“马圉老羌，渐染皇教，溥天夷貊，皆为王臣。今者欢酒池之乐，受朝歌之地，更为殷纣之比乎？”帝抚玉几大悦，即迁为酒泉太守。其地有青泉，其味如酒。馥乘酒而拜之。遂为善政。民为立生祠。后以府地赐张华，犹有此草。故茂先《金橙赋》云：“擢九茎于汉庭，美二株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名比类而相乱。”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为树，条叶似杨树，高五尺，以应三杨擅（“三”字原阙，“擅”原作“璮”，据《拾遗记》九补改）之事。时有杨隽，弟瑶，弟济，号曰三杨。醉羌之验也。（出《拾遗录》）

【译文】

晋武帝做抚军的时候，府内后堂的墙下，忽然间长出三棵奇怪的草来。这草茎黄叶绿，宛若在整体的金块上抽出翠芽。花的形状有如金橙。当时的人没有能够知道这是什么祥瑞之兆的，所以就把这三棵草隐蔽起来，不让外人看见。有一个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他在马厩里养马，却懂得阴阳之术。他说，这三棵草是预示主人将有美德的。姚馥年龄已经九十岁，姚襄就是他的祖父。他喜欢读书，对酒有特殊的嗜好，往往一醉就是一个多月不醒。在醉了的时候，他喜欢说些帝王的兴亡之事。他爱开玩笑，幽默有趣，特别滑稽。他常常叹息道：“九河里的水，不够用来蒸饭的；七泽里的鹿，不够用来做菜的。”他常常谈到所有人都是禀承天地的精灵的，不会喝酒的，只是有一口气的行尸走肉罢了，何必要做一个没有思想意识的木偶石像呢？他喜欢喝浓浊的劣酒，嚼其沉淀渣滓，却总说渴于美酒。同辈们经常捉弄他，呼他为“渴羌”。到了晋武帝登上尊位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他看到姚馥站在阶下。他惊奇地发现姚馥也很倜傥，就要提拔姚馥做朝歌郡的郡守。姚馥推辞说：“我生在氏羌异域，远离华夏文化，能到中原来客居，已经是格外的荣幸。请别把我派到那里去。长期当一个喂马的，时常赐我一点好酒，让我好好打发晚年就行了！”晋武帝说：“朝歌是商纣的故都，地上有酒池子，所以才让你去，你再也用不着喊渴了！”姚馥在阶下高声答应说：“喂马的老羌，渐渐懂得皇家礼教，普天下的各族百姓，都是帝王的臣子，今天尽享酒池之乐，我就接受朝歌之地，可以与商纣王相提并论吗！”晋武帝抚按着玉几，很是高兴，立即改派姚馥为酒泉太守。酒泉这地方有一眼清泉，水的味道像酒。姚馥乘着酒兴拜谢晋武帝。于是姚馥成为一个实行善政的好官，老百姓为他立了“活人祠”。后来晋武帝把府地赐给张华的时候，那三棵草还在。所以茂先的《金橙赋》说：“擢九茎于汉庭，美二株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名比类而相乱。”到了惠帝咸熙元年，三棵草变成树，枝条叶子全都像杨树，高五尺，以应“三杨”拥有大权。当时有杨隽、杨瑶、杨济三兄弟，号为“三杨”。是姚馥的话应验了。

望舒草

晋太始十年，立河桥之岁，有扶支国，献望舒草。其色红，叶如荷。近望则如卷荷，远望则如舒荷，团团如盖。亦云，月出则叶舒，月没则叶卷。植于宫内，穿池广百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种于胡中。至今绝矣。其池寻亦平也。（出《拾遗录》）

【译文】

晋太始十年，也就是修建河桥的那年，有个扶支国献来了望舒草。那草是红色的，叶子像荷叶，近看就像卷荷，远望就像舒荷，圆圆的，就像车盖。也有人说，月出的时候叶子就舒展，月落时叶子就卷拢。这种草被种植在宫内，穿凿水池宽百步，叫做“望舒池”。愍帝末年，胡人把望舒草移植到胡地。到如今望舒草已经绝种了。那个望舒池不久也成为平地。

神草

魏明时，苑中有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乃合作一茎。谓之神。（出《酉阳杂俎》）

【译文】

魏明帝的时候，御花园里有一种草叫合欢草。这种草样子像蓍草，一棵草有上百的茎，白天则百条纷纷垂挂疏密有致，到了晚上就百茎并为一茎，人人都说神。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节花　野悉密花　都胜花　簇蝶花　茙葵　金灯花　金钱花　毗尸沙花

木花　叙牡丹　白牡丹　红紫牡丹　正倒晕牡丹　合欢牡丹　染牡丹花　斸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岭表朱槿　红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贞桐花　栀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闾花　木莲花　那伽花

木兰花　异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怀风花　踯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莲花　碧莲花　染青莲花　三朵瑞莲　藕　莲实　芰菱

草花

旌节花

黎州汉源县有旌节花，去地三二尺，行行皆如旌节也。（出《黎州汉源县图经》）

【译文】

黎州汉源县有一种花叫“旌节”花，离地二三尺高，一行行全都像朝庭使者所持的旌节。

野悉密花

野悉密出佛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涂其香滑。

【译文】

野悉密花出自拂林、波斯等国，苗高七八尺，叶与梅叶相似，四时常绿。它的花五个瓣，白色，不结籽实。花开的时候，遍野芳香。它和岭南的詹糖相类似。西域人常常采它的花压成油。用这种油涂身，既芳香又滑腻。

都胜花

都胜花，紫色，两重心，数叶卷上，如芦朵，蕊黄叶细。

【译文】

都胜花，紫色，两重花瓣，几片叶子往上卷，像芦朵，蕊黄色，叶子纤细。

簇蝶花

簇蝶花，花朵簇一蕊，如莲房。色浅红。出在温州。

【译文】

簇蝶花，花朵簇拥着一个花蕊，有如莲蓬。花是浅红色的，出在温州。

茙葵

茙葵，本湖中葵也，一名胡葵。似葵。大者红，可缉为布。烧作灰，藏大火，久不灭。有重台者。

【译文】

茙葵，本来是湖中一带的葵，一名叫作“胡葵”。样子像葵，大的色红，可以织成布。把它烧成灰，灰中暗藏大火，经久不灭。有多重花瓣的。

金灯花

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故一名无义草。

【译文】

金灯花，一种叫法是“九形花”。有花无叶，有叶无花，花叶从不相见。一般都是恶人家种它，所以还有一名叫“无义草”。

金钱花

金钱花。梁时荆州掾属，双六赌金钱，钱尽，以金钱花相足。鱼弘谓得花胜得钱。

【译文】

金钱花。梁时荆州的官吏们在一起，玩“双六”博戏赌钱，钱输光了，就用金钱花当钱互相满足。鱼弘说得花胜似得钱。

毗尸沙花

毗尸沙，一名曰中金钱花。本出外国，梁大同二年来中土。（已上七花并出《酉阳杂俎》）

【译文】

毗尸沙花，一名叫“中金钱花”。它本来出在外国，梁大同二年传到中国。

木花

叙牡丹

牡丹花，世谓近有。盖以隋末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则杨子华有昼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出《尚书故实》）。又《谢康乐》集，亦言“竹间水际多牡丹”。而隋朝《种植法》七十余卷中，不说牡丹者，则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牡丹花，世人都说近代才有。大概因为隋末文士们的集子中，没有关于牡丹的歌和诗。而杨子华有昼牡丹的地方极为分明。杨子华是北齐人，这说明人们却知道牡丹花已经很久了。另外，《谢康乐集》也说“竹音水际多牡丹”，而隋朝《种植法》七十余卷中不说牡丹，那就说明隋朝花药中没有牡丹。

白牡丹

唐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棵。值于长兴私地。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士，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诗寻访未获。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祭酒说，又房琯有言：“牡丹之会，琯不与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开元末年，裴士淹是郎官，奉命出使幽冀，回来的路上，走到汾州众香寺，得到白牡丹一棵。他把它栽在长兴自己的私地里。天宝年间，这棵白牡丹成为天下的奇赏。当时的名士，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这诗没有寻访到。太常博士张乘，曾经见过裴祭酒说：“另外，房琯有话说：‘牡丹之会，我就不参加了。’”

红紫牡丹

唐至德中，马仆射总镇太原。得红紫二色牡丹，移于城中。元和初犹少，今与茙葵较（“较”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多少耳。（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至德年间，马仆射总镇太原，得到了红紫两色的牡丹，便移栽到城里来。元和初年这种牡丹还很少，现在可以和茙葵比较多少了。

正倒晕牡丹

长安兴唐寺，有牡丹一棵，唐元和中，著花二千一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浅”原作“深”，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红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无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有花面径七八寸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长安的兴唐寺，有一棵牡丹，唐元和年间，开花两千一百朵。花的颜色，有正晕的，有倒晕的，浅红深紫，什么色都有，唯独没有深红，又没有花叶间没有抹心的。花是重瓣花。有的花面直径达七八寸。

合欢牡丹

长安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嘉。元和末，一枝花合欢。（出《酉阳杂俎》）

【译文】

长安兴善寺素师院里的一棵牡丹，开花极美。元和末年，一枝花合欢。

染牡丹花

唐朝韩文公愈，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坐。唯赍紫鑛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根校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黄红历缘。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公出关时诗头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遂乃辞归江淮，竟不愿仕。（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的韩文公韩愈，有一个远房的侄子从江淮来。韩愈见侄子年纪很小，就让他在学院中为子弟们伴读。子弟们全都被他凌辱过。韩愈知道之后，就把他送到街西的僧院中，让他读书。十来天之后，寺主纲又说他轻狂粗率，韩愈便立刻让他回去，并且责备他说：“在市场店铺经营小买卖这类下贱行业，能求得吃穿，还算有一技之长。你的所作所为到了这种地步，你到底能干什么呢？”侄子向韩愈赔罪，慢慢地说：“我有一种技艺，正恨叔叔不知道呢！”于是他指着阶前的牡丹说：“叔叔你要这牡丹青紫赤黄开什么样的花，只要你说出来就行！”韩愈很惊奇，就给他弄来所需的东西，让他试验一次。于是他就用帘子之类的东西把牡丹丛全都遮蔽起来，不让人看见，挖掘牡丹的四面，直挖到根，宽窄可以坐下一个人，用一些轻粉朱红之类的东西，一早一晚治那牡丹的根。一共治了七天，就把坑埋上。他向叔叔报告说，最晚一个月就行。当时正是初冬。那棵牡丹本来开紫色花。等到花开时一看，变成黄的红的了，每一朵都有一联诗，字迹分明，是紫色的。那诗就是韩愈出关时所作的诗中的一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个字。韩愈非常惊异。他那侄子便辞归江淮了，一直不愿意当官。

斸牡丹

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玩为耻。金吾铺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数万者。元和末，韩令侄（《国史补》中“侄”作“始”）至长安，私第有之，遽令斸去。曰：“吾岂效儿女子也？”（出《国史补》）

【译文】

长安崇尚游赏牡丹，三十多年了。每到春末，游览观赏牡丹的车马就川流不息，人们以不能就近玩赏为耻。金吾铺围外的寺庙和道观，都栽种牡丹以求利，有的一棵牡丹就能赚几万。元和年末，韩令才回到长安。他见私第里有牡丹，立即就命人把它砍去，说：“我们哪能效仿那些小孩子呀！”

月桂花

月桂，叶如桂。花浅黄色，四瓣。青蕊，花盛发如柿蒂。出蒋山。（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月桂花，叶如桂叶。花浅黄色，四片瓣。青色蕊，花盛开时像柿子蒂。出在蒋山。

牡桂花

牡桂，叶大如苦竹。叶中有一脉如笔迹。花蒂叶三瓣，瓣端分为两歧。其表色浅黄，近歧浅红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枝紫。出婺州山中。（出《酉阳杂俎》）

【译文】

牡桂花，叶子挺大，样子像苦竹。叶子上有一根叶脉很像是谁用笔画出来的。花蒂长出三片叶来，叶尖上分成两歧。这三片叶子基本是浅黄色的，接近两歧的地方是浅红色。花是六个瓣，白色。花心凸起像荔枝。枝条是紫的。这花出在婺州山中。

桂花

桂花，三月开，黄而不白。大庾诗皆称桂花耐日，及张曲江诗“桂华秋皎洁”，妄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桂花，每年的三月开花。花黄色但不苍白。大庾的诗皆称颂桂花耐日晒，还有张曲江诗中说的“桂花秋皎洁”，都是荒谬的。

海石榴花

罗多海红并海石榴。唐赞皇李德裕言，花中带海者，悉从海东来。章川花差类海石榴，五朵簇生，叶狭长，重沓承。

【译文】

新罗那地方多出产海红和海石榴。唐李德裕说：“花中凡是花名带‘海’字的，都是从海滨由东传过来的。”章川花有一点像海石榴。五朵花簇生在一起，叶狭窄而细长，重叠相承。

南海朱槿

南海四时皆有朱槿，花常开。然一本之内，所发不过一二十花。且开不能如图画者，丛发烂熳。（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南海那地方一年四季都有朱槿，花是常开不败的。但是一棵当中，所开的不过一二十朵，而且不能像图画上画的那样一丛一丛开得鲜艳美丽。

岭表朱槿

岭表朱槿花，茎叶皆如桑树。叶光而厚（南人谓之弗桑）。树身高者（出《酉阳杂俎》），止于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于中冬方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且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采而鬻，一钱售数十朵。若微此花，红梅无以资其色。（出《岭表录异》）

【译文】

岭表朱槿花，茎和叶都像桑树。叶片光亮而厚。树身高的也不过四五尺，但是枝叶婆娑多姿。从二月开始开花，直到中冬才肯小歇。它的花是深红的，五片瓣，很像大蜀葵。花上有一条蕊，比花叶还长，上面缀有金色碎屑，日光闪烁之下，你会以为花上忽然燃起火焰。一丛之上，一天就开数百朵，虽然繁多而艳丽，但凑近一闻并无香味。晚上落，早晨开。插一个枝条就能活，所以叫它“槿”。乡下女采摘朱槿花出售，一钱能买几十朵。如此贱视此花，红梅也就没有资格卖弄它的姿色了。

红槿花

岭南红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开，秋冬差少耳。（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岭南的红槿花，从正月到十二月常开，秋冬之季开得略微少一些罢了。

那提槿花

那提槿花，紫色，两重叶。外重叶卷心，心中抽茎，高寸余。叶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蕊，茎上黄蕊。

【译文】

那提槿花，紫色，有两重叶。外重叶卷着心，心中抽出花茎，一寸多高。叶端分成五瓣，像花蒂。瓣中有紫色蕊，茎上有黄色蕊。

佛桑花

闽中多佛桑树。枝叶如桑，唯条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长一寸余，似重台状。花亦有浅黄者。南中桐花有深色者。

【译文】

闽地多佛桑树。佛桑树的枝叶像桑树，只是枝条向上勾曲。花房像桐花，含长一寸多一点，像重瓣的形状。花也有浅黄色的。南方的桐花有深色的。

贞桐花

贞桐，枝端抽赤黄条，条复旁对，分三层。花大如落苏花，黄色。一茎上有五六十朵。

【译文】

贞桐，枝条的顶端抽发出赤黄色的鲜嫩枝条，枝条两两相对而生，共分三层。贞桐花大如落苏花，黄色。它的一根茎上便可开出五六十朵花。

栀子花

诸花少六出者，唯栀子花六出。陶真白（“白”原作“曰”，据明抄本改）言：“栀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传即西域薝卜也。

【译文】

各种花很少有六瓣的，只有栀子花是六瓣。陶真白说：“栀子剪出了六片花瓣，在花房上刻下了七道印痕。”栀子花特别香。相传栀子花就是西域的薝卜。

山茶花

山茶，叶如茶树，高者丈余。花大盈寸，色如绯。十二月开。

【译文】

山茶花，叶子像茶树叶，高的有一丈多。它的花大小可满一寸，颜色接近大红。此花十二月开。

三色石楠花

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无花者。

【译文】

衡山的石楠花，有紫色的、碧绿色的、白色的三种。花大如牡丹。也有不开花的。

比闾花

白州比闾华，其华若羽。伐其木为薪，终日火不败。

【译文】

白州的比闾花，就像飞禽的羽毛那么华丽。砍伐它的枝干当柴烧，火终日不灭。

木莲花

木莲花，叶似辛夷，花类莲色。出鸣玉溪，卬州亦有。

【译文】

木莲花，叶子像辛夷，花色像莲花，出在鸣玉溪，卬州也有。

那伽花

那伽花，状如三春，无叶，华色白，心黄，六瓣。出在舶上。

【译文】

那伽花，样子像三春花，没有叶，花色是白的，花心是黄的，六片瓣。此花生长在船舶上。

木兰花

长安敦化坊百姓家，唐大和中，有木兰一树，花色深红。后桂州观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买之。宅在水北。经年，花紫色。

【译文】

唐大和年间，长安敦化坊的一个普通百姓家，有一棵木兰花。花是深红色的。后来，桂州观察使李勃的一个看护宅院的人，用五千钱买下这棵木兰花。李勃的宅院在水北。经过一年，花变成紫色的了。

异木花

唐卫公李德裕，尝获异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岁发花，唯木兰。

【译文】

唐卫公李德裕，曾经得到一棵奇异的花木，在春季开紫色花。我想花木当中一年开花的，只有木兰。

碧玫瑰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色玫瑰。而今亡矣。（自那提槿花下并出《酉阳杂俎》）

【译文】

洛中卖花木的人说，在嵩山深处，有一种碧色的玫瑰。但是现在没有了。

刺桐花

刺桐花，状如图画者不类。其木为材。三四月时，布叶繁密，后有赤花。间生叶间三五房，不得如画者。红芳满树（谪椽陈去疾，家于闽，因语方物。去疾曰：“闽之泉州刺桐，叶绿而花红房。照物皆朱殷然，与番禺者不同。乃知此地所画者，实阁中之木。非南海之所生也。“椽”原作“缘”，“方”下原有“风”字，“闽之泉州”上原阙“曰”字，皆朱原作家未，“生”原作“意”，据明抄本改）。（出《投荒杂录》）

【译文】

刺桐花，样子与画的不大一样。刺桐树是一种木材。三四月的时候，它就长出繁密的叶子，以后便有红色的花。花是有间隔地生在枝叶间的，稀稀疏疏三五朵，不像画的那样，红红艳艳地满树都是。

怀风花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肃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曰苜蓿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出《西京杂记》）

【译文】

乐游苑中自然长出一棵玫瑰树。树下生长着许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当时的人们有的叫它光风。风生苜蓿当中常常是肃然而止的。日照之下，它的花光彩焕然。所以起名叫“苜蓿怀风”。茂陵人叫它“连枝草”。

踯躅花

南中花多红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踯躅为胜。岭北时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间悉生。二月发时，照耀如火。月余不歇。（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南中一带的花多半都是红色的，红色也就是那地方的代表色，而踯躅花的红色是最突出的。岭北也时或有踯躅花，但是不如南方繁多。南方的山谷之间全都长生着踯躅花。一到二月花开时，阳光一照，就像漫山遍野燃着火。花开一个多月也不停歇。

凌霄花

凌霄花中露水，损人目。（出《酉阳杂俎》）

【译文】

凌霄花中的露水，能损害人的的眼睛。

分枝荷

汉明帝时，池中有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实如玄珠，可以饰珮。（出《酉阳杂俎》）

【译文】

汉明帝时，水池中养有分枝荷，一茎生四叶，样子就像四个并列的车盖。分枝荷的籽实像黑色珍珠，可以做成饰物佩戴。

夜舒荷

灵帝时，有夜舒荷，一茎四莲。其叶夜舒昼卷。（出《酉阳杂俎》）

【译文】

灵帝的时候有夜舒荷，一根茎上生四朵莲花。它的叶夜间舒展而白天卷缩。

睡莲花

睡莲。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原阙出处，今见《酉阳杂俎》十九）

【译文】

南海有一种叫“睡莲”的花，每到夜晚，花就自己低入水中。

碧莲花

宣平（“宣平”原作“唐室”，据陈校本改）中太傅相国卢公，应举时，寄居寿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公惊问之。答曰：“陂中得之。”卢公后从事浙西。因使淮服。话于太尉卫公李德裕。德裕令搜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出《尚书故实》）

【译文】

宣平年间，太傅相国卢公应举时，寄居在寿州安丰县的别墅。有一次他去游芍陂，看见一个背着柴草的乡下人，手中拿着一朵碧色莲花。卢公吃惊地问他是从哪里弄到的。他回答说：“是从陂中得到的。”卢公后来到浙西提任“从事”这一官职，顺便出使淮水。他对太尉卫公李德裕说了碧莲花的事。李德裕让他到芍陂去搜寻求访，却没有找到碧莲花。又遍寻于江渚之间，也终究未能得到，这才知道以前的那一朵，大概是神物。

染青莲花

唐韩文公愈之侄，有种花之异。闻其说于小说（“小说”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杜给事孺休典（“典”原作“与”，据《北梦琐言》改）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莲花。刺史命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之。乃致书问染工。染工曰：“我家有三（“三”原作“公”，据陈校本改）世治靛瓮，尝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花子为种，即其红矣。盖还本质，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莲子寄之。道士申匡图，又见人以鸡矢和土，培芍药花丛，其淡红者悉成深红。染之所益信矣。伪蜀王先主将晏驾，其年，峨眉山娑罗花，悉开白花。又荆文献王未薨前数年，沟港城隍，悉开白莲。一则染以气类，一则表示凶兆，又何疑哉？（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韩文公韩愈的侄子，有种花的奇艺。这是从琐记杂谈一类的书中知道的。给事杜孺休主管湖州，那里有一户以染衣为业的人家，池子里生长着青莲花。杜刺史让收取了这种青莲花的花种，回到京城种到池子里，有的却变成了红莲花。杜给事感到很奇怪，就写信去问那位染工。染工回信说：“我家有一个用过三代的盛靛青的大瓮，曾经把莲子浸泡在瓮底下，等浸过一年，然后再种上它。如果用所种的青莲花子当种子，那它就变红了。这是它恢复了本质，又有什么奇怪！”于是又把浸泡的莲花子送给杜给事。道士申匡图又见人用鸡粪和上土，培在芍药花丛下，那些淡红色的花都变成深红色的了。染色的效果更可信了。伪蜀王先主将死的那一年，峨眉山上的娑罗花，全开白花。荆文献王未死前的几年，沟港城隍，开放的全都是白色的莲花。一则是受气候物类影响，一则是表示凶兆，又有什么可疑呢？

三朵瑞莲

伪蜀主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拱，其诸奢丽，莫之与俦。后枕江渎，池中有二岛屿。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种垂杨，或间杂木芙蓉。池中种藕。每至秋夏，花开鱼跃。柳荫之下，有士子执卷者，垂纶者，执如意者，执塵尾者，谈诗论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莲一茎，上分两歧，开二朵。其时谓之太平无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赵廷隐画图以进，蜀主叹赏。其时歌者咏者不少。无何，禁苑中有莲一茎，歧分三朵。蜀王开筵宴，召群臣赏之。是时词臣已下，皆贡诗。当时有好事者，图以绘事，至今传之。

【译文】

伪蜀主刚刚登位，各位有功显贵之臣，竞相修造甲第，而伪中令赵廷隐建造的南宅北宅尤为显耀。这宅子盖得千梁万拱，奢华富丽，无以伦比。宅子后边靠近一条河流。池中有两个小岛子，就用石头砌起来。四岸全种上杨柳，或间杂一些木芙蓉。池中种莲花。每到夏秋之季，花开鱼跃，景致很美。柳荫之下，有捧卷读书的，有垂弦钓鱼的，有手执如意的，有手执拂尘的，有谈诗论道的。一天早晨，池岸拐弯处，有一棵莲花茎上分为两歧，并开两朵。那时候可谓太平无事之秋，男男女女，拖香肆艳，赶来观看的络绎不绝。赵廷隐把它画下来送进宫中，蜀主叹赏不已。那时候咏叹它的不少。不久，禁苑中的一棵莲花，一分三歧，并开三朵。蜀主大摆酒宴，召集群臣前来观赏。这时候，词臣以下的全都献诗。当时有好事的，把这并开的三朵莲花画了下来，一直留传到现在。

藕

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伤荷藕。或云，荷名；或云，叶甘为虫所伤；或云，故伤其叶，以长其根。近多重台荷，实中又生花，亦甚异也。（出《国史补》）

【译文】

苏州献进荷花藕，其中最上等的叫“伤荷藕”。有的人说，这是荷的名称；有的说，是荷叶甘甜，被虫咬伤的意思；有的说，是故意弄伤它的叶，让它的根快长。近来有许多重瓣的荷花，荷花的籽实上面又生花，这也是非常奇异的事。

莲实

石莲入水沉，唯煎碱卤能浮之。雁食之，粪落山中，百年不坏。相传橡子落水为莲。（出《酉阳杂俎》）

【译文】

石莲入水就沉底，只有煎碱卤能使它浮起来。雁吃了它，随雁粪落入山中，百年不会朽烂变坏。相传是橡子落入水中变成了莲。

芰

芰一名水菜，一名藓苔。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波下，亦曰青水芰。玄都有芰，碧色，状如鸡飞，名翻鸡芰。仙人凫伯子常采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芰另有一名叫“水菜”，还有一名叫“藓苔”。汉武帝的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长出水面，叶长在水中，也叫作“青水芰”。玄都有一种芰，碧绿色，样子像鸡飞，名叫“翻鸡芰”。仙人们常采它。

菱

菱，今人但言菱芰。诸解草木书，亦不分别。唯伍安贫《武（“伍安贫武”原作“五安货五”，据《全唐文》七六一改）陵记》，言四角曰芰，两角曰菱。今苏州折腰菱多两角。荆州有僧，遗段成式一斗郢城菱，三角而无芒，可以挼莎。（出《酉阳杂俎》）

【译文】

芰，现在的人只叫它“菱芰”。各种解说草木的书，也都不作分别。只有伍安贫的《武陵记》，说四个角的叫芰，两个角的叫菱。现在苏州的折腰菱多半是两个角的。荆州有个和尚，送给段成式一斗郢城菱，三个角而且没有芒刺，可以用它揉搓莎草。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果上 柤稼柩树实　如何树实　仙梨　绮缟树实　波那婆树实　瞻波异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李　汉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李　兔头柰　脂衣柰　朱柰

文林果　圣柰　木桃　东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罗浮甘子　天宝甘子　北方枣　西王母枣　仙人枣　仲思枣　波斯枣

果上

柤稼柩树实

东方大荒之中，有树焉，名曰柤稼柩，柤，柤梨也；稼者，株稼也；柩，暱也。三千岁作花，九千岁作实。其花蕊紫色，其实赤色。亦高百丈，或千丈也。数张自辅。东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叶长七尺，广五尺。色如绿青，木皮如梓。树理如甘草，味饴。实长九尺，围如长，无瓤核。竹刀剖之，如凝蜜。得食，复见实，即灭矣。言复见后实熟者，寿一万二千岁。（出《神异录》）

【译文】

东方大荒之中，有一种树，名叫“柤稼柩”。“柤”就是柤梨；“稼”，就是株稼；“柩”就是“昵”。这种树三千年开花，九千年结果。它的花蕊是紫色的，果实是赤色的。树高可百丈，有的可达千丈。枝干全都铺陈张扬自相辅助。东西南北各方的树枝，各近五十丈。叶长七尺，宽五尺。叶色像绿青，树皮像梓树皮。树的纹理有如甘草，味道甜美。果实长九尺，围长也九尺。果实没有瓤和核。用竹刀把它剖开，有如切割凝结的蜜。能吃到它的果实的人，再见到它的果实，果实就化了。传说又见到的果实如果是成熟的，这个人可活一万二千岁。

如何树实

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如何。三百岁作花，九百岁作实。花色朱，其实正黄。高五十丈，敷张如盖。叶长一丈，广二尺余，似菅苎，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饴。实有核，形如枣。子长五尺，围如长。金刀割之则酸，芦刀剖之则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刃，刀之属。言地仙者，不能飞，在地久生而已。“久生而已”原作“从之法也”。据明抄本改）。（出《神异经》）

【译文】

南方大荒中有一种树，名字叫做“如何”。这种树三百年一开花，九百年一结果。花色朱红。果实正黄，高五十丈。树冠枝叶全都铺陈张扬，形如车盖。叶长一丈，宽二尺多，像菅苎，青色，五分厚，像厚朴，可以用来絮棉衣。共结九粒种子，味道甜美。果实有核，形状像枣子。种子长五尺，围长也五尺。用金属刀剖它，它就酸；用芦苇做的刀剖它，它就辣。吃到它便可以成为不能升天却可以长生不老的地仙，不怕水火，不怕兵刃。

仙梨

南方有树焉，高百丈，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尺。名梨。如今之柤梨，但树大耳。其子径三尺，剖之少瓤，白如素。和羹食之地仙，衣服不败，辟谷，可以入水火也。（出《神异经》）

【译文】

南方有一种树，高一百丈，枝叶全都辅陈张扬自辅自助。叶长一丈，宽六尺。树名叫做“梨”，就像现在的柤梨，只是树特别大罢了。它的种子直径三尺。剖开之后，里边的瓤很少，瓤像白绦绸一样白。用这瓤做汤喝就能成为地仙，衣服永远不坏，不用吃东西，不怕水火。

绮缟树实

东南荒中有邪（音“耶”）木焉，高三千丈，或十余围，或七八尺。其枝有乔直上，不可那也。叶如甘瓜，三百岁尽（“尽”原作“昼”。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落而生花，形如甘瓜。花复二百岁，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岁而成熟。成熟之后，不长不减。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长七八寸，径四五寸。萼复覆生顶。言发萼而得成实。此不取，万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萼，萼复生子。如初年月复成熟。复二年则成萼，则复生子。其子形如甘瓤，少錬（音“练”）甘美。食之，令人身泽。不可过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罗之人，缘能得之（多罗，国名）。一名无叶。世人后生，不见叶，谓之无叶也。一名绮缟。人见无叶，谓之绮缟。（出《神异经》）

【译文】

东南大荒之中有一种树叫“邪木”，高三千丈，粗的有十余围，有的七八尺。它的枝干挺拔向上，直上云端，矗然不动。它的叶像甜瓜叶。三百年叶子落尽而生花。花形像甜瓜叶。花又二百年，尽落而生花萼。花萼下边生果实。三年以后果实成熟。成熟之后，不增长也不减小。果实形状就像寒瓜、冬瓜那样。果子长七八寸，圆径四五寸。花萼又从果实顶上生出来。又从萼生出来的果实才能成熟。这果实如果不取走，万世如故；如果把果实拿走而留下萼，萼就再生果实，还是要那么长时间才能成熟。再二年就又长成萼，萼就再生果实。果实像甜瓜的瓤，味道甜美，吃到它，能让全身滋润有光泽。不能多吃，吃多了人就醉，半天才能醒过来。这树特别高，一般人摘不下它的果实来，只有这里的多罗人，让他爬上去才能摘取。它的一个名字叫“无叶”。因为谁也没见过它的叶子，才叫无叶的。还有一名叫“绮缟”。人们见它没有叶，就叫它“绮缟”。

波那婆树实

波那婆树，出佛林国，呼为阿萨亸。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皮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枚。核中仁如粟黄，炒之食甚美。（出《酉阳杂俎》）

【译文】

波那婆树，出在佛林国，本国人叫它“阿萨亸”。树高五六丈，树皮青绿色。叶子极其光滑干净，冬夏不凋。此树无花结果，果实是从树茎上长出来的。果实大小有如冬瓜，有皮包裹着。皮壳上有刺。果实的瓤极其甘甜，可以吃。果中核大如枣，一个果中有几个核。核中的仁儿像粟子黄，炒着吃特别好吃。

瞻波异果

瞻波国有人牧牛百余头。有一牛离群，忽失所在，至暮方归。形色鸣吼异常，牛主异之。明日遂独行，主因随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间所有。牛于一处食草，草不可识。有果作黄金色，牧牛人窃将还，为鬼所夺。又一日，复往取此果，至穴，鬼复欲夺。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长。头才出，身塞于穴。数日化为石。（出《酉阳杂俎》）

【译文】

瞻波国有一个牧牛人牧牛一百多头。有一天，有一头牛离群，忽然间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到了晚上牛才回来。主人发现，这头牛的形体、颜色，以及鸣叫的声音，都有所变化。他很奇怪。第二天，这头牛独自行动，主人就跟随其后。牛走进一个洞穴，走了五六里，豁然明朗，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不是人间有的。牛走到一处去吃草，他不认识是什么草。草上结着果，金黄色。他偷摘了那果，但是要回来的时候被鬼夺下了。又一天，他又去偷那果子，走到洞穴，鬼又要夺，他急忙把果吞到肚子里。于是他的身体便迅猛地增长。他的头刚从洞口伸出来，他的身体就塞在洞中不能动了。几天之后他变成了石头。

神仙李

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圃三十六所。潘岳《闲居赋》云“房陵朱神之李”。又李尤《果赋》云“三十六之朱李”。盖仙李缥而神李红。陆士衡《果赋》云“中山之缥李”是也。（出《述异记》）

【译文】

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子园三十六处。潘岳《闲居赋》称为“房陵朱神之李”，李尤《果赋》称为：“三十六之朱李”。大概仙李是淡青色的，神李是朱红色的。陆士衡《果赋》中有“中山有淡青色李子”这样的话就是证明。

武陵桃李

武陵源在吴中。山中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乱，吴人于此避难者，食桃李实者，皆得仙去。（出《述异记》）

【译文】

武陵源在吴中。山中没有其它树木，全生长着桃树李树，一般人称这里是“桃李原”。原上有个石洞，洞中有乳水。世间传说，秦时战乱，到这里来避难的吴国人，凡是吃过这里的桃李的，都成仙而去。

金李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谓之夏李；尤小者谓之鼠李。（出《述异记》）

【译文】

杜陵有一种李子叫“金李”。大的，叫它“夏李”；小的，叫作“鼠李”。

汉帝杏

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色黄如桔。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出《酉阳杂俎》）

【译文】

济南郡的东南，有座分流山。山上多杏树。杏像梨那么大，颜色像桔子那样橙黄橙黄的。当地人叫它“汉帝杏”，也叫“金杏”。

仙人杏

杏圃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种杏处。汉时，尝有人舟行遇风，泊此洲五六日，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有冬杏。王充《果赋》云。冬实之杏，春熟之甘。”晋郭太仪《果赋》云：“杏或冬而实”。（出《述异记》）

【译文】

杏圃洲在南海之中，洲中多杏，海上人都说，那是神仙种杏的地方。汉朝时，曾经有人乘船出海遇风，停泊在这洲上五六天，天天吃杏，所以没有饿死。说洲中有冬杏。王充的《果赋》说：“冬天结果的杏，到了春天就熟了，变得很甜。”晋代的郭太仪的《果赋》说：“杏，有的冬季结果。”

御李子

许昌节使小厅，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乱，魏武挟令迁帝，自洛都许。许州有小李子，色黄，大如樱桃，谓之御李子。即献帝（“帝”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时所植，至今有焉。（出《述异记》）

【译文】

许昌节使的小厅，是过去魏时的景福殿。董卓作乱，魏武曹操挟迫天子迁都，从洛阳迁到许昌。许州有一种小李子，色黄，大小有如樱桃，叫做“御李子”。这御李子就是汉献帝那时候栽的，到现在还有。

朱李

魏文帝安阳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数日不食。今李种有安阳李，大而甘者，即其种也。（出《述异记》）

【译文】

魏文帝的安阳殿前，从天上掉下来八个朱红色李子。吃一个，好几天不想吃饭。如今有一种又大又甜的安阳李子，就是这朱李传下来的种。

兔头柰

白柰，出凉州野猪泽，大如兔头。（出《酉阳杂俎》）

【译文】

白柰，出在凉州的野猪泽，大如兔子头。

脂衣柰

脂衣柰，汉时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著衣，不可浣。（出《酉阳杂俎》）

【译文】

脂衣柰是汉时的紫柰，体大如升，核是紫色的，花是青色的。脂衣柰研磨出来的浆汁，可以漆器物，有的人也用它染衣服。但是它染的衣服不能洗。

朱柰

唐贞观年中，顿丘县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莳之，三年，乃结子五颗。味状如柰，又似林檎。多汁，异常酸美。送县，县上州，以其奇味，乃进之。上赐绫一十匹。后树长成，渐至三百颗。每年进之，号曰朱柰。至今存。德贝（“贝”原作“具”，据明抄本改）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丰足。人以为从西域浮来，碍渚而住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贞观年间，顿丘县有一个贤德的人，在黄河里的一个小岛上拾菜，拾到了一棵树栽子，手指那么大。他把它拿回去栽好莳弄它。三年之后，这棵小树结了五颗果子。果子的味道、样子都像柰，又像林檎。果子多汁，又酸又甜，很好吃。他把果子送到县上，县上又送到州，因为它味道奇特，就献给了皇上。皇上赐绫十匹。后来这棵树渐渐长大，果子可以结到三百颗，每年都进贡，名叫“朱柰”。朱柰至今还有。德、贝、博等州，用它的枝条嫁接，产量大增。人们认为这是从西域漂来的，被小岛子挡住了。

文林果

唐永徽中，魏郡临黄王国村人王方言，尝于河中滩上，拾得一小树栽，埋之。及长，乃林檎也。实大如小黄瓠，色白如玉，间以珠点。亦不多，三数而已，有如缬。实为奇果。光明莹目，又非常美。纪王慎为曹州刺史，有得之献王。王贡于高宗，以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谓之联珠果。种于苑中。西城老僧见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赐王方言文林郎，亦号此果为文林郎果。俗云频婆果。河东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诸郡。亦有林檎。皆小于文林果。（出《洽闻记》）

【译文】

唐永徽年中，魏郡临黄王国村人王方言，有一次在河中的沙滩上拾到一小棵树栽子。他就把它栽上了。长大一看，原来是一棵林檎。这棵林檎结的果个头挺大，一个个都像黄色小葫芦。果肉白如美玉，间杂有圆点。圆点并不多，三两个而已，恰似彩结，实在是奇果。样子好看，味道又美。纪王慎是曹州刺史。有人把弄到的果献给王，王又把它献给高宗。高宗认为是朱柰，又名叫“五色林檎”，有的人叫它“联珠果”。皇上命人把它种在花园里，西城的一位老和尚见了说：“这是奇果，也叫林檎。”皇上很重视这件事，赐王方言“文林郎”的官职，也把果子叫做“文林郎果”。此果一般叫做“频婆果”。河东也多有林檎，秦中也不少。河西各郡，也有林檎。不过它们都小于文林果。

圣柰

河州凤林关有灵岩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圣柰，大如盏。以为常。（出《洽闻记》）

【译文】

河州凤林关有一座灵岩寺。每年七月十五日，就能从溪穴中流出来一些圣柰，像小酒杯那么大。人们习以为常。

木桃

桃之大者木桃。诗云．“投我以木桃”是也。（出《述异记》）

【译文】

桃中最大的是木桃。《诗经》说“投我以木桃”就是证明。

东方村桃

东方村有桃树。其子径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温润，既嗽人食之即止也。（出《神异经》）

【译文】

东方村有一棵桃树。它结的果子直径三尺二寸长。用它的核熬汤喝，可以延年益寿。吃它核中的仁，可以治咳嗽。小桃温润，咳嗽时吃了它就能止住。

仙桃

出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至心求之者，桃落坛上。或至五六颗。形似石块，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个极虔诚地到彬州苏耽仙坛去求药的人，桃子落到坛上。有时候一次就落下来五六颗。桃子形似石块，赤黄色。把这桃子砸破，见里面似乎有三重核。把它研细饮下，能治百病。治邪气尤其有效。

勾桃

邺华林苑勾桃子，重三斤，或二斤半。亦有名梨者。比众果气味甘美，入口消释，人间有名果。季龙作虾蟆车，四箱广一丈，深一丈，合土载中植之，则无不生也。（出《洽闻记》）

【译文】

邺华林苑的勾桃子，重三斤，有的二斤半。也有叫它梨的。它比其它水果的气味都要甘美，入口就化了，真是人间的名果。季龙做了一辆虾蟆车，车箱宽一丈，深一丈，在这里边装土去把这种桃树拉回来栽植，没有栽不活的。

石桃

吐谷浑桃，大如石瓮。（出《洽闻录》）

【译文】

吐谷浑桃，像石瓮那么大。

偏桃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其肉苦涩，不堪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偏桃出在波斯国。波斯叫它“婆淡”。树高五六丈，树围四五尺，叶像桃但比桃叶宽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之后结果。果的样子像桃，但是比桃偏。它的果肉又苦又涩，不能吃。核中的仁儿甘甜。西域各国都很珍视这种桃子。

王母桃

王母桃，洛阳华林园内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篓。俗语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亦名西王母桃。（出《酉阳杂俎》）

【译文】

王母桃，洛阳的华林园里有，十月才成熟。形状像扎束着口的篓子。俗语说：“王母甜桃，王母甜桃，吃了之后，解除疲劳。”此桃也叫“西王母桃”。

食核桃

杨子留后吴尧卿家，有佣赁者。役之既久。一日，持一大桃核，可容数升，以献尧卿。尧卿知其异，稍磨之取食。食尽，颇觉轻健。尧卿为吏，贪猥残虐。毕师铎之难，投所居后阁井中死。师铎求得类尧卿者杀之。后有得其故居者，窃知其尸在井中，取而得之。举体皆腐坏，而藏府有成金者。（出《积神录》）

【译文】

杨子留后吴尧卿家，有一个雇用很久的老长工。有一天，老长工拿来一个可容纳好几升米的大桃核献给尧卿。尧卿知道这不是个寻常之物，就将桃核稍稍磨了磨，掏里边的桃仁吃。吃完之后，他觉得浑身轻捷有力。尧卿做官贪婪残暴。毕师铎发起的那场灾难，把他投到宅后的一口井里整死了。毕师铎是求一个和尧卿一样残暴的人把他杀死的。后来有人得到了尧卿的故居，才知道他的尸体在井中。把尸体捞上来一看，全身都腐坏了，而脏腑里有成型的金器。

韶子

初宁县里有石榆子，一名山枣，又时呼为韶子也。（出《南越志》）

【译文】

初宁县里有一种叫做“石榆子”的东西，一名“山枣”，又时常叫做“韶子”。

罗浮甘子（二种）

罗浮甘子，唐开元中，始有山僧种于南楼寺。其后进献。幸蜀奉天之岁，皆不结实。（出《国史补》）

【译文】

唐开元年间，有山僧将罗浮甘子种到南楼寺，以后把它献进宫廷。皇上巡幸蜀地奉天的那一年，所有的罗浮甘子全都没有结果。

天宝甘子

唐天宝十年，上谓幸臣曰：“近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宰臣贺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故得资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华实。”相传云，玄宗幸蜀年，罗浮甘子不实。岭南有蚁，大于秦中马蚁，结巢于甘树。实时，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实在巢中，冬深取之。味数倍于常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天宝十年，皇上对一个幸臣说：“近年在宫内种了几棵甘子，今秋结了一百五十颗果子。这些果子与江南和蜀地所进贡的没有不同。”宰臣祝贺说：“雨露均匀的年月，满天下都在这雨露的滋润之下。草木有灵性，凭借着地气而于地下沟通。所以才能将江南的珍异之果变为宫中的华美之实。”相传说，唐玄宗巡幸蜀地的那一年，罗浮甘子不结果。岭南有一种蚂蚁，比秦中的蚂蚁大，在甘树上筑巢。甘树结果的时候，蚂蚁循着甘树上上下下，所以甘皮薄而光滑。往往有一些甘子果掉在蚂蚁巢中，冬深之后取出来，味道要比通常的甘子好上不知多少倍！

北方枣

北方荒中，有枣林焉。其高五十丈，敷张枝条数里余。疾风不能偃，雷电不能摧。其子长六七寸，围过其长。熟色如朱。乹之不缩。气味润泽，殊于常枣。食之可以安驱益气。故方书云：“此枣枝条，盛于常枣，亦益气安躯。”赤松子云。北方大枣味有殊，既可益气又安躯。”（出《神异记》）

【译文】

北方大荒之中，有一片枣树林。枣树高五十丈，一棵树的枝条就能铺陈好几里地。疾风不能使它倾斜；雷电不能把它摧毁。它的果实长六七寸，粗细超过长短。果实成熟之后是朱红色的。即使晒干了，个头也不缩小。而且气味温润，与通常的枣大不相同。吃了可以安躯益气。所以方书说：“此枣枝条，比通常的枣树茂盛，也益气安躯。”赤松子说：“北方的大枣味道特殊，既可益气又能安躯。”

西王母枣

邺华林苑中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腊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圭（明抄本“圭”作“羊”）角枣（“枣”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亦三子一尺。（出《洽闻记》）

【译文】

邺华林苑中的西王母枣，冬夏都生长。九月开花，到了腊月，枣子就熟了。三颗枣子的长度加起来，正好是一尺。另外，有一种叫“圭角枣”的枣子，也是三个枣子一尺长。

仙人枣

晋时。太仓南有翟泉，西有华林园，园有仙人枣。长五寸。核细如针。（出《酉阳杂俎》）

【译文】

晋朝时，太仓的南面有翟泉，太仓的西面有华林园，华林园中有仙人枣。仙人枣长五寸。它的核像针一般细。

仲思枣

信都献仲思枣四百枝。枣长四五寸，紫色（原本“紫”上有“国”字，“色”下有“细”字，据明抄本删），皮（“皮”原作“又”，据明抄本改）皱细核。实（“实”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肥有味，贤于青州枣。北齐时，有仙人仲思得此枣，种之。亦名仙枣。时海内唯有数树。（出《大业拾遗》）

【译文】

信都献来四百枝仲思枣。枣长四五寸，紫色，皮皱，核细。果肉肥厚，味道鲜美，比青州枣还好。北齐的时候，有个叫仲思的仙人得到此枣，就开始种植它。也叫它仙枣。那时海内只有几棵这样的枣树。

波斯枣

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如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尺（明抄本“尺”作“寸”），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甜如饴，可食。（出《酉阳杂俎》）

【译文】

波斯枣出在波斯国。波斯人叫它“窟莽”。树高三四丈。树围五六尺。叶像土藤叶，四季不凋。二月开花。花似芭蕉花。花有两片甲，渐渐绽开缝隙，里边有十多个花房。枣子二寸长，黄白色，有核。枣子成熟之后就是紫黑色的了，样子像干枣，味道甘甜如糖，可以吃。

卷第四百一十一　　草木六

果下 樱桃　檽枣　柿　底栎树实　柿盘　融峰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枣

蒲萄　王母蒲萄　侯骚子　蔓胡桃　仙树实　橄榄子　东荒栗　猴栗

瓜　　五色瓜　瓜恶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菹　芥末　水韭　茄子树　昆仑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果下

樱桃

唐时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刘邺第三子覃及第。时邺以故相镇淮南。敕邸吏曰：“以银一锭资醵置。”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邸吏以闻，邺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头已下，方议醵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树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用享人蛮献一小盘，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出《摭言》）

【译文】

唐朝的时候，新中第的进士，非常重视樱桃宴。乾符四年，刘邺的三儿子刘覃及第。当时刘邺依仗故相镇守淮南。刘邺嘱咐在京城为他管理家园的小官说，可以出一锭银子让刘覃与其他新进士凑钱办樱桃宴。但是刘覃的花费往往是其父规定的几倍。管家园的小官把这事儿说给刘邺知道，刘邺让他给取足就是。正赶上荐新的时令，状元以下的人们正在商议凑钱的比率，刘覃便暗中派人，花了大量银两，预购了几十树樱桃。于是，由他独办了樱桃宴，大量邀请公侯卿相。当时，京城里的樱桃刚刚上市，虽然价格昂贵，但是并不怎么好吃。刘覃却在席间堆积如山，加上其它糖果菜肴，真可谓丰盛。随便让下人送人一小盘，送出去的也不下数升。凡跟从人驾车人，没有一个不沾光的。

檽枣

晋赵莹家，庭有檽枣树，婆娑异常，四远俱见。有望气者，访其邻里，问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辅者。”里叟曰：“无之。然主人小字相儿，得非此乎？”术士曰：“王气方盛，不在其身，当在其子孙。”其后莹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将入相。（出《北梦琐言》）

【译文】

晋代有个赵莹，他家院子里有一棵檽枣树。这棵枣树挺拔高大，枝叶婆娑，非同寻常。四处都可以远远就望见它。有一位会看地气的术士打听赵莹的一个邻居说：“这一家应该有做宰相一类大官的，可有吗？”邻居老头说：“没有。但是这家主人的小名叫‘相儿’，该不会是此人要发迹了？”术士说：“这地方王气正盛，不体现在他本人身上，也应该体现在他的子孙身上。”这以后，赵莹由太原判官开始升了大官，出将入相，显赫一时。

柿

俗谓柿树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窠，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出《酉阳杂俎》）

【译文】

俗话说柿子树有“七德”：一、活得时间长；二、树荫多；三、树上没有鸟窝；四、不遭虫害；五、霜叶可供玩赏；六、果子好吃；七、落叶肥大。

底栎树实

阿驿，波斯呼为阿驿，拂林呼为底栎。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蜱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蜱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

【译文】

阿驿，波斯国叫它“阿驿”，拂林国叫它“底栎”。树高一丈四五。枝叶繁密茂盛。叶有的五出，像蜱麻叶。没有花而结果。果实是红色的，类似蜱麻籽。果实的味道像干柿子，一年一熟。

柿盘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出《酉阳杂俎》）

【译文】

树木当中要论扎根牢固，柿树是最牢固的，一般人都叫它“柿盘”。

融峰梨

仙梨。融峰上有青坛，方五丈。有烧香行道处。古形铜器数种。有梨树。高三十丈，子如斗。至摇落时，但见其汁核，无得味者。（《出洽闻记》）

【译文】

仙梨。融峰上有一个青坛，坛是五丈方坛。那上面有烧香行道的地方。有几种古典样式的铜器，还有一棵梨树。这棵梨树高三十丈，所结的梨有斗那么大。等到梨从树上被摇下来，人们只能看到果汁和梨籽儿，却没有尝到它的味道的。

六斤梨

洛阳报国寺梨，重六斤。（出《酉阳杂俎》）

【译文】

洛阳报国寺的一棵梨树结的梨，六斤重一个。

紫花梨

清泰中，薄游京辇。曾与卢泳巡官、郑扆博士、僧季雅，及三五知友，夜会与越波隄僧院。是时清秋欲杪，明月方高。句联五字之奇，酒饮八仙之美。柿新红脯，茗醶绿芽。一咏一觞，或醒或醉。座上因相与征引古今，遂及果实之事。有叙及紫花梨者。众云：“真定有之。”雅公独颦蹙而言曰：“此微僧先祖之遗恨。”众惊而问之。雅曰：“昔武宗皇帝御天下之五载，万国事殷，圣情不怿。忽患心热之疾，名医进药，厥疾罔瘳。遂博诏良能，遐徵和、缓。时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于方药。帝即召见之。道士以肘后绿囊中青丹两粒，及取梨数枚，绞汁而进之。帝疾寻愈。旬日之内。所赐万金，仍加广济先生之号。帝从容问其丹为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顶，有青芝两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树。臣之昔岁，曾游二山，偶获两宝，合炼成丹。五十年来，服食殆尽，唯余两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须求二物也。’经数月，邢生辞帝归山。后疾复作，再诏邢先生于青城，则不知何适也。帝遂诏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时奏上。时恒州节度太尉公王达，尚寿春公主，即会昌之女弟。闻真定李令，种梨数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检，剪其旁树，匝以朱栏。宝惜纤枝，有同月桂。当花发之时，防蜂蝶之窥耗，每以轻绡纱縠，远加笼罩焉。守树者不胜艰苦。洎及秋实，公主必手选而进之。此达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虽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烦躁耳。是时有李遵来侍御，任恒州记室，作《进梨表》云：‘紫花开处，擅美春林。缥蒂（“蒂”原作“帝”，据明抄本改）悬时，迥光秋景。离离玉润，落落珠圆。甘不待（“待”原作“得”，据明抄本改）尝，脆难胜口。’表达阙下，公卿见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进残梨于天府也？盖以其表有脆难胜口之字。’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后以为贡赋之常物。县官岁久，亦渐怠于宝守焉。至天祐末焉，赵王为德明（“德明”原作“明德”，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之所篡弑。其后县邑公署，多历兵戎。紫花之梨，亦已枯朽。今之真定，无复继种者焉。当武宗时，县宰李公，名尚，即雅之祖也，尝以守树不谨，曾风折一枝，降为冀州典午。由是追感而颦蹙也。”（出《耳目记》）

【译文】

清泰年中，我在京城小住，有一次和卢泳巡官、郑扆博士、和尚季雅，以及其他三五位要好的朋友，夜间相聚在越波提僧院。这时正是晚秋季节。秋风夜凉，明月高悬。席间有句联五字之奇，也有酒饮八仙之美。菜肴丰盛，觥筹交错。一个个半醒半醉，或吟或叹，或喜或悲。话随酒增，越说越来劲。于是大家一起广征博引，谈论古今，谈着谈着，竟谈到果实这方面的事上来了。有人谈到了紫花梨，大家说：“真定那地方就有！”不知为什么，季雅听了这话之后，却皱着眉头说：“这是贫僧先祖的遗恨啊！”众人吃惊非小，忙问是怎么回事。季雅说：“从前，武宗皇帝登基五年，日理万机，劳累过度，常常是龙体欠安，圣情不悦。忽然有一天他就得了个心发烧的毛病。名医纷纷进药，但就是治不了他的病。于是就下诏书，广泛地征求能医良方，迎请远方名家高手。当时有人说青城山有个邢道士对医药验方很有研究，皇帝立即就召见了他。这位邢道士从肘后的绿色布囊里取出青色丹丸两粒，又取出几个梨，绞出梨汁，让皇上用梨汁把丹丸送服，皇帝的病不久就好了。十来天之内，皇帝就赐给邢道士万金表示感谢，还加封他‘广济先生’的称号。皇帝从容地问他那丹丸是何物。邢道士说：‘赤城山顶上，有两棵青灵芝，太白山的南溪，有一棵紫花梨树。我从前曾经游过此二山，偶然弄到了青灵芝和紫花梨，把它们合炼成丹。五十年来，全都用光。只剩下这两粒，万幸让陛下服用了。还想要这样的丹药，必须弄到那两种宝物才行。’几个月之后，邢道士辞别皇帝回山去了。后来皇帝的病又发作了，再下诏到青城山去请邢道士，却不知邢道士哪里去了。皇帝于是就诏示天下，有紫花梨的，要立刻奏上。那时候恒州节度大尉公王达，娶寿春公主为妻。寿春公主就是会昌公主的妹妹。她听说真定的李令种了几棵梨树；其中一棵是紫花梨，就立刻派人，就地封锁盘查，剪除旁边的树木，围上朱红栏杆。珍惜每一个纤细的树枝，不亚于月中之桂。正当花开的时候，为了防止蜜蜂和蝴蝶的窥探和骚扰，整棵树都被用轻细的绢纱远远地笼罩起来。看守此树的人不胜艰苦。等到秋天果子成熟，公主亲自动手，一个一个地挑选，然后送进宫中。送到宫里的，大约十分之六七。皇帝多半都是吃这种梨。这梨虽然不如邢道士的丹药，却也能粗略地解除心中的烦躁。这时候有个叫李遵的来到皇帝身边，任恒州记室。他作了《进梨表》说：‘紫花梨开花的地方，独占了春林的美；紫花梨悬挂在树上，却远离秋天的好风光；一个个玉一样润，珠一样圆，却不能尝它的甜美和脆爽。’表送到宫中，凡是读过此表的，多数都大笑说：‘常山公为什么把些残梨送进宫啊？’大概因为表中有‘脆难胜口’的字样。第二年。武宗皇帝驾崩，公主也接着下世，这梨从此以后便成为贡赋中的平常之物。县官因为年头久了，也渐渐对珍视宝守那梨树产生厌倦情绪。到了天祐末年，赵王被德明篡杀。这以后，县邑公署多半遭受过兵戎之扰，紫花梨也就枯朽无存。现在的真定，没有人继续种它了。武宗那个时候，县令李公，单名叫尚，他就是我的祖父。他曾经因为守树不谨慎，被风吹折一个树枝，降职为冀州典午。因此，我追感往事而皱眉啊！”

胡榛子

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子，二年阿月。（出《酉阳杂俎》）

【译文】

阿月生在西域之国。蕃人说阿月和胡榛子是同一种树的两种果实，这一年结的是榛子，下一年就结阿月。

酸枣

耆旧说，周秦时，河南雨酸枣，遂生野酸枣。今酸枣县是也。酸枣之甚小者，为野酸枣。（出《述异记》）

【译文】

老年人传说，周秦之时，河南下过酸枣雨，无数的酸枣就像雨点那样从天上洒下来，于是大地上就长出来许多野酸枣。现在的酸枣县就是这样形成的。酸枣当中，那些特别小的品种是野酸枣。

蒲萄

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陈招曰：“作何形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师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称奇，况亲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蒲萄百树。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昭曰：“其味何如桔柚？”信曰：“津液胜奇，芬芳减之。”瑾曰：“金衣素里，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一般人说葡萄蔓是从西南引入。庾信对魏使尉瑾说：“我在邺地，就得到大量的葡萄，特别有滋味。”陈招问道：“葡萄是什么样子？”徐君房说：“有点类似软枣子。”庾信说：“你太不熟悉生物了，咋能不说它像生荔枝？”魏肇师说：“魏武曹操说过，‘夏末秋初，天气仍有点热，酒醉一宿忽然醒来，带着露水吃葡萄，甜而不是糖，酸而不是醋。’这样说一说都让人流口水，何况是亲自吃呢！”尉瑾说：“这东西出自大宛，是张骞弄回来的，有黄、白、黑三种。成熟的时候，一串一串地垂挂下来，像星星编在一起，像珍珠聚在一起。西域各国多半把它做成酒，每年都来进贡。在汉代的西京，好像也有不少。杜陵那地方，每五十亩田地，就有一百棵葡萄。就是在现在的京城，也不只是皇家的禁苑里才有。”庾信说：“居然已经园种户植，接荫连架，家家户户到处都有了。”陈招说：“葡萄味和桔柚相比，怎么样呢？”庾信说：“葡萄的汁液胜奇，但是芬芳不如桔柚。”尉瑾说：“桔柚金衣素里，被包起来当作贡品，但是要讲入口就化，它还是不如葡萄。”

王母蒲萄

具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旁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具丘之南，有一个葡萄谷。谷中的葡萄，可以就地吃它，但是不能拿走。有的人想把葡萄带回来，就会迷失道路。世人都说这是王母葡萄。天宝年间，僧人昙霄因为周游诸岳来到此谷，好一顿吃葡萄。又见枯干的葡萄蔓可以做拐杖，就将一根粗如手指，五尺多长的葡萄蔓拿回本寺栽上，居然栽活了。不几年，它便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余丈。在架下看它，它就像帷盖一样。一串串葡萄垂挂下来，紫莹莹的，就像帷盖上的饰坠儿。当时人们称之为“草龙珠帐”。

侯骚子

侯骚蔓生，如鸡卵，既甘且冷，轻身消酒。《广志》言因王太仆所献。（出《酉阳杂俎》）

【译文】

侯骚是蔓生植物，其果实像鸡蛋，味甜性冷，吃它可以减轻体重，可以解酒。《广志》上说是由王太仆献的。

蔓胡桃

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似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蔓胡桃出在南诏，大小有如扁海螺，两个隔，味道和胡桃相似。有的人叫它“蛮中藤子”。

仙树实

祁连山上有仙树实，行旅得之，止饥渴。一名四味木。其实如枣。以竹刀剖则甘，铁刀剖则苦，木刀剖则酸，芦刀剖则辛。（出《酉阳杂俎》）

【译文】

祁连山上有仙树实，行旅之人得到它，可用它止饥解渴。另有一名“四味木”。它的果实像枣。用竹刀剖开它，它就是甜的；用铁刀剖开它，它就是苦的；用木刀则酸；用芦刀则辣。

橄榄子

独根树，东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榄。（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木威和橄榄都是独根树。枝干朝东的独根树叫木威；朝南的叫橄榄。

东荒栗

东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壳，径三尺三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壳亦黄，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气而渴。（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东方大荒中有一种树木，名字叫做“栗”。栗子有壳，壳的直径长三尺三寸。壳刺长一丈多。壳中的果实也就是栗黄，直径长三尺，味道甜美，吃了之后，令人气短而干渴。

猴栗

唐卫公李德裕，一夕甘子园会客。盘中有猴栗，无味。陈坚处士云：“虔州南有渐栗，形如素核。”（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卫公李德裕，有一次在甘子园中会客，盘子里有猴栗。猴栗，吃起来没什么味道。隐士陈坚说：“虔州之南有一种‘渐栗’，样子像素核。”

瓜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有敦煌献异瓜种，常山献巨桃核。名穹窿，长三尺而形屈，其味臭如粨。父老云：“昔道士从蓬莱山得此瓜，云是空洞灵瓜。四劫一实。东王公、西王母遗种于地，世代遐绝，其实颇存。”又说：“此桃霜下始花，隆冬可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于霜林园。此园皆植寒果，积冰之节，百果方盛。俗为相陵瓜。故‘霜园’之声讹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五万岁矣。”安可食乎？后崩，内侍者见镜奁中有瓜桃之核，视之涕零，疑其非数。（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明帝时的阴贵人，做梦梦见吃瓜，特别好吃。汉明帝就派人到各国去寻求。当时有个敦煌国献来了奇异的瓜种，常山献来了一个大桃核。那瓜叫“穹窿”，长三尺而形弯曲。它的味道闻起来像粥。老人们说，从前有一个道士从蓬莱山上得到这种瓜，说是“空洞灵瓜”，要经过四个周期才结一次果，当年东王公和西王母在大地上洒下了瓜种，久远的世代之后，瓜种稍微留下一些。又说，这种桃子在霜下才开花，到了隆冬才能成熟。也说，这种桃是仙人吃的，常把它种植在霜林园。霜林园里种植的全是寒果，积冰的季节，各种水果正旺盛。一般人称“相陵瓜”，可能是“霜园”之声的讹传。后来又说：“王母的桃，王公的瓜，谁能吃到，可以活五万岁。”哪里能吃得到！后来阴贵人死了，宫中侍奉她的人见她镜奁中有瓜籽和桃核。看了之后潸然泪下，疑惑地说她不该有这种命运呵。

五色瓜

吴桓王时，会稽生五色瓜。今吴中有五色瓜，岁充贡赋。（出《述异记》）

【译文】

吴桓王的时候，会稽生有五色瓜。现在吴中也生有五色瓜，年年充当贡赋。

瓜恶香

瓜恶香，中尤忌麝。唐郑注，太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出《酉阳杂俎》）

【译文】

瓜厌恶香气，尤其忌怕麝香。唐时的郑注，太和年初，到河中去赴职。他有姬妾一百多人，全都骑着马，香气飘出数里，呛人的鼻子。这一年，从京都到河中他所走过的路上，种的瓜全死了，一个瓜也没收获。

菜

蔓菁

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不令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哉？刘禹锡曰：“信矣。”三蜀之人也，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出《嘉话录》）

【译文】

诸葛亮命令兵士在驻地专种蔓菁的原因，取它刚长出来的嫩甲可以生吃，这是其一；叶子长大之后，可以煮着吃，这是其二；如果在此久住，它就继续生长，这是其三；扔掉也不让人感到可惜，这是其四；回来的时候容易找到，继续食用，这是其五；冬天可以食用它的根，这是其六。与其它蔬类相比，它的好处不也是很多的吗？刘禹锡说：“的确是这样。”三蜀的人现在叫蔓菁是“诸葛菜”。江陵也是这样。

越蒜

《异苑》曰：晋安平有越王余蒜菜，长尺许，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曾于舟中作筹算，有余者，弃之水而生焉。

【译文】

《异苑》上记载，晋时安平一带有一种菜叫“越王余蒜”。这种蒜，长一尺左右，白的像骨，黑的像角。古人说，越王曾经坐在船上用竹筹进行计算，把多余的扔到水里，生长出来就是这种蒜。

三蔬

晋咸宁四年，立芳圃于金墉城东，多种异菜，名曰云薇。类有三种。紫色者最繁滋。其根烂漫。春敷夏密，秋荣冬馥。其实若珠，五色，随时而盛。一名云芝。其紫色者为上蔬，而味辛；其黄色者为中蔬，而味甘；其青色者为下蔬，而味咸。常以此蔬充御，其叶可以藉饮食，以供宗庙祭祀。亦止人饥渴。宫中掐其茎叶者，历月不歇。（出《拾遗录》）

【译文】

晋朝的咸宁四年，在金墉城东修建了一个芳圃，多半用来种一种很奇特的菜。菜的名字叫“云薇”。云薇有三种。紫色的繁衍滋生最好。它的根烂漫多彩。春天铺陈枝叶，夏季葱茏茂密，秋天繁荣旺盛，冬天气味芳香。它的果实像五色的珍珠，随时而盛。它的另一个名称叫“云芝”。其中紫色的是上等蔬菜，味辣；黄色的是中等蔬菜，味甜；青色的是下等蔬菜，味咸。人们常把这种菜进献到宫中，它的叶在宗庙祭祀时可用作供品的辅垫，也能使人止饥消渴。宫中负责掐它枝叶的人，整月整月不能闲着。

菠薐

菜之菠薐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萄，因张骞而至也。菠薐本是颇陵国将来，语讹耳，多不知也。（出《嘉话录》）

【译文】

蔬菜中的菠薐，本来是有一个西域某国的僧人，从他们那里把它的种子带来的，就像苜蓿和葡萄是张骞从西域带种回来一样。菠薐本来是从颇陵国弄来的，叫它“菠薐”是因误传而走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的原委。

芥菹

广州人以巨芥（“芥”原作“菜”，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为咸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贵尚，亲宾以相饷遗。（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广州人用大芥菜做腌菜，埋在地里，有埋三十多年的。这种腌菜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崇尚，亲戚朋友之间把它当做礼品互相馈赠。

芥末

掌中芥末多国出也。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长，长三尺，乃植于地。（出《酉阳杂俎》）

【译文】

掌中芥末许多国家都有。把它的种子放到手掌上，用口吹它，一吹一长，长到三尺，才栽到地上。

水韭

水韭生于水湄，状如韭而叶细长。可食。（出《酉阳杂俎》）

【译文】

水韭生长在水边，样子像韭菜但是叶比韭菜叶细长。可以吃。

茄子树

南中草菜，经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种茄子，宿根有三二年者，渐长枝干，乃为大树。每夏秋熟，则梯树摘之。三年后，渐树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出《岭表录异》）

【译文】

南方的草木蔬菜，经冬不衰，所以菜园之中栽种的茄子，宿根有三两年的，渐渐长出枝干，就长成了大树。每年夏秋之季，树上结了茄子，就要登梯子到树上把它摘下来。三年后，树渐渐老了，茄子结得少了，就砍掉它，另栽嫩的。

昆仑紫瓜

隋炀帝大业末。改茄子为昆仑紫瓜。（出《述异录》）

【译文】

隋炀帝大业年末，改称茄子是“昆仑紫瓜”。

茄子故事

茄子。茄字（“字”原作“子”，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连茎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昔段成式因就廊下食茄子数蒂，偶问工部员外张周封茄子故事。张云，一名落苏。事具《食料本草》。成式记得隐侯《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垄，秋瓜正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又一名昆仑瓜。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故《本草》记广州有慎火树，树大三四围。慎火即景天也，俗呼为护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肠胃，动气发疾。根能理龟瘃。欲其子繁，候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嫁茄子。曾火炙之，甚美。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种。《水经》云：“石头西对蔡浦，长百里，上有大荻荻浦，下有茄浦。”（出《酉阳杂俎》）

【译文】

茄子的“茄”字，连带它的枝茎的名称在内。革遐反切。现在读作“伽”，不知从何而来。从前段成式因为在廊下吃了几个茄子，偶然间向工部员外张周封打听茄子的故事。张说，茄子一名“落苏”，有关的情况都写在《食料本草》里。段成式记得隐侯的《行园诗》写道：“寒瓜方卧垄，秋瓜正满坡。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茄子的又一名称叫“昆仑瓜”。岭南的茄子，因为多年生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做过南选使，亲眼见过。所以《本草》记载说广州有慎火树，树高三四围。慎火就是“景天”，一般叫做“护火草”。成熟的茄子，吃了能增强胃肠功能，理气治病。茄子根能治冻疮。想要让它多结茄子，等到它开花时，摘一些茄子叶放到过道处，用草木灰圈起来，让人践踏它，这样茄子就能多产，一般叫做“嫁茄子”。曾经有人用火烤着吃，味道特别好。有一种新罗茄子，颜色稍白，形如鸡蛋。西明寺的和尚造玄院中，就有这种茄子。《水经》上说：“石头城西面对蔡浦，长百里，上边有大荻荻浦，下边有茄浦。

儋崖瓠

儋崖种瓠成实，率皆石余。芥，高者亦五六尺。子大如鸡卵。（出《酉阳杂俎》）

【译文】

在儋崖种葫芦，让它结出成熟的葫芦来，大都有上石（担）重左右。芥菜，高的也五六尺。果实大如鸡蛋。

卷第四百十二　　草木七（五谷、茶、荈附）

竹　　叙竹类　涕竹　棘竹　筻簕竹　菡苰竹　慈竹　筋竹　百叶竹　桃枝竹　瘿竹

　罗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箹　竹实

五谷 雨稻　雨粟　雨麦　雕葫　雨谷　摇枝粟　凤冠粟　绕明豆　延精麦　紫沉麻

雨五谷　野粟石壳　芋　雀芋　甘蔗

茶荈　叙茶　获神茗　飨茗获报　消食茶

竹

叙竹类

《竹谱》：竹类有三十九。（出《酉阳杂俎》）

【译文】

《竹谱》上说，竹子有三十九类。

涕竹

南方荒中有涕竹，长数百丈，围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其笋甚美，煮食之，可止疮疠。（出《神异经》）

【译文】

南方大荒之中有一种竹子叫“涕竹”，高数百丈，围长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用来做船。它的笋味道很美，煮着吃，可以治恶疮。

棘竹

棘竹一名笆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猝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缲车。食之，下人发。（出《酉阳杂俎》）

【译文】

棘竹又一名叫“笆竹”，节上都有刺，几十棵为一丛。南方少数民族种棘竹当城墙，一时间还很难攻下。有的棘竹因为土石崩塌自己露出根来，根大像酒瓮，纵横交错，互相盘结，样子很像缲车。人吃了它会掉头发。

筻簕竹

筻簕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逾二寸，皮上有粗涩文，可为错子。错甲，利胜于铁。若钝，以浆水浇之，还复快利（出《广州记》。古林之竹，劲而利，削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岭表录异》）

【译文】

筻簕竹，皮薄而空多，大的直径也超不过二寸，皮上有粗涩的花纹，可用来做错子。用这样的错子错甲壳一类坚硬的东西，它的锋利胜过铁错。如果钝了，把它用浆水浇一下，它就又恢复先前的锋利了。

菡苰竹

菡苰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拦隔，状如湿面。将成而筒皮未落，辄有细虫啮处，成赤迹，似绣画可爱。（出《酉阳杂俎》）

【译文】

菡苰竹，大小如同脚趾，腹中由白幕拦隔着，样子像湿面，将要长成而筒皮未落的时候，总是有细虫咬啮的地方，形成红色的痕迹，像锦绣和图画那样可爱。

慈竹

慈竹，夏月经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出《酉阳杂俎》）

【译文】

慈竹，夏季雨后，它的汁液滴到地上，便长出一种草垫子一样的东西，像鹿角，白色。人吃了这种东西，可以止痢疾。

筋竹

筋竹，南方以为矛。笋未成竹时，堪为弩弦。（出《酉阳杂俎》）

【译文】

筋竹，南方用它做矛。这种竹的笋未长成竹的时候，能用来做弩弦。

百叶竹

百叶竹，一枝百叶。有毒。（出《酉阳杂俎》）

【译文】

百叶竹，一个枝上有一百片叶子。有毒。

桃枝竹

东官郡，汉顺帝时属南海，西接高凉郡，又以其地为司监（陈校本“监”作“盐”）都尉。东有芜地，西接临大海。有长洲，多桃枝竹，缘岸而生。（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

【译文】

东官郡，汉顺帝的时候属于南海，西边与高凉郡相接。又把司监都尉设在那里。东面有荒芜之地，西面接临大海。海中有一个长洲，洲上多有桃枝竹，缘着海岸而生。

瘿竹

东洛胜境有三溪，张文规有庄近溪。忽有竹一竿生瘿，大如李。（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三溪是东洛的名胜之地，张文规有一处庄院临近三溪。忽然有一天一枝竹上生出一个肿瘤。肿瘤有李子那么大。

罗浮竹

唐贞元中，有盐户犯禁，逃于罗浮山。深入第十三岭（《南越志》云，本只罗山，忽海上有仙浮来相合，是谓罗浮山。有十五岭、二十二峰、九百八十瀑泉。洞穴则山无出其右也。曾有诗曰：“四百余崖海上排，根连蓬岛荫天台。百灵若为移中土，嵩华都为一小堆。”），遇巨竹万千竿，连直岩谷。竹围皆二丈余，有三十九节，二丈许。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为蔑。会赦宥，遂挈以归。有人得一蔑，奇之，献于太守李复。乃图而纪之。予尝览《竹谱》曰：“云丘帝竹（帝陵上所生竹），一节为船。”又何伟哉！南海以竹为甑者，类见之矣，皆罗浮之竹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唐贞元年间，有一个盐户犯了禁，逃进罗浮山，深入到第十三岭，遇见巨竹万千竿。这些巨竹直上岩谷，耸入云霄。竹围都在两丈以上。每竿竹都有三十九节，每一节两丈左右。于是逃者就砍了一竿，把它做成竹篾。赶上皇帝赦免罪犯，他便带着这些竹篾回家。有一个人从他手中得到一根竹篾，认为出奇，就把它献给太守李复。李复就画图纪念它。我曾经看到《竹谱》上说：“云丘帝竹一节就能做一条船。”那竹又是多么雄伟高大啊！南海用竹子做蒸锅，这是人们所都见过的，那就是罗浮山的竹子啊。

童子寺竹

唐李卫公言：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李卫公说，北都只有童子寺有一棵竹子，仅仅几尺高。相传那寺中管事的和尚，每天都要报告竹子平安。

竹花

《山海经》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结实而枯死。实落复生，六年而成町。子作穗，似小麦。（出《感应经》）

【译文】

《山海经》上说，竹子开花的那年便枯死。竹子六十年换一次根，换根就必然开花。开花结实之后便枯死。子实落后复生，六年之后便连片成林。子实是穗的，象小麦穗。

竹箹

竹复死曰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则结实枯死。（出《酉阳杂俎》）

【译文】

竹子复死叫作“箹”。竹子六十年一换根，换根就结实枯死。

竹实

唐天复甲子岁，自陇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数千里内亢阳，民多流散。自冬经春，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子。饥民采之，舂米而食，珍于粳糯。其子粗，颜色红纤，与今红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数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内，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竞置囤廪而贮之。家有羡粮者不少者，又取与荤茹血肉而同食者，呕哕。如其中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万谷，并皆立枯。十年之后，复产此君。可谓百万圆颅，活之于贞筠之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朝天复年甲子岁，自陇往西，一直到褒、梁之境，数千里内阳光炽烈，久旱不雨，百姓大多都流离四散。从冬到春，从春到夏，饥饿的人民只能吃草木，甚至有许多骨肉相食的。这年，忽然间山里的竹子不分大小，全都开花结籽。饥民们便采集它舂米充饥，比稻米还珍贵。竹子所结的籽，较粗，颜色略红，与如今的红稻米没有不同，它的味道还更香。几个州的饥民，全都拥进山里，就近吃它。来到溪山之中，居人有如闹市。力所能及的人们，竟抢着设置仓房囤子之类贮存竹籽。家里有不少余粮的，并且把竹籽和其它荤腥菜肴一起吃的，吃了以后便呕吐不止，气不顺。这样中毒的，十有九死。那些竹子，从此以后，无论千溪万谷，全都立刻就枯死。十年之后才又生此君。可以说是千万颗头颅，存亡系于竹子这位真君子。

五谷

雨稻

夏禹时，天雨稻。古诗云：“安得天雨稻，饲我天下民。”（出《述异记》）

【译文】

夏禹那时候，天就像下雨那样往地上下稻子。古诗说：“怎么样能让老天下一场稻子雨，让天下的老百姓吃上饱饭。”

雨粟

吕后三年，秦中天雨粟。（出《述异记》）

【译文】

吕后三年的时候，秦中一带从天上往下下谷子。

雨麦

汉武帝时，广阳县雨麦。（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述异记》）

【译文】

汉武帝的时候，广阳县下过一场麦子雨。

雕葫

太液池边，皆是雕葫紫萚、绿节蒲丛之类。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雕葫；葭芦之未解叶者，谓为紫萚；菰之有首者，谓为绿节。其间凫雏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鸆。鸿鶃，动辄成群。（出《西京杂记》）

【译文】

太液池边，全都长满雕葫、紫萚、绿节、蒲丛什么的。有米的菰，长安人叫它是“雕葫”；没有打开叶子的葭芦，叫做“紫萚”；有头的菰，又叫做“绿节”。池中到处都是凫于水上的幼禽。又有许多龟鳖之类。池边是大片大片的沙滩，沙滩上各种鸟雀成群结队。

雨谷

汉宣帝时，江淮饥馑，人相食。天雨谷三日。寻魏地奏，亡谷二千顷。（出《述异记》）

【译文】

汉宣帝的时候，江淮一带遇上荒年，饥民遍野，人吃人。一连下了三天谷子雨。不久，魏地向朝庭禀奏，说他们那里丢失了两千顷谷子。

摇枝粟

宣帝地节元年，乐浪之（“之”原作“子”，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东，有背（“背”字原缺，据《拾遗记》补）明之国人至，贡方物。言其乡土在扶桑之东，见日出于西方。其国昏昏恒开。宜五谷，名日融泽，方三千里。五谷皆良，食者延年，清腹一粒。历年不饥。有摇枝粟，言其枝长而弱，无风常摇，食之益髓。（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宣帝地节元年，有一个地处乐浪之东的背明国的人来到京师贡献土产。这人说他的国家在扶桑之东，看见太阳从西方升起。说他们国家总是昏昏然不暗不明的，但是国门关口总是开着的。说他们的国家适于种五谷，名叫“日融泽”，方圆三千里。说他们国家的五谷都很好，吃了可以延年益寿，空肚子吃一粒，一年不知道饿。说他们国家有一种摇枝粟，它的枝很长但是很弱，没有风也总是在摇动。吃了这种摇枝粟对骨髓有好处。

凤冠粟

凤冠粟，似凤鸟之冠。食者多力。有游龙粟，枝叶屈曲，如游龙。有琼膏，色白如银。食此二粟，令人骨轻。（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凤冠粟”，像凤凰的头冠。吃了凤冠粟的人长力气。还有一种“游龙粟”，枝叶弯弯曲曲，像游动的龙。有色如白银样的琼膏。吃了这两种谷米，能使人的骨头变轻。

绕明豆

绕明豆。言其茎弱。自相萦缠。有挟剑豆。言荚形似人挟剑。而横斜生。有倾篱豆。言见日则叶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绕明豆，它的茎很柔弱，自己互相缠绕。有一种豆叫“挟剑豆”，它的荚就像人挟着的剑，横斜着长。还有一种豆叫“倾篱豆”，见了阳光就垂下叶子把地盖上。吃了这种豆的人不衰老不生病。

延精麦

延精麦，言延寿益气。有昆和麦，调畅六腑。有轻心麦，食者体轻。有淳和麦，面以酿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麦，粝中有露，甘如饴。（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延精麦，可以延寿益气，使人精力充沛。有一种“昆和麦”，能调畅人的六腑。还有一种“轻心麦”，吃了它可以使体重变轻。又有“淳和麦”，用它的面酿酒，人喝了一醉一个来月。吃了淳和麦的人冬天不知冷。还有一种“含露麦”，粉中含露，糖一般香甜。

紫沉麻

紫沉麻，其实不浮。有云水麻，实冷而光，宜为油泽。有光通麻，食者行不待烛，则巨胜也。食之延寿，后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紫沉麻，它的种子不能在水上漂浮。有一种“云水麻”，种子阴冷而有光泽，适于做有油性带光泽的东西。还有一种“光通麻”，吃了这种麻籽的人，走路不用依靠蜡烛。光通麻就是胡麻。吃了胡麻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雨五谷

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于贫民家，富民家则不雨。（出《述异记》）

【译文】

吴桓王的时候，在金陵下了一场五谷雨，专下到穷人家，富人家不下。

野粟石壳

宋高祖（“祖”原作“宗”，据明抄本、许本改）之初，当晋末饥馑之后。既即位，而江表二千余里，野粟生焉。又淮南诸山石壳生，石上生壳也。袁安云，石壳药名，穗之尤小者是也。（出《述异记》）

【译文】

宋高祖刚即位的时候，正是晋末大饥荒之后。可是他即位不久，江南一带两千余里到处长出野谷子。另外，淮南一带的山上长出石壳来。袁安说，“石壳”是药名，穗子比野谷穗还小的就是石壳。

芋

天芋，生终南山中，叶如荷而厚。（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天芋，生长在终南山中，叶子像荷但是比荷叶要厚。

雀芋

雀芋，状如雀头。置干地反湿，置湿处反干。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出《酉阳杂俎》）

【译文】

雀芋，样子像雀头，放到干燥的地方反而显得湿，放到潮湿的地方，反而显得干。无论飞鸟走兽，一触上它便必死无疑。

甘蔗

南方山有柑樜（“甘庶”二音）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作啮其汁，令人涌泽。可以节蛔虫。人腹中蛔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益少。凡蔗亦然。（出《神异经》）

【译文】

南方山中有甘蔗林。甘蔗高一百丈，围长三尺八寸。一节一节都不长，但是液汁很多。液汁蜜一样甜。吮吸它的液汁，使人肤色滋润有光泽。可以节制蛔虫。人肚子里的蛔虫，样子像蚯蚓。这是消化粮食的虫子。多了就伤人，少了粮食就难消化。这甘蔗能使多的减少少的增多。所有甘蔗也这样。

茶荈

叙茶

茶之名器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神泉、昌明；硖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紫笋；婺州有来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寿州有霍山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浮梁商贾不在焉。（出《国史补》）

【译文】

茶的名越来越多。剑南有“蒙顶石花”，有的是“小方”，有的是“散芽”，号称天下第一；湖州有顾渚的“紫笋”、东川的“神泉”和“昌明”；硖州有“碧涧”、“明月”、“方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的“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的“含膏”；常州有义兴的“紫笋”；婺州有“来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的“白露”；寿州有霍山的“黄芽”；蕲州有蕲门的“团黄”……茶商们就不呆在盛产茶叶的浮梁了。

获神茗

《神异记》曰，余姚人虞茫，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百青羊，饮瀑布水。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茗饮，常思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檥之余，必相遗也。”因立茶祠。后常与人往山，获大茗焉。（出《顾渚山记》）

【译文】

《神异记》上说，余姚人虞茫进山采茶，遇见一位道士，牵着三百头青羊，正在一个瀑布下给羊饮水。他对虞茫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善于喝茶，总想给你点好处。山里有一棵大茶树，可以供你采茶，希望你日后日子富足了，也一定要对它有所馈赠。于是虞茫就建了一座“茶祠”。后来他常领人进山，果然找到一棵大茶树。

飨茗获报

刘敬叔《异苑》曰，剡县陈婺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先辄祀之。二子恚之曰：“冢何知？徒以劳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梦一人曰：“吾止此冢三百余年，母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飨吾嘉茗，虽泉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晓”原作“报”。据陈校本改），于庭内获钱十万。似久埋者，唯贯新。母告二子。二子惭之。从是祷酹愈至。（出《顾渚山记》）

【译文】

刘敬叔在《异苑》里说，剡县陈婺的妻子，年轻的时候领着两个孩子寡居。她喜欢喝茶。因为宅子里有一座古墓，她每次喝茶都要先到墓前祭祀一番。两个孩子生气地说：“一个破坟丘怎么能知道有人祭祀，这不是白费劲嘛！”两个孩子想要把古墓掘开弄平。他们的母亲苦苦地劝阻才没掘平。到夜里，母亲做了一个梦，一人对她说：“我的坟在这三百年了，你的两个孩子常常要毁掉它，全靠你保护了它，又给我好茶喝，虽然身体烂在地下，但是哪能忘桑荫之德呢？”到天亮，她在院子里拾到铜钱十万。这些钱似乎在地下埋了很久了，唯独穿钱的绳是新的。她告诉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很是惭愧。从此，她祷告祭奠得更周到了。

消食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悦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伏其广识也。（出《中朝故事》）

【译文】

唐时有一个人被授予舒州太守。李德裕对他说，到了舒州郡之后，弄到天柱峰上的茶，要他送三两角来。结果那人到任以后给他送来好几十斤。李德裕没有接受，退了回去。第二年罢了郡。那人用心寻找，弄到几角，便投到李德裕家来。李德裕高兴地收下了。他说，这茶可以消除酒食里的毒物。于是就让人烹茶一小盆，浇在肉食内，用银器盖严。次日早晨一看，那盆里的肉已经化成水了。众人都叹服李德裕知识渊博。

卷第四百十三　　草木八

芝（菌蕈附） 竹芝　楼阙芝　天尊芝　紫芝　参成芝　夜光芝　隐晨芝　凤脑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萤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异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叙苔　地钱　蔓金苔　如苣苔　石发　瓦松　瓦松赋

芝（菌蕈附）

竹芝

梁简文延香阁，大同十年，竹林吐芝。长八寸，头盖似鸡头实，黑色。其柄似藕柄，内通干空。皮质皆纯白，根下微红。鸡头实处似竹节，脱之又得脱也。自节处别生一重，如结网罗，四面，周可五六寸，圆绕周匝，以罩柄上。相远不相著也。其似结网众自（校者按，“众自”当为“众目”），轻巧可爱。其与柄皆得相脱。验仙书，与威喜芝相类。（出《酉阳杂俎》）

【译文】

梁简文帝的延香阁。大同十年的时候，竹林里长出灵芝草，长八寸，头盖像乳房，黑色。它的柄像荷藕的柄，柄内是空通的。柄的皮质全是纯白色，根下略微发红。长“乳房”的地方像一个竹节，剥下一层还能剥下另一层。从节处另长出一重，像结成的网罗，四面都有，周长有五六寸，圆转环绕，罩在柄上。它与柄的距离较远，并不附着在柄上。它像结网的许多网眼，轻巧可爱。它和柄都能互相脱离。查验《仙书》，这种灵芝与威喜芝相类似。

楼阙芝

隋大业中，东都永康门内会昌门东，生芝草百二十茎，散在地，周十步许。紫茎白头，或白茎黑头。或有枝，或无枝。亦有三枝，如古“出”字者。地内根并如线，大道相连著。乾阳殿东，东上阁门槐树上，生芝九茎，共本相扶而生。中茎最长，两边八茎，相次而短，有如树阙。甚洁白。武贲郎将段文操留守，图画表奏。（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隋大业年间，东都的永康门内，会昌门东，长出一百二十棵灵芝草。这些灵芝草就那么散生在地上，大约十步方圆的一块地方。它们都是紫茎白头，有的是白茎黑头。有的有枝，有的无枝。有的三枝，像古文字“出”那样。埋在地下的根，像细线一样，在大道的下边互相牵连着。乾阳殿东，东上阁门的槐树上，长出九棵灵芝。九棵灵芝长在一块木上，互相扶持着。中间一棵最高，其它八棵依次变矮，很像树阙，特别洁白。武贲郎将段文操留守在那里，并画图上表禀奏了皇上。

天尊芝

唐天宝初，临川郡人李嘉，所居柱上生芝草，形类天尊。太守张景佚截献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天宝年初，临川郡人李嘉家里的一根柱子上长出一棵灵芝，样子像天尊。太守张景佚把它截下来献入宫中。

紫芝

唐大历八年，卢州庐江县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类至多。（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大历八年，卢州庐江县生长紫灵芝，高一丈五尺，类似的灵芝也很多。

参成芝

参成芝，断而可续。（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种灵芝草叫“参成芝”，弄断以后可以再接上。

夜光芝

夜光芝，一株九实。实坠地如七寸镜。夜视如牛目。茅君种于句曲山。（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夜光芝，一棵灵芝上结出九颗果实。果实落到地上，就像一面七寸镜。夜间看它，它像牛眼睛一样明亮。茅君在名曲山上种植它。

隐晨芝

隐晨，状如斗，以星为节，以茎为网。（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种名叫“隐晨”的灵芝草，样子像斗，用星形成节，用茎织成网。

凤脑芝

《仙经》言，穿地六尺，以环宝一枚种之，灌以黄水五合，以土坚筑之。三年，生苗如匏，实如桃，五色。名凤脑芝。食其实，唾地为凤，乘升太极。（出《酉阳杂俎》）

【译文】

《仙经》上说，在地上挖六尺深，把一枚环宝种到里边，浇上五盒黄水，用土牢固地修筑一下。三年后生长出一种东西来，苗像匏，果如桃，五色。有人给它起名叫“凤脑芝”，吃了它的果实，吐口唾沫就能变成凤凰，骑着凤凰便可升上太极。

白符芝

白符芝，大雪而白华。（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种叫做“白符芝”的灵芝草，生在大雪中而且开白花。

五德芝

五德芝，如车马。（出《酉阳杂俎》）

【译文】

五德芝形状好像车马。

石桂芝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如大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石桂芝，生长在山石洞穴之中，就像桂树上结出了石头果实，像大绞尺那么高，能发光，味道辣，还长有枝条。把它捣碎服下，服一斤便可活一千岁。

滴芝

少室石户中，更有深谷，不可得过。以石投谷中，半日犹闻其声也。去户外十余丈，有石柱，柱上有偃盖石，南度径可一丈许。望之，蜜芝从石上随石偃盖中，良久，辄有一滴，有似雨屋后之余漏，时时一落耳。然蜜芝堕不息，而偃盖亦终滴也。户上刻石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寿万岁。”诸道士共思惟其处，不可得往。唯当以碗器置劲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为之者。按此户上刻题如此，前世必已有之者也。（出《抱朴子》）

【译文】

少室山的一个石洞中，还有更深的山谷，没法过得去。把石头投入谷中，老半天还能听到它的声音。离洞口十几丈以外的地方，有一根石柱，柱上有一块仰卧的盖石，量南面的径长估计能有一丈左右。望去，蜜芝从石上滴落到在石仰盖中。很久，就有一滴，像雨后漏屋的余漏，时不时地一落。然而蜜芝不息地滴落，那仰盖到底也因为装不下而滴落了。洞穴上方的石头上刻着字，是蝌蚪文，说：“能服用石蜜芝一斗的，可以活一万岁。”道士们都在想过去取石蜜芝的办法，可谁也去不了。只可能把碗一类的东西绑在极长极结实的竹竿木杆的一端，伸过去接一点，但是到底没有办得到的。从洞穴上边的石刻题字看，一定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能做得到的。

木芝

木芝者，松柏脂沦地千岁，化为茯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焦。带之辟兵。以带鸡，而杂以鸡十二头笼之，去其处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鸡皆伤，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出《抱朴子》）

【译文】

木芝，是松柏的脂滴落到地上一千年后，化为茯苓；一万年后，茯苓上长出小树木，样子像莲花，名字叫“木威喜芝”。木威喜芝晚上看有光，用手拿很光滑。烧它不能把它烧焦。把它带在身上，可避兵匪之灾。把它带到鸡身上，把这只鸡与其它十一只鸡一起装进一个笼子里，离开十二步，向鸡笼射十二箭，其它的鸡全都射伤，这只带木芝的却始终不伤。

萤火芝

良常山有萤火芝，其实是草，大如豆。紫花，夜视有光。食一枚，中心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窍洞澈。可以夜书。（出《酉阳杂俎》）

【译文】

良常山有一种灵芝叫“萤火芝”，它的果实是一种草，有豆子那么大。开紫色花，夜里看它有光。吃一枚，内心的一孔透明。吃到七枚，心和七窍全都洞澈明亮。夜间写字，可以用萤火芝照明。

肉芝

昔有人泊渚登岸，忽见芦苇间，有十余昆仑偃卧，手足皆动。惊报舟人。舟人有尝行海中者识之，菌也。往视之，首皆连地。割取食之，菌但无七窍。《抱朴子》云：“肉芝如人形，产于地。”亦此类也。何足怪哉？（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从前有一个人乘船来到一个小岛登岸，忽然间发现芦苇丛中有十几个黑皮肤的人仰卧在那里，手脚都会动。他大吃一惊，急忙告诉了别的乘船人。乘船的人当中，有的曾经在海上航行过，认识这东西，是一种菌。过去细看，见那东西头全连着地。于是就割取面食之。它只是没有七窍，太像人了。《抱朴子》说的：“肉芝像人的身形，从土地上长出。”也是这一类东西，有什么可怪的呢？

小人芝

或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芝，即仙矣。（出《抱朴子》）

【译文】

有的人在山中看见一种小人，乘坐着车马，有七八寸高，那是一种肉灵芝草。把它弄来服下，立即就成仙。

地下肉芝

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因绝粒吸气，每旦屈伸支体，冀延其寿。积十年余，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一旦引镜自视，勃然发怒，且曰：“吾弃声利，隐身田野间，绝粒吸气，冀得长生。今亦衰瘠如是，岂我之心哉？”即还居邺下，学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资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得之惊曰：“岂非祸之芽？且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闻：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尽。自是逸人听视明，力愈壮，貌愈少。发之秃者，尽黰然而长矣；齿之堕者，亦骈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异，不敢告于人。后有道士至邺下，逢逸人。惊曰：“先生尝得饵仙药乎？何神气清晤如是？”道士因诊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尝食灵芝矣。夫灵芝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贺曰：“先生之寿，可与龟鹤齐矣。然不宜居尘俗间，当退休山林，弃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从其语，遂去。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译文】

兰陵有一个姓萧的隐士，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曾经考进士没有考中，一气之下，就把书全都烧了，隐居到潭水之上，跟着道士学成仙之道。于是他就不吃粮食，只吸空气，每天早晨起来屈伸肢体，希望延长寿命。十几年之后，他的头发全白了，脸色枯干，背也驼了，牙齿也有掉的。一天早上他照了一下镜子，立刻就勃然大怒，并且说道：“我放弃了名利，隐身在田野之间，只吸气不吃粮，希望能够长生不老。现在竟衰老到这种程度，哪是我的心愿哪！”于是他马上还居邺下，跟商人学着追逐那十分之一的小利。共几年，他家的资用就多起来，成为富足人家。后来由于建宅院，挖地挖出一个东西来，这东西样子很像人的一只手，肥厚而且润滑，色微红。他看见了这东西之后惊诧地说：“莫非这是祸事的先兆？我听说太岁在的地方是不能动土的，如果有人违犯了，就可能挖出一块肉来，是特别不祥的事。现在果然挖出来一块肉，怎么办呢？但是我又听说，挖出肉来就把它吃了，或许还可以免祸。”于是他就把这块肉煮着吃了。味道很美，他全吃了。从此，他的听觉、视觉比原先灵了，力气更大了，模样更年轻了。头发秃了的地方，纷纷地长出了新头发；掉了牙的地方，又长出新的牙齿。他暗自感到奇怪，不敢告诉别人。后来有一个道士来到邺下，见到他便吃惊地说：“先生你吃到过仙药吗？为什么气色如此之好？”道士就给他诊脉。诊了很长时间又说：“先生你吃过灵芝。那灵芝样子像人的手，肥厚而且润滑，色微红。”他只好把怎么回事全都告诉了道士。道士祝贺说：“先生你的寿命，可以和龟和鹤一样了。但是不能居住在尘俗之间，应该休闲于山林，放弃人事纷争，就能成仙。”他十分高兴，听了道士的话，就离去了。到底也不知他去了哪里。

异菌

唐开成元年春，段成式修行里思第书斋前，有枯紫荆数株蠹折，因伐之，余尺许。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顶黄白两晕，绿垂裙，如鹅鞴，高尺余。至冬（“冬”原作“午”，据陈校本改），色变黑而死。焚之，气如茅香。成式尝置香炉于枿台上念经，问僧。以为善徵。后览诸志怪：南齐吴郡褚思庄，素奉释氏。眠于梁下，短柱是柟木，去地四尺余，有节。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节上，黄色鲜明，渐渐长。数日，遂成千佛状。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莫不宛具，如金鐷隐起（“隐起”原作“起隐”，据陈校本改），摩之殊软。尝以春末落，落时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时，其家贮之箱中。积五年，思庄不复住其下，亦无他显盛。阖门寿老：思庄父终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壮年。（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开成元年春天，段成式修行里思第书斋前，有几棵枯紫荆被虫子咬折，因此就伐掉了，留下了一尺多高的树茬子。至开成三年秋，枯根上生出一菌，大如斗，下边分布着五只脚，顶着黄、白两道晕，绿色垂裙，像一种叫做“鹅抱”的草，高一尺多。到了冬天，颜色变黑而死。用火烧，气味像茅香。段成式曾经把它放到枿台上的香炉里燃着它念经，向僧人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僧人认为是好征兆。后来翻看各种志怪的书籍，看到如下一则：南齐吴郡的褚思庄，一向信奉佛教。他睡眠的梁下，有一个柟木的短柱。这短柱离地四尺，有节子。大明年中，忽然从节子上长出一个像灵芝草的东西，黄色，鲜艳明亮，一天天增长。几天后，长成千佛状。脸、眼睛、手指以及衣服什么的，没有不完备的。隐起有如金鐷，用手一摸却感到很软。曾在春末脱落。脱落时佛的形状没变，只是颜色变成褐色了。他家把它放到箱子里。过去五年，褚思庄不再在那梁下睡觉了，也没有其它显著的大事。全家的老人多寿。褚思庄的父亲活到九十七岁；他的哥哥七十岁了，还像个中年人那么壮健。

石菌

宋州莆田县破岗山，唐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篑，茎及盖黄白色。其下浅红。尽为过僧所食。云：美倍诸菌。（出《酉阳杂俎》）

【译文】

宋州莆田县的破岗山，唐武宗二年的时候，大石头上长出菌来，大小有如合篑，茎和盖是黄色的，下边是浅红色的。这些菌都被路过的和尚所吃了。他们说，这种石菌的味道要比其它各种菌好上好多倍。

竹肉

竹肉。江淮有竹肉，如弹丸，味如白鸡（“鸡下”原有“竹皆”二字，据明抄本、陈校本删）。代（“代”原作“向”，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北又有大树鸡，如杯棬。呼为胡猕头。卢山有石耳，性热。（出《酉阳杂俎》）

【译文】

江淮一带有竹肉，长在竹节上，弹丸大小，味如白条鸡。代北又有大树鸡，大小如杯棬，叫做“胡猕头”。卢山有石耳，性热。

毒菌

江夏汉阳县出毒菌，号茹闾。非茅搜也。每岁供进。县司常令人于田野间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从下风而过，避其气也。采之日，以竹竿芟倒，遽舍竿于地，毒气入竹。一时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榉柳皮蒙手以取，用毡包之，亦榉柳皮重裹。县宰封印在而进。其赍致役夫，倍给其直，为其道路多为毒薰，以致头痛也。张康随侍其父宰汉阳，备言之。人有为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鱼椹汁服之，即愈。僧光远说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江夏汉阳县出一种毒菌，名叫“茹闾”。茹闾不是茅搜。每年都要向宫中贡进这种毒菌。县里常常派人在田野间察看，一旦发现有此菌，就立即立上标志向人们报警，不要从下风头通过，避开毒菌的毒气。采的时候，用竹竿子把它割倒，急忙扔掉竹竿，让毒气进入竹内。竹子就爆裂。直等到毒气没了，就用榉柳皮蒙着手把它取下来，用毡子包好，再用榉柳皮重包一遍。县令封印之后就往京城送。那些进京去送的人，要成倍地给钱，因为在道上很容易被毒气薰着，薰着就头痛。张康随着在汉阳做县令的父亲长住过汉阳，所以他说得很详备。人有中了野菌毒而发笑不止的，煎鱼椹汁给他服下，立刻就好。这是和尚光远说的。

苔叙

苔

苔钱亦谓之泽葵，又名董钱草，亦呼为宣癣，南人呼为垢草。（出《述异记》）

【译文】

苔钱也叫做“泽葵”，又名“董钱草”，也叫做“宣癣”，南方人叫它“垢草”。

地钱

地钱，叶圆茎细，有蔓，多生溪涧边。一曰积雪草，亦曰连钱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地钱，叶是圆的，茎较细，有蔓，大多生长在溪涧的边上。一名叫“积雪草”，也叫“连钱草”。

蔓金苔

晋梨国献蔓金苔。色如金，若萤火之聚，大如鸡卵。投之水中，蔓延波澜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于宫中穿池，广百步，时时观此苔，以乐宫人。宫人有幸者，则以金苔赐之。以置漆碗中，照耀满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则如火光矣。帝虑外人得之，炫惑百姓，诏使除苔塞池。及皇家丧乱，犹有此物。皆入胡中。（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晋时梨国献来了蔓金苔。颜色宛如金子，像许许多多的萤火虫聚集在一起，鸡蛋大小。把它投入水中，它的蔓伸延到波澜之上，日光一照，都像火苗在水上燃烧。于是就在宫中挖了一个一百步宽的大水池放养此苔，天天观看，用来逗乐宫中美人。受到宠爱的美人，皇帝就把蔓金苔赐给她。把它放在一个漆碗里，可以照耀满屋，名叫“夜明苔”。把它附着到衣襟上，那就像火光了。皇帝担心让外人把蔓金苔弄了去夸耀迷惑百姓，就下诏把蔓金苔除掉了，把池子填上了。等到皇家丧乱的时候，还有这种东西，都被弄到胡人那里去了。

如苣苔

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楷，开成末，有苔状如古苣，布于砖上，色如蓝绿，轻软可爱。谈论僧义林，大和初，改葬基法师，初开冢，香气袭人。侧卧砖台上，形如生。砖上苔厚二寸余，作金色，气如爇檀。（出《酉阳杂俎》）

【译文】

开成年末，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楷上长出苔来，样子像古苣，分布在砖上，色如蓝草绿，轻软可爱。大和年初，改葬基法师，刚打开坟墓的时候，香气袭人。基法师侧卧在砖台上，像活人一样。砖上苔厚二寸还多，呈金黄色，气味宛如爇檀。

石发

张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发。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已后可采。及月尽，悉烂。似随月盛衰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张乘说，南方的水底下有一种草，好像石头的头发。每月的初三初四开始生长，到初八初九以后便可采集了。等到月底，全都烂掉。它似乎是随着月亮的盛衰而盛衰。

瓦松

《广雅》：“在屋曰昔耶，在墙曰垣衣。”《广志》谓之兰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长安西载其瓦（“魏明帝”等十二字原缺，据《酉阳杂俎》十九补）于洛（“洛”原作“落”，据《酉阳杂俎》十九改）阳，以覆屋。前后词人诗中，多用“昔耶”。梁简文帝《咏薇》曰：“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或言构木上多松栽，土木气泄，则瓦生松。大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状请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时尝瓦此殿矣，众工不能服。因曰：“若有能瓦毕不生瓦松乎？”众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治”原作“至”，据《酉阳杂俎》十九改）屋，布瓦如齿，间不通綖，亦无瓦松。《本草》：“瓦衣谓之屋游。”（出《酉阳杂俎》）

【译文】

《广雅》写道：“生在屋上的叫‘昔耶’，生在墙上的叫‘垣衣’。《广志》叫它“兰香”。它生在老屋的瓦上。魏明帝喜欢这玩艺儿，就命令把长安的瓦西运到洛阳，瓦到洛阳的屋顶上。前前后后的词人诗中，大多使用的是“昔耶”这一名称。梁简文帝《咏薇》写道：“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有的人说，建筑上多用松木，土木之气泄露出来，就生出瓦松。大历年中，修含元殿，有一个人投状请求让他为大殿盖瓦，并且说，瓦工里只有他能行，他爷爷当年就为此殿瓦瓦。众瓦工不服气。于是他说：“你们瓦的瓦，能让它永不生瓦松吗？”众瓦工这才服气。又有一个叫李阿黑的，也能盖房子，布瓦如齿，紧凑无间，也不长瓦松。《本草》：“瓦衣谓之屋游。”

瓦松赋

崔融《瓦松赋·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下。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赋云：“煌煌特秀，状金芝之产溜。历历虚悬，若星榆之种天。葩条郁毓，根祗连拳。间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惭魏宫之乌悲，恧汉殿之红莲。”崔公学博，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乎？（出《酉阳杂俎》）

【译文】

崔融在《瓦松赋》的序中说：“崇文馆瓦松，生长在屋檐之下。说它是树木吧，访问山上熟悉树木的人也问不明白；说它是草呢，查验农耕之书也不见记载。”赋说：“煌煌特秀，状金芝之产溜。历历虚悬，若星榆之种天。葩条郁毓，根祗连拳。问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烟。”又说：“惭魏宫之乌悲，恧汉殿之红蓬。”崔公学识渊博，没有不具备不熟悉的，难道不知道已经有了关于瓦松的著说了吗？

卷第四百十四　　草木九

香药 茶芜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龙脑香　安息香　一木五香　诃黎勒　白豆蔻

穙齐香　无石子　紫馡　阿魏　荜拨　胡椒　阿勃参　山薯　麻黄　荆三棱

服饵

服松脂　饵松蕊　赐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饵柠实　服五味子　食术

服桃胶　服地黄　服远志　服天门冬　饮菊潭水　饮甘菊谷水　食黄精

香药

茶芜香

燕昭王时，有波弋之国，贡茶芜香。若焚着衣，弥月不绝。所遇地，土石皆香。经朽木腐草皆荣秀。用薰枯骨，则肌肉再生。（出《独异志》）

【译文】

燕昭王的时候，有一个波弋国，进贡贡来了茶芜香。如果把它焚烧，附着到衣服上，一个月之后香气不绝。如果让它与地面接触，土块石头都香。让它经过朽木腐草，朽木腐草就会枝繁叶茂，吐穗开花。用它薰枯骨，枯骨上就能再长出肌肉来。

三名香

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诸香处。南海郡有村香户，日南郡有千亩香林，名香出其中。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闻十里，亦谓之三香也。

【译文】 汉朝雍仲子献南海香物，被封为涪阳尉，当时的人们称他是“香尉”。日南郡有香市，是商人们买卖各种香料的地方。南海郡有村香户，日南郡有千亩香林，各种名香就出自村香户和香林之中。朱崖郡有个香州，州中出产各种异香，大都不知道这些异香的名字。千年的松香闻十里，也叫它“三香”。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未”原作“来”，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洲上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而叶香，闻数百里。名此为返魂树。叩其树，树亦能自声。声如牛吼，闻之者皆心振神骇。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饴，可令丸。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振灵丸，或名之为返生香，或名之为人鸟精香，或名为却死香。一种五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十洲记》）

【译文】

西海中有一个聚窟洲。洲上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与枫树相似，它的叶子有香味，香味能传出几百里远。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返魂树”。用什么东西敲打此树，它能自己发出声音。声音像牛的吼叫声，听到的人都感到心神振骇。砍伐它的根，取根部的中心部分，放到玉釜中煮，取它的液汁，换另火煎熬，熬得像黑色的糖稀，可以做成药丸，名叫“惊精香”，有的叫它为“振灵丸”，有的叫它“返生香”，有的叫它“鸟精香”，有的叫它“却死香”。一种香五个名字。这是一种灵物啊，香气能闻几百里，死尸在地，闻到它的香气就活了。

沉香

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云：“卿宅去沉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然其生者无香，唯朽者始香矣。”（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云：“你家离沉香多远？”对方回答说：“我家左右就出香树，但是那些活着的树不香，只有那些朽烂的才有香味。”

龙脑香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个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出《酉阳杂俎》）

【译文】

龙脑香树，出在婆利国。婆利人叫它“个不婆律”。波斯国也有这种树。树高八九丈。大的有六七围粗。叶是圆的，叶的背面发白。此树不开花就结实。树有肥有瘦，瘦的出“婆律膏”。香料在树的内心，把树截断，劈开，才能取出来。膏是从树顶上流下来的，在树上砍出一个坎儿来接着就可以。入药用，另有用法。

安息香

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大，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心微碧。不结实。刻其叶而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出《酉阳杂俎》）

【译文】

安息香树，出在波斯国。波斯叫它为“辟邪”。树高三丈，树皮的颜色黄而黑。叶有四个角，冬天也不落。此树二月开花。花黄色，花心儿微碧。只开花不结果。刻它的叶子，流出像糖稀一样的胶来，名叫“安息香”。六七月的时候，安息香凝结变硬，就取下来。把它经过焚烧，就可以通神明，辟众邪。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旍檀，节沉，花鸡舌，叶藿，胶薰陆。（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一棵树上出五香：根是“旍檀香”，节是“沉香”，花是“鸡舌香”，叶是“藿香”，胶是“薰陆香”。

诃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谓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出《广异记》）

【译文】

高仙芝领兵征伐大食国，得到了诃黎勒，长五六寸。起初放在怀中，便觉得肚子疼，于是一连大便十几次稀屎。他说这是诃黎勒作祟，就想扔掉它。他向一位大食的长老请教，长老说，这种东西人带在身上，一切病都会消除，便稀屎便出的是些恶物罢了。高仙芝就特别珍惜诃黎勒。天宝年末，高仙芝被杀，诃黎勒也就不知去向。

白豆蔻

白豆蔻，出加古罗国，呼为多骨。形如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出《酉阳杂俎》）

【译文】

白豆蔻，出自加古罗国。他们叫它“多骨”。白豆蔻的样子像芭蕉。叶子像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是浅黄色的。它的子实呈朵状，就像葡萄那样。果实刚结出的时候，略微呈青色，成熟之后就变成白色。七月收采。

穙齐香

穙齐香，出波斯国，佛林呼为顶勃梨咃。长一丈，围一尺许。皮青色，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致腊月，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缶，疗百病。（出《酉阳杂俎》）

【译文】

穙齐香，出在波斯国，佛林国叫它“顶勃梨咃”。它的长度为一丈，围长一尺左右，皮是青色的，皮薄而且光净。它的叶像阿魏叶。每三个叶生在枝条的顶端。没有花就结果。西域人常常在八月就把它砍伐了，到了腊月，它就又抽发新的枝条。枝条极为繁密茂盛，若不剪除，就枯死。七月的时候把它的枝砍断，能流出黄汁，样子像蜜，略有香味。把这种东西装入瓦器里，治百病。

无石子

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如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石子，一年生跋屡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出《酉阳杂俎》）

【译文】

无石子，出在波斯国。波斯人称它为“摩贼”。树高六七丈，围长八九尺。叶像桃叶但是比桃叶要长。三月开花，花呈白色，花心略微泛红。它的果实是圆形的，像弹丸，刚长出的时候是青色的，成熟之后就是黄白色的了。果实上被虫子咬出孔的，正是成熟的。果皮上没有孔的，入药用。这种树，一年结无石子，一年结跋屡子。跋屡子大如手指，三寸长，上边有一层硬壳。里边的仁像栗黄，可以吃。

紫馡

紫馡树，出真腊国。真腊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树长一丈，枝条郁茂。叶似桔，经冬不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大雾露及雨，沾其树枝条，即出紫馡。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沙”原作“涉”，据明抄本改）门陀沙尼拔陀，言蚁运土于树作窠，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馡。昆仑国者善，波斯国者次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紫馡树，出在真腊国。真腊人叫它“勒佉”。波斯国也有此树。树高一丈，枝条茂密。它的叶子像桔叶，冬季也不凋落。三月开花，花白色，不结子。天有大露、大雾、大雨，滋润它的枝条，就生出紫馡来。波斯国使者乌海及沙利深，说的一样。真腊国使者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陀，说蚂蚁运土到树上做窝，土壤受到雨露的滋润而凝结，便成为紫馡。昆仑国的紫馡最好，波斯国的较差。

阿魏

阿魏，出伽阇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阇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青黄。三月生叶，形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佛林国僧变，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出《酉阳杂俎》）

【译文】

阿魏，出在伽阇那国。伽阇那国就是北天竺国。伽阇那人称阿魏是“形虞”。这东西也出自波斯国。波斯叫它“阿虞截”。树高八九丈。树皮青黄色。三月生叶，叶像老鼠耳朵。没有花就结果。把它的枝砍断，会流出糖浆一样的液汁，时间久了便凝结变硬。佛林国的一个叫变的和尚，说的与此相同。摩伽陀国和尚提婆则说，把树汁与米、豆的碎屑和起来，合成了阿魏。

荜拨

荜拨，出摩伽陀国，呼为荜拨梨。佛林国呼为阿梨诃咃。苗长三四尺，茎细如箸，叶似蕺叶，子似桑椹。八月采。（出《酉阳杂俎》）

【译文】

荜拨，出在摩伽陀国。本国呼为“荜拨梨”。佛林国叫它“阿梨诃咃”。它的苗高三四尺，茎像筷子那么粗，叶像蕺菜叶，子实像桑椹，八月可采。

胡椒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芳辣。六月采。今作胡盘肉食，皆用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胡椒，出自摩伽陀国。他们叫它“昧履支”。它的苗是蔓生的，茎极其柔弱。它的叶长一寸半，有细条，和叶一样齐，条上结子实。子实是两两相对的。它的叶早晨展开，晚上合拢，合拢时就把子实裹在其中。子实的形状像汉椒，特别辣又特别香。六月开始采。如今做胡盘肉食，都用胡椒。

阿勃参

阿勃参，出佛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癣疥，无不瘳。其油极贵，价重于金。（出《酉阳杂俎》）

【译文】

阿勃参，出自佛林国。树高一丈多。树皮青白色。叶子细，两两相对。花像蔓菁花，正黄色。子实像胡椒，赤色。把它的枝砍断，流出油一样浆液，用来涂癣疥一类皮肤病，没有治不好的。这种油特别昂贵，价格高于金子。

山薯

熙穆县里多山薯。《本草》云，南山之阴曰署预，消热下气，补五脏。（出《南越志》）

【译文】

熙穆县里山薯很多。《本草》上说，南山北侧产的山薯叫“署预”，它消热下气，补五脏。

麻黄

麻黄，茎端开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出《酉阳杂俎》）

【译文】

麻黄，在茎的顶端开花。花很小，黄色。它是一簇一簇生长的。子实像覆盆子，可以吃。到了冬天它就枯死，就像草那样，到了春天就又泛青了。

荆三棱

唐河东裴同父，患腹痛数年，不可忍。嘱其子曰：“吾死后，必出吾病。”子从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条脯。悬之久干。有客窃之，其坚如骨，削之，文彩焕发。遂以为刀把子，佩之。在路放马，抽刀子割三棱草，坐其上，把尽消成水。客怪之，回以问同。同泣，具言之。后病状同者，服三棱草汁多验。（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河东人裴同的父亲，患肚子疼病好多年，疼起来就不可忍受。他嘱咐儿子说：“我死后，一定要把病从肚子里拿出来。”儿子照他的话做了，取出来一样东西，像鹿条脯那么大。把它悬挂起来，时间久了就干了。有一位门客把这东西偷了去，见这东西坚硬如骨，用刀一削还焕发纹彩，就把它做成刀把，佩带在身上。有一天他在路边放马，抽出刀来割三棱草坐在上面，那刀把便化成水。这位门客感到奇怪，就回去问裴同。裴同哭了，详细地告诉了他。后来有病状与裴同父亲相同的，服下三棱草的浆汁，大多都灵验。

服饵

服松脂

上党有赵瞿者，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否则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为赍粮而送之，置山穴中，瞿居穴中。自怨不幸。昼夜悲叹，涕泣经日。有仙人行过穴口而哀之，具问讯焉。瞿知其异人，乃叩头自陈，乞哀于仙人。以囊药赐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许日，愈疮，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又过视之，瞿谢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云，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炼之服，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人初谓之鬼也，甚惊愕。遂具言状。后服松脂不撤，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高越险，终日不倦。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夜卧，忽见屋间有光，大如镜者。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久而渐大，一室尽明，如昼日。又夜见面上有婇女二人，长二三寸，面目皆具，但为小耳。游戏其口鼻之间。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长如大人，在侧。又常闻琴瑟之音，欣然独笑。在人间二百许年，色如少童。乃抱犊入山去。必地仙也。其间闻瞿服松脂如此，于是竞服。其多力者，乃车运驴负，誓积之盈室。服之远者，不过一月，未觉有大益，辄止。有志者难得如是也。（出《抱朴子》）

【译文】

上党有个叫赵瞿的人，患癞疮病多年，久治不愈。眼看就要死了，有的人说，不如趁他还活着把他抛弃，不然这病往后一定会传给他的子孙的。于是他家里就给他准备了一些行李干粮把它送走了，放在一个山洞里。他居住在山洞里，怨恨自己不幸，昼夜悲叹，整天价哭泣。有一个仙人从山洞外走过，觉得他可怜，就仔细地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仙人不是等闲之辈，就一边陈说一边叩头，哀求仙人救他。仙人从囊中取出一种药来给他，教给他服药的方法就走了。他服药服了一百来天，癞疮就好了。面色丰满喜悦，肌肤润泽光滑。仙人又路过这里来看他，他感谢仙人的救命之恩，同时要求仙人把药方告诉他。仙人告诉他说，他吃的那药，其实就是松脂。这山中松脂很多，如果他能经常服用，可以长生不死。于是他就回到家里。家里人乍见到他还以为他是鬼，特别惊愕。他就详细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家人述说了一遍。后来他就坚持经常服用松脂。身体渐渐转轻，力气增长百倍，登高越险，终日不知劳累。一百七十岁了，牙齿没掉，头发不白。有一天夜里躺在炕上，忽然看见一个镜子大小能发光的东西。他问别人，别人都说没看见。他看见那东西渐渐变大，照得满屋都像白天一样明亮。又看到自己脸上有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高二三寸。头脸面目全具备，只是很小罢了。这两个小女人就在他的鼻口之间游戏玩耍，如此将近一年的时间。两个小女人渐渐长得如人大，就在他身侧。他还常常听到弹琴瑟的声音，听后独自大笑。他在人间二百来年，脸色有如少年儿童。于是他就抱犊入山而去。他一定是个地仙。当地的人听说赵瞿服用松脂竟能如此，于是大家竞相服用。那些人多力大的，就车运驴驮，决心把所有的屋室都装满。服用时间较长的，也没过一个月。见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就停止了。即使是有毅力的也很难做到像赵瞿那样。

饵松蕊

《遁甲经》云：“沙土之福，云阳之墟，可以隐居。”云阳氏，古之仙人。《方记》曰：“南岳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围即数寻，而蕊甘，仙人可饵。”相传服食炼行之人，采此松膏而服，不苦涩。与诸处松别。（出《十道记》）

【译文】

《遁甲经》上说：“沙土之福，云阳之墟，可以隐居。”云阳氏，是古代的一个仙人。《方记》上说：“离南岳一百里的地方有一块福地，松树高达一千尺，围长就好几寻。而且蕊是甜的，仙人可以吃到。相传在山中修炼的人，采这松膏服用，不苦不涩，与其它各处的松不同。

赐茯苓

沈约谢始安王赐茯苓。一枝重一十二斤八两。有表。（出《酉阳杂俎》）

【译文】

沈约感谢始安王赐给他茯苓。这一枝茯苓重一十二斤八两。现存在沈约的表章。

服茯苓

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从之。能隐能彰，不复食谷，炙瘢皆灭，面体玉光。（出《抱朴子》）

【译文】

任子季，服用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都前去跟随他。他能隐形能现身，不再吃五谷，身上的疮疤都自消自灭，浑身焕发着玉一样的光泽。

服菖蒲

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又菖蒲须生得石上，一寸九节已上，紫花者尤善。（出《抱朴子》）

【译文】

韩众，服用菖蒲十三年，身上长出毛来。他一天看书一万言，全能背诵下来。冬天他将身体袒露在外面也不冷。另外，菖蒲能生长在石头上，一寸九节以上，开紫花的更好。

服桂

赵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出《抱朴子》）

【译文】

赵他子，服用桂花二十一年，身上长毛，日行五百里，力举一千斤。

饵柠实（柠与楮同）

柠木实之赤者，饵之一年，老者还少，令人彻食见鬼。昔道士梁顷，年七十，乃服之，转更少。年至百四十岁，能夜书，走及奔马。入青龙山去。（出《抱朴子》）

【译文】

红色的柠木子实，食用一年，老人就能返老还童，不食五谷。从前有个叫梁顷的道士，七十岁了才开始服用柠实，变得更年轻了。活了一百四十岁。他能夜间写字，跑起来能追上奔马。后来他进了青龙山而去。

服五味子

移门子，食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出《抱朴子》）

【译文】

移门子食用五味子六十年，颜色如同玉女，入水不能被湿，入火不能被烧。

食术

南阳文氏说，其先祖汉末大乱，逃壶山中，饥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云遂不饥。十年乃来还乡里，颜色更少，气力胜故。自说在山中时，身轻欲跳，登高履险，历日不倦，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见一高岩上，有数人对博戏者，有读书者，俯而视之，文氏因闻其相问。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一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长五寸，身轻如飞，能超逾渊谷二丈许。（出《抱朴子》）

【译文】

南阳一个姓文的人说，他的先祖在汉末大乱的时候逃进壶山中，饿得要死，有一个人教他吃术，于是就不挨饿了。十年之后他才回乡里，面色显得更年轻了，力气也胜过以前了。他自己说在山里的时候，身体轻快得直想蹦高儿，登高履险，一天也不知疲倦。行走在冰雪之中，丝毫不知道冷。他曾经看到一座高高的岩崖上，有几个人在上面赌博游戏，有一个读书的俯视下边。姓文的就听到他们在上面问答。一人说：“这人可不可以叫他上来？”另一个答：“不可以。”林子明服用术十一年，耳朵长了五寸，身体轻飘如飞，能超越两丈多宽的深渊大谷。

服桃胶

桃胶，以桑木灰渍，服之，百病愈。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则可以断谷矣。（出《抱朴子》）

【译文】

桃胶，用桑木灰淹渍一下，吃了治百病。吃久了身上有光，在昏暗的地方，也像月亮出来了。多服用，就可以不吃五谷了。

服地黄

楚子，服地黄八年，夜视有光，手上车弩。（出《抱朴子》）

【译文】

楚子服用地黄八年，夜里看东西如同有光，手劲也大得胜过车弩。

服远志

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出《抱朴子》）

【译文】

陵阳子仲，服用远志二十年，有儿子二十七个。他打开书，凡是看过的就不忘。

服天门冬

杜子微，服天门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出《抱朴子》）

【译文】

杜子微，服用天门冬八十年，他的妻妾为他生下子女一百四十人。他可以一天走三百里。

饮菊潭水

荆州菊潭，其源旁，芳菊被涯澳，其滋液极甘。深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得穿井，仰饮此水。上寿二三百，中寿百余，其七十八十，犹以为夭。菊能轻身益气，令人久寿，有征。（出《十洲记》）

【译文】

荆州的菊潭，它的源头旁边，长满了芳香的菊丛。这些菊的滋液特别甜。深谷中有三十多户人家，不能挖井，全靠饮用这潭中水。结果呢，上等寿二三百岁，中等寿一百多岁，七八十岁还认为是夭亡呢。菊能令人轻身益气，延年益寿，这就是证明啊。

饮甘菊谷水

南阳郦县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饮甘谷水。饮者无不考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表隗，皆为南阳太守，每到官，常使郦县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为饮食。此诸公多患风痹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小生便饮食此水者耳。又菊花与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薏苦。谚言所谓“苦如薏”也。今所在有贡菊，但为少耳。率多生于水侧也。缑氏山与郦县最多。仙方所谓“白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茎花实异名。其说甚美。而近来服之者略无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菊谷水，南方气味，亦未足言，而其上居民以延年，况得服好药，安得无益乎？（出《抱朴子》）

【译文】

南阳郦县山中，有甜谷水。之所以甜的原因是因为谷上左右，全都生长着甘菊。菊花落入谷中，时间久了，所以水味也就变甜了。那些在谷中居住的人家，都不打井，全饮用甜谷水。凡是饮用甜谷水的，没有不长寿的。高的一百四五十岁，低的也不下八九十岁。没有夭亡的。这都是得力于这些甘菊啊。所以，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都做过南阳太守。他们到任之后，都曾让郦县每月送甜谷水四十斛，用来平常饮用。这几位老大人多患风痹及眩冒之症，全都好了。但是不能得到大益处。像甜谷上的居民，从小生下来便饮用此水了。另外，菊花与薏花相似，只能以甜和苦来区别。菊甜薏苦。谚语说“苦如薏”。如今这里有贡菊，只是为数不多。一般都是生长在水侧的。缑氏山和郦县最多。仙方所说的“白精、更生、周盈”，全是一菊，根、茎、花、实不同名称罢了。说法确是挺美，近来服用菊花的药效不大，正是因为得不到真正的菊花呀。甘菊谷水，南方的气味，亦不足多说，但是那些谷上的居民延年益寿，况且又能吃到好药，怎么能没有好处呢？

食黄精

临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粮尽，饥甚。坐水边，见野草枝叶可爱，即拔取，濯水中，连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饥，而更轻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兽走，以为虎而惧，因念得上树梢乃佳也。正尔念之，而身已在树梢矣。及晓，又念当下平地，又歘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飘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顶，若飞鸟焉。数岁，其家人伐薪见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绝壁下，即以细绳三面围之。俄腾上山顶，其主益骇异，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过得灵药饵之尔。试以盛馔，多其五味，令甚香美，值其往来之路，观其食之否？”如其言，果来就食。食讫，不复能远去，遂为所擒，具述其故。问其所食草之形，即黄精也。复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数年亦卒。（出《稽神录》）

【译文】

临川有一个士人，虐待他的一位婢女。婢女忍受不了他的虐待，就逃到山中。带的干粮很快便吃光了，饿得厉害。她坐在水边，见野草的枝叶十分可爱，就拔了一些，放到水里一洗，连根带叶全都吃下，竟特别好吃。从此之后她就总吃这种草。时间长了。她就不愁挨饿了。而且，她觉得身体更轻捷更健壮了。夜里休息在大树下，听到草中有野兽奔跑的声音，她认为是老虎，心里十分害怕。于是她想，要是能到树梢上去呆着就好了。她这样一想，身子就不知不觉地已经上了树梢了。到了早晨，她又想应该回到平地上，身子就飘飘然回到了地上。从此，他心里想到哪儿去，身体就飘然而去。有时候从这一山峰到另一山峰，她就像一只飞鸟似的。几年以后，那家有人上山砍柴发现了她，就向主人报告了。主人派人捕她。捕不到。有一天，见她在一座绝壁之下，就用细绳三面包围她，她一下子就腾上山顶。她的主人更加惊异。下决心非捉住她不可。有人说，她是一个婢女，哪能有仙骨？只不过吃过一种什么灵药罢了。可以做一顿好饭，多准备一些好吃的，让它味道特别香特别美，放到她来往的路上，看她吃不吃。于是就按照这人说的去做了。她果然就吃了。吃完以后就不能再远去了。于是就被捉住了。她详细地述说了前前后后。问她吃的那种草的样子，原来就是黄精。又让她去到那山上，她却到底也没再获得仙气。几年之后她便死了。

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

木怪 张叔高　陆敬叔　聂友　董奇　赵翼　魏佛陀　临淮将　崔导　贾秘　薛弘机

卢虔　僧智通　江夏从事

张叔高

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留其使（明抄本、陈校本无“留其使”三字，按《风俗通·怪神篇》“留其使”作“去鄢令”）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不生谷。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具白叔高。高怒曰：“树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数回头（“头”原作“顾”。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是岁，司空辟高为侍御史兖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孝，竟无他怪。（出《风俗通》）

【译文】

桂阳太守江夏的张辽张叔高，派人留在家里买田地。买到的一块田中，有一棵十余围的大树，枝叶茂密的树冠荫地好几亩，不能长庄稼。张叔高就派食客们去把大树砍掉。砍树的时候，大树出了六七斗红色的汁水，食客又惊又怕地回到桂阳来，向张叔高作了详细报告。张叔高生气地说：“树老了就有红色的汁水，有什么根据能说那是血呢？”于是他亲自赶回家来，又砍那棵大树。大树流血不止。张叔高让人先砍树枝。有一个空处，出现一个白头老汉，这老汉高四五尺，忽然出来走向张叔高。张叔高迎上去把他击倒在地。如此一共出现四次，左右的人都吓得趴在地上，但是张叔高恬静自如。仔细看那些被击杀的东西，不是人也不是兽。后来终于把树伐倒了。这一年，司空征召张叔高做侍御史兖州刺史，从而他处于两千石的尊位上。路过乡里的时候，他照样去祭拜祖先，到底也没发生别的怪事。

陆敬叔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不数斧，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记》）

【译文】

吴先主那时候，陆敬叔是建安郡太守。他派人砍伐一棵大樟树，砍了不几斧，就有血流出来。树被砍断以后，有一个人面狗身的东西从树中钻出来。陆敬叔说，这东西名叫彭侯。于是就把它煮着吃了。白泽图说：“树精的名叫彭侯，样子像黑狗，没有尾巴，可以煮了吃肉。”

聂友

吴聂友字文悌，豫章新涂人。少时贫贱，常好射猎。见一白鹿，射之中，寻踪血尽，不知所在。饥困，卧梓树下。仰见所射鹿箭，著树枝，怪之。于是还家赍粮，命子弟持斧伐之。树有血，遂截为二板。牵置陂中，常沉，时复浮出。出家必有吉（“吉”原作“言”，据《搜神后记》八改）。友欲迎宾客，常乘此板。或于中流欲没，客大惧，友呵之，复浮。仕官如愿，位至丹阳太守。其板忽随至石头，友惊曰：“此陂中板来，必有意。”因解职还家。二板挟两边，一日即至。自尔后，板出或为凶祸。今新涂北二十里余，曰封溪，有聂友截梓树板涛牂柯处。牂柯有樟树，今犹存，乃聂友回日所栽，枝叶皆向下生。（出《搜神记》）

【译文】

吴时，有一个人姓聂名友字文悌，是豫章新涂人。此人年轻的时候比较贫贱，常常喜欢上山打猎。有一天，他发现一只白色的鹿，就射箭射中了它。他寻着血踪追赶，追到不见血迹。也不知白鹿在哪。他又饥又困，倒在一棵梓树下休息。一仰脸看到他射鹿的那支箭扎在树枝上，他很奇怪，就回到家里，准备了干粮，率领着子弟们带着斧子来砍伐那棵树。树有血。他就把它破成两块板子，扔在河边上。这两块板子常常沉下去，也常常浮上来。凡是浮出来的时候，聂友家中必然有吉事。他到外地迎送宾客，常乘坐这两块板。有时候正处一中流的时候，板子要沉没，客人十分惊惧，聂友就呵斥那木板一番，它就再浮上来。聂友的仕途是如愿的，官位一直到了丹阳太守。那两块板子忽然间随他来到石头城，他大吃一惊，心想，这河边的两块板子来，一定是有意的。于是他就解职回家。两块板子挟在两边，一天就到。从此后，板子的出现就可能是凶祸。现在新涂北边二十多里的地方，叫做封溪。封溪有当年聂友截梓树板泛游牂柯的地方。牂柯那里有一棵樟树，现在还活着，那是聂友当年要回来时栽的。这棵树的枝叶全向下长。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树，阴映甚佳。后霖雨，奇独在家乡，有小吏言，太承云府君来。乃见承云著通天冠，长八尺，自言（“言”原作“有”，据明抄本改）。为方伯，某第三子有隽才，方当与君周旋。明日，觉树下有异。每晡后无人，辄有一少年就奇语戏，或命取饮食。如是半年。奇气强壮，一门无疾。奇后适下墅，其仆客三人送护。言树材可用，欲贷之，郎常不听，今试共斩斫之。奇遂许之。神亦自尔绝矣。（出《幽明录》）

【译文】

京兆的董奇，庭院前有一棵大树，茂盛遮荫，挺不错的。后来连续几天下雨，董奇独自在家，有一个小官对他说，太承云府的一位先生来见。于是他看到那位承云先生头戴通天冠，身高八尺。那人自称是方伯，说：“我的三儿子人才出众，他将与您周旋。”第二天，董奇觉得树下有了变化。每当午后没人的时候，总有一个青年人来到董奇面前说话嬉戏，有时候还让董奇拿吃喝的东西。如此半年之久。董奇的气色强壮，全家都没病。董奇后来到下墅去，他的三个仆人送他。三人对董奇说，这棵大树的材料有大用，想要卖它，您一直不同意，现在是否可以把它一块砍了呢？董奇于是就允许了。神灵也就从此消失了。

赵翼

永嘉松阳赵翼以义熙中与大儿鲜共伐山桃树，有血流，惊而止。后忽失第三息所在，经十日自归。闻空中有语声，或歌哭。翼语之曰：“汝既是神，何不与我相见？”答曰：“我正气耳。舍北有大枫树，南有孤峰，名曰石楼。四壁绝立，人兽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儿著树杪及石楼上。举家叩头请之，然后得下。”（出《异苑》）

【译文】

永嘉郡松阳县的赵翼，于义熙年中与大儿子赵鲜一起砍伐一棵山桃树。刚砍儿斧，见树流血，大吃一惊，急忙停止。后来忽然丢失了第三个孩子。十天以后，这孩子又自己回来了。赵翼听到空中有说话的声音，有时候唱歌，有时候哭泣。赵翼就对着空中说：“你既然是神仙，为什么不和我见面呢？”空中回答说：“我是一股正气罢了。屋舍之北有一棵大枫树，南面有一座孤立的山峰。孤峰名叫‘石楼’，四面全是悬崖绝壁，不管是人是兽，没有能上去的。大枫树有点不高兴，就把这孩子弄到那树梢和石楼上了。全家磕头请求，然后才能下来。”

魏佛陀

梁末，蔡州布（明抄本、陈校本“布”作“有”）席家空宅，相承云，凶不可居。有回防都督军人魏佛陀将火入宅，前堂止息。曛黄之际，堂舍有一物，人面狗身，无尾，在舍跳踯。佛陀挽弓射之，一发即不复见。明日发屋，看箭饮羽，得一朽木，可长尺许，下有凝血。自后遂绝。（出《五行记》）

【译文】

梁代末年，蔡州布席家的空宅院，相传说是座凶宅不能居住。有一个回防都督手下的军人，名叫魏佛陀，他率领着十名兵士进入宅中，在前堂住下。日落的时候，堂屋里出现一个东西，人面狗身，没有尾巴。那东西在堂屋里乱跳。魏佛陀挽弓搭箭射那东西。一射便看不见了。第二天在堂屋里挖掘，挖到一块被箭射中的朽烂木头。木头有一尺来长，下端有凝结的血迹。从此以后就根绝了闹鬼神的现象。

临淮将

上元中，临淮诸将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备至。有一巨手从窗中入，言乞一脔，众皆不与。频乞数四，终亦不与。乃潜结绳作彄，施于孔所。绐云：“与肉。”手复入，因而系其臂。牵挽甚至，而不能脱。欲明，乃朴然而断。视之，是一杨枝。持以求树，近至河上，以碎断，往往有血。（出《广异记》）

【译文】

上元年间，临淮的将领们连夜举行宴会。炙烤猪羊，美味备至。有一只大手从窗口伸了进来，说要块肉吃。众人都没给。频频要了四次，始终也没给。于是人们暗中找绳子系了一个彄，放在窗户那个有孔的地方，欺骗说：“给你肉！”手就又伸了进来。于是一紧绳彄就系住了那人的胳膊。绳子拉得很紧，他无法逃脱。天将亮的时候，那手臂木头似地折断了。一看，不是手臂，而是一个杨树枝。拿着这个树枝去找那棵树，在不远的河边找到了，因为碎断，到处都有血迹。

崔导

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家贫乏。偶种桔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为一丈夫，长丈余，求见崔导。导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导遂出见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钱百万，未偿而死。我家人复自欺，君乃上诉于天。是以令我合门为桔，计佣于君，仅能满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属，复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为我置一敝庐，我自耕凿，以卒此生。君仍尽剪去桔树，端居守常，则能自保。不能者，天降祸矣。何者，昔百万之资，今已足矣。”导大惊，乃皆如其言，即为葺庐，且尽伐去桔树。后五年而导卒，家复贫。其人亦不知所在。（出《潇湘录》）

【译文】

唐朝时，荆南有一个叫崔导的富人。他家里本来很穷，偶然种了大约一千株桔树，每年都能大获其利。忽然有一天，有一棵桔树变成一个一丈多高的成年男子，来求见崔导。崔导感到奇怪，不敢出去。那男子苦苦地求他，他就出来见那男子。男子说：“我前生欠你一百万钱，没还就死了。我的家人又自己欺骗自己，你就上诉到天庭。所以上帝让我们全家变成桔树，计酬雇用给你。才能还满一百万。现在上帝有命令。可怜我的家族亲属，复还我的本形。加上我自己反省以前的事，只再过一夜便回复人形了。希望你为我盖一所小草房，我亲自耕种，以了结此生。你还是把所有的桔树都砍去，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就能够保住自己。不然的话，天就降祸于你了。为什么呢？过去我欠的那百万之资，如今已经还够了。”崔导非常吃惊，就完全按照那人说的去做，立即着手为那人盖房子，而且砍伐了所有的桔树。五年后崔导便死去，家又开始变穷。那个人也不知在哪。

贾秘

顺宗时，书生贾秘自睢阳之长安。行至古洛城边，见绿野中有数人环饮，自歌自舞。秘因诣之。数人忻然齐起，揖秘同席。秘既见七人皆儒服，俱有礼，乃问之曰：“观数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饮于野，四望无人？”有一人言曰：“我辈七人，皆负济世之才，而未用于时者，亦犹君之韬蕴，而方谋仕进也。我辈适偶会论之间，君忽辱临。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兴亡为警觉，以人间用舍为拟议，又何必涉绮阁，入龙舟，而方尽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觉肃然致敬。及欢笑久，而七人皆递相目，若有所疑。乃问秘曰：“今既接高论，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辈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睢阳人也。少好读书，颇识古者王霸之道。今闻皇上纂嗣大宝，开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阙，少伸愚诚。亦不敢取富贵，但一豁鄙怀耳。适见七君子高会，故来诣之。幸无遐弃可也。”其一人顾诸辈笑曰：“他人自道，必可无伤。吾属断之，行当败缺。”其一人曰：“己虽勿言。人其舍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当为我匿瑕矣。”乃笑谓秘曰：“吾辈是七树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枣，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听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处空山，非常材也。负坚贞之节，虽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设若哲匠构大厦，挥斤斧，长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虽众，而欠梁栋，我即必备栋梁之用也。我得其用（“用”原作“利”，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则永无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风流之名，闻于古今。但恨炀帝不回，无人见知。张绪效我，空耀载籍。所喜者，絮飞则才子咏诗，叶嫩则佳人学画，柔胜刚强，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阳和之恩，为不材之木。大川无梁，人不我取；大厦无栋，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垩，则必不合于长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蚕（“蚕”原作“吞”，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无辞吐饲，不异推（“推”原作“惟”，据明抄本、陈校本改）食。蚕即茧，茧而丝，丝为绔绮。绔绮入贵族之用。设或贵族之流，见绔绮之美丽以念我，我又岂须大为梁栋，小为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辩士苏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济之名也。不唯汉武帝号为束束，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虑不为人所知也？”其次曰：“我虽处蓬荜，性实恬然，亦可以济大国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庙，虔祀飨，而法古以用我，我实可以使民之战栗也。”其次曰：“我与众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载我。春即荣，秋即落。近世人以我为不材，我实常怀愤惋。我不处涧底，怎见我有凌云之势；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构厦之材。骥不骋即驽马也，玉不剖即顽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构厦凌云，我即不可构厦凌云。此所谓信一人之言，大丧其真矣。我所以慕隐沦之辈，且韬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见，即又用之有余也。”言讫，复自歌自舞。秘闻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辞之。七人乃共劝酒一杯，谓秘曰：“天地间人与万物，皆不可测，慎勿轻之。”秘饮讫，谢之而去。（出《潇湘记》）

【译文】

顺宗的时候，书生贾秘从睢阳到长安去，走到古洛城边，见绿野之中有几个人环坐在一起饮酒，自己唱歌，自己跳舞。于是贾秘就到那边去了。那几个人一齐欣然而起，揖让贾秘和他们一起坐。贾秘见七个人都是书生打扮，都彬彬有礼，就问道：“看各位君子，属于士人阶层，怎敢在这四望无人的野外聚饮？”有人回答说：“我们七个人，都负有济世之才，之所以没有被重用于当世，这也和你颖处囊中一样，正在谋划仕进的办法呢。我们碰巧偶然相会谈论之间，您忽然光临，我们有幸与您一起饮酒，共赏美景，以古代的兴亡为警觉，以人间的取舍为话题，又何必居住绮阁，乘坐龙舟才能喝一顿酒呢？”贾秘特别奇怪，不知不觉就肃然起敬。等谈笑欢乐的时间长了，那七个人都在互相使眼色，好像有什么怀疑。于是就问贾秘道：“现在既然在一起交谈，何不展示一下您的智谋和观点，使我们佩服而不生疑呢？”贾秘就站起来说：“我是睢阳人，从小喜欢读书，多少知道一些古代的王霸之道。如今听说皇上继承了皇位，广开言路，我便想叩一下皇宫的门阙，略尽我的愚忠。也不敢谋取富贵，只不过施展一下抱负而已。恰巧遇见七位君子雅会，所以便来到这里。多谢各位没有嫌弃我。”其中一人看着几位笑道：“他人自如此说，一定必是无什么大害处；我们推断，行将败缺。”其中一人说：“自己虽然不说，人家还是不用我。”一人说：“此人名字叫‘秘’，一定能替我隐瞒缺点了。”于是就笑着对贾秘说：“我们是七个树精。头一个是松树精；二一个是柳树精；三一个是槐树精；四一个是桑树精；五一个是枣树精；六一个是栗树精；七一个是樗树精。现在咱们各言其志，您听了不要讲出去。”那松精就起来说道：“我本来处在空山之中，是非常之材，身负坚贞的气节，虽然霜也欺凌雪也来犯，但是不能动摇我的高尚情操。如果高明的工匠建筑大厦，挥起斧头，木头不论长短，各有用场。椽子檩子尽管很多，但是缺少栋梁。我就一定具备栋梁的大用。我得到重用，那就永远没有倾斜倒塌的忧患了。”其次一个人站起来说：“我的这个风流的名字，闻于古今。我只恨隋炀帝不回来，没人知道我。张绪效仿我，空留名字于书籍之中。令人高兴的是，我的花絮飞扬就有才子咏诗；我的叶子还嫩，就有佳人学画。我的柔弱胜过刚强。我将保持自己的性情。”又一个人说：“我受阳和的恩泽，却是不成材的树木。大河里没桥，人家不取我；大厦里没栋，人家不用我。如果没有好木匠加工，那就肯定不合乎长短大小的要求。噫！依靠我的有三公之名呢！”另一个说道：“我平生喜欢蚕，供蚕食用，从不推辞。蚕就是茧，茧就是丝，丝织出绔绮，绔绮成为贵族的用品。如果那些贵族阶层的人，看到绔绮的美丽能够想到我，我又何必做什么栋梁和檩子椽子什么的。”下一个说：“我自从辩士苏秦进入燕国那天起，就已经有了兼济的名声。不光汉武帝给了我封号，以我为礼物送人，足以表达赤诚之心。我又何必忧虑不为人所知呢？”再一个说：“我虽然处在蓬荜之间，性情朴实而恬静，但是也可以对大国有所帮助。倘若皇家立宗庙，虔诚地祭祀鬼神，就会效法古人而用我。我实在可以让百姓战栗。”最后一个说：“我与大伙有什么不同？天也盖我，地也载我，春天我就繁茂，秋天我就凋落。近代人认为我不成材，我确实经常感到愤慨不平。我不处在山涧底下，怎能看到我有凌云之势；我不处在屋宇之下，哪能知道我是构厦之材。千里马不驰骋就是跑不快的劣马，美玉不从璞中剖出来就是顽石。所以，不一定松树就可以建大厦凌云霄，不一定我就不能建大厦凌云霄。这叫做听信一个人的话就大丧其真了。我因此才敬慕隐逸沦落的人们，并且韬藏自己的行迹。我若能遇上陶侃那样的长官，就又有用了。”说完了，树精们又是自歌自舞起来。贾秘听了他们的话，很是恐怖，坐立不安，急忙起身告辞。那七人就一起劝他一杯酒，对他说：“天地间人和万物都不可预测，希望您谨慎行事，不要轻心。”贾秘喝完，告辞而去。

薛弘机

东都渭桥铜驼坊，有隐士薛弘机。营蜗舍渭河之隈，闭户自处，又无妻仆。每秋时，邻树飞叶入庭，亦扫而聚焉，盛以纸囊，逐其强而归之。常于座隅题其词曰：“夫人之计，将徇（“徇”原作“苟”，据陈校本改）前非且不可，执我见不从于众亦不可。人生实难，唯在处中行道耳。”居一日，残阳西颓，霜风入户，披褐独坐，仰张邴之余芳。忽有一客造门。仪状瑰古，隆隼庞眉，方口广颡，嶷然四皓之比。衣早霞裘，长揖薛弘机曰：“足下性尚幽道，道著嘉肥。仆所居不遥，向慕足下操履，特相诣。”弘机一见相得，切磋今古，遂问姓氏。其人曰：“藏经姓柳。”即便歌吟，清夜将艾。云：“汉兴，叔孙为礼，何得以死丧婚姻而行二载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圆沼，秋池满败荷。杜门穷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机好《易》，因问。藏经则曰：“易道深微，未敢学也。且刘氏六说，只明《诗》、《书》、《礼》、《乐》及《春秋》，而亡于《易》。其实五说。是道之难。”弘机甚喜此论。言讫辞去，窣飒有声，弘机望之，隐隐然丈余而没。后问诸邻，悉无此色。弘机苦思藏经，又不知所。寻月余，又诣弘机。弘机每欲相近，藏经辄退。弘机逼之，微闻朽薪之气，藏经隐。至明年五月又来，乃谓弘机曰：“知音难逢，日月易失，心亲道旷，室迩人遐。吾有一绝相赠，请君记焉。”诗曰：“谁谓三才贵，余观万化同。心虚嫌蠹食，年老怯狂风。”吟讫，情意搔然，不复从容，出门而西，遂失其踪。是夜恶风，发屋拔树。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为烈风所拉折。其内不知谁人藏经百余卷，尽烂坏。弘机往收之，多为雨渍断，皆失次第，内唯无《周易》。弘机叹曰：“藏经之谓乎？”建中年事。（出《乾鐉子》）

【译文】

东都渭桥铜驼坊，有一个隐士叫薛弘机。薛弘机在渭河边上盖了一所小草房，闭户自处，又没有妻室奴仆。每到秋天，邻近的树叶飞落到院子里来，他就把它们扫到一块，装进纸口袋，找到那树的地方而归还。他曾经在座席角落题词说：“为人之计，顺从以前的过错是不行的，固执己见不为群众所理解也是不行的。人生之难，只在人的思想行为罢了。”过了一天，残阳西斜，秋风入户，他正披着衣衫独坐，仰慕张邴的美名，忽然有一客人来到门前。客人的样子挺古怪，眍睫眼，花白眉，口方额大超绝的样子完全可以与四皓相比。他身穿早霞裘，长揖薛弘机说：“先生您的性情喜尚幽静之道，颇有修养，造诣很深。我住的地方离这不远，一向仰慕您的德才，特意来拜见。”薛弘机一见就喜欢他，正好可以和他切磋一些今古学问。于是就问他的姓名。他说他姓柳，名藏经。于是就一起唱歌吟诗，直到夜深。他说：“汉朝兴，叔孙氏制定礼法，怎么能以死丧和婚姻而行二载制度？这是我有所感的。”接着唱道：“‘寒水停圆沼，秋池满败荷。杜门穷典籍，所得事今多。”薛弘机喜好《周易》，就向他问起《周易》的事。他刚说：“《周易》的道理深奥精微，我没敢学。况且刘氏的六说，只说明了《诗》、《书》、《礼》、《乐》和《春秋》，而把《易》丢了。其实是五说。这是因为道理太难。”薛弘机特别赞同此论。柳藏经说完就告辞了，走的时候窣窣窸窸地有声音。薛弘机望着他，见他走出一丈多远就影影绰绰地隐没了。后来向邻居打听，都说没有这样一个人。薛弘机苦苦地思念柳藏经，却又不知他在什么地方。一个多月以后，柳藏经又来见薛弘机。薛弘机每次想要接近他，他总是往后退。薛弘机逼近他，就能闻到略微有一点朽烂木材的气味。柳藏经便隐去了。到第二年五月他又来了，竟然对薛弘机说：“知音难觅，日月易失。心相亲，道理明，室很近，人却远。我有一首《绝句》赠你，请记住它。”诗说：“谁谓三才贵，余观万化同。心虚嫌蠹食，年老怯狂风。”吟罢，他就有些不安的样子，不再那么从容，出门向西走去。这天夜里刮大风，毁屋拔树。第二天，魏王池畔的一棵大枯柳，被大风刮断。树洞里不知什么人藏经书一百多卷，全都朽烂腐坏。薛弘机去把这些经书收回来，大多被雨水浸泡了，完全没了次序。其中唯独没有《周易》。薛弘机叹道：“这就叫做‘柳藏经’啊！”这是建中年的事。

卢虔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万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台，常欲贸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后一夕，虔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前轩下。夜将深，闻有叩门者，从吏即问之。应声曰：“柳将军遣奉书于卢侍御。”虔不应。已而投一幅书轩下，字似濡笔而书者，点画纤然。虔命从吏视其字云：“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有余，吾入之，可乎？既不惧吾，宁不愧于心耶？君速去，勿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大厉至，身长数十寻，立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俯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其胸。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见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余，因重构堂室，于屋瓦下得一瓢。长约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出《宣室志》）

【译文】

东洛有一所旧宅院，它的堂、奥、轩、级非常宏伟奇特，但是在此居住的人多半都暴死。所以已经空锁着放了很久。贞元年中，右散骑常侍万阳的卢虔，当时是御史，分察东台，曾经想要买这所宅院而住在里边。有的人告诉他说：“这个宅子里有鬼怪，不能住人。”卢虔说：“我自有办法除掉它。”后一天夜里，卢虔和他的一个从吏一起睡在堂屋里，让其他手下人全都住到门外。这个从吏勇猛善射，于是他就拿着弓和箭，坐在窗下。夜将深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从吏就问是谁。外边答应说：“柳将军给卢御史送来一封信。”卢虔不应声。过一会扔一幅书在窗下，字迹好像是用柔软的毛笔写的，点画挺细的。卢虔让从吏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上面写道：“我家住在这里有年头了。堂、奥、轩、级，都是我的住处。门神户灵，都是我的属下。而你突然来到我屋里来，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假如你有房舍，我去住了，可以吗？你既然不怕我，难道你心中无愧吗？你赶快离开，不要招致败亡的耻辱！”读完，那书就飘然四散，像飞去的灰烬那样。不久又听到有人说话：“柳将军愿意见一见卢御史。”过一会儿便有一个大恶鬼来到院子里，身长好几十寻，手里头握着一个大瓢。那个从吏立刻拉满弓射出一箭，射到了那瓢上。那鬼于是就退回去，找地方把瓢放下，过一会儿又来。那鬼立在窗外，俯身低头往屋里看，面貌极怪。那从吏又射一箭，射中鬼的胸部。鬼惊慌，好像害怕了，就向东而去。到了天亮，卢虔让人查寻鬼的踪迹，来到宅子东面的一块空地上，见一棵一百多尺高的柳树上，扎着一支箭。这就是所谓的柳将军。卢虔把柳树砍了，从此这宅院里的任何居者都安全无恙。后来一年多，因为重建堂室，在屋瓦的下面弄出一个大瓢，长一丈多，有支箭扎在把上。这就是柳将军拿着的那个大瓢。

僧智通

临湍寺僧智通常持《法华经》。入禅宴坐，必求寒林净境，殆非人迹所至处，经年，忽夜有人环其院呼智通。至晓，声方息。历三夜。声侵户，智通不耐，因应曰：“呼我何事？可入来言也。”有物长六尺余，皂衣青面，张目巨吻。见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视良久，谓曰：“尔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经。至五更，物为火所醉，因闭目开口，据炉而鼾。智通观之，乃以香匙举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门若蹶声。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视蹶处，得木皮一片。登山寻之数里，见大青桐树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无綖隙。其半，有薪者创成一蹬，深六七寸余，盖魅之口。灰火满其中，久犹荧荧。智通焚之，其怪遂绝。（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临湍寺有一个叫智通的和尚，经常念《法华经》。他入禅宴坐，一定找寒林静境，几乎是没有人迹到过的地方。一年之后，忽然有人绕着院子喊智通。直到天亮喊声才止。三个夜晚都这样。第三夜，喊声从窗口传进来，智通忍耐不下去了，就答应说：“喊我有什么事？可以进来讲。”有一个怪物走来。怪物长六尺多，黑衣黑脸，大睁着眼，嘴挺大。怪物见了智通，一开始也合一下手。智通仔细地端详他许久，说道：“你冷吗？坐近来烤烤火。”那怪物就坐下了。智通只是念经。到了五更天，怪物被火陶醉了，就闭着眼张着口，拥着火炉发出鼾声。智通见状，就用香匙取炭火，放到怪物口中。怪物怪叫而起，跑到门外好像有摔倒的声音。这座寺庙背靠着山。智通等到天明，看那怪物摔倒的地方，拾到一块树皮。登山寻找了几里，看到一棵大青桐树，树梢已经老了，它的根部有一块凹陷的地方好像是新近弄掉的。智通把手中的树皮往上一安，正好合上。树干一半处，有砍柴人砍成的一个陷窝儿，深六七寸还多，大概这就是怪物的嘴。这里边还装着炭火，时间这么长还荧荧有光。智通把这棵树烧了，那鬼怪也就从此绝迹了。

江夏从事

太和中，有从事江夏者，其官舍尝有怪异。每夕，见一巨人身尽黑，甚光。见之即悸而病死。后有许元长者，善视鬼。从事命元长以符术考召。后一夕，元长坐于堂西轩下，巨人忽至，元长出一符飞之，中其臂。剨然有声，遂堕于地。巨人即去。元长视其堕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谓元长曰：“堂之东北隅，有枯树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视之，其树有枝梢折者，果巨人所断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无怪。（出《宣室志》）

【译文】

太和年中，有一个叫江夏的从事，它的官舍里有怪物。每到夜晚，就有一个浑身发黑而且有光的巨人出现，看见的人就会惊悸而病死。后来有个叫许元长的人，善于捉鬼，江从事就让他用符术制服它。后一个夜晚，巨人忽然而至，许元长坐在堂屋的西窗下，许元长投出一符直飞过去，击中了巨人的手臂。随着一声响，那只手臂掉到地上，巨人立即离去。许元长看那断臂，原来是一个枯树枝。到了第二天，有个家僮对许元长说：“堂屋的东北边，有一棵枯树，先生的那张符现在那棵树上呢。”于是就去查看。这棵树上有一个断了的树枝，果然是那巨人的断臂。于是就把这棵树砍了，烧了，这宅子也就无怪了。

卷第四百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窦宽　吴偃　董观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怪 龙蛇草　鲜卑女　蕨蛇　芥虫　崔玄微

木怪下

窦宽

唐扶风窦宽者家于梁山，太和八年秋，自大理评事解县推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仆伐一树，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且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扶风县人窦宽家在梁山。太和八年秋，他罢职回乡，因为要修造宅院，让家仆砍除一棵树。砍完之后有血流出，汪在地上一大片，一顿饭的工夫便没了。窦宽惊异，认为这是怪，从此便闭门不出，拒绝一切人事往来。到了第二年冬十一月，郑注和李训造反，窦宽与郑注连坐，就被诛死在左禁军中。

吴偃

有厉（陈校本“厉”作“醴”）泉县民吴偃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岁余。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后数余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於东北隅穷其迹，果闻有呼吟之声。偃视之，见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其中稍宽敞。傍有古槐木，盘根极大。于是挈之而归，然兀若沈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腹空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出《宣室志》）

【译文】

有一个叫吴偃的厉泉县山民，家在田野之间。他有个十来岁的女儿。一天，女儿忽然没了，不知她到哪去了。过了几天，吴偃梦见他的父亲对他说：“你的女儿在东北角，大概是木神作怪。”吴偃被惊醒了。到了第二天，就到东北角彻底地查找踪迹，果然听到呼喊呻吟的声音。吴偃一看，是女儿在一个洞穴里。洞穴的口很小，然而里边稍微宽敞。旁边有一棵老槐树，盘根极大。于是他就把女儿领回家来。但是女儿呆呵呵地就像喝醉了似的。赶上有一个道士来到，吴偃就请道士用符术整治。那女孩忽然睁开眼睛说：“地东北有一棵大槐树，槐树有神，拉着我从树肚子里走进地下的洞穴内，所以我就病了。”于是就砍掉了那棵大槐树。几天后，女孩的病才好。

董观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观独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而无指。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观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观因以挺椹其首，其躯若草所穿。挺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观虑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常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径寻，果见古杉，有挺贯其柯叶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见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出《宣室志》）

【译文】

有一个叫董观的人，曾经当过和尚，居住在太原的佛寺。太和七年夏天，董观和他表弟王生向南到荆楚一带旅游，然后将去长安。一天，二人来到商於，就在山馆中住下。晚上，王生已经睡下，董观忽然看见一个东西出现在烛光下。接着那东西就去遮住那烛光。伸出来的东西像人手，但是没指。仔细看，烛影外像有个什么东西。董观慌忙喊王生。王生刚起来，那两只手便散去。董观对王生说：“小心，不要睡觉。那鬼怪还会再来。”于是他就抱着棍子坐着等候。很久，王生说：“鬼怪在哪？你真荒唐！”就又睡下。不一会儿，有一个五尺多长的东西，遮蔽着烛光站在那里，没有手也没有面目。董观更害怕了，又喊王生。王生生气不起来。董观就用棍子捅那鬼怪的头，鬼怪的身躯就像用草穿的，棍子便一下子捅了进去。但是拽不回来了。那鬼怪马上退去。董观担心鬼怪再来，直到天亮没敢睡。天亮之后，问馆吏。馆吏说：“从这往西几里，有一棵老杉树，常常闹鬼，你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东西。”于是馆吏、董观、王生三人一起向西寻来，果然看见一棵老杉树，有一根棍子横穿在枝叶之间。馆吏说：“人们说这棵树作妖很久了，我却不曾真见过，这回我可信了。”急忙取来斧子，把杉树彻底砍去。

京洛士人

京洛间，有士人子弟失（“失”原作“定”。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其姓名。素善雕镂。因行他邑山路，见一大槐树荫蔽数亩，其根旁瘤瘿如数斗瓮者四焉，思欲取之。人力且少，又无斧锯之属，约回日采取之。恐为人先采，乃于衣篑中，取纸数张，割为钱，系之于树瘤上。意者欲为神树，不敢采伐也。既舍去，数月而还。大率人夫并刀斧，欲伐之，至此树侧，乃见画图影，旁挂纸钱实繁，复有以香醮奠之处。士人笑曰：“村人无知信此，可惑也。”乃命斧伐之次，忽见紫衣神在旁，容色屹然，叱仆曰：“无伐此木。”士人进曰：“吾昔行次，见槐瘤，欲取之。以无斧锯，恐人采之，故权以纸钱占护耳。本无神也，君何止遏？”神曰：“始者君权以纸钱系树之后，咸曰神树，能致祸福，相与祈祀。冥司遂以某职受享酹。今有神也，何言无之？若必欲伐之，祸甚至矣。”士人不听。神曰：“君取此何用？”客曰：“要雕刻为器耳。”神曰：“若尔，可以善价赎之乎。”客曰：“可”。神曰：“所须几何？”士人曰：“可遗百千。”神曰：“今奉百绢。于前五里有坏坟，绢在其中。如不得者，即复此相见。”士人遂至坏坟中，果得绢，一无欠焉。（出《原化记》）

【译文】

京洛间，有一个士人子弟，笔者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素善雕镂。有一次，他走在外地山路上，看到一棵大槐树树荫遮地好几亩，树根旁边长了四个瓮那么大的大瘤子，他就想要弄到手。但是人力太少，又没有斧锯之类的东西，打算先回去，以后再来收取。怕被别人先采了去，就从衣篑里取出几张纸，割成纸钱，系在树的瘤子上。意思是说这是一棵神树，不敢采伐它。他离开几个月以后才回来，带来了大量的人力和斧锯什么的，要砍伐大槐树。来到树前，竟看到一张图画上画着这棵大槐树，旁边挂着许许多多纸钱，还有烧香上供祭祀的地方。这个士人大笑说：“村野之人无知，居然相信这事儿！胡涂啊！”于是就挥斧砍去。忽然看见一个紫衣神站在一旁。紫衣神的神色严肃。他呵斥那些仆人说：“不要砍这棵树！”士人走上前去说：“我以前走到这，看到了槐树瘤，想要采取，因为没有斧锯，又怕被别人采去，所以权且用纸钱占护着它。它本来没神，你为什么还不让呢？”神说：“当初你权且把纸钱系到树上之后，人们都说有神，能消灾降福，一齐来祈祀。冥间就把我派来享用祭奠。现在有神了！怎么能说没神？如果你一定要砍伐它，灾难马上就到！”士人不听。神说：“你要这东西有什么用？”士人说：“要雕刻一件什么器物。”神说：“要是这样的话，可以用一个公道的价钱把它赎回来吗？”士人说：“可以。”神说：“你要多少？”士人说：“可给我一百千。”神说：“现在我给你一百匹绢。在前边五里的地方有一个坏坟墓，绢就在那墓中。如果拿不到绢，就再回来见我。”士人来到坏坟墓一看，果然有绢，一匹也不少。

江叟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笛。往来多在永乐县灵仙阁。时沈饮酒。适阌乡，至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见一人崔嵬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扪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乃瓮边毕卓耳。”遂敲大树数声曰：“可报荆馆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当弃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存得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及明，叟方起。数日，至阌乡荆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近欲十围，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语云云（“云”原作“丨”，据明抄本改）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尔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指教。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鲍仙师。脱得见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祸及余矣。”叟感谢之。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义出于玄。”叟受教乃去。后三年，方得其音律。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出《传奇》）

【译文】

开成年中，有一个叫江叟的人，读了许多道家的书，广泛地寻求方术，还善于吹笛子。他来来去去，多半喜欢在永乐县的灵仙阁停留。时常耽于饮酒。他到阌乡去，走到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在那里睡着了，直到夜将尽时他才略微清醒一些。他听到一个庞然大物走路的声音。那东西迈步很重。他偷偷地窥视。看见一个高达数丈的巨人。巨人来到大槐树旁边坐下，用毛茸茸的大手摸着江叟说：“我以为是个铲地的，却原来是个醉鬼！”于是他把大树敲了几下，说道：“可以报告说，荆馆中的二郎来探望大哥。”大槐树就说道：“有劳老弟了！”似乎听到大槐树上有人下来与巨人说话。片刻之间，饮酌的声音频频响起。荆山槐说：“老兄哪一年抛弃两京道上槐王的地位呢？”大槐树说：“我一百八十岁的时候，该放弃此位。”荆山槐说：“大哥不知道老之将至，还如此顾忌此位，简直要到了火入空心，膏流节断的地步知道隐退。可真是个无厌之士。为什么不现在就借着那震霆之力，自拔于官道？那样一定能成为有材用的树木，成为建筑高楼大厦栋梁。这样做，尚可留住重重的碎锦，片片的真花。哪能等到他日做朽烂虫蠹的烧柴，同入灶坑烧成灰烬呢？”大槐树说：“鸟雀老鼠尚且贪生，我哪能办这样的事呢？”荆山槐说：“老兄啊，我不屑和你谈下去了！”于是荆山槐告别而去。到了天明，江叟才起来。又走了几天，来到阌乡荆山之中。他看到庭中的一棵大槐树森森然高耸云端，枝干四布，葱茏茂密，将近十围粗细，宛如有神灵附着其上。于是他就等到夜里，用酒肉祭奠它，说道：“我昨天听到槐神您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谈。我躺在一边，清楚地记得您的谈话。现在请槐神您和我谈谈好吗？”槐树说：“你的诚意令人感动。你说有什么要求吧？没想到那夜里烂醉在道上的就是你！”江叟说：“我一生喜欢道教，只是没遇上好老师。树神您有神灵，求您多多指教，让我有学道的去处，必当重谢。”槐神说：“你只管到荆山去，寻找鲍仙师，如果能找到，或者水中或者陆上，一定能学到一样度世的本领。这完全是有感于你的请求，千万不要把我的话泄露出去。你不记得华表把话告诉了老狐狸，灾祸都殃及到我了！”江叟很感谢他。第二天就进到荆山中，爬过一重重山，涉过一道道水，果然访到了鲍仙师。江叟就匍匐在地上行礼。仙师说：“你是怎么知道我而来拜我为师的呢？必须照实说！”江叟不敢隐瞒，详细地陈述了荆山馆的树神是怎么说的。仙师说：“小鬼怎么敢专擅地指教别人！”不能大段大段地诛杀槐神，仙师将飞符把它的一个树枝弄残。江叟跪拜，请求饶过槐神。仙师说：“现在不杀它，以后可能继续有人前来。”于是就对江叟说：“你有什么本事，一样一样地说给我听。”江叟说：“我喜欢道教，吹笛子成癖。”仙师就让他取出笛子吹吹。吹完了，仙师叹道：“你吹笛子的技艺已经到家了，只是你吹的是一管竹笛。我现在送给你一管玉笛，是荆山中最好的。只要你象吹平常的笛子那么吹上三年，就能召来洞中龙了。龙出来之后，一定会衔一颗照月之珠赠送给你。你得到珠子之后，应该用醍醐煎它三天。这时候凡是小龙已经脑袋疼了。是互相感应使他们这样的。小龙一定会拿着化水丹来赎那颗珍珠。你得到化水丹应该吞下去，那就成了水仙，少说也活一万岁。这就不用麻烦我给你弄药了。你有琴高那样的福相啊！”仙师就拿出玉笛来给他。江叟说：“玉笛和竹笛有什么不同？”仙师说：“竹子的是青色，和龙的颜色类似，能吹得很像龙吟，龙也不以为怪；玉的是白色，和龙相克，忽然听到龙吟，龙就感到奇怪，所以就出来观看。把它感召出来才能有办法改变它。这道理出之于天。”江叟受教之后便离去。吹了三年之后，才得到音律。后来就到了岳阳，刺史李虞留他住下。当时天大旱，他就拿出笛子来，夜间到圣善寺经楼上吹。果然，洞庭湖的小岛上，龙飞出来落下，驾着云雾围绕在经楼前后，各不一样。于是有一条老龙，果然衔来珠子赠给江叟。江叟得了珠，依照鲍仙师的话把它熬了三天，果然有一条龙变成人，拿着一个小药盒，盒里装着化水丹，匍匐着请求赎回那颗珠子。江叟就拿到药盒而给他珠子。然后，江叟把化水丹吃下去。于是江叟的老脸变童颜，入水不湿。凡是天下的洞穴，他没有不去游览的。后来他住到了衡阳，容颜毛发如旧。

花卉怪

龙蛇草

后汉灵帝中平年夏，陈留郡济阳济阴，冤句离狐，城（陈校本“城”作“成”）皋阳武，城郭路边生草，悉备龙蛇鸟兽之形。《续汉志》曰：“其状五色，毛羽头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马万物之状。”是岁，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抄掠，后兄何进秉权，汉遂微弱。又董卓起兵焚烧宫阙之应。（出《五行记》）

【译文】

后汉灵帝中平年夏，陈留郡的济阳、济阴、冤句、离狐、城皋、阳武等地，城郭的路边长草。这些草全都有龙、蛇、鸟、兽的形状。《续汉志》中说：“它的形状分五色，毛羽、头、眼、脚、翅膀全都具备。有的所人的形状，手拿着弓弩。牛马万物各种形状都有。这一年，黑山贼张牛角等十多人一同起来抄抢掠夺。皇后的哥哥何进执掌大权，汉室就微弱了。又应了董卓起兵焚烧京城的事。

鲜卑女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姘净，著赤衣，自云家在侧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茎。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焉。（出《异苑》）

【译文】

晋时有一个士人，买了一名鲜卑女子，名叫怀顺。怀顺自己说她姑妈的女儿被一棵赤苋菜精迷住了。当初看见来了一位漂亮的成年男子，男子说他家住在侧北。那女孩从此便经常哼唱小曲，很是自得的样子。每到天将黑的时候，她总是穿戴整齐到屋后去。她家里派人窥视，只看见有一棵赤苋菜，女孩的手指环挂在苋菜的茎上。割除那苋菜，女孩就号哭。经过一夜，女孩就死了。

蕨蛇

太尉郗鉴镇丹阳也，曾出猎。时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茎，即觉心中潭潭欲吐。因归家。仍成心腹疼痛。经半年许，忽大吐，吐一赤蛇长尺余。尚动摇。乃挂于檐前，蛇渐焦。经宿视之，乃是一茎蕨耳，犹昔之所食也。病遂差。（出《续搜神记》）

【译文】 太尉郗鉴镇守丹阳，有一天出去打猎。当时正是二月中旬，蕨菜刚长出来。有一名甲士随手折下一茎蕨菜吃，吃完就觉得心里想吐，于是就回到家里。回家之后仍然心腹疼痛。经过半年左右，忽然间大吐一场，吐出一条一尺多长的赤蛇。蛇还会摇动。于是就把蛇挂到房檐下，蛇渐渐变干。经过一宿之后再看，原来是一棵蕨菜，还是从前吃的时候那样子。于是病就好了。

芥虫

五岭春夏率皆霪水，晴（“睛”原作“沾”。据陈校本改）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败，萠胶毡罽，无逾年者。尝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腰身细长耳。（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五岭一带春夏季一般都多雨，晴天的时候少，秋末冬初才停止。由于阴雨绵绵，什么东西都容易生虫子变坏。各种物品，没有超过一年的。曾经有人买了一些芥菜放在墙下，忘了吃它，几天之后生了虫子。那虫子四条腿，有头有尾，能行走，大小有如螳螂，只是腰身细长一些罢了。

崔玄微

唐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僮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冷冷。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芳香，馥馥袭人。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颇轻佻，翻酒汗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即不知奉求（“余即不知奉求”原“作人不畏”，据陈校本改）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知异。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妪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诸侣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许之。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及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又尊贤坊田弘正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出《酉阳杂俎》及《博异记》）

【译文】

唐天宝年中，处士崔玄微在洛东有一处宅院。他沉溺于道家学说，服用术和茯苓三十年。因为药已用尽，他就领着僮仆们深入嵩山采灵芝。一年之后才回来。宅中没人居住，蒿草满院。当时正是春天的夜晚，风清月朗，晚风宜人，他就没有睡，单独呆在一个院子里。家人没事是不到这院里来的，三更天之后，有一个婢女来说：“您在院里呢！我现在想要和一两个女伴过去，到东门表姨那里去，想暂借这地方歇一歇，可以吗？”崔玄微答应了。不一会儿，就有十多个人由那婢女领进来。有一个穿绿衣裳的上前说：“我姓杨。”她指着一人说：“她姓李。”又指一人，说姓陶。又指一个红色小女子说：“她姓石名阿措。”她们各有自己的侍女。崔玄微与她们相见完毕，就坐到月下，问她们出来的原因。回答说，她们要到封十八姨那去，封十八姨几天前说想要来看她们，没来成，今晚她们大伙去看她。还没全坐稳，门外报告说封家姨来了。在坐的都惊喜地跑出去迎接。杨氏说：“这家的主人很好，只这从从容容不令人厌恶，其它地方就比不上这。”崔玄微又出来见过封氏。封氏的言辞清冷冷峻，有林下的风气。于是大家相揖入座。众女子都是殊绝姿色，满座芳香，馥馥袭人。酒席摆上，开始饮酒。酒间，唱歌互赠。崔玄微记得其中的两首歌。一首是有一个红衣裳的给一个白衣裳的送酒，唱道：“皎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另一首是白衣人给红衣人送酒，唱道：“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到了十八姨端起酒杯，她的情性很轻佻，把酒弄到了阿措身上。阿措生气地说：“每个人都是双手捧着酒杯走到跟前请人家喝，论到我怎么就不能捧着给我呢？”说完，她拂衣而起。十八姨说：“这孩子耍酒疯呢！”大家都起来，到了门外相别。十八姨往南去。其他人往西进到园中而各自别去。崔玄微也不知有什么异常。第二天晚上她们又来，说，要到十八姨那去。阿措生气道：“何必还到封老婆子那里去！有事只求求这位处士，不知可不可以？”阿措又说道：“各位伙伴都住在园中，每年都多次被恶风抓挠，居止不安，常常求十八姨庇护。昨天我没能依顺她，应该很难借上她的力了。处士如果能庇护我们，我们也会有所报答的。”崔玄微说：“我有什么能力，能保护到各位女子？”阿措说：“只要处士每年过年的这一天，给我们做一面红色旗，旗上画上日头月亮和五星，送到园东立起来，就能免除我们的灾难。现在年已经过了，只请你到了这个月的二十一日，天亮的时候微有东风，就立上，也许可以免除祸患。”崔玄微答应下来。众女子一齐致谢说：“不敢忘记处士的恩德。”说完便行礼而去。崔玄微在月光里跟随在她们后边相送，见她们越过园墙，走进园中，各不知去向。崔玄微按照她们的说法，到了这天便把旗立了起来。这一天东风振地，从洛南开始，折树飞沙，但是园子里的繁花不摇不动。崔玄微这才恍然大悟。众女子说姓杨，姓李，姓陶，以及她们的衣服颜色不同，从中可以看出她们是各种花精。穿红衣名阿措的，就是安石榴；封十八姨，就是枫树神。后来过了几日，一天夜里杨氏等人又来了，是来致谢的。她们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玄微服用，说可以延年却老。她们希望崔玄微长住下去并且经常卫护她们，那样崔玄微也可以长生不老。到了元和年初，崔玄微还健在，看上去，可称为三十来岁的人。另外，尊贤坊田弘正的宅院里，中门外一株紫牡丹长成树，开花一千多朵，花盛时，每个有月色的夜晚，就能看见有五六个仆人，一个个身长一尺多，在花上游玩。如此七八年的光景，人们要突然逮住他们的时候，便各失所在，不知哪儿去了。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智聓　邓珪　刘皂　田布　梁生　苏昌远

药怪　　　　上党人　田登娘　赵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贪其观视。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别矣。”客因留连，百端遍尽，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可以速还。”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客因斸之。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百叠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毙。（出《集异记》）

【译文】

兖州徂徕山有寺叫光化寺，有个以读书为业的客人意志坚强，长期住在这里。夏季里的一个较凉爽的日子，他因为观看壁画来到廊下忽然遇上一位美丽的少女。少女十五六岁的年纪，姿色绝异。他询问女子从哪里来。女子笑着回答，家在山前。他心里明知山前没有这女子，也没有怀疑她是妖，只是心里因为特别喜欢她的眉眼，又是挑逗，又是说笑，就把她引诱到室内，交欢结义，情意绵绵，难舍难分。白衣说：“你不因为我是村野之人而瞧不起我，我坚决要永远侍奉你，但是今晚必须离去。再回来就可以永不分离了。”他因为心里留连不舍，千方百计地留她，到底不可，只好把平常带在身上的一件宝贝--白玉指环，送给她说：“希望你见到它就能赶快回来。”于是就出去送送她。她说：“恐怕俺家有人来接我，你先回去吧！”客就爬上寺门楼，隐身目送她。她大约走出百步左右，忽然就不见了。他记住她消失的地方，径直跑去寻找。寺前平阔数里，小树小草，一根头发都不能隐藏。他对这里特别熟悉，却就是找不到她的踪迹。天将黑时，他见草中有一株百合，白花绝美，就把它挖了出来。那百合根本处是拱形，非常瑰异。等到拿到屋里，才发现那只白玉指环，就裹在这株百合里。于是他就惊叹，就悔恨，恍恍惚惚，一病不起，十天之后便死去。

僧智聓

上元中，蜀郡有僧智聓在宝相寺持经。夜久，忽有飞虫五六大如蝇，金色，迭飞赴灯焰，或蹲于灯花上鼓翅。与火一色，久乃灭于焰中。如此数夕。童子击堕其一，乃董陆花（明抄本“董”作“薰”、“花”作“香”）也。亦无形状。自是不复见。（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上元年中，蜀郡有一个叫智聓的和尚在宝相寺念经，夜深，忽然有五六个苍蝇大小的金色小虫飞进来，轮流交替地飞向灯的火苗上，有的蹲在灯花上扇动翅膀。虫火一色，许久才消灭在火焰之中。如此好几个夜晚。童子击落其中一个，一看，竟然是一朵董陆花。也没有什么形状。从此不再出现了。

邓珪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朋友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慄然。独珪无所惧。反开其牖。闻有吟啸之声，珪不之怪。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纵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诸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未见摈。”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矣。”于是缉丝为缗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必缚”原作“丝”，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缗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外问：“何罪而见缚？其议安在？得无悔邪？”遂引缗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缗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出《宣室志》）

【译文】

晋阳之西有一座童子寺立在郊外。贞元年中，有一个叫邓珪的人寄居在寺中。这年秋，他与好几位朋友会宿，关门之后，忽然间有一只手从窗户伸进来。那手色黄而且瘦得厉害。大伙见了，都吓得发抖。唯独邓珪不怕，反而打开窗子。这时听到有吟啸之声。邓珪不以为怪，问道：“你是谁？”对方回答说：“我隐居山谷有年头了。今晚任风月而游，听说先生在此，特意来拜见。实在不应该坐先生的坐席，愿能坐到窗外，听先生和客人谈话就满足了。”邓珪同意了。坐下之后，那东西和人们谈笑谈得极欢。过了许久，便告退。临走时说：“明晚应该再来。希望先生不要排斥我。”走后，邓珪对大伙说：“这一定是个鬼。如果不追查他的踪迹，将成为祸患了。”于是用丝搓了一根数百寻长的绳子，等候他再来，一定要缚住他。第二天晚上他果然来了，又把手从窗户伸进来。邓珪就把绳子系到他的手臂上，系得很牢，没法解开。人们听到他在窗外问：“我有什么罪而绑我？那讲好的协议哪去了？莫不是后悔了？”于是就拖着绳子跑了。到天明，邓珪和客人们一起追寻他的踪迹。到寺北一百多步的地方，有一棵葡萄，特别繁茂，而绳子就系在葡萄藤上。有一片叶子像人手，正是人们从窗户见到的那只手。于是让人挖出它的根，把它全部烧掉。

刘皂

灵石县南尝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元和”原作“大初”，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年，董叔经为西河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忤董叔，怒甚，遂弃职。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坠。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其妖遂绝。（出《宣室志》）

【译文】

灵石县南曾经夜间出现妖怪，从此乡里人没有敢夜间从那路过的。元和年间，董叔经是西河太守。当时有一个彭城人刘皂，在他手下做孝义尉。刘皂近来因事与董叔经不和睦，刘皂很生气，一气之下便弃官不做，一走了之。刘皂进入汾水关，正好是夜间来到灵石县南，碰上有一个人站在路旁。那人样子怪异，刘皂的马惊了，他便从马上掉下来。老半天他才起来。站在路旁的那个人就上来脱刘皂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刘皂以为是打劫的，不敢反抗。然后向西跑出十多里，来到一家客栈，就讲了这件事。客栈里的人说：“县南夜里有妖怪，本来不是强盗。”次日，有从县南来的人，对刘皂说：“县南田野中有一棵蓬蔓，样子像人，披了一件青色衣袍，你说怪不怪！”刘皂去看了看，果然是自己的那件袍子。乡里人才明白，原来作妖的是一棵蓬蔓罢了。于是把它全烧掉，那妖便灭绝了。

田布

唐田布，田悦之子也。元和中，尝过蔡比，路侧有草如蒿。茎大如指，其端聚叶，若鹪鹩巢在苇。折视之，叶中有小鼠数十，才若皂荚子，目犹未开，啾啾有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的田布，是田悦的儿子。元和年中，田布有一天路过蔡比，见路旁有一种草很像蒿子。草的茎有手指那么粗，它的顶端聚集着叶子，就像鹪鹩在芦苇上筑的巢。他把它折下来一看，叶子里裹着几十只小老鼠，才只像皂荚子那么个小不点，眼睛还没睁开，吱吱直叫。

梁生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树十余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霁，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以春而荣，冬而瘁，固其常矣。焉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悦。后月余，梁生父卒。（出《宣室志》）

【译文】

唐时，兴平之西有梁生的别墅，别墅后园里有十几棵梨树。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头场雪刚下完，那梨树忽然有的开了花，芳香而且繁茂。梁生特别惊奇，以为是吉兆。有个姓韦的人对梁生说：“树木在春天繁荣，在冬天枯败，是不可改变的规律，怎么能说这是吉兆呢？”梁生听了不大高兴。后来一个多月，梁生的父亲死了。

苏昌远

中和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州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忽一日，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艳丽。阅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殷勤。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敷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乃所赠玉环也。因折之，其妖遂绝。（出《北梦琐言》）

【译文】

中和年间，有个叫苏昌远的人居住在苏州所属的县城里。离官道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吴中水乡一般都多有荷花菱角什么的。忽然有一天，苏昌远见到一位女郎。女郎白衣红脸，容质艳丽。看那姿色，就像是神仙界的人。从此，苏昌远就和这位佳人混在一起，以那个小村庄为幽会的场所。苏昌远已经迷惑得不轻，曾经把一只玉环赠给了她。有一天，苏昌远见门前白莲花开得很美，俯身玩赏，见花房中有个什么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送给那女子的玉环。于是他就把这株莲花折了下来。那妖女再也没见。

药怪

上党人

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见。去宅一里，但见一人参枝。掘之，入地五尺，如人体状。掘去之后，呼声遂绝。时晋王广阴有夺宗之计，谄事权要，上君也，党与也，言朋党比而谮。太子竟见废。隋室因此而乱。（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宣室志》。今见《隋书·五行志》）

【译文】

隋文帝时，上党有个人的宅子后边，每天夜里都有人的呼叫声。找还找不到。离宅子一里的地方，有一棵人参。挖它，挖了五尺，才看清它长的是人体形状。把它挖掉之后，呼叫声便再也没有了。当时晋王杨广暗中有夺权篡位之心，他巴结讨好权贵要人，勾结朋党，造谣诬陷，终于使太子被废。隋朝王室因此而乱。

田登娘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之田氏尝穿井，得一根大如臂。节中粗皮若茯苓，香气似术。其家奉释，有像设数十，遂置于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十六七，有容质。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经岁余，女尝日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蹑屐。女遂私之。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矣。其物根每岁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于母。母疑其怪。尝有衲僧过门，其家因留之供养。僧将入佛宇，辄为物拒之。一日，女随母他出，僧入佛堂。门才启，有一鸽拂僧飞去。其夕，女不复见其怪，视其根，亦成朽蠹。女娠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象前根也。田氏并火焚之，其怪亦绝。旧说枸杞茯苓人参术形有异，服之获上寿。或不荤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为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见怪而去之。宜乎！（出《酉阳杂俎》）

【译文】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中有一家姓田的。有一次姓田的挖井，挖出来一块手臂粗细的什么植物的根。根的节中粗皮像茯苓，它的香气像术。田家信奉佛教，家中设有几十个佛像。所以他们就把这块根放在佛像前。田氏有个女儿叫登娘，今年十六七岁，有几分姿色。她父亲常让她供香火。一年多以后。登娘发现有一个年轻人出入佛堂中，身穿白衣脚穿木鞋。一来二去，登娘就和他私通了。既然私通，精神举止便和平常不同了。那块木根每到春天都发芽。田登娘怀孕了，就全都告诉了母亲。母亲怀疑那怪物。有一天一位僧人门前路过，田家就留僧人住下。僧人将要进入佛堂的时候，总有什么东西阻止他。有一天，田登娘跟母亲出去了，僧人进到佛堂。门刚打开，有一只鸽子轻轻掠过僧人身边飞去。那天晚上，田登娘没再见到那怪物。看那块根，也变成朽烂虫咬的木头了。田登娘怀孕七个月，产下三节东西，那形状就像佛像前的那块根。田氏把它烧掉，那怪也就没有了。旧话说枸杞、茯苓、人参、术，形各有异，但是服用这些东西都可以长寿。有的说不吃荤腥，不近女色，遇上这样的好药就能成为地仙。田氏没有这样的奢望，所以发现了怪物就除掉它。应该如此啊！

赵生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生兄弟数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编，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息，虽寒热切肌（“肌”原作“饥”。据明抄本、陈校本改），食粟袭紵，不惮劳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终不易其志。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议，何蔽滞之甚邪！”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入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死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坚。老夫虽无术能有补于郎君，但幸一谒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段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锸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出《宣室志》）

【译文】

天宝年中，有一个姓赵的读书人，他的先人凭文学显贵一时。他兄弟几人，都以进士或明经资格进入仕途。只有这位赵生愚鲁，虽然读书，却不能分开句子，理解含义。因此岁数不小了也不能得到郡守的推荐。有一回他与哥哥弟弟们的朋友一起吃饭，满座红衣绿袍相连，只有他赵生是白衣，他非常不快。等到酒酣，有的人嘲笑他，他便更加惭愧愤怒。一天之后，他撇弃家园隐遁而去，住进晋阳山中。房屋是用茅草盖的。他把一百多编书用箱子运进山来，白天读书，黑夜休息，虽然寒热侵袭，吃的是粗粮，穿的是麻衣，但他不怕劳苦。然而这位赵生生性愚鲁，用力越勤功效越少。他更加愤怒，始终不动摇自己的意志。十几天后，有一个穿短褐衣服的老头来拜访他。老头说：“你隐居深山之中，读古人之书，难道有志于高官厚禄吗？即使这样，学的时间越长而到底也不能分句晓义，是多么不明智不灵活呀！”赵生表示感谢，说：“在下不聪敏，自己估计老了将无用，所以来到深山，读书自悦。尽管不能通晓它的精深微妙之处，但是我一定要死在我想干的事业上，不给先人带来耻辱。又怎能说到官和禄上去呢？”老头说：“你的意志特别坚定。老夫我虽然没有什么仙术异能帮助你，只希望你到我那去一趟。”于是赵生问老头在什么地方住。老头说：“我是段氏之子，家在山西大树底下。”老头说完这话，忽然就不见了。赵生奇怪，以为是妖精，就径直到山西去寻找他的踪迹。果然有棵繁茂的椴树。赵生想：“这就是段氏之子吗？”于是拿来铁锹挖那树下，挖到一棵一尺多长的人参。这人参特别象他见过的那个老头。赵生想：“我听说能变成妖怪的人参，可以治病。”于是就把人参煮着吃了。从此以后他头脑清醒，聪明颖悟，凡是看过的书，都能通晓其中奥妙。一年之后，考中“明经”科，做了好几任官才死。

菌怪

郭元振

郭元振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瞬目出于灯下。元振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元振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久之，元振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数斗，所题句在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郭元振有一回住在山里，到了半夜，有一个脸如圆盘的人眨着眼睛出现在灯下。郭元振一点也没害怕，慢慢地拿起笔蘸了墨，在那人的面颊上写道：“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这是郭元振的警句。写完读了一遍，那人就没了。后来，郭元振跟着打柴的随便走走，发现一棵大树上有白木耳，有几斗那么大，那上面有他题写的那两句诗。

宣平坊官人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归。入曲，有卖油者张帽驮桶，不避道。导者搏之，头随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门。官人异之，随入至一大槐树下，遂灭。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数尺，并树枯根，下有大蛤蟆如叠。挟二笔錔。树溜津满其中也。及有巨白菌如殿门浮沤钉。其盖已落。蛤蟆乃驴也，笔錔乃油桶也，菌则其人矣。里人有买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及怪发，食者悉病呕。（出《酉阳杂俎》）

【译文】

京中宣平坊，有一位官人夜里归来。走进曲斜僻静之处，见有一个卖油的，戴着草帽，用驴驮着油桶，不避开道路。官人的导者上去打他，他的头应声而落，其余部分以及驴和油桶迅速地跑进一个大宅院的门里。官人觉得奇怪，就跟了进去，只见那人和驴跑到一棵大槐树下便不见了。于是官人告诉了这家的主人。这家主人立即命人发掘。挖到几尺深，见树的枯根下有一只大蛤蟆。蛤蟆很恐惧的样子。蛤蟆的两边有两只笔套。笔帽里流满了树的津液，还有一个挺大的白菌就像殿门上的浮沤钉，那盖已经落了。蛤蟆就是驴。笔帽就是油桶。菌就是那个卖油的人了。乡里人有的一个月前就买了他的油，奇怪他的油为什么质量好价钱便宜。等到这事发生，吃过那油的全都呕吐起来。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黄姑蕈者尤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视无人，唯釜煮物，以盆覆之。俄有小儿裸身绕釜而走，倏忽没于釜中。顷之，主人设（“设”原作“说”，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蕈，工独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出《稽神录》）

【译文】

豫章人喜欢吃蕈。有一种黄姑蕈更是味道鲜美。有一家盖房子，煮这种蕈招待帮着盖房的工人们。有一个工人在房上瓦瓦。向下看见地上无人，只有一口锅正在煮着什么东西，用盆盖着。片刻之间，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绕着那锅跑，倏地就在锅里消失了。不多时，主人把煮好的蕈摆到餐桌上，只有那个瓦瓦的工人不吃，也不说。到了天黑，吃蕈的人全死了。

# 龙虎畜狐蛇卷（第418-459卷)目录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苍龙　曹凤　张鲁女　江陵姥　甘宗　南鄩国　龙场

　五色石　震泽洞　梁武后　刘甲　宋云　蔡玉　李靖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龙二 　柳毅

卷第四百二十　　龙三 　俱名国　释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岘　齐浣

沙州黑河　兴庆池龙　井龙　旃然　龙门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萧昕　遗尺潭　刘贯词　韦氏　任顼　赵齐嵩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许汉阳　刘禹锡　周邯　资州龙　韦思恭　卢元裕　卢翰

　李修　韦宥　尺木　史氏子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 　卢君畅　元义方　平昌井　虎头骨　法喜寺　龙庙　豢龙者

　孔威　华阴湫　崔道枢　金龙子　黄驯　临汉豕　烧龙　柳翁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阎浮龙　吴山人　白将军　温媪　柳子华　斑石　张公洞

　五台山池　张老　费鸡师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阳湫

　盐井龙　尹皓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龙 　　张温　郭彦郎　王宗郎　犀浦龙　井鱼　安天龙　曹宽

　梦青衣

蛟 　　汉武白蛟　浔阳桥　王述　王植　陆社儿　长沙女　苏颋

　斗蛟　洪氏女　洪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汉景帝　种僮　封邵　亭长　严猛　袁双　吴道宗

牧牛儿　师道宣　谢允　郑袭　刘广雅　易拔　萧泰　黄乾

　酋耳兽　虎塔　傅黄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峡口道士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费忠　虎妇　稽胡　碧石　鼋啮虎　李徵　天宝选人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刘荐　勤自励　宣州儿　笛师　张竭忠

　裴越客　卢造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张鱼舟　申屠澄　丁岩　王用　张逢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奴　马拯　张升　杨真　王居贞　归生　郑思远　李琢

　谯本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蔺庭雍　王太　荆州人　刘老　虎妇　赵倜

　周义　中朝子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阳人　南阳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陈褒　食虎　周雄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张俊　浔阳猎人　柳并　僧虎　王瑶　刘牧　姨虎　崔韬

王行言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牛　　　金牛　银牛　青牛　牛斗　潜牛　凉州人　牛洛　水牛

牛拜　　桓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伤人　邵桃根

牛异　　洛下人　宁茵　仲小小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马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骢　唐玄宗龙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骢　曹洪司　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张纳之　宋蔡　舞马　续坤　杨翁佛　季南

赵固　韩晞　江东客马　陈璋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马　　　卢从事　韦有柔　吴宗嗣　孙汉威 于远 张全 王武 韦玭

骆驼　　明驼　知水脉　风脚驼　两脚驼　白骆驼

骡　　　白骡　推磨骡

驴　　　僧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高　东市人　贺世伯　王甲

汤安仁　王薰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犬上　　华隆　杨生　崔仲文　张然　杨褒　郑韶　柳超　姚甲

刘巨麟　章华　范翊　郭钊　卢言　赵叟　陆机　石玄度

齐琼　石从义　田招　裴度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坚　王瑚　李德　温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义　胡志忠　韩生

杜修己　袁继谦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羊　　　月氐稍割　西域大羊　宾青羊　齐讼者　梁文　顾霈　潘果

李审言　杨氏　陈正观　安甲

豕　　　燕相　杜愿　都末　刘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汤应　安阳书生

吴郡士人　晋州屠儿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军人

卷第四百四十　　畜兽七

猫　　　唐道袭　卖腊人　归系

鼠　　　王周南　终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逆旅道人　李测　天宝彍骑　毕杭　崔怀嶷　李甲

王缙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卢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枢　朱人　李昭嘏

鼠狼　　张文蔚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狮子　　魏武帝　后魏庄帝　杂说

犀　　　通天犀　杂说

象　　　白象　阆州莫徭　华容庄象　安南猎者　淮南猎者　蒋武 杂说

杂兽　　萧志忠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狼　　　狼狈　狼冢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县村人　张某妻

熊　　　子路　升平入山人　黄秀

狸　　　董仲舒　张华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刘伯祖　吴兴田父　孙乞

黄审　留元寂　郑氏子　晋阳民家

猬　　　费秘　许钦明客　戏场猬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麈　　　吴唐　李婴

獐　　　刘幡

鹿　　　仓鹿　科藤　铜环　鹿马　紫石　陆绍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张盍蹋　车甲　嵩山老僧　王祜　杂说

兔　　　岚州　杨迈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猿　　　白猿　周群　猳国　欧阳纥　陈岩　魏元忠　韦虚已子

　王长史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猿中　　张鋋 杨叟 孙恪 崔商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猿下　　楚江渔者　王仁裕　猕猴　翟昭　徐寂之　张寓言

　　　　　　　　　　　　薛放曾祖　杨于度　猕猴

　　　　　　猩猩　　好酒　能言　焦封　猓然　狨猩猩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说狐　瑞应　周文王　汉广川王　陈羡　管辂　习凿齿

　　　　　　　　　　　　陈斐　孙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狐神　张简　僧服礼　上官翼　大安和尚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沈东美　杨伯成　叶法善

　刘甲　李参军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郑宏之　汧阳令　李元恭　焦练师　李氏　韦明府

　林景玄　谢混之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苞　唐参军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贞　严谏　韦参军

　杨氏女　薛迥　辛替否　代州民　祁县民　张例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冯玠　贺兰进明　崔昌　长孙甲　王老　刘众爱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甑生　王璿　李黁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氏　李苌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张简栖　薛夔　计真　刘元鼎　张立本　姚坤　尹瑗　韦氏子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张直方　张谨　昝规　狐龙　沧渚民　民妇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蛇丘　昆仑西北山　绿蛇　报冤蛇　毒蛇　种黍来蛇

　蚺蛇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黄领蛇　蓝蛇　巴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回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宽　窦武

　楚王英女　张承母　冯绲　魏舒　杜预　吴猛 颜含

　司马轨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

　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觐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山　秦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顾楷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贞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镐　毕乾泰　杜暐　海州猎人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邓甲　苏闰　利州李录事　昝老

　冯但　陆绍　郑翬　张垩子　选仙场　狗仙山　李黄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　番禺书生

　郫县民　游邵　成汭　孙光宪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张氏　顾遂　瞿塘峡　靳老　景焕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　安陆人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苍龙　曹凤　张鲁女　江陵姥　甘宗　南鄩国　龙场　五色石　震泽洞　梁武后　刘甲

宋云　蔡玉　李靖

苍龙

孔子当生之夜，二苍龙亘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孔子要出生的那天夜里，两条苍龙横贯上天而降下，来依附着颜徵的居室，因而生了孔子。有两位仙女手擎香露从空中而来，用香露让颜徵沐浴。

曹凤

后汉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尤异。黄龙见于九里谷高冈亭，角长二丈，大十围，梢至十余丈。天子嘉之，赐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出《水经注》）

【译文】

后汉建武年中，曹凤字仲理是北地太守，政治风化优异。在九里谷高冈亭出现一条黄龙，角长二丈，粗十围，尾巴也足有十几丈。天子赞美这件事，赐给曹凤一百匹帛，增加俸禄二千石。

张鲁女

张鲁之女，曾浣衣于山下，有白雾濛身，因而孕焉。耻之自裁。将死，谓其婢曰：“我死后，可破腹视之。”婢如其言，得龙子一双，遂送于汉水。既而女殡于山。后数有龙至，其墓前成蹊。（出《道家杂记》）

【译文】

张鲁的女儿，曾经在山下洗衣服，有濛濛白雾围在她的周围，因而怀了孕。张氏女耻辱难以忍受，就自杀了。临死的时候，她对她的婢女说：“我死了之后，可以打开肚子看看。”婢女照她的话去做了，得到两条小龙子，就把龙子送到汉水里去了。然后把张氏女埋葬在山上。后来多次有龙来，那墓前形成一条小路。

江陵姥

江陵赵姥以沽酒为业。义熙中，居室内忽地隆起，姥察为异。朝夕以酒酹之。尝见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家人闻土下有声如哭。后人掘地，见一异物蠢然，不测大小，须臾失之。俗谓之土龙。（出《渚宫旧事》）

【译文】

江陵的赵姥以卖酒为主。义熙年中，她的居室内地面忽然凸起来了。赵姥看了认为挺怪，早晚用酒祭奠它。曾经看见一个东西从地里出来，它的头像驴。但是地上当初就没有窟窿。等到赵姥死了，家人听到土下有声音，像哭声。后来人们把地挖开，看到一个挺蠢的怪物。这东西很难说有多大，很快就没了。一般叫它为土龙。

甘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国方士能神咒者，临川禹步吹气，龙即浮出。初出，乃长数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则龙辄一缩。至长数寸，乃取置壶中，以少水养之。外国常苦旱灾，于是方士闻有（“有”原作“而”，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旱处，便赍龙往，出卖之。一龙直金数十斤。举国会敛以顾之。直毕，乃发壶出龙，置渊中。复禹步吹之，长数十丈。须臾雨四集矣。（出《抱朴子》）

【译文】

秦使者甘宗禀奏的关于西域的事说，外国能通神咒语的方士，登临河川，走禹步步法吹气，龙就能浮出来。龙刚出来的时候，是几十丈长。方士吹它，一吹它就一缩，缩到几寸长，就捉住它放到壶里，用很少一点水养着。外国常常苦于旱灾。于是方士听说有干旱的地方，就带着龙前往。把它卖掉。一条龙价值几十斤黄金。全国都会聚集起来观看。直到最后，才把壶打开，放到湖泊里，又走禹步步法吹它，它长到几十丈长，片刻之间便乌云四起，下起雨来。

南鄩国

南鄩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毛鱼。时蜕骨于旷泽之中。鱼龙同穴而处。其国献毛龙一于殷。殷（王子年《拾遗记》“于殷殷”作“雌一雄放”。按事应在舜时，“殷”字讹。）置豢龙之官。至夏代不绝。因以命族。至禹导川，及四海会同，乃放于洛汭。（出《拾遗录》）

【译文】

南鄩国有暗藏在洞穴中的水源，它的下边通向地脉，其中有毛龙和毛鱼。毛龙和毛鱼时常蜕骨在空旷的水泽之中。鱼和龙在一个洞穴里相处。这个南鄩国曾经向殷商献过一条毛龙。殷商那时候设有养龙的官职。到夏代这种官职还有保留，因而用它作为一个部族的命名。到大禹治水，四海会同到一起，就把那条毛龙放到洛水里了。

龙场

《王子年拾遗》曰：方丈山东有龙场，地方千里，龙皮骨如山阜，布散百余顷。《述异记》：“晋宁县有龙葬洲。父老云，龙蜕骨于此洲，其水今犹多龙骨。按山阜冈岫，能兴云雨者。皆有龙骨。或深或浅，多在土中。齿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数十丈，或盈十围。小者才一二尺，或三四寸。体皆具焉。尝因采取见之。”《论衡》云：“蝉生于腹育（“育”字原空缺。据陈校本补），开背而出，必因雨而蜕，如（“如”原作“而”。据明抄本、许本改）蛇之蜕皮云。”近蒲洲人家，拆草屋，于栋上得龙骨长一丈许，宛然皆具。（出《感应经》）

【译文】

《王子年拾遗》上说：“方丈山之东有一个龙场，方圆一千里，龙皮龙骨堆积如山，布散一百多顷。”《述异记》：“晋宁县有一个龙葬洲。老人们讲，龙在这个洲上蜕骨，那水里至今还多有龙骨。考察那里的山岭峰峦，凡是能兴云雨的地方，都有龙骨。有的深，有的浅，大多在土里边。齿、角、尾、足，都很像。大的几十丈，有的粗满十围；小的才一二尺，有的三四寸，体形都具备。曾经借采取的机会见过。”《论衡》说：“蝉在肚子里生长发育，破开背爬出来，一定要借着雨天来蜕变，就像蛇蜕皮一样。”近来蒲洲有一个人家拆草屋，在梁栋上得到一根龙骨，长一丈左右，什么部位都很完备。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于新丰后湖观音寺西岸，获一五色石大如斗。文彩盘蹙，如有夜光。文猛以为神异，抱献之梁武。梁武喜，命置于大极殿侧。将年余，石忽光照廊庑，有声如雷。帝以为不祥，召杰公示之。对曰：“此上界化生龙之石也，非人间物。若以洛水赤砺石和酒合药，煮之百余沸，柔软可食。琢以为饮食之器，令人延寿。福德之人，所应受用。有声者，龙欲取之。”帝令驰取赤石。如其法，命工琢之以为瓯，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以其余屑，置于旧处。忽有赤龙，扬须鼓鬣，掉尾入殿，拥石腾跃而去。帝遣推验。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斗龙所竞之石。其瓯遭侯景之乱，不知所之。（出《梁四公记》）

【译文】

天目山人全文猛，在新丰后湖观音寺的西岸，得到一块斗那么大的五色石头。石头的纹彩盘旋紧蹙，好像有夜光。全文猛以为是神奇之物，就抱着它献给了梁武帝。梁武帝很高兴，让把它放在大极殿旁边。将近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块石头忽然光芒四射，发出雷一样的响声。梁武帝认为是不祥之兆，就召来杰公，把这石头给他看。杰公说：“这是上界的活龙变成的石头，不是人间的东西。如果用洛水的赤砺石和上酒，合成一种药，用这药把这石头煮沸一百次，这石头就变得柔软可吃了。把它雕琢成饮食器皿，能使人延长寿命。这是有福有德的人才享用得了的。其中有声的，龙就要下来取它。”梁武帝派人骑马去取来赤色砺石，就像杰公说的办法那样，命工匠把石头雕琢成盆，用来盛御膳。用这种盆盛的饭菜，格外香美，与众不同。把雕琢剩下的石屑，又放到原来的地方。忽然有一天，一条红色的龙，张牙舞爪地掉尾进入大极殿，抱着那些石头就腾跃而去。梁武帝派人推求查验此事，原来这块五色之石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斗龙竞赛用的石头。雕成的那个盆，遭到侯景之乱以后，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震泽洞

震泽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余尺。有长城乃仰公睺误堕洞中，旁行，升降五十余里，至一龙宫。周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宫室门阙。龙以气辟水，霏如轻雾，昼夜光明。遇守门小蛟龙，张鳞奋爪拒之，不得入。公睺在洞百有余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仿佛说得归路，寻出之。为吴郡守时，乃具事闻梁武帝。帝问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罗浮两山间穴溪，一通枯桑岛东岸。益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小龙千数卫护此珠。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宝珠。”帝闻大嘉。乃诏有能使者，厚赏之。有会稽郡鄮县白水乡郎（“郎”原作“即”。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庾毗罗请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烧杀鄮县东海谭之龙百余头，还为龙所害。汝龙门之宄也，可行乎？”毗罗伏实，乃止。于是合浦郡洛黎县瓯越罗子春兄弟二人，上书自言：“家代于陵水罗水龙为婚，远祖矜能化恶龙。晋简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龙。今龙化县，即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龙，刚猛难化，臣祖化之。化石龙县是也。东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铜鼓石头等诸水大龙，皆识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孙。请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龙石尚在否？”答曰：“在在。谨赍至都，试取观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风雨召戎虏之龙，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龙。”又问曰：“汝有西海龙脑香否？”曰：“无。”公曰：“奈之何御龙？”帝曰：“事不谐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龙脑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数扬道义，许谧、茅容乘龙，各赠制龙石十斤。今亦应在，请访之。”帝敕命求之。于茅山华龙（许本、“龙”作“阳”）隐居陶弘景得石两片。公曰：“是矣。”帝敕百工，以于阗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发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鱼胶之，成二缶。火烧（“火烧”原作“大船”。据陈校本改）之，龙脑香寻亦继至。杰公曰：“以蜡涂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赍烧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龙宫。守门小蛟闻蜡气，俯伏不敢动。乃以烧燕百事赂之，令其通问。以其上上者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陈帝旨。洞中有千岁龙能变化，出入人间，有善译时俗之言。龙女知帝礼之，以大珠三、小珠七、杂珠一石，以报帝。命子春乘龙，载珠还国，食顷之间便至。龙辞去，子春荐珠。帝大喜。得聘通灵异，获天人之宝。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骊龙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间之上者。杂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贵。”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谓杰公虚诞，莫不诘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余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无风雨雷电水火刀兵诸毒厉。骊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无蛇虺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六足二目，当其凹处，有臼（“臼”原作“旧”。据明抄本改）如铁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数尺。无瑕者为之上，有瑕者为下。珠蚌五，于时与月盈亏。蛇珠所致，隋侯哙参，即其事也。”又问蛇鹤之异。对曰：“使其自适。”帝命杰公记蛇鹤二珠。斗余杂珠，散于殿前。取大黄蛇玄鹤各十数，处布珠中间。于是鹤衔其珠，鸣舞徘徊；蛇衔其珠，盘曲宛转。群臣观者，莫不叹服。帝复出如意龙虫等珠，光之远近。七九八数。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龙宫得食，如花如药。如青如饴，食之香美。赍食至京师，得人间风日，乃坚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为奉车都尉，二弟为奉朝请，赐布帛各千匹。追访公睺往不为龙害之由，为用麻油和蜡，以作照鱼衣，乃身有蜡气故也。（同《梁四公记》）

【译文】

太湖之中，洞庭山南有一个一百多尺深的洞穴。有一个叫仰公睺的人无意掉到洞里，向旁边走，升升降降五十多里，来到一所龙宫。龙宫周围四五里，下边有齐膝深的青泥，宫室门户样样不少。龙用气把水分开，霏霏然有如轻雾。白天黑夜都有光明。他来到宫门前。守门的是一条小蛟龙。小蛟龙张鳞奋爪地阻止他，他进不去。他在这洞中一百多天，吃青泥，味道象稻米。忽然有一天好像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顺着那路就出来了。他做吴郡太守的时候，把这事详细地告诉过梁武帝。梁武帝就向杰公问起这事。杰公说：“这个洞穴分四条通道。一条通向洞庭湖西岸；一条通向蜀道青衣浦北岸；一条通向罗浮两山间的穴溪；一条通向枯桑岛东岸。东海龙王第七个女儿掌管龙王的珠藏，一千多条小龙在那里卫护这些珍珠。龙怕蜡，喜欢美玉和空青石，嗜吃燕子。如果能派人前去，可以得到宝珠。”梁武帝听了非常赞赏，就下诏征求能去的人。要重赏。会稽郡鄮县白水乡有一个叫庾毗罗的青年男子要去。杰公说：“你上五辈的爷爷烧杀鄮县东海潭的龙一百多头，回来的路上被龙害死。你是龙家族的仇人，能去吗？”毗罗承认这是事实，就拉倒了。这时候合浦郡洛黎县的瓯越族人罗子春兄弟两个，上书说：“我家世代与陵水龙罗水龙通婚，我的祖先能驯化恶龙。晋简文帝就让我爷爷驯化过毒龙。现在的龙化县，就是我爷爷的住宅。像郡的石龙，刚烈凶猛难以驯化，我爷爷把它驯化了。化石龙县就是因为这事得名的。东海南天台、汀川的彭蠡、石头等名水中的大龙，都认识我的宗祖。也知道我是他们的子孙。请让我去传达皇帝的命令。”杰公说：“你家的朱龙石还在吗？”罗子春说：“在，在。已经带来了。”他就取出来给人看。杰公说：“你的这石头只能制住一般的龙，不能制那为龙王藏珠的龙。”又问道：“你有西海龙脑香吗？”罗子春说：“没有。”杰公说：“那你凭什么制服龙呢？”梁武帝说：“事情还不大好办呢。”杰公说：“乘大船到西海，可以找到龙脑香。从前桐柏真人宏扬道义，许谧、茅容乘龙，各得到桐柏真人赠送的制龙石十斤，现在还应该有，请派人求访。”于是梁武帝命令四处求访，在隐居在茅山华龙的陶弘景那里弄到两片制龙石。杰公看后说：“就是这种东西。”梁武帝命令百工，用于阗舒河里的美玉，雕制了两个小匣，用桐木灰把它磨光，找来宣州的空青，选出最好的，用海龟胶成两个缶，用火烧一烧。不久又弄到了龙脑香。杰公说：“把蜡涂抹到罗子春兄弟二人的身上和衣佩上。”然后又让兄弟二人带上五百只烤好的燕子上路。二人来到龙宫，守门的小蛟龙闻到蜡气，趴在那里不敢动。二人就拿出一百只烤燕子贿赂他们，让它们往里通报。二人把最好的烤燕子献给龙女。龙女吃过之后大加赞赏。二人又把玉匣和青缶献上，详细陈述了梁武帝的意思。洞中有一千岁的龙，可以变成人出入人间，完全可以听懂时俗语言。龙女知道梁武帝这是以礼相待，就把三颗大珠，七颗小珠，一石杂珠送给梁武帝作为回报。她让罗子春兄弟二人乘着龙载着这些珠子回国，一顿饭的工夫就到了。龙回洞，罗子春献珠。梁武帝大喜。能派使者与灵异来往，获得天人的宝物，他当然高兴。他把珠子给杰公看。杰公说：“那三颗大珠，其中一颗是天帝如意珠之下等珠，一颗是骊龙珠之中等珠；那七颗小珠，两颗是虫珠，五颗是海蚌珠，是人间的上等珠；那一石杂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值钱。”梁武帝让所有的官员都来看。百官都说杰公说得荒诞不实，没有不追问的。杰公说：“如意珠中最好的，夜光能照出四十多里；中等的能照十里；下等的照一里。所照到的地方，没有风雨、雷电、水火、刀兵等各种毒疠。骊珠中最好的，夜光能照一百步。中等的十步；下等的只照亮一间屋子。光所照到的地方，没有虫蛇之毒。虫珠，七种颜色，而多半是赤色，六条腿两只眼，在它的凹陷处，有铁鼻状的臼。蚌珠五种颜色，都有夜光，只能照出几尺。没有斑点的是上品，有斑点的是下品。五只珠蚌，可以同月一起盈亏。蛇珠能罗致来珠子。所谓隋侯之珠，群珠来聚，说的便是此事。人们又问蛇珠与鹤珠有什么不同。杰公说：“让它们自己来表明吧。”梁武帝让杰公记一下哪些是蛇珠，哪些是鹤珠。一斗多杂珠，散放在殿前。弄来大黄蛇十条，黑鹤十只，把它们布置在珠子中间。于是，鹤衔起一颗珠子鸣舞徘徊，蛇衔起一颗珠子盘曲宛转。群臣看了，没有不叹服的。梁武帝又把如意、龙、虫等各种珠子拿出来，光照的远近，都和杰公说的一样。罗子春在龙宫吃的东西，如花似药，如青似饴，吃起来特别香美。他带回来一些，让人间的阳光一晒，热风一吹，竟然像石头一样坚硬，不能咬动了。梁武帝命人把这些东西藏到秘府里，让罗子春做了奉车都尉，让他弟弟做了奉朝请，赐给他们各一千匹布帛。后又追访仰公鄮到龙宫去而没被龙害的原因，原来他用麻油和蜡做了照鱼衣，是身上有蜡气的原因。

梁武后

梁武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众趋井救之，后已化为毒龙，烟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久之，因册为龙天王，便于井上立祠。（出《两京记》）

【译文】

梁武郗皇后性情妒忌。武帝刚登基，还没有来得及办理册封的事，于是郗皇后便非常愤怒，忽地投到宫殿庭院里的一口井中。大伙跑过去救她时，她已经变成一条毒龙，烟焰冲天，谁也不敢靠近。武帝悲叹了好久，就册封她为“龙天王”，就在井上立了供奉她的祠堂。

刘甲

宋刘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丽，未尝读佛经，忽能暗诵法华经。女所住屋，寻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觉，宜作二七日斋。家为置高座，设宝帐。女登座，讲论词玄。又说人之灾祥，诸事皆验。远近敬礼，解衣投宝，不可胜数。衡阳王在镇，躬率参佐观之。经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门。云：“魔邪寻至，凡着道服，咸勿纳之。”真变服奄入。女初犹喝骂，真便直前，以水洒之，即顿绝，良久乃苏。问以诸事，皆云不识。真曰：“此龙魅也。”自是复常，嫁为宣氏妻。（出《渚宫旧事》）

【译文】

宋刘甲住在江陵。元嘉年中，他的女儿十四岁，姿色端庄秀丽。她没有读过佛经，有一天却忽然能暗暗地背诵《法华经》。她住的屋里，不久便出现奇异的光。她说，她已经得了正觉，应该做二七日的斋戒。她家为她设置了高座，设立了宝帐。她登上宝座，讲的话都很深奥。又讲人的灾祥祸福，各种事都很灵验。远近的人都很敬佩她。解衣投宝的，不可胜数。衡阳王在镇，亲自率领僚属来观看。经过十二天之后，有一个叫史玄真的道士说，这是一种怪邪现象。他急急忙忙地赶来。她已经知道了，派人守住门，说：“不久将有妖邪之类到来，凡是穿道服的，全都不让进来！”史玄真换了衣服突然进入。她起初还大声地喝骂。史玄真便直接走上前去，把水洒到她身上。她顿然气绝，过了许久才醒。醒后人们再问她各种事情，她便什么都说不记得了。史玄真说，这是被龙魔住了。从此以后她恢复正常，嫁给宣氏为妻。

宋云

后魏宋云使西域，至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三（明抄本“三”作“五”）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泛杀商人。果阤王闻之，舍位与子，向鸟场国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善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咒龙。龙化为人，悔过向王。王即从之。（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后魏时，宋云出使西域。走到积雪山，见山中有大池，池中有毒龙。以前三百商人在这池边止宿，正赶上毒龙愤怒，就把这三百人全都泛水淹死了。果阤王听说这事以后，把王位让给儿子，自己到鸟场国去学婆罗门咒语。四年之中，他很好地掌握了那咒语的法术，就归国恢复了王位，到池边去咒那毒龙。毒龙变成人，向国王表示悔过，国王就把他放了。

蔡玉

弘农郡太守蔡玉以国忌日于崇（“崇”字原空缺，据陈校本补）敬寺设斋。忽有黑云甚密，从东北而上，正临佛殿。云中隐隐雷鸣。官属犹未行香，并在殿前，聚立仰看。见两童子赤衣，两童子青衣，俱从云中下来。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身长丈余，仰掷云中。雷声渐渐大而下来。少选之间，向白蛇从云中直下，还入所出柱下。于是云气转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住，一人捧殿柱，离地数寸。一童子从下又拔出一白蛇长二丈许，仰掷云中。于是四童子亦一时腾上，入云而去。云气稍高，布散遍天。至夜。雷雨大霪，至晚方霁。后看殿柱根，乃蹉半寸许，不当本处。寺僧谓此柱腹空。乃凿柱至心，其内果空，为龙藏隐。（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弘农郡太守蔡玉，在全国的忌日这一天到崇敬寺设斋，忽然有浓密的黑云从东北而上，正临近佛堂。云中有隐隐的雷鸣。官属们还没有行香，一齐站在殿前，仰着头往云上看。他们看见两个红衣童子和两个青衣童子，都从云中下来。两个红衣童子先来到殿西南角的柱子下，抽出一条一丈多长的白蛇。他们把蛇仰掷到云中，雷声渐渐变大而滚动下来。不多一会儿，刚才扔上去的那条白蛇从云中直贯下来，回到所出的柱子下。于是云气变低，着地。青衣童子就下来走边柱子，一个人把柱子捧起来，让柱子离地几寸。另一个人就从柱子下又拔出一条两丈左右长的白蛇，也仰掷到云中。于是四个童子也同时腾身而起，隐入云中。云气渐渐升高，布散满天。到了夜晚，雷雨大作，一直下到第二天晚上才晴天。后来人们去看那殿柱的根部，竟偏离半寸左右，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庙里的和尚说，这桩子是空的。于是就凿柱子到柱心，一看，果然是空的，是龙的隐藏之所。

李靖

唐卫国公李靖，微时，尝射猎灵山中，寓食山中。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馈焉，岁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遂之。会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阴晦迷路，茫然不知所归，怅怅而行，因闷益甚。极目有灯火光，因驰赴焉。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扣门久之，一人出问。靖告迷道，且请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独太夫人在。宿应不可。”靖曰：“试为咨白。”乃入告。复出曰：“夫人初欲不许，且以阴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此乃山野之居，儿子还时，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愳。”既而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靖独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又闻一人应之，曰：“天符，报大郎子当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无暴厉。”应者受符入呈。闻夫人曰：“儿子二人未归，行雨符到，固辞不可。违时见责。纵使报之，亦以晚矣。僮仆无任专之理，当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门曰：“郎觉否？请暂出相见。”靖曰：“诺。”遂下阶见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次当行雨。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云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也。”遂勅黄头，靸青骢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系于鞍前。戒曰：“郎乘马，无勒（“勒”原作“漏”，据陈校本改）衔勒，信其行。马跑地嘶鸣，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马腾腾而行，倏勿渐高，但讶其隐疾，不自知其云上也。风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随所跃，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今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顾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俄顷雨毕，骑马复归。夫人者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本约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妾已受谴，杖八十矣。”但视其背，血痕满焉。儿子亦连坐。奈何？靖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只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于是命二奴出来。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靖曰：“我猎徒，以斗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也。”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出门数步，回望失宅，顾问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岂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岂东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极将相矣。（出《续玄怪录》）

【译文】

唐卫国公李靖，地位低下时，曾经到灵山中打猎，吃住都在山中。山村里的老人们对他的为人感到惊奇，常常给他一些丰厚的馈赠，年头越久馈赠越多。有一天他忽然遇上一群鹿，就去追赶。追到天黑，要舍不追又不能，不多时便在阴晦中迷失了道路，茫茫然不知何处是归路。他怅然而行，心里就非常沉闷。忽然望见远处有灯火，就急忙驰马过去。到那一看，竟是朱门大户，墙宇煞是高峻。叩门叩了好半天，有一人出来问他干什么。李靖便说迷失了道路，想借住一宿。那人说：“我家郎君出去了，只有太夫人在家，留宿应该说是不行的。”李靖说：“请问一下试试。”那人便进门去报告。接着又出来说：“夫人起先不想答应，但是因为天气阴黑，你又说迷了路，就不能不留你了。”于是邀李靖进了客厅。过了一会儿，一位婢女出来说：“夫人来了。”他一看那夫人，年纪有五十多岁，青裙素袄，神气清雅，宛如士大夫之家。李靖上前拜见。夫人答拜说：“两个儿子都不在家，不该留宿，但是现在天色阴晦，又迷失归路，这儿不留你，还让你上哪儿去呢？但是这是山野人家，儿子回来时，也许是半夜，而且还大吵大叫，你可别怕。”然后就吃饭。饭菜都很鲜美，但是多半是鱼。吃完饭，夫人进屋，两个婢女送来床席被褥。这些东西都带香味，富丽奢华。二婢女铺好床闭户而去。李靖想到了山外，夜里到来又吵闹的是什么东西呢？越想越怕，不敢入睡，端坐在那里听外面的动静。将近夜半，听到很急的敲门声，又听一个人答应，说：“天符，报大郎君应该行雨。此山周围七百里，五更天下足，不要迟慢，不要暴厉。”应者接过天符进屋呈报。听夫人说：“两个儿子都没有回来，行雨的符到了，绝对推辞不得。不按时就被责罚。即使去报告，也已经晚了。僮仆没有担当专职的道理，该怎么办呢？”一个小婢女说：“适才见客厅里的客人不是一般人，何不去求他呢？”夫人挺高兴，亲自来叩门说：“您醒着吗？请暂且出来一下。”李靖答应着，从阶上走下来。夫人对他说：“这不是人的住处，是龙宫。我大儿子到东海去参加一个婚礼，小儿子去送他妹妹去了。恰好接到天符，按次序应该行雨。总计两处的云程，合起来超过一万里。去报告来不及，求别人代替又很难求到，就想要麻烦您一小会儿，怎样呢？”李靖说：“我是俗人，不是能乘云驾雾的，怎么能行雨，有办法可以教给我，我听吩咐就是了。”夫人说：“如果能照我的话做，没有不行的。”于是就命人备好青骢马牵过来，又命人取来雨器。原来雨器就是一个小瓶。这小瓶被系在马鞍之前。夫人嘱咐说：“您骑马，不要勒马的衔勒，要让它随便走。马跑的时候，地上发出嘶鸣声，你就从瓶中取出一滴水，滴到马鬃上。一定不要滴多了。”于是李靖上马腾腾而行，越走越高，不知不觉已来到云层之上。风急如箭飞，暴雷脚下响。于是他就随着马的跳跃，就开始滴水。然后就闪电大作，乌云拨开，他望见了他寄住的那个小山村。他想：“我打扰这个村太多了，正感他们的恩德，愁没办法报答，现在很久没下雨了，庄稼苗将旱死，而雨就在我手里，难道还能舍不得给吗？”想到一滴不好干什么，就连下了二十滴。不大一会儿就下完了。他骑马回来，见到夫人在厅里哭了。夫人说：“你怎么错得这么厉害？本来约好了下一滴，为什么私自下了二十尺雨？这一滴，就是地上的一尺雨啊！这个村半夜的时候，忽然间平地水深二丈，哪还有人？我已经受到责罚，挨了八十大板了！”但见她的后背，满是血痕。她的儿子也被连坐。怎么办？李靖又惭愧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夫人又说：“您是人世间的凡人，不懂得云雨的变化，实在不能怨您。只怕龙的军队来找吓着你，您应该马上离去，但是如此麻烦您，没有什么报答您，山里没有别的，有两个小奴送给您吧。一块领走也可以，单领一个也可以。由您选择吧！”于是让二奴出来。一个从东廊下走出来，仪表容貌和悦可亲；一个从西廊下走出来，愤气勃然，怒目而立。李靖心里想：“我是一个打猎的，不怕斗猛之事。现在只领一奴，要是领那个笑脸的，人家就会以为我胆小。”于是他说：“两个都领却不敢，夫人既然相赠，我就领这个生气的吧。”夫人笑着说：“您的欲求也就这样了。”于是就作揖与他告别。那小奴也跟着他走出来。出门才几步，回头看宅舍全无。又扭头去问小奴，小奴也不见了。他只好独自寻路而归。等到天明，望一眼那个小村，汪然一片大水。大树只露出树梢，不再有人。这以后，李靖居然当了大官，指挥军队平定了贼寇之难，立下了盖世的大功。但是他始终没达到相位。只怕是没领到那小奴的原因吧？人们都说“关东出相，关西出将”，难道那二奴一个从东廊出一个从西廊出是暗喻将相？之所以叫做奴，也是人位在下的象征，假如把两个小奴都领走，那就将既做将又做相了。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龙二

柳毅

柳毅

唐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中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于长者。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将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言讫，歔欷流涕，悲不自胜。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恳愿。子有何术，可导我邪？”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不复言矣。脱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毅曰：“敬闻命矣。”女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乃置书囊中。因复问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祗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数顾视之，则皆矫顾怒步，饮龁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引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所见矣。其夕，至邑而别其友。月余（“月余”原作“曰余”。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橘社。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宫。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谛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大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大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燎阿房。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言语毕，而宫门辟，景从云合，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然。”毅而设拜（明抄本“毅而设拜”作“既而对后拜”），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游学于秦。昨下第，间驱泾水右涘，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环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于此。悲泗淋漓，诚怛人心。遂托书于毅。毅许之。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鉴（“能鉴”原作“诊坚”，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听，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视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臂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因命酌互举，以欸人事。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后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系。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怒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立于君左右。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土矣。飨德怀恩，词不悉心。”毅扌为退辞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抚然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已去，勿复如是。”钱塘复再拜。是夕，遂宿毅于凝光殿。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醴，罗以甘洁。初笳角鼙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鈚杰气，顾骤悍栗。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太悦，锡以绔绮，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真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洞庭君俱起奉觞于毅。毅踧踖而受爵。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玑。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以绡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泊酒阑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为九姻所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歘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锁金，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狂妄，搪（“搪”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突高明，退自循顾，戾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暌别。”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满宫凄然，赠遗珍宝，怪不可述。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以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为莫如。遂娶于张氏，而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鳏旷多感，或谋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人也。父名曰浩，尝为清流宰，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张氏，不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毅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余，毅因晚入户，视其妻，深觉类于龙女，而逸艳丰厚，则又过之。因与话昔事。妻谓毅曰：“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经岁余（“经岁余”原作“然君与余”。据明抄本改）有一子。毅益重之。既产逾月，乃浓饰换服。召亲戚相会（明抄本、陈校本“亲戚相会”作“毅于帘室”）之间，笑谓毅曰：“君不忆余之于昔也？”毅曰：“夙为洞庭君女传书，至今（明抄本、陈校本“为洞庭君女传书至今”八字原作“非姻好何以”五字）为忆。”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君使得白。衔君之恩，誓心求报。洎钱塘季父论亲不从，遂至暌违，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某惟以心誓难移。亲命难背。既为君子弃绝，分无见期，而当初之冤，虽得以告诸父母，而誓报不得其志，复欲驰白于君子。值君子累娶，当娶于张，已而又娶于韩。迨张韩继卒，君卜居于兹。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报君之意。今日获奉君子，咸善终世，死无恨矣。”因呜咽泣涕交下，对毅曰：“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明抄本、陈校本“感余”作“爱子”）之意。妇人匪薄，不足以确厚永心。故因君爱子，以托相生（明抄本、陈校本“相生”作“贱质”）。未知君意如何，愁惧兼心，不能自解。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毅曰：“似有命者。仆始见君子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思哉？洎钱塘逼迫之际，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纷纶，唯直是图，不遑避害。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吁！今日君卢氏也，又家于人间。则吾始心未为惑矣。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妻因深感娇泣，良久不已。有顷，谓毅曰：“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乃相与觐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不惊异。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迎问于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来候耳。”嘏省然记之，乃促至山下，摄衣疾上。山有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初迎嘏于砌，持嘏手曰：“别来瞬息，而发毛已黄。”嘏笑曰：“兄为神仙，弟为枯骨，命也。”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已后，遂绝影响。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四纪，嘏亦不知所在。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五虫之长，必以灵者，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鳞虫。洞庭含纳大直，钱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咏而不载，独可邻其境。愚义之，为斯文。”（出《异闻集》）

【译文】

唐朝仪凤年间，有一个叫柳毅的书生赴京赶考落第，要回湘滨，想到泾阳还住着自己的同乡，就前去告别。走了六七里路程，突然间鸟起马惊，马就飞快地跑到旁边的岔道上去了。又跑出六七里才停下。这时他看到一个女人正在道旁牧羊。柳毅感到奇怪，仔细一看，那女子竟是殊绝之色。但是她的俏脸愁苦不舒，她的巾袖污秽无光。她凝神而立，好像在等盼什么。柳毅问她道：“你为什么如此忧伤呢？”女子这才痛苦地致谢，哭泣着回答说：“我很不幸，今蒙垂问，使你受辱，但是怨恨至极，也就不能羞愧退避了，请听听我的不幸遭遇吧。我是洞庭龙君的小女儿，由父母作主嫁给泾川龙王的儿子。但是我的丈夫玩乐无度，被婢女奴仆迷惑，对我一天比一天差，我就把这事告诉了公公婆婆。公公婆婆溺爱他们的儿子，不能把他管住。等到我说的次数多了，要求更迫切的时候，这又得罪了公公婆婆。公公婆婆就把我赶到这里来了。”说完，她抽抽搭搭地哭泣，不胜悲切。又说：“洞庭到这，也不知隔了多远。长天茫茫，连封书信都不能通。心里头孤独绝望，也不知有多么悲哀。听说你要回到吴地去，如果能秘密地去通知洞庭，或者把一尺家书交付给侍者，说不定我还真就有救了呢！”柳毅说：“我是个讲义气的人，听你如此一说，血往上撞，恨自己没有翼翅，不能振飞，这还说什么可不可以呢！但是洞庭湖是深水，我行于尘埃之间，难道可以前去致意吗？只怕路途一显一晦不相通达，辜负了你的委托，又违背了你的诚心。你有什么法术，可以教给我。”女子哭着表示感谢，说：“此事的重要不再说了。如果能得到我家的一点回音，我就是死了也要感谢你。可你现在还没有答应，我怎么敢说？如果你是已经同意了才问的，那么我告诉你，洞庭和京城，没什么两样。”柳毅让她说清楚些。她说：“洞庭的南边，有一棵大桔树，乡里人叫它社桔。你应当解去此带，用它捆扎别的东西，然后敲桔树三下。当有人出来问你的时候，你就跟着往里走，那就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希望你除了传书捎信而外，我诚心诚意地全都讲出来，全指望你了，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柳毅说：“你就放心好了！”龙女于是就从衣襟里取出一封书信，拜了两拜把书信交给柳毅。她望着东方愁泣，泣不成声的样子。柳毅见了，心中也好不悲切。他把书信揣起来，就又问道：“我不知道你放羊有什么用，难道神祗也宰杀生灵吗？”龙女说：“这不是羊，是雨工。”“什么是雨工？”龙女说：“雨工就是雷霆之类的东西。”柳毅仔细看那些羊，羊的行动与其它羊很不一样，但羊的大小以及羊角羊毛与别的羊完全一样。柳毅说：“我是送信人，日后你回到洞庭，可不要把我忘了，不见我呀。”龙女说：“怎么会呢，我们应该像亲戚那样，常来常往。”说完，柳毅作别东去。走了不到几十步，回头望龙女和羊，全都不见了。那天晚上，来到城里告别了朋友，一个多月之后便回到家乡，就到洞庭察访问。洞庭湖的南面，果然有一棵社桔树。于是他就改换了衣带，面对着桔树，拍打了三下。不大一会儿，水波间出现一个武夫，他拜问柳毅说：“贵客是从哪里来的？”柳毅不告诉他实话，说：“我是跑来拜访龙王的。”于是，那武夫在前边揭水指路，拉着柳毅往里走。他对柳毅说：“你应该闭上眼睛，一会就到了。”柳毅照他说的去做，果然不一会儿就来到龙宫。睁眼一看，楼台殿阁，门户千万，奇花异草，无所不有。那武夫就让柳毅在一间大厅的一角停下，说：“你在这等着。”柳毅说：“这是什么地方？”武夫说：“这是灵虚殿。”柳毅仔细观瞧，则是人间的各种奇珍异宝，全都陈列在这里。柱是用白璧雕成的；墙是用青玉砌起的；床是用珊瑚做成的；帘子是用水精做成的；在翠楣上雕饰着琉璃；在虹栋上装饰有琥珀。建筑之宏伟，雕饰之精巧，不可言喻。然而龙王久久不到，柳毅便对武夫说：“洞庭君在哪呢？”对方说：“我们龙王正在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大经，不一会儿就能完。”柳毅说：“什么是大经？”武夫说：“我们龙君是龙，龙以水为神，拿一滴水可以包容陵谷；道士是人，人以火为神圣，用一盏灯就可以烧掉阿房宫。但是灵用之道不同，玄化之理各异。太阳道士精通于人间道理，我们龙君邀他来讲听。”刚讲完，宫门打开，只见一人身披紫衣，手执青玉出现在那里。武夫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龙王。”于是他就到龙王面前禀告。龙王望着柳毅问道：“难道你不是人间的人吗？”柳毅回答说：“我是。”柳毅下拜。龙君也下拜。龙君让柳毅入座，对柳毅说：“水府幽深，寡人愚昧，敢问夫子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事吗？”柳毅说：“我是大王的同乡，生长在楚地，游学于秦地，前些日子赴考不中，走到泾水边上，看到大王的爱女在野外牧羊，风吹玉环，雨浇两鬓，窘迫得令人目不忍睹。于是我就问她。她对我说，因为夫婿对她不好，公婆不管，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她讲话的时候涕泪淋漓，确实令人伤心。她请求我来送一封信，我就答应了，所以我才来到这里。”于是柳毅取书信交给龙王。龙王看完信，用袖子捂着脸哭道：“这是老爹爹的罪过呀！我成了聋子和瞎子，不能亲自过问女儿的情况，致使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在遥远的异地遭受迫害。你是一个行路之人，竟能以此事为急，天高地厚之恩，永不敢志！”说完，又哀叹半天，左右的人也都跟着流泪。这时候有一个侍者来到龙王面前，龙王把书信交给他，让他送到宫中去。不多时，宫中上下全都恸哭失声。龙王吃惊地对左右说：“赶快告诉宫中，不要哭出声来，恐怕被钱塘听了去就得出乱子。”柳毅问：“钱塘是什么人？”龙王说：“是我弟弟，以前是钱塘君，如今则已经把政权交与他人了。”柳毅问：“为什么不让他知道？”龙王说：“因为他勇猛过人。以前尧帝那时候遭洪水九年，就是他一生气干的。近来与天将不如意，填塞五山。上帝因为我略有一点恩德于古今，就宽恕了他的罪过，但还是把他拘留在我这里。所以钱塘的人，天天等着他回去呢。”话还没完，忽然有大声传来，天摇地动，宫殿抖颤，云烟奔涌，霎时有一条一千多尺长的赤色臣龙，瞪着雷电一样大眼，张着血盆一样的大口出现了。鳞和鬣火一样红。脖子上套着重锁，锁连着玉柱。千震万霆，前后左右滚响，风雪冰雹，一时大作，于是向青天飞去。柳毅吓得倒在地上，龙王亲自把他扶起来说：“不要怕，本来无害。”柳毅老半天才稍微安定下来，于是就向龙王告辞，说：“我希望能活着回去，以避免他再来。”龙王说：“一定不会的。他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他回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请暂留一时，让我略表情意。”于是就摆下酒宴，热情款待。不长时间，和风吹来，祥云飘动，喜气融融，旗幡招展，箫鼓相随，丝竹悦耳，红妆千万，笑语连连。后边走着一人，神态自若，玉珮满身，衣裙华丽。走近一看，正是先前托自己捎信的那一位。但是她若喜若悲，零泪成串。一会儿，红烟从她的左边冒出，紫气从她的左边飘来。香气缭绕，她便进入宫中。龙王笑着对柳毅说：“泾水的被囚之人到了。”龙王也告辞回到宫中。片刻间，又听到怨恨叫苦之声，久而不止。过了一会儿，龙王又出来，和柳毅一起饮食。又有一人身穿紫衣、手执青玉，神貌重重，立在龙王左右。龙王对柳毅说：“这就是钱塘。”柳毅起身上前拜见。钱塘也还礼相迎。他对柳毅说：“我侄女不幸，被顽童凌辱，多亏您信义昭彰，不远万里来送信，不然，这时候已变成泾陵之土了。蒙受大恩大德，用言词是不能完全表达出内心的感激之情的。”柳毅谦虚地退让，辞谢，毕恭毕敬。然后，钱塘回头向兄长报告说：“刚才，我是辰时从灵虚殿出发的，巳时到了泾阳，午时在那打了一仗，来时回到这里。这中间，我还驰到九天，把事情告诉了上帝。上帝知道侄女的冤屈，宽恕了她的过失，所以我到泾阳去问罪，得到上帝的赦免。但是我刚肠激发，没来得及告辞，惊扰了宫中，又忤犯了宾客，心中又愧又怕，不知还有什么过失。”于是他退而再拜。龙王说：“一共杀了多少人？”钱塘说：“六十万。”又问：“伤了庄稼没有？”回答说：“八百里。”龙王又问：“那个无情郎在哪？”钱塘说：“让我吃了。”龙王安慰他说：“那顽童做出这等事，实在是不可忍受。但是你也做得太鲁莽了。仰仗上帝显圣，体谅她的大冤。不然，我怎么推辞呢？从此以后，不要再这么干了。”钱塘又拜。这天晚上，就让柳毅宿在凝光殿。第二天，又在凝碧宫设宴招待柳毅。会见亲戚朋友，摆设宏大的乐队，各种美酒糖果应有尽有，各种乐器，各式旌旗，各样兵器应有尽有，右边有一万人随乐起舞。有一个人上前报告说：“这是钱塘的《破阵》乐。”旗幡透着豪杰之气，勇猛异常，见了令人战栗，在座的人看了，毛发都竖起来。左边有一千名女子跳舞，罗绮珠翠，重石丝竹。一女子上前报告说：“这是《贵主还宫》乐。”清新的乐声轻柔宛转，如诉如慕。在座的人听了，不觉泪下。两边的舞蹈结束之后，龙王十分高兴，赐绔绮奖励跳舞的人们。然后，大家依次坐好，纵酒娱乐。酒酣，龙王拍着坐席唱道：“高天苍苍啊，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啊，怎么能思量？狐神鼠圣啊，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啊，其谁敢当？威谢真人啊，信义长，令我骨肉啊，还故乡。齐说惭愧啊，何时忘？”龙王唱完，钱塘又唱道：“上天配合啊，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啊，彼不当夫。心中辛苦啊，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啊，雨雪罗襦。靠明公啊传素书，让骨肉啊家如初，永说珍重啊无时无。”钱塘歌罢，龙王也站起来，二人一起捧杯来到柳毅面前，柳毅恭敬不安地接过杯子，喝完之后，又回敬了两杯，然后唱道：“碧水悠悠啊，泾水东流。伤美人啊，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啊，以解君忧。哀冤果然昭雪啊，还处重玉之优。承受和雅啊感甘馐，家中寂寞啊这里难久留，想要离去啊心里多悲愁。”他唱完，在座的都呼万岁。于是，洞庭龙王和钱塘龙王各出一物，一个是盛有开水犀的碧玉箱，一个是盛着照夜玑的红珀盘，二人一块捧给柳毅。柳毅先辞谢后接受。然后，宫中之人，全都向柳毅送来珠宝丝帛等礼物，重重叠着，光彩焕然。不一会，他就被前前后后堆积如山的礼物埋没了。柳毅看看四面的人，不断地说话，不断地微笑，不断地揖手致谢。等到酒兴极浓之时，柳毅辞席，又在凝光殿住了一宿。次日，又在清光阁宴请柳毅。钱塘龙王借酒遮脸，对柳毅说：“没听说‘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吗？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要对你说一说。如果可以，那咱们就都在云霄；如果不行，那就都成粪土。你认为如何呢？”柳毅说：“请讲。”钱塘说：“泾阳的妻子，就是洞庭龙王的女儿。她性情淑雅相貌美丽，被九姻推重，不幸被坏蛋凌辱。现在那坏蛋已经没了，想要与你结为亲戚，使受恩的知恩，让怀爱的能爱，这不是君子有始有终的做法吗？”柳毅肃然站起，忽然笑着说：“实在不知道钱塘君如此谨小慎微。我刚开始时听说您跨九州，怀五岳，发泄愤怒。又看到您挣断重锁、拉倒玉柱，去救急难。我以为刚烈耿直，没有能赶上你的。犯法的不避死，感动的不贪生，这是真正的大丈夫的志气。为什么音乐正优美，宾客正和谐，不顾君子之道，以威力强加于人呢？难道这是我平素希望的吗？如果在洪波之中，在玄山之间遇上您，您鼓起鳞片和长须，披着云和雨，用死来逼迫我，我就会视您为禽兽。现在，你身穿锦衣，头顶高帽，坐在这里谈论礼义，尽五常的志性，负百行的微旨，即使是人间的贤杰，也比不上你，况且你还是江河里的灵类呢？而你想要以蠢大的身躯，勇猛的性情，凭借着酒气，强迫别人，难道这是正直的吗？况且我的气质，不足以藏到你的一甲之间，但是我敢于以不屈服的决心，胜过你不道德的霸气。希望你三思。”钱塘龙王于是尴尬地说：“我从小生长在宫中，没听过正论，刚才说话狂妄，搪突了高明，退回来自我审视，可谓罪大恶极，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一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而疏远就行了。”那天晚上又欢宴，音乐如旧，柳毅和钱塘龙王成了知心朋友。第二日，柳毅告辞要回家，洞庭龙王的夫人在潜景殿宴请柳毅，男女仆妾等全都不在场，夫人哭着对柳毅说：“我的亲生骨肉受您的深恩，遗憾的是还没有很好报答，就到了告别的时候。”于是让前泾阳女当席向柳毅下拜致谢。夫人又说：“现在一别，难道还有再相遇的日子吗？”柳毅虽然当时没有应允钱塘王的提亲之请，但是现在，他很有叹恨的表情。宴罢相别，满宫人都很凄然。赠送的珍宝，尽难述说。柳毅于是循着来路走回岸来，有十几个人担着东西跟在他身后。到家之后，那十几个人才离去。柳毅就到广陵珠宝店去，出卖他带回来的宝贝，卖了还不到百分之一，钱数已足够一兆。所以淮西的富户都以为不如他。他就娶了一个张氏女为妻。又娶了韩氏。几个月后，韩氏又死了。他搬家到了金陵，常因为没有妻室而感慨，有的人就为他另谋配偶。有一个媒人告诉他说，有一个卢氏女，是范阳人。她父亲叫范浩，曾经是清流县令，晚年喜欢道教，独自各地周游，如今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她母亲姓郑。前年她嫁到清河的张家，不幸姓张的丈夫早死。母亲可怜她年纪还小，爱惜她贤慧漂亮就想再选好郎君配她，不知柳毅有没有意。柳毅就选择了好日子举行婚礼。男女两家都是豪门富户，典礼所用之物，尽量地丰盛，金陵的各界人士，没有不敬仰的。一个多月之后，柳毅晚上进屋，见自己的妻子很像龙女，而且比龙女还丰腴美艳。于是就和她谈起他与龙女的事。妻对他说：“人世间哪能有这样的道理呢？”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妻子为他生下一子，他就更看重妻子了。孩子满月，就给孩子修饰打扮换上衣服，召集亲友相会。这期间，妻子对柳毅说：“你不记得我的过去了。”柳毅说：“过去我为洞庭龙王的女儿传书，至今还记忆犹新。”妻子说：“我就是洞庭龙王的女儿啊！泾川的冤枉，你使我得到昭雪。我蒙受你的恩情，决心求报。等到我的叔父钱塘龙王提亲你不应允，就离开了。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要把我嫁给濯锦龙王的小儿子，但是我的决心难以改变。父母之命也难违。被你拒绝之后，分处两地没有相见之期，而当初的冤情，虽然能告之于父母，却不能满足报恩的愿望，就又想跑来向你表白。正赶上你几次娶亲，先娶张氏，又娶韩氏，等到张韩二人相继早亡，你搬家到这里，所以我的父母就成全了我报答你的心愿。今天能够侍奉你，一定要白头到老，死而无恨。”于是就呜咽啼泣，泪如雨下，对柳毅说：“才成亲的时候我没说实情，是因为知道你没有重色之心。至今天才说，是因为知道你有感动于我的意思。妇人微薄，不值得你立下永远对我好的决心，所以就借着你的爱子，来托付我的一生。不知你意下如何，心里又愁又怕，不能自解。你把我的书信接到手的时候，笑着对我说：‘日后回到洞庭，一定不要避而不见我。’实在不知道那个时候，你难道就有意于今天的事了吗？后来叔父向你提亲，你坚决不应，你是确实不愿意吗？还是因为生气呢？你说说好吗？”柳毅说：“这好像是命里注定的。我当初在泾阳之野见到你时，见你受冤抑郁而憔悴，确实有不平之心，心里想的只是帮你昭雪冤恨，没想别的。对你说‘一定不要避而不见’的话，是偶然说出来的，哪有什么想法？等到钱塘逼迫我的时候，只是因为没有那样的道理，才把我激怒的。当初我就是以正义的行为为决心，哪有用帮了人家逼人家作妻的道理呢？这是一个不可。我平素善于以恪守真诚为志尚，难道能委屈了自己又心安理得吗？这是第二个不可。当时纷纷互相敬酒，我因为直率地抒发胸臆，只图痛快，来不及避害。但是要分别的时候，见到你有依恋的表情，我心里就特别后悔。但是终于因为人事的限制，不能报谢。唉，今天你是卢氏，又住在人间，那么我当初的想法不用疑惑了。从此以后，咱们永远相亲相爱，心里没有丝毫的顾虑了。”妻子被深深感动，娇泣良久不已。过了片刻，妻子对柳毅说：“不要因为我不是人类，就以为我没有情意，我本来就知道应该报答。龙的寿命是一万岁，现在我和你一样了。水陆两地没有不能去的地方，你不要以为荒唐。”柳毅赞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皇帝的客人，却又能吃到神仙的酒宴！”于是夫妻共同到洞庭探亲，到了之后，宾主的盛礼难以纪得周详。后来他家住在南海，将近四十年，他家的屋宇、车马、珍宝、物玩，即使是侯伯之家，也无法相比。柳毅的族人全都沾光受惠。一年年过去，却不见柳毅衰老。南海的人们，没有不惊异的。到了开元年中，皇上有意于神仙之事，到处求索道术，柳毅不得安宁，就和全家一起归居洞庭。一共十几年没人知道他的踪迹。到了开元年末，柳毅的表弟薛嘏是京畿令，贬官东南路过洞庭，大白天里向水上一望，但见青山从水中升起。船上人都望着说道：“这本来没有山，恐怕是水怪吧？”指顾之间，山和船接近了，就一条彩船从那山中驶来，迎着薛嘏就发问。其中有一个人喊他说：“柳公等着你呢！”薛嘏恍然记起柳毅，就急忙跑到山下，抓着衣襟急急忙忙上了山，见上面有一所宫阙和人间一样，柳毅站在宫室之中，前边排列着乐队，后边罗列着珠翠，古玩珍宝之多，比人间多出许多倍。柳毅的谈论更加玄奥，容颜更加年少。一开始在墙下迎接薛嘏。他拉着薛嘏的手说：“咱俩才分别不长时间，而你的毛发都黄了！”薛嘏笑着说：“你是神仙，我是枯骨，这是命啊！”柳毅于是就拿出五十丸药来送给薛嘏，说：“此药一丸，可增寿一岁。岁数满了你再来，不要久居人世，自己苦自己。”欢宴之后，薛嘏就辞行。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踪迹。薛嘏常把这事告诉别人。大概四十年以后，薛嘏也不知去向。陇西李朝威叙述这事并叹道：“五虫一定以灵者为长，有别于这里见到的。人是裸虫，而去相信鳞虫。洞庭龙王胸怀博大率直，钱塘龙王迅疾磊落，应该有所继承。对薛嘏只咏叹而未作详细记载，只有他可邻近仙境。我认为有意义，就写了这篇文章。

卷第四百二十　　龙三

俱名国　释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岘　齐浣　沙州黑河　兴庆池龙　井龙　旃然　龙门

俱名国

僧祗律云，佛住舍卫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时有商人驱八牛到北方俱名国。有一商人在泽中牧牛。时有离车捕龙食之，捕得一龙，离车穿鼻牵行。商人问离车：“今汝牵此龙何用？”云：“我将杀而为啖。”商人欲以一牛易之，捕者邀至八牛，方许。商人即放龙令去。既而复虑离车追逐，复捕取放别池中。龙忽变为人，语谓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报恩，可共入宫，当报大德。”商人答言：“龙性率暴，嗔恚无常，或能杀我。”答云：“不尔。前人系我，我力能杀彼人。但以我受菩萨法，都无杀心。何况君今施我寿命，顾当加害。若不去者，少住此中。我先往扫除。”商人后入宫内，见龙门边，二龙系在一处。因问汝为何被系。答言：“此龙女半月中，三日受斋法。我兄弟守护此龙女，不为坚固，为离车所捕。以是被系。”龙女俄出，呼商人入宫坐宝床上。龙女言：“龙中有食，能尽寿而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阎浮提人食者。未知君欲何食。”答言：“须欲阎浮提食。”即时种种饮食俱备。商人问龙女：“此龙何故被系？”龙女言：“此有过，我欲杀之。”商人言：“汝莫杀。”“乃言不尔，要当杀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当食耳。”复言曰：“不得直放之，当罚六月，摈置人间。”商人见龙宫中，宝物庄严饰宫殿，即问：“汝有如是庄严，因受菩萨何为？”答言：“我龙法有五事苦。何等为五？谓生时、眠时、淫时、嗔时、死时。一日之中，三过皮肉落地，热沙簇身。”商言：“汝欲何求耶？”答言：“人道中生，为畜生苦不知法，故欲就如来出家。”龙女即与八饼金，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属终身用之不尽。复言汝合眼。即以神变持着本国，以八饼金与父母。曰：“此是龙金。”说己更生尽寿用之不可尽。时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暂救龙女，恩报弥重；况持大斋，受福宁小？（出《法苑珠林》）

【译文】

和尚祗律说，佛住在舍卫城的南方。有一个叫“大林”的都城，当时有一个商人赶着八头牛到北方的俱名国去。有一个商人在水洼地里牧牛。那时有一个叫离车的人扑龙杀肉吃。离车捕到一条龙，就穿着龙鼻子牵着走。商人问离车；“现在你牵着这条龙有什么用？”离车说：“我要杀了吃。”商人想用一头牛交换那条龙。离车要商人交出八头牛才肯交换。商人就把龙放了，让它离去。然后又想到离车会来追赶，就把龙又捕来放到另外的池子之中。龙忽然变成了人，对商人说：“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想要报恩。你可以和我一起入宫，报达你的大恩大德。”商人回答说：“龙的脾气又直爽又暴躁，喜怒无常，也许能杀害我。”龙回答说：“不会的。前边那个人拴我，我的力气完全可以杀死那个人，但是我受菩萨规范，完全没有杀心，何况你现在救了我的性命，怎么能加害？如果你不去，请在这里少住，我先去扫除。”商人后到龙宫，见龙门旁边，两条龙被绑在一处，于是就问：“你们为什么被绑呢？”两条龙回答说：“这里的龙女半月之中，有三天受斋法，我们兄弟两个守护此龙女，守护得不够牢固，被离车捉了去，因此我们被绑了起来。”不一会儿龙女出来了，迎商人入宫坐到宝床上。龙女说：“龙中有一种能使寿命达到极点而消化的食物。有二十年消化的，有七年消化的，有阎浮提人吃的。不知你想要什么样的食物？”商人说他要阎浮提人吃的食物。当时种种饮食全都具备。商人问龙女：“这两条龙为什么被绑？”龙女说：“这两条龙有过错。我想杀他们。”商人说：“你不要杀他们。”龙女说不行，应该杀。商人说：“你放了他们，我才能吃饭。”又说道：“不能直接放，应当罚六个月，扔到人间去。”商人见龙宫中，宫殿很庄严，用宝物装饰着，就问：“你有如此庄严的龙宫，为什么还要接受菩萨的约束呢？”回答说：“我们龙的规矩中，有五种情况最苦。哪五种情况呢？是出生的时候、睡眠的时候、淫雨的时候、嗔怒的时候、死亡的时候。一天当中，要三次通过皮肉落地，热沙簇身。”商人说：“你想要追求什么呢？”龙女回答说：“我想到人道中生存，因为畜生苦于不知道法度，所以我想跟着如来出家。”龙女当时给了商人八饼金，说这些金子足够你父母眷属终身用之不尽的了。还让他闭上眼睛，用神变之法把他送回本国。商人把八饼金交给父母，说：“这是龙金。”说自己再活一辈子也用不完。他当时想到不能不做善事，暂时救了龙女，报恩还如此之重，何况久持大斋，受福难道会小吗？

释玄照

释玄照修道于嵩山白鹊谷，操行精悫，冠于缁流。常愿讲《法华经》千遍，以利于人。既讲于山中，虽冱寒酷热，山林险邃，而来者恒满讲席焉。时有三叟，眉须皓白，容状瑰异，虔心谛听。如此累日。玄照异之。忽一旦，晨谒玄照曰：“弟子龙也，各有所任，亦颇劳苦，已历数千百年矣。得闻法力，无以为报，或长老指使，愿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阳经时，国内荒馑，可致甘泽，以救生灵。即贫道所愿也。”三叟曰：“召云致雨，固是细事。但雨禁绝重，不奉命擅行，诛责非细，身首为忧也。试说一计，庶几可矣。长老能行之乎？”玄照曰：“愿闻其说。”三叟曰：“少室山孙思邈处士道高德重，必能脱弟子之祸，则雨可立致矣。”玄照曰：“贫道知孙处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孙公之仁，不可诊度，着千金翼方，惠利济于万代，名已籍于帝宫，诚为贵真也。如一言救庇，当保无恙。但长老先与之约，如其许诺，即便奉依。”即以拯护之方，授于玄照。玄照诣思邈所居，恳诚祗谒，情礼甚谨。坐定久之，乃曰：“处士以贤哲之度，济拔为心，今者亢阳，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于今。幸一开恩，以救危歉。”思邈曰：“仆之无堪，遁弃山野，以何功力，济于人也？苟有可施，固无所吝。”玄照曰：“贫道昨遇三龙，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诛罪非轻。唯处士德尊功大，救之则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逊曰：“但可施设，仆无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后，三龙避罪，投处士后沼中以隐。当有异人捕之，处士喻而遣之，必得释罪矣。”思邈许之。玄照归，见三叟于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约一日一夜，千里雨足，于是如期泛洒，泽甚广被。翌日，玄照来谒思邈。对语之际，有一人骨状殊异，径往后沼之畔，喑哑叱咤。斯须，水结为冰。俄有三獭，二苍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系之，将欲挈去。思邈召而谓曰：“三物之罪，死无以赎。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脱之。兼以此诚上达，恕其重责也。”此人受教，登时便解而释之，携索而去。有顷，三叟致谢思邈，愿有所酬。孙曰：“吾山谷之中，无所用者，不须为报。”回诣玄照，愿陈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无阙，不须酬也。”三叟再为请。玄照因言，前山当路，不便往来，却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风雷为责，即可为之。”是夕，雷霆震击。及晓开霁，寺前豁然，数里如掌。三叟复来，告谢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报，尤为奇特矣。（出《神仙感遇传》）

【译文】

玄照和尚在嵩山白鹊谷修道，操行精到谨慎，在出家人中推为首位。他常常愿意讲授一千遍《法华经》，以利于他人。在山中开讲之后，虽然寒暑无常，山路险恶，但是来听讲的总是坐无虚席。当时有三个老头，眉毛胡须全白，相貌与众不同，在那虔诚地听讲。如此听了多日，玄照感到奇怪。忽然有一天，三个老头一大早就来拜谒玄照。他们说：“我们三个弟子，是龙，各有自己的职务，也很劳苦，已经好几千年了。能听到您的法力，没有什么报答的，也许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愿意效微薄之力。”玄照说：“现在阴阳失调，干旱少雨，国内闹饥荒，你们可以下些雨来拯救天下百姓。这就是贫道的愿望。”三个老头说：“聚云下雨，本来是一桩小事。只是关于下雨的禁令绝对严重，不奉上天之命擅自行雨，杀头之罪不是小事，有掉脑袋的危险呢！我们试说一个办法，差不多可以成功，不知长老能不能去做？”玄照说：“那就说给我听听吧！”三个老头说：“少室山的孙思邈处士道高德重，一定能使弟子的灾祸解脱。那就可以马上下雨了。”玄照说：“贫道知道孙处士在山中，但是不知道他的道行，又怎么能如此呢？”三个老头说：“孙公的仁义，不可估量。仁义之心附着于济世的药方，造福于万代。他的名望已经在天宫里登记入册，实在是个世外高人。如果他能说话相救，保证没有问题。只要长老先与他约好，如果他答应了，立即就依你的话去做。”于是他们就把救护的办法告诉了玄照。玄照到孙思邈的住处去，诚恳地拜谒，人情礼数特别谨慎，坐定许久才说：“孙处士以贤德明哲的气度，把济助于苍生为己任，现在极旱，寸苗不长，百姓叫苦不迭，焦渴干枯如此，施用仁哲的时候到了。希望你开恩，救一救天下百姓。”孙思邈说：“我没能耐才遁入山野，凭什么功力有助于人呢？如果有什么可以施与百姓，保证不能吝惜。”玄照说：“贫道昨天遇到三条龙，让他们下点雨，他们都说，不奉上帝的命令擅自行雨，杀头之罪不轻，只有孙处士德高功大，能把他们救下来。我特意来表示心愿，请处士斟酌。”孙思邈说：“只要可以办到，我没什么顾惜的。”玄照说：“下雨之后，三条龙逃避罪责，投到处士居所后边的池子里隐蔽。当有异人来捕捉他们的时候，处士向来人说明白，把他打发走，三条龙就会免罪。”孙思邈答应下来。玄照回山，在路上遇到三个老头，玄照就把孙思邈的意思告诉了他们。他们约好一天一夜，如期下雨，淋淋洒洒，滋润千里。第二天玄照来谒见孙思邈，说话之间，有一个样子奇特的人，直接来到后边的池畔，嘟嘟囔囔地念起咒语，一会儿，池水结为冰，立刻有二苍一白三只水獭从池中出来。那人就用赤色绳索把三只水獭捆绑起来，要带走。孙思邈上前打招呼说：“这三个东西的罪，就是处死也是应该的。但是他们昨天擅自下雨，是我让他们干的，希望饶过他们，并请代我向上帝请求，不要责罚他们了。”那人听了这些话，立刻便解开绳索把他们放了，自己提着绳索离去。过了一会儿，三个老头向孙思邈致谢，想要酬谢他。孙思邈说：“我住在山谷之中，用不着什么东西，不需要报答。”三个老头回身又拜见玄照，要为他效力。玄照说：“住在山中，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此外什么也不需要，不用什么报酬。”三个老头再三要求，玄照便说：“前山挡路，来往很不方便，你们可以把它搬走吗？”三个老头说：“这是一件小事，只要别怪怨风雷太大就行，马上就可以办。这天晚上，雷霆大作，狂风四起，到了早晨才风停雨住。寺前的土山没了，豁然开朗，平坦如掌。三个老头又来，叩谢而去。孙思邈的道行最高，不图他们报答，尤其令人敬佩。

王景融

唐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迁父灵柩就洛州，於埏道掘着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而观之，有气如烟直上，冲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前侍御史王景融，是瀛州平舒人。他迁移父亲的灵柩到洛州，在墓道里挖到一个龙窟，龙窟像瓮口那么粗。王景融俯身往下观看，有一股烟气从洞里冲上来，冲了他的眼睛，他就失明了。十天后他死了。

凌波女

玄宗在东都，昼寝于殿，梦一女子容色浓艳，梳交心髻，大帔广裳，拜于床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乞赐一曲，以光族类。”上于梦中为鼓胡琴，拾新旧之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尽记之。因命禁乐。自（“自”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与琵琶，习而翻之。遂宴从官于凌波宫，临池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复定，有神女出于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没。因遣置庙于池上，每岁祀之。（出《逸史》）

【译文】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白天在殿中睡觉，梦见一个女子跪拜于床下。那女子容色浓艳，头梳交心髻，身披大帔广裳。玄宗问她：“你是何人？”她说：“我是陛下凌波池中的龙女，保卫皇宫，保护圣驾，我实在是有功的。现在陛下洞晓天上的音乐，请陛下赐给我一曲，以光耀我的族类。”皇上在梦中为她拉起胡琴，拾取新旧之声为她奏了一曲《凌波曲》。龙女向玄宗拜了两拜而去。等到醒来，都还记着呢。于是就命令宫中当日禁乐。皇上亲执琵琶反复演练推敲，以符合原曲。于是就在凌波宫宴请百官，临池演奏新曲。池中的波涛涌起而又平定，有一位神女出现在水面上，正是前些天梦中见到的那女子。那女子在水面上听了很久才沉下去。于是皇上令人在凌波池上建了庙，每年都祭祀她。

陶岘

陶岘者，彭泽令孙也。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则泛游于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数载不归。见其子孙成人，皆不辩其名字也。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仕宦。有知生（明抄本“知生”作“生知”）者通于八音，命陶人为甓，潜记岁时，取其声，不失其验。尝撰《集乐》录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备极空巧。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馔。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而岘有夕乐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则穷其境物，乘兴春行。岘且名闻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岘拒之曰：“某麋鹿闲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诣者。系水仙（《甘泽谣》“系水仙”作“系方伯”）之为人，江山之可驻耳。吴越之土，号为水仙。曾有亲戚为南海守，因访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远来，赠钱百万。及遇古剑，长二尺许，又玉环，径四寸，及海船昆仑奴名摩诃，善游水而勇捷，遂悉以钱而贯之。曰：“吾家至宝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湘（“湘”原作“柏”，据陈校本改）江。每遇水色可爱，则遗剑环于水，命摩诃取之，以为戏乐。如是数岁。因渡巢湖，亦投剑环，而令取之。摩诃才入，获剑环而便出曰：“为毒蛇所啮。”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诃所伤，得非阴灵怒乎？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岘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但狥所好，莫知其他。且栖迟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贱，擅贵游之欢，浪迹怡情仅三十载，固亦分也。不得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养，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须一到襄阳山，便归吴郡也。”行次西塞山，维舟吉祥佛舍。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剑环，命摩诃下取，见汩没波际，久而方出，气力危绝，殆不任持。曰：“剑环不可取也。有龙高二丈许，而剑环置前，某引手将取，龙辄怒目。”岘曰：“汝与剑环，吾之三宝。今者二物既亡，尔将安用？必须为吾力争之也。”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泉一入，不复还也。久之，见摩诃支体磔裂，污于水上。如有示于岘也。岘流涕水滨，乃命回棹。因赋诗自叙，不复议游江湖矣。诗曰：“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程。鹤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从此舍舟何所诣，酒（“酒”原作“日”，据陈校本改）旗歌扇正相迎。”（出《甘泽谣》）

【译文】

陶岘，是彭泽令陶渊明的孙子。开元年间他家住昆山。家里有丰厚的田产。他选择一个诚实可靠能守事业的家人，把家事全交付给这人，自己则泛游于江河湖海，遍行天下。往往几年不回家，见到他的子孙长成大人，他全分辨不清他们的名字。陶岘的文学，可以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但他自命“疏脱”，不谋仕宦。有一个了解他的人精通音乐，让制陶工人做砖，他偷偷地记住这些砖的制成年月日时，取它们的声音为乐曲，很有效果。陶岘曾经撰写《集乐》，记录八音，以审定音乐的得失成败。他制了三条船。做得极其精巧。一只船由他自己乘坐，一只船让宾客乘坐，另一只用来装载饮食用品。宾客中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百姓焦遂。每人都带仆妾一块乘载。陶岘的船上，有一部夕乐，常常演奏《清商曲》。遇到山泉，就尽其所兴，一游到底，历览全部景物。陶岘在朝廷里也有名，又时逢天下太平无事，一路过郡邑，没有不欢迎宴请他的，陶岘总是拒绝说：“我是一个行踪不定的闲人，不是王公的上客。”也有不打招呼就到他这来的。他的为人就像水仙那样高洁，像江山一样能容人。吴越一带，称他为“水仙”。他有个亲戚是南海郡守，因为他去游访韶石就顺便去看望这位太守，太守因为他从远道而来，特别高兴，赠给他一百万钱。等到遇上一把二尺来长的古剑，一个径长四寸左右的玉环，以及一个善于游水，勇猛迅捷，名叫摩诃的一条海船上的昆仑奴隶，他就全用钱把一人二物买了下来，说：“这是我家的至宝。”于是就回舟返乡，下白芷，入湘江。每次遇到水色可爱的地方，他就把古剑和玉环扔下水去，让摩诃下水捞上来，以此为游戏取乐。如此过了几年。有一次渡巢湖，也把古剑和玉环扔到水底，也让摩诃下去捞取。摩诃刚下水，找到古剑和玉环便出水说，被毒蛇咬了，就把那个被咬的手指剁掉了。这样才能不被毒死。焦遂说：“摩诃受伤，也许是阴灵发怒吧？大概水府不想让人看见。”陶岘说：“谢谢你提醒。不过我平常仰慕谢灵运的为人。他说终当乐死于山水，只知顺从自己的所好，不知道别的。况且停留居住在逆旅之中，立身于大地之上，处于一般百姓的地位，拥有游览名山大川的欢乐，浪迹天涯纵情玩乐将近三十年，这也本来是一种职分。不能上玉阶见天子，不能受到皇帝的施功惠养，不能逞志平生，也是职分。”于是他就下令开船，说一到了襄阳山，就回吴郡去。走到西塞山，把船停在古祥佛舍，见江水乌黑而且不流动，便说：“这里边一定有怪物！”于是他就把古剑和玉环扔下去，让摩诃下去取。摩诃下水老半天才出来，气力微弱，几乎不能支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古剑和玉环不能取了，有一条两丈来长的龙在那里，我一伸手去取剑和环，它就怒目看我。”陶岘说：“你和古剑、玉环，是我的三样宝物。现在那两样没有了，你将有什么用呢？你必须力争为我把两样宝物取上来！”摩诃不得已，披散着头发大喊一声，眼角都流出血来，拼命住水里一跳，不再上来。过了好长一阵儿，见摩诃的肢体像祭祀的牛羊那样被扯裂了，污浮在水上，好像特意给陶岘看的，陶岘站在那里流泪。于是令开船回乡。于是赋诗自叙其事，不再提遍游江湖的事了。诗是这样的：“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程。鹤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

齐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刺”原作“敕”，据明抄本改，）使齐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青水，平长淮之险。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祎纠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古墓，然状如新筑净洁。周视，北壁下有五色蛰龙长丈余，头边鲤鱼五六枚，各长尺余。又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眸长”原“作毛”，据明抄本改）九分（“分”原作“寸”。据本书卷四六七“齐浣”条改），如常龟。祎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浣。浣命移龙入淮，取龟入汴。祎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白鱼数百万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员”原作“贡”。据本书卷四六七“齐浣”条改）锡拔其一须。元昌差网送龟至宋，遇水泊，大龟屡引颈向水。网户怜之，暂放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龟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开元年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因为徐城水情险急，奏请朝庭同意掘开十八里河，将河水引入青水，平定长淮一带的水险。那河随着州县分工开掘。亳州真源县县令崔延祎集合县府人等，掘开几千步，挖到一个龙堂。刚挖开的时候说是古墓，但是样子很像新建的，里面很洁净。往四处一看，此壁下有一条五色的龙蛰伏在那里，一丈多长，头边有五六条鲤鱼，鱼各一尺多长。还有两只灵龟，各长一尺二寸，眼长九分，像平常的龟。崔延祎把这事向开河御史邬元昌报告了，邬元昌又报告给齐浣。齐浣命他们把龙移入淮水，把龟放入汴水。崔延祎把龙和鱼运出二百多里，到了淮水岸边，河里的几百万条白龟跳跃着向龙奔来，水都沸腾了。龙进入淮水之后往上喷水，云雾朦胧昏暗，就看不见它了。起初要转运这条龙的时候，御史员锡拔了它一根须子。邬元昌派人用网把龟送到宋地，路上遇到水泊，大龟屡次伸着脖子向着水，那人可怜它，就把它暂时放到水里。水面只几尺宽，深不过五寸，但是大龟不知怎么就不见了。把水淘干了找它，也没有找到，白送了一趟龟。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驾舟，其水往往泛滥，荡室庐，潴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尽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远徙，用逃垫溺之患。其吏于北庭沙洲者，皆先备牲酎，望祀于河浒，然后敢视政。否即淫雨连月，或大水激射，圮城邑，则里中民尽鱼其族也。唐开元中，南阳张嵩奉诏都护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讯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龙，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腾水，以凯郡人望祀河浒。我知之久矣。”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执弓矢以俟于侧。嵩率僚吏，班于河上，峨冠敛板，罄折肃躬。俄顷，有龙长百尺自波中跃而出。俄然升岸，目有火光射人。离人约有数十步，嵩即命彀矢引满以伺焉。既而果及于几筵，身渐短而长数尺。方将食，未及，而嵩发矢。一时众矢共发，而龙势不能施而摧。龙既死，里中俱来观之，哗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献上。上壮其果断，诏断其舌，函以赐嵩。且（陈校本“且”下有“降优诏劳之。赐号龙舌张氏”十一字）子孙承袭在沙州为刺史，至今号为龙舌张氏（陈校本“号为”作“不绝”，无“龙舌张氏”四字）。

【译文】

北庭西北的沙州，有一条河叫黑河。这河深可以摆船，河水常泛滥，冲毁房舍，淹没原野。因此西北的庄稼全都没了，田地荒废，不能耕种。当地的居民也都远走他乡，以逃避被淹的祸患。那些在北庭沙州做官的，都要先准备供品，到河边认真祭祀祷告一番，然后才能审理政事。不然就会淫雨连连，一下就是几个月，或者大水猛涨，冲淹城邑，那么广大百姓就要喂鱼了。唐开元年中，南阳张嵩奉诏到北庭做都护。他拿着符印来到北庭境内，并且召集到郊外迎接他的官吏们询问此事。有的说：“黑河里有一条大龙，专爱吃羊、牛、狗、猪什么的，所以它往往兴风作浪漂在水上，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是怎样在河边祭祀。我知道已经很久了。”张嵩于是就命令准备祭祀用的牛羊猪狗及甘甜的饮料，在河边布置宴席，秘密召集左右人等，手执弓箭埋伏在两侧。张嵩率领着僚属们排列在河岸上，恭恭敬敬，严肃认真地等着。不多时，有一条一百尺左右的龙从水中跃出水面，又迅速地来到河岸上。它的目光像火，射向岸上的人们。离人还有大约几十步远的时候，张嵩就命令弓箭手们把弓拉满等候在那里。然后，那龙果然来到宴席前，它的身体渐渐变短，身长只有几尺。它正要吃还未来得及吃的时候，张嵩命令开弓放箭。一时间万箭齐发，而龙无法抵御，中箭而死。龙死后，里中人都来观看，哗然若市。张嵩为自己为民除害而高兴，就把死龙献给了皇上。皇上表扬他做事果断，让人把龙的舌头割下来，装进小匣子里，赐给他。而且，他的子孙世袭为沙州的刺史，至今被称为“龙舌张氏”。

兴庆池龙

唐玄宗尝潜龙于兴庆宫。及即位，其兴庆池尝有一小龙出游宫外御沟水中。奇状蜿蜒，负腾逸之状。宫嫔内竖，靡不具瞻。后玄宗幸蜀，銮舆将发，前一夕，其龙自池中御素云，跃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环列之士，率共观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将渡，见小龙翼舟而进。侍臣咸睹之。上泫然泣下，顾谓左右曰：“此吾兴庆池中龙也。”命以酒沃酹，上亲自祝之，龙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出宣室志》）

【译文】

唐玄宗曾经在兴庆宫的池中放养了一条龙。等到他即位，兴庆宫池中有一条小龙游到宫外的御沟水中，腾跃奔驰。蜿蜒多姿，宫中的男男女女，没有不出来看的。后来唐玄宗幸游西蜀，出发前夕，那条龙从池中驾着白云，跃然升空，横亘千里，朝西南方向飞去。周围的文臣武士，大都看到了。等到皇上走到嘉陵江，登上船将要过江的时候，看见那条小龙紧靠在船的一侧前进，侍臣们全都看到了。皇上感动得落下热泪，看着左右的侍臣们说：“这是我兴庆池里的那条龙啊！”他命人把酒浇洒到江中，自己亲自祷告，龙才从水中奋鳞振鬣而去。

井龙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安西道中，系于驿树。近井，狮子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有龙出井而去。（出《国史补》）

【译文】

开元年末，西域有一个国家向朝廷进献一头狮子，走在安西的道上，有一天把狮子拴到驿站的一棵树上。这棵树离井很近。狮子发出吼声，好像恐惧不安。不一会儿，风雷大作，一条龙从井里钻出来向空中飞去。

旃然

玄宗将封泰山。进次荥阳旃然河，上见黑龙，命弓矢。亲射之。矢发龙灭。自尔旃然伏流，于今百余年矣。按旃然即济水也。济水溢而为荥，遂名旃然。《左传》云“楚师济于旃然”是也。（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玄宗将要上泰山去祭天，走到荥阳旃然河的时候，皇上看到河里有一条黑龙，就让人拿来弓和箭，亲自射它。箭刚发出那龙就消失了。从此，旃然河水安稳地流淌，到现在一百多年了。旃然河就是济水。济水溢出来形成荥水，于是就叫旃然河。《左传》上说的“楚师济于旃然”里的“旃然”就是这条河。

龙门 旧说：“春水时至，鱼发龙门。则有化者。”至今汾晋山中，龙有遗骨遗角甚众。采以为药。有五色者。（出《国史补》）

【译文】

旧时说：“春水按时到来，众鱼争跃龙门。就有变做龙的。”直到今天汾晋一带的山中，还有很多龙的遗骨遗角。可以采回来制药。龙骨、龙角有五色的。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萧昕　遗尺潭　刘贯词　韦氏　任顼　赵齐嵩

萧昕

唐故兵部尚书萧昕常为京兆尹。时京师大旱，炎郁之气，蒸为疾厉。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祷祀山川，凡月余，暑气愈盛。时天竺僧不空三藏居于静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龙兴云雨。昕于是诣寺，谓三藏曰：“今兹骄阳累月矣，圣上悬忧，撤乐贬食，岁凶是念，民瘵为忧。幸吾师为结壇场致雨也。”三藏曰：“易与耳。然召龙以兴云雨，吾恐风雷之震，有害于生植，又何补于稼穑耶。”昕曰：“迅雷甚雨，诚不能滋百谷，适足以清暑热，而少解黔首之病也。愿无辞焉。”三藏不获已，乃命其徒，取华木皮仅尺余，缵小龙于其上，而以炉瓯香水置于前。三藏转咒，震舌呼祝。咒者食顷，即以缵龙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讫亟还，无冒风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龙才尺余，摇鬣振鳞自水出。俄而身长数丈，状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马疾驱，未及数十步，云物凝晦，暴雨骤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决渠矣。（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旧兵部尚书萧昕曾经当过京兆尹。他当京兆尹的时候，京城里大旱，炎热郁闷之气，蒸变成一种病害。代宗皇帝命令大小臣子官吏们祷告祭祀于山川。一共一个多月，热气更盛大。那时候天竺国的和尚不空三藏住在静住寺。这个三藏和尚善于用念咒的办法把龙召唤出来兴云布雨。萧昕于是到了寺中，对三藏和尚说：“现在这里炎热的阳光连连晒了一个月了，皇上很担心，撤了音乐，减了饭食，担心年头不好，担心百姓生病。希望您设置一个坛场求一场雨好吗？”三藏说：“求场雨不难，但是召唤龙出来兴云下雨，我怕风雷震荡得太厉害，对生民植物有害，又怎么能对庄稼的春种秋收有所补救呢？”萧昕说：“迅雷急雨，确实不能滋润庄稼，恰好能够清除暑热，而略微解除百姓的病患。请您不要推辞了。”三藏不得已，就让他的徒弟取来近一尺长的一块桦树皮，在上面承接着一条小龙，把炉火、盆和香水放到前边，三藏转入念咒，大声祷告。一顿饭的时间之后，他就把桦树皮上的龙交给萧昕说：“可以把它投到曲江里去，投完要马上返回来，不要被风雨吹着淋着。”萧昕像他说的那样把龙投到江里去，随即就有一条才一尺多长的小白龙摇鬣振鳞从水中出来，一会儿就长到几丈长，宛如一条白色丝绸，忽然间横贯高天。萧昕打马急驰，追了不到几十步，云气凝聚，物象晦暗，骤然间降下暴雨。等到他到了永崇里，道上的水已经像江河决口一样了。

遗尺潭

昆山县遗尺潭，本大历中，村女为皇太子元妃，遗玉尺，化为龙，至今遂成潭。（出《传载》）

【译文】

昆山县遗尺潭，本来是大历年间，一名村女成为皇太子的元妃，元妃遗失了玉尺，玉尺变化成龙，到现在就变成了深潭。

刘贯词

唐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见，意颇殷勤，以兄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游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望十万，乃无翼而思飞者也。设令必得，亦废数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意有所恳，祈兄为回。途中之费，蓬游之望，不掷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娘奉见时，必请与霞少妹相见。既为兄弟，情不合疏。书中亦令渠出拜。渠虽年幼，性颇慧聪，使渠助为主人，百缗之赠，渠当必诺。”贯词遂归。到渭桥下，一潭泓澄，何计自达？久之，以为龙神不当我欺，试合眼叩之。忽有一人应，因视之，则失桥及潭矣。有朱门甲第，楼阁参差。有紫衣使拱立于前，而问其意。贯词曰：“来自吴郡，郎君有书。”问者执书以入。顷而复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厅中。见太夫人者年四十余，衣服皆紫。，貌可爱。贯词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谢曰：“儿子远游，久绝音耗，劳君惠顾，数千里达书。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减。一从遁去，三岁寂然。非君特来，愁绪犹积。”言讫命坐。贯词曰：“郎君约为兄弟，小妹子即贯词妹也，亦当相见。”夫人曰：“儿子书中亦言。渠略梳头，即出奉见。”俄有青衣曰：“小娘子来。”年可十五六，容色绝代，辨慧过人。既拜，坐于母下。遂命具馔，亦甚精洁。方对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女急曰：“哥哥凭来，宜且礼待。况令消患，不可动摇。”因曰：“书中以兄处分，令以百缗奉赠。既难独举，须使轻赍。今奉一器，其价相当。可乎？”贯词曰：“已为兄弟，寄一书札，岂宜受其赐？”太夫人曰：“郎君贫游，儿子备述。今副其请，不可推辞。”贯词谢之。因命取镇国碗来，又进食。未几，太夫人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湿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诚托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风疾发动，祗对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随而授贯词曰：“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厉。唐人得之，固无所用。得钱十万，可货之。其下勿鬻。某缘娘疾，须侍左右，不遂从容。”再拜而入。贯词持碗而行，数步回顾，碧潭危桥，宛似初到。视手中器，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环耳，大以为龙妹之妄也。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缗？尚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交受。客曰：“此乃罽宾国镇国碗也。在其国，大禳人患厄。此碗失来，其国大荒，兵戈乱起。吾闻为龙子所窃，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君何以致之？”贯词具告其实。客曰：“罽宾守龙上诉，当追寻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阴冥吏严，不得陈首，藉君为由送之耳。殷勤见妹者，非固亲也，虑老龙之馋，或欲相陷，以其妹卫君耳。此碗既出，渠亦当来，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后，漕洛波腾，浼灂晦日，是霞归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后归？”客曰：“吾携过岭，方敢来复。”贯记之，及期往视，诚然矣。（出《续玄怪录》）

【译文】

唐朝时，洛阳人刘贯词，大历年中，在苏州要饭，遇上一个潇洒英俊的名叫蔡霞的秀才。一相见。蔡霞的态度就非常殷勤，称刘贯词为兄长。接着，他又携带着羊肉和酒来宴请刘贯词。酒将残尽的时候，他问道：“兄长现在泛游江湖之间，干什么呢？”刘贯词说：“要饭罢了！”蔡霞说：“能要得够吃吗？广泛地到各大城邑中去要吗？”刘贯词说：“像蓬草那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要罢了。”蔡霞说：“那么你要到多少才能拉倒呢？”刘贯词说：“十万。”蔡霞说：“像蓬草那样飘到哪里算哪里，还指望要到十万，这是没有翅膀就想飞。假设一定能要到，亦要废弃多少年的时间。我住在洛中附近，家里也不穷，因为别的原因避到此地，音讯早就断了。我诚心试意地希望兄长能回去，路上的盘费，飘游的愿望，用不多长时间就都能得到。怎么样？”刘贯词说：“这是我很愿意的。”于是蔡霞赠送十万钱给刘贯词，又交给他一封书信，交待道：“在客栈里突然有了一个周济你的想法，就忘了仪容礼貌，立即就表露出内心的真诚。我家长是鳞虫，住在渭桥下边。你合上眼睛敲打桥柱，会有人答应的，一定邀请你进屋。我娘接见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请求与我小妹相见。既然是兄弟，感情不应该疏远。信中也让她出来拜见你。她虽然年纪小，但是性情特别聪慧，让她帮助，作为主人，赠送一百缗钱，她是一定能答应的。”刘贯词于是回归故乡。来到渭桥下，看到正是一潭深广澄澈的水。用什么办法能到里面呢？许久，认为龙神不应该欺骗我，就试探着闭上眼睛敲那桥柱。忽然有一人答应，他就睁眼看去，而没有桥和潭了，有的是一所朱红大门的宅院。宅院楼阁参差，很壮观。有一个紫衣使者站在门前，拱手问他的来意。刘贯词说：“我来自吴郡，带来了你家郎君的一封书信。”那人拿着书信进去，不一会儿又出来，说：“太夫人请你进去。”于是进入到客厅里。太夫人有四十多岁，衣服全是紫的，容貌俊美可爱。刘贯词拜见她。她也答拜。而且致谢说：“我儿子远游异乡，久绝音信，有劳您看得起，几千里把书信送到。他和上司不大相投，怨恨不减。自从他出走，三年来家里一直很寂寞。如果不是您特意前来，我的愁绪还在增加呢。”说完，她让刘贯词坐下。刘贯词说：“郎君和我约为兄弟，他的小妹就是我的小妹，也应该见她一见。”夫人说：“我儿子信中也说了。她略微地梳梳头，马上就出来见你。”不一会儿，一个婢女说道：“小娘子出来了！”只见她年龄约有十五六岁，容色美丽，是个绝代佳人。她巧言狡黠，拜见之后便坐到母亲的下首。于是令人准备酒饭。饭菜精美干净。刚开始吃饭，太夫人忽然间眼珠子发红，直瞅着刘贯词。女儿急忙说：“哥哥来到咱家，应该以礼相待，况且让他消除祸患，不能动摇。”于是就说：“信中由哥哥嘱咐，让我赠给你一百缗钱。既然难以独自供养，必须多少给一些馈赠。现在送给你一件东西，价钱相当，可以吗？”刘贯词说：“已经是兄弟，寄一封书信，难道还应该接受赏赐吗？”太夫人说：“郎君贫游，儿子在信中说得很详细，现在这样做与他的请求相符，你就不要推辞了。”刘贯词表示感谢。于是就让人取来了一只“镇国碗”。继续吃饭。不一会儿，太夫人又瞪起红红的眼珠子，口里流出涎水。女儿急忙捂住她的口说：“哥哥很真诚地托人来送信，不应该这样。”于是就对刘贯词说：“我娘年纪大了，风病发作，不能对她恭敬。你应该先出去。”女儿好像害怕的样子，让一个婢女拿着镇国碗，自己也跟出来交给刘贯词说：“这是罽宾国的碗，他们国家用它镇压灾难鬼疠。唐朝人得到它，本来没有用的，能卖上十万钱，就可以把它卖了，不到十万不能卖。我因为娘有病，必须侍奉于左右，不能从从容容地做成什么事。”她对贯词行了再拜礼，回家而去。刘贯词拿着那只碗走出几十步，回头一看，碧绿的水，陡峭的桥，和刚来时一样。看看手中的碗，乃是一个黄色铜碗，它的价钱只不过三五环罢了。他很不相信，认为龙妹胡说八道。他拿着碗到市上去卖。有给价七百八百的，也有给价五百的。考虑到龙神着重信誉，不应该骗人，就天天拿着这只碗走在市上。等到一年多以后，西市店中忽然来了一个胡客，胡客见了碗非常惊喜，就打听它的价钱。刘贯词说：“二百缗。”胡客说：“这东西应有价值，何止二百缗？况且它还不是中国的宝物，有它有什么好处？一百缗可以吗？”刘贯词因为当初约定的只是这样，不再多求。就卖了出去。胡客说：“这是罽宾国的镇国碗。在他们国家，特别盛行免除灾难的祭祷活动，这只碗丢失了，国家就闹饥茺，就发生兵戈之乱。我听说是被一个龙子偷去了，已将近四年了。他们的国君正用全国半年的税赋往回赎它。你是怎么弄到的？”刘贯词把实际情况详细地告诉了胡客。胡客说：“罽宾国的守龙上诉，应该追寻到此，这是蔡霞之所以避身异地的原因。阴冥的官吏严厉，他不敢露头，就借着你的力量把它送走而已。殷勤地让你见她妹妹，不是他本来就亲近你，而是考虑到老龙嘴馋，怕你被吃掉，让他妹妹保护你罢了。这只碗既然已经出现，他也应该回来了，也是消除祸患的一条道路。过五十天之后，洛水大波涌起，雨天灰暗，这就是蔡霞回来的征候。”刘贯词问：“为什么要五十天以后回来？”胡客说：“我带着碗过岭，他才敢回来。”刘贯词记着，等到五十天后去一看，确实是那样。

韦氏

京兆韦氏，名家女也，适武昌孟氏。唐大历末，孟与妻弟韦生同选，韦生授扬子县尉，孟授阆州录事参军，分路之官。韦氏从夫入蜀，路不通车舆，韦氏乘马，从夫至骆谷口中，忽然马惊，坠于岸下数百丈。视之杳黑，人无入路。孟生悲号，一家恸哭，无如之何。遂设祭服丧舍去。韦氏至下，坠约数丈枯叶之上，体无所损，初似闷绝，少顷而苏。经一日，饥甚，遂取木叶裹雪而食。傍视有一岩罅，不知深浅。仰视坠（“坠”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处，如大井焉。分当死矣。忽于岩谷中，见光一点如灯，后更渐大，乃有二焉。渐近，是龙目也。韦惧甚，负石壁而立。此龙渐出，可长五六丈。至穴边，腾孔而出。顷又见双眼，复是一龙欲出。韦氏自度必死，宁为龙所害。候龙将出，遂抱龙跨之。龙亦不顾，直跃穴外，遂腾于空。韦氏不敢下顾，任龙所之。如半日许，意疑已过万里。试开眼下视，此龙渐低。又见江海及草木。其去（“去”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地度四五丈，恐负入江，遂放身自坠，落于深草之上。良久乃苏。韦氏不食，已经三四日矣，气力渐惫。徐徐而行，遇一渔翁，惊非其人。韦氏问此何所，渔翁曰：“此扬子县。”韦氏私喜，曰：“去县几里？”翁曰：“二十里。”韦氏具述其由，兼饥渴。渔翁伤异之，舟中有茶粥，饮食之。韦氏问曰：“此县韦少府上未到（明抄本无“到”字）？”翁曰：“不知到未。”韦氏曰：“某即韦少府之妹也。倘为载去，至县当厚相报。”渔翁与载至县门。韦少府已上数日矣。韦氏至门，遣报孟家十三姊。韦生不信，曰：“十三姊随孟郎入蜀，那忽来此？”韦氏令具说此由，韦生虽惊，亦未深信。出见之，其姊号哭，话其迍厄，颜色痿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将息，寻亦平复。韦生终有所疑。后数日，蜀中凶问果至，韦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渔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无极。后数十年，韦氏表弟裴纲，贞元中，犹为洪州高安尉。自说其事。（出《原化记》）

【译文】

京兆人韦氏，是一名家的女儿，嫁给武昌的孟氏。唐大历年末，孟氏与内弟韦生同时入选，韦生被授扬子县尉，孟氏被授阆州录事参军，分别上路赴官。韦氏从夫到蜀地去，蜀道上不通车子，韦氏只好骑马。跟着丈夫走到骆谷口中，忽然马被惊，她掉到岸下几百丈深的地方。往下一望，黑幽幽的，没有人可以下去的道路。孟氏悲号，全家恸哭，也不能怎么样，就设供品祭奠，穿丧服戴孝，舍她而去。再说韦氏，她掉到大约几丈厚的枯烂树叶上，身上没有受伤。起初好像闷死过去，不一会儿就醒了。经过一天，她非常饥饿，就拿树叶裹上雪吃。往旁边一看，有一条岩缝，不知有多深。仰视掉下来的地方，像一口大井，按理说早该死了。她忽然从岩谷中，看见有一点光亮像灯，后来还渐渐变大。竟然是两点光亮。渐渐近了，这才看清，原来是龙眼睛。韦氏非常害怕，背着石壁而立。此龙渐渐出来，有五六丈长，到了洞穴边，腾起身来从孔中飞出去。顷刻间又看见一双眼睛，又有一条龙想要出去。韦氏自己估计必死无疑，宁肯被龙伤害，等着龙将出去的时候，一下子就把龙抱住，跨到龙身上去。龙也没理会她。直接跃到洞穴之外。于是就腾飞于空中。韦氏不敢往下看，任龙愿意到哪就到哪。好像是半天左右，她心里怀疑已经飞过万里，就睁眼往下看。这条龙渐渐飞得低了，又看到了江海和草木。她离地大约四五丈高，怕自己被龙背到江里去，就纵身自己掉下来，正好落到深草之上，好久之后才醒。韦氏已经三四天没吃东西了，气力渐渐疲乏，走路的速度极慢。遇上一位老渔翁，老渔翁惊讶她不是人。韦氏问这是什么地方。渔翁说这是扬子县。韦氏暗自惊喜，说：“这儿离县邑多远？”渔翁说二十里。韦氏详细地讲述了她的来由，又加上饥渴，老渔翁感到同情而又惊异。老渔翁的船上有茶粥，就给她吃。韦氏问道：“这个县的韦少府到任没有？”渔翁说不知道到没到。韦氏说：“我就是韦少府的姐姐，如果你能把我载去，到了县府一定好好报答。”老渔翁把她载到县府门外。韦少府已经上任多日了。韦氏到门前，让进去报告说孟家十三姐来了。韦生不信，说：“十三姐跟着孟郎入蜀地去了，哪能忽然上这儿来！”韦氏让传话人详细地述说因由。韦生虽然吃惊，也没有深信。出来一看，他姐姐号哭起来，述说她的苦难遭遇，颜色萎靡憔悴，简直不可言状。于是让她进屋休息。不久也就平复了。韦生始终有所怀疑。后几日，蜀中的凶信果然到了，韦生心里这才开朗起来，才更加悲喜交加。他酬谢老渔翁二十千钱，派人把姐姐送往蜀地。孟氏悲喜无比。几十年后，韦氏的表弟裴纲，贞元年中，还做洪州的高安尉，他亲口讲述了这件事。

任顼

唐建中初，有乐安任顼者，好读书，不喜尘俗事，居深山中，有终焉之志。尝一日，闭关昼坐。有一翁叩门来谒，衣黄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顼延坐与语。既久，顼讶其言讷而色沮，甚有不乐事。因问翁曰：“何为而色沮乎？岂非有忧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忧俟子一问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龙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数百岁，今为一人所苦，祸且将及。非子不能脱我死，辄来奉诉。子今幸问我，故得而言也。”顼曰：“某尘中人耳，独知有诗书礼乐，他术则某不能晓。然何以脱翁之祸乎？”老人曰：“但授我语，非藉他术，独劳数十言而已。”顼曰：“愿受教授。”翁曰：“后二日，愿子为我晨至湫上。当亭午之际，有一道士自西来者，此所谓祸我者也。道士当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厉声呼曰：“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毕，湫当满，道士必又为术，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报。幸无他为虑。”顼诺之。已而祈谢甚恳。久之方去。后二日，顼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于湫旁以伺之。至当午，忽有片云，自西冉冉而降于湫上。有一道士自云中下，颀然而长，约丈余，立湫之岸，于袖中出墨符数道投湫中。顷之，湫水尽涸，见一黄龙，帖然俯于沙。顼即厉声呼：“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讫，湫水尽溢。道士怒，即于袖中，出丹字数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声呼，如前词。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顷，乃出朱符十余道，向空掷之，尽化为赤云，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词。湫水又溢。道士顾谓顼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龙为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异类耶？”怒责数言而去。顼亦还山中。是夕，梦前时老人来谢曰：“赖得君子救我。不然，几死道士手。深诚所感，千万何言。今奉一珠，可于湫岸访之，用表我心重报也。”顼往寻之，果得一粒径寸珠，于湫岸草上，光耀洞澈，殆不可识。顼后特至广陵市，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建中年初，乐安有一个叫任顼的人，好读书，不喜欢尘寰俗事，居住在深山之中，有老死深山的志向。曾经有那么一天，他关上门，大白天坐于家中，有一个老头敲门前来拜访他。那老头穿黄色衣服，相貌很俊秀，拄着拐杖而来。任顼把他迎进来，坐下来与他说话。谈了半天，任顼对他语言迂讷脸色沮丧感到惊讶，看样子他心中有很不高兴的事。于是就问他说：“为什么脸色如此沮丧呢？莫非有愁事吗？不然，就是你家里有病人，你惦记得太厉害了？”老人说：“果真是这样，我忧愁地等候你问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而且我不是人，是龙。往西去一里，有一个大水池，我家在这住了几百年，现在被一个人所苦，祸事就要来了。除了你，谁也不能让我摆脱死亡。所以就来求你，有幸你现在就问我，因此就能说出来了。”任顼说：“我是尘俗中人，只知道有诗书礼乐，其它术业我就不懂了。这样怎么能使你摆脱灾祸呢？”老人说：“只要我把话告诉你，不用借助其它道术，只劳你说几十个字罢了。”任顼说：“那就教我吧。”老头说：“两天之后，请你早晨为我到大水池来一趟。正当中午的时候，有一个道士自西而来，他就是所说的祸害我的人。道士会把我池中水弄干，而且杀我。等到池水干了，你就尖声喊道：‘上天有命令，杀黄龙者死！’说完了，水池应当又满了。道士一定又施法术，你就再喊。如此喊三次，我就能保全性命了。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你，希望不要有其它顾虑。”任顼答应了他，而后他乞求致谢特别恳切，老半天才离去。两天后，任顼就来到山西，果然有一个大水池。他就坐在水池旁边等着。到了正午，忽然有一片云，从西慢慢地飘来，缓缓降到水池边。有一个道士从云中走出来。这道士身体颀长，大约一丈还多。道士立在池边，从袖子里取出几张墨色符扔到池中，立刻，池水全部干涸。但见一条黄龙紧贴着池底俯卧在泥沙之中。任顼立即大声喊道：“上天有命令，杀黄龙的死！”喊完，池水马上又涨满。道士生气了，就从袖中又取出几张红字符投到池中，池水又干了。任顼又尖声大喊，喊法和刚才一样。池水就又满了。道士气坏了，一共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取出十多张红色符向空中抛去，红符全都化成红云，红云落到池中，池水再一次枯竭。任顼照样再高喊一次，池水再一次溢满。道士看着任顼说：“我花费了十年的功夫才弄到这条龙吃，你一个读书人，为什么还要救它这个异类呢？”他愤怒地责备了几句便离去了。任顼也回到山中。这天晚上，任顼梦到前几天那个老头对他说：“全仗您救了我，不然的话我已经死在道士手上了。我心里实在是感恩戴德，千言万语难以表达这种心情，现在奉献您一颗珍珠，可以在池边找到，用来表示我感恩重报之心。”任顼到池边一找，果然在池边草丛中找到一颗径寸的大珍珠，光亮耀眼，洞澈润洁，没人知它的价值。任顼特意把它拿到广陵市上去卖，有一个胡人看到了说道：“这是真正的骊龙之宝，而世人没有能得到的。”胡人用数千万的价钱把珍珠买了去。

赵齐嵩

贞元十二年，赵齐嵩选授成都县尉，收拾行李兼及仆从，负札以行，欲以赴任。然栈道甚险而狭，常以马鞭拂小树枝，遂被鞭梢缴树，猝不可脱，马又不住，遂坠马。枝柔叶软，不能碍挽，直至谷底，而无所损。视上直千余仞，旁无他路，分死而已。所从仆辈无计，遂闻于官而归。赵子进退无路，坠之翌日，忽闻雷声殷殷，乃知天欲雨。须臾，石窟中云气相旋而出。俄而随云有巨赤斑蛇，粗合拱，鳞甲焕然。摆头而双角出，蜿身而四足生。奋迅鬐鬣，摇动首尾。乃知龙也。赵生自念曰：“我住亦死，乘龙出亦死，宁出而死。”攀龙尾而附其身，龙乘云直上，不知几千仞，赵尽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体而行。赵生方得跨之，必死于泉矣。南视见云水一色，南海也。生又叹曰：“今日不葬于山，卒于泉矣。”而龙将到海，飞行渐低。去海一二百步，舍龙而投诸地。海岸素有芦苇，虽堕而靡有所损。半日，乃行路逢人，问之。曰：“清远县也。”然至于县，且无伴从凭据，人不之信，不得缱绻。迤逦以至长安，月余日，达舍。家内始作三七斋，僧徒大集。忽见赵生至，皆惊恐奔曰：“魂来归。”赵生当门而坐，妻孥辈亦恐其有复生。云：“请于日行，看有影否。”赵生怒其家人之诈恐，不肯于日行。疏亲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见赵生言，犹云：“乃鬼语耳。”良久，自叙其事，方大喜。行于危险，乘骑者可以为戒也。（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博异志》”）

【译文】

贞元十二年，赵齐嵩被选授为成都县尉，收拾行李，率领仆从，带着公文上路，前去赴任。然而栈道非常高险而且狭窄，常常用马鞭子拂到小树枝，于是鞭梢绞到树上，一时解不下来。而马又不能停下，就掉到马下。树的枝叶柔软轻细，不能把他拦住，他便一直滚到谷底。但是他并没有受伤。往上一看，石壁直上一千多仞，旁边也没有路，按理是非死不可了。跟来的仆从们无计可施，就把这事报了官，然后就回去了。赵齐嵩进退无路。第二天，他忽然听到雷声大作，才知道天要下雨。不一会儿，一个石洞中云气翻腾涌出，有一条赤斑巨蛇随着云气显露出来。这蛇有合抱粗。鳞甲焕然有光。它摆头露出双角，屈身露出四脚，鬐鬣振奋，头尾齐摇，这才知道这是龙。赵齐嵩心中想道：“我在这等着也是死，我乘龙出去也是死，我宁肯出去死！”于是他抓住龙尾，趴到龙身上去。龙乘云直上，不知已飞上几千仞高。赵齐嵩拼死地抓住不放。然后到了高空，龙蜿蜒而行，赵齐嵩这才能跨上去。一定要死到泉水中去了。向南看水天一色，那是南海。赵齐嵩叹道：“今天不死在山上，死到泉里了！”然而龙将到海的时候，飞行渐渐降低。离海还有一二百步，他就撒开手从龙身上跳下来。海边一向有芦苇，他虽然跳下来却没有摔伤。半天才路遇一人，一打听，这地方是清远县。但是到了县衙之后，他身边没有伴从凭据，人家不相信他，不能向人陈述自己的际遇。走许多日子到了长安，一个多月到了家。家里正给他“烧三七”，僧徒大集。人们忽然发现赵齐嵩来了，都吓得撒腿就跑，说是他的魂回来了。赵齐嵩迎门坐下，妻儿老小也怕他是死而复生，说：“请你到阳光下走一走，看你有没有影子。”赵齐嵩很生气，不肯到阳光里去走。疏远的亲属便说：“如果他不肯到阳光下走走，那就一定是鬼！”见到他说话，还说这是鬼在讲话。许久，赵齐嵩自己详尽地述说了死里逃生的过程，人们这才大喜。骑马走在危险之中的人，可以引以为戒呀！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许汉阳　刘禹锡　周邯　资州龙　韦思恭　卢元裕　卢翰　李修　韦宥　尺木　史氏子

许汉阳

许汉阳，本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日暮，江波急，寻小浦路入。不觉行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许，见湖岸竹树森茂，乃投以泊舟。渐近，见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双鬟方鸦，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汉阳讶之，而调以游词，又大笑，复走入宅。汉阳束带，上岸投谒。未行三数步，青衣延入宅内厅，揖坐。云：“女郎易服次。”须臾，青衣命汉阳入中门。见满庭皆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明宫”。四面奇花果木，森耸连云。青衣引上阁一层，又有青衣六七人，见者列拜。又引第二层，方见女郎六七人。目未尝睹，皆拜问所来。汉阳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讫，青衣具饮食，所用皆非人间见者。食讫命酒。其中有奇树高数丈，枝干如梧，叶似芭蕉，有红花满树未吐。盎如杯，正对饮所。一女郎执酒，命一青衣捧一鸟如鹦鹉，置饮前栏干上。叫一声，而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掣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其人再拜。女郎举酒，众乐俱作，萧萧冷冷，窨（陈校本“窨”作“杳”）如神仙。才一巡，已夕，月色复明。女郎所论，皆非人间事，汉阳所不测。时因汉阳以人事辩之，则女郎一无所酬答。欢饮至二更，筵宴已毕，其树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书以示，汉阳览之，乃《江海（陈校本“海”作“女”）赋》。女郎令汉阳读之，遂为读一遍。女郎又请自读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即谓诸女郎，兼语汉阳曰：“有感怀一章，欲请诵之。”女郎及汉阳曰：“善。”及吟曰：“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诸卷，兼笔砚，请汉阳与录之。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书过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研乃碧玉，以玻璃为匣，研中皆研银水。写毕，令以汉阳之名押之。展向前，见数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阳者，而不见姓。女郎遂收索卷。汉阳曰：“有一篇欲奉和，拟继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归呈父母兄弟，不欲杂尔。”汉阳曰：“适以弊名押署，复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谕。”四更已来，命悉收拾。挥霍次，一青衣曰：“郎可归舟矣。”汉阳乃起。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郑重耳。”恨恨而别。归舟忽大风，云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观夜来饮所，乃空林树而已。汉阳解缆，行至昨晚棂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讯。人曰：“江口溺杀四人，至二更后，却捞出。三人已卒，其一人，虽似死而未甚。有巫女以杨柳水洒拂禁咒，久之能言曰：“昨夜水龙王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归过洞庭，宵宴于此，取我辈四人作酒。掾客少，不多饮，所以我却得来。’”汉阳异之，乃问曰：“客者谓谁。”曰：“一措大耳，不记姓名。”又云，青衣言，诸小娘子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常欲请一措大文字而无由。又问今在何处，已发舟也。汉阳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怀之什，皆可验也。汉阳默然而归舟，觉腹中不安，乃吐出鲜血数升，知悉以人血为酒尔。三日方平。（出《博异志》）

【译文】

许汉阳本是汝南人。贞元年间，他乘舟走到洪饶州间。傍晚，江流很急，顺着水边的一条路线漂入，不知不觉漂出三四里，来到一个湖中。湖面虽然宽广，但是水深只有二三尺。又向北走了一里左右，见湖岸竹树繁茂，就想划过船去停泊。渐渐靠近，见这里的亭台屋宇很是广阔。有两个婢女迎着他的船微笑。这两个婢女头顶双发髻，方形丫，脸白如玉。许汉阳感到惊讶。他油腔滑调挑逗她们，她们大笑着走入宅院。许汉阳整衣束带，上岸去投宿拜谒。没走上三五步，一位婢女便迎出来，直接领进内厅，让他坐下。然后说：“这是女郎换衣服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婢女让许汉阳走进中门。院里到处都是大水池，池中的荷花、菱角之类散发着芬芳，四岸像碧玉一般文彩焕然。有两座虹桥贯通南北。北边有一个大阁。拾级而上，见上面有用白金书写的三个大字：“夜明宫”。四面的奇花异草以及各种果树，森然高耸，与云相接。那婢女把他领到阁楼的头一层，那里的六七个婢女一齐向他下拜。又领到第二层，才见到六七位女郎。他还未等看清她们，她们就一齐拜见，并七嘴八舌问他从哪儿来。许汉阳详细说明自己是无意中来到这里的。女郎们请他坐定之后，婢女们送上来饮食。这些饮食都是人间不曾见过的。吃完又喝酒。院子里有一棵几丈高的大树，看枝干像梧桐。看叶子像芭蕉。树上挂满了还没有开放的红花，一朵朵大如酒杯。这棵树正对着喝酒的地方。一位女郎端着酒，让一名婢女捧来一只很像鹦鹉的鸟，放在面前的栏杆上。那鸟叫了一声，树上的花便同时开放，香气袭人。每一朵花中，都有一个一尺多高的美人。这些小美人个个都姿容婉丽，服饰飘摆，各有风韵。各种弦乐管乐的乐器都有。女郎一举杯，便众乐齐奏，忽而像萧萧马鸣，时而像泠泠的水声，就像仙乐一般。刚刚酒过一巡，天就已经黑了，月色明亮起来。女郎们谈论的，都不是人间的事。都是许汉阳所没有想到的。当时许汉阳就用人间的事与她们争辩，女郎们没法儿用常理回答。喝到二更天，宴席已经结束，那些树上的红花也一片片地落入池中，那些小美人也随之落下，便不知哪去了。一位女郎拿来一卷文书给许汉阳看。许汉阳一看，是《江海赋》。那女郎让许汉阳读一遍。许流阳就读了一遍。女郎又自己读了一遍，然后让婢女收了起来。一位女郎对众女郎和许汉阳说：“我想好一首感怀诗，想给大家朗诵一下。”女郎们和许汉阳都说好，于是那女郎吟诵道：“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那女郎让婢女把卷、笔、砚取来，请许汉阳为她把诗录下来。许汉阳把卷打开一看，见卷全是金花底色的白素丝绸，上面用银字写的。卷像拱斗那么大，有半卷已经写过了。看那笔，是白玉做的笔管。砚台是碧玉做的，用玻璃做的匣子。砚台里研的全是银水。写完之后，女郎让许汉阳写上自己的名字。打开往前看，看到了几首诗，都有人署名。有叫“仲方”的，有叫“巫”的，有叫“朝阳”的，而不见有写姓氏的。这时候女郎就往回要那卷。许汉阳说：“我有一首和诗，打算接着写到后边可以吗？”女郎说：“不可以。这书卷每次回家都要交给父母兄弟看，不想把你夹杂在里边。”许汉阳说：“刚才把我的名字都写上了，那怎么又可以了呢？”女郎说：“不是一回事，这不是你能明白的。”四更天一到，就让人全都收拾了。匆忙中，一位婢女说：“您可以回去了。”许汉阳便起身。众女郎说：“这次相会令人高兴，只是对你怠慢了。”大家恋恋不舍，恨恨而别。许汉阳回来的时候忽然遇上大风，云色陡然变暗，每走一步都黑暗得看不见路。到了天明，他来看他夜间喝酒的地方，乃是一片空空的树林罢了。许汉阳解开缆绳，走到昨晚所见江岸人家处，见有十几个人，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停船打听。有人说：“江口淹死了四个人，到二更天捞上来，三个人已死，另一个虽然像死了却没有完全死过去，有一个巫女为他洒拂杨柳水，念咒，四次才能讲话，他说：‘昨天晚上水龙王的几个女儿及她们的姨表姊妹六七个人回过洞庭，在这举行夜宴，用我们四个人做酒。因为客人不多，喝酒不多，所以我还能活着回来。’”许汉阳感到惊异，就问那个人说：“那个客人是谁？”那人说：“是一个穷酸的读书人，不记得他的姓名。”那人又说：“听婢女说，这些小娘子特别喜爱人间的文字，但总弄不到。她常常想向一个穷酸文人求字而没有法子。”许汉阳问那个穷酸文人现在什么地方，对方说已经开船走了。许汉阳想到昨天夜间的事，以及那些复杂的感触，都可以验证了。他默默地乘船而回，觉得肚子里不大安稳，就吐了几升鲜血，知道这全是用人血做的酒，三天之后才平定。

刘禹锡

唐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中，寓居荥泽。首夏独坐林亭，忽然间大雨，天地昏黑，久方开霁。独亭中杏树，云气不散。禹锡就视树下，有一物形如龟鳖，腥秽颇甚，大五斗釜。禹锡因以瓦砾投之，其物即缓缓登阶，止于檐柱。禹锡乃退立于床下，支策以观之。其物仰视柱杪，款以前趾，抉去半柱。因大震一声，屋瓦飞纷乱下，亭内东壁，上下罅裂丈许。先是亭东紫花苜蓿数亩，禹锡时于裂处，分明遥见。雷既收声，其物亦失，而东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禹锡亟视之，苜蓿如故，壁曾无动处。（出《集异记》）

【译文】

唐朝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年中，寓居在荥泽。四月的一天，他独自坐在林亭中，忽然间下起大雨，天地一片昏黑，很久才开晴。只有亭中的一棵杏树云气不散。刘禹锡走近杏树细看，看到一物形状像龟鳖，特别污秽腥臭，有五斗大锅那么大的东西。他就扔瓦砾打它。那东西就缓缓地登上台阶，在檐柱下停住了。刘禹锡就退到床下，把书箱摞起来垫脚，观察那东西。那东西仰视着柱子的顶端，慢慢用前爪子挖去半根柱子，于是大震一声，屋上的瓦纷飞乱下。亭内东壁上，从上到下裂了一个一丈来长的口子。原先这亭东有几亩紫花苜蓿，刘禹锡这时从裂口可以分明地看到远处这些苜蓿。雷震声过后，那东西也没有了。而东壁上的裂口，也自己吻合了。刘禹锡多次去看，苜蓿如旧，墙壁竟然没有变化之处。

周邯

贞元中，有处士周邯，文学豪俊之士也。因彝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无不届也。邯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异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峡，抵江陵，经瞿塘滟滪，遂令水精沉而视其邃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探金银器物。邯喜甚。每舣船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复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经牛渚矶，古云最深处，是温峤爇犀照水怪之滨。又使没入。移时复得宝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状，皆怒目戟手，身仅免祸。因兹邯亦至富赡。后数年，邯有友人王泽，牧相州，邯适河北而访之。泽甚喜，与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与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磐石，而甃成八角焉，阔可三丈余。且暮烟云蓊郁，漫衍百余步。晦夜，有光如火红射出千尺，鉴物若昼。古老相传云，有金龙潜其底，或亢阳祷之，亦甚有应。泽曰：“此井应有至宝，但无计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与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异。泽亦当有所赏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脱衣沉之。良久而出，语邯曰：“有一黄龙极大，鳞如金色，抱数颗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无刃。惮其龙忽觉，是以不敢触。若得一利剑，如龙觉，当斩之无惮也。”邯与泽大喜。泽曰：“吾有剑，非常之宝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饮酒伏剑而入。移时，四面观者如堵。忽见水精自井面跃出数百步。续有金龙（“龙”原作“手”。据陈校本改。）亦长数百尺，爪甲锋颖，自空拿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慑栗，不敢近睹。但邯悲其水精，泽恨失其宝剑，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谒泽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轻其百姓？此穴金龙，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泽润一方。岂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关，摆地轴，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钟离不爱其宝，孟尝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贪婪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今已啖其驱而锻其珠矣。”泽赧恨，无词而对。又曰：“君须火急悔过而祷焉，无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泽遂具牲牢奠之。（出《传奇》）

【译文】

贞元年间，有一个叫周邯的处士，是一位文学豪杰之士。一个彝人卖奴隶，那奴隶十四五岁，看样子很聪明伶俐。主人介绍说这奴隶善于入水，在水里如履平地一般。让他沉到水底，虽然经日移时不上来，他始终都不觉得苦。说蜀地的溪、壑、潭、洞，没有他没到过的。周邯于是就买了这个奴隶，认为他的本领不一般，给他改名叫“水精”。周邯从蜀地坐船，出山峡，到江陵。经过瞿塘峡滟滪堆滩时，他就让水精沉到水底，去看看水底到底有多深。水精入水，过了一会儿出来，捞得许多的银器物，周邯高兴坏了。每次小船泊于江岸潭边，他都让水精沉下去一次，又有收获。沿江流来到江都，经过牛渚矶。自古说最深的地方，是温峤燃烧犀角照水怪的地方。他又让水精沉下去。过了一会儿水精捞上来一块宝玉，说水底下有水怪，说不准是什么样子，都怒自狂舞，要抓他，自己仅仅能免祸。由此周邯也成为巨富。几年后，周邯有一个叫王泽的朋友在相州做太守，周邯到河北去访问他。王泽很高兴，与周邯一起游览，欢宴，一天天没有空闲。二人一起来到州北隅的八角井。所谓八角井，是用天然弯曲的石头，把井壁砌成八角形。井口宽三丈还多。这口井，早晨和晚上烟云蒸腾，弥漫出一百多步外。黑夜，有火红的光从井里射出来，可照出一千尺，看东西像白天一样清楚。自古人们相传说，有一条金龙潜伏在水底。有时候久旱不雨，人们到井边来祷告，也很灵验。王泽说：“这井里理应有至宝，只可惜没有办法探究它的虚实罢了。”周邯笑着说：“非常容易！”于是就对水精说：“你要能投到水底，看看井里有什么怪异，连王泽也会重重的赏你。”水精已经很长时间没下过水了，很高兴就脱了衣服下去了。很长时间他才出来，对周邯说：“有一条很大的黄龙，鳞如金色，抱着几颗明珠在那睡觉。水精想要把明珠抢过来，但是手中没有兵刃，怕那龙忽然发觉，所以没敢动。如果能有一把利剑，即使龙发觉了那也可以把它杀死，没有什么可怕了。”周邯和王泽非常惊喜。王泽说：“我有剑，我这把剑还是一把不比寻常的宝剑呢。你可以拿我的剑下去把明珠抢来！”水精喝了些酒，带着剑就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四面看热闹的人像墙一样。忽然看见水精从井面跳出来几百步远，接着有一条几百尺长，爪甲锋利的金龙从空中来抓水精，人和龙都退进入井中。左右的人心惊胆战，不敢近看。只是周邯心疼他的水精，王泽心疼他的宝剑，二人逡巡不定。有一位身穿褐裘，相貌古朴的老人来见王泽说：“我是土地神。先生怎能这么轻视自己的百姓？这口井里的金龙，是上天的使者，主宰那些瑰璧，泽润一方生灵，哪能只相信那一把小小的宝剑，而想要趁龙睡觉去把明珠抢过来呢？龙忽然震怒，作用神化，摇得动天关，摆得动地轴，捶得碎山岳，砸得碎丘陵，百里大地变成江湖，万人之众都要喂鱼鳖。到那时候，你的骨肉怎么能保得住呢？从前钟离不爱其宝，孟尝君自返其珠。你不学他们，却纵使贪婪狡诈之徒，鼓动狡诈贪婪之心，肆无忌惮地去夺宝。现在他已经被龙吃掉锻炼那些珠子了！”王泽羞愧悔恨，无言以对。土地神又说：“你必须马上悔过并且要褥告，不要让金龙太生气了！”老人倏然离去。王泽立即就准备供品祭奠。

资州龙

韦皋镇蜀末年，资州献一龙，身长丈余，鳞甲悉具。皋以木匣贮之，蟠屈于内。时属元日，置于大慈寺殿上，百姓皆传，纵观二三日，为香烟薰死。国史阙书。是何祥也？（出《纪闻》。）

【译文】

韦皋镇守巴蜀的末年，资州献来一条龙，身长一丈多，鳞和甲什么都有。韦皋把它用木匣子装着，让它在匣子里蟠屈着。当时正是正月初一，把它放在大慈寺的大殿上，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随便看了三天，结果龙被香火薰死了。《国史》上缺少这件事的记载。这是什么预兆呢？

韦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韦思恭与董生、王生三人结友，于嵩山岳寺肄业。寺东北百余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围丈余，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终无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于石盆。见一大蛇长数丈，黑若纯漆，而有白花，似锦，蜿蜒盒中。三子见而骇，视之良久。王与董议曰：“彼可取而食之。”韦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渔父之梭，雷氏之剑，尚皆为龙，安知此名山大镇，岂非龙潜其身耶。况此蛇鳞甲，尤异于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纳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萦而归烹之。二子皆咄韦生之诈洁。俄而报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击。韦生谏而不允。二子方举石欲投，蛇腾空而去。及三子归院，烹蛇未熟。忽闻山中有声，殷然地动。觇之，则此山间风云暴起，飞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对面相失。寺中人闻风云暴起中云：“莫错击。”须臾，雨火中半下，书生之宇，并焚荡且尽。王与董，皆不知所在，韦子于寺廊下无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为善，但吐少善言，则蛟龙之祸不及矣。而况于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迨两日，于寺门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韦自说。至于好杀者，足以为戒矣。（出《博异志》）

【译文】

元和六年，京兆人韦思恭与董生、王生三人结友，在嵩山岳寺修习学业。寺东北一百多步的地方，岩石下有一个取水盒。水盆的围长一丈多一点，而深可装得下十斛。水是随打随增多，打多少增多少，始终不见少。全寺的人都来打水。韦思恭等三人从春天住进来，到了七月中旬，有一天，三个人趁有空就去打水。走到石盆，他们看到一条大蛇。这条大蛇有几丈长，黑得像纯漆，有白花，像锦，在石盆里弯弯曲曲地爬动。三个人吓了一跳，看了好久。王生与董生商议说：“那东西可以打死拿回去吃。”韦思恭说：“不行。以前葛陂的竹，渔父的梭，雷氏的剑，尚且都是龙，怎么知道这名山大镇之中就没有龙呢？难道不是龙在这石盆里潜身吗？况且这条蛇的鳞和甲，和一般蛇特别不一样。这可要小心！”二人没听他的话，就扔石头把蛇打死，缠绕起来拿回去煮上了。二人都嘲笑韦思恭是假正经。不一会儿有人说石盆那里又有大蛇，二人跑去一看，又要下手击蛇，韦思恭急忙劝阻。二人刚举石要投，那蛇腾空而去。等到三个人回到院子里，蛇肉还没煮熟。忽然听到山中有一种声音，地也在颤动。一看，竟然是这山中风云暴起，飞砂走石。眨眼的工夫，风沙来到寺前，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寺中的人们在风云暴起之中有人祷告说：“不要错击了好人！”片刻，天上下火，其中多半下到三位书生的屋上，烧了个净光。王生和董生都不知在哪。韦思恭在寺廊下没啥事儿。所以，神化的道理也很明显。不能全做善事，只说了一些好话，那么蛟龙之祸就没有及身，何况那些经常行善道的呢！那王生和董生的尸体，过了两天，才在寺门南边找到。这是韦思恭亲口说的。对于那些好杀生的人，此事足以为戒了。

卢元裕

故唐太守卢元裕未仕时，尝以中元设幡幢像，置盂兰于其间。俄闻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视，见一小龙才寸许，逸状奇姿，婉然可爱。于是以水沃之，其龙伸足振鬣已长数尺矣。元裕大恐。有白云自盆中而起，其龙亦逐云而去。元裕即翰之父也。（出《宣室志》）

【译文】

从前唐太守卢元裕还没做官时，曾经在七月二十五这天设置幡幢像，又把盂兰盆放在其间，不一会儿就听到盆中有“唧唧”的声音。卢元裕过去一看，见盆里有一条才一寸来长的小龙，形状超逸，姿态奇丽，婉然可爱。于是他就用水浇它。这时候，只见那小东西伸足振鬣，转瞬间长到几尺长了。卢元裕很害怕，有白云从盆中升起，那龙也追赶着白云而飞去。卢元裕就是卢翰的父亲。

卢翰

唐安太守卢元裕子翰言，太守少时，尝结友读书终南山。日晚溪行，崖中得一圆石，莹白如鉴。方执玩忽次，堕地而折。中有白鱼约长寸余，随石宛转落涧中。渐盈尺，俄长丈余，鼓鬐掉尾。云雷暴兴，风雨大至。（出《纪闻》）

【译文】

唐安太守卢元裕的儿子卢翰说，卢元裕年轻的时候，曾经结友在终南山读书。有一天傍晚走在溪边，从石崖中拾到一块圆形石头。这石头莹晶光亮如镜子一般。正拿着玩，忽然掉到地上摔断了，里边有一条一寸多长的白鱼，随着那石头宛宛转转落到涧中。只见那条小鱼渐渐长满一尺，不一会儿又长到一丈多。它鼓鬐奋爪，昂首掉尾。于是云雷暴起，风雨大作。

李修

唐浙西观察使李修，元和七年，为绛郡守。是岁，其属县龙门有龙见。时观者千数。郡以状闻于太府。时相国河东府张弘靖为河中节度使，相国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尝为文以赞其事。（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浙西观察使李修，元和七年，是绛郡太守。这年，这个郡所属的龙门县有龙出现，当时看见的有上千人。郡守写状子报告太府知道。当时相国是河东府的张弘靖任河中节度使，相国的儿子前舒州刺史张以宗，曾经写文章赞美这件事。

韦宥

唐元和，故都尉韦宥出牧温州，忽忽不乐，江波修永，舟船燠热。一日晚凉，乃跨马登岸，依舟而行。忽浅沙乱流，芦苇青翠，因纵辔饮马。而芦枝有拂鞍者。宥因闲援熟视，忽见新丝筝弦，周缠芦心。宥即收芦伸弦，其长倍寻。试纵之，应乎复结。宥奇骇，因置于怀。行次江馆，其家室皆已维舟入亭矣。宥故驸马也，家有妓。即付筝妓曰：“我于芦心得之，颇甚新紧。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来？吾甚异之。试施于器，以听其音。”妓将安之，更无少异，唯短三二寸耳。方馔，妓即置之，随置复结。食罢视之，则已蜿蜒摇动。妓惊告众，竞来观之，而双眸瞭然矣。宥骇曰：“得非龙乎？”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诸盂水之内，投之于江。才及中流，风浪皆作，蒸云走雷，咫尺昏晦。俄有白龙百尺，拿攫升天。众咸观之，良久乃灭。（出《集异记》）

【译文】

唐元和年间，前都尉韦宥出任温州郡守，心中闷闷不乐，水路又很远，天气灼热，坐在船上也不好受。一天晚上比较凉爽，他就下船上岸，骑着马和船并行。忽然间看到一个地方，沙浅流乱，芦苇青青，于是他就撒开缰绳过去饮马。走在芦苇丛中，有的芦枝拂打马鞍，他随手就抓上来一棵，一看，看到一根新丝制成的筝弦缠在芦苇上。他立即就把筝弦拿下来，伸开一看，有两寻来长。他把弦松开，弦又立即盘结回去。他很惊奇，就把它揣到怀里。来到江馆，全家已经早到了。他是从前的驸马，家里有歌妓和乐妓。他把那根筝弦交给筝妓说：“这是我从芦苇上拾到的，挺新挺紧的，但是那是沙洲江岸，这东西是从哪来的呢？我觉得挺奇怪。你把它装到筝上，听听怎么样。”筝妓接过弦去，立即就去往筝上安装，发现这弦与其它弦完全一样，只是短了二三寸。当时正吃饭，筝妓先把弦放在那里，一放下它就又盘结起来。吃完饭一看，那弦居然蜿蜒摇动起来。筝妓吃惊地告诉大家，大家争抢着来看，见那东西居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韦宥吃惊地说：“莫非是一条龙？”于是他命人帮他穿戴好衣帽，烧香祷告。然后把那东西放到水盆里，投到大江里去。刚投到江流中，风流便大作，云雾蒸腾，惊雷滚动，天昏地暗，一条一百多尺长的白龙腾跃升空。在场的人全都看到了，老半天才渐渐消逝。

尺木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出《酉阳杂俎》）

龙头上有一种东西，样子像博山形状，叫尺木。龙没有尺木，就不能升天。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无和中，曾与道流游华山。时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叶大如掌，红殷可爱，随流而下。史独接得，置于怀中。坐食顷，觉怀中冷重。潜起观之，其上鳞栗栗而起。史警惧，弃林中。遂白众人：“此必龙也，可速去！”须臾，林中白烟生，弥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风雨大至。（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个姓史的人，在唐元和年间，曾经和几位道士游华山。当时天气很热，大家坐在一条小溪旁歇息。忽然有一片手掌大的树叶顺流而下。那叶子红艳可爱，姓史的就把它捞上来，放到怀里。坐了不到一顿饭的时间，他觉得怀里很凉，就悄悄地起来观看，见那叶子上开始起鳞。他很害怕，把它扔到林子里，就告诉大家说：“这一定是条龙，应该赶快离开！”顷刻之间，林子里开始冒出白烟，布满山谷。他们往山下跑，还没跑到一半，风雨已经很大了。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

卢君畅　元义方　平昌井　虎头骨　法喜寺　龙庙　豢龙者　孔威　华阴湫　崔道枢

金龙子　黄驯　临汉豕　烧龙　柳翁

卢君畅

故东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阳卢君畅为白衣时，侨居汉上。尝一日，独驱郊野，见二白犬腰甚长，而其臆丰，飘然若坠，俱驰走田间。户讶其异于常犬，因立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于一湫中，已而湫浪泛腾，旋有二白龙自湫中起，云气噎空，风雷大震。卢惧甚，鞭马而归。未及行数里，衣尽沾湿。方悟二犬乃龙也。（出《宣室志》）

【译文】

以前东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阳的卢君畅还是老百姓的时候，侨居汉水。曾经有那么一天，他独自骑马走在郊野，看见两条狗，狗的腰身特别长，胸甚肥厚，好像悬浮着要掉下来。那两条狗一块跑在田垅上。卢君畅惊讶和一般的狗不同，就勒住马望着那两条狗。不一会儿两条狗都跳进一个大水池中，紧接着那池水便波浪汹涌，马上有两条白龙从池子里升起。云气密布当空，风雷大吼大震。卢君畅很害怕，打马往回跑，没跑出几里，衣服全被雨浇湿，才知道那两条狗就是龙。

元义方

元义方使新罗，发鸡林州。遇海岛，中有泉，舟人皆汲水饮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海师遽曰：“龙怒。”遂发。未数里，风云雷电皆至，三日三夜不绝。及雨霁，见远岸城邑，乃莱州。（出《国史补》）

【译文】

元义方出使新罗国，从鸡林州出发，遇到一个小岛，岛上有泉水，船上的人都打泉水喝。忽然有一条小蛇从泉眼里钻出来。海师忙说：“龙生气了！”于是立即就出发。未行几里，风云雷电全都到来，三天三夜没有停歇。等到雨过天晴，望见远处对岸的城邑，原来已是莱州。

平昌井

平昌城旧与荆水通，有神龙（“龙”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出入焉，故名龙城。外国有寺曰咀呵罗，寺有神龙住米仓中。奴取米，龙辄却。奴若常取米，龙即不与。仓中米若尽，奴向龙拜，仓即盈溢。（出《外国事》）

【译文】

平易城以前与荆水是通连的，有一条神龙在里边出出入入，所以叫做龙城。外国有一座寺叫“咀呵罗”，寺中有一条神龙住在米仓里。奴仆去取米，龙就往后退。奴仆要是经常取米，龙就不给。仓里的米用光了，奴仆就向龙跪拜，仓里的粮食就又满了。

虎头骨

南中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出《尚书故实》）

【译文】

南中一带遇上天旱，就用长绳子拴住虎头骨，扔到有龙的地方。虎头骨一入水，就让几个人牵扯着，也无法让它停住。不一会儿，云就从潭中升起，雨也紧接着就下起来。

法喜寺

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去郡远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频梦一白龙者自渭水来，止于佛殿西楹，蟠绕且久，乃直东而去。明日则雨。如是者数矣。其僧异之，因语与人。人曰：“福地盖神祗所居，固龙之宅也。而佛寺亦为龙所依焉。故释氏有天龙八部，其义在矣。况郊野外寺，殿宇清敞，为龙之止，不亦宜乎？愿以土龙置于寺楹间，且用识其梦也。”僧召工，合土为偶龙，具告其状，而于殿西楹置焉。功毕，甚得云间势，蜿蜒鳞鬣，曲尽其妙，虽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长庆初，其寺居人有偃于外门者，见一物从西轩直出，飘飘然若升云状，飞驰出寺，望谓水而去。夜将分，始归西轩下，细而观之，果白龙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数日，寺僧尽赴村民会斋去。至午方归。因入殿视，像龙已失矣。寺僧且叹且异，相顾语曰：“是龙也，虽假以土，尚能变化无方，去莫如其适，来莫穷其自。果灵物乎？”及晚，有阴云起于渭水，俄而将逼殿宇。忽有一物自云中跃而出，指西轩以入。寺僧惧惊，且视之，乃见像龙已在西楹上。迫而观之，其龙鬐鬣鳞角，若尽沾湿。自是因以铁锁系之。其后里中有旱涝，祈祷之，应若影响。（出《宣室志》）

【译文】

政阳郡东南有一座寺庙叫法喜寺。这寺离郡一百里远，而正处在渭水之西。唐元和年末，寺中有一个和尚频频梦见一条白龙从渭水来，在佛殿西柱子下停住，蟠绕很久，才直奔东方而去。做梦第二天就下雨。这种情况已经多次了。那和尚很奇怪，就告诉了别人。那人说：“福地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本来就是龙的住处。而佛寺也受到龙的依赖，所以释迦牟尼有天龙八部，它的意义就在这里。何况郊野之外的寺院，殿宇清洁宽敞，作为龙的住处，不也很合适吗？希望你做一条土龙放到殿柱子之间，将用它来验证一下你的梦。”那和尚便召集工匠，用土制作一条龙。他把梦中龙的样子详细地告诉工匠们。做成之后就放在殿西柱子下边。做得很像云雾中的活龙，鳞鬣生动，动态蜿蜒，尽得其妙，即使很好的画家，也不能画得比这更像。到长庆年初，一个住在这个寺院里的人，有一天仰卧在门外，见有一个东西从窗出来，轻飘飘的，像一朵云，飞出寺院，向渭水飞去。天将黑的时候，那东西才回到西窗下。仔细一看，果然是一条白龙。第二天他就告诉了寺中的和尚。和尚觉得奇怪。又过了几天，寺里的和尚全都到村民那里会斋去了，直到晌午才回来。进殿一看，用土做的那条龙不见了。和尚们又是惊叹又是奇怪，互相看着说：“这一定是龙。尽管它是用土做的，尚且可以变化不定。去，不知它到什么地方去；来，不知它从什么地方来。果然是灵物吧？”到了晚上，从渭水飘来阴云，不多时就要逼近殿宇。忽然有一个东西从云中跳出来，从西窗飞入。和尚们又惊又怕。走近一看，见那条用土做的龙居然已经附在西柱上了。仔细一看，那龙的鬐、鬣、鳞、角，好像全都湿了。从此以后，就用铁链把它锁起来了。这以后里中有了旱涝灾情，向它祈祷，非常灵验。

龙庙

汾水贯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桥。其南桥下尝有龙见，由是架龙庙于桥下。故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时，有一龙自庙中出，倾都士女皆纵观。近食顷，方拿奋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庙中出，既出而庙屋摧圮，其桥亦坏。时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译文】

汾水横贯太原而向南流。水上有两座桥。那南边的桥下曾经有龙出现，因此在桥下盖了龙庙。以前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的时候，有一条龙从庙中出来，全城的男男女女都尽情观看，将近一顿饭的工夫，它才腾跃振奋地离去。立刻就有震雷暴雨发生。另外，第二年秋，汾水水涨，有一条白蛇从庙里出来，一出来庙就倒塌了。那桥也坏了。那时是唐朝太和年初。

豢龙者

牛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自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黑龙也。强驱逐之，虑为灾，难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漫涨，漂溺万户。处士惧罪，亦亡去。（出《尚书故实》）

【译文】

牛僧儒镇守襄州的时候，因为久旱，祭祀求雨没见效，听说有一位处士自己说是养龙的，牛公就请他想办法下雨。那处士说：“江汉一带没有龙，只有一个水池中有一条，是黑龙。如果硬逼它出来，担心造成灾害，很难制住它。”牛公坚决让他去做，他就去了。果然下了一场大雨，汉水暴涨，淹了上万户人家。那处士怕加罪于他。吓跑了。

孔威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进龙骨一具，因有表录其事状云：“州之桐城具善政乡百姓胡举，有青龙斗死于庭中。时四月，尚有茧箔在庭。忽云雷暴起，闻云中击触声，血如酾雨，洒茧箔上，血不氵于箔，渐旋结聚，可拾置掌上。须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龙拖尾及地，绕一泔桶，即腾身入云。及雨，悉是泔也。龙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疮。凡长十余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鳞鬣皆鱼。唯有须长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双角各长二丈。其腹相（明抄本“相”作“光”）自龃龉。时遣大云仓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举，乃剸之为数十段，载之赴官。（出《唐年补录》）

【译文】

唐咸通年末，舒州刺史孔威进献龙骨一具，并且有表奏描述这件事说：“舒州所属的桐城县善政乡有一个百姓叫胡举，有青龙斗死在他家的院子里。当时是四月，院子里还有养蚕用的竹筛子。忽然间云雷暴起，听到云中有打斗触碰的声音，血就像下雨，洒到养蚕用的竹筛子上。那血不污染筛子，渐渐集中凝结，可以拾起来放到手掌上。不一会儿就让人感到刺骨般冷痛。一开始，一条龙尾巴拖在地上，围绕着一桶泔水。然后又腾飞钻进云里。等到下雨，下的全是泔水。龙死了之后，把它剖开，发现它的咽喉里有一个大疮。龙共长十多尺。龙的身和尾巴各占一半。尾巴又细又薄。鳞鬣就像鱼鳞。只有须子有两丈长。它的脚有红色的角膜蒙着。两只角都有两丈长。它的肚子自相抵触。当时派大云仓使指挥人马把死龙送往舒州。因为龙肉很重，不能整个搬运，就把它割成几十段，载运到州府。

华阴湫

唐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里余，一夕风雷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其崖岸高，无贮水之处，此夕徙开数十丈。小山东西直南北，峰峦草树，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京洛行旅，无不枉道就观。有好事者，自辇毂蒲津，相率而至。车马不绝音，逮于累日。京城南灵应台有三娘湫，与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测深浅。每秋风摇落，常有草木之叶，飘于其上。虽片叶纤芥，必而禽衔而去。祷祈者多致花钿锦绮之类，启视投之，歘然而没。乾符初。有朝士数人，同游于终南山，遂及湫所，因话灵应之事。其间不信者，试以木石投之，寻有巨鱼跃出波心，鳞甲如雪。俄而风雨晦暝，车马几为暴水所漂。尔后人愈敬伏，莫有犯者。（出《剧谈录》）

【译文】

唐朝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里多，一天晚上风雷突然大作，有龙福山造地，是远方而来。原先那地方崖岸挺高，没有贮水的地方，这天晚上山崖迁徙，崩裂开几十丈。东西向的小山变成了南北向的，而峰峦草木一无所伤。山间新池碧波回荡，清澈得像疏道的渠道。京洛的行人旅客，没有不多走路程特意来看的。有好事的，各自乘车坐船成群结伙而来。车马的声音不绝，一直持续多日。京城南灵应台有一个水池叫“三娘湫”，与炭谷相近。这池子里的水，水波澄明，深浅莫测。每到秋季秋风摇落树叶，常有一些草木之叶飘落池水之上。尽管树叶纤细微小，但是必有飞禽把它衔出去。到这里来祭祀祈祷的，多半喜欢把花钿锦绮之类的东西扔到池里去。开始扔的时候仔细看着，扔下去之后，很快沉下去了。乾符年初，有几个朝中当官的人，一块到终南山游玩，来到这个水池边。于是就有人谈到这个池子是如何如何灵验。其中有不相信的，就试探着把石头木块之类扔下去。不久便有大鱼跃出水面，鳞甲雪亮。不多时便风雨阴暗，车马差点被大水冲走。此后人们更加敬服，没有敢能触犯的。

崔道枢

唐中书舍人书颜，子婿崔道枢举进士者屡屡。一年春下第，归宁汉上所居。因井渫，得鲤鱼一头长五尺，鳞鬣金色，其目光射人。众视异于常鱼。令仆者投于江中。道枢与表兄韦氏，密备鼎俎，烹而食之。经信宿，韦得疾暴卒。有碧衣使人引至府舍，廨宇颇甚严肃。既入门，见厅事有女子戴金翠冠，着紫绣衣，据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黄衫巾栉，如宫内之饰。有一吏人从后执簿领出。及轩陛间，付双环青衣，置于绣衣案上。吏引韦生东庑曹署，理杀鱼之状。韦引过。道枢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龙也，若潜伏于江海湫湄，虽为人所食，即从而可辨矣。但昨者得之于井中，崔氏与君又非愚昧，杀而食之，但难获免。然君且还，试与崔君广为佛道功德，庶几稍减其过。自兹浃旬，当复相召。”韦忽然而寤，且以所说，话于亲属，命道枢具述其事。道枢虽怀忧迫，亦未深信。才及旬余，韦生果殁。韦乃道枢之姑子也。数日后，寄魂于母云：“已因杀鱼获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当受重谴。可急修黄箓道斋，尚冀得宽刑辞。表弟之过亦成矣，今夕当自知其事。”韦母泣告道枢。及暝，昏然而寝，复见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韦氏之所述。俄有吏执黑纸丹文书字，立道枢于屏侧，疾趋而入。俄见绣衣举笔而书讫，吏接之而出，令道枢览之。其初云：“崔道枢官至三品，寿至八十。”后有判云：“所害雨龙，事关天府。原之不可，案罪急追。所有官爵，并皆削除。年亦减一半。”时道枢冬季，其母方修崇福力，才及春首，抱疾数日而终。时崔妻拿咸在京师，韦颜备述其事。旧传夔及牛渚矶是水府，未详道枢所至何许。（原阙出处，陈校本作出《剧谈录》）

【译文】

唐朝中书舍人韦颜的女婿崔道枢，屡屡参加进士考试。一年春天不第，回家到汉水之畔的住处。因为淘井，从井里捉到一条五尺长的鲤鱼。这条鱼的鳞和鬣都是金色的，它的目光射人。大家见它不同于一般的鱼，就让仆人把它投到江里去。崔道枢和他的表哥韦氏，偷偷地准备炊具，把它煮着吃了。两宿之后，韦氏得病突然死去。有一个穿碧色衣服的人把他领到一处府舍，这府舍很是庄严肃穆。进门之后，他看见一个头戴金翠冠，身穿紫绣衣的女子在厅里据案而坐。左右的侍者都穿黄衣，服饰打扮有如宫中。有一个小官吏从后面拿着簿子领韦氏出来，来到廊阶之间，把簿子交给一个梳着双环的婢女，由她放到绣衣女子的桌案上。小官吏又领着韦氏来到东厢房里的一处官署，审理杀鱼的案子。韦氏把过错推到崔道枢身上，说：“不是我的罪过。”那个官吏说：“这是一条雨龙。如果它潜伏在江河湖海之中，即使被人吃了，其实可以看出它不是凡品。只是前几天你们是从井里得到它的，崔道枢和你又不是愚昧之人，把它杀着吃了，只怕罪责难逃，但是你暂且回去，与崔道枢一起多做一些佛道功德之事试试，也许可以多少减轻一些罪过。从现在算起，十天之后我还去找你。”韦氏忽然醒来，就把那官吏的话说给亲属。亲属让崔道枢详细述说杀鱼之事。崔道枢虽然心中怀有忧虑和压抑，但是也没太相信。刚到十天，韦氏果然死了。韦氏是崔道枢姑母的儿子。几天后，韦氏托梦对母亲说：“儿已经因为杀鱼而获罪，所到的地方就是水府，不久将受到严重的惩罚。母亲可以赶紧修黄箓作道场，还有希望惩办得宽一些。表弟的罪过也已经形成了，今晚他应该自知他的事情。”韦母哭着把梦中情形告诉了崔道枢。等到天黑，崔道枢昏昏沉沉地睡下，见到穿碧色衣服的人把他领到一个公署，全都像韦氏讲过的那样。不一会儿有一个拿着黑纸红字文书的个官吏，让崔道枢在屏侧站着，他自己快步走进去。不一会儿又见那个穿绣衣的女子提笔写了些什么，小官吏便接到手里走了出来，让崔道枢看那上面写了些什么。崔道枢接过来一看，先写的是，崔道枢官至三品，寿到八十；后边又写道，害死了雨龙，事关天府，不能原谅，案情紧急，所有的官爵全都消除，年寿也削减一半。当时崔道枢去的时候正处在冬季。他的母亲开始修道场做功德。刚到春季，他就卧病不起，几天便死了。那时崔道枢的妻儿老小都在京城。韦颜详细地述说了他的事情。旧时传说夔州到牛渚矶是水府，不知崔道枢所去的水府是哪里。

金龙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气出于昭德殿东隅，郁郁如烟。令大内留后司寻其所出，得金龙子一枚，长五寸许。群臣称贺。帝曰：“朕不以金龙为祥瑞，以偃息干戈为祥瑞。卿等各宜尽忠，以体朕怀。”门下奏，请改文德二年为龙纪元年。（出《大唐杂记》）

【译文】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月初一，皇上与群臣在武德殿议事。有一股紫气从昭德殿的东隅冒出来，好像郁郁的浓烟。皇上让宫中留后司寻找发出紫气的地方，寻到了一枚金龙子。这枚金龙子有五寸来长。群臣都向皇上祝贺。皇上说：“我不认为金龙子是祥瑞之兆，我认为偃息兵戈天下太平才是祥瑞。你们各自都应该尽忠，以体念我的这种情怀。”司事官有人禀奏，请求把文德二年改成龙纪元年。

黄驯

荆州当阳县倚山为廨宇。内有井极深。井中有龙窠。旁入不知几许。欲晴霁及将雨，往往有云气自井而出。唐光化中，有道士称自商山来，入井中，取龙窠及草药而去。其后有令黄驯者，到任之后，常系马于井旁，滓秽流渍，尽入于井中。或有讥之者，饰词以对。岁余，驯及马皆瞽。（出《录异记》）

【译文】

荆州当阳县靠山建成官署。院中有一口很深的井。井中有一个龙的巢穴。任何人不知它有多深。天要变晴以及将要下雨的时候，往往有云气从井底冒出来。唐朝光化年中，有一个道士自称从商山来，他下到井里，取到龙的巢穴和草药之后离去。这以后有一个叫黄驯的县令，到任之后，常常把马拴在井边，各种污秽之物全都进入井中。有的人指责他，他总是回答些粉饰的话。一年多一点之后，他和他的马全都瞎了眼。

临汉豕

邛州临汉县内有湫，往往人见牝豕出入，号曰“母猪龙湫”。唐天复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灵迹求雨。于时邑长具牢醴，命邑寮（“寮”原作“宰”，据陈校本改）偕往祭之。三奠迨终，乃张筵于湫上，以神胙客。坐于烈日，铺席。以湫为上，每酒巡至湫，则捧觞以献。俟雨沾足，方撤此筵。歌吹方酣，忽见湫（“则捧觞以献”至“忽见湫”二十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上黑气如云，氛氲直上，狂电烨然，玄云陡暗，雨雹立至。令长与寮吏，鼓舞去盖，蒙湿而归。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焉（“焉”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夫人之至诚，则龙畜亦能感动。享德济旱，勿谓不智。（出《北梦琐言》）

【译文】

邛州临汉县内有一个水池，常常有人看见有一只母猪出入，人们便叫它“母猪龙池”。唐朝天复四年，蜀城大旱，大小官员都到有灵迹的地方去求雨。这时候临汉县令也准备了牛羊肉、甜酒之类的供品，让县邑所有僚属一起到母猪龙池去祭祀。祭奠完了，就在池边摆下酒宴，让神赐福游客。游客们坐于烈日之下，铺席，把池放在被尊敬的地位，每巡酒来到池边，捧杯向池献酒。要直等到雨下得淹脚面了才能撤掉此宴。歌声乐声正盛，忽然间池上黑气如云，雾气濛濛地直往上升。狂暴的雷电炸响，黑云密布，雨雹立刻泼撒下来。县令和同僚们欢欣鼓舞，丢掉帷盖，任由雨浇湿了然后才回去。第二天，县境中雨水已足，而其它地方依然是干旱的土地。人极其真诚，那就连龙畜亦能感动。享有贤德救济旱情，不能说不是明智。

烧龙

太江之南，芦荻之间，往往烧起龙。唐天复中，澧州叶源村民邓氏子烧畬，柴草积于天井（山中穴也），火势既盛，龙突出，腾在半空，萦带为火所燎，风力益壮，狂焰弥炽，摆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毙。长亘数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风雷急雨，不能扑灭。寻为煨烬，而角不化，莹白如玉。向氏宝而藏之，湖南行军高郁酬其价而强取。于时术士曰：“高司马其祸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诛。（出《北梦琐言》）

【译文】

长江以南的芦荻间，往往能烧起龙来。唐天复年中，澧州叶源村一个姓邓的村民耕种前烧荒，把柴草堆在山中的洞穴中，火势着旺以后，有一条龙突然钻出来，腾在半空里。它身上带着一些火焰，因为空中风更大，火焰更旺，又不能赶快熄灭，到底把它烧死了，掉到了地上，有好几百步长。这个姓邓的村民为了避祸，把家搬到别处去了。朱梁王朝的末年，辰州一个姓向的居民烧起一条龙，四面风雷急雨都不能扑灭，很快便烧成灰烬，但是龙角没有烧化。龙角莹如白玉，姓向的把它当成宝贝珍藏着。湖南行军高郁，给姓向的一点钱就硬把龙角拿走了。当时有个术士就说：“高司马将有大祸临头，怎么还用这种不祥之物来召致祸患的来临呢？”不久，高郁果然被杀。

柳翁

天祐中，饶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钓鄱阳江中，不知其居处妻子，亦不见其饮食。凡水族之类，与山川之深远者，无不周知之。鄱阳人渔钓者，咸谘访而后行。吕师造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则雨，止后则晴。或问柳翁。翁曰：“此下龙穴也。震动其上，则龙不安而出穴。龙出则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则霖雨方将为患矣。”既深数丈，果得方木长数十尺，交构叠之，累积数十重，其下雾气冲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萦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及。自是果霖雨为患。吕氏诸子将网鱼于鄱阳江，召问柳翁。翁指南岸一处，“今日唯此处有鱼，然有一小龙在焉。”诸子不信，网之，果大获。舟中以巨盆贮之。中有一鳝鱼长一二尺，双目精明，有二长须，绕盆而行。群鱼皆翼从之，将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译文】

天佑年间，饶州有个姓柳的老头经常坐着小船在鄱阳江里钓鱼，不知他在哪里居住，也不知他的妻子儿女是谁，也没人见过他吃饭喝水。凡是水族之类，以及山川的多深多远，他没有不知道的。鄱阳打渔的人们，全都先问他然后再行动。吕师造任刺史时，他大兴土木，修城挖沟，挖到城北就下雨，一停天就晴。有人问柳老头这是怎么回事。柳老头说：“这下面是龙穴。在它上面吵闹震荡，那么龙就不安，就从穴中跑出来，龙出来就要下雨。不停地挖下去，肯定会挖到龙穴，那就会下雨不止成为灾难了。”挖到几丈深之后，果然挖到了。有一些几十尺长的方木，交叉叠摞在一起，累积几十层。那下边黑洞洞的，而且雾气冲人，不能进去，就不挖了。那些木头上都缠绕着龙的口水，一股腥味，而且刻削得很平滑，很方正，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从此，果然连连下雨成为灾难。吕家的几个子弟要到鄱阳江上去捕鱼，把柳老头找来问他哪里有鱼。柳老头指着南岸一个地方说：“今天只有那个地方有鱼，但是有一条小龙也在那里。”几个孩子不信，就去下网，果然大有收获。他们把打上来的鱼全都放在船上的一只大盆里。其中有一条一二尺长的鳝鱼，两眼精光有神，还有两根长须。它绕盆而行，群鱼都在两边跟着它。要到北岸的时候，盆里的鱼全都没了。姓柳的老头也不知哪去了。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阎浮龙　吴山人　白将军　温媪　柳子华　斑石　张公洞　五台山池　张老　费鸡师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阳湫　盐井龙　尹皓

阎浮龙

龙在阎浮提者五十七亿。龙于翟陁尼不降浊水。西洲人食浊则夭。单越人恶冷风，龙不发冷。于弗姿提洲，不作雷声，不起电光。东洲恶之也。其雷声，兜率天作歌颂音，阎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绝如连。阿修中雨罗丘伏，（《酉阳杂俎》三“阿修中雨罗丘伏”句作“阿修罗中雨兵仗”，此有倒讹）阎浮提中雨清浮水。（出《酉阳杂俎》）

【译文】

在阎浮提的龙共有五十七亿。在翟陁尼的龙不往地上降污浊的水。西洲人食用了污浊的水就夭亡。单越人厌恶冷风，龙就不发冷。在弗姿提洲，龙不作雷声，不起电光。而这些都是东洲厌恶的。那雷声，兜率天作歌颂的声音，阎浮提作海潮的声音；那雨，兜率天上下的是摩尼，获世城下的是好饭菜。海中下雨不止，雨水象连到了一起。阿修中下罗丘伏；阎浮提中下清浮水。

吴山人

陇州吴山县，有一人乘白马夜行，凡县人皆梦之。语曰：“我欲移居，暂假尔牛。”言讫即过。其夕，数百家牛，及明，皆被体汗流如水。于县南山曲出一湫，方圆百余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迁，谓之“特牛湫”也。（出《独异志》）

【译文】

陇州吴山县，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夜间走路，全县的人都梦到了他。他说：“我想要搬家，暂时借你们的牛用一下。”说完他就走了。那天夜里，好几百家的牛，到天明一看，全都一身大汗。在县南山弯处出现了一个方圆一百多步的大水池。乡里人因为这个水池是用牛迁来的，就叫它“特牛池”。

白将军

僧元可言，近传有白将军者尝于曲江洗马，马忽跳出惊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带，萦绕数匝，遽令解之。血流数升。白异之，遂封纸帖中，藏于衣箱。一日，送客至浐水，出示诸客。客曰：“盍以水试之？”白以剑划地成窍，置虫于中，沃盥其上。少顷，虫蠕而长，窍中泉涌。倏忽自盘若一席，有黑气如香烟，径出檐外。众惧曰：“必龙也。”遂急归。未数里，风雨骤至，大震数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和尚元可说，近来传闻，有一个被人们称作白将军的人曾经在曲江洗马，那马忽然就跳出去惊跑了。马的前腿上有个东西，白色，象衣带，在马腿上缠了好几圈儿。白将军急忙让人把马腿上的那个东西解下来。马流了几升血。白将军感到奇怪，就把那个带状的虫子封到纸帖里，装进箱子。有一天，送客来到浐水，白将军把那虫拿出来让客人观看。客人说：“为何不用水试它一下？”白将军就用剑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那虫子放到里边，再用水浇它。不一会儿，那虫开始蠕动，而且长长了。坑里头泉水涌动。忽然那虫自己盘起来，象一个坐席那么大，有黑气冒出来，象香烟袅袅，径直飘出檐外。大伙恐惧地说：“这一定是龙！”于是就急忙回来。没走几里，风雨骤然袭来。

温媪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见鱼在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为龙之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徵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晦暝，风雨随作。及明，移其冢于西，而草木悉于西岸。（出《岭表录异》）

【译文】

温媪是康州悦城县的一个寡妇，以织布为业。有一天她到野外江边拾菜，发现沙草中有五只鸟蛋，就捡了回来，放到织布用的筐子里。不几天，忽然出现五条小蛇，一条花的，四条青的。于是她就把它们送到江边去了。本来无意让它们回报什么。她常常在江边洗衣服。忽然有一天，她发现鱼在水里跳跃，在她面前做游戏。从此以后经常有这样的事。渐渐有人知道了，乡里人都认为她是龙的母亲，对她特别尊敬。有的人向她询问祸福吉凶，她说得也多半都很应验。从此她也渐渐富足起来。朝廷知道了，派人把她召到京里，走到全义岭，她病了，就回到悦城县而病死。乡里人一起把她葬到江的东岸。忽然有一天晚上，天地昏黑，风雨大作。等到天明，见她的坟已由江东挪到江西，而且草木也全都挪在西岸。

柳子华

柳子华，唐时为城都令。一旦方午，忽有犊车一乘，前后女骑导从径入厅事。使一介告柳云：“龙女且来矣。”俄而下车，左右扶卫升阶，与子华相见。云：“宿命与君合为匹偶。”因止。命酒乐极欢，成礼而去。自是往复为常，远近咸知之。子华罢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龙宫，得水仙矣。”（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剧谈录》”）

【译文】

柳子华唐朝时做城都县令。有一天正午，忽然有一辆牛车，前后有骑马的女子引导来到厅堂上。有一位女子上前告诉柳子华说：“龙女将要来到。”不久，龙女下了车，由左右搀扶卫护着走上台阶来，与柳子华相见。她说：“命中注定我和你要结成夫妇。”于是就住下了。柳子华命人准备酒席、乐队，举行婚礼之后，龙女才离去。从此她常来常往。远近的人们全都知道。柳子华罢官以后，谁也不知他到哪儿去了。一般人都说他去了龙宫，成为水仙了。

斑石

京邑有一士子，因山行，拾得一石子。青赤斑斓，大如鸡子。甚异之。置巾箱中五六年。因与婴儿弄，遂失之。数日，昼忽风雨暝晦，庭前树下，降水不绝如瀑布状。人咸异其故。风雨息，树下忽见此石已破，中如鸡卵出壳焉。乃知为龙子也。（出《原化记》）

【译文】

京城里有一位士人，顺着山走路，捡到了一块石子。这块石子斑斓多彩，有鸡蛋那么大。这人觉得很奇怪，就把它放到衣箱里，一放就是五六年。后来，由于他拿出来给孩子玩，就丢失了。几天后，大白天就忽然间风雨大作，天地昏黑，院子里的一棵树下，降水不绝就象瀑布一样。人们都感到惊异，不知是什么原因。风雨停息之后，忽然发现那块石子就在那树下，但石子已破，里边就象小鸡出壳一样。这才知道是龙子。

张公洞

义兴县山水秀绝，张公洞尤奇丽。里人云，张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众未敢入。土氓姚生习道，挈杖瓶火，负囊以入。约行数百步，渐渐明朗，云树依稀。近通步武，又十余里，见二道士对弈。曰：“何人？焉得来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馁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数斗（“斗”原作“十”，据明抄本改），道士指曰：“可食此。”试探咀嚼，觉芳馨，食之遂饱。道士曰：“尔可去，慎勿语世人。”再拜而返，密怀其余。以访市肆，偶胡贾见。惊曰：“此龙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寻之，但黑巨穴，不复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复食。（出《逸史》）

【译文】

义兴县山水秀丽卓绝，张公洞尤其秀美奇异。当地人说，这就是张道陵修行的地方。这里边有一个山洞，众人谁也不敢进去。有个姓姚的当地人知道道路，拿着棍子，带着火把，背着行囊进去了。大约走了几百步，渐渐地明朗起来，依稀能望见云和树木。走近之后，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别人走过的小路。又走了十几里，他看到两个道士正在下棋。道士问：“你是谁？你是怎么进来的？”他从头到尾详细说了一遍。道士说：“这还是个有大志的人呢！”姓姚的饿得厉害，就向道士要吃的。旁边有几斗青泥。道士指着青泥说：“可以吃这个。”他试探着尝了尝，觉得挺香，就吃，就饱了。道士说，“你可以走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姓姚的再拜而返，偷偷把吃剩的青泥揣了回来。他带着这些青泥在市肆间寻访，偶然被一个作买卖的胡人看见了，胡人吃惊地说：“这是龙的食物，是从哪弄来的？”他就把事情告诉了胡人。胡人和他一块来寻找，一看，那里只有一个黑黑的大洞，不再有路。青泥拿到外边来已象石头那么硬。不能再吃。

五台山池

五台山北台下有龙池约二亩有余。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亭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睹。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出《传奇》，明抄本作“出《传载》”）

【译文】

五台山北台下有一个二亩多地的龙池。佛经上说，这是关押五百毒龙的地方。每天到了正午，昏暗的池雾暂时散开，和尚和品行高洁的居士才能看一眼。如果尼姑和女人走近，雷电风雨立时就大作。如果走近池边，一定会被毒气吸到池子里，慢慢沉下去。

张老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龙。时或雷风大作，损坏树木。寺中有掸钟张老者，术士也。而僧不知。张老恶此龙损物，欲禁杀之，密为法。此龙已知，化为人，潜告僧曰：“某实龙也，住此水多年。或因出，风雨损物，为张老所禁，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其命，奉一宝珠，以伸报答。某即移于别处。”僧诺之。夜唤张老，求释之。张老曰：“和尚莫受此龙献珠否？此龙甚穷，唯有此珠，性又吝恶。今若受珠，他时悔无及。”僧不之信。曰：“君但为我放之。”张老不得已，乃放。龙夜后送珠于僧，而移出潭水。张老亦辞僧去。后数日，忽大雷雨，坏此僧舍，夺其珠。果如张老之言。（出《原化记》）

【译文】

荆湘有一座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一条龙。这条龙时常兴大风下暴雨，毁坏树木。寺中有一个撞钟的张老头，他是一位术士，而和尚并不知道。张老厌恶这条龙祸害东西，就想要把它拘禁起来杀死它。他暗中做法，这条龙已经知道。龙变成人，偷偷地告诉和尚说：“我是一条龙，住在这水中已经多年了。或许因为我出去的时候，风雨损坏了东西，被张老看禁起来了。我的性命危急，除了你谁也救不了我。如果你能救我一命，我给你一颗宝珠以示报答。我立即就搬到别的地方去。”和尚答应了。夜间喊来张老，求他把龙放掉。张老说：“你不要龙给你的那颗珠子行不行？这条龙特别穷，只有这颗珠子，它的性情又是吝啬凶恶的，现在要是要了他的珠子，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和尚不相信他说的，说：“你只管为我放了它吧！”张老不得已，就放了。龙这一夜之后送珠子给和尚，从此搬移别处。张老也辞别和尚走了。几日后，忽然一阵大雷雨，毁坏了和尚的僧舍，夺回那宝珠。果然象张老说的那样。

费鸡师

蜀川有一费鸡师者，善知将来之事，而亦能为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时有一僧言，往者双流县保唐寺，寺有张二师者，因巡行僧房，见有空院，将欲住持，率家人扫洒之际，于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师观之，见一蛇在瓶内。覆瓶出之，约长一尺，文彩斑驳，五色备具。以杖触之，随手而长。众悉惊异。二师令一物挟之，送于寺外。当携掇之际，随触随大，以至丈余，如屋椽矣。二人担之方举，送者愈惧，观者随而益多。距寺约二三里，所在撼动之时，增长不已。众益惧，遂击伤，至于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蟪，亭午时下寺中。僧有事至临邛，见鸡师说之。鸡师曰：“杀龙女矣！张二师与汝寺之僧徒。皆当死乎！”后卒如其言。他应验不可胜记。竟不知是何（“何”字原阙。据陈校本补）术。韦绚长足为杜元颖从事，其弟妹皆识费师。于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询访鸡师之术。凡有病者来告，鸡师发即抱一鸡而往。及其门，乃持咒其鸡，令入内，抵病者之所。鸡入而死，病者差。鸡出则病者不起矣。时人遂号为“费鸡师”。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结印，其石子断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书符，先焚符为灰，和汤水，与人吞之，俄复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烧。又云，城南建昌桥下，其南岸先有龙窟，岁常损人。至有连马而溺者，如有攫拿于水。当韦皋时，前后运石，凡几万数。顷之，石复失焉。后命道士投简于内，以土筑之，方满。自此之后，龙窟移于建昌寺佛殿下，与西廊龙井通焉。而建昌桥下，往往损人而不甚也。询问吏卒，往时人马溺于其间，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尽，而尸乃出焉。（出《戎幕闲谈》）

【译文】

蜀川有一个被人所称为“费鸡师”的人，善于预知将来的事，而且也能为人祭祀作法进行解救。他多半住在邛州，蜀人都把他当成神。当时有一个和尚说，以前双流县有一座保唐寺，寺里头有一个叫张二师的人，因为巡行僧房，见到有所空院落，将要住进去。张二师率领家人洒扫这个院子的时候，在一根柱子上拾到了一个小瓶子。张二师一看，见瓶中装有一条小蛇。张二师把蛇从瓶子里倒出来。那蛇大约有一尺来长，文彩斑驳，五色俱全。他用木棍触动它，它随着他的触动而长大。大家都感到惊异。张二师让人用一种东西挟制它，把它送到寺外去。当摆弄它的时候，它随触随大，以至于长到一丈多长，赶上一根椽子了。两个人抬才能把它抬起来。往外送的人更加害怕。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离寺二三里的地方，它随着那撼动，不停地增长。众人更加惧怕，就把它打伤，以至于打死。第二天，有一道彩虹于正午时分下到寺中。这个和尚因事来到邛州，就把这件事对费鸡师讲了。费鸡师说：“杀死龙女了！张二师和你们寺中的和尚们都得死啊！”后来，终于象他说的那样都死了。他应验的事情数不胜数，却不知是什么法术。韦徇的大哥做杜元颖的从事，他的弟弟妹妹都认识费鸡师，在京中已经全都知道有此事。杜元颖自从到任，就询访费鸡师的法术。凡是有病的来告知费鸡师，费鸡师就抱着一只鸡前往。到了门口，他抱着鸡念咒，让鸡进去。到了病人住的地方，鸡就死了，病人就能痊愈；如果鸡进而复出，那么有病的人就永远起不来了。当时人们因此叫他“费鸡师”。他又把石子放到病人的肚子上，作法念咒，那石子断了的，那人也就没救了。又能写符。先把符烧成灰，和以汤水，让病人吞下，不一会儿又吐出来，那符竟然象没烧过一样。又说，城南建昌桥下，它的南岸以前有龙窟，一年一年常常害人。甚至有连人带马一块掉进去淹死的，好象被人捉拿到水里去似的。在韦皋那时候，先后一共运来几万块石头，顷刻之间，石头又全都没了。后来让道士把一封书简投进去，然后象筑墙那样把土倒进去，这才填满。从此之后，龙窟挪到建昌寺佛殿下边，与西廊的龙井相通了。而建昌桥下，往往有人受害，但是不严重。听吏卒说，以前人和马被淹在水里，很长时间才能浮上尸体来，尸体全都很白。血被吸吮已尽，尸体才能浮上来。

汾水老姥

汾水边有一老姥获一赤鲤，颜色异常，不与众鱼同。既携归，老姥怜惜，且奇之。凿一小池，汲水养之。经月余后，忽见云雾兴起，其赤鲤即腾跃，逡巡之间，乃渐升霄汉，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复来如故。人见之者甚惊讶，以为妖怪。老姥恐为祸，颇追悔焉。遂亲至小池边祷祝曰：“我本惜尔命，容尔生，反欲祸我耶？”言才绝，其赤鲤跃起，云从风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遗下一珠，如弹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众人不敢取。后五年，老姥长子患风，病渐笃，医莫能疗，老姥甚伤。忽意取是珠，以召良医。其珠忽化为一丸丹。老姥曰：“此赤鲤遗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与子服之，其病寻愈。（出《潇湘录》）

【译文】

汾水边有一位老太太弄到一条红色鲤鱼，颜色异常，不与众鱼相同。把这条鱼拿回家之后，老太太可怜它，又觉得它挺怪，就挖了一个小水池，放上水把它养起来。经过一个多月之后，忽然发现那水池云雾兴起，那鲤鱼就在里边腾跃，转眼之间，就渐渐升入云天。那水池就干了。到了晚上它就又回来了，和原先一样。看到的人都很惊讶，以为是妖怪。老太太怕它作祸，特别后悔。于是她就亲自到小池边祷告说：“我本来怜惜你的性命，容许你活下来，你反倒想要祸害我吗？”话才说完，那鲤鱼就跳起来，云跟着风来，就投到汾水里去了。只从空中丢下来一颗珍珠，弹丸那么大，晶莹光亮，耀眼夺目。那老太太得了。别人不敢动。五年后，老太太的大儿子得了风病，病情越来越重，谁也治不好。老太太特别伤心，忽然想用那颗珠子招聘名医。一看，那珠子已变成一粒丹药。老太太说：“这是鲤鱼送给我，用来救我儿子，报答我的恩惠的。”于是就给儿子吃下去，果然不久就好了。

李宣

李宣宰阳县，县左有潭，传有龙居，而鳞物尤美。李之子惰学，爱钓术，日住潭上。一旦龙见，满潭火发，如舒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盖钓术多以煎燕为饵，果发龙之嗜欲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李宣在阳县做县令，县左边有个水潭，传说有龙住在里边，而且鳞角特别好看。李宣的儿子学业上很懒惰，喜欢钓术，一天到晚呆在潭上。有一天龙果然出现了，满潭着起火来，就象展开的锦被。李宣的儿子吓得魂飞魄散，扔掉钓竿就跑。大概钓术都是以前燕为饵，果然诱发了龙的嗜欲。

濛阳湫

彭州濛阳县界，地名清流，有一湫。乡俗云，此湫龙与西山慈母池龙为昏，每岁一会。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尝鄙之。（“尝鄙之”原作“当鄙”，据《北梦琐言》［云自在龛丛书本］改）秋雨后经过此湫，乃遇西边雷雨冥晦，狂风拔树。王睿絷马障树而避。须臾，雷电之势，止于湫上，倏然而霁，天无纤云。诘彼居人，正符前说也。云安县西有小汤溪。土俗云，此溪龙与云安溪龙为亲。此乃不经之谈也。或一日，风雷自小汤溪，循蜀江中而下（“下”原作“不”，据陈校本改），至云安县。云物回薄，入溪中，疾电狂霆诚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与此相符。小汤之事自目睹。（明抄本作“出《北梦琐言》”）

【译文】

彭州濛阳县境内，一个名叫“清流”的地方，有一个水池。乡里一般人都说，这池里的龙与西山慈母池里的龙是夫妻，每年会一次面。新繁人王睿是个能辨识许多事物的人，经他辨别而得出正确结论的事情有许多。他曾经对上述说法看不起。有一回一场秋雨之后，他路过这个水池，竟然遇上西边雷雨昏暗，狂风拔树。他把马拴到一棵树上避雨。不多时，雷电在池上停止，倏然间雨住天晴，万里无云。问那些住在本地的人这是怎么回事，说法与前边说的正好相符。云安县西有个小汤溪，当地人说，这溪里的龙与云安溪里的龙是亲戚。这是不合常理的说法。有一天，风雷从小汤溪沿着蜀江而下来到云安县，云中物旋转到溪边长满草丛地方，进入溪中，风雷闪电，实在可怕。有柳毅洞庭传书一事，与此说相符。小汤溪的事是亲眼所见。

盐井龙

王蜀时。夔州大昌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或白或黄，鳞鬣光明。搅之不动，唯沮（“沮”原作“柤”，据《北梦琐言》改）沫而已。彼人不以为异。近者秭归永济井卤槽，亦有龙蟠，与大昌者无异。识者曰：“龙之为灵瑞也，负图以升天，今乃见于卤中，岂能云行雨施乎？”云安县汉成宫绝顶，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长咫尺，五色备具，跃于水面，象小龙也。有高遇者为刺史，诣宫设醮，忽浮出。或问监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长于此，且未常见汉成池中之物。高既无善政，谄佛侫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有狼山潭，其中有龙。土豪李务求祷而事之。往见锦（“江有狼山潭”至“往见锦”二十一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横塞水面，号为龙巢。遂州高栋溪潭，每岁龙见，一如狼山之事。（出《北梦琐言》）

【译文】

王蜀的时候，夔州大昌的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有的白，有的黄，鳞和鬣闪闪发光。搅动井里的水，龙也不动，只吐一些白沫而已。那里的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怪。近来秭归县永济井的卤槽子里，也有龙，与大昌盐井里的没什么两样。认识龙的人说：“龙作为一种灵瑞，是为了行云布雨而到天上去的。现在却出现在卤水里，怎么能云行雨施呢？”云安县汉成宫山的最顶上，有一个七八丈深的天池。池中有一种动物象蜥蜴，八寸来长，五色具备，跳动在水面上，象小龙。有一个叫高遇的人做刺史，他来到汉成宫进行祭祀，那东西忽然就浮上水面。有人问监官李德符说：“这是什么征兆呢？”李德符说：“我从小生长在这里，还没见过汉成池中的那种东西。高遇既然没有善政，对佛和神如此谄侫讨好，也已经做到家了，怎么能确定他是对是错呢？”夷陵的清江有一个狼山潭，潭中有一条龙。土豪李务求到潭边祷告，往潭中一看，锦被盖着水面。或者浮出大木头来，横塞在水面上，叫作龙巢。遂州高栋的溪潭，年年都有龙出现，和狼山潭完全一样。

尹皓

朱梁尹皓镇华州。夏将半，出城巡警。时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因下马，于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爱。命左右收之。又行三二十里，见村院佛堂（“堂”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遂置于像前。其夜雷霆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烧佛堂，而不损佛像。盖龙卵也。院外柳树数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出《玉堂闲话》）

【译文】

朱梁时尹浩镇守华州。夏季将过去一半。一日，他出城巡警。因为当时蒲雍各有兵戈相持，于是就下马。他在地上捡到一个东西，像石，又像卵。它是青黑色的，光滑可爱。他让左右把它收起来。又走了二三十里，见村院里有佛堂，就把那个像石又像卵的东西放到佛像前。那一夜雷霆大震，暴雨如注，天火烧了佛堂，却没有损坏佛像。大概那是龙卵。院外有数百棵柳树，全都倒过来了。卵已经失去。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龙 张温　郭彦郎　王宗郎　犀浦龙　井鱼　安天龙　曹宽　梦青衣

蛟 汉武白蛟　浔阳桥　王述　王植　陆社儿　长沙女　苏颋　斗蛟　洪氏女　洪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龙

张温

王蜀时，梓州有张温者好捕鱼，曾作客馆镇将。夏中，携宾观鱼，偶游近龙潭之下。热甚，志不快。自入水举网，获一鱼长尺许，鬐鳞如金，拨刺不已。俯岸人皆异之。逡巡晦暝，风雨骤作。温惶骇，奔走数里，依然烈景。或曰：“所获金鱼，即潭龙也。”是知龙为鱼服，自贻其患。苟无风雨之变，亦难逃鼎俎矣。龙潭取鱼，亦宜戒慎。（出《北梦琐言》）

【译文】

王蜀的时候，梓州有一个叫张温的人喜欢捕鱼，曾经做客馆的镇将。夏天里，他陪着客人看鱼，偶然走近龙潭之下。这时天热得厉害，心里头很不爽快，他就进到龙潭，撒网捕到一条一尺来长的鱼。这条鱼的鬐和鳞都是金色的，不停地蹦跳。在岸上俯着的人都很惊异。不一会儿，天阴暗起来，风雨骤然而起。张温害怕，跑出去好几里地，风雨依然猛烈。有人说，他捉到的那条金鱼，就是一条龙。这才知道，龙因为穿了鱼的衣服，自己给自己惹了麻烦，如果没有风雨的变化，它也很难逃过被煮吃的下场。到龙潭打鱼，也是应该千万谨慎才好。

郭彦郎

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间，无处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军（“军”原作“青”，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将郭彦郎者，行舟侠江，至罗云溉。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梦，见一黄衣人曰：“莫错。”而于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觉来，但觉咽喉中痛。于是篙工辈但见船上雷电晦暝，震声甚厉。斯则乖龙入口也。南山宣律师，乖龙入中指节，又非虚说。所以孔圣之言，迅雷风烈必变，可不敬之乎？”（出《北梦琐言》）

【译文】

世人传说有了过错的龙不敢行雨，大多都到处逃窜藏匿，被雷神追捕。有的藏在古木和楹柱之内。如果是在旷野间，没有地方躲藏，就可能藏进牛角或者牧童的身上。常常有被这种龙连累而被雷击死的人或牲畜。蜀州官府里有一个叫郭颜郎的军将，行船在侠江上，来到了罗云溉，刚吃完饭躺在那里，心神恍恍惚惚，就象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黄衣人对他说：“不要把牙合上！”于是黄衣人就在他的口中找到了一样东西离去了。醒来之后，只觉得咽喉有些疼痛。在他做梦的时候，撑船的篙工们但见船上云雨昏暗，风狂雨怒，雷电震声极大。这就是犯了过错的龙躲到他嘴里去了。南山的宣琴师，犯有过错的龙逃进他的中指节，更不是瞎说。所以孔圣人的话，“雷电迅猛，风雨猛烈，就一定有什么变故”，能不谨慎对待吗？

王宗郎

蜀庚午岁，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阳县洵水畔有青烟庙。数日，庙上烟云昏晦，昼夜奏乐。忽一旦，水波腾跃，有群龙出于水上，行入汉江。大者数丈，小者丈余，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马驴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累接迹，行入汉江，却过庙所。往复数里，或隐或见。三日乃止。（出《录异记》）

【译文】

蜀庚午年，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报，洵阳县洵水畔有一座青烟庙，一连几天，庙上烟云昏暗，奏乐的声音昼夜不停。忽然有一天早晨，水波翻腾跳跃，有一群龙出现在水面上，向汉江行进。大的几丈长，小的一丈多长，什么颜色的都有，样子有如牛马驴羊，大的小的各占一半，挤挤撞撞地拥入汉江。还在经过有寺庙的地方，往往复复，徘徊数里，或隐或现。三天之后才停止。

犀浦龙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龙青黑色。割为两片，旬日臭败，寻亦失去。摩呵池大厅西面亦有龙井，甚灵，人不可犯。（出《录异记》）

【译文】

癸酉年，犀浦境内的田地里有一种青黑色的小龙。把它切成两片，十来天才腐败发臭，不久也就失去了。摩呵池大厅的西面，也有一口龙井，特别灵验，谁也不能冒犯。

井鱼

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古井中有鱼。长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腾涌。相传井中有龙。（出《录异记》）

【译文】

成都书台坊武侯宅的南面有一座乘烟观。观内的古井里有一条鱼。这条鱼六七寸长，常常游到井上来。它每次游上来，水一定会翻腾汹涌。相传这井里有龙。

安天龙

后唐同光中，沧洲民有子母苦于科徭，流移近界封店（上恨音）。路逢白蛇，其子以绳系蛇项，约而行，无何摆其头落。须臾，一片白云起，雷电暴作，撮将此子上天空中，为雷火烧杀坠地。而背有大书，人莫之识。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识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识字读之曰：“此人杀害安天龙，为天神所诛。”葆光子曰：“龙神物也，况有安天之号，必能变化无方。岂有一竖子绳系而殒之？遽致天人之罚。斯又何哉！”（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同光年间，沧州百姓中有这么娘儿俩为了躲避徭役，要迁到附近一个叫封店的地方去。路上遇到一条白蛇，那儿子就用绳子系住蛇的脖子，捆绑着它前进。没有过多长时间，摆来摆去，就把蛇头勒掉了。顷刻之间，一片白云升起，雷电突然炸响，把那儿子撕扯到天空中去，被雷火烧杀之后才又落到地上，而且他的后背上有字，没有人能认识。忽然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不用青色东西蒙上？蒙上就可以认识那些字了。”于是就用一件青色裙子盖上了。有一个识字的人读后说：“这个人杀害了安天龙，被天神处死了。”葆光子说：“龙是神物，况且它还有‘安天’的尊号，一定能变化不定，哪能被一个臭小子随便用绳子勒死的道理？马上就遭到天人的惩罚，这又算什么呢？”

曹宽

石晋时，常山帅安重荣将谋干纪。其管界与邢台连接，斗杀一龙。乡豪有曹宽者见之，取其双角。前有一物如帘，文如乱锦，人莫知之。曹宽经年为寇所杀。壬寅年，讨镇州，诛安重荣也。葆光子读《北史》，见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跃踊。”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常山龙死，得非王师大捷，重荣授首乎？黄巢败于陈州，李克用脱梁王之难，皆大雨震雷之助。（出《北梦琐言》）

【译文】

石晋的时候，常山帅安重荣将谋反作乱。他的管界与邢台相接处，死了一条龙，乡里有一个叫曹宽的豪士看见了。曹宽割取了龙的双角。龙角前面有一种象帘子的东西，花纹如同锦绣，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曹宽一年后被贼寇杀死。壬寅年，朝廷的军队讨伐镇州，杀死了安重荣。葆光子读《北史》，发现陆法和在梁时，率领军队把侯景部将任约抵御在江上，说，“对方的龙正睡觉，不动，我军的龙非常活跃”，于是就大举进攻，杀得敌军大败，并且生擒了任约。这就说明，军阵之上，一定是龙与龙先斗。常山的龙死了，莫不是王师大捷，安重荣掉脑袋的先兆？黄巢在陈州战败，李克用摆脱梁王之难，都是在雨大雷厉的情况下发生的。

梦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宫有卫圣神龙堂，亦尝修饰严洁。盖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别欲广其殿宇，因昼寝，梦一青衣谓后曰：“今神龙意欲出宫外居止，宜于寺观中安排可也。”后欲从之，而子未许。后又梦见青衣重请，因选昭觉寺廊庑间，特建一庙。土木既就，绘事云毕，遂宣教坊乐。自宫中引出，奏送神曲；归新庙中，奏迎神曲。其日玄云四合，大风振起，及神归位，雨即滂沱。或曰：“卫圣神龙出离宫殿，是不祥也。”逾年，国亡灭而去，土地归庙中矣。（出《野人闲话》）

【译文】

孟蜀主母后的宫中，有一个“卫圣神龙堂”。这个卫圣神龙堂也同样修饰得庄严整洁。大概这就是世俗间的“家神”。有一天她想另外扩建殿宇，于是就在白天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婢女对她说：“现在神龙想要到宫外去住，可以安排到寺观之中。”她想照梦中婢女说的去做，但儿子不让。后来她又梦见婢女重新向她请求，就选了昭觉寺的厢房之间，在那里特盖了一座庙。建成之后，她就宣来教坊里的乐工。从宫中把“卫圣神龙”引出的时候，奏《送神曲》；送到新庙时，奏《迎神曲》。那天黑云四布，大风四起，等到神龙归位，大雨就瓢泼般浇下来。有的人说：“卫圣神龙出离宫殿，这是不祥之兆。”过了年，国家亡灭，神龙也遁去，土地归庙中所有了。

蛟

汉武白蛟

汉武帝恒以季秋之月，泛灵溢之舟于琳池之上，穷夜达昼。于季台之下，以香金为钩，缩丝纶，以舟鲤为饵，不逾旬曰，钓一白蛟长三四丈，若龙而无鳞甲。帝曰：“非龙也。”于是付太官为鲜。而肉紫青，脆美无伦。诏赐臣下，以为神感所获。后竟不得。（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武帝经常在九月的时候，坐上一只小船在琳池上漂荡，不分昼夜。他在季台之下，用香金做成钓鱼的钩，拴上吊丝，用船上带来的鲤鱼为饵，没过十天，钓上来一条三四丈长的白蛟。白蛟象龙，但是没有鳞甲。汉武帝说：“这不是龙。”于是就交给太官加工成食品。白蛟的肉是紫青色的，又香又脆，鲜美无比。汉武帝让赐给臣下们分享，臣下都认为这是神灵感知所得到的。以后再也没得到过。

浔阳桥

浔阳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日，见一蛟死浮出。（出《浔阳记》）

【译文】

浔阳城的东门通向一座大桥，大桥下常常有蛟为害百姓。董奉书写一道符沉到水里不几天，就有一条死蛟浮在水面上。

王述

吴大帝赤乌三年七月，有王述者采药于天台山。时热，息于石桥下，临溪饮。忽见溪中有一小青衣长尺余，执一青衣（“衣”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乘赤鲤鱼，径入云中，渐渐不见。述良久登峻岩四望，见海上风云起，顷刻雷电交鸣，俄然将至。述惧，伏于虚树中。见牵一物如布，而色如漆，不知所适。及天霁，又见所乘之赤鲤小童，还入溪中，乃黑蛟耳。（出《三吴记》）

【译文】

吴大帝赤乌三年七月，有一个叫王述的人在天台山采药。当时天气很热，他在一座石桥下休息。他到溪边饮水，忽然发现溪水中有一位一尺多高的小婢女，手里拿着一件青衣，乘坐着一条赤色鲤鱼，直接飞进云中，渐渐看不见了。王述急忙登上高处向四处观望了好久。他望见海上风云骤起，顷刻间雷电轰鸣，马上就要来雨。王述心中害怕，趴在一棵空树里，看见那小青衣手里扯着一件颜色如漆，样子象布的东西，不知到哪儿去了。等到天晴，他又看到骑着赤鲤的小孩回到溪中，原来是一条黑蛟。

王植

王植，新赣人也。乘舟过襄江。时晚日远眺，谓友朱寿曰：“此中昔楚昭王获萍实之处，仲尼言童谣之应也。”寿曰：“他人以童谣为偶然，而圣人必知之。”言讫，见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芦杖谓植曰：“卿来何自？”植曰：“自新赣而至于此尔。”二人曰：“观君皆儒士也，习何典教？”植、寿曰，各习诗礼。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不语神怪’。又云：‘敬鬼神而远之’。何也？”寿曰：“夫子圣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教。又言‘敬鬼神而远之’者。以戒彝伦，其意在奉宗之孝。”二人曰：“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实非鬼神，又非人类。今日偶与卿谈，乃天使也。又谓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环、戴政，俱商徒，以利剥万民，所贪未已。上帝恶，欲惩其罪于三日内。卿无此泊。慎之。”言讫，没于江。寿、植但惊异之，未明何怪也。及明，植谓寿曰：“有此之不祥，可移于远矣。”乃牵舟于上流五有余步。缆讫，见十余大舟自上流而至，果泊于植木处。植曰：“可便详问其故，要知姓字。”于是寿杖策而问之。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寿心惊曰：“事定矣。”乃谓植曰：“夫阴晦之间，恶人之不善，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幽明者，以幽有神而神之明，奈何不信乎？”时晋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风雷雨。而二商一时沉溺。植初闻二人之言，私告于人。及是共观者有数百人。内有耿谭者年七十，素谙土事，谓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蛇，长丈余，往往见于波中，时化游于洲渚，然亦不甚伤物。卿所见二人青衣者，恐是此蛟有灵，奉上帝之命也。”（出《九江记》）

【译文】

王植，新赣人。他坐着船过襄江，当时已近傍晚，他眺望着晚日对朋友朱寿说：“这就是以前楚昭王获得萍实的地方。是孔子说童谣应验的地方。”朱寿说，“别人认为童谣是偶然的，而孔子本人肯定是先知的。”说完，二人发现有两个人从岸上下来。这两个人都穿青色衣服，手持芦杖。他们问王植：“你从哪来？”王植说：“我们是从新赣来的。”那两个人说：“看样子你们俩都是书生，念什么书呢？”王植和朱寿说：“我们读的是《诗》和《礼》。”那两个人笑着说：“孔子说，他不说神怪；又说，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呢？”朱寿说：“孔子是圣人。他不说神怪，是恐怕神怪扰惑了典教；他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是为了警戒伦理纲常。他的本意在于教导人们奉行宗亲之孝。”那两个人说：“好！”又说：“你信吗？”回答说：“是的。”那两个人说：“我们其实不是鬼神，也不是人类。今天偶然和你们交谈，是上天让我们这样做的。”他们又对王植说：“明天有两个人来，一个叫李环，一个叫戴政，都是做买卖的，以获利剥削万民，贪得无厌，上帝讨厌他们，想要在三天之内惩办他们的罪行。你们不要在这停船了。千万记住！”说完两个人没入江中。朱寿、王植深感惊异，不知道这是什么鬼怪。到了天亮，王植对朱寿说：“有这种不吉祥的事，咱们还是早点把船弄得远远的吧。”就把船撑到上游五百多步的地方。拴住船以后，就有十几条大船从上流到来，果然停在王植和朱寿原先停船的地方。王植说：“现在就可以去详细问问，一定要知道他们的姓名。”于是朱寿就过去打听。果然是两个商人，他们的姓名果然象那两个人说的一样。朱寿心里吃惊地说：“这事肯定了！”于是他对王植说：“那阴间也厌恶不行善的人，今天我才相信了！”王植说：“所谓‘幽明’，就是因为幽中有神而神自明，为什么不信呢？”当时是晋恭帝元熙元年七月。八日到十日，果然有一场大风暴雨，两个商人同时溺水而死。王植刚听到那两个人说的时候，私下告诉了一些人。等到出事的时候，来看的一共有好几百人。其中有一个叫耿谭的，已经七十岁，平素熟知本地的事情。他对王植说：“这里边有两条很象青蛇的蛟，都一丈多长，常常出现在水波之中，也时常变化成人游览洲渚，但是也不怎么伤害东西。你看到的那两个穿青衣的人，恐怕就是这两条蛟有灵，奉上帝的命令而做的。”

陆社儿

陆社儿者，江夏民，常种稻于江际。夜归，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质。谓社儿曰：“我昨自县前来，今欲归浦里，愿投君宿。”然辞色甚有忧容。社儿不得已，同归，闭室共寝。未几，便闻暴风震雷明照。社儿但觉此女惊惶，制之不止。须臾雷震，只在帘前。社儿寝室，有物突开。乘电光，见一大毛手拿此女去。社儿仆地，绝而复苏。及明，邻里异而问之。社儿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顷，乡人有渡江来者，云，此去九里，有大蛟龙无首，长百余丈，血流注地，盘泊数亩。有千万禽鸟，临而噪之也。（出《九江记》）

【译文】

陆社儿，是江夏的普通百姓。他平常在江边种稻。有一天夜里归来，路遇一位女子。这女子很有几分姿色，她对陆社儿说：“我昨天从县前来，今天想要回浦里，想到你家住一宿。”但是她说话时神色忧伤。陈社儿不得已，就和她一块回到家里，关门共寝。没过多大一会儿，就听到暴风急雨袭来，电闪雷鸣。陆社儿只觉得此女子惊惧，却不能制止。须臾之间，一声惊雷大震，有一个什么东西打开了陆社儿的寝室。趁着电光，他看见有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将那女子捉拿而去。陆社儿吓得倒地昏死过去，好长时间才醒过来。等到天明，邻里感到奇怪就来问他。陆社儿就把女子投宿的事告诉他们。少过了一会儿，有渡江来的乡里人说，离北九里的地方，有一条大蛟龙没有头，一百多丈长，血流满地，盘桓践踏了好几亩地，有千万只鸟雀在那里吵闹。

长沙女

长沙有人忘姓名。家江边。有女下渚浣衣，觉身中有异，后不以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虾鱼。女以己所生，甚怜之，著澡盘水中养。经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为当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扑岸。天暴雨，三蛟一时俱去，遂失所在。后天欲雨，此物辄来。女亦知其当来，便出望之。蛟子亦出（“出”字原阙。据陈校本补。）头望母，良久复去。经年，此女亡后，三蛟一时俱至墓所哭泣，经日乃去。闻其哭声，状如狗嗥。（出《续搜神记》）

【译文】

长沙有一个人，笔者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家住江边，有个女儿到江渚洗衣服，觉得身子里有异样的感觉，后来也不觉有什么可担忧的。于是就怀了孕，生下了三个东西，都象虾鱼。因为是自己生的，她特别怜爱它们，把它们放到澡盆里养着。过了三个月，三个东西长大了，原来是蛟子。它们各有名字。大的叫“当洪”，二的叫“破阻”，小的叫“扑岸”。天下暴雨，三蛟全都出去，于是就不知到哪儿去了。后来凡是天要下雨，这三个东西就来。那女子也知道它们要来，就出去看它们。蛟子也探出头来看母亲，很久才离去。过去一年，此女子死了，三蛟同时来到墓地哭泣，整整一天才离去。听它们的哭声象狗嗥。

苏颋

唐苏颋始为乌程尉。暇日，曾与同寮泛舟沿溪，醉后讽咏，因至道矶寺。寺前是雪溪最深处。此水深不可测，中有蛟螭，代为人患。颋乘醉步行，还自骆驼桥，遇桥坏堕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书出，遂冉冉至水上，颋遂得济。（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的苏颋，当初是乌程尉。有一天闲来无事，和几位同僚泛舟沿溪，船上饮酒，醉后讽咏抒怀，于是就来到道矶寺。寺前是溪的最深处，深不可测，还生有蛟螭。所以这里历代都是乡间的大患。苏颋趁着醉意登岸步行，走到骆驼桥上的时候，恰巧遇上桥坏了，就掉到水里去，直掉到潭底。水里有一个人把他扶了出来。于是他就慢慢来到水面，就得救了。

斗蛟

唐天宝末，歙州牛与蛟斗。初水中蛟杀人及畜等甚众，其牛因饮，为蛟所绕，直入潭底水中，便尔相触。数日牛出，潭水赤。时人谓为蛟死。（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天宝年末，歙州的一头牛与一头蛟相斗。当初水中的这头蛟害死许多人和牲畜。那头牛因为到水边饮水，被蛟缠住，直掉入潭底水中。于是牛和蛟就在水底相斗。几天后牛出来了，潭水变红了，人们说是蛟死了。

洪氏女

歙州祁门县蛟潭。俗传武陵乡有洪氏女，许嫁与鄱阳黎氏。将娶，吉日未定，蛟化为男子。貌如其婿，具礼而娶去。后月余，黎氏始到，知为蛟所娶，遂就蛟穴求之。于路逢其蛟化为人，容貌殊丽，其婿心疑为蛟。视，见蛟窃笑，遂杀之。果复蛟形。又前到蛟穴，见其妻，并一犬在妻之旁。乃取妻及犬以归。始登船，而风雨暴至，木石飞腾，其妻及犬，皆化为蛟而去。其婿为恶风飘到余姚，后数年归焉。其后道人许旌阳又斩蛟于此，仍以板窒其穴。今天清日朗，尚有仿佛见之。（出《歙州图经》）

【译文】

歙州祁门县有一个蛟潭。民间相传武陵乡有一个洪氏女，答应嫁给鄱阳的黎氏。将要迎娶，还没有定下吉日的时候，潭里的蛟变成一位男子，相貌和洪氏女的女婿一样。放下了聘礼把洪氏女娶了去。一个多月以后黎氏才到，知道洪氏女是被蛟娶去了，就到蛟洞中去找她。在路上遇到了蛟变的人，相貌美得出奇，那女婿怀疑他就是蛟。仔细看，见蛟偷偷地笑，于是就把他杀了，果然现出了蛟的原形。那女婿又往前走，来到蛟洞见到妻子，妻子的身边还有一条狗。他就领妻子和狗往回走。刚上船，风雨突然来临，飞沙走石，他的妻子和那条狗，都变成蛟而离去。他被大风飘到了余姚，几年后才回来。这以后有个叫许旌阳的道人又在这里斩杀过一头蛟，还用木板堵了它的洞。现在，如果天清日朗，仿佛还可以看见。

洪贞

鸡笼山在婺源县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回环一十五里九十步，形如鸡笼焉。唐开元中，有蛟龙变为道人，歙人洪贞以弟子之礼师之。道流将卜居，寻诸名山。到黄山，贞问此山何如，道流曰：“确而寒。”次到飞布山，又问之。道流曰：“高而无辅。”到此山，又问之。道流曰：“此山宜葬。葬者可致侯王。不然，即出妖怪而已。”贞问其所以，而不之告。道流于室中寝，贞入，但见蛟龙，由是候睡觉而辞归。道流遂入鄱阳而去。贞归，迁其父于此山。后二年，鄱阳洪水大发，漂荡数千家。贞本好道，常焚香持念，颇有方术。居于祁南之回玉乡，乡人遂称其变现神通，将图非望。潜署百官，州中豪杰皆应之。后州发兵就捕，获数十人，而贞竟不知所在。（出《述异记》。陈校本作出《婺州图经》）

【译文】

鸡笼山在婺源县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回环一十五里九十步，样子就象个鸡笼。唐朝开元年间，有一条蛟龙变成一个道人，歙县人洪贞以弟子之礼，拜他为师。道人要选择地方居住，到各名山寻找。来到黄山，洪贞问道：“这山怎么样？”道人说：“这个地方贫瘠而且寒冷。”来到飞布山，洪贞又问，道人说：“这个地方地势太高，孤立周围无山辅助它。”到了这座鸡龙山，洪贞还问，道人说：“这里最适合做墓地。把人葬在这里，他的子孙可以成为王侯。不然的话，就出妖怪。”洪贞问这是为什么，道人不告诉他。道人在屋里睡觉，洪贞进屋，见到的是一条睡蛟。因此，等到道人睡醒，洪贞告辞归来。道人就到鄱阳那边去了。洪贞回到家里，把他父亲的坟迁到鸡笼山。二年，鄱阳发大水，淹了几千家居民。洪贞本来就喜欢道教，常常烧香念经。他很有方术。他住在祁南的回玉乡，乡里的人就说他善于变化，很有神通，说他将来能做大事。他暗中委任文武百官，州中的豪杰都响应。后来州官发兵来捉拿这些反叛，捉到了好几十人，而洪贞却不知到哪儿去了。

老蛟

苏州武丘寺山，世言吴王阖闾陵。有石穴，出于岩下，若嵌凿状。中有水，深不可测。或言秦王凿取剑之所。唐永泰中，有少年经过，见一美女，在水中浴。问少年同戏否，因前牵拽。少年遂解衣而入，因溺死。数日，尸方浮出，而身尽干枯。其下必是老蛟潜窟，媚人以吮血故也。其同行者述其状云。（出《通幽记》）

【译文】

苏州的武丘寺山，世人传说是吴王阖闾的陵墓。山下有一个洞穴，从岸石中出来、样子象凿出来的。其中有水，深不可测。有人说这是秦始皇凿取宝剑的地方。唐朝永泰年中，有一位年轻人从这里经过，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在水中洗澡。少女问年轻人愿不愿意和她一块玩水，说着就上来拽他，于是他就脱掉衣服下去了。他就淹死了。过了几天尸体才浮上来。人们一看，这具尸体已经干枯，那下面一定是老蛟潜藏着的洞穴，是先媚人后吸血造成的。这是那个年轻人的同行者讲述的。

武休潭

王蜀先主时，修斜谷阁道，凤州衙将白（忘其名）。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见一妇人浮水而来，意其溺者，命仆夫钩至岸滨。忽化为大蛇，没于潭中。白公以为不祥，因而致疾。愚为诵岑参《招北客赋》云：“瞿塘之东，下有千岁老蛟。化为妇人，炫服靓妆，游于水滨。”白公闻之，方悟蛟也，厥疾寻瘳。又内官宋愈昭，自言于柳州江岸，为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赋所言，斯足为证。（出《北梦琐言》）

【译文】

王蜀先主那时候，修建斜谷阁道，凤州的一位衙将白某掌管这件事情。修到武休潭，看见有一位妇人从水上漂来，以为她是落水被淹，白某就让人把她用钩子勾到岸上来。不料，那妇人忽然变成一条大蛇，没入潭水之中。白公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因而就病倒了。我给他读岑参的《招北客赋》说：“瞿塘之东，下有千岁老蛟。老蛟变成妇人，衣服美丽，打扮漂亮，游于水滨。”白公听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遇上的不是蛇而是蛟，他的病不久便好了。另外，内官宋愈昭，他自己说有一次他在柳州江岸，有两三个女人招唤他，当地的居民呼唤制止他过去，那也是蛟。岑参的赋里讲的，是可以为证。

伐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鼍，以明蛟可伐而龙不可触也。”蛟之为物，不识其形状。非有鳞鬣四足乎？或曰，虬蜧蛟蝹，状如蛇也。南僧说蛟之形，如马蟥，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缠人，而噬其血。蜀人号为“马绊蛇”。头如猫鼠，有一点白，汉州古城潭内马绊蛇，往往害人。乡里募勇者伐之，身涂药，游泳于潭底，蛟乃跃于沙汭，蟠蜿力困，里灌噪以助，竟毙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月令》里说：“九月杀蛟捕鳄，以说明蛟可以杀伐而龙不可触动。”蛟这种东西，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没有鳞、鬣和四条腿吗？有的人说，虬、蜧、蛟、蝹，样子和蛇差不多。南方的和尚说，蛟的样子象马蟥，就是水蛭，一身又腥又粘的涎沫，掉过尾巴来缠住人吸人的血。蜀人称它为“马绊蛇”，说它的头象猫和老鼠，有一个白点儿。汉州古城潭内的一条马绊蛇，往往害人。乡里招募勇敢的人杀它。那人身上涂了药，潜水到潭底，把蛟逼到沙滩上，乡里人欢呼着跑上去相助，到底把它整死了。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汉景帝　种僮　封邵　亭长　严猛　袁双　吴道宗 牧牛儿　师道宣　谢允　郑袭　刘广雅　易拔　萧泰　黄乾　酋耳兽　虎塔　傅黄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峡口道士

白虎

秦昭襄（“襄”原作“秦”，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如之。于是夷朐肕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如高楼上射白虎，中头三矢。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且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井；（《华阳国志》“井”作“算”。）伤人不论；杀人不死；秦犯夷，输黄金一两。夷犯秦。输清酒一壶。夷人安之。（出《华阳洞志》）

【译文】

秦昭襄王的时候，有一只白虎成为公害。秦、蜀、巴、汉各地都怕它。昭襄王就重赏招募国中有本事杀虎的人。凡能杀死这只白虎的，食邑万户，金帛要多少有多少。于是夷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就用白竹子做了弓弩，爬到高楼上射那白虎。白虎头上中了三箭。白虎平常跟随着一群虎，现在它极其愤怒，把一群虎都搏杀了，自己也大叫着死去。昭襄王赞赏地说：“这只虎经历四个郡，害了一千二百人，今天一下子除掉这个大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功劳了。”他想要按约行事，又嫌这几个人是夷人，就刻石订立盟约：夷人种田不满一顷的不用交租；妻小不足十人的不算做一井（纳租时）；伤了人的不处分；杀了人的不犯死罪；秦人冒犯了夷人，赔黄金一两；夷人冒犯秦人，赔清酒一壶。于是夷人就安定了。

汉景帝

汉景帝好游猎。见虎不能得之，乃为珍馔，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复为虎。（出《独异志》）

【译文】

汉景帝喜欢打猎。他发现一只虎却不能猎得，就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祭祀那只虎。汉景帝就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只虎对他说：“你祭我，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我的牙和皮。我自杀，从你所愿，你来取吧。”第二天，汉景帝进山，果然在祭虎那个地方有那只虎。于是他就让人剥了虎皮，拔了虎牙。剩下的虎肉又变成一只虎。

种僮

种僮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设槛，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兽皆出境，吏目之为神君。（出《独异志》）

【译文】

种僮在京郊做县令。附近虎害人。种僮让人做了一个捉野兽的笼子，捉到了两只虎。种僮对两只虎说：“害人的把头低下！”其中一只虎低下头去。种僮就把另一只虎放了。从此，本地的猛兽都转移到外地去了。在吏属的心目中，种僮简直是神仙。

封邵

汉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岁则牙蜕而角生。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生”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不治民死食民。”（出《述异记》）

【译文】

汉中有一只老虎长了角。道家说，老虎活到一千岁就掉牙而长角。汉宣城的郡守封邵，有一天忽然变化一只猛虎，吃郡里的百姓。百姓叫他“封使君”。于是他一去不再回来。所以当时的人说：“不要作封使君，活着的时候不治理百姓，死了的时候吃百姓。”

亭长

长沙有民曾作槛捕虎。忽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因问其故，亭长怒曰：“昨被县召，误入此中耳。”于是出之。乃化为虎而去。（出《搜神记》）

【译文】

长沙的一个百姓曾经做了一个捉野兽的笼子捉虎。有一天他去一看，笼子里有一位亭长，红头巾大高帽，很威武。于是他就问是怎么回事。亭长生气地说：“别提了，昨天县大老爷找我，我不知怎么走到这里来了！”于是就把亭长放出来了。亭长却变成一只老虎跑掉了。

严猛

晋时，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此后猛行至蒿中，忽见妇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麾，状如遮护。须臾，有一胡人荷戟而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猛方（“方”原作“衣”。据明抄本改。）获免。（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时，会稽人严猛的妻子出去打柴，被老虎害死。此后某一天，严猛走到蒿草之中，忽然看到了他的妻子。妻子对他说：“你今天走路，一定能遇上不幸的事，我得给你免除。”然后他们就一块往前走。忽然碰上一只老虎，老虎跳跃着奔向严猛。妻子举起手来不停地挥动，样子象遮护。不多时，有一个胡人扛着戟打此走过，妻子就指向胡人，虎也就去袭击胡人，严猛这才获免。

袁双

晋孝武太元五年，谯郡谯县袁双家贫客作。暮还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与双为妇。五六年后，家资甚丰。又生二男。至十岁，家乃巨富。后里有新死者，葬后，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脱钏挂树，便变形作虎。发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饱后，还变作人。有见之者，窃语其婿：“卿妇非人，恐将相害。”双闻之不信。经时，复有死者，辄复如此。后将其婿共看之，述知其实。后乃越县趋墟，还食死人。（出《五行记》）

【译文】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谯郡谯县的袁双，因家穷而雇给别人家做事。有一天晚上往家走，在路上遇到一位女子。这女子十五六岁，姿容端正，就给袁双做了媳妇。五六年后，袁双家的资财就挺多了。又生了两个男孩。等到了十年，袁双家就是巨富了。后来，乡里有新近死的人，埋了以后，这女人就跑到墓地去，脱下衣服首饰挂到树上，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虎，扒开坟丘，拽出棺材，吃里边的死人。吃饱之后，仍然变成人。有人看到了，就偷偷地对袁双说：“你媳妇不是人，恐怕以后会害你！”袁双听了不信。又过了一些时候，又有人死，就又去吃。后来就有人把袁双弄去一块看。袁双才知所说的是事实，她就远离州县趋向废墟，仍然吃死人。

吴道宗

晋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吴道宗少失父，与母居，未娶妇。一日，道宗他适，邻人闻屋中窣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斑虎在屋中。邻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鸣鼓会里人共救之。围宅突进，不见有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不解其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谴，当有变化事。”后一月，忽失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乌斑虎。百姓患之。众共格之。伤数人。后人射虎，箭带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经数日后，虎还其家，不能复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儿号泣，葬之如母。（出《齐谐记》）

【译文】

晋朝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有一个叫吴道宗的人，他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住在一起，还没有娶上媳妇。有一天，吴道宗到别处去了，邻居有人听到他家有窣窣窸窸磕磕碰碰的声音，偷偷往里一看，没看到他的母亲，只看见一只乌斑虎在屋里。邻人怕虎吃了吴道宗的母亲，就敲鼓召集乡里人一块来救她。包围了住宅，突然进屋，都不见有虎，只见到他的母亲。他母亲说话的神态与平常一样，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进来。吴道宗回来之后，母亲对他说：“我素常的过错受到责备，当有变化的事情发生。”一个月以后，他的母亲忽然失踪了。全县界内屡屡发生虎害人的事，都说是一只乌斑虎干的，百姓都怕它。许多人一起去袭击它，反被它伤了好几个人。后来有人用箭射它，射中了它的胸，并且用戟刺中了它的肚子，但是不能立即就死。过了几天之后，这只虎回到吴道宗家，已经不能恢复人形，趴在床上死了。吴道宗号哭悲痛，象对待母亲一样埋葬了它。

牧牛儿

晋复阳县里民家儿常牧牛。牛忽舐此儿，舐处肉悉白。儿俄而死，其家葬此儿，杀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作虎。（出《广异记》）

【译文】

晋朝复阳县一个乡间百姓家的男孩经常牧牛。有一天牛忽然舔这个孩子，舔的地方肉全变白。那孩子不久就死了。这家埋葬孩子的时候，把牛杀了给宾客们做菜吃。吃到牛肉的一共有男男女女二十多人，全都变成了老虎。

师道宣

晋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师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后忽发狂，变为虎，食人不可纪。后有一女子树上采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钗钏于山石间。后复人形，知而取之。经年还家，复为人。遂出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宣自云：“吾尝得病发狂，遂化作虎啖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号哭，捉送赴官，遂饿死建康狱中。（出《齐谐记》）

【译文】

晋朝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有一人叫师道宣，二十二岁，小时候并未怎么聪明。后来他突然发狂，变成一只猛虎，吃人无数。后来有一位女子在树上采桑，他把她吃了。然后，他把她的钗钏之类东西藏在山石间。后来他又恢复了人形，他还记得那女子的东西，就去取回。过了一年，他回到家里，又开始过人的生活。于是他当了官，官为殿中令史。一夜他和别人一起说话，忽然说到天地变怪的事，他自己说，他曾经得病发狂，就变成了一只猛虎，吃了不少人。他说了他们的姓名。同座人中，有的人就是被他吃了父亲，或儿子，或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等亲人的，于是就号泣，就把他捉起来送到官府。于是他就饿死在建康的狱中。

谢允

历阳谢允字道通，少为贼所掠，为奴于蒋凤家。常于山中见阱中虎饥，因出之。后诣具自白，令长不为申理，考讯无不至。允夜梦人曰：“此中易入难出，汝自有慈惠，当相拯拔。”觉，见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栅外与允语。狱吏以告令长，令长由是不敢诬辱。即还。乃上武当山。时唐（《太平御览》四三引“唐”作“庚”。）公亮闻而（“而”原作“之”。据《太平御览》四三引改。）愍之，给以资履。遂于襄阳见道士曰：“吾师戴先生者，成人君子，尝言有志者与之俱来。得非尔耶？”随入山，斋三日，进见之，乃昔日所梦人也。问允欲见黄衣童否，赐以神药三丸，服之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时有祥光紫气荫其上，芬馥之气遍于山谷。（出《甄异记》）

【译文】

历阳人谢允，字道通，小时候被贼人掳去，在蒋凤家做奴仆。他曾经在山中见到陷阱里的一只老虎饿得很厉害，就把虎弄出来放了。后来他到县里去自己说明情况，要求回家，县令不给他申理，还不择手段地拷问他。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他说：“这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你对我有恩，我得把你救出去。”梦醒，他看到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全身穿黄色衣服，远远地站在栅栏外边和他说话。狱吏把这事告诉了县令，县令从此不敢诬辱他了。回到家乡之后，他就上了武当山。当时唐亮听说了他的遭遇，很同情他，给他一些资助。于是他在襄阳见到了一位道士，道士说：“我师父戴先生，是个成全人的君子，曾经说有个有志气的人和他一块来，大概就是你吧？”他跟着道士进山，斋戒三天，进去见戴先生，原来就是以前梦里的那个人。戴先生问谢允想不想见见那位黄衣童子，把三丸神药赐给他，吃了之后不饥不渴，没有一点别的需求了。戴先生也没有在这里长期逗留。那时有祥光紫气照耀在那里，芬芳之气遍于山谷。

郑袭

荥阳郑袭，晋太康中，为太守门下驺。忽如狂，奄失其所。经日寻得。裸身呼吟，肤血淋漓。问其故。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辞以执鞭之士，不堪号跃。神怒，还使剥皮。皮已着肉，疮毁惨痛。旬日乃差。（出《异苑》）

【译文】

荥阳人郑袭，晋朝太康年中，是太守门下的喂马人，忽然就如痴如狂，不知哪儿去了。过了一天才找到。只见他裸着身大呼小叫，满身血肉模糊。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土地神让他做老虎，把有斑纹的皮穿到他身上。他经受不住虎的吼叫和跳跃，向一位拿鞭子的人士诉苦，神便大怒，让人剥了他的皮然后放还。那皮已经附着到肉上，这一剥，伤口惨痛。十天之后，伤才渐渐好起来。

刘广雅

彭城刘广雅，以太元元年，为京府佐。被使还，路经竹里亭。多虎。刘防卫甚至，牛马系于前，手戟布于地。中宵，与士庶同睡。虎乘间跳入，独取刘而去。（出《异苑》）

【译文】

彭城人刘广雅，太元元年的时候，是京府佐。他被派出去办完事情回来，路经竹里亭。竹里亭老虎很多。刘广雅防卫得很严密，把牛马拴在前面，把戟密密摆在四周。夜半，他和手下人一起睡下。老虎趁此机会跳进来，唯独把刘广雅叼走了。

易拔

晋时，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还家，违遁不返，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设食。使者催令束妆，拔因语曰：“女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麓，即变成三足大虎。竖一足，即成其尾也。（出《异苑》）

【译文】

晋朝的时候，豫章郡郡吏易拔，义熙年中，得到一次探家的机会，到期没有回来，郡守就派人去追他快回来。被派的人见到易拔，易拨说话很正常，也为他准备饭。被派的人催易拔穿衣束带准备上路的时候，易拔就说：“你看看我的脸。”被派的人这才看到，易拔的眼角张开了，身上有黄色斑纹。易拔便竖起一只脚，径直走出门去。他家原先就靠山而居。他跑到山根底下，就变成了一只三条腿的大老虎。那竖起的一只脚，变成了虎的尾巴。

萧泰

梁衡山侯萧泰为雍州刺史，镇襄阳。时虎甚暴，村门设槛。机发，村人炬火烛之，见一老道士自陈云：“从村丐乞还，误落槛里。”共开之。出槛即成虎，奔驰而去。（出《五行记》）

【译文】

南北朝梁衡山侯萧泰是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当时老虎特别凶暴，村门设有捕捉野兽的笼子。笼子的机关发动了，村民们举着灯笼火把跑来一看，见笼子里有一个老道士。老道士自己陈述说，是到一个村里乞讨回来，不小心误走进笼子里的。人们一起把笼子打开。那老道出来就变成一只虎，奔驰而去。

黄乾

梁末，始兴人黄乾有妹小珠，聘同县人李肃。小妹共嫂入山采木实，过神庙，而小珠在庙恋慕不肯归。及将还，复独走上庙，见人即入草中。乾妻来告肃，肃以为更有他意。肃被县召，将一伴夜还。值风雨。见庙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见神床上有衣。少间，闻外有行声，二人惶怖，入神床屏风后。须臾，见一虎振尾奋迅，直至火边，自脱牙爪，卷其皮，置床上，着衣向火坐。肃看乃小珠也，肃径出抱之。与语不应。明日将归，送向乾家。乃闭置一室，掷生肉则接食之。其恒看守，少日又成虎。郡县检验，村人乃将弓弩上舍，即发屋射杀之。明日有虎暴，百姓白日闭门。太守熊基表闻之。（出《五行记》）

【译文】

南北朝梁末，始兴人黄乾有个妹妹叫小珠。小珠与同县的李肃订了婚。小珠和嫂子一块上山采野果，路过神庙，小珠就在庙前恋恋不舍。等到要回来的时候，她又独自跑到庙上，见到人就往草里钻。黄乾的妻子来告诉李肃。李肃以为小珠另有意于别人。李肃被县里召去，夜里和一位伙伴往回走，遇上风雨，见庙里有火，两个人就对着火烤衣服。二人发现神床上有衣服。不一会儿，听到外边有走路的声音。两个人害怕，躲到神床屏风后面。片刻，只见一只老虎振尾阔步走到火边，自己脱掉牙和爪，把皮卷起来放到床上，穿上衣服对着火坐下。李肃一看那竟是小珠，就跑过去把她抱住。跟她说话，她不答应。天亮以后，把她带回来，送到黄乾家。黄乾就把她关进一个屋里。扔生肉给她，她就接过去吃。她家长期看守着她。不几天，她又变成虎。郡县都来检验过。村里人就把弓弩拿到房子顶上，扒开房盖射死了她。第二天就有虎来侵犯，大白天百姓就得关门。这是太守熊基表奏的。

酋耳兽

唐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由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也。（出于《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武则天时，涪州武龙县界内虎暴为患。有一个野兽象虎但是特别大，一天正午追一只虎，直追到人家，把虎咬死，也不吃。从此以后，这县界内不再有虎了。从表奏中把这兽的样子抄录下来，到《瑞图》中一查，这兽原来是酋耳兽。它不吃生物，有虎行暴就把虎咬死。

虎塔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设千人供，勒碑，号为“虎塔”。至今犹在。（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武则天的时候，成王从千里之外把一只虎崽运到宫中来喂养。因为它伤了一个宫女，就下令先饿它几天结果它饿死了。武则天令人把它埋葬了，坟墓之上建了塔，设了千人供，刻了碑，名叫虎塔。这塔现在还有。

傅黄中

唐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傅黄中是越州诸暨县县令，他有一个部下喝酒喝得大醉，夜里在山中行走，靠悬崖睡着了。忽然有一只老虎靠近他，从上边用鼻子嗅他的脸，虎须伸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打了一个喷嚏，一声大震，老虎吓了一跳，掉到了山崖下，摔坏了腰胯，被人捉住。

郴州佐史

唐长安年中，郴州佐史因病而为虎。将啖其嫂，村人擒获，乃佐史也。虽形未全改，而尾实虎矣。因系树数十日，还复为人。长史崔玄简亲问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见一妇人，盛服。诸虎恒参集，各令取当日之食。时某新预虎列，质未全，不能别觅他人，将取嫂以供，遂为所擒。今虽作虎不得，尚能其声耳。”简令试之，史乃作虎声，震骇左右，檐瓦振落。（出《五行志》）

【译文】

唐朝长安年中，彬州佐史因病变成了虎，要吃他的嫂子。村里人捉住一看，原来是他。虽然形状还没有完全改变，但是尾巴已经确实是虎尾巴了。于是人们把他绑到树上，一直绑了几十天，他才恢复人形。长史崔玄简亲自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最初我被一只虎引见给一位妇人。这位妇人穿戴整齐，服饰华丽。许多虎都参拜她，妇人令他们各自准备好当天的吃食，当时我新加入老虎的行列，虎性未全，不能觅获别人，就想把嫂子弄给老虎们吃。于是就被捉住了。现在我虽然不能做老虎，但是还能发出虎的声音。”崔玄简让他试一下，他发出一声虎啸，左右震惊，房上的瓦都被震落。

巴人

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至太白庙。庙前松树百余株，各大数十围。群巴喜曰：“天赞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余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谓巴曰：“此神树，何故伐之？”群巴初不辍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休乞君”三字原缺，据陈校本补。）未倒者，无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当俱死。无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尔有虎数头，相继而至，噬巴殆尽，唯五六人获免。神谓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杀，宜速去也。”其倒树至天宝末尚存。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树，作板以用焉。神竟与之。（出《广异记》）

【译文】

巴人喜欢成群结伙地伐树加工木板。开元年初，一百多位巴人从褒中出发随着山势伐木，一直来到太白庙。庙前有松树一百多棵，每棵都有几十围粗。这群巴人高兴地说：“这真是天助啊！”他们便住下来开始伐木。已经伐倒了二十多棵，有一位戴着帽子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这里，对巴人说：“这是神树，为什么要伐呢？”巴人们并不停止。老人说：“我是太白神，已经伐倒的就算了，没伐倒的，希望你们不要伐了。”巴人们仍不停止。老人说：“你们不停止，一定都死，没好处啊！”巴人们还是不止。老人便登上山坡喊：“斑子！”一时间有几只老虎相继而来，把这些巴人全都咬死，只有六七人得免。神对他们说：“因为你们心是好的，就不让虎杀你们了。你们应该马上离开这里！”那些倒树到天宝年末还有。皇上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来到这里，宣读皇帝的诏书取树，做板子用，神竟给了他。

峡口道士

开元中，峡口多虎，往来舟船皆被伤害。自后但是有船将下峡之时，即预一人充饲虎，方举船无患。不然，则船中被害者众矣。自此成例。船留二人上岸饲虎。经数日，其后有一船，内皆豪强。数内有二人单穷，被众推出，令上岸饲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为出船，而谓诸人曰：“某贫穷，合为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为其所害，某别有恳诚，诸公能允许否？”众人闻其语言甚切，为之怆然。而问曰：“尔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寻其虎踪，当自别有计较。但恳为某留船滩下，至日午时，若不来，即任船去也。”众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滩下，不止住今日午时，兼为尔留宿。俟明日若不来，船即去也。”言讫，船乃下滩。其人乃执一长柯斧，便上岸，入山寻虎。并不见有人踪，但见虎迹亦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见一路，虎踪甚稠，乃更寻之。至一山隘，泥极甚，虎踪转多。更行半里，即见一大石室，又有一石床，见一道士在石床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张虎皮。其人意是变虎之所，乃蹑足，于架上取皮，执斧衣皮而立。道士忽惊觉，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窃吾皮？”其人曰：“我合食尔，尔何反有是言？”二人争竞，移时不已。道士词屈，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谪在此为虎。合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数当足。吾今不幸，为汝窃皮。若不归，吾必须别更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计，吾与汝俱获两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执皮还船中，剪发及须鬓少许，剪指爪甲，兼头面脚手及身上，各沥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两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抛皮与吾，吾取披已，化为虎。即将此物抛与，吾取而食之，即与汝无异也。”其人遂披皮执斧而归。船中诸人惊讶，而备述其由。遂于船中，依虎所教待之。迟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抛皮与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变成虎，哮吼跳踯。又抛衣与虎，乃啮食而去。自后更不闻有虎伤人。众言食人数足，自当归天去矣。（出《解颐录》）

【译文】

开元年间，峡口老虎很多，来往船只上的人总要受到虎的伤害。自此以后只要是有船只要从峡口通过，就要预备一个人喂老虎。这样才能无患。不然，船上受害的人就更多了。从此形成惯例。每船留两个人上岸喂虎。过了几日，有一只船上坐的全是豪强之士，只有两人是穷汉，大家便把这二人推出来，让他们上岸喂虎。其中有一个人自己估计躲不过去，就走出船来，对大家说：“我很穷，应当替大家去死。但是人各有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没有被虎吃掉，我就有另外的要求，不知大家能不能答应我？”大家听他说得很恳切，也都感到悲怆，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那人说：“我现在就上岸去，主动去找那老虎，找到以后自然要有些计较，我只求大家把船留在滩下等我一下，到了中午我还没回来大家再走。”大伙说：“我们现在就把船停到滩下去，不仅等你到晌午，还要再等一宿，到明天你还不回来，船才开。”说完，船就来到滩下。那人就带上一把长把斧上了岸，进山寻找老虎。山上并没有人的踪迹，只有老虎的脚印。林木森森，那人寻得一条小路，虎的脚印甚多，就向前寻去。来到一个山隘，污泥很深，虎踪更多。又走了半里，就看到一个石室，石室里有一张石床，石床上睡着一位道士。架子上有一张虎皮。那人想这便是老虎变化的地方。于是他就蹑手蹑脚地把虎皮从架上取下来，穿上虎皮拿着斧子站在那里。道士忽然惊醒，见架上的虎皮已经丢失，就说：“我应当吃你，你怎么偷我的皮？”那人说：“我应当吃你，你怎么反而说这样的话？”二人争持不下。道士理亏，就说：“我有罪于上帝，被贬在这里当虎，应该吃一千人。我已经吃了九百九十九人，只差你一个了。我很不幸，被你把皮偷了去。如果不还我虎皮，我还要另外做一次老虎，还要吃一千人。我有一计，我们两个可以两全其美，可以吗？”那人说：“可以。”道士说：“你现在只管拿着皮回船上去，剪掉一些头发、胡须、指甲什么的，还有头、脸、手、脚、以及全身，各都稍微滴一点血，用几件旧衣服包上。等我到了岸上，你可以把皮扔给我，我拿起皮披上，变成虎，你再把那东西扔给我，我把它吃了，就等于吃了你。”那人便披着虎皮拿着斧子回到船上。船上的人都很惊讶，那人便详细述说前后过程。就在船上按道士说的准备了一切。将近天明，道士已经来到岸上。那人于是就把皮扔给他。他把皮往身上一穿，一振作，就变成一只虎，又是吼叫又是跳跃。那人又把旧衣服扔给老虎，老虎就把旧衣服吃了，掉头回山而去，从此后再没听说这里有老虎伤人。大伙说它吃人的数已经足了，自然应当回到天上去了。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费忠　虎妇　稽胡　碧石　鼋啮虎　李徵　天宝选人

费忠

费州蛮人，举族姓费氏。境多虎暴，俗皆楼居以避之。开元中，狄光嗣为刺史，其孙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婿费忠劲勇能射，尝自州负米还家，山路见阻，不觉日暮。前程尚三十余里，忠惧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数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须臾，闻虎之声，震动林薮。忠以头巾冒（“冒”原作“胃”，据明抄本改。）米袋，腰带束之，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树。顷之，四虎同至，望见米袋。大虎前蹶，既知非人，相顾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独留火所。忽尔脱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劲捷，心颇轻之，乃徐下树扼其喉，以刀拟头。老人乞命，忠缚其手而诘问之，云是北村费老，被罚为虎，天曹有日历令食人，今夜合食费忠，故候其人。适来正值米袋，意甚郁怏，留此须其复来耳，不意为君所执。如不信，可于我腰边看日历，当知之。忠观历毕。问“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异时事觉，我当为受罚，不过十日饥饿耳。”忠云：“今有南村费忠，可代我否？”老人许之。忠先持其皮上树杪，然后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缚其身附树，我若入皮，则不相识，脱闻吼落地，必当被食。事理则然，非负约也。”忠与诀，上树，掷皮还之。老人得皮，从后脚入，复形之后，大吼数十声，乃去。忠得还家。数日，南村费忠锄地遇啖也。（出《广异记》）

【译文】

费州的蛮人，整族都姓费。那地方被老虎害的人很多，一般人家都是盖楼而居，以避免虎害。开元年中，狄光嗣是刺史。他的孙子狄博望在官舍出生。狄博望乳母的丈夫费忠英勇善射，有一天他扛着米从州往家走，山路难走，不知不觉就黑了天。离家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费忠不免有些害怕。他用带在身边的刀，割了几捆柴，敲石头取火，点起火堆守在那里。不一会儿，他听到了虎的声音。虎声震得林木丛都在发抖。费忠把自己的头巾盖在米袋子上，又把自己的腰带系在米袋子上，让米袋子象个人似的站在火光之下。他自己挺身上了大树，顷刻之间，四只老虎一块来到。望见米袋之后，那一只最大的老虎一下子跳过去，一看不见人，便默默相视，无可奈何。稍小一点的那只老虎领着两只虎崽离去，大虎独自留在火堆旁。大老虎突然把皮脱掉，变成一位老人，枕着手睡起觉来。费忠素来力大敏捷，心中对这位老头很没瞧起。他慢慢从树上下来，一下子掐住了老头的喉咙，用刀抵住老头的脖子。老人求他饶命。费忠把老头的双手绑起来，然后开始盘问他。他说他是北村的老费头，被罚当老虎，天上的官署有日历命令他吃人，今夜应该吃费忠，所以就等着费忠来。刚才来正遇上米袋，心中很是不快，留在这里等他再来，没想到让你捉住了。要是不信，你可以看看我腰边的日历，看看就知道了。费忠看完了日历，问道：“怎么做才能救我？”老头说：“如果有姓名相同的人，也可以顶替。以后事情暴露了，我得受罚，不过只罚挨饿十天罢了。“费忠说：“现在南村也有个费忠，他可以替我吗？”老人答应了。费忠先拿着他的皮爬到树上，把皮绑到树梢上，然后再下来解放老头。老头说：“你只管把自己牢牢地绑在树上。我要是进入虎皮，就不认识你了，如果你听到虎啸就掉下来，一定得让我吃掉，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是我不守约。”费忠和他告别，爬到树上去，把皮扔下来还给他。老头接过皮去，从后脚进入，恢复了虎的样子之后，大吼大叫了几十声，就离去了。费忠回到家中。几天后，南村的费忠锄地时遇上虎被吃了。

虎妇

唐开元中，有虎取人家女为妻，于深山结室而居。经二载，其妇不之觉。后忽有二客携酒而至，便于室中群饮。戒其妇云：“此客稍异，慎无窥觑。”须臾皆醉眠，妇女往视，悉虎也。心大惊骇，而不敢言。久之，虎复为人形，还谓妇曰：“得无窥乎？”妇言初不敢离此。后忽云思家，愿一归觐。经十日，夫将酒肉与妇偕行，渐到妻家，遇深水，妇人先渡。虎方褰衣，妇戏云：“卿背后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惭，遂不渡水，因尔疾驰不返。（出《广异记》）

【译文】

唐开元年间，有一只老虎娶了一个人家的女儿为妻，在深山里盖房子居住，过去两年，那女人也没发觉丈夫是只老虎。后来忽然有一天，来了两位客人。客人自己带着酒，就与丈夫聚饮起来。丈夫警告她说：“这两位朋友与别人不太一样，你可千万不要偷着看他们！”不多时他们全喝醉了睡在那里。她去一看，全是老虎，心中大吃一惊，却不敢说出来。过了一些时候，虎又恢复成人样，回来问她道：“你大概偷看了吧？”她说她根本就不敢离开半步。后来她忽然说想家，想回去看看。十天之后，丈夫带着酒肉和她一块回娘家。将要走到娘家的时候，遇到一道深水，妻子先过去了。丈夫脱衣服的时候，妻子戏耍地说：“你身后怎么有一条虎尾巴伸出来呢？”虎很羞惭，于是就不渡水，回头奔入深山，再没有回来。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猎为业。唐开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见胡惊愕，问其来由。胡具言姓名，云：“适逐一鹿，不觉深入，辞谢冲突。”道士谓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诸虎之食，一切兽各有对，无枉也。适闻汝称姓名，合为吾食。案头有朱笔及杯兼簿籍，因开簿以示胡。胡战惧良久，固求释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绢一匹，持与俱来。”或当得免。胡迟回未去，见群虎来朝，道士处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寻再拜而还。翌日，乃持物以诣。道士笑曰：“尔能有信，故为佳士。”因令胡立（“立”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草人庭中，置猪血于其侧。然后令胡上树，以下望之高十余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绢缚身着树。不尔，恐有损落。”寻还房中，变作一虎。出庭仰视胡，大嗥吼数四，向树跳跃。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掷高数丈。往食猪血尽，入房复为道士。谓胡曰：“可速下来。”胡下再拜。便以朱笔勾胡名，于是免难。（出《广异记》）

【译文】

慈州有个叫稽胡的人以打猎为生。唐开元年末，他在深山追赶一头鹿。鹿跑得很急投入一室。室中有一位道士。道士穿着红衣服靠桌案坐着。他见了稽胡感到惊愕，问稽胡是怎么来的。稽胡首先详细地通报了自己姓名住址，然后说：“刚才我追赶一头鹿，不知不觉就跑到你屋里来，请谅解我的冒失。”道士对稽胡说：“我是虎王，天帝命令我主管老虎们的吃饭问题。一切野兽都有各自的被吃对象，没有冤枉的。刚才听你说出你的姓名，你应该被我吃。”桌案上有笔、杯和簿籍。道士顺手就打开簿子给稽胡看。稽胡看了，吓得战栗了好长时间，苦苦地要求放了他。道士说：“不是我不放你，天命如此，又能怎样呢？如果放了你，我就失去一顿饭。不过你既然遇到我，我就一定要想法救你。”过了一会又说：“明天你可以做一个草人，把你自己的衣服给草人穿上。再准备三斗猪血，一匹绢。把这些东西一块拿来，也许能得救。”稽胡迟疑未决的时候，看到一群老虎前来朝拜道士。道士把吃的分给它们，它们便各自散去。稽胡不久也下拜告还。第二天，他就带着那些东西来到道士这里。道士笑着说：“你能守信用，所以是好样的。”于是就让稽胡把草人立在院子里，把猪血放在草人一侧。然后让稽胡上树。道士在下边望着他爬到十丈高的时候说：“停在那儿就行了。可以用绢把身子绑到树上，不然，恐怕掉下来。”随即他便回到房中，变成一只老虎，来到院子里仰视着稽胡，大声吼叫了几声，向着树上跳跃。知道吃不到稽胡，便抓过草人，抛起几丈高，然后去吃那猪血。吃光猪血，进屋又变成道士，出来对稽胡说：“可以赶快下来了！”稽胡下来行再拜礼。老道便用朱笔勾掉稽胡的姓名。于是稽胡的一场大难免除了。

碧石

开元末，渝州多虎暴。设机阱，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树候望，见一伥鬼如七八岁小儿，无衣轻行，通身碧色，来发其机。及过，人又下树正（“正”原作“止”，据明抄本改。）之。须臾，一虎径来，为陷机所中而死。久之，小儿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开视，有碧石大如鸡子在虎喉焉。（出《广异记》）

【译文】

开元年末，渝州多次发生老虎吃人的事，设了有机关的陷阱，总也没有捉到它。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有一个人爬到树上去望，见有一个伥鬼，就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光着身子轻手轻脚地行走。他全身是碧色的，来到陷阱便发现那里边的机关。等他走过，树上的这个人又下来重新装好机关。不一会儿，一只老虎径直走来，被陷入陷阱而死。不一会儿，小男孩哭着走回来，就进到老虎的口中。等到天明打开陷阱一看，有鸡蛋大的一块碧玉卡在老虎的喉咙里。

鼋啮虎

天宝七载，宣城郡江中鼋出，虎搏之，鼋啮虎二疮。虎怒，拔鼋之首。而虎疮甚，亦死。（出《广异记》）

【译文】

天宝七年，宣城郡江里的一个鼋爬上岸来，老虎见了就扑过去咬它。它把虎咬伤了两处。老虎大怒，就拔下了鼋的脑袋。但是虎因为伤得太厉害，也死了。

李徵

陇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微少博学，善属文。弱冠从州府贡焉，时号名士。天宝十载春于尚书右丞杨没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徵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尝郁郁不乐。每同舍会，既酣，顾谓其群官曰：“生乃与君等为伍耶！”其僚佐咸嫉之。及谢秩，则退归闭门，不与人通者近岁余。后迫衣食，乃具妆东游吴楚之间，以干郡国长吏。吴楚人闻其声固久矣。及至，皆开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遗以实其囊橐。徵在吴楚且周岁，所获馈遗甚多。西归虢略。未至，舍于汝坟逆旅中。忽被疾发狂，鞭捶仆者。仆者不胜其苦。如是旬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家僮迹其去而伺之，尽一月而徵竟不回。于是仆者驱其乘马，挈其囊橐而远遁去。至明年，陈郡袁傪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乘传至商于界。晨将发，其驿者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过于此者，非昼而莫敢进。今尚早，愿且驻车，决不可前。”傪怒曰：“我天子使，众骑极多，山泽之兽能为害耶？”遂命驾去。行未尽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傪惊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声而言曰：“异乎哉，几伤我故人也！”傪聆其音似李徵。傪昔与徵同登进士第，分极深，别有年矣。忽闻其语，既惊且异，而莫测焉。遂问曰：“子为谁？得非故人陇西子乎？”虎呻吟数声，若嗟泣之状。已而谓傪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与我一语。”傪即降骑。因问曰：“李君，李君，何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与足下别，音问（“问”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旷阻且久矣。幸喜得无恙乎，今又去何适？向者见君，有二吏驱而前，驿隶挈印囊以导。庸非为御史而出使乎？”傪曰：“近者幸得备御史之列，今乃使岭南。”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乣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傪曰：“往者吾与执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异于常友。自声容间阻，时去如流，想望风仪，心目俱断。不意今日，获君念旧之言。虽然，执事何为不我见，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岂当如是耶？”虎曰：“我今不为人矣，安得见君乎？”傪即诘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吴楚，去岁方还。道次汝坟，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据地而步，自是觉心愈狠，力愈倍。及视其肱髀，则有厘毛生焉。又见冕衣而行于道者、负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驰者，则欲得而啖之。既至汉阴南，以饥肠所迫，值一人腯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尽。由此率以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负神祗，一日化为异兽，有腼于人，故分不见矣。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薮，永谢人寰，跃而吁天，俯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胜，遂泣。傪且问曰：“君今既为异类，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变而心甚悟，故有摚突。以悚以恨，难尽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无状之咎，亦其愿也。然君自南方回车，我再值君，必当昧其平生耳。此时视君之躯，犹吾机上一物。君亦宜严其警从以备之，无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我与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将有所托，其可乎？”傪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愿尽教之。”虎曰：“君不许我，我何敢言？今既许我，岂有隐耶？初我于逆旅中，为疾发狂。既入荒山，而仆者驱我乘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岂念我化为异类乎？君若自南回，为赍书访妻子，但云我已死，无言今日事。幸记之！”又曰：“吾于人世且无资业，有子尚稚，固难自谋。君位列周行，素秉夙义，昔日之分，岂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时赈其乏，无使殍死于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傪亦泣曰：“傪与足下休戚同焉，然则足下子亦傪子也。当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阈，然亦贵传于子孙也。”傪即呼仆命笔，随其口书，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远。傪阅而叹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传乎？”又曰：“君衔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傪亦与之叙别，久而方去。傪自南回，遂专命持书及摚赙之礼，寄于徵子。月余，徵子自虢略来京诣傪门，求先人之柩。傪不得已，具疏其事。后傪以己俸均给徵妻子，免饥冻焉。傪后官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译文】

陇西的李徵，是皇族的后代，家住在虢略。李徵小时候学识渊博，善于写文章，二十岁就得到州府的推荐，当时被称为名士。天宝十年春，他在尚书右丞相杨没主考下考中进士。几年后，被调补任了江南尉。李徵性情疏远隐逸，恃才孤傲，不能屈从于卑劣的官吏，常常郁郁不乐，闷不作声。每次与同僚聚会，酒酣之后，他就看着这群官吏说：“我竟然与你们为伍了吗？”他的同僚都嫉恨他。等到卸了任，他就回到家里，闭门不与任何人来往。一年多以后，他家的衣食不保，他就准备了一些衣物东游吴楚之间，向郡国长吏求取资助。吴楚一带的人听到他的名声本来已经很久了，等到他到了，人家都大开着馆门等着他。对他招待得特别殷勤，他宴游极欢。临走的时候，给他优厚的馈赠都填满他的口袋。他在吴楚将近一年，得到的馈赠特别多。回虢略的路上，住在汝坟的旅店中，他忽然得病发狂，鞭打他的仆从，打得仆从无法忍受。这样过了十几天，病情更重。不久，他夜里狂跑，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家僮循着他跑走的方向找他，等着他。一个月过去了，他也没回来。于是，仆人骑上他的马，带着他的财物远远地逃走了。到了第二年，陈郡袁傪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诏出使岭南，乘坐驿站的车马来到商于地界。早晨要出发的时候，驿站的官吏解释说：“路上有虎，而且吃人，所以从这儿过的人，不是白天没有敢走的。现在还早，请在这儿多住一会儿，决不可现在就走。”袁傪生气地说：“我是天子的使者，人马这么多，山泽里的野兽能怎样？”于是他命令立即出发。走了不到一里，果然有一只老虎从草丛中突然跳出。袁傪非常吃惊。很快，虎又藏身回草丛里了。那虎用人的声音说道：“奇怪呀，差点伤了我的老朋友！”袁傪听那声音象李徵。袁傪和李徵同时登进士第，两个人的交情极深，离别有些年头了，忽然听到他的话，既惊讶又奇怪，而且没法推测。于是就问道：“你是谁？莫非是老友陇西子吗？”虎呻吟几声，象嗟叹哭泣的样子，然后对袁傪说：“我是李徵，希望你少等一下，和我说几句话。”袁傪从马上下来，问道：“李兄啊李兄，因为什么而至此呢？”虎说：“我自从和你分手，音信远隔很久了，你没有什么变化吧？现在这是要到哪儿去？刚才见到你，有两个官吏骑马在前，驿站的官吏拿着印口袋引导，难道是当了御史而出使外地吗？”袁傪说：“最近有幸被列入御史之列，现在这是出使岭南。”虎说：“你是以文学立身的，位登朝廷的殿堂，可谓昌盛旺达了，况且你一向清廉高尚，尽职尽责英明谨慎，特别与众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老朋友居于这等地位，很值得庆贺。”袁傪说：“以前我和你同时成名，交情甚厚，不同于一般的朋友。自从分离，时间象流水一样过去了，想企望你的风度和仪容，真是望眼欲穿。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听到你的念旧之言。既然这样，那么你为什么不见我呢？为什么要躲藏在草莽之中？咱们是老朋友的情分，难道应该这样吗？”虎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人了，怎么能见你呢？”袁傪便诘问是怎么回事。虎说：“我以前客居吴楚，去年才回来，途中住在汝坟，忽然有病发狂跑到山谷之中，不久就用左右手着地走路。从此我觉得心更狠了，力气更大了。看看胳膊和大腿，已经长出毛来了。看到穿着衣服戴着帽子在道上走的，看到背负东西奔走的，看到长着翅膀飞翔的，看到长有羽毛奔驰的，我就想吃下他，到了汉阴南，因为饥肠所迫，碰上一个人很肥，就把他捉住吃了。从此就习以为常。不是不想念妻子儿女，不是不思念朋友，只因为行为有负神祗，一旦变成野兽，有愧于人，所以就不见了。天哪！我和你同年登第，交情向来很厚，今天你执管王法，荣耀亲友，而我藏身草木之间，永不能见人，跳起来呼天，俯下去哭地，身毁无用，这果真是命吗？”于是他就呻吟感叹，几乎不能自胜，于是就哭泣。袁傪问道：“你现在既然是异类，为什么还能说人话呢？”虎说：“我现在样子变了，心里还特别明白。所以有些唐突，又怕又恨，很难全说出来。幸亏老朋友想着我，深深谅解我莫可名状的罪过，也是一种希望。但是你从南方回来的时候，我再遇上你，一定会不认识你了。那时候看你的躯体，就象我要猎获的一个东西，你也应该严加防备，不要促成我的犯罪，让世人取笑。”又说：“我和你是真正的忘形之交，我将求你办一件事，不知是不是可以？”袁傪说：“多年的老朋友，哪有不可的呢？是什么事，你尽管说！”虎说：“你还没答应，我怎么敢说。现在既然已经答应了，难道还能隐瞒吗？当初我在客栈里，有病发狂，跑进荒山，两仆人骑着我的马带着我的财物逃去。我的妻子儿女还在虢略，哪能想到我变成异类了呢？你要是从南方回来，给我捎个信给我的妻子，只说我已经死了，不要说今天的事。希望你记住。”又说：“我在人世间没有资财，有个儿子还年幼，实在难以自谋生路。你位列仕宦的行列，一向主持正义，昔日的情分哪是他人能比的，一定希望你念他孤弱，时常资助他几个钱，以免让他饿死在路上，也就是对我大恩大德了。”说完，又是一阵悲泣。袁傪也哭泣着说：“我和你休戚与共，那么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应当尽全力，怎么还能担心我做不到呢？”虎说：“我有旧文章几十篇没有留行于世上，虽然有过遗稿，但是都散失了。你给我传录一下，实在不敢列入名家的行列，但是希望能传给子孙。”袁傪就喊仆从拿来笔墨，随着虎的口述作记录。近二十章，文品很高，道理深远。袁傪读后赞叹再三。虎说：“这是我平生的真实情感，哪敢希望它传世呢？”又说：“你奉王命乘坐驿站车马，应该是特别奔忙的，现在耽搁了这么久，诚惶诚恐。和你永别，异途的遗憾，怎么说得完呢？”袁傪从南方回来，就专门派人把书信和办丧事的礼物送给李徵的儿子。一个多月以后，李徵的儿子从虢略来到京城拜访袁傪，要找他父亲的灵柩。袁傪没有办法，就详细地述说了这件事。以后袁傪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李徵的妻子儿女，以免他们的饥寒之苦。袁傪后来官做到兵部侍郎。

天宝选人

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时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马置于别室。迟明将发，偶巡行院内。至院后破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盖虎皮。熟寝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觉，甚惊惧，因而为妻。问其所以，乃言逃难，至此藏伏。去家已远，载之别乘，赴选。选既就，又与同之官。数年秩满，生子数人。一日俱行，复至前宿处。僧有在者，延纳而宿。明日，未发间，因笑语妻曰：“君岂不记余与君初相见处耶？”妻怒曰：“某本非人类，偶尔为君所收，有子数人。能不见嫌，敢且同处。今如见耻，岂徒为语耳？还我故衣，从我所适。”此人方谢以过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转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间，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电光，猖狂入北屋间寻觅虎皮，披之于体。跳跃数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顾，望林而往。此人惊惧，收子而行。（出《原化记》）

【译文】

天宝年间，有一个候选的官员入京，这一天走到天色很晚，就到一个村子的僧房去求宿。和尚不在，当时天已经昏黑，不能另找别的地方了，于是就在和尚的床上睡下了。鞍马放在另一间屋里。天要亮的时候，将要出发，偶然在院子里巡行，来到院后的破屋中，忽然看到一位女子。这女子十七八岁，容色非常美丽。她盖着虎皮，正在熟睡。此人就慢慢走过去，拽虎皮藏起来。女子醒了之后，非常惊惧，因而做了这人的妻子。这人问她为什么如此，她说是因为逃难来到这里，离家已经很远。这人就让她另骑一匹马，和他一起进京赴选。选就之后，又共同赴任为官。几年后任期已满，她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这一天他们一起走路，又来到以前借宿的地方。和尚把他们迎纳进去，住了一宿。第二天，出发之前，那人笑着对妻子说：“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和你初次相见的地方呢？”妻子生气地说：“我本来不是人类，偶尔被你收去，有了好几个儿子，能不嫌我，和我共同生活。现在你却耻笑我，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你还给我以前的衣服，让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此人这才道歉说自己说了过头话。然而妻子怒气不消，要原先的衣服要得更急。此人估计不可制止她，就说：“你的衣服在北屋里，自己去取吧！”女人大怒，双目射出电光，疯狂地跑到北屋，翻出虎皮披到自己身上，跳跃几步，变成一只大虎，咆哮几声，向山林奔去。此人非常害怕，领着孩子上路而去。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刘荐　勤自励　宣州儿　笛师　张竭忠　裴越客　卢造

裴旻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既而于山下四顾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一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惧，不复射虎。（出《国史补》）

【译文】

裴旻是龙华军使，镇守北平。北平那地方老虎很多。裴旻善射，曾经在一天之内射死过三十一只老虎。然后他就在山下四处张望，显出自得的样子。有一位老头走过来对他说：“你射死的这些，都是彪，象虎而不是虎。你要是遇上真虎，也就无能为力了。”裴旻说：“真虎在哪儿呢？”老头说：“从这往北三十里，常常有虎出没。”裴旻催马向北而往，来到一个草木丛生的地方，果然有一只老虎跳出来。这只老虎的个头较小，但是气势凶猛，站在那里一吼，山石震裂，裴旻的马吓得倒退，他的弓和箭都掉到地上，差一点儿被虎吞食。从此他又惭愧又害怕，不再射虎了。

斑子

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轻赍，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其难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魈，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出《广异记》）

【译文】

山魈是岭南那地方的一种动物，独脚，脚后跟在前，手和脚只有三个分歧。那些雌性的喜欢涂抹脂粉。它们在大树空里筑巢，有木制的屏风幔帐之类的东西。它们的食物很丰足。南方人在山里走路，大多都随身带些黄脂铅粉以及钱币什么的。雄性的被称作“山公”，遇上它，它一定向你要金钱。雌性的叫“山姑”，遇上它肯定要脂粉，给它脂粉的人可以得到它的庇护。唐天宝年间，有个在岭南山中行路的北方人，夜里怕虎，想要到树上睡，忽然遇上了雌性山魈。这个人平常总揣些可以送人的小东西，于是就下树跪拜，称它为山姑。山姑在树中远远地问：“你有什么货物？”这个人就把脂粉送给它。它特别高兴，对这个人说：“你就放心地睡吧，什么也用不着担心！”这个人睡在树下。半夜的时候，有两只老虎走过来。山魈下树，用手抚摸着虎头说：“斑子，我的客人在这里，你应该马上离开！”两只虎于是就走了。第二天辞别，它与客人道谢，很是客气。难弄明白的是，山魈每年都和人联合起来种田，人只出田和种子，剩下在耕地里种植的、忙碌的全都是山魈，谷物成熟的时候，它们来喊人平分。它们的性情耿直，和人分，不取多。人也不敢多取，取多了会遇上天灾的。

刘荐

天宝末，刘荐者为岭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为妖鬼。山魈怒曰：“刘判官，我自游戏，何累于君？（“君”原作“我”。据明抄本改。）乃尔骂我！”遂于下树枝上立，呼班子。有顷虎至，令取刘判官。荐大惧，策马而走，须臾为虎所攫。坐脚下。魈乃笑曰：“刘判官，荐大惧。（明抄本无“荐大惧”三字。）更骂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舍荐，荐怖惧几绝。扶归，病数日方愈。荐每向人说其事。（出《广异记》）

【译文】

天宝年末，刘荐是岭南判官。有一次他走在山中，忽然遇上山魈，喊它是鬼。山魈生气地说：“我自己游戏，和你有什么关系，竟如此骂我？”于是它站到树下边的枝上，喊“斑子！”，过一会儿虎就来了。它让虎捉住刘判官。刘荐特别害怕，打马就跑。但是顷刻之间就被虎捉住了。虎把他按在脚下。山魈笑着说：“刘判官，还骂我不？”刘荐的左右急忙求它饶命。山魈慢慢地说：“可以走啦！”虎这才把刘荐放开。刘荐吓得差点死过去，人们扶着他走回来，病了好多日子才好。刘荐常常向人们说起此事。

勤自励

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其婚夕，而自励还。父母具言其妇重嫁始末，自励闻之，不胜忿怒。妇宅去家十余里。当破吐蕃，得利剑。是晚，因杖剑而行，以诣林氏。行八九里，属暴雨天晦，进退不可。忽遇电明，见道左大树，有旁孔，自励权避雨孔中。先有三虎子，自励并杀之。久之，大虎将一物纳孔中，（“先有三虎子”至“纳孔中”二十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须臾复去。自励闻有人呻吟，径前扪之，即妇人也。自励问其为谁，妇人云，己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励为妻。自励从军未还，父母无状，见逼改嫁，以今夕成亲。我心念旧，不能（“能”原作“肯”，据明抄本改。）再见，愤恨莫已。遂持巾于宅后桑林自缢，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犹未损。倘能相救，当有后报。自励谓曰：“我即自励（“励”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也。晓还至舍，父母言君适人，故拔剑而来相访。何期于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顷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后倒身入孔。自励以剑挥之，虎腰中断。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寻而月明后，果一虎至。见其偶毙，吼叫愈甚。自尔复倒入，又为自励所杀。乃负妻还家，今尚无恙。（出《广异记》）

【译文】

漳浦人勤自励，在天宝年末从军，随军队到了安南，又去攻打吐蕃，十年没回家。勤自励的妻子林氏，被父母强迫，将要改嫁同县的陈氏。正好结婚的那天晚上，勤自励回来了。他的父母详细述说了他媳妇重新嫁人的前后过程。勤自励听了之后不胜愤怒。林氏的娘家离此十多里。当攻破吐蕃的时候，勤自励弄到一把利剑。这天晚上，他就拿着这把剑到林氏家去，找妻子算帐。走出八九里，遇上一阵暴雨，进退两难。忽然一个闪电，他看见道旁有棵大树，树旁有个孔洞，他就钻到树洞里避雨。树洞里有三只小虎崽，他把它们全杀了。过了一会，一只大老虎叼着一个东西放到洞中，不一会儿又走了。勤自励听到有人呻吟，上前一摸是个妇人，勤自励就问她是谁。妇人说她是林氏，先嫁给勤自励为妻，勤自励从军未还，父母不象话，硬逼她改嫁，就在今晚成亲，她心里想着勤自励，不能再见，愤恨难平，就拿着束巾到屋后桑树林上吊自杀，遇上老虎被劫来，现在还没有吃她，如果他能救她，当有后报。勤自励说：“我就是勤自励。我早晨回到家里来，听父母说你改嫁了，所以我就拔剑来找你算帐，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于是便抱在一起哭泣。不大一会儿，虎回来了，先大声吼叫几声，然后倒退进洞里来。勤自励把剑一挥，把虎腰斩断。怕还有虎来，所以没敢出来。不一会儿月色明亮了，果然又来一只老虎。老虎看到自己的配偶被杀死，吼叫得更厉害，也是倒退着进洞，又被勤自励杀死。于是他就领妻子回了家。两口子直到现在还挺好。

宣州儿

天宝末，宣州有小儿，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见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数度。小儿谓父母云：“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若虎使我，则引来村中。村中宜设阱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后数日，果死于虎。久之，见梦于父云：“身已为伥，明日引虎来，宜于西偏速修一阱。”父乃与村人作阱。阱成之日，果得虎。（出《广异记》）

【译文】

天宝末年，宣州有一个小男孩儿，他的家与山靠近。每天到了夜晚，他总能看见一个鬼领着一只老虎来追他。如此已经十多次了。小男孩对父母说：“鬼领着老虎来，我就一定得死。世人都说，人被虎吃了，他的鬼变成伥。我死了肯定得作伥。如果老虎让我给它领路，我就把它领到村里来。村里应该在主要道路上挖陷阱来等着，那就可以捉到虎了。”几天之后，这小男孩果然被虎吃了。过了几日，他的父亲梦见他。他对父亲说，他已经给老虎当伥了，他明天就领着老虎到村里来，应该在偏西的路上赶快修一个陷阱。他的父亲就和村里人开始挖陷阱。陷阱挖成之后，果然捉到了老虎。

笛师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于是鸟散。梨园弟子有笛师者，亦窜于终南山谷。中有兰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乱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声，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头人形，着白袷单衣，自外而入。笛师惊惧，下阶愕眙。虎头人曰：“美哉，笛乎！可复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终久之，忽寐，乃咍嘻大鼾。师惧觉，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树。枝叶阴密，能蔽人形。其物觉后，不见笛师，因大懊叹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长啸。须臾，有虎十余头悉至，状如朝谒。虎头云：“适有吹笛小儿，乘我之寐，因而奔窜，可分路四远取之。”言讫，各散去。五更后复来，皆人语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获。”会月落斜照，忽见人影在高树上。虎顾视笑曰：“谓汝云行电灭。而乃在兹。”遂率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头复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间天曙，行人稍集。笛师乃得随还。（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城里的人们于是就象鸟兽一般四散而去。梨园弟子中有一个吹笛子的乐师，也逃进终南山谷。这里有兰若，因此就在这寓居。一个清静的夜晚，天上挂着一轮朗月，心中涌起诸多的哀怨和思念，他便拿起笛子来，用笛声来抚慰自己的情怀。嘹亮的笛声散漫山谷，不多时来了一个虎头人身的东西。这东西穿着白夹衣，大模大样地从外面走进来。笛师又惊又怕，走下台阶惊愕地瞪眼看着虎头人。虎头人说：“你的笛声真美啊！可以再吹一曲吗？”如此连连吹了五六支曲子。吹完一看，虎头人睡着了，竟然发出挺大的鼾声。笛师这才抽身逃了出来，上了一棵大树。树上的枝叶浓密，能遮蔽人的身形。虎头人醒来之后，不见了笛师，于是就很懊丧地叹息道：“不早吃他，让他跑了！”于是就站在那里大吼。片刻，来了十几只老虎，样子象是向虎头人拜谒。虎头人说：“刚才有一个吹笛子的小子，趁我睡着的当儿逃跑了。你们可以分别四处找，把他逮回来。”说完，十几只老虎各自散去。五更之后又都回来了，都象人那样说话。它们说，它们各走了四五里，没找到那小子。这时候月轮斜照，虎头人忽然看到高树上有个人影，就抬头看着说：“我还以为你象云那样走了，象电那样灭了呢，却没想到你藏在这儿！”于是虎头人率领老虎们一齐捕捉笛师，但是够不到。虎头人又亲自蹦高，也是不够高。于是各自散去。过了一会儿，天亮了，行人多起来，笛师才从树上下来和他们一齐走了。

张竭忠

天宝中，河南缑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常有道士七十余人皆精专，修习法箓。斋戒咸备。有不专者，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旧例。至旦，则具姓名申报，以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独寝，以求上升之应。后张竭忠摄缑氏令，不信。至时，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潜觇之。初无所睹，至三更后，见一黑虎入观来。须臾，衔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弃道士而去。至明，无人得仙者。具以此物白竭忠。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有金简玉箓洎冠帔及人之发骨甚多，斯皆谓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后仙鹤观中，即渐无道士。今并休废，为陵使所居。（出《博异记》）

【译文】

天宝年间，河南缑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平常有七十多个道士在这里修习法箓。这些道士都是精深专一的道士，有不专的就不能在此住下去了。这里斋戒所需物品全都齐备。每年的九月三日夜晚，这里便有一位道士成仙，已成旧例。到了这天早晨，道士们就要报名申请，认为很正常。到了晚上，道士们谁也不关门，各自单独就寝，来等待升天的时刻。后来张竭忠任缑氏县令，他不信这事儿。到了九月三日，他就派了两名勇士拿着兵刃潜伏在观外观察。一开始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了三更天以后，见一只黑色老虎走进观中。不一会儿，老虎从观中叼出一位道士。二勇士射虎，没射中。虎丢下道士跑了。到了天明，见观中没人成仙。二勇士就回去向张竭忠作了汇报，率领大批弓箭手，到太子陵东石洞中，射杀几只老虎，在洞中发现了金简玉箓、鞋帽衣物，以及人的头发骨骼什么的，一堆一堆的，这就是那些所谓成了仙的道士们。从这以后，仙鹤观中就渐渐没有道士了。现在整个观都废了，成了守陵人的住所。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书张镐贬扆州司户。先是镐之在京，以次女德容，与仆射裴冕第三子，前蓝田尉越客结婚焉。已克迎日，而镐左迁。遂改期来岁之春季。其年，越客则速装南迈，以毕嘉礼。春仲，拒扆百里，镐知其将至矣。张斥在远，方抱忧惕，深喜越客遵约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园，而德容亦随姑姨妹游焉。山郡萧条，竹树交密。日暮，众将归。或后或先。纷纭笑语。忽有猛虎出自竹间，遂擒德容，跳入翳荟。众皆惊骇，奔告张。夜色已昏，计力俱尽，举家号哭，莫知所为。及晓，则大发人徒，求骸骨于山野间。周回远近，曾无踪迹。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为虎暴。乃召仆夫十数辈登岸徐行，其船亦随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内有榻，因扫拂，即之憩焉。仆从罗列于前后。俄闻有物来自林木之间，众乃静伺。微月之下，忽见猛虎负一物至。众皆惶挠，则共阚喝之，仍大击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寻俯于板屋侧，留下所负物，遂入山间。共窥看，云是人，尚有余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缆。然后船中烈烛熟视，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间之所有。越客深异之，则遣群婢看胗之。虽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肤无少损。群婢渐以汤饮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气安集，俄复开目。与之言语，莫肯应。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张尚书次女昨夜游园，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残骸未获。闻者遂以告之于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询德容，因号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镐。镐凌晨跃马而至，既悲且喜，遂与同归。而婚媾果谐其期。自是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出《集异记》）

【译文】

唐乾元年初，吏部尚书张镐被贬到扆州为司户。张镐以前在京都的时候，把二女儿张德容许配给仆射裴冕的三儿子--前蓝田尉裴越客，已经约好了迎娶的日期。但是赶上张镐被贬官迁移，就改期在明年春季。刚过完年，裴越客就急急忙忙打点行装南下，去岳父家举行婚礼。到了二月，裴越客走到离扆州一百里的地方，张镐就知道他要到了。张镐被排斥在远方，正怀着满腹忧愁，见女婿能如约按时到来自然感到特别高兴，于是就让全家在花园里欢宴一次。那么张德容也就跟着她的姑、姨、姊妹们在花园里游玩。山区的郡比较萧条，竹树茂密。日暮时分，大家要回去了，有的在前有的在后，笑语纷纭。忽然有一只虎从竹林里蹿出来，把张德容叼走了。大伙都很害怕，急忙去告诉张镐。夜色已晚，计穷力乏，全家放声大哭，也没有什么办法。等到天明，就大量派人，到山野间去找张德容的骨骸。远近找了个遍，竟然没发现任何踪迹。这个晚上的前半夜，裴越客的船走到离郡三十里的地方，他当然并不知道未婚妻被叼走了，和十几个仆从上岸步行，让船在后边跟着。走了不到二三里，遇到一所河边的木屋。屋内有床，就打扫了一下，躺在上面休息。仆从们罗列在前后。不一会儿听到有东西从林子里走过来。众人就静静地等候。朦胧的月色之下，忽然看到一只猛虎驮着一个什么东西走过来。大伙都慌乱了，就一起喊喝它，还敲打木板什么的。那虎慢慢走近，到了木屋边上，留下背上的东西，自己返回山间。大家一块去看，见是个人，还有气儿。裴越客马上让大伙把那人抬到船上，解开缆绳，撑船离岸。然后才亮起灯烛细看。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美女。看她的容貌和衣服，绝对不是农家女所能有的。裴越客很奇怪，就打发一群婢女看护着她。她虽然头发散乱，衣服破裂，但是皮肉一点没有受伤。婢女们渐渐用汤饮灌她，她就能多少咽下一些。过了一会儿，她的气色转好，睁开了眼睛。跟她说话，她也不答应。天亮了，就有从郡里来的人，都说，张尚书的二女儿昨夜游园，被虎吃了，至今没有找到残骸。听到的人就又告诉了裴越客。裴越客立即让婢女们把这事告诉了她，问她是不是张德容。这才痛哭失声，果然是张德容。裴越客登岸以后，就把这事通知张镐。张镐凌晨就骑马赶来，悲喜交加。于是大家一起回家。婚礼如期举行。从此以后黔峡一带往往建立虎媒祠，有的直留存到现在。

卢造

汝州叶县令卢造者有幼女，大历中，许嫁同邑郑楚之子元方。俄而楚录潭州军事，造亦辞而寓叶。后楚卒，元方护丧居江陵，数年间音问两绝。县令韦计为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适到，会武昌戍边兵亦止其县。县隘，天雨甚，元方（“适到会武昌”至“元方”十九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无所容，径往县东十余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出火视之，乃三虎雏。目尚未开。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杀。闭门坚拒而已。约三更初，虎来触其门，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坚。虎怒搏之，棂拆，陷头于中，为左右所辖，进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砖击之，虎吼怒拿攫，终莫能去。连击之，俄顷而毙。既而门外若女人呻吟，气甚困劣。元方问曰：“门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卢令女也。今夕将适韦氏，亲迎方登车，为虎所执，负荷而来投此。今夕无损，而甚畏其复来。能救乎？”元方奇之，执炬出视，乃真衣缨也。年十七八，礼服俨然。泥水皆澈，扶入，复固其门。（“门”原作“明”，据明抄本改。）遂拾佛塔毁像，以继其明。女曰：“此何处也？”。曰：“县东佛舍尔。”元方言姓名，且话旧诺。女亦能记之。曰：“妾父曾许妻君，一旦以君之绝耗也，将嫁韦氏，天命难改，虎送归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归，请绝韦氏而奉巾栉。”及明，送归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将制服，忽见其来，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县，且具言其事。县宰异之，以卢氏归于郑焉。当时闻者莫不叹异之。（出《续玄怪录》）

【译文】

汝州叶县县令卢造有个小女儿，大历年中，许配同邑郑楚的儿子元方。不久，郑楚被录为潭州军事，卢造也辞官寓居在叶县。后来郑楚下世。元方护丧居住江陵，几年里音信两绝。县令韦计为儿子娶卢造的小女儿。正要成亲的时候，郑元方恰巧也到了。赶上武昌戍边的兵卒也驻在此县，县里特别拥挤。郑元方无所容身，就到县东十多里的佛舍里来过夜。佛舍西北角有一种象小动物叫唤的声音，他举火一看，是三只小虎崽，还没有睁眼。因为它们小不能害人，不忍心杀它们，他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凭坚拒守。大约三更天，一只老虎来触门。没进来，又去触西窗。西窗也很坚固。虎怒了，扑打窗子，窗棂断折。虎往里钻，被夹住了脖子，陷头于其中，进退不得。郑元方拿佛塔上的砖打它。它被打得乱吼乱挣，但是到底没有挣出去。连续猛击，不一会儿就把它打死了。然后他听到门外好象有女人在呻吟。那声音极其困苦微弱。郑元方问道：“在门外呻吟的，是人还是鬼？”回答说：“是人。”他又问：“你是怎么来的？”回答说：“我是前卢县令的女儿，今晚将嫁给姓韦的，迎亲的时候我刚上车，就被老虎捉住了，把我扛着扔到这儿来了。现在还没受伤，但是特别怕它再来。你能救我吗？”郑元方觉得奇怪，拿着火炬出去一看，是真正的衣服，真正的束带。只见她年纪在十七八岁，礼服整齐。他什么都明白了，急急忙忙把她扶入门内，又把门关牢。于是就拾佛塔里已经毁坏的佛像燃起来照明。女子说：“这是什么地方？”郑元方说：“这是县东佛舍。”郑元方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并说到旧时的婚约。这女子也还记得，说：“我父亲曾经把我许配您，因为您走了后没有消息，就又把我嫁给韦氏。天命难改，虎把我送还给你。庄子离这很近，你能送我回去，我一定回绝韦家而服侍你。等到天明，郑元方把她送回家中。她家里因为她被虎叼走，正要做治丧服，忽然看到她回来，喜从天降，全家轰动。郑元方把死虎送到县里，并且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县令惊异，把卢氏女嫁与郑家。当时听到的人没有不惊讶不感叹的。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张鱼舟　申屠澄　丁岩　王用　张逢

张鱼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县北有秦始皇望海台，台之侧有别浕泊，泊边有取鱼人张鱼舟结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鱼舟方睡，至欲晓，鱼舟乃觉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见之。鱼舟惊惧，伏不敢动。虎徐以足扪鱼舟，鱼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举前左足示鱼舟，鱼舟视之，见掌有刺可长五六寸，乃为除之。虎跃然出庵，若拜伏之状，因以身劘鱼舟。良久，回顾而去。至夜半，忽闻庵前坠一大物。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腯甚，几三百斤。在庵前，见鱼舟，复以身劘之。良久而去。自后每夜送物来，或豕或鹿。村人以为妖，送县。鱼舟陈始末，县使吏随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来，县遂释其罪。鱼舟为虎设一百一斋功德。其夜，又衔绢一匹而来。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鱼舟居此。鱼舟知意，遂别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复来。（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建中年初，青州北海县县北有秦始皇的望海台，台的一侧有一个别浕泊，泊边有一个叫张鱼舟的打鱼人盖了栋草房住在里边。有一回一只老虎突然走进草屋里，赶上张鱼舟正在睡觉，到了天要亮的时候，张鱼舟才觉得屋里有人。一开始不知道是虎，到天亮看见了，张鱼舟吓得趴在那里没敢动。那虎用脚慢慢地触摸张鱼舟。张鱼舟想到可能有什么事，就坐了起来。老虎把左前脚举起来让张鱼舟看，张鱼舟一看，见虎脚上扎了一根五六寸长的刺，就为它拔下来。老虎蹦蹦跳跳地出了草屋，作出好象下拜的样子。于是把身子挨近张鱼舟，好久虎回顾着离去了。到了半夜，忽然听到屋前有挺大一个东西摔到地上。张鱼舟出去一看，是一口挺肥的野猪，差不多有三百斤。虎也在那里见了张鱼舟又身子挨近他表示亲热，好久才去。从此以后，每天夜间老虎都送东西来，或者是猪，或者是鹿。村里人以为张鱼舟是妖怪，就把他送到县里。张鱼舟详细述说了始末。县令派人随张鱼舟偷看。到了二更，老虎又送来一头麋鹿。县令宣布他无罪。张鱼舟为老虎设了一百一斋功德。那夜，老虎又衔来一匹绢。一日，他的草房忽然被虎拆了，估摸着是不让张鱼舟在这住了。张鱼舟知道这个意思，就搬到别处住了。此后虎也不再来了。

申屠澄

申屠澄者，贞元九年，自布衣调补濮（明抄本“濮”作“汉”。）州什邠（明抄本“邠”作“邡”。）尉。之官，至真符县东十里许遇风雪大寒，马不能进。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温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虽蓬发垢衣，而雪肤花脸，举止妍媚。父妪见澄来，遽起曰：“客冲雪寒甚，请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风雪不止。澄曰：“西去县尚远，请宿于此。”父妪曰：“苟不以蓬室为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帱焉。其女见客，更修容靓饰，自帷箔间复出，而闲丽之态，尤倍昔时。有顷，妪自外挈酒壶至，于火前暖饮。谓澄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以御凝冽。”因揖让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当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妪皆笑曰：“田舍家所育，岂可备宾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岂足贵？谓人不宜预饮也。”母即牵裙，使坐于侧。澄始欲探其所能，乃举令以观其意。澄执盏曰：“请徵书语，意属目前事。”澄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澄愕然叹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昏，敢请自媒如何？”翁曰：“某虽寒贱，亦尝娇保之。颇有过客，以金帛为问。某先不忍别，未许。不期贵客又欲援拾，岂敢惜？”即以为托。澄遂修子婿之礼，祛囊以遗之。妪悉无所取。曰：“但不弃寒贱，焉事资货？”明日，又谓澄曰：“此孤远无邻，又复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别，澄乃以所乘马载之而行。既至官，俸禄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浃。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洎僮仆厮养，无不欢心。后秩满将归，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赠内诗》一篇曰：“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其妻终日吟讽，似默有和者，然未尝出口。每谓澄曰：“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澄罢官。”即罄室归秦。过利州，至嘉陵（“陵”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江畔，临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怅然谓澄曰：“前者见赠一篇，寻即有和，初不拟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终默之。乃吟曰：“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罢，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诗则丽矣，然山林非弱质所思，倘忆贤尊，今则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缘业相之事，皆由前定。后二十余日，复（“复”原作“后”，据明抄本改）至妻本（“本”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家。草舍依然，但不复有人矣。澄与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妻见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撄，突门而去，澄惊走避之，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竟不知所之。（出《河东记》）

【译文】

贞元九年，申屠澄由普通百姓调补濮州什邠尉。到什邠去上任，走到真符县东十里左右的地方遇上大风雪，马不能前进了。路旁的茅草屋里有烟火，很是温暖，申屠澄就走了进去。屋里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和他们的女儿围着火坐着。那女孩年纪在十四五岁，虽然头发蓬乱衣服不大干净，但是皮肤雪一样白皙，脸色花一样美艳，举止煞是妩媚。老头老太太见申屠澄走进来，忙站起来说：“客人冒风雪走路太冷了，快到前边烤烤火。”申屠澄坐了挺长时间，天色已晚，风雪又不止。申屠澄说：“往西到县还有挺远的路程，请让我在这住一宿吧？”老头老太太说：“如果你不嫌这草屋简陋，就请住下吧。”申屠澄于是就解下马鞍，开始铺被了。那女孩见来客人，又打扮了一下自己。她从帐幔中又走出来的时候，娴雅秀丽之态，比刚才更美了不知多少倍。过了一会儿，老太太从外边拿着酒壶进来，在火前暖酒。她对申屠澄说：“因为你冒了风寒，先喝一杯，暖暖身子。”申屠澄就揖让说：“从主人开始。老头就开始行头一巡酒，让申屠澄为末。申屠澄就说：“座上还缺小娘子呢？”老头老太太都笑了，说：“她是个田舍人家长大的孩子，你何必这么讲究宾主之礼！”女儿就回眸斜视着说：“酒有什么珍贵，人家是说不应该先喝！”老太太就拉一下女儿的裙子，让她坐在一旁。申屠澄开始想要试探她的本事。就拿行酒令来观察她。申屠澄举起酒杯说：“请引用书中的现成语句，来表达眼前的事物。”申屠澄接着就说：“安安静静地夜间喝酒，不喝醉了不回家。”女孩低头微笑着说：“这样的天气，就是想回家也没法走呀？”不一会儿轮到女孩行酒令了，女孩说：“风雨象黑夜一样昏暗，公鸡不停地打鸣！”申屠澄惊愕地感叹道：“小娘子如此聪慧，幸亏我还没有定婚，我自己做媒求婚怎么样？”老头说：“我虽然贫寒微贱，但是对女儿还是疼爱娇惯的。有很多来往的客人拿着礼品来求婚，我以前不舍得她离开，全没答应。没想到你也有这个意思，哪敢再留她？”于是就真答应了。于是申屠澄就尽自己的所有，准备了女婿的礼品，赠给岳父岳母。老太太什么也没收，说：“只要你不嫌这个家贫寒微贱就行了，哪能要你的东西。”第二天，老太太又对申屠澄说：“这地方孤僻偏远，没亲没邻，又加上涨水，不可久留。女儿既然已经给了你，你就带着她走吧！”又过了一天，一家人叹息着告别。申屠澄让妻子骑上自己的马上路了。上任以后，俸禄很少，妻子极力维持这个家，广泛地结交宾客。十天之内，申屠澄便名声在外。夫妻的感情也就更深了。申屠澄曾经作了一道《赠内诗》，说：“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妻子一天到晚总是吟诵这首诗，好象默默地和了一首。但她不曾说出。她常常对申屠澄说：“做妻子的，不能不知书达理。如果还作什么诗，反倒象老太太小媳妇了。”申屠澄任满罢官，夫妻俩领着孩子带着全部家产回秦地。过了利州，来到了嘉陵江畔。在泉边草地上休息，妻子忽然怅惘地对申屠澄说：“以前你赠给我一首诗，我很快就和了一首，起先不打算给你看，现在遇上这样的景物，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她吟唱道：“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完，她久久地流泪，好象在想念谁。申屠澄说：“诗倒挺美的。不过你想的不是山林。如果想的是父母，马上就要到了，咋还哭起来了？”人生的姻缘、事业等等，都是前生定下的。二十多天以后，又来到妻子的娘家。草房还是老样子，却不再有人住了。申屠澄和妻子就住在这屋里，妻子想念父母，整天哭泣。她在墙角下的一堆旧衣服里发现了一张虎皮，虽然虎皮上积满灰尘，她见了却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东西还在呢！”于是她把虎皮披到自己身上，立即变成一只老虎，咆哮扑跳了几下，冲出门便远去了。申屠澄早就吓得躲到一边去了。他领着两个孩子，寻着她远去的那条路，望着树林哭了多日，到底不知道她哪里去了。

丁岩

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昼噬人。时淮上阻兵，因以武将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则大修擒虎具，兵仗坑阱，靡不备设。又重悬购，得一虎而酧十缣焉。有老卒丁岩者善为陷阱，遂列于太守，请山间至路隅，张设以图之。徵既许，不数日，而获一虎焉。虎在深坑，无施勇力。岩遂俯而下视，加以侮诮，虎则跳跃哮吼，怒声如雷。而聚观之徒，千百其众。岩炫其计得，夸喜异常。时方被酒，因为衣襟罥挂树根，而坠阱中。众共嗟骇，谓靡粉于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窥，岩乃端坐，而虎但瞪视耳。岩之亲爱忧岩，乃共设计，以辘轳下巨索。伺岩自缚，当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岩得索。则缠缚腰肢，挥手，外人则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则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态极仁。如此数四。岩因而谓之曰：“尔辈纵暴，入郭犯人。事须剪除，理宜及此。顾尔之命，且在顷刻。吾因沉醉，误落此中。众所未便屠者，盖以我故也。尔若损我，固激怒众人。我气未绝，即当薪火乱投，尔为灰烬矣。尔不若（“不若”二字原倒置，据明抄本改。）从吾，当启白太守，舍尔之命。冀尔率领群辈，远离此土。斯亦渡河他适，尔所知者矣。我当质之天日，不渝此约。”其虎谛听，若有知解，岩则引绳，众共出之。虎乃弭耳瞩目，不复留。岩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杀一虎，不足禳群辈之暴，况与试约，乞舍之，冀其率侣四出，管界获宁耳。”徵许之。岩遂以太守之意，丁宁告谕。虎于陷中。踊跃盘旋，如荷恩施。岩即积土坑侧，稍益浅，犹深丈许。虎乃跃而出，奋迅踯腾，啸风而逝。自是旬朔之内，群虎屏迹，而山野晏然矣。吁！保全躯命之计，虽在异类，亦有可观者焉。若暴虎之猛悍，况厄陷阱，得人固当恣其狂怒，决裂噬啮，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岩以图全，而果谐焉。何其智哉！而岩能以言词诱谕，通于强戾，果致族行出境之异。况免挂罥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诚交感之致耳。于戏，信诚之为物也，何其神欤！（出《集异记》）

【译文】

贞元十四年中，多次发生老虎害人的事情，大白天虎就吃人。这时候就要依仗兵力维持淮上的安定。于是就让武将王徵做申州的太守。王徵到任，就大力修造捉老虎的器具，各种兵器，各种坑阱，没有不具备的。还重金悬赏，谁捉到一只虎就给他十缣钱的报酬。有一个叫丁岩的老兵，他善于挖陷阱。于是他就向太守说明，要求在山间到路边挖个陷阱捉虎。王徵就答应了他。不几天，丁岩果然捉到一只老虎。老虎被困在一个深坑里，没法施展它的勇力了。丁岩就从坑顶上往下看，说一些讥诮侮辱老虎的话。虎就气得蹦跳，吼叫，怒声如雷。而围观的人成百上千，丁岩炫耀自己的功绩，欣喜异常，得意忘形，当时又是刚喝过酒，因为衣襟挂到树根上，就掉到陷阱里去了。众人一齐惊叫了一声，说他肯定要丧命于老虎的牙爪之下了。等到上前往下一看，丁岩竟然在里边端坐着，老虎也只瞪着眼睛瞅他。丁岩的亲近朋友担心他的性命，就共同想办法救他。大家用辘轳放下去一根大绳子，等待丁岩自己捆住身子，迅速把他拽上来，或许能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丁岩拿到绳子，就把腰肢缠住，向上挥手。阱外的人就一齐用力往上拽，离地二三尺的时候，那老虎就用前爪抓住绳子，不让他走。老虎的样子很仁慈。这样反复了几次，丁岩就对老虎说：“你们随便行凶，进到城邑中害人，必须剪除你们，事理本该如此。看来你的性命，就在顷刻之间。我因为喝醉了，误落到这里边。大伙没有马上就杀死你，是因为我的原因。你要是害我，必然会激怒众人，不等我死，他们就得把柴火乱投进来，那样你就变成灰烬了。你不如顺从我，我去向太守说明后，放你一条生路，希望你率领着你的同类们，远远地离开这城，也就是过河到其它地方去了。我向天发誓，我绝不违背约定。”那老虎认真地听，好象能听懂。丁岩就拉动一下绳子，让大家把他拽上去。老虎静静地看着，没有再留他。丁岩上来之后，就去向太守作了说明，说：“现在杀死一只老虎，并不能把所有的虎暴全都禁绝，况且我还和老虎有约，请你把它放了，希望它率领它的伙伴到四处去，我们的管界就安宁了。”王徵同意了。丁岩于是就把太守的意思告诉了老虎。老虎在陷阱中又是蹦跳又是撒欢儿，就象感恩戴德似的。丁岩就在坑边上堆土，坑渐渐变浅。还有一丈来深的时候，虎就跳了出来，振奋地腾跃几下，吼叫着跑去。从此十到十五天左右，老虎们销声匿迹，山野平静了。唉！保全躯体和生命的办法，即使是在异类当中，也有如此可观的！那只老虎是那样猛悍，又是困在陷阱中，得了人本应该放任它的狂怒，把他咬死吃光，来出一口气。但是这只虎却凭借着丁岩而想办法保全自己，而且果真办到了，多么机智啊！而丁岩能用言词开导老虎，与老虎沟通，果真让老虎全部出境到了别处，况且还免除了自己的灾难，又是多么机智啊！这真是信诚互相感化的极致啊！呜呼，信诚作为一种事物，它是多么神奇。

王用

虢（“虢”原作“貌”。据许本改。）州王成县黑鱼谷，贞元中，百姓王用业炭于谷中。谷中有水方数步，常见二黑鱼长尺余游水上。用伐木饥困，遂食一鱼。其弟惊曰：“此鱼或是谷中灵物，兄奈何杀之？”有顷，其妻饷之。用运斤不已，久乃转面。妻觉状貌有异，呼其弟视之。忽脱衣嗥跃，变为虎焉，径入山。时时杀獐鹿类以食。如此三年。一日日昏，叩门自名曰：“我用也。”弟应曰：“我兄变为虎三年矣，何鬼假其姓名？”又曰：“我往年杀黑鱼，冥谪为虎。又因杀人，冥官笞余一百。今放免，伤遍体，汝第视余，无疑也。”弟喜，遂开门。见一人，头犹是虎，因怖死。举家叫呼奔避。竟为村人格杀。验其身有黑，信王用也，但首未变。元和中，处士赵齐约尝至谷中，见村人说。（出《酉阳杂俎》）

【译文】

贞元年中，虢州王成县百姓王用，在黑鱼谷里烧炭。谷中有一条小河才几米宽，常常看到有两条一尺多长的黑鱼游在水中。王用砍木头又累又饿，就捉了一条鱼吃。王用的弟弟吃惊地说：“这鱼也许是这谷里的灵物，你怎么杀了它？”过了一会儿，王用的妻子来送饭，王用抡着斧子不停地砍树，老半天才转过脸来。妻子觉得他的相貌有变化，就喊他弟弟来看。王用忽然脱掉衣服，吼叫跳跃，变成一只老虎，径直奔山里跑去。从此他常常捉些獐鹿之类的小动物为食。如此过了三年。一天傍晚，他到自家门前敲门，自报姓名说：“我是王用！”他弟弟在屋里说：“我哥哥变成老虎已经三年了，是什么鬼伥用他的姓名？”王用又说：“我往年杀死黑鱼，阴间罚我做老虎。又因为我杀了人，阴间的官打了我一百棍子，现在把我放回来了。我现在全身是伤，你只管出来见我，不要怀疑我。”他弟弟很高兴，就开了门，看到的是一个虎头人身的怪物，当时就吓死了。他全家人都吓得大呼小叫四处奔逃。他到底被村人打死了。验他的身上，有黑痣，确实是王用，只是头没变回来。元和年中，处士赵齐约曾经到过黑鱼谷中，听说了这个故事。

张逢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时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霭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蔼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睡，若兽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电。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旁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郑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当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主人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参绿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扌替身以俟之。（“伺之而彼详问”至“以俟之”二十三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俄而郑到，导从甚众，衣参绿，甚肥，昂昂而来。适到，逢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曙，人虽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余肠发。既而行于山林，孑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焉？”乃步步寻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在，细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归。昨往今来，一复时矣。初其仆夫惊失乎逢也，访之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寻之，杳无形迹。及其来，惊喜问其故。逢绐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仆夫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负实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乣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将。于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复渡。使逢西迈，且劝改名以避之。或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杀，若必死杀逢，遐亦当坐。”遂遁去而不复其仇焉。吁！亦可谓异矣。（出《续玄怪录》）

【译文】

南阳人张逢，贞元末年，到岭南去游览，走到福唐县，住在横山店中。当时是雨后初晴，天色将晚，山水树木鲜艳明媚，烟岚霭霭，景致宜人。张逢拿着手杖寻找胜景，不知不觉走出很远。忽然有一片细密的草地，长宽各有一百多步，碧绿可爱。草地旁边有一棵小树。张逢就把衣服脱下来挂到树上，把手杖靠在树上，自己躺在草地上，左右打滚儿，然后就酣睡了，就象野兽翻转踩踏的样子，满意了才起来。起来一看，自己已经变成一只老虎，纹彩灿然。自己看看锋利的爪和牙齿，自己试试胸膊的力气，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于是就腾跃起来，越岭翻山。速度象雷电一样迅疾。夜深了，他很饿，就在村边慢慢行走。狗、猪、马驹、牛犊，什么也没碰上。心里头恍恍惚惚。自己说应该把福州的郑录事吃了，于是他就潜伏在道旁。不长时间，有人从南走来，是迎接郑录事的候吏。候吏见到一个人就问道：“福州郑录事郑璠，按照他的行程估计，应该宿在前边这个店，听说他什么时候出发了吗？”来人说：“他是我的主人，他正在穿衣打扮，不久就能到。”候吏问：“只他一个人来，还是还有别人一块来？我迎拜的时候可别弄错了。”来人说：“三个人当中，绿色穿戴的就是他。”当时张逢正趴在那里等候，而那个问得那么详细，就好象替他问话似的。张逢既然知道了，缩着身子在那等着。不多一会儿郑璠到了，前导随从特别多。他穿绿色衣服，挺胖，昂首挺胸地走来。刚到，张逢就把他叼起来，跑到山上。那时候天还没亮，人虽然很多，却没有敢追的。这样张逢就把他吃了。只剩下头发和肠子。然后张逢就走在山林之中。他孑然一身，没有一个伙伴。于是他忽然想到：“我本来是个人，为什么愿意做个老虎，自己把自己囚禁在深山里呢？何不找到当初把我变成虎的那个地方，再变回去吧？”于是他就到处去找。天要黑的时候才找到个地方。衣服还在树上挂着，手杖也在，细草还是老样子。他躺到草地上翻来覆去，满意了才起来。果然又变成人的样子。于是他穿上衣服拿起手杖回来了。昨天这时候去的，今天这时候回来，正好一个对时。起初他的仆人发现他不见了，很是吃惊，到处打听。有的人说看到他拿着手杖登山去了。仆人们便分几路去找，杳无踪迹。等到他回来，仆人们又惊又喜，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撒谎说：“我偶然去寻找山泉，走到一家寺院，就和老和尚谈论佛理，不知不觉过去这么长时间。”仆人说：“今早晨这附近有一只老虎，吃了福州的郑录事，找残骸都没有找到。山林里因为猛兽很多，很难单独行路，你没回来的时候，可让人担心死了！幸亏你没出什么事！”张逢于是就上路继续前行。元和六年，他们走到淮阳，住在公馆里，馆吏设宴招待客人，座间有行酒令的人说：“如果巡到谁那里，谁就应该讲自己的奇事，事不奇的要罚。”轮到张逢，他就讲了横山的事。末座有一个叫郑遐的进士，就是当年福州郑录事的儿子。他怒目而起，拿起刀就要杀张逢，说是报杀父之仇。众人一起把他们隔开。郑遐怒气不消。于是就进去禀明郡将，送郑遐往南去，嘱咐渡口的官吏不准把他再渡回来；让张逢往西去，而且劝他改名隐姓躲避才好。有人说，听到杀父之仇，不可以不报。但是这仇不是故意杀的，如果一定要杀死张逢，那么郑遐也应该连坐。于是张逢逃走之后郑遐没再去复仇。唉，也够奇的了！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奴　马拯　张升　杨真　王居贞　归生　郑思远　李琢　谯本

李奴

词（陈校本“词”上空缺一字。）举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颇慵惰，李数鞭笞。多有忿恨。唐元和九年，李与二友人会于别墅，时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数十。奴怀恚恨，出谓同侪曰：“今是闰年，人传多虎，何不食我？”言讫，出门。忽闻叫声，奴辈寻逐，无所见。循虎迹，十余里溪边，奴已食讫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叠摺置于草上。盖虎能役使所杀者魂神所为也。（出《原化记》）

【译文】

有一个举人姓李，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寄居在宣州山中。他平常使用一位奴仆。这位奴仆很懒惰，李举人多次鞭打他。他心里十分愤恨。唐朝元和九年，李举人与两位友人在别墅会聚，当时呼唤奴仆。奴仆已经睡了。李举人很生气，打了奴仆几十鞭子。奴仆心怀愤怒，出来对同伴们讲：“今年是闰年，人家都传说今年多虎，为什么不让我遇上虎，把我吃了！”说完出门，忽然听到他大叫一声。奴仆们寻声跑出来，什么也没看见。循着虎的踪迹，找到十多里外的溪边，见那奴仆已被虎吃掉一半了。他的衣报和巾鞋，全都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草地上。大概是老虎役使被吃的人的魂干的。

马拯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险峭，尽能跻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诣伏虎师。佛室内道场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马沼山人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鸮。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隳。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细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二子遂取银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弓，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犹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班，贯心而踣，逡巡。诸伥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齿死。吾今为汝报仇，不能报谢，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出《传奇》）

【译文】

唐朝长庆年间，有一位处士名叫马拯。他性情冲淡，喜欢游览山水，无论无何险峻，他都可以登攀。有一天他住在湘中，于是就到了衡山祝融峰，到一位伏虎师那里去拜访。佛室内道场庄严整洁，水果食品散发出馨香，又在佛床上陈列着一些白金器皿。他看见一位眉毛雪一样白的老和尚。”这老和尚身材魁梧，朴素粗放，很高兴他的到来。他让仆人拿着行囊。老和尚说：“求您的仆人到县买一点盐酪可以吗？”他答应了，仆人就拿着钱下山去了。老和尚也不知去向。不多时有一个名叫马沼的山人也独自走上山来。山人见了马拯非常高兴，就告诉马拯说：“刚才在来路上，遇上一只老虎吃一个人，也不知道吃的是谁家的孩子。”山人说了一下被害者的服饰，原来是马拯的仆人。马拯大吃一惊。山人又说：“我远远地望见，老虎吃完了人，就脱掉虎皮，改穿禅衣，变成一个老和尚。马拯非常恐惧。等到山人马沼看到老和尚，就告诉马拯说：“就是他！”马拯对老和尚说：“马山人上来说，我的仆人走到半路上，已被虎害了，怎么办？”老和尚生气地说：“贫僧这个地方，山上没有虎狼，草里没有毒虫，路旁没有蛇蝎，林中没有凶恶的鸟。你不要听信这类虚妄的话。”马拯细看老和尚的嘴唇，还带有殷红的血痕。将近黑夜马拯和马沼二人宿在老和尚的食堂里。他们牢牢地关闭了门窗，点亮了蜡烛等待着。夜深时，他们听到院子里有虎。老虎愤怒地用头撞了三四次门窗，全靠门窗结实没被撞坏。两个人害怕，就烧香，在一个叫宾头卢的泥像前虔诚地叩头。好久，听到泥像吟诗，说：“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两个人听了理解了其中的意思，说：“‘寅人’就是虎；‘栏中水’就是井；‘午子’就是我；‘艮畔金’就是银制器皿。”那后两句没能理解。到了天亮老和尚敲门说：“二位先生，请起来吃早饭啦！”两个人这才敢打开门。吃完早饭，二人核计说：“这个老和尚还在这里，我们怎么下得了山？”于是二人欺骗和尚说井里有异常的声音，让老和尚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见老和尚来到井边，他们就把老和尚推下井去。老和尚立即就变成老虎。两个人用大石头把老虎打死了。于是他们俩就取了银制器皿下山。将近黄昏，他们遇上一个猎人。猎人在道旁张开弓弩，设下暗箭，在树上搭了一个棚子，住在上面。猎人对他们两个人说：“不要触动我埋伏的机关。”又对二人说：“离山下还有挺远，老虎们正凶残，何不暂时到棚子上来避一避？”两个人一听说老虎就害怕，于是就爬了上去。将要安定下来的时候，忽然有三五十人打此路过，有的是和尚，有的是道士，有的是男子，有的是妇女，唱歌吟诗的，玩笑起舞的，吵吵嚷嚷来到猎人张弓的地方。这些人一齐生气地说：“早晨被两个贼小子杀了我们的禅和，现在正追捕他们，还有人敢张弓杀我们的将军？”于是他们触发了机关，把箭发出去。继续往前走了。两个人都听到这些话，就问猎人是怎么回事。猎人说：“这些都是为虎作伥的鬼，是被老虎吃了的人。他们这是在前边为老虎开道。”两个人于是就问猎人的姓名。猎人说他姓牛名进。两个人高兴地说：“泥像诗的下两句有应验了，‘特进’就是牛进，‘将军’就是这个老虎！”于是二人劝猎人重新张弓搭箭。猎人这样做了。做完又登上棚来。果然有一只老虎吼叫着来了，它前爪触到机关上，箭就正中它的心窝，它便倒下了。很快，那些伥鬼一齐跑回来，趴到虎身上，哭得很是伤心，说：“是谁又杀了我们的将军？”二人怒斥道：“你们这些无知的下贱鬼，让虎咬死了，我们为你们报了仇，你们不回报不感谢，还敢恸哭？哪有做鬼象你们这样不懂事理的！”于是一片悄悄然。忽然有一个鬼答应说：“我们全都不知道将军就是老虎，聆听了先生的话才恍然大悟。”于是他们又在死虎跟前把虎好一顿骂，向二人及猎人表示感谢之后才离去。等到天明，二人分一些银子给猎人，一块回去了。

张升

唐故吏部员外张升随僖宗幸蜀，以年少未举，遂就摄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当直。他日，遂告辞。问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时为存问。”言讫而去。所居近邻，夜闻章家大哭。翌日，使问其由，言章夜辞其家，入山变为虎矣。二三日，又闻章家大惊叫。翼日，又问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归，自上半身已变，而尚能语。”（出《闻奇录》）

【译文】

唐朝吏部员外张升还没有做吏部员外的时候，曾经跟随僖宗皇帝幸蜀。因为他年少没有举进士第，就让他代理涪州的衙推。州司派里正游章值班。另外一天，游章就说要走，问他要到哪儿去，他不说，只是说他有老母亲和妻子儿子，要求时常地照顾他们。说完他就走了。他家的近邻，夜里听到他们家大哭。第二天让人一问，说游章夜里离开家了，进到山里变成了一只老虎。两三天之后，邻居又听到他们家大声地惊叫，第二天一问，说游章昨夜想家回来了，上半身已经变成虎，但是还能讲话。

杨真

邺中居人杨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画虎，家由甚多画（“画”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虎。每坐卧，必欲见之。后至老年，尽令家人毁去所画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召儿孙谓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画虎，我好之时，见画虎则喜，不见则不乐。我每梦中多与群虎游。我不欲言于儿孙辈。至晚年尤甚。至于纵步游赏之处，往往见虎。及问同游人。又不见，我方恐惧。寻乃尽毁去所画之虎。今卧疾后，又梦化身为虎儿。又梦觉既久，而方复人身。我死之后，恐必化为虎，儿孙辈遇虎，慎勿杀之。”其夕卒，家方谋葬，其尸忽化为虎，跳跃而出。其一子逐出观之，其虎回赶其子，食之而去。数日，忽家人夜梦真归谓家人曰：“我已为虎，甚是安健。但离家时，便得一人食之，至今犹不饥。”至曙，家之人疑不识其子而食之，述于邻里。有识者曰：“今为人，即识人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记为人之父也。夫人与兽，岂不殊耶？若为虎尚记前生之事，人奚必记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记前生，足知兽不灵于人也。”（出《潇湘记》）

【译文】

邺中有个叫杨真的居民，家里挺富。他平生酷爱画虎。因此他家里画的虎特别多，不管是躺着还是坐着，一定能看到。后来他到了老年，让家人把家里所画的虎全都毁掉。到他九十岁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了。他把儿孙们找到跟前说：“我平生不应该那么喜欢画虎。我那时候见了画虎就高兴，不见就不高兴。我常常在梦里和一群老虎游玩，我不想对儿孙们讲。到了晚年就更厉害，一到任意游赏的时候就能看见老虎。等到我问同游的人，人家还没看见。这才害怕。不久我就把画的虎都毁了。这回病倒以后，又梦见我自己变成一只虎，梦醒之后老半天，才恢复人的身形。我死之后，恐怕一定要变成老虎。儿孙们遇上老虎，可千万不要打死它。”那天晚上，老杨真就死了，家里正为他张罗葬礼，他的尸体忽然变成一只老虎，跳跃着跑出去。他的一个儿子窜出去看，他回来把儿子吃了才离去。几天之后，家人忽然梦见杨真回来对家人说：“我已经变成老虎，身体很安康，只是在离家的时候吃了一个人，便直到现在也没饿。”到天亮，家里人怀疑杨真是因为变成老虎以后不认识儿子了才把儿子吃了，就向邻人说了这件事，一个有知识的人说：“现在的人，即使是认识自己的儿子，已经变成了老虎，又怎么能记得自己是谁的父亲呢？人和兽不是有不同么？如果做老虎还能记得前生的事，那么人也一定能记得前生的事。人尚且不能记得前生，可想而知，兽的灵性还不如人呢！”

王居贞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颍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灭”原作“灯”，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真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出《传奇》）

【译文】

王居贞考明经科未中，从京城回归洛州的颍阳。出京之后，和一位道士同行。道士整天不吃饭，他说：“我这是咽气术。”每当王居贞睡了之后，熄了灯，道士就打开一个布口袋，从里边取出一张皮来披到身上，然后出去，五更天再回来。后来的一天晚上，王居贞假装睡着了，当道士取出布口袋的时候，王居贞一下子就夺了过来。道士又叩头又作揖地往回要。王居贞说：“你对我说实话我就还给你。”于是道士说道：“我不是人，每天夜里偷偷穿上的是虎皮，穿上它到村边上找东西吃。穿上这张虎皮，一夜可以跑五百里。”王居贞因为离开家很长时间了，特别想家，就问道：“我可以借披一下吗？”道士说可以。王居贞家离此还有一百多里，就披上这张虎皮暂时跑回去看看。夜里回到家里，不能进门，就把立在门外的一头猪逮住吃了。很快又返回来，把虎皮还给道士。等到回到家里，家人说，王居贞的二儿子夜间出门，被虎吃了。他问是哪一天，恰恰是他披着虎皮回家的那天。此后的一两天内他一直感到很饱，不吃任何东西。

归生

弘文学士归生，乱后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于道。遂升木以避。数虎迭来攫跃，取之不及。虎相谓曰：“无过巴西县黄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视其人而哮吼攫跃，使人升木愈高。既皆不得，环而守之。移时，有群骡撼铃声，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黄二郎者乃巴西吏人，为虎所食也。（出《闻奇录》）

【译文】

弘文学士归生，战乱之后家住巴州。他被派到蜀地去，早晨上路，在道上遇到老虎，他就爬到树上去躲避。几只老虎反复在树上跳跃抓取，抓不到他。虎互相说：“可没谁比巴西县黄二郎跳得更高。”一只虎就离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一只白色的野猫，望着树上的人又是吼叫又是蹦高抓拿。那人爬得更高，全都够不着他。它们就围在周围守着。过了一会儿，一群骡子路过，铃声很响，把老虎吓跑。这个人到了巴西县之后，果然听说有一个叫黄二郎的巴西县官吏被虎吃了。

郑思远

虎交而月晕。仙人郑思远尝骑虎，故人许隐齿痛求治。郑曰：“唯得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乃拔数茎与之。因知虎须治齿也。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一”字。长一寸，在胁两傍皮内，尾端无之，（“无之”二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佩之者临官佳（“佳”原作“使”，据明抄本改。）；无官，人所憎疾。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候而射之，光坠入地成白石。主小儿惊。（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月晕时是老虎交配的时候。仙人郑思远曾经骑着一只老虎。老朋友许隐牙疼求他医治，他说：“只能用虎须，趁热插到牙缝里就好了。”于是就拔了几根虎须给许隐。于是就知道虎须可以治牙疼。老虎咬死人，能让死尸起来自己脱衣服，脱了之后才吃。虎威象个“一”字，一寸来长，在胸部的两侧，尾巴尖儿上没有。佩戴虎威的人，做官的好，不做官的让人憎恶。老虎夜间看东西，一只眼放光，一只眼看东西。猎人守候在那里射死它，那掉到地上的发光的眼睛变成一种白石头，主治小儿惊吓。

李琢

许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损人不一。统军李琢闻之惊怪，其视事日，厉声曰：“忠武军十万，岂无勇士？”有壮夫跳跃曰：“某能除。”琢壮其言，给利器。壮夫请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壮夫径诣榛坞寻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开。壮夫初不见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于琢，琢见空手来，讶之。曰：“已取得伊三儿。”琢闻惊异，果取到，大赏赉之，给廪帛，加军职。曰：“尝闻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壮夫竟除其巨者，不复更有虎暴。（出《芝田录》）

【译文】

许州西三四十里的地方有一只母老虎行凶，害人不少。统军李琢听说之后很惊异，他处理事务的那天，大声对兵士们讲：“我们有十万忠武大军，难道就没有一个勇士吗？”有一位壮汉跳出来说他能除掉老虎。李琢认为这人说得很豪迈，就发给他利器。壮汉说不用弓和刀之类的东西，只要一根白色的大棍子就行。壮汉径直到山窝榛莽中寻找，果然找到了虎穴。那老虎已经出去了，穴中只有三个小虎崽，小虎崽的眼快要睁开了。壮汉一开始因为不见大虎想要回来，考虑到李琢可能不信，就把三只虎崽儿抱回来藏到自己家里。他向李琢去禀报情况，李琢见他空着手回来，很惊讶。他说：“我已经抓到了三只小虎崽儿。”李琢听了更加惊异。让他回去取虎崽儿，果然取到。李琢重重赏赐他，给米给帛，还加了军职。李琢说：“曾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的就是这位壮汉啊！”那壮汉到底把大虎也除掉了，不再有虎暴发生。

谯本

伪蜀建武四五年间，有百姓谯本者，兜率人也。不孝不义，邻里众皆恶之。少无父，常毁骂母，母每含忍。一旦，归自晚，其母倚门而迎。本遥见，便骂。母曰：“我只有汝一人，忧汝归夜，汝反骂我也。”遂抚膺大哭，且叹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时便出门，近城沿路上坐。忽大叫一声，脱其衣，变为一赤虎，直上城去。至来日，犹在城上。蜀主命赵庭隐射之，一发正中其口。众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变虎，地震者耳。（明抄本、陈校本“耳”作“再”，出《野人闲话》）

【译文】

伪蜀建武四五年间，有一个叫谯本的百姓，是一个很凶暴的人。他不孝不义，邻居们都很讨厌他。他从小没父亲，经常谩骂他的母亲。母亲总是忍耐。有一天，他回来晚了，他母亲靠着门等着迎他，他远远地看到了，就又骂。他母亲说：“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担心你回来晚了，你反而骂我？”于是就摸着胸口大哭起来，又叹又怨。谯本住在城里的巷子里，这时候他便走出门去，在靠近城墙的路上坐下，忽然大叫一声，脱去衣服，变成一只红色大老虎，直跑到城墙上去。到了第二天，他还在城墙上。蜀主让赵庭隐用箭射他，正好射中他的口。大家把他分着吃了。蜀主初霸一方，天上往下下毛，人变成虎，地震等现象一再发生。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蔺庭雍　王太　荆州人　刘老　虎妇　赵倜　周义　中朝子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尝至沧州。州之饶安县有人野行，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贯其臂。虎俯伏贴耳，若请去之者。其人为拔之，虎甚悦，宛转摇尾，随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岁余，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绝。或野外逢之，则随行。其人家渐丰，因洁其衣服，虎后见改服，不识，遂齿杀之。家人收葬讫，虎复来其家。母骂之曰：“吾子为汝去刺，不知报德，反见杀伤。今更来吾舍，岂不愧乎？”虎羞惭而出。然数日常旁其家，既不见其人，知其误杀，乃号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奋跃拆脊而死。见者咸异之。

【译文】

宗正卿李大可曾经到过沧州。沧州的饶安县有一个人在野外走路，被虎追赶。追上以后，老虎伸出它的左脚给这个人看。虎脚上有一根大竹刺，穿透了它的腿。老虎俯首贴耳，好像请求他给拔掉的样子。那人为它拔掉了。老虎很高兴，又是转圈又是摇尾，跟着那人赶到家才离去。这一夜，老虎往那人的院子里扔了一头死鹿。如此一年多，往院子里扔野猪、獐子、鹿，月月不断。有时那人在野外与老虎相遇，老虎就跟着他一块走。那人家里渐渐富了，于是就换穿一身干净的新衣服。老虎又见到他，因为他换了衣服不认识了，就把他咬死了。家里人把他收尸埋葬之后，虎又来到他家。他的母亲冲着老虎骂道：“我儿子为你拔刺，你不知道报恩，反而被你害死，现在你还来，难道不知道惭愧吗？”老虎羞愧地走出去，但它几天一直在屋前屋后守着，见那人始终不露面，知道是自己误杀了他，于是就非常悲惨地号叫，来到院子前面，奋力一跳，折断脊骨自杀了。见到的人全感到惊异。

蔺庭雍

吉阳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设灵应，古碑犹在，物业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将蔺庭雍妹因过寺中，盗取常住物。遂即迷路。数日之内，身变为虎。其前足之上，银缠金钏，宛然犹存。每见乡人，隔树与语云：“我盗寺中之物，变身如此。”求见其母，托人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来郭外，经年而去。（出《录异记》）

【译文】

吉阳的治所在涪州南。泝黔江往上走三十里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寺院。寺中所设的神像都很灵验，左碑至今还在。寺中的东西很多，谁也不敢随便动。涪州裨将蔺庭雍的妹妹，因为路过寺院的时候拿了寺里的东西，于是就迷了路，几天之内，变成一只老虎。它前脚上好象还保留着银饰物金镯子之类的东西。每次见到人，它都隔着树对人家说：“我偷了寺里的东西，身子变成这样了。”它要求见见母亲，托人家捎信。但是母亲害怕，不敢去。老虎来到城外，过了一年才离去。

王太

海陵人王太者与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当路。其徒云：“十五六人决不尽死，当各出一衣以试之。”至太衣，吼而隈者数四。海陵（“陵”字原缺，明抄本补。）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选一棒，脱衣独立。谓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远，乃持棒直前，击虎中耳，故闷倒，寻复起去。太背走惶惧，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余里，有一神庙，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后闻草中虎行。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堂中有人问云：“今夕何尔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劲勇，中其健棒，困极迨死。”言讫，入座上木形中。忽举头见太，问是何客，太惧堕地，具陈始末。神云：“汝业为我所食。然后十余日方可死。我取尔早，故中尔棒。今以相遇，理当佑之。后数日，宜持猪来。以己血涂之……”指庭中大树，“可系此下，速上树，当免。”太后如言。神从堂中而出为虎，劲跃，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毕，入堂为人形。太下树再拜乃还。尔后更无患。（出《广异记》）

【译文】

海陵人王太。和他的十五六个同伴一起在野外走路，忽然遇上一只老虎拦在路上。他的同伴说：“十五六个人，绝不能都死，应该各出一件衣服试一试。”轮到王太的衣服，那虎又吼又弯曲身形四次。海陵虎多。走路的人都拿着大棒子。王太选了一根结实的木棒，脱去衣服独自站在那里，对同伴们说：“你们应该马上离开。”估计伙伴们已经走远，他便拎着棒子上前，一棒子打在老虎的耳朵上，虎就倒下了，不一会儿又站起来走了。王太打完老虎之后转身就跑，由于害怕，慌不择路，就没走原先的老路，只在草地上奔跑。跑出十几里，有一座神庙，他就宿到神庙的梁上了。那天晚上月色明亮，入夜以后听到草地上有老虎走路的声音。不大一会儿老虎走进庙的院子中来，一蹦高儿变成一个男子，衣帽很象样。堂中有人问道：“你今晚为啥这么狼狈？”虎神说：“突然碰上一个人，没想到这人又勇又猛，被他打了一棒子，困倦得要死。”说完，他走进座上的木形中，一抬头看见了王太，忙问道：“客人是谁？”王太吓得掉下来，详细地陈述了始末。虎神说：“你已经是我的食物了，但是你得十几天以后才能死。我取你取早了，所以让你打了一棒子。今天已经相遇，理应保佑你。几天以后，你弄一头猪来，用你自己的血把猪涂一下……”他指了指院子里的一棵大树说：“可绑在那下边，你赶快上树，应该能免除。”王太后来照他的话做了，虎神从堂中出来变成虎，用力跳跃，王太在树上吃不到，就俯身把猪吃了。吃完之后，入堂内又变形人形。王太从树上下来，又行礼拜谢之后才回家。这以后就更不怕了。

荆州人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伥鬼，以虎皮冒己，因化为虎，受伥鬼指挥。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诸野兽，不可胜数。身虽虎而心不愿，无如之何。后伥引虎经一寺门过，因遽走入寺库，伏库僧床下。道人惊恐，以白有德者。时有禅师能伏诸横兽。因至虎所，顿锡问：“弟（明抄本、陈校本“弟”作“佛”。）子何所求耶？为欲食人？为厌兽身？”虎弭耳流涕，禅师手巾系颈，牵还本房。恒以众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变人形。具说始事，二年不敢离寺。后暂出门，忽复遇伥，以虎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复成虎。笃志诵经，岁余方变。自尔不敢出寺门，竟至死。（出《广异记》）

【译文】

荆州有一个人在山中走路，忽然遇到伥鬼。伥鬼把虎皮盖到他身上，于是他就变成了老虎。老虎受伥鬼指挥，一共三四年，搏杀而吃下的人、畜及各种野兽不可胜数。尽管身是虎身，但是心里不愿意，又无可奈何。后来伥鬼领着虎经过一座寺院，虎就迅速地跑进寺库中，趴在库僧的床下。库僧十分惊恐。把这事告诉了品行好的人。当时有个禅师能降伏各种野兽，于是他来到寺库老虎跟前，敲弟锡杖问道：“弟子有什么要求吗？是因为想要吃人，还是因为讨厌兽身？”老虎顺从地流泪。禅师用手巾系住虎脖子，把它牵回自己房中，经常用众生的食物及其它食品喂它。半年之后毛落了，变成人形。于是他详细地述说了当初的事。他二年没敢离开寺院。后来他暂时出门，忽然又遇上伥鬼，伥鬼又用虎皮盖他，他急忙跑回寺来，皮和腰以下就又变成虎。他笃志诵经，一年多以后才变回来。从此他再也没敢出寺门，一直到死。

刘老

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后数日，忽有老叟巨首长鬣来诣刘，问鹅何以少减。答曰：“为虎所取。”又问何不取虎？答云：“已设陷阱，此不复来。”叟曰：“此为伥鬼所教，若先制伥，即当得虎。”刘问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乌白等梅及杨梅布之要路，伥若食之，便不见物，虎乃可获。”言讫不见。是夕，如言布路之，四鼓后，闻虎落阱。自尔绝焉。（出《广异记》）

【译文】

信州的刘老，以普通百姓的身份住持在山溪之间。有一个人将二百多只鹅到刘老这里来放生。刘老长期地看养着它们。几个月以后。每天都要被老虎叼走几只，已经损失三十多只了。村里的人害怕了，在放生这个地方的前前后后布置了陷阱捕捉老虎。但是老虎从此以后不再来了。几天之后，忽然有一位大脑壳长胡须的老头到刘老这里来。老头问道：“鹅子为什么减少了？”刘老回答说：“被老虎叼走了。”老头又问：“为什么不想办法捉住老虎？”刘老说：“已经设了陷阱，可设了陷阱它就不再来了。”老头说：“这是伥鬼教的。如果能先把伥鬼制住，就能捉到虎了。”刘老问怎么个制法。老头说：“这种鬼喜欢吃酸的，可以把乌白梅和杨梅布置在重要道路上，伥鬼如果吃了，就看不见东西了，虎就可以捉到了。”老头说完就不见了。这天晚上，按老头说的把道路布置了一番，四更以后，就听到老虎落入陷阱的声音。从此以后老虎绝迹了。

虎妇

利州卖饭人，其子之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而后还。自说入深山石窟中，本谓遇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都自四虎，妻妇人者最老。老虎恒持糜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数岁，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其虎自有妇人，未（“未”原作“来”，据明抄本改。）常外宿。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乃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径往就之。伐木人谓是鬼魅，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云：“己是某家新妇。”诸人亦有是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人方信之。邻人因脱衫衣之，将还。会其夫已死，翁姥悯而收养之。妇人亦憨戆。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狎。刘全白亲见妇人，说其事云。（出《广异记》）

【译文】

利州有一个卖饭的人，他的儿媳妇到山园中采菜，被老虎叼走。过去十二年之后，她又回来了。她自己说，她被老虎叼到一个深山里的石窟中，本来以为要被吃掉，时间长了就和老虎一起睡觉了。石窟里一共有四只老虎，以这位妇人为妻的老虎最老。老虎经常把麋鹿等动物的肉叼回来给妇人吃，有时候用口含水回来吐到妇人口中。妇人想要出去。老虎就发怒，把她赶回石窟里去。一直这样过了六七年。后来的几年，其它老虎渐渐不见了，只剩下这只老虎。这只虎自从有了这位妇人，不曾在别处过夜。后来有一天，老虎忽然一夜未归。妇人心里好奇怪。她想要出来却没敢。如此又是一天，她才慢慢走出来。走了几十步，不见虎来赶她，她这才极力走了五六里，听到山中伐木的声音，便走过去。伐木的人们以为她是鬼怪，扔石头打她。她大声述说事情的前因后果。伐木的人们这才一块上前盘问她。她说她是某家某人的新媳妇。这些人当中也有是这一家的邻居的，以前知道妇人被虎叼走的事。大伙这才相信她。邻居就把自己的衣衫脱下来给她穿上。又回到家里以后，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她的公公婆婆可怜她，仍然收留了她。她很愚很憨，缺少精神，经常被来往的人取笑侮辱。刘全白说他亲眼见过这妇人，是他讲的这个故事。

赵倜

荆州有一商贾，姓（“姓”原作“说”，据明抄本改。）赵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经岁余未归。有一人先至其家，报赵倜妻云：“赵倜物货俱没于湖中，倜仅免一死。甚贫乏，在路即当至矣。”其妻惊哭不已。后三日，有一人，一如赵倜仪貌，来及门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内，询问其故。安存经百余日。欲再商贩，谓赵倜妻曰：“我惯为商在外，在家不乐，我心无聊。勿以我不顾恋尔，当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倜辇物货自远而至，及入门，其妻反乃惊疑走出，以投邻家。其赵倜良久问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唤其人。其人至，既见赵倜，奔突南走。赵倜与同伴十余人共趁之，直入南门。其人回（“回”原作“面”，据明抄本改。）顾，谓倜曰：“我通灵虎也，勿逐我，我必伤尔辈。”遂跃身化为一赤色虎，叫吼而去。（出《潇湘录》）

【译文】

荆州有一个买卖人，姓赵名倜。赵倜经常向南泛游于江湖。忽然有一年多没有回来。有一个人先到赵倜家，对赵倜的妻子说，赵倜的货物全沉入湖中。周倜仅免一死，现在很穷困，正走在路上，快到家了。赵倜的妻子大吃一惊，哭泣不已。三天后，有一个和赵倜一模一样的人，来到门外就大哭。赵倜的妻子忙把他拉回家去。询问是怎么回事。两口子恩恩爱爱地过了一百多天，丈夫还要出去做买卖，就对妻子说：“我习惯在外面做买卖，在家里觉得没什么乐趣，心里无聊，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不顾恋你，你应该容许我出去结交朋友。”忽然间赵倜用车拉着货物回来了。等到赵倜进了门，他的妻子反倒惊疑地跑到邻居家去了。那赵倜老半天才开始打听怎么回事。知情之后，他让人把那个人找来。那个人一见到赵倜。回头就向南逃跑。赵倜和十几个同伴一起追赶，一直追到南山。那人回头看看赵倜说：“我是一只通灵虎。不要追我，追我，我肯定会伤害你们。”于是他一跳变成一只红色老虎，吼叫着奔去。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阳人 南阳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崖械虎 商山路 陈褒 食虎 周雄

松阳人

松阳人入山采薪，会暮，为二虎所逐，遽得上树。树不甚高，二虎迭跃之，终不能及。忽相语云 ：“若得朱都事应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细长善攫。时夜月正明，备见所以。小虎频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犹在腰下，伺其复攫，因以刀砍之，断其前爪，大吼，相随皆去。至明，人始得还。会村人相问，因说其事。村人云 ：“今县东有朱都事，往候之，得无是乎？”数人同往问讯。答曰 ：“昨夜暂出伤手，今见顿卧 。”乃验其真虎矣，遂以白县令，命群吏持刀，围其所而烧之。 朱都事忽起，奋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出《广异记》）

南阳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阳山，忽患热疾，旬日不瘳。时夏夜月明，暂于庭前偃息，忽闻扣门声，审听之，忽如睡梦，家人即无闻者。但于恍惚中，不觉自起看之，隔门有一人云 ：“君合成虎，今有文牒 。”此人惊异，不觉引手受之。见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开牒视之，排印于空纸耳。心甚恶之，置牒席下，复寝。明旦少忆，与家人言之。取牒犹在，益以为怪。疾似愈，忽忆出门散适，遂策杖闲步，诸子无从者。行一里余，山下有涧，沿涧徐步，忽于水中，自见其头已变为虎，又观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归家，必为妻儿所惊，但怀愤耻，缘路入山。经一日余，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寻觅，比邻皆谓虎狼所食矣，一家号哭而已。此人为虎，入山两日，觉饥馁，忽于水边蹲踞，见水中科斗虫数升，自念常闻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觉有味。又复徐行，乃见一兔，遂擒之，应时而获，即啖之，觉身轻转强。昼即于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数得獐兔等，遂转为害物之心。忽寻树上，见一采桑妇人，草间望之。又私度 ：“吾闻虎皆食人，试攫之，果获焉。食之，果觉甘美 。”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过，即欲捕之。忽闻后有人云 ：“莫取莫取!”惊顾， 见一老人须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虽变，然心犹思家，遂哀告。老人曰 ：“汝曹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毕，却得复人身。若杀负薪者，永不变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评事，后当却为人 。”言讫，不见此老人。此虎遂又寻草潜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闻铃声，于草间匿。又闻空中人曰 ：“此谁角驮？”空中答曰 ：“王评事角驮 。”又问：“王评事何在？”答曰 ：“在郭外。县官相送，饭会方散 。”此虎闻之， 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后，时有微月，闻人马行声，空中又曰 ：“王评事来也 。”须臾，见一人朱衣乘马半醉，可四十余，亦有导从数人，相去犹远，遂于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从迸散而走。食讫，心稍醒，却忆归路，去家百里余来。寻山却归，又至涧边却照，其身已化为人矣，遂归其家，家人惊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语颠倒，似沉醉人。渐稍进粥食，月余平复。后五六年，游陈许长葛县。时县令席上，坐客约三十余人。主人因话人变化之事，遂云 ：“牛哀之辈，多为妄说 。”此人遂陈己事，以明变化之不妄。主人惊异，乃是王评事之子也。自说先人为虎所杀，今既逢仇。遂杀之，官知其实，听免罪焉。（出《原化记》）

虎恤人

凤翔府李将军者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频呼 ：“大王乞一生命 。”虎乃弭耳如喜状。须臾，负李行十余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见人喜跃，虎于窟上俯视，久之方去。其后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积十余日，子大如犬，悉能陆梁，乳虎因负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尽，则己死窟中，乃因抱之云 ：“大王独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复云 ：“幸已相□，岂不送至某家？”虎又负李至所取处而诀。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经二十日，前后五六度，村人怕惧。其后又来，李遂白云 ：“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惧，愿勿来 。”经月余，复一来，自尔乃绝焉。（出《广异记》）

范端

涪陵里正范端者，为性干了，充州县佐使。久之，化为虎，村邻苦之，遂以白县云 ：“恒引外虎入村，盗食牛畜 。”县令云 ：“此相恶之辞，天下岂有如此事？”遂召问，端对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仓内盗肉，遇晓不得出，更递围之，虎伤数人， 逸去。耆老又以为言。 县令因严诘端所由，端乃具伏云 ：“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实至于东家栏内窃食一猪，觉有滋味。是故见人肥充者，便欲啖之，但苦无伍耳。每夜东西求觅，遇二虎见随，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将变。“然察其举措，如醉也。县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数日而归，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后，野虎辄来至村外鸣吼。村人恐惧，又欲杀之。其母告谕令去。端泣涕，辞母而行。数日，或见三虎，其一者后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复见之。母号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独留，前就之。虎俯伏闭目，乃为脱靴，犹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后乡人频见，或呼范里正，二虎惊走， 一虎回视，俯仰有似悲怆。自是不知所之也。（出《广异记》）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号书生，因向郭买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侧。道士曰 ：“我明日日中得书生石井崖充食，可令其除去刀杖，勿有损伤 。”二童子曰 ：“去讫 。”石井崖见道士，道士不见石井崖。井崖闻此言惊骇，行至店宿，留连数宿。忽有军人来问井崖 ：“莫要携军器去否？”井崖素闻道士言，乃出刀，拔枪头，怀中藏之。军人将刀去，井崖盘桓未行。店主屡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却枪头而行。至路口，见一虎当路，径前攫取井崖。井崖遂以枪刺，适中其心，遂毙。二童子审视虎死，乃讴歌喜跃。（出《广异记》）

械虎

襄梁间多鸷兽，州有采捕将，散设槛阱取之，以为职业。忽一日报官曰 ：“昨夜槛发，请主帅移厨 。”命宾寮将校往临之，至则虎在深阱之中。官僚宅院，民间妇女，皆设幄幔而看之。其猎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钉锁，四角系绳，施于阱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鸷兽将欲出阱，即迤逦合其荷板。虎头才出，则蹙而钉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随而笑之。此物若不设机械，困而取之，则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势穷力竭而取之，则如牵羊拽犬，虽有纤牙利爪，焉能害人哉! 夫欲制强敌者，亦当如是乎？（出《玉堂闲话》）

商山路

旧商山路多有鸷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薄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迨至食时，闻遭攫者却赶来相及。众人谓其已碎于銛牙，莫不惊异。竞问其由，徐曰 ：“某初衔至路左岩崖之上，前有万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数枚顾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侧，略不损伤，而面其溪洞叫吼，以呼诸子，某因便潜伸脚于虎背，尽力一踏，其虎失脚，堕于深涧，不复可登。是以脱身而至此。其兽盖欲生致此人，按演诸子，是以不伤。 真可谓脱身于虎口。危哉危哉!（出《玉堂闲话》）

陈褒

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旷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腹痛，开户如厕。褒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搏。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 ：“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出《稽神录》）

食虎

建安人，山中种粟者皆构棚于高树以防虎，尝有一人方升棚，见一虎垂头搭耳过去甚速。俄有一兽如虎而稍小，蹑前虎而去，遂闻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视，其虎遇食略尽，但存少骨尔。（出《稽神录》）

周雄

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时递铺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胆，有异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规避，仍持托杈利剑，前后于税人场连毙数虎，行旅赖之。西川书记韦庄作长语以赏之，蜀帅补军职以壮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伥，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监军使鱼全諲特进自京搬家，憩于汉源驿。其孀嫂方税驾，遂严妆，倚驿门而看，为虎攫去。虽驱夺得之，已伤钩爪也。仆尝行次白卫岭，时属炎蒸，夜凉而进。一马二仆与他人三五辈偕行，或前或后，而民家豚犬交横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属，又复何之？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上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人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张俊 浔阳猎人 柳并 僧虎　王瑶 刘牧 姨虎 崔韬 王行言

张俊

宣州溧水县尉元澹家在怀州，先将一庄客张俊祗承至官，官满却归，俊亦从之。俊有妻，一子三岁，亦与同行，至宋汴行将夜，俊抱儿从澹，其妻乘驴在后十步。忽闻叫声，俊奔视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 ：“妻今为虎所杀伤，誓欲报仇。今以孩子奉上，某傥生归，当酬哺养之恩。不尔，便为仆贱终身。元固止之，不可。复挟两矢，携弓腰斧，下道乘黑而行。去三十余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渐至一处，依近山谷，有大树百余株，疑近虎穴，俊上树伺之。时渐明，见山下数十步内，如有物蹲伏起动之状。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为虎所禁，尸自起，拜虎讫，自解其衣，裸而复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欢跃。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竞来争食。俊在树上见之，遂发一箭，正中虎额，其虎腾跃。又发一箭，中其胁。箭皆傅毒，虎遂惊跃，狂乱吼怒，顷刻而死。俊复下树，以斧截虎头，并杀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贯之。亦负妻尸， 走步而归。 日晓追及， 澹感激之至。（出《原化记》）

浔阳猎人

浔阳有一猎人，常取虎为业，于径施弩弓焉。每日视之，见虎迹而箭已发，未曾得虎。旧说云 ：“人为虎所食，即作伥鬼之事，即于其侧，树下密伺。二更后，见一小鬼青衣，髡发齐眉，蹩□而来弓所，拨箭发而去。后食顷，有一虎来履弓而过，既知之，更携一只箭而去，复如前状。此人速下树，再架箭，而登树觇之。少顷虎至，履弓箭发，其虎贯胁而死。其伥鬼良久却回，见虎死，遂鼓舞而去也。（出《原化记》）

柳并

河东柳并为监察御史，入岭推覆，将一书吏随行，常所委任。至岭下宿孤馆中，从吏皆在厅内席地而寝。时半夜，月初上，众皆卧，并独觉。忽见一小鬼长尺余，状若猕猴，手持一纸幡子步上阶，以幡插书吏头边而去。并乃潜起，拔去之，复卧伺焉。少顷，一虎入来遍嗅诸人而去。须臾，小鬼又来，别以幡子插之，复又拔去之。少顷，虎又来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 ：“旦日汝当难免，自须为计，不可随我 。”并有剑，取与之，乃令逃难。此吏素强勇，携剑入山，寻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见有人，惟见席上案砚朱笔，有一卷文书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见一领虎皮，吏怀其书，并取皮，杖剑而去。行未数里，见一胡僧从后来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为计，即可免矣 。”吏即止，与之言。见其人状异，不敢杀之。僧曰 ：“吾非强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岂不见适来文簿？昨日已愆数期，今强脱，终恐无益。不如以小术厌之 。”吏问其术。僧令登一树以带自缚，用剑自刺少血涂一单衣投之，我以衣为禳之耳。吏如言登树，投皮与僧衣之，便作虎状，哮吼怒目，光如电掣。吏惧，将欲堕者数过，即取单衣，刺血涂之，投于地。虎得衣跳跃，掰扯而吞之。良久，复为人形。曰 ：“子免矣 。”乃遣去， 竟无患焉。（出《原化记》）

僧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戏被于身，摇尾掉头，颇克肖之。或于道旁戏，乡人皆惧而返走，至有遗其所携之物者。僧得之喜，潜于要冲，伺往来有负贩者，歘自草中跃出，昂然虎也， 皆弃所赍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获。自以得计，时时为之。忽一日被之，觉其衣着于体，及伏草中良久，试暂脱之，万方皆不能脱，自视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头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乐于草间，遂捕狐兔以食之，拿攫饮啖，皆虎也。是后常与同类游处。复为鬼神所役使，夜则往来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厌苦之。形骸虽虎，而心历历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岁余，一旦馁甚，求无所得，乃潜伏道傍。忽一人过于前，遂跃而噬之。既死，将分裂而食。细视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 ：“我本人也，幸而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轮回，自为不善，活变为虎，业力之大，无有是者。今又杀僧以充肠，地狱安容我哉？我宁馁死，弗重其罪也 。”因仰天大号，声未绝，忽然皮落如脱衣状，自视其身，一裸僧也。奔旧院，院已荒废。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数件，走于邻境佛寺，因游方，止临川崇寿院众堂中。是时圆超上人居看经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问 ：“尔何处人，出家几夏腊，修习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对曰 ：“某心有悔行， 愿因上人决之，但不欲他僧闻耳 。”乃屏侍者问之。其僧言为虎之事，叩头作礼，求谶罪业。上人谓曰 ：“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在前生后世耶？尔恶念为虎，善念为人，岂非证哉？苟有志乎脱离者，趣无上菩提，还元反本。念不著，则人不为虎，虎不为人矣。方今闽中，大善知识比肩，尔其往哉!” 僧乃奉教。上人寻话于智作长老，长老往见之，以上人向者事问，皆无异同。双目犹赤， 耽然可畏也。 后入岭， 不知所适。（出《高僧传》）

王瑶

汉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瑶。所居水竹园林，占一川之胜境，而往来之人多迂道以经焉。既至，瑶心尽诚接待。有卖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来必休于此。积十数年，率五日一至。瑶密异之，外视其所买，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瑶伺其来，因竭力奉之，石亦无愧。近晚将去，瑶曰 ：“思至生居，为日久矣。今者幸愿阶焉 。”石生曰 ：“吾敝土穷山，不足为访 。” 瑶即随行十数里， 暝色将起。石生曰：“尔可还矣 。”瑶曰 ：“窃慕高躅，愿效诚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 。”石生固辞，瑶追从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画地，遂为巨壑，而身亦腾为白虎，哮吼顾瞻，瑶惊骇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无人迹。自是石生不复经过矣。（出《集异记》）

刘牧

成应元事统云 ：“刘牧字子仁， 常居南沙野中。乐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欺之， 多伐树践囿 。”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 “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见牧则摇尾，牧曰 ：“汝来护我也？”虎辄俯首。历数年， 野人不敢侵。后牧卒，虎乃去。（出《独异志》）

姨虎

剑州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嘉陵江侧有妇人，年五十已来，自称十八姨，往往来民家，不饮不食。每教谕于人曰 ：“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若为恶事者，我常令猫儿三五个巡检汝 。”语未毕遂去，或奄忽不见。每岁，约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间知其虎所化也， 皆敬惧之焉。（出《录异记》）

崔韬

崔韬，蒲州人也。旅游滁州，南抵历阳。晓发滁州，至仁义馆，宿馆。吏曰 ：“此馆凶恶，幸无宿也 。”韬不听，负笈升厅。馆吏备灯烛讫，而韬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曰 ：“何故宿余衾而寝？韬适见汝为兽入来，何也？”女子起谓韬曰 ：“愿君子无所怪，亲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虎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妾今夜幸逢达人，愿察斯志 。”韬曰 ：“诚如此意，愿奉欢好 。”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余，复宿仁义馆。韬笑曰 ：“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 。”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其妻子曰 ：“往日卿所著之衣犹在 。”妻曰 ：“可令人取之 。” 既得， 妻笑谓韬曰：“妾试更著之 。”衣犹在请，妻乃下阶将兽皮衣著之才毕，乃化为虎， 跳踯哮吼， 奋而上厅， 食子及韬而去。（出《集异记》）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銛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连山，于数十步外夺下，身上拿攫之踪已有伤损。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众持枪围，使行言处于当心。至深夜，虎又跃入众中，攫行言而去。众人又逐而夺下，则伤愈多，行旅复卫而前进。白昼逐人，略不暂舍，或跳于前，或跃于后。时自于道左而出，于稠人丛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获，终不伤其同侣。须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报，逃之不获？（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牛　　　金牛 银牛 青牛 牛斗　潜牛 凉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伤人　邵桃根

牛异　　洛下人　宁茵　仲小小

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疮即愈，故汉人有至其国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汉人对曰 ：“吾国虫名为蚕，为人衣，食树叶而吐丝 。”外国人复不信有蚕。（出《金楼子》）新昌穴出山犊，似秦牛，常与蛇同穴。人以盐著手，夜入坎中取之，其舌滑者是蛇，其舌燥者则牛也，因引之而出焉。（出《交州志》）野牛高丈余，其头若鹿，其角丫戾，长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出《酉阳杂俎》）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见山穴开，中有钱焉，不知其数。田父入穴，负十千而归。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谓曰：“汝所失牛，其直几耶？”田父曰 ：“十千 。”人曰 ：“汝牛为山神所将，已付汝牛价，何为妄寻？”言毕，不知所在。 田父乃悟，遂归焉。（出《纪闻》）

金牛

长沙西南有金牛冈，汉武帝时，有一田父牵赤牛，告渔人曰 ：“寄渡江 。”渔人云：“船小，岂胜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 “于是人牛俱上。 及半江，牛粪于船。田父曰 ：“以此相赠 。”既渡，渔人怒其污船，以桡拨粪弃水，欲尽，方觉是金。讶其神异，乃蹑之，但见人牛入岭。随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处犹存。（出《湘中记》）增城县东北二十里，深洞无底。北岸有石，周围三丈。渔人见金牛自水出，盘于此石。义熙中，县人常于此潭石得金锁，寻之不已。俄有牛从水中引之，握不禁，以刀扣断，得数段，人遂致富，年登上寿。其后义兴周灵甫常见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锁如绳焉。灵甫素骁勇，往掩之，此牛制断其锁，得二丈许，遂以财雄也。（出《十道记》）

银牛

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骑白牛，蹊人田田父诃诘之。乃曰 ：“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 。”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银也。明年，世祖封禅焉。（出《酉阳杂俎》）

青牛

桓玄在南常出诣殷荆州，于鹳穴逢一老翁，群驱青牛，形色瑰异。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灵溪，骏駃非常。玄息驾饮牛，牛走入水不出。桓使觇守，经日绝迹。当时以为神物。（出《渚宫故事》）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见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红，戏于水际。一白衣老翁长可三丈，执鞭于其旁。久之，翁回顾见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跃而上，倏忽渐长，一举足，径上石公山顶，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牛斗

九真牛里牛，乃生溪上。牛里时时怒，共斗，即海沸涌。或出斗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雳。 号曰神牛。（出《异物志》）

潜牛

勾漏县大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每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出《酉阳杂俎》）

凉州人牛

天宝时，凉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长，不可拘制，因尔纵逸。他牛从之者甚众，恒于城西数十里作群，人不能制。其后牛渐凌暴，至数百，乡里不堪其弊，都督谋所以击之。会西胡献一鸷兽，状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问胡：“献此何用？”胡云 ：“搏噬猛兽 。” 都督以狂牛告之。 曰 ：“但有赏钱，当为相取 。”于是以三百千为赏。胡乃抚兽咒愿，如相语之状。兽遂振迅跳跃，解绳纵之，迳诣牛所。牛见兽至，分作三行，己独处中，埋身于土。兽乃前斗，扬尘暗野，须臾便还。百姓往视，坌成潭，竟不知是何兽。初随望其斗，见兽大如蜀马。斗毕，牛已折项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脏，盆盛以饲，兽累啖之，渐小如故也。（出《广异记》）

洛水牛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庐舍，靡不淹没。厥后香山寺僧云 ：“其日将暮，见暴雨水自龙门川北下，有如决海溃江。鼓怒之间，殷若雷震。有二黑牛于水上掉尾跃空而进。众僧与居人凭高望之，谓城中悉为鱼矣。俄见定鼎长夏二门阴曀开，有二青牛奋勇而出，相去约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惊澜。翕然遂低 。”（出《剧谈录》）

牛拜

桓冲

桓冲镇江陵，正会，当烹牛，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目中泪下。都督咒之曰 ：“汝若向我跪，当启活也 。”牛应声而拜，众皆异之。都督复曰 ：“谓汝若须活，遍拜众人 。”牛涕泪如雨，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启，遂杀牛。冲闻，大怒都督，痛加鞭罚也。（出《渚宫故事》）

光禄屠者

太和中， 光禄厨欲宰牝牛， 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换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与子，遂殒于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许，身入泥水，以头触物， 良久乃定。（出《原化记》）

朱氏子

广陵有朱氏子，家世勋贵，性好食黄牛，所杀无数。常以暑月中，欲杀一牛，其母止之曰 ：“暑热如此，尔已醉，所食几何，勿杀也 。”子向牛言曰 ：“汝能拜我，我赦汝 。”牛应声下泪而拜，朱反怒曰 ：“畜生安能会人言!”立杀之。 数日乃病，恒见此牛为厉，竟作牛声而死。（出《稽神录》）

牛偿债

卞士瑜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陈功授仪同，悭吝，常顾人筑宅，不还其价。作人求钱，卞父鞭之曰 ：“若实负钱，我死。当与尔作牛 。”须臾之间，卞父死，作人有牛产一黄犊，腰下有黑文，横给周匝，如人腰带。右胯有白纹斜贯，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 ：“卞公，何为负我？”犊即屈前膝，以头著地。瑜以钱十万赎之， 牛主不许，死乃收葬。（出《法苑珠林》）

路伯达

永徽中，汾州义县人路伯达，负同县人钱一千文。后共钱主佛前为誓曰 ：“我若未还公，吾死后，与公家作牛畜 。”话讫，逾年而卒。钱主家牸牛生一犊子，额上生白毛，成路伯达三字。其子侄耻之，将钱五千文求赎，主不肯与，乃施与湿成县启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级浮图。人有见者，发心止恶，竞投钱物，以布施焉。（出《法苑珠林》）

戴文

贞元中，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贪，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有邻人与之交利， 剥刻至多。 乡人积恨，乃曰 ：“必有神力照鉴 。”数年后，戴文病死，邻人家牛生一黑犊，胁下白毛，字曰戴文。闾里咸知，文子耻之，乃求谢，言以物熨去其字，邻人从之。既而文子以牛身无验， 乃讼邻人， 妄称牛犊有字。县追邻人及牛至，则白毛复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则应声而至。邻人恐文子盗去，则夜闭于别庑， 经数年方死。（出《原化记》）

河内崔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几，崔君卒于郡。 是日，寺有牛产一犊， 其犊顶上有白毛，若缕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曰 ：“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竟归其寺焉。（出《宣室志》）

王氏老姥

广陵有王氏老姥，病数日，忽谓其子曰 ：“我死，必生西溪浩氏为牛，子当寻而赎我，腹下有王字是也。 “顷之遂卒。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寻而得之，以束帛赎之而去。（出《稽神录》）

牛伤人

邵桃根

梁末邵桃根，襄阳人，家有一犊，肥充可爱，桃根恒自饲之。此犊恒逐桃根游行，每往官府聚会，犊虽系在家，而吼唤终不住。后一日，桃根晨起开门，犊忽从后觝根，肋穿流血。举家打去，已复嗔目，复来觝伤， 数日气绝。（出《广古今五行记》）

牛异

洛下人

唐先天年，洛下人牵一牛，腋下有一人手长尺余，巡坊而乞。（出《朝野佥载》）

宁茵

大中年，有宁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门声，称桃林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 ：“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 。”茵曰 ：“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荜既深，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 。”遂延入，语曰 ：“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 。”特曰 ：“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之颖考叔挟辀以走，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至于新野之战，恨不得腾跃其间。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今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犊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刍一束， 其人如玉。’ 其人如玉，即不敢当。生刍一束，堪令讽味 。”俄又闻人扣关曰 ：“南山斑寅将军奉谒 。”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 ：“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 ：“昔吴太伯为荆蛮，断发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 ：“老兄大妄， 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斗谷于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远祖固、婕妤，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及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蝉联不绝。后汉有班超投笔从戎， 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 。”超诘之，曰：‘君燕颔虎头，飞而食肉万里， 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形，但偷生耳。适闻松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尤增慰悦 。”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 ：“愿接老兄一局 。”特遂欣然为之。良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著。寅曰 ：“主人莫是高手否？” 茵曰 ：“若管中窥豹， 时见一斑 。”两斑笑曰：“大有微机，真一发两中 。”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饮，数巡，寅请备脯修以送酒。茵出鹿脯，寅啮决，须臾而尽。 特即不茹。 茵诘曰 ：“何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便不敢过饮。寅曰 ：“谈何容易!有酒如渑，方学纣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 。”特曰 ：“弟大是钟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动 。”后二斑饮过，语纷拿。特曰 ：“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也？”寅曰 ：“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抵，何也？”特曰 ：“弟夸猛毅之躯， 若值人如卞庄子，当为粉矣 。”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当为头皮耳 。”茵前有削脯刀，长尺余。茵怒而言曰 ：“宁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竞，但且饮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诗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 。”寅曰 ：“鄙谚云，鹁鸠树上鸣，意在麻子地 。”俱大笑。茵曰 ：“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 。”茵曰：“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 。”寅继之曰 ：“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琨 。”特曰 ：“无非悲宁戚，终是怯庖丁。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 。”茵览之曰 ：“大是奇才 。”寅怒， 拂衣而起曰 ：“宁生何党此辈! 自古即有斑马之才，岂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下，乃长揖而去 。”特亦怒曰 ：“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额，岂敢有人言誉耳。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辞。及明，视其门外，唯虎迹牛踪而已。宁生方悟，寻之数百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归京矣。（出《传奇》）

仲小小

临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众号仲野牛，平生以采猎为务。临洮巳西，至于叠宕?岷之境，数郡良田，自禄山以来，陷为荒徼。其间多产竹牛，其色纯黑，其一可敌六七骆驼，肉重千万斤者。其角，二壮夫可胜其一。每饮龁之处，则拱木丛竹，践之成尘。猎人先纵火逐之，俟其奔迸，则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镞，则挈锅釜，负粮糗，蹑其踪，缓逐之。矢毒既发即毙，踣之如山，积肉如阜。一牛致乾肉数千斤，新鲜者甚美，缕如红丝线。乾宁中，小小之猎，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惊忧，奔一深谷，谷尽，南抵一悬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堕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堕，累累接迹而进，三十六头，皆毙于崖下。积肉不知纪极，秦、成、阶三州士民，荷担之不尽。（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马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骢　唐玄宗龙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骢

曹洪　司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张纳之　宋蔡　舞马　续坤　杨翁佛　季南

赵固　韩晞　江东客马　陈璋

马

马、虏中护兰马，五白马也，亦曰玉面。谙真马，十三岁马也。以十三岁已下，可以留种。马八尺。戎马八尺，田马七尺，驽马六尺。瓜州饲马以槟草，沙州以茨萁，凉州以勃突浑，蜀以稗草。以萝卜根饲马，马肥。安北饲马以沙蓬狼针。大食国出解人语马。悉怛国怛干国出好马。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体名有输鼠外凫、乌头龙、翅虎口。猪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回毛在颈，白马黑毛，鞍下腋下回毛。左胁白毛，左右后足白，白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马白喙，旋毛在吻，后汗沟上通尾本，目赤睫乱及反睫，白马黑目，目白却视，并不可骑。夜眼名附蝉，户肝名县烽，亦曰鸡舌。缘秩方言，以地黄甘草啖， 五十岁生三驹。（出《酉阳杂俎》）吐火罗国波讪山阳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马尿流出，至七月平旦，石崖间有石阁道，便不见。至此日，厌哒人取草马，置池边与集，生驹皆汗血，日行千里。今名无数颇梨，随西域中浴，须臾即回。《图记》云：吐火罗国北有屋数颇梨山，即宋云所云波讪山者也。 南崖穴中， 神马粪流出。 商胡曹波比亲见焉。（出《洽闻记》）浴马港，疏水流也。汉时，常有马数百匹出其中。马形皆小，似巴滇马，遂名其孔为马穴。初得此马，乘出沔水上浴之，遂名其处曰浴马溉。沔顿宿，今名骑亭。三国时，陆逊攻襄阳，又值此穴中有马十匹，逊载还建业。（出《洽闻记》）汉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县治西，水有龙马，身长八九尺，龙形，有鳞甲，横文五色，龙身马首，顶有二角，白色，口衔一物， 长可三四尺。 凌波回顾， 百余步而没。（出《洽闻记》）西陵北陆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马穴，常有白马出此穴。人逐之，潜行出汉中。汉中人失马，亦出此穴，相去数千里。今马穴山在峡州夷陵。（出《洽闻记》）

周穆王八骏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马。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趋；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遍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王神智远谋，使辙迹遍于四海。故绝地之物，不期而自报。（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文帝九逸

汉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一名浮云，二名赤电，三名绝群，四名逸骠，五名紫燕骝，六名绿螭骢，七名龙子，八名鳞驹，九名绝尘，号名九逸。有来宣能御马，代王号为王良焉。（出《西京杂记》）

隋文帝狮子骢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鬃曳地，号狮子骢。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 ：“谁能驭之？”郎将裴仁基曰 ：“臣能制之。” 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抠目，马战不敢动，乃鞴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硙，骏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出《朝野佥载》）

唐玄宗龙马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质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 ：“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 ：“然 。”翁曰 ：“圣主当获龙马，则享国万岁，无劳采药耳 。”邕曰 ：“龙马安在？”答曰 ：“当在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之符，虽麟凤龟龙，不足以并其瑞 。”邕方命驾以后乘，遽亡见矣。邕大异之，顾谓从事曰 ：“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贞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真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骓毛，两胁有鳞甲，鬃尾若龙之鬣，嘶鸣真□笛之??音，日驰三百里。乾真讯其所自，会恩曰 ：“吾独有牝马，常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 。”乾真即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献之，上大悦，诏内闲厩异其刍豢，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出《宣室志》）

代宗九花虬

代宗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郭子仪。子仪固让久之。上曰 ：“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 。”子仪身长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贡也，额高九尺，毛拳如鳞，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即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故号九花虬。上往日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侍臣曰 ：“行宫去此几里？”奏曰 ：“四十里 。”上令速鞭，恐碍夜。而九花虬缓缓然，如三五里而已，侍从奔骤，无有及者。（出《杜阳编》）

德宗神智骢

德宗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骢，一号如意骝，皆如上意，故常谓之功臣。耳中有毛， 引之一尺。《马经》云 ：“耳中有毛者，日行千里 。”一日花柳方春，上游幸诸苑。侍者进瑞鞭，指二骢语近臣曰 ：“昔朕西幸，有二骏，谓之二绝。今获此鞭，可谓三绝 。”遂命酒饮之。因吟曰 ：“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开散碧蹄。玉勒斗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即中书舍人韩翃诗也。（出《杜阳编》）德宗幸梁洋，唯御骓马，号曰望云骓，驾还，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画为图。（出《国史补》）

曹洪

魏曹洪，武帝从弟，家盈产业，骏马成群。武帝讨董卓，夜行失马，洪以其所乘马曰白鹤，与武帝乘。此马走，唯觉耳中风声，脚似不践地。至深水，洪不能得渡。武帝引首上马，共济深水，行数百里，瞬息而至。下视马足，毛皆不湿，帝衣犹沾濡。时人谓乘风行也，为一代神骏。谚云 ：“凭空虚跃，曹家白鹤 。”（出《王子年拾遗记》）

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为荆州，宋公遣使围之。休之未觉，常所乘马，养于床前，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试鞴之，即不动。鞴讫还坐，马又惊跳，如此者数四。骑马即骤出门，奔驰数里，休之顾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获免。（出《渚宫故事》）

慕容廆

慕容廆初有赭白马，常自乘之。既为石虎所围，力弱，分将危陷，弃众将逃。以此马奔而鞴之，马见鞍，辄蹄啮不得近，乃止。俄而邺使至，石虎国有难，虎旋归。至是时，马年四十九岁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秦叔宝

唐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尝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 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 （出《酉阳杂俎》）

张纳之

德州刺史张纳之，一白马，其色如练。父雄为数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为考功郎中，改寿州刺史，又乘此马。敬之薨，弟纳之，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出为常州刺史。至今犹在，计八十余，极肥健，行骤，脚不散。（出《朝野佥载》）

宋蔡

广平宋蔡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蔡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 ：“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出《朝野佥载》）

舞马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为某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施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彗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棰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 惧暴而终不敢言。（出《明皇杂录》）

续坤

咸通乾符中，京师医者续坤颇得秦医和之术，评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皆可预言。适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服医药而愈，所酬帛甚多，仍以边马一匹留赠，马之骨相甚奇，然步骤多蹶。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芭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以贱价卖之。求骏者才试，还复如此，累月不售。邻伍有王生，货易于中贵之门， 颇甚贫窭，忽诣坤云 ：“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备行李。亦知驰骋非骏，但欲置于牵控之间 。”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自此经旬不至，谓其脱略亡逸。一旦复来，所直且逾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遗之。俄见王生，易衣装，致仆马，至于妻孥服饰，亦皆鲜洁。或曰 ：“王生卖马，金帛兼资，计三四百万。坤甚惊，试询其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 ：“某以无用之物，获价颇多，但未知驽劣之材，何以至此？”云 ：“初致马于青社监军，举足如有羁绊。及将还，途遇小马坊中使， 因遣留试。 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数日前， 魏博进一马， 毛骨大小与此同，圣人常乘打球， 骏异未有偶(御厩有马，毛色相类者，咸有其对。)。将到日，方遣调习步骤， 萦转如风， 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其后王生因大索起价，遂以四百万酬之。是以物逢时亦有数，不遇其主，则驽骥莫分。乃知耕莘野，筑傅岩，未遇良途，奚异于此。（出《剧谈录》）

杨翁佛(别鸟语)

汉广陵杨翁佛听鸟兽之音，乘蹇驴之野，田间有放眇马，相遇，鸣声相闻。翁佛谓其御者，彼放马目眇。其御曰 ：“何以知之？”曰 ：“骂此辕中马曰蹇，此马亦骂之曰眇 。”其御不信， 使往视之，目果眇焉。（出《论衡》）

季南

季南乘赤马行，逢人乘白马。白马先鸣，赤马应之。南谓从者曰 ：“白马言，汝南见一黄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快行相及也 。”须臾，果逢黄盲马， 白马先鸣，盲马应之。（出《抱朴子》）

赵固

晋赵固所乘马忽死，因问郭璞，璞曰 ：“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抱将归 。”于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马即能起，亦不见猴。（出《搜神记》）

韩晞

唐韩晞常知永丰仓。有一马，乘来日久，遇过客有一蜀马，啮颇甚。晞令取来，系于庭树。晞谓客曰 ：“此小马，岂能如此？但亦痛治耳 。”晞市圉人善骑调恶马，即令召之，遣取鞭辔。此马怒目，斜睨于晞。忽然掣缰走上阶，跑晞落床，屈膝于地，将啮之。时晞所乘马，系在别柱。见此，亦掣断缰，来啮此马。遂啮数口，方得免。众买此马，杀而食之。晞自后弥爱其马焉。（出《原化记》）

江东客马

顷岁，江东有一客，常乘一马，颇有至性。客常于饮处醉甚，独乘马至半路，沉醉，从马上倚着一树而睡，久不动，直至五更。客奴寻觅，方始扶策，而马当时倒地，久乃能起，病十余日方愈。此人无何，以马卖与宣州馆家。经二年，客后得一职，奉使至宣州。知马在焉，请乘此马。此马索视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跃此人于地，践啮颇甚，众救乃免。意恨其卖己也。（出《原化记》）

陈璋

淮南统军陈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升时执政，谓璋曰：“吾将诣公贺，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归，吾将至 。”璋驰一赤马而去。中路，马蹶而坠。顷之，升至，璋扶疾而出。升坐少选即去。璋召马数之曰 ：“吾以今日拜官，又议亲事，尔乃以是而坠我。畜生!”不忍即杀， 使牵去，勿与刍秣，饿杀之。是夕， 圉人窃具刍粟， 马视之而已，达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复召语之曰 ：“尔既知罪，吾赦尔 。”马跳跃而去。是夕， 乃饮饩如故。 璋后出镇宣城，罢归而薨。旬月，马亦悲鸣而死。（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马　　卢从事　韦有柔　吴宗嗣　汉威　于远　张全　王武　韦玭

骆驼　明驼　知水脉　风脚驼　两脚驼　白骆驼

骡　　白骡　推磨骡

驴　　僧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高东市人　贺世伯　王甲　汤安仁　王薰

卢从事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遗一黑驹，初甚蹇劣，传素豢养历三五年，稍益肥骏。传素未从事时，家贫薄，矻矻乘之，甚劳苦。然未常有衔橛之失，传素颇爱之。一旦，传素因省其槽枥，偶戏之曰 ：“马子得健否？”黑驹忽人语曰 ：“丈人万福 。”传素惊怖却走，黑驹又曰 ：“阿马虽畜生身， 有故须晓言， 非是变怪，乞丈人少留 。”传素曰：“尔畜生也，忽人语，必有冤抑之事，可尽言也。”黑驹复曰 ：“阿马是丈人亲表甥，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通儿者也。丈人不省贞元十二年，使通儿往海陵卖一别墅，得钱一百贯，时通儿年少无行，被朋友相引狭邪处，破用此钱略尽。此时丈人在远，无奈通儿何。其年通儿病死，冥间了了，为丈人征债甚急。平等王谓通儿曰：‘尔须见世偿他钱， 若复作人身，待长大则不及矣。当须暂作畜生身， 十数年间，方可偿也。’通儿遂被驱出畜生道，不觉在江陵群马中，即阿马今身是也。阿马在丈人槽枥，于兹五六年。其心省然，常与丈人偿债。所以竭尽驽蹇，不敢居有过之地，亦知丈人怜爱至厚，阿马非无恋主之心，然记佣五年，马畜生之寿已尽。后五日，当发黑汗而死，请丈人速将阿马货卖。明日午时，丈人自乘阿马出东棚门，至市西北角赤板门边，当有一胡军将，问丈人买此马者。丈人但索十万，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 。”言事讫，又曰：“兼有一篇，留别丈人。 乃骧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饱丈人刍。 今日相偿了， 永离三恶途。’”遂奋迅数遍，嘶鸣龁草如初。传素更与之言，终不复语。其所言表甥姓字，盗用钱数年月，一无所差。传素深感其事。明日，试乘至市角，果有胡将军恳求市。传素微验之，因贱其估六十缗。军将曰 ：“郎君此马，直七十千已上。请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试水草也 。”传素载其缗归。四日，复过其家，见胡军将曰 ：“嘻， 七十缗马夜来饱发黑汗毙矣 。”（出《河东记》）

韦有柔

建安县令韦有柔，家奴执辔，年二十余，病死。有柔门客善持咒者，忽梦其奴云 ：“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偿债。我求作马，兼为异色，今已定也 。”其明年，马生一白驹而黑目，皆奴之态也。后数岁，马可值百余千，有柔深叹其言不验。顷之，裴宽为采访使，以有柔为判官。裴宽见白马，求市之。问其价值，有柔但求三十千，宽因受之。有柔曰 ：“此奴尚欠十五千，当应更来 。”数日后，宽谓有柔曰：“马是好马，前者付钱，深恨太贱。”乃复以十五千还有柔。其事遂验。（出《广异记》）

吴宗嗣

军使吴宗嗣者，尝有父吏某从之贷钱二十万，月计利息。一年后，不复肯还，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数之曰 ：“我前世负汝钱，我今还矣。汝负我，当作驴马还我 。”因焚券而遣之。逾年， 宗嗣独坐厅事， 忽见吏白衣而至，曰 ：“某来还债 。”宗嗣曰 ：“已焚券，何为复来？”吏不答，径自入厩中。俄而厩人报马生白驹。使诣吏舍问之，云 ：“翌日已死矣 。”驹长卖之，正得吏所欠钱。（出《稽神录》）

孙汉威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厩中有马，遇夜，辄尾上放光，状若散火，惊群马，皆嘶鸣。汉威以为妖，仗剑斩之。数月，除卢州刺吏。（出《稽神录》）

于远

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也，常养良马数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马，奇毛异骨，人争观之。远闻之，酬以百金。 及马至厩中， 有一老姥扣门请一观。远问之曰：“马者骏逸也，豪侠少年好之，宜哉， 老母奚观？”老母曰：“我失一良马，十年游天下，访之不得。 每遇良马，必永日观之，未尝见一如我所失之马也。何阻一观，不以为惠 。”远因延入从容，出其马以示之。老母一见其马，因怒变色，回观远而言曰 ：“我马也 。”远曰 ：“老母之马，奚人卖？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 ：“为我昔日遇北邙山神为物伤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药疗之，目愈，遂以此马赐我。我得此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游四海之外，八荒之内，只如百里也。我常乘东过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问我此马焉。及夜，至西竺国，忽失此马。我自失此马以来，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访此马也。去年今日，流沙见一小儿，言有一异马如飞，倏然东去矣。我既知自东方，疑此马在中华，必有常人收得此马者。我故不远万里而来此， 今果得之。 我今当还君百金，马须还我。”远性癖好良马， 又闻此马之异， 深吝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暂留，以玩赏数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马，必有祸发。”远因亦怒老母之极言，遂令家僮十余人共守此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尽焚其宅财宝。远仍见姥入宅，自跃上此马而灭。（出《潇湘录》）

张全

益州刺史张全养一骏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张全左右皆不敢轻跨。每令二人晓夕以专饲饮。忽一日，其马化为一妇人，美丽奇绝，立于厩中，左右遽白张公。张公乃亲至察视。其妇人前拜而言曰 ：“妾本是燕中妇人，因癖好骏马，每睹之，必叹美其骏逸。后数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骏马一匹。遂奔跃出，随意南走，近将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于君厩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为一畜，泪下入地。被地神上奏于帝，遂有命再还旧质，思往事如梦觉 。”张公大惊异之，安存于家。经十余载，其妇人忽尔求还乡。张公未允之间，妇人仰天，号叫自扑，身忽却化为骏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出《潇湘记》）

王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能媚于豪贵，忽知有人货骏马，遂急令人多与金帛，于众中争得之。其马白色，如一团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龙驹，驰骤之驶，非常马得及。王武将以献大将军薛公，乃广设以金鞍玉勒，间之珠翠，方伺其便达意也。其马忽于厩中大嘶一声后化为一泥塑之马立焉。武大惊讶，遂焚毁之。（出《大唐奇事》）

韦玭

京兆韦玭，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县庄。性不喜??书，好驰骋田弋。马有蹄啮不可羁勒者，则市之。咸通末，因来汜水，饮于市，酣歌之际，忽有鬻白马者曰：“此极驵骏 。” □比乘之于衢， 曰 ：“善，可著鞭矣 。”遂市之。日晏乘归，御之铁鞭。一仆以他马从。既登东原，绝驰十余里， 仆不能及。复遗铁鞭，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沟畎，而比酒困力疲，度必难禁矣。马方骤逼大桑下， 比遂跃上?? ??高枝中，以为无害矣。马突过数十步，复来桑下，瞑目长鸣，仰视比而长鸣蹶地。少?? 顷，啮桑木本，柿落如掌。卧即或龁草于十步五步内，旋复来啮不已，桑本将半焉。玭惧其桑之颠也，遥望其左数步外有井。伺马之休于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马亦随入，□比与马俱殒焉。（出《三水小牍》）

骆驼

明驼

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出《酉阳杂俎》）

知水脉

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处掘之，辄得水。（出《博物志》）

风脚驼

于阗国有小鹿，角细而长，与驼交，生子曰风脚驼。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出《洽闻记》）

两脚驼

悒恒国治鸟浒河南，本汉大月氏地。刘番《梁典》云： ??出两脚骆驼。(原缺出处， 明抄本、 陈校本作出《洽闻记》)（出《洽闻记》）

白骆驼

哥舒翰常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出《明皇杂录》）

骡

白骡

唐玄宗将登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劳也。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久之，谥之曰“白骡将军”。 命有司具槥椟，垒石为墓。墓在封禅坛北数里，至今存焉。（出《开天传信记》）

推磨骡

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因卖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莹润可爱。（出《酉阳杂俎》）

驴

僧朗

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樵者往往听其鸣响。土人言 ：“金驴一鸣，天下太平 。”（出《酉阳杂俎》）

厌达国

西域厌达国，有寺户以数头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能往返，寅发午至，不差晷刻。（出《酉阳杂俎》）

村人供僧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绐之曰 ：“驴 。”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后知其诈，咒效亦歇。（出《酉阳杂俎》）

张高

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有一驴，育之久矣。唐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营饭僧之具。出里门，驴不复行，击之即卧。乘而鞭之，驴忽顾和曰 ：“汝何击我？”和曰 ：“我家用钱二万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击也？”和甚惊。驴又曰 ：“钱二万不说，父骑我二十余年，吾今告汝人道兽道之倚伏，若车轮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无何，汝饲吾丰。昨夜汝父就吾算，侵汝钱一缗半矣。汝父常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汝强骑我， 我亦骑汝。 汝我交骑，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肤，不啻直二万钱也。只负汝一缗半，出门货之，人酬尔。然而无的取者，以他人不负吾钱也。麸行王胡子负吾二缗，吾不负其力，取其缗半还汝，半缗充口食，以终驴限耳。“和牵归，以告其母。母泣曰 ：“郎骑汝年深，固甚劳苦。缗半钱何足惜，将舍债丰秣而长生乎？”驴摆头。又曰 ：“卖而取钱乎？”乃点头。遽令货之，人酬不过缗半，且无必取者。牵入西市麸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缗半易，问之，其姓曰王。自是连雨，数日乃晴。和觇之，驴已死矣，王竟不得骑，又不负之验也。和东邻有金吾郎将张达，其妻，李之出也。余尝造焉，云见驴言之夕， 遂闻其事。且以戒贪昧者，故备书之。（出《续玄怪录》）

东市人

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 骑驴市凶具， 行百步，驴忽语曰：“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麸家，欠我钱五千四百文，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 。”其人惊异，即牵往。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及诣麸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卖之。两宿而死。（出《酉阳杂俎》）

贺世伯

北齐时，曲安贺世伯年余六十，家有小驴，未经调习，使儿乘之，二儿更亦被扑。世伯嗤之曰 ：“伫劣小子，诚无堪。我虽年老，不须鞴鞍，犹能控制 。”遂即踯上。驴惊迅跳走，世伯荒忙跳下，仅得免扑。其夜在堂内，与所亲宴聚。世伯欲睡，忽然惊起，以手掩额。家人怪问，云 ：“吾梦调此驴，以杖击之，误打吾额。今痛热如汤，肿大如梨 。”往看其驴，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甲

隋大业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时言未然之事，闾里敬信之。一旦，忽谓人曰 ：“今当有人牵驴一头送来 。”至日午，果有一人牵驴一头送来，涕泣说言，早丧父，其母寡，养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驴而往。墓在伊水东，欲渡伊水，驴不肯行。鞭其头面伤，流血。既至墓所，放驴而祭，俄失其驴。其日，妹在兄家，忽见其母入来，头面流血，形容毁悴，号泣告女 ：“我生时，避汝兄送米五斗与汝，坐得此罪。报受驴身，偿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挞我，头面尽破，仍期还家更苦打我。我走来告汝，吾今偿债垂毕，何太非理相苦也 。”言讫出门，寻之不见，唯见驴头面流血，如母伤状，女抱以号泣。兄回，怪而问之。女以状告。于是兄妹抱持恸哭，驴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请。若是母者，愿为食草。驴即为食，即而复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备刍粟，送王五戒处。后死，兄妹收葬焉。（出《法苑珠林》）

汤安仁

唐京兆汤安仁家富，素事慈门寺僧，以义宁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盗他驴，于家杀之，以驴皮遗安仁。至贞观三年，安仁遂见一人于路，谓安仁曰 ：“追汝使明日至，汝当死也 。”安仁惧，迳至慈门寺，坐佛殿中，经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骑并步卒数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见安仁，呼汤安仁。不应而念诵愈专。鬼相谓曰 ：“昨日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与去。留一人守之， 守之者谓安仁曰 ：“君往日杀驴，驴今诉君。使我等来摄君耳。终须共对，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 ：“往日他盗自杀驴，但以皮与我耳。非我杀，何为见追？诸君还，为我语驴，我本不杀汝，然今又为汝追福，于汝有利，当舍我也 。”此人许诺，曰 ：“驴若不许，我明日更来，如其许者，不来矣 。”言毕而出。明日遂不来。安仁于是为驴追福，举家持戒菜食云尔。卢文砺说之，安仁今见在。（出《法苑珠林》）

王薰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常一夕，有三数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饭食，烛前忽有巨臂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 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 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 ：“幸君与我肉，今食且尽，愿君更赐之 。”薰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 ：“此必怪也，伺其再来，当断其臂 。”顷之果来，找剑斩之。臂既堕，其身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流满地。明日，因以血踪寻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问民，民曰：“家养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 。”薰具言其事，即杀而食之。（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犬上　华隆 杨生 崔仲文 张然 杨褒　郑韶 柳超 姚甲 刘巨麟 章华　范翊 郭钊 卢言

赵叟 陆机　石玄度 齐琼 石从义 田招 裴度

华隆

晋泰兴二年，吴人华隆，好弋猎，畜一犬，号曰“的尾”，每将自随。隆后至江边，被一大蛇围绕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华隆僵仆无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复路间。家人怪其如此，因随犬往。隆闷绝委地，载归家，二日乃苏。隆未苏之间，犬终不食。自此爱惜，如同于亲戚焉。（出《幽明录》）

杨生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者畜一犬，怜惜甚至，常以自随。后生饮醉，卧于荒草之中。时方冬燎原，风势极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觉。犬乃就水自濡，还即卧于草上。如此数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尔后生因暗行堕井，犬又嗥吠至晓。有人经过，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视之，见生在焉。遂求出己，许以厚报，其人欲请此犬为酬。生曰 ：“此狗曾活我于已死，即不依命，余可任君所须也 。”路人迟疑未答。犬乃引领视井，生知其意，乃许焉。既而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犬夜走还。（出《记闻》）

崔仲文

安帝义熙年，谯县崔仲文与会稽石和俱为刘府君抚吏。仲文养一犬，以猎麋鹿，无不得也。和甚爱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与。和及仲文入山猎，至草中杀仲文，欲取其犬，犬啮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后诸军出猎，见犬守尸。人识其主，因还启刘抚军。石和假还，至府门，犬便往牵衣号吠。人复白抚军，曰 ：“此人必杀犬主 。”因录之，抚军拷问，果得其实，遂杀石和。（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然

会稽张然滞役，有少妇无子，唯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通。然素养一犬，名乌龙，常以自随。后归，奴欲谋杀然，盛作饮食，妇语然 ：“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 。”奴已张弓拔矢，须然食毕。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饭掷狗，祝曰 ：“养汝经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唯注睛视奴。 然拍膝大唤曰 ：“乌龙 。”狗应声伤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妻付县，杀之。（出《续搜神记》）

杨褒

杨褒者，庐江人也，褒旅游至亲知舍。其家贫无备，舍唯养一犬，欲烹而饲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视褒，异而止之，不令杀。乃求之，亲知奉褒，将犬归舍。经月余，常随出入。褒妻乃异志于褒，褒莫知之。经岁时，后褒妻与外密契，欲杀褒。褒是夕醉归，妻乃伺其外来杀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啮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伤甚矣。邻里俱至，救之。褒醒，见而搜之，果获其刀。邻里闻之，送县推鞠，妻以实告。褒妻及怀刀者，并处极法。（出《集异记》）

郑韶

郑韶者，隋炀帝时左散骑常侍，大业中，授闽中太守。韶养一犬，怜爱过子，韶有从者数十人。内有薛元周者，韶未达之日，已事之，韶迁太守，略无恩恤。元周念恨，以刃久伺其便，无得焉。时在闽中，隋炀帝有使到，韶排马远迎之，其犬乃衔拽衣襟，不令出宅。馆吏驰告去云 ：“使入郭。韶将欲出，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缚之于柱。韶出使宅大门，其犬乃掣断绳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抚犬曰 ：“汝知吾有不测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队内，咬杀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剑耳。（出《集异记》）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为谏议大夫，因得罪，黜于岭外。超以清俭自守，凡所经州郡，不干挠廉牧以自给，而领二奴掌阁、掌书，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郁愤成疾。 二奴欲图其资装， 乃共谋曰：“可奉毒药于谏议，我等取财而为良人，岂不好乎？”掌书曰：“善。” 掌阁乃启超曰 ：“人言有密诏到，不全谏议命，谏议家族将为奈何？” 超曰 ：“然，汝等当修馔， 伺吾食毕，可进毒于吾，吾甘死矣 。”掌阁等闻言，乃备珍馔。掌阁在厨修办，掌书进之于超。超食次，忽见其犬，乃分与食之，涕泣抚犬曰 ：“我今日死矣，汝托于何人耶？”犬闻之不食，走入厨，乃咬掌阁喉；复至堂前，啮掌书，二奴俱为犬所害。超未晓其事。后经数日，敕诏还京，而复雪免， 方知其犬之灵矣。（出《集异记》）

姚甲

吴兴姚氏者，开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养二犬，在南亦将随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壮，谋害其主，然后举家北归。姚所居偏僻，邻里不接，附子忽谓主云 ：“郎君家本北人，今窜南荒，流离万里，忽有不祥，奴当扶持丧事北归。顷者以来，已觉衰惫，恐溘然之后，其余小弱，则郎君骸骨，不归故乡，伏愿图之 。” 姚氏晓其意， 云 ：“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尔虑之 。”姚请至明晨。及期， 奴父子俱膳，劝姚饱食。奉觞哽咽。心既苍黄，初不能食，但以物饲二犬。值奴入持，因抚二犬云 ：“吾养汝多年，今奴等杀我，汝知之乎？”二犬自尔不食， 顾主悲号。须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断而毙。一犬遽入厨，又咋其少奴喉，亦断。又咋附子之妇，杀之。姚氏自尔获免。（出《广异记》）

刘巨麟

刘巨麟开元末为广府都督，在州恒养一犬，雄劲多力，犬至驯附，有异于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护，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 ：“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 ：“我行部从如云，宁有非意之事 。”使家人关犬而出。上马之际，犬亦随之。忽咋一从者喉中，顷之死。巨麟惊愕，搜死者怀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捶此仆，故修其怨，私欲报复，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难。（出《广异记》）

章华

饶州乐平百姓章华，元和初，常养一犬，每樵采入山，必随之。比舍有王华者，往来犬辄吠逐。三年冬，王华同上山林采柴，犬亦随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华，盘踞于地，然犹未伤，乃踞而坐。章华叫喝且走，虎又舍王华，来趁章华。既获，复坐之。时犬潜在深草，见华被擒，突出，跳上虎头，咋虎之鼻。虎不意其来，惊惧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袭其主口取气，即吐出涎水。如此数四，其主稍苏。犬乃复以口袭王华之口，亦如前状。良久，王华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状，一夕而毙矣。（出《原化记》）

范翊

范翊者，河东人也。以武艺授裨将，养一犬，甚异人性。翊有亲知陈福，亦署裨将。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绵绮，时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气而蔑福，因成仇恨，乃暗构翊罪。潜状申主帅。主帅不晓其由，谓其摭实，乃停翊职。翊饮恨而归，福乃大获补署。其犬见翊沉废，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断其首，衔归示翊。翊惊惧，将福首级，领犬诣主帅请罪。主帅诘之，翊以前事闻。主帅察之， 却归翊本职。 其犬主帅留在使宅。（出《集异记》）

郭钊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钊命市纹缯丝帛余段，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 ：“好阅佛氏《金刚经》， 自孩稚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 。”钊叹曰 ：“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 。”遂释放阍者。（出《宣室志》）

卢言

卢言者，上党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见一犬羸瘦将死矣。言悯之，乃收养。经旬日，其犬甚肥悦。自尔凡所历郡邑，悉领之。后将抵亳，忽于市肆遇友人邀饮，大醉而归，乃入房就寝。俄而邻店火发，犬忙迫，乃上床，于言首嗥吠，乃衔衣拽之。言忽惊起，乃见火已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难。（出《集异记》）

赵叟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冈之上，其下有龛，豁若堂，中有贫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儿，病足伛偻，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食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龛中。时大雪，叟无衣，裸形俯地，且战且呻。其群犬俱集于叟前，摇尾而嗥。已而环其衽席，竞以足拥叟体，由是寒少解。后旬余，竟以寒死其龛。犬俱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出《宣室志》）

陆机

晋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有家客献快犬曰黄耳。机任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机羁官京师，久无家问。机戏语犬曰 ：“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否？”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犬颈。犬出驿路，走向吴， 饥则入草噬肉，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载渡。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向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复系犬颈。犬复驰还洛。计人行五旬，犬往还才半。后犬死，还葬机家村南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之为“黄耳冢”。（出《述异记》）

石玄度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黄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爱之异常，每衔食饲之。及长成，玄度每出猎未归，犬母辄门外望之。后玄度患气嗽，渐就危笃。医为处方，须白狗肺焉。市索卒不得，乃杀所畜白狗，取肺以供汤用。既而犬母跳跃嗥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煮狗，与客食之，投骨于地，犬母辄衔置屋中。食毕，乃移入后园中一桑树下，爬土埋之。日夕向树嗥吠，月余方止。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于卒。终谓左右曰 ：“汤不救我疾，实枉杀此狗。”其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焉。（出《述异记》）

齐琼

唐禁军大校齐琼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中衔，至于剧宪。家畜良犬四，常游畋广囿，辄饲以粱肉。 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食已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 令仆伺其所往， 则北垣枯窦， 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齐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箧牝犬归，以贩茵席之，余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知感。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又更律琯，齐亦殂落。犬嗥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 将有事于丘陇，则留獒以御奸盗。及悬窆之夕，犬独以足爬土成坳，首扣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出《集异记》石从义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有犬生数子，其一献戎帅琅琊公。自小至长，与母相隔。及节使率大将与诸校会猎于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于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状名。猎罢，各逐主归。自是其子逐日于使厨内窃肉，归饲其母。至有衔其头肚肩胁，盈于衙将之家，衙中人无有知者。（出《玉堂闲话》）

田招

田招者，广陵人也。贞元初，招以他事至于宛陵。时招有表弟薛袭在彼。袭见招至，主礼极厚。 因一日， 招谓袭曰：“我思犬肉食之 。”袭乃诸处觅之，了不可得。招曰 ：“汝家内犬何用，可杀而食之。”袭曰：“此犬养来多时，谁忍下手？”招曰 ：“吾与汝杀之 。”言讫，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觅。后经旬日，招告袭将归广陵，袭以亲表之分，遂重礼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见袭犬在道侧，招认而呼之，其犬乃摇尾随之。招夜至旅店，将宿，其犬亦随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衔归焉。袭惧，遂以兹事白于州县。太守遣人覆验，异而释之。（出《集异记》）

裴度

裴令公度性好养犬，凡所宿设燕会处，悉领之，所食物余者，便和碗与犬食。时子婿李甲见之，数谏。裴令曰 ：“人与犬类，何恶之甚？”犬正食，见李谏，乃弃食，以目视李而去。裴令曰 ：“此犬人性，必仇于子，窃虑之 。”李以为戏言。将欲午寝，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见之，乃疑犬仇之。犬见未寝，又出其户。李见犬去后，乃以巾栉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状如人寝。李乃藏于异处视之。逡巡，犬入其户，将谓李已睡，乃跳上寝床，当喉而啮，啮讫知谬，犬乃下床愤跳，号吠而死。（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坚　王瑚　李德　温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义　胡志忠　韩生　杜修己　袁继谦

李道豫

安国李道豫， 宋元嘉中， 其家犬卧于当路。豫蹶之，犬曰：“汝即死，何以踏我？”豫未几而卒。（出《述异记》）

朱休之

有朱休之者，元嘉中，与兄弟对坐之际，其家犬忽蹲视二人而笑，因摇头而言曰 ：“言我不能歌，听我歌梅花。今年故复可，那汝明年何？”其家靳犬不杀。 至梅花时，兄弟相斗，弟奋戟伤兄，收系经年。至夏，举家疫死。（出《集异记》）

李叔坚

汉汝南李叔坚少为从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请杀之。叔坚曰 ：“犬马谕君子，见人行而效之，何伤也？“后叔坚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惊，叔坚亦无所怪。犬寻又放灶前畜火，家人益惊愕，叔坚曰 ：“儿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烦邻里，亦何恶也？”居旬日，犬自死，竟无纤芥之灾，而叔坚终享大位。（出《风俗通》）

王瑚

山阳王瑚字孟琏，为东海兰陵人。夜半时，有黑帻白单衣吏诣县扣阁。迎之，忽然不见，如是数年。后伺之，见一老狗黑头白躯，犹故至阁。使人以白， 孟琏杀之，乃绝。（出《搜神记》）

李德

司空东莱李德停丧在殡，忽然见形，坐祭床上，颜色服饰，真德也。见儿妇孙子，次戒家事，亦有条贯。鞭朴奴婢，皆得其过。饮食既饱，辞诀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断绝，如是四五年。其后饮酒多，醉而形露，但见老狗，便共打杀。因推问之，则里中沽酒家狗也。（出《搜神记》）

温敬林

晋秘书监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妇桓氏，忽见林还，共寝处，不肯见子弟。兄子来见林，林小开窗，出面见之。后酒醉形露，是邻家老黄狗，乃打死之。（出《幽明录》）

庾氏

太叔王氏后娶庾氏女，年少美色。王年六十，常宿外，妇深无忻。后忽一夕见王还，燕婉兼常，昼坐，因共食。奴从外来，见之大惊，以白王。王遽入，伪者亦出，二人交会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真王便先举杖打伪者，伪者亦报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与手。王儿乃突前痛打，遂成黄狗。王时为会稽府佐。门士云，恒见一老黄狗，自东而来。其妇大耻，发病死。（出《续搜神记》）

沈霸

吴兴沈霸，太元中，梦女子来就寝，同伴密察，唯见牝狗，每待霸眠，辄来依床。疑为魅，因杀而食之。霸复梦青衣人责之曰 ：“我本以女与君共事，若不合怀，自可见语，何忽乃加耻欤？可以骨见还 。”明日，收骨葬冈上， 从是乃平复。（出《异苑》）

田琰

北平田琰，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 ：“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 。”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著而入。琰随后逐之， 见犬将升妇床， 便打杀之。 妇羞愧病死。（出《搜神记》）

王仲文

宋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缑氏县北。得休，因晚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与仲文奴并击之，不胜而走。未到家，伏地俱死。（出《搜神记》）

崔惠童

唐开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万敌者性至暴，忍于杀害。主家牝犬名“黄女”， 失之数日。适主召万敌，将有所使。黄女忽于主前进退，咋万敌。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则隐，主家怪焉。万敌首云 ：“前数日，实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 。”初不信，万敌云 ：“见埋其首所在 。”取以为信，由是知其冤魂。（出《广异记》）

李义

唐李义者，淮阴人也。少亡其父，养母甚孝，虽泣笋卧冰，未之过也。及母卒，义号泣，至于殡绝者数四，经月余，乃葬之。及回至家，见其母如生，在家内。起把义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复生，尔葬我之后，潜自来，尔不见我 。”义喜跃不胜，遂侍养如故，仍谓义曰 ：“慎勿发所葬之柩。若发之，我即复死 。”义从之。后三年，义夜梦其母，号泣踵门而言曰 ：“我与尔为母，宁无劬劳襁褓之恩？况尔少失父，我寡居育尔，岂可我死之后，三年殊不祭飨？我累来，及门，即以一老犬守门，不令我入。我是尔母，尔是我子，上天岂不知？尔若便不祭享，必上诉于天 。”言讫，号泣而去。义亦起逐之，不及。至曙，忧疑怆然，无以决其意。所养老母乃言 ：“我子今日何颜色不乐于我？必以我久不去世，致尔色养有倦也 。”义乃泣言 ：“实以我夜梦一不祥事，于母难言，幸勿见罪 。”遂再犹豫。数日，复梦其母，及门号叫，抚膺而言曰 ：“李义，尔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极! 自葬我后，略不及我冢墓，但侍养一犬。然我终上诉于天，尔当坐是获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尔 。”言讫又去，义亦逐之不及。至曙，潜诣所葬之冢，祝奠曰 ：“义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岂无母之恩也，岂无子之情也？至於母存日，冬温夏凊，昏定晨省，色难之养，未尝敢怠也。不幸违慈颜，已有终天之痛。苟存残喘，本欲奉祭祀也。及葬母之日，母又还家再生，今侍养不缺。且两端不测之事，剸裁无计，迟回终日，何路明之？近累梦母悲言相责，即梦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从梦中母言，又恐伤在家之母；从在家之母言，又虑梦中之事实。哀哉!此为子之难，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讫大哭，再奠而回。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义而谓之曰 ：“我与尔为母，死而复生。再与尔且同生路， 奈何忽然迷妄， 却於空冢前破其妖梦？是知我复死也 。”乃仆地而绝。义终不测之。 哀号数日，复谋葬之。既开其冢，是其亡母在是棺中。惊走而归，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极老黑犬跃出，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胡志忠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使之越，夜梦一物，犬首人质，告忠曰：“某不食岁余，闻公有会稽之役，必当止吾馆矣。能减所食见沾乎？”忠梦中不诺， 明早遂行， 夜止山馆。馆吏曰 ：“此厅常有妖物，或能为祟。不待寝食，请止东序 。”忠曰 ：“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进膳。方下箸次，有异物其状甚伟，当盘而立。侍者慑退，不敢傍顾。志忠彻炙，乃起而击之，异物连有伤痛之声，声如犬，语甚分明，曰 ：“请止请止!若不止，未知谁死。”忠运臂愈疾，异物又疾呼曰 ：“斑儿何在？”续有一物，自屏外来，闪然而进。忠又击之，然冠隳带解，力若不胜。仆夫无计能救，乃以扑， ??罗曳入于东阁，颠仆之声，如坏墙然。未久，志忠冠带俨然而出，复就盘命膳。卒无一言。唯顾其阁，时时咨嗟而已。明旦将行，封署其门，嘱馆吏曰 ：“俟吾回驾而后启之。尔若潜开，祸必及尔 。”言讫遂行。旬余，乃还止于馆，索笔砚，泣题其户曰 ：“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胡为万金子，而与恶物争。休将逝魄趋府庭，止于此馆归冥冥 。”题讫，以笔掷地而失所在。执笔者甚怖，觉微风触面而散。吏具状申刺史，乃遣吏启其户，而志忠与斑黑二犬，俱仆于西北隅矣。（出《集异记》）

韩生

唐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 ：“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罪？”乃令扑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扑。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窥之。忽见韩生所畜黑犬至厩中，且嗥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既挟鞍致马上，驾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击马，跃而过。黑衣者乘马而去，过来既，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去，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历历可辨，直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马迹方绝。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俯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穴。于野，有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 ：“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 ：“吾已收在□练石下。 吾子无以为忧 。” 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则吾属不全矣 。”黑衣人曰 ：“谨受教 。”褐衣者曰 ：“韩氏稚儿有字乎？”曰 ：“未也，吾伺有字，即编于名籍，不敢忘。 “褐衣者曰 ：“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唯而去。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诱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乃次所闻，遂穷□练石下， 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异，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邻居士子千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墓，墓中有数犬，毛状皆异，尽杀之以归。（出《宣室志》）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馔。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内，欲啮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 ：“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 。”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忽一日，方在室内同寝，修己自外入，见之，即欲杀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归薛贇。后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贇家，口衔薛氏髻而背负走出。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负薛氏直入恒山内潜之。每至夜，即下山，窃所食之物，昼即守薛氏。经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虽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于山中抚养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逦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诣薛贇以告。薛氏乃令家人取至家。后其所生子年七岁，形貌丑陋，性复凶恶。每私走出，去作盗贼。或旬余，或数月，即复还。薛贇患之，欲杀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 ：“尔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时我不忍杀。尔今日在薛家，岂合更不谨。若更私走，出外为贼，薛家人必杀尔。恐尔以累他，当改之 。”其子大号哭而言曰 ：“我禀犬之气而生也，无人心，好杀为贼，自然耳，何以我为过？薛贇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 当与我一言，何杀我也？ 母善自爱，我其远去不复来 。”薛氏坚留之，不得，乃谓曰 ：“去即可，又何不时来一省我也？我是尔之母，争忍永不相见 。”其子又号哭而言曰 ：“后三年，我复一来矣 。”遂自携剑，拜母而去。及三年， 其子果领群盗千余人， 自称白将军。既入拜母后，令群盗尽杀薛贇之家，唯留其母。 仍焚其宅，携母而去。（出《潇湘录》）

袁继谦

少将袁继谦郎中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素多凶怪，昏曀，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敬惧，莫遂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声至浊，举家怖惧，谓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晦，观之既久，似黄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铁挝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输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举家大笑而安寝。（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羊　月氐稍割　西域大羊　宾青羊　齐讼者　梁文　顾霈　潘果　李审言　杨氏

　陈正观　安甲

豕　燕相　杜愿　都末　刘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汤应　安阳书生　吴郡士人

晋州屠儿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军人

月氐稍割

月氐有羊大尾，稍割以供宾，亦稍自补复。有大秦国，北有羊子，生于土中。秦人候其欲萌，为垣以绕之。其脐连地，不可以刀截，击鼓惊之而绝。因跳鸣食草，以一二百口为群。（出《异物志》）

西域大羊

僧玄奘至西域， 大雪山高岭上有一村，养羊大如驴。（出《酉阳杂俎》）

宾青羊

□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出《酉阳杂俎》）

齐讼者齐庄公时，有里徵者，讼三年而狱不决。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证于社。二子将羊而刺之，洒其血，羊起触二子，殪于盟所。（出《独异志》）

梁文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皂帐，常在其中。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 ：“授手来 。”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杀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出《搜神记》）

顾霈

顾霈者，吴之豪士也，曾送客于升平亭。时有沙门流俗者在座中，主人欲杀一羊，羊绝绳，因走来投此道人，穿头向袈裟下。主人命将去杀之，即行炙。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下，觉炙走行皮中，痛毒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焉，炙犹动摇。乃破肉视之，故是一脔肉耳。道人于此得疾，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而卒。（出《搜神记》）

潘果

唐京师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时，任都水小吏。归家，与少年数人出田游戏。过于冢间，见一羊为牧人所遗，独立食草。果因与少年捉之，将以归家。其羊中路鸣唤，果惧主闻，乃拔却羊舌，于夜杀食之。后经一年，果舌渐缩尽。陈牒解吏，富平县令郑余庆疑其虚诈，令开口验之，乃见全无舌，根本才如豆许不尽。官人问之因由。果取纸，书以答之。元状官之时弹指，教令为羊追福，写《法华经》。 果发心信教，斋戒不绝，为羊修福。后经一年，舌渐得生，平复如故。又请官陈牒，县官用为里正。余庆至贞观十八年，为监察御吏，自向说尔。（出《法苑珠林》）

李审言

万寿年中，长安百姓李审言忽得病如狂，须与羊同食。家人无以止，求医不效。后忽西走，近将百里，路傍遇群羊，遽走入其内。逐之者方至，审言已作为一大羊，于众中不能辨认。及家人齐至，泣而择之。其一大羊，乃自语曰 ：“将我归，慎勿杀我。我为羊快乐，人何以比？”遂将归饲养，以终天年。（出《潇湘录》）

杨氏

长安杨氏宅恒有青衣妇人，不知其所由来。每上堂，直诣诸女曰 ：“天使吾与若女友 。”悉惊畏而避之，不可，则言词不逊。所为甚鄙，或裸体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间，与男子调戏，猛而交秽。擒捕终不可得。一日，悉取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胜其忿，极口骂之。遂大肆丑言，发其内事，纤毫必尽。如此十余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辄来，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会杨氏所亲，自远而至，具为说之。此人素有胆，使独止其宅，夜张灯自卧，妇人果来。伪自留之寝宿，潜起匿其所曳履。求之不得，狼狈而去。取履视之，则羊蹄也。以计寻之，至宅东寺中，见长生青羊，而双蹄无甲，行甚艰蹶。赎而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陈正观

颍川陈正观斫割羊头极妙。天宝中，有人诣正观，正观为致饮馔。方割羊头，初下刀子，刺其熟脑，正观暂乃洗手，头作羊鸣数声。正观便尔心悸，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安甲

州有民姓安者，世为屠业。 家有牝羊并羔。 一日，欲刲其母，缚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双跪前膝，两目涕零，安生亦惊异之。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唤一童稚共事刲宰，而回遽失刀，乃为羔子衔之，致墙根下，而卧其上。安生俱疑为邻人所窃，又惧诣市过时，且无他刀，极挥霍。忽转身跃起羔儿，见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顿悟，解下母羊并羔，并送寺内乞长生。 自身寻舍妻孥， 投寺内竺大师为僧， 名守思。（出《玉堂闲话》）

豕

燕相

朔人有献大豕于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见梦于燕相曰 ：“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秽。伏君之灵得化，今始得为鲁之津伯也 。”（出《符子》）

杜愿

晋杜愿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愿爱念，年十岁，泰元三年，暴病死。后数月，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后官长新到，愿将以作礼，就捉杀之。有比丘忽至愿前，谓曰 ：“此豚是君儿也，如何百余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见。愿寻视，见在云中，腾空而去。云气充布，弥日乃歇。（出《法苑珠林》）

都末

莎车王杀于阗王，于阗大人都末出见野豕，欲搏之，乃人语曰 ：“无杀我，为汝杀莎车 。”都末异之，即与兄弟共杀莎车王。（出《张王番汉记》）

刘胡

后魏植货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年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邻人谓胡兄弟相斗，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入道焉。（出《伽蓝记》）

耿伏生

隋冀州临黄县东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资产。隋大业十一年，伏生母张氏避父将绢两疋与女。数岁后，母亡，变作母猪，生在其家，复产二豚。伏生并已食尽，遂更不产。伏生即召屠儿出卖，未取之间，有一客僧从生乞食，即于生家少憩。僧将一童子入猪圈中游戏。猪与之言 ：“我是伏生母，为往日避生父眼，取绢两疋与女，我坐此罪，变作母猪。生得两儿，被生食尽。还债既毕，更无所负。欲召屠儿卖我，请为报之 。”童子具陈向师，师时怒曰 ：“汝甚颠狂，猪那解作此语 。”遂即寝眠。又经一日，猪见童子。又云 ：“屠儿即来，何因不报？”童子重白师，师又不许。少顷，屠儿即来取猪。猪逾圈走出，而向僧前床下。屠儿逐至僧房。僧曰 ：“猪投我来，今为赎取。“遂出钱三百文赎猪。后乃窃语伏生曰 ：“家中曾失绢否？”生报僧云 ：“父存之日， 曾失绢两疋 。” 又问娣姒几人？生云 ：“唯有一弟， 嫁与县北公乘家。”僧即具陈童子所说。伏生闻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别加心供养猪母。凡经数日，猪忽自死。托梦其女云 ：“还债既毕，得生善处 。”兼劝其女，更修功德。（出《法苑珠林》）

李校尉

唐龙朔元年，怀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怀州卖。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钱买。将至怀州，卖与屠家，得六百钱。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怀州上番，因向市欲买肉食。见此特猪，已缚四足在店前，将欲杀之。见此校尉，语云 ：“汝是我女儿，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索，不可供足，我大儿不许。我怜汝母子，私避儿与五斗米。我今作猪，偿其盗债，汝何不救我？”校尉问此屠儿赎猪。屠儿初不之信。余人不解此猪语，唯校尉得解。屠儿语云 ：“审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对我更请共话 。”屠儿为解放已，校尉更请猪语云 ：“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将婆还舍，未知何处安置婆？”猪即语校尉云 ：“我今已隔，并受此恶形。纵汝下番，亦不须将我还。汝母见在，汝复为校尉，家乡眷属见我此形，决定不喜，恐损辱汝家门。某寺有长生猪羊，汝安置我此寺 。”校尉复语猪言 ：“婆若有验，自预向寺 。”猪闻此语，遂即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为寺僧说此灵验。合寺僧闻，并怀怜愍，为造舍居处安置，校尉复留小毡令卧。寺僧道俗竞施饮食。后寺僧并解猪语。下番，辞向本州，报母此事。母后自来看猪，母子相见，一时泣泪。猪至麟德元年， 犹闻平安。（出《法苑珠林》）

汤应

吴时，庐陵县亭重屋中，每有鬼物，宿者辄死。自后使人，莫敢入亭止宿。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遂入亭宿焉。吏启不可，应不听。悉屏从者还外，唯持一大刀独处亭中。至三更竟，忽闻有扣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 ：“部郡相问 。”应使进，致词而去。顷复有扣阁者云 ：“府相闻 。”应复使君进焉，了无疑也。旋又有扣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方疑是鬼物，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服，齐进坐之。称府君者，便与应谈，而部郡者忽起。应乃回顾，因以刀砍之。府君者即下座走焉。追至亭后墙下，及之，砍几刀焉，应乃还卧。达曙，方将人寻之，见有血迹，皆得之。称府君者，是一老狶，部郡者是一老狸，自此其妖遂绝。（出《搜神记》）

安阳书生

安阳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乃过宿之。亭民曰 ：“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 。”书生曰 ：“无苦也，吾自住此 。”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夜半后，有一人著皂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曰：“诺 。”“亭中有人耶？”答曰 ：“向有书生在此读书，适休，未似寝 。”乃喑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帻者，来呼亭主，问答如前，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问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 ：“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 ：“向者黑衣来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 ：“西邻老雄鸡也 。”“汝复谁也？”“我是老蝎也。” 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天晓， 亭民来视，惊曰 ：“君何独得活？”书生曰 ：“促索剑来，吾与乡取魅。 “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鼙，毒长数尺， 西家得老雄鸡，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中遂安静也。（出《搜神记》）

吴郡士人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塘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送至家，都无女人，因过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也。（出《搜神记》）

晋州屠儿

唐显庆三年，徐玉为晋州刺史，有屠儿在市东巷，杀一猪命断，汤燖皮毛并落，死经半日。会杀余猪，未及开解。至晓，以刀破腹，长划腹下一刀。刀犹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门，直入市西，至一贾者店内床下而卧，市人竞往看之。屠儿执刀走逐。看者问其所由，屠儿答云 ：“我一生已来杀猪，未常闻见此事 。”犹欲将去，看者数百人，皆嗔责屠儿，竞出钱赎猪。诸人共为造舍安置，猪身毛皮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疮处差已，作大肉块，粗如臂许。出入来去，不污其室，性洁不同余猪，至四十五年方卒。（出《法苑珠林》）

元佶

唐长安中，豫州人元佶居汝阳县，养一牝猪，经十余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阳，变为妇人，年二十二三许，甚有资质，造一大家门云 ：“新妇不知所适，闻此须人养蚕，故来求作。“主人悦之，遂延与女同居。其妇人甚能梳妆结束，得钱辄沽酒，并买脂粉而已。后与少年饮过，因入林醉卧，复是牝猪形耳，两颊犹有脂泽在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崔日用

开元中，崔日用为汝州刺史，宅旧凶，世无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扫，处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烛独坐，半夜后，有乌衣数十人自门入至，坐阶下， 或有跛者眇者， 日用问：“君辈悉为何鬼，来此恐人？”其跛者自陈云 ：“某等罪业，悉为猪身，为所放散在诸寺，号长生猪。然素不乐此生，受诸秽恶，求死不得。恒欲于人申说，人见悉皆恐惧，今属相公为郡，相投转此身耳 。”日用谓之曰 ：“审若是，殊不为难 。”俱拜谢而去。翌日，寮佐来见日用，莫不惊其无恙也。衙毕，使奴取诸寺长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见也，叹异久之，令司法为作名，乃杀而卖其肉，为造经像，收骨葬之。他日又来谢恩，皆作少年状，云 ：“不遇相公，犹十年处于秽恶。无以上报，今有宝剑一双，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弥凶厉也 。”置剑床前，再拜而去。日用问 ：“我当何官？”答云 ：“两日内为太原尹 。”更问：“得宰相否？”默而不对。（出《广异记》）

李汾

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天宝末，中秋之夕，汾步月于庭，抚琴自适，忽闻户外有叹美之声，问之曰 ：“谁人夜久至此山院？请闻命矣 。”俄有女子笑曰 ：“冀观长卿之妙耳!” 汾启户视之，乃人间之极色也。唯觉其口有黑色。 汾问曰 ：“子得非神仙乎？ ”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张家女也，夕来以父母暂过东村，窃至于此。私面君子，幸无责也 。”汾忻然曰 ：“娘子既能降顾，聊可从容 。”女乃升阶展叙，言笑谈谑，汾莫能及。夜阑就寝，备尽绻缱，俄尔晨鸡报曙，女起告辞。汾意惜别，乃潜取女青毡履一只，藏衣笥中。时汾欹枕假寐，女乃抚汾悲泣，求索其履，曰：“愿无留此，今夕再至。脱君留之，妾身必死谢于君子。”汾不允，女号泣而去。汾觉，视床前鲜血点点出户。汾异之，乃开笥，视青毡履，则一猪蹄壳耳。汾惶骇，寻血至山前张氏溷中，见一牝豕，后足刓一壳。豕视汾，瞋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张叟，叟即杀之。汾乃弃山院，别游他邑。（出《集异记》）

徐州军人

后唐长兴中，徐州军营将烹一牝豕。翌日，将宰之。是夕，豕见梦于主曰 ：“尔勿杀我，我之胎非豕也。尔能志之，俾尔丰渥 。”比明，忘而宰之，腹内果怀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质已具，双牙灿然。主方悟，无及矣，营中汹汹咸知之。闻于都校，以纸缄之，闻于节度使李敬周。时人咸不测之，亦竟无他。（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四十　畜兽七

猫　唐道袭　卖腊人　归系

鼠　王周南　终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逆旅道人

　李测　天宝彍骑　毕杭　崔怀嶷　李甲　王缙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卢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枢　朱人　李昭嘏

鼠狼　张文蔚

猫

猫目睛，旦暮圆，及午，竖敛如线，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 其毛不容蚤虱。 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过耳，则客至。”楚州谢阳出猫，有褐花者。灵武有红叱拨及青骢色者。猫一名“蒙贵”， 一名“乌员”。 平陵城古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锁，有钱，飞若蛱蝶，土人往往见之。（出《酉阳杂俎》）

唐道袭

王建称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尔雷电大至，化为龙而去。（出《稽神录》）

卖腊人

建康有卖腊人某者，畜一猫，甚俊健，爱之甚。辛亥岁六月，猫死。某不忍弃，置猫坐侧。数日，腐且臭。不得已，携弃秦淮水。既入水，猫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乌铺吏获之。缚置铺中，锁其户，出白官司，将以其猫为证。既还，则已断其索，啮壁而去矣。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归系

进士归系，暑月与一小孩子于厅中寝，忽有一猫大叫，恐惊孩子，使仆以枕击之，猫偶中枕而毙。孩子应时作猫声，数日而殒。（出《闻奇录》）

鼠

旧说，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说，鼠母头脚似鼠，尾苍口锐，大如水中獭，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时有鼠灾，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处，动成万万鼠，其肉极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则为鼠王。俗云：鼠啮上服有喜，凡啮衣，欲得有盖，无盖凶。（出《酉阳杂俎》）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头悉已白，然带以金枷。商贾有经过其国，不先祈祀者，则啮人衣裳也。得沙门咒愿， 更获无他。 释道安昔至西方， 亲见如此。（出《异苑》）

不尽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洞赤。时时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人纺绩其毛，织以为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烧之则净也。（出《神异记》）

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溪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其毛八尺，可以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声闻千里。其毛可以来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为灾，此类也。（出《神异录》）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陇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其一不去。南中妇人，买而带之，以为媚药。（出《岭表录异》）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见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跃而去，秦川中有之。（出《录异记》）鼹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余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来。民有灾及为恶者，鼠辄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鼹鼠者，治其皮，饰为带，颇能涩刍。为其三毛出于一孔，与常皮有异，人多宝之。（出《录异记》）义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递相咬尾，三五为群，惊之则散。俗云：见之者当有吉兆。成都有之。（出《录异记》）

唐鼠形如鼠，稍长，青黑色，腹边有余物如肠，时亦脱落。亦名“易肠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不死而肠出数寸。 三年易之， 俗呼为唐鼠。 城固川中有之。（出《异苑》）白鼠，身毛皎白，耳足红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当获金玉。云鼠五百岁即白。耳足不红者，乃常鼠也。（出《录异记》）

王周南

魏齐王芳时，中山有王周南者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语曰 ：“周南尔以某日死 。”周南不应。至期，更冠帻皂衣而出曰 ：“周南尔以日中死 。”亦不应。鼠复入穴，日适中，鼠又冠帻而出曰 ：“周南汝不应，我何道 。”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出《幽明录》）

终祚

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鼠从坎出，言终祚后数日当死。祚呼奴，令买犬。鼠云 ：“亦不畏此，其犬入户必死 。”犬至果尔。祚常为商，闭户谓鼠曰 ：“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既远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 。”时桓玄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船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二十万。还时户犹阖也，都无所失，其怪亦绝。自后稍富。（出《幽明录》）

清河郡守

清河郡太守至，前后辄死。新太守到，如厕，有人长三尺，冠帻皂服，云 ：“府君某日死 。”太守不应，意甚不乐，乃使吏为作亡具。外颇怪其事。日中如厕，复见前所见人，言府君今日中当死。三言亦不应。乃言府君当道而不道，鼠为死。乃顿仆地，大如豚。郡内遂安。（出《幽明录》）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性深沉，有恩义，少为书生，善《易》。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 ：“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相为，使之反死 。”乃以朱书其手腕横文后为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出《搜神记》）

徐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纳，有色，密乐之。鼠乃托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体，便觉缩小，因化为鼠而走。（出《幽明录》）

蔡喜夫

宋前废帝景平中，东阳大水，蔡喜夫避住南垄。夜有大鼠，形如肫子，浮水而来，径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辄以余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居。鼠以前脚捧青纸，裹二个珠，置奴前，啾啾似语。从此去来不绝，亦能隐形，又知人祸福。后同县吕庆祖牵狗野猎，暂过， 遂啮杀之。（出《异苑》）

茅崇丘

齐世祖永明十年，丹阳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厨中有人语笑。复明灯火，有宴馔之声，及开门视之，即无所见。及闭户，即依然闻。如此数旬，忽有一道士诣崇丘问曰 ：“君夜夜有妖患乎？”崇丘曰 ：“然 。”道士乃怀中取一符与之， 谓崇丘曰：“但钉于灶上及北壁，来日早视之 。”言讫，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见厨中有五六大鼠各长二尺，无毛而色如朱，尽死于北壁，乃竟绝。（出《穷怪录》）

萧悉达

北齐平原太守兰陵萧悉达，腰带为鼠啮。杨遵彦以俗事戏之曰 ：“当迁官 。”未几，除家令，寻失职。鼠后啮其靴，遵彦曰 ：“当复得官。”悉达曰：“某便为吏部尚书，何关人事。”（出《谈薮》）

逆旅道士

唐万岁元年，长安道中有群寇昼伏夜动，行客往往遭杀害。至明旦，略无踪由。人甚畏惧，不敢晨发。及暮，至旅次。后有一道士宿于逆旅，闻此事，乃谓众曰 ：“此必不是人，当是怪耳 。”深夜后，遂自于道旁持一古镜，潜伺之。俄有一队少年至，兵甲完具，齐呵责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顾生命也!”道士以镜照之，其少年弃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诵咒语。约五七里，其少年尽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复逆旅，召众以发掘。有大鼠百余走出， 乃尽杀之。其患乃绝。（出《潇湘录》）

李测

李测开元中为某县令，在厅事，有鸟高三尺，无毛羽，肉色通赤，来入其宅。测以为不祥，命卒击之。卒以柴斧砍鸟，刃入木而鸟不伤，测甚恶之。又于油镬煎之，以物覆上，数日开视，鸟随油气飞去。其后又来，测命以绳缚之，系于巨石，沉之于河。月余复至，断绳犹在颈上。测取大木，凿空其中，实鸟于内，铁冒两头，又沉诸河，自尔不至。天宝中，测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数日，宅中有小人长数寸，四五百头，满测官舍。测以物击中一头，仆然而殪，视之悉人也。后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车载棺，成服祭吊，有行葬于西阶之下，及明才发。测便掘葬处，得一鼠，通赤无毛。于是乃命人力，寻孔发掘，得鼠数百，其怪遂绝，测家亦甚无恙。（出《广异记》）

天宝彍骑

天宝初，邯郸县境恒有魇鬼，所至村落，十余日方去，俗以为常。彍骑三人夜投村宿，媪云 ：“不惜留住，但恐魇鬼，客至必当相苦，宜自防之。虽不能伤人，然亦小至迷闷 。”骑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后，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顷而忽觉，见一物从外入，状如鼠，黑而毛，床前著绿衫，持笏长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魇，魇至二人。次至觉者，觉者径往把脚，鬼不动，然而体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诘问，鬼初不言，骑怒云 ：“汝竟不言，我以油镬煎汝 。”遂令村人具油镬，乃言 ：“己是千年老鼠，若魇三千人，当转为狸。然所魇亦未尝损人。若能见释，当去此千里外 。”骑乃释之，其怪遂绝。御史大夫尝为邯郸尉崔懿，亲见其事，懿再从弟恒说之。（出《广异记》）

毕杭

天宝末，御史中丞毕杭为魏州刺史，陷于禄山贼中，寻欲谋归顺而未发。数日，于庭中忽见小人长五六寸数百枚，游戏自若，家人击杀。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载死者以丧车凶器，一如士人送丧之备，仍于庭中作冢。葬毕，遂入南墙穴中，甚惊异之。发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热汤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数百枚。后十余日，抗以事不克， 一门遇害。（出《广异记》）

崔怀嶷

崔怀嶷，其宅有鼠数百头于庭中两足行，口中作呱呱声。家人无少长尽出观，其屋轰然而塌坏。嶷外孙王汶自向余说。近世有人养女，年十余岁，一旦失之，经岁无踪迹。其家房中屡闻地下有小儿啼声，掘之，初得一孔，渐深大，纵广丈余。见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秃鼠大如斗。女见家人，不识主领，父母乃知为鼠所魅，击鼠杀之。女便悲泣云 ：“我夫也，何忽为人所杀？“家人又杀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疗之，遂死。（出《广异记》）

李甲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其亲友会食于堂，既坐，而门外有数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僮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踪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圯，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 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恩，而报恩者亦宜力其报。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出《宣室志》）

王缙

唐相国王公缙，大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可举。公启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 ：“我以不才，缪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异物接于手足，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贬为缙云守。（出《宣室志》）

郗士美

许昌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于册书。一日晨兴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靴，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过庭，北面拱手而舞。八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惧意。因掷靴以击，鼠即奔逸。有毒虺坠入靴中，珠目锦身，尺长筴细，螫焰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以致臃指溃足之患。参寥子曰 ：“是知枭鸣鼠舞，不恒为灾。大人君子，遇之则吉 。”（出《阙史》）

李知微

李知微，旷达士也，嘉遁自高，博通书史。至于古今成败，无不通晓。常以家贫夜游，过文成宫下。初月微明，见数十小人，皆长数寸，衣服车乘，导从呵喝，如有位者，聚立于古槐之下。知微侧立屏气，伺其所为。东复有垝垣数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带甚严，拥侍十余辈悉稍长。诸小人方理事之状。须臾，小人皆趋入穴中，有一人，白长者曰 ：“某当为西阁舍人 。”一人曰 ：“某当为殿前录事 。”一人曰 ：“某当为司文府史 。”一人曰 ：“某当为南宫书佐 。”一人曰 ：“某当为驰道都尉。”一人曰 ：“某当为司城主簿。”一人曰 ：“某当为游仙使者 。”一人曰 ：“某当为东垣执戟 。”如是各有所责，而不能尽记。喜者、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请所欲。长者立盻视，不复有词，有似唯领而已。食顷，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从，入于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颜状枯瘦，杖策自东而来，谓紫衣曰：“大为诸子所扰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 ：“其可言耶？”言讫，相引入穴而去。 明日， 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数，奔走四散。紫衣与老父，不知何物也。（出《河东记》）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鱼，弃鱼头于地，俄而壁下穴中，有人乘马，铠甲分明，大不盈尺，手执长槊，径刺鱼头，驰入穴去，如是数四。即掘地求之，见数大鼠，鱼头在旁，唯有箸一只，了不见甲马之状。无何，其人卒。（出《稽神录》）

卢嵩

太庙斋郎卢嵩所居釜鸣，灶下有鼠如人哭声，因祀灶，灶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尽食所祀之物，复入灶中。其年，嵩补兴化尉，竟无他怪。（出《稽神录》）柴再用龙武统军柴再用常在厅事，凭几独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状。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厅屋梁折，所坐床几，尽压糜碎。再用后为庐鄂宣三镇节度使卒。（出《稽神录》）苏长史苏长史将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谏止之。苏曰 ：“尔恶此宅，吾必独住 。”始宿之夕，有三十余人，皆长尺余，衣道士冠褐，来诣苏曰：“此吾等所居，君必速去，不然及祸。”苏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后竹林中而没，即掘之，获白鼠三十余头。宅不复凶。（出《稽神录》）卢枢侍御史卢枢，言其亲为建州刺史，暑夜独出寝室，望月于庭。始出户，闻堂西阶下，若有人语笑声。蹑足窥之，见七八白衣人，长不盈尺，男女杂坐饮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献酬久之。其席一人曰 ：“今夕甚乐，然白老将至，奈何？”因叹吒。须臾，坐中皆哭，入阴沟中，遂不见。后罢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 既至，白老穴堂西阶地中，获白鼠七八，皆杀之。（出《稽神录》）朱仁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为业。后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岁。求寻十余年，终不知存亡。后一日，有僧经游，造其门，携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于内，设供养。良久问僧曰 ：“师此弟子，观其仪貌，稍是余家十年前年所失一幼子也。”僧惊起问仁曰：“僧住嵩山薜萝内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号来投我。我问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踪由，不甚明。僧因养育之，及与落发。今聪悟无敌，僧常疑是一圣人也。君子乎？试自熟验察之。” 仁乃与家属共询问察视。其母言 ：“我子背上有一记 。”逡巡验得，实是亲子。父母家属，一齐号哭，其僧便留与父母而去。父母安存养育，倍于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晓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为作盗，伺而窥之，见子每至夜，化为一大鼠走出，及晓却来。父母问之，此子不语。多时对曰 ：“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见我形，我不复至矣 。”其父母疑惑间，其夜化鼠走去。（出《潇湘记》）

李昭嘏

李昭嘏举进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并无荐托之地。主司昼寝，忽寤。见一卷轴在枕前，看其题，乃昭嘏之卷。令送于架上，复寝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来春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出《闻奇录》）

鼠狼

张文蔚

相国张文蔚庄在东都柏坡，庄内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于穴外坋土，恰容蛇头。伺蛇出穴，裹入所坋处。出头，度其回转不及，当腰啮断，而劈蛇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之穴外，衔豆叶，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灵者人，胡不思之？（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狮子　魏武帝　后魏庄帝　杂说

犀　　通天犀　杂说

象　　白象　阆州莫徭　华容庄象　安南猎者　淮南猎者　蒋武 杂说

杂兽　萧志忠

魏武帝

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哮吼奋迅，左右咸惊汗。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于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狮子一子。此兽还， 未至洛阳三十里， 路中鸡狗皆伏， 无鸣吠者。（出《博物志》）

后魏庄帝

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永安末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或曰 ：“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 。”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善，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出《伽蓝记》）

杂说

释氏书言：狮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西域有黑狮子、棒狮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言 ：“旧有狮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 。”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出《酉阳杂俎》）

犀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线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也。得真角一尺，刻以为鱼，而衔以入水，水常为开。方三尺，可得息气水中。以其角为叉导者，将煮毒药为汤，以此叉导搅之，皆生白末，无复毒矣。（出《抱朴子》）

杂说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赶不复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段成式门下医人吴士皋常职于南海郡，见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徂杙。云犀前脚直，常椅木而息，木烂折， 则不能起。犀角一名奴角。有鹤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出《酉阳杂俎》）

象

白象

后魏洛水桥南道东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陁罗国所献，背设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容数十人，真是异物，常养于乘黄。象常曾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太后遂徙象于此坊。（出《伽蓝记》）

阆州莫徭

阆州莫徭以樵采为事，常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深入泽中，泽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声甚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举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晓其意，以腰绳系竹丁，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小象复鼻卷青艾，欲令塞疮。莫徭摘艾熟梛，以次塞之，尽艾方满。久之，病象能起，东西行立。已而复卧，回顾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声，小象乃去。须臾，得一牙至，病象见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顷之，又将大牙。莫徭呼象为“将军”， 言未食，患饥，象往折山栗数枝食之，乃饱，然后送人及牙还。行五十里，忽尔却转，人初不了其意，乃还取其遗刀。人得刀毕，送至本处，以头抵人，左右摇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牙，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云 ：“止一大牙耳 。”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绍介，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 ：“本买牙者我也，长者参市，违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无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 ：“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 。”固靳，胡方白云 ：“牙中有二龙，相躩而立，可绝为简。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值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简。谓牙主曰 ：“汝貌贫贱，不可多受钱物 。”赐敕阆州， 每年给五十千，尽而复取，以终其身。（出《广异记》）

华容庄象

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扒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出《朝野佥载》）

安南猎者

安南人以射猎为业，每药附箭镞，射鸟兽，中者必毙。开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树下，忽有物触之。惊起，见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为将军，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复取其弓矢药筒等以授之。因尔遂骋行百余里，入邃谷，至平石。迥望十里许，两崖悉是大树，围如巨屋，森然隐天。象至平石，战惧，且行且望。经六七里，往倚大树，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缘树上。象于树下望之。可上二十余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导令复上。人知其意，迳上六十丈，象视毕走去。其人夜宿树上，至明，见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见巨兽，高十余丈，毛色正黑。须臾清朗，昨所见大象，领凡象百余头，循山而来，伏于其前。巨兽躩食二象，食毕，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药矢端，极力射之，累中二矢。兽视矢吼奋，声震林木，人亦大呼引兽。兽来寻人，人附树，会其开口，又当口中射之。兽吼而自掷，久之方死。俄见大象从平石入，一步一望，至兽所，审其已死，以头触之，仰天大吼。顷间，群象五六百辈，云萃吼叫，声彻数十里。大象来至树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树，上其背，象载人前行，群象从之。寻至一所，植木如陇，大象以鼻揭楂，群象皆揭，日旰而尽，中有象牙数万枚。象载人行，数十步内，必披一枝，盖示其路。讫，寻至昨寐之处，下人于地，再拜而去。其人归白都护。都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使人至平石所，巨兽但余骨存。都护取一节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来去。（出《广异记》）

淮南猎者

张景伯之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猎者，常逐兽山中。忽有群象来围猎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猎夫前，鼻绞猎夫，置之于背，猎夫刀仗坠者，象皆为取送还之。于是驮猎夫径入深山。群象送于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经大磐石，石际无他物，尽象之皮革，余血肉存焉。猎夫念曰 ：“得无于此啖我乎？”象负之且过。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树。象以背依树，猎夫因得登木焉。弓坠于地，象又鼻取，仰送之，猎夫深怪其故。象既送猎夫讫，因驰去。俄而有一青兽，自松树南细草中出。毳毛□髵，爪牙可畏，其大如屋，电目雷音，来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顷，一次象自北而来，遥见猛兽，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惧战栗。兽见之喜，以手取之，投于空中。投已接取，犹未食啖。猎夫望之叹曰 ：“畜兽之愚，犹请救于人。向来将予于山，欲予毙此兽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 。”于是引满，纵毒箭射之，洞其左腋。兽既中箭，来趋猎夫。又迎射贯心，兽踣焉，宛转而死。小象乃驰还，俄而诸象二百余头，来至树下，皆长跪，展转猎夫下。前所负象，又以背承之，负之出山，诸象围绕喧号，将猎夫至一处，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凡三百余茎，以示猎夫。又负之至所遇处，象又皆跪，谢恩而去。猎夫乃取其牙，货得钱数万。（出《纪闻》）

蒋武

宝历中，有蒋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伟壮，胆气豪勇，独处山岩，唯求猎射而已。善于蹶张，每赍弓挟矢，遇熊罴虎豹，靡不应弦而毙。剖视其镞，皆一一贯心焉。忽有物叩门，甚急速。武隔扉而窥之，见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诘曰 ：“与象叩吾门何也？”猩猩曰 ：“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 。”武曰 ：“汝有何苦？请话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 有嵌空之大岩穴，中有巴蛇，长数百尺，电光而闪其目，剑刃而利其牙。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今知山客善射，愿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 。”其象乃跪地，洒涕如雨。猩猩曰 ：“山客若许行，便请挟矢而登 。”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在其岩下，光射数百步。猩猩曰 ：“此是蛇目也 。”武怒，蹶张端矢，一发而中其目。象乃负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殒。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枝，跪献于武。武受之，猩猩亦辞而去。遂以前象负其牙而归，武乃大有资产。（出《传奇》）

杂说

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出《朝野佥载》）

龙象，六十岁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咸亨二年，周澄国遣使上表，言诃伽国有白象，口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 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 ：“夏月合药，宜置牙于药旁 。”南人言 ：“象尤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则下，潜刺杀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 令人体重 。”古训言 ：“象孕五岁始生 。”（出《酉阳杂俎》）环王国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余。牝者牙才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则环守。牝象死，共挖地埋之，号吼移时方散。又国人养驯者，可令代樵。（出《酉阳杂俎》）

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种，象胆不附肝，随月转在诸肉。楚越之间，象皆青黑。唯西方狒林大食国即多白象。刘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楼前入舞象，曲动乐作，优倡引入。象以金羁络首，锦绣垂身，随拍腾蹋，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即天宝中舞马之类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国进驯象三头，当殿引对，亦能拜舞。后放还本国。（出《岭表录异》）

杂兽

萧至忠

唐中书令萧至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疟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伏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鞟，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 ：“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猎。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即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 ：“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时薪者疾亦少间，随往觇之。既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寐。惊起见使者曰 ：“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腊日刑名乎？”使者曰 ：“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 。”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 ：“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既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已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 。”有二狐自称 ：“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庐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黄冠乃谓使者曰 ：“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 。”乃吟曰 ：“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更将斑毳被余身， 千载空山万般苦 。”“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矣 。”乃书北壁曰 ：“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涧。饮厕猿狖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时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纳一囊中， 以朱书一符，取水巽之， 二囊即飞去。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出《玄怪录》）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狼　狼狈　狼冢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县村人　张某妻

熊　子路　升平入山人　黄秀

狸　董仲舒　张华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刘伯祖　吴兴田父　孙乞　黄审　留元寂

　郑氏子　晋阳民家

猬　费秘　许钦明客　戏场猬

狼狈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髀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熏之，当令手挛缩。或言狼筋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狈是两物。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 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出《酉阳杂俎》）

狼冢

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有人曾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仍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 杀之，疑老狼即狈也。（出《酉阳杂俎》）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传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见贵人家宾从众盛，中有一女容色美丽，子悦而问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 ：“汝是何人，辄此狂妄。我幽州庐长史家娘子，夫主近亡，还京。君非州县之吏，何诘问顿剧？”子乃称父见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惊骇，稍稍相许。后数日野合，中路却还。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复诘问，然新妇对答有理，殊不疑之。其来人马且众，举家莫不忻悦。经三十余日。一夕，新妇马相蹋，连使婢等往视，遂自拒户。及晓，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见奴婢，至枥中，又不见马，心颇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应，令人坏窗门开之，有大白狼冲人走去，其子遇食略尽矣。（出《广异记》）

王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尉。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马，素以犷悍闻。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北人皆惮其能而雅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而视之。望见一狼，自室内开户而出。天未晓，而其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令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 ：“吾所须生者耳 。”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门，家人又伺而觇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还。（出《宣室志》）

正平县村人

唐永泰末，绛州正平县有村间老翁患疾数月，后不食。十余日，至夜辄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诣田采桑者，为牡狼所逐，遑遽上树，树不甚高，狼乃立衔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额。狼顿卧，久之始去。村人平曙方得下树，因寻狼迹，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说始末。子省父额上斧痕，恐更伤人，因扼杀之，成一老狼。诣县自理，县不之罪。（出《广异记》）又其年，绛州他村有小儿，年二十许。因病后，颇失精神，遂化为狼，窃食村中童儿甚众。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寻无所。小儿恒为人佣作，后一日，从失儿家过， 失儿父呼其名曰 ：“明可来我家作，当为置一盛馔 。”因大笑曰 ：“我是何人，更为君家作也？男儿岂少异味耶!”失儿父怪其辞壮。遂诘问。答云：“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儿，年五六岁，其肉至美。”失儿父视其口吻内有臊血， 遂乱殴，化为狼而死。（出《广异记》）

张某妻

晋州神山县民张某妻，忽梦一人衣黄褐衣，腰腹甚细，逼而淫之，两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饱。恒舐唇咬齿而怒，性益狠戾。居半岁，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急击杀之。 妻遂病恍惚，岁余乃复，乡人谓之狼母。（出《稽神录》）

熊

子路

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 ：“子路可起 。”于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出《异苑》）

熊　　熊胆， 春在首， 夏在腹，秋在左足， 冬在右足。（出《酉阳杂俎》）

升平入山人

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 然深绝，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入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栗，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以置此人前。此人饥久，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转相狎习。熊母每旦觅食果还，辄分此人，此人赖以延命。后熊子大，其母一一负将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意，便抱熊之足。于是跳出，遂得毋他。（出《续搜神记》）

黄秀

邵陵高平黄秀，以宋元嘉三年入山，经月不还，其儿根生寻觅，见秀蹲空树中，从头至腰，毛色如熊，问其何故，答曰：“天谪我如此，汝但自去 。”生哀恸而归。逾年，伐山人见其形，尽为熊矣。（出《异苑》）

狸

董仲舒

汉董仲舒尝下帷独咏，忽有客来，风姿音气，殊为不凡。与论五经，究其微奥。仲舒素不闻有此人，而疑其非常，乃谓之曰 ：“巢居却风，穴处知雨，卿非狐狸，即是老鼠 。”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出《幽明录》）

张华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积年能为幻化，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 ：“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 “华表曰 ：“子之妙解，为无不可，但张司空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 。”书生不从，遂诣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此。复商略三史，探颐百家，谈老庄之奥区，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掷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则是狐狸。 “书生乃曰 ：“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请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 ：“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 。”华不应，而使人御防甚严。丰城令雷焕，博物士也，谓华曰 ：“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复能别，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则形见。燕昭王墓前华表，已当千年 。”乃遣人伐之。使人既至，华表叹曰 ：“老狸自不自知，果误我事 。”于华表空中，得青衣小儿，长二尺余，将还至洛阳，而变成枯木。燃之以照书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叹曰 ：“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 。”（出《集异记》）

山中孝子

晋海西公时，有一人母终，家贫无以葬，因移柩深山。于其侧作屐，昼夜不休。将暮，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转夜，孝子作屐不已。妇人求眠，于火边睡，乃是一狸抱一乌鸡。孝子因打杀掷后坑中。明日，有男子来问细小？蛐幸约乃蓿□裎□卧诳孝子云 ：“一狸，即已杀之 。”男子曰 ：“君枉杀吾妇，何诬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视，狸已成妇人。男子因缚孝子赴官，应偿死，乃谓令曰 ：“此实妖魅，但出猎犬则可知 。”魅复来催杀孝子。令因问猎事 ：“能别犬否？ “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 。”因放犬，便化为老狸，乃射杀之。视妇人，已复成狸矣。（出《法苑珠林》）

淳于矜

晋太元中，瓦棺佛图前淳于矜年少洁白，送客至石头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访问。二情既洽，将入城北角，共尽忻好。便各分别，期更克集，将欲结为伉俪。女曰 ：“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并在，当问我翁母。”矜便令女归，问其翁母，翁母亦愿许之。女因敕婢取银百斤，绢百匹，助矜成婚。经久，生两儿，当作秘书监。明果驺卒来召，车马导从前后部鼓吹。经少日，有猎者过，觅矜。将数十狗，径突入，咋妇及儿， 并成狸。 绢帛金银， 并是草及死人骨。（出《玄怪录》）

刘伯祖

晋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京师诏书每下，消息辄豫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买羊肝，于前切之。脔随刀不见。两羊肝尽，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视者举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举著承尘上，须臾，大笑曰 ：“向者啖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 。”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 ：“某月某日书当到 。”到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惧，谓神曰：“今职在刺举，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得以相害 。”神答曰 ：“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 。”遂绝无声。（出《法苑珠林》）

吴兴田父

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归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往。父忧恐儿为所困，便自往。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积年不觉，后一师过其家，语二儿云 ：“君尊侯有大邪气 。”儿白父，父大怒。师便作声入，父即成一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 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愤亦死。（出《搜神记》）

孙乞

乌伤县人孙乞，义熙中赍文书到郡。达石亭，天雨日暮。顾见一女，戴青伞，年可十六七，姿容丰艳，通身紫衣。尔夕，电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杀。伞是荷叶。（出《异苑》）

黄审

句容县麋村民黄审，于田中耕，有一妇人过其田，自畴上度，从东适下而复还。审初谓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审因问曰 ：“妇数从何来也？”妇人少住，但笑不言，便去。审愈疑之，预以长镰伺其还，未敢斫妇，但斫所随婢，妇化为狸走去，视婢，但狸尾耳。审追之不及。后人有见此狸出坑头，掘之，无复尾焉。（出《搜神记》）

留元寂

长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曾捕得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获一狸，方见五脏。三狸虽相包怀，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为怪，以皮挂于屋后。其夜，有群狸绕之号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无他。（出《异苑》）

郑氏子

近世有郑氏子者，寄居吴之重玄寺。暇日登阁，忽于阁上见妇人，容色甚美，因与结欢。妇人初不辞惮，自后恒至房，郑氏由是恶其本妻，不与居止。常自安处者数月，妇人恒在其所。后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诵，妇人遂不复来。郑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还寺，妇人又至，尼来复去，如是数四。后恒骂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诵。妇人忽谓郑曰 ：“曩来欲与君毕欢，恨以尼故，使某属厌。今辞君去矣，我只是阁头狸二娘耳 。”言讫不见，遂绝。（出《广异记》）

晋阳民家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林苇，里中尝有会宴，置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缯帛于其室者，亦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阒然矣。 明夕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 ：“数多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地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 。”即相与芟除其林，雉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缯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频而俯者， ?? 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相愁状， 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出《宣室志》）

猬

费秘

梁末，蜀人费秘刈麦，值暴风雨，隐于岩石间避雨。去家数里，遥望前路，有数十妇人，皆着红紫栏衣，歌吟而来。秘窃怪田野何因有一群彩衣妇女？心异之。渐近，寂然无声，去秘数步，乃各住立。少时，悉转背向秘，秘到边过看之，其面并无眉耳鼻口，唯垂乌毛而已。于是秘惊怖，心迷闷倒地。至一更，秘父怪不来，把火寻之。见秘卧在道旁，左侧有十刺猬，见火争散走。秘至其家，百余日而死。（出《五行记》）

许钦明客

唐东都仁和坊有许钦明宅，尝有人于许氏厅事，冬夜燃火读书。假寐，闻虫鼠行声。密视，见一老母，通体白毛，上床就炉，炙肚搔痒。形容短小，不类于人。客惧，猝然发声大叫，妖物便扑落地，绝走而去。客以宅舍墙高，无从出入，乃一呼奴持火，院内寻索。于竹林中，见一大石。发石，得一白猬，便杀之。（出《西京杂记》）

戏场猬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云 ：“二刺猬对打，既合节奏，又中章程 。”时座中有将作李少监韫，亦云曾见。（出《尚书故实》）戏场猬猬见虎，则跳入虎耳。（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麈　吴唐　李婴

獐　刘幡

鹿　仓鹿　科藤　铜环　鹿马　紫石　陆绍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张盍蹋　车甲

　嵩山老僧　王祜　杂说

兔　岚州　杨迈

吴唐

吴唐者，庐陵人也，少好射猎，矢不虚发。尝方春，将其子出猎，乃值一麈，将□戏焉。麈觉有人气，引□潜去。□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麈惊还悲鸣，唐乃置净地， ??自藏草中。麈来俯舐顿伏，唐又射之，应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麈，张弩之间，箭忽自发，激中其子。唐即投弓抱子，抚膺而哭，忽闻空中呼曰：“吴唐，麈之爱子，与汝何异!”惊视左右，虎从旁出，遥前，搏折其臂， 还家一宿而卒。（出《宣室志》）

李婴

有李婴者，与弟绦皆善用弩，曾射得一麈，解其四脚，悬置树间，剖以为炙，列于火上，方欲共食，忽见山下有一神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悉敛肉及皮骨，并列火上者于囊中，迳还山去。婴与弟绦惊骇，莫知所措，亦竟无他焉。（出《鄱陟记》）

獐

刘幡

青州有刘幡者，元嘉初，射得一獐，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幡怪而拔其塞草，须臾还卧，如此三焉。幡密录此种，以求其类，理创多验。（出《述异记》）

鹿

苍鹿

鹿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汉成帝时，中山人得玄鹿， 烹而视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为脯，食之，寿至二千岁 。”余千县有白鹿，土人传千岁矣。晋成帝遣人捕得，有铜牌镌字，在角后，云宝鼎二年，临江所献苍鹿。（出《述异记》）

科藤

合浦康头山有一鹿，额上戴科藤一枚，四条直上，各一丈许。（出《交州记》）雷郡有鹿，腥无味，不可食。俗云：海鱼所化。郡人尝见鱼首而身为鹿者，斯信矣。 与鹰鸠雀雉之化奚异哉!（出《投荒杂录》）

铜环

胡向为虢州时，猎人杀一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贯铜环，环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识。鹿马洮阳县东有华山，去县九十里，回跨峙堞，峰岭参差。昔有人因猎，见二鹿，其一者霜毛纯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焕烂曜日。猎人惊其奇异而不射。前行数里，见二人诃责云 ：“使君何来，不见二马耶？”答云 ：“唯见双鹿 。”曰：“吾为虞帝所使，至衡山，与安丘道士相闻。君所见鹿，是吾马也 。”（出《录异记》）

紫石

晋安有东山樵人陈氏，恒见山中有紫光烛天。伺之久，乃见一大鹿，光自口出，设□捕而获之，刳其腹，得一紫石，圆莹如珠，因宝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孙，奢纵好酒，醉而玩其珠，以为石何神，因击碎之。家自是贫矣。（出《稽神录》）

陆绍弟

唐虞部郎中陆绍弟为卢氏县尉，掌时猎，遇鹿五六头临涧，见人不惊，毛斑如画。陆怪猎人不射，问之，猎者言 ：“此是仙鹿也，射之不能伤，且复不利 。”陆不信，强之。猎者不得已，一发矢， 鹿带箭而去。 及返， 射者坠崖，折左足。（出《酉阳杂俎》）

唐玄宗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 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发而中。??及驾还，乃敕厨吏炙其□已进，而尚食具熟俎献。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 ：“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 ：“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问臣。”上笑曰 ：“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 ：“昔汉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 由是纳臣之奏 。”上曰 ：“先生绐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囿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乎？”果曰 ：“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且命东方朔以炼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之，庶表臣之不诬也 。”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诏内臣高力士验之。凡食顷，曾无所见。上笑曰 ：“先生果谬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 ：“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命銕钳，钳出一小牌， 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悠久，为毛革蒙蔽，始不见耳。持以进，上命磨莹视之，其文字刓弊，不可识矣。上于是信果之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徵诸记传，先生第为我言之 。”果曰 ：“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搜狩以顺礼焉，迨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 。”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差。上顾谓力士曰：“异乎哉!张果能言汉武时事，真所谓至人矣。 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出《宣室志》）

彭世

鄱阳乐安彭世，晋咸康中，以猎射为业。每入山，与子俱行。后忽蹶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跃而去，其子终身不复弋猎，至孙却习其事。曾射一鹿，两角间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名字，及乡居年月焉，睹之悔懊，自此永断射猎。（出《异苑》）

鹿娘

常州江阴县东北石筏山者，梁时有伐材人入此山，见有□鹿产，仍闻小儿啼声。往视，见产一女子，因收取养之。及长，乃令出家为道士，时人谓之“鹿娘”。 梁武帝为置观，名为圣观。（出《洽闻记》）

张盍蹋

昔张盍蹋、宁成二人，并出家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练单衣，葛巾，到其前曰 ：“劳乎道士？”因以镜照之，见是一鹿。遂责问之曰：“汝草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讫，化成老鹿而走去。（出《抱朴子》）

车甲

陶潜《搜神记》曰：有一士人姓车，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独坐，忽有二年少女来就之。着紫缬襦，立其床前，共语笑。车疑之：天雨如此，女人从外来，而衣服何不沾湿？必是异物。其壁上先挂一铜镜，径数寸。回顾镜中，有二鹿在床前。因将刀斫之，而悉成鹿。一走去，获一枚， 以为脯食之。（出《五行记》）

嵩山老僧

嵩山内有一老僧，结茅居薜萝间，修持不出。忽见一小儿独参礼，恳求为弟子，僧但诵经不顾。其小儿自旦至暮不退，僧乃问之曰 ：“此深山内，人迹甚稀，小儿因何至？又因何求为弟子？”小儿曰 ：“本居山前，父母皆丧，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发愿，舍离尘俗，来求我师。实欲修来世福业也 。”僧曰 ：“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于俗人。志愿虽嘉，能从道，心惟一乎？”小儿曰 ：“若心与言违，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师不容也 。”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缘，遂与落发。小儿为弟子后，精进勤劬，罕有伦等。或演法于僧，僧不能对；或问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为圣贤也。后数年，时在素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溪谷凄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 ：“我本长生深山内，更何入他不二门。争如访取旧时伴，休更朝夕劳神魂 。”吟讫，复长啸。良久，有一群鹿过， 小儿跃然，脱僧衣，化一鹿，跳跃随群而去。（出《潇湘录》）

王祜

岐州西二十里王祜者，豪富之家也。第宅华丽，拟于贵显，常开馆舍，以待往来。至于珍馔芳醪，虽有千人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谒祜，自称华山道士学真。携一张琴，负一壶药，来求寄泊。祜性且好道，既问之，忻然出迎。延于深院，敬待倍常。道士问祜曰 ：“君如是富，足敌侯伯之乐也。福则福矣，其如不贤 。”祜笑而起拜。道士曰 ：“君设食于门下，以俟贤俊耶？以待饿者而饲之耶？若以待饿，方今天下安乐，余粮栖亩，人无乏绝，又何饲之？若以俟贤俊，则不闻君延一贤，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贤耳。无讶我言，我恐君有凭痴之名，喧哗于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缘感君倍常敬仰我也 。”祜遂慨然动容，再拜之。道士又曰 ：“我闻人之好乐，必有其师。 事纵横者，实存游说之志；读《孙》《吴》者，那无争战之心哉！某手携一张琴，负一壶药者，岂独欲劳顿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风，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还淳朴，省浇浮也。负药壶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药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济于人，与夫家累千金，剥割人者则殊。如以古之豪贵之家待士，则怍矣。必以贤愚有别，慎保身名，无反招谤耳 。”祜复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才曙，遽辞而去。祜令人潜侦之， 见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杂说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乌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作□鹿声，则□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却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逄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毙鹿，何其苦也欤？夫狨麝孔雀，以有用贾害， 良可愍之。（出《北梦琐言》）

兔

岚州

永淳年，岚胜州兔暴，千万为群，食苗并尽，不知何物变化。及暴已，即并失却，莫知何所。异哉!（出《朝野佥载》）

杨迈

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自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亦自见，即奋往搏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鞴。行数十步，回顾其处，复见兔走。又搏之，亦不获。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盖兔之鬼也。（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猿　白猿　周群　猳国　欧阳纥　陈岩　魏元忠　韦虚已子　王长史

白猿

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 ：“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 。”于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问女曰 ：“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之乎？“处女曰 ：“妾不敢有所隐也，唯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 女因举杖击之。 袁公飞上树， 化为白猿。（出《吴越春秋》）

周群

周群妙闲谶说，游岷山采石，见一白猿从绝峰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之刀，以投白猿。猿化为一老翁，手中有玉板，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 ：“公是何年生？”答曰 ：“今已衰迈，忘其生之年月。忆从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术。至颛顼，更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尔来世代，不复可纪，因以相袭。至大汉之时，有洛下闳，得其大旨 。”群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皆称周群详阴阳之类也。蜀人谓之后圣。（出《王子年拾遗记》）

猳国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国，一名马化，或曰玃。伺道行妇女年少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 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不敢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杨，率皆是猳国马化之子孙也。（出《搜神记》）

欧阳纥

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纥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 ：“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人，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疑惧， 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尔夕，阴雨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寤者，即已失妻矣。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纥大愤痛，誓不徒还。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蓧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雨浸濡，犹可辨识。纥尤悽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又旬余， 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渡。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扪萝引□，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有东向石门，妇人数十，被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见人皆漫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纥具以对。相视叹曰 ：“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 宜遣视之 。”入其门，以木为扉。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纥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诸妇人曰 ：“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 。”因促之去。纥亦遽退。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 ：“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 。”指其旁一岩曰 ：“此其食廪，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 。”如其言，屏气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竞以玉杯进酒，谐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顾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刀，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 ：“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 。”言绝乃死。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若磴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剡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夜就诸床嬲戏，一夕皆周，未尝寐。言语淹详，华音会利。然其状即猳玃类也。今岁木落之初，忽怆然曰 ：“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 。”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 ：“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 。”因顾诸女，泛澜者久，且曰 ：“此山峻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纥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皆归，犹有知其家者。纥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纥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出《续江氏传》）

陈岩

颍川陈岩字叶梦，舞阳人，侨居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 ：“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县。先人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颖之志。方将栖踪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常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真源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居。刘君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于尘世，适足为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 。”已而颦容怨咽，若不自解。岩性端悫，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 ：“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 ：“妾一穷人，安所归？虽然， 君之见问，其有意耶？ 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焉。至京师，居永崇里。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即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置庭中，毁裂殆尽。至夕岩归，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忽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时。岩患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簇其门。时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有符呵禁之术，闻妇人哭音，顾谓里中民曰 ：“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耳 。”民且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土来，甚惧。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于瓦屋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岩既悟其妖巽，心颇怪悸。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已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 ：“吾常尉于弋阳。弋阳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一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啮，因而遁去 。”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邽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焉。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出《宣室志》）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强正，有干识。其未达时，家贫，独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还，乃见老猿为其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 ：“猿愍我无人力，为我执爨，甚善乎？”又常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又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 ：“鼠饥，就我求食 。”乃令食之。夜中，鸺鶹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之曰 ：“鸺鶹昼不见物， 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矣。元忠历太官至侍中、中书令、仆射。则天崩，中宗在谅闇，诏元忠摄冢宰，百官总己以听三日，年八十余方薨。始元忠微时，常谒张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 ：“仆千里裹粮而来，非徒然也。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尽勤勤之意耶！然富贵正由苍苍，何预公事？”因拂衣长揖而去，景藏遽牵止之曰 ：“君相正在怒中，后当贵极人臣。”卒如其言。（出《广异记》）

韦虚心子

户部尚书韦虚心，其子常昼日独坐阁中，忽闻檐际有声，顾视乃牛头人，真地狱图中所见者，据其所下窥之。韦伏不敢动，须臾登阶，直诣床前，面临其上。如此再三，乃下去。韦子不胜其惧。复将出内，即以枕掷之，不中，乃开其门，趋前逐之。韦子叫呼，但绕一空井而走，追之转急，遂投于井中。其物因据井而坐，韦仰观之，乃变为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见。视井旁有足迹奔蹂之状，怪之，窥井中，乃见韦在焉。悬缒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说， 月余乃卒。（出《广异记》）

王长史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里传云 ：“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 。”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开元中，有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常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摈为长史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质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 ：“我命在天不在宅 。”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后一夕，闻其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便举一足，击长史肩。长史惧而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僮寻之，时见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重舍，内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尔。（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猿中　张鋋　杨叟　孙恪　崔商

张鋋

吴郡张鋋，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补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迳中出，拜而请曰 ：“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 。”鋋因问曰 ：“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 ：“非也，乃巴西侯耳 。”鋋即随之。入山迳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鋋于门曰 ：“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 。”入久之而出，乃引鋋曰 ：“客且入矣 。” 鋋既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鋋趋而拜。既拜，其人揖鋋升阶，谓鋋曰 ：“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 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 。” 鋋又拜以谢。已而命开筵置酒，其所玩用，皆华丽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 ：“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 。”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 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钜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鋋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钜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白额侯酒酣，顾谓鋋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鋋曰 ：“未卜君侯所以尚者，愿教之 。”白额侯曰 ：“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 鋋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 ：“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 ：“吾之言乃戏耳， 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 。”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 与坐，且问曰 ：“何为而来乎？ “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 。”巴西侯曰 ：“所忧者何也？”曰 ：“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 ：“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鋋亦假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龛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钜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龛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鋋既见，大惊，即出山迳，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 ：“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 。”遂围其龛，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缯帛，涂至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从绝其患也。（出《宣室志》）

杨叟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仅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 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则非吾之所知也 。”宗素既闻之，以为生心故不可得也，独修浮图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图铸其像，已而自赍食，诣郡中佛寺饭僧。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迳中，见山下有石龛，龛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 ：“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术者耶？”僧曰 ：“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笑。人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笑，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豪贵之门，亦以善淡谑，故又以之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图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菩提投崖以饲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 。”宗素因告曰 ：“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虽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 。”僧曰 ：“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吾岂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兽，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 。”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 ：“吾既食矣，当亦奉教，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 。”于是整其衣，出龛而礼。礼东方已毕，忽跃而腾上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俄召宗素，厉而问曰 ：“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 ：“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 。”僧曰 ：“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且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图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 。”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出《宣室志》）

孙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 ：“斯袁氏之第也 。”恪迳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曰：“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 ：“不幸冲突， 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 。”青衣具以告。女曰 ：“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 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 ：“谁氏之子？”曰 ：“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唯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 。”良久，乃出见恪。美艳愈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 ：“郎君即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 。”指青衣谓恪曰 ：“少有所须，但告此辈 。”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赡足，巨有金缯。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恪谓曰 ：“既久暌间，颇思从容。愿携衾绸，一来宵话 。”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 ：“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 。”恪曰 ：“未尝有所遇也 。”张生又曰 ：“夫人禀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消，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娶纳之因。张生大骇曰 ：“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 ：“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 ：“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 ：“某一生邅屯，久处冻馁，因滋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 张生怒曰 ：“大丈夫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 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 ：“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俦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鹦鹉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 。”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 ：“善伺其便 。”恪遂携剑，隐于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 ：“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人世也？”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 ：“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 。”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 ：“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 ：“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 “深惧而不敢来谒。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后恪之长安，谒旧友人王相国缙，遂荐于南康张万顷大夫，为经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 ：“去此半程，江壖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 。”恪曰 ：“然 。”遂具斋蔬之类。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迳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 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 而食于生台上。后悲啸扪萝而跃，袁氏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 ：“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 。”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 。”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良久抚二子一恸。乃询于老僧，僧方悟 ：“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于戏! 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诃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方今悟矣 。”恪遂惆怅， 舣舟六七日， 携二子而回棹， 不复能之任也。（出《传奇》）

崔商

元和中，荆客崔商上峡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迟。江滨有溪洞，林木胜绝。商因杖策徐步，穷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桥竹扉，板屋茅舍，延流诘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诣，有尼众十许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见廷内舍上，多曝果栗，及窥其室，堆积皆满。须臾，则自外斋负众果累累而去，商谓其深山穷谷，非能居焉，疑为妖异，忽遽而返。众尼援引留连，词意甚恳。商既登舟，访于舟子，皆曰 ：“此猿猱耳。前后遇者非一，赖悟速返。不尔，几为所残。”商即聚僮仆，挟兵杖，亟往寻捕，则无踪迹矣。（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猿下

楚江渔者　王仁裕　猕猴　翟昭　徐寂之　张寓言　薛放曾祖

杨于度　猕猴

猩猩

好酒　能言　焦封　猓然　狨猩猩

好酒

猩猩好酒与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詈云：“诱我也。”乃绝走而去之。去而复至。稍稍相劝，顷尽醉。其足皆绊。或图而赞之曰：“尔形唯猿，尔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养真。”（出《国史补》）

【译文】

猩猩喜欢喝酒，爱穿木鞋。人想要捉它的时候，就把这两样东西放在那里引诱它。猩猩们刚发现的时候，一定会大骂道：“这是引诱我们呢！”于是便很快跑开。但是它们去而复返，渐渐地互相劝酒。顷刻间就全都喝醉，而且它们的脚全被木鞋绊住了。有的人为它们画像并题词道：“尽管你的样子象猿，你的脸面象人，可你的话不能使你感到羞愧，你的智慧不能保护你自身。想学韩信辅佐汉朝？想学李斯相秦？哪里比得上隐居深山，躺在高处修养你本来的身心？”

能言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帕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如”原作“知”，据《朝野佥载》改）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安南武平县封溪县境内，有猩猩，象美人，能理解人语，知道往事。因为猩猩嗜酒的原因，人们用木鞋把它们捉来，成百成百地关在一个牢笼里。要宰吃的时候，猩猩们自己挑选身体肥胖的送出来，洒泪而别。当时送一只给封溪县令，用手帕盖着，县令问是什么东西，猩猩就在笼子里说道：“只有我和一壶酒罢了。”县令笑了，很喜欢它，就把它养起来。它能传送语言，比人都强。

焦封

前浚仪令焦封罢任后丧妻。开元初，客游于蜀。朝夕与蜀中富人饮博。忽一日侵夜，独乘骑归。逢一青衣，如旧相识。马前传语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从之，心亦疑是误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峥嵘。既坚请入。封乃下马入之。须臾，有十余婢仆至，并衣以罗绔，饰之珠翠，皆美丽其容质。此女仆齐称夫人欲披揖。封惊疑未巳，有花烛两行前引，见大扇拥蔽一女子，年约十七八，殊常仪貌。遂令开扇，引封前，拜揖于堂而坐。前后设琼浆玉馔，奏以女乐。乃劝金樽于封。夫人索红笺，写诗一首以赠。诗曰：“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封捧诗披阅，沉吟良久，方饮尽，遂复酌金樽，仍酬以一绝。诗曰：“心常名宦外，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览诗，笑而言曰：“谁教他误入来？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谁怕留千年万年。”夫人甚喜动颜色，乃徐起，佯醉归帐，命封伸伉俪之情。至曙，复开绮席，歌乐嘹亮，又与封共醉。仍谓之曰：“妾是都督府孙长史女。少适王茂。王茂客长安死，妾今寡居。幸见托于君子，无以妾自媒为过。当念卓王孙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复闻是语，转深眷恋，不出经用余，忽自独行而语曰：“我本读诗书，为名宦。今日名与宦俱未称心，而沉迷于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侍婢闻者，告于夫人。夫人谓封曰：“妾是簪缨家女，君是宦途中人。与君匹偶，亦不相亏耳！至于却欲以名宦荣身，足得诣金阙谒明主也，妾争敢固留君身，抑君显达乎？何伤叹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无使我虚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宝送封入关。及临岐泣别。仍赠玉环一枚。谓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与我幼时所弄之物也。”复吟诗一首以送。诗曰：“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封览诗，受玉环，怆情尤甚，不觉沾洒。留诗别曰：“但保同心结，无劳织锦诗。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见诗，悲哽良久。复劝金爵而别。封虽已发志，回京洛为名宦，亦常怅恨，别是佳丽。方登阁道，见嶮巇，深所郁郁。忽回顾，遥见夫人奔逐，遂惊异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谓封曰：“我不忍与君离，因潜奔赶君。不谓今日复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辇。”封疑讶，复且喜，遂相携达前旅次。至昏黑，有十余猩猩来。其妻奔出见之，喜跃倍常。乃顾谓封曰：“君亦不顾我东去，我今幸女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言讫，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译文】

前浚仪县县令焦封罢任以后死了妻子。开元初年，他客游于蜀地，朝夕与当地的富人饮酒赌博。忽然有一天的夜里，他独自骑马回来，遇见一位婢女，象旧相识似的在马前传话招唤他。他正借酒兴，就笑吟吟地跟着她走。他心里也怀疑是婢女认错了人。片刻来到一所府第，屋亭高峻雄伟。婢女硬让他进去，他就下马走进来。不一会儿，来了十几个婢女，都穿的是绫罗绸缎，佩戴珠翠，都很美丽娇艳。这些女仆一齐说夫人要来会见。他正在惊疑，已经有两行花烛前边引路，一面大扇拥蔽着一位女子走来。这位女子年约十七八岁，容貌异常艳丽。于是她就让人移开扇子，把焦封领到面前。焦封作揖下拜，在堂中落坐。前后摆上美酒及山珍海味，歌舞伎开始演奏。女子就向焦封劝酒。她找来红笺，写了一首诗赠给焦封。诗是这样的：“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焦封捧着诗笺阅读，沉吟了好久。刚喝尽一杯，就又被斟满。焦封也酬答一首诗：“心常名宦外，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看了诗，笑着说道：“谁让他误入来！要是不留，也不行呀！”焦封也笑着回答：“恐怕不留。谁怕留一千年一万年！”夫人非常高兴，喜形于色，就慢慢地站起来，装作喝醉了，回到帐内，让焦封作夫妻之事。到天亮，又摆开酒宴，歌乐大作，喝得大醉。夫人对焦封说：“我是都督府孙长史的女儿，年轻时嫁给王茂，王茂客死在长安。我现守寡而居，有幸托付给你，你不要把我自己作媒当成为错，应该想想卓王孙家，卓文君爱上了司马相如，也曾经这样。”焦封听了这些话，对她的眷恋更加深切。他一个多月没有出去。忽然有一天他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我本来是为了功名仕途而苦读诗书的，现在功名不成，官位没有，而沉迷于酒色，一个多月不出去，不是大丈夫啊！”有的婢女听到了，就告诉了夫人。夫人对焦封说：“我是显贵人家的女儿，你是仕途上的人，和你匹配，也亏不着你。至于要想用功名仕宦来荣身，那就要到京城去见明主，我哪敢死死地留住你的身子，而影响你的前途呢？你何必如此伤心地叹气！”焦封说：“感谢夫人体谅我，不让我虚度一生老死在蜀城中。”夫人于是就把金银珠宝送给焦封，让他入关。等到在道上挥泪而别，又送一枚玉环给他。她对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是我小时一直玩弄的东西，你要好好珍藏它。”又吟诗一首送给他。诗曰：“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焦封看了诗，接受了玉环，更加悲伤，不知不觉泪洒如雨。也留一诗给她：“但保同心结，无劳织锦时。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看了诗，哭泣了好久，又敬上一杯酒而别。焦封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回京洛求取功名富贵，心里也常常怅然若失。他离别了这个佳人，刚登上阁道，见山路艰险难行，草木深深，一回头，远远望见夫人飞奔着赶来。于是他就惊异地等着她。她很快来到他的面前，悲泣不止。她对他说：“我不忍心和你离开，就偷偷地跟在后面追赶你。不要以为今天是又来看看你，请你带着我一块到京城吧！”焦封惊疑，而且高兴，于是就领着她到前面的一个客栈住下。到了傍晚，来了十几只猩猩，他的妻子跑出去见它们，非常高兴，就看着焦封说：“你也不顾我，独自东去，我现在多亏女伴来找我回山。请你自己珍重。”说完，她变成一只猩猩，和同伴们追逐着跑了，不知到哪儿去了。

猓然

剑南人之采猓然者，得一猓然，其数十猓然可得。何哉？猓然有伤其类者，聚族悲啼，虽杀之不去。此禽兽之状而人心也。乐羊、张仁愿、史牟，则人之状而禽兽心也。（出《国史补》）

【译文】

剑南捕获猓然的人，只要捕到一只猓然，就可以捕到几十只猓然。为什么呢？因为猓然有同情它同类的性情。同类出了事，它们就整个家族聚集到一起悲啼，即使杀死它们也不肯离去。这是禽兽之身而长了人心。乐羊、张仁愿、史牟之流，则是人身长了禽兽之心。

狨

狨者猿猱之属，其雄毫长一尺、尺五者，常自爱护之，如人披锦绣之服也。极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为暖座者是也。生于深山中，群队动成千万。雄而小者，谓之狨奴。猎师采取者，多以桑弧檑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闻人犬之声，则舍群而窜。抛一树枝，接一树枝，去之如飞。或于繁柯秾叶之内藏隐之。身自知茸好，猎者必取之。其雌与奴，则缓缓旋食而传其树，殊不挥霍。知人不取之，则有携一子至一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则拔其矢嗅之，觉有药气，则折而掷之。嚬眉愁沮，攀枝蹲于树巅。于时药作抽掣，手足俱散。临堕而却揽其枝，揽是者数十度。前后呕哕，呻吟之声，与人无别。每口中涎出，则闷绝手散。堕在半树，接得一细枝稍，悬身移时，力所不济，乃堕于地。则人犬齐到，断其命焉。猎人求嘉者不获，则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则解摘其子，湉去复来，抱其母身，去离不获，乃母子俱毙。若使仁人观之，则不忍寝其皮，食其肉。若无悯恻之心者，其肝是铁石，其人为禽兽。昔邓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叶塞疮。芝曰：“吾违物性，必将死焉。”于是掷弓矢于水中。山民无识，安知邓芝之为心乎？（出《玉堂闲话》）

【译文】

狨是猿猴的一种。那些雄性的，毛长一尺到一尺半，经常自己爱护它的毛，就象人穿了一套很漂亮很值钱的衣服。极好的狨毛颜色象金子，如今大官们做暖座用的就是这种毛皮。狨生在深山之中，一群狨动不动就成千上万。雄性而且还没长大的，叫“狨奴”。猎人捕狨，大多用桑木条做成的弓和用檑树条做的箭射它。那些雄性而且有长毛的，听到人和狗的声音，就离开群体而逃窜，抛开这个树枝，又抓到另一个树枝，行动如飞。或者在茂密的枝叶间隐藏着。它自己知道自己的毛好，猎人一定会捉它。那些雌性的和狨奴，则是慢慢地一边吃着东西一边从这树到那树，不着急因为它知道人不捉它。有许多怀里抱着一两个小崽。那些雄性的，如果有中箭的，就把那箭拔出来闻一闻，觉出有药味，就把箭折断扔掉，皱着眉头，沮丧忧愁，攀着树枝蹲到树的最顶端。在药物发作的时候，它就开始抽搐，手脚全都抓不紧，要掉下来了，却死死地抓着树枝不放，抓这个枝抓不住，又抓另一个，一直抓几十次。前前后后的全都呕吐，呻吟的声音和人一样。每一次有涎水从口中流出来，就憋闷得松开手，掉到半树上抓到一根细枝就不放，在半空里悬挂半天，实在支持不住了，便掉到地上来。人和狗就同时上去，结果它的性命。猎人捉好的捉不到，就射那些雌性的。雌性的如果中了箭，就把怀里抱的小崽扔出去。小崽被扔出去又跑回来，跑着它母亲的身体。即使跑开了，不被猎人捉获，那就要母子一块死。如果让仁慈的人看了这场面，就会不忍心睡在它的皮上，不忍心吃它的肉。如果没有怜悯之心，他的心肝就是铁石，他这人就是禽兽。以前邓芝射母猿，猿的儿子为它把箭拔出来，用树叶把伤口塞上，邓芝说：“我违背了生物的本性，一定要死了。”于是他把弓和箭扔到河里去。山民没有知识，哪知道邓芝的用心呢？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说狐　瑞应　周文王　汉广川王　陈羡　管辂　习凿齿　陈斐　孙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狐神　张简　僧服礼　上官翼　大安和尚

说狐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盅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出《玄中记》）

【译文】

狐狸活五十岁就能变成妇人，一百岁就能变化成美女，变化成神巫，或者变化成成年男子与女人发生性行为，能知道千里之外的事，善于盅惑迷人，使人丧失理智。狐狸活到一千岁就能和天沟通，叫做“天狐”。

瑞应

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气，及盅毒之类。（出《瑞应编》）

【译文】

九尾狐是神兽。它的身体是红色的，四条腿九只尾巴，出自青丘国。它叫起来声音象婴儿。吃了九尾狐的人，不能遇上妖邪之气和毒虫什么的。

周文王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纣，免西伯之难。（出《瑞应编》）

【译文】

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散宜生到涂山去弄到一只青色狐狸，把它献给商纣王，就免除了周文王的灾难。

汉广川王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柩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白狐一头，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因生疮，至死不差。

【译文】

汉朝广川王喜欢挖掘坟墓。一次，挖开栾书的坟墓，里边的棺木器物全都烂光了，只有一只白狐狸，见了人吓跑了。左右的人去追没追上，用戟伤了它的一只脚。这天晚上，广川王梦见一位胡须和眉毛全白的男子来对他说：“为什么伤我的左脚？”那男子用手杖敲广川王的左脚。广川王醒之后，左脚肿痛，就生了疮，到死也没治好。

陈羡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羡为西海都尉。其部曲士灵孝无故逃去，羡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羡久不见，囚其妇。其妇实对，羡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避。羡使人扶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索阿紫，阿紫雌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寤。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名曰阿紫，化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也。”（出《搜神记》）

【译文】

后汉建安年间，沛国郡人陈羡是西海都尉。他的部下有一个叫灵孝的，此人是个寡闻陋见的人，无缘无故就逃跑了。陈羡想要杀了他。过了不久，灵孝又跑了。陈羡很长时间见不到灵孝，就把灵孝的妻子囚禁起来。灵孝的妻子说了实话。陈羡说：“这一定是被鬼魅弄去了，应该出去找找。”于是他就率领几十名骑兵，领着猎狗，在城外周旋寻找。果然发现灵孝在一个空坟墓里。灵孝听到人和狗的声音，感到奇怪而躲避。陈羡让人把他扶回来，他那样子很象狐狸了。一点也不再和人相适应，只哭着喊着找阿紫。“阿紫”是一只雌性狐狸的名字。十几天之后，才渐渐清醒了些。他说：“狐狸刚来的时候，在屋拐角鸡窝旁边变化成一位美妇人的样子，自称阿紫，向我招手。如此不止一回两回。忽然有一天就跟她去了。就把她当妻子，天黑就和她一起回到她家。遇上狗狗也发觉不了。”他说与阿紫在一起其乐无比。道士说这是山怪。狐狸是先古的一位淫妇，名叫阿紫。变成了狐狸，所以这一类鬼怪大多自称阿紫。

管辂

魏管辂常夜见一小物状如兽，手持火，向口吹之，将爇舍宇。辂命门生举刀奋击，断腰，视之狐也。自此里中无火灾。（出《小说》）

【译文】

魏时管辂曾经在一天夜里发现一个样子象兽的小东西，手里拿着火，用口吹着，要点着房屋。管辂让门生举刀用力击打，砍断了它的腰，一看，是一只狐狸。从此这条街上没有火灾。

习凿齿

晋习凿齿为桓温主簿，从温出猎。时大雪，于临江（明抄本“临江”作“江陵”）城西，见草雪上气出。觉有物，射之，应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带绛缯香囊。（出《渚宫故事》）

【译文】

晋朝时习凿齿是桓温的主簿。他跟着桓温出去打猎。当时正下着大雪。在临江城西，发现草雪上冒出气来，觉出其中有东西，就用箭射。那东西应弦而死。去取出来一看，是一只老公狐狸，脚上带着一个绛红色丝绸香囊。

陈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愁不乐。将行，卜吉凶。日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卜者曰：“君去，自当解之。”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訇訇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鬼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府君能赦我，当深报君耳。”斐曰：“汝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今字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难，若呼我字，当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义也。”即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明日，夜有击户者。斐曰：“谁。”曰：“伯裘也。”曰：“来何为？”曰：“白事。北界有贼也。”斐验之果然。每事先以语斐，无毫发之差，而咸曰圣府君。月余，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于诸侯谋杀斐。伺旁无人，便使诸侯持杖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即有物如曳一疋绛，剨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缚取考讯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侯谋杀斐。会诸侯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君所召。虽效微力，犹用惭煌。”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不得复与府君相往来也。”遂去不见。（出《搜神记》）

【译文】

酒泉郡，每位太守到任，都不久就死。后来有一位渤海人陈斐被授为酒泉郡守。他忧愁不乐。要启程的时候，他去占卜吉凶。卜者说：“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陈斐不理解这话。卜者说：“你去了，自然就理解了。”陈斐到任以后，侍医有一个叫张侯的，直医有一个叫王侯的，士卒中有一个叫史侯的，一个叫董侯的。陈斐心里明白了，这就是所说的“诸侯”。于是他就和这些人保持距离，不亲近他们。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心里想着“放伯裘”的意思，不知说的是什么。半夜以后，有一个东西来到陈斐被上，他便用被把它蒙上捉住了它。那东西一跳一跳地发出哄哄的响声，外面的人听到了，拿着灯火进来，要杀它。它就说话了：“我其实没有恶意，只要府君能饶我，我一定重重地报答。”陈斐说：“你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忽然来冒犯太守？”它说：“我本来是一只千岁的狐狸，现在名叫伯裘，已经好多年了。如果府君有急难，喊我的名字，就能化解。”陈斐就高兴地说：“可真是‘放伯裘’的意思！”于是就放了伯裘。忽然有一道红光象电一样，从窗口飞出去。第二天夜里，有敲门的，陈斐问：“谁？”外边有人说：“是伯裘。”陈斐问：“来干什么？”伯裘说：“说一件事。北边有贼！”陈斐去查验一下，果然有贼。每次有事，伯裘都先来告诉陈斐，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人们都说陈斐是一位圣明的府君。一个多月以后，主簿李音和陈斐的婢女私通，而后他就怕伯裘告诉陈斐，于是他就和诸侯谋划要杀死陈斐。瞅准一个旁边无人的机会，他便让诸侯拿着棍棒进屋，想要打死陈斐。陈斐恐惧，就大喊：“伯裘快来救我！”立即有一个东西象扯起来的一疋红绸子，带着响声飞进来。李音、诸侯吓得趴在地上，丢了魂一样。陈斐就把他们绑起来审讯。他们都服罪，说，陈斐到官，李音就已经怕失去权力，与诸侯谋划杀陈斐，赶上诸侯被排斥，事没成。陈斐就把他们杀了。伯裘就向陈斐谢罪说：“我没来得及向府君报告李音的奸情，就被府君召来，尽管尽了一点力，还是很惭愧很不安。”一个多月以后，伯裘向陈斐告辞，说：“今后我应该上天了，不能再与府君来往了。”于是就逝去不见了。

孙岩

后魏有挽歌者孙岩，取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狐尾。岩惧而出之。甫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人。初变为妇人，衣服净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之，近者被截发。当时妇人着彩衣者，人指为狐魅。（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后魏时，有一个以唱挽歌为职业的人，名叫孙岩。他娶妻三年，妻子一直不脱衣服睡觉。孙岩心里很奇怪。有一回他见妻子睡了，他就偷偷地解开她的衣服，见她有一个三尺长的尾巴，象狐狸尾巴。孙岩害怕就休弃了她。刚要离开，妻子拿起剪刀剪掉他的头发就跑了。邻居去追她，她变成一只狐狸，追不上了。这以后京城里被剪去头发的有一百三十人。狐狸先变成一位妇人，打扮得花枝招展，走在路上。人见了都很喜欢她，走近她的就被剪去头发。那时候凡是穿彩衣的妇人，人们都指为狐妖。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淳于智卜。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愕惧，遂驰诣智。智曰：“祸甚急，君速归！在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惧，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出《搜神记》）

【译文】

夏侯藻的母亲病得很厉害，他将要到淳于智那去占卜。有一只狐狸面对他家门口嗥叫，他非常惊惧。于是他就跑到淳于智那儿去。淳于智说：“灾祸来得非常急，你赶快返回去，在狐狸嗥叫的地方，拍着胸口啼哭，让全家人感到吃惊、奇怪，大大小小都出来。有一个人不出来，你的哭声也不要停止。这样，你的祸便可以免除了。”夏侯藻照办了。他的母亲也带着病走出来，全家人都集中到外边来了。这时候，五间堂屋，轰然一声倒塌了。

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弟子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

【译文】

胡道洽，自己说他是广陵人，喜欢音乐、医术一类事情。他身上有臊味，自己经常用名香防止。他只忌怕厉害的狗。他自己弄清了死的日子，嘱咐弟子们说：“我一咽气就出殡，不要让狗见到我的尸体。”他死在山阳。入殓之后，人们觉得棺木很轻，就打开看。棺中没有他的尸体了。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狐狸。

北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中，朔州府门，无故有小儿脚迹，及拥土为城雉之状。察之乃狐媚。是岁，南安王（“南安王”原作“安南正”，按《北齐书》武平五年，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反。安南正当是南安王讹倒），起兵于北朔。（出《谈薮》）

【译文】

北齐后主武平年间，朔州府门外，无缘无故出现了小孩的脚印儿以及堆土作城墙的样子，经观察是狐狸作怪。这一年，南安王在北朔发起兵变。

宋大贤

隋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聍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无妖怪。（出《法苑珠林》）

【译文】

隋朝南阳西郊有一所亭楼，人不能在里边过夜。在里边过夜就会有祸事发生。本邑人宋大贤坚持正义之道，曾经宿在亭子里。夜里，他坐在那里弹琴，忽然有一个鬼从楼梯下面走上来，和宋大贤说话。那鬼咬牙瞪眼，样子很可怕。宋大贤弹琴如旧，并不害怕。鬼就离去，到外面去找了一个死人头回来，对宋大贤说：“难道你能睡着吗？”于是就把死人头扔到宋大贤眼前。宋大贤说：“很好。我夜里睡觉没有枕头，正想要弄个玩艺儿。”鬼又离去，好久才回来，说：“难道你敢和我搏斗吗？”宋大贤说：“好！”话没说完，鬼已来到他的面前。他便迎上去捉住鬼的腰。鬼只是焦急地说了个“死”字，宋大贤就把它杀死了。第二天一看，竟是一只老狐狸。从此这亭舍里再也没有妖怪了。

长孙无忌

唐太宗以美人赐赵国公长孙无忌，有殊宠。忽遇狐媚。其狐自称王八。身长八尺余，恒在美人所。美人见无忌，辄持长刀斫刺。太宗闻其事，诏诸术士。前后数四，不能却。后术者言：“相州崔参军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恒谓其僚云：“诏书见召，不日当至。”数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谓美人曰：“崔参军不久将至，为之奈何？”其发后止宿之处，辄具以白。及崔将达京师，狐便遁去。既至，敕诣无忌家。时太宗亦幸其第。崔设案几，坐书一符。太宗与无忌俱在其后。顷之，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或长或短，状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诸君等为贵官家神，职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赂也。”崔令捉狐去。少顷复来，各著刀箭，云：“适已苦战被伤，终不可得。”言毕散去。崔又书飞一符。天地忽尔昏暝。帝及无忌惧而入室。俄闻虚空有兵马声。须臾，见五人，各长数丈，来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阶，小屈膝。寻呼帝及无忌出拜庭中。诸神立视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烦执事取之。”诸神敬诺，遂各散去。帝问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闻兵马声，乃缠一狐坠砌下。无忌不胜愤恚，遂以长剑斫之。狐初不惊。崔云：“此已通神，击之无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奸私，神道所殛，量决五下。”狐便乞命。崔取东引桃枝决之，血流满地。无忌不以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间五百，殊非小刑。为天曹役使此辈，杀之不可。”使敕自尔不得复至相公家，狐乃飞去。美人疾遂愈。（出《广异记》）

【译文】

唐太宗把一个美人赐给赵国公长孙无忌。这美人受到非常的恩宠，但她忽然被狐狸迷住了。那狐狸自称叫王八，身长高八尺有余，经常呆在美人的住所里。美人见到长孙无忌，就拿着长刀砍他。唐太宗听说这事以后，诏来诸术士，前前后后好几次，也不能把狐狸赶走。后来术士们说，相州的崔参军能治好这病。当初崔参军在州里对同僚们说：“皇帝下诏书召见我，不几天诏书就能到。”几天后诏书果然送到。崔参军便起程回京。王八悲伤地哭泣，对美人说：“崔参军不久就要到了，怎么办啊？”崔参军出发后，他的止宿之处，王八总是详细地告诉美人。等到崔参军要到达京城的时候，狐狸便逃跑了。崔参军到达后，皇上让他到长孙无忌家里去。当时唐太宗也来到长孙无忌的家中。崔参军摆放了几案，坐下书了一道符。唐太宗和长孙无忌都坐在他的后面。不一会儿，宅子里井、灶、门、厕及十二辰宿等几十人，或高或矮，奇形怪状，全站在院子里。崔参军呵斥他们说：“你们作为这一家的家神，责任不小，为什么让一只妖狐进到家里来？”神们上前说道：“这是一只天狐，我们的能力制不住它，并没有受贿赂。”崔参军让他们去捉拿那妖狐。片刻他们又回来了，说，刚才已经苦战过，被狐狸打伤，始终不能捉到它。说完他们便散去。崔参军又写了一道符，这道符飞上天去，天地忽然间昏暗下来。唐太宗和长孙无忌吓得退到屋里去。不一会儿听到半空里有兵马的声音。立刻，出现五个人，各有几丈高，来到崔参军面前，站成一行行礼。崔参军就下到阶下，稍微屈一下腿，请皇帝和长孙无忌到院子里来与诸神见面，诸神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罢了。崔参军说：“赵国公家里有一只妖狐，烦请各位去把它捉来。”诸神答应一声，就各自散去了。皇帝问是什么神，崔参军说是五岳神。又听到兵马声，就有一只被绑的狐狸被扔到墙下。长孙无忌不胜愤怒，就用长剑去砍。那狐狸一开始并不害怕。崔参军说：“这狐狸已经通神，打它没好处，自讨麻烦罢了。”于是他宣判道：“你任意作奸淫之事，按神道是应该处死的，现在酌情裁决，打你五下。”狐狸便乞求饶命。崔参军便用东引桃枝打它五下。狐狸血流满地。长孙无忌不大高兴，只恨打得太少。崔参军说：“五下是人间的五百下，绝对不是小刑罚。因为天府要使用它，杀了是不行的。”他下令从此以后不准狐狸再到长孙无忌家来。狐狸便飞去。美人的病便好了。

狐神

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初年以来，百姓大多都信奉狐神，在屋里祭祀狐狸以求狐狸施恩。狐狸吃的喝的和人一样。各家供奉的不是一样的牌位。当时有这样的谚语：“无狐魅！不成村。”

张简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讲罢归舍，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适煮菜冷，兄来何迟？”简坐，久待不至，乃责其妹。妹曰：“元不见兄来，此必是野狐也。更见即杀之！”明日又来。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鬼魅适向舍后。”简遂持棒。见真妹从厕上出来，遂击之。妹号叫曰：“是儿。”简不信，因击杀之。问络丝者，化为野狐而走。（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国子监助教张简，是河南缑氏县人。他曾经在乡学讲《文选》。有一只野狐狸变化成张简的样子，讲了一课书之后走了。不一会儿张简来了，弟子们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张简惊异地说：“前面来的那个定是野狐。”讲完课回到家里，见妹妹坐在那里缠线。妹妹对张简说：“刚才做的莱都凉了，哥哥为什么回来晚了？”张简坐在那里等妹妹端上饭菜来，等了半天也没端上来。张简就责备妹妹。妹妹说：“我根本不知道哥哥回来了，这一定是野狐狸装的，哥哥再见了应该杀了她！”第二天，张简回来了，见妹妹坐在那里缠线。妹妹对张简说：“妖怪刚才到房后去了。”张简就拿了棒子，见他真妹妹从厕所里出来，张简举棒就打，妹妹号叫说：“是我！”张简不信，就把她打死了。回去问那个缠线的妹妹，缠线的妹妹变成一只狐狸跑了。

僧服礼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礼谒之者，见其形底于天，久之渐小，才五六尺，身如红莲花在叶中。谓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为正身。”礼敬倾邑。僧服礼者，博于内学。叹曰：“正法之后，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于无法。像法处乎其间者，尚数千年矣！释迦教尽，然后大劫始坏。劫坏之后，弥勒方去兜率，下阎浮提。今释迦之教未亏，不知弥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幡花旄盖，悉是冢墓之间纸钱尔。礼抚掌曰：“弥勒如此耶？”具言如状，遂下走，追之不及。（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永徽年间，太原有一个人自称是弥勒佛。礼拜他的人见他的身形高入云天，过一会儿就渐渐变小了，才五六尺高，身体就象红莲花在莲叶当中。他对人们说：“你们知道佛有三个身子吗？其中最大的是正身。”全城的人都祭祀他，尊敬他。和尚服礼精通佛学，他叹道：“释迦矣尼得佛法之后，才进入像法，像法之外，还有末法，末法的‘法’，到了‘无法’的程度。像法处于其间，差不多几千年了。释迦牟尼的教到头了，然后大劫才毁坏。大劫毁坏之后，弥勒佛才去兜率天，到阎浮提去。现在释迦牟尼的教并没有亏缺，不知弥勒佛为什么竟然下来了？”于是他就虔诚的行礼，就象对弥勒佛行礼那样。忽然看到脚下是一只老狐狸，旗幡花盖等等，全是坟墓之间的纸钱。服礼拍着手说：“弥勒佛就是这个小样吗？”他详细地说了这些眼见之物。狐狸就往下跑去，服礼追它没追上。

上官翼

唐麟德时，上官翼为绛州司马。有子年二十许，尝晓日独立门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行过门前。此子悦之，便尔戏调，即求欢狎。因问其所止，将欲过之。女云：“我门户虽难，郎州佐之子，两俱形迹，不愿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来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辞，此子将欲便留之，然渐见许。昏后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来。经数日，而旧使老婢于牖中窥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断，终不能制。魅来转数，昼夜不去。儿每将食，魅必夺之杯碗，此魅已饱，儿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贻儿。至手，魅已取去。翼颇有智数，因此密捣毒药。时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两叠，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遍与妻子，末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令烧毁讫，合家欢庆。此日昏后，闻远处有数人哭声，斯须渐近，遂入堂后，并皆称冤，号擗甚哀。中有一叟，哭声每云：“若痛老狐，何乃为喉咙枉杀腔幢？”数十日间，朝夕来家，往往见有衣衰绖者，翼深忧之。后来渐稀，经久方绝，亦无害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麟德年间，上官翼是绛州司马。他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曾经有一天独自站在门外，有一个十三四岁，姿色绝美的女子打门前路过。他儿子很喜欢这女子，就和她调戏，寻欢作乐。他儿子问女子家住哪里，想要到她家去一趟。女子说：“我家虽然很艰难，你是州官的儿子，两方面的形迹，我都不想让人知道。只要你能有真心，有机会我就来找你。”上官翼的儿子邀请她来，从早到晚地盼望。女子一开始的时候坚决地推辞。上官翼的儿子想要把她留住。后来渐渐地她就答应了。黄昏后，他在徘徊留连地等她，到时候她果然来了。从此后，她常常在夜间前来。几天后，被一位老婢女从窗口看见了，便知道是妖怪。老婢女把这事告诉了上官翼。上官翼千方百计地禁止，始终不能禁得住。而且那妖怪来得更频了，白天黑夜不离开。儿子每当要吃东西的时候，妖怪就夺去碗筷杯子什么的。妖怪已经吃饱了，而儿子还没吃。上官翼曾经亲自做吃的，分给儿子吃，刚送到，东西已被妖怪拿去。上官翼很有智慧。他因此偷偷地捣细一些毒药。当时是晚秋，油麻刚成熟。上官翼就让人熬了两叠油麻，把其中的一叠放了毒药。先拿那叠好的吃，妻子儿女全都吃过之后，最后才给儿子吃。未等儿子接去，妖怪先接了去。这时候便把有毒的拿过来，递给儿子，又被妖怪接了去。一连给了几次。妖怪忽然变成一只老狐狸，跌跌撞撞地倒了下去。上官翼让人把它捉住，立刻把它烧毁。全家欢庆。这天黄昏之后，听到远处有几个人的哭声，片刻之间渐渐靠近，于是就进到堂屋后边，一齐喊冤，捶着胸口号哭，很是悲哀。其中有一个老头，哭着说：“你痛死老狐了！为什么竟然为了口欲而枉杀了身子呢？”几十天当中，这些狐妖一早一晚都到上官翼家里来，常常看到有穿丧服的。上官翼非常忧虑。后来渐渐来得少了，时间久了便断绝，不再来了，也没有别的危害。

大安和尚

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宫，前后所言皆验，宫中敬事之。数月，谓为真菩萨。其后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见女菩萨未？安曰：“菩萨何在？愿一见之。”敕令与之相见。和尚风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观心，试观我心安在？”答曰：“师心在塔头相轮边铃中。”寻复问之。曰：“在兜率天弥勒宫中听法。”第三问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悦。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罗汉地，则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罗汉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萨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词屈，变作牝狐，下阶而走，不知所适。（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自称是圣菩萨，人的意念在什么地方，她一定知道。武则天把她召入宫中，她前后说的都很准。宫中对她很敬重。几个月之后，称她为真菩萨。后来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他见过女菩萨没有。大安说：“菩萨在哪？请让我见一见。”武则天就让他们相见。相见之后，大安和尚表现出藐视的神彩。许久，大安和尚说：“你善于观察人的意念，请看看我的意念在哪儿。”女人回答说：“大师的意念在塔顶相轮边铃之中。”不一会儿又问，她说：“在兜率天弥勒佛宫中听法。”第三次问她，她说：“在非非想天。”她说得全对。武则天很高兴。大安于是暂且把意念放在四果阿罗汉地，她便不知道了。大安呵斥道：“我的意念才放在阿罗汉地你已经不知道了，如果放到菩萨诸佛之地，你怎么可能知道？”女人词穷，变成一只母狐狸，下阶跑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沈东美　杨伯成　叶法善　刘甲　李参军

李项生

唐垂拱初，谯国公李崇义男项生染病。其妻及女于侧侍疾。忽有一狐，从项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数日，项生亡。（出《五行记》

【译文】

唐朝垂拱年初，谯国公李崇义的儿子李项生生病，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身边侍候。忽然有一只狐狸从李项生的被窝里钻出来，顷刻间就不见了。几天之后，李项生死了。

王义方

唐前御史王义方黜莱州司户参军，去官归魏州，以讲授为业。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瓦甓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袭碎其书。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竟不能禁止。无何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前御史王义方被罢黜了莱州司户参军，离开官位回到魏州，以讲授学业为职业。当时乡里有个叫郭无为的人很有道术，他教王义方使用狐狸。王义方虽然能把狐狸呼唤出来，但是狐狸不听使唤，还遭到群狐的强烈反抗，常常扔瓦片袭击他。有时候他正在诵读，就扯裂他的书，听到空中有声音说：“你有什么神术，就想要使唤我呢？”王义方到底不能禁止它们。不久他就死了。

何让之

唐神龙中，庐江何让之赴洛。遇上巳日，将陟老君庙，瞰洛中游春冠盖。庙之东北二百余步，有大丘三四，时亦号后汉诸陵。故张孟阳七哀诗云：“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膴膴。”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独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盘石，可容数十人坐。见一翁，姿貌有异常辈。眉鬓皓然，著賨幪巾襦裤，帻乌纱，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闺阁绮罗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俄有一贵戚，金翠车舆。如花之婢数十，连袂笑乐而出徽安门，抵榆林店。又睇中桥之南北，垂杨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绮陌，轧乱香尘。让之方叹栖迟，独行踽踽，已讶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阳女儿多，无奈孤翁老去何？”让之遽欲前执，翁倏然跃于丘中，让之从焉。初入丘，曛黑不辨，其逐翁已复本形矢。遂见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让之却出玄堂之外。门东有一筵已空。让之见一几案，上有朱盏笔砚之类，有一帖文书，纸尽惨灰色，文字则不可晓解。略记可辨者。其一云：“正色鸿焘，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萠，垠倪散截。迷肠郗曲，霨（音朦）零（音乙林反）霾曀（入声）。雀燬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袾袾晰晰。□用秘功，以岭以穴。柂薪伐药，莽榤万茁。呕律则祥，佛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其二辞曰：“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涒徐。蛇蜕其皮，吾亦神摅。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踝？霞袂云袽。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云：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后文甚繁，难以详载。让之获此书帖，喜而怀之，遂跃出丘穴。后数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静来访让之。说云：“前者所获丘中文书，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祸福中国。郎君必能却归此，他亦酬谢不薄。其人谓志静曰：“吾已备三百缣，欲赎购此书。如何？”让之许诺。志静明日，挈三百缣送让之。让之领讫，遂话志静，言其书以为往还所借，更一两日当征之，便可归本。让之复为朋友所说，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还之？所纳绢，但讳之可也。”后志静来，让之悉讳，云：“殊无此事，兼不曾有此文书。”志静无言以退。经月余，让之先有弟在东吴，别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与让之话家私中外，甚有道。长夜则兄弟联床。经五六日，忽问让之：“某闻此地多狐作怪，诚有之乎？”让之遂话其事。而夸云：“吾一月前，曾获野狐之书文一帖，今见存焉。”其弟固不信，宁有是事？让之至迟旦，揭箧，取此文书帖示弟。弟捧而惊叹。即掷于让之前，化为一狐矣。俄见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状，跨白马，南驰疾去。适有西域胡僧贺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叹让之相绐，让之嗟异。未几，遂有敕捕，内库被人盗贡绢三百匹，寻踪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让之囊检焉。果获其缣，已费数十匹。执让之赴（“赴”原作“越”，据明抄本改）法。让之不能雪，卒毙枯木。（出《乾鐉子》）

【译文】

唐朝神龙年间，庐江的何让之到洛阳去，赶上一个三月三，就去登老君庙，俯视洛阳城中人们游春衣帽纷呈车盖连连的景象。庙的东北二百多步的地方，有三四个大坟丘，当时叫做后汉诸陵。所以张孟阳《七哀》诗说：“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膴膴。”原陵就是光武陵。有一座陵墓上独特地长着几棵枯柏，那下边是盘石，可容下几十人坐在那里。那里现在坐着一位老头。这老头的神态相貌与一般老头不大一样。他的眉毛、鬓发都白了，穿的是当时最时髦的布料做成的衣裤，头顶乌纱，抱着膝向南瞭望。他吟诵道：“野田荆棘春，闺阁绮罗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何让之又望见一位贵戚。这位贵戚的车子金翠辉映，前后有几十个如花似玉的婢女，她们衣袖相连地说笑着从徽安门里走出来。贵戚来到榆林店。又望视中桥南北。垂杨在高空飘拂，繁花在上苑开放，紫禁宫中绮丽的小路上，车子轧乱了香尘。何让之正在感叹歇息，踽踽独行，已经惊讶前面吟诗的老头不是非常人。老头忽然又吟道：“洛阳女儿多，无奈狐翁老去何。”何让之急忙上前想要捉住他。只见他倏地就跳进坟丘里了。何让之也跟了进去。坟丘里很昏暗，看不清东西。何让之追赶的那个老头已经恢复了原形。于是就有一只狐狸跳出来。狐狸的尾巴上有流星一样的火花。何让之也退到玄堂外边来。门东有筵席，已经空了。何让之看到席上有一张几案，几案上有红色小杯、笔墨之类的东西，还有一帖文书。文书的纸全都是惨灰色的，上边的文字已经不能辨认。现将略微可辨的记在下面。其一是：“正色鸿焘，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萠，垠倪散截。迷肠郗曲，霨零霾曀。雀燬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袾袾晰晰。□用秘功，以岭以穴。柂薪伐药，莽榤万茁。呕律则祥，佛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其二是：“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涒徐。蛇蜕其皮，吾亦神摅。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踝，霞袂云袽。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目是：“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后边的文字特别繁杂，难以详细记载。何让之得了这一书帖，很高兴地把它揣起来。于是他就跳出墓穴。几天之后，河北岸同德寺的和尚志静来拜访何让之。志静说：“前两天你得到的坟丘里的文书，不是你能用的，留下是不祥的。那个人与天界来往密切，可以左右中国的祸福。你要是一定能把文书退还给他，他给你的酬谢也不会少的。那个人对我说，‘我已经准备了三百匹绢，想要赎回这帖书。’怎么样？”何让之同意了。第二天，志静拿来三百匹绢送给何让之。何让之收下之后，就欺骗志静，说那文书已被别人借去了，得过几天把它要回来就可以归还本人。何让之又把这事对朋友讲了。朋友说：“这个志静和尚也是妖物，为什么要还给他？收他的那些绢，只要不承认就行。”后来志静来取文书，何让之全不承认，既不承认志静送来过绢，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文书。志静也没说什么便走了。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何让之的弟弟来了。他这个弟弟在东吴，兄弟分别已经一年多了。弟弟和他说家事的里里外外，说得很有道理。夜间，兄弟俩床挨床睡在一起。过了五六天，弟弟忽然问何让之：“我听说这地方有很多狐狸作怪的事，真有这样的事吗？”何让之就讲了那件事，自夸地说：“我在一个月前，曾经得到野狐狸的一帖文书，现在就在我这儿。”他弟弟根本不信，说：“难道有这样的事？”何让之等到天要亮的时候，打开箱子，把文书拿出来给弟弟看。弟弟捧着文书惊叹。立即就扔到何让之面前，变成一只狐狸了。不一会儿有一位俊美的年轻人，象个新官的样子，骑着一匹马向南飞快地奔去。恰好有一个西域的胡人和尚祝贺说：“好啊，常在天帝左右啦！”那年轻人慨叹何让之欺骗他。何让之觉得奇怪。不久，就有朝廷的捕快来到。内库里被人偷走三百匹绢，捕快们是寻踪追到此地的。顷刻就有官吏突然闯进来，直接拿何让之的口袋来检查，果然查到了那些绢。绢已经用去几十匹。捕快们捉拿何让之赴法。何让之说不明白，终于死如枯草朽木。

沈东美

唐沈东美为员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家有青衣，死且数岁。忽还家曰：“吾死为神，今忆主母，故来相见。但吾饿，请一餐可乎？”因命之坐，仍为具食。青衣醉饱而去。及暮，僮发草积下，得一狐大醉。须臾，狐乃吐其食，尽婢之食也，乃杀之。（出《纪闻》）

【译文】

唐朝，沈东美是员外郎，他家里有一个婢女，死了已经几年了，忽然有一天回到家里来说：“我死了之后变成神，现在想念主母，所以就回来看她。但是我很饿，给点东西吃可以吗？”于是就让她坐下，还给她准备了饭。婢女吃饱喝足就走了。到了傍晚，家僮从一个草堆下面，捉到一条喝得烂醉的狐狸。不一会儿那狐狸吐了，吐出的食物全是那婢女吃过的食物。于是就把狐狸杀了。

杨伯成

杨伯成，唐开元初，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诣门，通云吴南鹤。伯成见，年三十余，身长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鹤文辨无双，伯成接对不暇。久之，请屏左右，欲有密语。乃云：“闻君小娘子令淑，愿事门下。”伯成甚愕，谓南鹤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识，君何得便尔？”南鹤大怒，呼伯成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辞甚众，伯成不知所以。南鹤迳脱衣入内，直至女所，坐纸隔子中。久之，与女两随而出。女言今嫁吴家，何因嗔责。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余辈击之，反被料理，多遇泥涂两耳者。伯成以此请假二十余日。敕问何以不见杨伯成？皆言其家为狐恼。诏令学叶道士术者十余辈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缚，无能屈伏。伯成以为愧耻。及赐告，举家还庄。于庄上立吴郎院，家人窃骂，皆为料理。以此无敢言者。伯成暇日无事，自于田中，看人刈麦，休息于树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来伯成所求浆水。伯成因尔设食。食毕，道士问：“君何故忧愁？”伯成惧南鹤，附耳说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辈。”因求纸笔。杨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犹惧其知觉，戒令无喧。纸笔至，道士书作三字，状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鹤所放前云：“尊师唤汝。”奴持书入房，见南鹤方与家婢相谑。奴以书授之。南鹤见书，匍匐而行，至树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变为狐，异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驱使此辈，不可杀之。然以君故，不可徒尔。”以小杖决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宝赠馈，道士不受。驱狐前行，自后随之。行百余步，至柳林边，冉冉升天，久之遂灭。伯成喜甚，至于举家称庆。其女睡食顷方起。惊云：“本在城中隔子里，何得至此？”众人方知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出《广异记》）

【译文】

杨伯成在唐朝开元年初的时候，是京兆少尹。一天，有一个人来到门前，通报说叫吴南鹤。杨伯成接见了他。这个人三十多岁，身高七尺，容貌挺象样。入座之后，吴南鹤的文辞巧辨能力天下无双，杨伯成接对不及。过了一会儿，吴南鹤请屏退左右，要秘密说什么。屏退左右之后，他就说：“听说你女儿美貌贤惠，特来求婚”杨伯成十分惊愕，对吴南鹤说：“女孩子靠媒人传媒才能出嫁，况且我们是偶然相识，你怎么就能这样呢？”吴南鹤大怒，叫杨伯成是“老奴”，说：“我要你女儿，你还敢不顺从？”他说了不少傲慢的话。杨伯成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吴南鹤直接脱去衣服，走进里边去，来到女儿的住处，坐入纸隔子中。过了些时候，他和女儿一块走出来。女儿说：“现在我已经嫁给吴家了。为什么要生气责怪呢？”杨伯成知道是狐狸精作祟，就让十几个家人一齐去打吴南鹤。没想到反被人家收拾了。多次被对手在两耳上涂泥。杨伯成因此请假二十多天。皇上问为什么没见到杨伯成，大伙都说他家正为狐狸烦恼。皇上诏令学习道术的道士、术师十几个去到杨伯成家，全被两耳涂泥并上了绑。无奈只好屈服。杨伯成感到羞愧、感到耻辱，于是他又向皇上请了假，全家回到家乡的田庄去，在庄上。家人偷偷地骂吴南鹤，都被收拾了。因此没有敢再说的。杨伯成困暇之余没事做，就亲自来到田间，看人家割麦子，正在树下休息，忽然来了一位道士。这道士身形挺瘦削，是来向杨伯成要水喝的。杨伯成于是就给他准备了一顿饭。吃完饭，道士问：“你因为什么发愁？”杨伯成怕吴南鹤听见，趴在道士耳边小声说了这件事。道士笑着说：“我是天上的神仙，正奉上帝的命令，追捕四五个这样的妖孽。”于是就让找纸笔。杨伯成让小奴去取。但是还怕吴南鹤知道，警告他不要大声说出去。小奴把纸笔拿来，道士写了三个字，样子象古篆。道士让小奴拿着这三个字到吴南鹤面前，说“尊师叫你！”。小奴拿着三个字进屋，见吴南鹤正与婢女玩笑。小奴把三个字交给他。吴南鹤见了这三个字，趴在地上往前走。来到树下，道士呵斥道：“老野狐敢变成人样？”吴南鹤于是就变成狐狸，非常难看。道士说：“天府驱使这些东西，不能杀它们。但是由于你的原因，不能白白作罢，可用小木棍打它一百下。”打完之后，流血满地。杨伯成把珍宝送给道士，道士不收。道士赶着狐狸在前边走，自己跟在后边。走了一百多步，来到柳林边上，就慢慢地升上天去，过了一会儿就不见了。杨伯成非常高兴。甚至于全家庆贺。他的女儿睡了一顿饭的时间才醒来，吃惊地说：“我本来在城里的隔子里，怎么能到这来？”众人这才知道，被狐狸迷了，精神就象在沉睡之中。

叶法善

道士叶法善，括苍人。有道术，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开元初，供奉在内，位至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时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将乘舟赴任。于东门外，亲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与亲故车，先往胥溪水滨。日暮，宰至舟旁，馔已陈设，而妻子不至。宰复至宅寻之，云去矣。宰惊，不知所以。复出城问行人。人曰：“适食时，见一婆罗门僧执幡花前导，有数乘车随之。比出城门，车内妇人皆下从婆罗门，齐声称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寻车迹，至北邙虚墓门。有大冢，见其车马皆憩其旁。其妻与亲表妇二十余人，皆从一僧，合掌绕冢，口称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妇人遂骂曰：“吾正逐圣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于奴仆，与言皆不应，亦相与绕冢而行。宰因执胡僧，遂失。于是缚其妻及诸妇人，皆喧叫。至第，竟夕号呼，不可与言。宰迟明问于叶师。师曰：“此天狐也。能与天通，斥之则已，杀之不可。然此狐斋时必至，请与俱来。宰曰：“诺。”叶师仍与之符，令置所居门。既置符，妻及诸人皆寤。谓宰曰：“吾昨见佛来，领诸圣众，将我等至天堂。其中乐不可言。佛执花前后，吾等方随后作法事，忽见汝至，吾故骂，不知乃是魅惑也。”斋时，婆罗门果至，叩门乞食。妻及诸妇人闻僧声，争走出门，喧言佛又来矣。宰禁之不可。乃执胡僧，鞭之见血，面缚，舁之往叶师所。道遇洛阳令。僧大叫称冤。洛阳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请与俱见叶师。洛阳令不信宰言，强与之去。渐至圣真观，僧神色惨沮不言。及门，即请命。及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复汝形！”魅即哀请。师曰：“不可。”魅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约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顶礼而去，出门遂亡。（出《纪闻》）

【译文】

道士叶法善，是括苍人。他有道术，能用符咒禁止鬼神，唐中宗特别器重他。开元年初，他在宫中任职，官位到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当时有一个出身名族的人被授予江南某地的邑宰，将要坐着船去赴任。他的亲戚朋友们在东门外设宴为他送行。他让妻子儿女及亲故的车子先到胥溪岸边等他。傍晚，他来到船边一看，饭食已经摆好，而妻子还没到。他又回到住宅去寻找。有人告诉他，妻子等人已经走了。他大吃一惊，不知怎么回事。他又出门问路上的行人。行人说：“刚才一顿饭的时间之前，看见一个婆罗门僧人拿着旗幡和花在前边引导，有几辆车跟着，接连走出城门。车里的妇人，都下来跟着僧人步行，齐声念佛，一直向北去了。”邑宰寻着车子的踪迹，来到北邙虚墓门。这地方有一个大坟堆。他见到他的车马都停在坟堆旁边。他妻子和其他二十几个亲表妇人，都跟着一个僧人，合掌围绕着坟堆，口里念着佛。邑宰喊她们。她们都有怒色。邑宰上去捉住妻子。妻子就骂：“我正追赶圣人，现在在天堂。你是什么小人，敢这样阻拦？”至于那些奴仆，也都一样，和他们说话他们不答应，也一块绕着坟堆而行。邑宰于是就去捉那僧人。僧人就忽然不见了。于是邑宰把妻子和各位妇人绑了回来。她们都大吼大叫。回到家里，她们整整哭叫了一夜。不能和她们讲话。天将亮的时候，邑宰去问叶法善。叶法善说：“这是一只天狐，它能通天，斥责它就行了，杀它是不行的。但是这狐狸吃饭的时候一定来，你可以和它一块到我这来一下。”邑宰说好。叶法善还给邑宰写了符，让他把符贴到他家的门上。把符贴上之后，妻子和各位妇人都醒了。妻子对邑宰说：“我昨天看见佛来，领着许多圣人，把我们领到天堂，那里的乐趣简直没法说。佛拿着花走在前前后后，我们正跟在他后面作法事，忽然看见你来了，我因此就骂你，竟不知那是被妖魅魔住了。”吃饭的时候，那僧人果然来了，敲门要饭吃。妻子和各位妇人听到僧人的声音，争抢着跑出门去，大声叫道：“佛又来了！”邑宰阻拦也拦不住。于是他就把胡僧捉起来，用鞭子把胡僧打得见了血。当面把僧人绑起来，抬着往叶法善的住处来。道上遇到了洛阳令。胡僧大声喊冤。洛阳令反说邑宰无法无天。邑宰详细陈述事情的前因后果，还请洛阳令一块去见叶法善。洛阳令不相信邑宰的话，勉强跟他去了。渐渐走近圣真观，胡僧的神色悲惨沮丧，不说话。到了门前，胡僧就请求保全自己的性命。等到进了院子，叶法善让解去胡僧身上的绳子，还是胡僧的样子。叶法善说：“赶快恢复你的原形！”胡僧就哀求饶他。叶法善说：“不行！”这时候胡僧便把袈裟扔到地上，变成了一只老狐狸。叶法善让打了狐狸一百鞭子，又把袈裟还给狐狸，狐狸便又化作胡僧。叶法善和胡僧约好，让他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胡僧千恩万谢地行大礼而去，出门就不见了。

刘甲

唐开元中，彭城刘甲者为河北一县。将之官。途经山店，夜宿。人见甲妇美，白云：“此有灵祇，好偷美妇。前后至者，多为所取。宜慎防之。”甲与家人相励不寐，围绕其妇。仍以面粉涂妇身首。至五更后，甲喜曰：“鬼神所为，在夜中耳。今天将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顷之间，失妇所在。甲以资帛顾村人，悉持棒，寻面而行。初从窗口中出，渐过墙东，有一古坟，坟上有大桑树，下小孔，面入其中。因发掘之。丈余，遇大树坎如连屋，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悉杀之。（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彭城人刘甲被授为河北一个县的县令，将要去上任。路上经过一个山区小店，就在那里住宿。有一个人见刘甲的妻子很美，就对刘甲说：“这里有一种鬼神，喜欢偷漂亮女人，先后来过的，大多都被偷去了。你应该严加提防。”刘甲和家人们互相勉励，都不睡觉，围绕在妻子的前前后后。还用白面把妻子的头和身上涂抹了一遍。到了五更之后，刘甲高兴地说：“鬼神干什么都是在夜间进行，现在天要亮了，它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他就眯了一小觉。顷刻之间，他的妻子就不知哪去了。刘甲用资帛财物雇村里人，让他们全都拿着大棒，寻着白面的踪迹往前走。一开始是从窗子出来的，渐渐过了东墙，那里有一个古坟，坟上有一棵大桑树，树下有一个小孔，白面就进到这个小孔里。于是就挖掘。挖到一丈多深，遇到一个大树洞，象挺大的一间屋子，里边有一只老狐狸据案而坐，前边有十几个美女站作两行。这些女人有的唱歌有的奏乐，都是先后偷来的女子。旁边还有几百只小狐狸。刘甲把它们全杀了。

李参军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任，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李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仆虽庸劣，窃为足下差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璇之族，门地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绍介于萧氏。其人便许之。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敬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坐。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两袍袴扶侧，雪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映，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士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明抄本“绢”作“媚”。）兼手力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钮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羡。李至任，积二年，奉使入洛，留妇在舍。婢等并妖媚盅冶，眩惑丈夫。往来者多经过焉。异日，参军王颙曳狗将猎。李氏群婢见狗甚骇，多骋而入门。颙素疑其妖媚，尔日心动，径牵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门，不敢喘息，狗亦掣挛号吠。李氏妇门中大诟曰：“婢等顷为犬咋，今尚遑惧。王颙何事牵犬入人家？同官为僚，独不为李参军之地乎？”颙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咋杀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变。颙往白贞益，贞益往取验覆。见诸死狐，嗟叹久之。时天寒，乃埋一处。经十余日，萧使君遂至。入门号哭，莫不惊骇。数日，来诣陶闻诉。言词确实，容服高贵，陶甚敬待。因收王颙下狱。土固执是狐，取前犬令咋萧。时萧陶对食，犬至，萧引犬头膝上，以手抚之，然后与食，犬无搏噬之意。后数日，李生亦还。号哭累日，剡然发狂，啮王通身尽肿。萧谓李曰：“奴辈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当日即欲开瘗，恐李郎被眩惑，不见信。今宜开视，以明奸妄也。”命开视，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贞益以颙罪重，锢身推勘。颙私白云：“已令持十万，于东都取咋狐犬，往来可十余日。贞益又以公钱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谒萧对事。陶于正厅立待。萧入府，颜色沮丧，举动惶扰，有异于常。俄犬自外入，萧作老狐，下阶走数步，为犬咋死。贞益使验死者，悉是野狐。颙遂见免此难。（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兖州李参军授职以后赶去上任，路上住在新郑的一家客栈里，遇上一位老人正在读《汉书》，他就和老人交谈起来。于是就说到了婚姻方面的事。老人问他娶谁家的女儿为妻。他说他还没有结婚。老人说：“你是名家子弟。应该选好这门亲事。听说陶贞益是那个州的都督，如果他硬要把女儿嫁给你，你怎么呢？姓陶的和姓李的成婚，多么骇人听闻！我虽然平庸无能，也为你感到羞耻！现在离这几里的地方，有个萧公是吏部萧璿的本家，门第也很高，现有几个女儿，都长得天仙一般美丽。”李参军听了很高兴，就求老人给介绍一下萧氏。老人答应了。老人去了许久才返回来。说萧公很喜欢，对客人很尊敬。李参军便和仆从们一起跟着老人来到萧氏门前。门庭馆舍清新肃然，甲第宽敞显赫，高高的槐，长长的竹，连绵蔓延，世上少有的胜地。一开始，两个宦者拿着金礼器靠在床边欢迎他入座。一会儿，萧公出来了。他穿的是紫蜀衫，拄着鸠形拐杖，两只袍袖和两条裤腿扶在身侧，胡须象雪一样白，眼神象镜子一样明亮，举止可观。李参军一看便生敬意，再三地陈述谢忱。萧公说：“老叟年过七十辞官之后住在这个地方，很久没人来了，哪里想到君子绕道而来！”萧公把李参军迎进客厅。厅里各种服用和玩赏的物品互相隐映，都是些当今世上难遇的宝物。不长时间便摆好宴席，山珍海味都有，大多是些叫不出名来的东西。吃完饭开始喝酒的时候，老人才说：“李参军刚才要求亲，已得到许诺。”萧公便接着说了几十句话，很有大人风度。他写信给县官，请卜人来给选个好日子。卜人一会儿就来到，说，好日子就在今晚。萧公又写信给县官，借头花、钗绢和杂役人手什么的。不多时什么都齐了。那天晚上，也有县官来作帮助迎送客人。欢乐的事情，和当世没什么两样。进入拜堂的青庐之后，见新娘子特别漂亮，李参军更加高兴。到了天明，萧公就说：“李郎上任有一定的期限，不能久住。”便打发女儿和李参军一起走。五辆用珠宝装饰的牛车，奴婢人马三十多号，其它眼用和赏玩的物品不可胜数，见到的人都以为小夫妻是王妃公主一类人物，没有不艳羡的。李参军到任，过了二年，奉使进入洛阳，将妻子留在京里。婢女们个个都妩媚妖冶，迷惑成年男子，来往的成年男子大多都遇到过她们的挑逗。有一天，参军王颙牵着狗要出去打猎路过这里，李参军的这群婢女们见了狗非常害怕，大多都跑回家里去。王颙素来怀疑她们的妖媚，今天心里一动，径直牵着狗闯到李家宅院里去。李家全家拒守堂门，气儿都不敢喘。狗往前挣着狂叫。李参军的妻子在门里大骂道：“婢女们不久前被狗咬了，到现在还害怕，王颙有什么事牵着狗进人家？你和李参军是同僚，难道这不是李参军的地方吗？”王颙心里判定她是狐狸，就下决心推开窗子把狗放进去。狗把群狐全咬死了，只有李参军的妻子死了之后还是人身子，但是尾巴没变。王颙去告诉了陶贞益。陶贞益去验尸，看到了那些死狐，嗟叹了好长时间。当时天很冷，就把它们埋在一处。过了十几天，李参军的老丈人萧公来了，进门就哭，没有不惊骇的。几天后，他去拜见陶贞益，提出了控诉，他的言词准确真实，仪容服饰高贵，陶贞益很敬重地接待他。于是就把王颙捉起来下了大狱。王颙坚决认为她们是狐狸。让人把那条狗弄来咬姓萧的。当时姓萧的正在和陶贞益面对面吃饭。狗来了之后，姓萧的把狗头拉到自己的膝盖上，用手抚摩它，然后给它东西吃。狗没有咬他的意思。后来几天之后，李参军也回来了，一天天地号哭，状似发狂，把王颙的全身都咬肿了。萧公对李参军说：“奴才们都说死的全是野狐狸，多么令人痛苦。当天就想要把她们挖出来，怕你被迷惑，不相信。现在打开看，来证明奴才们的奸诈和荒谬。”于是让人挖开看。全是人的身形。李参军更加悲痛。陶贞益因为王颙罪重，把他禁锢起来审查。王颙偷偷告诉陶贞益说，已经派人拿着十万钱到东都去取一条专咬狐狸的狗去了，往来十几天就行。陶贞益又从公家的钱中拨出一百千增加到这件事里来。那条狗取来之后，陶贞益就请萧公来大堂问话。陶贞益站在正厅等着。姓萧的走进府来，颜色沮丧，举动慌张，和平常大不一样。不大一会儿狗从外边进来，姓萧的就变成一只老狐狸，跳下阶去只跑了几步，就被狗咬死了。陶贞益让人查验原先那些死者，全都是狐狸。王颙便免除了这场大难。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郑宏之　汧阳令　李元恭　焦练师　李氏　韦明府　林景玄　谢混之

郑宏之

唐定州刺史郑宏之解褐为尉。尉之廨宅，久无人居。屋宇颓毁，草蔓荒凉。宏之至官，裛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争，请宏之无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惧妖鬼？吾性强御，终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独卧前堂。堂下明火，有贵人从百余骑，来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于此！”命牵下。宏之不答。牵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贵人命一长人，令取宏之，长人升阶，循墙而走，吹灭诸灯。灯皆尽，唯宏之前一灯存焉。长人前欲灭之，宏之杖剑击长人，流血洒地，长人乃走。贵人渐来逼。宏之具衣冠，请与同坐。言谈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无备，拔剑击之，贵人伤。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见损，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寻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数十头。宏之尽执之。穴下又掘丈余，得大窟，有老狐，裸而无毛，据土床坐，诸狐侍之者十余头。宏之尽拘之。老狐言曰：“无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积薪堂下，火作，投诸狐，尽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颊请曰：“吾已千岁，能与天通。杀予不祥，舍我何害？”宏之乃不杀，锁之庭槐。初夜中，有诸神鬼自称山林川泽丛祠之神，来谒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祸乃尔。虽欲脱王，而苦无计。”老狐领之。明夜，又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后夜，有神自称黄撅，多将翼从，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揽鏁，鏁为之绝。狐亦化为人，相与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为黄撅之名，乃狗号也。此中谁有狗名黄撅者乎？既曙，乃召胥吏问之。吏曰：“县仓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无尾，故号为黄撅。岂此犬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鏁系将就烹。犬人言曰：“吾实黄撅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随君，君有善恶，皆预告君，岂不美欤？”宏之屏人与语，乃释之。犬化为人，与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盗。忽有劫贼数十人入界，止逆旅。黄撅神来告宏之曰：“某处有劫，将行盗，擒之可迁官。”宏之掩之果得。遂迁秩焉。后宏之累任将迁，神必预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宏之大获其报。宏之自宁州刺史改定州，神与宏之诀去。以是人谓宏之禄尽矣。宏之至州两岁，风疾去官。（出《纪闻》）

【译文】

唐朝定州刺史郑宏之刚开始脱掉百姓的服装当官的时候，做的是县尉。县尉的官署很长时间没人居住了，屋宇破坏严重，庭院特别荒凉。郑宏之上任以后，割去了野草，修理了房屋，然后就要进去住。有个小官吏坚决地规劝，不让郑宏之住进去。郑宏之说：“我走得正行得直，为什么要怕妖鬼？我的性情倔强，终不能改变。”住了两天，夜里，郑宏之独自卧在前堂，堂下灯火明亮。有一位贵人，由一百多位骑马的随从簇拥着，来到庭下。贵人生气地说：“什么人乱闯，敢住到这儿？”贵人命令手下把郑宏之拖下来。郑宏之不吱声。上去拖郑宏之的人走到堂前，不敢靠近。郑宏之就站了起来。贵人命令一个大个子把郑宏之捉起来。大个子登上台阶，顺着墙奔跑，把灯吹灭。所有的灯都被大个子吹灭了，但是郑宏之跟前的一盏依然亮着。大个子想上去吹灭它，郑宏之挥剑刺去，一下就刺中，血流到地上。大个子就跑了。贵人渐渐地逼近，郑宏之整理一下衣服和帽子，请他和自己一块入座。他们谈了一宿，说得很投机。郑宏之知道他没有防备，拔剑就刺。贵人受了伤，他的左右急忙上来扶住他，说道：“大王今天被刺伤了，怎么办哪？”说着，就把他弄走了。接着郑宏之就让一百多个手下寻找那贵人的血迹。寻到北墙下，有一个一寸见方的小洞，血迹进到这里面了。郑宏之下令往下挖。挖了一丈深，挖出大大小小十几只狐狸，郑宏之把它们全都捉了起来。在洞下又挖开一丈多，挖到一个大洞穴。洞穴里有一只老狐狸。这只老狐狸没有毛，裸露着身子，坐在土床上。旁边还有十几只侍奉老狐狸的小狐狸。郑宏之把它们全部拘捕了。老狐狸说道：“不要害我，我保佑你。”郑宏之命人在堂下堆起了柴薪，点着火，把狐狸一个个扔进去烧死。轮到老狐狸的时候，老狐狸拍打着自己的面颊请求说：“我已经一千岁了。我能和天来往，杀我是不吉祥的。放了我又有什么害处呢？”郑宏之就没杀它，把它锁在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上。头天夜里，有自称是山林川泽丛祠之神的许多神鬼来拜见老狐狸。它们说：“不知道大王遭到不祥的灾祸。虽然想解救你，但是苦于没有办法。”老狐狸点头。第二天夜里，又有一些土地鬼来朝见老狐狸，说的也象山神们说的一样。第三天夜里，有一个神自称叫“黄撅”，领了许多随从，来到老狐狸跟前说：“大哥怎么忽然这样了？”于是就伸手去拽锁，锁被他拽断。老狐狸也变成人，他们一块走了。郑宏之跑来追赶，已经来不及了。郑宏之认为“黄撅”这名是个狗名。这里谁家有狗叫黄撅呢？到了天亮，他召见小官吏们询问。有一人说：“县仓库有一条狗已经老了，不知到哪去了，因为它没有尾巴，所以都叫它黄撅。难道这条狗是妖怪吗？”郑宏之让人把这狗弄来。弄来之后，捆绑起来准备杀了煮肉吃。狗象人那样说道：“我确实是黄撅神。你不要害我。我经常跟随你，你有什么吉凶祸福，我都提前告诉你，难道不好吗？”郑宏之让别人退出去，单独与它谈了一会儿，就把它放了。它也变成了人。郑宏之一直与他谈到半夜才离开。郑宏之掌管捉拿寇盗方面的事。忽然有几十个劫道的窜入境内，住在客栈里。黄撅神来告诉郑宏之，哪里有人行抢，哪里有人偷盗，捉到可以升官。郑宏之按他说的去围捕，果然抓到了。于是就升了官。后来郑宏之连续被升迁，黄撅神总是提前告诉他。至于灾祸，也常常让他回避。没有不准的。郑宏之得到极大的报答。郑宏之从宁州刺史改为定州刺史的时候，黄撅神和他告别而去。因此人们说郑宏之的官禄到头了。郑宏之到了定州之后，因中风而丢了官。

汧阳令

唐汧阳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诵恳至。月余，有五色云生其舍。又见菩萨坐狮子上，呼令叹嗟云：“发心弘大，当得上果。宜坚固自保，无为退败耳。”因尔飞去。令因禅坐，闭门，不食六七日。家以忧惧，恐以坚持损寿。会罗道士公远自蜀之京，途次陇上。令子请问其故。公远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与书数符，当愈。令子投符井中。遂开门，见父饿惫。逼令吞符，忽尔明晤，不复论修道事。后数载，罢官过家。家素郊居，平陆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门，遥见桑林下有贵人自南方来。前后十余骑，状如王者。令入门避之。骑寻至门。通云：“刘成，谒令。”令甚惊愕。初不相识，何以见诣？既见，升堂坐。谓今曰：“蒙赐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岁，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识，何尝有婚姻？”成云：“不许成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须臾震动，井厕交流，百物飘荡。令不得已许之。婚期克翌日，送礼成亲。成亲后，恒在宅。礼甚丰厚，资以饶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诣京，求见公远。公远曰：“此狐旧日无能，今已善符箓。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恳请。公远奏请行。寻至所居，于令宅外十余步设坛。成策杖至坛所，骂老道士云：“汝何为往来，靡所忌惮？”公远法成，求与交战。成坐令门，公远坐坛，乃以物击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击公远，公远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数十。公远忽谓弟子云：“彼击余殪，尔宜大临，吾当以神法缚之。”及其击也，公远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为之备。公远遂使神往击之。成大战恐，自言力竭，变成老狐。公远既起，以坐具扑狐，重之以大袋，乘驿还都。玄宗视之，以为欢矣。公远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杀。宜流之东裔耳！”书符流于新罗，狐持符飞去。今新罗有刘成神，土人敬事之。（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汧阳县有一位县令，笔者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正在任上，忽然说想要出家，念佛诵经极其诚恳。一个月以后，他的房舍上空生有五色云，又看见一位菩萨坐在一只狮子上。菩萨喊着县令感叹地说：“你的发心弘大，能成上等正果。你应该坚定地保全自己，不要退缩，坏了大事。”菩萨说完便飞去。县令于是就禅坐静思，闭门不出，六七天不吃东西。家里人因此很担心，怕他因此而损害寿命。赶上一个叫罗公远的道士从蜀地去到京城，途中暂住在陇上，县令的儿子就去向他请教。罗公远笑道说：“这是一只天狐干的，也不难对付。”于是罗公远给县令的儿子写了几张符，说这样就能治好。县令的儿子把符扔到井里一张，就把门打开，一看，父亲已饿得不成样子。就逼县令把符吞下去，县令一下子就醒悟了，不再谈论修道的事了。后来过了几年，县令罢官在家。他家住在效外，原野平展辽阔，一望千里。有一天县令无事，就拿着手杖走出门来。他远远望见桑树林下有一位贵人从南方走来。这贵人的前后有十几个骑马的侍从，看样子象王爷。县令回到门里回避。骑马的人不多时便到了门前，通报说，刘成前来拜见县令。县令非常惊愕。从不认识，为什么来见他呢？相见之后，进到堂中落座。贵人对县令说：“承蒙你赐给我婚姻，我哪敢不来拜见。”当初县令在任的时候，有个没出嫁的女儿，到现在已经十六岁了。县令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怎么能把女儿许给你呢？”刘成说：“不把女儿嫁给我，事情也好办。”说完，他用右手拉着口站在那里，县令的房屋顷刻间开始震动，井和厕所互相流淌，什么东西都漂荡不定。县令不得已，只好答应了。当时约定在第二天送礼成亲。成亲之后，刘成总住在县令家里。他送的礼很丰厚，资助的东西也很多，家里的人们不讨厌他。后来，县令的儿子来到京城，求见罗公远。罗公远说：“这个狐狸原先没什么能耐，现在却掌握天帝的‘符箓’了，我也比不上的，有啥办法！”县令的儿子恳切地请求，罗公远才答应跟他走一趟。不久到了县令的居所。罗公远在县令门前十几步的地方设立一坛。刘成拿着木杖来到坛前，骂老道士说：“你来干什么来了？你什么也不怕？”罗公远做法已成，就让刘成和他交战。刘成坐在县令的门口，罗公远坐在坛上。罗公远就用东西袭击刘成。刘成倒在地上，老半天才起来。刘成也用什么东西袭击罗公远。罗公远也倒在地上，和刘成一样。如此往返进行了几十次。罗公远忽然对弟子说：“他把我打死，你应该大哭，我得用神法绑他。”等到刘成打的时候，罗公远倒在地上，弟子便大哭。刘成很得意，没有防备。罗公远于是就用神法袭击刘成。刘成十分害怕，自己说力已用尽，就变成了一只狐狸。罗公远已经站起来，用坐具打狐狸，把它装进一个大口袋里，乘驿站的车马回京。唐玄宗看了这狐狸，把它当成一种笑料。罗公远上前报告说，“这是天狐，不能杀，应该把它流放到东方去。”于是就写符把它流放到新罗。狐狸拿着符飞去。现在新罗有刘成神，当地人对这神很恭敬。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孙女崔氏，容色殊丽，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累求术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学多智，常问胡郎亦学否？狐乃谈论，无所不至。多质疑于狐，颇狎乐。久之，谓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乃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自云亦善《广陵散》。比屡见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乌夜啼》。尤善传其妙。李后问：“胡郎何以不迎妇归家？”狐甚喜，便拜谢云：“亦久怀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尔。”是日遍拜家人，欢跃备至。李问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门前有二大竹。”时李氏家有竹园。李因寻行所，见二大竹间有一小孔，竟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猳狢及他狐数十枚。最后有一老狐，衣绿衫，从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吏部侍郎李元恭，他的外孙女崔氏，姿色殊丽，十五六岁的年纪，忽然被狐狸精魔上了。时间长了，那狐狸就变成一个青年男子，自称胡郎。李家多次请术士也不能把他除掉。李元恭的儿子博学多智，曾经问胡郎也有学业没有。狐狸就开始谈论，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无所不谈。他让狐狸解答许多疑难问题，与狐狸相处得很亲近，很随便。时间长了，胡郎就对崔氏说：“人生一世，不能不学点什么。”于是就领来一位老人给崔氏讲授经史。前后三年，崔氏很懂得各家的大义。又领来一人，教崔氏书法。经过一年，崔氏又因为工于书法而闻名。又说：“妇人为什么不会点音乐？箜篌、琵琶，这些本来都是平常乐器，不如学弹琴。”又领来一人，善于弹琴，说姓胡，是隋朝时阳翟县的博士。这位姓胡的琴师把各种曲子全教给她，把曲子的妙处全都讲出来，以及其它名曲，不可胜数。琴师自己说也善于《广陵散》，接连多次见过嵇康，但稽康不让把《广陵散》教给别人。他对于《乌夜啼》尤其能表达出它的奥妙。李元恭的儿子后来问道：“胡郎为什么不把媳妇娶回家去呢？”狐狸特别高兴，就拜谢说：“我也很早就这么想了，之所以没敢说，是因为我的地位太微贱了。”这一天狐狸遍拜家人，欣喜若狂。李元恭的儿子问胡郎要来迎妻子，家在什么地方。狐狸说：“我家门前有两棵大竹子。”当时李家有竹园。李元恭的儿子就寻找狐狸的行踪，见两棵大竹子之间有一个小孔，知道这是狐狸洞，就往里灌水，先灌出来猳狢及其它狐狸几十只。最后有一只老狐狸，穿着绿色衣衫，从洞里爬出来，这是它平常穿的那套衣服。家人们高兴地说：“胡郎出来了！”杀了它之后，那怪就绝迹了。

焦练师

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因欲以术拘留之。胡随事酬答，焦不能及。乃于嵩顶设坛，启告老君。自言己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言意恳切。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云，高数十丈。云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已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云中作法。有神王于云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云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位焦练师修练道术，聚集了许多弟子。有一位穿黄裙子的妇人，自称阿胡，向焦练师学道术。经过三年，她把焦练师的道术全学去了，就坚决地要求辞去。焦练师苦苦地挽留她。她说：“我是一只野狐狸，本是来学道术的，现在没有道术可学了，按道义是不能留下的。”焦练师于是就想用法术拘捕阿胡。阿胡能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应对，焦练师总比不上她。于是焦练师在嵩山顶上设坛，启告太上老君。他说：“弟子虽然不才，但是毕竟是道家弟子。妖狐侮辱弟子事小，恐怕道家的大事业也要被她毁坏。”他说得十分恳切。坛的四角忽然有香烟生出，俄而变成紫色的云，几十丈那么高。太上老君出现了，就站在云中。焦练师于是礼拜陈述道：“我的正法已经被妖狐学去了，得另想办法降她。”太上老君就在云中作法，有一位神王在云中用刀砍断了狐狸的腰。焦练师大大地欢喜庆贺。太上老君忽然从云中下来，仍变成了那黄裙妇人走了。

李氏

唐开元中，有李氏者，早孤，归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虽不见形，言语酬酢甚备。累月后，其狐复来，声音少异。家人笑曰：“此又别一是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来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顷者我欲取韦家女，造一红罗半臂。家兄无理盗去，令我亲事不遂，恒欲报之，今故来此。”李氏因相辞谢，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当来此。大相恼乱，可且令女掐无名指第一节以禳之。”言讫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节。狐以药颗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掷女饭碗中，累掷不中。惊叹甚至，大言云：“会当入嵩岳学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妇持其药者，惧复弃之。人问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骂云：“何物老妪，宁有人用此辈！”狐去之后，小狐复来曰：“事理如何？言有验否？”家人皆辞谢。曰：“后十余日，家兄当复来，宜慎之。此人与天曹已通，符禁之术，无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时，当复至此。”将至其日，小狐又来，以药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车骑载女，出东北行。有骑相追者，宜以药布车后，则免其横。”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载女行五六里，甲骑追者甚众，且欲至，乃布药。追者见药，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以符安大门及中门外钉之，必当永无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适人。后数载，竟失之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开元年中，有一个姓李的小女孩，早早就失去了父亲，母亲领她住在舅舅家。女孩那年十二岁，有一只狐狸想要讨好她。这一只狐狸虽然没有现形，但是它的言语及待人接物的能力都很强。一个月以后，这只狐狸又来了，声音略微有些变化。家里人笑着说：“这是另外一只野狐狸了。”狐狸也笑着说：“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以前来的是我的十四哥，我是他的弟弟。我还有不长时间就要娶老韦家的女儿了，用红罗做了一件半截袖布衫，我哥不讲理给偷了去，让我的亲事办不成。我一直想报复他，所以就来到这儿。”李氏于是就表示感谢，求它想一个免灾的办法。狐狸说：“明天是十四哥来看人的日子，当他来到这里之时，一定会非常恼怒非常烦乱，可以暂时让你女儿掐着无名指第一节来消灾。”说完便走了。大狐狸来到，赶上女孩正在吃饭。女孩按照小狐狸教给的办法，掐住无名指第一节。狐狸把六七颗菩提子那么大的药丸往女孩饭碗里扔，怎么扔也扔不进去。狐狸非常惊讶，一个劲地叹气，大声说：“这是我到嵩山学道的时候弄到的！”座中有一位老妇人拿到狐狸的药，很怕药丸掉了，有人问她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就说：“野狐野讨好我！”狐狸傲慢地骂道：“老家伙你算个什么东西，哪有人喜欢你这样的！”狐狸走后，小狐狸又来了，问道：“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说的灵不灵”全家人表示感谢。小狐狸说：“十几天以后，我哥还能来，你们要多加小心。这人与天府已经有来往，单会写符念咒的法术，不能把他怎么样。只有我能制住他。等他要来的时候，我还来这里。”将要到那天的时候，小狐狸果真又来了。它把一些包裹的象松花一样的药交给女孩说：“我哥明天一定能来。明天早晨，可以让人用车马载着你，向东北走。有人骑马追你的时候，应该把药散布在车后，这就能免除灾祸。”等到明天，李氏就象小狐狸说的那样，用车拉着女儿向东北走。刚走五六里，就有许多骑马的人追来。将要追上的时候，就把药布置在车后。追的人见到药，就站住了，不敢再前进。这天晚上，小狐狸又来了，笑着说：“借上我的力没有？另有一法，应该能永远免除你的灾难。以后我也不再来了。”李氏再次下拜，坚决要求小狐狸帮助。小狐狸就让她弄一块向东伸出的桃枝，做成板，在板上用朱砂写齐全州县乡里胡绰、胡邈，把这样的符钉在大门和中门外。小狐狸说，这样做就一定能永远不闹精怪了。小狐狸于是就没有再来。当时李氏的女儿还小，还不到嫁人的年龄。几年以后，她的女儿到底丢了。

韦明府

唐开元，有诣韦明府，自称崔参军求娶。韦氏惊愕，知是妖媚。然犹以礼遣之。其狐寻至后房，自称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语。韦氏累延术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闻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为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为立坛治之。少时，狐至坛，取道士悬大树上，缚之。韦氏来院中，问尊师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术，适聊缚之。”韦氏自尔甘奉其女，无复凯望。家人谓曰：“若为女婿，可下钱二千贯为聘。”崔令于堂檐下布席，修贯穿钱，钱从檐上下，群婢穿之，正得二千贯。久之，乃许婚。令韦请假送礼，兼会诸亲。及至，车骑辉赫，傧从风流，三十余人。至韦氏，送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他物称是。韦乃与女。经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问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颇成人，叔父令事高门。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极骂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恼我儿。吾夫妇暮年，唯仰此子，与汝野狐为婿，绝吾继嗣耶？”崔无言，但欢笑。父母日夕拜请。绐云：“尔若能愈儿疾，女实不敢复论。”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负心耳！”母频为设盟誓。异日，崔乃于怀出一文字，令母效书，及取鹊巢，于几房前烧之，兼持鹊头自卫，当得免疾。韦氏行其术，数日子愈。女亦效为之，雄狐亦去。骂云：“丈母果尔负约，如何言，今去之。”后五日，韦氏临轩坐，忽闻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风，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谓韦曰：“君夫人不义，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几死。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韦极声诃之曰：“穷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留耶？”狐云：“独不念我钱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钱，今无可还，受此荼毒。君何无情至此？”韦深感其言，数致辞谢。徘徊，复为旋风而去。（出《广异记》）

【译文】

唐开元年间，有一个狐狸精自称崔参军。到韦明府这里来，向他求婚。韦氏知道这位崔参军是妖物，但是还是以礼相待，把他打发走了。那狐狸没走，他找到后房，对韦氏的女儿说，他就是她的女婿，女儿便哭泣起来。这狐狸说了不少狂妄的话。韦氏多次延请术士，狐狸说话更加傲慢，无法把他赶走。听说峨嵋山上有一位道士能治邪魔怪病，就请求到蜀地任县令，希望借着他的本事消灾。到了蜀地之后，道士设了一个法坛对付狐狸。不多时，狐狸来了，把道士捉住，绑上，挂在树上。韦氏来到院子里，问道：“尊师为什么在这儿？”狐狸说：“他胆敢施行禁术对付我，刚才让我把他暂时绑起来了。”韦氏从此甘愿把女儿送给狐狸，不再有什么希望。家人对狐狸说：“你要想做女婿，可以送两千贯钱作聘礼。”这位崔参军就让人在檐下放好坐席，准备好穿钱的小绳等着，然后房檐上就往下掉钱，婢女们就把钱穿起来，正好穿了两千贯。又过了好长时间，才把女儿许给他。他让韦氏请假送礼，同时去会见一下亲戚朋友。等到去那里一看，车马很多，声势很大，迎送客人的人就有三十多位。迎到韦氏的时候，送给他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其他东西也令人叫好。韦氏于是把女儿给了他。又过一年，儿子有病，老两口就让女儿问崔郎。崔郎回答说：“八叔房中的小妹，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叔父让她选个富贵人家。他之所以有病，是因为小妹进到他屋里去了。”韦夫人骂道：“死不了的野狐狸精，你公然魔去我一个女儿不够，还打我儿子的主意！我们夫妇已到晚年，就指望这个儿子了。给你们狐狸当女婿，这不断了我们的后代吗？”崔参军不吱声，只是笑。韦氏夫妇从早到晚地求他，骗他说：“你要能治好我儿子的病，女儿的事就再也不提了。”好长时间他才说：“治好病倒容易，就是怕你们说话不算数啊！”韦夫人频频地在他面前盟誓，表示绝不反悔。另一天，崔参军才从怀里取出来一张文字，让韦夫人照样书写，又弄一个喜鹊窝在儿子房前烧了，又让儿子拿着喜鹊头自卫。他说这样做就能治好病。韦氏按他的说法做了，几天之后儿子就好了。女儿也照样做，自称崔参军的狐狸也不敢来了。他骂道：“丈母娘果然负约了！早知这样，我哪能说！现在我只好走喽！”五天之后，韦氏临窗而坐，忽然闻到院子里臭不可耐，还有一股旋风从空中降下。原来是自称姓崔的狐狸。他的衣服破损，流血淋漓。他对韦氏说：“你的夫人真不仁义，字写得太明显，被天府知道了这件事，把我打得差点死了。从今以后长期流窜沙碛之间，不能再来了。”韦氏大声喝斥道：“穷老怪，为什么还不快滚？还敢在这逗留？”狐狸说：“难道你就不记得我那些钱物的好处？我偷用了天府的钱而犯罪，现在没钱还，才受此残害。你为什么这么无情呢？”韦氏被他的话感动了，多次向他致谢。他徘徊了一阵，又变成一股旋风离去了。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尝与其徒十数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里余，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诟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林景玄的，是京兆人，侨居在雁门。他以骑马射箭四处打猎为生。郡守赏识他的本领，就招募他为衙门将。他曾经和他的十几个同伴骑着健马，带着弓箭兵器，臂上托着鹰，手里牵着狗，一起驰骋于田野之间，猎获了很多麋鹿狐兔什么的。从此，郡守让他愿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办公。有一天，他在郡城的高岗上打猎，忽然从草丛中蹦起一只兔子。他打马就追。仅追了十来里地，兔子藏进一个墓穴里。林景玄下了马，让两个兵卒守在墓旁，自己解下马鞍休息。忽听到墓穴里有人讲话：“我是土命，克土的是木。时在于乙，辰居卯，二木一起来，我要死了吗？”然后就感叹了好久。又说：“有从东边来的，我就没法避免。”林景玄听到这些话，觉得奇怪，就往墓穴里看。他看到一个老头。这老头穿着白衣服，胡子白而且长，手里拿着一轴书。他面前有不少死鸟鹊。林景玄就问他是谁。老头吃惊地说：“果然害我的人到了！”于是他就谩骂。林景玄心里默默地想道：“这个洞穴特别小，而老头住在里边，难道是鬼吗？不然，他就是偷了东西以后藏在这里。”于是他把墓穴毁了。老头变成一只老狐狸，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林景玄就把狐狸射死。看看那轴书，点画非常怪，象经书又不是梵文，用白色绢做成书页，仅有几十尺长。林景玄把它烧了。

谢混之

唐开元中，东光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为政，河南著称。混之尝大猎于县东，杀狐狼甚众。其年冬，有二人诣台，讼混之杀其父兄，兼他赃物狼籍。中书令张九龄令御史张晓往按之，兼锁系告事者同往。晓素与混之相善，先蹑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已各依状明其妄以待辨。晓将至沧州，先牒系混之于狱。混之令吏人铺设使院，候晓。有里正从寺门前过，门外金刚有木室扁护甚固。闻金刚下有人语声。其肩以锁，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听之。闻其祝云：“县令无状，杀我父兄。今我二弟诣台诉冤，使人将至，愿大神庇廕，令得理。”有顷，见孝子从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寻之。其人见里正，惶惧入寺，至厕后失所在。归以告混之。混之惊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杀狐狼，得无是邪？”及晓至，引讼者出，县人不之识。讼者言词忿争，理无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识者劝令求猎犬。猎犬至，见讼者，直前搏逐。径跳上屋，化为二狐而去。（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东光县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的手段治理政事，在河南是有名的。谢混之曾经在县东大规模地打猎，打死许多狐狸和狼什么的。那年冬天，有两个人到御史台告发谢混之杀死他们的父兄以及非法侵吞他人财物等罪行。中书令张九龄让御史张晓前去考察办理。两个告状的人被绑起来一起前往。张晓平素与谢混之要好。他事先将状子的情况透露给谢混之，让谢混之有所准备。谢混之问遍县里所有的里正，里正们都说不认识这两个告状的人。谢混之以为里正们骗他，已经分别按照状子提到的罪状指明它的虚妄不实等待辩解。张晓将到沧州，先发公文逮捕谢混之下狱。谢混之让吏人代替自己打点使院等候张晓。有一个里正从寺门前路过。门外的金刚，有木室关护得非常牢固。里正听到金刚底下有人说话的声音。那门已经上锁，显然不是人进去了。里正于是就近前去听。听到里边有人祷告说：“县令不象话，杀死我的父兄，现在我的两个弟弟到御史台去诉冤，使者马上就要到了，希望大神保佑，让他们打赢这场官司。”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孝子从空隙中出来。里正知道他不是人，就往前走去找他。那人见了里正，慌慌张张地进了寺院。里正追到厕所那人便不见了。里正回来告诉了谢混之。谢混之惊愕了半天。他说：“我春天时大量捕杀狐狸和狼，莫非是因为这事？”等到张晓到了，把告状的领出来，县里人都不认识他们。两个告状的强烈地争辩，并不理屈。谢混之不知是怎么回事。有个有学问的人劝县令弄一条猎狗来。猎狗弄来以后，猎狗一见到两个告状的人，就直扑上去。那两个人一下子跳到房上去，变成两只狐狸逃去。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苞　唐参军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贞　严谏　韦参军　杨氏女

薛迥　辛替否　代州民　祁县民　张例

王苞

唐吴郡王苞者，少事道士叶静能，中罢为太学生，数岁在学。有妇人寓宿，苞与结欢，情好甚笃。静能在京，苞往省之，静能谓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气？”固答云无。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妇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临别，书一符与苞，令含。诫之曰：“至舍可吐其口，当自来此，为汝遣之，无忧也。”苞还至舍，如静能言。女人得符，变为老狐，衔符而走，至静能所拜谢。静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于王家。”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吴郡有个王苞，少年时事奉道士叶静能，中年时离开道士做了太学生，在太学里学了几年。有个妇女来借宿，王苞与妇女结识了并且和她交欢，感情好得了不得。叶静能住在京城，王苞去看望他。叶静能对他说：“你身上怎么会有野狐狸的骚气？”王苞坚持说没有。叶静能说：“有啊。”王苞因而说了得到那个妇女的经过。叶静能说：“正是这只老野狐狸。”临别时，写了一道符给王苞，让他用口含着。告诫他说：“回到住处要吐到她的口里，她会自己来到这里，我替你打发她，不要担心。”王苞回到住处，照叶静能说的那样做了，那个妇女得到道符，变成一只老狐狸，衔着道符跑了，到叶静能的住处去拜谢道歉，叶静能说：“放你一条活命，不能再到王苞家去。”从此就绝了踪迹。

唐参军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于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至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置剑盘中，至则刺之。奴至，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于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谢之，令召康三。门福至池所，呼康三，辄应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余鼻存。门福既去，唐氏以桃汤沃洒门户，及悬符禁。自尔不至，谓其施行有验。久之，园中樱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检行。忽见门福在樱桃树上，采樱桃食之。唐氏惊曰：“赵门福，汝复敢来耶？”门福笑曰：“君以桃物见欺，今聊复采食，君亦食之否？”乃频掷数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广召僧，结坛持咒。门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诵甚切，冀其有效，以为己功。后一日，晚霁之后，僧坐楹前。忽见五色云自西来，迳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严。谓僧曰：“汝为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长幼虔礼甚至，喜见真佛，拜诸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坛上，奉事甚勤。佛谓僧曰：“汝是修道，请（明抄本“请”作“谓”）通达，亦何须久蔬食。而为法能食肉乎？但问心能坚持否！肉虽食之，可复无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设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毕，忽见坛上是赵门福。举家叹恨，为其所误。门福笑曰：“无劳厌我，我不来矣！”自尔不至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洛阳的思恭街，住着个唐参军，性格正直，不太喜欢交往应酬。有一个叫赵门福和一个叫康三的人送上名片请求见面，问他们的来意，赵门福说：“只是想要点点心吃罢了。”唐参军让守门人推辞说自己不在家。这两个人却一直走进堂屋里，赵门福说：“唐都官为什么说自己不在家呢？是因为吝惜一顿饭吧。”唐参军回答说守门人没有通报。领他们到外厅，让仆人拿饭给他们吃，并偷偷地让仆人在盘子上放把剑，到时就杀了这二人。仆人来了，唐参军拿起剑刺赵门福，没有刺中，接着刺康三，刺中了他，康三跳进了院内的水池里。赵门福大骂说：“他和我虽然都是狐狸，我已经活了一千多年，千年的狐狸，不姓赵就姓张。五百年的狐狸，不姓白就姓康。为什么这么不讲理，杀了我的康三，一定要想办法报复你，绝不会让康三白白地死去。”唐参军真诚地向他道歉，让他去叫出康三。赵门福到了水池边，呼喊康三，只听到回应的音声，却找不到康三，只有应答的鼻声音，赵门福走了以后，康参军用桃木汤喷洒屋门，而且悬挂着道符。赵门福从此再没来。唐参军以为是自己的做法有了效果。这事过了很久，园中的樱桃熟了，唐氏夫妻闲暇时去园里走走，忽然看见赵门福在樱桃树上，摘樱桃吃。唐参军吃惊地说：“赵门福！你还敢来吗？”赵门福笑着说：“你用桃木来欺压我，现在暂且摘樱桃吃，你吃不吃呢？”于是频频地扔樱桃给唐参军。唐参军更加害怕，就到处请和尚，修坛念咒。赵门福第二天就没来。那和尚更认真地念咒，希望咒语有效验，认为自己有功劳。又过了一日，晚上天晴之后，和尚坐在门前木柱边上，忽然看见有五色的云彩从西面飘来，一直飘到唐参军家堂屋的门前。彩云中有一个佛爷，脸色端庄严肃，对和尚说：“你替唐参军家驱赶野狐狸吗？”和尚跪下磕头。唐参军家的老少人等都一再地虔诚地行礼，高兴看见了真佛爷，拜请佛爷降落下来，很长时间才降下来，坐在那个坛上，唐参军侍奉得很殷勤。佛爷对和尚说：“你是修道的人，请你能够通达一些，又何必长久地吃素食呢？”和尚说：“做法事能吃肉吗？”佛爷说：“只要看你内心里能不能坚持修道，虽然吃了肉，也不会有防碍。”就让唐参军去买肉。佛爷自己吃了些肉，接着把肉分给和尚以及唐家的人，把肉全吃光了，吃完肉，忽然看见坛上坐的是赵门福，全家人又叹气又痛恨，因为都被赵门福玩弄了。赵门福说：“你们不要厌恶我，我再也不来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

田氏子

唐牛肃有从舅常过渑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谒田氏子。去田氏庄十余里，经岌险，多栎林。传云中有魅狐，往来经之者，皆结侣乃敢过。舅既至，田氏子命老竖往渑池市酒馔。天未明，竖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竖一足又跛。问何故？竖曰：“适至栎林，为一魅狐所绊，因蹶而仆，故伤焉。”问何以见魅？竖曰：“适下坡时，狐变为妇人，遽来追我。我惊且走。狐又疾行，遂为所及。因倒且损。吾恐魅之为怪，强起击之。妇人口但哀祈，反谓我（“我”原作“杀”，据明抄本改。）为狐。屡云：‘叩头野狐，叩头野狐。’吾以其不自（“自”原作“是”，据明抄本改。）知，因与痛手，故免其祸。”田氏子曰：“汝无击人，妄谓狐耶？”竖曰：“吾虽苦击之，终不改妇人状耳！”田氏子曰：“汝必误损他人，且入户。”日入，见妇人体伤蓬首，过门而求饮。谓田氏子曰：“吾适栎林，逢一老狐变为人。吾不知是狐，前趋为伴，同过栎林。不知老狐却伤我如此。赖老狐去，余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饮。”田氏子恐其见苍头也，与之饮而遣之。（出《纪闻》）

【译文】

唐代的牛肃有个舅舅曾路过渑池，到渑池西北三十里的地方会见田氏子。离田氏庄园十多里的地方，路又高又险峻，路旁都是柞树林。传说树林中有迷惑人的狐狸。来来往往路过树林的人，全都成群结伙才敢通过。舅舅到了以后，田氏子让老仆人到渑池去买酒菜。天还没亮，仆人就走了，天晚了还没回来。田氏子觉得挺奇怪，等到仆人回来，他的一条腿又瘸了。问他是什么原因，仆人说：刚走到柞树林时，被一只迷惑人的狐狸绊一下，因而跌倒了，伤了腿。问他为什么说是看见了迷惑人的狐狸，仆人说：“我正走在下坡路时，狐狸变成妇女，突然来追赶我，我吓得赶快逃跑，狐狸又飞快地追赶，就被狐狸追上，因此跌倒受伤。我害怕狐狸变妖怪害人，挣扎着站起来打那狐狸。妇女嘴里哀告祈求，反而说我是狐狸，多次说‘叩头野狐，叩头野狐’。我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此狠狠地打了她，才免去了这场灾祸。”田氏子说：“你无故打人，还胡说是狐狸吧。”仆人说：“我虽然狠狠地打她，她却始终没改变妇女的样子。”田氏子说：“你一定是误伤了别人，先进屋吧。”日落后，只见一个妇女身体受伤头发蓬乱着，路过门前来要水喝，对田氏子说：“我刚才在柞树林，遇上一只老狐狸变成人，我不知是狐狸，跑上去与他作伴，好一起过柞树林，想不到老狐狸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幸亏老狐狸走了，我的命才能保住。我是北村人，口渴了来要点水喝。”田氏子害怕她看见老仆人，给她水喝让她走了。

徐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渔猎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颇知之。开元五年秋，安游海州，王氏独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状甚伟，顾王氏曰：“可惜芳艳，虚过一生。”王氏闻而悦之，遂与之结好，而来去无惮。安既还，妻见之，恩义殊隔。安颇讶之。其妻至日将夕，即饰妆静处。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晓方回，亦不见其出入之处。他日，安潜伺之。其妻乃骑故笼从窗而出，至晓复返。安是夕，闭妇于他室，乃诈为女子妆饰，袖短剑，骑故笼以待之。至二更，忽从窗而出。径入一山岭，乃至会所。帷幄华焕，酒馔罗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来何早乎？”安乃奋剑击之，三少年死于座。安复骑笼，即不复飞矣。俟晓而返，视夜来所杀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复妆饰矣。（出《集异记》）

【译文】

徐安是下邳人，喜欢捕鱼打猎。徐安的妻子王氏很美貌，很多人都知道。唐开元五年的秋天，徐安去了海州，王氏自己住在下邳。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少年，样子很魁伟，看着王氏说：“可惜你这么漂亮，却白活了一生。”王氏听见少年的话心里很喜欢，就与少年结识并相好，而且你来我去毫无忌惮。徐安回来以后，妻子见到他，夫妻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徐安很惊讶。他妻子到了太阳快落山时，就妆饰打扮静静地一人呆着，到二更的时候，竟然不见了，到天亮才回来，也看不见她从哪里出入。有一天，徐安偷偷侦察她，他的妻于是骑着一只旧笼子从窗户飞出去，到天亮又回来了。徐安在这天晚上，把妻子关在别的屋里，就假扮成女人的样子，袖里藏着短剑，骑着旧笼子等在那里，到二更时，忽然从窗户飞出去，一直飞到一个山岭上，才到了相会的地方。那个地方帐幔华丽，酒菜摆满桌子，座位上有三个少年，徐安还没下来，三个少年说：“王氏来得为什么这么早呢？”徐安就挥起短剑击杀他们，三个少年死在座位上，徐安又骑上旧笼子，却不再会飞了，只好等天亮再回去。天亮了看那夜里杀死的少年，都是老狐狸。徐安回到家里，他妻子这天晚上不再妆饰打扮了。

靳守贞

霍邑古吕州也，城池甚固。县令宅东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厉王城。则《左传》所称万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远，则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断其发，有如刀截。所遇无知，往往而有。唐时，邑人靳守贞者，素善符咒，为县送徒至赵城，还归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县五里。）见汾河西岸水滨，有女红棠，浣衣水次。守贞目之，女子忽尔乘空过河，遂缘岭蹑虚，至守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带，将取其发焉。守贞送徒，手犹持斧，因击女子坠，从而斫之。女子死则为雌狐。守贞以狐至县，具列其由。县令不之信。守贞归，遂每夜有老父及媪，绕其居哭，从索其女。守贞不惧。月会，老父及媪骂而去。曰：“无状杀我女，吾犹有三女，终当困汝。”于是遂绝，而截发亦亡。（出《纪闻》）

【译文】

霍邑就是古代的吕州，城池很坚固。县令住宅的东北方有个小城，城墙的四面都百步长，高三丈，墙厚七八尺，小城的名称叫“囚周厉王城”。那《左传》上所说的“千万人不忍心，把周厉王流放在彘城”，就是指现在的霍邑。周厉王死后，就埋葬在小城的北面。小城因年代久远，就有迷惑人的狐狸住在里面。不论官吏家或老百姓家，子女中长得有姿色的，半夜时常被狐狸弄断她们的头发，就象刀砍断的一样。遭受祸害的人往往还有不知不觉的。唐代时，霍邑中有个叫靳守贞的人，平时就善于写符念咒，有一次，他替县里送囚犯到赵城去，回来时走到金狗鼻山，看见汾河西岸的水边，有个女子穿着红色衣服，在水里洗衣服。守贞看那女子，那女子忽然从空中渡过河来，就顺着山岭踩着虚空，来到靳守贞站的地方。手扯着他的斗笠，脚踏着他的衣带，准备割取他的头发。守贞送囚徒，手里还拿着斧子，于是砍中女子，她坠落地上，他又扑上去砍她，女子死后就变成了雌狐狸。守贞把狐狸带到县里，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县令不相信他。守贞回到家里以后，于是每天夜里有个老头和老太婆，绕着他的住处哭闹，向守贞索要他们的女儿，守贞不害怕。一个多月后，老头和老太婆骂着离开了，说：“无缘无故就杀了我的女儿，我们还有三个女儿，终究有一天会把你困住！”于是就没了声息，而且截断头发的事也没有了。

严谏

唐洛阳尉严谏，从叔亡，谏往吊之。后十余日，叔家悉皆去服。谏召家人问。答云：“亡者不许。”因述其言语处置状，有如平生。谏疑是野狐，恒欲料理。后至叔舍，灵便逆怒，约束子弟，勿更令少府侄来，无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谓谏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数来也。”谏后忽将苍鹰双鹘皂雕猎犬等数十事，与他手力百余人，悉持器械围绕其宅数重，遂入灵堂。忽见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击不能中，寻而开门跃出，不复见，因而怪绝。（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有个洛阳尉叫严谏，堂叔去世了，严谏去吊唁。之后十多天，堂叔家的人全都脱下丧服了。严谏找来叔家的人打听，回答说：“死去的人不让穿。”接着述说死去的人说话和安排事情的情况，就象生前一样。严谏怀疑是野狐狸作怪，下决心管这件事。后来到叔叔家去，灵柩里就传出声音，愤怒地吩咐子弟们，不要再让当县尉的侄子严谏进来，他来对家里的事没有好处，只知道乱猜疑。也对严谏说：“五郎你的公事好象很忙，不该经常到这里来。”严谏后来突然带着苍鹰、双鹘、黑雕、猎犬等十几种动物，和他手下的一百多人，全都拿着器械把宅子围了好几重，就走进灵堂。忽然看见一只全身都是红肉的野狐狸，仰面在屋顶行走，射击也射不中，不一会，打开门，跳了出去，从此不再出现。接着怪事就没有了。

韦参军

唐润州参军幼有隐德，虽兄弟不能知也。韦常谓其不慧，轻之。后忽谓诸兄曰：“财帛当以道，不可力求”。诸兄甚奇其言，问汝何长进如此？对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宝，可共取之。”诸兄乃与皆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见金宝甚多。谓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见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诸兄叹美之。问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当得一官，无虑贫乏。”乃选拜润州书佐，遂东之任。途经开封县。开封县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后术士不能疗。有道士者善见鬼，谓令曰：“今比见诸队仗，有异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后数日白云：“至此县逆旅，宜自谒见。”令往见韦，具申礼请。笑曰：“此道士为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于人，亦可悯矣。幸与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县桥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见之。我当至彼为发遣。且宜还家洒扫，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见太夫人，问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须臾，有老白野狐自床而下，徐行至县桥，然后不见。令有赠遗，韦皆不受。至官一年，谓其妻曰：“后月我当死。死后，君嫁此州判司，当生三子。”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润州韦参军幼年时积有阴德，虽然是亲兄弟也不知道。韦参军常常说自己并不聪明，很自卑。后来忽然对各位兄长说：“应当用正道来取得财物，不能强求”。各位兄长对他说的话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长进，他回答说：“现在昆明池中有很多珍宝，可以一起去拿。”各位兄长就和他一块去。到了昆明池边，用手捧水，池水就干枯了。只见有很多金银财宝，他对兄长说：“可以去拿珍宝。”兄长们越走越深，竟然拿不到珍宝。他说：“这就是只能看却不能得到，事情都有一定的缘分。”各位兄长赞美他，问他说：“你平时不出门，怎么学到这样的妙法。”他笑了笑却不回答。很久之后说：“明年能得到一个官职，不必担心生活的贫困。”接着就被荐选担任了润州的书佐，于是润州去上任，途中经过开封县。开封县令的母亲得了狐媚病，前前后后有很多术士都不能治。有个道士能见到鬼魂，对县令说：“近来连续看见有好多的仪仗队，有个‘异人’要到开封县境来。如能得到这个人，太夫人的疾病一定能治好。”县令派他等候“异人”。过了几天回来说：“已经到了这个县的旅店，你应该亲自去会见。”县令去面见韦参军，说了详细情况礼貌地请求治病。韦参军笑着说：“这是一个道士向您说的吧？但是因为太夫人的缘故，向别人屈身行礼，也应该同情啊。幸亏你我相遇，太夫人的病一定能治好。明天，从县桥到你的住宅，不要禁止行人们行走，让大家看看这事，我会去你家处理好。并且你还要回家去洒水打扫一下，点上香等着我。”县令全都按他说的做了。第二天来到县令的住处，面见太夫人，问了疾病的情况，用柳树枝向她身上洒水。不一会，有一只年老白色的野狐狸从床上下来，慢慢地走到县桥上，然后就不见了。县令赠送他财物，韦参军都不接受。至官任上一年后，对他的妻子说：“下个月我就死了，我死后，你嫁给这个州的判司，能生三个儿子。”后来的事全都象他说的那样。

杨氏女

唐有杨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为主母所惜。大胡郎谓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尔。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还白母。问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鹊头悬户上。小胡郎若来，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当走也。”杨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传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验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有家姓杨的，二个女儿都嫁给了姓胡的人家，小胡郎受到岳母的喜爱。大胡郎对岳母的使女说：“小胡郎是个野狐狸罢了，岳母却不喜欢我，反而喜欢野狐狸。”使女回去说给主母听，主母问怎么知道是野狐狸？大胡郎回答说：“弄个鹊头挂在门上，等小胡郎来的时候，让他的妻子招呼他用熟肉作供品来祈祷，反复这样说，他一定会逃跑。”杨氏照着说的做，小胡郎果然逃跑了。所以至今人们还相传说，你用熟肉进行祈祷能克制野狐狸的迷惑，很有效验。

薛迥

唐河东薛迥与其徒十人于东都狎娼妇，留连数夕，各赏钱十千。后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迥留待曙，妇人躁扰，求去数四，抱钱出门。迥敕门者无出客。门者不为启锁。妇人持钱寻审，至水窦，变成野狐，从窦中出去，其钱亦留。（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河东人薛迥和他的同伴十个人在洛阳嫖娼，娼妇一连住了好几天，每个人都给赏钱十千。之后有一天的半夜时，妓女要离开，薛迥留她等天亮再走，妓女烦躁不安，好几次要求离开，并抱着钱走出门去。薛迥命令守门的人不要让她出去，守门人不替她开门。妓女拿着钱仔细地寻找出路。找到一个水洞，变成一只野狐狸，从水洞中出去了，那些钱也就留在水洞的边上。

辛替否

唐辛替否，母死之后，其灵座中，恒有灵语，不异乎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术士。在京闻其事，因而来观。潜于替否宅后作法。入门，见一无毛牝野狐，杀之，遂绝。（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人辛替否，他母亲去世后，灵位上常有死者的说话声，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家里的人恭敬地侍奉着象活着时一样。辛替否的表弟是个术士，在京城里听说了这件怪事，因此亲自来看看，偷偷地藏在辛替否的屋后施展法术。一进门，看见一只身上无毛的雌狐狸，就杀死了它，怪事就消失了。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远戍不在，母与女独居。忽见菩萨乘云而至，谓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寻当来也。”村人竞往，处置适毕，菩萨驭五色云来下其宜。村人供养甚众，仍敕众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来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说其事。菩萨与女私通有娠。经年，其兄还。菩萨云：“不欲见男子。”令母逐之。儿不得至，因倾财求道士。久之，有道士为作法，窃视菩萨，是一老狐，乃持刀入，砍杀之。（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代州一个老百姓家有一女儿，他哥哥从军到远方去了，不在家里，只有母亲和女儿住在一起。忽然看见菩萨乘着云彩来到她们家，对那个母亲说：“你家很好，我想住在这里，要快点收拾整理一下，不久我就来了。”村里人听说了，都争着到她家来帮忙，刚整理收拾完毕，菩萨驾驭五色的彩云来到那屋，村里的很多人都来供养菩萨。菩萨又命令大家不要说出去，恐怕四面八方的信徒，不停地来来往往。村里的人因此互相告诫，不说这件事。菩萨与那个女儿私通有了身孕。过了一年，她的哥哥回来了，菩萨说：“我不愿意看见男人。”命令母亲赶走儿子，儿子就不能进家门了。儿子因此拿出全部财产访求道士，很久以后，才求到一个道士，替他施展法术，偷着看那菩萨，却是一只老狐狸，就拿刀进去，砍死了狐狸。

祁县民

唐祁县有村民，因辇地征蒭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谓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且甚，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狐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人化为无尾白狐，鸣嗥而去。（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祁县有一个农民，因为京城征收粮草，到太原府去。等回来时，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了，有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妇女站在路边上，对农民说：“我今天从都城回来，觉得很困倦，想搭车歇一会，可以吗？”农民答应了她，她就上了车。行走不到三四里路，因为要给车辕上油，忽然看见一条狐狸尾巴从车缝里垂到本辕下，农民就用镰刀砍断了尾巴，那个妇女变成一只没有尾巴的白狐狸，嚎叫着跑了。

张例

唐始丰令张例，疾患魅，时有发动，家人不能制也。恒舒右臂上作咒云：“狐娘健子。”其子密持铁杵，候例疾发，即自后撞之，坠一老牝狐。焚于四通之衢，自尔便愈也。

【译文】

唐代的始丰县令张例，得了狐魅病，经常地发作，家里的人都束手无策。张例经常地伸出右臂念着咒语说：“狐娘健子。”他的儿子悄悄地拿着铁棒，等张例病发作时，就从身后击他，就从他身上掉下一只老雌狐。把狐狸拿到十字路口烧了，从那以后病就好了。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冯玠　贺兰进明　崔昌　长孙甲　王老　刘众爱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甑生　王璿　李黁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冯玠

唐冯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后得术士，疗玠疾，魅忽啼泣谓玠曰：“本图共终，今为术者所迫，不复得在。”流泪经日，方赠玠衣一袭云：“善保爱之，聊为久念耳。”玠初得，惧家人见，悉卷书中。疾愈，入京应举，未得开视。及第后，方还开之，乃是纸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有个冯玠，得了狐魅病。他的父亲后来找到一个术士，来治疗冯玠的病。狐狸忽然哭泣着对冯玠说：“本想与你终生在一起，现在被术士逼迫得不能再呆下去了。”哭了整整一天，赠送给冯玠一件衣服说：“好好地保护爱惜它，姑且当作永久的纪念吧。”冯玠刚收衣服时，害怕被家里的人看见，全都卷在书里放着。病好以后，到京城去参加考试，没有时间打开看。考中以后，才回家打开看，都是些纸。

贺兰进明

唐贺兰进明为狐所婚，每到时节，狐新妇恒至京宅，通（“通”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名起居，兼持贺遗及问讯。（“讯”原作“信”，据明抄本改。）家人或有见者，状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进明已下，至其仆隶，皆有续命。家人以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并真物，奈何焚之？”其后所得，遂以充用。后家人有就求漆（“漆”原作“膝”，据明抄本改。）背金花镜者，入人家偷镜挂项，缘墙行，为主人家击杀，自尔怪绝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的贺兰进明与狐狸结婚，每到节令的时候，狐狸新媳妇常常到京城的住宅去，通报姓名并住在那里，并且带来贺兰进明的礼品和问候。家人中有的看见了她，相貌很美。到五月五日这天，从贺兰进明到家中的仆人，都能得到她送给的礼物。家人认为不吉祥，大多烧了她给的礼物。狐狸悲伤地哭泣说：“这些都是真的礼物，为什么烧了它们？”以后再得到她给的东西，就留下使用了。后来有个人向她要个背面上漆的金花镜，她到别人家里偷了镜子挂在脖子上，顺着墙往回走，被主人家打死了。此后怪事就没有了。

崔昌

唐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小儿颜色殊异，来止庭中。久之，渐升阶，坐昌床头。昌不之顾，乃以手卷昌书，昌徐问：“汝何人斯？来何所欲？”小儿云：“本好读书，慕君学问尔。”昌不之却。常问文义，甚有理。经数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儿暂出，老人醉，吐人之爪发等，昌甚恶之。昌素有所持利剑，因斩断头，成一老狐。顷之，小儿至，大怒云：“君何故无状，杀我家长？我岂不能杀君？但以旧恩故尔。”大骂出门，自尔乃绝。（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个小孩容貌长得很出奇，走来停在院子里。时间长了，慢慢地走上台阶，坐在崔昌的床头上，崔昌也不理，又用手去卷握崔昌的书。崔昌慢慢地问：“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想干什么？”小孩说：“我本来喜欢读书，很羡慕你的学问。”崔昌也不拒绝他。崔昌常常问他一些文章的意义，答得很有道理。过了几个月，天黑的时候，忽然小孩扶着一个老人乘着酒醉到崔昌家来。小孩临时出去一会，老人已经醉了，吐出一些人的指甲和头发，崔昌很厌恶他。崔昌平时就有一把锋利的剑，顺手把老人的头砍下来，变成了一只老狐狸。不久，小孩回来了，非常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这么不象样子，竟杀死了我的尊长，我难道就不能杀死你吗？只是因为你从前对我的恩情，我不能这么做。”大骂着走出门去。从此再也没有来。

长孙甲

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其家笃信佛道。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须臾，至斋所檐际，凝然不动。合家礼敬恳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令家奉马一匹，钱五十千。后数十日，复有菩萨乘云来到，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尽十余日，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因问道士：“汝读道经，知有狐刚子否？”答云：“知之。”菩萨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来，已三万岁。汝为道士，当修清净，何事杀生？且我子孙，为汝所杀，宁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毕，谓令曰：“子孙无状，至相劳扰，惭愧何言。当令君永无灾横，以此相报。”顾谓道士：“可即还他马及钱也。”言讫飞去。（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坊州的中部县县令长孙甲，他的全家都很信奉佛教。有一天，在进行斋戒当中，全家人看见了文殊菩萨，坐着五彩云从太阳光中下来，不一会，降到斋室的房檐上，停住不动。全家人恭敬诚恳，礼数备至，过了许久，他就下来了。家人前后供养了十几天，只有他的儿子心里怀疑，他儿子进京请道士来安排法术，于是杀死了狐狸。县令家送给道士一匹马，五十千钱。又过了几十天，又有个菩萨坐着彩云来到县令家，家人象以前一样恭敬对待。他儿子又去请那道士。道士象以前一样地安排法术符咒，过了十多天，菩萨问那道士：“你的法术怎么样了？”回答说：“已经用完了。”菩萨说：“应当打你一顿。”接着又问道士：“你读道经，知不知道有个狐刚子？”回答说：“知道。”菩萨说：“狐刚子就是我，我成仙以来，已经三万年了。你是道士，应当到清净的地方去修炼，为什么要杀生呢？况且，我的子孙，被你杀了，难道还应该让你活着吗？”接着用拐杖打了道士一百下，然后，对长孙甲说：“我的子孙不象样子，以至给你添了麻烦，我惭愧得没有什么说的，应当让你永远没有灾难和横祸，用这个来报答你吧。”回头对道士说：“要立即把马和钱还给人家。”说完就飞走了。

王老

唐睢阳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东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前后杀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财雇犬咋狐。王老牵犬往，犬乃迳诣诸犬之下，伏而不动，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戏云：“取睢阳野狐犬。”（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睢阳郡宋王坟地旁边有只老狐狸，每当到了衙日，城里的狗，全都去朝拜老狐狸，狐狸坐在坟头上，狗列队在下面。东都的王老有一对狗能够撕咬狐狸，前前后后杀死很多狐狸。姓宋的人互相结伴花钱雇狗捉狐狸。王老牵着狗前去，狗却一直走到那许多狗的后面，趴着一动不动，使姓宋的人很失望。现在世上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人们互相说笑说：“牵来睢阳野狐狗。”

刘众爱

唐刘全白说云，其乳母子众爱，少时，好夜中将网断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庄在岐下，后一夕，众于庄西数里下网，己伏网中，以伺其至。暗中闻物行声，觇见一物，伏地窥网，因而起立，变成绯裙妇人。行而违网，至爱前车侧，忽捉一鼠食。爱连呵之，妇人忙遽入网，乃棒之致毙，而人形不改。爱反疑惧，恐或是人，因和网没沤麻池中。夜还与父母议，及明，举家欲潜逃去。爱窃云：“宁有妇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复往麻池视之，见妇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后斫之，便成老狐。爱大喜，将还村中。有老僧见狐未死，劝令养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当为天下所爱。”以绳缚狐四足，又以大笼罩其上。养数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与地齐，以两胾猪肉，炙于瓶中。狐爱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属瓶。候炙冷，复下肉脔。狐涎沫久之，炙与瓶满，狐乃吐珠而死。珠状如棋子，通圆而洁。爱母（“母”原作“每”，据明抄本改。）带之，大为其夫所贵。（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的刘全白曾说，他奶妈的儿子众爱，少年时，总是喜好在半夜时把网安放在道的中间，来捕捉野猪和狐狸等。刘全白的庄子在岐山脚下。后来有一晚上，众爱在庄子西面几里的地方下了网，自己趴在网里，等着野兽的到来。在暗中听动物行走的声音，就看见一只动物，趴在地上看网。接着站起来，变成一个穿浅红裙子的妇女。走路避开了网，走到众爱前面车子的旁边，忽然捉住一只老鼠吃起来。众爱连声地呵斥她，妇女匆忙中跑进网里，于是用棒子打死了她。可是人的形象没有变化。众爱反而怀疑害怕，怕的是或许是人，接着连人带网沉没到沤麻的水池里。晚上还家和父母商量，等到天亮，全家人准备悄悄地逃走。众爱私下说：“难道有吃生老鼠的女人吗？这一定是狐狸。”又到沤麻池去察看，只见妇女已经活过来，又用大斧子从腰后砍她，就变成了老狐狸。众爱很高兴，提着狐狸回到村子里。有个老和尚看狐狸还没死，劝他饲养这只狐狸，说：“狐狸嘴里有颗媚珠，如果能得到珠子，就能被天下的人所爱慕。”就用绳子捆住狐狸的四只脚，又用大笼子罩在上面。养了几天，狐狸能吃东西了。和尚用一个窄口的瓶子，埋在地里，让瓶口和地面平齐，用两块猪肉，烤熟了放在瓶里。狐狸爱吃烤肉却吃不到，只能是用嘴对着瓶子。等烤肉凉了，再放进两块烤肉。狐狸长久地流口水，烤肉已装了满瓶，狐狸就吐出媚珠死去。珠的样子象棋子大小，又圆又洁净。众爱的母亲佩带着媚珠，她的丈夫特别敬爱她。

王黯

王黯者，结婚崔氏。唐天宝中，妻父士同为淝州刺史。黯随至江夏，为狐所媚，不欲渡江，发狂大叫，恒欲赴水。妻属惶惧，缚黯著床枥上。舟行半江，忽尔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谓诸女郎辈不随过江，今在州城上，复何虑也。”士同莅官，便求术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悉施床席，置黯于屋西北陬。家人数十持更迭守，己于堂外，别施一床，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诸人得饱睡已否？适已中狐，明当取之。”众以为狂而未之信。及明，见窗中有血，众随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见一牝狐，带箭垂死。黯妻烧狐为灰，服之至尽，自尔得平复。后为原武县丞，在厅事，忽见老狐奴婢，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明抄本“阿”作“奢”。）奶，往者娘子枉为崔家杀害，翁婆追念，未尝离口。今欲将小女更与王郎续亲。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纳。黯甚惧。许（“许”原作“辞”，据明抄本改。）以厚利，万计（明抄本万“计”作“求其”。）料理，遽出罗锦十余匹，于通衢焚之。老奴乃谓其妇云：“天下美丈夫亦复何数，安用王家老翁为女婿？”言讫不见。（出《广异记》）

【译文】

王黯，与崔氏结婚。唐代天宝年间，妻子的父亲崔士同任淝州刺史，王黯跟随他来到江夏时，被狐狸迷住了，不想渡长江，发狂似的大叫，总想跳到江水里去。妻子和亲属们都很不安而且担心，把王黯捆在床架上。船行到江心，王黯忽然高兴得笑起来，到了岸上高兴地说：“本来说是诸位女郎不随我过江，现在已在淝州城上，又担心什么呢？”崔士同到了任上，便去请术士，他身边的人说州中有个能射死狐狸的人，崔士同就请那人来，那人来了就让人把屋里全铺上席子，把王黯安置在屋的西北角，让几十个仆人打更守卫。自己在屋外，另外放了一张床，拿着弓箭等候狐狸。到第三天的晚上，他忽然说：“各位都睡得很香吗？刚才已经射中了狐狸，明天可取。”大家认为这人太狂妄而不相信他。等到天一亮，就看见窗上有血，大家顺着血迹找去，血迹进入一个大坑中，从坑里的草下面找到一只雌狐狸，身上带着箭快要死了。王黯的妻子把狐狸烧成灰，并把灰全给王黯吃了，从此王黯的病就好了。后来做原武县的县丞，在厅里办公事，忽然看见老狐狸的女仆又来拜见王黯，说：“我是大户家的奶妈，以前，娘子冤屈地被崔家杀害了，父母回忆思念她，总挂在嘴上。现在想把小女儿再送给王郎续亲，所以让我来说明心意，同时定个吉日好成亲。”王黯很害怕，答应给她优厚的利益，求她想办法帮助处理。立刻拿出十几匹罗锦，在大路上烧了。老奶妈就对那个妇人说：‘天下的漂亮男人数不过来，为什么非要姓王的老头做女婿。”说完就不见了。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年五十，应制授垣县县丞。阙（“阙”原作“门”，据明抄本改。）素凶，为者尽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数任无人居，屋宇摧残，荆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墙垣，坐厅事中。邑老吏人皆惧，劝出不可。既而魅夜中为怪，嘉祚不动，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孙数十头。嘉祚尽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愿置我，我能益于人。今此宅已安，舍我何害？”嘉祚前与之言，备告其官秩。又曰：“愿为耳目，长在左右。”乃免狐。后祚如狐言，秩满果迁。数年至御史。狐乃去。（出《纪闻》）

【译文】

唐代宁王的太傅叫袁嘉祚，五十岁了，应制科考试后授给垣县县丞的职务。这个官所住的官邸历来不吉祥，住过的人都死了。袁嘉祚到了任一看，县丞的住处几任以来都没人居住。房子残破不堪，里外长满荆棘杂草。袁嘉祚铲去那些荆棘，修理好院墙，坐在办公事的厅里，城里年老的官吏都很害怕，劝他出去住，他不答应。不久狐狸在夜里作怪，袁嘉祚也不动声色，只是暗中观察狐狸所进的洞穴，第二天挖掘它，抓住了狐狸，狐狸已经老了，还有它的几十个子孙，袁嘉祚把它们全部煮死了。剩下了那只老狐狸，老狐狸开口说：“我的神力能通天，预知吉凶，希望放了我，我能给人带来好处。现在这个住宅已经平安了，放了我有什么害处呢？”袁嘉祚上前与狐狸说话，狐狸详细地告诉了他将来做官的地位等级。又说：“愿意做你的耳目，经常地呆在你的身边。”袁嘉祚就放了狐狸。后来袁嘉祚象狐狸说的那样，官任到期果然升了官，几年后升到御史。狐狸就离开了他。

李林甫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的李林甫正担任丞相的职务，曾有一次退朝后坐在堂屋前的平台上。看见一只黑色狐狸，它的体形很大，象牛马一样，毛色暗黑有光泽，从屋中出来，跑到庭院里，向左右张望。李林甫命人带着弓和箭，准备射那狐狸。没等射箭，已经不见了。从那以后共有好几天，每当白天坐着的时候，就有一只黑色狐狸出现。那一年李林甫被抄了家产。

孙甑生

唐道士孙甑生本以养鹰为业，后因放鹰，入一窟，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甑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甑生不与，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甑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狐初与甑生约，不得示人，若违者，必当非命。天宝末，玄宗固就求之，甑生不与，竟而伏法。（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道士孙甑生原来以养鹰为职业，后来因为出野外放鹰，进入一个洞窟，只见几十只狐狸在读书。有一只老狐狸坐在中间，轮流地逐个传授。甑生一直走进去，抢了他们的书回去了。第二天，有十多人带着金银绸缎上门要求把书赎回去，甑生不给书。那人说：“你得到这本书，也不能理解并使用它，如果抄写一本后还给我们，我就把口诀传授给你。”甑生竟然学到了那法术，成了世间的一个术士。狐狸当初与甑生约好，不能给别人看，如果违犯了约定，一定会不得好死。天宝后期，唐玄宗坚持要那本书，甑生不给，竟因此而被杀死。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时仪貌甚美，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丰姿端丽。虽童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祗对皆有理。由是人乐见之。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众人笑之，然所得甚众。后璿职高，狐乃不至。盖某禄重，不能为怪。（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宋州刺史叫王璿，少年时仪表外貌很美，被一只雌狐狸迷住了。家人中有看见那狐狸的，容貌端庄秀美，即使是仆人和小孩遇到她，她也会严肃地表示尊敬。她自称是新娘子，言谈举止都合乎规矩，因此家人都喜欢见到她。每当到了端午节以及其他佳节，都有礼品赠送给家人，并说：“新娘子给某个郎君某个娘子奉上礼品。”大家都觉得她说的话很好笑，可是得到的东西却很多。后来王璿的职务高升了，狐狸就不来了。可能是一个人地位高了，就不能迷惑他了。

李黁

东平尉李黁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其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其后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至故城，大会乡里饮宴，累十余日。李催发数四，郑固称疾不起，李亦怜而从之。又十余日，不获已，事理须去。行至郭门，忽言腹痛，下马便走，势疾如风。李与其仆数人极骋，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十三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复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极声呼之，寂无所应，恋结凄怆，言发泪下。会日暮，村人为草塞穴口，还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无所见，乃以火熏。久之，村人为掘深数丈，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蜕，（“服脱卸如蜕”五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脚上著锦袜。李叹息良久，方埋之。归店，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犬噬其子子略不”七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惊怕。便将入都，寄亲人家养之。输纳毕，复还东京，婚于萧氏。萧氏（“东京婚于肖氏肖氏”八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常呼李为野狐婿，李初无以答。一日晚，李与萧携手（“一日晚李与肖携手”八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与归本房狎戏，复言其事。忽闻堂前有人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九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君岂不识郑四娘耶？”李素所钟念，闻其（“闻其”二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言，遽欣然跃起。（“欣然跃起”四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问：（“问”上原有“然旧状”三字，据许本、黄本删。）“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欲（“欲”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近之而不能，四娘（“不能四娘”四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因谓李：“人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宜早为抚育，（“为抚育”三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九泉无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儿不收，必将为君之患。”言毕不见。萧遂不复敢说其事。唐天宝末，子年十余，甚无恙。（出《广异记》）

【译文】

东平县县尉李黁刚得到官职，就从东京出发去上任，夜里来到故城住宿。客店里有个熟人靠卖烧饼维持生活，他的妻子郑氏长得很美，李黁看见便喜欢上她，就住到他家里，一连住了好几天，并用十五千钱买下卖胡饼的妻子。到了东平县后，对她宠爱备至。她性情温和可爱，长得美并且又聪明又风流，女工的事，她没有不懂的，对音乐特别懂得它的妙处。在东平县住了三年，生了一个儿子。那以后李黁因担任赋税运输工作要进京去，就和郑氏一起回去。到了故城，遍请故乡的亲朋好友赴宴，呆了十多天，李黁多次催促启程，郑氏固执地称病不起身，李黁也因爱她而听她的话。又过了十多天，不得已，有事要办必须启程，走到外城的大门时，郑氏忽然说肚子疼，下了马就跑，速度快得象风一样。李黁和几个仆人极力骑马追赶，也没追上。就跟着（郑氏）进到故城，转个弯进入易水村，郑氏跑得稍慢，李黁还不舍弃，又追下去，快追上时，郑氏进入一个小洞里，大声呼唤她，静静地也不回答。李黁恋恋不舍，凄惨悲伤，一边说一边流泪。这时天黑了，村里人用草塞住洞，他们回客店住宿。等到天亮，又去洞口呼唤她，什么也没听见。于是用火熏，熏了很久，村里人又帮他挖洞，挖了几丈深，只见一只雌狐狸死在洞里，衣服脱了下来象蝉蜕一样。脚上还穿着锦丝袜子。李黁长时间地叹气，才埋了狐狸。回到店里，找来猎犬咬她生的孩子，孩子并不害怕。就带着孩子进京去，寄养在亲属家。赋税交待完毕，又回东京，与萧氏结婚。萧氏常常称呼李黁是野狐狸的女婿，李黁也没说什么。一天晚上，李黁和萧氏拉着手一起回到屋说笑玩闹，又说起野狐婿，忽然听见堂屋前有人声。李黁问是谁夜里跑来了，回答说：“你难道不认识郑四娘了吗？”李黁平时就怀念她，听了她的话，一下子高兴地跳起来问：“你是鬼呢还是人呢？”回答说是鬼，想接近却做不到。郑四娘接着对李黁说：“人道和神道不一样，你的妻子为什么多次地骂我呢？况且我生的儿子，寄养在远方的亲属家，那些人都说是狐狸生的，不给他穿的和吃的，难道不想念他吗？应该早点接回来抚养，我在九泉下也没有遗憾了。如果萧氏说起话来就侮辱我，又不收养我的儿子，必将给你带来灾祸。”说完就不见了。萧氏于是不敢再说野狐婿的事。唐代天宝年间的后期，孩子有十多岁，一点没毛病。

李揆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果选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的丞相李揆，在乾元初年，做中书舍人。曾有一天退朝回家，看见一只白狐狸坐在庭院中间的捶衣石上，就命令僮仆赶走它，忽然不见了。这时李揆家正有一个客人，与客人说了这件事。客人说：“这是吉祥的兆头，我向您祝贺。”到了第二天，果然提拔为礼部侍郎。

宋溥

宋溥者，唐大历中，为长城尉。自言幼时，与其党暝扱野狐，数夜不获。后因月夕，复为其事。见一鬼戴笠骑狐，唱《独盘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以手搭狐颊，因而复回。如是数四。其后夕，溥复下扱伺之，鬼又乘狐，两小鬼引前，往来报所。溥等无所获而止。有谈众者亦云，幼时下报，忽见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树下，仰问树上是何人物。众时尚小，甚惶惧，其兄因怒骂云：“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树逐之，狐遂变走。（出《广异记》）

【译文】

宋溥，在唐代大历年间，官职是长城尉。自己说幼年时候，与他的同伴晚上去捉野狐狸，好几天晚上也没捉到。后来的一个月明之夜，又去捉狐狸。看见一鬼戴着斗笠骑着狐狸，唱着独盘子曲调，走到放套子的地方。狐狸想进套子，鬼就用手搭在狐狸的脸颊上，不让进，因此又回头走，象这样走了好几次。那以后的一个晚上，宋溥又下套子等狐狸来。鬼又骑着狐狸，两个小鬼在前面领路，在套子的周围来来往往。宋溥等人没捉到狐狸就再不捉了。有个叫谈众的人也说，幼年时下套子，忽然看见一个老头拄着拐杖走到自己藏身的树下，仰起头问树上藏的是什么人，谈众那时还小，很害怕，他的哥哥接着生气地骂道：“老野狐狸，怎么敢如此戏耍！”下树去追赶老头，老头就变成狐狸跑了。

僧晏通

晋州长宁县有沙门晏通修头陀法，将夜，则必就丛林乱冢寓宿焉。虽风雨露雪，其操不易；虽魑魅魍魉，其心不摇。月夜，栖于道边积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跄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树影也，乃取髑髅安于其首，遂摇动之，倘振落者，即不再顾，因别选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缀。乃褰撷木叶草花，障蔽形体，随其顾盼，即成衣服。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乃于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马南来者，妖狐遥闻，则恸哭于路。过者驻骑问之，遂对曰：“我歌人也，随夫入奏。今晓夫为盗杀，掠去其财。伶俜孤远，思愿北归，无由致。脱能收采，当誓微躯，以执婢役。”过者易定军人也，即下马熟视，悦其都冶，词意叮咛，便以后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谓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举锡杖叩狐脑，髑髅应手即坠，遂复形而窜焉。（出《集异记》。明抄本作出《纂异记》）

【译文】

晋州的长宁县有个和尚叫晏通，修炼头陀法。天将黑时，就一定到丛林里的乱坟中睡觉。即使是刮风下雨降露下雪，他的作法也不改变。即使遇上妖魔鬼怪，他的决心也不动摇。一个月明之夜，他睡在道边尸骨堆的东面，忽然有只狐妖踉跄着走来。开始时并没有料到晏通在树荫下睡觉。就拿起一个死人头骨套在头上，就摇起头来，如果振动掉了，就不用，接着再另外挑选，试了四五个，才选中一个高高地戴在头上。又采摘树叶和花草，遮盖形体，随着它左看右看，就变成了衣服。一会，变成一个妇女，姿态柔美地走了，站在路的西边，等候过路的人。不久有个急忙骑马从南边来的人，狐妖远远地就听到了，就在路边上痛哭起来。过路的人停下来问她，于是回答说：“我是个歌女，跟着丈夫去演奏，今天早晨丈夫被强盗杀了，抢走了钱财，孤伶伶地远离家乡，心里想往北走回家去，又没有办法回去。如果你能收留我，我一定以微贱之身做你的奴仆。”过路的人是易定地方的军人，就下马仔细地看她，喜欢她的漂亮和妖艳，说的话也很诚恳，就让她坐在他的身后要带着她走。晏通突然地出来对军人说：“她是个狐妖，你太容易受骗了！”接着举起锡杖敲打狐狸的头，人头骨随手就掉下来，就恢复狐狸的原形逃走了。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氏　李苌

任氏

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者，名崟，第九，信安王祎之外孙。少落拓，好饮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崟相得，游处不间。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崟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暱。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絷驴于门，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余，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蓁荒及废圃耳。既归，见崟。崟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郑子许与谋栖止，任氏曰：“从此而东，BB陋不。（明抄本此处亦空缺，但无“陋不”二字。）□□□□□□□□□□□□□□□□□□□□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时崟伯叔从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崟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其以备用。”崟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崟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随以觇之。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崟迎问之：“有乎？”曰：“有。”（“曰有”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崟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崟之内妹，秾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崟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既至，郑子适出。崟入门，见小童拥篲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崟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崟引（“引”原作“别”，据明抄本改）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驱，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明抄本“系”作“亵”。）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崟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崟相视咍乐。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饩，绵崟给焉。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舆步，不常所止。崟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暱，无所不致，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崟爱之重之，无所怪惜，一食一饮，未尝忘焉。任氏知其爱己，因言以谢曰：“愧公之见爱甚矣。顾以陋质，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负郑生，故不得遂公欢。某，秦人也。生长秦城，家本伶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以是长安狭斜，悉与之通。或有殊丽，悦而不得者，为公致之可矣。愿持此以报德。”崟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洁，崟常悦之。因问任氏识之乎，对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余，果致之。数月厌罢。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绝之难谋者，试言之，愿得尽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缅张乐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双鬟垂耳，娇姿艳绝。当识之乎？”任氏曰：“此宠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也，求之可也。”崟拜于席下。任氏许之，乃出入刁家。月余，崟促问其计，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崟依给焉。后二日，任氏与崟方食，而缅使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任氏闻召，笑谓崟曰：“谐矣。”初任氏加宠奴以病，针饵莫减。其母与缅忧之方甚，将征诸巫。任氏密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从就为吉。及视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东南某所，以取生气。”缅与其母详其地，则任氏之第在焉。缅遂请居。任氏谬辞以逼狭，勤请而后许。乃辇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则疾愈。未数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经月乃孕。其母惧，遽归以就缅，由是遂绝。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将为谋利。”郑子曰：“可。”遂假求于人，获钱六千。任氏曰：“鬻马于市者，马之股有疵，可买以居之。”郑子如市，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青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弃物也，买将何为？”无何，任氏曰：“马可鬻矣。当获三万。”郑子乃卖之。有酬二万，郑子不与。一市尽曰：“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累增其估，至二万五千也。不与，曰：“非三万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诟之。郑子不获已，遂卖，卒不（卒不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登三万。既而密伺买者，征其由，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死三岁矣。斯吏不时除籍，官征其估，计钱六万，设其以半买之，所获尚多矣。若有马以备数，则三年刍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偿盖寡，是以买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崟。崟将买全綵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崟召市人张大为买之，使见任氏，问所欲。张大见之，惊谓崟曰：“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愿速归之，无及于祸。”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不晓其意。后岁余，郑子武调，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县。时郑子方有妻室，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将之官，邀与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子乃求崟资助，崟与更劝勉，且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也，不思其他，与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为妖惑，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征，徒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挥袂别去。信宿，至马嵬。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歘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瘗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蜕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女奴亦逝矣。旬余，郑子还城，崟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对曰：“殁矣！”崟闻之亦恸，相持于室，尽哀。徐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崟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崟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瘗视之，长恸而归。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其后郑子为总监使，家甚富，有枥马十余匹。年六十五卒。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崟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后崟为殿中侍御史，兼陇州刺史，遂殁而不返。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道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吾（吾原作吴。据明抄本改。）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谪（“谪”原作“适”，据明抄本改。）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撰。

【译文】

任氏是个女妖。有个姓韦的使君，名叫崟，排行第九，是信安王李祎的外孙。少年时就豪放不受拘束，喜欢饮酒。他堂妹的丈夫叫郑六，不知道他的名字。早年时学过武艺，也喜欢女人和酒。他因贫穷没有家，寄住在妻子的娘家。与韦崟很要好。不论是出游还是在家呆着，很少分开。唐代天宝九年夏季六月，韦崟与郑子一起走在长安的小巷里，准备到新昌里去喝酒。走到宣平坊的南面。郑子推辞说有事，要出去一会。随后再到喝酒的地方。韦崟骑白马向东走，郑子骑驴向南走，走进升平坊的北门。恰巧有三个妇女走在路上，其中有个穿白衣服的，面貌特别美丽。郑子看见她这么美又吃惊又高兴。赶着驴，一会儿走在她们的前面，一会儿走在她们的后面，想挑逗却不敢。穿白衣的女人又常用斜眼看他，有接受爱慕的意思。郑子与她开玩笑说：“象你这么漂亮，却徒步走路，为什么呢？”白衣女子笑着说：“有驴骑的人不想借给我，不徒步走怎么办呢”？郑子说：“劣等驴不足以替美人代步，现在就把驴送给你，我能步行跟着就足够了”。互相看着大笑起来。同行的女人也诱惑他，比以前稍稍亲近些。郑子跟着她们，向东走到乐游园，天已经黑了。看见一座宅院，土墙车门，房屋森严。白衣女子进门前回头说：“请你稍等一会再进去。”跟从的女仆，站在门屏之间，问郑子的姓名、门第，郑子告诉了她。郑子问她，回答说：“姓任，排行二十。”不一会，请他进去。郑子把驴拴在门上，把帽子放在鞍上，就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来迎接他，她就是任氏的姐姐。屋里点着成排的蜡烛，摆着吃的，举起酒杯连喝了好几杯酒，任氏才换好了衣服出来，尽情地喝酒，喝得很高兴。夜深了，开始睡觉。她美丽的身姿，说笑的神态，一举一动都很动人，实在不是人间所能有的。天快亮了，任氏说：“该走了，我的兄弟名籍在教坊属下，由南衙管辖，天一亮就回来，你不可久留。”约定了以后见面的日子就走了。离开以后，走到里巷大门处，门锁还没打开。里门旁边有个胡人卖饼的铺子，刚刚点上炉火，郑子在门帘下休息，坐着等候开门，顺便与主人谈话。郑子指着自己住过的地方问主人：“从这里向东转弯，有个大门，是谁家的住宅”？主人说：“那里只是倒塌的院墙和废弃的园地，没有什么大住宅”。郑子说：“我刚到那里拜访过，为什么说没有呢”？便和主人争了起来。主人才明白过来，说：“唉，我明白这事了。那里面有一只狐狸，常诱惑男子去同宿，曾经出现好几次了；现在你也遇上了吗？”郑子红着脸小声说：“没遇见。”天亮了，再去看那住处，只见土墙和东车门象原来一样，细看院中，都是荒草和废园。回去以后，看见韦崟，韦崟责备他失约。郑子没说真情，用别的事应付过去。但是一想起任氏的妖艳美貌，就想与她再见一面，心里想着她，念念不忘。过了十几天，郑子出去游玩，进到西市的衣服铺，一瞥眼看见了她，从前那个女仆跟着她。郑子突然地呼叫她，任氏侧着身子周旋在人流中来躲避他。郑子连连呼叫着往前紧追，她才背着身子站住，用扇子遮着身后说：“你知道了真相，为什么还接近我呢？”郑子说：“虽知道了真相，又担心什么呢？”回答说：“做的事使人羞愧，见了面难为情。”郑子说：“我如此殷切地想念你，你能忍心抛弃我吗？”回答说：“怎么敢抛弃你呢？只是怕你讨厌罢了。”郑子发誓，说的话很诚恳，任氏才转过身撤去扇子，光彩艳丽的样子象当初一样。她对郑子说：“人世间象我一样美的女人很多，你没有见过罢了，这没什么奇怪的。”郑子要求和任氏重叙幽情，回答说：“凡是我们这一类人，被人们厌恶猜忌的，不是别的，是因为伤害人，我却不然，如果你不厌恶，我愿意终生做你的妻子。”郑子答应了她，并和她商量住的地方。任氏说：“从这里往东走……有棵大树高出屋顶，门前的小巷很幽静，可以租住。前些时候从宣平的南门，骑着白马往东走的人，不是你妻子的堂兄弟吗？他家里生活用具很多，可以借来用。”当时韦崟的伯叔外面办事，三家的家具器物，都存放起来了。郑子照她说的到韦崟家拜访，并向韦崟借生活用具。韦崟问他干什么用，郑子说：“刚刚得到一个美人，已经租了房子，借这些东西备用。”韦崟笑着说：“看你的相貌，一定是得到一个奇丑的女人，怎么会绝美呢？”韦崟就把帷帐榻席等用具全借给他，派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僮仆，跟着去察看。不一会，跑着回来复命，气喘吁吁汗流满面。韦崟迎上去问他：“有吗？”说：“有。”又问：“长相怎么样？”说：“奇怪呀，人世上不曾有这么美的人。”韦崟家有婚姻关系的亲属范围广人口多，并且僮仆平时跟着到处游玩，见过很多美女。又问：“与某个女子比谁美？”僮仆说：“不能和她比。”韦崟举出四五个美女逐个让他比较，都说不能和她比。当时吴王的第六个女儿，是韦崟的内妹，美艳得象神仙一样，表亲之中一向推她为第一美女。韦崟问：“与吴王家的第六个女儿比谁美？”又说：“比不上。”韦崟拍着手大惊说：“天下难道有那么美的女人吗？”立刻命令打水洗脸，戴着头巾抹了唇膏就去了。到了以后，恰好郑子出门去了。韦崟进门，看见一个僮仆拿着扫帚正在扫地，有一个女仆在门边，别的没看到什么。向僮仆打听，僮仆笑着说：“没有。”韦崟在屋里四下看，看见红色衣裳从门下露出来。走过去察看，只见任氏藏身在门扇的后面，韦崟拉她出来，在明亮的地方看她，实在比家僮说得还美。韦崟爱她爱得发狂，就粗暴地抱着并欺凌她。她不顺从，韦崟用力地制服她，正在危急时刻，就说：“顺从了，请让我活动一下身子。”然后，就又象开始时一样地防御抵抗，象这样重复了好几次。韦崟就全力紧紧地制住她，任氏力气也用尽了，汗出得象淋了大雨。自己估计免不了被侮辱，才放松了身体不再抗拒，可是神情变得很凄惨。韦崟问：“为什么脸色不高兴？”任氏长叹一声说：“郑六真可怜呀。”韦崟说：“什么意思？”回答说：“郑生空有六尺之躯，却不能保护一个女人，怎能算是大丈夫呢？况且你从少年时就很放荡，得到过很多美女，遇到很多象我这样的女人。可是郑生是贫穷低贱的人，合乎心意的，只有我这个人罢了，你怎能忍心自己已经有余，却来抢夺别人不足的东西呢？可怜的是他又穷又饿不能自立，穿你给的衣服，吃你给的粮食，所以被你束缚住了。如果粮食能够自给，就不会到这个地步。”韦崟是个豪爽讲义气的人，性情刚烈，听了任氏的话，立刻放下了任氏，整理一个衣服道歉说：“再也不敢这样无礼了。”不一会，郑子回来了，与韦崟互相看着很快乐。从此，凡是任氏用木柴粮食和牲口饲料，全是韦崟供给。任氏平时有事出门，进进出出或坐车或骑马或坐轿或步行，没有固定的地方。韦崟天天和任氏出游，都很快乐，每每在一起亲近玩耍，没有什么不玩的，只是没做淫乱的事罢了。因此韦崟爱她敬重她，为了她没什么舍不得的。一点点吃的喝的，也不曾忘她。任氏知道他爱自己，因而向他道歉说：“我得到你的厚爱很惭愧，再看自己的丑陋样子，不能用来报答你的深厚情谊，而且我不能背叛郑生，所以不能满足你的快乐。我是秦中人，生长在秦地，出生在艺人家庭，中表亲属中，很多都是人家宠爱的妾媵，因此长安城内的妓院，我全都与她们有联系，或者有美女，你喜欢她又得不到她，我能为你弄到，希望用这个来报答你的恩情。”韦崟说：“太好了。”市场上有个卖衣服的妇女叫张十五娘的，肌体润滑洁净，韦崟早就喜欢她，因而问任氏认不认识她。回答说：“是我的表妹，得到她很容易。”十多天，果然得到了她，几个月后就厌倦了。任氏说：“街市上的人容易得到，不足以显示效果，如果有深宫绝院难以谋取的，试着说说，希望能尽到我的智慧和力气。”韦崟说：“昨天是寒食节，我和两三个人到千福寺游玩，看见刁缅将军在殿堂里安排了乐队，有个善长吹笙的人，年龄十六岁，双鬟下垂到耳朵，娇美的姿态特别艳丽，也认识她吗？”任氏说：“那是宠奴啊，他母亲就是我的内姐，能够得到她。”韦崟在座席下行礼，任氏答应了他，于是出入刁家有一个多月。韦崟催促问她的办法，任氏希望用两匹细绢作贿赂，韦崟按她说的给了。又过了两天，任氏与韦崟正在吃饭，刁缅派老仆牵着青骊马来迎接任氏。任氏听说召见她，笑着对韦崟说：“事情办成了。”开始时任氏使宠奴身上得了病，针灸吃药也不好，她母亲与刁缅很为她担心，准备去请巫师。任氏秘密地贿赂巫师，指明自己住的地方，让巫师说到这里来才能逢凶化吉。等到看病时，巫师说：“在家里不吉利，应该出去住到东南某个地方，来接受生气。”刁缅和宠奴的母亲熟悉那个地方，任氏就住在那里，刁缅就向任氏请求去住几天。任氏假装以地方狭小推辞，多次请求以后才答应，于是用车带着穿用和玩赏的东西，和宠奴的母亲一起送到任氏的家里，到了病也就好了。不几天后，任氏偷偷地领着韦崟与宠奴私通，过了一个月，竟然怀孕了。宠奴的母亲害怕了，急忙回去接近刁缅，从此就断了关系。另外的一天，任氏对郑子说：“你能张罗出五六千钱吗？想给你挣钱。”郑子说：“能。”于是向别人求借，借了六千钱。任氏说：“有个在市上卖马的人，马的大腿上有青瘢。要买下来饲养着。”郑子到市上去，果然看见一个卖马的人，青瘢在左大腿上，郑子买了回来。他妻子的兄弟们都嘲笑他说：“这是个废物，买了准备干什么？”不久，任氏说：“可以卖马了，能卖三万钱。”郑子就去卖马。有人出价二万钱，郑子不卖，市上的人都说：“那个人何苦贵卖。这马有什么可爱的使你不卖呢？”郑子骑着马往家走，买马的人跟着到了他的家门，多次提高价钱，加到二万五千钱。还是不卖，说：“不到三万钱不卖。”郑子的妻弟们，聚在一块骂他，郑子不得已，就卖了。终于卖了不足三万钱。接着，秘密地向买马人询问原因。因为昭应县有一匹大腿上长瘢的御马，死了三年了，管马的官吏没有多久就被解职。官府向他征收赔偿费，总计六万钱，用半价买马，还能剩很多钱。如果有马来充数，那么三年的草料钱，就可以归养马差吏所得。况且花钱本来就少，因此才买这匹马。任氏以衣服破旧为理由，向韦崟要衣服。韦崟准备给她买整匹的彩色丝绸，任氏不要，说：“只想要成衣。”韦崟从市上找来张大给她买，让张大去面见任氏，问她要什么样的，张大见了任氏，吃惊地对韦崟说：“这人一定是皇亲贵戚，被你偷来，决非民间所能有，希望你快点把她送回去，才能免受祸害。”她美丽动人竟到这种地步，却买成衣，而不自己制作，不懂得她的意思。一年后，郑子因会武艺而被调用，担任槐里府的果毅尉，在金城县办公。这时郑子刚有了妻子，虽然白天在外面与任氏相处，可是夜里得回家睡觉，常常恨不能每个晚上都陪着任氏。这回准备上任去，就邀请任氏一起去，任氏不想去，说：“十天半月同行，也不会有多大的乐趣，请你给我准备好吃的，我就在家里等你回来。”郑子恳求她，任氏更加不答应。郑子就去求韦崟帮忙，韦崟多次劝她，并问不去的原因。任氏很久才说：“有个巫师说，我这一年往西走不吉利，所以才不想去。”郑子很是疑惑，也没想别的什么，与韦崟大笑说：“象你这么聪明的人，却被妖言所迷惑，为什么呢？”坚持请她去。任氏说：“如果巫师的话得到证明，白白地为你而死去。有什么好处？”两个人说：“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呢？”象开始一样恳求她。任氏没办法，就同行了。韦崟把马借给她，到临皋为其饯行，任氏挥挥手就分别了，一连宿了两夜。到马嵬时，任氏骑马走在前面，郑子骑驴走在后面，女仆另有骑的，走在郑子的后面。当时一个西门的养马官在洛川练猎犬，已经十多天了，此时相遇在大道上，青色猎犬在草丛中奔出，郑子就看任氏一下子掉在地上，现了狐形向南跑，青色猎犬追赶她，郑子也跟着边跑边喊叫，也不能止住，跑了一里多远，被猎犬捉住，郑子含着泪，拿出口袋里的钱，买下并埋葬了她。削了块木头做了记号，回头看那马，正在路边吃草。衣服全都放在马鞍上，鞋袜还是挂在脚镫上，就象蝉蜕的样子，只有首饰掉在地上，别的就没什么了，女仆也不见了。过了十多天，郑子回到城里，韦崟见了他很高兴，迎上去问：“任氏还好吗？”郑子流着泪回答说：“已经死了。”韦崟听了也很悲痛，互相扶持着进屋，都非常难过。慢慢地问病的原因。回答说：“被狗害死的。”韦崟说：“狗虽然凶猛，怎么能害人？”回答说：“她不是人。”韦崟吃惊地说：“她不是人，是什么呢？”郑子才说了事情的经过，韦崟不停地惊讶叹息。第二天，命令准备车马，与郑子一起到马嵬去，打开坟看了看，悲痛万分地回来了。追想从前的事，只有自己不做衣服，与人有点不一样。此后，郑子当上了总监使，家里十分富有，有十多匹马，六十五岁时死了。大历年间，沈既济住在钟陵，曾与韦崟有所交往，屡次说起这件事，所以知道得最详细。后来韦崟当了殿中侍御史，兼任陇州刺史，就死在任上没有回来。唉，动物的感情，也有合乎人道的。遇到强暴不失去贞节，献身于人一直到死，即使现在的妇女也有比不上的。可惜的是郑生不是个精明细心的人，只是喜欢她的美貌却不能考察她的性情，假使他是个有渊博学识的人，一定能运用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考察神与人之间的异同，写成美妙的文章，传播重要而微妙的人情道理，不能仅仅停止在欣赏她的风情姿态上，可惜呀。建中年间的第二年，沈既济从左拾遗任上，同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全被贬官到东南地区去。从秦地到吴地去，水上陆上走一条路，当时从前的拾遗朱放，因外出旅游也随在一起，飘在颍水上，接着又渡过淮河，船挨着船顺流而下。白天喝酒晚上说话，各人说些奇异的故事，各位君子听了任氏的事，都深深地替她叹息惊奇，因而让沈既济给任氏写个传，来记载这件特异的事。沈既济就撰写了这个故事。

李苌

唐天宝中，李苌为绛州司士，摄司户事。旧传此阙素凶，厅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户必死，天下共传“司户孔子”。苌自摄职，便处此厅。十余日，儿年十余岁，如厕，有白裙妇人持其头将上墙，人救获免，忽不复见。苌大怒骂，空中以瓦掷中苌手。表弟崔氏，为本州参军，（“本州参军”四字原缺，据黄本补。）是日至苌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饶鹰犬，当大致之。俄又掷粪于崔杯中。后数日，犬至，苌大猎，获狡狐数头，悬于檐上。夜中，闻檐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杀我娘？儿欲就司士一饮，明日可具觞相待。”苌云：“己正有酒，明早来。”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见形影，具闻其言。苌因与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尽。狐累饮三斗许，苌唯饮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礼仪。司士可罢，狐婆不足忧矣！明当送法禳之。”翌日，苌将入衙，忽闻檐上云：“领取法。”寻有一团纸落，苌便开视，中得一帖。令施灯于（“于”原作“心”。据明抄本改。）席，席后乃书符，符法甚备。苌依行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天宝年间，李苌担任绛州司士职务，兼管司户的事。从前传说这个空缺历来不吉祥，厅堂里如有小孔出现，司户一定会死去。天下都传说“司户孔子”的话。李苌自从代理司户职务以来，就住在这个厅里，住了十多天。儿子有十多岁，到厕所去，有个穿白裙的妇人揪着孩子的头准备上墙，被人们救了下来，一转眼，那个妇人就不见了。李苌很生气，骂了起来，空中扔瓦片打中了李苌的手。李苌的表弟姓崔，是本州的参军，这一天来到李苌的住处，听说后说，这是野狐狸作怪，曲沃一带养鹰犬的人很多，应当多弄些来。一会儿又把粪扔到崔参军的酒杯里。又过了几天，弄来了狗，李苌大肆捕猎，捉住了几只狐狸，悬挂在房檐上。半夜，就听见房檐上有人喊叫李司士说：“这是狐狸婆婆在作怪，为什么错杀了我娘。我想与你一起喝酒，明天要准备好酒菜等我来。”李苌说：“我家里正好有酒，明日早点来。”到了天亮，酒菜准备好了，狐狸也来了，只是看不见狐狸的形象，狐狸的话全能听见。李苌因而与狐狸碰杯喝酒。该狐狸喝时，杯中酒一下子就光了。狐狸共喝了三斗多酒，李苌只喝了二升，忽然狐狸说道：“今天喝醉了，恐怕做出失礼的事，李司士就别喝了，狐狸婆婆的事不值得担忧，明天应当送来法术消除灾祸。”第二天，李苌准备去办公，忽然听檐上有人说：“把法术拿去。”接着就有一个纸团掉下来。李苌就打开看，纸中间有一张帖，让他在席上安放灯火，放好后再写符，符法很完备，李苌照着说的做，那怪事就没有了。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

王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辞亲之上国。收拾旧业，将投于亲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寻访外家旧庄。日晚，柏林中见二野狐倚树如人立，手执一黄纸文书，相对言笑，旁若无人。生乃叱之，不为变动。生乃取弹，因引满弹之，且中其执书者之目，二狐遗书而走。王生遽往，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遂缄于书袋中而去。其夕，宿于前店，因话于主人。方讶其事，忽有一人携装来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语言分明，闻王之言曰：“大是异事，如何得见其书？”王生方将出书，主人见患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谓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书于怀中，以手摸刀逐之，则化为狐而走。一更后，复有人扣门，王生心动曰：“此度更来，当与刀箭敌汝矣。”其人隔门曰：“尔若不还我文书，后无悔也！”自是更无消息。王生秘其书，缄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谒之事，期方赊缓，即乃典贴旧业田园，卜居近坊，为生生之计。月余，有一僮自杭州而至，可入门，手执凶王生迎而问之，则生已丁（明抄本无“已丁”二字。）家难已（“已”原作“矣”，据明抄本改。）数日，闻之恸哭（“之”字“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生因视其书，则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愿葬于外地。今江东田地物业，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业，可一切处置，以资丧事。备具皆毕，然后自来迎接。”（“接”原作“节”，据明抄本改。）王生乃尽货田宅，不候善价，得其资，备涂刍之礼，无所欠少。既而复篮舁东下，以迎灵舆。及至扬州，遥见一船子，上有数人，皆喜笑歌唱。渐近视之，则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谓其家货之，今属他人矣。须臾。又有小弟妹搴帘而出，皆彩服笑语。惊怪之际，则其家人船上惊呼，又曰：“郎君来矣，是何服饰之异也？”王生潜令人问之，乃见（“见”原作“闻”，据明抄本改。）其母惊出。生遽毁其衰绖，行拜而前。母迎而问之，其母骇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遗书，乃一张空纸耳。母又曰：“吾所以来此者，前月得汝书云，近得一官，令吾尽货江东之产，为入京之计。今无可归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书，又一空纸耳。王生遂发使入京，尽毁其凶丧之具。因鸠集余资，自淮却扶侍，且往江东。所有十无一二，才得数间屋，至以庇风雨而已。有弟一人，别且数岁，一旦忽至，见其家道败落，因征其由。王生具话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应以此为祸耳。”其弟惊嗟，因出妖狐之书以示之。其弟才执其书，退而置于怀中，曰：“今日还我天书。”言毕，乃化作一狐而去。（出《灵怪录》）

【译文】

杭州有个王生，唐德宗建中初年，辞别亲人到京城去，清理一下旧产业。准备投奔亲属和好朋友，谋一个官职。走到一个果园，又往下走，寻访外祖父家的旧庄院。天黑了，在柏树林中看见两只野狐狸倚着树象人似的站着，手拿一本黄纸书，面对面地说笑，一付旁若无人的样子。王生就呵叱它们，它们也不理睬。王生就拿出弹弓，拉满了用弹射它们，并且射中了那个拿着书的狐狸眼睛，二只狐狸扔下书跑了。王生急忙跑过去，得到了那本书，书才一两张纸，书上文字类似梵文没有人能懂，就放到书袋中离开了。那天晚上，就在前面的客店住下，并向店主人说了这件事。正在惊讶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带着行装来住宿，眼睛病得很厉害，象是不能忍受的样子，可是话语很清楚，听了王生的话说：“是件大怪事，怎样才能看看那本书呢？”王生正要拿出书来，店主人看见得眼病的人一条尾巴垂到床下，因此对王生说：“这人是个狐狸。”王生急忙把书收藏在怀里，用手摸了把刀追赶他，他变成狐狸跑了。一更后，又有人敲门，王生心中一动说：“这回是第二次来，应当用刀箭对付你。”那人隔着门说：“你如果不还给我书，会后悔的。”从此再也没有消息了。王生觉得那本书很神秘，捆藏得很严密。到了京城，因为谋取官职要伺机求人，时间就宽松了，于是去典卖了旧产业和田园，选了个靠近店铺的地方住下，做长久打算。一个多月后，有个僮仆从杭州穿着丧服来了，手里拿着报丧的信。王生迎上去问那个僮仆，王生遭遇家庭灾难已经好几天了，听说后痛哭起来。王生再看那封信，是母亲的手笔，写道：“我家本来住在秦地，不愿意埋葬在别的地方，现在江东的田地和家产，不能随便乱动，但是京城里的家产，可一切由你处置，用来资助丧事。一切都准备完毕，再亲自来迎接。”王生就把田园住宅，不等有好价钱，全都卖了。卖的钱，购买办丧事用的车、马、人、物，所剩无几。接着又坐着竹轿向东走，去迎接送灵的队伍。等到了扬州，远远地看见一条小船，船上有几个人，都在高兴地唱歌，慢慢地走近一看，全是王生的家仆，还以为他们被王生家卖了，现在已经属于别人家的仆人了。不一会，又有小弟小妹们撩起门帘走出来，全都穿着彩衣服说话。正在吃惊奇怪的时候，就听他的家人在船上吃惊地喊叫，又说：“公子来了，他为什么穿的衣很特别呢。”王生暗中派人问家人，就看见的母亲吃惊地走出来，王生立刻毁掉了孝服，一边走一边行礼走上前去，母亲迎着他问是怎么回事，吃惊地说：“哪有这个道理”。王生就取出母亲送来的遗书，只是一张白纸罢了。他母亲又说：“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上个月收到你的信，说是近来谋得一个官职，让我把江东的产业全卖了，做好入京的打算，现在到哪里去呢？”等母亲取出王生寄的信，又是一张白纸。王生于是派人进京，把那些办丧事用的东西全毁掉。接着又把剩余的钱凑起来，从淮水往回走，搀扶侍候着母亲，先到江东去，剩下的钱只有十分之一二了，只够买几间屋子，来遮庇风雨罢了。王生有个弟弟，分别已经好几年，一天早晨忽然来了，看见他家道败落，因而问败落的原因，王生把事情的经过全说了。又说了妖狐的事，说：“就是因此造成的灾祸。”他弟弟吃惊地叹着气。于是取出妖狐的书给他看，他弟弟刚拿到书，退了一步把书放在怀中，说：“到今天才还我的天书。”说完，就变成一只狐狸跑了。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两河间，落拓不事生业，好鹰鸟，常竭囊货，为韝绁之用。马燧之镇太原也，募以能鹰犬从禽者，自良即诣军门，自上陈。自良质状骁健，燧一见悦之，置于左右，每呼鹰逐兽，未尝不惬心快意焉。数年之间，累职至牙门大将。因从禽、纵鹰逐一狐，狐挺入古圹中，鹰相随之。自良即下马，乘势跳入圹中。深三丈许，其间朗明如烛，见砖塌上有坏棺，复有一道士长尺余，执两纸文书立于棺上。自良因掣得文书，不复有他物矣，遂臂鹰而出。道士随呼曰：“幸留文书，当有厚报。”自良不应，乃视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明旦，有一道士，仪状风雅，诣自良。自良曰：“仙师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若见还，必有重报。”自良固不与，道士因屏左右曰：“将军裨将耳，某能三年内，致本军政，无乃极所愿乎？”自良曰：“诚如此愿，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超然奋身，上腾空中。俄有仙人绛节，玉童白鹤，徘徊空际，以迎接之。须臾复下，谓自良曰：“可不见乎？此岂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书归之。道士喜曰：“将军果有福祚，后年九月内，当如约矣。”于时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马燧入觐，太原耆旧有功大将，官秩崇高者，十余人从焉，自良职最卑。上问：“太原北门重镇，谁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记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将校，当有耆旧功勋者。自良后辈，素所未闻，卿更思量。”燧仓卒不知所对，又曰：“以臣所见，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许。燧出见诸将，愧汗洽背。私誓其心，后必荐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复问：“竟谁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上曰：“当俟议定于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对，上问马燧之将孰贤，宰相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乃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也。（出《河东记》）

【译文】

唐代的李自良少年时在两河之间，游游荡荡，不从事谋生的事业。喜欢玩猎鹰，常常把身上的钱全拿出来，用来购买皮制臂套和架鹰牵犬的什物。马燧镇守太原时，招募那些能指挥鹰犬捉野兽的人，李自良就自己来到军门，自己介绍自己。李自良的体形骁勇健壮，马燧一看见就喜欢他，把他留在身边，每当他招呼猎鹰追赶野兽时，无不令马燧心情舒畅痛快。几年时间，积累提升为牙门大将军。因为追逐禽兽，放鹰追赶一只狐狸，狐狸钻进古坟里去。鹰也随着飞进去。李自良就下马，跟着跳进坟里去。坟有三丈多深，坟里明朗得象点了蜡烛，只见砖榻上有个损坏了的棺材，又有一个道士高一尺多，拿着两张纸的文书站在棺材上。李自良顺手抽出文书，不再有别的东西了，就用胳膊架着猎鹰出了古坟。那个道士跟着喊道：“请留下文书，我会优厚地报答你。”李自良不应声。看那文书，上面写的全是古篆字，没有人能认识。第二天早晨，有一个道士，仪表形象潇洒儒雅，来见李自良。李自良说：“仙师从哪里来？”道士说：“我不是世上的人，是因为将军昨天强夺了天书才来的，这文书不是将军应当有的东西，如果能还给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你。”李自良坚持不给。道士接着屏退了他身边的人说：“将军只是个副将罢了，我能在三年之内，让你当上本地的军政长官，这不是你的最大愿望吗？”李自良说：“我真的能有这个愿望，也不可信，怎样才能使我相信呢？”道士身子轻轻地一用力，就飞到空中，一会儿有个仙人拿着红色的符节，玉童和白鹤，在天上飞来飞去地迎接道士，一会儿就下来了，对李自良说：“你没见吗？这难道是说大话的人做得到的？”李自良拜了又拜，拿出文书还给他。道士高兴地说：“将军果然是个有福气的人，后年的九月，就能实现我的预约了。”这时是贞元第二年，到贞元第四年的秋天，马燧进京见皇上，太原那些年高而久负声望的大将军等官位崇高的人，有十多人跟着进京，李自良官职最低。皇上问：“太原是国家北大门的重要城镇，谁能够代替你？”马燧昏然不清醒，只记住了李自良的姓名，就上奏说：“李自良可以代替。”皇上说：“太原的将官，应当有年高而久负声望有功勋的人，李自良是个晚辈，从来就没听说过他，你再考虑考虑。”马燧匆忙地不知怎么说，又说：“以我的看法，不是李自良，谁也不行。”象这样说了二三次，皇上也没应许他。马燧出来见到各位将军，惭愧得汗流浃背，私下里在心中发誓，以后一定推荐那年令品德最高的人。第二天又问：“究竟谁能代替你？”马燧象以前一样地昏迷，只记得推举李自良。皇上说：“等我和宰相商议之后再确定吧。”又一天，宰相进宫去答对，皇上问马燧手下的将军谁有才能，宰相愣了，记不住别的人，也用李自良的名字来回答皇上，这才任命李自良担任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的职务。

李令绪

李令绪即兵部侍郎李纾堂兄。其叔选授江夏县丞，令绪因往觐叔，及至坐久，门人报云：“某小娘子使家人传语。”唤入，见一婢甚有姿态，云：“娘子参拜兄嫂。”且得令绪远到，丞妻亦传语云：“娘子能来此看儿侄否？”又云：“妹有何饮食，可致之。”婢去后，其叔谓令绪曰：“汝知乎，吾与一狐知闻逾年矣。”须臾，使人赍大食器至。黄衫奴舁，并向来传语（“语”字原空缺，据许本改。）婢同到，云：“娘子续来。”俄顷间，乘四镮金饰舆，仆从二十余人至门，丞妻出迎。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余，双梳云髻，光彩可鉴。婢等皆以罗绮，异香满宅。令绪避入，其妇升堂坐讫，谓丞妻曰：“令绪既是子侄，何不出来？”令绪闻之，遂出拜。谓曰：“我侄真士人君子之风。”坐良久，谓令绪曰：“观君甚长厚，心怀中应有急难于众人。”令绪亦知其故。谈话尽日辞去。后数来，每至皆有珍馔。经半年，令绪拟归东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绪心矣。阿姑缘有厄，拟随令绪到东洛，可否？”令绪惊云：“行李贫迫，要致车乘，计无所出。”又云：“但许，阿姑家自（“自”原作“事”，据明抄本改。）假车乘，只将女子两人，并向来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绪应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笼，令逐驼家人，每至关津店家，即略开笼，阿姑暂过歇了，开笼自然出行，岂不易乎？”令绪许诺。及发，开笼。见三四黑影入笼中，出入不失前约。至东都，将到宅，令绪云：“何处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于仓中甚便。”令绪即扫洒仓，密为都置，唯逐驼奴知之，余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来取之，阿姑时时一见。后数月云：“厄已过矣，拟去。”令绪问云：“欲往何处？”阿姑云：“胡璿除豫州刺史，缘二女成长，须有匹配，今与渠处置。”令绪明年合格，临欲选，家贫无计，乃往豫州。及入境，见榜云：“我单门孤立，亦无亲表，恐有擅托亲故，妄索供拟。即获时申报，必当科断。”往来商旅，皆传胡使君清白，干谒者绝矣。令绪以此惧，进退久之，不获已。乃潜入豫州，见有人参谒，亦无所得。令绪便投刺，使君即时引入，一见极喜，如故人。云：“虽未奉见，知公有急难，久伫光仪，来何晚也！”即授馆，供给颇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欢宴，但论时事，亦不言他。经月余，令绪告别，璿云：“即与处置路粮，充选时之费。”便集县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亲故扰。李令绪天下俊秀，某平生永慕，（“慕”原作“展”，据明抄本改。）奉昨一见，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诸公合见耳。今请赴选，各须与致粮食，无令轻尠。”官吏素畏其威，自县令已下，赠绢无数十匹已下者。令绪获绢千疋，仍备行装，又留宴别。令绪因出戟门，见别有一门，金花自内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见。”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颜色。曰：“岂不能待嫁二女？”又云：“令绪买得甘子，不与令姑，太悭也。”令绪惊云：“实买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戏言耳。君所买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与令绪将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别，又唤令绪回云：“时方艰难，所将绢帛行李，恐遇盗贼，为之奈何？”乃曰：“借与金花将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当无事。”令绪行数日，果遇盗五十余人，令绪恐惧坠马。忽思金花，便见精骑三百余人，自山而来，军容甚盛，所持器械，光可以鉴。杀贼略尽，金花命骑士却掣驰，仍处分兵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绪问主人曰：“是何疾？”答云：“似有妖魅，历诸医术，无能暂愈。”令绪云：“治却何如？”主人珍重辞谢，乞相救：“但得校损，报效不轻。”遂念金花，须臾便至，具陈其事。略见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结一坛，焚香为咒。俄顷，有一狐甚疥病，缚至坛中。金花决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及到京，金花辞令绪，令绪云：“远劳相送，无可赠别。”乃致酒馔。饮酣谓曰：“既无形迹，亦有一言，得无难乎？”金花曰：“有事但言。”令绪云：“愿闻阿姑家事来由也。”对曰：“娘子本某太守女，其叔父昆弟，与令绪不远。嫁为苏氏妻，遇疾终。金花是从嫁，后数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为天狼将军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余荫。胡使君即阿郎亲子侄。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门侧役使，此辈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锐骑救难者，是天兵。金花要换，不复多少。令绪谢之云：“此何时当再会？”金花云：“本以姻缘运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缘断绝，便当永辞。”令绪惆怅良久，传谢阿姑，千万珍重。厚与金花赠遗，悉不肯受而去。胡璿后历数州刺史而卒。（出《腾听异志录》）

【译文】

李令绪是兵部侍郎李纾的堂兄，他的叔叔被委任江夏县的县丞，李令绪因而去看望叔叔。等到了叔叔家，坐了很久，有个守门人先报告说：“有个小娘子派仆人来传话。”叫仆人进来，一看是个很漂亮的女仆，女仆说：“娘子让我来参拜哥哥和嫂子。”正好李令绪从远方来，县丞的妻子也传话说：“你家娘子能来这里看看侄儿吗？”又说：“妹妹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带一点来。”女仆走后，叔叔对李令绪说：“你知道吗？我和一只狐狸交朋友已经一年多了。”不一会，派人送来一个大食器，由穿黄衫的仆人抬着，与刚才来传话的女仆一块来了，女仆说：“我家娘子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坐着装饰着四个金环的轿子，带着二十多个仆人来到，县丞的妻子出去迎接。就见一个妇女，年龄大约三十多岁，梳了一对高耸的发髻，能够照出光彩来，仆人都穿着丝绸衣服，满屋子都是奇异的香味，令绪躲避到屋里去。那妇女走进堂屋坐下以后，对县丞的妻子说：“李令绪既然是侄儿，为什么不出来。”李令绪听了，就出来拜见。她对李令绪说：“我的侄儿真是读过书的正人君子。”坐了很久，对李令绪说：“看你很是老成忠厚，你心里好象有急难的事向人们说。”李令绪也明白其中缘故。谈了一整天话才离开，以后又多次来，每次都带来珍贵的菜肴。过了半年，李令绪打算回东洛去，他的姑姑就说：“这次我懂得令绪的心情了，我因为命中有难，打算随你到东洛去，可以吗？”李令绪吃惊地说：“我的行囊很少，要想坐车，我可没办法。”她又说：“只要答应，姑姑可以自己家借车坐。只带两个女人，和一向使唤的女仆金花去，我的事，你应当明白，就不必说了。只要一个空的衣箱，叫赶骆驼仆人，每当到了关口码头和旅店，就略微打开箱子，我暂时歇一下，自然打开箱子出来走走，难道不是很容易吗？”李令绪答应了。等到出发，打开箱子，只看见三四个黑影进入箱里，一路上出出入入不违犯先前的约定。到了东都，快到家了，李令绪说：“把阿姑安置到什么地方？”金花说：“娘子说在仓房里就很方便。”李令绪就洒扫仓房，秘密地安置好，唯有赶骆驼的仆人知道这事，其他的仆人没有人知道。每次要东西，金花就亲自来取，阿姑也不时地出现一次。过了几个月说：“灾难已经过去了，打算离开。”李令绪说：“准备到什么地方。”阿姑说：“胡璿担任豫州刺史，因为二个女儿已长大成人，须要婚配，现在去给他操办这件事。”李令绪第二年合乎规定，临去候选时，家里穷没有办法，就到豫州去。快进入豫州时，看一个榜文说：“我孤伶伶地一个人安家立业，也没有亲戚，唯恐有那假托亲朋故友，前来索要供给，捉到了及时报上来，一定按律法判刑。”来来往往的商人和旅客，都传说胡使君的清廉，前来托人求情的就没有了。李令绪因此害怕，长久的犹豫不绝，就暗中进豫州，看见有那拜见求情的人，也没得到什么。令绪就递上名片，使君立即让他进去。一见面非常高兴，象老朋友一样。说：“虽然没有见过面，知道你有急难的事，早就恭候你的大驾，来得为什么这么晚。”就安排馆所，供给很优厚，一州的人都说：“自从使君到这里任职以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每天都进宅去欢乐地参加宴会，只谈论时事，也不说别的。过了一个多月，李令绪告别。胡璿说：“立即给你筹集资金，当做是参加考试的费用。”就召集县令说：“我自从到豫州，不曾有亲朋故友来打扰。李令绪是天下的少见的优秀人才，我生平常仰慕他，昨天一见面，知道他是个大丈夫，因此敬重他，各位应当见一见他。现在他要去参加考试，各位都要给他些吃用的东西，不管多少都行。”官吏们平时就惧怕他的威严，从县令以下的官吏，赠送的绢没有几十匹以下的。令绪得到了千匹绢，又另准备了行李用品，又留他参加宴会来送别。李令绪走出戟门，看见另外还有一个门，金花从里面出来说：“娘子在山亭院里请你见面。”等到进去，姑姑已经出来了，脸上笑盈盈地说：“难道不能等到二个女儿出嫁吗？”又说：“令绪买了柑子，不给你姑姑吃，太小气了。”李令绪吃惊地说：“确实买了，不敢主动送给你。”姑姑笑着说：“这只是说笑话，你买的不好吃，姑姑自己有上等的，给你带着路上吃。”派人去拿，一个个都象拳头大小。分别后，又叫李令绪回去说：“正是时事艰难的时候，你带的丝绸行李，恐怕遇上了强盗，遇上怎么呢？”又说：“让金花跟着你去，只要有急事，一念金花，就会无事。”李令绪走了几天，果然遇上五十多个强盗，李令绪吓得掉下马，忽然想到金花，就看见三百多个精锐骑兵，自山上下来，军队的阵容很是盛大，拿的兵器，光亮得可以照人，把盗贼全杀光了。金花命令骑兵飞快地退回去，把兵马安排好才离开。李令绪想到京城去，路上住店，那个店主的女儿有病，说是妖魅病。李令绪问店主人说：“是什么病。”回答说：“好象是妖魅病，请过了好多医生术士，都不能好转。”李令绪说：“我给治好病，怎么样？”店主人频频表示感谢，请求救他女儿，只要能治好病，一定重重酬谢。就想念金花，一会儿就到了，向她细说了这件事。金花略微看了女子的病，才说：“容易。”于是搭起一座坛，烧香念咒，一会儿，有一只狐狸满身癞疮，被捆到坛上，金花宣判打它一百鞭，打得遍地是血，然后赶走了，那女子病就好了。等到了京城，金花向李令绪告别，李令绪说：“路很远，劳动你送我，实在没有什么赠送给你的东西。”就备办了酒菜，喝酒喝到高兴时对她说：“既然不拘形迹了，有一句话要问，不知你会不会为难呢？”金花说：“有事尽管说。”李令绪说：“我想知道姑姑家事的来龙去脉。”回答说：“娘子本是某太守的女儿，她的叔叔和堂兄弟血缘上和你隔得不太远，嫁给姓苏的做妻子，得病死了，我是陪嫁，几个月后也死了，所以现在能够在娘子的身边。天帝把娘子配给天狼将军做夫人，所以才有神通，我也承受了天狼将军的好处。胡使君就是天狼将军的亲侄子。昨天医治的店主人的女儿，那个狐狸是天狼将军门边听候役使的，这一类很多，我能制住他们。那些救难的精锐骑兵，是天兵，我要支使他们，不管多少都行。”令绪向她道谢说：“这一别何时能再见呢？”金花说：“本来从姻缘命运上看，聚会只到今天为止，从此就断绝关系，永远分别。”李令绪惆怅了很长时间，请她传话感谢姑姑，千万珍重身体，给了金花很厚的赠品，全都不肯接受，就走了。胡璿后来做了几个州的刺史才死去。

裴少尹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后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近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食饮，已而厚赠缗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魂，已为妖魅所系，（“系”原作“击”，据明抄本改。）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为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僮驰白裴君，出话其事，道士曰：“易与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还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计无所出。及暮，阒然不闻声，开视，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其子后旬月乃愈矣。（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贞元年间，江陵的少尹裴君，不知他的名字，有个儿子十多岁，聪明敏捷，有文才，风度面貌明朗秀美，裴君特别喜欢他。后来得病，十多天后更加厉害，求医吃药也治不好。裴君正要访求有道行的术士，用呵禁法治病，希望能减轻痛苦。有叩门的人，自称姓高，靠符术谋生。裴君就请进家里，让他看视儿子。高生说：“这孩子不是别的病，是妖狐所致，可是我有法术能治好病。”裴君向他道谢并请他治病。高生就用道符法术考察召魂，不到一顿饭的时间，他的儿子忽然起身说：“我的病现在好了。”裴君大喜，说高生是真正的术士。准备了吃喝，接着又优厚地送给他钱物，感谢并送他走。高生说：“从此我会天天来守候着。”就走了。他的儿子别的病虽然好了，可是，精神不充足，往往说胡话，或是又哭又笑不能禁止。高生每次来，裴君就把这种情况告诉他并请他医治，高生说：“这孩子的灵魂，已被妖魅控制住了，现在还未回到身上，不出十天当回，不要因此事担忧。”裴君相信了他。过了几天，又有个王生，自己说有神符，能用呵禁法除去妖魅病，因而来求见。裴君与他说话，他对裴君说：“听说你的爱子得病，并且还没好，希望看他一下。”裴君就让他看了看儿子，王生大惊说：“这个郎君得的是狐魅病，不快治，病会加重。”裴君因而提到高生，王生笑着说：“怎么知道高生不是狐狸呢。”就坐下，正在安排地方施呵禁法术，高生忽然来了，进去后大骂说：“为什么这孩子病好了，却又请来一个狐狸坐在家里呢？这个狐狸就是病因。”王生见高生来，又骂着说：“果然是个妖狐，现在既然来了，何必施展别的法术考察拘禁他呢？”两个人乱喊着，互相谩骂不停。裴君一家正在惊怕奇怪，忽然有一个道士来到门前，私下对家僮说：“听说裴公有个儿子得了狐媚病，我善于观察鬼魅，你只去告诉，说我请求进去拜见。”家僮跑着告诉了裴君，出来谈起这件事，道士说：“容易对付。”进去见了二人，二人又骂着：“这个也是妖狐，怎么能变成道士迷惑人。”道士也骂他们说：“狐狸应当回到荒郊野外的墓穴中去，为什么来骚扰人呢？”接着关上门互相殴斗，打了几顿饭的工夫。裴君更加害怕，他的家僮也惊惶失措，拿不出什么好办法，等到天黑了，静静地听不到一点声音，开门一看，三个狐狸都倒在地上喘气，不能动弹了。裴君全都鞭打并杀了它们，他的儿子一个月后病就好了。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张简栖　薛夔　计真　刘元鼎　张立本　姚坤　尹瑗　韦氏子

张简牺

南阳张简栖，唐贞元末，于徐泗间以放鹰为事。是日初晴，鹰击拿不中，腾冲入云路。简栖望其踪，与徒从分头逐觅。俄至夜，可一更，不觉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烛之光，迫而前，乃一冢穴中光明耳。前觇之，见狐凭几，寻读册子。其旁有群鼠，益汤茶，送果栗，皆人拱手。简栖怒呵之，狐惊走，收拾册子，入深黑穴中藏。简栖以鹰竿挑得一册子，乃归。至四更，宅外闻人叫索册子声，出觅即无所见。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来索不已。简栖深以为异，因携册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问所往。简栖乃取册子，话狐状，前人亦惊笑，接得册子，便鞭马疾去。回顾简栖曰：“谢以册子相还。”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獐，不可及。回车入郭，访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来夺之。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皆狐书，不可识。简栖犹录得头边三数行，以示人。

【译文】

南阳人张简栖，唐代贞元年末，在徐泗之间放鹰玩。这一天天刚晴，鹰捉拿不到东西，振翅飞上云霄之中。张简牺盯着鹰的踪迹，和同伴们分头追赶寻找。不久天黑了，大约一更天，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古墓之中。忽然有烛光出现，逼近前一看，是从一个坟穴中露出的光亮。上前仔细看，看见一个狐狸靠着桌子，认真地在读一本小册子。它身边有一群老鼠添茶水，送果品，都象人一样拱手行礼。张简栖生气地呵斥它，狐狸受惊要跑掉，收拾起册子，跑到深黑的洞中藏了起来。张简栖用鹰竿挑到一本小册子，就回家了。到四更天，听到屋外有人喊叫索要小册子的声音，出去找却什么也看不见。到了天亮，声音全都没有了，从此天天晚上不停地来索要。张简栖深深地奇怪这件事，于是携带着小册子到城里去，想把小册子给人们看看。在离城大约三四里的地方，忽然遇上一个熟人，互相行礼，问去哪里。张简栖就取出小册子，述说遇见狐狸的情况，那人也又惊奇又好笑，接过小册子，就打着马快速离开。并回过头看着张简栖说：“谢谢你把小册子还给我。”张简栖于是急忙地追赶他。那人变成狐狸，马变成獐子，就追不上了。回过头进入城郭，访问住在这里的熟人，朋友在家没出门，才知是狐狸来夺书。那书册的装订，与人装订得一样，纸和墨也相同。都是狐狸文字，不认识。张简栖还记得头三行文字，就录下来给人看。

薛夔

贞元末，骁卫将军薛夔寓居永宁龙兴观之北。多妖狐，夜则纵横，逢人不忌。夔举家惊恐，莫知所如。或谓曰：“妖狐最惮猎犬，西邻李太尉第中，鹰犬颇多，何不假其骏异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为然。即诣西邻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闻，羁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纵犬，与家人辈密觇之。见三犬皆被羁靮，三狐跨之，奔走庭中，东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晓，三犬困殆，寝而不食。才暝，复为乘跨，广庭蹴踘，犬稍留滞，鞭策备至。夔无奈何，竟徙（“徙”原作“从”，据明抄本改。）焉。（出《集异记》）

【译文】

唐朝贞元的末年，骁卫将军薛夔寄居在永宁县龙兴观的北面。住处有很多妖狐，夜里纵横乱窜，遇人也不怕，薛夔全家人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好。有的人对他说：“妖狐最怕猎犬，西面的邻居李太尉家中，鹰犬很多，何不借来其中最优秀的，到了晚上让狗防备狐狸。”薛夔深深地认为是对的，就去拜见西邻的子弟并详细说了他家的事，李氏子弟听了大喜，拴了三条狗交给他。这天晚上有月亮，薛夔放开狗，和家里的人注视观察着狗。就见三只狗全被拴上了缰绳，三只狐狸骑着它们，在院子里奔跑，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都随心所欲。等到天亮，三条狗又困又累，睡了也不吃食。天刚黑，又被狐狸骑着在庭院中击球玩乐，在宽敞的院子里跑来跑去，狗稍有停留，就马上用鞭子抽打薛。夔无可奈何，最终还是搬了家。

计真

唐元和中，有计真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左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仆马，怅然，遂叩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谁氏居？”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僮遽以告之。顷之，令人请客入，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画图经籍，茵榻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沈醉，不觉曛黑。仆马俱失，愿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贵客，宁有间耶？”真愧谢之。李又曰：“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颇慕之。又命家僮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馔共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得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明日乃别。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欵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真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卜”原作“十”，据明抄本改。）日就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耗不绝。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殊少年时。生益钟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歔欷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感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权（明抄本“权”作“敢”。）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尽，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支体，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恸，泪百行下。生惊恍（“恍”原作“悦”，据明抄本改。）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还家。居岁余，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视其骸，皆人也，而终无恶心。　（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元和年间，有个叫计真的人客居在青州和齐州之间。曾经向西到长安游玩，到了陕州，计真和陕州的一个幕僚很友好。这一天准备向幕僚告别，幕僚留他喝酒，至天黑才与他分别。行不到十里路，就不知不觉地掉下马去，而两个仆人带着衣囊走到前边去了。等到计真酒醒时，已经天黑了马也自己走了。因为看见道北小路上有马尿，就前去寻找，不觉走了几里路。忽然看见高高的红色大门，槐树柳树长得很茂盛。计真已经丢失了仆人和马匹，心里很不高兴，就去敲那红门，门已经上锁。有个僮仆出来看望，计真就问道：“这里是谁的住宅？”回答说：“是李外郎的别墅。”计真请求进去拜见，僮仆急忙地去通报。不久，让人请客人进去，安置在客房里。就领计真进门，北面有个宾客住处很是清洁敞亮，安设的屏障，都是古代山水和名画以及典籍、被褥和床等，大都清洁而不奢华。计真坐了很久，小僮出来说：“主人就要到了。”一会儿有一男子，年龄大约五十，穿着红色朝服带着银色的花纹，仪表很雄伟，与计真相见，行礼让坐。计真因而详细说了陕州幕僚是老朋友，留自己喝酒，路上醉倒了，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仆人和马匹都失散了，想在这里借住一宿可以吗？李外郎说：“我只是顾虑这里简陋，狭窄，不能安置贵客，难道还讨厌你吗？”计真惭愧地向他道歉，李外郎又说：“我曾在蜀州做过幕僚，不久因病离职，现在就在这里退休了。”因而和他谈起来，说的东西渊博而聪敏，计真很羡慕他。李外郎又命令僮仆去寻找计真的仆人和马匹，不久都找到了，就让计真住在这里，接着摆酒席一起吃饭，吃完饭，又喝了几杯酒就睡了。第二天，计真早起告诉他要离开，李外郎说：“希望再呆一天在一起快乐快乐。”计真对他的心意很感动，就留下了，第二天就告别了。等到了京城，住了一个多月，有人敲门，自己介绍说是进士独孤沼，计真坐下与他谈话，很聪明而且善辩。并对计真说：“我家住在陕州，昨天向西走，路过李外郎家，他谈起并不停地赞美你，还打算把女儿嫁给你，所以让我来会面并告诉你，你以为怎么样？”计真高兴地答应了他，独孤沼说：“我现在要回陕州去，你向东方往家走时，应当去拜访李外郎，并且感谢他的心意。”就分别了。一个月后，计真回去时拜访了李外郎的别墅，李外郎看见计真来到，非常高兴，计真就说了独孤沼的话，顺便向他道了谢，李外郎就留计真住下，找了好日子举行了婚礼。妻子的面貌很美，而且聪明温柔，计真住了一个月，才带着妻子回到青州和齐州一带的家，从此李外郎的信息不间断地传来。计真信奉道教，每天早晨起来，都阅读《黄庭内景经》，李氏常常制止他说：“你喜好道教，难道能比上秦皇汉武吗？追求成仙之道的力量，又比得上秦皇汉武吗？他们两个人是尊贵的天子，占有全天下，竭尽天下的财力来学习成仙之道，尚且一个死在沙丘，一个埋在茂陵，何况你只是一个平凡的百姓，却要被求仙的事所迷惑吗？”计真呵叱她乱说话，就看完了全书，还以为妻子是个懂得求仙之道的人，也不怀疑她是别的种类。一年多后，计真带着家属到京城听候选举做官，到了陕州郊外，李外郎留下女儿，让计真来京师，第二年秋天，选举任命他做兖州参军，李氏跟随他去上任。几年后被免去职务，回到家乡。又过了十多年，李氏共生了七个儿子二个女儿，资质和面貌，都超过一般人。李氏虽然年纪已大，可是仍然端庄美丽，与少年时比较没有差别。计真更加喜受她。没多久，她得了很重的病，计真东奔西走求医生找巫师，什么办法都想了，始终没治好。一天早晨屏退了其他人，握着计真的手，呜咽流泪说：“我自己知道死期到了，还是要忍着羞耻把心里话告诉你，希望你能宽恕我的罪过，让我把话说完。”说着已经抽咽着承受不了了。计真也为她哭泣，并安慰她，她就说：“说一句话实在是自己知道会受到你的责备，再看看九个小孩子还在，会成为你的累赘，还觉得应该开口说实话，况且我不是人类，命中注定应当做你的妻子，才能用狐狸的卑贱身子，侍候你二十年，不曾犯一丝一毫的过错，因而没有由于是别的种类而给你带来忧愁。用一个女人的血一样的赤诚，可以说已经竭尽全力奉献了。现在我要离开你，不敢把妖幻般的剩余的气息托付给你，再一想稚子弱女就在眼前，都是世上的人们为了沿续种族而生育的，等我咽了气，希望你稍稍想到孩子们那稚弱的心灵，不要把我的尸骨当做仇敌，能够保全尸体，把它埋进土里去，就是对我的百世的恩赐了。”说完又悲痛起来，眼泪纷纷落下，计真心中精神恍惚十分伤感，哽咽着说不出话，相对着哭了很久。李氏用被子蒙住头，背靠墙壁躺着，大约一顿饭的时间，没有声音，计真掀开被，就见一只狐狸死在被子里。计真特别感伤悼念她，为她举行收敛埋葬的仪式，全都象人的礼节一样。计真一直地到了陕州，访问李外郎的住处，废弃的墓地，荆棘丛生，静静地什么也没有，心情惆怅地回到家里。过了一年多，七个儿子二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死了，看他们的尸体，都是人，计真始终没有厌恶之心。

刘元鼎

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刘元鼎为蔡州，蔡州新破，食场狐暴。刘遣吏主（“主”原作“生”，据明抄本改。）捕，日于球场纵犬，逐之为乐。经年所杀百数。后获一疥狐。纵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刘大异之，令访大将家猎狗及监军亦自夸（夸原作跨。据明抄本改。）巨犬至，皆弭环守之。狐良久缓迹，直上设厅，穿台盘，出厅后，及城墙，俄失所在。刘自是不复命捕。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以洞达阴阳。（出《酉阳杂俎》）

【译文】

过去传说，野狐又叫紫狐，夜间甩尾巴出火星，将要兴妖作怪，一定要头戴死人头骨对着北斗星叩头，死人头骨不掉下来，就变成人了。刘元鼎做蔡州刺史时，蔡州刚被攻占下来，狐狸特别多，刘元鼎派遣官吏负责捕捉，天天在球场一带放开猎犬，以追逐狐狸为乐趣，一年杀了有一百多只。后追出一只满身是疥的狐狸，放出五六只猎犬，都不敢去追，狐狸也不跑。刘元鼎特别惊奇，命令人去访求大将军家的猎狗以及监军也自夸的大猎狗，狗来了，全都围成一圈守着狐狸。狐狸很久以后才慢慢移动，一直走上设厅，穿过台盘，走出后厅，走到城墙时，忽然失去了踪迹。刘元鼎从此不再下令捕捉狐狸。道术中有所谓“天狐别行法”，说是天狐长了九条尾巴，金色的毛，在日宫和月宫里服役，有符箓，能祈神免灾，能够洞察通晓阴阳变化。

张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书，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久每自称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厅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随口抄之。立本与僧法舟为友，至其宅，遂示其诗云。某女少不曾读书，不知因何而能。舟乃与立本两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某女说云，宅后有竹丛，与高锴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后，不闻其疾再发矣。（出《会昌解颐录》）

【译文】

唐代丞相牛僧孺在中书任职时，草场官张立本有一个女儿，被妖物迷惑。那妖物来时，女儿就浓妆打扮穿着漂亮衣服，在闺房中，象是和人在说笑。妖物离去时，就狂呼乱叫哭泣不已，时间一长常常自称是高侍郎。有一天，忽然作了一首诗说：“高高的帽子长长的袖子完全是楚国宫廷的打扮，独自一人悠闲地走在厅前，追逐夜间凉爽的空气，自己一个人用玉簪敲着竹子，敲出节拍，唱完一首清新的歌曲，月光象霜一样洒在大地上”。张立本就随着她口中念的抄写下来。张立本与法舟和尚是好朋友，到了他的住处，就拿出那诗给法舟和尚看并说：“我女儿从小不曾读过书，不知为什么能写诗了。”法舟和尚给张立本两粒丹药，让他女儿吃下去，不到十天病自己就好了。他女儿说，房后有片竹林，与高锴侍郎的坟墓很近，其中有个野狐狸洞穴，因而被狐狸迷惑了。服了丹药之后，没听说她的病再发作。

姚坤

太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而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率常于閴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磑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塚，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蹑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据耶？”狐曰：“君不闻《西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磑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其”原作“之”，据明抄本改。）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书札”原作“等礼”，据明抄本改。）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大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出《传记》）

【译文】

唐文宗太和年间，有个隐士叫姚坤，不追求荣耀和显贵，常常以钓鱼来寻求舒适，住在东洛万安山的南边，以弹琴和喝酒自得其乐。他的邻居有个猎人，常常捉些狐狸和兔子来谋生。姚坤性情仁爱，经常收买下来再放了它们，这样活下来的有几百只。姚坤从前有座庄园。典卖给嵩岭的菩提寺，姚坤就靠这些钱来赎买狐兔。那个管理庄子的和尚惠沼做事凶狠，曾在空旷处挖井深几十丈，扔进几百斤黄精，找人试着吃，观察那人的变化。于是想办法把姚灌醉了，扔到井里，用石磨塞住井口，等姚坤醒过来，没有办法出去，只是饿了就吃黄精罢了。这样过了好几天，忽然有人在井口召唤姚坤的姓名，对姚坤说：“我是狐狸，感谢你救活了不少我的子孙，所以来教你出去办法。我是一只能通天的狐狸，最初的时候在荒坟的洞穴里住，因为上面有个小孔，能看见天河的星星，我心向往之，恨的是身子不能飞上天去，于是凝神注视星星，忽然不知不觉中飞了出去凭空驾云，飞上天河，看见了仙官就向他行礼。你只要能澄清精神消除杂念，专心致志地想那玄妙虚无的道理，象这样精微准确地去做，不用三十天自然就会飞出来，即使孔洞极小，也没有妨碍。”姚坤说：“你根据什么呢？”狐狸说：“你没听《西升经》里说：‘精神能使形体飞起来，也能移动大山。’你好好地努力吧。”说完就离开了。姚坤相信它的说法，照着去做，大约一个月，忽然能从石磨的孔洞中跳出来。就去见那管理庄园的和尚，和尚大吃一惊，看那井象原来一样，和尚对姚坤很礼貌并询问是怎么回事。姚坤说：“只是在里面吃了一个月的黄精，就身体轻飘飘地象神仙一样，自然就能飞出来，小孔洞也没什么妨碍。”和尚相信了他，让弟子用绳子把自己送到井底，和弟子约定一个月以后来看他。弟子们照他说的做，一个多月后来看他，和尚死在井里了。姚坤回家十多天，有个女子自称叫夭桃，来见姚坤，说是富人家的女儿，不小心被少年引诱出来，少年失去了踪迹自己不能再回家，愿意嫁给他。姚坤看她容貌姿态艳丽美好，甚至于书籍文章，都能理解其精妙要害，姚坤很喜欢她。后来姚坤去应考，带着夭桃进京城。到了盘豆馆，夭桃不高兴，拿过笔在竹简上写了一首诗说：“很久以来到这人间来涂脂抹粉，想舍弃脂粉只会使面容更加凄惨，纵使现在仍在仙府青丘之中，沐浴在这月光之下，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梳着高耸发髻的人了。”然后久久地吟咏，姚坤也好象突然地觉悟了什么。忽然有个叫曹牧的人派人牵着一只良种狗，准备献给裴度，进入馆里来。狗一看见夭桃，愤怒地挣开锁链，一耸身跳上台阶，夭桃也变成狐狸，跳上狗背掏狗的眼睛，狗非常害怕，跳着叫着跑出馆门，朝着荆山奔窜。姚坤很害怕，追赶了几里地，狗已经死了，狐狸也不知去了哪里。姚坤心情低沉悲伤惋惜，太阳落山了也没走一步。到了夜里，有个老人带着美酒来见姚坤，说是老相识，喝完酒，姚坤也不清楚相识的原因。老人喝完酒，做了个长揖离开了，并说：“也足够报答你的恩情了，我的孙女也没有事。”就不见了，姚坤才知道是狐狸。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尹瑗

尹瑗者，尝举进士不中第，为太原晋阳（“太原晋阳”原作“太阳普原”，据《宣室志》十改。）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学，窃闻明公以文业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即延入与语，且征其说。云：“家侨岚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滞，隐迹丛莽？”生曰：“余非不愿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虞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色。（“色”原作“生”，据明抄本改。）后至重阳日，有人以浓酝一瓶遗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饮之。初词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僮寻御史墓，果有穴。瑗后为御史，窃话其事。时唐太和初也。　（出《宣室志》）

【译文】

尹瑗，曾经考进士，没考中，做了太原晋阳县尉。辞官后，退休住在郊外，每天舞文弄墨很安适。忽然有一天，有个穿白衣的男子来求见，自称是吴兴人，姓朱，早年就爱好学习，私下听说明公你在文章学业上很自负，愿意向你学习，不要被你拒绝。尹瑗就请他进屋并与他谈起来。而且征询他的看法。他自己说：“早年时与王御史都在禁卫军北衙做事，现在寄居在王御史别墅多年了。”从此每隔四天就来一次，机敏辩析随心所欲，语言典雅，尹瑗很喜爱他。尹瑗因而对他说：“你说话善于机辩，道理深奥，应当到郡国去游说，做公侯家的贵客，为什么自甘沉没消极，寄身于山野树丛之中呢？”朱生说：“我不是不愿意拜见公侯，只是害怕一早一晚之间就遇上想不到的灾祸。”尹瑗说：“为什么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朱生说：“我从今年以来，做梦占卜都有走投无路的兆头。”尹瑗就用话劝解安慰他。朱生显出惭愧的样子。后来到了重阳节这一天，有人送给尹瑗一瓶浓醇的好酒，朱生也来了，于是倒酒给他喝。朱生开始说因有病不敢喝酒，不一会又说：“在佳节相遇，怎敢不使主人尽情地欢乐呢？”就倒了满杯酒喝了，一顿饭的功夫，喝得大醉告别回家，还没走上几十步路，忽然跌倒在地，变成一只老狐狸，醉得不能动弹了。尹瑗就杀了狐狸，接着去王御史的别墅拜访。有个老农对尹瑗说：“王御史和他的副将，前些年在岚川戍守时，得了狐媚病死了，已经多年了，坟地在村北几十步远的地方。”尹瑗就命僮仆去寻找王御史的坟墓，果然有个洞穴。尹瑗后来做了御史。私下里说了这件事。当时是唐代太和年间的初年。

韦氏子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十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其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出《宣室志》）

【译文】

杜陵的韦氏子家住在韩城，有座别墅在城北十多里处。唐文宗开成十年的秋天从城里出来去别墅游玩，天快黑了，看见一个妇女穿着白色衣服，带了一只瓢，从北面走来，那妇女对韦氏子说：“我住在城北的乡里有几年了，家里很穷，现在被里胥侮辱了，准备到官府去告状。希望你用纸笔写下这件事，我就能拿着它到城里，报仇雪耻。”韦氏子答应了她，那妇女给韦氏子作个揖就坐在地上。从衣服里拿一个酒杯说：“瓢中有酒，愿意与你一起喝到一醉方休。”于是倒了一杯酒给韦氏子喝。韦氏子正要举起酒杯时，正好有骑马打猎的人从西面走来，带着几条狗。那妇女远远看见，就向东走了几十步，变成一只狐狸。韦氏子很害怕，看手中的酒杯，竟是一个人头骨，酒就象是牛尿的样子。韦氏子因此得了热病，一个多月才好。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张直方　张谨　昝规　狐龙　沧渚民　民妇

张直方

唐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燕民世服其恩，礼燕台之嘉宾，抚易水之壮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绔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巨赏狎于皮冠，厚宠集于绿帻。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徼道之职。往往设罝罘于通道，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辇毂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其僭轶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翥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数不中春官选，乃退游于山川之上，以击鞠挥觞为事，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绍介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赡辞，不觉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畋也，谓知古曰：“能相从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丱僮曰：“取短皂袍来。”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鞲弋之获甚夥。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及霰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彷徨于樵径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将半，长望间，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余里，到则乔林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待旦。（“旦”原作“且”，据明抄本改。）无何，小驷顿辔，阍者觉之，隔阖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仆饯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唯闺闱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闻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俟。少顷，有秉蜜炬自内至者，振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与山薮接畛，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侧听所，栾栌宏敞，帷幕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座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馔；豹胎鲂腴，穷水陆之美者。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官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常托媒妁，为求佳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遘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室家为望，唯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清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倘获托彼强宗，眷以嘉偶，则平生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谑浪而入白。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苹蘩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遥；百两陈礼，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倾瞩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虫沙微类，分及湮沦，而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凫趋，唯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晕，室若云迷。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孰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时则月沈当庭，实为良夜。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诮曰：“岂有缝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耶？”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固非己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从，秉猛炬，曳白棓而登阶。知古恇儴，趠（明抄本“趠”作“趋”。）于庭中，四顾逊谢，詈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关阖扉，犹闻喧哗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叹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至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辔假寐，食顷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懑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魑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耶？”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至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密林。中列大冢十余，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蕴荷锸，且掘且燻。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罥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归。（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代咸通年间的庚寅年，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上书请允许履行朝见皇上的礼仪，皇上特下诏书答应了他。先前，张家世代主宰燕地，燕地的百姓世世代代蒙受张家的恩惠。对到燕昭黄金台来的嘉宾礼节周到，对易水上的壮士尽力安抚，土地肥沃，兵多将广。朝廷也常常姑息迁就，直到张直方继承了父亲的职务。这个人出生于富贵家庭，地位在地方长官之上，不曾把人民的喜悦和忧愁放在心上。却在家里尽情地饮酒，在野外无节制地捕猎，戴着皮冠打猎，动则就是巨大的赏钱，对身边的仆人也表现出特殊的宠爱。到了晚年三军将士表现出了极大不满，张直方的心里才稍稍有点不安宁，他身边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于是全家向西到京城去，懿宗皇帝任命他为左武卫大将军。张直方飞苍鹰跑黄犬，不去尽巡察的职责。往往在通道上安设捕兽的网，就连狗和猪也剩不下。如果奴仆有不如意的，立刻就杀死他。有的人说：“在京都之内，不可随意杀人。”张直方的母亲说：“还有比我的儿子更尊贵的吧？”他们的犯上行为不是很清楚吗。因此谏官列出张直方的罪状上书给皇帝，要求把他抓起来交给廷尉审查，皇上不忍心对他施加刑罚，于是降职担任燕王府司马，让他分担洛阳军队的事务。张直方到了东都，既不改过自新，却更加放肆地到处游玩。洛阳的四周，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看见了，都认识他，一定成群地鸣叫长嗥着离开他。有个叫王知古的人，是东诸侯的贡士，虽然涉略过儒家学说，却多次没有被礼部擢为进士，于是回家去到山水之间游玩，把击球喝酒当做正事，在南邻和北里之间到处游玩，到这时才有人把他介绍给张直方。张直方把他请来，亲眼看见了他的伶牙利齿，不自觉地身子就移到座席前面去了，从此天天互相在一起玩耍。壬辰年冬季十一月，王知古曾经早起，只见屋里没有烟火，愁云布满了天空，静悄悄地令人心里不自在。就徒步走向张直方的府第去，就见张直方急匆匆地出来，正准备去打猎。对王知古说：“能跟我们一块去吗？”王知古因为天太冷脸上有困难的表情，张直方回头对幼僮说：“取一个黑色的短袍来。”就请王知古穿上，王知古在短袍外面又加上一件深色衣服，就并排骑马出发。出长夏门时还零星地下着小雪花，到阙塞时密雪象下雨似的，于是渡过伊水又向东南走，走过万安山的北面山坡，途中射猎的收获很多。用羽觞喝酒，吃烧兔肉，一点也不觉得有寒冬的样子。等到天开雪停，太阳也将要落山了，忽然有只大狐狸在王知古的马头前面跑过去，王知古趁着酒兴去追赶，追了几里路没也追上，反而和打猎的伙伴走失了。不一会儿，雀乱叫云雾蒙蒙，不知自己到了哪里。隐隐地听见洛城日暮的钟声，只是在山中小路和古老的柏树之间走来走去，不一会山川变黑暗了，好象是一更天左右，远远地望去，看见有个很明亮的火炬，就靠着积雪的光亮走向火炬。又走了好象十多里，到了就见乔木林树枝交叉着，有扇红色大门开在中间，白色的墙壁延伸出去，真象是朝廷的住宅一样。王知古到门前下马，准备就在这里等待天亮。不久，马晃动缰绳的声音，被守门人觉察了，隔着大门问是谁。王知古回答说：“我是成周贡士太原人王知古，今天早晨有个隐居的朋友准备回到崆峒山旧居去，我在伊水边上为他饯行，承受不了这离别酒，就扯着衣袖告别，马跑起来，就不能止住，迷失道路来到这里，天一放亮就走，请不要责备我。”守门人说：“这里是南海副使崔中丞的庄子，主人最近接到天书到京城去了，公子又跟随着军师西征去了，这里只有女人了，怎能让你久留在这里呢？我不敢决定是走还是留下，请让我传达到女主人那里去。”王知古虽然担心，自己一想已经半夜了，离开这儿到哪里去呢？于是两手合抱恭敬地站着等待。不一会儿，有人拿着蜜蜡自里面走来，打开了门锁，领着保母出来，王知古走上前行礼，仍然述说其中原因，保母说：“夫人传话说，主人和公子都不在家，照礼法没有请客人进门的道理。可是我们住的地方与大山大泽相通，是豺狼出没嗥叫的地方，如果硬是拒绝你，那就是看见别人落水而不伸手相救。请你住到外厅，明天再走吧。”王知古说了道谢，跟保母进去了，路过的重重门户和侧厅等地方，梁柱拱顶，十分宽敞，帷帐幕布鲜艳华美，点着银灯，摆设了绮丽的座席，让知古坐在上面，喝了三巡酒，又摆上很多菜肴，豹胎肥鱼，穷尽了水中陆上的美味，保母也时时来劝酒。吃完饭，保母又问王知古的家世和当官的亲属，以及内外的姻亲，王知古全都说了。保母说：“你穿着高耸的服装戴着官帽，金玉美质，奇特的风度，既年青，又行为端正，这实在是贤淑美女的好丈夫。女主人有个十分钟爱的小女儿，快成年了，经常托人做媒，为女儿寻找好配偶，今天是什么日子，得到了一个好丈夫。潘杨两家的和好能够变成现实，凤凰结合的兆头就在眼前。不知你的心里觉得怎么样？”王知古收起笑容说：“我的文章没有金石的声音，才学不象玉石那样润泽有光彩，怎么敢去想娶妻安家？只担心我地位的低下，更不必说我这个迷路的人受到你们的宠爱，值得庆幸的是半夜里相遇，在这寓馆里聆听你的指教，使美好的气氛集中在这秦台之上。二个客人醉酒乱走迷路，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福禄寿三星却照到我的身上，唯恐自己长象太差。如果能够寄身在你们这个豪门大族之中受到保护，又把好配偶嫁给我，那是我平生的志愿，竟然全在这里遇上了吗？”保母很喜欢，开着玩笑进里面去禀报给主母，又出来传达女主人的意见说：“你自从进了我们崔家大门，实在是表现出了你的美德，献出了苹蘩一样的敬意，懂得琴瑟谐和的道理。只是怀念那年龄小而柔弱的少女，想让她与一个高尚的人婚配，蒙你慷慨地答应，却也了却了我平素的心愿。往京城里寄封信给主人，路还不算很远，要你一百两银子的聘礼也不算过分，我感到很是欣慰，多嘱咐你几句罢了。”王知古严肃地行礼回答说：“我是小虫和沙土一类微不足道的东西，按道理应当湮没无闻，可是你们这个钟鸣鼎食的高贵家庭，竟蒙受你们看得起，就象是一碗清水，洒在扫净的土地上。黄鹤伸长脖子，野鸭子快步疾走，全听你们的安排。”说完，王知古又行了一个礼。保母又对他开玩笑说：“等到那一天，打扮得花团锦簇的新娘子准备脱下衣服，梳妆匣子完全打开，镜子里的人脸象月亮有晕一样迷人，洞房里象雾缭绕一样令人目眩，这个时候，你还会想到我吗？”王知古道谢说：“以凡人的身份来到神仙的府第，从地下登上天河，不是有人举荐，谁能自己给自己作中间人？我应当永远铭记你高尚的心灵，就象带子束在身上，一辈子也不忘记，佩带着与人周旋。”又行礼致谢。这时就见月光直接照在院子里，实在是个好夜晚。保母请王知古脱下衣服休息，脱下麻衣，里面的黑袍露出来，保母讽刺地说：“难道有贵族而穿后身短的衣服吗？”王知古道歉说：“这件衣服是向经常在一块游玩的熟人借的，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衣服。”又问是向谁借的。回答说：“是卢龙张直方仆射借给我的。”保母忽然吃惊地叫着跌在地上。脸色象死灰一样。站起来以后，也不回头看就走进后宅去了。远远地就听大声的叱骂说：“夫人你的事情办错了，来求宿的是张直方一类人。”又听夫人的声音叱责说：“火急地赶他走，不要引来仇敌。”于是婢女和僮仆成群地跟从着，拿着大火炬，拖着白木棒走上台阶，王知古惶恐不安，跳到庭院里，向四面望着道歉，咒骂声纷纷传来，仅仅能走出门来。才出门，已经关上大门，上了门栓，还听到不停的喧哗声。王知古惊诧地站在道的东面，自己在那里长久地叹气。又在残破的围墙边，找回了自己的马，就骑马离开了。远远地看见大火象燎原一样，于是连提缰绳跑去，到了一个地方，就见征调的和租用的车正在喂牛和生火做饭。问这是什么地方，则是伊水东面，草店的南面。又枕着马鞍打了个盹，有一顿饭的时间因受震动才清醒过来。心情稍稍安定，就在大道上扬鞭飞驰，等赶到都门，已有张直方的好几个骑士来寻他了。远远地走到张直方的府第，看见张直方以后，王知古却气闷得说不出话。张直方安慰他，坐下以后才说了夜里遇到的怪事。张直方站起来拍着大腿说：“山中的鬼怪，也知人间有张直方吗？”先让王知古休息，又召了几十个人，都是善于打猎的人，让他们吃猪肉喝足酒，与王知古又出南门，到了万安的北面，王知古在前面当向导。残雪中马的足迹很清楚，一直通向柏树林。到里面一看，石碑棺木在荒山坡上乱扔着，在密林中有打柴割草的残迹，中间排着十多个大坟墓，都是狐狸野兔的洞穴，坟下面有走出来小路。于是张直方命令在四周张开网罗，张满弓弩等待着，在网罗以内，就捆乱麻点火，带着锹镐挖洞，一边挖一边用烟火熏。不一会儿，大群狐狸突然跑出来，有焦头烂额的，有被网缠住的，有跟着弓弦声被射中的，总计捉了大小一百多只狐狸，就回城去了。

张谨

道士张谨者，好符法，学虽苦而无成。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旁有老父，谨觉其饥色，取以遗之。累食百余，谨知其异，奉之愈敬。将去，谓谨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报。”因出一编书曰：“此禁狐魅之术也，宜勤行之。”谨受之，父亦不见。尔日，宿近县村中，闻其家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以问主人，对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昃，辄靓妆盛服，云召胡郎来。非不疗理，无如之何也。”谨即为书符，施檐户间。是日晚间，檐上哭泣且骂曰：“何物道士，预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谨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为奴去。”（“去”原作“矣”，据明抄本改。）遂寂然。谨复书数符，病即都差。主人遗绢数十疋以谢之。谨尝独行，既有重赍，须得傔力。停数日，忽有二奴诣（“诣”原作“请”，据明抄本改。）谨，自称曰“德儿”、归宝”。尝事崔氏，崔出官，因见舍弃，今无归矣，愿侍左右。谨纳之，二奴皆谨愿黠利，尤可凭信。谨东行，凡书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归宝忽大骂曰：“以我为奴，如役汝父。”因绝走。谨骇怒逐之，其行如风，倏忽不见。既而德儿亦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宁有是事？是无厌，复将挠我耳！”因止于田夫之家，绝不供给。遂为耕夫邀与同作，昼耕夜息，疲苦备至。因憩大树下，仰见二儿曰：“吾德儿、归宝也。汝之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书也，失之已久。今喜再获，吾岂无情于汝乎？”因掷行李还之曰：“速归，乡人待尔书符也。”即大笑而去。景得行李，复诣主人，方异之。更遗绢数疋，乃得去。自尔遂绝书符矣。（出《稽神录》）

【译文】

道士张谨，喜欢符法，学的虽然很刻苦却没有成就。曾经到华阴游历作客。看见一个卖瓜的人，就买瓜吃。旁边有个老人，张谨看出他脸有饥色，拿过瓜来送给老人吃，累计吃了一百多个瓜。张谨知道他是个异人，对他更加恭敬。即将离去时，对张谨说：“我是土地神，感谢你的心意，有个东西想用来报答你。”接着拿一本书说：“这是禁除狐魅法术，应当勤学苦练。”张谨接过书，老人也不见了。有一天，他住在近县的村中，听到这家有个女子啼哭呼喊，样子象是疯狂。因此问主人，主人说：“我家有个女儿，近来得了疯病，每天日头西斜，就搽脂抹粉穿着华丽服装，说是要召唤胡郎来。不是不给她治病，是对她的病没有办法啊。”张谨就为他写了符，贴在房檐和门上。这天晚上，房檐上有人一边哭一边骂说：“是哪个老道，管别人的家事，应当快点离开这里。”张谨愤怒地呵叱他。很久后，大声说：“我暂且为你离开这里。”就静了下来。张谨又写了几道符，病就都好了。主人家送给他十疋绢表示感谢。张谨是独身行走，既然带着重物，就须要有侍从帮着出力。停了几天，忽然有两个奴仆来见张谨，自称叫德儿和归宝，说：“曾经事奉崔氏，崔氏出去作官，我们因而被抛弃，现在没有家了，愿意在你的身边侍候你。”张谨收纳了他们。二个仆人都谨慎顺从，做事聪慧伶俐，很可以信任他们。张谨向东走，所有书袋符法、行李和衣服，都交给归宝背着，快到关口时，归宝忽然大骂说：“把我当奴仆使用，象支使你的父亲一样。”于是就跑了。张谨又惊又怒去追他，他走得象风一样，一会就不见了，不久，德儿也不见了，所携带的东西，全丢光了。这时秦陇之间正在打仗，关口查得特别严，行路的客人没有证明，全被杀了。既然不敢向东走，就又回到主人家，把事情全告诉主人了，店主人生气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这是不满足，又要骚扰我了。”就把张谨安排在农民家里住，也不供给他吃喝。就被农民邀请共同耕作，白天耕种，夜间休息，又累又苦到了极点。因在大树下休息，仰起头看见二个小孩说：“我们是德儿、归宝，你做奴仆苦不苦？”又说：“这本符法是我的书，丢失很久了，现在高兴又得到了书，我怎能对你无情！”于是扔下行李还给他说：“快回家，家乡的人等着你写符法呢。”就大笑着走了。已经得到行李，又去见那家主人。主人这才觉事情奇异。又赠给他几疋绢，才能离开。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写符作法了。

昝规

唐长安昝规因丧母，又遭火，焚其家产，遂贫乏委地。儿女六人尽孩幼，规无计抚养。其妻谓规曰：“今日贫穷如此，相聚受饥寒，存活终无路也。我欲自卖身与人，求财以济君及我儿女，如何？”规曰：“我偶丧财产，今日穷厄失计。教尔如此，我实不忍。”妻再言曰：“若不如此，必尽饥冻死。”规方允之。数日，有一老父及门，规延入。言及儿女饥冻，妻欲自卖之意，老父伤念良久，乃谓规曰：“我累世家实，（明抄本“家实”作“富家”。）住蓝田下。适闻人说君家妻意，今又见君言，我今欲买君妻，奉钱十万。”规与妻皆许之。老父翌日，送钱十万，便挈规妻去。仍谓规曰：“或儿女思母之时，但携至山下访我，当令相见。”经三载后，儿女皆死，又贫乏，规乃乞食于长安。忽一日，思老父言，因往蓝田下访之。俄见一野寺，门宇华丽，状若贵人宅。守门者诘之，老父命规入。设食，兼出其妻，与规相见。其妻闻儿女皆死，大号泣，遂气绝。其老父惊走入，且大怒，拟谋害规，规亦怯惧走出，回顾已失宅所在，见其妻死于古冢前，其冢旁有穴。规乃自山下共发冢，见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为老狐所买耳。（出《奇事记》）

【译文】

唐代长安的昝规因为母亲去世，又遭了火灾，烧光了家产，生活变得贫穷困难，六个儿女全很幼小，昝规没有办法抚养。妻子对他说：“现在贫穷到这步田地，在一起生活就要挨饿受冻，最后还是没有活路。我想把自己卖给别人，得点钱财用来接济你和我的孩子们，怎么样？”昝规说：“我偶然丧失了财产，现在困窘艰难没有办法，却使你想这么做，我实在不忍心。”妻子又说：“如果不这么做，一定全都冻饿而死。”昝规才答应了她。几天后，有一个老人上门来，昝规请进屋，谈到儿女挨饿受冻，妻子要出卖自身的意思。老人伤心地思考很久，才对昝规说：“我家多少代都很富有，住在蓝田一带，刚才听别人说了你妻子的意思，现在又听见你的话，我现在想买你的妻子，给你十万钱。”昝规与妻子都应许了他。老人第二天就送来十万钱，就领昝规的妻子走了，还对昝规说：“在儿女们想念母亲的时候，只要携带着到山下找我，我会让她与你们相见。”过了三年，儿女们都死了，又穷得没办法，昝规就到长安去求乞。忽然有一天，想起老人的话，因而就去蓝田一带寻找老人。不久看见郊外有一个寺庙，门庭华丽，样子象是贵人家的住宅。守门人询问他，老人就让昝规进去。拿出吃的，并让他妻子出来，和昝规见面，他妻子听说儿女全死了，大声哭起来，哭着就断气了。那个老人急忙地跑进来，并且很生气，打算害死昝规，昝规也吓得逃了出去。回头看时已没有了住宅。只见他的妻子死在一座古坟前面，寻坟旁有洞穴，昝规就自己在山下发掘古坟，看见一只老狐狸跑出来，这才知道他的妻子被老狐狸买去了。

狐龙

骊山下有一白狐，惊挠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温泉自浴。须臾之间，云蒸雾涌，狂风大起，化一白龙，升天而去。后或阴暗，往往有人见白龙飞腾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临夜，即哭于山前。数日，人乃伺而问其故。老父曰：“我狐龙死，故哭尔。”人间之：“何以名狐龙？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龙者，自狐而成龙，三年而死。我狐龙之子也。”人又问曰：“狐何能化为龙？”老父曰：“此狐也，禀西方之正气而生，胡白色，不与众游，不与近处。狐托于骊山下千余年，后偶合于雌龙。上天知之，遂命为龙。亦犹人间自凡而成圣耳！”言讫而灭。（出《奇事记》）

【译文】

骊山下有一只白狐狸，惊扰山下的百姓，也没办法除去它。唐代乾符年间的中期，忽然有一天白狐到温泉来自己洗浴，不一会儿，水气升腾雾气翻滚，刮起一阵大风，变成一条白龙，升天而去。那以后有时遇上阴天，常常有人看见白龙在骊山的附近飞腾。这种情况连续三年。忽然有一个老人，每到天刚黑时，就在山前哭泣，哭了好几天。有人就等在那里问他哭的原因，老人说：“我的狐龙死了，所以才哭。”有人问他：“为什么叫狐龙？老人又为什么哭呢？”老人说：“狐龙，就是从狐狸变成了龙，三年就死去，我是狐龙的儿子。”有人又问：“狐为什么能变成龙？”老人说：“这只狐狸，禀受了西方的正气而出生，胡子是白色的，不与同类游玩，也不和同类接近相处。这只狐狸寄住在骊山下面已一千多年，后来偶然与雌龙交配，上天知道了这件事，就下命令让它变成龙。也就好比人类，从凡人变成圣人一样。”说完就不见了。

沧渚民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正（“正”原作“止”，据明抄本改。）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出《北梦琐言》）

【译文】

长江南没有野狐狸，长江北没有鹧鸪鸟，这是旧的说法。五代晋天福年间甲辰这一年，公安县沧渚村姓辛的村民家，有只狗追逐一个妇女，爬树时掉了下来，被狗咬死，却是一只老狐狸，尾巴有七八尺长。那么，死则首必向丘穴的狐妖，江南不能说没有，只是极稀少罢了。四川中部的彭山、汉中、邛崃、蜀郡等地绝对没有，只是山里的城镇往往有这种狐狸，村里人叫做野狗。有黄色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有的在村落里鸣叫时，就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

民妇

《世说》云，狐能魅人，恐不虚矣。乡民有居近山林，民妇尝独出于林中，则有一狐，忻然摇尾，款（“款”原作“数”，据明抄本改。）步循扰（“扰”原作“优”，据明抄本改。）于妇侧，或前或后，莫能遣之。如是者为常，或闻丈夫至则远之，弦弧不能及矣。忽一日，妇与姑同入山掇蔬，狐亦潜逐之。妇姑于丛间稍相远，狐即出草中，摇尾而前，忻忻然如家犬。妇乃诱之而前，以裙裙裹之，呼其姑共击之，舁而还家。邻里竟来观之，则暝其双目，如有羞赧之状，因毙之。此虽有魅人之异，而未能变。《任氏》之说，岂虚也哉！（出《玉堂闲话》）

【译文】

《世说》上传说，狐狸能迷人，恐怕不是假话。有一家在山林附近居住的乡民，民妇曾经独身到树林中去时，就见有一只狐狸，高兴地摇着尾巴，慢慢地走近跟在妇人身边纠缠，有时在身前，有时在身后，赶不走它。象这样已经成为常事。有时听到男人来了就走开了，弓箭也射不着。忽然有一天，那个民妇与小姑一起进山采菜，狐狸也暗中跟着她们，民妇与小姑在树丛之间稍稍离得远些，狐狸就走出草从，摇着尾巴走上前来，高兴得象家养的狗。民妇就诱骗它走近前来，用裙子把它包了起来，招呼她的小姑来一起打它，然后抬着回到家里。邻居们都争着来看狐狸，狐狸就闭上双眼，象是有点害羞的样子，接着就打死了它。这只狐狸虽然有迷惑人的不寻常的行为，却不能变化。沈既济《任氏传》所述，难道是虚妄的事情吗？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蛇丘　昆仑西北山　绿蛇　报冤蛇　毒蛇　种黍来蛇　蚺蛇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黄领蛇　蓝蛇　巴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回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宽　窦武　楚王英女　张承母　冯绲　魏舒　杜预　吴猛

颜含　司马轨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　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觐

率然

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子兵法曰：“将之三军，势如率然也。”（出《神异经》）

【译文】

西方山里有一种蛇，头和尾的差别很大，身上有五种颜色。人或物触到它的身上，触到头尾巴就打过来，触到尾巴头就咬过来，触到中间那就头和尾巴一起打过来，蛇名叫“率然”。会稽附近的常山上，这种蛇最多。孙子兵法里说：“统帅三军，那种形势就应当象率然一样。”

蛇丘

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人头而蛇身。（出《方中记》）

【译文】

东海里有个蛇丘，地势险恶，大都很低湿。很多蛇居住在那里，没有人类居住。有的蛇长着人的头蛇的身子。

昆仑西北山

昆仑西北有山，周回三万里，巨蛇绕之，得三周，蛇为长九万里。蛇常居此山，饮食沧海。（出《玄中记》）

【译文】

昆仑山的西北方有座山，周长三万里。有条巨大的蛇缠绕着山，能绕三圈。巨蛇长九万里，巨蛇常住在这座山上，从大海里弄吃的。

绿蛇

顾渚山頳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视之若鞶带，缠于柯叶间。无螫毒，见人则空中飞。（出《顾渚山记》）

【译文】

顾渚山有个红石洞，洞中有条绿蛇大约三尺多长，类似小手指那么粗。喜欢栖息在树稍上，看上去就象是皮带，缠在树枝上。无毒，看见人就飞向空中。

报冤蛇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出《朝野佥载》）

【译文】

岭南一带有一种报冤蛇，人触碰了它，就是走出三五里地也能追踪到跟前。如果打死一条蛇，那就会有百条蛇聚集来了。拿着蜈蚣防卫自己，才能免除灾祸。

毒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即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饱，垂头直下，滴沫，地喷起，变为沙虱。中人为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常食蝮蛇。（出《朝野佥载》）

【译文】

山南五溪、黔中，都有毒蛇，黑色，鼻孔朝上，盘踞在草丛中，蛇的牙有倒勾。离人几步远，直着朝人扑过来，快得象激射而出的箭，咬了人马上死亡。咬中手手断，咬中脚脚断，不然就全身肿烂，一百个人中没有一个活下来的。这种蛇叫蝮蛇。还有黄喉蛇，喜欢呆在屋子上；没有毒，也不害人，只善于吃毒蛇。吃饱了，把头直垂下去，嘴里溅出沫子，把泥土都喷起来，变成沙虱，沾到人身上，人就得病。蛇的额上有个挺大的“王”字，是众蛇的首领。常吃蝮蛇。

种黍来蛇

种黍来蛇，烧羚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出《朝野佥载》）

【译文】

种黍来蛇，烧羚羊的角和人的头发，那么蛇就不敢来。

蚺蛇

蚺蛇，大者五六丈，围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斑，文如锦缬。里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鹿过则衔之。自尾而吞，唯头角碍于口外，即深入林树间，阁其首，伺鹿坏，头角坠地，鹿身方咽入腹。如此后，蛇极羸弱，及其鹿消。壮俊悦泽，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则食一鹿。（出《岭表录异》）

又 一说，蚺蛇常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出骨。养疮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近尾。（出《酉阳杂俎》）

【译文】

蚺蛇，大的五六丈长，五六尺粗，其中小的也不下于三四丈长，粗细和长短的比例也和大蛇一样。身上有斑纹，花纹象彩色的锦绣。乡里人说：“春夏之际，蚺蛇大多在山林中等待扑鹿，鹿经过身旁就咬住它，从尾部开吞，只是头和角受阻碍留在口外，就走到深树林里，放下鹿头，等鹿腐烂了，头角掉到地上，鹿身才能咽下肚去。这时候，蛇极其衰弱。等那鹿消化完了，样子就灵活挺秀光泽悦目，比没吃鹿的蛇要神勇健壮。”有的人说：“蛇一年就吃一只鹿。”

又一说法，蚺蛇常吞食鹿，把鹿消化光了，就缠绕树上吐出骨头。蛇生疮休养时，身上的肥肉味道最美。如果把妇女的衣服扔给它，它就盘踞着不动。蛇的胆每月的上旬靠近头部，中旬靠近尾部。

蚺蛇胆

泉建州进蚺蛇胆，五月五日取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击蛇头尾，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胆即聚，以刀刲取。药封放之，不死。复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出《朝野佥载》）

【译文】

泉建州进贡蚺蛇胆。五月五日时取蛇胆，用两根柱子相距五六尺，夹住蛇，击打蛇的头和尾，再用木棒在蛇的腹部来回敲打，蛇胆就聚集起来，用刀割取蛇胆。然后给蛇的刀口上药放了蛇，蛇也不会死。再取蛇胆时，看见蛇的肋下有刀痕，就放了它。

鸡冠蛇

鸡冠蛇，头如雄鸡有冠。身长尺余，围可数寸，中人必死。会稽山下有之。（出《录异记》）

【译文】

鸡冠蛇，蛇头象雄鸡一样长个肉冠，身长一尺多，粗大约几寸，咬中人一定死。会稽山下有这种蛇。

爆身蛇

爆身蛇，长一二尺，形如灰色。闻人行声，林中飞出，状若枯枝，横来击人，中者皆死。（出《录异记》）

【译文】

爆身蛇，长一二尺，灰色外形，听到了人走路的声音，就从树林中飞出来，样子象一根枯树枝，横着来打人，打中了人，人就一定死。

黄领蛇

黄领蛇，长一二尺，色如黄金，居石缝中。欲雨之时，作牛吼声，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出《录异记》）

【译文】

黄领蛇，长一二尺，颜色象黄金，住在石缝中。天要下雨时，蛇就发出牛一样的吼声，咬中人人也会死。四明山有这种蛇。

蓝蛇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服，（“服”原作“脂”。据明抄本改。）反解毒药。（出《酉阳杂俎》）

【译文】

蓝蛇，头部有剧毒，尾巴能解毒，出产在梧州陈家洞。南方人用蛇头配成毒药，叫做蓝药，药人立即死亡。取来蛇尾吃下，反而能解毒药。

巴蛇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食之无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译文】

巴蛇吃象，吃下去三年才吐出象骨。吃巴蛇肉不得心脏和肚子疼病。

蛮江蛇

南安蛮江蛇，到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张帽，万万蛇随之，入越王城。（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南安蛮江蛇，到五六月的时候，就有大蛇乘流浮游上岸，头象立起来的帽子。千万条蛇跟着它，进入越王城。

两头蛇

韶州多两头蛇，为蚁封以避水。蚁封者，蚁子聚土为台也。苍梧亦多两头蛇，长不过一二尺。或云，蚯蚓所化。（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韶州大多都有两头蛇，堆蚁封用来避水。蚁封，就是蚂蚁聚土造成的土台。苍梧山有很多两头蛇，长不过一二尺。有人说两头蛇是蚯蚓变的。

颜回

颜回、子路共坐于夫子之门，有鬼魅求见孔子，其目若合日，其状（“状”原作“时”。据明抄本改。）甚伟。子路失魄，口噤不得言。颜渊乃纳履杖剑前，捲握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即斩之。孔子出观，叹曰：“勇者不惧，智者不惑；智者不勇，勇者不必有智。”（出《小说》）

【译文】

颜回、子路一起坐在孔夫子的门前。这时有个鬼怪来求见孔夫子，他的眼睛象两个并列的太阳，他的身形也很魁伟。子路象丢失了魂魄一样，紧闭着嘴说不出话。颜渊却穿上鞋举起剑走上前去，两臂抱住他的腰，这时鬼怪的身形变成蛇，就杀了它。孔子出来看了，叹口气说：“勇敢的人不害怕，有智慧的人不受迷惑；有智慧的人不必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智慧。”

蜀五丁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使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为五岭，直上有平石。蜀王痛悼，（“悼”原作“复”，据明抄本改。）乃登之，因命曰“五女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侯”。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出《华阳国志》）

【译文】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国派使者去秦国朝拜。秦惠王多次把美女送给蜀王，蜀王为了表示感谢所以派使者去朝拜。秦惠王知道蜀王是个好色的人，答应把五个美女嫁给蜀王。蜀王派遣五个大力士去迎接五女。往回走到梓潼时，看见一条大蛇钻入洞中，一个大力士抓住蛇的尾巴，拔不动蛇，等到五人一起上去，大声叫着拔蛇，山崩塌了，同时压死了五个大力士和秦惠王送的五个美女，于是山分为五个岭，一直上去有块大平石。蜀王很悲痛，前去悼念他们，就登上山去，因而命名山叫“五女冢山”，在平石上雕“望妇侯”，造了个思妻台。现在那座山还有个名叫“五丁冢”。

昭灵夫人

小黄县者，宋地黄乡也。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出《陈留风俗传》）

【译文】

小黄县，就是宋地的黄乡。沛公带着军队在野外战斗，他的母亲就死在这里。天下平定以后，就派使者用皇帝的灵柩在荒野里招魂。在这时，有条红蛇在水里，自己往身上弄水洗澡，洗完后进到灵柩里。蛇洗澡的地方有掉落的头发，所以封她谥号叫“昭灵夫人”。

张宽

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争地山，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窥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戟将入。问：“汝何等精？”翁走，宽呵格之，化为二蛇。（出《搜神记》）

【译文】

汉武帝时，张宽做扬州刺史。先前有二个老头为了争夺地界山界，到州里打官司，一连多年没有解决。张宽到任后他们又来了，张宽暗中看那二个老头的样子不象是人，就命令士卒拿着戟把二人带进去，问：“你们是什么精怪？”老头就跑，张宽喊人拦杀他们，二个老头就变成了两条蛇。

窦武

后汉窦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送之野中。后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捧草而出，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俯仰诘屈，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出《搜神记》）

【译文】

后汉窦武的母亲生窦武时同时生下一条蛇，就把蛇送到了荒野中去。后来窦武的母亲死了，等到出殡那天还未落葬时，有条大蛇衔着一棵草出来，一直走到灵堂，用头撞着灵柩，泪水和血水都流了出来，头一低一仰地弯曲着，象是悲泣的样子，不多久就离开了，当时的人们知道这是为窦氏所做的祭祀。

楚王英女

鲁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的少儿英为魅所病，请少千。少千未至数十里，止宿。夜有乘鳖盖车，从数千骑来，自称伯敬，候少千。遂请内酒数榼，肴餤数案。临别言：“楚王女病，是吾所为。君若相为一还，我谢君二十万。”千受钱，即为还，从他道诣楚，为治之。于女舍前，有排户者，但闻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风声西北去，视处有血满盆，女遂绝气，夜半乃苏。主使人寻风，于城西北得一死蛇，长数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后诏下郡县，以其日月，大司农失钱二十万，太官失案数具。少千载钱上书，具陈说，天子异之。（出《列异传》）

【译文】

鲁少千学得仙人的符法，楚王的少女英得了妖魅病，请少千治病。少千在离京城不到几十里的地方住下了。夜间有人坐着圆形顶盖的车子，跟从了几千个骑士来到，自称叫伯敬，等候少千，就请少千收下几榼酒，几桌子菜肴，临别时说：“楚王女儿的病，是我干的，你如果为我转身往回去，我用二十万钱感谢你。”少千接受了钱，就假装往回走，又从别的路到楚国去为楚王的少女英治病。在少女的屋子前面，有人敲门，只听说：“少千欺骗了你的父亲。”就听见有风声向西北方向刮去，看那个地方有满盆的血，楚王的少女英就断了气，半夜时才苏醒过来。楚王派人搜寻风的去向，在城西北方找到一条死蛇，长有几丈，小蛇有千百条，在大蛇身边伏地死去。后来有诏书下到郡县，说是在某月某日，大司农丢了二十万钱，太官丢失几具案桌。少千就载着钱并上书，详细地说了情况。天子对这件事也觉得很奇异。

张承母

张承之母孙氏怀承之时，乘轻舟游于江浦之际，忽有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母咒曰：“君为吉祥，勿毒噬我。”乃箧而将还，置诸房内。一宿视之，不复见蛇，嗟而惜之。邻人相谓曰：“昨见张家有一白鹤，耸翮凌云。”以告承母，使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鹤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王阖闾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剑宝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云覆于溪谷，美女游于街上，白鹤翔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是昔之精灵。今出世，当使子孙位超臣极，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为名。”及生承，名白鹤。承生昭，位至丞相，为辅吴将军，年逾九十，蛇鹤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张承的母亲孙氏怀张承的时候，坐着小船在长江和浦江一带游玩。忽然有条白蛇长三丈，跳进船里来，他的母亲祈祷说：“你是个吉祥物，请不要用毒牙咬死我。”就把蛇装在小箱子里带回家去，放在房里。一宿之后看那箱子，不再有蛇，叹着气很惋惜。邻居的人互相说，昨天看见张家有一只白鹤，振翅飞上云霄，并把这事告诉了张承的母亲。派人去占卜，卜人说：“这是吉祥的兆头。蛇鹤都是长寿的动物，从室内飞入云霄，是从低处升到高处的象征。从前吴王阖闾安葬他的妹妹，用美女殉葬，还有名剑宝物，用尽了江南的财富。不到十七年，雕翅象云一样复盖着溪谷，美女在街上游玩，白鹤在树林中飞翔，白虎在山脚下吼啸，这都是从前的精灵。现在出现在世上，应当使你的子孙地位超过群臣达到极点，在江南一带独自出名，如果生了儿子，可以给他起这个名字。”等到生了张承，就起名叫白鹤，张承生下张昭，官位一直做到丞相，封为辅吴将军，年纪超过九十岁，是蛇和鹤带来的吉祥。

冯绲

车骑将军巴郡冯绲为议郎，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三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后当为边将，以东为名。”复五年，果为大将军，寻拜辽东太守。（出《风俗通》）

【译文】

车骑将军巴郡人冯绲做议郎时，打开用丝绳捆着的竹箱，有二条红蛇长约三尺，分开向南北跑去。冯绲很是担忧害怕，去占卜。卜者说：“这是吉祥的兆头，你将来能当上边将，官名中有个‘东’字。”又过了五年，果然当了大将军，接着又被任命当了辽东太守。

魏舒

晋咸宁中，魏舒为司徒。府中有蛇二，其长十丈，屋厅事平脊之上，止之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后一蛇夜出，经柱侧，伤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觉之。发徒数百，共攻击移时，然得杀之。视所居，骨骼盈宇之间，于是毁府舍，更立之。（出《搜神记》）

【译文】

晋代咸宁年间，魏舒做司徒。他的府中有两条蛇，蛇长十丈，住在厅堂的平顶上。蛇住了好几年，可是人们却不知道，只是奇怪府中多次丢失小孩和鸡犬一类东西。后来有一条蛇夜间出来，经过柱子的附近，被刀刃割伤了，痛得爬不上屋顶，因此被人察觉了。找来几百人，一起攻击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杀了蛇。看那蛇的住处，骨头塞满了屋子的棚顶，因此毁了府上的房子，另找地址修建府第。

杜预 杜预为荆州刺史，镇襄阳时。有宴集，大醉，闭斋独眠，不听人前。后尝醉，外闻（“闻”原作“有”，据明抄本改。）斋中呕吐，其声甚苦，莫不悚栗。有一小吏，私开户看之，正见床上一大蛇，垂头床边吐，都不见人，出密道如此。（出《刘氏小说》）

【译文】

杜预做荆州刺史，镇守襄阳的时候，有时参加宴会，喝得大醉，关起书房门独自一人睡觉，不让别人到跟前来。后来又喝醉了，外面的人听到书房里的呕吐声，那声音很是痛苦，没有不害怕的。有个小官吏，私自打开门看他，正好看见床上有一条大蛇，垂着头在床边呕吐看不见有人，走出来秘密说了这件事。

吴猛

永嘉末，豫章有大蛇，长十余丈，断道，经过者，蛇辄吸取之，吞噬已百数。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贼当平。”既而果杜弢灭也。（出《豫章记》）

【译文】

晋怀帝永嘉年间的末期，豫章出现一条大蛇，有十多丈长，横在当道。凡是路过的人，蛇就吸去吞下，已经吃了几百人。道士吴猛和弟子把蛇杀了。吴猛说：“这是蜀地的精怪，蛇死了，蜀地的强盗也就会平定了。”不久杜弢果然被消灭了。

颜含

晋颜含嫂病，须髯蛇胆，不能得。含忧叹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含视，乃蛇胆也，童子化为青鸟飞去。（出《晋中兴书》）

【译文】

晋代的颜含，他的嫂子病了，需髯蛇胆治病，但不能得到。颜含忧愁叹息多日，忽然有一个童子拿着一个小青袋子交给颜含，颜含一看是蛇胆。童子就变成一只青鸟飞走了。

司马轨之

司马轨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将媒下翳，此媒雊，野雉亦应。试令寻觅所应者，头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晋中朝武库内，忽有雉，时人或谓为怪。张司空云：“此蛇所化耳。”即使搜库中，果得蛇蜕。（出《异苑》）

又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见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吴郡桐庐（“郡桐庐”原作“都相虑”，据《异苑》三改。）人尝伐馀遗竹。一宿，见竿为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化，亦竹为蛇之化。（出《异苑》）

【译文】

司马轨之的字叫道援，善于射野鸡。晋朝太元年间，把一个当作引诱用的诱饵放在彩旗下，这个媒介物鸣叫，野鸡就有回应的，试着寻找回应的东西，就看见头和翅已经变成野鸡，其余半个身子还是蛇。朝廷的武库里，忽然出现了野鸡。当时的人有的说是怪事，张司空说：“这是蛇变化成的。”就派人搜查库中，果然找到了蛇蜕。

晋朝太元年间，有个汝南人进山，看见一根竹子，中部已经成蛇形了，上部枝叶还象原来一样。吴郡桐庐人曾砍伐剩余的竹子，睡了一宿后，起来看那竹竿，变成了野鸡，头和脖子全都变成了，身子还未变成，也就是说，这棵竹子是蛇变化而成的。

章苟

吴兴章苟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逐以鈠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雳杀。须臾，雷雨，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使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是无知雷公。雷公若来，吾当以鈠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于蛇穴中，蛇死者数十。（出《搜神记》）

【译文】

吴兴人章苟在田里耕种，把饭放在菰叶里包着，每天晚上拿来吃的时候，饭就没有了，象这种情况不只是一两次。后来就注意察看这事，只见一条大蛇偷饭吃，章苟拿着小矛叉那蛇，蛇跑了。章苟追赶蛇，追到一个洞，只听见有哭诉的声音说：“砍伤我了！”还有的说应当交给雷公，让他用霹雳杀死他。不一会儿，打雷下雨了，霹雳就在章的头上滚动，章苟跳着大骂说：“老天使我贫穷。尽力耕田恳荒，蛇来偷吃我的饭，罪在蛇的身上，反而用雷劈我吗？真是无知的雷公。雷公如果来了，我就用小矛刺他的肚子。”不一会，云雨渐渐散了，霹雳转到蛇洞里了，蛇死了几十条。

太元士人

晋太元中，士人有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发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是蛇眼。（出《续搜神纪》）

【译文】

晋代太元年间，有个读书人把女儿嫁到附近村子。到了时候，夫家派人来接新娘，女家也妥善地送走女儿，还让新娘的妹妹送姐姐。到了夫家以后，只见重重迭迭的门户楼阁，与王侯之家差不多。廊柱下有灯火，一个女仆妆束严整直立地守在廊柱下，后房的帐幕非常华美。到了晚上，新娘子抱着乳母哭泣，不敢说话。乳母藏在帐里，用手偷偷地摸那床，摸到一条蛇，象几抱的柱子那么粗，缠绕着新娘子，从脚缠到头。乳母吓得跑了出去，就看见廊柱下守灯的女仆，全是小蛇，而灯火就是蛇的眼睛。

慕容熙

西晋末，慕容熙光始三年，熙出游还，城南有柳树如人呼曰：“大王止。”熙恶之，伐其树，下有蛇，长一丈。至六年，熙为冯政（按《晋书》载记，“政”当作“跋”。）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西晋的末期，慕容熙光始三年，慕容熙出游回来的时候，城南有棵柳树象人一样呼叫说：“大王请止步。”慕容熙很厌恶这件事，就命人砍断了柳树，树下有一条蛇，有一丈长。到光始六年，慕容熙被冯政消灭了。

邛都老姥

益州邛都县有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有角，在柈之间。姥怜而饲之，后渐渐长大丈余。县令有马，忽被蛇吸之，令因大怒，收姥。姥云：“在床下。”遂令人发掘，愈深而无所见，县令乃杀姥。其蛇因梦于令曰：“何故杀我母？当报仇耳！”自此每常闻风雨之声。三十日，是夕，百姓咸惊相谓曰：“汝头何得戴鱼。”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整个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邛河，亦邛池。其母之故宅基独不没，至今犹存。鱼人采捕，必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犹见城郭楼槛宛然矣。（出《穷神秘苑》）

【译文】

益州的邛都县有个老妇人，家里贫穷，孤独一人，每当吃饭时，就有一条小蛇，头上有个肉冠，在碗盘之间爬动，老妇人可怜并喂它吃的。后来渐渐长大，有一丈多长。县令有匹马，忽然被蛇吸去吞吃了，县令因而大怒，收押了老妇人。老妇人说：“蛇在我的床下。”县令就派人去挖掘，挖得越来越深却什么也没看见，县令就杀了老妇人。那条蛇因而托梦于县令说：“为什么杀我的母亲，我一定为她报仇。”从此就经常听到下雨刮风一样的声音。三十日的这天晚上，百姓们都吃惊地对见到的人说：“你的头上为什么顶着鱼？”凡相遇的人都这样说。这天夜里，方圆四十里，整个城一下子都陷下去成为一片湖泊，当地人叫它邛河，也叫邛池。只有老妇人的旧住宅的宅基没有淹没，到现在还在。打鱼的人来捕鱼，一定在那里停下住宿，又说，这里的水很清，湖底还能清楚地看见城郭楼槛。

天门山

天门山，山多峻秀，岩谷逶逦。有大岩壁直上数千仞，草木交连，云雾拥蔽。其下有迳途微细，行人往，忽然上飞而出林表，若升仙，遂绝世。如此者渐不可胜纪，往来南北，号为仙谷。时有乐于道者，不远千里而来，洗浴岩畔，以来升仙，在（“在”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此林下，无不飞去。会一夕，有智能者谓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系，而牵一犬入其谷，犬复飞去，然知是妖邪之气以噏之。乃遣近山乡里，募年少者数百人，执兵器，持大棒。而先纵火烧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观之，遥见一物，长数十丈，高下隐隐，垂头下望。及更渐逼，乃一大蟒蛇。于是命少年鼓跃击射，然后斫刺。而口张尺余，尚欲害人，力不加众，久乃卒。其所吞人骨与他兽之骸，积（“积”原作“稍”，据明抄本改。）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坠深泉涧者，无出路。饥饿分死，左右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复饥。体加轻便，能登岩岸。数年后，试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怿，颇更黠慧胜故。还食谷，啖滋味，百余日中，复其本质。（出《博物志》）

【译文】

天门山，山峰大都险峻秀挺，山岩峡谷连绵不绝。有个大岩壁直立着有几千仞高，杂草树木纠缠连接着，云雾笼罩着，岩壁的下面有很细微的小路。行人走到这里，忽然向上面飞去飞出树梢，象白日升仙一样，人就没有了。象这样的人渐渐地就多得记不过来，从这里南北往来的人，把这里叫作仙谷。当时有那喜欢学道的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在岩壁附近洗浴干净，以便到这里升仙，站在这个树林的下面，没有不飞上去的。恰好有这么一天，有个聪明的人对别人说：“这一定是妖怪，不是成仙之道。”于是把石头系在身上，牵着一条狗进入那岩谷，狗又飞去。这样就知道了是妖邪怪物在用气吸物。于是派人到附近的山乡里，招募几百个少年人，带着兵器，拿着大棒。先放火烧那些杂草，并砍伐竹子和树木，到了山边观看，远远地看见一个东西，有几十丈长，高高低低时隐时现，垂着头往下望。等到再渐渐地走到近处才看清是一条大蟒蛇。于是命令少年们一边打着鼓一边跳着射击，然后又砍又刺，可是大蟒口张开有一尺多长，还想害人。只是力量敌不住众人的力量，很久才死去，它吞吃的人骨与别的兽类的骨骸，堆积在左右两旁象小山包一样。还有一件事有一人在外行走，掉到深谷的涧流中去，没有出路，饥饿得认为自己死定了，又看到身边有很多龟蛇，一早一晚伸出头颈向着东方，那人因而也伏在地上学习龟蛇的动作，就不再觉得饥饿了，身体更加轻快行动也方便多了，能登上山岩陡壁，几年后，试着抬起手臂，身上一用劲，就跳得超过山涧之上，就能够回家，脸上的颜色使人看了很喜欢，而且比从前更聪慧。回到家里吃了粮食和蔬菜类，一百天后就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前后历任多死。高宗时，有金吾郎将来试此官。既至，夜独宿厅中。二更后，见檐外有物黑色，状如大船，两目相去数丈。刺史问为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与语，蛇遂化作人形，来至厅中。乃问何故杀人，蛇云：“初无杀心，其客自惧而死尔。”又问：“汝无杀心，何故数见形躯？”曰：“我有屈滞，当须府主谋之。”问有何屈，曰：“昔我幼时，曾入古冢，尔来形体渐大，求出不得。狐兔狸狢等，或时入冢，方得食之。今长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尔。”问：“若然者，当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余里，若欲发掘，城邑俱陷。今城东有王村，村西有楸树。使君可设斋戒，人掘树深二丈，中有铁函，开函视之，我当得出。”言毕辞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归厅开之，有青龙从函中飞上天，迳往杀蛇，首尾中分。蛇既获死。其怪绝矣。（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的忻州刺史历来就是个空缺，前后几任刺史大多死了。唐高宗时，有个金吾郎要来试着做这个官。到了以后，夜里独自睡在厅中，二更天后，就见檐外有个黑色的东西，样子象条大船，两只眼睛相距几丈远。刺史问是什么神怪，回答说：“我是大蛇。”刺史让他改变形貌与它说话，蛇就变成了人形，来到厅中，于是问它为什么杀人，蛇说：“最初并无杀人之心，是那些人自己害怕吓死的。”又问：“你没有杀人之心，为什么多次现出蛇的形驱？”回答说：“我有冤屈不能解决，应当由府主来研究决定。”问它有什么冤屈，回答说：“从前我幼小的时候，曾经进入一个古坟，从那以来，形体渐渐长大，想出去却不能出去，狐、兔、狸、狢等，有的时候进入古坟，我才能吃到东西。现在长年在土中生活，想死都不行，所以来向使君请求。”刺史问：“如果是这样，应当挖开古坟使你出来，怎么样？”蛇说：“我的身子伸开已经有十多里长了，如果要挖掘。连这座城也要全都陷到地底下去。现在城东有个王村，村子的西面有棵楸树，使君应该安排好斋戒，然后派人掘树掘到两丈深，里面有个铁匣，打开匣子看，我就能出来了。”说完就告别走了。等到天亮，照蛇说的去挖掘，挖出一个匣子，回到厅里打开了匣子，有条青龙从匣子里飞上天，直接去杀蛇，蛇头和蛇尾从中间分开了。蛇死了以后，那怪物也没有了。

余干县令

鄱阳余干县令，到官数日辄死，后无就职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士人家贫，来为之。既至，吏人请令居别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墙宇。令独处其堂，夜列烛伺之。二更后，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转而来床前，直跃升几上。令无惧色，徐以手伥触之，真是韦囊而盛水也。乃谓曰：“为吾徙灯直西南隅。”言讫而灯已在西南隅。又谓曰：“汝可为我按摩。”囊转侧身上，而甚便畅。又戏之曰：“能使我床居空中否？”须臾，已在空中。所言无不如意。将曙，乃跃去。令寻之，至舍池旁遂灭。明日，于灭处视之，见一穴，才如蚁孔，掘之，长丈许而孔转大，围三尺余，深不可测。令乃敕令多具鼎镬樵薪，悉汲池水为汤，灌之。可百余斛，穴中雷鸣，地为震动。又灌百斛，乃怗然无声，因并力掘之，数丈，得一大蛇，长百余尺。旁小者巨万计，皆并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颁赐县中，后遂平吉。（出《广异记》）

【译文】

鄱阳郡的余干县令，到官任上没几天就死了，后来竟没有人敢去就职了，宅院也就荒废了。唐代先天年间，有个读书人家里贫穷，就来做县令。到了以后，官吏们请县令居住到别的公署里去。县令还是派人收拾原来的宅院，剪修割除杂草，修整好院墙和屋子。县令一个人住在堂上，夜间摆好蜡烛等着，二更天以后，有一个东西象是一个能装三斗米大小的白口袋，转动着跳到床前来，一直跳到桌子上。县令没有惧怕的样子，慢慢地用手不痛快地触摸它，真的是皮口袋装着水，于是对它说：“替我把灯搬到对面的西南墙角去。”话刚说完灯已在西南角了。又对它说：“你可以为我按摩一会。”皮口袋转着侧身而上，觉得很是舒服。又笑着对它说：”能让我的床停在空中吗？”不一会，床已在空中。县令说的没有不如意的。天快亮了，才跳着离开。县令寻找它，寻到住舍的水池边上就没有踪迹了。第二天，在踪迹消失的地方，看见一个洞，才象蚂蚁洞口那么大，挖那洞口，挖了一丈多洞孔就变大了，洞的直径有三尺多，洞里深不可测。县令就下命令多准备鼎锅和木柴，把池中水全提出来，烧成开水，灌那洞。大约灌了一百多斛开水，就听见洞穴里发出打雷一样声音，大地也被那声音所震动。又灌了一百多斛开水，才平静下来，没有声音了。于是一起挖了起来，又挖了几丈深，挖到一条大蛇，长一百多尺，旁边有成千上万条小蛇，都一起死在洞里。县令挑出大蛇做成蛇肉脯，分赏给县里的百姓，以后就平安吉祥了。

王真妻

华阴县令王真妻赵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适王真。洎随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辄至赵氏寝室。既频往来，因戏诱赵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见此少年与赵氏同席，饮酌欢笑，甚大惊讶。赵氏不觉自仆气绝，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俄而赵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见随前出者俱入华山，久之不见。（出《潇湘录》）

【译文】

华阴县令王真的妻子赵氏，是燕中一个富人家的女儿，容貌美丽，少年时就嫁给王真，以后随王真到任上来。最近半年以来，忽然有一个少年，每每等到王真出去的时候，就到赵氏的寝室里去。在频频往来以后，又调戏引诱赵氏与自己私通。忽然有一天，王真从外面回来，才看见这个少年与赵氏一起坐在酒桌上，欢声笑语地喝酒，非常惊讶。这时，赵氏不知不觉地自己跌倒断了气，那少年变成一条蛇，横冲直撞地跑走了。王真就让女仆扶着赵氏的两腋让她站起来，不一会赵氏也变成一条蛇，横冲直撞地一块离去。王真就追赶，见蛇相随着先前跑出去的蛇一起进入华山，很久以后就不见了。

朱觐

朱觐者，陈蔡游侠之士也。旅游于汝南，栖逆旅，时主人邓全宾家有女，姿容端丽，常为鬼魅之幻惑，凡所医疗，莫能愈之。觐时过友人饮，夜艾方归，乃憩歇于庭。至二更，见一人着白衣，衣甚鲜洁，而入全宾女房中。逡巡，闻房内语笑甚欢，不成寝，执弓矢于黑处，以伺其出。候至鸡鸣，见女送一少年而出，觐射之，既中而走。觐复射之，而失其迹。晓乃闻之全宾，遂与觐寻血迹，出宅可五里已来，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余，身带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觐。（出《集异记》）

【译文】

朱觐是陈蔡一带的游侠之士，到汝南旅游，住在客店里。这时启主人邓全宾家有个女儿，容貌姿色端庄美丽，但常常被鬼魅所迷惑，凡是给她治病的，没有人能治好她。朱觐有一次去朋友家喝酒，夜深了才回来，就在庭院里休息，到二更天时，就看见一个人穿着白色衣服，衣服很新鲜洁净，却进入邓全宾女儿的房中。一会儿，就听见房内说笑很欢乐，朱觐睡不着觉，拿出弓和矢藏在暗处，等他出来。等到鸡叫时，看见店主人的女儿送一个少年出来。朱觐射那个男子，被射中了要跑，朱觐又射他，却失去了他的踪迹。天亮了才告诉邓全宾这件事，邓全宾就和朱觐寻那血迹，走出宅院大约五里，那血迹进入一个大枯树的洞里去。找人伐倒了树，果然看见一条蛇，白色，一丈多长。身上带着两枝箭死了。店主家的女儿从此就象从前一样。邓全宾就把女儿嫁给了朱觐。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山　秦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顾楷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贞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镐　毕乾泰　杜暐　海州猎人

蒙山

鲁国费县蒙山上有寺废久，民欲架堂者，辄大蛇数十丈长，出来惊人，故莫得安焉。（出《异苑》）

【译文】

鲁国费县的蒙山上有个被废弃很久的寺庙，老百姓想架起庙的大堂进行修建，就有一条几十丈长的大蛇，出来惊吓人，所以就不能修建了。

秦瞻

秦瞻居曲河（明抄本“河”作“阿”。）彭星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气，便从鼻入，盘其头中，觉泓泓冷，闻其脑间，食声咂咂，数日出去。寻复来，取手巾，急缚口鼻，故不得入。积年无他，唯患头重。（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秦瞻住在曲河的彭星野，忽然有个象蛇的东西，突然地进入他的脑子里。蛇来了，先闻到臭气，就从鼻孔进去，盘在他的头里，觉得象凉水一样冷嗖嗖地，听他脑里面，有咂咂的吃东西的声音。几天后出去。后来又来，这人拿来手巾，急忙地堵上口和鼻，所以不能再进到脑里。过了一年了，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得了头重的病。

广州人

广州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出《续搜神记》）

【译文】

广州人一起在山中伐树，忽然看见石头的巢穴中有三个卵，象升那么大，就拿出来煮它们。汤刚刚热，就听见树林中发出象刮风下雨的声音，不一会，有一条蛇有十围粗，四、五丈长，一直走过来，从汤中衔着卵就走了，这几个人不久都死了。

袁玄瑛

吴兴太守（“守”原作“平”，据明抄本改。）袁玄瑛当之官。往日者问吉凶，曰：“法。至官当有赤蛇为妖，不可杀。”至，果有赤蛇在铜虎符石函上蟠，玄瑛命杀之，其后果为贼徐馥所害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吴兴太守袁玄瑛在要去上任做官时，到占卜者那里去问吉凶。占卜者说：根据筮法的象征看，到官任上会有红蛇做妖，不可杀蛇。到了官任上时，果然有红色的蛇在装铜虎符的石匣上盘踞着。袁玄瑛杀了蛇，他后来果然被贼人徐馥所害。

薛重

会稽郡吏郧县薛重得假还家，夜至家，户闭，闻妇床上有丈夫眠声，唤妇，久从床上出来（“来”原作“未”，据明抄本改。）开户。持刀便逆问妇曰：“床上醉人是谁？”妇大惊愕，因且苦自申明，实无人。重家唯有一户，既入，便闭妇索。了无所见。见一蛇隐在床脚，酒醉臭，重斫蛇寸断，掷于后沟。经日而妇死，数日，重又死，后忽然而生。说始死，有人桎梏之。将到一处，有官寮问曰：“何以杀人？”重曰：“实不行凶。”曰：“尔云不杀者，近寸断掷著后沟，此是何物？”重曰：“正杀蛇耳。”府君愕然有悟曰：“我当用为神，而敢淫人妇，又讼人。”敕左右持来。吏将一人，著平巾帻，具诘其淫妄之罪，命付狱，重为官司便遣将出，重倏忽而还。（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会稽郡的小官吏郧县人薛重请假回家，夜里到家。门关着，听见妻子的床上有男人睡觉的声音，召唤妻子，很久才从床上下来开门。薛重拿着刀迎着问妻子说：“床上喝醉酒的人是谁？”妻子吃惊地愣住了，接着苦苦地为自己申辩，真的没有人。薛重家只有一个门，进屋之后，就把门关上来搜索，却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条蛇隐藏在床下，喝醉了酒，满身臭味，薛重把蛇砍成一块块的，扔在屋后的沟里。过了一天妻也死了。几天后，薛重也死了，后来忽然又活了。薛重说自己刚死的时候，有人给他上了枷锁，带到一个地方，有个官僚问他说：“为什么杀人？”薛重说：“我真的没有行凶。”又问：“你说没杀人，近来砍成一块块又扔到后沟里去的，那是什么东西？”薛重说：“那杀的是蛇。”府君愣了一下就明白了说：“我准备让他成神，却敢去奸淫别人的妻子，又来告状。”命令身边的人把他提来，官吏带着一个人，头上戴着平顶的头巾布，详细地问了他奸淫和妄告的罪行，下命令送到监狱里去，薛重被官衙很快打发出去，一下子就还阳了。

顾楷

陈时吴兴顾楷在田上树取桑叶，见五色大蛇入一小穴。其后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随，略有数百。楷急下树，看所入之处，了不见有孔。日暮还家，楷病口哑，不复得语。（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南北朝陈国的吴兴，有个人名叫顾楷在田地的树上摘桑树叶，看见一条五色的大蛇进入一个小洞，它的后面蛇都排着，有的隔三尺有的隔五尺一个接一个地跟随着，大约有几百条。顾楷急忙下树，看那蛇进去的地方，一点也看不见有孔洞。天黑回家，顾楷得了哑巴病，不再能说话。

树提家

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无数，从室中流出门外，其稠如箔上蚕，盖地皆遍。时有行客云：“解符镇。”取桃枝四枚书符，绕宅四面钉之，蛇渐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并尽。命煎汤一百斛灌之，经宿，以锹掘之，深数尺。得古铜钱二十万贯。因陈破，铸新钱，遂巨富。蛇乃是古铜之精。（出《朝野佥载》）

【译文】

隋代时绛州的夏县树提的家里，刚建一所住宅，准备搬进去住。忽然有无数条蛇，从屋里爬出门外，蛇多得象竹席上的蚕，把地上全都铺得满满的。这时有过路的客人说：’我懂得符镇。”就找来四根桃树枝写上符，绕着住宅四面钉上，蛇渐渐地退回去，桃符也移动着随着蛇走。蛇进入堂屋的中心，有一个洞，象盆口那么大，蛇全都进入洞里，就让烧一百斛开水灌进洞去。过了一宿。用锹挖那个洞，挖了几尺深，挖到了古代的铜钱二十万贯。因陈旧锈蚀了，就用这些古铜铸了新钱，于是成了大富户。蛇就是古铜的精灵。

隋炀帝

《搜神记》：“蛇千年则断复续。”

《淮南子》云：“神蛇自断其身而自相续。”

隋炀帝遣人于岭南，边海穷山，求此蛇数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长可三尺，而色黄黑，其头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断其身者，则先触之令怒，使不任其愤毒，则自断为三四。其断之处，如刀截焉，见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则三四断稍稍自相就而连续，体复如故，亦似不相断。隋著作郎邓隆云，此灵蛇一类，自断，不必千岁也。（出《穷神秘苑》）

【译文】

《搜神记》中说，蛇活上千年就能使断了的身子再接上。

《淮南子》里说，神蛇能自己把身子弄断然后自己再把身子接上。

隋炀帝多次派人到岭南和海边以及山的深处，去寻找这到种蛇，带到洛阳。得到的蛇，大约三尺长，黄黑色。蛇头上有锦绣一样的花纹，全象金子那样的颜色。没有毒，知道吃肉。如果想让它自己弄断自己的身子，就先撩拨让它发怒，使蛇受不了那种折磨，就会自己断成三四截。那断的地方，象刀割的一样，能看出它的皮、骨和肌肉的纹理，上面也有血。可是等时间一长愤怒过后，那三四截断了的身子的接头就自己互相靠近连接起来，身体又象从前一样，也就象不曾断过一样。隋朝的著作郎邓隆说：“这是灵蛇一类，能自断身体，不必一定得是活了千年以上的。”

兴福寺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圮，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在地，蛇蟠绕如积，摇首呿喙，若吞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出《宣室志》）

【译文】

长安的兴福寺有个十光佛院，那佛院的殿宇极其壮丽，传说是隋朝时建造的。唐太宗贞观年间，寺里的和尚因为它的年代太久远，担心有所毁坏和坍塌，就筹集经费计算人工，打算重新翻盖。打开门以后，就看见有上万条蛇在地上连在一起，蛇互相缠绕着象堆在一起似的，摇着头张着口，象吞吃东西的样子。寺里的和尚非常害怕，认为是上天怜恤繁重的劳动，所以假借灵物使人改变主意，因此也不敢再拆十光佛院了。

张骑士

张骑士者，自云，幼时随英公李勣渡海，遇风十余日，不知行几万里。风静不波，忽见二物黑色，头状类蛇，大如巨船，其长望而不极。须臾，至船所，皆以头绕（明抄本“绕”作“搭”）船横推，其疾如风。舟人惶惧，不知所抗，已分为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积。各自念云，彼人皆为此物所食。须臾，风势甚急，顾视船后，复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争食之状。二蛇放船，回与三蛇斗于沙上，各相蜿蟺于孤岛焉。舟人因是乘风举帆，遂得免难。后数日，复至一山，遥见烟火，谓是人境。落帆登岸，（“岸”原作“陵”，据明抄本改。）与二人同行，门户甚大，遂前款关。有人长数丈，通身生白毛，出见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才上船，未及开，白毛之士走来牵揽。船人人各执弓刀斫射之，累挥数刀，然后见释。离岸一里许，岸上已有数十头，戟手大呼。因又随风飘帆五六日，遥见海岛。泊舟问人，云见清远县界，属南海。（出《广异记》）

【译文】

张骑士自己说，小时候跟随着英公李勣渡海，遇上十多天的大风，不知走了几万里，风停了也没有波浪。忽然看见二个黑色的东西，头的样子类似蛇，象条大船那么大，它的身长望去看不到头，不一会，到了船边，都用头绕着船横着推进，快得象风一样。船上的人惶恐害怕，不知道如何抗拒，已经断定要被怪物吃掉，只是念佛要求快些死去。很久以后，来到一座山前，破船堆积在山下，船上的人各自心里想，这些人都是被这个怪物吃掉了。不一会，风吹得很急，回头看船后，又有三条大蛇，也追赶而来，那意思就象争夺吃食的样子。二蛇放开船，回身和三条蛇在沙地上斗了起来，各个互相在孤岛上屈曲盘旋着争斗。船上的人因此乘着风架起帆，于是才得免除了灾难。往后几天，又到了一座山，远远地看见生火的烟，以为是人生活的地方，就落下帆上岸去，有一个人和二个人一起走，看见一个很大的门，就上前去敲门，有一个人身子有几丈高，浑身长白毛，出来见了两个人，捉住就吃了，剩下一个人急忙地跑回停船的地方，才上了船，没等开船，那个浑身白毛的人就跑来抓住缆绳。这时，船上的人个个手拿弓刀又砍又射，连续地挥舞了好几刀，然后船才被放开。离岸有一里多，岸上已出现了几十个白毛巨人，挥动着手大声呼叫。于是又随风飘着船走了五、六天。远远看见一个海岛，停下船问居民，说是清远县的地方，属于南海郡。

李崇贞

高宗光宅中，李崇贞任益州长史。厅前柑子树有一子如鸡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针，群官咸异之。方欲将进，久而乃罢。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长尺余，崇贞后竟以罪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又 连州见一柑树，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两头蛇。（出《广古今五行记》）【译文】

唐高宗光宅年间，李崇贞担任益州长史。他的官厅前柑子树上结了一个果实象鸡蛋一样，很晚才成熟，上面微微地有象针尖那么大的小孔。所有的官员们全都对此感到诧异，正要准备进献给皇上。时间过长就算了。于是剖开它，里面有一条红斑蛇，长一尺多。崇贞后来因犯罪而被处死。

在连州看到一棵柑子树，四月中旬，结了果象拳头那么大，又剖开一看，里面有一只两头蛇。

马岭山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长丈余。须臾，二蛇斗，白者吞黑蛇，到粗处，口两嗌皆裂，血流滂沛。黑蛇头入，啮白蛇肋上作孔，头出二尺余，俄而两蛇并死，后十余日，大雨，山水暴涨，漂破五百余家，失三百余人。（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玄宗开元第四年的六月，彬州马岭山边有条白蛇，长六、七尺，还有条黑蛇长一丈多。不久，二条蛇斗了起来，白蛇吞了黑蛇。吞到黑蛇的身子粗的地方，口和咽的两侧都裂开了，血流得象下雨一样。黑蛇的头被吞，就咬白蛇的肋肉咬出了孔洞，头伸出白蛇的身子有二尺多长，不久两条蛇就一块死了。又过了十多天，天下大雨，山水暴涨，冲毁了五百多家，失踪了三百多人。

至相寺贤者

长安至相寺有贤者，自十余岁，便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贤者初修道时，蛇大一围，及后四十余年，蛇如堂柱。人（“人”原作“大”，据明抄本改。）蛇虽相见，而不能相恶。开元中，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堂中无灯，而光粲满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贤者曰：“此夜光珠，当无价，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则贵，此乃蛇珠，多至千贯。”贤者叹伏，遂卖焉。（出《广异记》）

【译文】

长安的至相寺有个贤者，从十多岁起，就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的座下，早就有一条蛇，贤者刚修道时，蛇有一围粗细，等到四十多年后，蛇就象堂柱那么粗，人蛇虽互相见面，却不互相厌恶。开元年间，贤者半夜到佛堂做礼拜，堂中没有灯，可是满堂光华灿烂，心中觉得很奇怪。接着在蛇出入的地方，得到一枚直径一寸的珠子，就到市上抬高价钱出卖，希望遇上一个认识这个宝珠的人。几天后，有个胡人到市上来交易，只出钱百万。贤者说：“这是夜光珠，应当是无价之宝，为什么出这么低的价钱呢？”胡人说：“要是蚌珠就值钱了，这个是蛇珠，最多能卖一千贯钱。”贤者完全信服了，就卖给了胡人。

李林甫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尝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从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验。（验原作如。据明抄本改。）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此（此原作一。据明抄本改。）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庳，不可乘以过，遂易而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能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出《宣室志》）

【译文】

李林甫的住宅，就是从前李靖的住宅。有个叫泓师的人，在他因为精通道术而闻名于睿宗皇帝的时候，曾经路过那所住宅，对别人说：“以后有能居住在这所住宅里的人，一定非常尊贵。”那以后很久无人居住。开元年间，李林甫做了奉御官，就住进这里。有人告诉了泓师，泓师说：“真是神奇呀，我的话果然应验了。那个占居相位十九年，在天下被称为最显贵的人，就是这个人。虽然这样，我怕他改造中门，那么灾祸就来临了。”李林甫果然给唐玄宗做了丞相。依仗权贵，长久以来，成为人民怨恨的人。有人向他献上一匹好马，马很高，可是那个门又稍微矮了一点，不能骑着马通过，于是打算改造大门。折毁了门檐以后，忽然有千万条蛇，出现在屋瓦中，李林甫憎恶这件事，就停下不再折毁了。不久，李林甫竟然被没收了家产。从他开始做宰相到被没收家产，果然是十九年。

韦子春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栱，（“栱”原作“株”，据明抄本改。）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既息，其光亦闭。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橐止于亭中以伺焉。后一夕，遂有大风雷震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忽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水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老在其身后。子春即奋身挥臂，騞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亭中。未几而风雨霁，闻亭中腥若鲍肆。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乃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出《宣室志》）

【译文】

临淮郡有个馆所亭园，建在泗水边上。亭园有棵大柱子，柱周围有十枓拱，独立挺拔，亭阴能遮住百步方圆，常常有大风和迅雷，傍晚时出现在亭园中。有人远远地看见亭园中有二道光，相对着一起上下地动，清楚得象闪电一样，风停息以后，那两道光也闭上了。开元年间，有个韦子春因勇敢有力量而闻名于世，正赶上韦子春在临淮作客，有人告诉他那亭园里的怪事，韦子春说：“我能去观察一下。”于是带着衣服行李住在亭中以便察看。有一天晚上，有大风雷震动地面，亭子和屋子摇撼着，果然看见一道光照耀着亭园和屋宇，韦子春就收拾一下衣服下了亭子，忽然觉得有个东西蟠绕着自己的身子，冷得象冰冻一样勒得很紧，解不开。回头看，看见两个老人站在他的身后，韦子春就鼓起全身力气挥动着手臂，就听騞地一声响，他的束缚解开了，就回到亭中，不久风住雨停，闻到亭中的腥气象卖鱼铺子一样。第二天一看，看见一条大蛇从中间断开死在那里，血流得遍地都是。乡里人互相前来观看，以为韦子春也一起死了，却见到了韦子春，都大吃惊。从此那个亭子没有了风雷的灾害。

宣州江

宣州鹊头镇，天宝七载，江水盛涨漫三十里。吴俗善泅，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长十余丈，泅者往观之，乃大蛇也。其色黄，为水所浮，中江而下。泅者惧而返，蛇遂开口衔之，泅者正横蛇口，举其头，去水数尺。泅者犹大呼请救，观者莫敢救焉。（出《纪闻》）

【译文】

宣州的鹊头镇，天宝七年，江水猛涨漫淹三十里。吴地的习俗，人人都善于泅水，都入水捞取木柴。江的中流有一木材流下来，长十多丈，泅水的人去察看木材，竟是一条大蛇，身上黄色，让水漂浮着，在江的中间流下来，泅水的人惊得往回返，蛇就张开口衔他，泅水的人正好横在蛇口里，蛇抬起头，离水有几尺高。泅水的人还在大声呼救，看到的人没有敢下水去救的。

李齐物

河南尹李齐物，天宝中，左迁竟陵太守。郡城南楼有白烟，刺史不改即死，土人以为常占。齐物被黜，意甚恨恨。楼中忽出白烟，乃发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寻烟出处，云：“白烟悉白虫，恐是大蛇。”齐物令掘之，其孔渐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瓮。命以镬煎油数十斛，沸则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动，经日方死。乃使人下堑塞之，齐物亦更无他。（出《广异记》）

【译文】

河南府尹李齐物，天宝年间，被贬职担任竟陵太守。郡的城南楼如果出现白烟，刺史不改换就会死去，当地人认为是正常事。李齐物被贬职，心里很是恨恨不平，楼中忽然出现白烟，就发怒说：“我不怕死，神仙能把我怎么样？”派人寻找烟的出处，回来说：“白烟全是白蛇所为，恐怕是条大蛇。”李齐物下令掘洞，那洞孔渐渐大了，洞中有条大蛇，身子象大坛子那么粗。李齐物命令用大锅烧几十斛油，油滚沸时就用来浇蛇，蛇刚开始时象雷吼叫一样，连城墙都震动了，过了一天才死去，就派人去把洞塞死填平。李齐物也没再遇到什么意外。

严挺之

严挺之为魏州刺史，初到官，临厅事。有小蛇从门入，至案所，以头枕案。挺之初不达，遽持牙笏，压其头下地。正立凝想，顷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术士所为，寻索无获而止。（出《广异记》）

【译文】

严挺之做魏州刺史，刚到任时，到厅堂去，有条小蛇从门进去，爬到桌子跟前，把头枕在桌子上。严挺之开始不理睬，急忙拿着手板，压住蛇头，让它下去。正站着疑惑，不一会，蛇变成一张符。严挺之以为是术士干的事，寻找了一会，没找到什么就停止了。

天宝樵人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动摇，开视不得，方知为物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之。眩然迷闷，久之方悟。其人自尔半身皮脱，如麻风状。（出《广异记》）

【译文】

天宝年间，有个樵夫喝醉了，躺在山上，被大蛇吞吃了。那人稍微清醒了一点，奇怪身子在一动一摇，睁开眼什么也看不见，才知道是被动物吞到肚里，因而用砍柴刀划开动物的肚子，才得出来。觉得眩晕不清醒而且憋闷。很久之后才明白过来。那个人从此半身的皮都脱落了，就象白风病的样子。

无畏师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巨”原作“目”，据明抄本改。）蛇，状甚异，高丈余，围五十尺，魁魁若。盘绕出于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曰：“后此蛇决水潴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蛇至夕，则驾风露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责”原作“愤”，据明抄本改。）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即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焉。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潴城之应。（出《宣室志》）

【译文】

天宝年间，无畏禅师在洛阳，这时有条巨蛇，样子很特异，头能抬起一丈多高，身围粗达五十尺，很是很壮大雄伟的样子，盘绕着出现在山下。洛阳的百姓全看见过这条蛇。因此无畏师傅说：“以后这条蛇将掘开堤坝淹没洛阳城。”就讲说佛书中的道理很是精深。大蛇到了晚上，就驾着风和雾前来，象是倾听的样子。无畏就责备它说：“你是蛇类，应当居住在深山中，那里本来就是你安身的地方，为什么要想对世上的人大肆毒害呢？就快走开吧，不要给活着的人带来灾难。”那条蛇听了这话，就俯伏在地上，象是有点惭愧的样子，不一会就死了。那以后安禄山占据了洛阳，把宫室和庙宇全毁了。果然应了无畏师傅说的掘开洛水淹没城市的话。

张镐

洪州城自马瑗置立后，不复修革。相传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张镐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陬遇一大坎，坎中见二蛇，一白一黑，头类牛，形如巨瓮，长六十余尺，蜿蟺在坑中，其余小蛇不可胜数。遽以白镐，镐命逐之出，乃以竹篾缚其头，牵之。蛇初不开目，随牵而出。小蛇甚多，军人或有伤其小者十余头，然犹大如饮椀。二蛇相随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数丈，其龟皆走出上岸，为人所获，鱼亦鼓鳃出水，须臾皆死。后七日，镐薨。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子相继而卒。（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广异记》）

【译文】

洪州城自从马瑗建造以后，没有人再修理改造过。人们互相传说：重建的人一定要死。唐代宗永泰年间，张镐都督修理城墙，没有顾及那个传说。忽然西北城角外出现一个大地洞，洞中出现了两条蛇，一条白一条黑，头长得类似牛头，头的形状象个大坛子，身子长六十多尺，屈曲盘旋在洞中，其余的小蛇就数不清了。急忙地把这事报告给张镐，张镐命令把蛇赶出来，就用竹篾捆在蛇头上，牵着蛇，蛇开始时不睁眼，随着牵引走出洞来，有的军人打伤了十多条小蛇，也还有水碗那么粗。二条大蛇互相跟随着走进徐孺亭下的放生池里。池子水有几丈深，池里的龟全跑到岸上来，被人们捉获。鱼也鼓着鳃浮出水面，不一会都死了。这以后第七天，张镐死了，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个人也接着死了。

毕乾泰

唐左补阙毕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营生藏讫。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砖二万口。开藏欲修之，有蛇无数。时正月尚寒，蛰未能动，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尽，其蛇金色。泰自与奴开之，寻病而卒。月余，父母俱亡。此开之不得其所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的左补阙毕乾泰，是瀛州任丘人。父母五十岁时，自己就预先营造好了墓穴。到了父亲八十五岁时，又自造了棺材，稍显高大了一点，于是嫌预选的墓小了，想再加二万块砖，打开墓穴准备修建。墓穴里有无数条蛇，当时是正月，天气还冷，蛇蛰伏不能行动，把蛇取出扔到一个枯井中，那个空井还能容纳很多蛇。那些蛇都是金色的。毕乾泰亲自与仆人打开墓穴修建，不久，就得病死了。一个多月后，他的父母也都死了。这是开墓穴开得地方不对的原因。

杜暐

殿中侍御史杜暐尝使岭外，至康州，驿骑思止，（“止”原作“上”，据明抄本改。）白曰：“请避毒物。”于是见大蛇截道南出，长数丈，玄武后追之。道南有大松树，蛇升高枝盘绕，垂头下视玄武。玄武自树下仰其鼻，鼻中出两道碧烟，直冲蛇头，蛇遂裂而死，坠于树下。又见蜈蚣大如筝。（“筝”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牛肃曾以其事问康州司马狄公，狄公曰：“昔天宝四载，广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则得肉百二十斤。至广州市，有人笼盛两头蛇。集人众中言：‘汝识二首蛇乎？汝见二首蛇，则其首并出，吾今异于是，首蛇各一头，欲见之乎？’市人请见之，乃出其蛇。蛇长二尺，头在首尾。市人伶者，常以弄蛇为业，每执诸蛇，不避毒害。见两头蛇，则以手执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弃蛇于地。加药焉，不愈。其啮处肿，遂浸淫，俄而遍身。伶者死，身遂洪大，其骨肉皆化为水，身如贮水囊。有顷水溃，遂化尽。人与两头蛇失所在。”（出《纪闻》）

【译文】

殿中侍御史杜暐曾经出使岭外，走到康州，驿卒停下来，对杜暐说：“请躲避毒物。”于是看见一条大蛇横道向南面游去，长好几丈，一只龟在后面追蛇。道南有棵大松树。蛇爬升到高枝上盘绕，垂下头看着龟，龟也从树下仰起鼻子，鼻子里冒两股青烟，直冲向蛇头，蛇就身子裂开死去，掉到树下。又看见蜈蚣大得象一只风筝。牛肃曾用这件事去问康州的司马狄公，狄公说：“从前天宝四年，广府因为大海涨潮，漂上来一只死蜈蚣，割下蜈蚣的一只腿，就得到一百二十斤肉。到了广州市，看见有人用笼子盛着两个头的蛇，到了人多的地方说：‘你们见过二头蛇吗？你们看见的两头蛇，蛇的两个头并列地生长，我现在的两头蛇和那种不一样，蛇的两端各有一个头。想看看这种蛇吗？’集市上的人请他把蛇拿出来看，就拿出了蛇，蛇有二尺长，头长在首尾两端。市集中有个卖艺的人，常以玩蛇为职业，每每拿着蛇，也不躲避毒害。看见了两头蛇，就用手拿过来，蛇咬了他的手，卖艺的人喊疼，把蛇扔在地上，给伤口上药，治不好，那被咬的地方肿了，就逐渐地蔓延，一会儿全身都肿了，卖艺的就死了，身体肿得很大，他的骨肉都变成水，身子象个贮水的口袋。不多久水口袋破了口，就化光了。那个人和两头蛇也不见了。”

海州猎人

海州人以射猎为事，曾于东海山中射鹿。忽见一蛇，黑色，大如连山，长近十丈，两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见蛇惊惧，知（“知”原作“如”，据明抄本改。）不免死。因伏（伏原作杖。据明抄本改。）念佛。蛇至人所，以口衔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遥至一山，置人于高岩之上。俄而复有一蛇自南来，至山所，状类先蛇而大倍之。两蛇相与斗于山下，初以身相蜿蟺，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己助。乃傅药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复射其目，数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衔大真珠瑟瑟等数斗，送人归至本所也。（出《广异记》）

【译文】

海州有个人靠射猎来维持生活，曾在东海的山上射鹿。忽然看见一条蛇，黑色，大得象座小山，长大约有十丈，两个眼睛象太阳一样亮，从海里爬上山来。那人见了蛇很害怕，知道免不了一死，因而伏在地上念佛。蛇到了人呆的地方，用口衔着人及其弓矢，渡海走了，远远到了一座山，把人放在高岩上。不一会儿又有一条蛇从南面游来，到了山下，样子与先前的蛇类似可比先前的蛇大一倍。两条蛇在山下互相争斗，开始时把身子缠绕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互相用口咬。那个射手知道先前的蛇是请求自己帮助它，就准备好药箭，射那条大蛇。大蛇原先就瞎了一只眼睛，那个人就又射它的另一只眼睛，几支箭都射中了，时间一长，大蛇就死了，倒在地上。小蛇的头和尾巴也全都破皮受伤，却衔了几斗大珠子送给他，还把那人送回原来的地方。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邓甲　苏闰　利州李录事　昝老　冯但　陆绍　郑翬　张垩子　选仙场　狗仙山　李黄

李舟弟

李舟之弟患风，或说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覆瓮中，加之曲蘖。数日，蛇声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须臾，悉化为水，唯毛发存之。（出《国史补》）

【译文】

李舟的弟弟得了头风病，有人说用蛇泡酒喝能治疗。因此去捉来黑蛇，活着封在坛子里，坛中加进酒母，好几天，蛇的叫声也没停。等到酒酿熟了，香气极浓烈，舀出一碗酒喝，不一会，人就全化成水，只有毛发还在。

檐生

昔有书生，路逢小蛇，因而收养，数月渐大。书生每自檐之，号曰檐生。其后不可檐负，放之范县东大泽中。四十余年，其蛇如覆舟，号为神蟒，人往于泽中者，必被吞食。书生时以老迈，途经此泽畔，人谓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无往。”时盛冬寒甚，书生谓冬月蛇藏，无此理，遂过大泽。行二十里余，忽有蛇逐，书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檐生乎？”蛇便低头，良久方去。回至范县，县令问其见蛇不死，以为异，系之狱中，断刑当死。书生私忿曰：“檐生，养汝翻令我死，不亦剧哉！”其夜，蛇遂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书生获免。天宝末，独孤暹者，其舅为范令。三月三日，与家人于湖中泛舟，无故覆没，家人几死者数四也。（出《广异记》）

【译文】

从前有个书生，路上遇到一条小蛇，因而收养起来，几个月后渐渐长大。书生常常亲自遮盖着它，就称呼蛇叫：“檐生”，那以后遮盖不住了，就把蛇放到范县东面的大泽之中去。四十多年以后，那条蛇长得象倒过来的船一样，被人称为神蟒，凡是经过大泽的人，定会被蛇吞吃。书生这时已年迈，走路经过这个大泽的附近，有人对他说：“泽中有条大蟒蛇吃人，你不应该去。”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很冷，书生认为冬月蛇都冬眠，没有这个道理。就穿过大泽，走了二十多里，忽然有蛇来追赶，书生还认识那条蛇的样子和颜色，远远地对蛇说：“你不是我的檐生吗？”蛇就低下头，很久才离开。回到范县。县令听说书生见到了蛇却没有死，认为很怪异，就把书生押到监狱里，定的刑罚是死罪。书生私下忿恨地说：“檐生，养活了你却反而让我死，不也太过份了吗？”那天夜里，蛇就把整个县城陷为湖泊，只有监狱没有陷落，书生就免了一死。天宝末年，有个叫独孤暹的人，他的舅舅就是范县令，三月三日这一天，和家里人在湖上划船玩，无缘无故地船就翻了，家中有好几个人好险没被淹死。

嵩山客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习业者也。初秋，避热于二帝塔下。日晚，于塔下见一大蛇长数丈，蟠绕塔心，去地（绕塔心去地五字原作骇而观之。据明抄本改。）十数丈。众骇而观之，一客曰：“可充脯食之厨。”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龙神，杀之恐为祸也。昼脯之膳，岂在此乎？不如勿为。”诸客决议，不可复止，善射发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坠地，众共杀之。诸客各务庖事，操刀剸割者，或有入寺求柴炭盐酤者。其劝不取者，色不乐，遂辞而归。其去寺数里，时天色已阴，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归者，而数客犹在塔下。须臾，云雾大合，远近晦冥，雨雹如泄，飘风四卷，折木走石，雷雹激怒，山川震荡。数人皆震死于塔下，有先归者，路亦死。其一客不欲杀者，未到山居，投一空兰若。阖门，雷电随客入，大惧。自省且非同谋，令其见害，乃大言曰：“某不与诸人共杀此蛇，神理聪明，不可滥罚无辜！幸宜详审。”言讫，雷霆并收，风雨消歇。此客独存。（出《原化记》）

【译文】

元和初年，嵩山上有五六个外地人，都是寄住在山上学艺的人。初秋的一天，他们在二帝塔下避暑，天晚了，从塔下看见了一条长几丈的大蛇，蟠踞缠绕在塔心，离地有十几丈，大家都惊骇地观看着。有一个客人说：“这条蛇可以做成干肉吃。”其余的人全都赞同，其中一个客人善于射箭。有一个人说：“蛇长得大有的就是龙蛇，杀了它恐怕是件祸事。要吃干肉，怎么偏用这条大蛇呢？不如不杀蛇。”大家已经决定了，不能再制止了。善于射箭的人射了一箭，就射中了，再射一箭，蛇就伸直坠落在地上，大家一起上去杀了蛇。各位客人，各干各的厨房活，拿刀砍的割的，有的人到寺里去要点木炭、盐和酒。那个劝大家不要伤害大蛇的人，脸色很不高兴，就辞别大家回住处去。他离开寺几里路，这时已阴天了，天上忽然响起雷声，其中也有几个回住处的，还有几个客人仍在塔下。不一会，云雾合在一起，远近的地方都晦暗看不清楚，雨和冰雹从天上往下直掉，狂风在四周刮着，吹断了树，飞砂走石，雷和冰雹愈加狂暴，山川都震动了，那几个人都被震死在塔下。有那提前回住处的人，也死在路上。其中那个说是不要杀蛇的人，还没走到住处，就走进一座空庙，关上了门，雷电也随着他追进屋，那人心里很害怕，觉得自己不是同谋让蛇受害的人，就大声说：“我没有与其他人共同杀害这条蛇，神仙从道理上讲应当是聪明懂事理的，不能乱罚无罪的人，请你详细审察一下。”说完，雷霆停止了，风雨也停下了。这个客人独自一人活了下来。

邓甲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睫，昼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天地蛇术，环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条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时维扬有毕生，有常弄蛇千条，日戏于阛阓，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甲后至浮梁县，时逼春。凡是（“凡是”原作“风有”，据明抄本改。）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为水，余蛇皆毙。倘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出《传奇》）

【译文】

唐宝历年间，邓甲事奉茅山道士峭岩。峭岩，是个真正的有道之士，能够用药使瓦砾变化，写符召来鬼神。邓甲虔诚专一非常用功，不觉得劳累辛苦，晚上很少睡觉，白天也躺不下来。峭岩也很受感动。教他学习药法，始终学不成，教他学习符法，竟然不应验。道士说：“你与这两样法术没有缘分，不能勉强学习。”就传授他禁制天地之间蛇类的法术，环宇之内，只有他一个人懂得这种法术。邓甲学会后往家走，走到乌江，忽然遇上会稽县宰遭到毒蛇咬伤了他的脚，痛苦号叫的声音，惊动了街坊邻居。用了一切办法，都不能止住，邓甲于是替他治疗。先用符保住他的心脏，疼痛立刻止住。邓甲说：“必须召来咬人的那条蛇，让它收回脚上的毒。不这样做，脚就得砍去。”这条蛇怀疑有人禁制它，随后跑到数里之外。于是在桑林里修一座坛，坛宽四丈。把丹药洒在坛的四周，又草书了篆字，召集十里内的蛇，没过多久蛇就到了。堆积在坛上，高有一丈多高，不知道有几万条蛇。后来的四条大蛇，各三丈长，粗壮象水桶一样，盘踞在蛇堆的上面。这时百多步方园的杂草和树木，在这盛夏季节，都枯黄落叶。邓甲就光脚攀援着上到蛇堆的最上层。用一根青色的小竹棍敲着四条大蛇的头说：“派你们作了五种毒虫的主管，掌管界内的蛇，怎么能用毒去害人，是用毒害人的蛇就留下，不是的就走开。”邓甲倒退着下来，蛇堆也倒塌了，大蛇先离开，小蛇跟着离开，以至于全走光了。只有一条小蛇，土黄色象根筷子，长一尺多，迷迷糊糊地没有离开。邓甲命令把县宰抬来，垂下脚，命令小蛇收他的毒，小蛇开始时一伸一缩地象是很为难，邓甲又叱责蛇，象有什么东西催促着小蛇，小蛇的身子变得只有几寸长，有油脂从小蛇的背上流出来，不得已才张开口，向疮口吸毒，县宰觉得他的脑子里，有个东西象针一样往下走，小蛇就皮肤裂开成了一滩水，只有脊骨留在地下。县宰于是就没有了痛苦，他赠送给邓甲很丰厚的钱和物。这时扬州有个毕生，经常玩弄上千条蛇，天天在市区游戏玩耍，于是成了大富翁，并且建了很大的府第。等他死后，他的儿子出卖那座府第，却没办法处理那些蛇。因而用钱帛找来邓甲，邓甲到了，给了一张符。让那些蛇飞过城墙到外面去了，才卖掉了那座住宅。邓甲后来到了浮梁县，当时正是冬末春初的季节，所有的茶园之内，平时就有蛇毒，人们不敢摘茶园的茶叶，因摘茶叶而死的已有几十人了。县城里的人知道邓甲的神术，收集了一些钱财，请邓甲除去这一祸害。邓甲站在坛上，召来蛇王，有一条大蛇象大腿那么粗，一丈多长，身上象彩绸一样的灿烂，跟着的小蛇有一万多条。那条大蛇独自上到坛上，与邓甲较量法术，大蛇渐渐地挺立起来，头高出地面好几尺，想超过邓甲的头，邓甲用手杖顶着帽子高高地竖起。蛇头受到困窘，不能超过邓甲的帽子。大蛇就仆倒下来，成了一滩水，其余的蛇也全死了。如果蛇头超过邓甲，就是邓甲化成水了，从此茶园就再也没有毒蛇了。邓甲后来住在茅山学道，至今还活着。

苏闰

俗传有媪妪者，嬴秦时，尝得异鱼，放于康州悦城江中。后稍大如龙，妪汲浣于江，龙辄来妪边，率为常。他日，妪治鱼，龙又来，以刀戏之，误断其尾，妪死。龙拥沙石，坟其墓上，人呼为掘尾，为立祠宇千余年。太和末，有职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群小蛇，术禁之，藏祠下，目为龙子，遵令饮酒。（明抄本“无遵令饮酒”四字。）置巾箱中，持诣城市。越人好鬼怪，争遗之，职祠者辄收其半。开成初，沧州故将苏闰为刺史，心知其非，且利其财，益神之。得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军吏为蛇啮，闰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语妪，所啮者俄顷死，乃云，慢神罚也。愚民遽唱其事，信之益坚。尝有杀其一蛇，乾于火，藏之，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犹然。（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民间传说，有个老妇人，在秦始皇时，曾经得到一条奇异的鱼，放到康州悦城江中。后来稍长大就象龙一样，老妇人在江边提水洗衣服时，那条龙就来到老妇人的身边，这成了经常的事。后来有一天，老妇人收拾鱼，龙又来了，老妇人用刀逗龙玩，失手砍断了龙的尾巴。老妇人死了，龙就拥起沙石，堆在老妇人的坟上，人们就称呼龙为“掘尾”，为它建庙宇已有一千多年。太和年的末年，有个管理这个庙的人，想使这件事神秘起来，用来迷惑百姓，就捉来一群小蛇，用法术禁制住它们，藏在祠庙的下面，看成是龙子，训练它们遵照命令喝酒，放在毛巾盖着的箱子里，带着到城里的市场去。越人喜好鬼神，争着送他东西，管理祠庙的人只收半价。开成年间，沧州旧将苏闰任刺史，心里知道那人的作法是错误的，但是认为这是个财路，更使这件事神秘起来。得到的钱财，用来修庙和官家的房舍。有一天有个军官被蛇咬了，苏闰不让治疗，却准备好簪子和手板，命令军官跑去向老妇的灵位祷告，被蛇咬的人不一会就死了，却说：“这是怠慢了神灵的惩罚呀。”愚昧的百姓一时间都谈论这件事，更加坚定了对神龙的信仰。曾有人杀了其中的一条蛇，就在火上烤干了，把它藏起来。不久，祠庙里的蛇更多了，到今天还是这样子。

利州李录事

开成中，有陇西李生，为利州录事参军。居于官舍中，尝晓起，见蛇数百在庭，生大惧，尽命弃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惧之，且异也，亦命弃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惊曰：“岂天将祸我乎？”戚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赃罪闻于刺史。遣吏至门，将按其罪，且闻于天子。生惶骇，无以自安，缢于庭树，绝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缢焉。于是其家僮震慑，委身于井者且数辈，果符蛇见之祸。刺史即李行枢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文宗开成年代，有个陇西人李生，做利州的录事参军，居住在官舍里。曾经早起，看见几百条蛇在庭院里，李生很害怕，就命令人全都扔到城郊的野外去。第二天早晨，群蛇又聚集在庭院里，李生更加害怕这件事，并且认为这事很奇异，又命令人扔掉了。之后一天，群蛇又来了。李生吃惊地说：“难道是天要降给我灾祸吗？”悲戚的样子，呆呆地过了很久。以后的十多天，李生以贪赃罪被刺史知道了，派官吏到李生家去，准备审查了解他的罪状，并且上报给皇上。李生惊慌害怕，没有办法安慰自己，就吊在庭院里的树上，勒断脖子死去。李生妻子，觉得李生不该这样死，也自己上吊死了。因此李生家的僮仆也震惊害怕，投井、自杀的也有好几个人，果然符合了蛇出现就带来灾祸的说法，刺史就是李行枢。

昝老

长寿老僧聓言，他时在衡山，村人为毒蛇所噬，须臾而死，发解，肿起尺余。其子曰：“昝老若在，当勿虑。”遂迎昝至。乃以灰围其尸，开四门。先曰：“若从足入，则不救矣。”遂踏步据固，久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饭数升，擣蛇形诅之。忽蠕动出门，有顷，饭蛇引一蛇从死者头入，径及其疮，尸渐低，蛇缩而死，村人遂活。（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一个长寿的老和尚名叫聓言，从前在衡山，村里有个人被毒蛇咬了，不一会就死了，头发掉光了，身子肿起一尺多。他的儿子说：“昝老如果在，就不用担心了。”于是迎接昝老来到家里。就用灰围着尸体，打开四门。事先说：“如果从脚下走进灰圈，就没救了。”就踩着步子手握得紧紧地，很久蛇也不到。昝老大怒，就取出几升饭，捣粘弄成蛇形并念咒语。那条用饭做的蛇忽然就蠕动着爬出门去，不一会，那条饭蛇引来一条蛇从死者的头部进入灰圈，直接爬到尸体肿起的地方吮吸，尸体渐渐消了肿，蛇却缩小死了。那个村民就活了。

冯但

冯但者，常有疾，医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减半。又令家人园中执一蛇，投瓮中，封闭七日。及开，蛇跃出，举首尺余，出门，因失所在。其过迹，地坟起数寸。（出《酉阳杂俎》）

【译文】

冯但，经常有病，医生让他用蛇泡酒喝。开始喝了一瓮蛇酒，病好了一半。又让家人从园子里抓一条蛇，投入瓮中，封闭了七天。等到打开瓮口的时候，蛇跳了出来，抬起头有一尺多高，出门去，因而失去踪迹。蛇经过的地方，土鼓出地面有几寸高。

陆绍

郎中陆绍言，尝记一人浸蛇酒，前后杀蛇数十头。一日，自临瓮窥酒，有物跳出，啮其鼻将落。视之，乃蛇头骨也。因疮毁，其鼻如削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郎中陆绍说，曾记得有一个人泡蛇酒。前后杀了几十条蛇。一天，亲自到瓮前看酒，有个东西跳了出来，咬中了他的鼻子，快要掉了下来，看那东西，竟是蛇的头骨，因为是被咬掉的，他的鼻子象刀削的一样。

郑翬

进士郑翬说，家在高邮，有亲表卢氏庄近水。其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电雨，发洪，数家陷溺无遗，唯卢宅当中一家无恙。（出《因话录》）

【译文】

进士郑翬说，他家住在高邮，有个表亲卢氏住在庄园靠近水边，他的邻居好几家共同杀了一条白蛇。不久，忽然打雷闪电下大雨，爆发了洪水，那几家全都陷落沉没，只有卢氏的住宅在当中，一家人没有出事。

张垩子

梓潼县张垩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隽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为张垩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亵，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垩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出《北梦琐言》）

【译文】

梓潼县张垩子神，神庙就在五丁拽蛇的地方。有的人说，那就是隽州张生养的蛇，因此为他建了祠庙，当时人称呼他叫张垩子，他的神灵很灵验。非法的蜀王名叫建，他的儿子名叫元膺，又聪明又渊博通达，骑马射箭没有比得上的。牙齿常露在外，总是用袖子遮着嘴，身边的人不敢仰脸看他。眼睛象蛇眼而且是黑色的，样子很凶恶卑鄙下流，整夜地不睡觉，竟因作了反叛的事而被依法处死了。被处死的那天，梓潼的庙祝，多次被垩子责备，说是我长久在川地，现在刚回来，为什么使庙宇荒芜肮脏到这个样呢？因此，蜀地人才知道元膺是庙蛇的精灵。

选仙场

南中有选仙场，场在峭崖之下。其绝顶有洞穴，相传为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升。学道者筑坛于下，至时，则远近冠帔，咸萃于斯。备科仪，设斋醮，焚香祝数，七日而后，众推一人道德最高者，严洁至诚，端简立于坛上。余人皆掺袂别而退，遥顶礼顾望之。于时有五色祥云，徐自洞门而下，至于坛场。其道高者，冠衣不动，合双掌，蹑五云而上升。观者靡不涕泗健羡，望洞门而作礼。如是者年一两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选，忽有中表间一比丘，自武都山往与诀别。比丘怀雄黄一斤许，赠之曰：“道中唯重此药，请密置于腰腹之间，慎勿（“勿”原作“失”，据明抄本改。）遗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怀而升坛。至时，果蹑云而上。后旬余，大觉山岩臭秽。数日后，有猎人，自岩旁攀缘造其洞，见有大蟒蛇，腐烂其间，前后上升者骸骨，山积于巨穴之间。盖五色云者，蟒之毒气，常呼吸此无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出《玉堂闲话》）

【译文】

南中有个选仙场，场子在一个峭壁之下，峭壁的高处有个洞穴，相传是神仙的洞府。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就提起一个人上升到洞里去，学道的人就在峭壁下筑起一座坛。到了时候，远近的道士们，全都集中在这里，准备好各种仪式，安排好斋戒和祭祀，多次烧香祷告。七天以后，大家推选出一个道行品德最高尚的人，严肃洁净报其虔诚，端庄简从站在坛上，其余的人全都扯着他的衣袖告别之后退下去，远远地顶礼望着他。这时有五色祥云慢慢地从洞门飘下来，飘到坛场，那个道行高的人，衣冠不动，合着双掌，踩着五色祥云向上，观看的人没有不流着眼泪鼻涕非常地羡慕他，朝着洞口行礼，象这样的人每年有一两个。下一年有个道行高的人该入选飞升，忽然有个和尚是他的中表亲属，从武都山前来和他诀别，和尚怀里带着一斤多雄黄，赠送给他说：“修道的人最重视这个药，请你秘密地放腰腹之间，千万不要丢失了它。”道行高的人很喜欢，就带好雄黄走上坛去，到了时间，果然踩着云彩升上去。十多天以后，大家嗅到山岩一带有恶臭的气味。几天后，有个猎人，从山岩的边上援引而上进入洞中，就见有一条大蟒蛇，在洞里已经腐烂，前前后后上升到洞里的人的骸骨，象小山一样堆积在大洞穴之间。原来，五色彩云，是大蟒的毒气，常用来吸取这些无知的道士填充蛇的肚子。可悲呀。

狗仙山

巴賨之境，地多岩崖，水怪木怪，无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猎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测其所往。猎师纵犬于此，则多呼之不回，瞪目摇尾，瞻其崖穴。于时有彩云垂下，迎猎犬而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为狗仙山。偶有智者，独不信之，遂絏一犬，挟弦弧往之。至则以粗縆系其犬腰，系于拱木，然后退身而观之。及彩云下，犬萦身而不能随去，嗥叫者数四。旋见有物，头大如瓮，双目如电，（“电”原作“龟”，据明抄本改。）鳞甲光明，冷照溪谷，渐垂身出洞中观其犬，猎师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复再见。顷经旬日，臭秽满山。猎师乃自山顶，缒索下观，见一大蟒，腐烂于岩间。狗仙山之事，永无有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巴山夷水一带地方石崖很多，水怪树怪等，什么都有。百姓居住在溪水山谷之间，靠打猎为生。有一处山岸凹进去的地方，有一个洞穴，居民无法得知那个洞通向哪里，猎人放猎狗到这个地方，就是多次地招呼，狗也不回来。只是瞪着眼睛，摇着尾巴，盯着看那石崖上的洞穴。这时就有彩云从洞口飘下来，迎接着猎狗升上洞去。象这样的事年年都有，爱好修道的人称呼这个地方叫狗仙山。偶然有个聪明的人，一个人坚持不相信这样的事，他就带着一只猎狗，背着弓和箭到那里去。到了就用粗绳系着猎狗的腰，拴在大树上，然后就退回身子观看。等到彩云飘下来，狗被捆住不能随彩云上升，狗嗥叫了好几次，接着就看见有个东西，头象个大坛子，两眼象闪电，身上的甲光亮耀眼，冷冷地反射照耀着溪流和峡谷，渐渐地垂下身子出洞看那只狗。猎师在箭上涂了毒药射那怪物，射中以后，不再出现。过了十多天，满山都是恶臭的气味，猎人就从顶上垂下绳子顺绳下到洞口，看见了一条大蟒蛇，在山岩之间腐烂了，狗仙山的事，再也没有了。

李黄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瞥”原作“者”，据明抄本改。）见一犊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除服”原作“外除”，据明抄本改。）所以市此耳。”又询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与钱（“钱”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负。”（“负”原作“晚”，据明抄本改。）李子悦。时（“时”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已晚，遂逐犊车而行。碍夜方至所止，犊车入中门，白衣姝一人下车，侍者以帷拥之而入。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坐毕，侍者云：“今夜郎君岂暇领钱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归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无交钱之志，然此亦无主人，何见隔之甚也？”侍者入，复出曰：“若无主人，此岂不可，但勿以疏漏为诮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相见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顷，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质皎若，辞气闲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谢曰：“垂情与货诸彩色，比日来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明抄本“所假如作其价几”。）何？深忧愧。”李子曰：“彩帛粗缪，不足以奉佳人服饰，何敢（敢原作苦。据明抄本改。）指价乎？”答曰：“渠浅陋，不足侍君子巾栉。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郎君倘不弃，则愿侍左右矣。”李子悦。拜于侍侧，俯而图之。李子有货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堂西间门，剨然而开。饭食毕备，皆在西间。姨遂延李子入坐，转盼炫焕。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饭。食毕，命酒欢饮。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归，恐尚书怪迟，后往来亦何难也？”李亦有归志，承命拜辞而出。上马，仆人觉李子有腥臊气异常。遂归宅，问何处许日不见，以他语对。遂觉身重头旋，命被而寝。先是婚郑氏女，在侧云：“足下调官已成，昨日过官，觅公不得，某（“某”原作“其”，据明抄本改。）二兄替过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辞。俄而郑兄至，责以所往行。李已渐觉恍惚，祗对失次，谓妻曰：“吾不起矣。”口虽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大惊慑，呼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荚树，树上有十五千，树下有十五十，余了无所见。问彼处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耳。复一说，元和中，凤翔节度李听，从子琯，任金吾参军。自永宁里出游，及安化门外，乃遇一车子，通以银装，颇极鲜丽。驾以白牛，从二女奴，皆乘白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琯贵家子，不知检束，即随之。将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贵人，所见莫非丽质，某皆贱质，又粗陋，不敢当公子厚意。然车中幸有姝丽，诚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乃驰马傍车，笑而回曰：“郎君但随行，勿舍去。某适已言矣。”琯既随之，闻其异香盈路。日暮，及奉诚园，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东，今先去矣。郎君且此回翔，某即出奉迎耳。”车子既入，琯乃驻马于路侧。良久，见一婢出门招手。琯乃下马。入座於厅中，但闻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马入安邑里寄宿。黄昏后，方见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艳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谕。及出，已见人马在门外。遂别而归。才及家，便觉脑疼，斯须益甚，至辰巳间，脑裂而卒。其家询问奴仆，昨夜所历之处，从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颇闻异香，某辈所闻，但蛇臊不可近。”举家冤骇，遽命仆人，于昨夜所止之处复验之，但见枯槐树中，有大蛇蟠屈之迹。乃伐其树，发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数条，尽白，皆杀之而归。（出《博异志》）

【译文】

唐宪宗元和二年，陇西人李黄，是盐铁使李逊的侄儿，因在官员的调动选拔的过程中，趁着闲遐时间来到长安的东市，瞥见一驾小牛拉的车，几个女仆在车中买东西。李黄偷看车里，看见了一个穿白衣服的美女，姿态优美，有绝代的美色。李黄上前询问，女郎的侍女说：“娘子是个寡妇，是袁氏的女儿，从前嫁到李家，现在身上穿的就是李家的丧服，正要脱下丧服，所以来买这些东西。”李黄又询问能不能再嫁人，才笑着说：“不知道。”李黄于是拿出钱来给她买布，买了各种各样锦绣。女仆就传话来说：“暂且借钱买这些东西，请跟我们到庄严寺左侧的住宅中，把钱还给你，绝不欺骗你。”李黄很高兴，这时天已经晚了，就跟着牛车走，到夜间才走到住处。牛车进入中门，白衣美女一个人下了车，仆人用帷布遮着她一起进到屋里去。李黄下了马，一会儿就看见一个仆人拿一个椅子走出来，说：“请先坐一会。”坐下以后，仆人说：“今天夜里你难道有时间带钱回去吗？不然，你在这里有主人吗？请暂时回到主人那里，明天早上来取也不算晚。”李黄说：“你们现在没有还钱的意思，可我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主人，为什么这样地拒绝我呢？”仆人进去，又出来说：“如果此地没有主人，在这里又怎么不行呢？但是请不要因为我们侍候得不周到而笑话我们。”不一会仆人又说：“让你委屈了。”李黄整了整衣服走进去，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女人站在院子里。与李黄相见并说：“我是白衣女郎的姨娘。”请到中庭坐下，不一会，白衣女郎才出来，白色的裙子显得很光洁，皮肤象皎洁的月亮，说话和风度娴静雅致，与神仙比没什么两样。简略地说了表示殷勤的话，潇洒轻飘飘地又进去了，她的姨娘也坐下并感谢说：“蒙你的好意，借给我们钱买了这些布料，和前几天买到的布料比，强得多了，可是，你借给我们的钱怎么办，我深深地忧虑惭愧。”李黄说：“那些彩绸粗糙质量差，不足以用来给美女做衣服穿。怎么敢定价呢？”回答说：“她很浅薄见识少，配不上你，可是我家贫穷有三十千钱的债务。你如果不抛弃我们不管，她就愿意在你的身边侍奉你。”李黄很高兴，到她的身边表示谢意，答应了她的要求并且想得到她。李黄有个交易场所，先前就在附近，于是派仆人去取来三十千钱，一会儿就送来了。堂屋西面房间的门“哗”地一声打开了，吃的全都准备好了，都在西间屋里，姨娘就请李黄入坐。用眼睛四下打量，屋子色彩鲜明夺目。白衣女郎接着来到，让她坐下，她给姨娘行了礼就坐下了。六七个仆人安排好吃的，吃完后，又拿来酒欢畅地喝起来，一住就是三天，喝酒玩乐快乐到极点。第四天，姨娘说：“李郎君暂且回家去，恐怕尚书大人会怪你迟归，以后再往来又有什么难处呢？”李黄也有了回家的意思，应承了姨娘的话告别后出了门。上了马，仆人只觉得李黄的身上有一股特殊的腥臊气味。就回到家里。家里人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么多天不见影子？李黄用别的话对付过去了。这时，就觉得身子重，脑子眩晕，让人拿来被子就睡了。李黄的妻子郑氏。这时在他的身旁说：“你调官的事已经办成，昨天拜官，寻找你没找到，我的二哥代替你拜官，已经结束了。”李黄说惭愧佩服的话。不一会郑氏的哥哥来了，责问他前几天到哪里去了？李黄这时已经渐渐觉得精神恍惚，答话无伦次，对他的妻子说：“我起不来身子了。”口里说着话，只觉得被里的身子渐渐地变得没有了，揭开被子看，一汪水而已，只有头还在。家里的人非常地惊慌害怕，叫来跟李黄出去的仆人详细询问。仆人把事情经过全说了。等到去寻找那所旧住宅，是个空园子，有一棵皂荚树，树上挂着十五千钱，树下堆着十五千钱，其它的什么也没看见。询问那个地方住的人，说：“常常有条巨大的白蛇在树下，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说是姓袁，可能是用空园当作自己的姓罢了。又一种说法是，元和年间，凤翔节度是李听，他的侄儿李琯，担任金吾参军，从永宁里出去游玩，等到了安化门外，就遇见一辆车子。车子全都用银子装饰，特别地鲜艳华丽，用一条白牛驾车，跟着两个女仆，全都骑着白马，穿的衣服也全是白的，而且姿态面貌温柔迷人。李琯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不知检点约束自己，就跟着那个车子走。天快黑了的时候，两个女仆说：“你是个贵人，看见的女子没有不是天生丽质的，我们都是些低贱的人，又粗俗丑陋，不敢接受公子你的深厚情意，可是，幸亏车子里有美女，你实在应当留心呀。”李琯就去恳求女仆，于是骑着马走在车旁。女仆笑着回头说：“你只要跟随着走不要舍弃离开就行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李琯随着车子走以后，就闻到那车子中的奇异的香味飘满路上。天黑时，到了奉诚园，两个女仆说：“娘子在这个园的东侧住，现在就先走了，你暂且在这里来回走走，我就出来迎接你。”车子进门以后，李琯就把马停在路边，好长时间，看见一个女仆出门招手。李琯下马，进去坐在厅里，只闻香气扑鼻，好象不是人世间所能有的。李琯就让跟随的人和马到安邑里去寄宿。黄昏以后，才看见一个女子，穿着白净衣服，年龄有十六七岁，姿容艳丽象神仙一样。李琯内心里喜悦的心情，是不能用言语说出来的。等到他出门时，已经看见人和马在门外等着他，就告别回家去了。才到家，就觉得脑袋疼，不一会就越来越激烈。到了辰时巳时之间的时候，脑袋裂开就死了。李琯的家里人询问奴仆，昨天夜里经过的地方，仆人们全都说了那件事，并且说：“公子说闻到了奇特的香味，我们闻到的只是蛇的臊味使人不敢接近的。”全家人都觉得冤枉而且害怕，急忙命令仆人，到昨天夜里去过的地方再察看一下。只看见枯死的槐树里，有大蛇盘屈的迹象。就伐倒了那棵树，挖掘，已经失去了大蛇的踪迹，只有几条小蛇，全是白色的。把小白蛇全杀死了就回去了。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　番禺书生　郫县民　游邵　成汭 孙光宪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张氏　顾遂　瞿塘峡　靳老　景焕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　安陆人

僧令因

僧令因者，于子午谷过山，往金州。见一竹舆先行，有女仆服慷从之。数日，终不见人，令因乃急引帘窥之。一妇，人首而蛇身甚伟，令因甚惊。妇人曰：“不幸业重，身忽变化，上人何乃窥之？”问其仆曰：“欲送秦岭之上。”令因遂与诵功德，送及秦岭，亦不见妇人之首，而入林中矣。（出《闻奇录》）

【译文】

令因和尚，从子午谷过山，到金州去。看见一个竹轿在前面行走，有个女仆穿着丧服跟着，好几天，始终看不见轿中的人。令因于是急忙掀起帘子暗中看那轿子，里面是个妇女，长着人的头蛇的身子很是雄伟。令因非常吃惊，那妇女说：“我很不幸，因罪孽深重，身子忽然发生变化，上人你为什么偷看呢？”问她的仆人，仆人说：“准备送到秦岭上去。”令因于是给她诵念功德经。一直送到秦岭，也没有再看见那妇女露头，而是进到树林中去了。

卫中丞姊

御史中丞卫公有姊，为性刚戾毒恶，婢仆鞭笞多死。忽得热疾六七日，自云：“不复见人。”常独闭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经十余日，忽闻屋中窸窣有声，潜来窥之，升堂，便觉腥臊毒气，开牖，已见变为一大蛇，长丈余，作赤斑色，衣服爪发，散在床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惊骇。众共送之于野，盖性暴虐所致也。（出《原化记》）

【译文】

御史中丞卫公有个姐姐，为人性格刚烈乖戾而且恶毒，她的仆人有不少被她用鞭子和木杖打死。忽然她得了热病六、七天了，自己说：“不再见人了。”常常独自一人关着屋子。那些想来看望她的人，一定会受到她的责备、喊叫、呵斥、怒骂。过了十多天，忽然听见屋子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有人暗中来看，走上堂屋的台阶，就觉得出腥气臊气毒气，打开窗户，就看见她变成了一条大蛇，长一丈多，身上是斑斑点点的红色，衣服和四肢头发，散放在床褥上。那条蛇睁着一双生气的眼睛追赶人，一家人又惊又怕，大家就一起把蛇送到野外。这大概是性情暴虐导致的结果。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余，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凿，忽堕深坑。蛰蛇如覆舟，小者与凡蛇等。其人初甚惊惧，久之稍熟。饥无所食。其蛇吸气，因亦效之，遂不复饥。积累月，闻雷声。初一声，蛇乃起首，须臾悉动，顷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复入。人知不害己，乃前抱其项，蛇遂径去。缘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于地而去。人往借问烽者，云是平州也。（出《广异记》）

【译文】

有个蒲州人挖地打井，挖下去一丈多深，遇到一块方形石头，还没挖到泉水，想搬去石头再继续挖，忽然掉到一个深坑中去。坑中，冬眠的蛇象翻倒的船一样，小蛇与平常的蛇大小相等。那个人开始时很害怕，时间一长稍微熟悉了。饿了没有吃的，那些蛇吸气，因而那个人也仿效蛇的作法，于是就不再饿了。总共有一个月左右，听到雷声。第一声雷，蛇的头就抬起来了，一会儿全都动起来，不久全分散离开。大蛇往前走离开了，一个挨一个地出去后，又回来了，那人知道蛇不会害自己，就上前去抱住蛇的脖子，蛇就一直走开，爬上白道的时候，象是走了十里路，前面有烽火，就把那人放在地上离开了。那人前去询问管烽火的人，说这里是平州。

相魏贫民

相魏有贫民，斸园荒地，见一大蛇，而杀之。寻见一大穴，穴中十余小蛇，又复杀而埋之，既毕归家。明日，有人持状诉论云：“被杀一家大小，埋在园中。”官捕获此人讯问，了然不伏。于园中验之，得一坑者，共十余人。但言昨打杀者十余条蛇，埋之于此，并不杀人，不知此祸何（“何”原作“而”，据明抄本改。）来。若为就决，实为大枉。官疑之，勘本告者，寻觅无人，又令重就园，检验昨所埋之处，但见十余死蛇，不复见人，乃得免焉。（出《原化记》）

【译文】

相魏地方有个贫民，挖园里的荒地，看见了一条大蛇，用锄头把它打死了，不久又看见一个大洞穴，洞穴中有十多条小蛇，又杀了并埋了起来，事后就回家了。第二天，有人拿着状子起诉说：被杀的一家大小，埋在园子里。官府捉来那个贫民问情况，明明白白地说不服气，到园中检验，找到一个坑，共十多人。那个贫民只说昨天打死了十多条蛇，埋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杀人，不知这个祸灾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因此而判我死刑，实在是太冤枉。当官的对此事起了疑心，要核对一下原告人，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命令重新到园里去，检验一下昨天埋人的地方，只看见十多条死蛇，不再是人了，于是贫民被免了刑罚。

番禺书生

有书生游番禺，历诸郡。经山中，见有气高丈余，如烟。乡人曰：“此冈子蛇吞象也。”遂告乡里，振鼓叫噪，而蛇退入一岩谷中。经宵，乡里人各持缻瓮往，见一象尚立，而肌骨皆化为水。遂针破，取其水。里人云，此过海置舟中，辟去蛟龙。又有官人于南中见一大蛇，长数丈，径可一尺五寸。腹内有物，如椓橛之类，沿一树食其叶，腹中之物，渐消无所有。而里人云：“此蛇吞鹿，此木叶能消之。”遂令从者采其叶收之，归后，或食不消，腹胀，乃取其叶作汤饮之。经宵，及午不报。及撤被视之，唯残枯骸，余化为水矣。（出《闻奇录》）

【译文】

有个书生到番禺游玩，走遍了各个郡。经过山中的时候，看见有股一丈多高象烟一样的气柱。乡里人说：“这里冈子上的蛇在吞吃大象。”于是遍告乡里，人们打鼓叫喊，蛇就退到一个山谷中去。过了一宿，乡里人各个带着缶和瓮前去。就见一只象还立着，可是肌肉骨头全化成水，就用针扎破，取里面的水。乡里人说：“这种水在渡海的时候放在船里，能躲避蛟龙。”又有一个做官的人在南中看见一条大蛇，长有好几丈。直径大约有一尺五寸，肚子里有个东西，象是木桩之类，顺着一棵树吃树叶，肚子里的东西，渐渐地消化没有了。乡里人说：“这条大蛇吞吃了鹿，这种树叶能助消化。”于是命令跟从的人采下那树的叶子收藏起来。回家以后，有一次吃了饭消化不好，肚子胀，就拿出那树叶熬汤喝。过了一宿，到中午也没有反应，等到掀开被子看他，只剩下枯骨了，别的都成水了。

郫县民

郫县有民于南郭渠边得一小蛇，长尺余，刳剔五脏，盘而串之，置于火，焙之数日。民家孩子数岁，忽遍身肿赤，皮肤炮破，因自语曰：“汝家无状杀我，刳剔腹中胃，置于火上。且令汝儿知此痛苦。”民家闻之惊异，取蛇拔去刬竹，以水洒之，焚香祈谢，送于旧所。良久，蜿蜒而去，儿亦平愈焉。（出《录异记》）

【译文】

郫县有个农民在城南的水渠边捉到一条小蛇，长一尺多，剖开肚子取出五脏，然后盘起来串上，放到火上，烘烤了好几天。农民家有个才几岁的孩子，忽然全身红肿，皮肤起泡破裂，接着自语说：“你们家无缘无故杀了我，剖开并剔除肚子里的脏胃，还放到火上烤，且让你的儿子知道一下这种痛苦。”农民家里听了这话很惊异，取来蛇拔去竹签，用水往蛇身上洒，烧香祈祷道歉，送到捉蛇的地方，很久后，弯弯曲曲地爬走了，孩子的病也好了。

游邵

汝州鲁山县所治，即元魏时西广州也。今子城东南有妖神祠，其前庭广袤数百步，古老云，当时大球场也。正门左右双槐各二十围，枝干扶疏，亦云当时植焉。至中和初岁，衅起东夏，郡邑骚然。刺史游邵，许将也，令属县伐木为栅以自固，虽桑柘梓槚，靡有孑遗。将伐双槐，其夕，有巨蟒蟠于上，声若震霆，目若飞星。镇将李璠主其事，璠武人也，闻之以为妖，且率徒亲斩之，下斧而流血雨迸，腥气薄人，亦心动而止。双槐至今尚存。（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三水小牍》）

【译文】

汝州是鲁山县管辖的地方，就是元魏时期的西广州，现在鲁山县城的东南方有个妖神祠，祠庙前面的庭院面积有几百步见方。很古时传下来说，这是当时的大球场。祠的正门左右两边有一对槐树，各有二十围粗，枝干长得茂盛分披，也说是当时栽种的。到了中和初年，从东夏引起了事端，县城里的人一片混乱。刺史游邵，是个受人赞许的将军，他命令所属的县，砍伐树木造成栅拦来保护自己，即使是桑、柘、梓、槚等珍贵树木，全都砍了，也准备砍这一对槐树。那天晚上，有条巨蟒盘踞在树上，发出的声音象雷霆一样，双眼象闪烁的星星。镇守当地的将军李璠主持这件事，李璠是个武将，听说了这是妖怪，就亲自率领人杀蟒，斧子砍下去流血象大雨一样迸溅，腥气逼人，也就动了心停了手。那一对槐树到现在还活着。

成汭

荆州节度使成汭领蔡州军，戍江陵，为节度使张璝谋害之，遂弃本都，奔于秭归。一夜为巨蛇绕身，几至于殒，乃曰：“苟有所负，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迩后招缉户口，训练士卒，移镇渚宫。寻受节旄，抚绥凋残，励精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万户，勤王奉国，通商务农，有足称焉。朝廷号北韩南郭。（韩即华州韩建。成初姓郭，后归本姓。）（出《北梦琐言》）

【译文】

荆州节度使成汭统领蔡州军，戍守在江陵，被江陵节度使张璝所谋害，就抛弃了自己的大本营，朝着秭旧奔去。一天夜里被一条巨蛇缠住了身子，几乎送了命。就说：“假如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是死是活全听你的。”一会儿，蛇也走开了。这以后招集会合人口，训练士兵，转移地方镇守渚宫，接着又受到朝廷的承认，安抚残余部队，振奋精神进行治理。第一年，居民只有一十七家，到后来人口达到一万户。为朝廷尽力，遵奉国家，沟通商业从事农耕生产，很有值得称道的。朝廷称为北韩南郭。（韩就是华州韩建。成汭最初姓郭，后来才回复本姓氏。）

孙光宪

孙光宪曾行次敍谷，宿于神山，见岭上板屋中，以木根为巨虺，前列香灯。因诘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杨守亮镇褒日，有一蛇横此岭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无数。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过尽，阻绝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虑其遗毒，然后方行。”明年，杨伏诛。（出《北梦琐言》）

　　【译文】

孙光宪曾经路过敍谷，住在神山，看见山岭上的木屋中，用树根雕成一条大蛇，前面排列着香和灯火。因而询问开店的老人说：“那是什么神？”老人说：“光化年间，杨守亮镇守褒地的时候，有一条蛇横在这山岭的路上，高有七八尺，不知道它从头到尾有多长，四面有无数小蛇簇拥着大蛇，每挪动一下蛇身，林中的树林就被压断一些，大约过了十五天才过完，阻挡隔断了旅行的人。接着聚些干草烧燎一下路面和角落，担心有蛇留下的毒气。然后才开始通行。”第二年，杨守亮被诛杀。

朱汉宾

梁贞明中，朱汉宾镇安禄之初，忽一日，曙色才辨，有大蛇见于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于壕南岸土地庙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双目如电，呀巨吻，以瞰于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数围，跨于羊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余尚蟠于庙垣之内。有宿城军校，卒然遇之，大呼一声，失魂而逝。一州恼惧，莫知其由。来年，淮寇非时而至，围城攻讨，数日不破而返。岂神祇之先告欤？（出《玉堂闲话》）

【译文】

五代梁贞明年间，朱汉宾镇守安禄的初期，忽然有一天，天刚露出一点曙色时，有条大蛇出现在城的西南方。蛇头枕在大城上，尾巴拖在城壕南岸的土地庙里，它的头大得象能盛五斗米的器具，双目象闪电一样，张开巨口，向城里看。蛇的身上没长翅，长有一百尺，有几围那么粗，横架在羊马城堞和城壕上，其余部分还盘踞在庙墙之内。有个住在城里的士兵，突然遇上了蛇，吓得大叫一声，丧魂落魄就死去了，一州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蛇的来由。第二年，淮地的盗匪突然到了城下，把城围起来攻打，打了几天没有攻破城，就回去了。难道是这神预先发出的警告吗？

牛存节

梁牛存节镇郓州，于子城西南角大兴一第。因板筑穿地，得蛇一穴，大小无数。存节命杀之，载于野外，十数车载之方尽。时有人云：“此蛇薮也。”是岁，存节疽背而薨。（出《玉堂闲话》）

【译文】

梁代牛存节镇守郓州，在小城的西南角兴建一座大府第。因为用板筑法修墙，穿透了地面，底下是个蛇洞，洞里有无数的大蛇小蛇。牛存节命令把蛇全杀死，运到野外去，用十几辆车才装运完毕。当时有人说：“这是蛇的聚居的地方。”这一年，牛存节背上生了个疽疮，接着死了。

水清池

太原属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祷雨泽及投龙之所也。后唐庄宗未（“未”原作“末”，据明抄本改。）过河南时，（“时”原作猎。据明抄本改。）就郡（“就郡”原作“射都”，据明抄本改。）捕猎，就池卓帐，为憩宿之所。忽见巨蛇数头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红白色，遥见可围四尺以来，其长称是。猎卒齐彀弩连发，射之而毙。四山火光。池中鱼鳖咸死，浮在水上。猎夫辈共刲剥食之，其肉甚美。庄宗寻知之，于时谄事者，以为克梁之兆，有五台僧曰：“吾王宜速过河决战，将来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断白蛇之类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太原的属城有个水清池，是本府祈祷求雨，投拜龙神的地方。后来唐庄宗还未打过河南时，在离郡不远处打猎，在水清池边上架立帐篷，作为休息睡觉的地方。忽然就见有几条大蛇从洞穴中爬出来，都进水清池里去了。呆了很长时间，又有一条长着红白颜色的大蛇，远远地看粗有四尺左右，长度与粗细很相称。打猎的兵卒们一起连发弓箭，把大蛇射死了。城四面的山出现火光，水清池里的鱼鳖也全死了，浮在水面上。猎卒们就一起动手割肉剥皮吃蛇，蛇肉味道很美。庄宗不久也知道了这件事。当时有献媚讨好的人，认为这是打败梁国的预兆。有个五台山僧人说：“大王您应该快些过河与梁国决战。将来的梁国强大起来，还能打败吗？”这也是汉高祖斩白蛇一类的事啊。

王思同

后唐少帝朝，清泰王起于岐阳，朝廷诏西京留守王思同统禁旅征之。王师西出之后，寻闻劘垒，雍京僚属日登西楼，望其捷书。忽一日，官僚凭槛西向，见羊马城上有二大蛇，东西以首相向，为从者辈遥掷弹丸以警之。于时一人掷中东蛇之脑，蜿蜒然堕于墙下，挺然不动。使人视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于穴巢之间。识者窃议之曰：“潞王乙巳生，统帅王公亦乙巳生，俱为蛇相，今东蛇中脑而卒，岂非王师不利乎？”未逾旬日，群帅叛归潞王，思同腹心都将王彦晖已下，并投岐城纳欵。同单马而遁，竟没于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出《王氏见闻》）

【译文】

后唐少帝主持朝政的时候，清泰王在岐阳起兵反叛。朝廷下命令让西京留守王思同统帅皇上的亲兵去征伐他。王师西征之后，不久就听说已经逼近叛军的营垒。留守京城的官僚们，天天登上西城门楼，盼望王思同的捷报。忽然有一天，官僚们扶着槛栏向西看，只见羊马城上有两条大蛇，一东一西，蛇头相对着，随从人员扔弹丸给予警告。当时有一个人打中了东面那条蛇的脑袋，蛇就扭动着身子掉到羊马墙下，挺直着身子一动不动。派人去看那蛇，已经死了。西面那条蛇却慢慢地进入洞穴空隙之间。有明白的人私下议论说：“潞王是乙巳年出生，统帅王思同公也是乙巳年出生，都是蛇的象征，现在东面的蛇被打中脑袋死了，难道不是对王师不利吗？”还没过十天，王师方面的大批将军都背叛朝廷归顺了潞王。王思同的心腹将领王彦晖及其手下的人，一起投降到岐阳城里去，王思同单人一骑逃走，最后竟死在朝廷的事业上。死蛇的兆头，能不明白吗？

徐坦

清泰末，有徐坦应进士举，下第，南游渚宫，因之峡州，寻访故旧，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憩琴书讫，忽见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惨之容。坦遂诘其由，樵夫濡瞍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先遘沈疴，历年不愈。昨因入山采木，经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变，恐人惊悸，谓邻母曰：‘我之身已变矣，请为报夫知之。’及归语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请君托邻人舁我，置在山口为幸。’如其言，迁至于彼。逡巡，忽闻如大风雨声，众人皆惧之。又言曰：‘至时速回，慎勿返顾。’遂叙诀别之恨。俄见群山中，有大蛇无数，竞凑其妻。妻遂下床，伸而复曲，化为一蟒，与群蛇相接而去。仍于大石上捽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种李氏在焉。（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后唐末帝清泰年间末期，有个徐坦参加进士考试，落榜了，向南到江陵去游玩，接着到峡州，寻访老朋友。旅行途中暂时住在富堆山下的一个古老客店，这天晓上刚刚弹完琴写字，忽然看见一个形象枯瘦的樵夫，脸色愁苦象是有悲惨的事情。徐坦于是询问事情的原由。樵夫的眼里流着泪说，“我就居住在这个山里，姓李名叫孤竹，有个妻子先前得了重病，一年多了也不好。昨天我因为进山砍树，过了两晚没回家，妻子的身形忽然发生变化，害怕惊吓了别人，对邻居家的大娘说：‘我的身子已经变化了，请替我告诉丈夫。’等我回家，又对我说：‘我已经不能忍受了，只有尸体还在，请你托邻居家的人抬着我，放在山口处，就是我的幸运事。’照她说的做了，把她送到山口，不多一会，忽然就象是听见大风雨的声音，众人都很害怕。她又说：‘到时候赶快回去，千万不要回头看。’于是互相叙说永别的遗憾。不久就见群山之中，有无数条大蛇，争着凑到妻子的旁边。妻子就下了床，伸开身子又一弯曲，变成了一条大蟒蛇，与群蛇会合在一起走开了。还在一块大石头上碰头，人的头骨迸碎了掉在地上。”到现在还有蛇种李氏的传说。

张氏

王蜀时，杜判官妻张氏，士流之子。与杜齐体数十年，诞育一子，寿过六旬而殂殁。洎殡于家，累旬后，方窆于外，启攒之际，觉其秘器摇动，谓其还魂。剖而视之，见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顷，徐徐入林莽而去。

又 兴元静明寺尼曰王三姑，亦于棺中化为大蛇。其杜妻，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视听步履，皆不任持，张氏顾之若犬彘，冻馁而卒。人以为化蛇其应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王氏在蜀地称帝时，有一个杜判官的妻子，是读书人家的女儿，和杜判官结婚几十年，生育了一个儿子，过了六十岁死了。等到在家里收殓好，几十天以后才下葬在野外。启动棺材的时候，就觉得棺材在摇动，以为是张氏还魂了，打开一看，只见张氏变成了一条大蛇，盘绕弯曲着，全身的骨肉都迸散着，不一会，就慢慢地爬进密林中去了。

兴元地方的静明寺有个尼姑叫王三姑，也是在棺材里变成大蛇的。那个杜判官的妻子，是因为她晚年不敬重丈夫，丈夫年老有病，看东西，听说话以及走路，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张氏象对猪狗一样地对待他，因此她的丈夫受冻挨饿而死。人们认为变成蛇是她的报应。

顾遂

郎中顾遂尝密话，其先人尝宰公安，罢秩后，侨寄于县侧荆江之壖。四面多林木芦荻，月夜未寝，徐步出门，见一条物，巨如椽，横于地。谓是门关，举足踢之，其物应足而起，自胸背至于腰下，缠缴数十匝，仆于地，懵无所知。其家讶其深夜不归，使人看之，见腰间皎晶而明。来往碣于地上。逼而视之，见大蛇缠其身，解之不可。于是取利刃断其蛇，一段段置于地，弯弯然不展，缴勒闷绝，因而失喑，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译文】

有个叫顾遂的郎中曾秘密地说，他的祖先曾经主管过公安县，辞官以后，就客居在公安县附近的荆江边了。住处的四面有很多树林和芦荻，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还未睡觉，慢慢地走出门外。看见有一个条形东西，象个大椽子，横在地上，以为是门上的横闩，抬起脚来踢那东西，那个东西顺着脚跳起来，从胸背一直到腰的下面，缠绕了几十圈，仆倒在地上，就迷迷糊糊地什么也不知道了。他的家里人惊讶他深夜不归，派人去看看他，只见他的腰里皎洁明亮，在地上来回地滚动。走近一看，只见一条大蛇缠着他的身子，不能解开。于是拿来锋利的刀砍断了蛇，一块块地放在地上，弯着身子伸展不开，被缠绕勒得气闷昏死过去，接着就说不出话来，十天后就死了。

瞿塘峡

有人游于瞿塘峡，时冬月，草木乾枯，有野火燎其峰峦，连山跨谷，红焰照天。忽闻岩崖之间，若大石崩坠，輷磕然有声。遂驻足伺之，见一物圆如大囷，碣至平地，莫知其何物也。细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验之，乃蛇吞一鹿，在于腹内。野火烧然，堕于山下。所谓巴蛇吞象，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有人在瞿塘峡游玩，当时是冬月，草木都干枯了，有野火在山峰上燃烧，连着山烧过山谷，红色的火焰照亮了天空。忽然听见在岩石山崖之间，象是大石头崩裂落地，轰隆隆互相碰撞着发出声音。就停下脚步去察看，看见一个东西圆圆地象个谷仓，滚落在平地上，不知那是个什么东西。仔细地观察它，竟是一条蛇，就剖开检验它，原来是蛇吞吃了一只鹿在肚子里，野火燃烧，掉在山下。人们常说的巴蛇吞象，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靳老

恒州井陉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沣州有鹍鵊雏，为蛇所吞。有物如虾蟆，吐白气直冲，坠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恒州的井陉县丰隆山西北方的一个很长的山谷中，有毒蛇盘据在那里，能伤人，乡里百姓没有人敢到那里去。有个采药的人叫靳四翁进入北山，忽然听到有刮风下雨的声音，就登上一个孤石向远处看去，只见有一条白蛇从东面爬来，大约三丈长，急急地爬到一棵树上，盘在树的西南方的树枝上，垂着头歇着，一会儿，有一个东西象盘子那么大，样子象是蛤蟆，象烟熏的褐土色，用四个脚跳着，到了大蛇盘踞的树下，抬起头看，大蛇垂着头死了。从此蛇妖的事就没有了。从前沣州有鹍鵊的雏鸟，被蛇吞吃了，有个东西象蛤蟆，直冲着蛇吐出白气，蛇从树上掉下来死了。莫不是靳老所看见的东西吗？凡是有毒的动物一定有克制它的东西，全是天意呀。

景焕

景焕为壁州白石县令，行陟巴岭，峻险万仞。约七八程，达玉女庙，或有巨虺横亘其前，径可七八尺，鳞甲不啻开扇许大，头尾垂在山下，唯闻折木，震响山谷。童仆辈尽股栗惊骇，莫能前进。于是旦驻山穴，因登高望之，竟目方见其尾。欲谓之龙，龙之行动，必有风雨随之，其日晴明，方见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鱼，翳天之鸟，虫禽之绝大者，信有之焉。（出《野人闲话》）

【译文】

景焕做壁州的白石县县令，步行攀登巴岭山，山岭险峻高万仞，走了约七八里路程，走到了玉女庙，这时有巨蛇横在路上，直径大约七八尺，身上的鳞甲有展开的扇子那么大，头和尾巴都垂在山下，只听见树木折断的声音，在山谷之中震响。僮仆们全都吓得两腿颤抖，不能走路，因此大白天停在山洞里休息。接着又登上高处看那条蛇，目光的尽头才知看见蛇的尾巴。想叫它是龙，但龙的行动，必然有风和雨伴随着，那天天气晴朗，才看见的乃是蛇。由此可知，能吞掉小船的大鱼，翅膀能遮蔽天空的大鸟，爬虫类飞禽类中长得极大的，确实是存在的。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入”字原阙，据明抄本补。）灊山，见大蛇，击杀之。视之有足，甚以为异，因负之出。将以示人，遇县吏数人于路，因告之曰：“我杀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见，曰：“尔何在？”曰：“在尔前，何故不见。”即弃蛇于地，乃见之。于是负此蛇者皆不见，人以为怪，乃弃之。案此蛇生不自隐其形，死乃能隐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穷者。（出《稽神录》）

【译文】

舒州有个人进入灊山，看一条大蛇，就打死了它。看那条蛇，长着脚，对此他觉得很奇怪，因而背着蛇出了山，准备把蛇带给大家看。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县吏，就告诉他们说：“我杀的这条蛇有四只脚。”县吏们都看不见他，说：“你在哪里？”回答说：“就在你们眼前，为什么看不见我？”就把蛇扔到地上，才看见了他，因此背着这条蛇的人谁都看不见。人们认为是件怪事，就扔掉了蛇。据考查：这条蛇活着时不能隐藏自己的身形，死后却能隐藏人的身形。这种道理是不能彻底弄明白的。

贾潭

伪吴兵部尚书贾潭，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使，获一桔，其大如升。将表上之，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不可轻进。因取针微刺其蒂下，乃蠕而动，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长数寸。（出《稽神录》）

【译文】

非法的吴国的兵部尚书贾潭，说起他的一个朋友是岭南节度使，曾得到一个桔子，桔子象一升那么大。准备写篇表文把桔子献给皇上，监军中使认为是不平常的东西，不能轻易地献上去。于是拿过针来刺桔子的蒂部，蒂部竟然能蠕动，让人切开桔子，桔子里有条几寸长的小红蛇。

姚景

伪吴寿州节度使姚景，为儿时，事濠州节度使刘金，给使厩中。金尝卒行至厩，见景方寝，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金由是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译文】

非法的吴国的寿州节度使姚景，在他小的时候，事奉濠州节度使刘金，在马厩中干活。刘金曾经突然地走到了马厩的地方，看见姚景刚刚睡下，有两条小红蛇在姚景的脸上游戏，从两个鼻孔中进进出出，很长时间后姚景醒了过来，小蛇就不见了。刘金从此就特别地对姚景宠信和提拔，并把女儿嫁给了他，姚景最后终于做了大官。

王稔

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归扬都，为统军。坐厅事，与客语，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发视，唯一蝙蝠飞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出《稽神录》）

【译文】

非法的吴国的寿州节度使王稔，免官回到扬州，做统军官，坐在厅堂里，和客人说话。忽然有一条小红蛇从屋顶掉到地上，向着王稔蟠踞着。王稔让人用器具扣住小蛇，很久以后打开看，只有一只蝙蝠飞走了。那一年，王稔被委任兼作平章。

安陆人

安陆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安，遂至豫章。恒弄蛇于市，以乞丐为事。积十余年，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宿黄倍山下，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观步门卖薪将尽，有蛇苍白色，盘于船中，触之不动。薪者方省向梦，即携之至市，访毛生，因以与之。毛始欲振拨，应手啮其乳，毛失声颠仆，遂卒，食久即腐坏，蛇亦不知所在焉。（出《稽神录》）

【译文】

安陆县有个姓毛的人喜欢吃毒蛇，用酒把蛇吞下肚。曾经到齐安游玩，又到了豫章，常常到集市上玩蛇，靠当乞丐过日子，这样生活了十多年。有个卖烧柴的人，从鄱阳县来到这里，住在黄倍山下，梦见一个老人对他说：“替我送一条蛇给江西玩弄蛇的毛生。”于是到豫章的观步门卖柴快要卖光了，有一条苍白色的蛇盘在船上，触一下蛇，蛇不动，卖柴的人才想起以前做的梦。就携带着蛇到集市上去，寻找毛生，接着把蛇给了毛生。毛生刚要弄蛇，蛇就咬中了他的乳房，失声跌倒，就死了。尸体一顿饭的功夫就腐烂变坏，蛇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 鸟虫水族卷（第460-479卷)目录

卷第四百六十　　禽鸟一

凤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 鹤 徐奭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沆　鹄苏　琼鹦鹉　张华

　　　　　　　　鹦鹉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鹰　　　楚文王　刘聿　邺郡人 鹞 魏公子 鹘　宝观寺　落雁殿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孔雀　　交趾　罗州　王轩

　　　　燕　　　汉燕　胡燕　千岁燕　晋瑞　元道康　范质

　　　　　　鹧鸪　　飞数　飞南向　吴楚鹧鸪

　　鹊　　　知太岁　张　颢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鸽信

　　　　鸡　　　陈仓宝鸡　楚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孙休　吴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卫镐

　　　　　　　　合肥富人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鹅　　　史悝　姚略　鹅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鸜鹆　　勾足　能言　桓豁　广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伶　三足乌　李纳　吕生妻

　　　　　　　　梁祖

　　枭　　　鸣枭

　　　　鸱鸺　　鹠目夜明　夜行游女　禳枭　张率更　雍州人　韦颛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飞涎鸟　精卫　仁鸟　鸐　韩朋　带箭　细鸟　王母使者

　　　　　　　　鸳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氏　漱金鸟　鹙　营道令

　　　　　　　　纸鸢化鸟　鹑　戴文谋　瑞鸟 报春鸟　冠凫　秦吉了

　　　　　　　　韦氏子　鸟贼　鸟省　刘景阳　食蝗鸟　卢融 张氏

　　　　　　　　王绪　武功大鸟　鹳鹴　吐绶鸟　杜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　百舌　鹳甘　虫　戴胜　北海大鸟　鵶

　　　　　　　　仙居山异鸟　莺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鼍鱼　南海大鱼　鲸鱼　鲤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　鳄鱼　吴馀鲙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雷　彭蚏　鲮鱼　鲵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鲋鮧鱼　鲫鱼　鯌鱼　黄魟鱼　蟕

　　　　　　　　海燕　鲛鱼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峰州鱼　海虾　瓦屋子　印鱼　石斑鱼　井鱼　异鱼

　　　　　　　　螃　鱓鱼　玳瑁　海术　海镜 水母 蠏　百足蠏

　　　　　　　　螗蠏鱼　鹦鹉螺　红螺　鸯龟 鲵鱼　鲎　飞鱼　虎蠏

　　　　　　　　蠔　赤鯶公　雷穴鱼 虬尾　牛鱼　蝤(石多)　奔(鱼孚)

　　　　　　　　係臂　鸡嘴鱼　剑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鲧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龙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火　裴伷　王旻之

　　　　　　　　韩愈　郧乡民　赤岭溪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

水怪　　鲧　桓冲　李汤　齐浣　子英春　洛水竖子　

　　　　鬼　　　罗州赤鳖 韩珣　封令禛　凝真观　蜀江民　张胡子

　　　　　　　　柏君　叶朗之　柳宗元　王瑶　柳沂　崔棁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 （水族为人）

　　　　　　　　子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费长房　张福

　　　　　　　　丁初　谢非　顾保宗　武昌民　寡妇严　尹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宗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 （水族为人）

　　　　　　张方　钟道　晋安民　刘万年　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奂　蔡兴　李增　萧腾　柳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长须国

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 （水族为人）

　　　　　　　　李鹬　谢二　荆州渔人　刘成　薛二娘　赵平原　高昱

　　　　　　　　僧法志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为人）

　　　　　　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渔人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士宗母　宣骞母　江州人　独角　薛伟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

　　龟　　　陶唐氏　禹　葛洪　张广定　赣县吏　郗了　孟彦晖

　　　　　　　　营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宁晋民　史论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贾客　南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宗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蜮射　化蝉　揖怒蛙　怪哉　小虫　蒋虫　园客　乌衣人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蜓　肉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蜢　施子然　庞企　蟾蜍　蝇赦　发妖　桓谦

　　　　　　　　青蜓　朱诞　白蚓　王双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胡充　卢汾　来君绰　传病　滕庭俊　张思恭　蝗冷　蛇

　　　　　　　　李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蚓　木师古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淳于棼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赤腰蚁　苏湛　石宪　王叟　步蚓　守宫　冉端　蚓齿

　　　　　　　　韦君　陆颙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张景　蛇医　山蜘蛛　虫变　蝎化　虱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虱征　壁镜　大蝎　红蝙蝠　青蚨　滕王图　异峰　寄居

　　　　　　　　　　异虫　蝇壁　鱼　天牛虫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虫

　　　　　　　　　　抱抢　避役　蜳蝺　灶马　谢豹　碎车虫　度古　雷蜞

　　　　　　　　　　腹育　蛱蝶　蚁　蚁楼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饭化　蜈蚣气　蠮螉　颠当　蜾蠃　沙虱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殷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虫　诺龙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蚁子　蛙蛤　金龟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虱　白虫

　　　　　　　　　　　　蚕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禅　蝗化　水蛙　蚓疮

　　　　　　　　　　 蜂余　熊乃　螽斯　蝻化

卷第四百六十　禽鸟一

凤（鹰附）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 鹤

徐奭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沆　鹄苏　琼鹦鹉　张华　鹦鹉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鹰

楚文王　刘聿　邺郡人 鹞

魏公子 鹘

宝观寺　落雁殿

旃涂国

周时，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以五色玉为饰，驾以赤象。至京师，育于灵禽之苑，饮以琼浆，饴以云实。二物皆出《上元经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未彪发。及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之后，文彩炳耀，中国飞走之类，不复喧鸣，咸服神禽之远至。及成王崩，冲天而去。（出《拾遗录》）

【译文】

周朝时，旃涂国贡献了一只幼凤，把它装载到装饰着五色玉石的华贵车子里，用红色的大象拉车。到了京城，把凤雏放养到饲养珍禽的园林中，每天喂给它根据上元医药书上记载的秘方所特制的美酒和云石。凤雏刚到的时候，毛色不太鲜明，等到周成王到泰山祭天，到社首山祭祀山川以后，毛色变得异常光彩鲜亮。中国本地的飞禽走兽全都不再鸣叫，臣服于从远方而来的神鸟凤。等到周成王死了，凤直冲云霄飞走了。

凤凰台

凤骨黑，雄雌旦夕鸣各异。皇帝使伶伦制十二龠写之，其雄声，其雌音。乐有《凤凰台》。此凤脚下物如白石者，凤有时来仪，候其所止处，掘深三尺，有圆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出《酉阳杂俎》）

【译文】

凤凰的骨头是黑色的，雄的和雌的早晨和夜晚的叫声各不相同。皇帝让乐官制造了一支十二个孔的乐器“龠”来模仿雌雄凤凰鸣叫的声音，于是就有了《凤凰台》这支乐曲。凤凰脚下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好象是白石头。凤凰出现的时候，找到它站立过的地方，挖掘三尺深，能找到一块纯白色的像卵石一样的圆石，吃了它能使人心神安定。

元庭坚

唐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者，昔罢遂州参军，于州界居山读书。忽有人身而鸟首，来造庭坚，衣冠甚伟，众鸟随之数千，而言曰：“吾众鸟之王也，闻君子好音律，故来见君。”因留数夕，教庭坚音律清浊，文字音义，兼教之以百鸟语。如是来往岁余。庭坚由是晓音律，善文字，当时莫及。阴阳术数，无不通达。在翰林，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亦卒焉。（出《纪闻》）

【译文】

唐代的翰林学士陈王的朋友元庭坚，被免去遂州参军的官职后，就在州界的山上住着读书。一天，忽然有一个人身鸟头的人，来拜访元庭坚。这个人身材雄伟，衣着华贵，有几千只鸟跟随着他。他说：“我是鸟类之王，听说你喜欢研究诗文声韵的规律，所以来见你。”他利用好几天夜晚的时间，教授元庭坚音律的清和浊，文字的音和义，同时教给元庭坚百鸟的语言，象这样他们来往了一年多，元庭坚从此通晓了韵律，善写文章，当时的人们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至于天文、阴阳、数术等学问，也没有他不精通的。后来，元庭坚在翰林院撰写了《韵英》一书，一共十卷，但没等推广施行，西京就被匈奴人占领了，不久元庭坚也死了。

睢阳凤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鸠鹊，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类，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咸翼其旁，咸拥其后，若传唤警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睢阳人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者。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贞元十四年秋天，有一只奇异的鸟，羽毛是绿色的，样子类似于斑鸠或喜鹊，在睢阳城郊飞翔，有时落在丛林之中。这时有一大群鸟，大约有一千多个种类，由各个种类的头领率领着，排列在那只鸟的周围，这些鸟每天都把各自衔来的虫子和谷物献给这只鸟吃。这只鸟每次起飞，群鸟全都鸣叫着，有的飞在它的前面做向导，有的飞在它的两旁，有的跟在它的后面，全都像仆从和警卫一样簇拥在它的周围。这只鸟落下来时，群鸟全都头朝它围成一圈。就是臣子侍奉天子的礼节，也不能超过这群鸟啊。睢阳城的人全都到野外去观看，认为这只奇异的鸟是飞禽类中通灵的鸟，可是它的样子不象鸾鸟和凤凰，因此大家更是对它感到奇异。当时李翱在睢阳城作客，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凤鸟啊。”于是撰写了《知凤》这篇文章，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

鸾

尧在位七年，有鸾鹘岁岁来集，麒麟游于泽薮，鸱枭逃于绝漠。有折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飞。能搏逐猛虎，使妖灾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留重明之集。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户牖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刻画为鸡于户牖之上，此遗像也。（出《拾遗录》）

【译文】

尧在位七年，有鸾鸟和一种叫鹘鵃的鸟年年来集会，还有麒麟在沼泽中游玩，鸱枭等凶恶的鸟逃到了大漠的深处。有个折支国，贡献了一种叫“重明”也叫“重睛”的鸟，是说这种鸟的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眼仁。重明的样子象鸡，叫声象凤鸣，经常脱落羽毛，用肉翅飞翔。它能追杀猛虎，使妖魔鬼怪和各种灾祸不能对人类造成伤害。要给它饮用美酒。重明有时一年来好几次，有时几年也不来一次，住在都城的人没有谁不打扫干净门户，来准备迎接重明的到来。有的老百姓雕刻木头，有的熔铸金属，制造成这种鸟的样子，放在大门和窗户之间，则能使各种鬼怪自然退避躲藏起来。如今人们每年正月的第一天，都有门窗之上刻鸡或画鸡，就是那时候留传下来的重明的形象。

鹤徐奭（鹄）

晋怀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见一女子，姿色鲜白，就奭言调。女因吟曰：“畴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伫。如何遇良人，中怀邈无绪。”奭情既谐，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设饮食而多鱼，遂经日不返。兄弟追觅，至湖边，见与女相对坐。兄以藤杖击女，即化成白鹤，翻然高飞。奭恍惚年余乃差。（出刘敬叔《异苑》）

【译文】

晋怀帝永嘉年间，徐奭出外打猎，看见一个女子，姿色艳丽，皮肤白润，走过来与徐奭说话调笑。女子吟诗道：“曾聆听过你美好的声音，这么长时间仍在我耳边萦绕，为什么又让我遇到了你，然而你却似乎没有情绪。”徐奭同她很投机，高兴地同她来到一所房子里。女子摆上来的吃的东西大都是鱼，于是徐奭过了一天也没回家。他的兄弟寻找他来到湖边，看见他与一个女子相对坐着。他哥哥用藤杖打那个女子，女子变成了一只白鹤，向高空飞去。徐奭回去后精神恍惚一年多才好。

乌程采捕者

隋炀帝大业三年，初造羽仪，毛氅多出江南，为之略尽。时湖州乌程县人身被科毛，入山捕采，见一大树高百尺，其上有鹤巢养子。人欲取之，其下无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树。鹤知人必取，恐其杀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人收得之，皆合时用，乃不伐树。（出《五行记》）

【译文】

隋炀帝大业三年下令制造仪仗队中以羽毛装饰的旗帜。造旗用的羽毛大多出产自江南，为此差不多将鸟羽搜罗光了。当时有个湖州乌程县的人，身上披着羽毛伪装，进山去捕鸟。他看见一棵大树有一百尺高，树上有个鹤巢，里面有大鹤在养育幼鹤。这个人要捉鹤拔取羽毛，可是树的下部没有枝丫，树高上不去，便拿着斧子砍伐大树。鹤知道人一定要捉到它取毛，恐怕幼鹤被人杀害，就用嘴拔下身上的羽毛扔下来。人拾起羽毛，全都合乎标准，就不再伐树了。

户部令史妻

唐开元中，户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骏马，恒倍刍秣，而瘦劣愈甚。以问邻舍胡人，胡亦术士，笑云：“马行百里犹倦，今反行千里余，宁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无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时，试还察之，当知耳。”令史依其言，夜还，隐他所。一更，妻起靓妆，令婢鞍马，临阶御之。婢骑扫帚随后，冉冉乘空，不复见。令史大骇，明往见胡，瞿然曰：“魅信之矣，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归堂前幕中，妻顷复还，问婢何以有生人气，令婢（“婢”原作“妇”，据明抄本改。）以扫（扫原作婢。据明抄本改。）帚烛火，遍然堂庑，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须臾，乘马复往，适已烧扫帚，无复可骑，妻云：“随有即骑，何必扫帚。”婢仓卒，遂骑大瓮随行。令史在瓮中，惧不敢动。须臾，至一处，是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群饮者七八辈，各有匹偶，座上宴饮，合昵备至，数更后方散。妇人上马，令婢骑向瓮，婢惊云：“瓮中有人。”妇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骑瓮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见人，但有余烟烬而已，乃寻径路，崎岖可数十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十七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行乞辛勤，月余，仅得至舍。妻见惊问之久（“之久”二字原倒置，据明抄本改。）何所来，令史以他答。复往问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复去，可遽缚取，火以焚之。”闻空中乞命，顷之，有苍鹤堕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户部令史的妻子长得很美，被妖精附体，而他却不知道。他家有匹骏马，总是喂给加倍的草料，反而越来越瘦弱。他去请教邻居住的一个胡人，这个胡人是个占卜术士。胡人笑着说：“马行百里尚且疲倦，何况如今行了一千多里，能不瘦吗？”令史说从来就很少骑它，家里又没有别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胡人说：“你每次去衙门办公，你妻子夜间就出去了，你却不知道。如果不信，到你再去衙门的时候，试着回家观察一下，就知道了。”令史照着胡人说的话，夜间偷着回到家里，隐藏在别的屋里。到了一更天，妻子起身梳洗打扮得很漂亮，让女仆给马备上鞍子，走上台阶骑上马，女仆骑扫帚跟随在后面，逐渐升空而去，消失在夜色中。令史非常害怕，天亮以后去见胡人，吃惊地说：“妖精的事我相信了，怎么办呢？”胡人让他再观察一个晚上。这天夜里，令史回家后隐藏在堂屋前的幕布中。妻子不一会就又回到堂屋，问女仆为什么有生人的气味。她让女仆把扫帚点上火，把堂下四周的屋子都照着看一遍。令史狼狈地钻进堂上的大坛子里面。不一会，他妻子骑着马又要出去，因为刚才把扫帚烧了，女仆再没有可骑的了。妻子说：“随便有个什么都可以骑，何必一定要扫帚。”女仆仓促之中，骑上大坛子就随着走了。令史在坛子里，不敢活动。不一会，到了一座山的树林中间，地上架设着帐幕，摆着丰盛的酒席。一起喝酒的有七八个人，各自都带有一个伙伴，关系融洽亲昵到了极点。他们喝了几个更次才散席。妇人骑上马，让女仆去骑坛子。女仆吃惊地说：“坛子里有人！”妇人喝醉了，让女仆把人推到山下去。女仆也醉了，把令史推出坛子。令史不敢说话，女仆就骑着坛子走了。令史等到天亮，一个人也不见了，只有剩余的冒着烟的灰烬。令史寻找路径下山，山路崎岖大约走几十里才到山口。令史问路上的人这里是什么地方？回答说是阆州，离京城有一千多里。令史一路上象乞丐一样，辛辛苦苦地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里。妻子一见，吃惊地问他为什么离家这么久，是从哪里回来的，令史编造谎话回答了妻子。令史又去找那个胡人，求他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胡人说：“妖精已经成了气候，等它再出去的时候，可以突然地捉住它捆上，用火烧死它。”令史照着他的话做了，就听见空中有乞求饶命的声音。不一会，有一只苍鹤落在火中被烧死了。妻子的病跟着也好了。

裴沆

同州司马裴沆尝说，再从伯自洛中，将往郑州，在路数日，晓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翼俛咮，翅下疮坏无毛。且异其声，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少年，岂解哀此鹤邪？若得人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劲，然须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卢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岂能至洛中，干胡卢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访胡卢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卢生初无难易，开袱，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授针刺臂，滴血下满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涂其鹤，复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芜狼藉。裴渴甚，求浆，老人指一土龛：“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龛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袱物，大如合，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损处毛已生矣。又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且以酒色诫也。”裴复还洛中，路阅其所持，将发之，袱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乾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出《酉阳杂俎》）

又 李相（“相”原作“松”，据明抄本改。）公游嵩山，见病鹤，亦曰须人血。李公（公原作松。据明抄本改。下同。）解衣即刺血。鹤曰：“世间人至少，公不是。”乃令拔眼睫，持往东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视，乃马头也。至东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驴马，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鹤之意，老翁笑，下驴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涂鹤。即愈，鹤谢曰：“公即为明时宰相，复当上升。相见非遥，慎无懈惰。”李公谢，鹤遂冲天而去。（出《逸史》）

【译文】

同州司马裴沆说，跟他父亲从祖兄弟从洛中出发去郑州，在路上走了好几天。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偶尔下马歇息，听到路旁有人呻吟的声音，于是分开蒿草寻找，在荆棘丛中看见一只病鹤，垂着翅膀低着嘴，翅膀下面生疮腐烂，患处的毛已脱落，叫的声音奇特。这时忽然有个穿白衣服的老人，拄着拐杖从几十步外走来。他对裴沆说：“你是少年人，怎么能解救这只鹤呢？如果能得到人的血给鹤涂上，它就能飞走了。”裴沆是个懂得事理的人，品德高尚。他急忙说：“请刺我臂上的血，没问题。”老人笑着说：“你的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但必须是三世为人的人，这样的人血才能用。你前世不是人，只有洛中的胡卢生，三世是人。你这次出行，不是有急事，怎能再到洛中去面见胡卢生呢？”裴沆毅然踏上了返回洛中的道路，不到两宿，走到洛中。到了洛中他立刻去拜访胡卢生，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恳切请他帮助。胡卢生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打开包袱，取出一个石头盒子，大小约有二个指头。他接过针刺破手臂，将血滴满一盒，交给裴沆说：“不必多说了。”裴沆回到了遇到鹤的地方，老人已经等在那里，高兴地对他说：“你真是个守信用的人。”然后就让他把血全涂到那只鹤的伤口上，又邀请裴沆说：“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太远，可以去少呆一会。”裴沆觉得这老人不是个平常的人，称他为老伯，跟着他去了。走了几里路，来到一个庄园。竹篱笆茅草屋，庭院里长满荒草。裴沆觉得很渴，向老人要水喝，老人指着一个用土做的神龛说：“这里面有一点水，可以取出来喝。”裴沆看那神龛里，有一个杏核，一把象斗笠一样的扇子，神龛底部装满水，水的颜色是纯白的。裴沆用力举起神龛把水喝了，不再饥渴，水的味道象杏酪。裴沆知道老人是个隐居的高人，行礼请求老人收他作仆人。老人说：“你在人世上还有点官禄，即使跟着我隐居也不会坚持到底，你的叔叔是个真正得道的高人，我很早就和他有所交往，这些你自然不会知道。现在我有一封信，交给你一定能送到。”于是包装好一个包裹，大小形状象个盒子，并告诫他不要私自打开看。又领着裴沆看那只鹤，鹤受损的地方已经长出新毛。他又对裴沆说：“你刚才喝了杏浆，应当为九族的血缘亲情而哭泣，并且不能接近酒色。”裴沆回到洛中，路上看着小包裹想打开看看，小包的四角各有一条小红蛇露出头来，裴沆便停下手没有打开，他的叔叔接过包裹打开来看，里面有一升多象是大麦饭粒的东西。他的叔叔后来去王屋山了，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裴沆活了九十七岁。

李丞相当初在嵩山游玩，看见一只病鹤，也说须要人血治疗，李丞相解开衣服就要刺血。鹤说：“世上真正是人的很少，您也不是人。”并让他拔下自己的眼睫毛，让他拿着睫毛到东都去，只要把眼睫毛拿到眼前对着人看，就知道谁是真正的人了。李丞相半路上用这方法看自己，竟是个马头。到了东都洛阳，遇见的人不少，全都不是人，都是些猪狗驴马。最后遇到一个老人是人。李公向他说了病鹤的意思，老人笑了，下驴来露出手臂刺血交给他，他得到老人的血，用血涂到鹤的伤处，鹤马上就好了。鹤感谢他说：“你就是将来的宰相，又将羽化飞升天界，我们相见的日子不会太远，你一定不要懈怠。”李丞相表示感谢，鹤就飞走了。

鹄

鹄生百年而红，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而苍，又五百年为白，寿三千岁矣。（出《述异记》）

【译文】

天鹅出生一百年，毛色变为红色，五百年后变成黄色，再过五百年变成灰白色，再过五百年变成白色。天鹅的寿命是三千年。

苏琼

晋安帝元兴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对，然目不干色，曾无秽行。尝行田，见一女甚丽，谓少年曰：“闻君自以柳季之俦，亦复有桑中之欢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动色，后复重见之，少年问姓，云：“姓苏名琼，家在涂中。”遂要还尽欢，从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鹄。（出刘义庆《幽冥录》）

【译文】

晋安帝元兴年间，有一个人年龄二十多岁，还没结婚，可是他仍然眼睛不看女色，也没有淫秽的行为。一天他去打猎，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女子。女子对他说：“听说你认为自己是柳下惠那样的人，但是你又怎能懂得私奔幽会的快乐呢？”说着女子便唱起歌来，少年稍微有点动心。后来又见到这个女子，他就问女子的姓名。女子说：“我姓苏名琼，家就在路边。”于是邀请少年回家尽情欢乐。少年的堂弟突然走过来，用木杖打那女子，女子变成一只雌性白天鹅。

鹦鹉

鹦鹉能飞，众鸟趾，前三后一，唯鹦鹉四趾齐分。凡鸟下睑向上，独此鸟两睑俱动，似人目。（出《酉阳杂俎》）

【译文】

鹦鹉能够飞翔。别的鸟类的脚趾，三个在前，一个在后，只有鹦鹉是四个脚趾一齐分开。凡是鸟类都是下眼皮向上动，只有鹦鹉能上下眼皮一起动，象人的眼睛一样。

张华

张华有白鹦鹉，华行还，鸟辄说僮仆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鸟云：“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时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宜出户。”强之至庭，为鸱所攫，教其啄鸱喙，仅而获免。（出《异苑》）

【译文】

张华有只白色的鹦鹉，他每次外出回来，鹦鹉就向他讲述仆人的好与坏，后来又不说了。张华问它是什么缘故，鹦鹉说：“被关在大坛子里，怎么能够知道呢？”张华有一次在屋外，让人去叫鹦鹉出来。鹦鹉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恶梦，不宜到门外去。”勉强让它到了庭院，就被鸱鸟捉住，急忙教鹦鹉啄鸱鸟的嘴，才免于一死。

鹦鹉救火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日，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明抄本意作“竟”。）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然尝侨居是山，邻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出《异苑》）

【译文】

有只鹦鹉飞落在别的山上，山里的飞禽走兽都很尊重它。鹦鹉心里想，这里虽然快乐却不能久住，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忽然山上燃起大火。鹦鹉远远地看见了，就跳进水里沾湿羽毛，飞去洒向大火。天神说：“你虽然有救火的好意愿。但是你认为这种做法值得一提吗？”鹦鹉回答说：“虽然知道没有用，可是我曾经在这座山上侨居过，山上的禽兽都很善良，全都象我的兄弟一样，我不忍心看它们被烧死。”天神赞美鹦鹉并受到感动，替它将山火扑灭。

雪衣女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不离屏帏间。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鸷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禳者。上与贵妃出游别殿，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与之同去。既至，命从官校猎于前，鹦鹉方嬉戏殿槛上。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立鹦鹉冢。开元中，宫中有五色鹦鹉，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试牵御衣，辄瞋目叱之。岐王文学熊延景，因献《鹦鹉篇》，上以示群臣焉。（出《谭宾录》）

【译文】

唐玄宗天宝年间，岭南进献了一只白鹦鹉。由于养在皇宫里的时间长了，鹦鹉显得很聪明，能理解人的话语。宫里的人，直到贵妃，全都称呼鹦鹉为“雪衣女”。因为鹦鹉的性情已经很温顺驯服了，所以常常放开它任其吃喝飞鸣，可是它总也不离开屏风和帐幕之间。皇上让人把近代词臣的文章念着教给它，几遍后它就能背诵。皇上常常和嫔妃及各位王爷下棋玩，皇上的棋稍呈败势，左右的人呼唤雪衣女，它一定会飞到棋盘上，鼓动翅膀搅乱棋局。有时还啄嫔妃以及诸王爷的手，使他们不能抢到好的棋路。一天早晨，雪衣女飞到贵妃的镜台上，说道：“雪衣女昨天夜里梦见被老鹰捉住，我的性命就要结束了吗？”皇上让贵妃教给它念《多心经》，此后它记得特别熟练，昼夜不停地念，象是害怕遭受灾祸，进行祈祷以求免灾。皇上与贵妃到别的宫殿游玩，贵妃就把鹦鹉放在辇车上，和她一起去。到了以后，皇上命令随行的将校进行围猎。鹦鹉这时正在宫殿的栏杆上飞来飞去，一瞬间有一只鹰飞来，捕杀了鹦鹉。皇上和贵妃，长久地为它叹息，命令人把鹦鹉埋在御花园中，立起一座鹦鹉的坟墓。开元年间，皇宫里有一只五色鹦鹉，能说话并且很聪明。皇上让左右的人试着牵扯自己的衣服，那只鹦鹉就瞪起眼睛叱责他们。岐王府的文学侍从熊延景，因此而奉献文章《鹦鹉篇》，皇上把文章交给群臣欣赏。

刘潜女

陇右百姓刘潜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质。继有求聘者，其父未许。家养一鹦鹉，能言无比，此女每日与之言话。后得佛经一卷，鹦鹉念之，或有差误，女必证之。每念此经，女必焚香。忽一日，鹦鹉谓女曰：“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女怪而问之：“何此言邪？”鹦鹉曰：“尔本与我身同，偶托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其女惊，白其父母，父母遂开笼，放鹦鹉飞去，晓夕监守其女。后三日，女无故而死，父母惊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尸忽为一白鹦鹉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译文】

陇右人刘潜的家里很富有，只有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儿，长得很美。不断地有人来向刘家求婚，她的父亲都没有答应。家里养了一只鹦鹉，擅长说话，女孩每天都与鹦鹉说话。后来得到一本佛经，鹦鹉念佛经，有时念错了，女孩一定纠正它。每当念佛经时，女孩一定要烧香。忽然有一天，鹦鹉对女孩说：“给我打开笼子，你自己来住，我应当飞走了。”女子奇怪地问它：“为什么这么说呢？”鹦鹉说：“你本来和我同是一类，偶然托生到刘潜的家里，现在却要回到原来的种族之中。不要怪我说这样话，别人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那女子很吃惊，把这事告诉了父亲，父母就打开笼子，放鹦鹉飞走了。父母开始从早到晚地守着女儿。又过三天，女子无故就死了。父母吃惊地哭泣不止，正要埋葬女儿的时候，女儿的尸体忽然变成一只白鹦鹉飞走，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鹰

楚文王

楚文王好猎，有人献一鹰。王见其殊常，故为猎于云梦。毛群羽族，争噬共搏，此鹰瞪目，过瞻云际。俄有一物鲜白，不辨其形。（“形”字原阙，据《太平御览》卷九二六补。）鹰便竦羽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乌堕地。度其羽翅，广数十里，时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出《幽明录》）

【译文】

楚文王喜好打猎，有人献给他一只鹰。他见这鹰与普通的鹰不一样，所以带它到云梦一带打猎。一般的猎鹰、猎狗争着捕捉猎物，只有这只鹰瞪着眼睛远远地望着天边的云。不久有一个东西出现在天空，分辨不出它的形状。这只鹰就振动翅膀升上天空，快得象闪电一样。不一会，羽毛象下雪一样飘落下来，血象下雨一样洒落下来，有只大鸟掉到地上。估计这只大鸟的翅膀，展开有几十里宽。当时有见识广博的人说：“这是大鹏的雏鸟啊！”

刘聿

唐永徽中，莱州人刘聿性好鹰，遂于之罘山悬崖，自缒以取鹰雏。欲至巢而绳绝，落于树歧间，上下皆壁立，进退无据。大鹰见人，衔肉不敢至巢所，遥放肉下，聿接取肉喂鹰雏，以外即自食之。经五六十日，雏能飞，乃裂裳而系鹰足，一臂上系三联，透身而下，鹰飞，掣其两臂，比至涧底，一无所伤，仍系鹰而归。

【译文】

唐高宗永徽年间，莱州人刘聿喜好饲养猎鹰，于是到之罘山的悬崖上，拴好绳子缒下山崖去捉雏鹰。当他快到鹰巢时绳子断了，他掉在树枝上。上下都是直立的石壁，没有办法爬上或爬下。大鹰看见人，衔着肉不敢到巢里去，远远地放下肉。刘聿取过肉来喂雏鹰，剩下的就自己吃了。过了五六十天，雏鹰能飞翔了，刘聿就撕开衣服系在鹰的脚上，一只胳臂系了三根布绳，然后举着雏鹰跳下悬崖。雏鹰飞起来，提起他的两臂，人和鹰一块落到山涧的底下，一点也没有受伤。他仍旧系着鹰回家去了。

邺郡人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鹰隼者。一日，有人持鹰来告于邺人，人遂市之。其鹰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缯百余段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鹞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鹞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鹞献焉。（出《宣室志》）

【译文】

薛嵩镇守魏州时，邺郡有个喜好养育鹰隼的人。有一天，有个人带着一只鹰来给这个邺郡人看，邺郡人就买下了这只鹰。这只鹰非常威武英俊，邺城人家里饲养的鹰隼很多，但没有一只能比得上它的。他常把这只鹰架在胳膊上游玩。后来有个东方少数民族的人看见了这只鹰，愿意用一百多段丝织品换取这只鹰。邺州人说：“我刚得到这只鹰，但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特殊的用处。”那个人说：“这是一只海鹞，善长克制蛟和螭的危害，你应当到邺城的南面去放开它。就能看到它的用处了。很早以前邺城南面的池塘中就有一只蛟，经常给人带来灾难。邺郡的老百姓受到蛟的祸害有好多年了。邺郡人就带着这只海鹞去了，海鹞忽然投身进塘水之中，不久就捉了一只小蛟出来，然后又把这只蛟给吃光了。从此邺郡的百姓免除了蛟患。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薛嵩，薛嵩就把邺城人找来询问这件事，邺郡人就把海鹞献给了薛嵩。

鹞魏公子

魏公子无忌曾在室中，读书之际，有一鸠飞入案下，鹞逐而杀之。忌忿其鸷戾，（“鸷戾”原作“系搏”，据明抄本改。）因令国内捕鹞，遂得二百余头。忌按剑至笼曰：“昨杀（“杀”原作“搦”，据明抄本改。）鸠者，当低头伏罪；不是者，可奋翼。”有一鹞俯伏不动。（出《列异传》）

【译文】

魏国的公子无忌有一天正在屋里读书，有一只斑鸠飞到他的书案下面，有一只雀鹰追进屋捕杀了它。无忌忿恨雀鹰的凶残，因此命令国内的百姓捕捉雀鹰，捉到二百多只。无忌握着剑走到笼子边上说：“曾经杀死斑鸠的，应当低头认罪，不是的，可以展翅飞离有一只雀鹰趴着一动不动。

鹘宝观寺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鹘集重阁，每有鸽数千。鹘冬中每夕，即取一鸽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自余鹰鹘，不敢侵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沧州东光县的宝观寺，常常有鹘鸟聚集在重迭的殿阁上。同时殿阁上也常常聚集着几千只鸽子。鹘鸟到了冬天，每天晚上，就捉来一只鸽子。放在自己的脚下暖脚，到了天亮，再放走鸽子而不杀死它。其余的鹰鹘，也不敢来侵害它们。

落雁殿

唐太宗养一白鹘，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太宗养了一只白鹘，称呼它将军。它捉鸟时，常常驱赶到宫殿的前面，然后再攻击杀死鸟，所以将这处宫殿叫“落雁殿”。皇上常常让它送信，从京城送给东都洛阳的魏王，并取回信，一天能往返好几次。它难道也是陆机的俊犬黄耳一类的动物吗？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孔雀

交趾　罗州　王轩 燕

汉燕　胡燕　千岁燕　晋瑞　元道康　范质

鹧鸪

飞数　飞南向　吴楚鹧鸪

鹊（鸽附）

知太岁　张　颢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鸽信 鸡

陈仓宝鸡　楚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孙休　吴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卫镐　合肥富人

孔雀

交趾

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人又养其雏为媒，旁施网罟，捕野孔雀。伺其飞下，则牵网横掩之，采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为方物。云，生取则金翠之色不减耳。（出《岭表录异》）

【译文】

交趾郡人大多饲养孔雀，或是送给别人吃肉，或是杀了做成肉脯。还有的人饲养小孔雀做诱饵，在旁边安好网，捕捉野孔雀。等野孔雀飞下地时就牵动网绳将孔雀罩住，然后拔取孔雀身上金翠色的羽毛，制造成拂尘的扇子。有时要完整的羽毛，就活着截断孔雀的尾巴，当作土特产品，还说：“活着取毛，毛上的金翠色一点不变。”

罗州

罗州山中多孔雀，群飞者数十为偶。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后复凋，与花萼相荣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栖，必先择有置尾之地，然后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沾而重，不能高翔，人虽至。且爱其尾，恐人所伤，不复骞翔也。虽驯养颇久，见美妇人好衣裳与童子丝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时媚景，闻管弦笙歌，必舒张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鹅，解百毒。人食其肉，饮药不能愈病。其血与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鸡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鸣若曰“都护”。土人取其尾者，持刀于丛篁可隐之处自蔽，伺过，急断其尾，若不即断，回首一顾，金翠无复光彩。（出《纪闻》）

【译文】

罗州的山中有很多孔雀，几十只为一群在一起飞翔。雌孔雀尾巴短，也没有金翠色，雄孔雀出生三年，开始长出小尾巴，五年长成大尾巴。立春时尾羽开始生长，三四个月后又凋落了，和花朵同时繁荣和凋谢。孔雀喜爱自己的尾羽并且非常忌妒，凡是想在山林里休息，一定要先选择好放置尾巴的地方，然后才栖息在那里，南方人要捕捉活孔雀，要等到下大雨的时候才去，这时孔雀的尾巴上沾上雨水变得很沉重，不能高飞。虽然有人走近，但是因为它太爱自己的尾巴，恐怕被人损坏，就不再飞翔了。孔雀即使是驯养了很久，但是如果看见了漂亮女人穿着好看衣服和穿鲜艳丝绸衣服的小孩，也一定要追上去啄她们。如果遇到美好的天气，美丽的景色，听到管弦乐器演奏的曲调，一定要舒展开翅膀和尾巴，目光流转地跳舞，好象是很有情意的样子。住在山谷里的少数民族把孔雀煮熟了吃，味道象鹅肉一样，能解百毒。人要是吃了孔雀肉，吃药就没有治病的效验了。孔雀的血和头，能解巨毒。南方人得到孔雀蛋，让鸡孵化就可以了。孔雀的脚稍稍弯曲，它的叫声象是在说：“都护”。当地的土人想得到孔雀尾羽，就拿着刀在丛竹中隐蔽，等孔雀经过时，赶快砍断它的尾巴，如果不能立即砍断，孔雀回头看上一眼，尾羽就会失去金翠的颜色和光彩。

王轩

卢肇住在京南海，见从事王轩有孔雀。一日奴来告曰：“蛇盘孔雀，且毒死矣。”轩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轩怒，卒云：“蛇与孔雀偶。”（出《纪闻》）

【译文】

卢肇住在京城南海，看见从事王轩有只孔雀。有一天，仆人来告诉说：“蛇盘住孔雀，快要毒死孔雀了。”王轩让兵丁快去救孔雀，他的手下笑着却不去救，王轩生气了，手下人说：“蛇与孔雀在交配。”

汉燕

蓐泥为窠，声多稍小者汉燕。陶胜力注《本草》云，紫胸轻小者是越燕，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长，越燕不入药用。越与汉，亦小差耳。（出《世说》）

　　【译文】

用草和泥做巢，叫声频繁体形较小的燕子是汉燕。陶胜力注《本草》说：胸前是紫色，重量轻体形小的是越燕。胸前有黑斑点，叫声宏亮的是胡燕，胡燕做巢喜欢做长形的巢。越燕不能做药用。越燕和汉燕，也只不过是稍有差别罢了。

胡燕

凡狐白貂鼠之类，燕见之则毛脱，或燕蛰于水底。旧说燕不入室，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胸斑黑声大，名胡燕，其窠有容匹素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凡是狐狸和白貂鼠一类的动物，燕子看见它们羽毛就脱落了，藏伏多水的泥洞中。传说燕子如果不进屋里，取桐木来雕刻成男女各一人扔到井里，燕子一定进屋。胸前有黑色斑点叫声宏亮的，名叫胡燕，它的巢有的能放下一匹生绢。

千岁燕

齐鲁之间，谓燕为乙，作巢避戊己。《玄中记》云，千岁之燕户北向。《述异要》云，五百岁燕生胡髯。（出《酉阳杂俎》）

【译文】

齐鲁那个地方的人把燕叫做乙。燕子做巢躲避戊日己日。《玄中记》中说：千年燕子的巢口向北开。《述异要》中说：五百年的燕子长胡须。

晋瑞

魏禅晋岁，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时有飞翔去来。有司即闻奏，帝使罗者张之，得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为笼，致于宫内，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云：“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检瑞应图，果如所论。师旷，晋人也，古今之议相符焉。（出《拾遗录》）

【译文】

魏把帝位禅让给晋的那一年，京城北面的城楼下有白光象是鸟雀的形状，经常地飞来飞去。官署将这件事报告给皇上，皇上派人用网去捉，结果捉到一只白燕，认为是神物，用金丝做了个笼子，放在皇宫内，十天之后白燕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人评论说：“这是兴盛繁荣的好兆头，从前师旷的时候，就有白燕来筑巢，考察这个祥瑞现象，正应验了图谶上的话。”果然就象这个人说的一样。师旷是晋人也罢，古代和今天的议论是相符合的。

元道康

后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虑山，云栖幽谷，静掩衡茅，不下人间，逾二十载。服饵芝木，以娱其志。高欢为丞相，前后三辟不就。道康以时方乱，不欲应之。至高洋，又征，亦不起。道康书斋常有双燕为巢，岁岁未尝不至。道康以连征不去，又（“又”原作“有”，据明抄本改。）惧见祸，（“祸”原作“抑”，据明抄本改。）不觉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风飒至。道康向月微思，忽闻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为乐，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惊异，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乐以终身。”康曰：“尔为禽而语，何巢我屋？”燕曰：“我为上帝所罪，暂为禽耳。以卿盛德，故来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间，所以闭关服道，宁昌其德，为卿所谓？”燕曰：“海内栖隐，尽名誉耳。独卿知道，卓然嚣外，所以神祇敬属，万灵归德。”燕曰：“我来日昼时，往前溪相报。”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昼，见二燕自北岭飞来而投涧下，一化为青衣童子，一化为青衣女子。前来谓道康曰：“今我便归，以卿相命，故来此化。然无以留别，卿有隐志，幽阴见嘉，卿之寿更四十岁，以此相报。”言讫，复为双燕飞去，不知所往。时道康已年四十，后果终八十一。

【译文】

后魏有人叫元道康，字景怡，隐居在林虑山。云雾笼罩着幽深的山谷，静静地掩闭着横木为门的茅草屋，他从不下山到尘世中去，一直过了二十多年。他服用灵芝仙草，来陶冶自己的情操和志向。高欢做了丞相，前后三次来请他出山做官他都没有去，元道康认为那时正要发生动乱，不想答应他。等到高洋做了丞相，又来请他出山，他仍然没有去。元道康的书房里有一对燕子，每年都飞来筑巢的。元道康因为朝廷连年征召自己都没有去，害怕引来灾祸，不觉地暗自叹气。这天晚上，秋月朗朗地照着，清风一阵阵吹来，元道康面向明月思索，忽然听到燕子招呼元道康的字说：“景怡，你本来心情淡泊，自得其乐，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忧愁和思虑呢？”元道康很惊奇，这才知道是燕子在说话。燕子又说：“景怡景怡，要一辈子快乐。”元道康说：“你是禽鸟却会说话，为什么在我的屋里筑巢？”燕子说：“我被上帝责罚，暂时做禽鸟了。因为你道德高尚，所以才来依附于你。”元道康说：“我忘却名利，不愿步入尘世，所以才关上门学习道家学说，发扬光大道家学说，就象你所说的那样。”燕子说：“天下隐居的人，全是沽名钓誉的人。只有你真正懂得道法，卓然独立尘世之外。所以神灵尊敬你、关注你，千万种生灵都佩服于你的德行。”燕子接着又说：“我明日天亮时，到前面的溪水边有话对你说。”元道康便拄着木杖到南面的溪水边去等候燕子，等到天亮，看见两只燕子从北面的山岭飞来落到山涧下面。一只变成一个穿黑衣的男童，一只变成一个穿黑衣的少女，走上前来对元道康说：“今天我们就要回天上去了，为了给你预测命运，所以才到这里来点化你，否则就没有什么留作纪念的了。你有隐居的志向，神灵都给予好评，你的寿命还有四十岁，就以此来作为对你的报答吧。”说完，又变成一对燕子飞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时元道康已经四十岁了，后来果然八十一岁才死去。

范质

汉户部侍郎范质言，尝有燕巢于舍下，育数雏，已哺食矣。其雌者为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时又与一燕为匹而至，哺雏如故。不数日，诸雏相次堕地，宛转而僵。儿童剖腹视之，则有蒺藜子在嗉中，盖为继偶者所害。（出《玉堂闲话》）

【译文】

汉代户部侍郎范质说，曾经有一对燕子在他家的屋下筑巢，养育了几只雏燕，已经进入哺育喂食阶段。那只雌燕被猫捉住吃了，雄燕鸣叫着很久才飞走，不多时又和另一只雌燕配成一对回来了，还象从前一样地哺育雏燕。不几天，所有的雏燕一个接一个地掉到地上，辗转着死去。儿童剖开雏燕的肚子观察发现有蒺藜子在雏燕的胃里，都是被燕子后来的配偶给害死的。

鹧鸪

飞数

鹧鸪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采，南人设网取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鹧鸪飞翔的次数随着月份而变化。如果是正月，飞一次后就呆在巢中，不再起飞了。十二月十二日开始，最难捕捉，南方人就张网捕捉鹧鸪。

飞南向

鹧鸪似雌雉，飞但南，不向北。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鸟像雌雉，名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出《旷志》，明抄本作出《广记》）

【译文】

鹧鸪的样子象雌野鸡，只向南飞，不向北飞。杨孚的《交州异物志》中说：“有一种鸟象雌野鸡，名叫鹧鸪。它心里只是想着南方，不愿意朝北方走。”

吴楚鹧鸪

鹧鸪，吴楚之野悉有。岭南偏多此鸟。肉白而脆，远胜鸡雉。能解冶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赤毛。其大如野鸡，多对啼。《南越志》云：“鹧鸪虽东西回翔，然开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鸣自呼‘社（明抄本“社”作“杜”）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李群玉《山行闻鹧鸪》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鉤輈格磔声。”（出《岭南录异》）

【译文】

吴楚一带都有鹧鸪的踪迹，然而岭南最多。鹧鸪的肉白而且脆嫩，远远超过家鸡和野鸡的味道，并且能化解和治疗葛草和菌类中毒。鹧鸪胸前有白色圆点，背上间隔生长着紫色和红色的羽毛。它的大小象野鸡，大多数喜对面鸣叫。《南越志》上说：“鹧鸪鸟虽然东西来回地飞翔，可是刚展翅起飞的时候，一定先向南飞。鹧鸪鸣叫的声音似乎是在呼唤‘社薄州’”。另外《本草》上说：“鹧鸪鸟常常自己呼叫‘鉤輈格磔’”。李群玉的《山行闻鹧鸪》诗中说：“刚刚穿过艰难曲折的山路，又听见鹧鸪鸟‘鉤輈格磔’的叫声。”

鹊知太岁

鹊知太岁之所在，《博物志》云：“鹊窠背太岁。”此非才智，任自然尔。《淮南子》曰：“鹊识岁多风，去（去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乔木，巢傍枝。”（出《说文》）

又 鹊构窠，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巢，灸病者，疾立愈。（出《酉阳杂俎》）

【译文】

喜鹊知道太岁星所在的方向，《博物志》上说：“鹊巢背着太岁星。”这不是因为喜鹊有智慧，而是靠喜鹊天生的本能。《淮南子》上说：“喜鹊知道哪一年风大，就离开高大的乔木，去到傍出的树枝上筑巢。”

喜鹊建巢，常选取树梢上的细枝，不取落在地上的干枝，然后缠起树枝做巢下蛋。端午节这一天的中午，火烧喜鹊的巢，用来给病人烧炙治病，病立刻就全好。

张颢

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稍下堕地，民拾取，即化为一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颢后官至太尉，后议郎汝南樊行夷校书东观，上表言：“尧舜之时，尝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应复。”

【译文】

常山的张颢是梁国的丞相。有一天雨过天晴，有一只象山鹊的鸟坠落到地下，被一个老百姓拾起来以后变成一块圆圆的石头。张颢砸破石头，得到一金印，上面的文字是：“忠孝侯印”。张颢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金印被收藏在宫内册府里。张颢后来官至太尉。议郎汝南人樊行夷在东观书府校对书稿，给皇上上书说：“尧舜的时候，曾经设过忠孝侯个官职，现在上天降下这颗金印，应该重设这个官职。”

条支国

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有来进异瑞，有鸟名鳷鹊，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国太平，鳷鹊群翔。昔汉武时，四夷宾服，有致此鹊，驯善。有吉乐事，则鼓翼翔鸣。按庄周云：“雕陵之鹊，盖其类也。”（出《拾遗记》）

【译文】

东汉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派人来进献不平常的吉祥物，有一只鸟名鳷鹊，身高七尺，能听懂人说的话。哪个国家太平，就会有鳷鹊成群地飞翔。从前汉武帝时，四边的少数民族归顺，有的国家就奉献过这种鳷鹊，驯养得很好，要是有了吉祥快乐的事，它就振动双翅一边飞翔一边鸣叫。按，庄子说的，“雕陵之鹊”，就是指的这种鸟。

黎景逸

唐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鹊巢其侧，每饭食餧之。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月余，劾不承，欲讯之，其鹊止于狱楼，向景逸欢喜，以传语之状。其日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三日而赦果至，景逸还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鹊之所传。（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太宗贞观末年，南康的黎景逸住在空青山上，有喜鹊在他住的地方附近筑巢，他每天用饭喂喜鹊。后来，他的邻居中有个丢了布的人，诬告黎景逸偷布，黎景逸被关押在南康的监狱中。一个多月的时间，黎景逸都没有承认偷布，官府正准备刑讯。那只喜鹊停在狱楼上，向着黎景逸显示出很欢喜的样子，似乎是在向他传递话语。当天就有人传言说要有大赦，官府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说：“路上遇到一个穿黑色衣服白色领子的人所说的。”三日后大赦的公文果然传到，黎景逸被放还归山，这才知道黑衣白领的人，就是喜鹊去传的话。

张昌期

汝州刺史张昌期，易之弟也，恃宠骄贵，酷暴群僚。梁县有人白云，有白鹊见。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部人有鹞子七十笼矣，以蜡涂爪。至林见白鹊，有群鹊随之，见鹞迸散，唯白者存焉。鹞竦身取之，一无损伤，而笼送之。昌期笑曰：“此鹊赎君命也。”玉叩头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见公。”拜谢而去。（出《朝野佥载》）

【译文】

汝州刺史张昌期，是张易之的弟弟。他依仗哥哥的权势而骄横自大，对待同事也残酷暴虐。梁县有人对他说，有白喜鹊出现。张昌期就命令司户杨楚玉捕捉。杨楚玉的部下有七十笼雀鹰，他们用蜡涂到雀鹰的爪子上；到了树林里以后，看见有一只白喜鹊在前边飞，还有一群喜鹊跟着在这只喜鹊后边飞，看见鹞子以后都飞散了，只有白鹊还在。鹞子去捉白喜鹊，白鹊一点也没受到损伤。用笼子装着白喜鹊送给张昌期，张昌期笑着说：“这只白喜鹊赎了你一条命。”杨楚玉磕头说：“这是上天让我活着，不然的话，就是去投河跳海，也不敢来见您。”

崔圆妻

鹊窠中必有栋。崔圆相公妻在家时，与姊妹于后园见一鹊构窠，共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窠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出《酉阳杂俎》）

【译文】

喜鹊的巢里一定有一根“栋梁”。崔圆丞相的妻子在家的时候，和姐妹们在后园看见一对喜鹊在筑巢。两只喜鹊共同衔着一根木棍，粗细象笔管一样，长短有一尺多，安放到巢中，而别的人都没有看见。俗话说，看见喜鹊上梁的人一定尊贵。

乾陵

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之尊殿，有双鹊衔柴及泥，补葺隙坏十五处。宰臣表贺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的殿楼上，有一对喜鹊鸟衔着木柴棍和泥，修补殿楼上的裂缝和损坏的地方十五处。辅政大臣给皇上上书祝贺这件事。

鸽信

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大理丞郑复礼说，波斯人的船上大多都养着鸽子，鸽子能飞行数千里，过一段时间就放一只鸽子回家，当做是一封平安的家信。

鸡

陈仓宝鸡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为媪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此二童子名为鸡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之，逐二童子，二童化为雉，飞入于林。陈仓人告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立祠，名陈宝。雄者飞南集，今南阳雉飞县，即其地也。（出《列异传》）

【译文】

秦穆公的时候，陈仓人挖地得到一个动物，象羊又不是羊，象猪又不是猪，便牵着它准备去献给秦穆公。路上遇到两个童子对他说：“这个动物叫媪述。经常生活在地下，吃死人的脑子，如果想要杀它，可以用柏树枝插进它的头里。”媪述说：“这两个童子名叫鸡宝，如果捉到雄的，就能做国王，捉到雌的，就能够做伯爵。”陈仓人就舍掉媪述，去追赶两个童子。两个童子变成野鸡，飞进树林。陈仓人把事情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就派人进行大规模地捕猎，果然捉到了那只雌的，雌的又变成石头，被放到汧山和渭水之间。等到秦文公时为它建祠堂，把那块石头叫做“陈宝”。那只雄鸡飞到南集，现在南阳的雉飞县，就是那只雄鸡停留的地方。

楚鸡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何鸟也？”担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宜欲献之。遂闻于楚王，王感其欲献己也，召而厚赐之，过买凤之直十倍矣。（出《笑林》）

【译文】

楚国有一个人挑着山鸡，在路上遇到有人问他：“这是什么鸟？”他欺骗那人说：“是凤凰。”那人说：“我听说有凤凰已经很久了，现在才算真正看见了，你卖吗？”回答说：“卖。”于是路人出价千金，挑担人不同意，要求加倍出钱，这才把山鸡卖给了路人。路人正准备把它献给楚王时，过了一宿鸟就死了，路人不去可惜花掉的那些钱，只恨不能把鸟献给楚王。人们传说着这件事，全都认为那是只真正的凤凰，因而路人才要把它献给楚王。事情传到楚王的耳朵里，楚王为路人想把凤凰献给自己行为所感动，便把路人叫来厚厚地赏赐了路人，超过买鸟时所花的钱数的十倍。

卫女

《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赴（“赴”原作“当”，据明抄本改。）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授琴作操，故曰《雉朝飞》。（出杨雄《琴清英》）

【译文】

《雉朝飞》琴曲，是卫女的女师傅创作的。卫侯的女儿嫁给齐国的太子，走到半路上听说太子死了，就问师傅说：“怎么办呢？”师傅说：“暂且去参加丧礼。”丧礼结束后，卫女不肯再回娘家，一直到死。师傅后悔这件事，拿过来卫女生前使用的琴，在卫女的坟前弹了起来。忽然有两只野雉一起从坟墓里飞出来。师傅抚摸着雌雉说：“你果然变成雉鸟了吗？”话未说完，两只雉鸟一起飞起来，一会儿就不见了。师傅很悲痛，弹着琴创作了一支乐曲，所以叫《雉朝飞》曲。

长鸣鸡

汉成帝时，交趾越隽献长鸣鸡伺晨鸡，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长鸣一食顷不绝，长距善斗。（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成帝的时候，交趾的越隽贡献了一只能长鸣报晓的司晨鸡。成帝立即命令人用滴漏计时器来验证，司晨鸡鸣叫的时刻和计时器的刻度一点不差。司晨鸡鸣叫起来能连续一顿饭的时间不停歇。这种鸡的脚爪很长，善于搏斗。

沉鸣鸡

建安三年，胥图献沉鸣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其鸣，乃杀牲以祀之。当声处掘地，得此鸡。若天下平，翔飞颉颃，以为嘉瑞，亦谓宝鸡。其国无鸡，人听地中，以候晷刻。道师云：“昔仙人相君采石，入穴数里，得丹石鸡，舂碎为药。服者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昔汉武宝鼎元年，四方贡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静室，自然鸣翔，此之类也。《洛书》云：“胥图之宝，土德之征。大魏嘉瑞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建安三年，胥图国贡献沉鸣石鸡，红色，大小象燕子一样。石鸡经常生活在地下，按时鸣叫，叫声能清楚地传到很远的地方。胥图国的人听到了石鸡的叫声，就杀牲畜祭祀它。在它发出叫声的地方挖地，就得到这只鸡。如果天下太平，石鸡就上下翻飞，人们把这种现象当成祥瑞，所以又把这种鸡叫作宝鸡。胥图国没有普通的鸡，人们听地下石鸡的鸣叫，来计算时间。有个道士说：“从前仙人相君去采石料，入洞穴几里深，得到了红色石鸡。捣碎了做药，服了能使人加强声音和气息，在先天的寿数之后才死去。”从前汉武帝宝鼎元年，四方国家都来贡献珍奇的宝物，其中有个琥珀燕，把它放在一间静室里，会自然地鸣叫飞翔，就是沉鸣石鸡这一类的珍奇宝物。《洛书》上说：“胥图国的宝物，乃是土德的象征。这正是大魏国的祥瑞之兆。”

孙休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往夕返。群臣莫不上谏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之所以好也。”（出《语林》）

【译文】

孙休喜好射猎雉鸡，到了适合打猎的季节他就早晨出去晚上才返回。大臣们没有不提意见劝阻的，他们说：“这是小动物，为什么那么爱好呢？”孙休回答说：“它虽然是小动物，耿直刚正却超过了人，所以我才喜欢它。”

吴清

徐州民吴清，以太元五年被差为征。民杀鸡求福，煮鸡头在盘中，忽然而鸣，其声甚长。后破贼帅邵宝，宝临阵战死。其时僵尸狼藉，莫之能识。清见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帅，遂取以闻。推校之，乃是宝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荣位。鸡之妖，更为吉祥。（出《甄异记》）

【译文】

徐州的百姓吴清，在吴国太元五年被派遣出征。吴清杀鸡祈求赐福，煮熟的鸡头在盘子里，忽然鸣叫起来，叫声悠长。后来打败了贼兵主帅邵宝，邵宝战死在沙场上。沙场上僵硬的尸体乱七八糟，没有人能识别。吴清看见一具尸体穿着白袍，怀疑是主帅，就搬过尸体来研究推断，那鸡头也正是邵宝首级之征。吴清因此功被任命为清河太守。从士兵越级提升，一下子就登上了高贵荣耀的位子。鸡表现出的妖异现象，更是吉祥的征兆。

广州刺史

广州刺史丧还，其大儿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儿，四年复病死。或教以一雄鸡置棺中，此鸡每至天欲晓，辄在棺里鸣三声，甚悲彻，不异栖中鸣，一月日后，不复闻声。（出《齐谐记》）

【译文】

广州刺史死后被运回故乡。他的大儿子安吉在南朝元嘉三年得病死了，第二个儿子元嘉四年又得病死了。有人让把一只公鸡放在棺材里避灾，这只鸡每天天要亮时，都在棺材里叫三声，叫得很悲惨，同在鸡窝里叫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月以后，也听不到这只鸡的叫声了。

祝鸡公

祝鸡公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皆有名字，千余头。暮栖树下，昼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种别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余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池鱼。后登吴山，鸡雀数百，常出其旁。（出《列仙传》）

【译文】

祝鸡公是洛阳人，住在尸乡的北山下。他养了一百多年的鸡，养的鸡全都有个名字，一共有一千多只。晚上鸡就睡在树下，白天就散放着。他呼唤哪一只鸡的名字，哪一只鸡就自动来到他的身边。他卖大鸡和鸡蛋，得到一千多万贯钱。就放好钱来到吴国，又开始干起用池塘养鱼。后来他攀登吴山，经常有几百只鸡和雀出现在他的身边。

朱综

临淮朱综遭母难，恒外处住。内有病，因见前妇。（“妇”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妇曰：“丧礼之重，不烦数还。”综曰：“自荼毒已来，何时至内？”妇云：“君来多矣。”综知是魅，敕妇婢，候来，便即闭户执之。及来，登往赴视，此物不得去，遽变老白雄鸡。推问是家鸡，杀之遂绝。（出刘义庆《幽明录》）

【译文】

临淮朱综的母亲去世了，长期在外面居住守丧。听说妻子病了，于是回去看望妻子。妻子说：“丧礼是大事，不要经常回来了。”朱综说：“自从母亲去世，我什么时候到内室去过？”妻说：“你来的次数很多啊。”朱综知道是妖魅作怪。就命令妻子的婢女等到他来时，就立即关上门窗捉拿。等到那装扮成他的怪物来了，朱综立刻前去探视捉拿，这个怪动无法离开，马上变成一只白色的老公鸡。一追问原来是家养的鸡，杀了鸡以后再没有怪事发生。

代郡亭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诸生壮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诸生笑谓鬼曰：“汝止（“止”原作“上”，据明抄本改。）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卿为我少指耶？”乃复引手，即有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因拔剑砍之，得老雄鸡。（出《幽明录》）

【译文】

代郡的边界处有一座供行人住宿吃饭的亭站，经常有妖精作怪。有一个姓诸的书生，很勇敢傍晚走路，想在亭站中住宿，官吏制止他，他说：“我自己能消除灾祸。”于是便住下来吃饭休息。夜里书生坐在前厅，这时，出现了一只手，吹着一支五个孔的笛子。书生笑着对鬼说：“你只有一只手，怎么能按住所有的笛孔，我替你吹吧。”鬼说：“你以为我手指少吗？”于是又伸出手来，竟有几十个手指。书生知道可以攻击鬼了，于是就拔出剑来砍去，结果砍死的是一只老雄鸡。

高嶷

唐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余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经日而苏。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讼杀其妻子。嶷对元不识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尽，且放归。”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令射杀，魅遂绝。

【译文】

唐代渤海的高嶷非常富有，忽然得了一个多月的病就安然地死去了。但他死去后心口上还温暖，过了几天又苏醒过来。他说：“有一个穿白衣服瞎了一只眼的人，拿着状子到阴司去告我，说我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高嶷申辩说从来就不认识这个老人，冥府的官员说：‘你的寿命未尽，放你回阳间去吧。’”他明白了那个白衣人就是家中瞎了一只眼的白公鸡，便让人杀死了这只鸡，怪异的事也没有了。

天后

唐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

【译文】

唐代中宗文明年代之后，天下各个州贡献的母鸡变成公鸡的很多。有的已经变化了一半，还有一半没变。这是武则天要正式登基做皇帝的预兆。

卫镐

卫镐为县官，下县，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著黄衣，咸言乞命，叩头再三，斯须又至。镐甚恶其事，遂催食欲前。适镐所亲者报曰：“王幸在家穷，无物设馔，有一鸡，见抱儿，已得十余日，将欲杀之。”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遂命解放。是夜复梦，感欣然而去。（并出《朝野佥载》）

【译文】

卫镐当县令时下乡去，到了里正王幸在家。他打了个盹，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妇人领着十多个穿黄色衣裳的小孩，都说请饶命，再三磕头，过了一会又来一次。卫镐醒了后心中很烦，就催着快点吃饭。同卫镐关系好的人报告说，王幸在家穷，没有什么菜，养了一只鸡正在孵蛋，已经十多天了，王幸在想把这只鸡杀了。卫镐这才明白，黑衣妇人就是这只黑母鸡，就告诉不要杀。这天夜里他又做了一个梦，黑母鸡十分感谢他，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刘某，好食鸡，每杀鸡，必先刖双足，置木柜中，血沥尽力，乃烹，以为去腥气。某后病，生疮于鬓，既愈，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每巾栉，必伤其足，伤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积岁，无日不伤，竟以是卒。（出《稽神录》）

【译文】

合肥有个姓刘的富人，喜欢吃鸡。每次杀鸡时，一定要先砍去鸡的双脚，放在木柜子里，等到血流光了，力气也没有了，才煮着吃，认为这样能解除腥气。刘某后来生了病，在鬓角处生了个疮，疮治好后，又在疮瘢的地方长出一只小鸡爪。每次洗脸梳头，一定会碰伤那只鸡爪而血流满面，疼痛一整天。象这样过了一年，没有一天不受伤流血，竟因此而死去。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鹅（鸭附）

史悝　姚略　鹅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鸜鹆

勾足　能言　桓豁　广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伶　三足乌　李纳　吕生妻　梁祖

枭（鸱附）

鸣枭　鸱鸺鹠目夜明　夜行游女　禳枭　张率更　雍州人　韦颛

鹅

史悝

晋太元中，章安郡史悝家有驳雄鹅，善鸣。悝女常养饲之，鹅非女不食，荀佥苦求之，鹅辄不食，乃以还悝。又数日，晨起，失女及鹅。邻家闻鹅向西，追至一水，唯见女衣及鹅毛在水边。今名此水为鹅溪。（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代太元年间，章安郡史悝家有只杂色的公鹅，喜欢鸣叫。史悝的女儿常常喂鹅吃食，不是史悝的女儿喂的食，鹅就不吃。荀佥向史悝要来这只鹅，鹅就不吃食，只好把鹅又还给了史悝。又过了几天，早晨起来，女儿和鹅一起不见了。邻居家听到鹅向西面走的声音，史悝便追到一条河边，只看见女儿的衣服和鹅毛堆在河边。如今这条河就叫“鹅溪”。

姚略

义熙中，羌主姚略坏洛阳沟，取砖，得一双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闻九皋，养之此沟。（出《幽明录》）

【译文】

东晋文帝义熙年间，羌族的首领姚略毁坏了洛阳城里的护城河取砖用，得到一对金色的雄鹅，脖子依在一起高声鸣叫，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姚略就把这两只鹅放养在这条护城河里。

鹅沟

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有鹅沟，南燕世，有渔人居水侧，常听鹅声。而众鹅中有铃声甚清亮，候之，见一鹅咽颈极长，因罗得之，项上有铜铃，缀以银锁，有隐起元鼎元年字。（出《酉阳杂俎》）

【译文】

济南郡张公城的西北方向有个鹅沟。南燕的时候，有个打渔的人住在水边，经常听到鹅叫的声音，并且还在众多的鹅鸣中传出清亮的铃声。等到这群鹅游过来，他看见一只鹅的脖颈极长，于是用网扣住了这只鹅。发现鹅的脖子上有只铜铃，用银锁锁在脖子上，铃上隐隐约约地有突起的“元鼎元年”的字样。祖录事 久视年中，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到僧寺，令放为长生。鹅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后，经坊历市，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祖收养之。左丞张锡亲见说。（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武则天久视年间，越州有个姓祖的录事，不知道他的名字了。早晨出门，看见了一个人挑着鹅向市集走去。鹅看见了祖录事，频频回头鸣叫，祖录事就用钱买下了鹅。到了一个佛庙，他让和尚放了鹅做善事祈求长寿。鹅竟然不肯进入寺庙，只是跑着跟在祖录事身后，经过作坊和集市等人多广众的地方，一步也不放松，祖录事就收养了这只鹅。左丞相张锡说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事。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亡其名，家于昆山县。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至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衣仪状甚秀，而血濡衣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忽寤，心窃异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顾君不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尔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僮，且以事讯之，乃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出《宣室志》）

【译文】

汝南周生是吴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家住在昆山县。元和年间，他考中了明经，安排选拔担任昆山尉。去昆山县赴任途中住在距离县城几十里的一个旅店里，夜里他梦见一个穿白衣服仪表俊秀的男子，这男子的衣襟染满了血，象是胸部受了伤。这男子行过礼哭着对周生说：“我是个住在树林泉水间的人，因为不喜欢尘世的搔扰，所以在树林泉水间安度许多年了。今天因为偶尔在田野之间走走，不幸被你家僮仆把我捉住用绳子拴上了。我本来是个隐居的人，被捉住之后，心里很不高兴。家僮又放恶狗咬伤了我的胸部，我气愤得忍受不了了，希望你能可怜并放了我。不然的话，我不久就会死去。”周县尉说：“我接受你的要求，不敢忘记。”说完忽然醒了，心中觉得这事很奇怪。第二天，他回到自己家里。这天晚上，他又梦见白衣人来说：“我上一次把事情告诉了你，幸亏你怜悯并答应了我，可是现在我还被捆绑着，想你不会改变仁爱之心，快些替我解开绳子，使我不再被囚禁在你们家里，那就万幸了。”周县尉就问他说：“然而你的名姓，能够告诉我吗？”那个人说：“我是一只鸟。”说完就离开了。第二天，周县尉就把梦中的事和僮仆说了，并向僮仆询问这件事。原来家人到野外去，捉到了一只鹅，就用笼子装着回家来。前天晚上，有只狗伤了鹅的胸部。周县尉立即命令把鹅放了。这天晚上，又梦见白衣人向他告辞道谢，然后就离去了。

平固人

处州平固人访其亲家，因留宿。夜分，闻寝室中有人语声，徐起听之，乃群鹅语曰：“明旦主人将杀我，善视诸儿。”言之甚悉。既明，客辞去，主人曰：“我有鹅甚肥，将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于是举家不复食鹅。顷之，举乡不食矣。（出《稽神录》）

【译文】

处州平固有个人去拜访他的亲家，被留下住宿。半夜时，他听见寝室中有人说话的声音，便慢慢地起身过去仔细倾听，原来是群鹅在说话。一只鹅说：“明天早晨主人将要杀我，好好照看这群孩子吧。”说得很清楚。天亮以后，客人要走。主人说：“我有只鹅很肥，准备把它杀了给你吃。”客人就把听到的鹅的话全告诉了主人，主人全家从此不再吃鹅。不多久，全乡的人也都不再吃鹅了。

海陵斗鹅

乙卯岁，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鹅斗于空中，久乃堕地，其大可五六尺，双足如驴蹄，村人杀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出《稽神录》）

【译文】

乙卯年，海陵郡的西村里有两只鹅在空中相斗，过了很长时间后坠落到地上。它们大约有五六尺长，双脚象驴的蹄子那样大。村子里凡是杀了这两只鹅并且吃了鹅肉的人都死了。第二年，军队攻陷海陵。

鸭（附）

晋周昉少时与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宫亭庙下。同侣相语：“谁能入庙中宿？”昉性胆果决，因上庙宿。竟夕晏然，晨起，庙中见有白头老翁，昉遂擒之，化为雄鸭。昉捉还船，欲烹之，因而飞去，后竟无他。（出《述异记》）

【译文】

晋代的周昉少年时与商人一块逆江而行，傍晚来到宫亭庙外。同行的人们说：“谁敢到庙里去睡一宿？”周昉胆大果断，就单独到庙里去睡，一宿都很平安。早晨起来的时候，他看见庙里有一个白发老翁。周昉就去捉拿他，白头翁变成了一只雄鸭，周昉捉住鸭子回到船上，准备煮了吃肉，这雄鸭又跑了，后来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

鹭

冯法

晋建武中，剡县冯法作贾，夕宿荻塘，见一女子，著服，白皙，形状短小，求寄载。明旦，船欲发，云：“暂上取行资。”既去，法失绢一疋，女抱二束刍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绢。法疑非人，乃缚两足，女云：“君绢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鹭，烹食之，肉不甚美。（出《幽冥录》）

【译文】

晋代建武年间，剡县的冯法作买卖。晚上船停荻塘里，他看见一个穿着丧服的女人，皮肤白皙，身形矮小，请求搭船。第二天早晨，船正要出发，女人说：“我上岸去取出门用的钱物。”她离船后，冯法丢了一匹绢，这时那女人抱着两捆草回来放在船里。那女人象这样上下了十次，就丢了十匹绢。冯法怀疑她不是人，就捆上了她的两只脚，那女人说：“你的绢在前面的草丛中。”说完身形变成了一只大白鹭。将大白鹭煮着吃了，肉味并不太好吃。

钱塘士人

钱塘士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阖船载之，后成白鹭去。杜恶之，便病死也。（出《续搜神记》）

【译文】

钱塘有个书生姓杜。有一天他坐船外出，当时天下大雪并已到黄昏。有个穿着白衣服的女子走来，书生说：“你为什么不进到船舱里来？”然后就调戏她。书生关上船舱门将那个女子载走，没想到那女子后来又变成一只白鹭飞走了。姓杜的书生厌恶这件事，生病死了。

黎州白鹭

黎州通望县，每岁孟夏，有白鹭鹚一双坠地。古老传云，众鸟避瘴。临去，留一鹭祭山神。又每郡主将有除替，一日前，须有白鹭鹚一对，从大渡河飞往州城，盘旋栖泊，三五日却回。军州号为先至鸟。便迎新送故，更无误焉。（出《黎州图经》）

【译文】

黎州的通望县，每年的初夏，都有一对白鹭鹚落到地上。古老的传说中说：“这是众鸟躲避瘴毒，临离开的时候，留下一对鹭鹚祭祀山神。”又传说，每郡的主将如果有了升迁替换的事，一天之前，一定会有一对白鹭鹚，从大渡河飞往州城，盘旋飞翔，栖息在水边，三五天又飞回去。黎州的军人称这种鸟叫“先至鸟”。见到先至鸟，人们就开始准备迎接新上司送走老上司，从来没有过差错。

雁南人捕雁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动计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围而警察。南人有采捕者，俟其天色阴暗，或无月时，于瓦罐中藏烛，持棒者数人，屏气潜行。将欲及之，则略举烛，便藏之。雁奴惊叫，大者亦惊，顷之复定。又欲前举烛，雁奴又惊。如是数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烛者徐徐逼之，更举烛，则雁奴惧啄，不复动矣。乃高举其烛，持棒者齐入群中，乱击之，所获甚多。昔有淮南人张凝评事话之，此人亲曾采捕。（出《玉堂闲话》）

【译文】

雁夜间栖息在江河与湖的岸边，以及水中的沙洲上，往往都是千百只为一群。大的雁睡在中间，让雁奴围在外面并担任警戒。南方有捕捉大雁的人，专等那天色阴暗，或者没有月光的晚上，在瓦罐中藏好蜡烛，很多人拿着棒子，屏住呼吸悄悄地行走。接近雁群的时候，就略微举一下蜡烛，然后立即藏起来。雁奴看见火光惊叫起来，雁群也被惊醒了，不一会又安定下来。这时再向前举起蜡烛，雁奴又惊叫起来。象这样反复进行几次，大雁生气了，就去啄雁奴。拿蜡烛的人再慢慢地向前逼进，再举起蜡烛。这时雁奴因为害怕被啄，不再骚动和鸣叫了。于是那人高高地举起蜡烛，拿棒子的人一起冲进雁群中，乱打一顿，就能捕获到很多雁。从前有个淮南人张凝评事讲述了这件事，张评事曾经亲自参加捕雁。

海陵人

海陵县东居，人多以捕雁为业。恒养一雁，去其六翮以为媒。一日群雁回塞时，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我偿尔钱足，放我回去。”因腾空而去，此人遂不复捕雁。（出《稽神录》）

【译文】

在海陵县东边住的人大多以捕雁维持生活，家家都长年养着一只雁，拔去雁的六根大毛后用它作引雁。有一天，雁群回栖息地的时候，一只雁媒忽然说人话，对它的主人说：“我给你赚来的钱够多了，放我回去吧。”接着腾空飞走了。这个人就不再捕雁了。

鸜鹆

勾足

鸜鹆交时，以足相勾，促鸣鼓翼如斗状，往往坠地。俗取其勾足为魅药。（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八哥交配时，用脚互相勾着，短促地叫着，扇动翅膀象是在争斗的样子，往往坠落到地上。民间习俗取八哥的勾足做魅药。

能言

鸜鹆，旧言可使取火，效人言胜鹦鹉。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见烟霄外物。（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八哥，传说可以让它取火。它学人说话胜过鹦鹉。取出它眼中的核仁，和人乳研在一起，滴到眼睛里，能看见云霄以外的东西。

桓豁

晋司空桓豁之在荆州也，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鸜鹆舌教语，无所不名。后于大会，悉效人语声，无不相类。时有参佐齆鼻，因内头瓮中效之，有主典盗牛肉，乃白参军：“以新荷裹置屏风后。”搜得，罚盗得。（出刘义庆《幽明录》）

【译文】

晋代司空桓豁在荆州的时候，有个参军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剪下八哥的舌头教它说话，没有什么不会说的。后来在一次大聚会中，让八哥摹仿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没有不像的。当时有个参佐患有鼻道阻塞发音不清的病，八哥就把头钻进瓮中模仿他的声音。有个主典偷了牛肉，用新鲜荷叶裹着放在屏风后面，八哥就告诉了参军，搜查出来后惩罚了偷肉的人。

广陵少年

广陵有少年畜一鸜鹆，甚爱之。笼槛八十日死，以小棺贮之，将瘗于野。至城门，阍吏发视之，乃人之一手也，执而拘诸吏。凡八十日，复为死鸜鹆，乃获免。（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有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八哥，很喜爱它，但是在笼子里关养了八十天就死了。少年用一个小棺材装着它，准备埋葬在野外。到了城门，守门的官吏打开一看，是一只人手。于是把少年捉住并交给有关的官吏，一共关押了八十天，那只人手又变成八哥，少年才获免。

雀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见物，人有至夕昏不见物者，谓雀盲是也。鸺鹠夜察毫末，昼瞑目不见丘山，殊性也。（出《感应经》）

【译文】

麻雀都是到了晚上就看不见东西，也有到了晚间看不清东西的人，这种病叫做雀盲。鸺鹠夜间能看清毫微，白天却目昏而看不见山丘，这都是因为有不同的天性啊。

吊乌山

蜀吊乌山，至雉雀来吊，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其无嗉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则不杀。（出酉阳杂俎）

【译文】

蜀地的吊乌山，等到雉雀都来吊唁情景，最令人悲伤。百姓在夜间点上火，找机会捉拿雉雀。其中有的雉雀嗉子空空的没吃食，象是特别悲伤的鸟，百姓认为是义雀就不杀它。

杨宣

杨宣为河内太守，行县，有群雀鸣桑树上，宣谓吏曰：“前有覆车粟。”（《出益都耆旧传》）

【译文】

杨宣做河内太守的时候，有一次去县里，遇见一群雀在桑树上鸣叫。杨宣对随行的官吏说：“前面有一辆运谷子的车翻了。

乌

越乌台

越王入国，丹乌夹王而飞，故句践得入国也。起望乌台，言乌之异也。（出王子年《耆旧传》，明抄本作出《拾遗录》）

【译文】

越王回国的时候，丹乌鸟围着越王飞翔，所以勾践才能够回到国内。他修建了一座望乌台，来纪念丹乌鸟的奇异功绩。

何潜之

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乌，大如白鹭，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贯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晋代营道县令何潜之在县界内捉到一只乌鸦，大小象白鹭一样。这只鸟的膝上面、大腿下面，天然地有铜环贯穿着。

乌君山

乌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县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专一为志，贫居苦节，年久弥励。与人遇于道，修礼，无少长皆让之。或果谷新熟，辄祭，先献虚空，次均宿老。乡人有偷者坐罪当（“罪当”原作“而诛”，据明抄本改。）死。仲山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无辜而诛，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带，抵承严法，所司疑而赦之。仲山又尝山行，遇暴雨，苦风雷，迷失道径。忽于电光之中，见一舍宅，有类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门，见一锦衣人，顾仲山，乃称此乡道士徐仲山拜。其锦衣人称监门使者萧衡，亦拜。因叙风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问曰：“自有乡，无此府舍。”监门曰：“此神仙之所处，仆即监门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绾双鬟，衣绛赭裙青文罗衫，左手执金柄尘尾幢旄，传呼曰：“使者外与何人交通，而不报也？”答云：“此乡道士徐仲山。”须臾，又传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见女郎，引仲山自廊进。至堂南小庭，见一丈夫，年可五十余，肤体须发尽白，戴纱搭脑冠，白罗银镂帔，而谓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颇闲道教，以其夙业，合与卿为妻，今当吉辰耳。”仲山降阶称谢拜（“阶称谢拜”原作“言谢几回”，据明抄本改。）起，而复请谒夫人，乃止之曰：“吾丧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后堂备吉礼。既而陈酒肴，与仲山对食讫，渐夜闻环珮之声，异香芬郁，荧煌灯烛，引去别室。礼毕三日，仲山悦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厂舍，见衣竿上悬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余悉乌皮耳。乌皮之中，有一枚是白乌皮。又至西南，有一厂舍，衣竿之上，见皮羽四十九枚，皆鸺鹠。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问其夫曰：“子适游行，有何所见，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应，其妻曰：“夫神仙轻举，皆假羽翼。不尔，何以倏忽而致万里乎？”因问曰：“乌皮羽为谁？”曰：“此大人之衣也。”又问曰：“翠碧皮羽为谁？”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余乌皮羽为谁？”曰：“新妇兄弟姊妹之衣也。”又问：“鸺鹠皮羽为谁？”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监门萧衡之伦也。”语未毕，忽然举宅惊惧，问其故，妻谓之曰：“村人将猎，纵火烧山。”须臾皆云：“竟未与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别，可谓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随方飞去。即向所见舍屋，一无其处。因号其地为乌君山。（出《建安记》）

【译文】

乌君山是建安县的一座名山，在县城西面一百里处。近代有个道士叫徐仲山，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追求得道成仙，并且非常专心虔诚，生活俭朴坚守节操，时间越长越坚定。他与别人在路上相遇，自觉遵守礼节，无论是老是少全都让人先行。当瓜果粮食刚刚成熟时，他就进行祭祀，第一次献给上天，第二次给德高年老的人。乡里有个小偷按罪应当处死，徐仲山去面见审理案件的官员，承认自己是小偷有罪。又说小偷不应当判死罪，不应处死却杀了他，感情上忍受不了。然后他摘掉帽子脱下衣服，自愿替小偷抵罪承受制裁。审案官署怀疑自己判断有错就赦免了小偷。徐仲山有一次在山路上行走，遇上了大暴雨，无法抵挡大风雷电，竟迷了路。忽然他在闪电中，一处住宅，有点类似州府官员的住宅，因此就走过去想避避雨。到了门前，看见一个穿华丽衣服的人发现了他。他就自称本乡的道士徐仲山拜见，那个穿华丽衣服的人自称是监门使者萧衡，也回了礼。那人同他谈起了风雨，并真诚地邀请他进宅。徐仲山问：“自从有了这个山乡，从未看见过有这么一处住宅。”监门说：“这里是神仙的住处，我就是监门官。”不久有一个女郎，梳着一对环形的发髻，穿着紫红色的裙子和有着青色花纹的绸衫，左手拿着金柄牛尾拂尘，传呼说：“使者在外面与什么人谈话，怎么不报告呢？”萧衡回答说：“是这个乡的道士徐仲山。”不一会，那女子又招呼说：“仙官请徐仲山进去。”刚才见过的女郎，领着徐仲山从走廊进去，到了堂屋南侧的小庭院，看见一个男子，年龄大约五十多岁，身上的皮肤、胡须和头发全都是白的，戴着纱巾搭成的帽子，穿着白绸布绣着银色花纹的披肩。这男子对徐仲山说：“我知道你诚心修炼了很多年，超越凡俗之人。我有个小女儿熟悉修道的方法，根据她的愿望和命运，应当与你结为夫妻，今天正是好时辰。”徐仲山走下台阶拜谢，接着又请求拜见老夫人。男子阻止他说：“我丧妻已经七年了。我有九个孩子，三个男孩六个女儿。做你妻子的，是我最小的女儿。”然后他命令在后堂准备举行婚礼的设置，摆上了酒菜，和徐仲山一起吃喝完毕。渐渐地夜深了，徐仲山听到了妇女身上所佩饰物的声音，奇异的香味特别浓郁，灯烛辉煌照耀，有人把徐仲山领到另外的房间。婚礼结束后第三天，徐仲山高兴地观看居住的房屋，逐个参观各个房间，走到一朝西的棚屋，看见竹竿上悬挂着十四件羽毛皮衣，一件是翠碧鸟的皮羽，其余全是乌鸦的皮羽。乌鸦皮中，有一件是白乌鸦的皮羽。他又到西南面去看，有一个棚屋，衣竿上有四十九件羽毛皮衣，全是鸺鹠鸟的皮羽。徐仲山暗自觉得这事很怪异，回到自己的居室中后，妻子问他说：“你刚才出去走了一趟，看见了什么？竟然情绪低落地回来了？”徐仲山没有回答。他的妻子又说：“神仙能够轻飘飘地升到天上去，全都是凭借翅膀作用。否则，又怎么能够在片刻之间就到了万里之外呢？”徐仲山便问：“乌鸦皮羽衣是谁的？”回答说：“那是父亲的羽衣。”又问：“翠碧鸟的羽衣是谁的？”回答说：“那是经常派去通话领路的女仆的羽衣。”又问其余乌鸦皮羽衣是谁的。回答说：“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羽衣。”又问鸺鹠皮羽衣是谁的，回答说：“是负责打更和巡夜的人的羽衣，就是监门官萧衡一类人的羽衣。”话没说完，忽然整个宅院的人都惊慌失措起来。徐仲山问是什么原因，妻子对他说：“村里的人准备打猎，放火烧山。”不一会大家都说：“竟没来得及给徐郎制做一件羽衣，今日分别之后，就当是萍水相逢一场吧。”然后众人都取来羽衣，四散飞去。原来看见的一片房屋，也都不见了。从此以后那个地方就叫“乌君山”。

魏伶

唐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嘴乌，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乌。（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魏伶做长安西市丞，他养了一只红嘴乌鸦，经常在人多的地方向人要钱。如果有人给它一文，它就衔着送到魏伶的住处，每天能收几百文，人们叫它魏丞乌。

三足乌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之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有人献上一只三足乌鸦。左右有人说：“一只脚是假造的。”武则天笑着说：“命令将这件事记录到史书上，何必去考察它的真假呢？”唐代史书上说：天授元年，有人进献三足乌，则天皇后认为是大周王朝吉祥的征兆。睿宗说：“乌的前脚是假的。”武则天不高兴。不一会，乌鸦的一只脚掉到了地上。

李纳

贞元十四年，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余里。绪、纳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旧，乌口皆流血。（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贞元十四年，郑州和汴州有一群乌鸦飞到了田绪和李纳的辖区，衔来树枝木块垒成城墙，高有二三尺，方圆十多里。田绪和李纳厌恶这件事派人烧了“城墙”。过了两宿，乌鸦又把城墙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乌鸦的嘴里都流出了血。

吕生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黰其翼，嗷其鸣者，当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一乌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乌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方东向而去。（出《宣室志》）

【译文】

东平县的吕生，是鲁国人，家住在郑城。他的妻子黄氏有病快要死了，告诉她的婆婆说：“我得病快死了，可是听说人死了要变成鬼，我常常痛恨人和鬼不能相互沟通，因而使活着的人更加悲哀。婆婆你同我感情很深，我死后一定要在梦中告诉婆婆。”等到黄氏死了，婆婆梦见黄氏回来，哭着对她说：“我生前做了些不该做的事，现在成为不同的族类，出生在郑城东面的荒野丛林之中。那个翅膀是黑色的，嗷嗷鸣叫的，就是我呀。再过七天，我会来拜见婆婆，希望婆婆念我活着时的情况，不要因为我是不同的族类就阻挠我。”说完就走了。过了七天，果然有只乌鸦从东面飞来，飞到吕家庭院的树上，悲哀地叫了很长时间。她的婆婆哭着说：“果然同我的梦一样，你还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直接来我的住处吧。”那只乌鸦便飞入堂中，来回地飞着，悲哀地叫着，仅仅呆了一顿饭的工夫，就向东方飞去。

梁祖

梁祖亲征郓州，军次卫南。时筑新垒工毕，因登眺其上，见飞乌止于峻坂之间而噪，其声甚厉。副使李璠曰：“是乌鸣也，将不利乎？”其前军朱友裕为朱瑄所掩，拔军南去，我军不知，因北（“北”原作“此”，据明抄本改。）行。遇朱瑄军至，梁祖策马南走，入村落闻，（“明”抄本“闻”作“问”，疑当作“间”。）为贼所追。（“追”原作“迨”，据明抄本改。）前有沟坑，颇极深广，匆遽之际，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正在马前，遂腾跃而过。副使李璠、郡将高行思为贼所杀。张归宇为殿骑，援戈力战，仅得生还，身被十五箭。乃知卫南之乌，先见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梁太祖亲自征伐郓州，军队驻扎在卫南。新工事修筑完毕，他们登上工事向远处观看，见乌鸦飞来停在陡坡上叫，叫声凄厉。副使李璠说：“这是乌鸦在叫，将对我们不利吧？”后梁太祖的前锋朱友裕的部队受朱瑄的袭击转向南去，但后梁太祖不知道，却向北走。中途遇上朱瑄的部队，后梁太祖又打马向南走。进入村落里又被贼所追赶，前面有一壕沟，又深又宽。荒乱之际，忽然沟内的蜀黍秸秆自动堆积起来形成一条通路，正在马前。于是后梁太祖放马腾跳过去。副使李璠和郡将高行思被贼兵所杀。张归宇是后卫骑士，拿着武器拚力战斗，仅仅使梁太祖能活着回去，身上中了十五枝箭。这时才知道卫南的乌鸦，是事先发出的预兆。

枭

鸣枭

夏至阴气动为残杀，盖贼害之候，故恶鸟鸣于人家，则有死亡之征。又云：“鸱枭食母眼精，乃能飞。”郭璞云：“伏土为枭。”《汉书·郊祀志》云：“古昔天子，尝以春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出曹植《恶鸟论》）

【译文】

夏至的时候阴气开始发动，就是快到肃杀的季节了。所以说有恶鸟在家鸣叫，就是这家有人要死的征兆。又有人说：“鸱枭吃了母亲眼睛里的核仁，才能飞翔。”郭璞说：“藏在人住处的就是枭鸟。”汉书《郊祀志》上说：“从前的天子，在春天祭祀黄帝，用一只枭鸟和一只破镜。”

鸱（附）

鸱，相传鹘生三子一为鸱。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酒，常以鸱脑和酒，令人久醉健忘。（出《酉阳杂俎》）

又 世俗相传，鸱不饮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饮。（并出《酉阳杂俎》）

　　【译文】

鸱鸟，相传鹘鸟生三个雏鸟其中一个就是鸱。肃宗的张皇后很专权，每次送上酒来，常常用鸱鸟的脑子和在酒中，喝了让人长时间醉酒并健忘。

民间传说，鸱鸟不喝泉水和井水，只有遇上下雨沾湿了羽毛，才能饮到水。

鸺鹠目夜明

鸺鹠即鸱也，为圝，可以聚诸鸟。鸺鹠昼日，目无所见。夜则飞撮蚊虻。鸺鹠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食（明抄本“食”作“拾”）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亦名夜游女，好（“好”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与婴儿作祟，故婴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又曰：“鸮大如鸩，（明抄本“鸩”作“鸱”）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思鸮炙。”又云：“古人重鸮炙。”尚肥美也。《说文》：“枭不孝鸟，食母而后能飞。”《汉书》曰：“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鸮炙及枭羹，盖欲灭其族类也。（山《岭表录异》）

又 或云，鸺鹠食人遗爪，非也，盖鸺鹠夜能拾蚤虱耳，爪蚤声相近，故误云也。（出《感应经》）

【译文】

鸺鹠就是鸱鸟，长得呈圆形，能够把各种鸟聚集起来。鸺鹠在白天什么也看不见，夜间飞着能捕捉蚊虫。鸺鹠是鬼车鸟一类的鸟，都是夜间活动，白天就躲藏起来。有的鸺鹠喜欢吃人的指甲，就能知道人的吉凶，有凶信的就在他家的屋子上面鸣叫，那家就将有灾祸。所以人们剪下指甲，都把指甲埋在屋里，就是忌讳鸺鹠。有人叫鸺鹠为夜游女，因为它喜欢与婴儿作怪。所以婴孩的衣服，不可放在星光下的露天场所，是害怕鸺鹠作怪。又有人叫它“鬼车鸟”，春夏之间，稍微遇到阴晦天气，它就飞着叫着掠过天空。这种鸟岭外尤其多，喜欢进入人们的住宅，迷惑人的精气魂魄。有的人说：“鸺鹠鸟九个头被狗咬去一个，伤口常常滴血，血滴到谁家，就有灾祸。”《荆楚岁时记》上说：“听到了鸺鹠的叫声，就应当把狗唤来。”又说：“鸮鸟的大小象鸩鸟，声音难听，飞进人家不吉祥。它的肉很鲜美，适合烤着吃。所以《庄子》上说：“看见弹弓就想烤鸮肉吃炙。”又说：“古代人喜欢烧烤，是喜欢他的肉肥美。”《说文》上说：“枭是一种不孝的鸟，吃了母亲然后才能飞翔。”《汉书》上说：“五月五日这天用枭鸟做汤，并把它赏赐给文武百官吃。”因为枭是恶鸟，所以五月五日这一天吃它汤。古时候人们看重鸮和枭汤，是想消灭这种鸟。

有的人说，鸺鹠吃人的指甲，不对，是因为鸺鹠鸟夜间能拾起跳蚤和虱子吃掉，蚤和爪两个字声音接近，所以产生误传。

夜行游女

又云，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饴小儿，不可露。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夜行游女，一个名叫天帝女，另一个名叫钓星，夜里出飞，白天隐藏，象鬼神一样。它长上毛就是飞鸟，脱下毛就是妇女。它没有子女，喜欢偷别人的孩子，胸前长有乳房。人们喂小孩时，不可露出乳房，小孩的衣服也不能在露天的地方晾晒。夜行游女的毛要是落到小孩的衣服里就要被鸺鹠鸟作怪伤害。夜行游女有时用血点人的衣服作标志。有的人说这种鸟是难产的妇人死后变成的。

禳枭

常骞为齐景公以周礼之法禳枭，枭乃布翼伏于地死。（出《感应经》）

【译文】

常骞替齐景公用周礼上的方法祭礼祷告，以消除枭鸟的危害。枭鸟就展开翅膀趴在地上死去了。

张率更

有枭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张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有只枭鸟早晨在张率更家庭院中的树上鸣叫，他的妻子认为不吉祥，接连地唾那枭鸟。张率更说：“赶快打扫打扫，我要升官了。”话未说完，祝贺的客人已经到了门口。

雍州人

贞观初，雍州有人夜行，闻枭鸣甚急，仍往来拂其头。此人恶（“恶”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之，以鞭击之，枭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数里，逢捕贼者，见其衣上有血，问其何血，遂具告之。诸人不信，将至埋枭之所。先是有贼杀人，断其头，瘗之而去，又寻不得。及拨土取枭，遂得人头。咸以为赋，执而讯之，大受艰苦。（出《异闻录》）

【译文】

唐朝贞观初年，有个雍州人夜里走路，听到枭的叫声急促，并且飞过来用翅膀一来一往地拍打他的头。这人很厌恶，就用鞭子打死了枭，然后用土盖上后离开了。又走了几里路，遇到捉贼的人，看见他身上有血，问那是什么血。他把事情告诉这些人，可是大家不相信，把他带到埋枭的地方。在这之前有个贼杀了人，砍下人头，埋上后走了，后来又找不到了。等到拨开土找枭的时候，却得到了人头，大家全都认为这个人是贼，让他捆起来审讯，他吃尽了苦头。

韦颛

大中岁，韦颛举进士，词学赡而贫窭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沍，报光成事者，络绎而至，颛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酒馔慰安。见女仆料数衣装，仆者排比车马。颛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候光成名，将修贺礼，颛坐逼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枭，顷之集于竹上。颛神魂惊骇，持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谓”原作“诸”，据明抄本改。）候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祸患。”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颛已登第，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出《剧谈录》）

【译文】

唐宣宗大中年间，韦颛去考进士，他学问很深但很贫穷。年底到了，他又冷又饿，没有东西吃。有个叫韦光的人，把他当做一个宗族的人来看待，收拾出自己外院屋子让他住。放榜的那天晚上，风雪都凝结了，报告韦光能考中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韦颛没有一点能考中的消息。韦光请他到堂屋边上的小屋去，设了一桌酒席安慰他。只见女仆们在料理衣服和行装，仆人们在准备安排车马。韦颛半夜回到住的地方，围着炉子坐在那里愁得直叹气。思索韦光成名，打算准备一份贺礼。韦颛坐着的地方靠近一个破窗户，上面横着根竹子挂了个席子遮挡风雨。屋檐上忽然有枭鸣叫，不一会来到竹竿上。韦颛心里十分惊骇，拿着鞭子出门去赶走枭鸟。枭飞起来一会又回来，很久才离去。韦颛对等候的人说：“我不如意，也没什么可恨的，这些妖怪似的鸟如此作怪，恐怕还要遭受横祸。”不久皇宫中的鼓忽然敲响，开始发榜了，韦颛已经考中了。韦光穿的用的以及车马，全都送给了韦颛。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飞涎鸟　精卫　仁鸟　鸐 韩朋　带箭　细鸟　王母使者 鸳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氏　漱金鸟　鹙　营道令　纸鸢化鸟　鹑　戴文谋　瑞鸟

报春鸟　冠凫　秦吉了　韦氏子　鸟贼　鸟省　刘景阳　食蝗鸟　卢融

张氏　王绪　武功大鸟　鹳鹴　吐绶鸟　杜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

百舌　鹳甘　虫　戴胜　北海大鸟　鵶　仙居山异鸟　莺

飞涎鸟

南海去会稽三千里，有狗国，国中有飞涎鸟似鼠，两翼如鸟而脚赤。每至晓，诸栖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树，口中有涎如胶，绕树飞，涎如雨（“如雨”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沾洒众枝叶。有他禽之至而如网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获，即空中逐而涎惹之，无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后半日即干，自落，落即布之。（出《外荒记》）

【译文】

南海离会稽郡有三千里，那里有个狗国，狗国中有一种飞涎鸟像老鼠，两翅像鸟，爪是红色。每到天亮时，各种飞禽还栖息在树上没飞散之前，飞涎鸟各自占一棵树，鸟的涎水像胶一样，它绕着树飞，涎水像雨一样洒下来，沾在树的枝叶上。有其它禽鸟飞来，就被枝叶上的涎水沾住，像网一样。飞涎鸟就吃被网住的鸟，如果到中午还没捉到鸟，就在空中追逐并用涎水往鸟身上洒，没有不中的。人若捉住此鸟，用它的肉作成脯，能治渴病。它的涎水洒过半天后就干，干后便从枝叶上落下来，脱落后马上再洒。

精卫

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昔赤帝之女名女婧，往游于东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为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出《博物志》）

【译文】

有一种鸟像乌鸦一样，头上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爪，名字叫精卫。从前赤帝的女儿名叫女婧，到东海去游玩，淹死了没能回去，她的灵魂化为精卫鸟。所以精卫鸟常常衔来西山的木块和石头，用来填东海。

仁鸟

晋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鵶绕烟而噪，或集介子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之木，木似柏而枝长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寿木之华。”即此是。或云，此鵶有识，于焚介之山，数百里不复织网罗。（此“鵶有识于焚介之山数百里不复织罗网”，《拾遗记》三作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罗网。）呼之曰仁鸟。俗亦谓仁鸟白臆为慈乌，则此类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春秋时晋文公焚烧树林寻找介子推时，有只白鵶鸟绕着烟鸣叫，有时停在介子推的旁边，火就烧不着介子推。晋国人很赞美它，修建一座高台，起名叫思烟台。栽种象征仁爱、长寿的树木，这树像柏树，树枝长而柔软，开的花能吃。所以《吕氏春秋》上说：树木最美的，有寿木之华彩的，就是这种树。有人说，白鵶很有识辨能力。人们在烧死介子推的山上，几百里之内不再设罗网捕鸟，并称这种鸟叫“仁鸟”。人们也叫仁鸟中的胸部为为慈鸟，就是这一类鸟。

鸐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鸐，其声似钟磬笙竽也。《世语》曰：“青鸐鸣，时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鸣薮泽，音中律吕，飞而不行。禹平水土，栖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圣人出焉。自上古铸诸鼎器，皆图象其形。铭赞至今不绝。（出《拾遗录》）

【译文】

幽州一带，羽山北面，有一种善于鸣叫的鸟。长着人面鸟嘴，八只翅膀一只爪，毛像野雉，行走时不踩地面，名叫鸐。它的叫声像乐器发出的声音。《世语》上说：青鸐鸣，天下太平。就是昌盛繁荣的时代。它在沼泽上鸣叫，叫声符合音律。它只飞而不行走。大禹治水之后，它便栖息在高山大地上。它们聚集的地方，必能出圣人。自从上古开始，铸造各种鼎器，都用鸐鸟的形象做图案，鼎器上铭文中的赞美之辞，流传至今。

韩朋

韩朋鸟者，乃凫鹥之类。此鸟为双飞，泛溪浦。水禽中鸂鹥、鸳鸯、鶄，岭北皆有之，唯韩朋鸟未之见也。案干宝《搜神记》云：“大夫韩朋，（一云“凭”）其妻美，宋康王夺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提衣，衣不胜手。遗书于带曰：‘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相望。经宿，忽见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出《岭表录异》）

【译文】

韩朋鸟，本是野鸭水鸟一类的鸟，生活在溪水湖泊之中。水禽中的鸂鶒、鸳鸯、鶄等鸟，岭北全都有，只是没见过韩朋鸟。根据干宝《搜神记》上所说：大夫韩朋，他妻子很美，宋康王强夺到手，韩朋很怨恨，宋康王囚禁了他，韩朋就自杀了。他的妻子私下里把衣服弄的很糟烂，宋康王和韩朋妻子一同登上高台，韩朋妻从高台上跳下去，康王手下人想扯她的衣服，但衣服一扯就烂，所以没拉住。她在衣带中留下遗书说；希望把我的尸体还给韩朋，与他合葬。康王很生气，令人埋葬，却把她的坟埋在韩朋坟的对面，互相对望。过了一夜，忽然看见有梓树从二人的坟上长出，树根在地下相交一起，树枝在地上相连，还有像鸳鸯一样的鸟，经常牺息在树上，从早到晚悲切的鸣叫。南方人说这对鸟就是韩朋夫妻的灵魂，所以用韩朋的名字给这鸟命名。

带箭

带箭鸟，鸣如野鹊，翅羽黄绿间错，尾生两枝，长二尺余，直而不枭，唯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为带箭鸟。（出《岭表录异》）

【译文】

带箭鸟，叫声像野鹊雀一样，翅膀上的羽毛黄、绿交错。尾巴上长出两根长枝，二尺多长，挺直而有弹性，只有尾梢才长毛，很像箭羽，因此，人们称它为带箭鸟。

细鸟

汉元封五年，勒毕国贡细鸟，以方尺玉笼盛数百头，大如蝇。其状如鹦鹉，闻声数里，如黄鹄之音。国人常以此鸟候时，亦名曰候虫。上得之，放于宫内，旬日之间，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复得。明年，此鸟复来集于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蝉鸟。宫人婕妤等皆悦之，但有此鸟集于衣上者，辄蒙爱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爱其皮，服其皮者，多为男子媚也。（出《洞冥记》）

【译文】

汉武帝元封五年，勒毕国进贡一种细鸟，用一尺见方的玉石笼子装了几百只。大小如蝇子，形状像鹦鹉，叫声传出数里远，像黄鹄的叫声一样。勒毕国的人常用此鸟判断时间，也把它叫做候虫。皇上得到后放在宫内，十天之间，不知飞到哪里，皇上很惋惜，再想要就得不到了。第二年，这些鸟又回到宫中聚集在帷幔上，有的钻入宫中人的衣袖里，因而又给它起名叫蝉鸟。宫中的女官都喜欢这种鸟，只要这种鸟落到谁的衣服上，谁就会受到皇帝的宠爱。汉武帝末年，它们自己默默地死掉了。人们尤其喜欢它的皮，凡是身上装饰着这种鸟皮的女人，多数会受到男人的喜爱。

王母使者

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齐郡函山有一种鸟，青爪，红嘴，白翅，紫脑门，名字叫王母使者。从前，汉武帝曾登此山，得到一只玉匣，五寸长，武帝下山时，玉匣忽然变成一只白鸟飞走了。人们传说山上有王母娘娘的一只药匣，让鸟常年守着它。

鸳鸯

汉时，鄢县南门两扇，忽一声称“鸳”，一声称“鸯”，晨夕开闭，声闻京师。汉末恶之，令毁其门，两扇化为鸳鸯，相随飞去，后遂改鄢为晏城县。（出《朝野佥载》）

【译文】

汉代的时候，鄢县城南的两扇大门，忽然一扇发出“鸳”的声音，一扇发出“鸯”的声音，早晚开闭城门时，京城内都能听到这个声音。汉代末年时，人们厌恶这种声音，皇上命令毁掉这两门，两扇门变成了鸳鸯，互相追随着飞去了。后来就改鄢县为晏城县。

五色鸟

杨震卒，未葬，有大鸟五色高丈余，从天飞下，到震棺前，举头悲鸣，泪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升。（出谢丞《后汉书》）

【译文】

杨震死了，没埋葬时，有一只一丈多高的五色大鸟，从天上飞下来，飞到杨震的棺前，抬头悲叫，泪水沾湿了地面。到安葬那日，大鸟冲天飞去。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衣迎三儿，亦得飞去。（出《搜神记》）

【译文】

豫章郡新喻县有个男子看见田野中有六七个女人，全都穿着羽毛做的衣服，他不知道是鸟。匍匐着靠近她们，拿到了其中一个女子脱下的羽毛衣并藏了起来。他又走出去自动靠近那些鸟，那些鸟都各自飞走了，只有一只鸟不能飞去，他就娶了这只鸟做妻子，生了三个女儿。她们的母亲叫女儿问父亲，知道了她的羽毛衣藏在了稻谷下面，便取出穿在身上飞走了。后来，她又拿来羽毛衣迎接三个女儿，也都飞走了。

张氏

京兆有张氏独处一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祝曰：“鸠为祸也，飞上承尘；为福也，即入我怀。”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鉤。是后子孙渐盛，资财万倍。蜀贾客至长安，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鉤以与客。张氏既失鉤，渐渐衰耗，而蜀客亦罹穷厄，于是赍鉤以反张氏，张氏复昌。（出《搜神记》）

【译文】

京城里有一张氏独居一室，忽然有一只鸠从外面飞进室内，落在床上。张氏祷告说：“鸠若是带来祸，就飞到帐幕上去；如果能带来福，就飞到我怀中。”果然飞到她怀中，用手去抚摸鸠鸟，竟得到一个金钩。从此后她的子孙也逐渐发达兴盛起来，财产增加万倍。有个蜀地的商人来长安听到了此事，就用重金收买张氏婢女，婢女便偷出金钩送给了商人。张氏失钩后，家境便逐渐败落，蜀地的商人也遭到了厄运，于是，又把金钩还给了张氏，张氏家族又昌盛起来。

漱金鸟

魏时，昆明国贡漱金鸟。国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翾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祥”原作“翔”，据明抄本改。）闻大魏之德，被于荒远，乃越山航海，来献大国。”帝得此鸟，蓄于灵禽之圃，饴以真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昔汉武时，有献大雀，此之类也。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室以处之，名曰辟寒台。皆用水晶为户牖，使内外通光，而常隔于风雨尘雾。宫人争以所吐之金饰钗珮，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君王怜。”于是媚惑争以宝为身饰，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也。魏代丧灭，珍宝池台，鞠为茂草，漱金之鸟，亦自高翔。（出《拾遗录》）

【译文】

魏时，昆明国进贡了漱金鸟。昆明国人说：“产此鸟的地方离然州九千里，这种鸟，形状如雀，黄色，羽毛柔软浓密。常在海上作短时飞翔，用网捕捉，认为此鸟是吉祥之物。听说大魏的德政，使偏远地区也受到恩惠，所以才越山渡海来献给大国。皇帝得此鸟后蓄放在灵禽园中，喂它珍珠，给它龟脑喝。鸟常吐出米粒大小的金粒，可以用来制造器物。从前汉武帝刘彻时，有来进贡大雀的，就是这一类鸟。此鸟怕霜雪，便做个小屋让鸟住，名叫避寒台，用水晶石做门窗，内外通光，而能挡住风雨尘雾。宫女们争着用鸟吐出的金粒装饰钗和珮等饰物，并叫做避寒金。所以宫女们互相取笑说：“不戴避寒金，怎得君王心，不戴避寒钿，怎得君王怜。”于是想取得君王怜爱的人，便争着用避寒金做饰物，竟连行走坐卧都不离身，用来取宠。魏灭亡后，当年珍贵的池台，荒草茂密，吐金的鸟，也远走高飞。

鹙

晋永嘉二年，有鹙集于始安县，木矢贯之，铁镞，其长六寸有半，以箭计之，其射者当身长丈五六尺。

【译文】

西晋永嘉二年，有鹙鸟聚集在始安县。被木箭射穿，铁箭头六寸半长，以箭头来推算，这个射猎的人身高能有五六尺。

营道令

晋太元中，营道令何偕之去职，于县界山中得一鸟，大如白鹭，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形，大小刻画转辗如（“画转辗如”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揽子，绝妙人功，于是京邑皆传观之。营道经今属道州。（原缺出处，许本、黄本作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营道县令何偕之离任时，在县界山中得到一只鸟，像白鹭那么大，青色的羽毛，红色的眼睛，膝上大腿下自然生长着一个铜环形状，上面刻画着图案，取下来仔细观赏，真是巧夺天工，于是，京城里的人都来观看。营道令现属道州管辖。

纸鸢化鸟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围台城，远不通问，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王伟（“伟”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谓景曰：“此纸鸢所至，即以事达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堕，皆化为鸟，飞入云中，不知所往。（出《独异志》）

【译文】

梁武帝萧衍太清三年，侯景领兵围台城。城内与外面不能通消息，简文制作了一只纸鸢放到了空中，向外面的人告急。侯景的谋臣王伟对他说，这个纸鸢落下，便可把城内被围的消息传到外面。侯景便命令射箭能手射纸鸢，射落后，那纸鸢都变成了鸟，飞到云中，不知飞到哪里。

鹑

安定原土筑时，奠祭以（“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觚爵，忽有一鹑飞于觚上，因名鹑觚城。后魏文帝大统中，立为鹑觚县。（出《穷神秘苑》）

【译文】

安定原用土筑城时，祭奠时曾用觚和爵盛酒举行仪式，忽然有一只鹑鸟飞落在觚上，因而起名叫鹑觚城。后来魏文帝曹丕称帝时立为鹑觚县。

戴文谋

有戴文谋者，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谋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谋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后谋于室内窃言之，其妇曰：“此恐是狐魅依凭耳。”文谋曰：“我亦疑之。”乃祠飨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异议。”文谋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五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出《穷神秘苑》）

【译文】

有个叫戴文谋的人，隐居在阳城山，曾经在客堂吃饭时，忽然听到有呼唤声说：“我是天帝的使者，准备到人间来依靠你，可以吗？”文谋听后很吃惊。又听到说：“你是怀疑我？”戴文谋于是跪下说：“我的住处很贫困，恐怕不足以迎您降临寒舍。”接着就进行洒扫，设置神位，一早一晚，很恭谨的进奉饮食。后来，戴文谋在内室悄悄地向妻子说了此事，他妻子说：“这恐怕是鬼狐来附位。”文谋说：“我也很疑惑。”等到再进奉食物时，那神便说：“我来你这里，正想给你好处，没想到你疑心我，有了另外的想法。”文谋正在道歉时，忽然堂上发出了像数十人的喊声。出来一看是一只大鸟，身有五色，随着数十只白鸠，往东北方向飞入云霄。

瑞鸟

炀帝征辽回，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镇。步出观望，有大鸟二，素羽丹嘴，状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翔双下，高一丈四五尺，长八九尺，徘徊驯扰，翔舞御营。敕著作佐郎虞绰制《瑞鸟铭》以进，上命镌于其所，仍敕殿内丞阎毗图写其状，秘书郎虞世南上《瑞鸟颂》，敕令写于图首。（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隋炀帝杨广征辽东回来时，住在柳城郡望海镇歇息，走出来观望时，看见两只大鸟，白毛红嘴，样子像白鹤和鹭鸶，从云中飞出来，翅膀翻飞，双双落下，有一丈四五尺高，八九尺长，很驯服地在地上徘徊，或者是在御营前飞舞。隋炀帝命令著作佐郎虞绰写《瑞鸟铭》呈给他，皇上又命令将铭文刻碑立在瑞鸟飞翔的地方。又下令叫殿内丞阎毗画下鸟的图像，叫秘书郎虞世南献上《瑞鸟颂》，并命令将《瑞鸟颁》写在画像的上面。

报春鸟

顾渚山中有鸟如鸲鹆而小，苍黄色，每至正二月，作声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声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报春鸟。（出《顾渚山记》）

【译文】

顾渚山中有一种鸟像鸲鹆但体形小，青黄色。每到正月二月时，发出的声音像是：春起也。到了三四月，叫声又像是：春去也。采茶人叫它报春鸟。

冠凫

石首鱼，至秋化为冠凫，冠凫头中有石也。（出《海陆碎事》，明抄本作出《地野记》）

【译文】

石首鱼，到秋天就变成冠凫鸟，冠凫鸟的头里面有石头。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产此鸟，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赤、纯白色者，俱未之见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秦吉了，容州、管州、廉州、白州都产这种鸟。大小和鹦鹉相似，嘴、爪都是红色，两眼后夹着头，长着黄色的肉冠。善于模仿人的说话，语声高而厚重，比鹦鹉的声音还清晰。用熟鸡蛋和饭，做成枣大小的饭团喂它。有人说，容州有红色的、白色的秦吉了。但都没看见过。

韦氏子

汘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客于汘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橐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于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瓦屋上得焉。仆者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即得，又致于前，明日又失其所，复于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于隙中伺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生命取焚之，乃飞去。（出《宣室志》）

【译文】

汘阳郡有个张女郎庙，唐高宗上元年间，有个姓韦的男子去汘阳作客，路过这座庙时，下马解鞍休息，忽然看见庙中有两只木底屐放在地上。韦先看那木底屐，是用草编成的，条纹很细密，白色，编制方法很巧妙。韦生就把这一对木底屐收起放在口袋中，不久就离开这里。等到了汘阳郡，郡守让韦先住在馆亭里。这天晚上，韦生把木底屐放在身边睡了，天亮却不见了，什么地方也没找到。仅吃顿饭的工夫，便在馆亭的瓦房上找到了。仆人很惊奇，便告诉了韦生，韦生叫人上房取下来，便得到了。睡觉时又放在身边，第二天又不见了，又在瓦房上得到，如此反复几次。韦生偷偷地对仆人说，这事很怪，可暗中察看一下。这天晚上，他的仆人便在暗处观察，快半夜时，这木底屐忽然变成了白鸟，飞到瓦房上。韦生叫人取下木底屐烧掉，却变成鸟飞了。

鸟贼

李靖弟客师官至右武卫将军，四时从禽，无暂止息。京师之西南际澧水，鸟兽皆识之，每出，鸟鹊竞逐噪之，人谓之鸟贼。（出《谭宾录》）

【译文】

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官作到右武卫将军。一年四季都愿捕猎禽鸟，没有一天停止的时候，京城西南的澧水一带，鸟兽都认识他，他每次出来，鸟鹊纷纷追逐而对之鸣叫，人们把他叫作鸟贼。

鸟省

冯兖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出《卢氏杂说》）

【译文】

冯兖给事，在亲仁坊有住宅，住宅南面有个山亭院，养了很多的鹅鸭和杂禽，常常派一个家人管理此事，当时人们叫这个地方为鸟省。

刘景阳

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吉了鸟，雄雌各一只，解人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烦怨不食，则天问曰：“何乃无聊也？”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罪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执政时，左卫兵曹刘景阳出使岭南，得到了吉了鸟，雌、雄各一只，能听懂人说的话。到京城进献时，却留下了雌鸟。雄鸟烦躁不安不吃食。武则天问，为什么这样无聊？鸟说，它的配偶被使者得去了，现在很思念它。武则天便传呼刘景阳，说，你为什么藏一只鸟不进献呢？景阳便叩头谢罪，便把鸟献上来，武则天没有怪罪他。

食蝗鸟

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贝州蝗虫吞食禾苗，有数千大白鸟，数万只小白鸟，把蝗虫吃光了。

卢融

开元初，范阳卢融病中独卧，忽见大鸟自远飞来，俄止庭树，高四五尺，状类鸮，目大如柸，嘴长尺余。下地上阶，顷之，入房登床，举两翅，翅有手，（“手”原作“子”，据明抄本改。）持小枪，欲以击融，融伏惧流汗。忽复有人从后门入，谓鸟云：“此是善人，慎勿伤也。”鸟遂飞去，人亦随出，融疾自尔永差。（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初年，范阳人卢融有疾，独自一人躺着，忽然看见有只大鸟从远处飞来。一会儿，落在院中的树上，四五尺高，形状很像鸮，眼大如酒杯，嘴有一尺多长。落到地上，走上台阶。一会儿，竟入房中上了床，举两翅，翅膀上长着手，手上拿小枪，想刺卢融，卢融趴在床上，吓得流了一身汗。忽然又有人从后门进来，对鸟说，这人是个好人，千万不要伤了他。大鸟便飞走了，人也随着出去了。卢融的病也从此永远地好了。

张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张，牛肃之姨也，开元二十五年，卒于伊阙庄。张寝疾，有鸟止于庭树，白首赤足，黄腹丹翅。其鸣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昼夜不绝声。十余日，张殂，鸟遂不见。（出《纪闻》）

【译文】

濮州刺史李全璋的妻子张氏，是牛肃的姨母。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死在伊阙庄。张氏卧病不起的时候，有一只白鸟落在庭院的树上，白头，红爪，黄色的腹部，红色的翅膀。它鸣叫时只是说，悔恨呀妈妈。”就这样昼夜不停地叫。十多天后，张氏死去，鸟也不见了。

王绪

天宝末，台州录事参军王绪病将死，有大鸟飞入绪房，行至床所，引嘴向绪声云：“取取。”绪遂卒。（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天宝末年，台州录事参军王绪有病将要死时，有大鸟飞入王绪房中，走到床前，伸嘴向着王绪出声叫：取。取。王绪便死了。

武功大鸟

大历八年，大鸟见武功，群噪之。行营将张日芬射获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广四尺，状类蝙蝠。（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宗大历八年时，有只大鸟在武功地方出现，人们对大鸟乱嚷叫，行营将官张日芬射中了大鸟。它肉翅膀，狐狸头，四只脚，脚上有爪，四尺宽，形状象蝙蝠。

鹳鹴

鹳鹴，一名堕羿，形似鹊。人射之，则衔矢反射人。（出《酉阳杂俎》）

【译文】

鹳鹴，另一个名叫堕羿，形状像鹊。人用箭射它，它就衔住箭反过来射人。

吐绶鸟

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鸲鹆，羽色多黑，杂以黄白，头颇似雉。有时吐物长数寸，丹采彪炳，形色类绶，因名为吐绶鸟。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虑触其嗉，行每远草木，故一名避株鸟。（出《酉阳杂俎》）

【译文】

鱼复县的南山有一种鸟象鸲鹆那样大，羽毛大部黑色，夹杂着黄、白色，头像野鸡。有时吐出几寸长的一种东西，大红色十分鲜艳，形状像绶带，因而叫它吐绶鸟。另外，吃食后必存在嗉子里，前胸大得像酒斗，为防触碰它的嗉子，走时远避树林和草，所以，另一名叫避株鸟。

杜鹃

杜鹃，始阳相推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尝有人出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即死。初鸣，先听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之法，当为犬声应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杜鹃鸟，阳气上升时就一个接一个鸣叫，先叫的吐血死亡。曾经有个人外出行走时见一群杜鹃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学杜鹃的叫声，他就死了。若是听见杜鹃的初叫声主别离，在厕所听到叫声，不吉祥。避免这种不祥之兆的办法是学狗叫回应它。

蚊母鸟

蚊母鸟，形如鹢，嘴大而长，池塘捕鱼而食。每叫一声，则有蚊蚋飞出其口。俗云，采其翎为扇，可辟蚊子。亦呼为吐蚊鸟。（出《岭表录异》）

【译文】

蚊母鸟，形状象鹢（一种像鹭鸶的小鸟），嘴大而且长，从鱼塘中捕鱼吃。每叫一声，就有蚊、蚋从口中飞出来。人们传说，用它的翎毛做扇子，能避蚊子，也叫它吐蚊鸟。

桐花鸟

剑南彭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极驯善，止于妇人钗上，客终席不飞。人爱之，无所害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剑南的彭水蜀郡之间，有一种像手指大的鸟，身上五颜六色，像凤凰似的冠。吃桐树花，桐树开花时就飞来，花落就飞走，不知去了哪里。人们叫它桐花鸟。这鸟很驯服善良，常落在妇女的钗上，客走了席散了也不飞走，人们很喜爱它，它对人们没有害处。

真腊国大鸟

真腊国有葛浪山，高万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鸟，状似老鸱，大如骆驼。人过，即攫而食之，腾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腊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剑子，两头尖利，令人载行，鸟攫而吞之，乃死，无复种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真腊国有座葛浪山，高万丈，山半腰有个洞，洞里先前有只浪鸟，样子像老鸱，像骆驼那么大。有人经过，人便被抓去吃了，然后腾空飞去，老百姓很苦恼。真腊国王拿出大块牛肉，肉里放上两头带尖的小剑，让人背着走，大鸟抓来便吃，于是就死了，从此就绝了种。

百舌

百舌春啭，夏至唯食蚯蚓。正月后冻开，蚓出而来。十月后，蚓藏而往。盖物之相感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百舌鸟到春天时便婉啭地鸣叫着，夏天到来后它只吃蚯蚓。正月以后解冻，蚯蚓出来百舌便飞来。十月以后，蚯蚓便进入土中，百舌就飞走。这就是因为物与物之间互相感应的关系。

鹳

江淮谓群鹳旋飞为鹳井，鹳亦好旋飞，必有风雨。人探巢取鹳子，六十里旱。能群飞，薄霄激雨，雨为之散。（出《酉阳杂俎》）

又南方有鹳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于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阞然而转，因得而噉。里人学其法者，伺其养雏，缘树，以蔑絙缚其巢，鹳必作法而解之，乃铺沙树底，俾足迹所印而仿学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江淮人说一群鹳鸟旋转着飞升就是鹳井。鹳鸟喜欢旋转着飞翔，它一旋飞便要刮风下雨。人若到巢中捉幼鹳，六十里内必然天旱。鹳鸟能成群飞翔，飞到云中搅动云雨，云雨就搅散了。

另外，南方有一种鹳吃蛇，鹳鸟每当遇到大石头，知道石下有蛇，就在石间附近，像道士那样漫步，石头便也随着转动，于是就能捉着蛇吃掉。乡里人想学鹳的步法，趁鹳鸟育雏时，上树，用蔑网扣住它的巢，鹳鸟必定用法解开蔑网，就在树下铺沙子，使鹳鸟在沙上印上足迹，以便模仿学习。

甘虫

大中末，舒州奏众鸟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鹰鹯，水禽山鸟，无不驯狎如一。更有鸟，人面绿毛，嘴爪皆绀。其声曰“甘虫”，因谓之甘虫。时人画图，鬻于坊市。（出《杜阳编》）

【译文】

唐懿宗末年，舒州向皇帝上奏说一群鸟建立一个鸟巢，宽七尺，高一丈。而且燕、雀、鹰、鹯及水禽山鸟等，都驯服亲近的像一种鸟一样。还有一种鸟，长着人面绿毛，嘴和爪都是深青透红的颜色，它鸣叫的声音是“甘虫”，因而就叫它甘虫。当时有人把它画成图像，在集市上出卖。

戴胜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入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贽，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亸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出《录异记》）

【译文】

王建前蜀的刑部侍郎李仁表客居在许州，准备入礼部参加举试，当时是薛能尚书镇守许州，李仁表抄写了自己写的五十首诗作礼品，将诗书写在轴书上，在小亭子里靠在桌上阅读，还没看完三五首，就有一只戴胜鸟飞进亭子，站在桌上，很驯服亲近的样子，很久，又伸着脖子垂着翅膀跳起舞来，对着他像是要说话。很久之后，又旋转又跳舞，这样反复做了三次，然后就轻轻地飞走了。李仁表感觉很奇怪，也没把这事告诉别人。第二天去投递诗稿时，薛能很礼貌地接待了他。过了几天，便把女儿嫁给李仁表做妻子。

北海大鸟

北海有大鸟，其高千里，头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鹥”，右翼文曰“勒”，头向东正，海中央捕鱼。或时举翼飞，而其羽相切，如雷风也。（出《神异录》）

【译文】

北海有一只大鸟，身高一千里。头上有个“天”字，胸前有个“候”字，左膀有个“鹥”字，右膀有个“勒”字。头朝着正东方，到海中央捕鱼吃。有时展翅飞翔，它的羽毛互相磨擦，像打雷刮大风一样。

鵶

温璋为京兆尹，勇于杀戮，京邑惮之。一日，闻挽铃而不见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鵶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雏而来诉耳。”命吏随鵶所在而捕之，其鵶盘旋，引吏至城外树间，果有人探其雏，尚憩树下。吏执送之，府尹以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出《北梦琐言》）

【译文】

温璋任京兆尹时，常杀人，京城的人都怕他。一天，听到拉铃声却看不见人，就这样连续三次，竟是一只鵶鸟。京兆尹说，一定是有人去捉它的雏鸟而来投诉的。于是命人随着鸟去的地方捉人。那只鵶鸟盘旋飞翔，把差吏引到城外树林间，果然有人捉了雏鸟，尚在树下休息。差吏便把他捉住送官府，府尹觉得这事很特殊，就处死了捉雏鸟的人。

仙居山异鸟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于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缗钱，委汉州马步使赵弘约，缔构观宇。洎创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将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余人缚拽鼓噪，震动远近。忽有异鸟三只，一红赤色，二皆洁白，尾如曳练，各长二尺余，栖于梁上，随絙索上下，在众人中，略无惊怖。工人抚搦戏玩之，如所驯养者。梁既上毕，鸟亦飞去。（出《录异记》）

【译文】

王建前蜀在永平二年，得到了北邙山人章弘道在什邡县仙居山留下的瑞文，便出钱委托汉州马步使赵弘约建造一座道观。到建筑天尊殿时，很多的木料石头，用很多的人工。这一天，准备架起大梁时，能工巧匠和工人三百多人，又绑又拽大声喊叫，声音传出很远。忽然有三只奇异的鸟，一只大红色，两只纯白色，尾巴像拖着一条彩带，每个都二尺多长，落在大梁上。随着拉拽大梁的绳子上上下下，在人群中一点不害怕。工人们抚摸它，和它戏耍，就像多年驯养的一样，大梁上完了，鸟也飞去。

莺

顷年，有人取得黄莺雏，养于竹笼中。其雌雄接翼，晓夜哀鸣于笼外，绝不饮喙。乃取雏置于笼外，（“绝不饮喙乃取雏置于笼外”十一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则更来哺之。人或在前，略无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笼，其雄雌缭绕飞鸣，无从而入。一投火中，一触笼而死。剖腹视之，其肠寸断。（出《玉堂闲话》）

【译文】

近年来，有个人捉到了黄莺鸟的幼雏，养在竹笼中。那一对雌雄大鸟连着翅膀，白天黑夜在竹笼外哀鸣，不吃东西，不饮水。于是取出雏鸟放在笼外，这一对雌雄鸟就来哺育幼雏，人在旁边也不怕。忽然有一天，没放雏鸟出笼，那一对大鸟就围绕着笼子边飞边叫，没办法进笼子育雏，便一只投到火中，一只撞死在笼子上。剖开腹部一看，它的肠子已经寸断。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鼍鱼　南海大鱼　鲸鱼　鲤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　鳄鱼

吴馀鲙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雷　彭蚏　鲮鱼　鲵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鲋鮧鱼　鲫鱼　鯌鱼　黄魟鱼　蟕　海燕　鲛鱼

东海大鱼

东方之大者，东海鱼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鱼产则百里水为血。（出《玄中记》）

【译文】

东方最大的动物，是东海鱼。出海的人，在第一天遇见鱼头，走到第七天才遇见鱼的尾巴。东海鱼生产的时候那百里方圆的海水都是血红的。

鼍鱼

《博物志》云：“南海有鼍鱼，斩其首，干之，椓去其齿，而更复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又闻广州人说，鳄鱼能陆追牛马，水中覆舟杀人，值网则不敢触，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数百于陆地，及其成形，则有蛇，有龟，有鳖，有鱼，有鼍，有为蛟者，凡十数类。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其灵能为雷电风雨，比殆神物龙类。（出《感应经》）

【译文】

《博物志》上说：“南海有一种鼍鱼，砍下它的头，晒干了，敲去它的牙齿，然后又再生出来，再生三次才停止生长。”《南州志》里也是这样说。又听广州人说，鳄鱼能在陆地上追逐牛马，能在水里颠覆舟船吃人，碰到鱼网就不敢触碰了，它也害怕这些东西。鳄鱼怀一次孕，在陆地上生下几百枚卵，等到卵成形的时候，就生出蛇、龟、鳖、鱼、鼍、还有蛟，一共有十几种。等到它们被人捉住宰杀了的时候，它们的神灵能够制造雷电风雨，这大概就是龙一类的神物。

南海大鱼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亲见大异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远望，青翠如近。开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状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从山边来者云，有大鱼，乘流入二山，进退不得。久之，其鳃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鱼因而得去。雷，鱼声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气也。其二曰，海中有洲，从广数千里，洲上有物，状如蟾蜍数枚。大者周回四五百里，小者或百余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气，上属于月，与月争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数十里。每夏初，则有大蛇如百仞山，长不知几百里。开元末，蛇饮其海，而水减者十余日。意如渴甚，以身绕一山数十匝，然后低头饮水。久之，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十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遂拆，蛇及山被吞俱尽，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广异记》）

【译文】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是朱崖人，住的地方靠近大海。他说，亲眼看见三件特别奇异的事。其中之一是：海中有两座山，相距六七百里，晴朗的早晨远远地望去，山上一片青翠，好象就在眼前。唐玄宗开元末年，海里出现了大雷雨，雨中有泥，样子象吹出的泡沫，天地之间暗黑色，持续了七天。有个从山边来的人说，有条大鱼，顺着水流进入海中两座大山之间，不能进退，时间一长，鱼鳃挂在一个山崖上，七天以后，山崖裂了，鱼因此才能离开。雷声就是鱼的叫声，雨泥是鱼口中吹出的水沫，天地黑了，是鱼吐出的水气造成的。其中之二是：海中有块陆地，长和宽有几千里，陆地上有几个东西，样子象蟾蜍，大的周长有四五百里，小的周长一百多里。每当到了十五这天夜里，口中吐出白气，向上同月亮相连接，与月亮争辉。其中之三是：大海中有座山，周长有几十里。每年初夏的时候，就有一条大蛇象很高的山峰一样，不知道它有几百里长。唐玄宗开元末年，蛇在海里饮水，海面降低了十多天。样子象很渴，用身子绕着那座山一共绕了几十圈，然后才低下头来喝水，喝了很久，又被海中的大动物吞吃了，大约半天时间，那座山就崩裂了，蛇和山都吞光了，也不知道吞吃它们的是什么动物。

鲸鱼

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末年，在雷州有雷公与鲸鱼打斗。鲸鱼的身子露出水面，几十个雷公在空中忽上忽下，有的放火烧，有的边骂边打，斗了七天才停止。海边的居民去观看，不知双方谁胜利了，只看见海水一片红。

鲤鱼

开元中，台州临海，大蛇与鲤鱼斗。其蛇大如屋，长绕孤岛数匝，引头向水。其鱼如小山，鬐目皆赤，往来五六里，作势交击。鱼用鳞鬐上触蛇，蛇以口下咋鱼。如是斗者三日，蛇竟为鱼触死。（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台州面临大海，有大蛇与鲤鱼争斗。那条蛇大得象间屋子，身长能绕孤岛好几圈，伸着头向着水面。那条鱼象座小山，鱼脊鳍和眼睛都是红的，身长能有游五六里，它们作出要互相攻击的样子。鲤鱼用鳞和脊鳍向上撞蛇，蛇用口向下咬鲤鱼。象这样斗了三天，蛇竟被鲤鱼撞死了。

海人鱼

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鳏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出《洽闻记》）

【译文】

海人鱼，东海里就有。大的长五六尺，样子象人。眉毛、眼睛、口、鼻子、手、脚和头都象美丽的女人，没有一样缺少的。皮肉白得象玉石，身上没有鳞，有细毛，毛分五种颜色，又轻又柔软，毛长一二寸，头发象马尾巴一样，长五六尺。阴部的形状和男人女人的一样，靠海的鳏夫寡妇大多都捉海人鱼，放在池沼中养育。交合时，与人没什么两样，也不伤人。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入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岛中见胡人衣草叶，惧而问之，胡云，昔与同行侣数十人漂没，唯己随流，得至于此。因而采木实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众哀焉，遂舶载之，胡乃说，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既满船，胡令速发，山神若至，必当怀惜。于是随风挂帆，行可四十余里，遥见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渐大。胡曰：“此山神惜宝，来逐我也，为之奈何？”舟人莫不战惧。俄见两山从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与山神斗，神多不胜，甚惧之。今其螯出，无忧矣。”大蛇寻至蟹许，盘斗良久，蟹夹蛇头，死于水上，如连山。船人因是得济也。（出《广异记》）

【译文】

近代，有个波斯人常说，乘坐着大海船渡海，前往天竺国已经六七次了。那最后一次，海船漂进大海，不知漂了几千里，漂到一个海岛，在岛上看见一个胡人穿着用草和树叶编的衣服，很惊诧地问他。胡人说：“从前和自己一起的几十个同行伙伴漂在海上沉没了，只有自己随着水流，才能到达这个地方，因此就采树上的水果和草根吃，这才能活下来。”船上的人都可怜他，就让他乘坐海船。胡人这才说：“这个岛上的大山全是车渠、玛瑙、玻璃等各种宝贝，多得数不过来。”船上的人都扔掉自己的贱货去取宝贝。装满船后，那胡人命令赶快开船，如果山神来了，一定会痛惜丢失的宝贝。于是顺着风挂上船帆。走了大约四十多里，远远地看见山峰上有个红色的东西象蛇一样，时间一长渐渐地变得大了。胡人说：“这是山神痛惜宝贝，来追赶我们了，怎么办呢？”船上的人都很害怕。不一会儿，就看见两座山从海中伸出来，高有几百丈。胡人高兴地说：“这两座山，是大蟹的螯，那个大蟹常常喜欢与山神打斗，山神大多数没取胜，很惧怕大蟹。现在，大蟹的螯伸出来了，不用担心了。”大蛇很快到了大蟹跟前，翻动着斗了很久，蟹夹断了蛇头，蛇死在水上，象连绵的山。船上的人因此得救了。

海

海鱼，即海上最伟者也，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矣。每岁，广州常发铜（《太平御览》卷九三八“铜“作“舟同”。）船过南安货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复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经调黎（地名，海心有山，阻东海涛，险而急，亦黄河之三门也。）深阔处，又见十余山，或出或没，初甚讶之。篙工曰：“非山，海（海原作岛。据明抄本改。）鱼背也。”果见双目闪烁，鬐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际，日中忽雨霂霡。舟子曰：“此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及近鱼，即鼓船而噪，倏尔而没去。（“鱼畏鼓”，物类相伏耳。）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之难也。乃静思曰：“设使老瞋目张喙，我舟若一叶之坠眢井耳，宁得不为人皓首乎？”（出《岭表录异》）

【译文】

海鱼，是海上最大的动物，小的也有一千多尺。吞舟的说法，并不是荒谬的事。每年，广州常常开出铜船到南安去进行贸易，偶尔有个北方人要求去走一趟，往来一年，头发便斑白了，他说：“一天，船路过调黎的又深又宽的地方，就看见十多座山，有时露出来，有时沉没下去，开始很惊讶。撑篙工说：“这不是山，是海鱼的脊背。”果然看见双眼在闪烁，海鱼的脊鬐象簸箕一样。正在危险沮丧的时候，大晴天里忽然下起了小雨，舟子说：“这是鱼喷气，水珠散在空中，顺风吹来象雨罢了。”等到靠近鱼，人们就敲着船大声乱叫，鱼一下子就沉了下去。从交趾回来，就扔了船，顺着雷州的海岸边上回到广州，不怕苦和累，就是为了躲避海的灾难。于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说：“假如老海睁开眼睛张开嘴巴，我们坐的船就会象一片树叶掉到枯井里一样，怎么能使人不变成白头发呢？”

鳄鱼

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而举止矫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必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亦物之相摄伏也。故太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沈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鳄鱼的身体是土黄色的，有四只脚，长尾巴，形状象鼍一样。可是动作矫捷，口里阴森森地长着锯一样的牙齿，常常害人。南中一带鹿很多，鹿最怕鳄鱼。鹿走到山崖上，一群鳄鱼在崖下嗥叫，鹿会因为惊吓害怕而掉到山崖下，大多被鳄鱼捉住吃了，这也是动物的互相克制。从前的太尉宰相李德裕，被贬官到潮州，路过鳄鱼滩，船损坏了，平生积蓄的宝贝珍玩、古书和图画，一下子都沉没丢失了。于是叫来大船上的黑人下水捞取，看见鳄鱼极多，不敢靠近。这里是鳄鱼的洞穴。

吴余鲙鱼

吴王孙权曾江行，食鲙有余，因弃之中流，化而为鱼。今有鱼犹名吴余鲙者，长数寸，大如箸，尚类鲙形也。（出《博物志》）

【译文】

吴王孙权曾经在江上泛舟，吃完鲙鱼，把剩下的扔到江中，变化成鱼。现在有一种鱼还叫吴余鲙，长几寸，粗细象筷子一样，还类似鲙鱼的形状。

石头鱼

石头鱼，状如鱼，随其大小，脑中有二石子，如乔麦。莹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鱼之小者，贮于竹器，任其坏烂，即淘之，取其鱼脑石子，以植酒筹，颇脱俗。（出《岭表录异》）

【译文】

石头鱼，样子象鱼，不论是大鱼还是小鱼，脑中都有两个石子，象荞麦粒一样，晶莹洁白象玉石。有好奇的人，买了很多小石头鱼，装在竹器里，任凭它腐败。就用水淘，取出脑中的石子，用来做喝酒计数的工具，非常与众不同。

黄腊鱼

黄腊鱼，即江湖之横鱼。头嘴长，鳞皆金色，脔为炙，虽美而毒。或煎煿干，夜即有光如笼烛。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鱼食之，弃其头于粪筐。中夜后，忽有光明，近视之，益恐惧，以烛照之，但鱼头耳，去烛复明。以为不祥，各启食奁，窥其余脔，亦如萤光。达明，遍询土人，乃此鱼之常也，忧疑顿释。（出《岭表录异》）

【译文】

黄腊鱼，就是江河潮水中的横鱼，头和嘴很长，鳞全是金色的。把鱼肉烤吃，味道虽美却有毒。或者煎炒，或者晒干，夜里就放光象灯笼里的蜡烛一样。有个暂时住在南海的北方人，买了这种鱼吃，把鱼头扔到粪筐里，半夜以后，忽然有了亮光。走近一看，更是害怕，点蜡烛一照，只是个鱼头罢了，拿开蜡烛又放出光亮。他认为是不吉祥的事，就把所有的食具都打开看，看那吃剩的鱼，也闪着莹光一样，到了第二天，询问了很多当地人，都说这是正常的事。他的忧虑和担心便没有了。

乌贼鱼 乌贼，旧说名河伯从事。小者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身，江东人或取其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矴，遇风则前一须下矴。（出《酉阳杂俎》）

【译文】

乌贼，旧的传说名叫“河伯从事”。小乌贼遇到大鱼，就放出墨水染黑方圆好几尺，用来藏身。有的江东人取出它的墨用来写契约，以便诈骗别人的钱物。写出的字迹象淡墨，过一年字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空白纸。海人说：“从前秦王东游，把一个算袋扔到海里，变成了这种鱼。”这种鱼外形象算袋一样，两根带子很长。另一种说法是，乌贼身上有个石碇，遇到大风时它的前一根须子就卷住石碇。

横公鱼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死，食之可止邪病。（出《神异录》）

【译文】

北方的荒野中有个石湖，方圆有千里，湖岸有五丈多深，长年结冰，只有夏至前后五六十天才解冻。湖里有种横公鱼，长七八尺，样子象鲤鱼，红色，白天生活在水里，夜里变成人，用尖物刺它刺不进去，用开水煮它煮不死。用两个乌梅果煮就能煮死它，吃了可以治邪病。

骨雷

扶南国出鳄鱼，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宫状。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鱼，置于堑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鳄鱼乃食之；无罪者，嗅而不食。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闻记》）

【译文】

扶南国出产鳄鱼，大的有二三丈长，四只脚，样子象守宫，常常吞吃人。扶南国王派人捕捉这种鱼，放在壕沟里，把犯罪的人扔进壕沟，如果该死，鳄鱼就吃了他，没有罪的人，嗅一嗅它也不吃。鳄鱼另外有个称呼叫忽雷，熊能制住鳄鱼，熊握住鳄鱼的嘴拖到岸上，撕开来吃。鳄鱼的另一个名叫骨雷，秋天变化成老虎，三只爪，出产在南海的思州和雷州，靠海的英潘村有很多。

彭蚏

蟹属名彭蚏，以螯取土作丸，从潮来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百丸大彭蚏。（出《感应经》）

【译文】

蟹一类中有名叫彭蚏的，用螯取土造成土丸，从涨潮到退潮，大约能制成三百个土丸，因而给它起名叫三百丸大彭蚏。

鲮鱼

鲮鱼吐舌，蚁附之，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蚁入其中，乃奋迅，（“迅”原作“近”，据明抄本改。）则舐取之。（出《异物志》）

【译文】

鲮鱼吐出舌头，蚂蚁爬到舌头上，因而吞吃了蚂蚁。鲮鱼还张开鳞甲，让蚂蚁爬进去，于是很快地合上鳞甲，然后就用舌头舐吃了。

鲵鱼

金（宋乐史《太平环宇记》卷一六二“金”作“全”）义岭之西南，有盘龙山，山有乳洞，斜贯一溪，号为灵水溪。溪内有鱼，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渔人不敢捕之。《尔雅》云：“鲵似鲇，四足，声如小儿。”金商（《太平环宇记》卷一六二“金商”作“今高”。）州溪内亦有此鱼，谓之魶鱼。（出《岭表录异》）

【译文】

金义岭的西南方，有座盘龙山，山上有个钟乳石山洞，洞里斜着贯穿着一条溪水，人们称之为灵水溪。溪内有鱼，全都是长尾巴四只脚，它的腹部是红色的，自由自在地游泳，渔人不敢捕捉它。《尔雅》里说：“鲵鱼象鲇鱼一样，四只脚，叫声象小孩一样。”金商州的溪水里也有这种鱼，把这种鱼叫做魶鱼。

比目鱼

比目鱼，南人谓之鞋底鱼，江淮谓之拖沙鱼。《尔雅》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状如牛脾，细鳞紫色，一面一目，两片相合乃行。（出《岭表录异》）

【译文】

比目鱼，南方人叫它鞋底鱼，江淮一带的人叫它拖沙鱼。《尔雅》上说：东方有一种比目鱼，不是一对不能行走，名叫鲽，样子象牛的脾脏，长细鳞，紫色，只有一面有一只眼睛，两条鱼相合才能行走。

鹿子鱼

鹿子鱼，頳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罗州图经》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跳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化为鹿，肉腥，不堪食。”（出《岭表录异》）

【译文】

鹿子鱼，是红色的，它的尾巴和小伷都有梅花鹿一样的斑点，斑点是红黄色的。《罗州图经》上说：“罗州南面的海里有块陆地，每到春夏时，这种鱼跳上陆地，变成鹿。曾经有人拾到一条这种鱼，头已经变成鹿，尾巴还是龟尾巴。”南方人说：“鱼变成鹿，肉有腥气，不能吃。

子归母

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鲛之为鱼，其子既育，惊必归母，还其腹。小则如之，大则不复。”《潘州记》云：“鱼昔鱼长二丈，大数围。初生子，子小，随母觅食，暮惊则还入母腹。”《吴录》云：“鱼昔鱼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从脐入，旦从口出也。”（出《感应经》）

【译文】

杨孚的《交州异物志》上说：“鲛这种鱼，它的幼鱼长成以后，受惊便回到母亲身边，回到母亲的腹中去。小时如此，大时就不这样了。”《潘州记》上说：“鱼昔长二丈，大有好几围。刚刚生下幼鱼，鱼很小，跟着母亲找食吃，突然受惊就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吴录》说：“鱼昔鱼的幼鱼，早晨出去找食吃，晚上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南越志》上说：“（鱼昔的幼鱼）晚上从（母亲的）肚脐进去，早晨从（母亲的）口中出来。”

鲋鮧鱼

鲋鮧鱼，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传以为常矣。饶州有吴生者，家甚丰足，妻家亦富。夫妇和睦，曾无隙（“隙”原作“戏”，据明抄本改。）间。一旦，吴生醉归，投身床上，妻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运动，误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为妻族所凌执，云（“云”原作“去”，据明抄本改。）殴击致毙。狱讼经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闻。吴生亲族，惧敕命到而必有明刑，为举族之辱，因饷狱生鲋鮧。如此数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悦，俄而会赦获免。还家之后，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寿终。且烹之不熟，尚能杀人，生陷数四，不能为害，此其命与？（出《录异记》）

【译文】

鲋鮧鱼，身上的纹理和斑点象老虎一样。俗话说：“煮不熟的鱼，吃了必死。”传说中认为这是很平常的。饶州有个吴生，家里很富裕，妻子家也富足，夫妻之间很和睦，从来没有隔阂。有一天，吴生喝醉酒回到家里，横身躺在床上，妻子替他脱下衣服和鞋子，抬起他的脚，吴生的脚乱动了一下，无意中踢中了妻子的心胸部位，他的妻子跌倒地上就死了，吴生喝醉了一点也不知道。他很快被妻族的人凌辱捆绑起来，说妻子是被吴生殴打而死的，关到狱中打了一年的官司。州里和郡里不能处理，把事情报到朝廷，吴生的亲族，害怕皇上的命令下来一定有明确的刑罚，成为全族人的耻辱，因而给关在监狱里的吴生吃鲋鮧鱼。一共吃了四次，竟然不能害死他，吴生显得更加充实有精神，不久遇到大赦被免罪。回家以后，子孙很昌盛，活到八十岁，竟然在家安然死去。都说煮不熟的鲋鮧，吃了能死人，吴生吃了四次，没受伤害，这就是他的命运吧。

鲫鱼

东南海中有祖州，鲫鱼出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此鱼状，即与江湖小鲫鱼相类耳。浔阳有青林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译文】

东南海中有个祖州，鲫鱼就出产在那里。长有八尺，吃了它能解暑避寒。这种鱼的样子，就同江河湖泊中的小鲫鱼相类似。浔阳有个青林湖。鲫鱼大的有二尺多长，小的有一尺长，吃这种鱼，味道肥美，也能治寒热病。

鯌鱼

鯌鱼，济南郡东北有鯌坑，传云，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鱼，大如镜。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为鯌鱼焉。

【译文】

鯌鱼，济南郡的东北有个鯌坑。据传说：北魏景明年间，有人挖井挖到一条鱼，大小象个镜子。那天夜里，河水上涨流入这个坑，坑中的居民，都变成了鯌鱼。

黄魟鱼

黄魟（音烘）鱼，色黄无鳞，头尖，身似大槲叶，口在颔下，眼后有耳，窍通于脑，尾长一尺，末三刺，甚毒。（并出《酉阳杂俎》）

【译文】

黄魟鱼，黄颜色不长鳞，头是尖的，身子象大槲树的叶子，嘴在下巴的下面，眼睛后面有耳朵，耳眼通到脑子里，尾巴长一尺，尾巴尖有三根尖刺，有剧毒。

蟕虫隽

蟕虫隽者，俗谓之兹夷，乃山龟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负而行。产潮循山中，乡人采之，取壳以货。要全其壳，须以木楔出肉。龟吼如牛，声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其甲黄明无日脚者，（甲上有散黑晕为日脚矣。）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为梳篦杯器之属，状甚明媚。（出《岭表录异》）

【译文】

蟕虫隽，人们叫它兹夷，是山龟之中形状最大的。人站在它的背上，能驮着你行走，出产在潮循山中。乡里人捉到它，取它的壳去卖。想要它完整的壳，必须用木楔插入弄出里面的肉。龟吼叫象牛叫一样，叫声能响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龟甲中的黄色润泽没有黑晕的，用水煮然后拍打，嵌上黑色的玳瑁花，用来制作梳子、篦子、酒杯一类的器具，样子很好看。

海燕

齐监官县石浦有海鱼，乘潮来去，长三十余丈，黑色无鳞，其声如牛，土人呼为海燕。（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齐地监官县的石浦有海鱼，鱼是趁涨潮落潮时来去。长三十多丈，黑色不长鳞。它的叫声象牛叫，当地人叫它海燕。

鲛鱼

鲛鱼出合浦，长三丈，背上有甲，珠（明抄本“珠”作“蛛”。）文坚强，可以饰刀口，又可以鑢物。（出《交州记》）

【译文】

鲛鱼出产在合浦，长三丈，背上长着甲皮，花纹坚硬，可以用来装饰刀口，还可以磨东西。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峰州鱼　海虾　瓦屋子　印鱼　石斑鱼

井鱼

异鱼　螃　鱓鱼　玳瑁　海术　海镜

水母

蠏　百足蠏　螗蠏　鱼　鹦鹉螺　红螺　鸯龟

鲵鱼　鲎　飞鱼　虎蠏　蠔　赤鯶公　雷穴鱼

虬尾　牛鱼　蝤(石多)　奔(鱼孚)　係臂

鸡嘴鱼　剑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峰州鱼

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夏冷如冰雪。有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盖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万家取不可尽。不知所从来。（出《朝野佥载》）

【译文】

峰州有一道水，是从吐蕃国中流过来的，夏天水冷得象冰雪一样。水中有一种鱼长一二寸，来和去都按着季节时令。鱼浮在水面，象粥一样厚，人们捕捞起来煮着吃，千万家也捕捞不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海虾

刘恂者曾登海舶，入舵楼，忽见窗板悬二巨虾壳。头、尾、钳、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锋刃，嘴上有须如红箸，各长二三尺。双脚有钳，钳粗如人大指，长二尺余，上有芒刺如蔷薇枝，赤而铦硬，手不可触。脑壳烘透，弯环尺余，何止于杯盂也。《北户录》云：“滕循为广州刺史，有客语循曰：‘虾须有一丈长者，堪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东海，取须四尺以示循，方伏其异。”（出《岭表录异》）

【译文】

刘恂曾登上一只大海船，进入了舵楼里，忽然看见窗板上悬挂着两个巨大的虾壳。头、尾巴、双钳和脚都是完整的，各长七八尺，头占长度的十分之一。嘴又尖又利象刀刃一样，嘴上的须子象根红色的筷子，各长二三尺。一对对脚上都有钳子，钳子象人的大拇指一样粗，长两尺多，上面长着象蔷薇花刺一样的又锋利又硬的红色小刺，不能用手去触碰。脑壳部分用火烘透，弯成环形有一尺多长。就象个盂盆一样。《北户录》说：“滕循任广州刺史的时候，有个客人对滕循说：‘有的大虾须有一丈多长，能当拐杖使用。’滕循不相信。那个客人去东海，取回一根四尺长的虾须给滕循看，这才信服了客人说的奇事。”

瓦屋子

瓦屋子，盖蚌蛤之类也，南中旧呼为蚶（音憨）子。顷因卢钧尚书作镇，遂改为瓦屋子，以其壳上有棱如瓦垅，故以此名焉。壳中有肉，紫色而满腹，广人犹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脔炙。食多即壅气，背膊烦疼，未测其性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瓦屋子，属于蚌蛤一类，南中一带过去称呼它叫蚶子，后来因为卢钧尚书镇守这里，就改叫瓦屋子，因为它的壳上有棱象屋瓦的垅一样，所以用这个给它起名。壳里有肉，肉是紫色的，肉很丰满，广东人很喜欢它，大多用火烤着做下酒菜吃，人们把它叫做天上的烤肉块。吃多了就呼吸不畅，后背和胳膊疼痛，还不了解它的性质。

印鱼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诸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印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头上呈四方形，象印章一样，上面有字。各种大鱼应当死去的，就先用印印在大鱼的身上。

石斑鱼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鱼，好与蛇交。南中多隔蜂窠，窠大如壶，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鱼就蜂侧炙之，標于竿上，向日，令鱼影落其窠上，须臾，有鸟大如燕数百，互击其窠，窠碎落如叶，蜂亦全尽。（出《酉阳杂俎》）

【译文】

行儒和尚说，建州有一种石斑鱼，喜欢与蛇交配。南中一带有很多蜂巢，大小象个水壶，常常成群地出来螫人。土人拿来石斑鱼靠近蜂巢的附近用火烧，挂在木杆上，对着太阳，让鱼的影子落在巢上。不一会，有几百只大小象燕子的鸟，轮流地攻击蜂巢，巢被弄碎象树叶一样地落到地上，蜂也全死光了。

井鱼

唐段成式云，井鱼脑有穴，每嗡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竞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见梵僧善提胜说。（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的段成式说，井鱼的脑袋上有个洞，每当吸水时，水就会从脑袋上的洞快速地喷出来，象飞出的泉水，散落在海里，船上的人都争着用空的器具接住水并贮存起来。海水本来又咸又苦，经过鱼脑的洞喷出来，反而淡得象泉水一样。这是段成式见到印度僧人善提胜时听他说的。

异鱼

异鱼，东海人常获鱼，长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状，或号秦皇鱼。（出《酉阳杂俎》）

异鱼是东海人常常捕到的鱼，长五六尺，肚子里的胃，呈现出盛箭器和刀槊的样子，有人叫它秦皇鱼。

螃　

傍海大鱼，脊上有石十二时，一名篱头溺，一名螃，其溺甚毒。（出《酉阳杂俎》）

【译文】

傍海地方的大鱼，脊背有石十二时。一个名叫篱头溺，一个名叫螃，这种鱼的尿有很大毒性。

鱓鱼

郫县侯生者，于沤麻池侧得鱓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复生，自此轻健。（出《录异记》）

【译文】

郫县的侯生，在沤麻池的附近捉到一条鱓鱼，直径大约有一尺，煮着吃了，白发变黑，掉了的牙齿又生出来，从此就身体轻健。

玳瑁

玳瑁形状似龟，唯腹背甲有烘点。《本草》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萨石，兼云辟邪。”广南卢亭，（海岛彝人也。）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于左臂上以辟毒。龟被生揭其甲，甚极苦楚。后养于使宅后北池，伺其揭处渐生，复遣卢亭送于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带之有验，是饮馔中有盅毒，玳瑁甲即自摇动；若死，无此验。（出《岭表录异》）

【译文】

玳瑁的形状象龟，只是腹部和背部的甲壳上有烘烤的斑点。《本草》上说：“玳瑁能解毒，其中的大玳瑁全都是婆萨石，同时还能避邪。”广南的卢亭，活捉了一只玳瑁龟献给边帅的儿子薛王，薛王命令取下龟的二小片背甲，带在左臂上用来避毒。龟被活着揭下它的甲壳，痛苦达到了极点。然后放到使君住宅后北面的池子里养着，等到它被揭去甲壳的地方渐渐长好，再派卢亭把它送到海边去。有的人说，被揭下甲壳的玳瑁龟如果活着，带着它的甲壳就有灵验，你吃的饭菜中如果有毒，玳瑁的甲壳就会自己摇晃起来。被揭下甲壳后如果死了，就没有这种灵验了。

海术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肋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置于右脚，右脚中有齿啮之，方内于口。大三尺余，其声“术术”，南人呼为海术。（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南方有一种水产，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肋旁边的后背上。常常用左脚捉东西，放在右脚上，右脚中有牙齿咬住那东西，这才放到口里。大的有三尺多长，它的叫声就象“术术”的声音，南方人叫它海术。

海镜

海镜，广人呼为膏叶，盘两片，合以成形。壳圆，中甚莹滑。日（“日”原作“白”，据《太平御览》卷九四三改。）照如云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红蟹子，其小如黄豆，而螯具足。海镜饥，则蟹出拾食，蟹饱归腹，海镜亦饱。或迫之以火，则蟹子走出，离肠腹立毙。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毙。（出《岭表录异》）

【译文】

海镜，广东人叫作膏叶，象两个盘子合起来的形状。壳是圆的，壳的中间很光滑晶莹，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能发出云母一样的光彩，壳内有少许的肉象蚌肉一样。肚子里有红色的蟹子，小得象黄豆一样，可是螯等器官都长得很完全。海镜饿了，小蟹子就出来找食吃，小蟹子吃饱了回到海镜的肚子里，海镜也饱了。有的人把海镜放在火边上烤，那么小蟹就走出来，一离开海镜的肚子立刻就死了。有的人活着剖开海镜，在海镜的肚子里有个小活蟹子，不一会儿，也死了。

水母

水母，广州谓之水母，闽谓之魠。（痴驾反）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碗。肠下有物如悬絮，俗谓之足，而无口眼。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欻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越绝书》云，海镜蟹为腹，水母虾为目。）南中好食之，云性暖，治河鱼之疾，然甚腥，须以草木灰点生油再三洗之，莹净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处亦寸余，先煮椒桂或豆蔻，生姜缕切而炸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鲙食之。最宜虾醋，亦物类相摄耳。水母本阴海凝结之物，食而暖补，其理未详。（出《岭表录异》）

【译文】

水母，广州人叫它水母，福建人叫它魠。它是凝结成整体的一个生物，有淡紫色的，有白色的，大的象倒扣过来的帽子，小的象碗一样。肠子下面有象悬挂着的棉絮一样的东西，平常人叫它是脚，可是不长嘴不长眼，常常有几十只虾寄居在水母的肚子下面，吸食水母涎水。水母一般漂浮在水面上，捕鱼人若遇到它，水母就很快地沉下去，那是因为虾看见了东西。南中一带的人喜欢吃它，说水母是暖性物，能治疗吃河鱼得的病，可是太腥，必须用草木灰和生油多次洗，就干净得象水晶和紫玉一样。肉厚大约有二寸，薄的地方也一寸多。先煮好椒桂或豆蔻，生姜切成丝用油炸好，或者用五辣肉醋，或者用虾醋，与水母丝一起拌着吃，最适宜的是虾醋，这也是符合物类互相辅佐互相摄取的道理。水母本来是阴海里凝结而成的生物，吃了它可以补暖，其中的道理还不清楚。

蟹

蟹，八月腹内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芒，不可食。（出《酉阳杂俎》）

【译文】

蟹，八月的肚子里有芒刺，芒是真的稻芒，长一寸多，朝着东方献给海神，不献出芒刺，不能吃。

百足蟹

善苑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凤喙胶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善苑国出产百足蟹，长九尺，四只螯，把蟹螯煎熬成胶，叫做螯胶，胜过凤喙胶。

螗蟹

平原郡贡螗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斫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钱，以毡密束于驿马上，驰之至京。（出《酉阳杂俎》）

【译文】

平原郡进贡螗蟹，是在河间一带捕捉的，每年都进贡活的，劈开冰用火照明，悬挂着老狗肉，螗蟹觉察到是狗肉就浮上来，因而就捉到了，一只价值一百钱，用毡子密封起来捆在驿马上，奔驰着送到京城。

鱼 

鱼，章安县出焉。子朝出索食，暮还入母腹，中容四子。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为河伯健儿。（出《酉阳杂俎》）

【译文】 

鱼，出产在章安县。幼鱼早晨出找食吃，晚上回到母亲的肚子里，肚子里能装下四只幼鱼。鱼的两颊颜色象红铜，很健壮，渔网制不住它，人们叫它是河伯健儿。

鹦鹉螺

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咮，如鹦鹉嘴，故以此名，壳上青绿斑，大者可受二升。壳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出《岭表录异》）

【译文】

鹦鹉螺，螺旋尾部的尖端弯曲着，象鹦鹉的嘴一样，就是根据这个给它命名。壳上有青色和绿色的斑点，大的能装下二升的东西，壳内光滑晶莹象云母一样。装饰成酒杯，新奇可玩赏。

红螺

红螺，大小亦类鹦鹉螺，壳薄而红，亦堪为酒器。刳小螺为足，缀以胶漆，尤可佳尚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红螺，大小也类似鹦鹉螺。壳很薄是红色的，也适合做酒器，把小螺挖空做脚，用胶粘牢，涂上漆，特别令人喜爱。

鸯龟

初宁县里多鸯龟，壳薄狭而燥，头似鹅，不与常龟同，而能啮犬也。（出《南越志》）

初宁县里有很多鸯龟，壳又薄又窄而且干燥。头象鹅子，和平常的龟不一样，却能咬狗。

鲵鱼

鲵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辄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构汁，去此方可食，不尔有毒。（出《酉阳杂俎》）

【译文】

鲵鱼象鲇鱼一样，长着四只脚长尾巴，能爬上树。天旱的时候，就含着水上山，用草叶盖在身上，张着口，鸟来喝水，就吸住吃了，叫声象小孩子声音。山里人吃鲵鱼时，先把鲵鱼捆到树上用鞭子抽打，等身上出现白汁，象构树汁一样，去掉汁才能吃，不然就有毒。

鲎

鲎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南人列肆卖之，雄者少肉。旧说，过海辄相积于背，高尺（“尺”原作“丈”，据明抄本改。）余，如帆，乘风游行。今鲎壳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鲎帆。至今闽岭重鲎酱。十二足，壳可为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为小如意。（出《酉阳杂俎》）

【译文】

鲎鱼中雌鱼常常背着雄鱼行走，打渔的人一定能成对地捉到。南方人把鲎鱼摆在市场上卖，雄鱼肉很少。旧的传说说，渡海时就互相背在背上。高一尺象船帆一样，能乘风游行。现在鲎鱼的壳上有个东西，高七八寸，象石珊瑚一样，一般人叫它鲎帆，至今福建一带还很重视鲎鱼酱。鲎鱼十二只脚，壳可以做帽子，仅次于白角。南方人用它的尾巴做成小如意。

飞鱼

飞鱼，朗山朗水有之，鱼长一尺，能飞，即凌云空，息即归潭底。（出《酉阳杂俎》）

【译文】

飞鱼，朗山的朗水有这种鱼，鱼长一尺，能飞翔，突然就飞上云空，一忽儿就回到潭水的底部。

虎蟹

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虽非珍奇，亦不易采得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虎蟹，壳上有虎皮一样的斑点，可以装饰做酒器。与红蟹一起出产在琼崖的海边，虽然不是奇异珍贵的东西，也不是容易捉到的。

蠔

蠔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蠔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蠔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海夷卢亭者以斧楔取壳，烧以烈火，蠔即启房，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虚市，以易西骨米。蠔肉大者醃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肠骨。（出《岭表录异》）

【译文】

蠔就是牡蛎，初时生在海岛边，像拳头大的石头，从四面渐渐地生长，有的长得高一二丈，象高大险峻的山。每一个石壳内，有一大片蠔肉，随壳而长。前前后后的蠔大小不相等，每当涨潮时，所有的蠔全都张开壳，遇到虫子进去，壳就合上。有个南海人卢亭用斧子楔取整个的蠔，用烈火烧它，蠔张开壳，挑出里面的肉，装在小竹筐里，到集市上去卖，用来交易米。蠔肉大的腌好烤着吃，小的炒着吃，肉很有滋味，吃多了蠔肉就会堵塞肠胃。

赤鯶公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说赤鯶公，卖者决六十。（出《酉阳杂俎》）

【译文】

鲤鱼的脊背上有一道鳞，每片鳞上有个黑点，大的小的全都是三十六片。根据唐朝的律法，捉到鲤鱼，就应该放掉，不能吃，并说卖赤鯶公鱼的人，杖打六十板。

雷穴鱼

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塞穴流，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非雷声，渔子聚鼓击于穴口，鱼亦辄出，所获半于雷时。韦行规为兴州刺史时，与亲故书，说其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兴州有一个地方叫雷穴，里面常有半穴水，每当打雷时，水就满穴并往外流，鱼也随水流出来。百姓们每当打雷时，就绕着树布置好鱼网，能网到无数鱼。如果没有雷声，打鱼的人就在雷穴的洞口安上好几面鼓一起敲打起来，鱼也能流出来，捕到的鱼只有打雷时的一半。韦行规做兴州刺史时，给亲朋故友写信，说了这件事。

虬尾

东海有鱼，虬尾似鸱，鼓浪即降雨，遂设像于屋脊。（出《谭宾录》）

【译文】

东海有一种鱼，长着虬龙尾巴，样子象鸱鸟，它要是用尾巴掀动起波浪，就要下雨，于是人们在屋脊上放着它的像。

牛鱼

海上取牛鱼皮悬之，海潮至，即毛竖。（出《谭宾录》）

【译文】

在海上取一张牛鱼的皮悬挂着，要是海潮来了的话，它的毛就会竖起来。

蝤(石多)

蝤(石多)，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出《酉阳杂俎》）

【译文】

蝤(石多)，大的长一尺多，两个螯非常地强劲有力。八月份的时候，能与老虎拼斗，老虎敌不过它。随着大潮退壳，退一次壳长大一次。

奔(鱼孚)

奔(鱼孚)，一名瀱，非鱼非蛟，大如舡，长二三丈，若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着岸上，声如婴儿啼。项上有孔，通头，气出哧哧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出《酉阳杂俎》）

【译文】

奔(鱼孚)，另一个名叫瀱，不是鱼也不是蛟，大小象一条船，样子象鲇鱼。在肚子的下面有两个乳房，雌雄的阴物阳物都类似人，捉住它的幼鱼放到岸上，叫声象婴儿啼哭。脖子上有个孔洞，通到头上。出气发出嚇嚇声音的时候，一定刮大风，行路的人用它来判断天气。相传是懒女人变化而成。杀一只奔(鱼孚)，能得到三四斛油膏，用油膏点灯，照着看书或织布的时候光亮就昏暗，照着欢乐的地方就明亮。

係臂

係臂如龟，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陈所取之数，则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则风浪覆舡。（出《酉阳杂俎》）

【译文】

係臂象龟一样。入海去捕捉它时，必须事先祭祀，还要说出捕取的数目，它就会自己出来，因而就捕到了它。如果不遵守信用多捕，那么风浪就会把船倾覆了。

鸡嘴鱼

李德裕幼时，常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嘴似鸡，身如鱼。（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李德裕幼时，曾经在明州见过一种水生物，长着两只脚，嘴象鸡，身子象鱼。

剑鱼

海鱼千岁为剑鱼，一名琵琶鱼，形似琵琶而喜鸣，因以为名。虎鱼老则为蛟；江中小鱼，化为蝗而食五谷者，百岁为鼠。（出《酉阳杂俎》，明抄本作出《述异记》）

【译文】

海鱼活一千年就变成剑鱼，另一个名字叫琵琶鱼，样子象琵琶又喜欢鸣叫，根据这个特点给它起了这个名字。虎鱼老了就变成蛟。江里的小鱼，变成蝗虫吃五谷；活一百岁，就变成老鼠。

懒妇鱼

淮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怒，溺水死为鱼。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鼓琴瑟博奕，则烂然有光，若照纺绩，则不復明。（出《述异记》）

【译文】

淮南地方有一种懒妇鱼，世俗传说：从前杨家有个媳妇，婆婆讨厌她，掉到水里淹死变成了鱼。鱼的脂膏能用来燃烧当灯烛使用，如果用它照耀打鼓、弹琴、弹瑟、下棋等，就灯火灿烂，如果用它来照耀纺纱、织布等，就昏暗不明了。

黄雀化蛤

淮水中，黄雀至秋化为蛤，至春复为黄雀，雀五百年化为蜃蛤。（出《述异记》）

【译文】

淮水里，黄雀到秋天变成蛤，到了春天又变成黄雀，黄雀五百年就变成蜃蛤。

天牛鱼

天牛鱼，方员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肋下，露齿无唇，两肉角如臂，两翼长六尺，尾五尺。（出《南越记》）

【译文】

天牛鱼，方圆三丈，眼很大象斗一样，嘴在两肋的下面，牙齿外露没有嘴唇，两个肉角象手臂一样，两个翅膀长六尺，尾巴长五尺。

卷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鲧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龙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火　裴伷　王旻之　韩愈　郧乡民　赤岭溪

夏鲧

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伷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此黑鱼与蛟龙瀺灂而出，观者惊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践羽山之地。济巨海则鼋龟为梁，逾峻山则神龙为负，皆圣德之感也。鲧之化，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写流误，并略记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尧派夏鲧治水，治了九年没有成绩，鲧就自己淹死在羽渊里，变成一条黑鱼，经常地竖起鱼脊晃动着鳞甲自由地在水面上游着，看见的人把它叫做河精。羽渊与河、海的源头都相通。上古的百姓在羽山下修建了鲧庙，一年四季都来祭祀鲧。常常看见这条黑鱼和蛟龙一起在水中出没，观看的人惊奇而且畏惧它们。等到舜派大禹疏导江河，祭祀大山的时候，大禹走遍了天下，唯独不到羽山一带。渡大海时，大鳖和大龟就是渡海的桥梁，攀登崇山峻岭时，神龙背着他过去，都是圣德的感召呀。鲧的变化，传说不一，他变成神的说法是一致的，变化的具体情形却各有不同的说法，玄鱼黄熊，这四个字的字音容易互相混淆，传写中的错误，在这里略加记录。

东海人

昔人有游东海者，既而风恶舡破，补治不能制，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砍断其缆，舡复漂荡，向者孤洲，乃大鱼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风，在洲上死者十余人。（出《西京杂记》）

【译文】

从前有个东海航行的人，不久刮大风船漏水了，修补也无济于事，随着风浪，不知漂到哪里。漂了一天一夜，漂到一个孤岛上，一起坐船的伙伴都很高兴，走下船把缆绳拴在石头上，登上孤岛煮吃的，吃的还未煮熟孤岛就沉没了。在船上的人砍断缆绳，船又漂荡起来。刚才的小孤岛，是一条大鱼，吞吐着波浪，游去时像风一样快，在这孤岛上死的有十多个人。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伷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出《西京杂记》）

【译文】

昆明池，在石头上刻了一条鲸鱼，每当要打雷下雨时，鲸鱼常常吼叫，伷和尾都动起来。汉代的时候祭鲸鱼来祈求下雨，往往有灵验。

徐景山

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数头，美净可怜，见人辄去。帝欲取之，终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闻獭嗜鲻鱼，乃不避死，可以此诳之。”乃画板作两鲻鱼，悬置岸上，于是群獭竞逐，一时执得。帝甚嘉之，谓曰：“闻卿能画，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尝执笔，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也。”（出《续齐谐记》）

　　【译文】

魏明帝游洛水时，洛水中有几只白獭，干净得又美又可爱，看见人就离开。明帝想捉到白獭，始终捉不到。侍中徐景山对明帝说：“我听说水獭喜欢吃鲻鱼，竟然不顾自己的死活，可以用鲻鱼欺骗它。”接着在木板上画了两条鲻鱼，悬挂在岸上，于是群獭竞争着追到木板画边上，一下子就都捉住了。明帝十分夸奖他，对他说：“听说你善于画画，怎么画得这么好呢？”徐景山回答说：“我不曾拿笔画过画，可是别人画的画，我也能照着画下来。”明帝说：“你很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呀。”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东有鱼津，传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坠于水，囊中本有钟乳一两。在郡三年，济水泛溢，得一鱼，长三丈，广五尺，刳其腹中，得顷时坠水之囊，金针尚在，钟乳消尽。其鱼得脂数十斛，时人异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平原郡高苑城的东面有个卖鱼的渡口。传说，魏末的时候，平原郡的潘府君字惠延，从白马津上船到官任上去，手里拿的装着计算工具的口袋掉到水里去，口袋里还有一两石钟乳。在平原郡的第三年，济河水泛滥漫过江堤，捉了一条鱼，三丈长，五尺宽，剖开鱼的肚子，得到了那时掉到水里的口袋，金针还在，石钟乳却消化光了。那条鱼一共熬了几十斛油脂，当时的人认为这事很奇异。

葛玄

葛玄见遗大鱼者，玄云：“暂烦此鱼到河伯处。”乃以丹书纸内鱼口，掷水中。有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墨色，如木叶而飞。又玄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取食之。（出《神仙传》）

【译文】

葛玄遇见有一个人送给他一条大鱼，葛玄说：“暂时请这条鱼到河伯那里去吧。”就用红水写到纸上放到鱼的嘴里、把鱼扔到水里。不一会，鱼回来又跳到岸上，吐出一张墨书，青黑色，象树叶一样地飘着飞了。又有一次葛玄与吴国的国君坐在楼上，看见土人在作法求雨，葛玄说：“雨很容易得到呀。”立即写了一张符放在祭坛里，一时之间，下了场大雨，流得到处都是。吴帝说：“水中有鱼吗”？葛玄又写一张符扔到水中，不一会，就出现了几百条大鱼。让人们捉来吃。

介象

介象与吴主共论鲻鱼之美，乃于殿庭作坎，汲水满之，并求钓。象起饵之，须臾，得鲻鱼。帝惊喜，乃使厨人切食之。（出《神仙传》）

【译文】

介象与吴国皇帝一起谈论鲻鱼的美味，就在殿前的院里挖了个坑，打来水把坑灌满，一块钓鱼，介象用鱼饵垂钓，一会，钓到一条鲻鱼。吴帝又惊又喜，就让厨子切好了拿来吃。

龙门

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阔”字据明抄本补。）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浚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记》）

【译文】

龙门在河东的界内。大禹凿平龙门山，又开辟龙门，有一里多长，黄河从中间流下去，两岸不能通车马。每到晚春时，就有黄色鲤鱼逆流而上，过了龙门的就变成龙。又有一次林登说，龙门之下，每年的晚春有黄色鲤鱼，从大海及各条大河争着来到龙门。一年之中，登上龙门的鲤鱼，不超过七十二条。刚一登上龙门，就有云雨跟随着它，天降大火从后面烧它的尾巴，就变化成龙了。那个龙门的水流速极快象箭一样地射出，往下流七里，龙门的下面水有三里深。

池中鱼

《风俗通》曰：“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旧说：“池仲鱼人姓字也，居宋城门，城门失火，延及其家，仲鱼烧死。”又云，宋城门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喻恶之滋，并伤良谨也。（出《风俗通》）

【译文】

《风俗通》里说：“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旧的传说中，池仲鱼是人的姓名，居住在宋国的城门附近，城门被火烧了，火一直烧到他家，仲鱼也被火烧死。又说，宋国的城门被火烧了，人们提取护城河里的水，用来浇灭大火，护城河里的水被提取空了，河里的鱼离开了水全都死了。这个说法是比喻坏事滋长，连带伤害了好人。

通川河

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间。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孔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自吃。吃饱，即鸣板以驱之，还插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佥载》）

【译文】

通川河里有很多水獭，都各有主人饲养他们，都居住在河边。水獭如果进入洞穴中去，就在洞口前面插一根雉鸡的尾毛，水獭就不敢出洞。拿开雉鸡毛就跑出去，捉了鱼，必须上岸去，主人就夺下来，捉得多了才能自己吃，吃饱了，主人就敲木板驱赶着水獭进洞，又插上雉鸡毛，就不敢出来了。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维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没于水，遽断其揽，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出《异物志》）

【译文】

从前有个人坐船在海上行走，遇上一块陆地，树木长得很茂盛，于是拴好船登上岸，在靠水边的地方点火做饭，饭做到一半，树林就沉没到水里，赶快砍断了揽绳，才能离开。仔细地看，陆地原来是只大螃蟹。

阴火

海中所生鱼蜄，置阴处有光。初见之，以为怪异。土人常推其义，盖咸水所生，海中水遇阴晦，（“晦”原作物，据明抄本改。）波如然火满海，以物击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复见。木玄虚《海赋》云：“阴火退然。”岂谓此乎？（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海中生长的鱼类和蛤类，放在阴暗处就发光，刚看见的时候，认为是奇怪的事，海边的人常常推究其中的道理，大概因为是咸水中生长的。海水遇上阴晦天气，满海的水波象着火一样，用东西击打海水，海水飞溅散开象火星，有月亮的时候就看不见这样的情景。木玄虚的《海赋》上说：“阴火的光亮是柔和的。”难道就是说的这件事吗？

裴伷

唐裴伷，开元七年，都督广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晓，星月皆没，而禽鸟飞鸣矣。举郡惊异之，未能谕。然已昼矣，裴公于是衣冠而出，军州将吏，则已集门矣。遽召参佐洎宾客至，则皆异之，但谓众惑，固非中夜而晓。即询挈壶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测其倪，因留宾客于厅事，共须日之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则执烛而归矣。诘旦，裴公大集军府，询访其说，而无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访，阖界皆然。即令北访湘岭，湘岭之北，则无斯事。数月之后，有商舶自远南至，因谓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鳌出海，举首北向，而双目若日，照燿千里，毫末皆见，久之复没，夜色依然。”征其时，则裴公集宾寮之夕也。（出《集异记》）

【译文】

唐代的裴伷，在唐玄宗开元七年时，总管广州。仲秋这天，正在夜间时，忽然天明亮了，星星和月亮都看不见了，飞鸟也又飞又叫。全郡的人对此都很惊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已经是大白天了。裴公因此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出来了。这时，广州军队的将官们却已经集中在门前了。他立即找来部下和宾客们，都感到此事很奇异，大家都迷惑不解，以为不是半夜而是天快亮了。于是去询问挚壶氏，却说，平时的夜间三更天还不到。裴公不明白此事的根由，于是把宾客留在厅堂，共同等待太阳升起来。很久以后，天色变得昏暗，夜里的景色又象原来一样了，官吏们就拿着蜡烛回家去了。第二天早晨，裴公把将帅们全召集起来，询问他们的看法，却没有能说清楚的人。裴公于是派人四出访问，全广州的人都一样，就派人往北走去湘岭一带，湘岭的北部，就没有那种事。几个月之后，有个商人坐船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这里，对广州郡的人说，八月十一日的夜里，船正在行走，我忽然遇上一只大鳌露出海面，抬起头向着北方，一对眼睛象太阳似的，一直能照出千里之外去，一根毫毛都能看得清楚，很久之后才又沉没到海里去，夜间景色又与原先一样了。对照一下时间，就是裴公召集宾客官吏的那天晚上。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琅琊太守许诫言曰：“贵部临沂县其沙村，有逆鳞鱼，要之调药物，（逆鳞鱼，《仙经》云，谓之肉芝，故是欲以调药也。）愿与太守会于此。”诫言许之，则令其沙村设储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见诫言，诫言命渔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数百步，东西十丈，色黑至深，岸有神祠。乡老言于诫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于水钓得一物，状甚大。引之不出，于是下钓数十道，方引其首出。状如猛兽，闭目，其大如车轮。村人谓其死也，以绳束缚，绕之树，十人同引之。猛兽忽张目大震，声若霹雳。近之震死者十余人，因怖丧去精魂为患者二十人，猛兽还归于水。乃建祠庙祈祷之，水旱必有应。若逆鳞鱼，未之有也。”诫言乃止。（出《纪闻》）

【译文】

唐代的王旻之在牢山，派人告诉琅琊太守许诫言说：“你所管辖的临沂县其沙村，有一种倒着长鳞的鱼，我需要它调制药物，愿意与太守在这个村见面。”许诫言答应了他，就命令其沙村准备好器物等待使用，来等候王太和先生。王太和先生来了之后，许诫言就命令打渔的人去捕捉逆鳞鱼。其沙村的西面有一个池，南北长几百步，东西长十丈，颜色是深黑色，岸边有座神庙。村里的老人对许诫言说：“十年前，村里的一个少年人从水里钓到一个东西，形状很大，拖也拖不出来，于是下了几十道钓钩，才拖着头露出水面，样子象猛兽一样，闭着眼睛，大小象一个车轮。村里人说它死了，就用绳子捆好，绕到树上，十多个人一起拉它。猛兽忽然睁开眼睛大叫，声音象霹雳一样，靠它近的被声音震死的有十多个人，因为害怕而吓掉灵魂成为病人的有二十人，猛兽又回到水里。于是建造了祠庙向它祈祷，无论水灾还是旱灾都有灵验。如果说到逆鳞鱼，没有这种鱼。许诫言才停止下来。

韩愈

唐吏部侍郎韩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鳄鱼，约百余尺。每一怒则湫水腾荡，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不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问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风雷，声动山野，迨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叙》曰：“刑部为潮阳守，云洞僚海彝，陶然皆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矣。（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的吏部侍郎韩文公韩愈，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他来之前，郡的西面有个大水潭，潭里有鳄鱼，长约一百多尺，每发一次怒，就弄得潭水翻腾动荡，山岭上的大树也象地震一样。百姓养的马和牛，有的走近潭水，就被鳄鱼吸去吃掉了，转眼之间被鳄鱼吃掉的牛马，多得数不过来，老百姓多年来就认为这是灾难。等到韩愈到了潮阳郡三天之后，访问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事，全都说，郡西面水潭里的鳄鱼是灾害。韩愈说：“我听说至诚能感动神仙，从前鲁恭主管中牟的时候，雉鸡驯服而且蝗虫也躲避起来，黄霸治九江的时候，老虎都悄悄地离开了九江，这是因为，执政者有良好的政绩，禽兽也能被感化。”就派副官，把祭祀用的物品陈列在潭水边上，并且祷告说：“你们都是水族一类，不要成为老百姓的祸害。”接着把酒浇到地上。这天晚上，郡的西面有风雷的声音，声音震动了山野，到了半夜才晴天。第二天，乡里的百姓看那水潭，水已经枯竭了，韩公派人去考察鳄鱼的踪迹，到了潭的西面六十里外，换了个地方又造出一个水潭，大鳄也跟随着换了地方，从此潮阳郡的百姓就免去了鳄鱼的祸害。所以工部郎中皇甫湜为韩愈撰写《神道碑叙》一文中说：“刑部侍郎韩愈做了潮阳太守，云中的神仙，洞府里的隐士，同一官署的官吏们，海里的动物，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全都高兴地被感化了，连鳄鱼和稻蟹，也不残害百姓的东西。”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吧。

郧乡民

唐元和末，均州郧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日一放，将放时，先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衿藉膝，驯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亲见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宪宗元和末年，均州的郧乡县有个百姓，七十岁了，养了十多只水獭，靠打鱼维持生活。隔一天放出去一次，快要放出去的时候，先把水獭关在深沟的闸门里，让它们挨饿，然后才放它们出来，不受撒网收网的劳累，可是却得到很多的收入。主人如果拍巴掌招呼它们，所有的水獭全都到来，在主人的身边和膝前呆着，驯顺得象守门的狗。户部郎中李福，亲眼看见过这件事。

赤岭溪

歙州赤岭下有大溪，俗传昔有人造横溪鱼梁，鱼不得下，半夜飞从此岭过，其人遂于岭上张网以捕之。鱼有越网而过者，有飞不过而变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谓之赤岭，而浮梁县得名因此。按《吴都赋》云：“文鳐夜飞而触纶。”盖此类也。（出《歙州图经》）

【译文】

歙州的赤岭山有条大溪水，世俗传说从前有人横着溪水架设了一道拦截鱼的横梁，鱼不能顺流而下，半夜时飞着从这个山岭过去，那个造桥的人就在岭上架网来捕捉鱼。有的鱼越过网飞过山岭，有的鱼飞不过去变成了石头。现在每当下雨时，那些石头就变成红色，因而叫它赤岭，而且浮梁县也因此而得名。按，《吴都赋》上说：“文鳐鱼夜间飞到空中落到网里。”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

（水怪）

鲧　桓冲　李汤　齐浣　子英春　洛水竖子　鬼　罗州赤鳖

韩珣　封令禛　凝真观　蜀江民　张胡子　柏君　叶朗之

柳宗元　王瑶　柳沂　崔棁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鲧

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之。鲧于羽山，化为黄能，入于羽泉。今会稽人祭禹庙，不用能。水居曰能，陆居曰熊也。（出《述异记》）

【译文】

尧派鲧治理洪水，鲧没有完成任务，就杀了鲧。鲧的尸体在羽山变成黄能，进入羽泉里去了。如今会稽人到禹庙祭祀，不用熊肉做祭品。居住在水里的熊叫能，居住在陆地上的叫熊。

桓冲

晋桓冲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庐山，冀睹灵异。既陟崇巚，有一湖，匝生桑树。湖中有败艑赤鳞鱼，使者渴极，欲往饮水，赤鳞鱼张鬐向之，使者不敢饮。（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代桓冲做江州刺史时，派人到庐山上查看，希望能发现一些珍奇神异之物。这些人登上一座险峻的山峰以后，看见一个湖泊，湖泊的周围长满了桑树，湖里还有一条破旧的小船和红鳞鱼。他们非常渴，想去湖边喝点水，红鳞鱼凶恶地竖起背鳍对着他们，他们不敢去喝水。

李汤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汤任楚州刺史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锁，盘绕山足，寻不知极。遂告汤，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获其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余头，锁乃振动，稍稍就岸。时无风涛，惊浪翻湧，观者大骇。锁之末，见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鬐，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拽牛，入水去，竟不复出。时楚多知名士，与汤相顾愕悚，不知其由。尔时，（“时”原在“者”字下，据明抄本移上。）乃渔者知锁所，其兽竟不复见。”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饯送给事中孟蕳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窬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鸟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十载，庚辰以战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出《戎幕闲谈》）。

【译文】

唐代贞元年间的丁丑年，陇西人李公佐游览湘江和苍梧山，偶然遇见征南从事弘农人杨衡在一个古老的河岸边停船休息。他们就结伴在佛寺里尽情地游览。到了晚上，江面宽广空旷，水面飘浮着明月。他们在船上互相讲述奇闻异事。杨衡告诉李公佐说：“永泰年间，李汤担任楚州刺史。有个渔夫夜间在龟山下钓鱼，他的钩被什么东西挂住了，拽不出水面。渔夫善于游泳，迅速潜到水下五十丈深的地方，看见一条大铁链，盘绕在山根下，寻找不到铁链的端点，于是报告给李汤。李汤派那个渔夫及几十个善于游泳的人，去打捞那根铁链。这些人提不动，又加上五十头牛，锁链才有点晃动，当时并没有大风和波浪，但是快要将锁链提到岸上时，却突然翻滚起高大的波浪，观看的人们非常害怕。只见锁链的末尾有一个动物，样子像猿猴一样。雪白的头发，长长的脊毛，身高五丈多，蹲坐的样子也和猿猴一样。但是它的两只眼睛不开，似乎没有知觉地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睛鼻子里像泉眼一样向外流水，口里的涎水腥臭难闻，人们不敢靠近。过了很久它才伸伸脖子挺直身子，两眼忽然睁开，目光象闪电一样四处张望围观的人，好象要暴发出疯狂和愤怒，人们吓得四散奔逃。那怪兽竟慢慢地拖着锁链，拽着牛回到水里，再也不出来了。当时楚地有才智的名人与李汤互相惊异地看着，不知道这个怪物的来历。当时只有渔夫知道锁链的位置，那个怪兽再也没有出现。李公佐在元和八年，在常州为去朱方的给事中孟蕳饯行，廉访使薛公苹在客店里准备礼品。扶风人马植，范阳人卢简能，河东人裴蘧，全都在同一个客店里。大家在炉旁围成一圈，交谈整宿。李公佐又说起前面那件事，同杨衡说的一样。到了贞元九年的春天，李公佐游览古时的东吴一带，跟着太守元公锡游览洞庭湖，登上包山，住在一个道士周焦君修炼的地方。他们进入山洞，翻阅古籍，在一个山洞内找到一本《古岳渎经》第八卷。书上的文字古老奇特，有的地方被蠹蛀了，不容易理解。李公佐和焦君一起详细地阅读研究这本书。书上说，大禹治水时，三次到桐柏山。桐柏山刮大风，响惊雷，石头呼号，树也鸣叫，神怪五伯兴波作浪，天志起兵作乱，大禹调动不了他们很生气。大禹召集百种神灵，找来夔和龙，桐柏山神千君长也来请求任务。于是大禹囚禁了鸿章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又捉住了淮河、涡水中的名字叫“无支祁”的水神。无支祁善于回答别人的问话，能分辩长江淮水的深浅和平原沼泽地带的远近，样子象猿猴，小鼻子，高额头，青色的身躯，白色的头发，眼露金光，牙齿雪白，脖子伸出来有一百尺长，力气超过九只大象，攻击、搏斗、腾跃，奔跑迅速敏捷，身体轻灵飘忽，只是不能长久地听声音、看东西。大禹奏乐曲给它听，降服不了它；把它交给鸟木由，也制服不了它；把它交给庚辰，才打败了它。上千个鸱鸟、脾恒、树精、水神、山妖、石怪，奔跑号叫聚集环绕着无支祁，庚辰用武力把它们打跑了。他给无支祁的脖子上锁上大铁链，鼻子上穿上金铃，送到淮阳县龟山脚下，是想让淮河水永远平安地流到海里。从庚辰以后，人们都画着无支祁的图形，就是想免除淮河上风雨波涛的灾难。李汤所看见的，和杨衡所说的，与《古岳渎经》上的记载，是相符合的。

齐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清水。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祎乣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虚穴，然状如新筑，净洁周广。北壁下有五色蛰龙，长一丈余，鲤鱼五六枚，各长尺。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祎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浣。浣命移龙入淮，放龟入汴。祎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有鱼数百万首，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遣人送龟至宋，遇水泊，暂放龟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小龟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因为徐城出现了危险的紧急情况，向朝廷请示，开掘一条十八里长的人工河，让水直接流进清水河去，这条河由各州各县分段挖掘。亳州的真源县的县丞崔延祎组织本县的民工，挖掘几千步的一段，挖出一座住着龙的建筑物。刚掘开的时候，以为是个空洞穴。可是，那建筑似乎是刚刚修建成的，面积很大十分清洁，北面的墙壁下有一条五彩的蛰伏的龙，长一丈多，鲤鱼五六条，各一尺长。还有二只通灵的乌龟，长一尺二寸，眼睛长九分。崔延祎把这件事告诉了开河御史邬元昌，又写成公文上报给齐浣。齐浣命令人把龙转移到淮河里去，把乌龟放到汴河中去。崔延祎带人把龙和鲤鱼移到二百多里以外的淮河岸边，淮河里有几百万条鱼向着彩龙跳跃着，河水因此而沸腾起来。彩龙进入淮河喷出水气，使四周云雾幽暗，龙也就看不见了。刚开始准备转移龙的时候，御史员锡拔去一根龙须。邬元昌派人把乌龟送到宋地，遇到一个小水塘，把龟暂时放到水里，水宽几尺，深度不超过五寸，于是大龟也丢失了，淘干了水塘里的水寻找龟，也没找到，仅仅捉到了几只小乌龟。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乡人，善入水。捕得赤鲤，爱其色，持归，养之池中。数以米谷食之，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上我背，与汝具升。”岁来归见妻子，鱼复迎之。故吴中门户作神鱼子英祠也。（出《神鬼传》）

【译文】

子英春是舒乡人，善长潜水，他捉到一条红鲤鱼，喜欢鱼的颜色，就带回家去，放在池子里喂养。他经常用谷物和米饭喂鱼，一年后，鱼长到一丈多长，并且头上出角，身上长出翅来。子英春很害怕，向鲤鱼行礼并道歉。鱼说：“我是来迎接你的，你骑到我背上来，我和你一起升天。”到了年末，他回来看望妻子和孩子，神鱼又来迎接他。所以吴中的人们建造了神鱼子英庙。

洛水竖子

有人洛水中见竖子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之项三两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湾泊之间，皆有之。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鼋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有人在洛水边看见一个童子在洗刷马，突然从水中窜出一个象白绸带似的东西，非常光亮晶莹，缠绕在童子的脖子上三两圈，童子跌倒在水里死了。凡是有河水和湖泊的地方都有这种怪物，有的人认为洗澡和洗马而死的人，全都是被鼋拖进水的，其实不是这样。这种怪物名叫“白特”，应当小心地提防它，它是蛟一类的动物。

鬼

鲙鱼状如鳢，其文赤斑，长者尺余，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数百，能为（子故反）鬼幻惑袄怪，亦能魅人。其污池侧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值，田即倍丰，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后舍去，必免其害。其或为人患者，能捩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谢之而后免。亦能夜间行于陆地，所经之处，有泥踪迹：所到之处，闻嗾嗾之声。北部（明抄本“部”作“帝”）二十五部大将军。有破泉符书（“符书”原作“书符”，据《录异记》改。）于砖石上，投其池中，或书板刺，钉于池畔，而必因风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术者，方可行之。（出《录异记》）

【译文】

鲙鱼样子象鳢鱼，身上长着红色的斑纹，大的有一尺多长，淮南江北一带有这种鱼。鲙鱼大多生活在污泥池里，有时一群鱼多达几百条。这种鱼能制造幻觉，兴妖作怪，也能迷惑人。它们生活在污水池附近，人们不敢侵犯。有的人祷告祭祀这种鱼，增加地租，附近田里的庄稼就会产量倍增。如果隐瞒自己的姓名租种土地，三年以后舍弃土地离开，一定能免遭鲙鱼的祸。鲙鱼有时候祸害人，能扭转人的面目，能使人的手足反转，只有向鲙鱼祈祷并道歉之后，才能解除灾祸。鲙鱼夜间能在陆地上行走，它经过的地方，有湿泥的印迹。它到达的地方，能听到嗾嗾的叫声。北部二十五部的大将军，有的把镇压水鬼的咒语刻在砖块或石头上，扔到池水里。还有的将咒语刻在木板上，钉在池水边上。但是必须要在刮风下雨打雷闪电的时候，把这些符书木板都给搬到别的地方去。只有善于驱除鬼怪的术士，才可以施行这种法术。

罗州赤鳖

岭南罗州辩州界内，水中多赤鳖，其大如匙，而赫赤色。无问禽兽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龙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岭南的罗州辩州界内，水中有很多红色的鳖。鳖的大小象汤匙一样，鲜红色。不管是禽兽还是水牛，入水后就被它拽进深潭，吸干血后死去。有的人说：“这是蛟龙指派红鳖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韩珣

唐杭州富阳县韩珣庄凿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鱼数千头，土有微润。（出《广古今五行记》，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杭州富阳县的韩珣庄挖井，才挖了五六尺深，竟在土中得到了几千条鱼，土稍微有点潮湿。

封令禛

唐封令禛任常州刺史，于江南沂流将木，至洛造庙。匠人截木，于中得一鲫鱼长数寸，如刻安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代的封令禛担任常州刺史时，在江南的沂水上通过水流运送木料到洛水建造庙宇。木匠截断木料时，在木料中得到一条长几寸的鲫鱼，就象是雕刻好了木槽安放进去的。

凝真观

唐怀州凝真观东廊柱，已五十余年，道士往往闻柱中有虾蟆声，不知的处。后因柱朽坏，易之，厨人砍以为薪，柱中得一虾蟆，其柱先无孔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代怀州凝真观东廊的柱子，已经五十多年了。观中的道士经常听到柱子里面有蛤蟆的叫声，但是不知道发声的确切位置。后来因为柱子朽烂了，更换了新柱子，厨子劈旧柱当柴烧，在旧柱中得到一只蛤蟆，可是那根旧柱子先前并没有孔洞。

蜀江民

唐蜀民，有于江之上获巨鳖者，大于常，长尺余，其裙朱色。煮之经宿，游戏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毙不死。举家惊惧，以为龙也，投于江中，浮泛而去，不复见矣。（出《录异记》）

【译文】

唐代蜀地有一个老百姓，在江上捉到一只大鳖，长一尺多，鳖盖的四周是红色的。把鳖煮在沸水里整整一宿，它还是自由自在地在水里玩耍，又加火煮了一天，水烧干了而鳖却没有死。全家人惊慌害怕，将鳖扔到江里，鳖漂浮在水面上渐渐远去，再也看不见了。

张胡子

唐吴郡渔人张胡子尝于太湖中，钓得一巨鱼，腹上有丹书字曰：“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负张胡子。”（出《灵怪集》）

【译文】

唐代吴郡渔夫张胡子曾在太湖中，钓到一条大鱼。鱼肚子上有用丹砂书写的字：“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负张胡子。”

柏君

唐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百姓柏君怀，于汉江勒漠潭，采得鱼，长数尺，身上有字云：“三度过海，两度上汉。行至勒漠，命属柏君。”（出《录异记》）

【译文】

唐代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的老百姓柏怀，在汉江的勒漠潭里，捕到一条几尺长的鱼。鱼身上有字说：“三次过大海，两次上汉江，走到勒漠潭，性命交柏君。”

叶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县人叶朗之使奴当归守田。田下流有鸟陂，陂中忽有物唤，其声似鹅而大，奴因入水探视，得一大物，身滑宛转，内头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后围六尺余，长二丈许，牵置岸上，剥皮剖之。比舍数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众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胫，似鱏鱼鼻，食之特美。余以为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梦一人，长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游，误堕陂中，为君奴所害。既废王命，身罹戳辱，又析肌刳脏，焚腌充膳。冤结之痛，古今莫二。与君素无隙恨，若能杀奴，谢责偿过，罪止凶身；不尔法科，恐贵门罹祸，朗之惊觉，不忍杀奴。奴明年，为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举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代德宗建中元年，南康县人叶朗之派仆人回家乡守护水田，水田下游有个群鸟聚集的池塘。仆人忽然听到池塘里有个东西在叫唤，声音象鹅叫却比鹅的叫声大。仆人下水去寻找，看到一个大怪物，身上光滑而弯曲，把头插在池塘下面的泥里。仆人就取了刀下水，砍下那个东西的后半部分六尺多粗、二丈多长的一段，拖到岸上，剥去皮剖开肉，同邻舍的几十个人一起烤着吃了。肉味又脆又肥又鲜美，别的滋味无法与之相比。那个东西的背上有条白筋大小象人的小腿，又象鲟鱼鼻，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他们还将剩下的肉做了肉脯。这个东西刚死的那天晚上，叶朗之梦见一又高又大，浑身漆黑的人对他说：“我是章川王的使者，喝醉了独自出来游玩，不小心陷到池塘里，被你家的仆人杀害了。既耽误了章川王的使命，自身又遭受杀戮的痛苦。被分割肌肉，取下五脏，烤熟当饭吃了。这冤仇和痛苦，古往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我与你平时没有隔阂和仇恨，如果你能杀了那个仆人来道歉陪罪，惩罚将只加在犯罪者的身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恐怕你的全家都要遭受灾祸。”叶朗之惊吓醒来，不忍心杀仆人。第二年，那个仆人被竹子的尖刺刺进肚子里而死去，那年的夏末，叶朗之全家人都得了病，死了八个人。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常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傥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嘿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嚬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缕之悬甚风，危危将断且飘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为计。不尔，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俯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其夕之梦。”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亡其首，宗元益异之。（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柳州刺史河东人柳宗元，从侍郎被降职出京担任永州司马，赴途中到达荆门，住在驿站旅馆。这天晚上，他梦见一个穿黄衣服的妇女向他拜了又拜哭着说：“我家住在楚水，现在非常不幸，死亡临近，就在旦夕之间，除了您谁也救不了我。如果还能够活下去，我不仅对你感恩戴德，而且能够使你加官晋爵，你想做将军还是做丞相也不是什么难事，希望你能尽力帮我一次。”柳宗元向妇人道谢并应允了她。醒来之后，他觉得事情很奇怪。等到再睡着时，又梦见了那个妇人，一再向他表示祈求和感谢，很久才离去。第二天早晨，有个官吏前来，说是遵照荆帅的命令，准备请柳宗元赴宴。柳宗元吩咐准备车马之后，因为时间还早，因而就又小睡了一会，结果又梦见那个妇女，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对柳宗元说：“我的性命，现在就象用丝线悬挂在大风里，将要断开随风飘走，可是你仍感觉不到这件事是多么紧急，希望你能赶快想个办法，不然的话，我的性命就和丝线一起断了，请你答应我。”说完，拜谢而去。柳宗元的心里还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低头想道：“我一个晚上三次梦见这个妇女来请求我，话语诚恳。难道是我手下的官吏对待别人有什么不公平的行为？还是即将参加的宴会上有鱼给我吃呢？找到并救活它，也是我应做的事。”于是就命令驾车到郡里去赴宴。他把梦里的情景告诉了荆门主帅，又叫来官吏讯问这件事。官吏说：“前天，有个渔夫用网捕捉了一条大黄鳞鱼，准备用来做菜，现在已经砍下了它的头。”柳宗元吃惊地说：“果然符合那天晚上的梦。”就让人把鱼扔到江里去，可是鱼已经死了。这天晚上，又梦见那个妇女来了，妇女已经没有了头，柳宗元更加对这件事感到奇怪。

王瑶

唐会昌中，有王瑶者任恒州都押衙，尝为奕（明抄本“奕”作“栾”。）邑宰。瑶将赴任所，夜梦一人，身怀甲胄，形貌堂堂。自云冯夷之宗，将之海岸，忽罹网罟，为漳川渔父之所得，将置之刀几，充膳于宰君，命在诘朝，故来相告，傥垂救宥，必厚报之。”瑶既觉。言于左右曰：“此必县吏相迎，捕鱼为馔。”急遣人至县，庖人果欲割鲜，理（“理”原作“鲤”，据明抄本改。）鲙具。以瑶命告之，遂投于水中，鱼即鼓鬣扬鬐，轩轩而去。是夜，瑶又梦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获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长官之仁，比宗元之惠远矣！”因长跪而去。（出《耳目记》）

【译文】

唐代会昌年间，有个叫王瑶的人担任恒州都押衙。他曾经做过一个大县的县宰，在准备赴任的时候，夜里梦见一个人，身上穿着铠甲，相貌堂堂，说自己是水神的同宗。他刚到海岸边，突然被漳川的渔夫用网捉住了，即将放到案板上，做菜给你吃，性命将在明天早晨结束，所以来告诉你，如果能蒙受你的救护，我一定优厚地报答你。王瑶醒了以后，对身边的人说：“这一定是县里的官吏为了迎接我，捕鱼做菜。”急忙派人到县里去，厨子果然准备切割一条新鲜鱼，正在整刀案。派去的人就把王瑶的命令传达给厨子，于是又把鱼放回水里去了。鱼就摆动嘴边的小鳍，晃动着脊鳍，悠然自得地游走了。这天夜里。王又梦见那个人哭着感激他说：“你使我免除了在锅里烧煮的命运，重新返回到三江的波浪之中，通过这件事使我知道了长官的仁爱之心，柳宗元和你比差得太远啊！”然后长跪感谢后离开了。

柳沂

唐河东柳沂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致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沂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沂悸然而寤。果闻婴儿啼曰：“向梦一大鱼啮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沂梦同，沂异之。乃视婴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沂益惧，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仅旬余，婴儿疮愈。沂自后不复钓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河东人柳沂寄居在洛阳，春天到伊水钓鱼，钓到一条大鱼。他把鱼带回家后放在水盆里。柳沂有个孩子，才六七岁。这天晚上，柳沂梦见鱼用嘴咬婴儿的胸，柳沂惊醒了，果然听到孩子哭着说，刚才梦见一条大鱼咬他的胸，疼得受不了，所以哭了。与柳沂所做的梦一样。柳沂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查看婴儿的胸前，果然有个伤口流着血，柳沂更加害怕。第二天早上，他把那条大鱼放到伊水中，并且让和尚在鱼的画像前反复念经，仅仅十多天，孩子的伤就好了，柳沂从此以后再也不钓鱼了。

崔棁

晋太常卿崔棁游学时，往至姑家，夜与诸表昆季宿于学院。来晨，姑家方会客。夜梦十九人皆衣青绿，罗拜，具告求生，词旨哀切。崔曰：“某方闲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许诺，某辈获全矣！”崔曰：“苟有阶缘，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跃再拜而退。既寤，盥栉束带，至堂省姑。见缶中有水而泛鳖焉，数之，大小凡十九，计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于姑，具述所梦，再拜请之，姑亦不阻，即命仆夫置于器中，躬诣水次放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晋代太常卿崔棁出游求学的时候，到姑姑家去，夜里和各位表兄弟住在学校里。第二天早晨，姑姑家正在会客。崔棁夜里梦见十九个人全都穿着青绿色的衣服，站在他的四周向他行礼，全都是祈求他救命的，言词悲哀恳切。崔棁说：“我是个闲居的人，没有官职，为什么来求我？”那些人都说：“只要你答应，我们这些人就能活下来了。”崔棁说：“如果有什么机缘帮得上忙，我是一定会救助的。”这些人全都高兴得跳起来，再三拜谢后才走。崔棁醒了以后，盥洗打扮完毕，到堂屋去看望姑姑，看见一只瓦罐中有一些鳖在水里游动。他数一数，大大小小一共十九只，比较一下鳖和梦中人衣服颜色也大致相同。于是对姑姑讲述说自己的梦，请求姑姑放了这些鳖。姑姑没有阻拦，他就叫仆人把鳖放到器皿中，亲自到水边放了它们。

染人

广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梦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尔夕，举家梦之。既日厨中得一白鳖，广尺余，两目如金，其人送诣紫极宫道士李栖一所，置之水中，则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则白如故，牺一不能测，复送池中，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有个染匠居住在九曲池的南面。有一天，他梦见一个白衣少年要求寄居在他的家里。他回答说：“我的家里窄小简陋，无法容纳您”。那个白衣人就自己走进厨房里去了。那天晚上，全家人都梦见了白衣人，第二天在家里的厨房里得到一只白色的鳖，一尺方圆，两只眼睛象金子一样。那个染匠就把鳖送到紫极宫道士李栖一的住处。李栖一把鳖放到水里，这时鳖的身体忽然变成金色而眼睛变成红色了，把鳖提出水来又变成白色。李栖一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就把鳖又送到水池中去，随后鳖就不见了。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窍皆具，能动而不能语。传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当杀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数十步，忽大笑数声，跃没于水。（出《稽神录》）

【译文】

有个海上捕鱼的人从海边拦潮捕鱼的“扈业”中得到一个东西，是一只人的手掌。手掌中有一个人的面孔，七窍全都具备，能活动却不能说话，大家传着玩赏了很久。有人说：“这是个神灵，不要杀了他。”捕鱼人就把这只手掌放到海面上。这个东西浮水离开了，漂了几十步远，忽然大笑了几声，跳跃起来又沉没到水里去了。

法聚寺僧

法聚寺内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谓门人曰：“外有数万人，头戴帽，向贫道乞救命。”急开门出看，见十余人担蠡子，因赎放生。（出《蜀记》）

【译文】

法聚寺有个和尚，一整天都呆在屋里。到了夜晚，他忽然对看门人说：“外面有几万人，头上戴着帽子，向我乞求救命。”然后急忙打开门出去观看，见有十多个人挑着田螺。于是全都买下来去放生了。

李延福

伪蜀丰资院使李延福昼寝公厅，梦裹乌帽三十人伏于阶下，但云乞命。惊觉，仆使报，门外有村人献鳖三十头，因悟所梦，遂放之。（出《儆戒录》）。

【译文】

前蜀丰资院使李延福白天在官署里睡觉，梦见三十个头戴黑帽子的人趴在台阶下，向他乞求救命。他受惊而醒来，仆人进来报告说，门外有个村里人献来三十只鳖。他领悟了自己所做的梦，放了这些鳖。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

（水族为人）

子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费长房　张福　丁初

谢非　顾保宗　武昌民　寡妇严　尹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宗

子路

孔子厄于陈，絃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引出，与战于庭，仆之（之原作一。据明抄本改。）于地。（“地”原作“池”，据明抄本改。）乃是大鳀鱼也，长九尺余。孔子叹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记》）

【译文】

孔子在陈国受困，在旅店里弹琴唱歌。夜里有一个人，身高九尺多，穿黑色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呼喊声惊动了附近的人。子路把那人引到外面，与他在庭院里搏斗，把那人打倒在地上，竟然是一条大鳀鱼，长九尺多。孔子叹息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听说，动物太古老了，各种精灵就会依附在它身上。我们运气衰落，是它这次到来的原因。难道是因为我遇到麻烦，没有饭吃，跟着我的人也得病的原因吗？六畜一类东西，以及龟蛇鱼鳖草木之类，它们的精气都能兴妖作怪，所以叫他们五酉。五行之类，都有这些东西。酉，就是老的意思，所以物太古老就变成精怪了，杀了它们就没有事了，有什么可怕的呢？”

长水县

秦时，长水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则陷没为湖。”有老妪闻之，忧惧，旦旦往窥焉。门卫欲缚之，妪言其故。妪去后，门卫杀犬，以血涂门。妪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何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矣！”遂沦陷为谷。（出《神鬼传》）

【译文】

秦朝的时候，长水县有童谣说：“城门要是有血，城就会陷没变成湖泊。”有个老妇人听见了童谣，非常害怕，天天去城门查看。守城门的人想把老妇人抓起来，老妇人说了来城门的原因。老妇人离开后，守城门的人杀了一条狗，把狗血涂到城门上。老妇人又去查看，看见城门上的血就逃离了县城，不敢回头。这时忽然出现了大水，水渐渐增长几乎要淹没县城，主簿何干进去说给县令听，县令看见了何干说：“你为什么忽然变成了鱼？”何干说：“你也变成鱼了。”于是县城沦陷成为深沟湖泊。

姑苏男子

后汉时，姑苏有男子，衣白衣，冠帻，容貌甚伟，身长七尺，眉目疏朗。从者六七人，遍历人家，奸通妇女，昼夜不畏于人。人欲掩捕，即有风雨，虽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无不被害。月余，术人赵杲在赵，闻吴患，泛舟遽来。杲适下舟步至姑苏北堤上，遥望此妖，见路人左右奔避无所，杲曰：“此吴人所患者也。”时会稽守送台使，遇，亦避之于馆，杲因谒焉。守素知杲有术，甚喜。杲谓郡守曰：“君不欲见乎？”因请水烧香，长啸数声，天风歘至，闻空中数十人响应，杲掷手中符，符去如风。顷刻，见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惧，杲谓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剑曰：“诛之。”便有旋风拥出。杲谓守曰：“可视之矣，使未出门，已报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长三丈，断首于路旁，余六七者，皆身首异处，亦鼋鼍之类也。左右观者万余人，咸称自此无患矣。（出《三吴记》）

【译文】

后汉时，姑苏有个男子，身穿白衣服，头带包头巾，容貌英俊，身高七尺，眉目舒展，跟从的人有六七个。他们走遍住户的家里，奸污妇女，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一点也不害怕人。有人想要去捕捉他们，就会遭到刮风下雨的阻碍。即使城镇有驻守的军队，也不敢去对付他们，冒犯他们的人，没有不被害死的。一个多月后，有个叫赵杲的术士在赵地，听说了吴地的灾祸，赶快坐船赶到姑苏。赵杲刚刚下船走到始苏城北的堤坝上，远远地看到了这妖怪。只看见路上的行人向左右奔逃，找不到躲避的场所。赵杲说：“这就是给姑苏人带来灾祸的妖怪呀！”当时，会稽的郡守为台使送行，遇见了妖怪，也到旅馆里躲避。赵杲因而去拜见郡守，郡守早就听说赵杲会法术，见了他很高兴。赵杲对郡守说：“你不想看一看吗？”于是要来净水，烧上香，长啸几声。天上突然刮来风，听见空中有几十个人在响应。赵杲扔出手中的符咒，符象风一样地飞走了。不一会，就看见这个妖怪象是被人押送似地来到面前，样子非常惊慌恐惧。赵杲说：“你胆敢变幻形象迷惑世人而不怕惩罚！”又握着剑说：“杀了他！”于是就有旋风出现，赵杲对郡守说：“可以去看一看了。”派出的人还没等走出门去，已经有人进来报告说离这里一百步的地方，有条大白蛟，长有三丈，在路旁被砍下了头。还有六七个怪物也都身首异处，都是鼋鼍一类的动物。有一万多人围在四周观看，都说从此没有灾祸了。

永康人

吴孙权时，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逐之。龟便言曰：“游不良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舡于大桑树。宵中，树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絷，方见烹臞。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权命煮之，焚柴百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然以老桑方熟。”献之人仍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取，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也。（出《异苑》）

【译文】

吴国孙权执政的时候，有个永康人进山遇到一只大龟，就去追赶。龟便说道：“出游没遇到好时候，竟被你捉住。”永唐人觉得很奇怪，把龟带出山去，准备献给吴王孙权。夜里停泊在越里，把船拴在一棵大桑树上。半夜时，大桑树招呼龟说：“元绪，你很辛苦吧，什么事把你弄成这个样子？”龟说：“我被捉住了，将要把我煮了做肉汤吃。即使砍光了南山上所有树木当柴烧，也不能煮死我。”树说：“诸葛元逊见识广博，必定会使你受苦。如果他命令寻找我们这一种类的树当柴烧，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龟说：“子明你不要多说话，不然灾祸就将加到你的身上。”树就静静地不再说话了。到了京城之后，孙权下令煮鳖，烧了几百车的木柴，龟说话还象以前一样。诸葛恪说：“应该用老桑树烧火才能煮熟。”献龟的人也说了桑树和龟的对话。孙权立刻派人去砍伐桑树，用来煮龟立刻就煮熟了。现在人们煮龟仍大多使用桑树作烧柴。老百姓因此把龟叫作“元绪”。

王素

吴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邻里少年求娶者颇众，父母惜而不嫁。尝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洁，年二十余，自称江郎，愿婚此女。父母爱其容质，遂许之。问其家族，云：“居会稽。”后数日，领三四妇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家。（“家”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因持资财以为聘，遂成婚媾。已而经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绢囊，大如升，在地不动。母甚怪异，以刀割之，悉白鱼子。素因问江郎：“所生皆鱼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我所不幸，故产此异物。”其母心独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寝，收其所著衣视之，皆有鳞甲之状。素见之大骇，命以巨石镇之，及晓，闻江郎求衣服不得，异常诟骂。寻闻有物偃踣，声震于外，家人急开户视之，见床下有白鱼，长六七尺，未死，在地拨剌。素砍断之，投江中，女后别嫁。（出《三吴记》）

【译文】

吴国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的百姓王素，有个十四岁的未出嫁的姑娘，容貌美丽。邻居乡里的少年来求婚的人很多，父母因爱惜姑娘都没有同意。有一天，来了一个少年，姿态容貌象美玉一样，年龄二十多岁，自称是江郎，愿意和王素的女儿结婚。姑娘的父母喜爱江郎的容貌，就答应将女儿许配给他，询问江郎的家族，江郎说：“住在会稽。”过了几天，江郎领了三四个妇女，有的年老有的年轻，还有两个少年，来到王素家，拿来钱财做为聘礼，于是两个人结了婚。过了一年，王素的女儿有了身孕，到了十二月份，生一个东西象个绢布做的口袋，大小有一升那么大，在地下一动不动。母亲觉得很奇怪，用刀割开它，全是白鱼的鱼子。王素因而问江郎：“所生的全是鱼子，不知是什么缘故？”至此还没有醒悟。江郎说：“这是我的不幸，所以才生下这种奇特的东西。”只有姑娘的母亲心里怀疑江郎不是人，并把想法告诉了王素。王素暗中派家中仆人，等江郎脱衣服睡觉时，将他的衣服取来观看，衣服上全都有鳞甲的痕迹。王素看了很害怕，命人用大石头压住衣服。等到天亮就听见江郎因为找不到衣服，异乎寻常地在大声咒骂，不久又听见有东西跌落，震动的声音传到外面。家中仆人急忙打开门看，只见床下有条白鱼，六七尺长，还没死，在地上乱跳。王素用刀砍断了白鱼，扔到江里。女儿后来又另外嫁了人。

费长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诣府门椎鼓，郡患之。及费长房来，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头，乞自改，变为老鳖，大如车轮。长房令复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头流涕，持札去。视之，以札立陂边，以颈绕之而死。（出《列异传》）

【译文】

汝南出现一个妖精，常常穿着太守的服装，到府门前打鼓，州郡的人们都很忧虑。等到费长房来做郡守，知道是妖魅在作怪，就呵斥妖怪。妖怪脱下衣帽叩头，请求让自己改正错误，接着变成了一只老鳖，大小象车轮一样。费长房让它再穿上太守的服装，写了一封信，让它带给葛陂湖的神君。老鳖一边叩头，一边哭泣，拿着信走了。再看它时，它把信立在葛陂湖的边上，用脖子绕着信死了。

张福

鄱阳人张福，舡行还，野水边忽见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无笠雨驶，可入见就避雨。”因共相调，遂入就福寝。以所乘小舟，系福舡边。三更许，雨晴明月，福视妇人，乃一大鼍，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长丈余。（出《搜神记》）

【译文】

鄱阳人张福，乘船回家，在野外的水边上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容貌非常好看，独自驾着一条小船。张福说：“你姓什么，为什么乘此轻舟，不戴斗笠冒雨行驶？可以到我船上来避雨。”因而相互调笑，那女子就走过船去同张福睡在一起，所乘坐的小船就拴在张福的船边上。三更天的时候，雨散天晴明月高照，张福看那个妇女，竟是一只大鼍。张福想捆它，它急忙地走进水去。先前的小船，只是一块船板，长一丈多。

丁初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堤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间，顾后有小妇人，上下青衣，戴青伞。追后呼：“初掾待我！”初时怅然，意欲留伺之，复疑本不见此，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顾见妇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声，衣盖飞散。视是大苍獭，衣伞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出《搜神记》）

【译文】

吴郡的无锡有个上湖大堤，管理湖堤的丁初，每当大雨时，就出来察看湖堤。春天雨多，丁初走在水塘边上，天快黑的时候，回头看见身后有个小妇人，上身下身都穿着青色衣裙，拿着一把绿色的雨伞，在后面边追边喊：“丁初等我一会！”丁初有些犹豫，想停下脚步等候她。随即意识到从来不曾见过她，现在忽然出现一个妇女冒着阴雨走路，恐怕一定是鬼怪。丁初便飞快地往前走，回头看那个小妇人，追赶得更快了。丁初因而加快快走，距离小妇人越来越远。回头再看那个小妇人，竟自己跳进水里，发出哗哗的声音，衣服全都飞散开。一看是只很大的灰白色的水獭，衣服和伞全是荷叶。这个水獭变成人的模样，曾多次迷惑年轻人。

谢非

道士丹阳谢非往石城冶买釜还，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庙，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劫夺其金，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何铜。”铜应诺。“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非惊扰不得眠，遂起。呼铜问之：“先来者是谁？”铜答言：“是水边穴中白鼍。”“汝是何等物？”“是庙北岩嵌中龟也。”非皆阴识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鼍之辈，徒费酒肉祀之。急具锸来，共往伐之。”诸人亦颇疑之，于是并会伐掘，皆杀之，遂坏庙绝祀。自后安静。（出《搜神记》）

【译文】

道士丹阳人谢非到石城去买了一口锅往回走，天黑了，还没到家。山上有座庙，庙建筑在溪水上面。他就准备进庙里去住宿，大声地说道：“我是天帝的使者到这里住宿。”又害怕别人来抢劫他的钱，心里头始终搔动不安。到了夜里二更天的时候，有人来到庙前，喊道：“何铜。”何铜回答了对方。那人又问：“庙里有生人气是谁？”何铜说：“有个人说自己是天帝的使者。不久就离开。”不一会，又有人来，呼唤何铜，问何铜的话象先前一样，何铜也象先前一样地回答，问完就又叹着气走开了。谢非受到惊扰没能睡觉，就起身。招呼何铜并问它话说：“先来的是谁？”何铜回答说是水边洞里的白鼍。又问何铜，你是什么东西，说是庙北山岩上的乌龟。谢非全都暗暗地记了下来。天亮后，就告诉附近的居民，说这个庙里没有神灵，只是些龟和鼍一类动物，不要白白地浪费酒肉祭祀它们了。赶快去拿来锹铲，一起去讨伐妖孽。人们也早就有所怀疑了，因此合力挖出了龟和鼍，并将其全都杀死。然后毁坏了庙宇，断绝了祭祀。从此后就安静无事了。

顾保宗

顾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钓鱼江中。尝夏夜于草堂临月未卧，忽有一人须发皓然，自称为翁，有如渔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语，良久谓保宗曰：“陆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适何至？今何往？”答曰：“来自江州，复归江夏。”言讫又哭。保宗曰：“翁非异人乎？”答曰：“我实非人，以君闲退，故来相话。”保宗曰：“野人渔钓，用释劳生，何闲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乱，闲退何词？”保宗曰：“今世清平，乱当何有？”答曰：“君不见桓玄之志也？”保宗因问：“若是有兵，可言岁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复哭，谓宗曰：“后年易号。复一岁，桓玄盗国，盗国未几，为卯金所败。”保宗曰：“卯金为谁？”答曰：“君当后识耳。”言罢，复谓保宗曰：“不及二十稔，当见大命变革。”保宗曰：“翁远至，何所食？”答曰：“请君常食。”保宗因命食饲（“食饲”原作“笔记”，据明抄本改。）之。翁食讫，谓保宗曰：“今夕奉使，须向前江，来日平旦，幸愿观之。”又曰：“百里之中，独我偏异，故验灾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审此言，何以验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讫乃出。保宗送之于户外，乃诀去。及晓，宗遂临江观之，闻水风渐急，鱼皆出浪，极目不知其数。观者相传，首尾百余里，其中有大白鱼，长百余丈，骧首四望，移时乃没。是岁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曰也。保宗大异之。后二岁，改隆安七年为元兴，元兴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将军刘裕起义兵灭桓玄，复晋安帝位。后十七年，刘裕受晋禅。一如鱼之所言。（出《九江记》）

【译文】

顾保宗的字叫世嗣，是江夏人，常常到江边钓鱼。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他独自一人在草屋前对月未眠。忽然有一个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很像个老渔夫的老头来到台阶下。他自称老翁，向顾保宗作了一个揖，然后，就盘腿坐下，只是一个劲地哭。顾保宗说：“老翁是从那里来的？”老翁不说话，过了很久才对顾保宗说：“在陆地上行走非常劳累，不请便来与你讲话。”顾保宗说：“老翁刚才从哪里来？现在要到哪里去？”回答说：“从江州来，再回江夏。”说完了又哭起来。顾保宗说：“老翁莫非不是人类吗？”回答说：“我真的不是人类，因为你在家里闲呆着，所以来与你说话。”顾保宗说：“山野之人打渔钓鱼，来安排辛苦地生计，为什么说是在家里闲呆着呢？”回答说：“世上就要发生变乱，在家闲呆着有什么不好。”顾保宗说：“现在世上安定太平，怎么会有变乱呢？”回答说：“你不知道桓玄的野心。”顾保宗接着问：“如果真有兵变，能说出发生的年月吗？”老翁说：“如今不是隆安五年吗？”顾保宗说：“是”。老翁又弯着指头一边计算一边哭，对顾保宗说：“后年就会改变年号，再过一年，桓玄篡位，篡位不久，被卯金打败”。顾保宗说：“卯金是谁？”回答说：“你以后会知道的”。然后，又对顾保宗说：“不出二十年的时间，就能看见改朝换代。”顾保宗说：“老翁从远处来，吃点什么吗？”回答说：“请拿些你的家常便饭。”顾保宗于是让人给老翁东西吃。老翁吃完饭，对顾保宗说：“我今天奉了使命，要到前江去，明天天一亮，请你到江边去看一看。”又说：“一百里之内，只有我很特殊，所以能验证灾难和吉祥，就是我们这一类呀。”顾保宗说：“不理解你说的话，怎么验证呢？”回答说：“是战争的预兆。”说完就出门去了，顾保宗把老翁送到大门外，老翁离开。等到天亮，顾保宗就到江边去观看，只见水和风渐渐地大起来，鱼全都跳出波浪，放眼望去，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鱼。观看的人互相传说，鱼群从头到尾，有一百多里长，其中有条大白鱼，长一百多丈，抬起头来，四面张望，过了一段时间，才沉入水中。这一年是隆安第五年六月十六，顾保宗对此特别惊奇。后来又过了两年，改隆安第七年为元兴第一年，元兴第二年的十一月壬午日，恒玄果然篡了位。元兴第三年的二月，建武将军刘裕带领正义的军队消灭了桓玄，恢复了晋安帝的皇位。又过了十七年，刘裕接受了晋朝皇帝的禅让，一切都象大白鱼说的那样。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有人嫁女，未及升车，女忽然失怪，出外殴击人，仍云：“己不乐嫁。”巫云：“是邪魅。”将女至江际，遂击鼓，以术咒疗。翌日，有一青蛇来到坐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于巫前，巫以朱书龟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鼍从江出，乍沉乍浮，龟随后催逼。鼍自分死，冒来，先入幔（“幔”原作“帽”，据明抄本改。）与女辞诀，恸哭云：“失其同好。”于是渐差。或问魅者归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鼍是其对。”所获三物，悉杀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宋高帝永初年间，张春任武昌太守。当时有人嫁女，没等上车，那女子忽然失去常态，跑到门外去打人，还说：“我自己不愿意嫁人。”巫师说：“这是妖邪作怪迷惑人。”然后扶那女子到江边，让人打鼓，巫师用法术和咒语给女子治病。第二天，有一条青蛇来到巫师坐着的地方，巫师就用大钉子钉住蛇头。到了中午，又看见一只大龟从江里爬上来，伏在巫师的面前。巫师用朱砂在龟背上画符，让龟回到江里。到了晚上，有只大白鼍从江里冒出来，一会沉下水里，一会又浮上水面，龟随在后面催逼着白鼍。鼍自己料定一定会死，冒死而来，先进到幔帐里与那女子说话诀别，痛哭着说：“我失去了好伙伴。”过后那女子的病渐渐地好了。有的人问，迷惑人的本来是一个东西，现在怎么会有三个呢？巫师说：“蛇是通消息的，乌龟是媒人，鼍就是女子的相好的。”捉住的三样东西，全都杀了。

寡妇严

建康大夏营寡妇严，宋元嘉初，有人称华督与严结好。街卒夜见一丈夫行造护军府，府在建阳门内。街卒呵问，答云：“我华督还府。”径沿西墙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击之，乃变为鼍，察其所出入处，甚莹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鼍窟，岁久因能为魅，杀之遂绝。（出《异苑》）

【译文】

建康的大夏营有个严寡妇，刘宋元嘉初年，有人说华督与严寡妇相好。巡逻的士兵晚上看见一个男子走到护军府，护军府在建阳门里。巡逻的士兵呵斥询问，回答说：“我是华督要回府里去。”说着就沿着西墙准备进入府里，巡逻的士兵因为他违背了夜里禁止通行的命令，就叫来人捉拿，那男子竟变成鼍。观察它出入的地方，非常莹洁光滑，一直通到府中的水池。水池里先前有个鼍洞，年代久远因而能够成为妖孽，杀了它以后妖孽就没有了。

尹儿

安城民尹儿，宋元嘉中，父暂出，令守舍。忽见一人，年可二十，骑马张斗伞，从者四人，衣并黄色，从东方来，于门呼尹儿，求暂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床，一人捉伞覆之。尹儿看其衣悉无缝，五色斓斑，似鳞甲而非毛也。有顷，雨将至，此人上马去，顾语尹儿曰：“明当更来。”乃西行，蹑虚而升。须臾，云气四合，白昼为之晦螟。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涌，丘壑淼漫。将淹尹舍，忽见大鱼，长三丈余，盘屈当水冲，尹族乃免漂荡之患。（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安城的百姓尹儿，刘宋元嘉年间，父亲暂时出门，让尹儿守门。忽然有一个人，年龄大约二十岁，骑着马打着一把伞，四个人跟从着，衣服全是黄色，从东方走过来。这个人在门口招呼尹儿，要求暂且到他家休息，接着就进屋去，坐在椅子上，一个人拿着伞遮住他。尹儿看他们的衣服全都没有缝线，五彩斑斓，象鳞甲而不是皮毛。不一会，快要下雨了。那个人骑上马去，回头对尹儿说：“明天我会再来。”然后向西走去，踩着虚空升上天去。不一会儿，乌云从四面合拢过来，白天变得昏暗起来。第二天，大水暴涨，河流山谷全都奔涌着洪水，山丘沟壑被大水漫平，眼看快要淹没尹儿家的房子了。忽然看见一条鱼，长三丈多，盘屈着挡在水头上，尹儿一家才免除了水淹的灾祸。

广陵王女

沙门竺僧瑶得神咒，尤能治邪。广陵王家女病邪，瑶治之。入门，瞑目骂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杀我夫！”魅在其侧曰：“吾命尽于今！”因虚欷，又曰：“此神不可与事。”乃成老鼍，走出庭中，瑶令仆杀之也。（出《志怪》）

【译文】

有个叫瑶的天竺和尚学会了神妙的咒术，尤其善于却除邪病。广陵王家的女儿得了邪病，瑶去为她医治，一进门就闭着眼睛骂道：“你这个老妖精不遵守修道的规矩却来伤害人。”那个女孩大哭着说：“有人要杀我的丈夫。”那个妖魅站在她的旁边说：“我的性命今天就到头了。”接着哭泣着说：“不能和这个神灵打交道。”说完就变成老鼍，走出屋子来到庭院，瑶让仆人去将它杀了。

杨丑奴

河南杨丑奴常诣章安湖拔蒲，将暝，见一女子，衣裳不甚鲜洁，而容貌美，乘船载菜，前就丑奴。家湖侧，逼暮不得返，便（“便”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盘中有干鱼生菜。食毕，因戏笑，丑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侧，日暮阳光颓。托荫遇良主，不觉宽中怀。”俄灭火共寝，觉有臊气，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户，变为獭，径走入水。（出《甄异志》）

【译文】

河南的杨丑奴常常到章安湖边拔蒲草，天快黑了，他看见一个女子，衣服不太鲜艳，可是容貌很美。这女子坐着船，船上载着莼菜，上前靠近杨丑奴。她说自己的家在湖的另一侧，天黑了一时回不了家，想停船借住一宿。她借杨丑奴的食器吃饭，盘子里有干鱼和生菜。吃完饭，两个人说笑起来，杨丑奴唱歌嘲讽她，女子回答说：“家住西湖边，日暮天色晚。寄宿遇好人，心中很宽慰。”不一会两人吹灭了灯火一块睡觉，杨丑奴觉得有一股子臊气，又因为她的手指很短，便怀疑女子是妖魅。这个东西察觉人的心思，急忙走出门去，变成水獭，一直走到水里去了。

谢宗

会稽王国吏谢宗赴假，经吴皋桥，同船人至市，宗独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娩，来诣船，因相为戏。女即留宿欢宴，乃求寄载，宗许之。自尔船人夕夕闻言笑。后逾年，往来弥数。同房密伺，不见有人，知是妖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又获二物，并小如拳，视之，乃是三龟。宗悲思，数日方悟，向说如是云：“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儿，初被索之时大怖，形并缩小，谓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时族叔道明为郎中令，笼三龟示之。（出《志怪》）

【译文】

会稽王的官吏谢宗回家渡假，路上经过吴皋桥，同船的人到市上去玩，只有谢宗一人呆在船上。有个女子，性情柔顺，来到船上，于是两个人互相说笑话，那女人就留下来住宿并在一起快乐地吃饭。随后那女子又要求住在船上，谢宗答应了她。从此船上的人天天晚上听到他们两个人的说笑声。后来过一年。两人来往的次数更加频繁。有一次同一个屋子里的人暗中察看，没看见有人，知道遇上了妖邪，便一起按住了。很久之后，被子里有一个东西，大小象枕头，不一会，又得到两个东西，大小都象拳头，一看竟是三只乌龟。谢宗悲哀地思考着，几天后才明白过来，向大家说明了经过。这个女子一年生了两儿子，大儿子名字叫道愍，小儿子名字叫道兴。谢宗又说：“这个女人以及两个儿子，刚被捆住时很害怕，身形一块缩小了。”她对谢宗说：“可以取来我的枕头扔到水里。”这时同宗的叔叔作郎中令的道明用笼子装着三只龟给谢宗看。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

（水族为人）

张方　钟道　晋安民　刘万年　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奂　蔡兴　李增　萧腾　柳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长须国

张方

广陵下市庙，宋元嘉十八年，张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门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来云：“离情难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时有王纂者能治邪，疑道香被魅，请治之。始下针，有一獭从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异苑》）

【译文】

南朝刘宋元嘉十八年，广陵有个下市庙，张方的女儿道香送丈夫去北方。回来的途中天黑了，她就睡在庙门前。夜间有一个东西装扮成她丈夫模样来说：“离别的愁绪难以排解，我不想马上离开。”道香一会儿就被迷惑得失去常态。当时有个叫王纂的人能却除邪病，他怀疑道香被妖孽所迷惑，请求给她治病，刚下针，就有一只水獭从道香的被子里跑出来，一直跑到前面的水港里去了，道香的病也好了。

钟道

宋永兴县吏钟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乐白鹤墟中女子，至是犹存想焉。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即与燕好。是后数至，道曰：“吾甚欲鸡舌香。”女曰：“何难？”乃掬香满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气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户，狗忽见，随咋杀之，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出《幽明录》）

【译文】

南北朝刘宋永兴县吏钟道得了重病刚好，情欲比平时倍增。他先前喜欢白鹤墟的一个女子，到这时就更想念她了。有一天他忽然看见那个女子衣服飘动着走来了，就和她温存起来。从此以后，这个女子多次来同钟道相会。钟道对她说：“我很想弄点鸡舌香来。”女子说：“这有什么难的。”于是两手捧着鸡舌香，送给钟道。钟道邀请女子同他一起含着鸡舌香并咀嚼。女子说：“我呼出的气息就有芳香味，不用借助这个东西。”女子走出门外，一只狗忽然发现了她，扑上去将她咬死了，原来是一只老水獭，口香就是獭粪。钟道立刻觉得又臭又脏。

晋安民

晋安郡民断溪取鱼，忽有一人著白帢，黄练单衣，来诣之，即同饮馔。馔毕，语之曰：“明日取鱼，当有大鱼甚异，最在前，慎勿杀。”明日，果有大鱼，长七八丈，径来冲网，其人即赖杀之。破腹，见所食饭悉有。其人家死亡略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安郡有个平民截住溪水捉鱼，忽然有一个著白色便帽，穿黄色熟绢单衣的人走来会见他，两个人便一起喝酒吃饭。吃完饭，那个人对捉鱼人说：“明天捉鱼，会有一条大鱼很奇特，游在最前面，你千万不要杀了它。”第二天，果然有一条大鱼，长七八尺，径直游过来撞到网上。捉鱼人为了获利而杀了大鱼。他割开鱼的肚子，看见鱼胃里全是昨天吃的饭菜。事情过后，这个捉鱼人家里的人几乎全都死去。

刘万年

宋后废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将刘万年夜巡于北固山西，见二男子，容止端丽，洁白如玉，遥呼万年谓曰：“君与今帝姓族近远？”万年曰：“望异姓同。”一人曰：“汝虽族异，恐祸来及。”万年曰：“吾有何过？”答曰：“去位，祸即不及。”万年见二人所言，益异之。万年谓二人：“深谢预闻，何用见酬。”万年欲请归镇，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万年与语之次，化为鱼，飞入江去。万年翌日托疾，遂罢其位，后果如鱼所言。（出《江表异同录》）

【译文】

南朝刘宋后废帝元徽第三年，守卫京口一带的将军刘万年夜里到北固山的西面巡查，看见两个男人，面貌举止端庄秀气，皮肤象玉石一样洁白，远远地招呼刘万年并对他说：“你和当今的皇上在姓氏和宗族上是近是远？”刘万年说：“郡望不同而姓氏相同。”一个人说：“你虽然郡望与皇上不同。恐怕仍会遭受灾祸。”刘万年说：“我有什么过错？”回答说：“你辞去官职，就不会遭受灾祸了。”刘万年听了两个人说的话，更加觉得很奇怪便对这两个人说：“深切感谢你们的预告，用什么来酬报你们呢？”刘万年想请两个人同他一起回到京口去。两个人说：“我们不是人类，不吃普通的食物。”在刘万年和两个人继续说话的过程中，他们变成了鱼，飞进江里。刘万年第二天借口有病，于是被罢免了职务，后来事情果然象鱼说的一样。

微生亮

明月峡中有二溪东西流，宋顺帝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舡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见一美女在草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亮间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忽曰：“数已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来，不知所终。（出《三峡记》）

【译文】

明月峡中有两条溪水，一向东流，一向西流。刘宋顺帝升平第二年，在溪边住的一个叫微生亮的人钓到一条三尺长的大白鱼，他把鱼扔到船舱里，用草覆盖上。等回到家里去拿鱼准备煮着吃的时候，只见一个美女躺在草的下面，皮肤洁白，端庄美丽，年龄大约十六七岁。她自己说是云梦高唐观那里的姑娘，偶而出来变成鱼游玩，被你捉住了。微生亮问她说：“既然是人，能做我的妻子吗？”女子说：“冥冥中已定的姻缘，怎么不行呢？”从此这个女子做了三年微生亮的妻子。三年后，她忽然说：“天数的期限到了，请让我回高唐去吧。”微生亮说：“什么时候再来。”回答说：“感情是不能忘记的，我思念你的时候一定会回来。”从那以后她每年回来住三四次，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芦塘

耒阳县东北有芦塘八九顷，其深不可测。中有大鱼，当至五日，一奋跃出水，大可三围，其状异常。每出水，则小鱼奔迸，随水上岸，不可胜计。又云，此塘有鲛鱼，五日一化，或为美妇人，或为美男子，至于变乱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后为雷电所击，此塘遂干。（出《录异记》）

【译文】

耒阳县东北有个八九顷的芦苇塘，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深。塘里有条大鱼，每月初五的这天，它都用力跳出水面。这时可以看到它大约有三围那么粗，样子很特殊。它每次跃出水面的时候，那些小鱼也奔窜着随着波浪跳到岸上，多得数不过来。还有人说：“这个苇塘里有条人鱼，每隔五天就变化一次，有时变成美妇人，有时变成美男子，至于变化成其它的形象就更多了。当地的人们都互相提醒，不敢有伤害它的想法，后来人鱼被雷电击死，这个苇塘才平静下来。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妇不悦之，在外宿月余日。妇曰：“何故不复入？”男曰：“汝夜辄出，我故不入。”妇曰：“我初不出。”婿惊。妇云：“君自有异志，当为他所惑耳。后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视之，为何物？”后所愿还至，故作其妇，前却未入，有一人从后推令前，即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为？”妇曰：“君与东舍女往来，而惊欲托鬼魅，以前约（明抄本“约”作“纳”）相掩耳。”婿放之，与共卧，夜半心悟。乃计曰：“魅迷人，非是我妇也。”乃向前揽捉，大呼求火，稍稍缩小，发而视之，得一鲤鱼长二尺。（出《列异传》）

【译文】

彭城有个男子娶了妻子却不喜欢她，在外面睡了一个多月。妻子说：“什么原因使你不回家来住？”男子说：“你到了晚上就总出去，我所以才不回家。”妻子说：“我从来不出去。”丈夫很吃惊。妻子说：“你本来就想着别的女人，一定是被别人迷惑住了。以后有女人来到你这里，你就抱住她留宿，找来火照着看她是什么东西。”后来彭城男子所思念的人来了，装作是他的妻子，开始时没有马上进屋，有个人从后面推着她，让她上床。男子捉住她的手说：“你为什么天天晚上出去。”妻子说：“你和东面邻居家的女儿来往，却装着吃惊假托有鬼魅，用以前有约定来遮掩自己的行为。”丈夫放了她，和她一起睡下。到了半夜男子醒悟过来，心里想：这是鬼魅在迷人，不是我的妻子。于是上前去抱住她，大声喊叫，叫人取火照亮。那女人渐渐地缩小了，掀开被子一看，是一条二尺长的鲤鱼。

朱法公

山阴朱法公者，尝出行，憩于台城东桔树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丽，薄晚，遣婢与法公相闻。方夕，欲诣宿，至人定后，乃来，自称姓檀，住在城侧。因共眠寝，至晓而云：“明日复来。”如此数夜。每晓去，婢辄来迎。复有男子，可六七岁，端丽可爱，女云是其弟。后晓去，女衣裙开，见龟尾及龟脚，法公方悟是魅，欲执之。向夕复来，即然火照觅，寻失所在。（出《续异记》）

【译文】

山阴县的朱法公路途中在台城东面的桔子树下休息，忽然遇到一个女子，年龄大约十六七岁，样子端庄美丽。傍晚的时候，这女子派女仆与朱法公搭话，约定天黑以后去朱法公那里住宿。到了半夜，女子才来，她自称姓檀，住在城边。于是两人共同睡在一起，到天亮时离开时说：“第二天再来。”象这样一连过个好几个晚上，每天早晨离开的时候，女仆都来迎接她。同女仆一块来的还有个孩子，约六七岁，长得很好看，女子说是她的弟弟。后来有一天早晨她离开的时候，裙子开了个口子。朱法公看见了里面有龟尾和龟脚，朱法公才醒悟她是妖魅，打算捉住她。到了晚上女子又来时，朱法公就点火照着寻找，不久就失去了踪迹。

王奂

齐王奂自建业将之渚宫，至江州，泊舟于岸。夜深，风生月莹。忽闻前洲上有十余人喧噪，皆女子之音。奂异之，谓诸人曰：“江渚中岂有是人也。”乃独棹小舟，取葭芦之阴，循洲北岸，而于藂苇中见十余女子，或衣绿，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与姊妹同居阴宅，长在江汉，不意诸娘，虚为上峡小儿所娶，乃至分离。”立者一女子叹曰：“潮水有回，而我此去，应无返日。”言未竟，北风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还家。”奂急从芦苇中出捕，悉化为龟，入水而去。（出《九江记》）

【译文】

齐国的王奂从建业去江陵，走到江州，船停泊在岸边。夜深了，江风拂面，月色皎洁，他忽然听见前面水中的陆地上有十多人在乱七八糟地说话，全是女人的声音。王奂觉得很奇怪，对船上人说：“江中的陆地上难道会有人吗？”于是一个人划着小船，顺着葭芦旁的阴暗处，沿着水中那块陆地的北岸往前划船。在一处芦苇丛生的地方他看见了十多个女人，有的人穿着绿色衣服，有的人穿着青绿色的衣服。其中一半人坐着一半人站着。坐着的一个女子哭着说：“我原先和姐妹们一起住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生长在江汉，想不到各位姑娘被上峡的那个小人所欺骗，嫁了过去，使我们姐妹分离。”站着的一个女子叹着气说：“潮水退了还有涨潮的时候。可是我这次离开这里，就不会再回来了。”话没说完，北风轻轻地吹来。站着的女子说：“潮水来了，可以回家了。”王奂急忙丛芦苇丛中跳出来去捕捉，那些女子都变成乌龟，走进水里离开了。

蔡兴

晋陵民蔡兴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与数人言笑。或云：“当再取谁女！”复一人云：“家已多。”后夜，忽闻十余人将物入里人刘余之家。余之拔刀出后户，见一人黑色，大骂曰：“我湖长，来诣汝，而欲杀我！”即唤群伴：“何不助余耶？”余之即奋刀乱砍，得一大鼍及狸。（出《幽明录》）

【译文】

晋陵的平民蔡兴忽然得了疯病，不停地又唱又说，常常地向着空中与几个人说笑。空中有个人说：“我应当再娶某某人的女儿。”又一个说：“家里的妻子已经太多了。”隔一天夜晚，忽然有十多个人拿着东西进入同乡之人刘余之的家里。刘余之拔出刀从后门出来，看见了一个全身漆黑色的人。那个人大声骂道：“我是湖里的首领，来会见你，你却要杀我！”刘余之招呼伙伴说：“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呢？”然后用尽力气挥刀乱砍，砍死了一只大鼍和一只狸。

李增

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浮于水上，发矢射之，一蛟中焉。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泪，捉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之：“何用问焉？为暴若是！”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走，未达家，暴死于路。（出《异苑》）

【译文】

永阳人李增走路经过一条大河，看见二只蛟浮在水面上，他发箭射蛟，一只蛟被射中。李增就回家去了，过一会他到集市上去，有个穿着丧服的女子眼里含着泪，手里拿着李增射蛟时用的箭。李增奇怪地询问那个女子。那女子回答他说：“你犯的暴行，还用问别人吗？”就把这支箭还给李增就不见了。李增厌恶这件事急忙往家跑，还没到家，就突然死在半路上了。

萧腾

襄阳金城南门外道东，有参佐廨，旧传甚凶，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临州，给府寮吕休茜。休茜常在厅事北头眠，鬼牵休茜，休茜坠地。久之悟。俄而休茜有罪赐死。后今肖腾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纱高室帽，乌布裤，披袍造腾。疑其服异，拒之。行数里复至，求寄载，腾转疑焉，如此数回，而腾有妓妾数人，举止所为，稍异常日，歌笑悲啼，无复恒节。及腾至襄阳，此人亦经日一来，后累辰不去。好披袍缚裤，跨狗而行，或变易俄顷，咏诗歌谣，言笑自若，自称是周瑜，恒止腾舍。腾备为禳遣之术，有时暂去，寻复来。腾又领门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来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风里，作歌曰：“逢欢羊口岸，结爱桃林津。胡桃掷去肉，讶汝不识人。”顷之，有道士赵昙义为腾设坛，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门，诸妾并悲叫，若将远别。俄而一龟径尺余，自到坛而死，诸妾亦差，腾妾声貌悉不多。谘议参军韦言辩善戏谑，因宴而启云：“常闻世间人道‘黠如鬼’，今见鬼定是痴鬼，若黠，不应魅萧腾妓。（“妓”原作“故”，据明抄本改。）以此而度，足验鬼痴。”（出《南雍州记》）

【译文】

襄阳郡金城县南门外的道路东面，有一所参佐的官署，历来传说那里很凶险，住在里面的人不死也一定得病。梁国的昭明太子治理襄阳的时候，把这处地方送给了郡府里的官员吕休茜。有一次吕休茜在厅堂的北面睡觉，有鬼来拉扯吕休茜，吕休茜掉到地上，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不久吕休茜有罪被处死。后来，萧腾来上任，走到羊口岸，忽然有一个男子头戴白纱高帽，穿着黑裤子，披着袍子来见萧腾。萧腾见他的服饰特殊，心中疑惑，拒绝同他见面。走了几里地，那个男子又来求见，并要求搭船，萧腾对他更加怀疑。象这样男子来了好几次，这时萧腾的几个妾出现异常，一举一动和平时不一样。唱歌大笑还悲伤地啼哭，毫无节制。等到萧腾到了襄阳，那个怪人一天来一次，后来竟一连几天也不离开。他喜欢披着袍子，穿着白色的裤子，骑着狗走路。有时他一会改变一套装束，还吟诗唱歌，说笑自然得意。他说自己是周瑜，长久地住在萧腾家里。萧腾多次请人施行法术驱赶他，他有时暂时离开，不久又回来了。萧腾领着二十个自己的学生用刀砍他，他有时跳上房梁，有时进入树林，来往非常迅速，竟然砍不着他。他还进入萧腾妻子的屏风内，唱歌道：“唱着歌相逢在羊口岸边，结友情不忘桃林渡口。吃胡桃竟抛掉桃仁，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不久，有个叫赵昙义的道士来为萧腾设祭坛驱妖，安排祭祀仪式实行作法。道士一进门，萧腾所有的妻妾一起悲哀地哭叫，像是即将离别的样子。不一会，一只直径有一尺多长的乌龟自己走到坛前死去了。各位妻妾的病也好了，声音笑貌恢复了正常。有个咨议参军叫韦言辩的很善于说笑话，他在一次宴会上说：“常常听说世上的人处事像鬼一样狡猾，现在看来这个鬼一定是个痴鬼。如果这个鬼狡猾，就不该去迷惑萧腾的妻妾。从这个鬼的行动来推论，足以说明它是个痴鬼。”

柳镇

河东柳镇字子元，少乐闲静，不慕荣贵。梁天监中，自司州游上元，便爱其风景，于钟山之西建业里，买地结茅，开泉种植，隐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为柳父，所居临江水，尝曳策临眺，忽见前洲上有三四小儿，皆长一尺许，往来游戏，遥闻相呼求食声。镇异之。须臾，风涛汹涌，有大鱼惊跃，误坠洲上。群小儿争前食之。又闻小儿传呼云：“虽食不尽，留与柳父。”镇益惊骇，乃乘小舟，径捕之，未及岸，诸小儿悉化为獭，入水而去。镇取巨鱼以分乡里，未几，北还洛阳，于所居书斋柱，题诗一首云：“江山不久计，要适暂时心。况念洛阳士，今来归旧林。”是岁天监七年也。（出《穷怪录》）

【译文】

河东人柳镇字子元，喜欢清闲安静，不羡慕荣华富贵。梁国天监年间他从司州到上元去游玩，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就在钟山西面的建业里，买地盖了房子，引水种地，隐居耕种象个老农夫。附近的居民，全都叫他“柳父”。他住的地方靠近江边，有一次他拄着拐杖在江边眺望，忽然看见前面的江中陆地上有三四个小孩，都只有一尺多高，来往游戏，远远地听见他们互相呼叫着寻找吃的，柳镇觉得很奇怪。不一会，风起浪涌，有一条大鱼受惊跳了起来，不小心掉在小岛上。这一群小孩争着跑去吃大鱼。还听到小孩子们喊着互相告诉说：“我们吃不完，剩下的留给柳父吧。”柳镇更加惊奇，就坐上小船，前去捕捉他们。还没到岸上，这群小孩全变成水獭，进到水里跑了，柳镇带回那条大鱼把它分给乡亲们吃。不久，他回到洛阳，在他居住的书斋的柱子上，题了一首诗说：“江山不久计，要适暂时心，况念洛阳士，今来归旧林。”这一年是天监七年。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中，掖庭宫每有人来挑宫人，司宫以闻，帝曰：“门卫甚严，人从何而入！当妖精耳。”因戒宫人曰：“若来，但砍之。”其后夜来登床，宫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宫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龟尺余，其上有刀痕，杀之遂绝。（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文帝开皇年间，经常有人入掖庭宫挑逗宫女。司宫把这件事报告给文帝，文帝说：“门卫把守得很严，人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一定是个妖精。”接着又告诫宫女说：“如果那人再来，就用刀砍他。”后来那个人晚上来到宫女的床上，宫女就抽出刀来砍他，象砍中枯骨一样。那个东西逃跑，宫女在后面追赶他，那个东西跳进池水中沉下去了。第二天，文帝命令淘干水池，得到一只一尺长乌龟，背有刀痕，杀了它，就再也没有怪事发生了。

大兴村

隋开皇末，大兴城西南村民设佛会，一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众莫识，追而观之。行二里许，遂不见。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鱼长丈余，小而从者无数，人争射之，或弓折弦断，后竟中之。割其腹，得秔米饭。后数日，漕梁暴溢，射者家皆溺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朝开皇末年，大兴村西南面的村民设斋饭举行佛教祭祀活动。一个满头白发穿一身白色衣裤的老头，要了一点饭吃就走了。大家都不认识他，就在后面跟随着看他住在哪里，走了二里多路，老头就不见了。附近有一个池塘，水里有一条大白鱼有一丈多长，无数条小鱼跟着它，人们争着射大白鱼，有的人弓折了，有的人弦断了，后来有的人射中了大白鱼，剖开鱼的肚子，里面全是粳米饭。又过了几天，漕梁河突然发生大水，射死大白鱼的那个人的全家都淹死了。

万顷陂

唐齐州有万顷陂，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钵乞食，村人长者施以蔬供，食讫而去。于是渔人网得一鱼，长六七尺，缉鳞镂甲，锦质宝章，特异常鱼。欲赍赴州饷遗，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俨然并在。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过度，自是陂中无水族，至今犹然绝。（出《朝野佥载》，明抄本作出《五行记》）

【译文】

唐代的齐州有个方圆万顷的池塘，里面鱼鳖等各种水生动物全都有。咸亨年间，忽然有一个和尚拿着钵要饭吃，村子里年长的人把饭菜送给他吃。他吃完就走了。当时有个打鱼的人，网住了一条六七尺长的大鱼，精巧的鳞片闪闪发光，色彩鲜艳花纹美丽，与平常的鱼一点也不一样，他准备送给州衙请赏，可走到村子里的时候鱼死了。于是大家一起动手把鱼割开分了，在鱼肚子里找到了村中长者施舍给和尚的饭菜。村里人就在池塘边安排举行祭祀仪式超度鱼的亡灵。从这以后池塘里再也没有水生动物了，到现在也还是没有。

长须国

唐大足（“足”原作“定”，据明抄本改。）初，有士人随新罗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通，号长须国。人物甚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长、戢、波、日、没、岛、逻等号。士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门焉。使者导士人入，伏谒。殿宇高敞，仪卫如王者。见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为司风长，兼驸马。其主甚美，有须数十根。士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多月满夜则大会，后遇会，士人见嫔姬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頤颔间乎？”经十余年，士人有一儿二女。忽一日，其君臣忧蹙，士人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士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令两使随士人，谓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浥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执手而别。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人皆衣冠长大，士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士人齐级升殿。访其来意，士人且说：“龙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内并无此国。”士人复哀祈，具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浥第七岛，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镬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士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镬，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顾二使，乃巨龙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大足初年，有个读书人随着新罗国的使者乘船，被大风吹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全长着长胡子，语言和唐朝的语言相通，叫长须国。国内的人特别多，房屋和衣帽，与中国稍有不同，地名叫扶桑洲。他们的官署中的官吏级别，有正、长、戢、波、日、没、岛、逻等称号，读书人拜见游览了许多人物和地方，那个国家的人都敬重他。忽然有一天，来了几十辆车马，说是大王召见客人。走了两天，才来到一座巨大的城镇，披着铠甲的士兵守卫着宫殿的门，使者领着读书人进去后就伏在地上拜见大王。只见宫殿又高又宽敞，仪仗很有王者的气派。大王看见读书人伏地拜见，稍稍抬起身子回礼。于是任命读书人担任司风长的官职，同时招为驸马，那个公主生得很美，但长了几十根胡子。读书人的权威气势很大，富有珍珠宝玉。可是每当回到家里，看见妻子心里就不高兴。那个国王大多在月圆的晚上召开大会。后来有一次大会，读书人看见大王的嫔妃全都长着胡须，于是作了一首诗说：“花朵没有叶子的衬托就不美，女子长了胡须则更丑，有的男人总想使自己不长胡子，但未必比长了胡子更好。”国王大笑说：“驸马难道就不能不计较我女儿下巴上的几根胡须吗？”过了十多年，读书人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忽然有一天，长须国的君臣们皱着眉头显得非常忧愁的样子。读书人奇怪地询问有什么事。国王哭着说：“我们国家将有灾难，就在旦夕之间降临，不是驸马就解救不了我们。”读书人吃惊地说：“如果能够消除灾难，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推辞。”国王就派人准备好船只，并派两个使者跟着读书人，他说：“麻烦驸马去拜见海龙王，你就说是东海第三浥第七岛的长须国有难求救。我们是个非常小的国家，你必须反复说清楚。”接着流着眼泪同他拉了拉手分别了。人上了船，不一会就到了岸边，岸上的沙子全是宝物，人的衣帽全都又长又大。读书人就走上前去，请求拜见龙王。龙宫的样子就象佛庙里壁画上所画的天宫，异彩纷呈，使人不敢睁开眼睛。龙王走下台阶迎接他，读书人和龙王一齐顺台阶走上宫殿。龙王询问他的来意，读书人就说了。龙王就派人迅速去查找，过了很久，一个人在外面说：“境内没有这个国家。”读书人又悲哀地乞求，详细说明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浥第七岛上。龙王又叱责使者要细心地查找，并迅速回报。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使者回来说：“这个岛的虾应当是大王这个月食物，前天已经捉来了。”龙王笑着说：“客人原来是被虾迷惑了，我虽然是龙王，但吃的全都必须遵照上天的安排，不能随便乱吃，现在要为客人少吃点东西了。”就派人领着客人去观看，读书人看见几十个象屋子大小的铁锅，里面全都装满了虾，有五六只红色的大虾，大小象手臂一样，看见了客人就跳跃起来，象是求救的样子。领着的人说：“这是虾王。”读书人不觉悲伤地哭起来，龙王就派人放了虾王这一锅虾，又派两个使者送客人回中国。一晚上就到了登州，读书人回头看两个使者，是两条巨大的龙。

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

（水族为人）

李鹬　谢二　荆州渔人　刘成　薛二娘　赵平原　高昱　僧法志

李鹬

唐敦煌李鹬，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登岸。因鼻衂血沙上，为江鼍所舐，俄然复生一鹬，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鹬之本身，为鼍法所制，絷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鼍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觉悟。为郡几数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问曰：“君何为者？”鹬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鼍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鹬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于波中，以此故也。（出《独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敦煌人李鹬被任命为邵州刺史。他带着家眷去上任，乘船经过洞庭湖。因天气晴朗，景色优美，他们便上岸游玩。李鹬的鼻子出血滴在沙滩上，被一条鼍龙舐着吃了。鼍龙变成一个李鹬，形体衣服和言语与李鹬一模一样。而李鹬本身却被鼍龙的法术制住，捆着放在水里。李鹬的妻子和家人，就迎接鼍妖去上任，邵州人也不能识破这鼍妖，管理州郡好几年。因为天下大旱，西江都能够趟水过，有个道士叫叶静能从罗浮山去京城接受唐玄宗的紧急召见，渡过洞庭湖时，他忽然看见沙滩上一个人被遮住脸绑着，就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李鹬把情况对他说了。叶静能就画了一个符贴在大石头上，大石头立刻飞起到空中。这时的鼍妖正坐在衙门的桌子边上，被巨石击中，恢复了本来形态。当时张说担任岳州刺史，把这件事详细地报告朝廷，并用船把李鹬送到邵州去，他的妻子家人这才相信了。现在坐船行路的人，互相告诉不要把血滴在水中，就是因为这件事的缘故。

谢二

唐开元时，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南游江淮，求丐知己，困而无获，徘徊扬州久之。同亭有谢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谓士人曰：“无尔悲为，若欲北归，当有三百千相奉。”及别，以书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东，至池，叩大柳树。家人若出，宜付其书，便取钱也。”士人如言，径叩大树，久之，小婢出，问其故，云：“谢二令送书。”忽见朱门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见姥充壮，当堂坐，谓士人曰：“儿子书劳君送，令付钱三百千，今不违其意。”及人出，已见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钱，而色小坏。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处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鼋窟，恐是耳。”有敕，使击射之，得昆仑数十人，悉持刀枪，沉入其窟。得鼋大小数十头，末得一鼋，大如连床。官皆杀之，得钱帛数千事。其后五年，士人选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扬州市中东店前，忽见谢二，怒曰：“于君不薄，何乃相负，以至于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讫辞去，士人大惧，十余日不之官，徒侣所促，乃发。行百余里，遇风，一家尽没，时人云：“以为谢二所损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东京有个官吏想要升迁但家里没有钱活动，便往南到江淮一带去，找自己的朋友寻求资助，但却一直没有能借到钱，长久地在扬州一带徘徊停留。同他住在一个旅店的谢二，可怜他不得志总想要帮助他，对他说：“不要这么悲伤了，如果你想往北走回家，我有三百贯钱送给你。”等到分手时，谢二把一封信交给他说：“我家住在魏王池的东面。到了池边，你就敲大柳树，我家里的人如果出来，你把信交给他，就可以得到钱了。”读书人照他说的去做，叩那棵大树，过了很长时间，有个岁数很小的女仆出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谢二让我送封信来。”忽然看见红门白墙，女仆进去一会出来，领着他进去，看见一老太太身体健壮，坐在正堂上。对读书人说：“我儿子的信烦劳你送来，信里让给你三百贯钱，我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思。”等他走出门来，看见岸边已经有三百千钱放在那里，全是官家的排头钱，而颜色稍有磨损，他怀疑遇到的妖精鬼怪，不知他们是从何处弄到的钱，担心使用这些钱会招惹麻烦，便把这事报告官府，并把前因后果全都说了。河南府尹把这事上报给朝庭，大家都说，魏王池里有个鼋洞，恐怕就是那个地方。上面命令派人去杀死鼋怪。于是官府找来几十个从南洋各国买来的奴隶，手中拿着刀枪，潜入那个洞窟里去，捉到大小几十只鼋。最后捉到的一只大鼋，有几张床连起来那么大，官吏命令将鼋全都杀死，还从洞窟里找出很多钱。又过了五年，这个人被挑选担任江南某地的一个县尉，赴任途中走到扬州东客店门前，忽然看见了谢二。谢二愤怒地说：“我对你不薄，为什么竟辜负了我，而且到了这种程度。我的老母亲和家人全都惨死，就是因为你的缘故。”说完就走了。这个人非常害怕，十多天没有敢动身，同行的人催促他，他才出发。走了一百多里，遇上大风，全家人都淹死了。当时人们都说，是谢二干的。

荆州渔人

唐天宝中，荆州渔人得钓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花，异常端丽，渔人不识，以其与常鱼异，不持诣市，自烹食，无味，颇怪焉。后五日，忽有车骑数十人至渔者所。渔者惊惧出拜，闻车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东海，何故杀之？我令将军访王子，汝又杀之，当令汝身崩溃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将军也！”言讫，呵渔人，渔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还，便得癞病。十余日，形体口鼻手足溃烂，身肉分散，数月方死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天宝年间，荆州有个打渔的人钓到一条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形花纹，异常美丽。渔夫不认识这是什么鱼，因为它和平常的鱼不一样，也就没有拿到集市上去卖。自己做着吃了。却没有什么滋味，感到很奇怪。过后第五天，忽然有车马骑士几十个人来到渔夫住的村庄，渔夫又惊又怕出门拜见。就听见车子里的人愤怒地说：“我的王子，到东海去朝拜，你为什么杀了他！我派将军出来访寻王子，你又杀了将军，应当让你身体崩溃分裂，遭受象王子和将军一样的痛苦。”说完，呵斥渔夫。渔夫吓得倒在地上，出了很多汗，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家里人把他扶回家之后，他就得了癞病，只有十多天的时间，身上口鼻和手脚都溃烂了，身上的肉也逐步分离，过了好几个月才死。

刘成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閴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言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百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缗十五千，签题云：“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併以缗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泾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于纪述。（出《宣室志》）

【译文】

宣城郡当涂县的老百姓刘成和李晖两个人，不会耕种，经常用一条大船载着鱼和蟹，到吴越之间去卖。唐代天宝十三年春天三月，两个人从新安江载鱼去丹阳郡。走到下查浦，离宣城还有四十里天就黑了，两个人停下船，都上了岸。这时李晖要到浦岸的村舍中去，只有刘成在江上。江上浓云重迭，静悄悄地没有任何人的踪迹。刘成忽然听见船里有人连声呼喊阿弥陀佛，声音凄厉。刘成吃惊地看去，只看见一条大鱼在船舱里振动着胡须摇晃着头，在那里用人的声音呼喊阿弥陀佛。刘成非常害怕，毛发竖起，就藏身在芦苇丛中继续观察，不一会船里千万条鱼，全都跳跃着呼喊佛号，叫声振动大地。刘成惊恐万分，急忙登上船，把所有的鱼全都扔到江里去。不久，李晖回来了，刘成把事情都告诉了李晖，李晖愤怒地说：“你小子怎么胡说这些妖妄的话？”唾骂了很长时间，刘成也没有办法辩解，就用自己的衣服和资金赔偿了鱼钱。还剩一百来文钱，他就买了十多捆荻草，放在岸上。第二天，把草搬到船里准备出发，忽然觉得草木重得拿不动，解开一看，得到十五钱，还有一张纸上写道：“还你的鱼钱。”刘成更加觉得奇怪。这一天，他们在瓜洲遇到一群和尚在吃饭，刘成把这些钱都送给了和尚。当时有个叫万庄的人，从泾阳县令的职务上退休住在瓜洲，详细地听人讲述了这件事，就记录流传下来。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驱除邪厉，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发狂，或毁坏形体，蹈火赴水，而腹渐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设坛于室，卧患者于坛内，旁置大火坑，烧铁釜赫然。巫遂盛服奏乐，鼓舞请神。须臾神下，观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来。”言毕，巫入火坑中坐，颜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烧釜覆头鼓舞，曲终去之，遂据胡床。叱患人令自缚，患者反手如缚。敕令自陈，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斩之，刲然刀过而体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陈云：“淮中老獭，因女浣纱悦之。不意遭逢圣师，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杀，以还某，是望外也。”言毕呜咽，人皆悯之。遂秉笔作别诗曰：“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肠断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识书，至是落笔，词翰俱丽。须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释然。方说，初浣沙时，有美少年相诱，因而来往，亦不自知也。后旬月，产獭子三头，欲杀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释之。”其人送于湖中，有巨獭迎跃，而没之。（出《通幽记》）

【译文】

唐代楚州白田县有个女巫叫薛二娘，她自称奉金天大王法令，能够驱除邪魔恶鬼。城里人都很崇拜她。有个姓沈的村民，女儿得了魅病发狂，有时损伤自己的身体，有时能够踩在火上或进入水里去，并且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象人怀孕一样。父母很害怕，请薛二娘来治疗。薛二娘来了之后，在屋里安排好祭坛，让患者躺在坛内，旁边挖了个大火坑，上面烧着一口大铁锅。女巫穿着华丽的衣服打鼓跳舞，奏乐请神。不一会神来了，观看的人连连拜谢。巫师洒酒祈祷说：“快点把妖孽叫来！”说完，巫师走到火坑中坐下，神色自若，过了好一会，才拍拍衣服站起来，把烧热的铁锅戴在头上边打鼓边跳舞，唱完了才离开火坑，然后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呵叱患病的人自己把自己捆起来，患病的人果然背过手去象被捆住一样，又命令她自己陈述。刚开始，病人只是哭，不说话，巫师很生气，拿起刀来砍她。刀騞然而过，可是身体还象原来一样，患病的人这才说：“我服了”，又说：“我是淮河中的一只老水獭，因为看见那女子浣纱而喜欢上她，没想到遇上了圣明的巫师，请允许我从此隐藏踪迹。只是心疼挂念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未生下来，如果能够生下来之后不杀死它们，把它们还给我，这是我的非份之想。”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人们都怜悯它。她又拿起笔来作了一首离别诗说：“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断肠腹中子，明月秋江寒。”那得病的女子平时并不识字，到这时下笔书写流利，词句华丽。不一会，患病的人，就昏睡过去了，第二天才苏醒过来。这时他才说：“刚去浣纱的时候，有个美少年来引诱我，于是我们就开始互相来往，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十个月后，女子生下三只小水獭，本想杀死它们，可是有的人说：“那个妖魅尚且守信用，我们是人难道还不讲信用吗！不如放了它们。”于是那个人就把三只小水獭送到湖里去，有个大水獭跳跃着迎上来，背着小水獭沉没到水里去了。

赵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赵平原，汉南有别墅。尝与书生彭城刘简辞、武威段齐真诣无名湖，捕鱼为脍。须臾，获鱼数十头，内有一白鱼长三尺余，鳞甲如素锦，耀人目精，鳍鬣五色，鲜明可爱。刘与段曰：“此鱼状貌异常，不可杀之。”平原曰：“子辈迂阔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毕，忽见湖中有群小儿，俱著半臂白袴，驰走水上，叫啸来往，略无畏惮。二客益惧，复以白鱼为请，平原不许之，叱庖人曰：“速斫脍来。”逡巡，脍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风雷暴作，霆震一声，湖面小儿，脚下生白烟，大风随起。二客觉气候有变，顾望三里内，有一兰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复下箸，于时飞沙折木，雨火相杂而下，霆电掣曳，天崩地拆。二客惶骇，相顾失色，谓平原已为齑粉矣。俄顷雨霁，二客奔诣脍所，见平原坐于地，冥然已无知矣。二客扶翼，呼问之，良久张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勤食脍尽，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掷于湖中。吾腹今甚空乏矣！”其操刀之仆，遂亡失所在，经数月方归。平原诘其由，云：“初见青衫人于电火中嗔骂，遂被领将，令负衣袱。行仅十余日，至一处，人物稠广，市肆骈杂。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复至一繁会处，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领入旷野中，言曰：“汝随我行已久，得无困苦耶？今与汝别。因怀中取干脯一挺与某，云：‘饥即食之，可达家也。’又曰：‘为我申意赵平原，无夭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恶。再犯之，必无赦矣？”平原自此终身不钓鱼。（出《博物志》）

【译文】

唐代元和初年，天水赵平原在汉南有座别墅。有一次他和书生彭城人刘简辞、武威人段齐真到无名湖去捉鱼吃。不一会就捉住了几十条鱼，其中有一条白鱼长三尺多，鳞甲象白色的锦缎，光彩夺目。鳍分五色，鲜明可爱。刘简辞和段齐真说：“这条鱼的样子很不寻常，不要杀死它。”赵平原说：“你们太迂腐了，你们不吃我吃。”话未说完，忽然看见湖里有一群小孩，全都穿着露出半截胳膊和腿的白色衣裤，在水面上奔跑，来来往往地叫喊着，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两个客人更加害怕，又替白鱼说情。赵平原不答应他们，呵叱厨师说：“快些做熟了送来。”不一会，做好的鱼送了上来，赵平原和两个客人刚吃一半，突然狂风骤起雷声大作，雷响第一次，湖面上奔跑的小孩脚下生出白烟，大风也随着刮起来。两个客人看到气候发生变化，回头望见三里之内，有座寺庙，就跑去避雨。赵平原微笑着有点瞧不起他们，正要再动筷子吃鱼的时候，砂石飞起，树木折断，大雨和雷电交加，好像要天塌地陷一样。两个客人惊慌害怕，相顾失色，以为赵平原已经变成粉末了。不一会雨过天晴，两个客人跑到吃鱼的地方，看见赵平原坐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两个人将他扶起来，呼叫着问他。过了很久，他才睁开眼睛说：“办了一件大错事！办了一件大错事！辛辛苦苦地把鱼吃光了，却被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从我的喉咙里取出来，扔到湖里去了，我的肚子现在仍然是空空的。”他那个拿刀做菜的仆人，也不知哪里去了，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赵平原问他原因，仆人说：“开始时看见一个穿黑衣的人在电火中抱怨并辱骂我，然后他命令我背着衣服包，带着我走了十多天，来到一个地方，人物众多，集市中摊床一个挨一个，穿青衫的人说：‘这里是益州。’又走了五六天，又到了一个繁华的城镇。穿青衫的人说：‘这里是潭州。’那天晚上，他领我来到了一片旷野，说道：‘你跟着我已经走了很长时间，难道不觉得饥苦劳累吗？现在就与你分别。’接着从怀中取出一块干脯给我，并说：‘你饿了吃它，就可以回到家乡。’又说‘替我向赵平原传句话，叫他不要任意残害生命，祸害自然界的鸟兽草木，这是神灵所不允许的。再犯这样的过错，一定不会被赦免了。’”赵平原从此一辈子不再钓鱼了。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舣舟于昭潭，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蕖，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俱”原作“但”，据明抄本改。）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缨之士，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橘州浮，信不虚耳。”又曰：“各请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论，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恳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漦涎前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而俄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唐勾鳖，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箧，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猪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涉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就穴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山”原作“岛”，据明抄本改。）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搜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出《传奇》）

【译文】

东汉元和年间，有一个不愿做官的人叫高昱，以钓鱼为生。有一天他把鱼船停在昭潭的岸边。到了夜里三更天还没睡着。忽然他看见潭上有三朵红色的大荷花，芳香奇特。有三个美女盘腿分别坐三朵荷花上。三个人都穿着白色衣裙，冰清玉洁像白雪一样，容貌艳丽迷人，神彩晶莹好似天仙。她们说：“今天晚上水面广阔，风清浪静，天高月明，使人心情愉快。欣赏如此美景，正适合谈论一些幽深玄妙的道理。”其中一女子说：“旁边有条小船，会不会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呢？”另一个女子说：“即使有人，也不会是隐居的高人，不必害怕。”接着又对另两个女子说：“昭潭有没底橘子洲就会漂浮起来，相信这句话不是假的。”又说：“请各人说说自己喜欢什么学说？”其次一女子说：“我本性适合学习佛学。”第一个女子说：“我学习道教。”最后一女子说：“我学习儒家学说。”随后各自谈起了本教的教义，道理说得精深微妙。一个女子说：“我昨晚做了个不吉祥的梦。”另两个女子问：“是什么梦？”回答说：“我梦见子孙们仓皇失措，我们住的洞窟府宅流离转移，受到别人的斥责和驱逐，全族人都被迫奔波迁移。这是不吉祥的预兆。”另外两女子说：“灵魂出游，偶然看见的情景，不值得相信。”三个女子一齐说：“各自推算一下，明天早晨，能吃到什么食物。”过了好大一会儿，一个女子说：“遵从各人的爱好，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儒生罢了。唉，我刚才所说的梦，未必不是灾祸。”说完，全都沉没入潭，高昱听了她们所说的话，全都清清楚楚地记住了。等到天亮，果然有一个和尚来渡水，船到中流就沉没淹死了。高昱非常害怕，意识到：昨天晚上她们说的不是假话。紧接着，一个道士来到停船处准备渡水。高昱急忙制止他，道士说：“你是个妖精，和尚之事是偶然的事。我去赶赴具有非凡智慧的人的召见，即使死了也不后悔，不能失信于人。”于是呵叱驾船人赶快开船，结果道士乘船到中流又沉没淹死了。后来又有一个读书人，带着一个装书的口袋也来渡水。高昱恳切地说：“先前来的和尚和道士已经淹死了。”读书人严肃地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今天我们族人举行丧祭，不能不去参加吊丧的仪式。”正要划桨，高昱拉住书生的衣角说：“可砍断我的胳膊，却不能让你渡水。”书生正要向岸上叫喊，忽然地有个象绳子似的东西，从昭潭中飞出来，缠住读书人拖到水里去了。高昱和那些准备渡水的人急忙上前扯住他的衣襟，上面的粘涎滑溜溜的，没有扯住。高昱长叹一声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顷刻间淹没了三个人。又过了一会有两个客人乘坐着小船来到。一个老头，一个少年。高昱就上前拜见老头，问老头的姓名。老人说：“我是祁阳山的唐勾鳖，准备到长沙，拜见张法明。”高昱很久就听说这老人道行高深，有神奇的法术，对老人很尊重。过了一会听到岸边有几个人在哭，是三个溺水者的亲属。老人问他是怎么回事。高昱就把前面的事情详细说了。老人生气地说：“怎么敢这样害人！”然后打开箱子，拿出红笔写了一道篆字符帖，命令同船而来的弟子说：“替我拿着这道符到潭里去，勒令那些水中怪物，赶快迁到别处去。”弟子就捧着符走进水潭，就象走在平地上一样，顺着山脚走了几百丈，看见一个大洞穴，里面很明亮，象人间的住房一样。三只白猪在石床上睡觉，有几十个小猪正在旁边玩耍，弟子带着符帖来到，三只白猪忽然受惊起身，变成白衣美女，小猪也全变成小孩，美女捧着符帖哭着说：“不吉祥的梦果然应验了。”又说：“请替我们禀告先师，我们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怎么会不留恋呢，请容许我们三天之内搬回东海。”并各自以明珠作为谢礼。弟子说：“这个我没有用处。”没有接受就返回岸上，回禀老人。老人非常生气地说：“你再去替我告诉这几个畜牲，明天早晨赶快离开这里。不然的话，我就派六丁神将到洞里去杀了她们。”弟子又入潭去。三个美女大声哭着说：“我们接受处分。”弟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有黑气从昭潭的水面上冒出。不一会，刮起了大风，响起了雷声，激起的波浪象山一样。出现三条几丈长的大鱼，还有无数条小鱼围绕在大鱼的周围。它们顺着流水离开了。老人对高昱说：“我这次出行很有好处。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能除去昭潭的祸害呢？”就和高昱各自坐着船分别向东、向西而去。

僧法志

台山僧法志游至淮阴，见一渔者坚礼而命焉。法志随至草庵中，渔者设食甚谨，法志颇怪，因问曰：“弟子以渔为业，自是造罪之人，何见僧如此敬礼？”答曰：“我昔于会稽山遇云远上人为众讲法，暂曾随喜，得悟圣教。迩来见僧，即欢喜无量。”僧异之，劝令改业，渔者曰：“我虽闻善道，而滞于罟网，亦犹和尚为僧，未能以戒律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惭而退，回顾，见渔者化为大鼋，入淮，亦失草庵所在。（出《潇湘录》）

【译文】

台山的和尚法志出游走到淮阴，遇到一个渔夫礼貌地坚持邀请他去作客。法志跟着他来到一个草屋之中，对他很尊敬，安排的饭菜很讲究。法志觉得很奇怪，便问渔夫说：“你以打鱼作为职业，本来是杀生的人。为什么看见和尚这么恭敬呢？”渔夫回答说：“我从前在会稽山上遇见过云远上人为众人讲佛法，曾经跟着听过一段时间，领悟到佛家教义的神圣高深。从那以后，看见和尚就高兴得不得了。”法志觉得更加奇怪，劝渔夫改换职业，渔夫说：“我虽然听到了好的道理，却留恋这个打渔的职业，也就好比和尚是僧人，都不能严格地遵守戒律，罪过是一样的，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和尚惭愧地走了，回头看时，发现渔夫变成一只大鼋，走进淮水，那个草屋也没有了。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为人）

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渔人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士宗母　宣骞母　江州人　独角　薛伟

水族为人

邓元佐

邓元佐者，颍川人也，游学于吴。好寻山水，凡有胜境，无不历览。因谒长（“长”下原有“者”字，据明抄本删。）城宰，延挹托旧，畅饮而别。将抵姑苏，误入一径，其险阻纡曲，凡十数里，莫逢人舍，但见蓬蒿而已。时日色已暝，元佐引领前望，忽见灯火，意有人家，乃寻而投之。既至，见一蜗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许。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长城访别，乘醉而归，误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虑为恶兽所损，幸娘子见容一宵，岂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当奈何？况又家贫，无好茵席祗侍，君子不弃，即闻命矣。”元佐馁，因舍焉。女乃严一土塌，上布软草，坐定，女子设食。元佐馁而食之，极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寝。元佐至明，忽觉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来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呕吐，视之，尽青泥也。元佐叹咤良久，不损其螺。元佐自此栖心于道门，永绝游历耳。（出《集异记》）

【译文】

邓元佐是颍川人，到吴地游学，喜好寻找山水，凡是有了特别美的风景，无不游历观赏。他因而去拜见长城主宰，长城主宰以老朋友的名义宴请他，痛快地喝了一顿酒，就分手了。快要到达姑苏时，他不小心走错了路，路很险峻崎岖，共有十几里长，也没碰上人家，只看见丛生的蒿草。那时天色已经晚了，邓元佐伸长脖子朝前看，忽然看见了灯光，好象是有人家的样子，就寻路走向灯光，到了以后，看见一个狭窄的房子，里面只有一个女子，年龄大约二十多岁。邓元佐就向女子说：“我今天晚上到长城去访问朋友后分手了，趁着喝醉酒往回走，不小心错走了这条路。现在夜已经渐渐地深了，再往前走，怕被恶兽伤害，请娘子容许我住一宿，我不敢忘记你的恩情。”女子说：“大人不在家，怎么办呢？何况我家很穷，也没有好席子给你使用，你要是不嫌弃，就请进来休息吧。”邓元佐饿了，因而就住了下来。女子就很快地堆了一个临时土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草。坐下来以后，女子又安排吃的，邓元佐饿了就吃了，味道非常美。那女子又留元佐住了一夜。邓元佐到了天亮，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躺在田野里，旁边有一个大田螺，大小象一升那么大。邓元佐一想晚上所吃的东西，心里觉得很不安，于是开始呕吐，看那吐出的东西，全是青色的泥。邓元佐叹气诧异了很久，也没去损害那只田螺。他从此专心学习道术，再也不出去游历了。

姚氏

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而立。问之不应，海师曰：“此所谓海人，见必有灾，请杀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杀之不祥。”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十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出《稽神录》）

【译文】

东州静海军的姚氏率领他的手下捕捉海鱼，用来充当每年向朝廷交的贡鱼。这一天，时间已经晚了，可是捕的鱼却很少。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忽然网里捉到一个人，黑色，全身长毛，拱着手站着，问他也不答应。海师说：“这就是人们说的海人，看见他一定有灾难，请杀了他，来避免灾难。”姚氏说：“这是神物，杀了他不吉祥。”于是放了他并向他祈祷说：“你能替我赶来鱼群，以此免去我失职的罪过，我相信你就是神。”毛人倒退着在水面上行走，走了几十步就沉没了，第二天，就捕获了很多鱼，是往年的一倍。

宋氏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见水滨人物喧集，乃渔人得一大鼋。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船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元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鼋耶？”曰：“然，身即鼋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囚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相召者，有以奉报。君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鸣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甚众，宋氏之子竟免。（出《稽神录》）

【译文】

江西军中官吏宋氏曾经到星子江去买木料，看见水边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吵嚷，原来是一个渔夫捉到一只大鼋。鼋看见宋氏便多次回头望他，宋氏就用一千钱买下它，放到了江里。又过了几年，宋氏坐的船停在龙沙，忽然有一个仆人来到，说是元长史请宋氏去，宋氏恍恍惚惚的，不知道是什么长史。他随仆人去了以后，很快就到了一个府第，有个官吏出来迎接，和他一起坐下说：“你还认识我吗？”宋氏想了想，实在不曾相识。那官吏又说：“你还记得星子江中放生的鼋吗？”宋氏回答说：“记得。”官吏说：“我就是鼋，那时曾经有罪，玉帝把我贬成水中生物，被渔夫捉住。不是你的恩惠，我的尸骨也已经腐烂了。我现在已经当上了九江的总管，叫你来，是有件事情奉告你：你的儿子命中应当淹死，他的名字记在我这里的名册上。几天以后，鸣山神准备去朝拜庐山使者，行走时一定带着疾风暴雨，你的儿子应当在这个时候淹死。现在有一个人名姓与你儿子正好一样，也应当淹死，只不过比你的儿子早死一些日子罢了，我想拿他来代替。你的儿子应当快些上岸躲藏好，不然就免不了淹死。”宋氏说了感谢的话就出去了，不知不觉地已回到船上。过了几天，果然发生了风涛之灾，死了很多人，宋氏之子竟然没有淹死。

史氏女

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因莳田倦，偃息树下。见一物，鳞角爪距可畏，来据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鲤鱼，养于盆中，数日益长，乃置投金濑中。顷之，村人刈草，误断其尾，鱼即奋跃而去，风雨随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渐富，其后女卒，每寒食，其鱼辄从群鱼一至墓前。至今，每闰年一至尔。又渔人李黑獭恒张网于江，忽获一婴儿，可长三尺，网为乱涎所萦，浃旬不解。有道士见之曰：“可取铁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视婴儿，口鼻眉发如画，而无目，口犹有酒气，众惧，复投于江。（出《稽神录》）

【译文】

溧水县五坛村史氏的女儿，因为莳弄庄稼累了，在树下休息。她看见一个动物，其鳞角爪距很可怕，那动物扑过来压在她的身上。不久，这女子有了身孕，后生下一条鲤鱼，养在盆里，几天时间长大了不少，就把它送到金濑河里去。不久，有个村民割草，不小心砍断了它的尾巴，鲤鱼就奋力地跃出金濑河，而且有风和雨伴随着它。直到它跳入太湖，那风雨才停止。女子的家里渐渐地富起来，后来她死了，每到寒食节，那条鲤鱼就带领着一群鱼到女子的墓前来一次。现在，它每到闰年时来一次。又听人讲有个渔夫李黑獭经常在江上安设捕网，一天，忽然网住了一个婴儿，大约有三尺长。网被婴儿吐出的涎水粘连着，十多天也解不开。有个道士看见了说：“可以用铁水来浇。”照道士的话做，果然解开了。看那婴儿，口、鼻子、眉毛、头发都象画上画的一样，可就是没有眼睛，它口里还有酒气。大家很害怕，把它又扔到江里去了。

渔人

近有渔人泊舟马当山下，月明风恬，见一大鼋出水，直上山顶，引首四望。顷之，江水中涌出一彩舟，有十余人会饮酒，妓乐陈设甚盛。献酬久之，上流有巨舰来下，橹声振于坐中，彩舟乃没。前之鼋亦下，未及水，忽死于岸侧。意者水神使此鼋为候望，而不知巨舰之来，故殛之。（出《稽神录》）

【译文】

最近有个渔夫在马当山下停船，月明风静，他看见一只大鼋出水来，一直爬上山顶，还抬起头来向四面张望。不久，江水中涌出一只彩船，船里有十多个人聚会喝酒，有舞女歌伎助兴，陈设布置华丽而盛大。他们互相劝酒喝了很长时间，上游有只大型战船下来了，摇橹的声音惊动了彩船，彩船才沉没了。先前出水的鼋也爬下山来，还没有等进水里，忽然地死在岸边上。渔夫推想：可能是水神派这只鼋到山顶守候了望，却竟然没有看见大战船的到来，所以才杀了它。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后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鼋，入于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出《神鬼传》）

【译文】

东汉灵帝的时候，江夏人黄氏的母亲洗澡时变成一只鼋，走到深渊中去了。那以后还常常浮出水来，刚洗澡时戴的一只银钗，等她的化身在水面出现时，还戴在头上。

宋士宗母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阖户。家人于壁穿中，窥见沐盆水中有一大鼋。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与江夏黄母相似。（出《续搜神记》）

【译文】

魏国清河人宋士宗的母亲，黄初年间的一个夏天在浴室里洗澡，让家里的儿女们关上门。家里人从墙壁的孔洞中，暗中窥见浴盆的水里有一只鼋。于是他们就打开门，大人小孩全进到浴室里，大鼋却一点也不搭理他们。老太太先前戴着的银钗，仍在其头上。一家人没办法只好守着大鼋哭泣。有顷，那大鼋爬出门外，跑得很快，谁也追赶不上，眼睁睁看着它跳进河水里，过了好几天，它忽然又回来了，在住宅四周巡行，象平时一样，它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当时的人对宋士宗说应当为母亲举办丧事，宋士宗认为母亲虽然变了外形，可是还活在世上，就没有举行丧礼。这件事与江夏黄氏的母亲很相似。

宣骞母

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之母，年八十，因浴化为鼋。骞兄弟闭户卫之，掘堂内作大坎，实水，其鼋即入坎游戏。经累日，忽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辄自跃，赴于远潭，遂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吴国末帝孙皓宝鼎元年，丹阳人宣骞的母亲，年龄八十岁，因洗澡变成鼋。宣骞兄弟们关上门保护鼋，在堂屋里挖了个大坑，灌满水，那只鼋就进到坑里游戏。过了好几天，那鼋忽然伸长脖子向外面看，见门欠开一道缝，就自己跳出坑，向远处的水潭爬去，并再也没出现。

江州人

晋末，江州人年百余岁，顶上生角，后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存首。自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数日辄去。晋末以来，绝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代末年，江州有个人一百多岁了，头顶上长了角。后来因为他掉进住宅前面的江中，变成了鲤鱼，角还长头上。此后他还经常回来暂住，样子与从前一样，和子孙们把酒畅饮，几天以后就走。晋代末年以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独角

独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数百岁，俗失其名，顶上生一角，故谓之独角。或忽去积载，或累旬不语，及有所说，则旨趣精微，咸莫能测焉。所居独以德化，亦颇有训导。一旦与家辞，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在首。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宴。数日辄去。（出《述异记》）

【译文】

独角是巴郡地方的人，年龄大约几百岁，世上的人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为他头顶上生了一只角，所以大家才叫他独角。他有时忽然离家好几年，有时几十天不说话，可等到他说出话来，含义都相当精妙，所有的人都不能完全理解。当地人仅仅用道德来感化他，有时也进行训导。他一天早晨和家里人告辞，接着走进门前的江中，变成一条鲤鱼，独角还在头上。以后还经常回来暂住，样子象生平一样，和子孙们一起喝酒吃饭，几天之后才离去。

薛伟

薛伟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敛，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家”原作“其”，据明抄本改。）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曰：“即（曰即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与我觑群官，方食脍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脍，遂以告，皆停餐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鱼人赵干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坐门东，纠曹吏坐门西，方弈棋。入（“入”原作“人”，据陈校本改。）及阶，邹雷方博，裴啕挑实。弼言干之藏巨鱼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杀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众骇曰：“愿闻其说。”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监兽之得逸。莫我知（明抄本知作“如”）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虚。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旁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鲵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域，放怀清江；厌巚崿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或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干垂钩，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服。纵吞其钩，赵干岂杀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干收纶以出。干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干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须大者。”干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亦不已，弼（“弼”原作“干”，据明抄本改。）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明抄本“可畏”作“好大”。）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啕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干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公”原作“心”，据明抄本改。）同官，而今见杀，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脍手，王士良者，方砺刃，喜而投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脍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干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脍，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出《续玄怪录》）

【译文】

薛伟，在唐代乾元元年，担任蜀州青城县的主簿，与县丞邹滂、县尉雷济、裴寮同时在县里任职。这一年的秋天，薛伟病了七天，忽然气息微弱仿佛要死了，连连呼叫他也不答应。可是他心头还温暖，家里人不忍心马上下葬，围着他等他醒来。过了二十天，薛伟忽然长叹一口气坐了起来，对家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人间已经过了多少日子？”家里人回答说：“二十天了。”他又说：“立即替我去看看各位官员，刚才吃过切碎的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醒过来了，有件奇怪的事，请他们放下筷子来听我说。”仆人跑去找那些官员，见他们正想吃切碎的鱼，就告诉他们薛伟苏醒过来的事，他们全都停下吃喝来到薛伟身边。薛伟说：“你们命令司户仆张弼去找鱼了吗？”回答说是的。他又对张弼说：“渔夫赵干藏起大鲤鱼，用小鱼来应付差事，你在苇草丛中找到了藏起来的大鱼，就带着它回来了。你正要进入县里的时候，司户的官吏坐在门东，扯住曹吏坐在门西正在下棋，进门走上台阶，看见邹、雷二人正在玩博戏，裴寮在吃桃子。你说赵干藏起大鱼的事，裴五命人鞭打赵干。你把鱼交给厨工王士良之后，高兴地杀了鱼。挨个人问，果然如此。大家说：“你怎么知道的？”薛伟说：“刚杀的鲤鱼，就是我。”大家吃惊地说：“这是怎么回事？请你详细地说说。”薛伟说：“我刚得病时，浑身发烧，折磨得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我忽然闷得忘了自己的病，怕热求凉，拄着拐杖离开了家。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个梦。走出城郭以后，心里很舒坦，就象笼子里的飞禽和槛栏里的野兽得到自由一样，没有人能懂得我的心情。我渐渐地走进山里，在山路上行走更加烦闷，就下山在江边游玩，看见江潭又深又净，秋天的景色很可爱，水面上一点波纹也没有，江面象镜子一样把远近景物和天空都倒映出来。我忽然有了洗澡的想法。就把衣服脱在岸边，跳进水里去了。自己从小就喜欢游泳，长成大人以来，再也没有玩过游水，遇到这个自由舒适的环境，实在是正合我意。于是，我便脱口说道：‘人游得不如鱼快，怎么才能骑着鱼尽情地游玩呢？’我的身边有一条鱼说：‘只怕你不愿意，其实让你变成鱼都很容易，何况想骑着鱼呢？我应当为你去办这件事。’说完，它急忙就离开了。不久，有个好几尺长的鱼头人，骑着鲵游来，几十条鱼前呼后拥。鱼头人宣读河伯的诏书说：‘住在城里的人到水里来游玩，一浮一觉道理是不同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的爱好，就一定不明白游水的道理。薛主簿崇尚到深水里游玩，心里也想过过清闲旷达的日子，向往漫无边际的水的王国。想尽情地在清江里遨游，厌恶山野生活，想把身外之物扔在虚幻的人世，暂时变成长鳞鱼类，不是完全变鱼。那么，你可以暂且化作东潭里的红鲤鱼。唉，这条红鲤鱼依仗着千里碧波而撞翻舟船，在阴司里犯了过错；又因贪吃，为纤钩上的鱼饵迷惑，在阳世间被人杀伤。你可不要因一时的失误，给同类带来羞耻，你要勉力去做。’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自己就这样渐渐变成了鱼。于是我放任身体到处游玩，心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水波之上和深潭之底，没有什么地方不能从容游玩的。三江五湖，任我飞腾跳跃，几乎走遍了，可是河伯让我住在东潭，每到晚上一定要回到东潭去。不久，一天我觉得很饿，找不到吃的，顺着船游走，忽然看见赵干在垂钩钓鱼，鱼饵很芳香，我心里也知道要戒备，身子却不知不沉地靠近了鱼饵。心想：我是人，暂时变成鱼，因为找不到吃的就吞那个钓钩吗？我扔下鱼饵走了。不一会，饿得更厉害，心里想：我是个当官的，因游戏而变成鱼，纵使吞了钓钩，赵干也不敢杀我，一定会送我回县里去的！于是就吞下了鱼饵。赵干收起钓鱼线，我就露出水面，他的手即将握住我的时候，我连连呼喊他，他不听我的话，却用绳穿过我的腮，把我拴在苇草之中，不久张弼来说：‘裴少府要买鱼，需要买大鱼。’张干说：‘还未钓到大鱼，有十多斤小鱼。’张弼说：‘我按照命令买大鱼，怎么能买小鱼呢？’他就自己在苇草丛中找到了我变成的那条红鲤鱼。我对张弼说：‘我是你们县的主簿，变成鱼在江里游玩，为什么不对我行礼？’张弼也不听，提着我就走，还不停地骂赵干。张弼始终不曾回头，进入县城大门时，看见县吏坐着下棋，我向他们大声喊叫，没有一个答应的，只是笑着说：“可怕的大鱼，有三四斤多。”他不一会就走上台阶，邹滂和雷济正在下棋，裴寮在吃桃子，都很喜欢我这条大鱼，急忙让交给厨师。张弼说了赵干藏起大鱼，用小鱼应付的事，裴寮生气了，用鞭子打赵干。我对各位说：‘我是你们的同僚，可是今天被杀，竟然不让放了我，反而催促杀死我，这是仁爱之心吗？我哭泣着大叫，三位也不看我，却把我交给厨师王士良。王士良正在磨刀，看见我，高兴地把我放在案板上。我又叫喊说：‘王士良！你是我常常使用的厨师，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不拿着我去向县令说明白？’王士良象是没有听见，在案板上，按住我的头颈用刀斩开，那边鱼头才掉下来，这边我也醒了，于是叫来大家。”各位客人没有不大吃一惊的，心里生出慈爱不忍之心。可是赵干钓他，张弼提他，下棋的县吏们以及王士良准备杀他，全都只是看见他的口动，实在是没听到他说话。因此三位同僚一起放下切碎的鱼肉，并且终身不再吃鱼。薛伟从此病也好了，后来多次提升职务，一直到华阳县的县丞才死。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龟）

龟

陶唐氏　禹　葛洪　张广定　赣县吏　郗了　孟彦晖　营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宁晋民　史论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贾客　南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陶唐氏

陶唐之世，赵裳国献千岁神龟，方三尺余，背上有文，皆科斗书，记开辟以来，帝命录之龟历，伏滔述帝功德铭曰：“朱书龟历之文。”（出《述异记》）

【译文】

远古陶唐氏时代，有个赵裳国献上一只千年神龟，三尺多见方，背上有字，全都是科斗文，记载了天地开辟以来，帝命令记下来历法，伏滔记述黄帝功德的铭文说，那龟甲上的历法是用红笔写的。

禹

禹尽力渠沟，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颔下有印文，皆古言，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之遗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大禹尽全力挖沟排水，疏通河道，铲平山峰。黄龙拖着尾巴走在前面，玄龟背着青泥走在后面。玄龟，是河神的使者。玄龟的颔下印有文字，全是远古文字，记载着九州的山山水水。凡是大禹开凿的地方，都用青泥把那个地方封住作上记号，让玄龟把印文印在上面。现在的人堆土作为边界的记号，就是由此遗传下来的。

葛洪

葛洪云：“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其雄，额上两骨起，似角。以未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捣服。方寸七日三，尽一具，寿千岁。（出《抱朴子》）

【译文】

葛洪说：“千年的灵龟，身上有五种颜色。那雄性的，额上有两块骨头突起，象角一样。用未朱洗浴龟，再剔除肉用它的甲壳，用火烧，研成粉末吃下去，七分大小的一块一日吃三块吃完一个龟的甲壳，就能活一千岁。”

张广定

陈仲弓《异闻记》曰，张广定遭乱避地，有一女四岁，不能步，又不忍弃之，乃县笼于古冢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归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即馁，见其傍有一物，引颈呼吸，效之，故能活。”广定入冢视之，乃一龟也。陈实之言，固不妄矣。（出《独异志》）

【译文】

陈仲弓《异闻记》里说：张广定遇到战乱找地方躲避，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不能走路，又不忍心抛弃她就把她装进笼子悬挂在一个古墓里，希望以后能收拾她的骨头。等到第三年，他回到古墓里取女儿的骨头，看见她还活着，问她原因，女儿回答说：“东西吃光了就觉得饿，我看见旁边有一个动物，伸着脖子呼吸，就学它的样子，所以才活下来。”张广定进到墓里去查看，原来是一只乌龟。陈仲弓说的是真事，一点也不假。

赣县吏

晋义熙中，范寅为南康郡。时赣县吏说，先入山采薪，得二龟，皆如二尺盘大。薪未足，遇有两树骈生，吏以龟侧置树间，复行采伐。去龟处稍远，天雨，懒复取。后经十二年，复入山，见先龟，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极长。树木夹（“夹”原作“所”，据明抄本改。）处，可厚四寸许，两头厚尺余，如马鞍状。（出《幽明录》）

【译文】

晋代义熙年间，范寅担任南康郡的郡守。当时的赣县有个官吏说他小时候进山砍柴，捉到两只乌龟，都象二尺见方的圆盘那么大。柴没有砍够，遇到两棵紧靠着生长的树，他就把乌龟偏侧着放在两树之间，又去砍柴。他离放乌龟的地方稍远一点，天又下了雨，懒得去取。后来又过了十二年，他再次进山，看见先前捉的那两只乌龟，一只龟的甲壳已经干枯了，另一只乌龟还活着，长得很大，树木夹着的地方，有四寸多厚，两头厚一尺多，象马鞍的样子。

郗世了

郗世了在会稽造墓，其地多石，后破大石，得一龟，长尺二寸许，在石中，石了无孔也，得非龟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龟行动如常龟无异。石受龟，如人刻安之。（出《灵鬼志》）

【译文】

郗世了在会稽修建坟墓。那个地方石头多，后来破开一块大石头，得到一只乌龟，长一尺二寸左右。龟在石头的中间，石头却一点孔隙也没有。奇怪，难道它和石头是一起生长的吗？破开石头之后，那乌龟的行动象平常的乌龟一样。这石头容纳此龟，就象人刻好了石头再把它放进去似的。

孟彦晖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奏，西湖有金龟径寸，游于荷叶之上，画图以上闻。（出《录异记》）

【译文】

五代前蜀武成第三年是庚午年。这年的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向朝廷报告，西湖有直径一寸的金龟，在荷叶上游玩，并画成图画给皇上王建看。

营陵

道州营陵中鼍，甲长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后四足，各踏一龟。踏龟有时行，或逾山越水，俗莫敢犯。（出《录异记》）

【译文】

道州营陵中有一只鼍，甲壳长八尺，腹部有自然生成的文字。它前后四只脚，各踩着一只乌龟。有时踩着乌龟行走，有时翻山渡水，世人没有谁敢惹它。

兴业寺

九曲灵龟池，在襄阳县东北三里遍学寺东。古城旧有兴业寺，今并入遍学寺。唐景龙元年有陈留阮氏，寓居襄阳，舍财，于此寺东院。创造堂宇，时岁旱池涸，即掘广深之，急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龟，高数尺，如半张床大，岸侧而行。众即惊呼，龟遂跃入池中。寺僧灵岫云，院有折碑，云兴业寺碑。碑文梁散骑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传者云，此寺有灵龟一头，长三尺五寸，冬潜春现，多历年所；随众上堂，应时而食。刺史安陆王照频遇此龟，其坏碑因即扶竖，今在遍学寺东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见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襄淝记》）

【译文】

九曲灵龟池，在襄阳县东北三里处遍学寺的东面。古城在从前有个兴业寺，现在合并到遍学寺。唐代景龙元年有个陈留人阮氏，寄居在襄阳，拿出钱来做善事，在这个庙的东院建造堂宇。当时天旱，水池干涸，就扩大挖掘面积，并深挖了一下，突然象下了一场大暴雨，水池也满出来了，原来是一只大乌龟，高好几尺，象半张床那么大，在池边行走，大家就吃惊地呼喊，乌龟就又跃回池中。庙里有个叫灵岫的和尚说：院子里有块折断的石碑，说是兴业寺碑，碑文是梁国的散骑常侍庾元威撰写的。那个碑留传下来的文字说，这个庙里有一只灵龟，三尺五寸长，冬天潜藏，春天出现，经历的年头多了，能随着众人到堂上来，按时吃东西，刺史安陆人王照多次遇见这只龟。那块损坏了的碑因为及时地扶好竖立着，现在仍保存在遍学寺的东院。阮氏修建的庙堂，以及院子里佛塔前面的那个水池还在，深五尺，周长二十步。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内难，苑池内有白龟，游于荷叶之上。太宗取之，化为白石，莹洁如玉，登极之后，降制曰：“皇天眷祐，锡以宝龟。”（出《录异记》）

【译文】

唐代武德末年，唐太宗将要平息内乱时，御花园的水池里有一只白龟，在荷叶上游玩。唐太宗捉到它，就变成了白石，晶莹洁白象玉石一样。登上皇位之后，太宗传下命令说：“是上天保祐我，才赐给我宝龟。”

刘彦回

唐刘彦回父为湖州刺史，有下寮于银坑得一龟，长一尺，持献刺史。群官毕贺云：“得此龟食，（“食”原作“人”，据明抄本改。）寿一千岁。”使君谢己非其人，故自骑马，送龟即至坑所。其后十余年，刺史亡。彦回为房州司士，将家属之官，属山水泛溢，平地尽没，一家惶惧，不知所适。俄有大龟来引其路，彦回与家人谋曰：“龟乃灵物，今来相导，状若神。”三十余口随龟而行，悉是浅处，历十余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难，举家惊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彦回梦龟云：“己昔在银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报恩。”（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刘彦回的父亲做湖州刺史，有个下属在银坑里得到一只龟，长一尺，拿去献给刺史。所有的官吏都祝贺说：“得到这只乌龟并把它吃了，能活一千岁。”刺史以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辞绝了众人。当即又亲自骑马，把乌龟送回银坑。十多年以后，刺史去世了，刘彦回做了房州司士，带着家属赴任。他管辖的地方，山洪泛滥，平地全都被淹没了，他们一家人惶恐不安，不知该怎么办。不久，有只大乌龟来为他们引路。刘彦回和家人商量说，龟本来是有灵性的动物，现在来为我们引路，样子象是个神灵……于是，三十多口人跟随着乌龟行走，全是水浅的地方。走了十多里，就到了平地，免除了水灾。全家人又惊又喜，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到了这天晚上，刘彦回梦见乌龟对他说：“我从前在银坑，因蒙受了已故刺史的恩惠，所以这次来报恩。”

吴兴渔者

唐开元中，吴兴渔者，于苕溪上每见大龟，四足各踏一龟而行。渔者知是灵龟，持石投之，中而获焉。久之，以献州从事裴。裴召龟人，龟人云：“此王者龟，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时庭中有鹊，其雏尚珗，乃验志之，令卜者钻龟焉。数日，大风损鹊巢，鹊雏皆死。寻又命卜其婢，所怀娠是儿女，兆云：“当生儿。”儿生，寻亦死。裴后竟进此龟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吴兴这地方有个渔夫，在苕溪上常常看见一只大龟，四只脚各踩着一只乌龟在水上行走。渔夫知道这是个有神灵的乌龟，拿石头打它，打中并捉住了。后来，他把龟献给州里一个姓裴的从事官，裴从事官找来识龟的人，识龟的人说：“这是龟中之王，不能用来占卜小事。否则，用它占卜的东西一定会死。”姓裴的平时就很狂妄，当时，庭院中有窝喜鹊，幼雏还很小，他就用它们来验证，让占卜的人钻龟壳占卜。几天，刮大风弄坏了鹊巢，鹊雏全死了。接着他又让给自己的婢女占卜，问怀孕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占卜的预兆说应当生儿子，儿子生了下来，接着又死了。姓裴的后来竟把这只乌龟献给了皇上。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坐亲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阉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火如綖，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知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出《录异记》）

【译文】

唐明皇帝时曾有个方士献给他一只小龟，直径一寸，而浑身金色，非常可爱。还说：“这只龟有神灵，还不吃东西，可以把它放在枕头或竹筐里，能够躲避大蛇的毒气。”皇上常常把龟放在衣巾箱里。有个正受到皇上宠信的小太监，因为亲戚的牵连而被判罪，将要发配到南疆去。皇上不想枉法使他免去惩罚，暗中把这只乌龟给他，说；“南疆巨蟒多，你经常把龟放在身边，就可以免灾。”小太监叩头接了过去。等到了象郡的属邑，见街上集市和馆舍，均静无一人，只好在旅馆里住了下来。这天晚上，月光皎洁，象白天一样，可突然却传来风雨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于是他拿出这只龟，放在台阶上。很久，神龟伸着脖子吐着气，象火焰象绸布，直上空中三四尺，然后再慢慢地散开。不久，龟的呼吸恢复正常，刚才的风雨声也没有了。等到天亮，驿站的官吏们差不多都来了，在庭院里跪了一圈说：“昨天知道你要来，应当准备好迎接你的，可正好赶上一个旅游者错杀了一条蛇，大家都知道报仇的蛇一定在今晚来干坏事，附近的居民，都走出三五十里外去，好躲避毒气。我们不敢走远，只是在附近的山上岩穴中躲藏，等待天亮。现在你没受伤害，真是神明的保祐，不是凡人所能做到的。”有顷，走出去躲灾的人也渐渐地回来了，都说在道的中间有十几条大蛇，全都腐烂了，从此再也没有蛇报仇的事情发生，人们却不知道其中原因。过了一年，小太监被皇上召回长安，他又把金龟献给皇上，哭着感谢说：“不单是我自己靠着金龟才活着回来；就连南方的百姓，也永远祛除了毒虫之害！保全下来的性命，不知究竟有多少，这是皇上的恩德，也是神龟的力量。”

宁晋民

唐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常祈祷。忽有群蛇数千，自东南来，渡北岸，集棠梨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一积，俄见三龟径寸，才绕行，积蛇尽死。乃各登积，视蛇腹悉有疮，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图甘棠梨三龟来献。（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的北面，有棵大棠梨树，百姓们常常在树下祈祷。一次，忽然有一群蛇共好几千条，从东南方爬来，渡过沙河的北岸，集中到棠梨树下形成两堆，留在南岸的形成一堆。不一会只见三只直径一寸的乌龟，仅仅绕着蛇爬一圈，堆蛇全死了，于是各自爬上蛇堆。人们看见蛇腹全都有疮，象是被箭射中。刺史康日知画下甘棠梨和三只乌龟的形象献给皇上。

史论

唐史论作将军时，忽觉妻所居房中有光，异之，因与妻索房中，且无所见。一日，妻早妆开奁，奁中忽有金色龟，如钱，吐五色气，弥满一室。后常养之。（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史论当将军的时候，忽然觉得妻子住的房中有光，很奇怪。因而与妻子在房中搜索，结果却什么也没看见。有一天，妻子早晨起来打开奁盒梳妆，奁盒中竟然有一只金色的乌龟！它象一枚铜钱那么大，能吐出五色的气体，使一屋子都充满了。后来，他们经常喂它。徐　仲 福州，唐贞元末，有村人卖一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锾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徐置庭中，一龟藉龟而行，八龟为导，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一夕而失。（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贞元末年，福州有个乡下人卖一笼子龟，共有十三只。有个卖药的人叫徐仲的用五锾钱买了下来，村里的人说：“这是圣龟，不能杀他们。”徐仲把龟放在院子里，其中一只龟靠踩另外四只龟来行走，余下八只龟在前面做向导，全都六寸长。徐仲就把龟放在乾元寺后的树林中。一天晚上，它们一齐失踪了。

高崇文

唐赞皇公李德裕曰：“蜀传张仪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时有龟周行旋走，至是一龟行路筑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尝闻龟壳犹在城内，昨询访意旧，有军资库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自张仪至崇文千余载，龟壳尚在，而武臣毁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闲谈》）

【译文】

唐代的赞皇公李德裕说：“蜀地传说张仪修建成都城的时候，总是有倒塌毁坏的地方。当时有只乌龟围着城旋转着行走，于是在龟走过的地方修建城墙，不久果然把城建成功了。我没到成都郡的时候，曾经听说龟壳还在城内，昨天访问那些老人，有个军资库官叫宇文遇的说：从前还在库里保存，元和初年，节度使高崇文知道了这件事，命令工匠截开做成腰带和胯具了。”从张仪到高崇文经过了一千多年，龟壳还在，却被一个武将给毁了，实在可惜。

汴河贾客

唐有贾客维舟汴河上，获了一巨龟，于灶火中煨之。是夕，忘出之，明日取视，壳已焦矣。拂拭去灰，置于食床上，欲食。良久，伸颈足动，徐行床上，其生如常，众共异之，投于水中，游泳而去。（出《录异记》）

【译文】

唐代有个商人把船停在汴河上，抓获一只大乌龟，放到灶火中烧它。这天晚上，忘了把它拿出来，第二天他拿出来看，龟壳已经被烧焦了。他拂去上面的灰，放在饭桌上，想吃它。过了好一会儿，那乌龟竟然伸出了脖子，脚也动起来，在桌上慢慢地爬行，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把龟又放到水里，它便游着离开了。

南人

南人采龟溺，以其性妒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斗噬，力小致毙者。采时，取雄龟置瓷碗及小盘中，于龟后，以镜照之，既见镜中龟，即淫发而失溺。又以纸炷火上焰热，点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镜照也。得于道士陈钊。又海上人云，龙生三卵，一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稍花，益阳道，别有方说。（出《北梦琐言》）

【译文】

南方人采取龟尿，因为龟的性情好嫉妒并且与蛇交媾。有时雌蛇来了，于是就互相地打斗撕咬起来，力气小的蛇便死亡了，采龟尿的时候，把雄龟拿过来放在瓷碗和小盘中，在龟的后面，用镜子照着龟，看见镜子里的龟之后，就会淫性发作因而流出尿来。又有人用纸放到火上点着，烧它的尻部，也能导致流尿，可是数量比不上用镜子照来的多。这个办法是从道士陈钊那里学来。另外，有个经常出海的人说：“龙生下三只卵，一个卵就生出‘吉吊’，这个‘吉吊’上岸来与鹿交配。有时，它在水边上遗留下精液，被行走的船碰上了，就会粘连上树枝，象蒲桃一样。颜色稍有点青黄，又象灰色，人们称它叫紫稍花。这个东西有益于壮阳，听说还可做别的药方。”

阎居敬

新安人阎居敬，所居为山水所浸，恐屋坏，移榻于户外而寝。梦一乌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于君何害？而迫迮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测其故。尔夕三梦，居敬曰：“岂吾不当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斜压一龟于户限外，放之乃去。（出《稽神录》）

【译文】

新安人阎居敬，住房被山水浸淹，担心屋子倒塌，就把床移到门外睡觉。他梦见一个黑衣人说：“你是为了避水而在这里睡觉，我也是因为避水到了这里，对你有什么伤害？却如此地逼迫我，令人太不愉快了。”阎居敬醒来，不明白其中缘故。这天晚上他一共作了三次同样的梦。居敬说：“难道我不应当睡在这里吗？”于是让人把床移开，原来是一只乌龟被床脚斜着压在门槛的外面，就把它放走了。

池州民

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头，令儿守之。将熟，忽闻釜中乞命者数四，儿惊惧，走告其亲。共往视之，釜中无复一鱼，求之不得。期年，所畜犬恒窥户限下而吠，数日，其家人曰：“去年鲤鱼，得非在此耶？”即撒户视之，得龟十头，送之水中，家亦无恙。（出《稽神录》）

【译文】

池州的百姓杨氏以卖加工后的鱼类食品为职业。曾经煮了十条鲤鱼，让儿子看着，快熟的时候，忽然听见锅里几次喊叫救命。儿子又惊又怕，跑去告诉父亲，一起去看，锅中连一条鱼也没有了，找也没找到。第二年，家里养的狗总是冲着门槛的下面叫，叫了几天，他的家人说：“去年丢的鲤鱼，莫不是在这里面？”便拆下门来看，结果得到了十只龟，就把它们送到水里去了。后来，家里也没发生什么事。

李宗

李宗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于市，忽据地而坐，不可推挽，不食不语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龟长数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出《稽神录》）

【译文】

李宗做楚州刺史时，郡中有个尼姑正在街市上行走，忽然盘到地上坐下，推不动，拽不动，不吃饭不说话，一连坐了好几天。管事的部门把这事报告给李宗，李宗让武士扶起尼姑，挖掘那个地方，结果挖出一只好几尺长的大乌龟。把龟送到水里之后，那个尼姑才好。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蜮射　化蝉　揖怒蛙　怪哉　小虫　蒋虫　园客　乌衣人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蜓　肉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蜢　施子然

庞企　蟾蜍　蝇赦　发妖　桓谦　青蜓　朱诞　白蚓　王双

蜮射

《玄中记》：“蜮以气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纪年》云：“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取玉马，玉化为蜮，以射人也。”（出《感应经》）

【译文】

据《玄中记》记载，蜮可以气息射人，距离人三十步远，就能射中人的影子。凡被射中的人，十有六七会死去。又据《纪年》上说，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住在郑国，郑国的一个人进王府去取玉马，玉马已变为蜮，开始用气射人。

化蝉

齐王后怨王怒死，尸化为蝉，遂登庭树，嘒唳而鸣。后王悔恨，闻蝉鸣，即悲叹。（出崔豹《古今注》）

【译文】

齐王王后因怨恨君王生气而死，尸体变为蝉，便落在院里树上，“嘒嘒”地鸣叫不停。后来齐王很悔恨自己，每次听到蝉鸣，都悲叹不已。

揖怒蛙

越王勾践既为吴辱，常尽礼接士，思以平吴。一日出游，见蛙怒，勾践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平吴。（出《越绝书》）

【译文】

越王勾践被吴国侮辱后，经常是以最大的礼节接待士人，一心想以这些人消灭吴国。有一天出去游玩，看见一只蛤蟆在发怒，勾践便向它作揖。左右问道：“大王为何向一只发怒的蛤蟆作揖？”勾践回答道：“这只蛤蟆对我如此发怒，我哪里敢不作揖。”于是勇士们听说了此事，他们都纷纷投奔到越国，因而消灭了吴国。

怪哉

汉武帝幸甘泉，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牙、齿、耳、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出《小说》）

【译文】

汉武帝到甘泉去，在行走的路上遇上一条虫子，红色，脑袋上牙齿耳朵鼻子全都有，看到的人没有能认识的。于是汉武帝派东方朔去察看。东方朔回来后禀告说：“此虫名叫怪哉。从前经常捕捉无辜百姓，人们都很忧愁怨恨，仰首叹息道：‘怪哉怪哉！’大概是感动了上天，由这怨愤之气凝聚而生成的，所以起名叫怪哉。此地一定是秦朝当年的监狱旧址。”于是立即查找地图，果然象东方朔所说。汉武帝又问：“怎么可以去掉此虫？”东方朔道：“凡是忧愁的人，喝了酒就解除了，因而用酒浸泡它即可消灭。”于是汉武帝派人将虫子捉来放在酒中，不一会就化解分散了。

小虫

汉光武建武六年，山阳有小虫皆类人形，甚众。明日，皆悬于树枝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山阳有小虫全都像人的样子，很多很多。第二天，全部悬吊在树枝上死去。

蒋虫

蒋子文者，广阳人也。嗜酒好色，挑达无度。每自言：“我死当为神也。”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山下，被贼击伤额，因解印绶缚之，有倾而卒。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子文于路间，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子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地神，福（“福”字原缺，据本书卷二九三“蒋子文”条补）尔下民。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疾疫，百姓辄恐动，颇窃祀之者。未几，乃下巫祝曰：“吾将大启（“启”原作“咎”，据本书卷二九三“蒋子文”条改）福孙氏，官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也。”俄而果有虫虻，入人耳即死，医所不治，百姓愈恐。孙主尚未之信，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将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百数，火渐延及公宫，孙主患之，时议者以神有所归，乃不为厉，宜告飨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其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祠宇以表其灵，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疾厉皆息，百姓遂大事之，《幽明录》亦载焉。（出《搜神记》）

【译文】

蒋子文，广阳人，喜好酒色，放纵无度。常常自言道：“我死后将成为神仙。”汉朝末年，任秣陵县尉。有一次他追击强盗到山下时，被强盗击伤了前额，于是他解下来拴印的丝带把伤口缠绑上，可是过了不久便死去了。然而到三国时的吴先主初期，与他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官吏竟在路上又遇见了他。他骑着白马，手拿白色羽毛扇，随从们也如当年在世时的一样。遇见他的人惊慌而逃，蒋子文便紧追上去，对那人说：“我是这里的神仙，要造福于这里的百姓。你可告诉百姓们，为我修建祠庙，不然的话，将会有大灾降临。”这年的夏天，果然发了大瘟疫。百姓当时都很恐惧，很多人都偷偷地祭祀他。不久，就对巫师下令道：“我将为吴主孙氏带来很大的福气，而官府必须为我修筑神庙。不这样，我将会让虫子钻入人的耳朵，而造成灾难。”不久，果然就有虻虫钻进人耳朵而死人的事发生，医生也治不好，百姓更加害怕，而吴主孙氏还不相信。接着又对巫师下令道：“如果再不祭祀我，将会发生大火灾。”这一年，火灾发生了一百多次，火势渐渐蔓延到吴主的宫殿，吴主十分忧患。当时议事的臣僚们认为神必须有所归宿，才不会成为祸患。应该敬告他我们将祭祀供奉他。于是派使者去敬告，加封蒋子文为中都侯，提拔他的儿子蒋绪为长水校尉，全都加佩印绶，并为他立庙宇以显扬他的神灵。现在建康东北蒋山上的庙就是当年为他修造的。从此各种疾病祸患再也没有了。于是百姓便一直隆重地祭祀他，此事《幽明录》也有记载。

园客

园客者，济阴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愿以女妻之，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其实。一旦有五色蛾止其旁，客收而荐之。至蚕时，有女夜半至，自称客妻，道蚕之状。客与具蚕，得百二十头茧，皆如瓮。缲一头，六十日乃尽。讫则俱去，莫知所如。济阴人设祠祀焉。（出《列仙传》）

【译文】

园客，济阴人。相貌好而又善良，城中人很多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园客始终也没娶妻。他经常种一种五色香草，积攒了几十年，吃那草的果实。有一天一只五色蛾落在他身旁，园客把蛾收藏在家并放草席上。到了要变蚕蛹时，有一女子忽然在半夜时来到他家，自称是他的妻子，并向他讲述了如何变成蚕的样子。于是园客与她一起变成了蚕，做了一百二十只蚕茧，都像瓮那么大。从一头抽丝，要抽六十天才能抽完。做完茧后就一起走了，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济阴人立祠庙为他们祭祀。

乌衣人

吴富阳县有董昭之者，曾乘船过钱塘江。江中见一蚁著一短芦，遑遽畏死，因以绳系芦著舡。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乌衣人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也，感君见济之恩，君后有急难，当相告语。”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余姚。昭之忽思蚁王之梦。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三两蚁著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久原作及，据明抄本改）也。”既寤，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遂得无他。（出《齐谐记》）

【译文】

吴地富阳县有个叫董昭之的人，有一次乘船过钱塘江，看见江中有一只蚂蚁附着在一根短芦苇上，惶恐失措，害怕死去，于是他用绳子牵引着芦苇带到船上来。船到了对岸，蚂蚁得救。那天夜里，他梦见一个黑衣人向他道谢道：“我是蚂蚁王，感谢你救我过江之恩。你以后如有急难之事，请告诉我。”过了十几年，当时他住的地方有盗贼，董昭之则被蛮横地指责为强盗头子，被关押在余姚县。董昭之忽然想起蚁王托梦之事，正当他思念此事时，有一个一起被关押的人便问他在想什么，董昭之如实相告。那个人说：“你只要捉两三只蚂蚁放在手上对它一说你想要问的事就可以。”董昭之像他所说的做了，夜里果然梦见黑衣人对他说：“你可立即投奔余杭山中。天下已经大乱，赦令不久就会下来。”等他醒了时，蚂蚁已经咬断了他的刑械。因而他能够逃出监狱，过了江，逃进余杭山。接着遇到大赦，这才没有别的事。

朱诞给使

淮南内（“内”原作“囚”，据明抄本改）史朱诞字永长，吴孙皓世，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给使怪其故。役久时，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谨，（“谨”原作“遇”，据明抄本改。）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为试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焉，所掊刮见有趾迹。诞自惊，乃详问之，给使具道其本末。（出《搜神记》）

【译文】

淮南王内史朱诞，字永长。到东吴孙皓执政时期，任建安太守。朱诞给事（官职名）的妻子本来有鬼病，而丈夫却怀疑她有奸情。后来他假说要出门，其实他秘密地在墙壁上凿了个洞偷偷地观察她。他看见妻子正在机上织布，远远地望着桑树，并向着那里说笑。给事向上一看，只见桑树上有少年，年纪在十四，五岁。穿着青色衣裳，戴着青色头巾。给使以为是来传递消息的人，便张弓射他。那少年立即变成了一只鸣叫的蝉，大如簸箕，飘然飞去。妻子也同时惊叫道：“噫，有人射你！”给使很奇怪其中的缘故。有一次出门办事很长时间，给使看见两个小孩在田埂上说话。有一个问：“怎么再没见到你？”其中的一个就是树上的那个小孩，他回答说：“前些日子因不小心，被人用箭射中了，养伤养了好长时间。”那个小孩又问道：“现在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多亏用了朱府房梁上的膏药敷伤口，才治好了。”给使告诉朱诞说：“有人偷了你的膏药，你知道吗？”朱诞说；“我的膏药一直放在房梁上，别人怎么能偷到它？”给使说：“不对，请府君看看吧。”朱诞很不相信，便上去察看，结果密封如故。朱诞道：“真是小人故作妄言！膏药明明完好如故。”给事道：“你再打开看看。”打开一看，膏药已丢去一半，在被刮取的地方还能见着脚趾的痕迹。朱诞自然很惊奇，于是详细地询问他。给事全部叙述了事情的始末。

葛辉夫

晋乌伤葛辉夫，义熙中，在妇家宿，三更，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成蝴蝶，缤纷飞散。有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出《搜神记》）

【译文】

晋朝乌伤人葛辉夫，义熙年间，有一次住在妻家，三更时分，有两个人手持火把来到台阶前。葛辉夫怀疑是坏人，就去打这两个人，刚想要下棒子，只见他俩都变成了蝴蝶，乱纷纷地飞舞，有一只撞到葛辉夫的腋下，他便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就死去了。

蜓

《博物志》：“蜓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称满七斤，治捣万杵，以点女子肢体，终不灭。”淮南万毕术云：“取守宫，新合阴阳，以牝牡各藏之瓮中。阴干百日，以点女臂，则生文章，与男子合，辄灭去也。”（出《感应经》）

【译文】

《博物志》上说：“蜓（俗称壁虎），用器皿饲养它，给它朱砂吃，全身通红。够七斤重时，用杵捣上万次，用来点抹在女子的肢体上，一直不会消失。”淮南的万毕术说：“用守宫（即壁虎），刚赐交配之后，把公母分别收藏在瓮中，阴干一百天，用来点在女子的手臂上，就会生出花纹。如果与男子合房，花纹就会消失。”

肉芝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领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明抄本“中”作“午”）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其”原作“在”，据明抄本改）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失皆反还自向也。（出《抱朴子》）

【译文】

肉芝，就是人们所说的万岁蟾蜍。头上长角，脖子下似红笔写出的双重“八”字。在五月五日中午将它捉住，阴干一百天，用它的足画地，立刻就能流出水来。把它的左手带在身上，能躲避五种兵器。如果敌人用弓箭射你时，那箭头便会反过去向他自己射去。

千岁蝙蝠

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出《抱朴子》）

【译文】

千岁蝙蝠，颜色如白雪。落脚停留时则倒悬身子，这是因为头太重的缘故。如能捉到此物而把它阴干，研成粉末喝下去就能叫人长寿四万年。

蝇触帐

晋明帝常欲肆胜，秘而不泄（“泄”原作“谋”，据明抄本改），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诏。有大苍蝇触帐而入，萃于笔端，须臾亡出，帝异焉。令人看蝇所集处，辄传有赦，喧然已遍矣。（出《异苑》）

【译文】

晋明帝常常想宽赦有罪的人，却又秘而不宣。于是遮挡住深邃的密室，屏退左右，落下帷帐而草拟诏书。突然有只大苍蝇冲开帷帐闯进来，落在笔尖上，一会儿又逃出去。明帝十分惊异便派人去观察这只大苍蝇的落脚之处，而它停留的地方立即传出将有赦令，而且这消息到处都在喧嚷。

苍梧虫

《博物志》云：“苍梧人卒，便有飞虫，大如麦，有甲，或一石余，或三五斗，而来食之，如风雨之至，斯须而尽。人以为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后因以梓木为棺，更不复来。”（出《博物志》）

【译文】

《博物志》上说：“苍梧地方有人死后，便有飞虫聚来，飞虫像麦粒那么大，长着甲壳。有时飞来一石多，有时飞来三五斗来吃人的尸体。每次都像风雨一般说来就来，不一会儿便将尸体吃光。人们已把它们作为忧患，然而无法除掉。只是这些虫子很怕梓木，后来由于用梓木做棺材，虫子就再也不来了。

蚱蜢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觉邈独在帐内，以与人共语。有旧门生，一夕伺之，无所见。天时微有光，始开（“开”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窗户，瞥观一物，从屏风里飞出，直入前铁镬中。仍逐视之，无余物，唯见镬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虽疑此为魅，而古来未闻，但摘除其两翼。至夜，遂入邈梦云：“为君门生所困，往来道绝，相去虽近，有若山河。”邈得梦，甚凄惨。门生知其意，乃微发其端。邈初时疑不即道，语之曰：“我始来直者，（明抄本“直者”作“此省”）便见一青衣女子从前度，犹作两髻，姿色甚美。聊试挑谑，即来就己，且爱之，仍溺情。亦不知其从何而至此。”兼告梦。门生因具以状白，亦不复追杀蚱蜢。（出《续异记》）

【译文】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当他在官署值班时，下属们虽然都觉着他是单独在帐内，可又时常与人说话。有一个他过去的学生，在一天晚上便去偷偷地观察他，可什么也没看到。当天色微有光亮时，便开开窗户。他忽然看到一物，从屏风后面飞出来，一直飞进前面的大铁锅中，于是他便追着去看，没见别的东西，只见大锅里堆放的菖莆根子下，有一只很大的青蚱蜢。他虽怀疑是此物作怪，可是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他只是摘掉了它的两个翅膀。到了夜晚，那蚱蜢便给徐邈托梦说：“我被你的门生困住了，往来之路已经断绝。我们相距虽然很近，然而有如山河相隔。”徐邈得了此梦，十分悲凄。门生知道他的意思何在，便稍微地提了个头。徐邈起初怀疑门生是不是知晓此事而没有立即告诉他，后来对他说：“我刚来值班时，就看见一个青衣女子从前面往过走，头上还挽着两个发髻，姿色很美。姑且对她试探挑逗，她立即便来就我。我很喜爱她，一直沉溺在情爱之中，也不知道她是从何处来到这里的。”并把托梦的事也告诉了他，于是门生也把自己看到的事全都告诉了徐邈，从此也不再追杀蚱蜢了。

施子然

晋义熙中，零陵施子然虽出自单门，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棱时，作蜗牛庐于田侧守视，恒宿在中。其夜，独自未眠之顷，见一丈夫来，长短是中形人，著黄练单衣袷，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云：“仆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临水。”复经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蚁垤，忽见大坎，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于是遂绝。（出《续异记》）

【译文】

晋朝义熙年间，零陵人施子然虽出于孤寒门第，而他的头脑很有识别能力和悟性。家里农作大忙季节，到田地去的时候，便在地边盖了个小屋以便看庄稼，施子然经常住在小屋里。有一天夜里，他独自一人还没睡觉时，看见一个男子走来，从个子高矮上看可算个中等人，身穿黄色丝质单衣，直奔炕席而来，并握住施子然的手说话。施子然问他的姓名，他便答道：“我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紧靠水。”又过了半旬，有个庄稼人在田埂的西沟掘蚂蚁窝口的小土堆，忽然掘出一个大洞穴。里边满满的全是蝼蛄，将近一斗多，而有好几只极雄壮，其中一个特别大。施子然从这里才悟出了那个男子的话，便说：“近来有个客人自称叫卢钩。反切其音则叫蝼蛄；他说家在粽溪，其实就是西沟。”于是就用滚开的水灌进洞。从此蝼蛄绝迹了。

庞企

晋庐陵太守庞企自云，其祖坐系狱，忽见蝼蛄行其左右，因谓曰：“尔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与之，蝼蛄食饭尽而去。有顷复来，形体稍大，意异之，复投食与之。数日间，其大如豚，及将刑之夜，蝼蛄夜掘壁为大穴，破械，得从之出亡。后遇赦免，故企世祀蝼蛄焉。（出《搜神记》）

【译文】

晋朝的庐陵太守庞企自己曾说，他的祖父因罪被关押在狱中，忽然看见只蝼蛄在他身旁爬行，于是他对蝼蛄说：“你有神灵，能免我死救我活命吗？”便投食给蝼蛄吃，蝼蛄把饭食吃光而去。过了一会儿蝼蛄又来，形体就长大了些。他心里很奇怪，就再投食给它吃。几天时间，那蝼蛄长得个头如猪大。到了将要行刑的前一天夜晚，蝼蛄在夜间把墙壁掘出一个大洞，并给他破掉刑具，这样才能随着它从狱中逃出来。后来遇上大赦。因此庞企家世代都祭祀蝼蛄。

蟾蜍

晋孝武太元八年，义兴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丽洁白，尤辨惠，性嗜脍，啖之恒苦不足。有许纂者，小好学，聘之为妻。到婿家，食脍如故，家为之贫。于是门内博议，恐此妇非人，命归家。乘车至桥南，见罟家取鱼作鲊著案上，可有十许斛。便于车中下一千钱，以与鱼主，令捣齑。乃下车，熟食五斗，生食五斗。当啖五斛许，便极闷卧。须臾，据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从吐而出。遂绝不复啖，病亦愈。时天下大兵。（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朝孝武帝太元八年，义兴县人周客有个女儿十八九岁，生得端庄美丽而又洁白，特别明察事理而又贤惠。生来喜欢吃肉片鱼片，吃起来常常为吃不饱而苦恼。有个叫许纂的青年，从小好学，娶她做了妻子。到了丈夫家，大吃肉片的习惯依然如故，把家都吃穷了。于是家族内的人都议论说，恐怕这个女子不是人，于是打发她回娘家，当她乘车走到桥南时，看见渔家正在拿鱼制做成熟食放在案子上，大约有十几斛（古量器，十斗为一斛），便从车中取出一千钱，交给鱼主，并叫他把鱼捣碎。于是她下了车，熟鱼吃了五斗，生鱼吃了五斗。当吃了五斛多一点时，便觉得十分烦闷而躺下。不一会儿，伏地大口地吐水，忽然有一只蟾蜍，随着一起被吐出来。于是不再吃肉，病也痊愈。当时天下正大战。

蝇赦

前秦苻坚欲放赦。与王猛、苻融，密议甘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有一大苍蝇集于笔端，听而复出。俄而长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曰：“禁中无耳属之理，事何从泄也？”敕穷之。咸曰：“有小人青衣，大呼于市曰：“（“曰”原作“旦”，据明抄本改）‘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叹曰：“其向苍蝇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前秦世祖苻坚想颁布大赦令，便与王猛、苻融密议于甘露堂。他们屏退了左右，由苻坚亲自执笔起草赦文。有一只大苍蝇突然落于笔尖，听到他们的议论后又飞出去。顷刻间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上，人们奔走相告说：“官府今天要大赦了！”有关部门把此事禀奏皇帝，苻坚奇怪道：“宫中不可能有被窃听的道理呀，事情是从什么地方泄露出去的呢？”苻坚下令追究此事，人们都说：“有穿青衣服的小孩，在街市上大喊道：‘官府今天要大赦了！’很快便不见了。”苻坚感叹道：“他就是先前那只大苍蝇啊！”

发妖

晋安帝义熙年，琅玡费县王家恒失物，谓是人偷，每以扃钥为意，而零落不已。见宅后篱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泽，试作绳罝，施于穴口。夜中闻有摆扑声，往掩得大发，长三尺许，而变为蟮。从此无虑。（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安帝义熙年间，琅玡郡费县有个姓王的家里经常丢东西，他以为是人来偷的，因此每次出入都对门闩锁钥十分留意。然而仍然不断丢失东西。后来他发现房后的篱笆墙上穿了一个洞，有人的胳膊那么粗，并且已经磨得光滑发亮。他试着用绳子做了个网套，下在洞口，夜间便听到那里有摇动扑腾声。他去捕捉而得一根大头发，长三尺多，一会儿又变成了蚯蚓。从此也就无忧无虑了。

桓谦

桓谦字敬祖。太元（“元”原作“原”，据陈校本改。）中，忽有人皆长寸余，悉被铠持槊，乘具装马，从塪中出。精光耀日，游走宅上，数百为群。部阵指麾，更相撞刺，马既轻快，人亦便能。缘几登灶，寻饮食之所。或有切肉，辄来丛聚，力所能胜者，以槊刺取，迳入穴中，寂不复出，出还入穴。蒋山道士朱应子令作沸汤，浇所入处。因掘之，有斛许大蚁死在穴中。谦后诛灭。（出《异苑》）

【译文】

桓谦，字敬祖。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忽然有些人都长得一寸多高，全都身披铠甲手持长矛，骑着装饰的战马，从洞穴中出来，阳光一照金光闪耀，行走于住宅之中，以数百个为一群，指挥布阵，互相冲杀。马很轻快，人也轻捷，顺着小桌登上灶台，找存放吃喝的地方。有的遇上切好的肉，便一起聚集过来。对于那些能搬动的，便用长矛去刺取，便径直运进洞穴中。以后便静悄悄地不再出来，即使出来也很快回到洞穴中。蒋山道士朱应子叫人烧滚开的水，向入口浇灌。于是把洞穴掘开，有大约一斛那么多的大蚂蚁死在里面。桓谦后被杀死。

青蜓

司马彪《庄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头，不食而舞曰，此将为珠，人笑之。《博物志》云，埋青蜓头于西向户下，则化成青色之珠。（出《感应经》）

【译文】

在司马彪的《庄子注》中，说有个儿童埋下青蜓头后，不吃而手舞足蹈地说：“这个青蜓头将会变成珍珠！”人们都讥笑他。《博物志》中说：“把青蜓头埋在向西的门下，就能变成青色的珍珠。”

朱诞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头髻。太守朱诞曰：“吾知之矣。”多买黐以涂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鸡，集其上，不得去，杀之乃绝。观之，钩帘下已有数百人头髻。（出《幽明录》）

【译文】

南朝刘宋初期，淮南郡有个东西专门取人的发髻。太守朱诞说：“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我知道它是什么了。”他买了很多木胶把它涂在墙壁上，夜间有一只蝙蝠像鸡那么大，落在墙上，便不能离去。把它杀死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事发生了。观察那只蝙蝠，钩帘下已有数百个人的头髻。

白蚓

刘德愿兄子，太宰从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蚓数十登其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尝见也。蚓并张口吐舌，（“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大赤色。其年八月，与德愿并诛。（出《述异记》）

【译文】

刘德愿哥哥的儿子，太宰从事中郎刘道存，在南北朝宋前废帝景和元年，忽然看见有几十条白蚯蚓爬到书斋前的台阶上，那蚯蚓通身白色，人们从未见过。蚯蚓张口吐舌，大红色。这年八月，刘道存和刘德愿一起被杀。

王双

孟州王双，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见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蒋覆上，眠息饮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巾，来就其寝。每听闻荐下，历历有声。发之，见一青色白颈（“颈”原作“缨”，据明抄本改。）蚯蚓，长二尺许。云，此女常以一奁香见遗，气甚精芬。奁乃螺壳，香则草莆根。于时咸以双暂同阜螽矣。（出《异苑》）

【译文】

孟州人王双，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初年，他忽然不愿见光亮，经常打水浇湿了地，再用菰蒋盖在上面，不论是睡眠饮食，他都在里边进行。据他说，常有一个女子，穿着青色裙子系白色发巾，来与他同床共枕。可是每次都听到在草垫下边，历历有声，扒开一看，发现有一条青色白颈的蚯蚓，二尺多长。他又说，这女子常以一匣香赠送与他，那气味十分芳香。那匣其实是个螺壳，而香则是菖莆根须。当时都以为王双暂且和幼蝗虫同居。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胡充　卢汾　来君绰　传病　滕庭俊　张思恭　蝗冷　蛇　李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蚓　木师古

胡充

宋豫章胡充，元嘉五年秋夕，有大蜈蚣长二尺，落充妇与妹前，令婢挟掷。婢裁出户，忽睹一姥，衣服臭败，两目无精。到六年三月，阖门时患，死亡相继。（出《异苑》）

【译文】

南北朝宋国豫章人胡充，元嘉五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有只二尺长的大蜈蚣，落在她妻子和妹妹前边。胡充便让女仆挟起来扔出去。女仆刚出门，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衣服又臭又破，两眼无珠。到元嘉六年三月，他的全家人都患上流行病，相继死去。

卢汾

《妖异记》曰：夏阳卢汾字士济，幼而好学，昼夜不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将赴洛，友人宴于斋中。夜阑月出之后，忽闻厅前槐树空中，有语笑之音，并丝竹之韵。数友人咸闻，讶之。俄见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谓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适宴罢，友人闻此音乐之韵，故来请见。”（“见”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女子笑曰：“郎君真姓卢耳。”（“耳”原作“甘”，据明抄本改。）乃入穴中。俄有微风动林，汾叹讶之，有如昏昧。及举目，见宫宇豁开，门户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户谓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诸郎相见。”汾以三友俱入，见数十人各年二十余，立于大屋之中，其额号曰“审雨堂”。汾与三友历阶而上，与紫衣妇人相见。谓汾曰：“适会同宫诸女，歌宴之次，闻诸郎降重，不敢拒，因此请（“因此请”三字原作“言因拜”，据明抄本改。）见。”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后有衣白者、青黄者，皆年二十余，自堂东西阁出，约七八人，悉妖艳绝世。相揖之后，欢宴未深，极有美情。忽闻大风至，审雨堂梁倾折，一时奔散。汾与三友俱走，乃醒。既见庭中古槐，风折大枝，连根而堕。因把火照所折之处，一大蚁穴，三四蝼蛄，一二蚯蚓，俱死于穴中。汾谓三友曰：“异哉，物皆有灵，况吾徒适与同宴，不知何缘而（“而”原作“不”，据明抄本改。）入。”于是及晓，因伐此树，更无他异。（出《穷神秘苑》）

【译文】

《妖异记》中说，夏阳人卢汾，字士济，自幼好学，昼夜不知疲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因他要去洛阳，友人便在书斋中宴请他。夜深月出之后，忽然听到厅前老槐树的空洞中，有谈笑的声音，并有乐器吹奏的曲子。几个朋友都听到了，感到十分惊讶。不一会儿看见一个身穿青黑色衣裳的女子，从槐树洞中走出来，对卢汾说：“此地不是郎君应当来的，为何要到这里来呢？”卢汾道：“我刚刚参加完宴会，朋友们听到这里的音乐，因此来观看。”女子笑道：“郎君真是姓卢呀！”说完便进入洞中。不一会儿便有微风吹动了树林，卢汾很惊讶，又觉得有些昏暗眩晕。待举目一望，只见一座宫殿在眼前豁然出现，门窗明亮深远。有一个穿青衣的女子，出门来对卢汾道：“娘子要与郎君和各位公子相见。”于是卢汾和三位朋友都进了宫殿。只见里面有几十人，年龄都在二十多岁，站立在大厅。大厅的匾额上写着“审雨堂”。卢汾与三友人登阶而上，去与紫衣妇人相见。那紫衣妇人对卢汾道：“刚才正同宫中的各位女子聚会，正在歌舞饮宴之时，听说各位公子到来，不敢拒之门外，因此请来一见。”紫衣妇人便让请卢汾等就宴。后来又有着白衣的、着青黄色衣服的女子，全都二十多岁，从大厅的东西阁出来，约七八个人，一色妖艳绝色之女子。见礼之后，她们都过来与泸汾等相伴。欢宴尚无多时，正当他们极富美意佳情之际，忽然听到有大风刮来，审雨堂的房梁折断，霎时间众女子四散奔走，卢汾与三友人也赶紧离去。卢汾突然醒来，只见院中的古槐，很粗的树枝被大风刮断，而且树也被连根拔倒。于是用灯火去照古树折断的地方，只见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蚂蚁洞，三四只蝼蛄，一两条蚯蚓，都已死在洞中。卢汾对三位朋友道：“奇怪呀！真是万物都有神灵。我们刚才还与她们一起欢宴的，不知是从哪里进去的？”于是到了早晨便开始砍伐此树，但是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来君绰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明抄本“尽”作“又”）欲诛其诸（“诸”原作“家”，据明抄本改。）子。君绰忧惧，连日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进，结为奔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旁有灯火，因与共顿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门又（明抄本“又”作“忽”。）自闭。（“闭”原作“开”，据明抄本改。）敲中门曰：“蜗儿今（“今”原作“也”，据明抄本改。）有四五个客。”蜗儿耶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床榻茵褥甚备。俄有一小童持烛自中出门，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主人。主人辞采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坐曰：“污蠖忝以本州乡赋，得与足下同声。青霄良会，殊是忻愿。”即命酒洽坐，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罗李，罗来李。”众皆惭其辩捷。罗巡又问：“君风雅（“风雅”原作“声推”，据明抄本改。）之士。（“士”原作““事”，据明抄本改。）足得自比云（“比云”原作““此云”，据明抄本改。）龙，何玉名之自贬耶？”污蠖曰：“仆久从宾兴，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我本田（“田”原作“日”，据明抄本改。）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无不饱饫。夜阁彻烛，连榻而寝。迟明叙别，恨怅俱不自胜。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蠖。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边有大螾，长数尺，又有癱螺丁子，皆大常有数倍。方知污蠖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出《玄怪录》）

【译文】

隋炀帝征伐辽国，十二支军队全被消灭，总管来护因此获罪被处死。隋炀帝还要斩尽来护所有的儿子，来君绰十分担忧害怕，连日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杰结为逃伴，一起向海州逃去。有一天夜里迷路，正巧发现路旁有灯火，便都停下来。敲了几下门，有一个仆人出来迎接。来君绰便问道：“这是谁家？”那仆人回答说：“无官君子姓威，是本府的秀才。”于是开门，他们进去后门又自动关闭。那仆人又敲一个中门叫道：“蜗儿，现在来了四五个客人。”蜗儿，是又一个仆人。于是蜗儿开门，端着蜡烛给客人领路，送他们到馆舍住下，床上的被褥都很齐全。不一会儿有一个小童手持蜡烛从中门出来，说：“六郎子出来了。”来君绰等下台阶去会见这里的主人。主人谈吐爽朗，机敏善辨，自报姓名叫威污蠖。相互寒暄后，便站在东阶揖让客人入堂。入坐后说：污蠖很惭愧参加了本州的乡试，因而得到和足下相同的秀才名声。深夜相紧，正是我非常欣喜盼望的。”于是就摆酒围坐共饮。渐渐地喝到酣畅淋漓的状态，然而他仍是谈笑风生，其他人谁也不能答对。来君绰很不服气，想在道理上挫败他，可又没什么好办法。于是举杯道：“君绰请求起一酒令，令中的字必须是坐中人的姓名，而且有两个字的声母必须相同。”他出令道：“威污蠖。这其实是在讥讽他的姓，众人都拍手大笑，以为他说得很妙。等轮到威污蠖时，他改令道：“令间必须以坐中人的姓为歌曲和声，并且由二个字增加到三个字。”他出令道：“罗李，罗来李。”大家都因为他的敏捷善辨而感羞愧。罗巡问道：“君乃风雅之士，完全可以自比云龙，为什么起名要自贬呢？”威污蠖道：“我很早就参加乡试，然而多次被主考官压制，把我排列在众人之后，这与尺蠖被压在污池中有什么两样呢？”罗巡又问：“你既是显贵宗族的后人，可是书上为什么没记载你的氏族呢？”威污蠖道：“我本来姓田，是齐威王的后代，也就像齐桓公的后人姓桓一样，足下为何这般不学无术啊？”接着蜗儿端着一个一丈见方的盘子上来，山珍海味，摆得满满的，来君绰和仆人等，无不吃得饱胀。夜间阁中撤去烛火，连床而睡。第二天很晚才起来道别，大家离别之情惘怅不已。来君绰等人已经走出去几里路了，还在思念威污蠖，于是又返回来看他。只见昨日所宿之处，根本无人居住，只是在污水池边有一条大蚯蚓，有几尺长，还有些幼毛虫和幼田螺，也都比平常的大几倍。此时才知道原来威污蠖和两个仆人，全是此物。于是大家都恶心起昨夜吃的东西，每个都吐出好几升污泥浊水。

传病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人家中有传尸病，兄弟数人，相继亡殁。后有一人死，气犹未绝，家人并哭。其弟忽见物自死人口中出，跃入其口，自此即病，岁余遂卒。临终，谓其妻曰：“吾疾乃所见物为之害。吾气绝之后，便可开我脑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死。弟子依命开视，脑中得一物，形如鱼，而并有两头，遍体悉有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试以诸味致中，虽不见食，悉须臾皆成水，诸毒药因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如水次作靛青。一人往，因以小靛致钵中，此物即遽奔驰。须臾间，便化为水。传靛以疗噎。（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有户人家患上传尸病。兄弟几个，相继死去。后来又有一人要死，还没断气，家人一起痛苦起来。他的弟弟忽然看见有一个东西从死人的口中跳出来，跳进自己的口中。从此他就病了，过了一年多就死去。临终时，他对妻子说：“我的病就是见到的那个东西害的，我死之后，就可以割开我脑和喉，看看有什么东西，要弄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说罢便死了。他的弟子依据他生前的嘱托开脑验看，结果从脑中得到一物，形状如鱼，但并排长了两个头。全身长满肉鳞。弟子把它放在钵中，跳跃不止。试探着把各种各样食物投给它，虽不见它吃，可一会儿全都化成了水。各种毒药也都能化解。当时已是盛夏，蓝草成熟了。寺中的僧人们到水边去制作靛青，一个弟子也去了，他把一小块靛青放进钵中，此物便立即在钵中急速地奔跑起来。过了一会儿，此物又化成水。相传靛青可以治疗噎病。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火烧，数日方定。名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荥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傍庄家。主人暂出，未至。庭俊心无聊赖，因叹息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鬓发疏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父虽无所解，而性好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止与和且耶连句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门（明抄本“门”作“之”。）客，子常（“常”原作“长”，据曹丕杂诗改。）畏（“畏”原作“异”，据曹丕杂诗改。）人，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行一。（“行一”原作“弟大”，据明抄本改。）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遇见二门，门启，华堂复阁甚奇秀。馆中有樽酒盘核，麻大揖让庭俊同坐。良久，中门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明抄本“至矣”作“君至”。）即降阶揖让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欲连句，君诗题成未。麻大乃书题目曰：《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一首，予已（“予已”原作“使请”，据明抄本改。）为四句矣。麻大诗曰：“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人用去灰尘。仆作四句成矣。”且耶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且耶良久吟曰：“冬（“冬”原作“终”，据明抄本改。）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浑门。”庭俊犹不悟，见门馆华盛，因有淹留歇为之计。诗曰：“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如欠冯谖在，今希厕下宾。”且耶、麻大，相顾笑曰：“何得相讥？向使君在浑家门，一日当厌饫矣。”于是餐膳肴馔，引满数十巡。主人至，觅庭俊不见，使人叫唤之，庭俊应曰唯。而馆宇并麻和二人，一时不见，乃坐厕屋下，傍有大苍蝇秃扫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已后顿愈，更不复发矣。（出《玄怪录》）

【译文】

唐睿宗文明元年，毗陵人滕庭俊患有热病，他得此病已多年，每次发病，身如火烧，几天之后才能安定下来，请名医也治不好。后来去洛阳听候调迁，行至荥水西面十四五里地时，天色渐晚，可是还没走到前面的投宿地，于是就投到路旁的一个庄户人家。主人暂时出去还没回来，滕庭俊心中没有寄托，便叹息道：“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随即有一老翁，鬓发已稀疏，衣服也很破旧，从堂屋的西侧走出来，施礼道：“老夫虽然对你的诗句不理解，但我向来喜欢文章。刚才不知你来，只是与和且耶在那里连句，听到你吟咏‘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使是曹丕的门客子常、畏人，也比不上啊！老夫与和且耶，同为浑家的门客，虽然很穷也有斗酒，愿接你去清谈清谈。”滕庭俊觉得很奇怪，便问道：“老人家住在何处”？老翁生气地道：“很惭愧，我乃浑家的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排行第一，你何不呼我为麻大？”滕庭俊立即向老者道歉，说自己愚顿不敏，于是便随老翁同去。绕过堂屋西角，看见二个门，门开，只见里面是华丽的堂屋、回环的廊阁十分奇异秀丽，舍中备有杯盘酒菜，麻大让请滕庭俊一起坐下。过了些时，从中门又出来一个人，麻大说：“和且耶来了。”便走下台阶揖让入座。和且耶对麻大说：“刚才想要和你连句，你的诗还没有作出来呀？”麻大便一边写题目一边说：“《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一首，我已成四句了。”麻大吟咏道：“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人用去灰尘。我作的四句已成了。”和且耶道：“我是七言，韵也不同，你看行不行？”麻大道：“自成一章，也不坏么。”和且耶良久才吟咏道：“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家门。”滕庭俊听不明白他们的诗，见馆舍华美宽敞，便有留下歇息之意，于是吟诗道：“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如欠冯谖在，今希厕下宾。”和且耶、麻大相顾而笑道：“干什么讥笑我们，假如你在浑家，每天都会让你吃饱喝足的。”于是上满各种美食佳肴，痛饮几十杯。主人回来后，找不见滕庭俊，派人去呼叫他，他答应一声：“唯！”然而馆舍和麻、和二人，此时都不见了，自己却坐在厕所里，旁边只有一只大苍蝇和一把秃扫帚。滕庭俊原先患的热病，从此之后痊愈，再也没有复发。

张思恭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张思恭进牛窟利上蚰蜒，大如箸，天后以玉合贮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极是毒物。近有鸡（“鸡”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食乌百足虫忽死，开腹，中有蚰蜒一抄，诸虫并尽，此物不化。朕昨日以来，意恶不能食。”思恭顿首请死，赦免之，与宰夫并流岭南。（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武则天执政中期，尚食奉御张思恭向皇帝进献一条牛窟利上的蚰蜒，像筷子那么大。武后用玉盒把它装起来，把张思恭叫来说：“昨天窟利上的东西，是一种剧毒之物。近来有只鸡吃了黑色的百足之虫而突然死去，开腹一看，里面有一抄（古量词）蚰蜒。别的虫子全都消化尽了，此物却不化。我从昨天以来，心里恶心不能吃饭。”张思恭一听便立即叩头请死，皇帝下令免死，将他与宰夫（掌管御膳的小官）一起流放岭南。

蝗

唐开元四年，河南北螽为灾，飞则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浮休子曰：“昔文武圣皇帝时，绕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观之，对仗选一大者，祝之曰：‘朕政刑乖僻，仁信未孚，当食我心，无害苗稼。’遂吞之。须臾，有乌如鹳，百万为群，拾蝗一日而尽。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则如勿生，天若为厉，埋之滋甚。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而欲逞杀以消祸。此宰相姚文（明抄本“文”作“元”。）崇失燮理之道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开元四年，河南的北部螽斯虫造成灾害，飞起来都能遮住太阳，大小象手指头，吃起苗草树叶，连根都吃光了。皇上下令派使者通知各地州县了解情况准备驱赶，捉一石螽斯虫给一石粟米；捉一斗的，粟米也是这样给。挖坑埋掉，可是埋一石就又生出十石，卵的大小象黍米粒一样，卵块厚半寸，铺在地上。浮休子说：“从前文武圣皇帝的时候，蝗虫围绕着京城飞快地发展扩散开来，皇上派人拿来看，对比着选了其中一只大蝗虫，对着它祷告说：‘我的政治和刑罚不正常，仁爱诚信之心没有普及，应当吃我的心，不要伤害庄稼。’就把那只蝗虫吞了下去。不一会儿，便有象鹳鸟那么大的乌鸦飞来，一百万只是一群，用一天的时间就把蝗虫吃光了。这是皇上的精诚感动了上天而得到的结果。上天如果是偶然发生的事，那就不如不让它产生；上天如果让事情造成大的伤害，你把它埋了就会滋生得更快。应当发扬德政教化而谨慎地施行刑罚，来回答上天的警诫。为什么看不见以勤修福德来解除灾害，却想要靠杀罚来消除祸害呢？这是宰相姚文崇违背了正常的调理方法造成的。”

冷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白练束之。至暑月，鼾息不可过。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握”原作“掘”，据明抄本改。）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出《酉阳杂俎》）

【译文】

申王得了肉多的病，肚子下垂到小腿，每次出行，就用白帛捆着肚子。到了三伏天，喘气都困难。玄宗皇帝下令让南方捉了两条冷蛇赏赐给申王。蛇长好几尺，全身白色，不咬人，拿着它，冷得象握着冰。申王的肚子上有几道束的痕迹，夏天把蛇缠放在束痕中，就不再觉得热得受不了。

李揆

唐李揆，乾天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圮。揆惊入视之，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魅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即命家童，以巨缶盖焉。有解曰：“夫虾蟆月中之虫，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启而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人李揆，乾元年间，任礼部侍郎。曾经有一天，白天坐在堂屋前面的平台上，忽然听见堂屋里传来极大的震动声，象墙倒塌了似的。李揆吃惊地进去一看，只见一只蛤蟆，趴在地上，高好几尺，样子奇特怪诞，李揆又惊怕又奇怪，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于是就让家僮用大缸盖上它。有个人解释说：“蛤蟆是月亮里的动物，也就是天上使者，现在天使来到你的堂屋里，是不是上帝有秘密的使命交给你呀？”第二天天亮打开缸看，已经不见了。过后几天，李揆果然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主簿虫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有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赍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树，后遂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传载》）

【译文】

润州的金坛县，在唐大历中期，有个北方人当主簿。他用竹筒装了十多只蝎子，放在厅堂前面的树上，后来就繁殖到一百多只，被土气熏得不能螫人了。南方人不认识蝎子，把它叫做主簿虫。

朱牙之

东阳太守朱牙之，元兴中，忽有一老公，从其妾董床下出，著黄裳衿帽。所出之坎，滑泽有泉，遂与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儿病疟，公曰：“此应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东，得虎阴，尚余暖气，使儿炙噉，疟即断。公常使董梳头，发如野猪。牙后诸祭酒上章，于是绝迹。作沸汤，试浇此坎，掘得数斛大蚁。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见刀，操黄金一饼，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粪。计此即牙家鬼。（出《异苑》）

【译文】

东阳太守朱牙之，晋元兴年间，忽然有一个老公公，从朱牙之的姓董的小妾床下出来，穿着黄色衣服，戴着结带的帽子，他出来的地洞，光滑湿润有泉水。很快便和姓董的小妾交欢要好。如果有了吉或凶的事情，就告诉姓董的小妾。朱牙之的儿子得了疟疾病，老公公说：“这个病应当弄来虎的睾丸吃下去。”就拿着戟到山的东面，得到了虎的生殖器，还有点暖气，让孩子烤着吃了，疟疾病就去根了。老公公常常让姓董的小妾给他梳头，头发象野猪的毛。朱牙之在各位尊者的后面请道士上表求神，从此才绝了踪迹。烧了滚开的水，试着浇这个地洞，掘出来好几斛大蚂蚁。有一天，村里人拿着大刀在野外行走，碰上一个男子，看见刀，就拿出一块黄金，要求用来换刀。村人把刀卖给了他，忽然地就失去了那人的影子，重新察看刚才的黄金，竟是牛粪。人们猜测这个人就是朱牙之家里的那个鬼。

树蚓

上都浑瑊宅，戟门外一小槐树，树有穴大如钱。每夏月霁后，有蚓大如巨臂，长二尺余，白颈红斑。领蚓数百条，如索，缘树枝干。及晓，悉入穴。或时众惊，往往成曲。学士张乘言，浑瑊时，堂前忽有树，从地踊出，蚯蚓遍挂其上。已有出处，忘其书名目。（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上都浑瑊的家里，在大门外有一棵小槐树，树上有个洞象铜钱那么大。每当夏天下过雨天晴后，就有大蚯蚓象一条巨大的手臂，长二尺多，脖子是白色的，有红色斑点，领着几百条蚯蚓，象绳子一样，缠在树枝和树干上，等到天亮，全都进入洞里去。有时人多受惊动，往往就弯曲成一团。学士张乘说：“浑瑊活着的时候，堂前忽然有树从地下踊出来，树上挂满了蚯蚓。这件事有出处，只是忘了那书的书名。”

木师古

游子木师古，贞元初，行于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见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其本客厅，乃封闭不开。师古怒，遂诘责主人僧。僧曰：“诚非吝惜于此，而卑吾人于彼，俱以承前客宿于此者，未尝不大渐于斯。自某到，已三十余载，殆伤三十人矣。闭止已（“已”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周岁，再不敢令人止宿。”师古不允，其词愈生猜责，僧不得已，令启户洒扫，乃实年深朽室矣。师古存心信，而口貌犹怒。及入寝，亦不免有备预之志，遂取箧中便手刀子一口，于床头席下，用壮其胆耳。寝至二更，忽觉增寒，惊觉，乃漂沸风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复来。师古乃潜抽刀子于幄中，以刀子一挥，如中物，乃闻堕于床左，亦更无他。师古复刀子于故处，乃安寝。至四更已来，前扇又至。师古亦依前法，挥刀中物，又如堕于地。握刀更候，了无余事。须臾天曙，寺僧及侧近人，同来扣户，师古乃朗言问之为谁，僧徒皆惊师古之犹存。（“师古之”三字及“存”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询其来由，师古具述其状，徐徐拂衣而起，诸人遂于床右，见蝙蝠二枚，皆中刀狼藉而死。每翅长一尺八寸，珠眼圆大如瓜，（“如瓜”原作““爪如”，据明抄本改。）银色。按《神异秘经法》云，百岁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气，以求长生。至三百岁，能化形为人，飞游诸天。据斯未及三百岁耳，神力犹劣，是为师古所制。师古因之亦知有服（“服”原作“报”，据黄本改。）练术，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终。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出《博异志》）

【译文】

有个离家远游的人叫木师古，在唐朝贞元初年，有一天行走在金陵一带的村落里，天晚了，投到古庙中住宿。会见了主人僧，主人僧就送他到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安歇休息。那里原是有客厅的，却密闭着不打开，木师古生气了，就责备主人僧，主人僧说：“实在不是吝惜这间屋子，却使你在这里受委屈，完全是因为从前有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得了重病。从我到这里，已经三十多年，大约伤了三十个人了，客厅被关闭也已经一年多了，再也不敢让人住在那里。”木师古不答应，他的话越说越加猜疑责备。主人僧没办法，派人打开门洒水清扫干净，这实在是长时间没有住人的废弃屋子。木师古心里已经相信了，可是口里和面色上还是生气的样子。等到要睡觉时，也免不了有了预先的准备，就取出箱子里的一口挺趁手的刀，放在床头的席子下面，用来壮壮自己的胆子罢了。睡到二更天，忽然觉得冷起来，受惊醒了，是流动的风使人觉得冷，又象是有人扇扇子。过了些时，那扇子又扇了过来。木师古就暗暗地抽出刀子放在被窝里，用力一挥刀子，象是砍中什么东西，又听到掉在床的左边，也就再没有别的什么动静了。木师古又把刀子放在老地方，又安静地睡了。到四更的时候，先前的扇子又扇起来，木师古又按照先前的做法，挥起刀子砍中了东西，又象是掉在地上。他握着刀子再等候了一会，一点也没有什么事。不一会就天亮了，寺里的和尚和附近的人，一起来敲门，木师古于是大声问是谁。师徒们都很惊奇木师古还活着，就询问他经过和原由，木师古把经过情形全都说了，慢慢地掸掸衣服站起来。人们于是在床的右边，看见二只蝙蝠，全都是被刀砍得乱七八糟地死去。蝙蝠的每个翅膀长一尺八寸，眼珠又圆又大象个瓜，银白色。按照《神异秘经法》上说：“百年的蝙蝠，从人的口里，吸收人的精气，用来求得长生。活到三百岁时，能变化成人形，飞行游遍三界三十二天。”根据这一点，这两只蝙蝠还不到三百岁，神力还属劣等，所以才被木师古杀死。木师古也因此懂得了服食练气的方法，就进入赤城山去，不知结果如何。因此，住在古庙客舍里的人，应该知道如何防范了。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淳于棼

淳于棼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唐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寝矣，余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见青油小车，驾以四牡，左右从者七八，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驱入穴中。生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草木道路，与人世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郛郭城堞，车舆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传车者传呼甚严，行者亦争辟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门重楼，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趋拜奔走，旋有一骑传呼曰：“王以驸马远降，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帏肴膳，陈设于庭上。生心甚自悦。复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阶祗奉。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宾主之仪敬尽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国远僻，奉迎君子，托以姻亲。”生曰：“某以贱劣之躯，岂敢是望。”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严肃，若至尊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居正位，衣素练服，簪朱华冠。生战栗，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命，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王曰：“且就宾宇，续造仪式。”有旨，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没（“没”原作“殁”，据明抄本改。）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通”原作“逊”，据明抄本改。）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肴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有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数辈，皆侍从数千，冠翠凤冠，衣金霞帔，采碧金钿，目不可视。遨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妖丽，言词巧艳，生莫能对。复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巳日，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竹院观右（明抄本“右”作“石”。）延舞婆罗门，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笑谑。吾与穷英妹结绛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侍（“侍”原作“悟”，据明抄本改。）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嗟异良久。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问吾民，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瞩盼不舍，君岂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复有三人，冠带甚伟，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中一人，与生且故，生指曰：“子非冯翊田子华乎？”田曰：“然。”生前，执手叙旧久之。生谓曰：“子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获受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娣，各乘凤翼辇，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拜，揖让升降，一如人间。撤障去扇，见一女子，云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飞禽走兽，无不蓄之。师徒大获，竟夕而还。生因他日启王曰：“臣顷结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顷佐边将，用兵失利，陷没胡中，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觐。”（“觐”原作“观”，据明抄本改。）王遽谓曰：“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但具书状知闻，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馈贺之礼，一以遣之。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屈，皆如昔年。复问生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觐。云岁在丁丑，当与女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乎？”生曰：“我放荡，不习政事。”妻曰：“卿但为之，余当奉赞。”妻遂白于王。累日，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奁仆妾车马列于广衢，以饯公主之行。生少游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悦。因上表曰：“臣将门余子，素无艺术。猥当大任，必败朝章。自悲负乘，坐致覆餗。（“餗”原作“棘”，据明抄本改。）今欲广求贤哲，以赞不逮。伏见司隶颍川周弁忠亮刚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处士冯翊田子华清慎通变，达政化之源。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南柯司宪，田请署司农，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也。”王并依表以遣之。其夕，王与夫人饯于国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赞，卿其勉之，以副国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善事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境不遥，晨昏有间，今日暌别，宁不沾巾。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乐车舆，武卫銮铃，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城”。是朱轩棨户，森然深邃。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周田皆以政治著闻，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娉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乃表周弁将兵三万，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弁刚勇轻进，（“进”原作“适”，据明抄本改。）师徒败绩，弁单骑裸身潜遁，夜归城。贼亦收辎重铠甲而还。生因囚弁以请罪，王并舍之。是月，司宪周弁疽发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请罢郡，护丧赴国，王许之，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恸发引，威仪在途，男女叫号，人吏奠馔，攀辕遮道者，不可胜数，遂达于国。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舆之至。谥公主曰顺仪公主，备仪仗羽葆鼓吹，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是月，故司宪子荣信亦护丧赴国。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是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王顾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怏怏。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之（原空一格，据明抄本补“久之”二字。）乃答曰：“少顷即至。”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自阶，己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如初，见家之僮仆，拥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惊入处。”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祟，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枿，寻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朽，嵌窞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故先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不与生过从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生棼，询访遗迹。翻复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出《异闻录》）

　　【译文】

东平人淳于棼，是个喜欢交友漫游，讲义气的人，爱喝酒，意气用事，做事不拘小节。家里积累了巨大的产业，养了一些豪杰之士，曾经靠武艺被补充缺额任淮南军队的副将，因为酒后狂言触犯了主帅，被撤销官职后飘泊流浪，行为放纵不受拘束，每天只是喝酒。他的家住在广陵郡东十里，居住的宅南有一株大古槐树，枝干长而浓密，覆盖了几亩地的荫凉，淳于棼天天和一群豪迈之士在树荫下痛快地喝酒。唐朝贞元七年七月九日，因酒喝得大醉而得了病，当时有两个朋友从酒桌上把他送回家去，躺在堂屋东面的走廊里。两个朋友对他说：“你就睡一会儿吧，我们两个人喂喂马洗洗脚，等你的病稍好之后再走。”淳于棼解下头巾枕上枕头，昏昏沉沉，恍恍惚惚，仿佛象梦一样，看见两个穿紫衣的使者，对着他行跪拜之礼说：“槐安国王派我们向你表示邀请。”他不知不觉地走下床，整理一下衣服，跟着二位使者到了门外，看见青油小车，套着四匹公马，左右随从七八个人。他们将淳于棼扶上车，出了大门，一直向古槐树的一个洞穴走去。使者随即赶着车进入洞穴里，淳于棼心里很奇怪，也不敢发问。忽然看见山川风物、草木道路，和人世很不一样。再往前走了几十里路，有外城城墙，车马和行人，在路上连续不断。淳于棼身边跟随着的供呼唤支使的人，呼唤得很严厉，行人也急忙向道路两侧躲避。又走入一个大城，红色的大门，重迭的楼阁，楼上有金色题写的字，叫“大槐安国”。城门官跑上前来行礼，又奔走招乎，接着有一人骑马呼喊着说：“国王因为驸马从远方来，让他暂且到东华馆休息。”于是在前面领路，很快看见一个门大开，淳于棼下车走了进去。里面是彩绘雕花的栏杆和柱子，美观的树木，珍贵的果实，一行行地栽种在厅外。桌椅、垫子，门帘和酒席，陈列在厅外，淳于棼心里很高兴。接着有人喊道：“右丞相快要到了。”淳于棼走下台阶恭敬地迎接，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朝服，拿着象牙手板急步走来，宾主之间的礼仪完后，右丞相说：“我们的国君，不因为我国遥远偏僻，把你迎来，结为婚姻亲家。”淳于棼说：“我自己只有个卑贱的身躯，怎么敢想这样的事呢？”右丞相于是请淳于棼一同去皇上那里。走了大约一百多步，进入一个大红门，左右手持矛、戟、斧、钺的武士，排列两侧，几百个军官，回避在道边上。淳于棼有个平生一起喝酒的酒徒叫周弁的，也在人群中。淳于棼心里很高兴，却不敢上前问话。右丞相领着淳于棼登上一所宽敞的宫殿，御卫非常严密，象是帝王的住处。只见有一个人又高又大端庄严肃，坐在正中的位置上，穿着白色的锦服，戴红花冠，淳于棼身上战悚起来，不敢抬起头来看。左右的侍者让淳于棼叩头，国王说：“先前遵照令尊的命令，不嫌弃我们是个小国，允许让我的二女儿瑶芳嫁给你。”淳于棼只是趴在地上，不敢回话。国王说：“你暂且到宾馆去，过后再举行仪式。”有了皇上的旨意，右丞相也和淳于棼一起回到了馆舍。淳于棼思考着这件事。心里以为父亲在边界做将军，因为被敌人捉去、不知道是死是活，或者是父亲与北蕃暗中来住，才带来现在招为驸马这件事？心里很迷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天晚上，结婚用的礼物，又气派又排场。跳舞弹唱，酒席灯烛，车马礼物等等，没有不备足的。有一群女子，有的叫华阳姑，有的叫青溪姑，有的叫上仙子，有的叫下仙子，象这样的有好几批人，都是带着几千侍从，头上戴载着翠凤冠，身上穿着金色的霞帔，五彩装饰的青玉，金子做的装饰品，光亮闪得眼睛白天不敢看，在他住的地方随意游玩说笑，争着以淳于棼为戏弄的对象，风度姿态妖艳美丽，说起话来巧妙而有文采，淳于棼对答不上，又有一个女子对淳于棼说：“去年的上巳日，我跟着灵芝夫人路过禅智寺，在天竺院观看右延跳《婆罗门》舞，我和各位女子坐在北窗的石凳上，当时你还是个少年，也下马来观看，你一个人强来亲近，说些调笑的笑话，我和穷英妹编了个绛色的头巾，挂在竹枝上，你难道想不起来了吗？还有在七月十六日，我在孝感寺和上真子一起，听契玄法师讲解《观音经》，我在讲台下施舍了两只金凤钗，上真子施舍了一枚水犀角做的盒子，当时你也在听讲席上，在法师那里借来钗和盒看了看，再三地赞叹，很长时间地感慨。回头对我们说：‘这人和所施之物，都不是人世间能存在的！’又是问我是哪里人，又是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也没有回答，互相地情意恋恋地你看我，我看你，不舍得分手，你难道不思念了吗？”淳于棼说：“我已把这些深深地藏在心里，什么时候能忘记呢？”一群女子说：“想不到今天与你成了亲属。”又有三个人，穿戴得很神气，走上前对淳于棼行礼说：“我们是遵照命令做驸马傧相的。”其中一个人与淳于棼是老朋友，淳于棼指着他说：“你不是冯翊的田子华吗？”田子华说：“是的。”淳于棼走上前，握着他的手谈过去的事谈了很久。淳于棼对田子华说：“你为什么居住在这里？”田子华说：“我随意游玩，受到了右丞相武成侯段公的知遇和赏识，所以就在这里安身了。”淳于棼又问他说：“周弁在这里，你知道吗？”田子华说：“周生是个尊贵人，担任司隶的职务，权势很大，我多次蒙受他的庇护。”两个人说说笑笑很高兴，不久传来声音说：“驸马可以进来了。”三个男傧相解下武器衣帽更换了新衣服，田子华说：“想不到今天能亲眼看到这么盛大的婚礼，不要忘记我。”这时有几十个仙女，演奏各种奇异的音乐，乐声曲折清亮，曲调却很凄凉悲伤，不是人间所能够听到的。又有几十个拿着灯烛领路的人，左右两边是金色和绿色的屏障，上面镶着玲珑精巧的彩色装饰的碧玉，一连有好几里地长。淳于棼端正地坐在车子里，心神恍恍惚惚，很不安宁，田子华多次和他说笑来安慰他。刚才的那群女子们，各自乘坐着凤翼辇，也在路上来来往往。到了一个宫门，门上写着“修仪宫”，一群神仙姑、姊，也纷纷地来到门边，让淳于棼走下车辇行礼，又作揖，又道谢，一忽儿前进，一会儿后退，礼节和人间的一样，撤去障子和遮面的羽扇，就看见一个女子，说叫金枝公主，年龄大约十四五岁，庄重得象神仙一样。二人交欢时，也是很庄严的样子。淳于棼从此感情一天天地融洽，荣誉光彩一天天地兴盛，进出的车马衣服，游玩宴会跟随的宾客和侍从，仅次于国王。国王让淳于棼和朝廷官员准备好武器和兵士，在大槐安国西面的灵龟山上大规模地打猎，山连着山险峻而秀美，江河湖泊宽广得望不到边际，林中树木茂盛浓密，飞禽走兽，样样都有，他们捕猎了很多物，一直到晚上才回去。于是淳于棼有一天向国王说：“我不久前结婚的时候，大王曾说是遵照我父亲的意思办的。我的父亲原先是驻守边疆的将军，因为打仗失利，被捉到匈奴国去，从那以来断绝书信已经十七八年了。大王既然知道我父亲住的地方，请让我去拜见他。”国王立刻对他说：“亲家翁的职责是守卫北方的国土，通过书信互相问候，从未断绝，你只要写封信告诉一下你的情况，就可以了，不用亲自去。”于是让妻子准备赠送的礼品，派专人送去，几天后就回了信。淳于棼检查了书信的字迹和含义，全是父亲生平的事迹，信中陈述了思念的感情和对他的教诲，感情和心意表达得很详尽，全都象从前一样。又问淳于棼亲戚们的生和死，家乡的兴与废。又说道路相隔遥远，风烟阻隔，话说得很痛苦，语气也哀伤，又不让淳于棼来看望他，说是在丁丑这一年，才能与你相见。淳于棼捧着信，悲哀地哭起来，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一天，妻子对淳于棼说：“你难道不想做官吗？”淳于棼说：“我放荡惯了，又不熟悉政界之事。”妻子说：“你只是做你的官，我来帮助你。”妻子就告诉了国王，几天后，国王对淳于棼说：“我的南柯郡政事治理得不好，太守被我免职了，想借助你的才能，可以委曲你担任这个官职吗？就和小女儿一起去吧。”淳于棼恭敬地接受了国王的命令。国王就下令让主管官员给太守准备好行李等用品。于是拿出黄金、美玉、绸缎，还有箱奁、仆妾、车马等排列在宽广的街道上，来为公主饯行。淳于棼从小就交友漫游，讲究义气，并不敢有什么过分的期望，到这时自然很高兴，因而向皇上上表说：“我是将军家的没出息的后代，平时也没有才艺和策略，勉强地担当重任，一定会扰乱朝廷的法制，担当重任，自己也觉得自卑，因而造成失败。现在我想广泛地寻求有才能的人，用来帮助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我看司隶颍川人周弁忠亮刚正不阿，严守法度不屈曲，具有辅佐政事的能力。处士冯翊郡人田子华谦洁谨慎，通晓事变，十分了解政治教化的本源。他们两个人和我有十年的老交情，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才干和长处，可以把政事托付给他。周弁请任命为南柯郡的司宪，田子华请任命为司农，也许可以使我做出优异的政绩，使国家的法度章程有条不紊。”国王全都依照他上表说的办。那天晚上，国王和王后在京城的南门外为他们饯行，国王对淳于棼说：“南柯是国家的大郡，土地肥沃，能人很多，不实行爱民政治就不能治理好这个郡，何况还有周弁和田文华二人的赞助，你要勉力为之，以符合国家的期望。”王后告诫公主说：“淳于郎性情刚烈喜欢喝酒，加上又正在少年，做妻子的规则，贵在温柔顺从，你好好地侍奉他，我也就不担心了。南柯郡虽然离京城不算远，早晚也不能天天见面，今天一离别，怎能不泪水沾湿巾帕。”淳于棼和妻子拜谢之后就向南去了。他们站在车上，骑士们簇拥着，说说笑笑十分欢畅。走了几天就到了南柯郡，郡里的官吏们，和尚道士和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奏乐的车队，武装的卫士和车子，争着来迎接，人马喧闹，熙熙攘攘，撞钟打鼓到处一片喧哗的声音。又走了十多里，就看见城墙和楼台宫殿，一看就充满着吉祥的气象。进入大城门，门上也有一个大匾额，上面题写的金色大字：“南柯郡城”。只见红色的大门，门外面挂着表示威严的剑戟，威武森严，淳于棼一到任，就视察风俗民情，治疗人民的疾病，政事交给周弁和田子华处理，郡中治理得井井有条。自从他到南柯郡以来二十多年，政治教化推行得十分普遍，百姓们用歌谣唱他，为他树立了歌颂功德的石碑，在他生前就为他建了祠堂。国王很看重他，赏赐给他封地和爵位，地位相当于三公宰相。周弁和田子华也全都因为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闻名，也接连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淳于棼有五个儿子二个女儿，儿子因父母的地位而做官，女儿也嫁给了王族，他家的门第荣耀显赫，一时达到了极繁盛的地步，当代没有谁能比得上。这一年，有个檀萝国，来侵犯南柯郡，国王让淳于棼训练将官和军队去征伐檀萝国，于是上表推荐让周弁率领军队三万人，在瑶台城一带与敌人战斗。周弁刚烈勇敢轻率地冒进，他的部队吃了大败仗，周弁一人一骑光着身子逃走，到晚上才回到城里，敌人也收拾起军用物资回去了。淳于棼于是囚禁起周弁向皇上请求处罚，国王全都赦免了他们。这个月，司宪周弁背上疽病发作死了。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也得了病，十多天也死了。淳于棼接着请求免去自己的太守职务，护送公主的灵柩回都城去，国王答应了他，就让司农田子华代理南柯太守的职务。淳于棼悲哀痛若地护送灵柩启程，威严的仪仗队慢慢地走在路上，哭号的男女，陈设食品祭奠的百姓官使，扯住车辕拦住道路极力挽留的人，数也数不清，就这样回到了都城。国王和王后穿着白衣服在郊外痛哭，等候着灵柩的到来，授给公主的称号是“顺仪公主”。然后准备好华盖和乐队，把公主埋葬在国都东面十里的盘龙冈。这一月，已故司宪周弁的儿子周子荣护着灵柩回到国都。淳于棼长期镇守藩国，与满朝文武都相处得很好，权贵人家和豪门大族，没有一个不跟他相处得很好的。自从罢去郡职务回到首都，出外或在家没有一定的时间，而交往游历时跟随的宾客随从，也开始作威作福，并一天天地兴盛起来。国王心里已经有些疑忌和惧怕他了。这时国内有人上表说：“天象表现出谴责的征象，国家将有大灾祸，首都要搬迁，宗庙要崩坏，这灾祸将由外姓人引起，祸患将由内部发生。”当时的议论认为各种天象的出现是淳于棼奢侈得超越本份的反映，于是就撤销了淳于棼的卫士，禁止淳于棼随便游玩，软禁在家里。淳于棼依仗着自己多年来镇守南柯郡，一点也没有不良的政事，只因谣言而引起国王的怨恨和疏远，心里烦闷不快乐。国王也了解他的心思，因而命令淳于棼说：“我们结成亲属二十多年，不幸小女儿短命而死，不能与你白头偕老，实在令人悲痛哀伤，所以王后留下外孙子亲自养育他们。”又对淳于棼说：“你离家已经很久了，可以暂时回家乡去，看望一下亲戚，几个外孙留在这里，你也不要挂念他们，三年以后，我会让他们去迎接你回来。”淳于棼说：“这里就是我的家，怎么还要回家呢？”国王笑着说：“你本来在人世间，家不在这里。”淳于棼忽然觉得像似在昏睡，迷迷糊糊地，很长时间之后，才突然想起从前的事，于是流着泪请求回到人间，国王示意左右的人送淳于棼走，淳于棼拜了又拜之后走了。此时又看见那两个紫衣使者跟从着，走到大门之外，看见乘坐的车子很破旧，左右支使的人和车夫仆人，一个人也没有，心里很感叹奇怪。淳于棼上车走了大约几里地，又走出一个大城门，很象是从前向东走，来大槐安国时的道路，山川和原野，仍然象从前一样。送他的两个使者，一点威严的气势也没有，淳于棼的心里更加不痛快。淳于棼问使者说：“广陵郡什么时候能到？”两个使者自顾唱着小调，很久之后才回答说：“不一会就到了。”不一会儿走出一个洞穴，又看见自己家乡里巷，与从前没有什么两样，暗中悲伤起来，不觉流下泪来。两个使者领着淳于棼下车，进入他家的大门，登上自己家的台阶，看见自己的身体躺在堂屋东面的走廊里，淳于棼很吃惊、害怕，不敢近前去，两个使者于是大声呼叫淳于棼的姓名，叫了好几遍，淳于棼才突然醒悟象原先一样。看见家里的僮仆，正拿着扫帚在庭前扫地，两个客人坐在床榻上洗脚，斜射的阳光还未从西墙上消失，东窗下没有喝完的酒还在那里地放着。梦中一会儿的时间，象是活了一辈子。淳于棼感慨思念叹气不已，就叫过两个客人把梦中的事说给他们了。他们也是又惊又怕，于是与淳于棼一起出去，寻找槐树下的洞穴。淳于棼指着说：“这个就是我在梦中惊恐进去的地方。”两个客人以为是狐狸精和树妖作的怪，就让仆人拿来斧头，砍断树根，又砍去后来重生的树枝。周围大约一丈方圆，有个大洞穴，根部空空洞洞地看得清清楚楚，能容下一张床，上面有堆积的土，做成城郭台殿的样子。好几斛蚂蚁，隐藏聚集在里面，中间有个小台，是红色的，两个大蚂蚁住在那里，白色的翅膀，红色的头，长大约三寸，周围有几十只大蚂蚁保护着他，其它蚂蚁不敢靠近。这就是他们的国王，这里也就是槐安国的国都。又挖掘了一个洞穴，直上南面的槐树枝大约四丈，曲折宛转，中间呈方形，也有用土堆成的城墙和小楼，一群蚂蚁也住在里面，这里就是淳于棼镇守的南柯郡。又一个洞穴，向西去二丈远，洞穴宽广空旷，土洞的形状很不一样，中间有一个腐烂了的乌龟壳，象斗那么大，在积雨的浸润下，长满了一丛丛小草，小草长得很茂盛，遮蔽着古旧的乌龟壳，这里就是淳于棼打猎的灵龟山。又挖出一个洞穴，向东去一丈多，古老的树根盘旋弯曲着，象龙蛇一样，中间一个小土堆，高一尺多，这就是淳于棼埋葬妻子的盘龙冈上的坟墓。淳于棼回想起梦中的事情，心里十分感叹，亲自观看追寻迹象，和梦中全都符合。他不想让两个客人毁坏它们，马上让人们掩埋堵塞象原来一样。这天晚上，风雨突然发作，早晨起来去看那洞穴，所有蚂蚁都失去踪迹，不知去了哪里。所以先前说国家将要有大灾难，都城要迁移，这就验证了。又想起檀萝国侵略的事，就请两个客人到外面去寻访踪迹，住宅东面一里，有条古老的干涸了的山涧，山涧边上有一株大檀树，藤和萝纠缠交织，向上看不见太阳，旁边有个小洞穴，也有一群蚂蚁隐藏聚居在里面，檀萝国，难道不就是这里吗？唉，蚂蚁的神奇，尚且不能考究明白，更何况藏伏在山林之中那些大动物的变化呢？当时，淳于棼的酒友周弁和田子华，都居住在六合县，不和淳于棼来往已经十天了。淳于棼急忙派家僮快去问候他们，周生得了暴病已经去世了，田子华也得病躺在床上。淳于棼感慨南柯一梦的漂渺空虚，从此不喝酒也不接近女人。三年以后，是丁丑年，也在家里死去，当时年龄是四十七岁，符合从前约定的期限。李公佐在贞元十八年秋天八月份时，从吴郡到洛阳，临时停泊在淮河岸边，偶然看见了淳于棼，就询问访求他遗留下来的事迹，再三反复地推敲，事情全都是从事实中摘取下来的，就编写抄录成传记，以供给好事人阅读。虽然涉及的是神灵怪异的事情，事情有点不合常情，可是那些窃取官位而维持生活的人，希望这个故事能成为他的借鉴，后来的正人君子们，希望你们把南柯一梦当做是偶然的事，不要拿名利地位在人世间炫耀骄傲了。以前的华州参军李肇赞叹说：“官做到最高的等级，权力压倒了京城里所有的人，达观的人看待这样的事，跟聚集在一起的蚂蚁有什么区别。”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赤腰蚁　苏湛　石宪　王叟　步蚓　守宫　冉端　蚓齿　韦君　陆颙

赤腰蚁

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长兴里。庭有一穴蚁，形状窃赤蚁之大者，而色正黑，腰节微赤，首锐足高，走最轻迅，每生致蠖及小虫入穴，辄坏垤窒穴，盖防其逸也。自后徙居数处，更不复见。

【译文】

段成式，唐代元和年间借住在长兴里。院子里有一窝蚂蚁，形状像浅红色的大蚂蚁，而体色纯黑，腰部微红，脑袋尖，爪子弯曲处很高，跑起来轻快迅速。这种蚂蚁每当把活的尺蠖和小虫弄入洞中，就毁坏蚁冢堵塞洞口，目的是防止尺蠖和小虫逃走。段成式以后又迁居过好几个地方，但再也没见到过这种蚂蚁。

苏湛

唐元和中，苏湛游蓬鹊山，裹粮钻火，境无遗址。忽谓妻曰：“我行山中，睹（“睹”原作“都”，据《酉阳杂俎》改。）倒岩有光如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领奴婢潜随之，入山数十里，遥望岩有白光，圆明径丈，苏遂逼之。才及其光，长叫一声，妻儿遽前救之，身如茧矣。有黑蜘蛛，大如钴鉧，走集岩上，奴以利刀决其网，方断，苏已脑陷而死。妻乃积柴烧其岩，臭满一山。（并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元和年间，苏湛游览蓬鹊山，携带着粮食，钻木取火做饭。但在游览过的地方没发现什么遗址。回来后苏湛忽然对妻说：“我在山里行走时，看到倒悬的山崖发出光彩像镜子一般，这一定是仙境。我明天将投奔那里，今天跟你告别。”妻子和孩子大哭，但怎么劝阻也不听。到了第二天便走了，妻子和孩子带领着男女仆人暗暗地尾随其后。进到山里数十里，远眺山崖果有白光，又圆又明亮直径有一丈。苏湛便渐渐走近，刚一接触白光，就大叫一声。妻子和儿子立刻跑过去救他，一看苏湛身体已像蚕茧一般了。这时看到有个黑蜘蛛，像一口锅那么大，飞快地聚集到山崖上。男仆用锋利的刀割那蛛网，刚割断，苏湛已脑壳塌陷而死。妻子就堆起木柴焚烧那山崖，臭味布满了全山。

石宪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中，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状奇异，来宪前，谓宪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其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去。”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上，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畏。”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己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谓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而宪曰：“此蛙能易形以感于人，岂非怪尤者乎？”于是尽杀之（出《宣室志》）

【译文】

有个叫石宪的人，他的户籍编入太原，以经商为业，常到代州（今太原）北边做买卖。唐穆宗长庆二年夏天，他在雁门关一带赶路。当时天气正热，便仰卧在大树下休息。忽然梦见一个和尚，眼睛像蜂眼，披着破旧的袈纱，长相很奇特。那和尚来到石宪面前，对石宪说：“我寄居于五台山南面，那儿有幽深的树林和水池子，远离人境，是和尚们避暑的地方。施主希望和我一起去游览游览吗？如果不能，我看施主因病发烧快要死了，那样岂不要后悔吗？”石宪因当时天很热，而且和尚又用祸福之类的话打动，于是对和尚说：“愿意跟师父一起去。”于是和尚领着石宪向西走去。走了将近数里，果然看见有幽深的树林和一个水池子。只见不少和尚都在水里面。石宪感到奇怪，就问他们做什么。和尚说：“这是玄阴池，所以我的徒弟们在里面洗澡，借以消除炎热。”于是带领着石宪绕着水池走。石宪暗自对和尚在水里感到奇怪，又看到他们的样子相貌没有一个不同的。不久天黑了，有一个和尚说：“施主可以听听我的徒弟们念经的声音。”于是石宪站在水池边上，和尚们就在水中齐声叫喊。只过了一顿饭工夫，有一个和尚拉着石宪的手说：“施主跟我一起在玄阴池里洗洗澡吧，千万别害怕。”石宪就随着和尚进入池中。忽然觉得浑身都凉，不禁冷得发抖，因此惊醒。看见自己躺在大树下面，衣服全湿了，冷得浑身战栗得很厉害。当时天已经黑了，立刻跑到了村中的房子里。到了第二天，病稍微好了些，于是又开始赶路。忽听道上传出蛙鸣声，很像和尚们念经的声音，于是径直去寻找。走了几里，看见幽深的树林和水池子，有很多青蛙。那水池果然叫玄阴池，那些和尚原来都是青蛙变的。石宪说：“这些青蛙能变形来影响人，岂不是特殊的怪物吗？”于是把那些青蛙全都杀死了。

王叟

宝历初，长沙有民王叟者，家贫，力田为业。一日耕于野，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驰以归。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晓，昼吟而夕，如是者九旬馀。有医者云，此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药有及。状且深矣，则吾不得而知也。后数日，病益甚。忽闻臂有声，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数日，其声益大，如合千万音，其痛亦随而多焉。是夕乃卒。（出《宣室志》）

【译文】

宝历初年，长沙有个姓王的老人，家很穷，种地为生。有一天，在野外耕地时，被蚯蚓蜇了胳膊，疼痛得很厉害，便急忙跑回家。到家后疼痛越发忍受不了，从夜晚呻吟到天亮，从白天呻吟到天黑，像这样过了九十多天。有个医生说：“这是毒中最厉害的，病刚开始时，药差不多还可以治，现在病情已加重，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治了。”此后又过了几天，病得更厉害了。忽然听到胳臂上隐隐约约有很小的声音，像蚯蚓发出的叫声。又过了几天，那声音变大了，像千万个声音合到一起，疼痛也随着增加。当天晚上就死了。

步蚓

段成式三从房伯父，唐太和三年，任庐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长大（“大”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二三丈，白项，当项下有两足，正如雀脚，步于垣下，经数日方死。（出《酉阳杂俎》）

【译文】

段成式的三伯父在唐文宗太和三年担任庐州的什么官。院子前面忽然爬出一条蚯蚓，像食指那样粗，有两三丈长，白脖子，脖子下有两只脚，正像麻雀的脚。在墙下走动，经过好几天才死去。

守宫

太和末，松滋县南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初到之夕，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詈不已。因复砚于书上，士人不耐，以笔击之堕地，叫数声，出门而灭。有顷，有妇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长一寸，大呼曰：“贞官以君独学，故令郎君言展，且论精奥。何痴顽狂卒，辄致损害，今可见贞官。”其来索续如蚁，状如驺率，扑缘士人。士人恍然若梦，因啮四支，疾苦甚。复曰：“汝不去，将损汝眼。”四五头遂上其面。士人惊惧，随出门。至堂东，遥望见一门，绝小，如节使牙门。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复被众啮之。恍惚间，已入小门内。见一人，峨冠当殿，阶下侍卫千数，悉长寸余。叱士人曰：“吾怜汝独处，俾小儿往，何苦致害，罪当腰斩。”乃见数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惧，谢曰：“某愚騃，肉眼不识贞官，乞赐余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觉已在小门外。及归书堂，已五更矣，残灯犹在。及明，寻其踪迹。东壁古阶下，有小穴如栗，守宫出入焉。士人即雇数夫发之，深数丈，有守宫十余石。大者色赤，长尺许，盖其王也。壤土如楼状，士人聚苏焚之，后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文宗太和末年，湖北松滋县南有个读书人，寄住在亲戚庄园里读书。刚到的那天晚上，二更天后，正点着灯面对桌子，忽然看见一个半寸长的小人，头戴葛布头巾。拄着拐杖进入门来。对读书人说：“刚来这里没有主人陪着，恐怕很寂莫吧。”那声音像苍蝇似的。这个读书人向来有胆量，起先装作没看见似的，那小人就爬上椅子责备道：“你就不讲主客之礼了吗？”又爬上桌子看书，还不停的骂，又把砚台扣到了书上。读书人忍受不了，用笔把他打到了地上。小人叫唤了几声，出了门就消失了。过了不久，来了四五个妇女，有老有少，都只一寸高，大声喊道：“贞官因为你独学无友，所以叫公子用话开导你，并且给你讲一些精深的道理。你为何如此愚钝轻狂，还伤害他？现在你得去见见贞官。”他们来的人前后相连络绎不绝就像蚂蚁一般，而样子都像车夫。他们扑向读书人，并爬上了他的身体。读书人恍恍惚惚像做梦似的。这些小人便咬读书人的四肢，咬得很疼。小人又说道：“你不去，我们将弄瞎你的眼睛。”四五个小人便爬上了读书人的脸。读书人惊慌害怕，随着他们出了门。到了堂屋的东面，远远地看见一处小门，极小，如节度使的衙门。读书人于是大叫：“什么妖怪鬼魅，竟敢这样欺负人？”又被小人们咬了一阵。恍惚之间，已进入小门，就看一个人，戴着高高的帽子正在殿上。台阶下有几千侍卫，全都一寸多高。殿上那人叱责读书人说：“我可怜你一人独处，让我的孩子前去，为何伤害他？罪该腰斩。”于是看见数十人全拿着刀挽起袖子走近来。读书人非常害怕。赔罪说：“我愚笨，肉眼不识贞官，请饶我一命。”过了半天那殿上的大官才说道：“还知道后悔。”喝令把他拉出去。不知不觉已来到小门外，等到回到书房，已经五更天了，残灯犹明。等到天亮了，寻找那踪迹，只见东墙古台阶下，有一个小洞口有栗子大小，壁虎即由此出入。读书人就雇了几个人挖掘它。挖到几丈深，就见有壁虎十多石。有一个大壁虎，体色是红的，长约一尺左右，大约就是他们的王。再看那松软的土，堆积成楼的样子。读书人堆起柴草烧了它，以后再也没出现异常情况。

冉端

忠州垫江县吏冉端，唐开成初，父死。有严师者善山冈，为卜地。云：“合有王气群聚之物。”掘深丈余，遇蚁城，方数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谯橹，工若雕刻。城内分径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蚁数千，憧憧不绝，径甚净滑。楼中有二蚁，一紫色，长寸余，足作金色；一有羽，细腰稍小，白翅，翅有经脉，疑是雌者。众蚁约有数斛。城隅小坏，上以坚土为盖，故中楼不损。既掘露，蚁大扰，若求救状。县吏遽白县令李玄之，既睹，劝吏改卜。严师代其卜验，为其地吉，（“吉”原作“告”，据许本改）县吏请迁蚁于岩侧，状其所为，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经旬，严师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触，秽詈大呼，数日不已。玄之素厚严师，因为祝蚁，疗以雄黄丸方愈。（出《酉阳杂俎》）

【译文】

忠州垫江县的县吏冉端的父亲于唐文宗开成初年去世。有个风水先生严某擅长阴阳之学，为冉端的父亲选墓地，说：“此地该有王气，下面还有群聚的东西。”挖到一丈多深后，遇到了蚂蚁城，纵横数丈，外城墙及城上女墙都有，内城还有门楼，工巧得像雕刻似的。城内分出路和街。小蚁冢互相排列得很有次序，每个小蚁冢有数千蚂蚁，来来往往不断。楼里面有两只蚂蚁，一只紫色，一寸多长，爪子是金色的；另一只有翅膀，腰细，稍小些，翅膀是白色，翅上有经络，可能是雌蚁。所有的蚂蚁约有几十斗。城角稍有损坏。上面用坚固的土作盖儿，所以中间的楼没有损坏。蚁城被掘开后，蚂蚁们大乱，显出求救的样子。县吏马上报告了县令李玄之。县令看到情形后，劝县吏另选坟地。严某代县吏占卜察看，认为还是那地方好。县吏请求把蚂蚁迁到山岩边上，把蚂蚁城仍建成原貌，仍撒上沙子，上面再用板盖上。经过十天，严某忽然得了病像疯了一样，有时自打嘴巴或以头撞物，用脏话骂人，大喊大叫，几天不停。李玄之一向厚待严某，于是为他向蚂蚁祝祷，并以雄黄丸治疗，严某才病愈。

蚓齿

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时见邻居有侄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蚿，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叔，因不得活。（出《酉阳杂俎》）

【译文】

段成式侄女的奶妈阿史原是荆州人。她曾经说，小时看见邻居家有个侄子叫孔谦，他家篱笆下有只蚯蚓，口里露出两只牙齿，肚子下的腿像马陆的腿，长一尺五寸，爬行起来比平常的蚯蚓迅速。孔谦讨厌它，便杀了它。那年孔谦死了母亲和哥哥叔父，都是因为弄死了那只怪虫。

韦君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后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于，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人之患也，吾闻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观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将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之，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延，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三人，其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悯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寤所梦，觉为梦日，果其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出《宣室志》）

【译文】

有位御史韦君曾在江夏处理事情，后来因奉使命去京城。往回走时，途经商于，投宿亭驿中。忽然看见亭中柱子上有只很小的白蜘蛛拉着丝垂了下来。韦君说：“这是人们的祸患。我听说这东西虽小却螫人，一旦螫了人，好药也治不了。”于是用手指捻死了白蜘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只白蜘蛛落下来，韦君用刚才的方法又杀死了它。同时看那柱子上头有蛛网形成的巢穴，韦君便命令左右的人拿来扫帚，把蛛网全扫去。扫完之后说道：“成为人们祸患的东西我已经都给除掉了，明天我就要走了。”于是便用手去摸那柱子，忽然觉得指头疼痛，不能忍受，原来是有一只白蜘蛛螫了他。韦君吃了一惊，立即甩掉了蜘蛛。不一会儿手指就肿起来，而且不断扩展。没几天整个手臂全肿了，因此把他抬着到了江夏。治疗用药都没有用，最后左臂溃烂出血，血流尽而死。在此之前，韦君已死去的母亲在江夏时，梦见一位穿白衣的人对她说：“我们弟兄三人，其中有两个被你的儿子杀了。我上告了上帝，上帝因怜悯他俩的冤枉，并且答应了我的请求。”说完了，韦君的母亲惊醒，觉得此事挺怪，但因厌恶又不能说。过了十几天韦君来到，听韦君说了白蜘蛛的事，方才明白了那次所做的梦，也明白了作梦那天，正是韦君投宿亭驿之时。韦母哭道：“我的儿子怕活不久了！”过了几天，韦君就死了。

陆颙

吴郡陆颙，家于长城，其世以明经仕。颙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郡”原作“军”，据明抄本改）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即坐，顾谓颙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庠，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太学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我”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愿与子交欢。”颙谢曰：“颙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酣宴，极欢而去。颙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颙寿。颙至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耳，岂（“岂”原作“违”，据明抄本改。）有他哉？（“哉”原作“载”，据明抄本改。）幸勿疑我也。”颙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颙曰：“彼胡率爱利不顾其身，争盐米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弃金缯为朋友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独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颙遂侨居于渭水上，杜门不出。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颙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颙手而言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有求于君耳，（“耳”原作“年”，据明抄本改。）幸望许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颙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耳。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颙曰：“若诚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颙曰：“何以识之？”胡人曰：“吾每旦见宝气亘天，在太学中。故我特访（“特访”原作“为君”，据明抄本改。）而取之。（“之”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其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又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结，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颙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颙又问曰：“此虫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中和之气，此虫乃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虫，又金函扃之，命颙致于寝室。谓颙曰：“明日当再来。”及明旦，胡人以十两重辇，金玉缯帛约数万，献于颙，共持金函而去。颙自此大富，致园屋，为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颙曰：“吾子能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耀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士耶？”颙既以甚富，又素用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僮去（“去”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雾绡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骂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仙”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人载瑶碧冠，帔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三（“三”原作“上”，据明抄本改。）寸许，奇光泛空，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谓颙曰：“至宝来矣。”即命绝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胡人吞其珠，谓颙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颙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十步，鳞介之族，俱辟易回去。游龙宫，入蛟室，珍珠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获甚多。胡人谓颙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货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于颙，货于南越，获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中也。（出《宣室志》）

【译文】

吴郡的陆颙，家住长城，他家世代都是考取“明经”后作官。陆颙从小喜欢吃面食，但吃得越多身体越瘦。长大后，以本郡贡生的身份被送到礼部参加会试。结果没考中，便做了太学中的学生。过了几个月，有几个异族人，带着酒和食物到了他的住处。坐下后，看着陆颙说：“我是南越人，生长在少数民族地区。听说唐朝天子的学校，网罗天下优秀人才，并且打算用先进的文化感化改变四方的少数民族，所以我航海爬山来到中国，想观赏太学中文物的丰采。只有您戴着高高的帽子、衣襟飘动着，容貌庄重、仪表严整，真无愧是唐朝的儒生，所以我愿意跟您友好交往。”陆颙很感谢，说：“我陆颙侥幸进入太学，可是并无别的才能，您怎么竟如此喜爱我呢？”于是一起痛快地吃喝，极尽欢乐才离去。陆颙是个诚实的人，认为胡人们不会欺骗自己。过了十几天，胡人们又来了，并拿来了黄金和丝绸赠给陆颙。陆很疑心胡人们有别的用意，就坚决不接受礼物。胡人说：“您虽然住在长安，但生活很窘迫，面有饥寒之色。所以我拿来些黄金和丝绸，作为您的仆人和你的马一天的费用。我们是为了跟您交好，哪有别的用意呢？希望不要怀疑我们。”陆颙没办法，只好接受了黄金和丝绸。等胡人走了以后，太学中的一些学生知道了这件事，都来对陆颙说：“那些胡人都贪财不惜命的，为争夺盐米这样的小东西，都会相互残杀，难道竟肯牺牲黄金和丝绸送给别人吗？再说太学中学生很多，为什么单单厚待你呢？您可暂到郊外藏身，以避免他们再来。”陆颙便寄住在渭水上，闭门不出。只过了一个月，胡人们又来到他住的地方。陆颙很吃惊。胡人高兴地说：“在太学中跟您结交，我不能把话都说出来，现在您住郊外，正合乎我的心意。”坐下后，胡人拉着陆颙的手说道：“我来不是偶然的，原是有求于您的，希望答应我。再说我所要求的，对您原本无害，对我则有很大的好处。”陆颙说：“愿意听您的指教。”胡人说：“您不是喜欢吃面吗？”回答说：“是的。”胡人又说：“爱吃面的不是您，而是您肚子中的虫子。我想把一丸药给您，您吃下它，就会吐出虫子。我就用优厚的价格从您那里把虫子买下来。可以吗？”陆颙说：“如果果真有这个虫子，又怎么不可以呢？”不一会儿，胡人拿出一丸药，它的颜色光彩都是紫色的。胡人叫陆颙吃下它。过一会儿，便吐出一条虫，长二寸左右，青色，样子像青蛙。胡人说：“这虫叫消面虫，实际上是天下的奇宝。”陆颙说：“凭什么识别它？”胡人说：“我每天早晨看到宝气连着天空，位于太学中，所以我特意拜访您以便找到它。然而从一个多月前，清晨远望时，看到那团气移到了渭水上，果然是您迁居到这里来了。这种虫子是承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凝结成的，所以喜欢吃面。原来因为麦子从秋天开始种，到来年夏季，才结出果实，接受了天地四季的全部精气，所以虫子才特别喜欢它的滋味。您如果用面喂它，就可以证实。”陆颙就把一斗多面。放到虫子面前，虫子立刻就吃光了。陆颙又问道：“这个虫子用它干什么呢？”胡人说：“天下的奇特宝贝，都承受了中和之气，这个虫子是中和之气的精华。拿着根本而去索取次要的，难道次要的还会得不到吗？”之后就用竹筒盛了那只虫子，又把筒锁在一个金属的匣子里。让陆颙放到寝室中。对陆颙说：“明天我们会再来。”到了第二天早晨胡人用十两重的银锭和金玉丝绸大约数万送给了陆颙。胡人们一起拿着金属匣子走了。陆颙从此非常富裕，购置了房子花园，并置办了生活用品。每天吃好米好肉，穿着华美的衣服，在长安市中游览，号称豪士。只过了一年多，胡人们又来了，对陆颙说：“您能和我们一同到海中游览吗？我想探寻海中奇特的宝贝，以便向天下炫耀。而您不是好奇的读书人吗？”因为陆颙已经很富，又一向愿意闲散安逸，就与胡人们一块到了海上。胡人们搭起了房子住在里面，还在银鼎中放上了油膏，在鼎下点起了火，把虫子扔到鼎中炼，七天没断火，忽然有一个小孩，头发分开穿着青色的短袄，从海水中出来，捧着圆形的盘子，盘中有很多直径一寸的珍蛛，来献给胡人。胡人大声叱责他，那个小孩显得很害怕，捧着盘子回去了。小男孩回去才一顿饭工夫，又有一位玉女容貌极美，穿着如薄雾的轻纱，佩戴玉石，耳朵上装饰着珍珠，轻盈自如地从海水中走出。捧着一个紫玉盘，里面有数十枚珍珠，来献给胡人。胡人也骂她，美女捧着盘子离去。不一会儿有一位仙人头戴瑶碧冠，身上披着云霞般的披肩，捧着个大红绸面的册子，册子中有一枚珠子，直径三寸左右，奇异的光彩映满空中，光亮照到十几步远。仙人把珠子献给胡人，胡人才笑着收下了。高兴地对陆颙说：“最好的宝贝终于来了。”立即叫人停火，从鼎中收起了虫子，放在金匣子中。那虫子虽然被炼了很久，可是蹦跳如初。胡人吞下了那颗大珠，对陆颙说：“你随着我到海里去，千万别害怕。”陆颙就抓住胡人身上的带子，跟着进入海水中。那海水都分开了数十步，鱼鳖之类都惊退离去。他们游览龙宫，进入蛟人住的地方，珍珠和奇异的宝贝，随意选择，才一晚上就收获不少。胡人对陆颙说：“这些可以换得亿万的钱了。”过了一会儿又把好几种珍贵的宝贝送给了陆颙。带到南越贩卖，获得黄金一千镒（古代重量单位），从此更富了。那以后始终没做官，直到老死在闽越。

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张景　蛇医　山蜘蛛　虫变　蝎化　虱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虱征　壁镜　大蝎　红蝙蝠　青蚨　滕王图　异峰　寄居

异虫　蝇壁　鱼　天牛虫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虫

抱抢　避役　蜳蝺　灶马　谢豹　碎车虫　度古　雷蜞

腹育　蛱蝶　蚁　蚁楼

张景

平阳人张景者，以善射，为本郡裨将。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爱之，居以侧室。一夕，女独处其中，寝（“寝”原作“寤”，据明抄本改。）未熟，忽见轧其户者。俄见一人来，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于女之榻。惧为盗，默不敢顾。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惧，且虑为怪焉。因叱曰：“君岂非盗乎？不然，是他类也。”白衣者笑曰：“东选吾心，谓吾为盗，且亦误矣。谓吾为他类，不其甚乎！且吾本齐人曹氏子也，谓我美风仪，子独不知乎？子虽拒我，然犹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寝（“寝”原作“寤”，据明抄本改。）焉。女恶之，不敢窃视，迨将晓方去。明夕又来，女惧益甚。又明日，具事白于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锥，贯缕于其末，且利铓，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来，女强以言洽之，魅果善语。夜将半，女密以锥倳其项，其魅跃然大呼，曳缕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迹，出舍数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绳贯其中。乃穷之，深不数尺，果有一蛴螬，约尺余，蹲其中焉，锥表其项，盖所谓齐人曹氏子也。景即杀之，自此遂绝。（出《宣室志》）

【译文】

平阳人张景凭着擅长射箭的本领做了本郡的副将。张景有个女儿，才十六七岁，非常聪明。她的父母很疼爱她，让她住在旁边的屋子里。一天晚上，张女单独在屋里睡觉，还没睡熟，忽然听见一个人敲她的门，不一会儿就看见一个人进来。那人穿着白衣服，脸大而胖，把身体斜倚在张女床边。张女怕是强盗，默默地不敢转头看。白衣人又上前微笑，张女更加害怕，而且疑心他是怪物。于是斥责说：“您不是强盗？若不是的话，就不是人类。”白衣人笑道：“主人揣测我的心，说我是强盗，已经是错了，说我是人类之外的东西，不是更过分了吗？我本是齐国姓曹的人家的儿子，大家都说我风度仪表很美，您竟然不知道吗？您虽然拒绝我，然而我还是要住在你的房子里。”说完了，便仰卧在床上睡了。张女很厌恶他，不敢偷看。将近天亮才走了。第二天晚上白衣人又来了，张女更加害怕。又过了一天，张女把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一定是怪物。”就拿来一个金锥，在锥的一头穿上线，并把锥尖磨得很尖锐，把它交给了女儿。教给她说：“怪物来了，用这个在他身上作标记。”当天晚上怪物又来了，张女勉强用话应付他。怪物果然很健谈。快到半夜时，张女偷偷地把金锥插入怪物脖子中。那怪物大叫着跳起来，拖着线逃走了。第二天，张女告诉了父亲。父亲叫小男仆追寻他的足迹。出了房子数十步，到了古树的下面，看到一个洞，那根线就延伸到里面去了。于是沿着线往下挖，挖了不到数尺，果然有一只蛴螬（土蚕）约有一尺多长，蹲在那里，金锥就在它的脖子上。这就是那怪物所说的“齐国人姓曹人家的儿子”了。张景当即杀死了它，从此以后便没有事了。

蛇医

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表（明抄本“表”作“袁”）王傅李玘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虑，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出《酉阳杂俎》）

【译文】

王彦威镇守开封的第二年夏天，天大旱。当时表王的师傅李玘路过开封，于是设宴款待。王彦威谈起对天旱的忧虑，李玘乘醉说道：“想要下雨很容易。可去找四只蝾螈，再找能装十石水的大瓮两个，每瓮装满水让两只蝾螈浮在水上，瓮上盖上盖儿，用泥封严，分别放到热闹的地方。瓮前摆上酒席并烧香，选十岁以下的小孩十几个，叫他们手拿小青竹，白天晚上轮换着抽打那两只瓮，一会儿也不许停。”王彦威按照他的话进行实验，果然一天下了两场雨，面积达数百里。人们传说，龙跟蛇的师傅是亲家。

山蜘蛛 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却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出《酉阳杂俎》）

【译文】

相传裴旻在山里走，看见山蜘蛛垂下的蛛网像一匹布一样大，快要触到斐旻了。斐旻拉开弓射退了山蜘蛛，见它像车轮那么大。于是弄断了几尺蛛网，收藏起来。部下有被兵器打伤的伤口，剪下一寸见方的蛛网贴上，流血立刻就能停止。

虫变

河南少尹韦绚，少时，尝于夔州江岸见一异虫。初疑一棘刺，从者惊曰：“此虫有灵，不可犯之，或致风雨。”韦试令踏地惊之，虫飞，伏地如灭，细视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渐起如旧，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何物。（出《酉阳杂俎》）

【译文】

河南少尹韦绚年轻时曾在夔州江边见过一只奇异的虫子。刚看到时疑心是一根酸枣树的刺，随从吃惊地说：“这种虫子有灵性，不能触犯它，它能呼风唤雨。”韦绚想试试，就叫人跺地吓唬它。虫子飞了，落地时好像消失了。仔细看地上，那虫子就像石头的纹理，好半天才渐渐隆起像原先那样。这种虫每根刺上有一只爪子，忽然钻进草中，跑得像箭一样快，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蝎化

蝎负虫巨者，多化为蝎。蝎子多负于背，段成式尝见一蝎负十余子，子色犹白，才如稻粒。又尝见张希复言，陈州古仓有蝎，形如钱，螫人必死，江南旧无。（出《酉阳杂俎》）

【译文】

蝎子背上背的大虫子，多数变成蝎子。蝎子的幼虫大多由大蝎背着。段成式曾看过一只大蝎背着十多只幼蝎。这些幼蝎是白色的，只有稻粒大小。又曾听张希复说，陈州的古老粮仓中有蝎子，形状像铜钱，螫了人，人必死。江南原来没有这种蝎子。

虱建草

旧说，虱虫症，（“虫症”原作“虫”，据《酉阳杂俎》卷十七改。）饮赤龙所浴水则愈。虱恶水银，人有病虱者，虽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银可去之。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张告，尝扪得两头虱。又有草生山足湿处，叶如百合，对叶独茎，茎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虮虱。（出《酉阳杂俎》）

【译文】

过去说，虱虫症需喝赤龙洗过澡的水才能好。虱子讨厌水银，人有因虱子咬而苦恼的，即使穿着有香味的衣服并且洗澡也不能好，只有水银可以治好。有个道士崔白说，荆州秀才张告曾摸到两个头的虱子。又有一种草生长在山脚下湿润的地方，叶子像百合，叶是对生的，只有一根茎，茎是微红色，高有一二尺，名叫虱建草，它可以消灭虮虱。

法通

荆州有帛师号法通，本安西人，少于东天出家。言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及忉利天梵天来。西域验其字，作本天坛法禳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可晓。或言鱼子变，近之矣。旧言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虫身黑头赤，武官也；头黑身赤，儒吏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荆州有位大师号法通。原来是安西人，年轻时在东天出家。法通说蝗虫肚子下面有梵文。这些蝗虫或许是从天上来的，或者是从忉利天梵天来的。西域有人验看了那些字，作了“本天坛法”消灾。现在的蝗虫头上有“王”字，自然就可以明白了。有的说蝗虫是鱼子变的，这种说法接近正确。过去说蝗虫吃谷物是衙门中的官吏造成的：官吏侵害剥削百姓，蝗虫就吃谷物。如果蝗虫身子黑色，头是红色，是武官；如果蝗虫头是黑色身子红色，则是文官。

登封士人

唐尝有士人客游十余年，归庄，庄在登封县。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发于墙堵下，初为萤，稍稍芒起，大如弹丸，飞烛四隅，渐低，轮转来往。去士人面才尺余。细视光中，有一女子，贯钗，红衫碧裙，摇首摆臂，（“臂”原作“尾”，据明抄本改。）具体可爱。士人因张手掩获，烛之，乃鼠粪也，大如鸡栖子。破视，有虫首赤身青，杀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曾有位读书人在外游历十多年，后来回到了家中的庄园。庄园在登封县。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读书人还没睡着，忽然看见有个小火星从墙根下升起。起先认为是萤火虫，渐渐地放出了光芒，大小像弹丸，后来飞起来照亮了屋子的四角，渐渐地又落下来，旋转着来来往往。这团光距离读书人的脸只有一尺多，仔细看那团光的中间，有一位女子，头发上插着钗，红衣绿裙，摇头摆臂形体完整，十分可爱。读书人于是张开手突然抓住了她。用灯照着一看，原来是一粒老鼠屎，大小像皂荚树的果实。剖开后，里面有一只红头黑身的虫子，读书人便杀死了它。

虱征

相传人将死，虱离身。或云，取病者虱于床前，可以卜病。将差，虱行向病者，背则死。（出《酉阳杂俎》）

【译文】

相传人将要死的时候，虱子就离开那人身体。有人说：“把病人身上的虱子放在床前，可以预测病情。病要好，虱子就爬向病人；反之，病人就会死。”

壁镜

一日，江枫亭会，众说单方。段成式记治壁镜，用白矾。重访许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矾为膏，涂疮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邓襄州，多壁镜，毒人必死。（身匾五足者是）坐客或云，已年不宜杀蛇。（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天，几个人在江枫亭聚会，众人谈论单方。段成式记下了治壁钱虫咬伤的单方是用白矾。段成式又重新访问了姓许的，才详细知道，用桑木灰滤汁，汁要烧开三回，用此汁跟白矾做成膏。把膏抹到疮口上就能治好，这种膏还能治蛇毒。商、邓、襄州一带壁钱虫很多，人中其毒必死。座中有的客人说，若逢巳年时不应该杀蛇。

大蝎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矣（出《传载》）

有个在安邑县北门住的人说，有一只蝎子像琵琶那么大。但每次出来，并不用毒汁害人，不过人们对它还是很恐惧。因为不知这是一只活了多少年的蝎子，说不定它已经成了精呢。

红蝙蝠

刘君云，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出《酉阳杂俎》）

【译文】

刘君说，南方美人蕉开花时，有一种红蝙蝠停落在花中，南方人就把这种红蕉叫作红蝙蝠。

青蚨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近远，其母必知处。然后各致小钱（“钱”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于巾，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母血涂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者，一名鱼伯。（出《穷神秘苑》）

【译文】

青蚨像蝉而样子比蝉稍大，它的味道辛辣，可以吃。青蚨每产卵，一定使卵附在草叶上。卵大如蚕卵。人把青蚨的幼虫拿回来，它的母亲也会飞来，不管远近，它的母亲都能找到幼蚨住的地方。人们掌握了青蚨的特性后，就把小钱包在手巾中，埋在东边道旁日光照不着的墙下。三天后挖出，就用青蚨母亲的血涂在钱上。每当买东西时，先用涂了血的钱，子钱会自己返回母钱处；若用母钱，母钱也会自动返回子钱处。如此轮流返回，不知停止。如果买了金银珍宝，那钱就不回来了。青蚨另一名称叫鱼伯。

滕王图

一日，紫极宫会。秀才刘鲁封云，尝见滕王《蜂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天，士人们在紫极宫聚会，秀才刘鲁封说，曾经见过滕王的《蜂蝶图》。其中所画的蜂与蝶，有的名叫江夏斑，有的名叫大海眼，小海眼，还有的名叫村里来和菜花子的。

异蜂

异蜂，有蜂状如蜡蜂，稍大，飞劲疾。好圆裁树叶，卷入木窍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尝发壁寻之，每叶卷中，实以不洁。或云，将化为蜜。（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种奇特的蜂，样子像蜜蜂，但比蜜蜂稍大，飞起来快而有力，好把树叶裁成圆形，卷起来放入树洞或墙壁缝中做窝。段成式曾经弄开墙壁寻找它，看见每个卷起来的叶子里，都充满不干净的东西，有人说，这些东西将会变成蜜。

寄居

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触之缩足，（“足”原作“定”，据明抄本改。）如螺闭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寄居这种虫，像田螺却有脚，形状像蜘蛛。它本来没有壳，而是把身体置入空的螺壳中，带着壳爬行。如果碰着它，它就会把脚缩进壳里，像螺闭上门那样。用火烤它，它就爬出壳逃跑，这就可知它是寄居的。

异虫

温会在江州，与宾客看打鱼。渔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温问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语。渔者色黑，细视之，有物如黄叶，大尺余，眼遍其上，啮不可取。温令烧之，方落。每对一眼底，有嘴如钉。渔子出血数升而死。莫有识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温会在江州的时候，与宾客一起去看打鱼。忽然一位打鱼的人从水里上岸狂跑起来。温会问他，渔人只是反手指着自己的后背，说不出话来。这个打鱼的人皮肤黑，仔细看他身上，有个东西像黄树叶，有一尺多，上面有很多眼，咬住皮肤弄不下来。温会叫人用火烤才掉了下来。它每一对眼的下面都有一个像钉子似的嘴。打鱼人身上出了好几升血后就死了。没有人认识这种东西。

蝇

长安秋多蝇。段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听其声在翼也。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蝇，芋根所化。（出《酉阳杂俎》）

【译文】

长安秋季苍蝇很多。段成式曾经每天读五卷诸子百家的书，很受苍蝇的干扰。有的苍蝇直碰睫毛，有的落在书上把字都挡住了，赶也赶不完。偶尔打死了一只，仔细观看，翅子很像蝉的薄翅，头很像蜂的头。特性是专找腐烂的东西，特别喜欢的是酒和肉，经常按住脑袋和翅膀不断梳理。它们这类东西中带青黑色的声音雄壮，背上黄色的声音清脆，听它的声音是从翅膀中发出的。青色的苍蝇能使东西腐败，大的蝇头像火一样红。有人说：“大麻蝇是芋根变成的。”

壁鱼

壁鱼，补阙张周封言，尝见壁上白瓜子化为白鱼。因知列子言朽瓜为鱼之义。（出《酉杂俎》）

【译文】

关于衣鱼，补阙官张周封说，他曾看见墙上的白瓜子变成了衣鱼。于是才懂得了列子所说的腐烂的瓜变成了鱼的含义。

天牛虫

天牛虫，黑甲虫也。长安夏中，此虫或出于篱壁间，必雨。段成式七度验之，皆应。（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天牛虫是黑色甲虫。长安仲夏时节，这种虫子有时出现在家园中，这就一定会下雨。段

成式验证了七回，回回应验。

白蜂窠

白蜂窠，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园数亩。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胶土为巢，于庭前檐，大如鸡卵，色正白可爱。家弟恶而坏之。其冬，果叠（明抄本“叠”作“衅”）钟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恶言白问。（明抄本“问”作“门”）金楼子言子婚日，疾风雪下，帷幕变白，以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段成式修造了乡里私宅，拥有几亩果园。壬戌那一年，发现有一种蜂如麻子儿大小，这种蜂在院子前面的屋檐下把土粘起来作成窝，有鸡蛋那样大，颜色纯白可爱。段成式的弟弟厌恶它，就把窝弄坏了。那年冬天，果然屡次肿手肿脚。《南史》上说宋明帝讨厌说建康城的白门（即西门）。金楼子说他儿子结婚那天，风急雪大，帐篷都成了白色，都认为不吉利。那么这就可以明白世俗忌讳白色已经很久了。

毒蜂

毒蜂。岭南有毒菌，夜明，经雨而腐，化为巨蜂。黑色，喙若锯，长三分余。夜入人耳鼻中，断人心系。（出《酉阳杂俎》）

【译文】

五岭以南有种毒蘑菇，夜晚发光，经雨淋后就烂了，但却又变成大蜂子。这种蜂黑色，嘴像锯一般，三分多长。夜晚进入人的耳朵鼻子里，能咬断人心的韧带。

竹蜂

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结窠。窠大如鸡卵，有蒂，长尺许。窠与蜜并绀色可爱，甘倍于常蜜。（出《酉阳杂俎》）

【译文】

四川有一种竹蜜蜂，好在野竹上做窝。窝像鸡蛋那么大，窝上有蒂与竹相连，这根蒂有一尺多长。窝与蜜都是青红色，很可爱，甜味是一般蜜的两倍。

水蛆

水蛆，南中水溪涧中多此虫，长寸余，色黑。夏深，变为虻，螫人甚毒。（出《酉阳杂俎》）

南方山间水沟里有很多水蛆，长有一寸多，颜色是黑的，夏天体色加深，变成虻，螫人很厉害。

水虫

象浦，其川渚有水虫，攒木食船，数十日船坏。虫甚细微。（出《酉阳杂俎》）

【译文】

象浦那里的河流和河里的沙洲中都有一种水虫。这种虫能钻木吃船，只要几十天船就会坏。这种虫的身体很细小。

抱抢

水虫形似蛣蜣，大腹下有刺，有棘针，螫人有毒。（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酉阳杂俎》）

【译文】

水虫形状像蜣螂，大肚子下面有刺，就像酸枣树的刺，螫了人以后人会中毒。

避役

南中有虫名避役，应一日十二辰。其虫状如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俗见者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段成式再从兄寻常睹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南方有一种虫叫避役，跟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相应。那虫形状像蝾螈，爪子长，身体黑红色，脖子上的鬃是肉质的。夏季炎热的时候常在庭院中见到，按习惯说法见到它的人往往遇到称心的事。它的脑袋变化很快，变成十二属的形状。段成式的再从兄常常看见。

蜳蝺

蜳蝺形如蝉，其子如虫，著（“著”原作“者”，据明抄本改。）草叶。得其子则母飞来就之，煎食，辛而美。（出《酉阳杂俎》）

【译文】

蜳蝺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蚨，形状像蝉，它的幼虫附在草叶上生活。拿走它的幼虫，它就自动飞来跟它的幼虫在一起。煎着吃，味道又辣又香。

灶马

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出《酉阳杂俎》）

【译文】

灶马样子像蟋蟀，比蟋蟀稍大点，脚长，好在灶旁挖洞栖息。俗话说，灶有马是粮食足够吃的征兆。

谢豹

虢州有虫名谢豹，常在深土中，司马裴沈子尝掘穴获之。小类虾蟆，而圆如球。见人，以前两脚交覆首，如羞状。能穴地如鼢鼠，顷刻深数尺。或出地，听谢豹鸟声，则脑裂而死，俗因名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虢州有种虫名叫谢豹，常住在深深的土中。司马裴沈的儿子曾挖洞得到了它，小得像蛤蟆，而且像球一样圆。见了人，就用两只前爪交叉着盖着脑袋，像害羞的样子。它能像鼢鼠那样在地中打洞，不一会儿就能掘好几尺深。有时爬到地面上，如果听到杜鹃鸟的叫声，就会脑袋裂开死去，人们因此给它命名为谢豹。

碎车虫

碎车（赤即反）虫状如唧聊，苍色，好栖高树上，其声如人吟啸。终南有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碎车虫形状像“知了”，青黑色，喜欢栖息在高高的树上，它的叫声像人的叹息声。终南山有这种昆虫。

度古

则断。常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唯腹泥如涎。有毒，鸡食则死。俗呼土盅。（出《酉阳杂俎》）

【译文】

度古虫形似捆书的带子，体色类似蚯蚓，长二尺左右，头像铲子，背上长着黑黄色的围腰似的东西，稍微一碰就断。经常追赶蚯蚓，一追上蚯蚓就不再动。度古便上到蚯蚓身上盖住它，过了半天蚯蚓就化了，只剩下肚子里的泥像粘涎一样。度古有毒，鸡吃了就死。度古通常称为土盅。

雷蜞

雷蜞大如蚓，以物触之，及蹙缩，圆转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渐小，复如蚓焉。或云，啮人毒甚。（出《酉阳杂俎》）

【译文】

雷蜞像蚯蚓那样大，用东西一碰它，就收缩起来，盘曲得像一个球。好半天才伸出脑袋，“球”也渐渐变小，像一条蚯蚓了。有人说，这东西咬人毒性很厉害。

腹育

蝉未脱时名腹育，相传言蛣蜣所化。秀才韦翾庄在杜曲，尝冬中掘树根，见腹育附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出《酉阳杂俎》）

【译文】

蝉未蜕皮时叫腹育，传说是蜣螂变成的。秀才韦翾庄园在杜曲，曾经在冬天挖树根，看见腹育附在树根腐烂的地方，觉得很奇怪。村里人说，蝉本来就是烂木头变成的。韦翾于是剖开一只腹育进行观察，腹中果然充满烂木头。

蛱蝶

蛱蝶，尺蠖茧所化也。秀才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经宿，化为大蝴蝶。（出《酉阳杂俎》）

【译文】

蛱蝶是尺蠖茧变成的。秀才顾非熊年轻时，曾看见粪土中的拆毁的绿色裙幅不一会儿工夫就变成了蝴蝶。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说，百合花用盒子装起来，用泥把缝隙抹严，经过一宿，就变成了大蝴蝶。

蚁

蚁，秦中多巨黑蚁，好斗，俗呼为马蚁。次有色窃赤者细蚁，中有黑迟钝，力举等身铁。有窃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段成式儿戏时，常以棘刺摽蝇，直其来路，此蚁触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数寸，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声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间之，整若队伍。至徙蝇时，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备异蚁状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陕西那里有很多大黑蚂蚁，很好斗，人们一般都把它们称为马蚁。其次有浅红色的小蚂蚁。其中有一种很笨的黑蚁，能举起跟自身长度相等的铁。还有一种浅黄色的，最有吞食弱者的智慧。段成式玩耍时，常用酸枣树刺叉着苍蝇放在蚂蚁过来的路上，这个蚂蚁碰到苍蝇马上回去报信。有时它离开蚂蚁窝一尺或数寸，原在窝里的蚂蚁，一会儿就像一条绳子似的爬出来，就象有声音招唤它们。它们爬行时每隔六七只就有一只大头蚂蚁隔在中间，整整齐齐像军队的行列。到搬动苍蝇时，大头蚂蚁有的在两侧，有的殿后，好像防备另一种蚂蚁的样子。

蚁楼

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见（“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蚁楼，高二尺余。（出《酉阳杂俎》）

【译文】

程执恭在易定荒野里，看见了蚂蚁建造的楼，有二尺多高。

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饭化　蜈蚣气　蠮螉　颠当　蜾蠃　沙虱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殷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虫　诺龙

饭化

道士许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饭于暗室地，入夏，悉化为赤蜘蛛。（出《酉阳杂俎》）

【译文】

道士许象之说：用盆把寒食那天做的饭扣在不见光线的屋子里的地上，进入夏天后，饭就会都变成红蜘蛛。

蜈蚣气

绥县多蜈蚣，气大者，能以气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出《酉阳杂俎》）

【译文】

绥县蜈蚣很多，吸气力量大的能吸住兔子，气小的也能吸住蜥蜴。相距三四尺，就能使兔子和蜥蜴的骨肉自行销毁。

蠮螉

蠮螉，段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独负桑虫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段成式书房有很多细腰蜂，原来它们喜欢在书卷中做窝，有时在笔管中作窝。发出祝祷似的鸣声，还挺好听。段成式有时打开书卷观察它们，看到窝中全是小蜘蛛，有蝇虎那样大，周围都用泥围着。才知道这种蜂不只是把桑树虫背回来。

颠当

颠当，段成式书斋前，每雨后多颠当窠，（秦人所呼）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吐（“吐”原作“土”，据明抄本改。）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捭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其形似蜘蛛，（如墙角负网中者）《尔雅》谓之“王蛛蜴”，《鬼谷子》谓之“跌母”。秦中儿童戏曰：“颠当牢守门，蠮螉寇汝无处奔。”（出《酉阳杂俎》）

【译文】

段成式书房前面，每当雨后常见许多土蜘蛛窝（秦地人称为颠当），有蚯蚓洞那样深。里面结成丝网，露出的盖儿与地一样平，有榆钱那样大小。这种蜘蛛经常仰附在盖上，等到绳或尺蠖经过时，就翻过盖来捉住它们。蝇蠖刚被捉进去，盖又马上盖严，跟土地颜色相同，并且没有一丝缝隙可寻。它的形状像蜘蛛（像墙角里趴在蛛网中那样的）。《尔雅》中称它“王蛛蜴”，《鬼谷子》称它“跌母”。陕西的儿童游戏时唱道：“土蜘蛛牢牢的守住大门，细腰蜂来犯你却无处逃奔。”

蜾蠃

蜾嬴，今谓之蠮螉也，其为物纯雄无雌，不交不产。取桑虫之子祝之，则皆化为己子。蜂亦如此耳。（出《酉阳杂俎》）

【译文】

蜾蠃，当今把它叫细腰蜂。它这种东西全是雄性没有雌性，因此不交尾，不生子。它们把桑虫的幼虫弄来祝祷，就都变成了自己的孩子。蜂子也是这样。

沙虱

潭袁处吉等州有沙虱，即毒蛇鳞中虱也，细不可见。夏月，蛇为虱所苦，倒挂身于江滩急流处，水刷其虱。或卧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所咬处如针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得术士禁之，乃剜其少许，因以生肌膏救治之，即愈。不尔，三两日内死矣。（出《录异记》）

【译文】

潭、袁、处、吉等州有一种沙虱，就是毒蛇鳞片中的虱子。这种虱子小得几乎看不见。夏季，毒蛇被这种虱子咬得难受，就把身体倒挂在江中浅滩水流很急的地方，让水冲去身上的虱子；或者卧在沙子里，把虱子碾压到沙中。走路的人碰上这种虱子，被咬的地方就像针眼谷粒，四周皮肤上有各种颜色的花纹，就是中了沙虱的毒了。如果找到会巫术的人用法术控制，再剜去少量中毒的皮肉，然后用生肌膏治疗，就可以治愈。不这样的话，三两天内就会死。

水弩

水弩之虫，状如蜣蜋。黑色，八足，钳曳其尾，长三四寸，尾即弩也。常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时弯其尾，自背而上于头前，以钳执之。见人影则射，中影之处，人身随有辽肿，大小与沙虱之毒同矣。速须禁气制之，剜去毒肉，固保其命。不尔，一两日死矣。复多盅毒，行者尤宜慎之。凡入盅家，慎告主人曰：“汝家有盅毒，不得容易害我。”如此则毒不行矣。（出《录异记》）

【译文】

水弩这种虫样子像蜣螂，身体黑色，有八只脚，尾巴上拖着一个“钳子”，长约三四寸，尾巴就是“弩”。水弩尾上的弩经常从四月一日开始出现，至八月才收起来。水弩不时卷起它的尾巴，从后背一直 到脑袋前面，用那把“钳子”夹着它，见到人影就射。人影被射中的地方，人体相应处随后就高高地肿了起来。毒性跟沙虱的毒相同，必须马上用法术控制毒气蔓延，再剜去中了毒的肉，才能保住命。不这样，过一两天就会死去。盅毒虫也不少，走路的人尤其应该小心它。凡是进到有盅虫的人家，千万告诉主人说：“你家有盅这种毒虫，不要轻易害我。”这样盅毒虫就不会毒害你了。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东迁于吴，于立义里居。其宅素有凶藉，玄之利以花木珍异，乃营之。月余，夜读书，见武士数百骑升自床之西南隅，于花氈上置缯缴，纵兵大猎。飞禽走兽，不可胜计。猎讫，（“讫”原作“托”，据明抄本改。）有旌旗豹纛，并导骑数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戴剑操斧，手执弓槌，凡数百。挈幄幕帘榻，盘碟鼎镬者，又数百。负器盛陆海之珍味者，又数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值者，又数百。玄之熟视转分明。至中军，有错彩信旗，拥赤帻紫衣者，侍从数千，至案之右。有大（明抄本“大”作“载”，当作“戴”。）铁冠，执铁简，（“铁简”原作“钺”前，据明抄本改。）宣言曰：“殿下将欲观渔于紫石潭，其先锋后军并甲士执戈戟者，勿从。”于是赤帻者下马，与左右数百，升玄之石砚之上。北设红拂卢帐，俄尔盘榻幄幕，歌筵舞席毕备。宾旅数十，绯紫红绿，执笙竽箫管者，又数十辈。更歌迭舞，俳优之类，（“类”原作“伺”，据明抄本改。）不可尽记。酒数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帻顾左右曰：“索渔具。”复有旧网笼罩之类凡数百，齐入砚中。未顷，获小鱼数百千头。赤帻谓上客曰：“予深得任公之术，请以乐宾。”乃持钓于砚中之南滩。乐徒奏《春波引》，曲未终，获鲂鲤鲈鳜百余。遽命操脍促膳，凡数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丝竹，铿鞫齐奏。酒至赤帻者，持杯顾玄之而谓众宾曰：“吾不习周公礼，不习孔氏书，而贵居王位。今此儒，发鬓焦秃，肌色可掬，虽孜孜矻矻，而又奚为？肯折节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乃以书卷蒙之，执烛以观，一无所见。玄之舍卷而寝。方寐间，见被坚执锐者数千骑，自西牖下分行布伍，号令而至。玄之惊呼仆夫，数骑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猎于羊林之茸，钓于紫石之潭。玄之牖奴，遽有迫胁，士卒溃乱，宫车振惊。既无高共临危之心，须有晋文还国之伐。付大将军蛖虰追过。”宣讫，以白练系玄之颈，甲士数十，罗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门，观者架肩叠足，逗五六里。又行数里，见子城，有赤衣冠者唱言：“蚍蜉王大怒曰：'披儒服，读儒书，不修前言往行，而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议。”乃释缚，引入议堂。见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听陈劾之词，（“听陈劾之词”五字原作“所陈设之类”，据明抄本改。）尤炳焕于人间。是时王子以惊恐入心，厥疾弥甚。三事已下议，请置肉刑。议状未下，太史令马知玄进状论曰：“伏以王子曰不遵典（“典”原作“曲”，据陈校本、许本改。）法，游观失度，视险如砥，自贻震惊。徐玄之性气不回，博识非浅，况修天爵，难以妖诬。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窃见云物频兴，沴怪屡作，市言讹谶，众情惊疑。昔者秦射巨鱼而衰，殷格猛兽而灭。今大王欲害非类，是蹑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览疏大怒，斩太史马知玄于国门，以令妖言者。是时大雨暴至，草泽臣螱飞上疏曰：“臣闻纵盘游，恣渔猎者，位必亡；罪贤臣，戮忠谠者，国必丧。伏以王子猎患于绝境，钓祸于幽泉，信任幻徒，荧惑儒士。丧履之戚，所谓自贻。今大王不究游务之非，返听诡随之议。况知玄是一国之元老，实大朝之世臣，是宜采其谋猷，匡此颠仆。全身或止于三谏，犯上未伤于一言。肝胆方期于毕呈，身首俄惊于异处。臣窃见兵书云，无云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于当时，知玄恨死于今日。大王又不贷玄之峻法，欲正名于肉刑，是抉吾眼而观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宫之奇言为谬，卒并于晋公；吴以伍子胥见为非，果灭于句践。非敢自周秦悉数，累黩聪明，窃敢以尘埃之卑，少益嵩岳。”（“岳”原作“华”，据明抄本改。）王览疏，即拜螱飞为谏议大夫，追赠太史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其子蚳为太史令，赙布帛五百段，米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后进旨。于是蚳诣（“诣”原作“言”，据明抄本改。）移市门进官表曰：“伏奉恩制云，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贞，有魏侍中辛毗之谏诤，而我亟以用己，昧于知人。爇栋梁于将为大厦之晨，碎舟楫于方济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尔非辜。是宜褒赠其亡，赏延于后者。宸翰忽临，载惊载惧，叩头气竭，号断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学究天人，艺穷历数，因玄鉴得居圣朝。当大王采当刍荛之晨，是臣父展嘉谟之日。逆耳之言难听，惊心之说易诛。今蒙圣哲旁临，照此非罪。鸿恩沾洒，犹惊已散之精魂；好爵弥缝，难续不全之腰领。今臣岂可因亡父之诛戮，要（“要”原作“定”，据明抄本改。）国家之宠荣。报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王览疏不悦，乃返寝于候雨殿。既寤，宴百执事于凌云台曰：“适有嘉梦，能晓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赐爵一级。”群臣有司，皆顿首敬听。曰：“吾梦上帝云，助尔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尔德。卿等以为如何？”群臣皆拜舞称贺曰：“答邻国之庆也。”螱飞曰：“大不祥，何庆之有？”王曰：“何谓其然？”螱飞曰：“大王逼胁生人，滞留幽穴，锡兹咎梦，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锄也，开国者辟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洎石，与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锄吾土，攻吾国，纵火南北，以答系领之辱乎？”王于是赦玄之之罪，戮方术之徒，自坏其宫，以禳厥梦。乃以安车送玄之归，才及榻，玄之寤。既明，乃召家僮，于西牖掘地五尺余，得蚁穴如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靡有孑遗，自此宅不复凶矣。（出《纂异记》）

【译文】

有位叫徐玄之的人从浙江东部迁到了吴地，住在立义里。那座宅子向来就有不吉利的记载。徐玄之却觉得这宅子里有珍奇的花木是很便宜的，于是开始修整它。过了一个多月，徐玄之夜晚读书时，忽然看见武士数百人骑着马从床的西南方的屋角那里冒出来，在花毡上用绢丝作弓弦，然后让士兵们大规模打猎，猎取的飞禽走兽，不可胜数。打完猎，又看见各种用羽毛装饰的旗子和画有豹子的大旗，连同开路的骑兵好几百，又从外面进来了，到了屋子的西北角。佩剑的，拿斧子的，还有手持弓箭或者大槌的，总共有好几百。带着帐篷、帘子、床和盘、碟、鼎、锅的，又有好几百。背着装有山珍海味器具的又有几百人。在道上来来往往，传达命令侦察值班的又有数百人。徐玄之仔细看了半天，人物更加分明。到了中军帐，有交错的彩绸旗、信号旗簇拥着一位头戴红巾，身穿紫衣的人，侍从有好几千，他们都走到了桌子的右面。一个头戴铁盔，手拿铁页文书的人，向众人宣布道：“殿下将到紫石潭观看打鱼，先锋军、后军还有拿着戈戟的甲士都不要跟随。”于是戴红巾的人下了马，和左右的数百人升到徐玄之的石砚上面。北面设置了红拂庐帐，不一会儿盘榻、帐蓬，配备歌舞的筵席都准备齐全了。宾客有数十人，穿着绯、紫、红、绿衣服，拿着笙、竽、箫、笛的，又有数十人。轮流唱歌跳舞的演员之类的人，实在记不胜记。酒过数巡，贵宾中有的脸上已显醉意。戴红头巾的人看着左右的人说：“拿打鱼的工具来！”就有旧的鱼网、鱼笼、鱼罩之类渔具共几百件一起搬到砚台上。只一会儿工夫，就捞到了成百上千头小鱼。戴红巾的人对贵宾说：“我精通古代善捕鱼的任公子的本领，让我钓些鱼为贵宾助兴吧。”于是便拿着鱼竿在砚台的南端水中钓鱼。乐伎演奏《春波引》助钓，一曲没完，就钓了鲂、鲤、鲈、鳜等鱼一百多条，红巾人立刻命令操刀细细切鱼，赶快做饭。做出的菜共几十种，都馨香扑鼻、美不可言。这时金、石、丝、竹各种乐器一齐演奏，交混回响，美妙和谐。轮到戴红巾的人喝酒了，戴红巾的人举着酒杯瞅着徐玄之对众宾客说：“我没学习周公的礼，也没读孔子的书，可是却贵居王位。现在这位儒生头发两鬓干枯脱落，饥饿的脸色很明显，虽然勤奋苦学，可是又能做什么呢？如果肯降低身份做我的下卿，也就可以在今天的宴会上作陪。”徐玄之便用书本把他们盖上，拿起烛来观看，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徐玄之于是放下书本就寝。刚入睡，就看见穿着铠甲拿着武器的数千骑兵，从西面的窗户下面分成行列，摆开队形，奏着军乐来了。徐玄之惊慌地招呼仆人时，有几名骑兵已来到床前。向徐玄之宣布说：“蚍蜉王子到草林的嫩草地里打猎，到紫石潭那里钓鱼，徐玄之这个愚钝的奴才，立刻进行威逼胁迫，以至士兵混乱溃散，皇宫的车辆大受惊吓。你既没有古代战国时高共面临危难时仍不失礼的风度，又没有春秋时晋文公救宋破楚的战功，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王子命令把你交给大将军蠬虰追查你的罪过！”宣布之后，用白绢拴着徐的脖子，甲士数十人押着，前呼后拥地拉走了。他们走得很快，不一会儿就觉得进入一道城门，围观的人肩挨肩，脚踩着脚，跟随了五六里。又走了几里，看见了内城。有位穿红衣服戴红帽子的人大声宣布道：“蚍蜉王对你十分恼怒，说你穿着儒者的衣服，读儒家的书，不好好反省以往的言行，却一味逞能竟敢犯上，决定把你交给三公的官员议处。”于是给徐玄之松了绑，带到议事厅堂。徐看见穿紫衣戴紫帽的有十人，就一一拜见。那十个人都瞪着眼睛傲慢地坐在那里受礼。他听到那些官员弹劾的文辞，比人间的这类文辞更加漂亮。此时蚍蜉王子因为惊恐深入内心，病情更趋严重。三公以下官员做出决议，要求对徐使用肉刑。决议文书还没下达，太史令马知玄上奏章说：“臣伏在地上想，因为王子一天天地不遵守法律，游玩过度，把危险的地方看得平如磨刀石，以致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惊恐。徐玄之的性格气质是不会改变的，又见识广博，并非浅薄之辈，况且又注意培养仁义忠信的品德，难以诬蔑他是妖邪。现在大王不能正确估价自己，反而任凭自己心意，信任那众多的官员，要害有远见有才能的人。我私下看到天象云气之色频繁变化，反常怪异的现象屡屡出现，街上流传着错误的预言，人们的情绪惊慌疑虑。从前秦朝射死大鱼因而国家衰败，殷朝打死猛兽而国家灭亡，现在大王想杀害跟我们不是同类的人，这是重蹈殷朝和秦朝的覆辙，只怕本朝的衰败，就从这里开始了。”蚍蜉王看了奏章大怒，下令在国门那里斩了太史马知玄，并以此号令妖言惑众的人，正处刑时，突然下起了暴雨。这时，还没当上官的螱飞上奏章说：“我听说凡是放纵地娱乐游玩，尽情地打鱼打猎的，他的王位就一定会失去，加罪贤臣，杀戮忠诚正直的人，他的国家一定要灭亡。我伏在地上想，因为王子到绝境去猎取祸患，到幽暗的泉水里钓取灾难，信任妖言惑众的人，怀疑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丢失鞋子的悲哀，像人们说的是自己招来的。现在大王不反省自己沉迷于游猎的过失，反而听信诡诈谄媚者的主张。况且马知玄是一国的元老，又是我国历经几代的大臣。实在是应该采纳他的计策谋略，扭转目前这种颠倒的是非。如果他要保全自身就不会多次进谏，虽然触犯了皇上，但他没有一句话是伤害皇上的，正是由于他一片忠诚，才能把意见都说出来，可是马上就得到了身首分家的下场。我私下里看到兵书上说，没有云彩而下雨是天在哭泣。现在正直的大臣被杀戮，天已为他哭泣啦。我伏在这里想，恐怕古时被剜心的忠臣比干死的时候并不遗憾，马知玄却对死在今天感到遗憾。大王又不肯宽恕徐玄之，要对他使用严峻的刑法，而想要用肉刑使名分正当，这是战国时吴子胥眼看着越国的兵进入吴国在今天的重演。从前虞国把宫之奇的话当作错误，结果虞国最终被晋国吞并，吴国把伍子胥的看法当作荒谬，吴国果然被勾践灭掉。不是我敢从周朝秦朝一一列举，连续地滥用聪明，而是我想以自己尘埃般微贱的身躯，对巍峨嵩山尽一点力量。”蚍蜉王看了奏章，就授予螱飞谏议大夫的职务。又追封太史令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他的儿子蚳为太史令，并赠给蚳办丧事的布帛五百块。赠给螱飞和蚳各三百石米。并说，那个徐玄之等以后听取了意见再处理。于是蚳到了移市门呈上官表说：“我伏在地上捧着看皇帝的诏书，上面说，马知玄有殷代王子比干那样的忠贞，有魏国侍中辛毗那样的直言敢谏的品质，而我屡次因为坚持己见。而对别人不了解，因而造成在将要建造大厦的早晨却把栋梁烧掉了，将要渡过巨大河流的时候却把船只打碎了。由于我不施恩德，以致你无罪被杀。这是应该对其死亡进行表彰和追封的，奖赏应该延续到他的后人身上。这时忽然接到皇帝的诏书，我又惊又怕，连连叩头，呼吸都停止了，号哭中断，鲜血滴落。我伏在地上想，我去世的父亲知玄，学问上，探究天道与人事关系技能上，历法数学全都懂得，凭着高超的见解得以官居高位。在大王采伐柴草的日子里，正是我的父亲制定妙计的时候。逆耳的话难以听进去，说震惊人心的话容易被杀。现在承蒙圣恩浩荡，为我父亲平反昭雪，这样深广的恩泽会使已散去的精魂吃惊；尽管显赫的爵位虽能弥补缝合，也难接合残缺的腰和头。但现在我怎么可以因为先父被杀戮，而领受国家的宠爱与荣耀？我即不能像周平王那样继承他父亲幽王的事业，又不忍像禹王那样不顾自己的身家。何况现在天象预示着国家将有大变，历法也显出令人忧虑的预兆。臣伏在地上请求把臣驱逐到远方，以免遭受死丧祸乱。”蚍蜉王看了奏章不高兴，就回到候雨殿寝宫睡觉。睡醒后，就在凌云台宴请百官，说：“刚才我做了个好梦，谁能说明白它，使我的心里亮堂堂的，就赏给他一级爵位。”群臣和各主管官员都叩头，然后洗耳恭听。王说：“我梦见上帝说，'助尔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尔德。'你们认为这个梦怎么样？”群臣都跪拜舞蹈，称赞祝贺说，“这是我们答邻国的幸福啊！”螱飞说：“很不吉利！有什么幸福？”王问：“你为什么说不吉利？”螱飞说：“大王威逼胁迫世间的生人，把他拘留在幽暗的洞穴里。你这个梦恰恰是上天震怒，托梦谴责你。'助金'者，'锄'也，'开国'者，'辟'也，'展疆土'分裂也，'赤玉洎石'，与火俱焚也。莫不是徐玄之要用锄锄我们的国土，攻打我们的国家，放火于南北，来报复绳拴脖子的耻辱吗？”王于是赦免了徐玄之的罪，杀了会方术的那些人，自己毁掉了宫殿，以便消除那个梦中所预示的灾难。接着又用舒适的车子送回了徐玄之。徐玄之刚一挨着床，就醒过来了。天明以后，徐就召集家里的年轻仆人，在西窗下挖地五尺多深，找到一个蚂蚁洞，有装三石粮的大缸那样大。于是放火烧了这个蚂蚁洞，一个蚂蚁也没留下，从此这座宅子再没出现不吉祥的事。

短狐

搜神记》及《鸿范五行传》曰，蜮射生于南方，谓之短狐者也。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淫以女为主，故曰多蜮。蜮者淫女惑乱之气所生。（出《感应经》）

【译文】

《搜神记》及《鸿范五行传》说，蜮射生在南方，人们把它称作短狐。南越的少数民族，男女在同一条河里洗澡。淫荡之事主要是女子做的，所以说有很多蜮。蜮是淫荡的女子迷惑盅惑之气产生的。

蜘蛛怨

顷有寺僧所住房前，有蜘蛛为网，其形绝大。此僧见蜘蛛，即以物戏打之，蜘蛛见僧来，即避隐。如此数年。一日，忽盛热，僧独于房，因昼寝。蜘蛛乃下在床，啮断僧喉成疮，少顷而卒。蜂虿有毒，非虚言哉。（出《原化记》）

【译文】

不久前有个庙里和尚住的房子前面，有蜘蛛织的网，蜘蛛的个儿极大。这个和尚看见蜘蛛，就用东西戏弄、打它，所以蜘蛛看见和尚来，就隐蔽躲藏起来。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有一天，忽然非常热，和尚白天单独一人在房中睡觉。蜘蛛于是落到床上，咬断了和尚的喉咙形成伤口，不一会儿和尚就死了。看来蜂和蜘蛛有毒可不是假话呀。

蜥蜴

曹叔雅《异物志》曰：鱼跳跳，则蜥蜴从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鱼还水底，蜥蜴还草中。（出《三教珠英》）

【译文】

曹叔雅的《异物志》中说：鱼不断跳跃时，蜥蜴就会从草里下水，它们渐渐地互相依傍

靠近，就一块浮在水面上交配。交配完了，鱼回到水底，蜥蜴回到草中。

殷琅

陈郡殷家养子名琅，与一婢结好经年。婢死后，犹往来不绝，心绪昏错。其母深察焉。后夕见大蜘蛛，形如斗样，缘床就琅，便燕尔怡悦。母取而杀之，琅性理遂复。（出《异苑》）

【译文】

陈郡有一户姓殷的人家，有个养子名叫琅，跟一个丫环相好有一年了。后来丫环死了，但他们仍然不断来往，这使得琅的心绪糊涂错乱。琅的母亲就周密地进行观察。后来有一天晚上，见一只大蜘蛛，形状像斗，沿着床靠近了琅，于是就听见他们云雨交欢的声音。琅母抓住蜘蛛杀了，琅的性情理智才恢复了正常。

豫章民婢

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婢误以履践杀一人，遂有数百人，着衰麻，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覆船下。就视皆是鼠妇，作汤浇杀，遂绝。（出《搜神记》）

【译文】

豫章有一家人的婢女在灶下，忽见有个几寸高的人来到灶间，婢女没小心，踩死了一个小人。于是就有几百小人穿着麻制的丧服，抬着棺材来治丧。丧事仪式很齐全。他们出了东门，进入园中扣着的船底下。人走近一看，原来都是鼠妇虫。于是烧热水浇死了它们，这种虫子再也没有出现。

南海毒虫

南海有毒虫者，若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为十二时虫。一日一夜，随十二时变其色，乍赤乍黄。亦呼为篱头虫。传云，伤人立死，既潜噬人，急走于藩篱之上，望其死者亲族之哭。新州西南诸郡，绝不产蛇及蚊蝇。余窜南方十年，竟不睹蛇，盛夏露卧，无噆肤之苦。此人谓南方少蛇，以为夷獠所食。别有水蛇，形状稍短，不居陆地，非喷毒啮人者。（出《投荒杂录》）

【译文】

南海一带有种毒虫像大蜥蜴，眼珠子尤其明亮。当地人把它叫十二时虫，因为它会随着日夜的十二个时辰改变它的颜色，忽红忽黄。也称作篱头虫。古书上说它咬伤了人，人马上就会死；暗中咬了人后，它急忙跑到篱笆上，看那被咬死的人的亲族哭泣。新州西南各郡，绝没有蛇和蚊子、苍蝇。我被流放到南方十年，竟然没看到蛇，盛夏裸露着，没有皮肉被咬之苦。这里的人们说，南方少蛇，因为是被当地少数民族吃了。另外有种水蛇，形状稍短，不住在陆地上，也不喷毒咬人。

诺龙

南海郡有蜂，生橄榄树上，虽有手足，颇类木叶，抱枝自附，与木叶无别。南人取者，先伐仆树，候叶凋落，然后取之。有水虫名诺龙，状如蜥蜴，微有龙状。俗云，此虫欲食，即出水据石上。凡水族游泳过者，至所据之石，即跳跃自置其前，因取食之。有得者必双，雄者既死，雌者即至，雌者死亦然。俗传以雌雄俱置竹中，以节间之，少顷，竹节自通。里人货其僵者，幻人以蜂，俱用为妇人惑男子术。（出《投荒杂录》）

【译文】

南海郡有一种蜂，生活在橄榄树上，虽有手脚，但很像树叶，抱着树枝附在上面，跟树叶没有区别。南方人要捉它时，先砍倒树，等树叶凋落后再捉它。有一种水虫名叫诺龙，样子像蜥蜴，有点像龙的样子。一般人都说，这种虫子想捕食，就爬出水伏在石头上，凡是水中动物游泳经过，到了诺龙占据的石头时，就跳着来到诺龙跟前，诺龙便抓过来吃了它。有人抓到诺龙的一定是两只，雄性的死了以后，雌性的就来了，雌性的死了也是如此。一般传说，把雄雌诺龙都放在竹筒中，中间让竹节隔开，不一会儿，竹节就通开了。乡下人卖的是那晒干的诺龙，有的用蜂冒充诺龙骗人。蜂和诺龙都是妇女用来迷惑男子的手段。

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蚁子　蛙蛤　金龟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虱　白虫

蚕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禅　蝗化　水蛙　蚓疮

蜂余　熊乃　螽斯　蝻化

蚁子

南方尤多蚁子，凡柱楣户牖悉游蚁。循途奔走，居有所营，里栋相接，莫穷其往来。（出《投荒杂录》）

【译文】

南方白蚁特别多，凡是柱子门楣门窗等木制的东西上都有白蚁在爬来爬去。它们沿着一定的路线爬行。为了防备白蚁，人们都筑墙把房子围起来。但乡里的房栋互相连接，因此不能隔断它们的往来。

蛙蛤

南方又有水族，状如蛙，其形尤恶。土人呼为蛤。为臞（“臞”原作“蛙”，据明抄本改）食之，味美如鹧鸪。及治男子劳虚。（出《投荒杂录》）

【译文】

南方又有一种水中动物，形状像青蛙，它的外形尤其难看，当地人把它称为“蛤”。做成羹吃，味道鲜美，像鹧鸪汤。还能治男子的痨虚。

金龟子

金龟子，甲虫也，春夏间生于草木上，大如小指甲，飞时即不类。泊草蔓上，细视之，真金色龟儿也。行必成双。南人采之阴干，装以金翠，为首饰之物。亦类黔中所产青虫子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金龟子是一种甲虫，春夏间从草或树上产生出来，有小指甲那样大，飞的时候就不像小指甲了。停在草蔓上时，去仔细观察它，真像金色的小龟。它爬行时一定成双成对。南方人把它采集回来阴干后，用金翠装饰起来，当作首饰。它也很像贵州省所出产的青虫子。

海山

又珠崖人，每晴明，见海中远山罗列，皆如翠屏，而东西不定，悉蜈蚣也。虾须长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听说海南岛人，每当天气晴朗明净时，就看见海里的远处有山一座挨着一座，都像绿色的屏风，而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这都是蜈蚣。像虾的触须有四五十尺长，这种东西也不值得奇怪。

蜈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为脯，美于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则鸣鼓然火炬，以驱逐之。（出《岭表录异》）

【译文】

《南越志》上说，大的蜈蚣，它的皮可以用来蒙鼓，把它的肉晒成肉干，比牛肉味道还好。又说，大的蜈蚣能吃牛，村里人有时遇到这种情况就敲鼓点起火炬，来赶走它。

蚊翼

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虫焉，目明者见之。每生九卵，复未尝曾有，（徒乱反）复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兽，食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细且小，因曰细蠛，（音蔑）陈章对齐桓公小虫是也。此虫常春生，而以季夏冬藏于鹿耳中，名孆婗。孆婗亦细小也。（出《神异经》）

【译文】

南方的蚊子翅下有一种小飞虫，眼力好的人能看见。这种虫每次产九个卵，又不曾有孵不出幼虫的，因此就变成了九只幼虫，一起飞走了，蚊子却始终不知道。这种小飞虫也咬人和各种野兽，被咬的人是有感觉的。这种虫虽小但叮上人就不走，又细又小，因此叫细蠛，陈章回答齐桓公说的那种小虫就是这种。此虫常在春季出生，从夏末到冬末，它藏在鹿的耳朵中，这时名叫孆婗。孆婗也是非常细小的。

壁虱

壁虱者，土虫之类，化生壁间。暑月啮人，其疮虽愈，每年及期必发。数年之后，其毒方尽。其状与牛虱无异。北都厩中之马，忽相次瘦劣致毙，所损日甚。主将虽督审刍药勤至，终莫能究。而毙者状类相似，亦莫知其疾之由。掌厩获罪者，已数人矣，皆倾家破产，市马以陪纳，然后伏刑。有一裨将干敏多识，凡所主掌，皆能立功。众所推举，俾其掌厩马。此人勤心养膳，旦夕躬亲。旬月之后，马之殒（“殒”原作“殡”，据明抄本改）毙如旧，疑其有他，乃明烛以守之。二鼓之后，马皆立不食，黑者变白，白者变黑。秉炬以视，诸马之上，有物附之，不可胜数，乃壁虱所噆也。五鼓之后，壁虱皆去，一道如绳，连亘不绝。翌日，而以其事白于帅臣，寻其去踪。于楼中得巨穴焉，以汤灌之。坏楼（“楼”原作“城”，据明抄本改）门穴，得壁虱死者数十斛。穴中大者一枚，（“枚”原作“所”，据明抄本改）长数尺，形如琵琶，金色，焚而杀之。筑塞其处，其害乃绝。（出《录异记》）

【译文】

壁虱属于土虫一类动物，是在墙壁上变化生长出来的。在夏天时常咬人，咬出的伤口即便暂时好了，但每年到了曾被咬的那个时候一定会复发。几年以后，那余毒才会完全消失。它的形状跟牛虱没有什么两样。北方的京城中马圈里的马，忽然陆续瘦弱无力最后死去，马一天比一天减少，情况严重。主将虽然每天不断地来检查询问吃草和吃药的情况，但始终没找到原因。而马死的状况都很相似，也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病怎么得的。管马厩的因为马死而获罪的已有好几个人了，都倾家破产来买马交上赔偿，然后还要承受刑罚。有一位副将办事聪敏，见识很广，凡是他负责的事情，都能办出成效。于是大家推荐他，让他管理马圈中的马。这个人用心喂养，早晨晚上亲自照看，经过一个月，马的死亡情况还是照旧。副将疑心有别的原因，就点亮蜡烛守护着马。二更天后，马都站在那儿不吃草了，只见黑马变成了白马，白马变成了黑马。拿着蜡烛去仔细一看，那些马的身上都有什么东西附着，数都数不过来，原来是壁虱叮在上面。五更天后，壁虱都走了，走在路上就像一条绳子，连续不断。第二天，把此事报告了做主帅的大臣。于是顺着它们回归的踪迹，在楼里面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把热水灌了进去。挖开了楼门附近的洞穴，看到烫死的壁虱有数十斛。洞中有一只大壁虱，长有数尺，形状像琵琶，金黄色，于是烧死了它。又用土填塞了那个洞穴，并捣实了，从此那种灾害就再也没有出现。

白虫

有人忽面上生疮，暑月即甚，略无完皮，异常楚痛。涂尝饵药，不能致效。忽一日，既卧，余烛未灭，同寝者见有物如弦如线，以著其面，因执烛视之，白虫如虱，自瓷枕穴中出，以噆其面。既明，遂道其事，剖枕以视之，白虫无数，因尽杀之，面疮乃愈。（出《录异记》）

【译文】

有人忽然脸上长疮，夏天就更厉害，脸上几乎没有完整的皮肤，非常疼痛，抹药吃药都不见效。忽然有一天，他躺上床以后，残烛尚未灭，同床睡觉的人见有个东西像琴弦又像线落在了已躺下的人的脸上。于是此人拿着蜡烛去仔细看，只见有些白虫像虱子，从瓷枕孔内爬出，来咬那人的脸。天亮以后，便告诉了这个情况，剖开瓷枕一看，里面有无数白虫。于是把它们全杀了，脸上的疮也就好了。

蚕女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不知其姓氏。其父为邻邦掠（“邦掠”原作“所操”，据明抄本改）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龁。父问其故，母以誓众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马。安有配人而偶非类乎？能脱我于难，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马愈跑，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殡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今家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化，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稽圣赋曰：“安有女，（《集仙录》六“安有女”作“爰有女人”。）感彼死马，化为蚕虫，衣被天下是也。”（出《原化传拾遗》）

【译文】

还在上古高辛帝时代，四川那个地方还没设立官长，没有统一的领导。那里的人每个家族居住在一起，家族间交替地互相侵吞。蚕女的遗迹在现在的四川广汉。蚕女，不知道她姓什么，她的父亲被邻国抢走，已经一年了，只有她父亲常骑的马还在家中。蚕女想到父亲远在异乡，常常饭也吃不下。她的母亲为了安慰她，就向众人立誓说：“有能把她的父亲找回来的，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他。”部下的人，只能听听那个誓言，没有能把她父亲找回来的。那匹马听到蚕女母亲的话，却惊喜跳跃躁动不停，挣断缰绳跑了。过了几天，蚕女的父亲骑着马回来了。从这一天开始这匹马就不断地嘶叫，不肯吃草喝水。蚕女的父亲问这事的原因，蚕女的母亲就把向众人立誓的话告诉了他。蚕女的父亲说：“是向人立誓，不是向马立誓，哪有把人嫁给马的呢？这匹马能使我脱离灾难，功劳也算是很大的事，不过你立的誓言是不能实行的。”马听后用蹄刨地刨得更厉害了，蚕女的父亲很生气，用箭射死了马，并把马皮放在院子里晒着。蚕女经过马皮旁边时，马皮骤然立起来，卷起蚕女飞走了。过了十天，马皮又停在桑树上面了，但蚕女已变成了蚕；吃桑叶，吐丝做茧，让人们用来作衣被。蚕女的父母非常悔恨，苦苦思念女儿。有一天，忽然看见蚕女驾着飘浮的云彩，乘着那匹马，带着几十名侍从从天而下，蚕女对父母说：“玉皇大帝因为我孝顺能达到献身的地步，并且心中念念不忘大义，所以把九宫仙嫔的职位授给了我。从此将永远在天上生活，请不要再想念我了。”说完升空而去。蚕女的家在今什邡、绵竹、德阳三县交界处。每年祈祷蚕茧丰收的人，从四面八方像云彩般聚集到这里来，都获得灵验的效果。道观佛寺中都塑了一个女子的神像，身披马皮，称她为马头娘，向她祈祷蚕桑的事。稽圣赋说：“有个女子，被那死马感应，化为蚕虫，而为天下人带来衣裳，这就是蚕女。”

砂俘效

陈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明抄本“拘”作“狗”）子，蜀人号曰俘郁。旋干土为孔，常睡不动，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悦。愚有亲表，曾得此物，未尝试验。愚始游成都，止于逆旅，与卖草药李山人相熟。见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访李生，仍以善价酬。因诘之，曰：“媚药。”征其所用，乃砂俘，与陈氏所说，信不虚语。李生亦秘其所传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川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男女发狂，罹祸非细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陈藏器的《本草》上说，砂俘，又叫倒行拘子，四川人把它称为俘郁。这种虫在于土上旋转钻出眼来，常睡在里面不活动。把它弄来放到枕头中，可以使夫妻互相爱悦。我有一位表亲，曾弄到这种东西，但未试验过。我首次游览成都，住在旅馆，跟卖草药的李山人相识，看到蜀城中的少年，常常很高兴地去拜访这个姓李的年轻人，花高价买他的药。我因此问他，他回答说是“媚药”，再问他所用的材料，原来就是砂俘，跟陈藏器所说的相同，陈确没说假话。姓李的年轻人对他制药的方法保密，别人是得不到的。武陵山川出产的媚草，无赖们都抢着买，有些男女由于服用了媚药而发了疯，遭到的祸害可是不小啊！

舍毒

舍毒者，蚊蚋之属，江岭间有之，郴连界尤甚。为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盐于上，以物封裹，半日间，毒则解矣。若以手搔，痒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弥甚。湘衡北间有之，其毒稍可。峡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视其生处，即麸盐树叶背上，春间生之，叶 成窠，大如桃李，名为五倍子，治一切疮毒。收者晒而杀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窍穴而出，飞为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尘，色白甚小，视之不见。能昼夜害人，虽帐深密，亦不可断。以粗茶烧之，烟如焚香状，即可断之。又如席铺油帔隔之，稍可灭。（出《录异记》）

【译文】

舍毒是蚊蚋之类的昆虫，长江与五岭之间就有，郴连界那里更多些。在外作客的人，被虫咬后，千万不要用手去挠，只在咬处撒上盐，用东西包扎好，半天时间毒就化解了。如果用手挠了，就瘙痒不止。皮肉上出现伤口，中毒就更厉害。湖南衡山北边一带也有这种虫，它的毒性还差些。从瞿塘峡到蜀地，有一种叫蟆子的虫，黑色，也能咬人，毒却不太厉害。看它生存的地方，原来就附在盐麸子树叶的背面。这种虫春天出生，把叶 成窝，窝大如桃李。名为五倍子。五倍子可以治一切疮毒。采收五倍子的人要把它晒干杀死，这样里面的虫子才不会孵化飞走。不这样处理，这种虫子一定会破孔飞出，变成了蟆子。贵州南部边境有一种叫微尘的小虫，白色，身体很小，一般看不清它，这种虫能白天晚上都害人。即使蚊帐严密无缝，也挡不住它。把粗茶叶烧起来像烧香时冒出的烟，就可以赶走它。还有一种办法，如果席上铺上油布，也可以稍微地使白尘危害减轻。

老蛛

泰（“泰”原作“秦”，据明抄本改。）岳之麓有岱岳观，楼殿咸古制，年代寝远。一夕大风，有声轰然，响震山谷。及旦视，即经楼之陊也。楼屋徘徊之中，杂骨盈车。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手足则周数尺之地矣。先是侧近寺观，或民家，亡失幼儿，不计其数，盖悉罹其啖食也。多有网于其上，或遭其黏然縻绊，而不能自解而脱走，则必遭其害矣。于是观主命薪以焚之，臭闻十余里。（出《玉堂闲话》）

【译文】

泰山脚下有座岱岳观，楼房殿堂都是古代建造的，年代已很久远了。有一天晚上刮大风，听到“轰”的一声，响声震动了山谷。等到早晨去看时，原来是经楼倒塌了。人们在楼的废址上来回查看时，找到的各种枯骨能装满一车，还发现了一个老蜘蛛，形体像腹部能装五升的煎茶的鼎那么大，伸开前后爪子就能覆盖方圆几尺的地面。以前靠近寺观住的老百姓家，常常丢失孩子，数量不少，原来全都是被老蜘蛛吃了。楼屋上有很多蛛网，有的孩子就被那粘糊糊的蛛丝束缚住，不能自己解脱逃走，就被蜘蛛吃了。于是观主命令用木柴烧死那老蜘蛛，烧时放出的臭气十多里外都能闻到。

李禅

李禅，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广陵宣平里大第。昼日寝庭前，忽有白蝙蝠，绕庭而飞。家僮辈竟以帚扑，皆不能中，久之，飞去院门，扑之亦不中。又飞出门，至外门之外，遂不见。其年，禅妻卒，輀车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飞翔之所也。（出《稽神录》）

【译文】

李禅是楚州刺史承嗣的小儿子，住在广陵宣平里的大宅子里。有一天白天，他在院子前面的床上睡觉，忽然有只白色的蝙蝠，围着院子飞。家僮们争先恐后地用扫帚扑打它。但都没打着。过了好半天，白蝙蝠飞出了院门，还是没打着它，又飞出大门的外面，便看不见了。那一年，李禅的妻子死了，丧车出入的路，正是白蝙蝠飞行经过的地方。

蝗化

唐天祐末岁，蝗虫生地穴中，生讫。即众蝗衔其足翅而拽出。帝谓蝗曰：“予何罪，食予苗。”遂化为蜻蜓，洛中皆验之。是岁，群雀化燕。

【译文】

唐代天祐末年，蝗虫出生在地洞中。蝗虫们长成以后，就立即咬住它们的爪子和翅膀从洞里扯出来。皇帝对蝗虫说：“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要吃我的庄稼苗？”蝗虫于是都变成了蜻蜓。洛阳一带的蝗虫也都变成了蜻蜓。那一年，各种雀都变成了燕子。

水蛙

徐之东界，接沂川，有沟名（“名”原作“多”，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盘车，相传是奚仲试车之所。（徐有奚仲墓，山上亦有试车处，石上辄深数尺。）沟有水，水有蛙，可大如五石瓮，目如碗。昔尝有人，于其项上得药，服之度世。（出《玉堂闲话》）

【译文】

徐州的东部边界跟沂川相接，有条沟名叫盘车，相传是夏代第一个造车的奚仲试车的地方。沟里有水，水里有青蛙，可长到像装五石粮的瓮那么大，眼睛像碗那样大。从前曾有人在它的脖子上得到一种药，吃了药就离开世俗出家了。

蚓疮

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既毕，每为蚯蚓穿穴，执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杀蚯蚓无数。顷之，其僧病苦，举身皆痒，恒（“恒”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须得长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疮。疮中辄得死蚯蚓一条，殆数百千条。肉尽至骨而卒。（出《稽神录》）

【译文】

唐代天祐年间，浙江西部重修慈和寺。地面整治完毕后，常被蚯蚓打上些洞，承担此项任务的人很头疼。有一位和尚教给一法，用石灰把地面盖上，由此地面固定不受破坏了，但却杀死了不少的蚯蚓。不久，那个和尚就被病痛所苦，全身发痒，总得让指甲长的人给搔痒，时间一长，就形成了疮。每个疮里都有一条死蚯蚓，总共差不多有成百上千条，最后和尚的肉被蚯蚓吃尽，露出了骨头，死去了。

蜂馀

庐陵有人应举，行遇夜，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见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余间，但窄小甚。久之告饥，翁曰：“居家贫，所食唯野菜耳。”即以设，客食之，甚甘美，与常菜殊。及就寝，唯闻讧讧之声。既曙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尝患风，因尔遂愈，盖食蜂之余尔。（出《稽神录》）

【译文】

庐陵有个书生进京赶考，夜晚到一个村庄里的人家借宿。有位老翁出来会见客人，说：“我家房子狭小而人口挺多，容纳一张床还可以。”于是就住在了这家。屋里的房间有一百多个，只是窄小得很。过了好久，书生说饿了，老翁说：“家里穷，吃的东西只有野菜。”就把野菜摆了出来。书生吃了，觉得味道甜美，与一般的菜不一样。等到上床睡觉时，只听到哄哄的声音。天亮后客人醒了，却看见自己睡在田地里，旁边有一个大蜂窝。这位客人曾患有风湿病，因为这次经历便全好了。大概是因为吃了蜜蜂剩余的东西了。

熊乃

信州有版山，川谷深远，采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乃，尝与其徒入山伐木。其弟从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见甲士清道，自东来，传呼甚厉。乃弟惧恐，伏于草间。俄而旗帜戈甲，络绎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辄为所戮。至军中，拥一人若大将者，西驰而去。度其远，乃敢起行。迨晓，方见其兄，具道所见。众皆曰：“非巡逻之所，而西去溪滩险绝，往无所诣，安得有此人？”即共寻之，可十余里，隔溪滩，犹见旌旗纷若，布围畋猎之状。其徒有勇者，遥呼叱之，忽无所见。就视之，人皆树叶，马皆大蚁。取而碎之，皆有血云。（出《稽神录》）

【译文】

信州有座版山，溪流山谷幽深遥远，是采木制版的地方，于是以此给它命名。州里人有个熊乃，曾和他的徒弟们进山伐木，他的弟弟在后面跟着追赶，到黄昏时候，还没追上。忽然看见有穿铠甲的人清道，从东而来，高声传唤。熊乃的弟弟很害怕，就趴在草中，不一会儿就看见许多打着旗、扛着戈、穿着铠甲的人连续不断地来了。道路旁边也有走路的人，有人触犯了清道的，就被杀死。说话间，只见一大队士兵簇拥着一位像大将的人，骑着马向西急驰而去。熊乃的弟弟估计那些人走远了，才敢起来继续赶路。走到天亮，才追上他的哥哥，就把自己看到的全都告诉了哥哥。大家都说：“这儿不是巡逻的地方，向西去有溪流险滩，非常危险，而且没有可投奔的去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就立即一同去寻找那帮人。大约走了十多里，隔着溪流险滩，就看见许多旗帜乱纷纷的，围成一圈好像打猎的样子。熊乃的徒弟中有个勇敢的人，就远远地呼喊喝叱那些人。忽然便什么都看不见了。熊乃等人走近细看，人都是树叶，马都是大蚂蚁，把它们拿过来弄碎，却都有血。

螽斯

蝗之为孽也，盖沴气所生，斯臭腥，或曰，鱼卵所化。每岁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飞。故《诗》称螽斯子孙众多。螽斯即蝗属也。羽翼未成，跳跃而行，其名蝻。晋天福之末，天下大蝗，连岁不解。行则蔽地，起则蔽天。禾稼草木，赤地无遗。其蝻之盛也，流引无数，甚至浮河越岭，逾池渡堑，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御，穿户入牖，井溷填咽，腥秽床帐，损啮书衣，积日连宵，不胜其苦。郓城县有一农家，豢豕十余头，时于陂泽间，值蝻大至，群豢豕跃而啖食之，斯须复饫，不能运动。其蝻又饥，唼啮群豕，有若堆积，豕竟困顿，不能御之，皆为蝻所杀。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为天生杀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蝗虫作为一种妖孽，本是灾害不祥之气产生出来的。因为它的气味很腥，便有人说是鱼子变成的。蝗虫每年产卵三次或四次，每一次能产卵一百多粒。从卵到长出翅膀，总共一个月就能飞了，所以《诗经》里说螽斯的子孙众多。螽斯就属蝗虫一类。蝗虫翅膀没长成时，跳跃着行动，这时它的名字叫蝻。后晋天福末年，天下发生大蝗灾，连续几年也没有灭除。那些蝗虫在地面走时就遮蔽了地面，飞起来时就遮蔽了天空。庄稼草木全被吃光。大地光秃秃的什么也没剩。在蝻灾最严重的时候，“蝗流”不断延伸、扩展，数量数不胜数，甚至能浮水过河、越过山岭、水池和壕沟，就像走平地一样。蝗虫进入人家，谁也阻挡不了。它们穿门入窗，水井和厕所都被填塞。床、帐都被弄得又腥又脏。它们咬嚼损坏书的封皮，白天黑夜天天如此，这种骚扰真叫人难以忍受。山东郓城县有一户农民，家中养了十多头猪，当时正在山坡、沼泽一带。正赶上蝻虫大批涌来，这十多头猪于是跳跃着吃起蝻虫来，不一会就吃饱了，不能走动了。哪些蝻又饥又饿，开始咬吃那些猪。蝻虫成堆地聚在猪身上，猪竟然无力对付，结果十几头猪都被蝻虫吃光了。到了癸卯年，那些蝗虫却都抱着草木干死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天掌握着生杀之权啊！

蝻化

己酉年，将军许敬迁奉命于东洲按夏苗。上言，称于陂野间，见有蝻生十数里，才欲打捕，其虫化为白蛱蝶，飞去。（出《玉堂闲话》）

【译文】

己酉那年，将军许敬迁奉命到东洲视察夏天捕捉野兽保护庄稼的情况。不久呈上报告说，在野外山坡上，看到有十几里的地方都有蝻生活着，刚想去扑打，那些蝻虫就都化为白蛱蝶飞走了。

# 蛮夷及传记卷（第480-483卷)目录

卷第四百八十　　蛮夷一　四方蛮夷　无启民　帝女子泽　毛人　轩辕国　白民国

　欧丝　輆沐国 泥杂国　然丘　卢扶国　浮折国　频斯

　吴明国　女蛮国　都播 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鹤民　契丹　沃沮　僬侥

卷第四百八十一　蛮夷二　新罗　东女国　廪君　大食国　私阿修国　俱振提国

　　牂牁　龟　兹乾陀国

卷第四百八十二　蛮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阗　乌苌　汉槃陀国

　苏都识匿国　马留 武宁蛮　悬渡国　飞头獠　蹄羌

　扶楼　交趾　南越　尺郭　顿逊　堕婆登国 哀牢夷

　诃陵国　真腊国　留仇国　木客　缴濮国　木饮州　阿萨部

孝忆国　婆弥烂国　拨拔力国　昆吾　绣面獠子　五溪蛮

　堕雨儿

卷第四百八十三　蛮夷四　狗国　南蛮　缚妇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弥国　南诏　獠妇

南中僧　番禺　岭南女工　芋羹　蜜唧　南州

第四百八十　蛮夷一

四方蛮夷　无启民　帝女子泽　毛人　轩辕国　白民国　欧丝　輆沐国

泥杂国　然丘　卢扶国　浮折国　频斯　吴明国　女蛮国　都播

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鹤民　契丹　沃沮　僬侥

四方蛮夷

东方之人鼻大，窍通于目，筋力属焉；南方之人口大，窍通于耳；西方之人面大，窍通于鼻；北方之人，窍通于阴，短；中央之人，窍通于口。（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东方的人鼻子大，身体上的孔都跟眼睛相通，体力都归附到这里；南方的人嘴大，体窍都跟耳朵相通；西方的人脸大，体窍都跟鼻子相通；北方的人体窍都跟阴部相通，身体矮；中部地区的人，体窍都跟口部相通。

无启民

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为人。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细民肝不朽，八年化为人。（出《酉阳杂俎》。明抄本作出《博物志》。文亦全同《博物志》。）

【译文】

无启人住在洞穴中，吃土。他们的人死了，埋葬后，死者心脏不烂，经过一百年又变成人。录人膝盖不烂，埋葬后过一百二十年又能变成人。细人肝脏不烂，埋后八年又变成人。

帝女子泽 帝女子泽性妒，有从婢散逐四山，无所依托。东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为伧。（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上帝的女儿子泽生性嫉妒，把陪嫁的婢女都赶走，让她们分散居住在四面山里。她们没有什么依靠，东山的便给狐狸做了配偶，生的孩子叫殃；南山的跟猴子交合，生的孩子叫溪；北山的跟玃猳私通，生的孩子是伧。

毛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长七八尺，皆如（“如”原作“于”，据明抄本改。）人形，身及头上皆有毛，如猕猴。毛长尺余，短牦甡。（上音生，下音管。）见人则眪（古陌反）目，（“目”原作“自”，据明抄本改。）开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憙（许记反）食人，舌鼻牵引共戏，不与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丽，一名髯狎。小儿髯可畏也。

【译文】

八方荒远的地方，有毛人居住在那里。毛人高七八尺，形体都像人，身子和头上都有毛，像猕猴。毛长一尺多，短而蓬松。见到人就闭上眼睛，张开口伸出舌头，上嘴唇能盖上脸，下嘴唇能盖上胸。喜欢吃人。它们之间常用舌鼻相拉一起游戏，如一方不伸舌头，另一方就马上走了。这种毛人名叫髯公，俗称髯丽，又一名称叫髯狎。幼年的髯公是很吓人的。

轩辕国

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诸天之野，和鸾鸟舞。民食凤卵，饮甘露。（出《博物志》）

【译文】

轩辕国在穷山的边上，他们国中不长寿的人也能活八百岁。诸天的原野上，鸾相呼，鸟起舞。百姓吃凤蛋，喝甘美的雨露。

白民国

白民之国，有乘黄，状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年。（出《博物志》）

【译文】

白民国有一种动物叫乘黄，样子像狐狸，背上有角。骑过它，寿命可长达三千岁。

欧丝 欧丝之野，女子乃跪，据树欧丝。（出《博物志》）

【译文】

欧丝国的原野上，女子竟然跪着，靠着树吐丝。

輆沐国

越东有輆沐之国，（音善爱反）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父死，则负其母而弃之，言鬼妻，不可与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刳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义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而焚之，薰其烟上，谓之登烟霞，然后成为孝。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非也。见《墨子》。（出《博物志》）

【译文】

越国东部有个輆沐国，该国人的长子生下来，就剁开吃了他，说这样会有利于弟弟。如果父亲死了，儿子就把母亲背出去扔掉，说是鬼的妻子是不能跟他们一起住的。楚国南边的炎人国，他们的父母死了，就把他们身上的肉刮下来扔掉，然后只把骨头埋了，就可以成为孝子了。秦国的西边有个义渠国，父母死了，就把木柴堆积起来点燃，然后把父母放在烟上薰，他们把这叫作登烟霞，这样做后才会被认为孝。这种做法上面提倡的，下面的人就当作风俗，却没有人说不对。这些事《墨子》上都有记载。

泥杂国

成王即位三年，有泥杂（明抄本“杂”作“离”）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震之击在下。或入潜穴，又闻波澜之声在上。或泛巨水，视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考以中国正朔，则序历相符。王接以外宾之礼也。（出《拾遗录》）

【译文】

周成王即位三年后，有泥杂国的人来朝见。那人说，他从泥杂国家出发后，常从云彩里走，脚下常能传来打雷的声音。有的时候，他进入隐蔽的洞穴中，又听到波浪的声音在头上。有时在大水中飘浮前行，就看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来弄清方向，根据季节的冷热，来确定年月。用中原的历法去验证它，就发现顺序年代正相符合。于是周成王以外宾的礼节接待了他。

然丘

成王六年，然丘之国，献比翅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奓鼻，衣云霞之布，如今霞布也。经历百余国，方至京师。越铁屼，泛沸海，有蛇州蜂岑。铁屼峭厉，车轮各金刚为辋，比至京师，皆讹说（明抄本“说”作“锐”）几尽。沸海皆涌起，如剪鱼也鱼鳖皮骨，坚强如石，可以为铠。泛沸海之时，以铜薄舟底，龙蛇蛟不得近也。经蛇州度，则豹皮为屋，于屋内推车。经蜂岑，燃胡苏之木末，以此木烟能杀百虫。经途五十余年，乃至洛邑。成王封太山，禅社首。使发其国之时，人并童稚，乃至京师，鬓发皆白。及还至然丘，容貌还复壮。比翼鸟多力，状似鹄，衔（“衔”原作“冲”，据明抄本改。）南海之丹（“丹”原作“舟”，据明抄本改。）泥，巢昆岑之玄木，而至其中，遇圣则来翔集，以表周公辅圣之神力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周成王六年，然丘国献比翼鸟，雌雄各一只，笼子是用玉石做成的。那个国家的使者都头小如拳，鼻孔张开，穿着云霞那样的布--就像今天的霞布，经过了一百多个国家，才到了京城。途中翻过了铁屼山渡过了沸海，还经过了蛇州和蜂山。铁屼山陡峭危险，车轮的外圈是用金刚石作的，可是等到到了京城，都变形磨损得快没有了。沸海上波浪翻滚，像煎鱼那样。鱼鳖的皮和骨头坚硬得像石头，可用它做铠甲。渡沸海时，用铜片包住船底，使龙蛇蛟不能靠近。经蛇州时，就用豹皮做成屋子，人在屋子里推着车。经过蜂山时，就点燃胡苏树的树枝，因为这种树烧出的烟能杀灭各种虫子。在路上走了五十多年，才到了洛阳。这一年周成王在泰山祭天，在社首山祭地，这使者从他的国家出发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可是到了京城的时候却都已鬓发全白。等到使者回到然丘，容貌恢复，又强壮如初。他们进贡的比翼鸟力气大，形状像鹄，衔来南海的红泥，做窝于昆山玄木上，住在那里面。比翼鸟遇到圣人就飞翔落下，以此显示周公辅佐圣王的非凡的力量。

卢扶国

卢扶国，燕昭王时来朝。渡玉河万里，方至其国。国无恶（“国无恶”三字原作“人并”，据明抄本改。）禽兽，水不扬波，风不折枝。人皆寿三百岁，结草为衣，是谓之卉服。至死不老，咸和孝让。寿登百岁已上，拜敬如至亲之礼。葬于野外，以香木灵草，翳掩于尸。闾里吊送，号泣之声，动于林谷。溪原为之止流，春木为之改色。居丧，水浆不入口，至死者骨为埃尘，然后乃食。昔大禹随山导川，乃表（“表”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其地为无老纯孝之国。（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燕昭王时，卢扶国派使者来朝见。从中国要渡过万里玉河才能到达卢扶国。卢扶国内没有凶恶的禽兽，水面上不起波浪，风也吹不断树枝。人们寿命都达到三百岁。他们用草编织衣服，这种衣服称为卉服。人到死了的时候也没有变老，全都和气孝顺谦让，寿命达到百岁以上的，人们对他们都像对待最近的亲属那样拜见敬礼。人死后埋葬在野外，用香木山草覆盖在尸体上，乡里人都去吊唁送葬，号哭的声音，震动了树林山谷，溪水因此而停止了流动，春天的树因为悲悼改变了颜色。在居丧期间，既不喝酒也不喝水，直到死者的骨头变成泥土，才吃饭。从前大禹沿着山疏导河流时，就表彰那个地方是“无老纯孝之国”。

浮折国

元封元年，浮折岁贡兰金之泥。此金汤渊，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能过。国人行者，常见水边有人，冶此金为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铸，其色变白，有光如银，名曰银烛。常以为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汉世，上将出征，及使绝国，多以泥为印封。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帝崩后乃绝。（出《玉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武帝元封元年，浮折国每年进贡兰金泥。产这种金的热水坑，在盛夏的时候，里面的水经常沸腾翻涌，就像热水与烈火，飞鸟也飞不过去。国内的人经过此处时，经常看见水边上有人，把这种金属冶炼铸造成器物。像泥那样污浊，颜色如上等的黄金，反复多次铸造，它的颜色就变白了，而且发出银光，这时就称为银烛。常用它作成泥，密封各种盒子、匣子和各宫门，这样，鬼怪就不敢冒犯。在汉朝时候，上将出征，以及出使极远的国家，多用兰金泥作官印的封泥。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出使时，都接受了用兰金之泥封好的盖有皇帝印的证书。汉武帝死后，贡兰金之泥的事就中止了。

频斯

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不食中国滋味，自有金壶，中有神浆，凝如脂，尝一滴则寿千年。其国有大风木为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计之，雷电常出树之半。其枝交阴上蔽，不见日月之光。其下平净扫洒，雨雾不能入焉。树东有大石室，可容万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二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皆龙身。亦有膏烛之处。缉石为床，床上有膝痕二三寸，床前有竹简长二寸，如大篆之文，皆言开辟已来事，人莫能识。言是伏羲画卦之时有此书，或言苍颉造书之处。旁有丹石井，非人工所凿，下及漏泉，水常沸涌。诸仙欲饮之时，以长绠引汲。频斯国民皆多力 发，（“ 发”原作“拳头”，据明抄本改。）不食五谷，月中无影，食桂浆。其人发，引之则长，置则自缩如螺。续此人发以为绳，以及丹井，方冬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两翅，常去来井上，征者食之。至周王子晋临井而窥，有青雀吐杓，以授子晋，取而饮之，乃有云起雪飞。子晋以衣袖撝雪，则云霁雪止。白蛙化为白雁，入云摇摇遂灭。此则频斯人所记，盖其人年不可测也。使图其山川地势瑰异之属，以示张华。华云：“此神异之国，难可验信。”使车马珍服，送之出关。（出《拾遗录》）

【译文】

魏帝曹奂做陈留王那年，有频斯国的人来朝见。他们用各种颜色的玉石做衣服，像今天的铠甲。他们不吃中原的食物，自己带有金壶，壶里有神仙浆水，像凝固的油脂，尝一滴就能延长一千年的寿命。他们国有大风木形成的树林，树高六七十里，擅长计算的人用里计算它，雷电常出现在树木的半腰。它的枝叶交错形成阴影在上面遮着，以致不见日月之光，那树下平坦干净，常清扫洒水，雨雾不能进入树下。树东有一座大石头房子，里面可以坐下一万人。墙上刻有三皇的像，天皇十二个头，地皇十一个头，人皇九个头，都是龙身。也有放置灯和蜡烛的地方。把石头连到一起作为床，床上有膝盖印二三寸深，床前有竹简，长有二寸，上面文字像大篆，说的都是开天辟地以来的事。那字谁都不认识，说这是伏羲画卦时写的，有的人说这里是苍颉造字的地方。旁边有口丹石井，不是人工开凿的，下面深深通着出水的泉眼，泉水经常沸腾上涌。仙人们想喝水的时候，用长绳提水。频斯国的百姓都大力气卷头发，不吃五谷。他们那儿的月亮中没有桂树影。但他们喝桂花酒。那里人的头发拉它就长，放开手就自动缩回去像田螺一般。把这样的人发接续起来做成绳，可以用来提取丹石井中的水。冬季时，得到的井水很少。水中有白色青蛙，这种蛙有两个翅膀，常不断地爬到井上再下去，走路的人往往喂它。周王子晋来到井边往下看，有只青雀吐出一只勺，给子晋，子晋接过来喝了勺里的水。于是云彩出现，雪花飞舞。子晋用衣袖向雪挥动，于是云收雪止。白青蛙变为白雁，飞入云中不断上下，最后看不见了。这些内容都是频斯人记载的。原来那个国家的人年龄是没法推测的。又让他们画他们那里的山川地势和珍贵奇异之类的东西给张华看，张华说：“这是神灵奇异的国家，难以验证相信。”后来就让人用车马和珍贵的衣服，把他们送出了函谷关。

吴明国

贞元八年，吴明国贡常燃鼎鸾蜂蛮。云，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揖娄沃沮等国。其土宜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术，一岁之内，乘云驾鹤者，往往有之。常望黄气如车盖，知中国土德王，遂愿贡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洁似玉，其色紫，每修饮馔，不炽火而俄顷自熟，香洁异于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为少，百疾不生也。鸾蜂蜜，云其蜂之声，有如鸾凤，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余斤，为窠于深岩峻岭间，大者占地二三亩。国人采其蜜，不逾三二合，如过度，即有风雷之异。若螫人生疮，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贮之于白玉碗，表里莹彻，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长寿，颜如童子，发白者应时而黑。逮及沉疴眇跛，无不疗焉。（出《杜阳杂编》）

【译文】

唐德宗贞元八年，吴明国进贡常燃鼎和鸾蜂蜜。使者说，他们的国家距离东海数万里，途经揖娄、沃沮等国家。那里的土地适合种植五谷，有很多珍宝玉石，讲究礼仪，喜欢音乐，为人仁义，没有偷盗抢劫的事情，人们的寿命可达到二百岁。他们有崇尚神仙术的习俗，一年当中，乘云驾鹤成仙的常常有。他们常看到远处黄气像车盖，知道中国凭土德称王天下，于是愿意来献物朝拜。常燃鼎，容量是三斗，光洁像玉石，是紫色的。每次用它加工饮食，不用烧火食物自己就熟了，又香又干净跟常法做出来的不同。常吃这样的饭菜，会使人返老还童，百病不生。鸾蜂蜜，是说那种蜜蜂的鸣声有些像鸾鸟凤凰，而且身体上有多种颜色。大的可重达十多斤，在幽深的山崖和高峻的山岭间做窝，窝大的占地约二三亩。国内的人采它的蜜，不能超过三二合，如超过，就会出现刮风打雷的不正常情况。如果这种蜂螫了人形成疮口，只要用石头上长的菖蒲根敷上，就好了。那蜜的颜色是绿的，把它盛在白玉碗里，表层和里面都晶莹透明，像绿色的琉璃。长期服用能使人长寿，面如小孩，头发变白的吃了那蜜以后能变黑，即使很重的病，哪怕眼瞎腿瘸，也能治好。

女蛮国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明抄本“云”作“云”）炼水香麻以为色，光浑映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间，而美于中华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缨（“缨”原作“头”，据明抄本改。）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更女王国贡龙油绫鱼油锦，文采多异，入水不濡，云有龙油鱼油也。优者更作《女王国》曲，音调宛畅，传于乐部矣。（出《杜阳杂编》）

【译文】

唐宣宗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双龙犀杯，那上面有两条龙，龙鳞、龙鬣鬃、龙爪、龙角都有。还有明霞锦，说是这种锦的香味是从水香麻中精炼出来的，这种锦光彩辉映，浓香能附在人身上，各种颜色交错相配，比中国的锦还要好。那个国家的人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饰的帽子，身上披着缨络，所以称他们为菩萨蛮。当时的歌舞艺人于是就创作了《菩萨蛮》曲调，文人也常常把自己的词跟《菩萨蛮》曲相配。还有女王国进贡龙油绫和鱼油锦，花纹彩色有很多奇异的特点，放到水里不沾水，说是因为上面有龙油鱼油的缘故。艺人便又创作了《女王国》曲，音调婉转流畅，后来传到国家乐队中去了。

都播

都播国，铁勒之别种也，分为三部，自相统摄。其俗结草为庐，无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为粮。衣貂鹿之皮，贫者亦缉鸟羽为服。国无刑罚，偷盗者倍征其赃。（出《神异录》）

都播国是铁勒族的分支，共分三部分，各自管辖。他们的习俗是用草编制房子，不养牛羊，也不懂得耕种。他们国内百合很多，就以它作为粮食。穿的是貂皮和鹿皮衣服，贫穷的也编结鸟羽做衣服。国家不用刑处罚人，犯偷盗罪的加倍没收他的赃物。

骨利

骨利国居回纥北方，瀚海之北。胜兵四千。地出名马。昼长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东方已曙，盖近日入之所也。（出《神异录》）

【译文】

骨利国位于回纥的北方，瀚海的北面。有四千优秀的士兵，那地方还出产名马。白天长夜间短，在太阳快落山时，煮一块羊肩，刚熟，东方已经天色发白，原来这里是靠近太阳落下的地方啊。

突厥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毛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坚昆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牸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兵众之后也。西屠，俗染齿令黑。（出《酉阳杂俎》）

又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有（“有”原作“神”，据明抄本改。）神，在阿史得蜜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阿唲首领，仍誓之曰：“自此之后，须以（“以”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人祭天。（明抄本“天”作“纛”。）常取阿唲。”（明抄本“常取阿唲”四字作“如阿唲例。”）即取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纛”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部落用之。射摩既斩阿唲，至暮还。海神女执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突厥奉祀火神，没有祭祀的庙，把毡子刻成祆神形象，装在毛袋里，或者系在竿上，春夏秋冬都进行祭祀。坚昆部落，不是狼种，他们先人诞生的洞窟，在曲漫山北面，他们自己说古代有神跟母牛在此洞窟中交配。他们的人头发是黄的，眼睛是绿的，胡子是红色的。胡子全是黑色的，则是汉朝将领李陵和他的士兵的后代。西屠人有风俗是喜欢把牙齿染成黑色。

又　突厥的祖先叫射摩。舍利海有神仙，这个海在阿史得蜜以西。射摩有神灵奇特的能力，海神的女儿每到黄昏，用白鹿迎接射摩入海中，到天明再送出，这样过了数十年。后来部落将要大规模打猎，到了半夜，海神女儿对射摩说：“明天打猎时，你们祖先出生的洞窟中，会有金角白鹿跑出来。你如果射中这只鹿，今后就仍能跟我来往；如果射不中，咱俩的缘分就结束了。”到了天亮进入围猎时，果然在前代出生的洞中，有金角白鹿跑出来。射摩就派他的手下人加强围猎，在鹿将要跳出围圈时，被手下的人杀了。射摩大怒，便亲手斩了阿唲部的首领，并立誓说：“自此以后，凡用人祭天，都要由阿唲部出人！”就弄来一个阿唲部的子孙斩了祭天。直到现在突厥人仍以人祭战旗，部落沿用了这个规定。射摩斩了阿唲后，到晚上回去了，海神女儿抓住射摩说：“你亲手杀人，血气又腥又脏，咱俩的缘分从此断绝了！”

吐蕃

唐贞元中，王师大破吐蕃于青海。临阵，杀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遮及诸者。（明抄本“及”作“乃”，“者”作“酋”。）或云，是尚结赞男女。吐蕃乃收尸归营。（“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有百余人，行哭随尸，威仪绝异。使一人立尸旁代语，使一人问，“疮痛乎？”代语者曰：“痛。”即膏药涂之。又问曰：“食乎？”代者曰：“食。”即为具食。又问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裘衣之。又问：“归乎？”代者曰：“归。”即具舆马，载尸而去。译语者传也。若此异礼，必其国之贵臣也。（出《咸通录》。明抄本作出《咸通甸围录》。）

【译文】

唐代贞元年间，唐军在青海把吐蕃的军队打得大败，在战场上，杀死了吐蕃的大兵马使乞藏遮，有人说乞藏遮和其它死者是尚结赞的侍从。于是吐蕃人收起了尸首回到了营房，有一百多人跟着尸首边走边哭，他们的丧祀仪式极奇特。让一人站在尸体旁代死者说话，让另一人问：“伤处疼痛吗？”代替的人就说：“疼痛。”然后把膏药涂在死者伤处。又问：“吃饭吗？”代答的人说：“吃。”又马上进上食物。又问：“要穿衣服吗？”代答者又说：“穿。”马上命人给穿上皮衣服。又问：“要回去吗？”代答者又说：“回去。”便马上准备好车马，把尸体装上车拉走。这些情况都是翻译转述过来的，像这种奇特的礼仪，必须是吐蕃国中高贵的大臣才能享受。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玉馈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清澄如镜。有玉樽玉笾，取一樽，复生焉，与天同休，无干时。石边有脯焉，味如獐脯。饮此酒，人不生死。此井间人，与天同生，虽男女不夫妇，故言不生死。（出《神异记》）

【译文】

西北边远的地方，有一种玉馈酒，是从酒泉流入的。酒池宽有一丈，深有三丈，酒味纯美如肉，清澈透明像镜子。酒池上有玉石酒杯和玉石的盘，盛出一杯酒，池里马上又生出一杯，酒池与上天寿命相同，没有干涸的时候。石头旁边还有肉干儿，味道如同獐肉干儿。喝了这种酒，人就不生不死。这池子周围的人，也与天同寿，虽有男有女，但不结为夫妇，所以说不生不死。

鹤民

西北海戌亥之地，（“地”字原缺，据陈校本补。）有鹤民国。人长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飞，每为海鹤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机巧，每为鹤患。常刻木（“木”原作“吐”，据明抄本改。）为己状，或数百，聚于荒野水际，以为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后见真者过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涧溪岸之旁，穿穴为国，或三十步五十步为一国，如此不啻千万。春夏则食路草实，秋冬食草根，值暑则裸形，遇寒则编细草为衣。亦解服气。（出《穷神秘苑》）

又 一说，四海之外，有鹄国焉。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谕跪拜。其人皆寿三百岁，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虽畏海鹤，陈章与齐桓公言，鹄遇吞之，亦寿三百岁。此人鹄中不死，而鹄亦一举千里。陈章与齐桓公所言小人也。（出《神异录》）

【译文】

西北海戌亥那地方，有个鹤民国，人身高三寸，但日行千里，步履迅急如飞，却常被海鹤吞食。他们当中也有君子和小人。如果是君子，天性聪慧机变灵巧，每每因为防备海鹤这种祸患，而经常用木头刻成自身的样子，有时数量达到数百，把它们放置在荒郊野外的水边上。海鹤以为是鹤民，就吞了下去，结果被木人卡死，海鹤就这样上当千百次，以后见到了真鹤民也不敢吞食了。鹤民大多数都在山涧溪岸的旁边，凿洞建筑城池，有的三十步五十步就是一座城，像这样的城不止千万。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就吃路上的草籽，秋天冬天就吃草根。到了夏天就裸露着身体，遇到冬天就用小草编衣服穿，也懂得修炼气功的养生之法。

又　还有一种说法：四海的外面有个鹄国，男女都只有七寸高，为人泰然自如很有礼貌，喜欢经书，懂得跪拜之礼，那些人都能活三百岁，能走千里路，各种东西都不敢侵犯他们。他们虽然害怕海鹤，但陈章与齐桓公说，如果鹄把他们吞到肚里去，也能活三百年，被吞下肚的人不死，而鹄也能一飞千里。陈章与齐桓公所说的就是那种小人。

契丹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又绝塞射猎，以给军食。正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粲然。众皆惧，捕得蕃人问之。至所谓笡却日也，此地以为常，寻当复矣。顷之乃明，日犹午也。又云，常于无定河，见人胸（“胸”原作“脑”，据明抄本改）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云。（出《稽神录》）

【译文】

卢文进是幽州人，到了南方，被封为范阳王。他说，他曾落入契丹人手里，契丹人派他多次在极远的边塞打猎，以便供给军队食物。有一次大白天正打猎，忽然天色昏黑，群星明亮，大家都非常害怕。抓到一个蕃人询问，回答说：“这是日蚀，契丹人称为'笡却日'，这地方已习以为常，稍过一会儿就会恢复正常了。”过了不一会果然明亮起来了，太阳还正在正午。卢文进又说，曾在无定河那地方，看见一条人的胸骨，像柱子那样粗，大约有七尺长。

沃沮

毋丘俭遣王倾追高丽王官，（明抄本无“官”字，按《博物志》“官”作“宫”）尽沃沮东东界。问其耆老，海东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尝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

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两袖长二丈。（“丈”原作“尺”，据明抄本改。）又得一破船，随浪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得”原作“的”，据明抄本改。）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东大海中。（出《博物志》）

【译文】

毋丘俭派王倾追高丽王官，追到沃沮（今朝鲜西北）东部的边境就停下了。问那里的一位老人：“海东有人没有？”老人说，“国内的人曾经坐着船去捕鱼，遇到了大风，被吹了几十天，在东面碰到了一个海岛。海岛上有人，但说话听不懂。那地方有个习谷，要在七月弄来童女沉入海里。”又说还有一个国家，也在海中，只有女的，没有男的。

又说，有人曾看到一件布衣服，从海水中浮上来，那衣服象中国人的衣服，但它的两只袖子却有二丈长。又看到一只破船，随着海浪涌出，停在海岸边。上有一个人，脖子上还有一张脸，这是被活捉的。，与他交谈，但语言不通。他也不吃东西，不久就死去了。那些地方都在沃沮东面的大海当中。

僬侥

李章武有人腊三寸余，头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僬侥国人。（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李章武有一个用活人腊制的“人干儿”，脑袋、大腿、胸脯都完好无损，眉毛眼睛也很分明，说那就是古代传说中矮人国僬侥国的人。

卷第四百八十一　蛮夷二

新罗　东女国　廪君　大食国　私阿修国　俱振提国　 牂牁　 龟　 兹乾陀国

新罗

新罗国，东南与日本邻，东与长人国接。长人身三丈，锯牙钩爪，不火食，逐禽兽而食之，时亦食人。裸其躯，黑毛覆之。其境限以连山数千里，中有山峡，固以铁门，谓之铁关。常使弓弩数千守之，由是不过。（出《纪闻》）

又新罗国有第一贵（明抄本“贵”作“国”）族金哥，其远祖名旁竾，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竾，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谷种于弟，弟蒸而与之，旁竾不知也。至蚕时，止一生焉，日长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十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间，杀其蚕。经日，四方百里内蚕，悉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四邻共缲之，不供。谷唯一茎植焉，其穗长尺余。旁竾常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旁竾逐之，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竾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一小儿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儿出一金锥子，击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去（“去”原作“久”，据明抄本改），以金锥插于石罅。旁竾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赡其弟，弟云：“我或如兄得金锥也。”旁竾知其愚，谕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蚕之，止得一金如常者。谷种之，复一茎植焉，将熟，亦为鸟所衔。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余锥者。”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糖三版乎？尔欲鼻长一丈乎？”其弟请筑糖三版，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其后子孙戏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所在。（出《酉阳杂俎》）

又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新罗国君闻行余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余论及经籍，行余避位曰：“庸陋贾竖，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不读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义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辞之。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闻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余还至乡井，自惭以贪吝衣食，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嗤，况哲英乎。（出《云溪友议》）

又天宝初，使赞善大夫魏曜使新罗，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惮之。有客曾到新罗，因访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罗日本皆通好，遣使兼报之。使人既达新罗，将赴日本国，海中遇风，波涛大起，数十日不止。随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风止波静，至海岸边。日方欲暮，时同志数船，乃维舟登岸，约百有余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见屋宇，争往趋之。有长人出，长二丈，身具衣服，言语不通。见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拥令入宅中，以石填门，而皆出去。俄有种类百余，相随而到，乃简阅唐人肤体肥充者，得五十余人，尽烹之，相与食啖。兼出醇酒，同为宴乐，夜深皆醉。诸人因得至诸院，后院有妇人三十人，皆前后风漂，为所虏者。自言男子尽被食之，唯留妇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为不去。吾请道焉，众悦。妇人出其练缕数百匹负之，然后取刀，尽断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系身，自缒而下，诸人更相缒下，至水滨，皆得入船。及天曙船发，闻山头叫声，顾来处，已有千余矣。络绎下山，须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腾。使者及妇人并得还。（出《纪闻》）

又近有海客往新罗，次至一岛上，满地悉是黑漆匙箸。其处多大木，客仰窥匙箸，乃木之花与须也，因拾百余双还。用之，肥不能使，偶取搅茶，随搅随消焉。（出《酉阳杂俎》）

又六军使西门思恭，常衔命使于新罗。风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沧溟，罔知边际。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畴物景，遂登陆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长五六丈，衣裾差异，声如震雷，下顾西门，有如惊叹。于时以五指撮而提行百余里，入一岩洞间，见其长幼群聚，递相呼集，竞来看玩。言语莫能辨，皆有欢喜之容，如获异物。遂掘一坑而置之，亦来看守之。信宿之后，遂攀缘跃出其坑，径寻旧路而窜。才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挥剑，断下三指，指粗于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缆。舟中水尽粮竭，经月无食，以身上衣服，啮而啖之。后得达北岸，遂进其三指，漆而藏于内库。洎拜主军，宁以金玉遗人，平生不以饮馔食客，为省其绝粮之难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新罗国东南面跟日本国相邻，东面跟长人国相接。长人身高三丈，牙齿像锯。指甲像钩子，不用火烧东西吃，抓到禽兽就生吃了，有时候也吃人。他们的身体裸露着，上面长有一层黑毛。他们的国土周围有相连数千里的山脉围绕着。边境上有山口。用铁门挡住，称为铁关，常派数千弓弩手守着，因此是过不去的。

又说新罗国有个第一贵族金哥。他的远祖名叫旁竾。旁竾有位弟弟，家财很多，他的哥哥因为分居，生活困难，只好乞衣乞食。有位乡里人送给旁竾一块空地，旁竾向弟弟要蚕种和谷种，弟弟就把蚕种、谷种煮熟了送给他，旁竾并不知道。到孵蚕种时，只孵出了一只。这只蚕每天长一寸多，过了十天长得像牛一样大了，好几棵桑树的叶都不够它吃。他的弟弟知道这事后，就找了一个机会，杀死了这条大蚕。一天后，四面八方百里以内的蚕，都飞来落到了旁竾的家。国内的人都说被杀死的蚕是巨蚕。推测它可能是那些蚕的王。旁竾周围的邻居共同帮着缫丝也忙不过来。旁竾的谷子只长出了一棵。但结的穗有一尺多长，旁竾经常在旁边看着它。忽然这棵谷子被一只鸟折断，并把穗子衔走了。旁竾于是跟着追赶，追到山上。在山上又追了五六里，这时鸟飞入了一个石缝中。日头落了，路上很黑，旁竾只好在一块石头旁边停下了。到了半夜，月亮很明亮，旁竾见一群小孩，穿着红色衣服在一起做游戏。一个小孩说：“你要什么东西？”一个小孩回答说：“要酒。”那个小孩就拿出一把金锥子，敲打石头，于是酒和酒具都摆了出来。还有一个说要食物，又敲打石头，饼、糕、汤、烤肉又摆在了石头上。过了好一会儿那些小孩才吃喝完走了，把金锥插在石头缝里。旁竾非常高兴，拿了那把金锥就回家了。旁竾想要什么东西，只要敲打金锥就立刻会得到。凭着这把金锥，旁竾的富裕可跟国家相比，所以经常把珍珠送给他弟弟。弟弟说：“我也许能像哥哥一样得到一把金锥。”旁竾了解他的无知，但告诉他也不听，只好让他按他的话办了。于是，旁竾的弟弟孵蚕，也只得到一只很平常的蚕；也种了谷子，又只长出一棵，将要成熟时，也被鸟把穗衔走。旁竾的弟弟非常高兴，随着鸟进了山。到了鸟入石缝的地方，遇到了群鬼。群鬼生气地说：“这是偷金锥的人。”便抓住了他，对他说：“你想为我们筑墙二十四尺呢，还是想让鼻子长成一丈长呢？”旁竾弟请求筑墙二十四尺。经过三天，饥饿困苦没筑成，向鬼请求怜悯，鬼便拉长他的鼻子。旁竾的弟弟拖着一只和象鼻子一样长的鼻子回了家。国内人觉得奇怪，都聚拢来看他。他又惭愧，又生气。死掉了。从那以后旁竾的子孙们开玩笑，用金锥要狼粪，于是雷声震响，金锥失去，不知道哪里去了。

还有个传说。说登州商人马行余在海上航行，打算取道昆山到桐庐去，但当时却遇到了西风，被吹到了新罗国。新罗国的国君听说马行余是从中国来的，便以宾客之礼接待他，并说：“我们虽属夷狄国家，但每年都有到中国学习儒学的人，其中还有些人被推荐到中国朝廷，考中功名光荣回国。回国后，我一律给他们很多的俸禄。你知道孔子的学说，覆盖了整个中国了吧？”于是跟行余谈论到经书。马行余离开坐席回答说：“我是个平庸浅薄的商人，虽然生长在中国，但是只听说土地适合种什么，不懂诗书中的道理。熟悉诗书，明白礼义的，大概只有那些士大夫，我们这些粗人是一窍不通的。”于是向国君告辞。新罗国君惊讶地说：“我以为中国的人都受到过经书的教育，没料到还有无知的俗人。”行余回到家乡，对自己以前因为贪图衣服食物，愚昧不懂得学儒家之道而被夷狄嗤笑感到惭愧。商人尚且如此，何况聪敏而有才能的人呢？

还有一个传说。天宝初年，唐朝派赞善大夫魏曜出使新罗国，策立他们年幼的太子当国王。魏曜年纪大了，很打怵这件事。有位客人曾到过新罗，于是魏曜就去访问他了解情况。客人说：“永徽年间，唐朝和新罗国、日本国都有友好往来。派使者时两国都去。使者到达新罗以后，又将去日本国，不想在海中遇到了大风，波浪滔天，数十日不止，船只好在海上漂。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忽然风停波静，船到了海岸边。太阳刚要落山，当时一同航行的几只船上的人，都拴好了船，往海岸上攀登，总共大约有一百多人。海岸高二三十丈，登上去后，远远地看到了屋子，便争先恐后地跑过去。有些很高的人走来了，高有二丈，身上穿着衣服，说话听不懂，看见唐朝人到来，他们非常高兴，便前呼后拥地让入屋子，然后用石头堵上了门，就都出去了。不一会儿就有他们同类的一百多人，前后相随走来了，原来是挑选唐朝人中皮肤好身体肥胖的，共选出了五十多人，都被他们煮熟了，然后聚在一起吃。又拿出好酒，一同宴饮取乐。到了深夜，这些巨人都吃醉了。于是人们才能够到各个院子里看看。后院里有三十位妇女，都是先后被风刮到此地而被掳掠来的。她们自己说：“男的全被吃了，只留下妇女，让我们做衣服，你们现在趁着他们喝醉了，为什么还不离开？请让我们给你们带路。”大家一听都很高兴。妇女们扛着她们的几百匹熟绢丝，然后拿来刀，把喝醉的那些巨人的脑袋都砍了下来。人们于是走到海岸上，海岸很高，天黑没法下，便用帛拴着身体自己吊下去。用这个办法，大家陆续吊下去到了水边，都上了船。等到天亮时船就出发了。忽听山头上有叫喊声，回头看逃出的地方，已有一千多巨人追来了，都络绎不绝地下山来，不一会儿就到了海岸。看到没有赶上船，都气得像虎那样吼叫，又咆哮又蹦跳。使者和那些妇女最后终于都回到了家。

又有一件事，最近有个航海的人到新罗去，途中到一海岛上临时停脚，只见满地全是涂有黑漆的汤匙和筷子。那地方有很多大树，航海的人仰起头看那大树，原来那些汤匙筷子都是树上的花和花蕊。于是捡了一百多双带回去。回家一用，不好使，因为太粗。偶然用它搅茶水，一边搅一边这种筷子就消溶了。

还有一件事，六军使西门思恭，曾经奉命出使新罗，由于风向水流常有不正常情况，所以往往连续几个月漂浮在大海上，不知海岸在哪里。忽有一天到了南边的一处海岸，看上去也有田地、景物，便登上陆地四下眺望。不一会儿，一个很高大的人，身高有五六丈，衣襟很奇特，声音像打雷，俯视西门思恭，有点像惊讶赞叹似的。当时就用五个手指撮着西门思恭走了一百多里，进入一个岩洞里面。只见他们年老的年幼的都聚在一处，一个传一个地把他们的人都招呼过来，争先恐后地来观看欣赏西门思恭。他们的话一点也听不懂，但都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好像得到一种奇异的东西。于是挖了一个坑，把西门思恭放在里面，还有人看守着。过了一个晚上，西门思恭就攀缘而上，跳出了坑，找到原路逃了回去。西门思恭才跳上船，那巨人已追到船边，于是用大手抓住了船舷。在这危急情况下，西门思恭挥剑砍断了巨人的三个手指头--手指头比现在捶帛的棒子还粗--巨人掉了三个手指头，只好退回去。于是西门思恭解开缆绳开船。船上水和粮食一点也没有了，一个月没粮吃，就吃身上穿的衣服，最后到达了北岸。于是西门思恭献上了那三颗手指头，用漆漆了收藏在皇宫的仓库里。后来西门思恭被提升做了主军。从那时起，他宁可把金玉送给人，平生也一直不用饮食招待客人，因为他深深明白那没有粮食吃的艰难。

东女国

东女国，西羌别种，俗以女为王。（“王”原作“土”，据明抄本改）与茂州邻，有八十余城。以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口兵万人，散山谷，号曰宾就。有女官，号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五日一听政。王侍左右女数百人。王死，国中多敛物，至数万。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大王，小者为小王。大王死，则小王位之，或姑死妇继。无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裙，平（“平”原作“下”，据明抄本改）领衫，其袖委地。以文锦为小髻，饰以金耳垂珰。足履素靴。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每十月，令巫者赍酒肴，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有鸟如雉，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视之，有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有大灾。其俗名为鸟卜（“鸟卜”原作“鸟上”，据《新唐书》 二二一上改）。人死则纳骨肉金瓶中，和金屑（“屑”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而埋之。（出《神异记》）

【译文】

东女国是西羌族的一支，她们的风俗是女人当国王。东女国与我国的茂州相邻，国内有八十多座城，她们把女王所住的地方命名为康延州。国内有条弱水河，是向南流的，那里的人用牛皮做船来渡河。百姓和士兵共一万人，散居在山谷间，把这叫作“宾就”。她们设有女官，号称“高霸”，是商量讨论国家大事的。外地官员。则是由男子担任。国王五天上朝一次，听取臣下的意见，处理国家大事。国王有女侍从数百人。国王死了，国内百姓大多要贡献财物，合起来可达数万。还要在王族中找出两位美好的女子立为国王，年岁大的当大国王，年岁小的做小国王。大国王死了，小国王就登上大国王的位置，或者婆婆死了儿媳妇继承。死后没有坟墓。人们住的都是楼，国王的楼达九层，百姓达到六层。他们的国王穿青色毛裙，平领的衣衫，衣袖都长长地拖在地上，她们以有花纹的锦扎成小发髻，耳朵垂上装饰着耳坠儿，脚上穿着白靴。国中重视妇人，而轻视男人。文字跟印度一样，她们以十一月为正月，每到十月令巫师送酒肴到山里去，还把碾碎的麦子散向空中，大声祷告呼唤鸟。不一会儿，就有一只像野鸡的山鸟飞到巫师的怀里，于是剖这只鸟的肚子，如果看到肚子里有谷粒。那么来年一定是好年头；如果里面是霜雪，就一定有大的灾难，她们称这种做法为“鸟卜”。这个国的人死后，就把骨头和肉装入金瓶中，和上金屑然后埋入土中。

廪君

李时，字玄休，廪君之后，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丹穴者，名务相。姓巴（“巴”原作“已”，据《录异记》改）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婂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出而争焉，于是务相以矛刺穴。能著者为廪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为廪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廪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水神女子止廪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无行。”廪君曰：（“曰”原作“君”，据明抄本改）“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廪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廪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廪君即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不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廪君至砀石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廪君复乘土船，下（“下”原作“不”，据《录异记》改）及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状。廪君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阶相承。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长五尺，方一丈。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岁出钱四十万。巴人以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出《录异记》）

【译文】

李时，字玄休，是古代巴郡南郡氏族首领廪君的后代。从前武落的钟离山崩塌，出了一个石坑，一坑红如朱砂，一坑黑如生漆。有一个人从红色坑中出来，名叫务相，姓巴。有人从黑色坑中出来，共四个姓：婂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出现后开始争斗，于是务相用矛扎坑壁，说能把矛扎在坑壁上的，就做廪君。结果姓婂、樊、柏、郑的人谁也没扎住，而务相扎在坑壁上的矛上还能挂住剑。又用土做船，在船身上雕刻绘画，然后让船浮在水上，约定说：“如果谁的船能浮在水上，就可做廪君。”又独有务相的船能浮在水上，于是就称务相为廪君。务相乘着他的土船，带着他的部众，顺夷水而下，到达了盐阳。水神的女儿阻止廪君说：“此地鱼盐都有，土地广大，我愿跟您一块生活，不要再走了。”廪君说：“我将成为国君，所以我要寻找能生产粮食的土地，不能停止。”盐神夜晚跟廪君一起睡觉，早晨离去变成了飞虫。各种神都跟着盐神，它们飞舞起来遮蔽了太阳。廪君想杀死盐神，但没法分辨，又不知天地和方向，像这种情形持续了十天。廪君就把青线送给盐神，说：“缠上这个，如果适合你，就与你一块生活；不适合的话，我就要离开你。”盐神接过去缠在了身上。廪君到了一块带花纹的石头上，望着飞虫胸上有青线的，跪在石上射它，一下子就射中了盐神，盐神死了，天也开朗了。廪君又乘上船，下行到夷城。那地方石岸曲折，泉水也弯弯曲曲，远远看去像大坑似的。廪君感叹说：“我刚从坑中出来，现在又进了坑，怎么办？”河岸马上就崩溃了，宽有三丈多，而且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廪君登上去，岸上有平坦的石头，长五尺，面积有一丈。廪君在上面休息，拈阄测算，结果都说建城。于是就在石头旁边建立城镇，靠近石头，在这里住了下来。从那以后廪君的种族便繁衍起来。秦统一天下后，就把此地定为黔中郡。对此地收税不多，每年贡钱四十万。巴人把赋税称为賨，于是便把巴人称为賨人了。

大食国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大食国西南方二千里外有个国家，山野里的树上长出的花像人头，只是不说话。人问它时，它光能笑笑罢了，若频繁的笑，这花就落了。

私阿修国

私阿修国金辽山寺中，有石鼍，众僧饮食将尽，向石鼍作礼，于是饮食悉具。（出《酉阳杂俎》）

【译文】

私阿修国金辽山寺庙里，有个石鼍，和尚们饮食将要吃完时，只要向石鼍行礼，饮食饭菜就又会有了。

俱振提国

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人验之，不妄。（出《酉阳杂俎》）

【译文】

俱振提国崇信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处有神。春秋祭祀季节国王所需要的什物和金银器具，神厨中会自动出现。祭祀完了，这些东西又会自动消失。武则天让人验证这事，果然不虚假。

牂牁

獠在牂牁，其妇人七月生子，死则竖棺埋之。木耳夷，旧牢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而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则焙沙自处，但出其面。（出《酉阳杂俎》）

【译文】

仡佬族生活在牂牁。他们的妇女怀孕七个月就生孩子。人死后，棺材是竖着埋在土中的。木耳族，居住在旧牢西面，他们用鹿角制作器具。他们死了人，就把尸体弯曲起来焚烧，烧后只把骨头埋葬。木耳这个少数民族的人。肤色黑得像漆。天气稍冷些，就用微火把沙烧热，然后把身子埋在沙里面，只把脸露出来。

龟兹

古龟兹国主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伏毒蛇龙。时有人买市人金银宝货，至夜中，钱并化为炭。境内数百家，皆失金宝。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罗汉果。王问之，罗汉曰：“此龙所为，居北山，其头若虎，今在某处眠耳。”王乃易衣持剑，默至龙所，见龙卧，将斩之。思曰：“吾斩寐龙，谁知吾有神力。”遂叱龙，龙惊起，化为狮子，王即乘其上。龙怒，作雷声，腾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谓龙曰：“尔不降，当断尔头。”龙惧王神力，人语曰：“勿杀我，我当与王为乘。欲有所向，随心即至。”王许之，后遂乘龙而行。（出《酉阳杂俎》）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阗置女市，以收钱。（出《十三州志》）

龟兹，元日斗羊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婆逻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焉耆，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游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七月七日祀生祖。九月九日麻撒。十月十日，王为厌法，王领家出宫，首领代王焉，一日一夜，处分王事。十月十四日，每日作乐，至岁穷。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著甲。众人执瓦石棒棍，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出《酉阳杂俎》）

【译文】

古代龟兹国王阿主儿有神奇的力量。能降伏毒蛇和龙。当时有人买了金银宝器等货物，到了半夜，钱都变成了炭。国内的数百家都丢失了金银财宝。国王有个儿子先前就出家了，已修成了阿罗汉。国王问他这件事，罗汉说：“这是龙干的事，此龙住在北山，它的头像老虎，现正在某处睡觉呢。”国王于是换了衣服拿着宝剑，悄悄地到了龙所在的地方。国王看见龙趴在那里，就要杀了它，但一想，我杀了睡着的龙，谁知道我有神奇的力量？便呵斥龙。龙吃惊地醒过来，变成了一头狮子，国王就骑到它的背上，龙非常愤怒，发出了雷鸣一般的声音，并飞上天空。飞到城北二十里，国王对龙说：“你不降伏，我会砍断你的头。”龙害怕国王神奇的力量，像人那样说：“不要杀我，我会给你当坐骑，你想到什么地方，心里一想就能到。”国王答应了他，以后便乘龙而行。葱岭以东的地方，人们喜欢乱搞两性关系，所以龟兹于阗国都设有妓馆，以此赚钱。

龟兹国每年都在正月初一那天举行斗羊、斗马、斗驼的活动。共进行七天，看谁胜谁负，以此推测一年中羊马损耗或繁衍增殖的情况。过婆逻遮节时，人们都戴上狗头猴脸面具，男女不分昼夜地唱歌跳舞。八月十五日把捧着佛像游行和跳绳作为娱乐活动。焉耆国在正月初一、二月八日过婆摩遮节，三日到野外祭祀，四月十五日到树林中游玩。五月五日是弥勒生日节，七月七祭祀祖先。九月九日是麻撒节。十月十日国王做厌世法事，国王带领家人走出王宫，由部落首领代替国王，一天一夜，处理国王的事务。十月十四日起，每天奏乐，直到年终。十二月及正月初一，拔汗那国国王和部落首领分成两帮，各方出一人，穿上铠甲。众人拿着瓦、石、棒、棍，打他们，哪方穿铠甲的人先被打死，活动就停止，以此来推测当年丰收还是歉收。

乾陀国

乾陀国，昔有王神男多谋，号伽当。讨袭诸国，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国，得上细緤二条，自留一，一与妃。妃因衣其緤谒王。緤当妃乳上，有郁金香手印迹，王见惊恐，谓妃曰：“尔忽衣此手迹衣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赐之緤。王怒，问藏臣，藏臣曰：“緤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问之。商言天竺国娑陀婆恨王，有宿愿。每年所赋细緤，并重叠积之，手染郁金，柘于緤上，千万重手印即透。丈夫衣之，手印当背；妇人衣之，手印当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王因叩剑曰：“吾若不以此剑裁娑陀恨王手足，无以寝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国，娑陀婆恨王与群臣绐报曰：“我国虽有王名娑陀婆恨，元无王也，但以金为王，设于殿上。凡统领教习，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马兵，南讨其国。国隐其王于地窟中，铸金人，来迎伽王。伽王知其伪，且自恃神力，因断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于窟中，手足悉皆自落。（出《酉阳杂俎》）

乾陀国者，尸毗王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焦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疟。（出《酉阳杂俎》）

【译文】

乾陀国以前有个国王神勇多谋，号伽当。他讨伐袭击各国，所到之处全都投降。到五天竺国时，得到上等的细緤衣两条，自己留下一条，另一条给了妃子。妃子于是穿上那条緤衣拜见伽当王。王见妃子穿的緤衣正当乳房的地方有郁金香色的手印，非常惊恐。问妃子说：“你忽然穿这带手印的衣服是怎么回事呢？”妃子说是前些日子国王赐的緤衣。国王大怒，问藏臣。藏臣说：“緤上原有这手印，不是我的过错。”国王又抓来商人询问。商人说天竺国的国王叫娑陀婆恨王，他一向有个愿望：要把每年百姓上交的细緤，都重叠着放成一堆，然后把手染上郁金香染料，印到緤上。即使有千万层緤，手印也能立刻印透。男的穿上它，手印在背上，女的穿上它，手印就在乳房部位。”国王就命令近侍穿上它，果然像商人说的那样。国王于是敲着宝剑说：“我如果不用这把剑砍下娑陀婆恨王的手脚，就无法睡觉吃饭！”于是派遣使者到南天竺，索要娑陀婆恨王的手脚。使者到了那个国家，娑陀婆恨王与群臣用谎话回复说：“我国虽然有个国王叫娑陀婆恨。但那只是个虚名，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王，只不过用金子做成王的像，摆在殿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大臣说了算。伽当王于是带领象、马、兵，讨伐天竺国。天竺国把国王隐藏在地窖中，而铸了一个金人，来迎接伽当王。伽当王知道他们弄虚作假，并且仗着自己的神力，于是砍断了那金人的手脚。娑陀婆恨王当时正在地窖中，手脚居然全都自己掉了下来。

乾陀国尸毗王的仓库被火所烧，那里面烧焦的粳米，到现在还有。如果吃上一粒，永远不患疟疾。

卷第四百八十二　蛮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阗　乌苌　汉槃陀国　苏都识匿国　马留

武宁蛮　悬渡国　飞头獠　蹄羌　扶楼　交趾　南越　尺郭　顿逊　堕婆登国

哀牢夷　诃陵国　真腊国　留仇国　木客　缴濮国　木饮州　阿萨部

孝忆国　婆弥烂国　拨拔力国　昆吾　绣面獠子　五溪蛮　堕雨儿

苗民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腋下有翼，不能飞，名曰苗民。书曰：窜三苗于三危，四（《神异经》“四”作“西”）裔，为人饕餮，淫佚无理，舜窜之于此。（出《神异经》）

【译文】

西方边远的地方有一种人，面目手脚都是人的样子，但腋下长有翅膀，不过不能飞，名称叫苗民。《尚书》上说：“把三苗族流放到三危山和四方极远的地方。苗民为人贪吃、纵欲放荡，没有伦理，所以舜才把他们流放到那里。”

奇肱

奇肱国，其民善为机巧，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久下，奇肱人车至于豫州界中。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后十年，东风复至，乃使乘车遣归。其国去玉门西万里。（出《博物志》）

【译文】

奇肱国的百姓擅长制作巧妙的机械，来杀死各种禽鸟。还能制造飞车，随风飞到很远的地方。商汤的时候，总是刮西风，所以奇肱的飞车飞到了豫州一带。商汤打落了他们的飞车，也不把飞车给百姓看。以后过了十年，东风又刮起来了，于是让他们乘着飞车归国了。他们的国家在玉门西边有一万里。

西北荒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长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处。人遇其乘车，抵而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物所咋，（“物”字“咋”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出《博物志》）

【译文】

西北边远的地方有种小人，高只有一寸。他们的国君身穿红衣。头戴黑帽，乘坐着马拉的大车，住处十分庄严、讲究。人类如果遇到乘车的小人国皇帝，把他抓住吃下去，味道很辣，以后就不怕任何东西了，并能识别各种东西的名字，还能杀死人肚子里的寄生虫。寄生虫死了，就可以服用仙药了。

于阗

后魏，宋云使西域，行至于阗国。国王头著金冠，以鸡帻，头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具”原作“门”，据明抄本改）戟二枚，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袴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后魏时宋云出使西域，到了于阗国。那里的国王头戴金冠，像鸡冠，冠上垂着二尺长的生绢，宽五寸，以此作为装饰。仪仗有皮鼓、号角、铜锣、一副弓箭、两把戟、五把槊。带刀侍从不超过一百人。他们的妇女像男人一样穿长裤和衣衫，腰间扎着带子。骑着马奔驰，与男子没有什么不同。死了的人用火焚烧，骨头收起来埋葬，上面修起一座塔。守丧的人要剪去头发。等头发长出四寸，守丧期就算结束。只有国王不烧，而是装到棺材中，远远地埋在野外。

乌苌

乌苌国，四熟之稻，苗高没骆驼，米大如小儿指。（出《洽闻记》）

又乌苌国民，有死罪，不立杀刑。唯徙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则验，随事轻重，则当时即决。（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乌苌国的稻米一年成熟四次，稻苗很高，能没过骆驼，米粒大如小孩的指头。

还有乌苌国的百姓犯了死罪也没有杀死的刑法，只是把犯人送到空山中，任凭他喝水吃东西。事情如果属于可疑的，就让可疑的人服一种药，清白还是不清白就验证出来了，根据情节的轻重，当场立刻作出判决。

汉槃陀国

汉槃陀国正在山顶（“山顶”原作“须山”，据《洛阳伽蓝记》改）。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明抄本“流”下有“入西海”三字）。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其土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期也？”（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汉槃陀国恰好在山顶上，从葱岭以西，水都向西流。世上的人说，这里是天地的中间，那里的人，都引水种地。他们听说中国要等下了雨再种地，笑着说：“有什么理由要去指望天啊？”

苏都识匿国

苏都识匿国有野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掷窟中。其窟不知深浅。（出《酉阳杂俎》）

【译文】

苏都识匿国有座野叉城，这城中过去有野人，野人住过的洞还有。人们靠近洞窟住的有五百多家。洞窟口盖上房屋，里面设置门闩，一年到洞窟前祭祀两次。人如果靠近了洞窟的口，烟气冒出来，先接触的就会死去，于是就把尸体扔到洞窟中。那个洞窟不知有多深。

马留

马伏波有余兵十余家，不返，居寿洽（据《水经注》三十六，“洽”当作“冷”）县，自相婚姻，有二百户。以其流寓，号马留，饮食与华同。山川移铜柱入海，以此民为识耳。（出《酉阳杂俎》）

【译文】

后汉光武时的伏波将军马援的部队，有十几股余部没有返回内地，留住在寿洽县。他们内部互相联姻，繁衍到二百家。因他们寄居他乡，所以号称“马留”。他们的饮食跟中国人相同。山河改道，马援当年立的铜柱已没入海中，只有这里的马留人才能找到它的位置。

武宁蛮

峡（“峡”字据《酉阳杂俎》卷四补）中俗，夷风不改。武宁蛮好著芒心接离，名曰亭绥。以稻记年月葬时（“稻记年”三字及“葬时”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以笄向天，谓之刺北斗。相传磐瓠初死，置于树上（“树上”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以笄刺之，其后化（“其后化”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为象。临邑县有雁翅以御者（按《酉阳杂俎》卷四“临邑县有雁翅以御者”九字系另条，疑抄纂时误写入）。（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三峡一带的人仍没有改掉夷人的风气。武宁的蛮子好戴着中间起尖的帽子，把它叫作“亭绥”。用稻子的生长、收割时间来记载年月和死人埋葬的时间。他们把束发的簪子指向天空，把这称作“刺北斗”。相传磐瓠刚死时，放在树上，用束发簪子刺它，那以后就变成了象征。

悬渡国

乌耗西有悬渡国，山溪不通，引绳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佃于石间，垒石为室，接手而饮，所谓猿饮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乌耗西面有个悬渡国。山溪隔断了道路，便扯了绳子渡河，绳子连起来有二千里。当地人在石头之间种地，用石头垒成房子，喝水用手捧着喝，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猿饮”吧。

飞头獠

邺鄯之东，龙城之西南，地广千里，皆为盐田。行人所经，牛马皆布毡卧焉。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离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梵僧菩萨胜又言，阇婆国中有飞头者，其人无目瞳子。聚落时。有一人据于民志怪。南方落民，其头能飞，其欲所祠，名曰虫落，因号落民。昔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王子年拾遗》言，汉武时，因墀国有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海，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出《酉阳杂俎》）

又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以耳为翼，将晓，还复著体。吴时往往得此人也。（出《博物志》）

【译文】

邺鄯的东面，龙城的西南，有广阔千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走路的人经过此处，休息的时候连牛马都得铺上毡卧在上面。五岭以南的溪洞中，常常有头能飞的人，所以有“飞头獠子”的名称。在头飞走的前一天，脖子上就有痕迹，绕脖子一圈像一根红线，妻和孩子便看守着。这人到了夜晚，样子像有病似的，头忽然离开身子就飞走了。头落在河岸边的泥中，找些螃蟹、蚯蚓之类的东西吃，将要天亮时才飞回来，像做梦忽然醒了似的，然而却觉得肚子里已经很饱了。佛教僧人菩萨胜又说，阇婆国中也有头能飞去的人，那种人眼眶里没瞳孔，在头突然落下的时，有一个人根据这个人的情况记下了这怪异的事情。南方的落民，他们的头能飞，他们祠庙中供祀的神名字叫“虫落”，于是称他们为“落民”。从前朱桓有一个婢女，她的头在夜晚能飞走。《王子年拾遗记》中说，汉武帝时因墀国的南方有能分解身体的人，能先让头飞到南海，左手飞到东海，右手飞到西海。到了晚上，头回到肩上，两只手遇到了猛烈的风，飘飞到了海外。

又传说，南方有落头民，他们的头能飞，用耳朵作翅膀，天快亮时又回到他的身体上。孙吴时常常得到这种人。

蹄羌

蹄羌之国，其人自膝已下，有毛。如马（“马”原作“水”。据明抄本改）蹄。常自鞭其胫。日行百里。（出《博物志》）

【译文】

蹄羌国的人，膝盖以下都长着毛，脚像马蹄。他们经常自己鞭打自己的小腿，每天能走百余里。

扶楼

周成王七年，南垂有扶楼之国，其人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里。缀金玉毛羽为衣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变虎，或口中吐人于掌中，备百兽之乐，旋转屈曲于指间。见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欻忽，炫于时，乐府皆传此伎，代代不绝。故俗谓婆侯伎，则扶楼之音讹替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周成王七年时，南部边境有个扶楼国。那个国的人能机巧变化，改变自己的形体和服装。大能使云雾出现，小能进入细小的东西里边。穿着装饰着金玉毛羽的衣服，能从口中吐出云喷出火。鼓起肚子传出声音像很响的雷。有的人能变成巨象、狮子、龙、蛇、狗、马的样子。有的能变成虎，有的口中能吐出人，立在手掌上。他们还能做各种野兽的娱乐，在手指间能旋转弯曲做出各种动作。这些小人有的才几分高，有的也只有几寸高，神奇怪诞，在当时是大显身手。国家的乐府中也传入这种技艺，而且代代相传，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婆侯技，原来是“扶楼”这个音被传错了。

交趾

交趾之地，颇为膏腴，从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气惨雄，故今称其田为雄田，其民为雄民。有君长，亦曰雄王；有辅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为雄将。（出《南越志》）

【译文】

交趾那地方很肥沃，自从有人住在那里后，才刚刚懂得播种耕田。那里的土壤都是黑色的，那里的气都是雄气，所以现在把那里的田地叫作雄田，那里的百姓叫雄民。那里有君王，也称雄王，辅佐王的大臣也叫雄侯。国王把那里的土地分成几块，封给那些有功的“雄将”们。

南越

南越民不耻寇盗，其时尉陀治番禺，乃兴兵攻之。有神人适下，辅佐之。家为造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三万人。陀知其故，却垒息卒，还戎武宁县下，乃遣其子始为质，请通好焉。（出《南越志》）

【译文】

南越人向来不以偷盗抢劫为耻。当年尉陀的官府在番禺，于是就派兵攻打。正好有天神降临帮助，神为他们每家造了一张弓弩，弓弩放一次就杀了一万南越军，放三次就杀了三万南越军。尉陀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赶快停战，把越军撤回到武宁县，并把他的儿子尉始送去作人质，要求和他们友好往来。

尺郭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长七丈，腹围如其长。朱衣缟带，以赤蛇绕其项（“项”原作“顶”，据明抄本改）。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食，以雾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黄父。（出《神异经》）

【译文】

南方有一种人，能走遍天下。他们身高七丈，肚子周长也有七丈；穿着红色衣服，系白色的带子，把赤蛇围在自己脖子上。不喝水，也不吃饭，早晨能吞下三千恶鬼，傍晚能吞下三百。这种人把鬼作为食物，把雾作为饮料。名字叫尺郭，另一个名叫食邪，还有一个名叫黄父。

顿逊

顿逊国，梁武朝，时贡方物。其国在海岛上，地方千里，属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后鸟葬。将死，亲宾歌舞送于郭外，有鸟如鹅而色红，飞来万万，家人避之，鸟啄（“啄”原作“之”，据明抄本改）肉尽，乃去。即烧骨而沉海中也。（出《穷神秘苑》）

【译文】

顿逊国在梁武帝时，经常进贡一些地方特产。那个国家在海岛上，土地纵横千里，跟扶南国北界接壤处有三千里。那个国家的风俗是人死后进行鸟葬。人将要死时，亲戚来宾唱着歌跳着舞把人送到城外，立刻会飞来很多的鸟，这种鸟像鹅而颜色是红的。这时家里人就都躲避起来，鸟把死人的肉啄吃了后，就飞走了。人们马上把死人骨头烧了；然后把骨灰沉入海里。

堕婆登国

堕婆登国在林邑东，南接诃陵，西接述黎。种稻，每月一熟。有文字，书于贝多叶。死者口实以金缸，贯于四支，然后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龙脑，积薪燔之。（出《神异经》）

【译文】

堕婆登国在林邑国东面，南边和诃陵国接壤，西边毗邻述黎国。堕婆登国种稻子，每月成熟一次。有文字，写在菩提树叶上。死了的人口里塞入金缸。并使它跟四肢相连。这样之后再把婆律膏和檀沉龙脑等香料涂到尸体上，然后，堆起木柴把尸体烧掉。

哀牢夷

哀牢夷，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牢山。捕鱼水中，若有所感（“若有所感”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出《独异志》）

【译文】

哀牢夷的祖先是一位名叫沙壶的妇女，这个妇女住在牢山。有一次她在水中捕鱼时，忽然好像有什么感觉，于是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了十个孩子，现在的西南夷就是她的后代。

诃陵国

诃陵在真腊国之南，南海洲中，东婆利，西堕婆，北大海。竖木为城，造大屋重阁，以棕皮覆之。以象牙为床，以柳花为酒，饮之亦醉。以手撮食。有毒，与常人居止宿处，即令身上生疮。与之交会，即死。若旋液，沾著草木即枯。俗以椰树为酒，味甘，饮之亦醉。（出《神异录》）

【译文】

诃陵国在真腊国的南面，在南海的海岛中，东靠婆利，西邻堕婆登，北面是大海。城墙是用竖起的木头构成的，建造的屋子很大，上面有多层阁楼，用棕树皮覆盖屋顶。他们用象牙做床，用柳花做酒，喝了它也能醉。他们都用手抓食物吃。诃陵人有毒。如果他们跟汉人在一起住宿，就会使汉人身上生疮。汉人若与他们发生性关系，马上就会死。他们的尿液如果沾在草木上，草木就干枯。他们用椰汁制酒，酒味甜，但喝了它也能醉。

真腊国

真腊国在欢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设槟榔龙脑香蛤屑等，以为赏宴。其酒比之淫秽，私房与妻共饮，对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见，此俗与中国同。国人不着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俗无盐铁，以竹弩射虫鸟。（出《朝野佥载》）

【译文】

真腊国在欢州南面五百里。那里有这样的风俗，来了客人之后，主人设槟榔、龙脑香、蛤屑之类的东西，用来招待。他们的酒十分地不干净，在自己的房间里与妻子一起饮酒。对高贵的人，妻子则要回避。行男女之事时，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这一点和中国是相同的。真腊国的人不穿衣服，看见有穿衣服的人，大家都笑话他。那里没有盐和铁器，用竹子造的弓箭猎杀飞禽走兽。

留仇国

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采盘蹙有如美锦，甚香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彼土无铁。朱宽还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壮者，多加以铁钳锁，恐其道逃叛。还至江都，将见，为解脱之。皆手把钳，叩头惜脱，甚于中土贵金。人形短小，似昆仑。（出《朝野佥载》）

【译文】

隋炀帝命令朱宽征讨留仇国。回来时，俘获男女一千多口。还有各种各样的物产，大多与中国的不一样。其中有用树皮搓线织成的布，很精细很洁白，幅宽三尺二三寸。也有细斑布，幅宽一尺左右。又带回金荆榴数十斤，木质的颜色像真金，纹路细密，而花纹色彩盘绕皱缩就像美丽的锦绣，很香又很精致，可用它做枕头和桌面，即使是沉檀木也赶不上它。他们的国家不出产铁，朱宽回到南海郡，把留仇俘虏中健壮的男人大多用铁钳锁着，怕他们途中叛乱或逃跑。回到扬州时，拜见皇上之前便给他们解下铁钳。他们却手把铁钳，叩头舍不得解下，胜过中国人对金子的看重。留仇人形体矮小，像昆仑奴。

木客

郭仲产《湘州记》云，平乐县西七十里，有荣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儿，歌哭衣裳，不异于人。而伏状隐现不测。（“现不测”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宿至精巧。时市易作器，与人无别。就人换物亦不计其值（“物亦不计其值”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今昭州平乐县（出《洽闻记》）

【译文】

郭仲产的《湘州记》上说，平乐县西面七十里处，有座荣山，山上有不少木客，形体像小孩，他们也能唱歌、哭泣，衣服裤子跟常人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的行踪不定，难以发现。他们住处极为精巧，有时买卖物品和器具，他们跟人交换物品时也不计较物品的价钱。郭仲产书中说的平乐县，就是现在的昭州平乐县。

缴濮国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其尾，即死也。（出《广州记》）

【译文】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的地方，有个缴濮国。那里的人们都长着尾巴，想坐下时，就得先把地上挖个坑，来放置他们的尾巴，如果万一不慎弄折了尾巴，那人马上就会死去。

木饮州

木饮州，朱崖一州。其地无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木饮州是朱崖的一个州，那里没有泉水，百姓也不打井，都依靠树的汁液解决用水问题。

阿萨部

阿萨部，多猎虫鹿，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税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日，即变成酒，饮之可醉。（出《酉阳杂俎》）

【译文】

阿萨部族的人，大多把猎获的各种野物或鹿剖开，割下它们的肉，叠放在一块，上面压上石头，榨出汁液。再把从波斯、拂林等国买来的米，还有草籽都放入汁液中发酵，经过几天，肉汁就变成了酒。喝了它也能醉。

孝忆国

孝忆国，界周三千余里。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栅内百姓二千余家，周围木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直，好客侣。躯貌长大，褰鼻，黄发绿睛，赤髭被发，面如血色。战具唯矟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举俗事妖，不识佛法，有妖祠三百余所。马步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忆人。丈夫妇人俱佩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仍通国无井及河涧，所有种植，待雨而生。以纩铺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咸。土俗伺海潮落之后，平地收鱼以为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孝忆国国界周长三千多里。处在平原中，用木料建造篱笆，周长十多里，栅栏内居住百姓二千多家，遍及全国的木栅栏有五百多处。孝忆国气候经常很温暖，冬天草木也不凋落，适合养羊养马，没有骆驼和牛。孝忆人性格质朴直率，很好客。他们身高脸大，大鼻子，黄头发，绿眼珠，胡髭是红色的，头发披散着，脸色像血。他们的武器只有槊这一种。那里适合种植五谷，还出产金和铁。那里的人穿麻布衣服。全国都有供奉妖物的风俗，不懂得佛法，共有供奉妖物的祠堂三百多处。骑兵和步兵共有一万人。不重视商业，自称为孝忆人。男人和妇女都佩带着带子。一天做的饭，够吃一个月，所以常吃剩饭。全国既没有井也没有河溪，所有种植的东西，都依赖雨水生长。用丝绵絮铺地，用以接收雨水，以便使用。打井出的水都是苦的，海水又是咸的。他们习惯等海潮退后，捡鱼类来作为食物。

婆弥烂国

婆弥烂国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国西有山，巉岩峻险，上多猿，猿形绝长大，常暴田种，每年有二三十万。国中起春已后，屯集甲兵，与猿战。虽岁杀数万，不能尽其巢穴。（出《酉阳杂俎》）

【译文】

婆弥烂国距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西部有山，高峻陡峭险恶，山上有很多猿猴。猿猴的形体又高又大，常常把田地里的种子挖出来，每年下山毁田的猿猴有二三十万。立春以后，他们集中驻扎军队，与猿猴作战。虽然每年杀掉数万猿猴，仍不能从根本上把猿猴全部杀死。

拨拔力国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略不识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饮。无衣，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未香（“香”原作“看”，据《酉阳杂俎》改）。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人，赍緤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拨拔力国在西南方的大海中。国人对五谷毫无所知，只知道吃肉。他们常针刺牛等牲畜的血脉管采血，和在奶中生喝。也没有衣服，只用羊皮把腰以下部分盖住。那个国家的妇女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国内的人就把她们抢来卖给外国人，那价钱比国内高出好几倍。当地上只出产象牙和阿未香。波斯国的商人打算进入这个国家，聚集了数千人，带着緤布，拨拔力人让波斯人不分老少都刺血立誓，才买了波斯人的东西。这个国家自古没附属过外国。他们作战用象牙盾牌、野牛角槊、铠甲、弓箭之类的武器，步兵有二十万。大食国屡次讨伐袭击过这个国家。

昆吾

昆吾陆盐，周十余里，无水，自生（“生”原作“坐”，据明抄本改）朱盐。月满则如积雪，味甘；月亏则如簿霜，味苦；月尽，盐亦尽。又其国累堑（“堑”字原空缺，据明抄本改）为丘，象浮图，有三层。（“层”原作“僧”，据明抄本改）尸乾居上，尸湿居下。以近葬为至孝，集大毡屋，中悬衣服彩缯，哭化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昆吾国的土地上全是陆盐，周围十多里都没有水，会自然地出现粉末状的盐。月圆时就像积雪，盐的味道是甜的；月缺时就像一层薄薄的霜，味道是苦的；没有月亮时，盐也就没有了。那个国家多次挖沟取土堆成小丘，像塔，分三层。干尸体放在上层，湿尸体放在下层。把死者埋在近处被看作是最孝敬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大毡屋中，中间悬着死者的衣服和彩缯，人们哭着就把尸体烧了。

绣面獠子

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有绣面獠子，盖雕题之遗俗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越地的人熟悉水性，他们一定在身体上雕镂花纹图案，以避免蛟龙的危害。现在江南一带有在脸上刺上花纹的仡佬族人，大概就是雕绘额头的旧风俗的流传吧。

五溪蛮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余（黄本“余”作“饮”）临江高山，半助（《朝野佥载》“助”作“肋”）凿龛以葬之，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祠祭。初遭丧，三年不食盐。（出《朝野佥载》）

【译文】

五溪的蛮人，当父母死后，就把他们的尸体放置在村外，三年后再埋葬。葬时，打着鼓，在路上唱着歌，亲属们宴会，吃喝跳舞做游戏，这样一个多月。他们不惜用光了全部的钱财做棺材，然后把棺材抬到面临江水的高山的半山腰上。人们帮助死者家属在石壁上凿出一个小阁子似的山洞，安葬死者。然后从山上用绳索把棺材吊放下去，棺材安放得越高，人们就认为是最孝顺的，就可终生不用再进行祭礼。凡首次遇到丧事的，家人三年不吃食盐。

堕雨儿

魏时，河间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长五六寸许。自云，家在海东南，因有风雨，所飘至此。与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传所述。（出《述异记》）

【译文】

魏时，在河间的王子充家，下雨的时候，有八九个小孩随着雨落到院子里，高只有五六寸左右。小孩们自己说，家在海的东南方，因遇到大风雨，被刮到这里。跟他们谈话，觉得他们颇有知识，所说的事情都像史书上所叙述的那样。

卷第四百八十三　蛮夷四

狗国　南蛮　缚妇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弥国　南诏　獠妇

南中僧　番禺　岭南女工　芋羹　蜜唧　南州

狗国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刘恂云，顷年自青杜（明抄本“杜”作“社”）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又经毛（“毛”原作“七”，据许本改）人国，形小，皆被发蔽（“蔽”字原在“毛”字下，据明抄本移上）面，身有毛如狖。又到野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明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国，其国人幺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竞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至者，虑有灾祸。既而又行，经小人国，其人裸形，小如五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果见捕得三四十枚以归，烹而充食。后行两日，遇一洲岛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见人但耸视，都不惊避，既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而又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皆食之。（出《岭表录异》）

【译文】

陵州刺史周遇不吃荤血。曾对刘恂说，他前几年从青杜入海回福建。碰到了猛烈的风，在海上漂浮，五天五夜，不知走了几千里。共经过六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狗国，同船的有新罗人，他说那是狗国。不一会儿，果然看见一个身体赤裸像人的动物，抱着狗出来了，但那东西看到船就惊慌地逃跑了。又经过毛人国。那个国的人，形体很小，头发披散着，遮住了脸，身体有毛像长尾巴猴。又到了野叉国。当时船触了暗礁，因而受损。便连人带物都到了岸上，等候落潮船搁浅时好修理。开头不知道是在野叉国，有几个人就一块进入茂密的树林中采野菜，忽然被野叉追赶。有一个人被抓住了。其余的人都惊慌地逃走了。回头看时，看到几个野叉，正在一同吃那被抓住的人。同船的人很惊恐，但又束手无策。不一会儿，有一百多野叉，都是红头发，光着身子，张着口，瞪着愤怒的眼睛来了。有拿木枪的，有雌性带着孩子的。于是驾船的人、做买卖的人共五十多人，一齐拿着弓、弩、枪、剑来抵御它们。果然射倒了两个野叉，它们马上拽着被射倒的野叉，呼啸着逃走了。野叉走了以后，船上的人便伐树修栅栏，防备它们再来。野叉害怕弓弩，就不敢再来了。停了两天，船刚修理好，就顺着风又漂走了。他们后来又经过了大人国，那国的人全都高大野蛮，但看见船上的人向他们大声叫嚷，便立即惊慌地逃走不回来。又经过流虬国。那儿的人很小，全都穿着麻布衣服而又很有礼貌。争先恐后地拿着食物要求换钉子和铁器，新罗客人也只能把流虬人的话翻译过来一半，他让旅客们赶快走，说这个国的人如果遇到漂流过来的华人，就忧虑会有灾祸出现。不久又开始走，途经小人国，那国中的人都光着身子，小得像五六岁的小孩。船上的人食物吃光了，便互相带领着一块去寻找小人的窝。不一会，果然捉到三四十个回来了，于是煮了充饥。此后又走了两天，碰到了水中的一个岛，便上去弄些淡水。忽然看见有一群山羊，见了人只是高高地耸起脖子看着，并不惊慌躲避。这些山羊又肥又大，开头疑心是岛上有人放养的。但岛上没有一点人的踪迹，于是就抓它们。只抓到百来只，把它们都吃掉了。

南蛮

南道之酋豪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纳之，其温柔不下于挟纩也。俗云，鹅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婴儿，辟惊痫也。（出《岭表录异》）

【译文】

南方各道的酋长有不少人选择鹅的细羽毛，夹在布帛之间，把它当作绵絮做成被，再用线粗粗地横竖缝几道道。这种被子温暖柔软不亚于套了丝絮的被。人们都说，鹅毛柔软暖和属凉性，适合给小孩盖，可以避免小孩受惊吓或得癫痫病。

缚妇民

缚妇民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白梃，往趋墟路值之。俟过，即共擒缚归。一二月，与其妻首罪。俗谓之缚妇也。（出《南海异事》）

【译文】

缚妇民中的男子如果喜欢上别人家女子，就领着少年拿着棍子，去往赶集的路上等着，等女人经过时，就一块抓住她弄回来。过一两个月，就与他抢来的妻子一起去自首服罪。所以人们把这个民族称为缚妇民。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缜发。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彘膏其发。至五六月，稻禾熟，民尽髡鬻于市。既髡，复取彘膏涂，来岁五六月，又可鬻。（出《南海异事》）

又 南海解牛，多女人，谓之屠婆屠娘。皆缚牛于大木，执刀以数罪：某时牵若耕，不得前；某时乘若渡水，不时行，今何免死耶？以策举颈，挥刀斩之。（出《南海异事》）

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或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出《南海异事》）

【译文】

南海的男子和女人都是黑头发。他们每次洗头时，把灰扔到流水里，就用这水来洗，洗完后再涂猪油润泽头发。到五六月时，稻子成熟时，百姓们都剃下自己的头发在集市上出售。剃光了头发后，再取猪油涂在头上，到了来年五六月时，就又可以卖了。

又　南海杀牛的，大部分是女人，这种女人称为屠婆屠娘。她们都是先把牛捆在大树上，拿着刀列举牛的罪状：某个时候牵你去耕地，你不往前走；某时骑你过水时，不按时走，现在怎么能免死呢？用鞭子使牛抬起脖子来，刀一挥就把牛杀了。

南海贫穷的人的妻子正怀孕时，就到富人家去，指着肚子来卖孩子，一般称作指腹卖。有的自己的孩子还太小，而邻居家的孩子基本上可卖了，便去借来卖，折根棍子来记下所借孩子的高矮。等到自己的孩子长得跟当初折的棍子长度相等时，就把他偿还给所借的人家。卖男卖女就如粪土一样，父子双方谁也不留恋谁。

日南

《天宝实录》云，日南厩山，连接不知几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后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画其两目下，去前二齿，以为美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天宝实录》上说，日南郡的厩山，连绵不断，不知有几千里长，是裸人居住的地方。裸人是白民的后代。他们在自己胸前刺上花，再用一种像粉而颜色发紫的颜料在两只眼睛下面涂画，还把两个门牙去掉，以此作为美丽的装饰。

拘弥国

顺宗即位年，拘弥之国贡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坚冰，变昼草。其却火雀，纯黑，大小类燕，其声清亮，不并寻常禽鸟，置于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异，遂盛于火精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并蜡炬烧之，终不能损其毛羽。履水珠，色黑类铁，大如鸡卵。其上鳞皴，其中有窍。云将入江海，可长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谓之实，遂命善游者，以五色丝贯之，系之于左臂。毒龙畏之，遣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体略无沾湿。上奇之，因以御馔赐使人。至长庆中，嫔御试弄于海池上，遂化为异龙，入于池内。俄而云烟暴起，不复追讨矣。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释。及赍至京师，洁冷如故，虽盛暑赫日，终不消。嚼之，即与中国冰冻无异。变昼草，类芭蕉，可长数尺，而一茎千叶，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宝匣，其上缄以胡画。及上见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贵也。”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为乐，及退，谓鸿胪曰：“本国以变昼为异，今皇帝以向暗为非，可谓明德矣。”（出《杜阳编》）

【译文】

唐顺宗即位那年，拘弥国进贡了一种却火鸡，一雌一雄，还有履水珠、常坚冰、变昼草。却火鸡是纯黑色，大小像燕子，叫声清脆响亮，不和平常的禽鸟在一起。把它放在烈火当中，火就自己散开。皇上夸奖它的奇异。于是把它装在火精笼中，挂在寝殿里。夜晚宫人用几支蜡烛并排烧它，但始终不能损伤它的羽毛。履水珠是黑色的，像铁，珠子有鸡蛋那么大，表面有鱼鳞似的皱痕，珠内有孔。说带着它到江海上，能长距离地在巨浪的上面或下面行走。皇上起先不认为是真的，便命善于游泳的人，用五色的丝线穿入珠孔中，然后把它系在左臂上。毒龙见了害怕，就进入了龙池。于是那人就或快或慢地在水波上行走，好像在平地上一样。有时也潜入水中，好久才出来，然而全身一点沾湿的地方也没有。皇上对此感到奇怪，于是把皇帝吃的饭菜赏赐给那位使者。到了长庆年间，有个宫女拿着珠子在海池上玩，那珠便化成一条奇异的龙，进入池中。不一会云烟猛烈升腾，珠子也就无处寻找了。关于常坚冰，使者说他们国里有座大凝山，那里面有冰，千年不化。等他们把冰带到京师的时候，那块冰仍然像原来那样洁白冰冷，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盛夏，也始终不融化。把它放在嘴里嚼嚼，觉得跟中国的冰没有什么两样。变昼草，有点像芭蕉，可以长到几尺高，只有一根茎，叶子却有上千，把它立起来则周围百步以内黑得像夜晚。变昼草原来是藏在百宝匣里的，匣上是用胡人的画封着的。等到皇帝见到后生气地说：“背离光明趋向黑暗，这棵草有什么值得看重的！”便命令在使者面前连草带匣一起烧掉。起先使者有不高兴的表现，等到从朝廷退下以后，对接待外使的鸿胪卿说：“我国把改变白昼看作奇异的事情，现在你们的皇上把趋向黑暗看作错误，这足以说是具备了完美的德性了。

南诏

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日，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骠信诗曰：“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邻国之名也）。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谓天子为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谓朕曰元。谓卿曰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清平官赵叔达曰：（谓词臣为清平官）：“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波罗虎也，毗勇野马也。骠信昔年幸此，鲁射野马并虎）。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献賝弄拣（国名）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出《玉溪编事》）

【译文】

南诏国把十二月十六日称为星回节。这一天国王到避风台游玩，命令清平官做诗。国王骠信的诗写道：“避风在善阐台上，极力远望可以看到藤越国。可叹啊古代和现在，仍然像烟雾和月亮。从我做了南诏国王以来，辅佐我的都像夔和契那样尽心。从前经历很大的变动，在艰难困苦中都是依靠着忠烈之臣。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在这星回节到来之日不禁感慨很深。国王与大臣同心同德，相信事业就足以传给子孙。”清平官赵叔达的诗：“皇帝的车马避风于星回节。不禁想起当年在此射死凶残的野马与老虎的事来。河宽冰难封严河面，土地转暖梅花首先开放，皇命传下，百姓一片和乐景象。弄拣国也献上了礼物，我愿以我不高的才能，永远在供游玩的避风台这里侍候。”

獠妇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

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出《南楚新闻》）

【译文】

南方的獠族妇女，她们刚生下孩子就下地干活，而她们的丈夫却躺在床上，饮食完全和产妇一样，稍不注意保护，产妇易得的那些病这个丈夫都能得上。产妇也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烧火、做饭、打柴、割草都像原来一样。

又听说，越人的风俗，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只过三天便到河水中洗澡，回到家后，做粥给丈夫吃。丈夫就围着被抱着孩子坐在床上，称作“产翁”。他们那里的夫妻颠倒竟达到了这种地步。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释氏，虽有一二佛寺，吏课其为僧，以督责释之土田及施财。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为师郎。或有疾，以纸为圆钱，置佛像旁。或请僧设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目曰除斋。（出《投荒杂录》）

又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皆（“皆”原作“家”，据明抄本改）临事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怪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出《岭表录异》）

【译文】

南方人都不相信佛教。仅有一二座佛寺。官吏考核寺中和尚的管理情况，以便处理寺属田地及施舍来的财产。即使有一两个和尚，也是喜欢拥抱媳妇又吃肉，住在家中，而对于诵经、祈祷、供养佛的事一点也不了解。当地人把女儿嫁给和尚，称为“师郎”。有人得了病，就用纸剪成圆钱，放在佛像旁边。有的请和尚陈设食物，于佛像前，第二天，杀羊杀猪来让和尚吃，称作“除斋”。

还有，岭南的小郡，大多没有僧徒。每当宣布皇帝恩诏时，就得找人假扮作和尚、道士陪位。唐昭宗登基做皇帝时，柳韬被任命为容州、广州的宣告使。赦免的公文下来，而下属州的崖州从来就没有和尚，都是到时现找人代替。宣告时，有一个假和尚不明白他应在的位置，太守王弘夫感到奇怪，就问那个假和尚，假和尚回答说：“排列的次序不妥当。差官瞎安排，去年让我扮演文宣王孔子，今年又派我作和尚！”看的人无不笑得前仰后合。

番禺

广州番禺县常有部民谍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认得在于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有北客骇其说，因诘之。民云，海之浅水中有藻荇之属，被风吹，沙与藻荇相杂。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处，可以耕垦，或灌或圃故也。夜则被盗者盗之百余里外，若桴篾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出《玉堂闲话》）

又 有在番禺逄端午，闻街中喧然，卖相思药声。讶笑观之，乃老媪荷（“荷”原作“旧”，据明抄本改）揭山中异草，鬻于富妇人，为媚男药，用此日采取为神。又云，采鹊巢中，获两小石，号鹊枕，此日得之者佳。妇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珰而偿其直者。（出《投荒录》）

【译文】

广州番禺县曾有百姓的诉状上说：“前一天晚上我丢失了一个菜园子，现在认出在某个地方，请县令作出判决，好去要回来。”有个北方客人对这个说法感到很惊讶，便问那人，那个百姓说：“海的浅水中有海藻荇菜之类的植物，被风吹过后，沙子就跟藻荇混杂到了一起，那根就浮了起来。那沙子有的地方三五尺厚，这地方就可开垦种植，有的地可以灌溉，有的可以作菜园子。可是夜间却被小偷把它偷到一百多里外，就像竹木制的小船顺水漂流一样，因此种菜的，海上处处都有。”

又　有人在番禺正赶上了端午节，听到街上一片吵嚷声，其中有卖相思药的叫卖声音，觉得奇怪，便笑着旁观。原来是一个老太婆举着山上奇异的草，卖给有钱的妇女，那是一种媚男药，说用这天采的才有神效。又说，在喜鹊窝内采得两块小石，名叫鹊枕，这天得到的才是好的，妇女们遇到后，有的拔下金簪摘下耳坠折价购买它。

岭南女工

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盐菹鲊者，得为大好女矣。斯岂遐裔之天性欤！故俚（“俚”原作“偶”，据明抄本改）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曰：“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出《投荒录》）

【译文】

岭南人家不管贫富，教女儿时都不把会针线能纺织看作本领，只教女儿能亲自下厨房，勤练用刀的技巧罢了。擅长使用醋、盐、会腌菜和能腌鱼、糟鱼的，就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女子。这岂不是边远地方人的天性吗？百姓争相婚嫁的，聚在一块说：“我的女儿裁袍补袄全都不会。让她整治水蛇、黄鳝，那是一条比一条做得好。”

芋羹

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筵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又或先于汤内安笋笴，后投蛙，及进于筵上，皆执笋笴，瞪目张口。而座客有戏之曰：“卖灯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脱，乃可以修馔。时有一叟闻兹语，大以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锦袄子，其味绝珍。”闻之者莫不大笑。（出《南楚新闻》）

【译文】

百越人好吃蛤蟆，凡举行宴会，它就是上等的菜。先在锅内放上水，然后把小芋下到水中煮，等到锅内的水沸腾，冒着像鱼眼似的水泡时，马上把蛤蟆下到里面，蛤蟆便各捧着一个小芋而被煮熟了。这种做法做出的羹便叫抱芋羹。又有的先在开水内放入笋笴，然后再放入蛤蟆，等到端到筵席上，一看，个个蛤蟆都握着笋笴，瞪着眼睛张着嘴。座中有的客人开玩笑说：“都像卖灯心草的。”又说，长着疥皮的蛤蟆最好，把它扔到沸水中，它立即蹦了出去，而它的皮也同时被烫掉了，皮掉了后，就可做食物了。当时有位老者听了这话，认为很不应该这样，说：“切不可去掉癞蛤蟆那件'锦袄'，它的味道极好。”听到这话，没有不笑的。

蜜唧

岭南僚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箸挟取，咬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出《朝野佥载》）

【译文】

岭南的獠民喜欢制作蜜唧。所谓蜜唧，就是把还没睁开眼，全身通红，刚会蠕动的幼鼠，喂以蜂蜜，把它摆在筵席上，它们在盘子里轻轻地爬着。吃时用筷子夹起来，一咬，就发出唧唧的声音，所以叫作蜜唧。

南州

王蜀有刘隐者善于篇章，尝说。少年赍益部监军使书，索（“索”原作“案”，据明抄本改）于黔巫之南，谓之南州。州多山险，路细不通乘骑，贵贱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负。夫役不到处，便遣县令主薄自荷而行。将至南州，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隐入笼内，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绝高绝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缘，寸寸而进。在于笼中，必与负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车马也。洎至近州，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间，茅屋数间而已。牧守皆华人，甚有心义。翌日牧曰：“须略谒诸大将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斋，大校三五人，逢迎极至。于是烹一犊儿，乃先取犊儿结肠中细粪，置在盘筵，以箸和（“和”字原缺，据黄本补）调在醯中，方餐犊肉。彼人谓细粪为圣斋，若无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诸味将半，然后下麻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猱者是也，以荷叶裹而蒸之。隐勉强餐之，明日所遗甚多。（出《玉堂闲话》）

【译文】

五代时，王建的前蜀国中有个叫刘隐的人很擅长写文章，他曾经说，少年时带着益州部监军的书信，到黔中与巫山南边。那一带称为南州。此州的山中有很多险要的地方，路很狭窄，骑马过不去，不管身份高贵的还是低贱的都得拄着手杖走，他们的行李全得派脚夫背着。脚夫不去的地方，就让县令主簿自己扛着走。将要到达南州时，州牧派人前来送信迎接，同时还有两个人背着笼子来到面前，请刘隐坐进笼内，那人背着刘隐摆动着双手轻松地走着。他们经过了很多极高极深的山谷，每天能经过一百处这样的地方。都是用手指攀着上边，一寸一寸地向上爬。坐在笼子里面的人，必须跟背笼的人背对背地坐着，这就是那地方的车马。等到了州附近的时候，州牧也坐在笼子里在郊外迎接。郡府在桑树林里只不过是几间茅草房罢了。州郡的长官都是华夏人，很讲义气。第二天，州牧说：“你们去简单地拜见一下各位大将吧。”便派人带领着刘隐等人到衙门院里。各衙门相距十多里，也在树林当中。一座茅草房，有三五个校尉官员，接待很周到。在那儿煮了一只牛犊儿，先取牛犊肠中的细粪，放在席上的盘子中，再用筷子调和在醋里面，才吃犊肉。那地方的人说，细粪是非凡的调味品，如果没有这一调味品，就不能叫作筵席了。各种菜上到一半时，然后又端来了麻虫裹蒸，裹蒸原来是抓来麻蕨蔓上的虫，那虫像刺猱，用荷叶裹着蒸熟的。刘隐勉强吃了一点。第二天主人又赠送了不少那种裹蒸。

# 杂传杂录卷（第484-500卷)目录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李娃传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　　东城老父传　柳氏传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　　长恨传　无双传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　　霍小玉传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　　莺莺传

卷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　　周秦行记　冥音录

卷第四百九十　　杂传记七　　东阳夜怪录

卷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谢小娥传　杨娼传　非烟传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　　灵应传

卷第四百九十三　杂录一　　　夏侯亶　王肃　李延实　李义琛　刘龙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迟敬德　虞世基　来恒　欧阳询

　许敬宗　元万顷　郭务静　唐临 苏瑰李峤子

　娄师德　李晦　宋之问　陆元方　陈希闵　李详

卷第四百九十四　杂录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湜　吕太一　许诫言　杜丰

　修武县民　李元皛　王琚　李适之　白履忠　夜明帘

　班景倩　薛令之

卷第四百九十五　杂录三　　　宇文融　歌舒翰　崔隐甫　萧嵩　陈怀卿　邹凤炽

　高力士　王维 史思明　豆谷　润州楼　丘为　裴佶

　李抱贞　杨志坚

卷第四百九十六　杂录四　　　赵存　严震　卢杞　韦皋　陆畅　马畅　吴凑　袁傪

　李勉　于公异　邢君牙　张造　吕元膺　李章武

　元稹　于頔　薛尚衍

卷第四百九十七　杂录五　　　高逞　吕元膺　王锷　江西驿官　王仲舒　周愿

　张荐　莲花漏　唐衢　脂粉钱 韦执谊　李光颜

　李益　吴武陵　韦乾度　赵宗儒　席夔　刘禹锡　滕迈

卷第四百九十八　杂录六　　　李宗闵　冯宿　李回　周复　杨希古　刘禹锡

　催阵使　李群玉 温庭筠　苗耽　裴勋　邓敞

卷第四百九十九　杂录七　　　崔铉　王铎　李蠙　韦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群卢弘正

　毕諴　李师望 高骈　韦宙　王氏子　刘蜕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权

卷第五百　　　　杂录八　　　孔纬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乙　振武角抵人　赵崇

　韩偓　薛昌绪　姜太师　康义诚　高季昌　沈尚书妻

　杨蘧　袁继谦　帝羓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李娃传

李娃传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向行简为传述。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生自尔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友曰：“此狭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曰：“李氏颇赡，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谐，虽百万，何惜！”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扃。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乃引至萧墙间，见一姥垂白上偻，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词曰：“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信乎？”姥曰：“惧其浅陋湫隘，不足以辱长者所处，安敢言直耶？”延生于迟宾之馆，馆宇甚丽。与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娇小，技艺薄劣，欣见宾客，愿将见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遂惊起，莫敢仰视。与之拜毕，叙寒燠，触类妍媚，目所未睹。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娃曰：“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双缣，请以备一宵之馔。娃笑而止之曰：“宾主之仪，且不然也。今夕之费，愿以贫窭之家，随其粗粝以进之。其余以俟他辰。”固辞，终不许。俄徙坐西堂，帷幕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乃张烛进馔，品味甚盛。彻馔，姥起。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生曰：“前偶过卿门，遇卿适在屏间。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来，非直求居而已，愿偿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终，姥至，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阶，拜而谢之曰：“愿以己为厮养。”姥遂目之为郎，饮酣而散。及旦，尽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迹戢身，不复与亲知相闻，日会倡优侪类，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僮。岁余，资财仆马荡然。迩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他日，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计，大喜。乃质衣于肆，以备牢醴，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信宿而返。策驴而后，至里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觐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见一车门。窥其际，甚弘敞。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至矣。”生下，适有一人出访曰：“谁？”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妪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娃下车，妪逆访之曰：“何久绝？”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见，遂偕入西戟门偏院。中有山亭，竹树葱茜，池榭幽绝。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俄献茶果，甚珍奇。食顷，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驰至曰：“姥遇暴疾颇甚，殆不识人，宜速归。”娃谓姨曰：“方寸乱矣，某骑而前去，当令返乘，便与郎偕来。”生拟随之，其姨与侍儿偶语，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外，曰：“姥且殁矣，当与某议丧事，以济其急，奈何遽相随而去？”乃止，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无复命何也？郎骤往觇之，某当继至。”生遂往，至旧宅，门扁钥甚密，以泥缄之。生大骇，诘其邻人。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详其所。”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乃弛其装服，质馔而食，赁榻而寝，生恚怒方甚，自昏达旦，目不交睫。质明，乃策蹇而去。既至，连扣其扉，食顷无人应。生大呼数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访之：“姨氏在乎？”曰：“无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访其谁氏之第，曰：“此崔高书宅。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迟中表之远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发狂，罔知所措，因返访布政旧邸。邸主哀而进膳。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繐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舆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测也。先是天子方下诏，俾外方之牧，岁一至阙下，谓之入计。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有老竖，即生乳母婿也，见生之举措辞气，将认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惊而诘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至是耶？”言讫，亦泣。及归，竖间驰往，访于同党曰：“向歌者谁，若斯之妙欤？”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竖凛然大惊。徐往，迫而察之。生见竖，色动回翔，将匿于众中。竖遂持其袂曰：“岂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载以归。至其室，父责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赍苇席瘗焉。至则心下微温，举之良久，气稍通。因共荷而归，以苇筒灌勺饮，经宿乃活。月余，手足不能自举，其楚挞之处皆溃烂，秽甚。同辈患之，一夕弃于道周。行路咸伤之，往往投其余食，得以充肠。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持一破瓯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粪壤窟室，昼则周游廛肆。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东门，循里（“里”原作“理”，据明抄本改）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疠，殆非人状。娃意感焉，乃谓曰：“岂非某郎也？”生愤懑绝倒，口不能言，颔颐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绝而复苏。姥大骇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当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踬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鬼神不祐，无自贻其殃也。某为姥子，迨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赀，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所诣非遥，晨昏得以温清，某愿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给姥之余，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次以酥乳润其脏。旬余，方荐水陆之馔。头巾履袜，皆取珍异者衣之。未数月，肌肤稍腴。卒岁，平愈如初。异时，娃谓生曰：“体已康矣，志已壮矣。渊思寂虑，默想曩昔之艺业，可温习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生谓娃曰：“可策名试艺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战。”更一年，曰：“可行矣。”于是遂一上登甲科，声振礼闱。虽前辈见其文，罔不敛衽敬羡，愿友（“友”原作“女”，据明抄本改）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不侔于他士。当砻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声价弥甚。其年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将之官，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生泣曰：“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娃固辞不从，生勤请弥恳。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剑门，当令我回。”生许诺。月余，至剑门。未及发而除书至，生父由常州诏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使”原作“役”，据明抄本改）。浃辰，父到。生因投刺，谒于邮亭。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因诘其由，具陈其本末。大奇之，诘娃安在。曰：“送某至此，当令复还。”父曰：“不可。”翌日，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尚（“尚”原作“向”，据明抄本改）。后数岁，生父母偕殁，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天子异之，宠锡加等。终制，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出《异闻录》）

【译文】

汧国夫人李娃是长安的歌舞艺人，节操高洁，个性孤傲，受到人们的称赞。所以监察御史白行简为她作了传记。唐代天宝年间，有位常州刺史荥阳公（这儿略去他的姓名不写出来），当时的名望很高，家中的奴仆很多，五十岁时才有一个儿子，儿子长到二十岁时，俊秀聪明，文章也写得很好，跟一般人大不一样，当时的人都很称道佩服。他的父亲很喜欢他器重他，说：“这是我们家的千里驹啊！”这位公子由州县选拔到京师应试，出发前家中让他穿上很考究的衣服，并带着很多车马。还算好了他在京城的日常生活用钱，父亲对他说：“我看你的才能，会一举考中，现在给你准备了两年的费用，并且一定充分地供给你，是为了使你实现志向。”这位公子也很自信，把考取功名看得像弹弹手指那样容易。公子从毗陵出发，一个多月就到了长安，住在布政里。他曾去游览东市，回来时从平康东门进入，打算到京城西南去拜访朋友。到了鸣珂曲，看见有一座住宅，门和院子不太大，而房屋严密幽深。只关着一扇门，有一位少女，正把手放在一个梳着两个环形发髻的侍女的肩上站在那里，姿态容貌非常漂亮，在当时简直找不出第二个。公子看见少女后，不自觉地让马停住，徘徊了老半天也没走。于是假装马鞭子掉到了地上，等待跟随的人来了，好让他拾起来。多次斜着眼看那位少女，那少女也回过头来凝视着公子，像对他也很爱慕。最后公子也没敢说什么话就离去了。从此公子精神上好像失掉了什么，于是便偷偷地召来熟悉长安的朋友打听，朋友说：“那是妓女李氏的住宅。”公子又问：“这个少女，我可以追求她吗？”回答说，这个姓李的比较富裕，前去跟她交往的，大多是贵戚和富豪。她的交际很广，如果不能达百万的钱，是不能使她动心的。公子说：“我只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即使百万，又有什么舍不得？”有一天，公子便穿上干净的衣服，带着一大群侍从去了。派人前去敲门，不一会儿，有一个侍女出来开门。公子说：“这是谁家的府第呀？”侍女不回答，一边往回跑一边喊：“是前些日子马鞭子落到地上的那位公子来了！”李娃又惊又喜，说：“你暂且留住他，我得打扮一下，换换衣服再出去。”公子听到这话，暗暗高兴。侍女于是把公子带到影壁墙前，就看见一位白头发驼背的老妇，这就是李娃的母亲。书生走上前跪下拜见说：“听说这儿有空闲的房子，我愿租来居住，不知是不是真的？”老妇说：“那房子只怕简陋低洼窄小，不足以委屈贵客居住，哪里敢提租赁的事。”便把公子引入客厅，客厅的房屋很华丽。老妇与书生一同坐下，说道：“我有个娇小的女儿，技艺水平不高，看到客来很高兴，愿让她出来见一见你。”说罢就让李娃出来了。只见李娃眼睛明亮，手腕白皙，行步娇美，公子吃惊地立刻站了起来，不敢抬眼看。拜见之后，谈了些天气冷暖的话，李娃的一举一动公子都觉得妩媚动人，是自己从来没见过的。公子又重新坐下后，李娃就煮茶斟酒，所用的器具都很干净。过了很久，天渐渐黑了，更鼓声四起。老妇询问书生住处的远近，公子骗她说：“我住在延平门外好几里的地方。”公子是故意说路远，希望能被李娃留宿。老妇人说：“更鼓已敲过了，公子该赶快回去了，不要触犯了禁夜法令。”公子说：“今天能侥幸相见很高兴，竟不知道天已经很晚了。但我的路途太远，城内又没有亲戚，该怎么办呢？”李娃说：“如不嫌弃屋子狭小简陋，正想让你在这里住，住一宿又有什么关系呢？”书生几次用眼睛看老妇人，老妇人说：“好，好吧。”书生就召来他年青的仆人，拿着两匹绢，请求以此来充当一顿晚饭的费用。李娃笑着阻止说：“这样是不合宾主之礼的，怎么能让你破费呢。今晚费用由我出，愿凭贫穷之家的情况，供给你一顿粗糙的饭菜，其余的等以后再说吧。”李娃坚决推辞，最后也没把公子的绢收下。不一会儿，请公子到西屋坐下，只见帷幕帘子床帐，都十分光彩艳丽，梳妆台、枕头、被子，也都十分豪华漂亮。于是点上蜡烛端来了饭菜，菜肴的品种和味道都是上等的。吃完饭后，老妇人站起来走开了，公子与李娃的谈话才亲切起来，幽默风趣，互相逗笑，没有什么不涉及的。公子说：“前些时，偶尔经过您的门口，看到您正在门前影壁旁，从那以后我心中常常想念，即使睡觉和吃饭的时候，也不曾有片刻忘记。”李娃回答说：“我的心也是这样。”公子说：“这次我来，并非只求住几天，而是想实现我平生的愿望。只不知我的命运如何？”话还没说完，老妇人来了，问公子说那话的意思。公子就把自己的心事全告诉了老妇人。老妇人笑着说：“男女之间，愿意相亲相爱的心愿是自然而然的，感情如果合得来，即使是父母的命令，也阻止不了。我这女孩本来丑陋，怎么配给公子做媳妇呢？”公子于是走下台阶，深深拜着感谢她说：“如蒙答应，即使让我作您家的仆役也可以。”老妇人于是就把公子看作女婿，酒喝得很尽兴后才结束。等到第二天早晨，公子把自己的行李物品全搬了来，就住进了李娃的宅子。从此公子敛迹藏身，不再跟亲属朋友来往，每天跟唱歌的演戏的聚在一起，亲近，戏耍，游览饮宴，不久就把口袋里的钱化光了，于是只好卖了车马和自己的年青仆人。只一年多，钱财仆人和马匹全都没有了。于是老妇的态度渐渐就有些怠慢，而李娃的情意却更加深厚。有一天，李娃对公子说：“与你相交一年了，还没有怀孕，常听说竹林神有求必应，很是灵验。我要送上酒食祭祀，向神祈求，可以吗？”公子不知是圈套，因而非常高兴。于是他拿衣服到当铺当了，去准备牛猪羊三牲和甜酒等祭品。备好祭品后就跟李娃一起到供奉神的庙里向神祈祷，住了一宿才往回走，公子骑着驴走在后边。到了里弄的北门，李娃对公子说：“从这儿向东拐，有个小胡同，是我姨家的住宅，打算到那里稍稍休息一会儿，去拜见我姨娘，可以吗？”公子同意了。往前走了不到一百步，果然看见一个院门。向里面张望了一下，很宽敞。那丫环从车后说：“到了。”公子下了驴，恰好有一人出来问道：“谁？”回答说：“李娃。”于是进去禀报。不一会儿一个女人出来了，年龄约四十多岁，跟公子相迎，说：“我外甥女来了吗？”李娃下车，那女人迎着问：“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了呢？”互相看着笑。李娃引导公子拜见那女人。见过后，就一块进入西边的门内偏院里。院中有山有亭，竹子，树木长得很茂盛，池塘水边房子都很幽静。公子对李娃说：“这是你姨母的私人住宅吗？”李娃只笑不回答，用别的语搪塞过去。不一会儿，献上茶与水果，很珍贵奇特。有一顿饭的工夫，忽然有一个人骑着一匹大宛名马，汗流满面地跑来了，说：“老太太突然患了重病很厉害，几乎连人都不认识了，请姑娘赶快回去。”李娃对她姨说：“我的心都乱了，我骑马先回去，然后让马再返回来，你就跟他一块来吧。”公子打算跟李娃一起走，李娃的姨与侍女两人私语了一阵儿，挥手示意，让公子停在门外，说：“老太太就要死了，你应该和我一起商量一下丧事，好处理这个紧急情况，为什么要立刻跟着去？”公子便留下了，与姨一起计算举行丧礼祭奠的费用。天已黄昏，骑马的仆人并没来。那位姨说：“到现在还没有回信儿，怎么回事？你赶快去看看她！我会随后赶到。”公子于是就走了。他赶到李娃原来的住宅，一看，门锁得很严实，还用泥印封上了，心里很震惊，询问那里的邻人。邻居说：“李娃本来是租住在这里，租约已经到期，房主收回了房子。老妇迁居了，已走了两宿了。”询问搬到了何处，说：“不清楚她的新住处。”公子想要赶快跑到宣阳去问问李娃的姨，到底怎么回事。但天已经晚了，计算了一下路程到不了，就脱下衣服作抵押，弄了点饭吃，又租了张床睡觉。公子非常气愤，从晚上到早晨，一宿没合眼，等到天刚亮就骑着跛脚的驴赶往宣阳。到后，连连地敲门，敲了一顿饭工夫也没有人应。公子高声大喊了半天，有一个官员慢慢走出来。公子急忙上前问他：“李娃的姨住在这里吗？”回答说：“没有。”公子说：“昨天黄昏时还在这里，为什么藏起来了呢？”又问这房子是谁家的住宅，回答说：“这是崔尚书的住宅。昨天有一个人租了这所房子，说用来等待远来的中表亲戚，但还没到黄昏就走了。”公子惊慌困惑得快要疯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又返回布政里原来住的地方。主人因为同情他而给他饭吃。公子由于怨恨愤懑，三天未进饭食，因而得了很重的病，十多天以后病情更厉害了，房主人害怕他一病不起，就把他搬到了殡仪铺中。然而公子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全铺的人都为他伤心、叹息，轮流着喂他。后来稍微好了些，拄着棍子能起来了。从此殡仪铺每天都雇用他，让他牵引灵帐，得点报酬以便养活自己。经过了几个月，公子渐渐健壮起来，每听到殡仪铺里那哀悼亡人的歌，就自己叹息，觉得还不如那些死去的人。于是便低声哭泣流泪，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每次送灵回来后，就模仿那哀歌。公子本是聪明伶俐的人，所以不长时间，就掌握了唱哀歌的全部技巧，即使整个长安也没有人比得过他。当初，两个殡仪铺中出租丧葬所用的器物，二位店主互争胜负。那东铺的纸扎车马都十分新奇华丽，几乎无人能跟他们相比，只有出殡时歌手的挽歌唱得很低劣。那东铺的店主知道公子唱挽歌极好，就凑了两万钱要雇他，公子同伙中唱挽歌的老手，偷偷地教给他新曲，而且辅导配合练了十几天，没有谁知道这事。那两个殡仪铺的店主都向对方说：“我想我们各把自己出租的器物陈列在天门街，以便比一下谁优谁劣。不能取胜的，罚钱五万，以便用它作酒饭的费用。可以吗？”两个店主都同意了。于是邀来人立下了契约，写上了保人，然后就把器物都陈列出来。城里的男男女女闻讯后都来看热闹，聚集了好几万人。看到这种情况，管街道的里胥报告了管治安的贼曹，贼曹报告了京都的执政官京兆尹。这天一大早，四面八方的人全都赶来了，小巷里的居民也全都出来了。两个铺子从早晨开始陈列治丧等祭器一直到正午，依次摆出了纸辇、车舆、纸制仪仗等东西，西铺都比不过，他们的店主脸上很不光彩。接着西铺在东南墙角安放了一个高榻，有位留胡子的人拿着铃上场，有好几个人簇拥着他。他扬起胡须，抬起眉毛，握着腕子点了点头登上高榻，唱了一支名叫《白马》的挽歌。他依仗平素的名望，边唱边左顾右盼旁若无人。唱完后，看客齐声赞扬。他自己也认为唱得技艺高超，谁也比不了。这时只见东铺店主也在北墙角安放了几个相连的高榻，一位戴黑孝巾的少年手拿着棺材上的饰物在五六个人簇拥下上了场，他就是那公子。只见他坦然地整了整衣服，从容地扬了扬头，先是辗转歌喉唱了起来，看表情好像由于悲痛而唱不成声似地。公子唱的挽歌名叫《薤露》，越唱越高昂，歌声震动了树林，一曲还没唱完，看客们就都被感动得深深叹息，有的还捂住脸哭起来。大家都讥讽西铺唱得拙劣，西铺店主更感到难堪了。暗地把所输的钱放在前面，偷偷的逃走了。四周座位上的人都惊诧发愣，谁也没料到会有这个结果。在此以前皇帝下过的诏书，让京城以外各州郡的长官每年来京城一次，称之为“入计”。当时，恰好遇上公子的父亲在京城，与同僚换上便服，也偷偷地到那里去看。有个老仆人，就是公子的奶妈的丈夫，看见那唱挽歌的人，举止语气很像失去的公子，想去认他又不敢，便禁不住掉下泪来。公子的父亲吃惊地问他，他说，“唱歌的那个人，相貌举止都非常像您死去的儿子。”公子的父亲说：“我的儿子因为财物多而被强盗杀害，怎么会到这里来呢？”说完，也哭了起来。等到回去后，老仆人找了个机会赶快跑到殡仪铺，向唱歌的一伙询问说：“前些时候唱歌的那人是谁，他唱得真太好了！”都说是某姓人的儿子。又问他的名，说已经改了。老仆人非常吃惊，慢慢走过去，靠近了细看。这时公子看见了老仆人，脸色突变，立即转身，想藏入人群中。老仆人于是扯住他的袖子说：“难道你不是公子吗？”拉着手就哭了起来，便用车把他载着回来了。到了房间里，他父亲责备他说：“你的志向和行为堕落到了这个地步，玷污了我们的家族，有什么面目再相见呢！”于是让公子步行走出去，到了曲江西杏园的东面，剥掉了公子的衣服，用马鞭抽打了几百鞭。公子承受不了那种痛苦，昏死过去。他的父亲丢下他就走了。公子的师傅一开始就派人暗中跟着他们，事后回去告诉了同伙的人，于是都伤心叹息，然后让两个人带着苇席去准备把他埋了。到了那里，一摸书生的心口还稍有点温暖，便把他抬了起来，好久，才渐渐有了点气息，于是大家一起把他抬了回去。大伙用芦苇管儿给他灌水，用勺喂水，经过一夜才活过来。一个多月后，公子的手脚仍不能动，那被鞭打过的地方都感染化脓，脏得厉害。同在一起的那些人都很厌恶他，就在一天晚上把他扔到了道边上。过路的人看到了这情形都感到悲哀，常常扔给他一点剩余的食物，这才使他能填饱肚子。过了十天公子才能拄着棍子站起来。他穿着布衣服，像僧人的百衲衣一样都是补丁，破烂不堪，像秃尾巴的鹌鹑一样没有风采。他拿着一个小破盆在居民家挨户乞讨，从秋天到冬天，夜晚就宿在脏土洞穴里，白天就周游于闹市中。有一天早晨下大雪，公子被冻饿逼迫，只得顶着雪出去讨饭。那乞讨的声音很凄苦，听到看到的人都感到很伤心。当时雪下得正大，住户的门大多不开。公子到了安邑东门，顺着里弄的墙根走，向北转过了七八家，有一家只开着左扇门，这就是李娃的住宅。但是公子不知道，就连连大声呼减，由于冻饿交加，叫声凄凉悲哀，令人不忍心听。李娃从阁楼里听到了，对侍女说：“这一定是那个公子，我听出他的声音了。”她快步走了出来，只见书生干枯瘦弱，满身疥疮，几乎不像人样。李娃心里很受触动，于是对他说：“这不是郎君吗？”公子一听，悲愤交加，昏倒在地，说不出话来，只微微点头而已。李娃走过去，抱着他的脖子，用绣花袄裹着他弄到西厢房，不禁大声痛哭，说：“使你落到这个地步，是我的罪过啊！”哭得昏过去半天才苏醒过来。老妇人异常吃惊，急忙跑了过来，说：“怎么回事？”李娃说：“是某郎君。”老妇人马上说：“应当赶走他，为什么叫他来这里？”李娃脸色一沉，回过头来斜看着老妇人说：“不能这样。他本来是清白人家的子弟，当初驾着高高的马车，带着贵重的行装，到了我们家，没超过一年就全部用光，并且又合谋施展诡计，抛弃赶走了他，这不是人应该做的。使他失去志向，被人们所不齿。父子之间的感情，本是人性天伦，却使他们断绝了骨肉情义，他父亲甚至杀死并丢弃了他。如今公子困顿倒霉到这种状况，天下的人都知道是因为我造成的。公子的亲戚在朝廷中做官的很多，一旦掌权的亲戚仔细查明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灾祸就要临头了。况且欺骗上天辜负人心，鬼神也不会保佑的，还是不要给自己找祸吧。我作为您的孩子，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花费的钱财，不止千金。现今您老已六十多了，我愿意计算一下二十年来我在衣食方面所用的钱，把它还给您为自己赎身。我打算与这个人另找住处，所去的地方不远，早晨晚上还可以来尽孝道，这样我的愿望也就满足了。”老妇人估计她的志向是不能改变了，便答应了她。李娃把钱给老妇人后，还剩有百金。向北经过四五家，在那儿租了一所空房。于是给公子洗了澡，换下脏衣服，做热粥给公子喝，以便使他肠胃通畅，然后又让他吃乳酪，以便滋润他的内脏，经过十多天，才让他吃些美味佳肴。公子穿戴的头巾鞋袜，也都选用珍贵时新的式样。不到几个月，公子的肌肉皮肤渐渐丰满，到年底，就完全痊愈复原，又像当初那样了。有一天，李娃对公子说：“身体已经康复了，志向也该恢复了，你好好想一想，默默地回忆一下从前的功课学业，还可以拣起来吗？”公子想了一会儿，说：“十分只剩二三分了。”李娃叫人套车出去游逛。公子骑着马跟着。到了旗亭南边的边门那里卖四书五经的书铺里，让公子从中选购了一些，计算用费共需一百金。买好后，把书全装到车上运了回来。于是叫公子排除各种杂念，专心致志地学习，让他把夜晚当作白天，勤奋刻苦地读书，李娃经常陪坐着，半夜才睡觉。等到他疲倦时，就叫他吟诗作赋。只二年，公子学业上有了很大的成就。国内的文章书籍，全部都看完了。公子对李娃说：“现在我可以报名应试了。”李娃说：“不到时候，学问必须又精又熟，才能百战百胜。”又过了一年，李娃说：“现在可以去了。”于是公子一上考场，就考中了甲科，连礼部的考官们都十分震动。即使是前辈看了他的文章，也无不肃然表示敬仰羡慕，愿意跟他交朋友可却找不到机会。李娃说：“你现在还不行，当今才德突出的人，一旦考中以后，就自认为可以取得朝中显耀的职务，占有天下的美名。而你过去的行为有污点，品德也不超群，比不上别的读书人，应当继续磨砺锋利的武器，以便取得第二次的胜利。那时你才可以结交很多文人，在群英中取得第一名。”公子从此更加勤奋刻苦，声望也越来越高。那一年正碰上三年一次的全国大考，皇帝下诏招收四方的杰出人才，公子选试了“直言极谏科”。考试“对策”名列第一，被授予成都府参军的职务。三公以下的官，都成了他的朋友。将去上任时，李娃对公子说：“现在你已经恢复了自己原来的身份，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了。我愿用我剩下的岁月，回去奉养老母亲。你应当跟一个名门贵族的女子结婚，以便主持冬秋的祭祀。像你这样在朝中做官的人，和我结婚是会玷污你的身份的。望你自珍自爱，我从现在起就要离开你了。”公子哭着说：“你如果丢下我，我就自刎而死。”李娃坚决推辞，不答应公子的要求。公子再三请求，态度愈加诚恳。李娃说：“现在我送你过长江，到了四川剑门以后，就得让我回来。”公子答应了。去了一个多月，到达了剑门。还没等出发，调动官职的文书就送到了。公子的父亲也由常州奉皇命入川，被授予成都府尹，兼任剑南采访使。十二天后，公子父亲也到达剑门。公子于是送上名片，到驿站见府尹。父亲不敢认，看到名片上公子祖父和父亲的官名和名字，才大吃一惊，叫公子走上台阶，抚摸着他的背痛哭多时，说：“我和你的父子关系还像过去一样。”于是询问儿子的经历，公子就把自己的遭遇全部叙述了一遍。公子的父亲觉得非常奇怪，就问李娃在什么地方。公子说：“她送我到此地，已经让她回去了。”父亲说：“绝不可以。”第二天，命令准备车辆，父子一起先到了成都，把李娃留在剑门，单修了一座房子叫李娃住在里面。第二天，让媒人去说亲，按照结婚的全部礼仪去剑门迎娶，从此正式结为夫妻。李娃婚后，逢年过节，那些做妻子和儿媳应做的事，都做得非常周到。管理家务严格有条理，非常受公婆的宠爱夸奖。过了几年以后，公子的父母都去世了，两人极尽孝道。不久，在守孝的草屋那地方长出了灵芝，一个穗上开出三朵花，于是剑南道的长官把这事上报了皇亲。又有白燕数十只在他们住的楼房的屋脊上做窝。天子对此感到惊奇，格外地给予赏赐嘉奖。服孝期满，公子屡次升任显赫高贵的官职。十年当中，到几个郡做过官，李娃被封为汧国夫人。他们有四个儿子，都做了大官，官职最低的也做到了太原府府尹。弟兄们的姻亲都是名门大族，自家和亲属都兴盛发达，没有哪一家能比得上。唉！一个行为放荡的妓女，节操行为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即使是古代的烈女，也不能超过，怎么能不为她感慨呢？我的伯祖曾任晋州牧，后转户部，做水陆运使，三任都与那位公子做过职务上的交接，所以熟悉这些事。贞元年间，我与陇西的李公佐，谈论妇女的操守品德，于是便叙述了汧国夫人的事。李公佐听完后，不住地拍手赞叹，让我为李娃作传。我于是拿起笔来蘸上墨汁，详细地写出来以便保存下来。时间是乙亥岁秋天八月份。

太原白行简记。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

东城老父传　柳氏传

东城老父传　（陈鸿撰）

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岁，九十八年矣，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以长刀备亲卫，诏徙家东云龙门。昌生七岁，趫捷过人，能抟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治”原作“泊”，据明抄本改）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明抄本“世”作“子”）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亥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会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俱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导”原作“道”，据明抄本改）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觝万夫，跳剑寻撞，蹴球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岂教猱扰龙之徒欤？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绣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宝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岂不敏于伎，谨于心乎？上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大驾幸成都。奔卫乘舆，夜出便门，马踣道穽，伤足不能进，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于京师，识昌于横门外，及乱二京，以千金购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陁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贞元中，长子至信，依并州甲，随大司徒燧入觐，省昌于长寿里。昌如己不生，绝之使去。次子至德归，贩缯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元和中，颍川陈洪祖携（明抄本无“携”字）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昌曰：“老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家于外宫，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老人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为碛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蓟州佣调缯布，驾轊连軏，坌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麦”原作“米”，据明抄本改）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鄽间，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见（明抄本无“见”字）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译文】

老人姓贾名昌，是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即癸丑年生，到元和庚寅年已九十八岁，他的视力和听力都没衰退，言谈安详且很有条理，脑力也没减退，谈起太平公主时期的事情清清楚楚，使人很爱听。贾昌的父亲名叫忠，身高九尺，力气很大，能拽住向前走的牛，以武士的身份担任皇后住的宫殿的侍卫。景龙四年，贾忠拿着武器随着唐玄宗进入大明宫，杀掉了韦氏，拥戴睿宗登上皇位，使大臣们臣服，于是便成为景云年间的功臣，被选入长刀队做了皇帝的贴身侍卫。皇帝下令让他把家迁到了东云龙门。贾昌长到七岁时，身手灵活超过一般人，能顺着柱子爬上屋梁。他善于回答别人问话，还能听懂鸟的语言。玄宗住在亲王府时，喜欢民间在清明节期间举行的斗鸡游戏。等到做了皇帝以后，他就在两宫之间修建了鸡场，到处收购长安的公鸡。长着金黄色的羽毛，铁一般的爪子，高冠翘尾的大公鸡共有一千多只，都养在鸡场里。又从皇帝的禁军中选出五百位少年，让他们饲养教练这些公鸡。皇帝喜欢这种游戏，下面就更加盛行。各位亲王皇族，皇帝的外婆家和岳父家、公主家、封侯之家，都不惜倾家荡产去买鸡，或偿还欠下的买鸡钱。京城中的男男女女，都把摆弄鸡作为营生干，贫穷的人家就玩弄假鸡。一次，皇帝出去游逛，看见贾昌在云龙门外道边上玩木鸡，于是把他召入皇宫，充当鸡场的驯鸡少年，吃穿待遇超过禁军兵士。三尺高的孩子，进入鸡群中，就像摆弄一群小孩子，健壮的、瘦弱的、勇敢的、怯懦的，喂水喂食的时间，疾病的迹象，贾昌全都了如指掌。贾昌随便拿出两只鸡，都很畏怯而驯服，可以像指挥人那样指挥它们。监护鸡场的传旨太监王承恩把这情况向玄宗作了汇报。玄宗就把贾昌召来在院中验证，结果非常合乎皇上的心意，当天就任命他担任五百驯鸡少年的首领。加上贾昌忠厚谨慎周到，天子所以很钟爱他，金帛之类的赏赐，每天都送到他家。开元十三年，宫里用笼子装了三百只鸡，跟着玄宗到泰山去祭天。贾昌的父亲在泰山脚下去世，由于儿子得宠，所以由贾昌护送遗体回到雍州安葬。县官备办了殡葬用品和丧车，用公家驿站的车辆从洛阳大道上运送。开元十四年三月，贾昌穿上斗鸡的衣服，在温泉与玄宗会见。当时天下人把贾昌称为“神鸡童”。当时人们为他编出了这样的话：“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昭成皇后在相王府时，于八月五日生下了唐玄宗。玄宗登位后，把这一天定为千秋节，赏给天下百姓牛和肉，让他们娱乐三天，把这称作“大酺”，以后成为定规，在宫中举行大规模的音乐合奏会，有的年头还到洛阳举行这种庆祝活动，元宵节和清明节大都在骊山度过。每到这些日子，各种娱乐活动同时举行，六宫的后妃嫔媵全都跟随着。贾昌头戴雕翠金花的帽子，穿着锦袖绣花的袄裤，手拿铃铛，在前清道。雄鸡们都很有秩序地站在广场上，贾昌左顾右盼，眼神灵活，指挥活跃而有风度。雄鸡们竖毛振翅，磨嘴蹭爪，抑住怒气夺取胜利，一进一退都符合章法；随着鞭子的指挥时而低头时而仰首，都没有越出贾昌的规定。胜负决出以后，胜者在前，败者在后，跟随贾昌像大雁飞行一样有秩序地回到鸡场。那些摔倒很多人的摔跤手，舞剑的、爬高竿的、踢球的、走绳索的、在竿顶作舞的，看了贾昌的表演都垂头丧气，神情沮丧，不敢再上场表演。贾昌难道是教猿猴、驯天龙这一类的人吗？二十三年，玄宗为贾昌娶了皇帝戏班子里的潘大同的女儿作妻子，新郎带的佩玉，新娘穿的绣袄，都是皇帝库房中的。贾昌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一叫至信，一叫至德。天宝年间，贾昌的妻子凭着能歌善舞深受杨贵妃的宠爱。贾昌夫妇承受宠幸四十年，皇恩一直没改变，难道不是因为他俩擅长技艺而又思想谨慎吗？皇上生在乙酉年，生肖属鸡，让人穿上朝服斗鸡，祸乱的兆头在太平公主时期就显露出来了，可是皇上却没有省悟。天宝十四年，胡人羯人攻下了洛阳，潼关也守不住了，皇帝的车骑只好到成都去。贾昌赶紧跑去保护皇帝的车，夜晚从便门出来，马跌倒在道边土坑里。他伤了脚，不能前进，拄着拐杖进入南山。每逢到了在皇帝面前斗鸡的日子，贾昌就面朝西南放声痛哭。安禄山当年到京城朝见皇帝时，在横门外认识了贾昌。等到他攻下东西二京后，就在长安洛阳两市用千金悬赏寻找贾昌。贾昌改了姓名，寄住于佛寺。扫地敲钟，把精力用到供佛上。等到太上皇回到兴庆宫，肃宗已在另外的殿中登上皇位时，贾昌回到原来住的里弄。他居住的房子已被兵抢掠，家中东西一点没剩。贾昌穿着粗布衣服，面容憔悴，不能再入皇宫了。第二天，他又出了长安南门，在招国里的道上遇见了妻子和儿子，他们脸色都枯黄暗淡：儿子背着柴禾，妻子穿着旧棉袄。贾昌和他们聚在一起哭了起来，跟他们在路上诀别，然后就永远离去了。后来贾昌栖息在长安佛寺，学习高僧的佛家学说。大历元年，贾昌随着资圣寺的高僧运平住在东市海池，建造了刻有陀罗尼经咒的石柱。他学写字，已能记自己的姓名；读佛家经书，也能明了书中的深刻含义和高妙的道理，并以善心感化民间的人。他又建造了僧房佛舍，种上了美的草和甜的树。白天就用土培根，提水浇竹；晚上就在禅室中打坐。建中三年，运平和尚人寿已尽，死去了。贾昌完成丧礼后，就在长安东门外的镇国寺东边建了一座塔，把运平的遗骨放在了里边。在塔周围他又亲手栽了一百棵松柏树，还在塔下建了一个小房子，自己住在里面，早晚烧香洒水扫地，侍奉师父如同生前。顺宗做太子时，施舍三十万钱，替贾昌建造奉祀高僧遗像的屋子和读经斋戒的屋子。又建了外屋，备流浪的百姓住，但收取租费。贾昌于是每天喝一杯粥，一升浆水，睡在草席上，穿的是粗丝绵衣。除掉这些，剩余的钱财全都用来供佛。贾昌的妻子潘氏后来也不知道到何处去了。贞元年间，贾昌长子至信在并州当兵，随着大司徒马燧入京朝见皇上，到长奉里探望贾昌，贾昌像没生过这个儿子似的，跟他断绝关系，让他离开；次子至德回来了，到洛阳市贩卖绸缎，来往于洛阳长安之间，每年都向贾昌献上金帛，贾昌一次也没有接受。于是两个儿子都走了，再也没有来过。元和年间，颖川的陈鸿祖带一个朋友从春明门出来，看见竹子柏树长得很茂盛，烧香的烟味在道上都能闻到，二人便到塔下拜见贾昌。光顾着听贾昌说话了，不知不觉天色已晚，贾昌便把鸿祖二人留宿在读经斋戒的屋子中，叙述自身的经历，讲得很有条理，自然就及到朝廷过去的一些制度。陈鸿祖询问开元年间治乱情况，贾昌说：“老夫少年时期，以斗鸡向皇上讨好，皇上把我当成歌伎戏子一样养着，家住在外宫，哪能知道朝廷的事情？然而也还有些值得跟你谈一谈的。老夫看见黄门侍郎杜暹出朝担任碛西节度使兼职御使大夫，开始凭借国家的风纪法度来威镇远方；看见哥舒翰镇守凉州时，攻下石堡，保卫青海城，从白龙城出了发，越过葱岭，使铁门关成为边界，总管河左道，七次任命才兼任御史大夫；又看见张说统辖幽州的时候，每年入关，总是用长辕大车，运送河间、蓟州百姓交纳的缯和布，连续不断涌入关门。运进王府的只有江淮的细绞和绉纱，巴蜀的锦绣，还有后宫妃嫔们玩耍的东西而已。河州敦煌道每年都屯垦，充实边防军的粮食，多余的小米转运到灵州，再由黄河水运东下，存入太原的粮库，以备关中荒年时食用。关中的小米，都储藏在百姓家里。天子到五岳去，随从的官员坐满了千辆车万匹马，但都不用百姓供应吃喝。老夫碰到节日和伏天、腊月回家休息的日子，走在城市的市场上，常看见有卖白衣衫、白叠布的；走到街坊邻居当中，看到有人用祈祷治病，方法是用墨布一匹，如果出重价还买不到，就用裹头的黑色丝织品来代替。近来老夫拄着拐杖出门，走到十字路口，向各个方向细看，穿白衫的人不满一百人。难道天下的人都当兵了吗？开元十二年，皇帝下令：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的侍郎有缺额时，先选用曾经担任过刺史的人；郎官有缺额时，先选用曾担任过县令的人。到老夫四十岁时，中央三省官员，有点治理刑狱才能的，官职大的便到州郡去做刺史，官职小的做县令。从老夫住在大道旁边以来，时常看到有州郡长官在此歇脚，他们脸色惨淡，不高兴朝廷的裁减和罢免，让那些人去管理州郡里的事。开元年间选用人才，只看孝悌和办事才能，没听说用什么'进士'、'宏词'、'拔萃'等就可以选出人才的。我谈了大概就这些。”于是流下了眼泪。又说道：“太上皇在位时，北面使游牧民族称臣，东面使鸡林国称巨，南面使滇池国称臣，西面使西方少数民族称臣，三年他们来朝见一次。朝见时的礼仪很隆重，接待时的恩惠也很优厚，给他们穿上锦絮，供给他们酒饭，让他们把事情办完了就回国，京都不留外国来宾长住。现在胡人和京都的人混杂在一起居住，娶妻生子，长安的少年都有胡人的思想了。你看看首饰靴鞋服装的样式，已不跟过去相同，这能不算怪现象吗？”鸿祖听了，默然无语，不敢应声就离开了。

柳氏传　（许尧佐撰）

天宝中，昌黎韩翊有诗名，性颇落托，羁滞贫甚。有李生者，与翊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其幸姬曰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翊为宴歌之地，而馆翊于其侧。翊素知名，其所候问，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遂属意焉。李生素重翊，无所吝惜，后知其意，乃具饍请翊饮。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翊惊栗避席曰：“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意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翊之费。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翊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翊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浣之贱，稽采兰之美乎？且用器资物，足以待君之来也。”翊于是省家于清池。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素藉翊名，请为书记。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麸金，题之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呜咽，左右凄悯。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翊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所止，叹想不已。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駮牛驾辎軿，从两女奴。翊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曰：“当遂永诀，愿置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翊大不胜情。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候许俊者，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闼，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固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然即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选，则当熊辞辇之诚可继；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迹彰，功待事立。惜郁堙不偶，义勇徒激，皆不入于正。斯岂变之正乎？盖所遇然也。

【译文】

唐代天宝年间，昌黎人韩翊的诗颇有名气，他性格放荡不羁。因怀才不遇穷得很厉害。有一位李生跟韩翊很友好，他家里有千金的积蓄，气盛自负，但很爱才。李生有个爱妾叫柳氏，她的美丽在当时没有人能赶上。她喜欢说笑，善于唱歌。李生让她住在另一座宅院，这座宅院是李生与韩翊宴会唱歌的地方，李生就安排韩翊住在这座宅院的旁边。韩翊是当时的名人，那些前来拜访问候他的人，都是当时的德才兼备之人。柳氏从门缝偷看他，对侍女说：“韩先生哪里会是长久贫贱之辈呢？”于是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意。李生一向看重韩翊，对韩翊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后来知道柳氏的心意，便备好了饭菜请韩翊喝酒。酒喝到兴头，李生说：“柳氏容貌不一般，韩秀才您的文章也不同凡响，我打算让她侍候您安寝，可以吗？”韩翊惊讶颤栗，当即离开座位说：“承蒙您的关照，经常送衣服、食物给我，我怎么还能夺去你所爱的人呢？”李生坚持要把柳氏送给韩翊。柳氏知道李生是诚心诚意的，就拜了两拜，提起衣服坐到了韩翊的旁边。李生让韩翊坐在客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极为高兴。李生又拿出三十万钱的财物，帮助韩翊解决困难。韩翊敬仰柳氏的美貌，柳氏羡慕韩翊的文才，两人的心思都实现了，那快乐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年，礼部侍郎杨度在考试中选拔韩翊为上等，韩翊却在家闲住了一年。柳氏对韩翊说：“荣誉和名声可以光宗耀祖，这也是自古以来人们所追求的，你怎么能因为我这个洗洗涮涮的贱人，而耽误你美好的前程呢？再说用具财物也足够等到您回来。”韩翊于是到清池老家探望父母。过了一年多，柳氏开始缺少吃的，就卖掉化妆用品以自给。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了长安与洛阳，男男女女奔走惊恐，柳氏因为长得漂亮，特别显眼，害怕不能免祸，便剪去头发毁坏容貌，寄居在法灵寺。当时侯希逸用平卢节度使的名义统辖淄青，一向仰慕韩翊的声名，就请去做了秘书。等到肃宗皇帝凭着神明英武使国家恢复正常后，韩翊才派人暗地行动，寻找柳氏。他用丝绸做个袋子，装着碎金，在袋上写道：“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着金袋子呜呜咽咽地哭，身旁侍奉的人都伤心怜悯。柳氏针对韩翊的题词答复说：“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不久，有一个在唐朝为官的叫沙吒利的少数民族将领，刚刚立了功，私下里知道了柳氏姿色非凡，就把她抢到了家里，并把宠爱全部加到了她一人身上。等到侯希逸被授官左仆射入朝见皇帝时，韩翊得以随行。到了京城，他已经找不到柳氏的住处，感叹想念不止。有一天，偶然在龙首冈看见一个仆役用杂色牛驾着一辆带帷幕的车，车后还跟着两个女仆。韩翊便与车并行，忽然车中有人问：“莫不是韩员外吗？我是柳氏啊。”就让女仆偷偷告诉韩翊，自己已被沙吒利占有，碍于同车的人，不便交谈，请求韩翊明天早晨一定要在道政里门等着。韩翊如期前往，柳氏用薄薄的绸子系着玉盒，玉盒中装着香膏，从车中交给韩翊，说：“该永别了，愿你留下它做个纪念。”于是掉转车头，挥着手告别，她的衣袖轻轻地飘动着，随散发出香味的车辚辚而去。韩翊目送香车远车，直到看不见时，心中茫然一片，仿佛一切都在飞扬的尘土中消失了。韩翊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深深的离情。当时，正赶上淄青的各位将领要在酒楼上聚会取乐，派人请韩翊，韩翊勉强答应了，然而神色颓丧，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哽咽。有个虞侯叫许俊，凭着才能、力气非常自信，他摸着剑说道：“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我愿意为您出一次力。”韩翊迫不得已，就把情况全告诉了他。许俊说：“请您写几个字，我会立刻把她带来。”许俊于是穿上军服，佩戴上双弓，让一个骑兵跟着，直接来到沙吒利的住宅。许俊等沙吒利走出门并离家一里多路时，就披着衣服，拉着马缰绳冲进大门，又闯进里面的小门，急匆匆地边走边喊道：“将军得了急病，让我来请夫人！”仆人侍女都惊得连连后退，没有敢抬头看的。于是许俊登上堂屋，拿出韩翊的信交给柳氏看，然后挟着柳氏跨上了鞍马。马在飞扬的尘土中奔跑，连马脖子上的带子都跑断了，不一会儿就到了韩翊处。许俊整理衣襟，走上前去，说：“我幸而未辱使命。”四座惊叹不已。柳氏与韩翊手拉手哭泣不止，大家因此停止了饮宴。当时沙吒利受到皇帝特殊的宠幸，许俊、韩翊害怕会有灾祸，就去进见侯希逸。希逸非常吃惊，说：“我平生敢干的事，你许俊也敢干呵！”随即向皇帝上奏说：“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长久以来担任僚属之职，屡次建立功劳。前不久参加乡赋，他的爱妾柳氏被凶寇所隔绝，暂住在尼姑庵中。现在由于国家文明昌盛，又注意安抚百姓，使远近的人都被感化了；但将军沙吒利凶暴恣肆，违犯法纪，仅依微小的功绩，劫掠有节操的妇女，破坏了祥和的社会秩序。臣的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家族本在幽州、蓟州一带，有胆略且勇敢果决，夺回了柳氏，还给了韩翊。许俊内心里充满了正义，此次虽然出于义愤，但事先不向上级请示，实在是我平时缺乏严明教育所致。”不久，皇帝下了诏书：柳氏应该还给韩翊，赐给沙吒利二百万钱，柳氏于是重又回到韩翊手里。韩翊后来屡次升迁，最后升到中书舍人（主管宫廷文书的官）。然而，柳氏志在防范外人的非礼，却未能做到，许俊能够见义勇为却不够通达事理。如果柳氏凭容貌能够被选入皇宫，她一定会像汉元帝的妃子冯婕妤那样临危不惧为皇帝挡住扑来的熊，也会像汉成帝时的班婕妤那样，为了皇帝的声名而拒绝和皇帝同车出游。如果许俊能以德才兼备而被皇帝重用，他一定会像春秋时的曹沫那样，当齐桓公和鲁庄公在柯地会谈时用匕首劫持侵略鲁国的齐桓公，逼他交还被占的鲁国土地，也会像战国时的兰相如那样在渑池会上建立特殊的功勋。事业必须靠行动才能展示，功勋靠事业才能建立，可惜世上怀才不遇的人却很多，有勇无谋的人也成不了大业。这些事情并不能归咎于世事的变化无常，而是形势走到那一步，必然要产生那样的结果。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

长恨传　无双传

长恨传　（陈鸿撰）

唐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先是，元献皇后武淑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万数，无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焜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淡荡其间。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诏（“诏”原作“谒”，据明抄本改）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摇，垂金珰。明年，册为贵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非徒殊艳尤态，独能致是；盖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主室。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欢喜。”又曰：“男不封候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其为人心羡慕如此。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天下。国忠奉牦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而去之。仓皇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禅灵武。明年，大凶归元，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自南宫迁于西内。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欷歔。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杳而不能得。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又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天涯，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阁，西厢下有洞户，东向，窥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鬟童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从来。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悯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复前跪致词：“乞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罹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年，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夜张锦绣，陈饮食，树花燔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于下界，且结后缘。或在天，或在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安，无自苦也。”使者还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余具国史。至宪宗元和元年，周至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居易歌曰：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不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汉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回登剑阁。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漏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令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殿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肩，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遈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空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劈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太平，四海无事。玄宗做皇帝已多年，渐渐厌倦了朝政，不再夜以继日地处理国事，把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丞相去处理。他自己经常深居内宫游戏宴饮，用音乐和美色使自己快乐。在此之前，元献皇后和武淑妃都受过玄宗的宠幸，她们相继去世后，宫中虽有上等人家女儿成千上万，却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皇上整天闷闷不乐。当时每年十月，皇帝都要带着车马去华清宫，宫内外有封号的命妇都穿着鲜明光耀夺目的衣服，像影子那样跟随着皇帝的车队。皇帝洗过澡后，就赏赐命妇们也在御用温泉中洗浴。春风吹拂着华清池水，命妇们自由自在地沐浴在水中，皇上不禁有些心旌摇荡，期望能遇到一个可心的女子。可是他看看前后左右的嫔妃，却觉得一个个面色如土，毫无光彩。于是下令，叫高力士暗地里到宫外搜寻美人。结果在寿王府中找到了弘农郡（今河南灵宝一带）杨玄琰的女儿。这个少女已经到了成年，鬟发细腻润泽，不胖不瘦身材适中，一举一动都娴静娇媚，就像汉武帝的李夫人。于是另外为她设了一个温泉浴池，让她去洗浴。洗完出水以后，显得身体很柔弱无力，好像连穿轻柔的绸衣也经受不住了，却更加光彩焕发，明艳照人，皇上非常高兴。在她正式进见皇上那天，乐队奏起《霓裳羽衣曲》为她伴行。在定情的那天晚上，皇上送给她金钗钿盒，用来加深彼此间的爱情，又命她戴上金制步摇，和金制耳坠儿。第二年，册封为贵妃，衣服用品的待遇相当于皇后的一半。从此杨贵妃努力把自己的容貌打扮得更艳丽，使自己的语言更聪明机智，做出种种妩媚的姿态，来迎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当然就愈加宠爱她了。当时皇上巡视各州，祭祀五岳山川，在骊山上过雪夜，在上阳宫度过春天的早晨，贵妃与皇上走时同车，住宿同房，饮宴专席，睡觉专房。皇上虽有三夫人、九嫁、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和后宫的才人、乐府的无数歌女，但皇上连看她们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从此六宫中再也没有能为皇帝侍寝的人了。这不仅是由于杨贵妃突出的容貌和妩媚的风姿，还因为她有才能有智慧，聪明伶俐，善于讨好献媚。皇帝还没开口，她就猜到皇帝心意而去迎合他，这当中真有些无法言传的妙处。贵妃的叔父兄弟都做了清高尊贵的官，封爵为公侯，姊妹都封为国夫人，富贵跟皇族相等，车马、衣服、住宅与皇帝的姑母相同，而得到的好处和权力却超过了他们。贵妃的亲属出入宫禁无人敢问，京城的长官对他们也不敢正眼相看。因此当时民间有歌谣说：“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说：“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可见杨氏家族被人们所羡慕已达到何种地步。天宝末年，贵妃的哥哥杨国忠窃踞了丞相之位，蒙蔽皇帝，把持了国家大权。等到安禄山领兵向京城进发，把讨伐杨氏家族作为借口。潼关很快失守，皇帝只好向南逃跑。出了咸阳，途中停在马嵬坡时，皇帝的禁卫军都拿着武器不肯再前进。这时随从的大小官员跪在皇帝车驾前，请求像汉景帝诛杀晁错那样，杀掉杨国忠向天下谢罪。杨国忠捧着谢罪的牦牛缨和水盘向皇帝请罪，结果被处死于道旁。但左右的侍从仍不满意，皇上问他们，当时敢说话的人就请求杀掉杨贵妃消除天下人的怨恨。皇上知道这事难以挽回，可又不忍心看见贵妃死，就扯起袖子挡住脸，让人把她拉走。贵妃慌张挣扎，终于被白绫带绞死。不久玄宗逃到了成都，肃宗在灵武继承了皇位。第二年，叛乱之凶安禄山被杀死，玄宗的车驾又回到了都城。肃宗把玄宗尊为太上皇，让他到南面的兴庆宫殿去养老，不久又让他迁到西内太极宫。时光流逝，往事已去，唐玄宗不禁乐尽悲来。每到春天的白昼，冬天的夜晚，他看到池中莲花夏天盛开，宫中的槐树秋天落叶，听乐伎吹奏玉管，尤其一听到《霓裳羽衣曲》，心中就郁郁不乐，左右的侍从也叹息不止。三年当中，想念贵妃的感情始终没有减少。想从梦中见到贵妃，也始终渺茫不能实现。当时正好有个道士从四川来到长安，知道太上皇心里非常想念杨贵妃，就说自己有李少君的招魂法术。玄宗一听非常高兴，让他去找贵妃的魂灵。方士便使出他的全部法术来找，但没有找到。又腾云驾雾，上到天界，下入地府来寻找，仍没找到。于是又到周围东西南北四方和天地之外去寻找。最东面到了极远的天边，跨过蓬莱，见到一座最高的仙山，上面有很多楼阁，西厢房檐下有个洞门，朝东，看那门上写着“玉妃太真院”。方士拔下簪子敲门，有个扎着双鬟的女童出来开门，方士匆忙未及开口，而女童却又进去了。不一会儿有个穿着绿衣服的侍女出来了，问方士从什么地方来。方士说自己是唐朝天子的使者，并且传达了玄宗的使命。穿绿衣的人说：“玉妃正睡觉，请稍微等一会儿。”这时云雾缭绕着仙洞，天色渐渐昏暗，美玉做成的门重新关了起来，静悄悄的没有声息。方士屏住呼吸，恭恭敬敬地拱着手站在门口。过了好半天，穿绿衣的侍女才引导方士进去，并且说：“玉妃出来了。”不一会儿，就看见一个人，戴着金色莲花冠，披着紫色的绡衣，身佩红玉，穿着凤头鞋，在七八个仙女的簇拥下缓步走来，正是杨贵妃。她向方士行了礼，问皇帝平安与否，然后又问了天宝十四年以后的事。玉妃说完后，脸上显得忧郁悲伤，用手示意穿绿衣的侍女，让她取来金钗钿盒，各拆下一半，交给使者，说：“替我向太上皇道谢，我敬献这件东西，是为了找回过去的情意。”方士接受了玉妃的话和信物，将要动身返回时，脸上露出不满足的样子。玉妃于是询问方士还有什么要求。方士就走上前跪下说：“请说一件你们两人当时的私事，这事是别人没有听到的，以便向太上皇证实。不这样，恐怕钿盒金钗会被看作汉文帝时以道术行骗的新垣平所设的骗局了。”玉妃一时想不起什么，往后退了几步站住了，好像在回忆什么。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道：“天宝十年的时候，我侍候皇帝到骊山宫中避暑。那天正好是七月初七，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晚上。按照秦地的风俗，要在那天晚上挂起锦绣，陈列饮食，在院子里插上花烧香，把这称作乞巧，皇宫中尤其重视这件事。当时已到半夜，侍卫们已在东西厢房中休息，我单独侍候皇上。皇上扶着我的肩站着，仰望天空感叹牛郎织女的遭遇。于是我俩秘密地互相发出心中的誓言，愿世世代代都作夫妻。说完了，拉着手各自轻声哭泣。这件事只有皇上知道。”玉妃接着又伤感地说：“由于当年这个念头，我不能长住在这里了，还要再回到人间，再结以后的缘份。或者在天上，或者在人间。我俩一定会再相见，合好相处，就像以前那样。”还说：“太上皇在人间的时间也不长了，希望多多珍重，不要自找苦恼。使者回来向太上皇奏报了见贵妃的经过，太上皇帝不免叹息伤感了好半天。其余的事情都写在国家史书中了这里就不谈了。到了唐宪宗元和元年，周至县的县尉白居易做了一篇歌，用它来叙述这件事，并且把以前秀才陈鸿作的一篇传记，放在歌的前面，看作是《长恨歌传》。居易的歌写道：“汉代皇帝重视女色想得到一位绝代佳人。可是在宫廷内外多年都没有找到。杨家有位女儿刚刚长成人，养在深深的闺房中还没有人发现她。天生的绝代佳丽终不会被埋没，一朝被选进宫来到君王身边。回头一笑生出千娇百媚，皇帝后宫的所有嫔妃顿时黯然失色。乍暖还寒的早春皇帝让她在华清池中洗浴，温柔滑腻的泉水洗濯着凝脂似的皮肤。侍女扶起她来，她显得娇弱无力，这是承受皇帝宠爱的开始。乌云般的鬓发，鲜花似的容貌，戴着黄金的步摇，跟皇帝一起在温暖的芙蓉帐里共度春天的良宵。春夜苦短转眼已是黎明，太阳又高高地升起来了，从此君王再也不起早去上朝了。贵妃时刻逗皇上开心，侍候皇上宴饮，简直没有空闲的时候，春天陪着皇上春游，每天晚上都独自侍候皇上。皇宫中有三千美人，对这三千美人的宠爱都集中到杨家女儿一人身上了。把自己打扮得娇滴滴的在金屋中侍候皇上过夜，在玉楼上饮宴完后，醉意朦胧，春心荡漾。姊妹弟兄都被分封得到土地，浩荡的皇恩给杨氏家族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于是便让天下父母的心，不重视生男而重视生女儿。骊山上的宫殿高耸入云。风吹着仙境般的音乐到处都能听得见。舒缓的歌唱，缓慢的舞蹈和乐器配合得美妙和谐，从早到晚的歌舞皇上仍然看不够。渔阳地方的鞞鼓声惊天动地的传了过来，震惊打乱了《霓裳羽衣曲》的歌舞。京城和皇宫烟尘滚滚，皇帝只好带着千军万马向西南逃奔。车盖和旌旗乱纷纷的晃动着，走一阵停一阵。出了京城的门向西走了一百多里。御林军停住不走，皇上无可奈何，那绝世的美女只好痛苦地死在了马前。带花的钿盒落到了地上也没人去收拾，还有翠翘、金省、玉搔头也落到地上，皇上用袖子捂着脸没法搭救，回头看到这种惨状，不禁血泪交流。黄土飞扬秋风萧瑟，大队人马走过曲折险峻的栈道登上了剑阁，峨眉山下行人稀少，旌旗也显得没有光彩，太阳光也很暗淡。四川的江水一片碧绿，四川的山峦一片青翠，这就像圣明的皇上朝朝暮暮想念贵妃的心情。在行宫中看到月亮也感到是令人伤心的颜色。在下雨的夜晚听到屋檐上挂的铃声也像是悲痛的哭声。天地转换，皇上回京，又经过贵妃死去的地方，不免徘徊留恋不忍离去。马嵬坡下的泥土里，看不到美丽的容颜了，只有贵妃死的地方还在那里。君臣互相看着，不禁泪下沾衣。向东望到了长安城门，信马由缰没精打彩地进了京城。回来以后，宫中的水池、园林还像原来那样，太液池里的荷花和未央宫中的柳树依然都在，看到荷花就想起贵妃的脸，看到柳叶就想起贵妃的眉，面对着这些情景怎能不使人伤心落泪？在春风吹柳，桃花李花盛开的夜晚，在秋雨绵绵，梧叶飘落的时候，就更加难过。西宫的南内宫里长满了秋草，落下的红叶堆满了庭院，也无心打扫。过去在梨园学艺的青年人现在都已有白头发，内宫中的女官青春容颜也都变老了。每当黄昏时候，宫殿前萤火虫飞舞，皇上愁闷不语，一盏孤灯，灯草快烧尽了还未睡着。报时的更鼓和漏钟也仿佛慢了起来，长夜漫漫，微明的天河里星星闪闪发光，天已快亮了仍然不能入睡。鸳鸯瓦冰凉，上面结了一层厚厚的霜，绣着翡翠鸟的被和谁一起盖呢？长长的生离死别已经过了一年多，可是贵妃的魂魄却没有来过梦中。四川临邛有位道士来到鸿都宫门前求见，说他能凭精诚招来贵妃的灵魂。因为被皇上的一往情深所感动，方士决心去寻找贵妃的在天之灵。他腾云驾雾快如闪电，上天入地各处都找遍了。往上找遍了青天，往下寻遍了黄泉，不论是天上地下都没见到贵妃的踪影。忽然听说海上有座仙山，这座山隐隐约约在虚无缥渺的天地之间。山上的楼台殿阁精巧别致，五色祥云冉冉升起，那里面有很多艳丽动人的仙女。其中有一个人名叫太真，雪白的皮肤和鲜花一般的容貌，跟贵妃差不多。道士来到仙山后，在黄金的门楼西边叩响了玉石的门，请开门的仙僮小玉向里面的仙女双成通报一下。听说是唐天子派来了使者，贵妃在精美的帐子里从梦中惊醒。她揽起衣裾推开枕头，激动得脚步都有些慌乱不稳，在她面前串珠的帘子和镶银的屏风一层一层都打开了。只见贵妃像云彩似的发髻偏向一边，刚刚睡醒，花冠没有整理就走下堂来迎接客人。这时风吹动着她的衣袖高高飘起，仍然像当年跳《霓裳羽衣舞》那样。苍白的面容显得十分忧伤，脸上的泪痕横一道竖一道的，那柔弱娇美的神态就像春天里一枝带雨的梨花。她含情凝视向皇上道歉说：“自从分别后，双方的音容笑貌都看不见了。昭阳殿里的恩爱已经断绝，蓬莱宫中的日子却没有尽头。回头下看人间世界，看不到长安只看到一片尘雾。只能用原来的东西表示深深的情意，请把这钿盒金钗捎回去吧。金钗我留下了一股，盒子留下一半，黄金的钗分开了，盒上的镶饰也分开了。只要我们的心像金钿那样坚固，无论在天上或在人间都会再相见的。”道士临去时，贵妃又一次诚恳庄重地托他向皇上转达几句话，那就是当年七夕在长生殿里半夜时两个人共同发出的誓愿：“在天上愿意做比翼双飞的鸟儿，在地上愿意成为两棵根茎相连的大树。”天地虽长久，也有完结的时候，然而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悲伤怨恨，是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啊！

无双传　（薛调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刘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与母同归外氏。震有女曰无双，小仙客数岁，皆幼稚，戏弄相狎，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如是者凡数岁，而震奉孀姊及抚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约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见其婚室。无双端丽聪慧，我深念之，异日无令归他族，我以仙客为托。尔诚许我，瞑目无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静自颐养，无以他事自挠。”其姊竟不痊。仙客护丧，归葬襄邓。服阕，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广后嗣。无双长成矣，我舅氏岂以位尊官显而废旧约耶？于是饰装抵京师。时震为尚书租庸使，门馆赫奕，冠盖填塞。仙客既觐，置于学舍，弟子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闻选取之议。又于窗隙间窥见无双，姿质明艳，若神仙中人，仙客发狂，唯恐姻亲之事不谐也。遂鬻囊橐，得钱数百万，舅氏舅母左右给使。达于厮养，皆厚遗之。又因复设酒馔，中门之内，皆得入之矣。诸表同处，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献，雕镂犀玉，以为首饰。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妪，以求亲之事，闻于舅母。舅母曰：“是我所愿也，即当议其事。”又数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适以亲情事言于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许之。”模样云云，恐是参差也。”仙客闻之，心气俱丧，达旦不寐，恐舅氏之见弃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大门，锁却大门。”一家惶骇，不测其由。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为念，略归部署。”疾召仙客：“与我勾当家事，我嫁与尔无双。”仙客闻命，惊喜拜谢。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谓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骢，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炬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舍辎骑惊走，归襄阳，村居三年。后知克复，京师重整，海内无事，乃入京，访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马彷徨之际，忽有一人马前拜。熟视之，乃旧使苍头塞鸿也。鸿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谓鸿曰：“阿舅舅母安否？”鸿云：“并在兴化宅。”仙客喜极云：“我便过街去。”鸿曰：“某已得从良，客户有一小宅子，贩缯为业。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户一宿，来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饮馔甚备。至昏黑，乃闻报曰：“尚书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无双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号绝，感动邻里。谓鸿曰：“四海至广，举目无亲戚，未知托身之所。”又问曰：“旧家人谁在？”鸿曰：“唯无双所使婢采苹者，今在金吾将军王遂中宅。”仙客曰：“无双固无见期，得见采苹，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谒，以从侄礼见遂中，具道本末，愿纳厚价，以赎采草。”遂中深见相知，感其事而许之。仙客税屋，与鸿苹居。塞鸿每言郎君年渐长，合求官职，悒悒不乐，何以遣时？仙客感其言，以情恳告遂中。遂中荐见仙客于京兆尹李齐运，齐运以仙客前御为富平县尹，知长乐驿。累月，忽报有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以备洒扫，宿长乐驿。毡车子十乘下讫。仙客谓塞鸿曰：“我闻宫嫔选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无双在焉，汝为我一窥，可乎？”鸿曰：“宫嫔数千，岂便及无双？”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鸿假为驿吏，烹茗于帘外，仍给钱三千。约曰：“坚守茗具，无暂舍去，忽有所睹，即疾报来。”塞鸿唯唯而去。宫人悉在帘下，不可得见之，但夜语喧哗而已。至夜深，群动皆息，塞鸿涤器构火，不敢辄寐，忽闻帘下语曰：“塞鸿塞鸿，汝争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讫呜咽。塞鸿曰：“郎君见知此驿，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鸿问候。”又曰：“我不久语，明日我去后，汝于东北舍阁子中紫褥下，取书送郎君。”言讫便去。忽闻帘下极闹，云：“内家中恶，中使索汤药甚急。”乃无双也。塞鸿疾告仙客，仙客惊曰：“我何得一见？”塞鸿曰：“今方修渭桥，郎君可假作理桥官，车子过桥时，近车子立，无双若认得，必开帘子，当得瞥见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车子，果开帘子，窥见，真无双也。仙客悲感怨慕，不胜其情。塞鸿于阁子中褥下得书，送仙客。花笺五幅，皆无双真迹，词理哀切，叙述周尽。仙客览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诀矣。其书后云：“常见敕使说，富平县古押衙，人间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请解驿务，归本官。遂寻访古押衙，则居于村墅。仙客造谒，见古生。生所愿，必力致之，缯彩宝玉之赠，不可胜纪。一年未开口。秩满，闲居于县，古生忽来，谓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于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将有求于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愿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实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脑数四曰：“此事大不易，然与郎君试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见，岂敢以迟晚为限耶？”半岁无消息。一日扣门，乃古生送书，书云：“茅山使者回，且来此。”仙客奔马去，见古生，生乃无一言。又启使者，复云：“杀却也，且吃茶。”夜深，谓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识无双否？”仙客以采苹对，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归。”后累日，忽传说曰：“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仙客心甚异之，令塞鸿探所杀者，乃无双也。仙客号哭，乃叹曰：“本望古生，今死矣，为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闻叩门甚急，及开门，乃古生也，领一篼子入，谓仙客曰：“此无双也，今死矣，心头微暖，后日当活。微灌汤药，切须静密。”言讫，仙客抱入阁子中，独守之。至明，遍体有暖气。见仙客，哭一声遂绝，救疗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暂借塞鸿，于舍后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断塞鸿头于坑中。仙客惊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报郎君恩足矣。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得一丸，昨令采苹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缣赎其尸。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处置讫。老夫为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门外有檐子一十人，马五匹，绢二百匹，五更挈无双便发，变姓名浪迹以避祸。”言讫，举刀，仙客救之，头已落矣，遂并尸盖覆讫。未明发，历四蜀下峡，寓居于渚宫。悄不闻京兆之耗，乃挈家归襄邓别业，与无双偕老矣，男女成群。噫！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谓古今所无。无双遭乱世藉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余人。艰难走窜后，得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何其异哉！

【译文】

王仙客是唐德宗建中年间朝中大臣刘震的外甥。当初仙客的父亲死了，便只好和母亲一起回到了姥姥家。刘震有个女儿叫无双，比仙客小几岁，二人都是孩童，所以经常在一块儿亲密地玩耍。刘震的妻子经常开玩笑地喊仙客为“王郎君”。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刘震侍奉守寡的姐姐，抚养仙客，都做得很周到。有一天，姐姐病了，而且很重，就把刘震叫到面前约定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惦念他这是可想而知的事，遗憾的是，看不到他结婚成家了。无双端庄美丽，而且很聪明，我也深深地惦记着她，以后不要让她嫁到别的家族去。我就把仙客托付给你了。你如果答应了我，我就没有什么遗憾，死也瞑目了。”刘震说：“姐姐应该静下心来，好好调养身体，不要用别的事扰乱自己的心绪。”不久姐姐就去世了。仙客护送灵车，回襄邓安葬。守丧三年后，仙客不免考虑自己的遭遇、前途。心想我老是孤身一人怎么行？应该赶快结婚，以便后代繁盛。无双已经长大了，我舅舅难道会因为地位尊贵官职显赫而废除原来的婚约吗？于是打扮一番到了京城。那时刘震已做了尚书租庸使，门庭显赫，做官的来来往往，车马堵塞了门口。仙客进见舅舅后，被安置在学馆里，与那些学子生活在一起。舅甥的关系，仍像当初那样好，但是关于选女婿的事舅舅却一直不提。仙客从窗缝中曾偷偷看见过无双，见她姿态容貌十分艳丽，就像是一位仙女下凡。仙客爱得发狂，唯恐婚姻的事不能成功。于是便卖掉了带来的行装，总共卖得几百万钱。对在舅父舅母身边的随从心腹，直至于粗活的奴仆，都送了厚礼，并摆了酒席招待他们，于是中门以内，仙客都能随便出入了。在和各中表亲相处时，都用恭敬的态度对待他们。遇到舅母生日，就买些新奇的东西作生日贺礼，买了雕犀刻玉的工艺品，给舅母做首饰，舅母因此非常高兴。又过了十天，仙客派了一位老太太，向舅母提起了求亲的事。舅母说：“这是我的愿望，很快就会商量这件事的。”又过了几个晚上，有个婢女来告诉仙客：“你舅母刚才把求婚的事对你舅舅说了，舅舅说：'以前我并没答应过呀！'情形如此，恐怕事情有出入了。”仙客听了这个话，心一下子全凉了，从晚到早没有睡觉，唯恐舅舅真的变了卦，侍奉舅父舅母更不敢稍有懈怠。一天，刘震去上朝，到太阳刚出来时，忽然骑马跑回家中，汗流满面，呼吸急促，不断说：“快锁上大门！锁上大门！”一家人都惊慌害怕，猜不出是什么原因。过了老半天，刘震才说：“泾源的士兵造反，姚令言带着军队进了含元殿。天子从花园的北门逃出去了，百官都向皇帝去的地方。我惦记着妻子儿女，回来稍微安排一下。”又赶快把仙客叫来说：“你替我安排一下家里的事，等平静以后我把无双嫁给你！”仙客听到吩咐，又惊又喜，拜谢舅舅。于是刘震装满金银锦缎二十驮，对仙客说：“你换换衣服，押着这些东西，从开远门出去，找一个深巷里的旅店安排住下。我与你舅母和无双从启夏门出去，绕城随后赶到。”仙客依照吩咐行动。到太阳落地，在城外店里等了好久，舅舅他们也没到。城门从午后就上了锁，向南极力远望，望到什么也看不见了，也没发现舅父一家。于是骑上青骢马，拿着蜡烛，绕城寻找。到了启夏门，城门也锁着。守门的和平时不同，他们拿着白木棒，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仙客下马，慢慢问道：“城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今天有什么人从这里出城了？”守城门的人说：“朱太尉已做了皇帝。午后有一个人带了很多东西，还带了四五个妇女，想从此门出去，街上的人都认识，说是租庸使刘尚书，守城的不敢放行。快到很晚时追赶的骑兵到了，就押送驱赶着他们向北走了。”仙客禁不住痛哭起来，只好又回到店中。三更将尽的时候，城门忽然打开，只见火把照耀得如白天一样，士兵都拿着刀枪呼喊传话说：“斩斫使出城了！搜索在城外的朝廷官员！”仙客便丢下了辎重车骑，惊慌地逃走了。他回到了襄阳，在乡下住了三年。后来知道叛乱平息京城光复天下太平了，于是动身进京，打探舅舅家的消息。到了京城新昌街，正停下马进退不定时，忽然有一个人在马前下拜，仙客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过去的老仆人塞鸿。塞鸿本来是王家的家生奴，曾侍奉过仙客的舅舅，舅舅觉得他很得力，就留在自己家里使唤了。现在二人相见，不免感伤地拉着手流泪。仙客问塞鸿道：“我舅舅和舅母都平安吗？”塞鸿说：“他们都在兴化里的府宅中。”仙客喜出望外说：“我马上就过街去看望他们。”塞鸿说：“我已经赎身成为平民，租了一间小房子，以卖丝织品为业。现在天快黑了，您就暂时到我那里住一宿，明早一块去您舅舅家也不晚。”塞鸿把仙客领到自己住的地方，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到了天黑时，塞鸿才对仙客说：“您舅舅刘尚书在叛乱后接受过伪政府的官职，光复后，他和你舅母一起被朝廷处死了。无双已送进宫廷当了奴婢。”仙客悲哀怨恨，哭得死去活来，邻居们都被感动了。仙客对塞鸿说：“天下极大，举目无亲，我不知道自己托身的地方在哪里！”又问道：“原先的仆人谁还在此地？”塞鸣说：“只有无双使唤过的婢女采苹，现在还在金吾将军王遂中的家里。”仙客说：“无双看来是没有再见的机会了，能见见采苹，死也满足了。”于是递上名片，以堂侄的礼节拜见王遂中，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都说了，并表示愿用高价赎回采苹。遂中被仙客这种真挚的深情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仙客于是租了房子，和采苹、塞鸿同住。塞鸿常常对仙客说：“您年龄渐渐大了，应该谋个官职，整天郁郁不乐，怎么过日子？”对他的话，仙客有所感悟，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诚恳地告诉了王遂中。王遂中于是就带着王仙客去见京兆尹李齐运，向他推荐。李齐运就派仙客去做富平县尹，兼管长乐驿站。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忽听报告说宫中的太监押着三十名宫女去清扫皇陵，途中要在长乐驿住宿。等宫中的十辆毡车上的人都下来后，仙客对塞鸿说：“我听说宫女选入内廷的，多是官宦子女，恐怕无双也在里面。你为我偷偷看一看，好吗？”塞鸿说：“宫女好几千，哪里就会轮到无双！”仙客说：“你只管去，人间常常有意想不到的事。”于是叫塞鸿假扮为驿吏，在帘外煮茶。还给了三千钱，约定说：“牢牢看守着茶具，一会儿也不要离开。稍有所见就赶快来告诉我。”塞鸿连声答应着去了。宫女全在帘子里面，不能看到她们，晚上只听见嘈杂的说话声音罢了。到了深夜，各种活动都停了，塞鸿洗刷器具，添柴续火，不敢去睡。忽然听到帘子里说：“塞鸿，塞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郎君身体健康吗？”说完了低声哭起来。塞鸿说：“郎君现在主管这个驿站，今天疑心娘子会在此处，所以叫我来问候。”无双又说：“不能多说话，明天我离开后，你到东北方阁子中的紫色褥子底下取出书信送给郎君。”说完就离开了。忽然听到帘子里面很吵闹，说是有宫女得了急病，太监要汤药要得很急。原来说话的就是无双。塞鸿急忙把情况告诉了仙客，仙客吃惊的说：“我怎样才能见她一面呢？”塞鸿说：“现在正修渭河桥，郎君可以假充理桥官，车子过桥时，你靠近车子站着，无双如果认出你来，一定会掀开车帘，这样就能见到她了。”仙客按照他的话办了。等到第三辆车经过时，果然掀开了帘子，仙客往里一看，果真是无双。仙客伤感怨恨渴慕，简直承受不了这种复杂的心情。宫女们离开驿站后，塞鸿在阁子中的褥子下面找到了书信，送给了仙客。是五张花笺，上面都是无双亲手写的字，词句十分悲哀恳切，叙述详尽周到。仙客看后，只能含恨落泪，觉得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见到无双了。那封信结尾处说：“常听见皇帝的使者说，富平县有位姓古的押衙，是位愿意为人排忧解难的人，现在你能去求求他吗？”仙客便向府里提出申请，请求解除驿务，回去做原官。批准后，便去寻访古押衙。打听后得知，古先生原来住在乡下简陋的房子里。仙客去拜访，见到了古先生。以后凡是古先生所希望的，仙客一定努力办到，赠送给古先生的各种颜色的丝织品和珍宝玉石不计其数。这样过了一年，仙客并未开口提什么要求。任满后，仙客闲住在县里，古先生忽然来了，对仙客说：“我古洪是一介武夫，人也已经老了，还有什么用呢？郎君对我竭尽情谊，我观察郎君的用意，好像有什么事要求我办。我倒是有一片急人之难的心啊！很感激郎君的大恩，愿意粉身碎骨来报答！”仙客哭着下拜，把实情告诉了古先生。古先生仰望天空，用手再三地拍脑袋，说：“这事太不容易办了，可是还是要替郎君试一试，但不能指望很快成功。”仙客拜谢说：“只要生前能见到无双就行，哪敢限定时间的早晚呢？”此后半年没有消息。有一天，有人敲门，原来是古先生送了信来。信上说：“茅山使者回来了，你暂且来我这里一趟。”仙客骑上马就跑去见古先生。古先生竟一句话不说，仙客又问使者，回答说：“已经杀掉了，暂且喝茶吧。”夜深的时候，古先生对仙客说：“你家里有认识无双的女仆吗？”仙客说采苹认识无双，而且马上把采苹带了过来。古先生仔细看了看，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借她留住三五天，郎君暂且回去吧。”过了几天以后，忽然传来消息说，有位大官经过这里，去处置陵园中的一名宫女。仙客心中觉得很奇怪，让塞鸿去打听被杀的人是谁，原来竟是无双！仙客号啕大哭，叹息说：“本来寄希望于古先生，现在已经死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不断流泪叹息，不能控制自己。当天晚上夜已很深了，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等开门一看，原来是古先生。只见他领着一乘软轿进来，对仙客说：“这就是无双，现在死了，不过心窝微温，后天会活过来。给她灌些汤药，千万要安静保密。”说完话，仙客就把无双抱进了阁子里，一个人伴着她。到了第二天早晨，无双遍身都有了热气，睁眼看见了仙客，哭了一声，就昏死过去，抢救治疗到晚上才缓过来。古先生又说：“暂时借用一下塞鸿，到房后挖个坑。”坑挖得较深的时候，古先生抽出刀来，把塞鸿的头砍落到坑里。仙客又吃惊又害怕。古先生说：“郎君不要怕，今天我已经报答了郎君的恩情。前些日子我听说茅山道士有一种药，那种药吃下去，人会立刻死去，三天后却会活过来，我派人专程去要了一丸。昨天让采苹假扮宦官，说因为无双是属于叛逆一伙的人，赐给她这种药命她自尽。尸体送到墓地时，我又假托是她的亲朋故旧，用百匹绸缎赎出了她的尸体。凡是路上的馆驿，我都送了厚礼，一定不会泄漏。茅山使者和抬软轿的人，在野外就把他们处置光了。我为了郎君，也要自杀。郎君不能再住在此地，门外有轿夫十人，马五匹，绢二百匹，五更天时，你就带着无双出发，然后就改名换姓，飘泊远方去避祸吧！”说完就举起了刀，仙客急忙去阻挡，但古先生人头已经落地。于是把古先生的头与身子合到一起埋葬了。埋完后，趁天没亮就出发了。历经四川，三峡，最后寄居于江陵的渚宫。后来一直也没听到京城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于是就带着家眷回到了襄邓别墅。仙客与无双终于白头偕老，子女成群。啊！人生的离散聚合之事多得很，却很少有可与这件事相比的，常说这是古今都没有的事。无双生逢乱世，财产与人都被没收入了官府，而仙客的志向，至死不改变，终于遇到古先生，用奇特的方法救回了无双。为了成全这件事屈死的人有十多个，艰难逃窜，最后得以回到故乡，做为夫妇一起生活了五十年，真是天下少有的奇事啊。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

霍小玉传

霍小玉传　（蒋防撰）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擢”原作“推”，据明抄本改）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于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余年矣。性便僻，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抉策，推为渠帅。常受生诚托厚赂，意颇德之。经数月，李方闲居舍之南亭，申未间，忽闻扣门甚急。云是鲍十一娘至。摄衣从之，迎问曰：“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未？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惮。”因问其名居，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娃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已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于亭午。遂命驾疾驱，直抵胜业。至约之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马，令牵入屋底，急急锁门。见鲍果从内出来，遥笑曰：“何等儿郎造次入此？”生调诮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逡巡，鲍引净持下阶相迎，延入对坐。年可四十余，绰约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容仪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谢曰：“鄙拙庸愚，不意顾盼，倘垂采录，生死为荣。”遂命酒馔，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曜，转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数巡。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酒阑及暝，鲍引生就西院憩息。闲庭邃宇，帘幕甚华。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罗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褰幄执烛，授生笔研。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研，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毕，命藏于宝箧之内。自尔婉娈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如此二岁，日夜相从。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饯。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恶萦怀。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到任旬日，求假往东都觐亲。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虚词诡说，日日不同。博求师巫，遍询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路逢内作老玉工，见浣沙所执，前来认之曰：“此钗吾所作也。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万钱，我尝不忘。汝是何人？从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于人，夫婿昨向东都，更无消息。悒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卖此，赂遗于人，使求音信。”玉工凄然下泣曰：“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生既毕于聘财，还归郑县。其年腊月，又请假入城就亲，潜卜静居，不令人知。有明经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长厚。昔岁常与生同欢于郑氏之室，杯盘笑语，曾不相间，每得生信，必诚告于玉。玉常以薪刍衣服，资给于崔，崔颇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诚告玉，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沉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有京兆韦夏卿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叹让之际，忽有一豪士，衣轻黄纻衫，挟朱（“朱”原作“未”，据明抄本改）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东，姻连外戚，虽乏文藻，心尝乐贤。仰公声华，常思觏止，今日幸会，得睹清扬。某之敝居，去此不远，亦有声乐，足以娱情。妖姬八九人，骏马十数匹，唯公所欲。但愿一过。”生之侪辈，共聆斯语，更相叹美。因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生以近郑之所止，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迁延之间，已及郑曲。生神情恍惚，鞭马欲回。豪士遽命奴仆数人，抱持而进，疾走推入车门，便令锁却。报云：“李十郎至也。”一家惊喜，声闻于外。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惊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凌晨，请母妆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黾勉之间。强为妆梳。妆梳才毕，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唏嘘。顷之，有酒馔数十盘，自外而来，一座惊视。遽问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母乃举尸置于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矣。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将葬之夕，生忽见玉繐帷之中，容貌妍丽，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袔裆，红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绣带，顾谓生曰：“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言毕，遂不复见。明日，葬于长安御宿原，生至墓所，尽哀而返。后月余，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夏五月，与卢氏偕行，归于郑县。至县旬日，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余，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惶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或有亲情，曲相劝喻，生意稍解。后旬日，生复自外归，卢氏方鼓琴于床，忽见自门抛一斑屏钿花合子，方圆一寸余，中有轻绢，作同心结，坠于卢氏怀中。生开而视之，见相思子二，叩头虫一，发杀觜一，驴駨媚少许。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卢氏亦终不自明。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卢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生尝游广陵，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己，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覆营于床，周回封署，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畜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译文】

唐代宗大历年间，甘肃陇西有位叫李益的书生，二十岁时考中了进士。到了第二年，朝廷进行拔萃考试，由礼部主持。农历六月份，李生到了长安，住在新昌里。李生门第清高显贵，少年时就有文学才能，文章辞藻华丽，语句精彩，当时的人都说没有第二个能比，有名望的前辈长者无不推崇赞许。李生对自己的风度才华也非常自信，一直想找一个理想的配偶，各处寻求名妓，但很久没有找到。长安有个媒婆叫鲍十一娘，是原先薛驸马家的婢女，后来用钱赎身取得了平民身份，至今已十多年了。鲍氏善于逢迎讨好，很会说话，那些权势之家以及皇帝的外戚家她都去过。她腿勤脚快，到处保媒拉纤，被公认为这个行业的头面人物。鲍氏多次受到李生诚恳的拜托和厚礼，心里很感激李生。过了几个月，一天下午申时前后，李生正在家里的南亭中闲坐，忽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说是鲍十一娘来了。李生提起衣襟迎着声音往外来，迎面问道：“鲍卿今日什么原因来我这里？”鲍氏笑着说：“又梦见美女苏小小了吗？我可是找到了一位被贬到了人间的仙女，人家不要钱财，只慕风流，这样的才貌，跟你十郎是再相配不过了！”李生听了惊喜得跳了起来，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魂儿都要飞走了。他拉着鲍氏的手边拜边感谢说：“我这辈子就是为她作奴才也行，死了也不怕。”于是询问对方的姓名住处。鲍氏详细告诉他说：“她是原先霍王的小女儿，字叫小玉。霍王很喜欢她。她母亲叫净持，是霍王宠爱的婢女，霍王死后不久，弟兄们认为她是微贱之人所生，不愿容留她，便分给她钱财，让她到外面去住，并让她改姓郑，人们也就不知道她是霍王的女儿了。她容貌品德才能都极为出色，我一生都未见过，她情趣高雅，举止不同凡俗，事事都超过别人。音乐诗书，无不通晓。昨天她托我找一位好男子，要志趣品德相配就行。我向她详细地介绍了你，她也知道有李十郎这个名字，听后非常高兴满意。她住在胜业坊古寺巷，刚进巷口的第一个大门就是她家。我已跟她约好，明日午时，你只要到巷口找侍女桂子就能行了。”鲍氏走后，李生马上做了出发的准备，让家僮秋鸿到堂兄京兆参军尚公那里，借来青骊驹和黄金的马笼头。当天晚上，李生洗澡更衣，修饰容貌仪表，欣喜若狂，通宵未睡。天亮时，戴上头巾，拿起镜子照了一番，唯恐事情不能成功。好不容易盼到了约定的中午，匆匆上了马，命令御手赶马快跑，直奔胜业坊。到了约定的地方，果然看见婢女站在那里等候。婢女迎上去问：“莫不是李十郎吗？”李生急忙下马，叫人把马牵到屋子下面，又匆忙锁上了门。这时看见鲍氏从里边走出，远远地笑着说：“哪家的莽小伙敢随便进入此地？”李生玩笑还没开完，就被带进中门。院子里有四棵樱桃树，西北角处挂着一个鹦鹉笼。看到生人来了，鹦鹉就叫道：“有人进来了，赶快放下帘子！”李生本性规矩恬淡，又加上心中还有些疑心害怕，忽然听见鸟说的话，惊讶得不敢往里走，站在那里犹豫。鲍氏于是领着净持走下台阶迎接，延请到屋内，对面坐下。净持年龄大约四十多岁，颇有风韵，谈笑很招人喜欢，对李生说：“一向听说十郎是位风流才子，现在又看到容貌仪表美好清秀，果然名不虚传。我有一个女孩儿，虽然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容貌还不算丑陋，能跟这样的君子相配，是很合适的。经常听鲍十一娘说起您的意思，现在就让她永远侍候您吧。”李生谢道：“我这个人浅薄笨拙，平庸愚钝，没想到能被看中。如蒙不弃，生死都感到荣幸。”于是让人摆设酒宴，就叫霍小玉从堂屋东面的阁子中出来。李生急忙拜见迎接，只觉得满屋就像琼林玉树，互相映照，看那霍小玉的眼波流动，更是光彩射人。见面之后，小玉便坐到了母亲旁边。母亲对她说：“你曾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就是这位李十郎的诗句。你终日吟诵想念，怎比得上真正见上一面？”小玉就低头微笑，轻轻地说：“见面不如闻名，才子怎能没有好相貌呢？”李生站起连连谢说：“小娘子爱才，鄙陋的我重视容貌，两好相映，真可谓才貌兼备了。”母女二人相视而笑。于是喝了几巡酒，李生站起来，请求小玉唱歌。小玉起先不肯，她母亲硬让她唱，她只好唱了一曲。只听发声清亮，节奏精妙出奇。酒喝完了，天也黑了，鲍氏就领着李生到西院去歇息。只见庭院幽静，房屋深邃，帘幕非常华丽。鲍氏叫侍女桂子、浣纱给李生脱靴解带。不一会儿小玉来了，言谈温和，语气委婉，脱下罗衣的时候，体态有说不尽的美好。帐子低垂，枕上亲昵，二人极其欢乐相爱。李生自己认为此时他们之间的爱情，即使是楚怀王与巫山神女或曹植与洛神都不能相比。半夜时候，小玉忽然流着泪，看着李生说：“我的母亲是婢女出身，自己知道配不上你。现在你因为喜欢我的容貌爱我，使我托身于仁贤，只是担心一旦我容貌衰老，你恩情转移，情意更替，就会使藤萝失去托身之树，像秋后的扇子被人丢弃，在这极为欢乐的时候，我想到这一点，不禁悲从中来。”李生听了这些话，非常感慨，就伸出胳膊让小玉枕着，慢慢地对她说：“我平生的愿望，今日得以实现，即使粉身碎骨，也决不会丢弃你。夫人怎么说出这种话来？现在就让我在白缣上写上我的誓言吧！”小玉于是停止了哭泣，命侍女樱桃揭起帐幔，拿着蜡烛，又把笔砚交给了李生。小玉吹奏弹唱之余，很喜欢诗书，书箱、笔砚，都是霍王家原来的东西。于是取出绣囊，从中找出了吴越女子织的乌丝栏绸三尺交给了李生。李生一向富于文学才能，拿过笔来就写成了文章，引山河作比喻，指日月表诚心，句句都很恳切，听了很使人感动。写完了，让小玉藏在宝匣里边。从此以后，二人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像翡翠鸟比翼云中飞翔一样。这样过了两年，日夜相随。第三年春天，李生以书判的资格参加拔萃考试，结果考中，被授予郑县主簿的官职。到四月份，将去赴任，便到东都洛阳去给父母请安报喜。长安的亲戚，都来参加了送行的宴会。当时正是春末时节，初夏的景色已经出现。酒喝完了，宾客尽散，离别的心绪充满了胸怀。小玉对李生说：“凭您的才能、地位、名声，人们都很景仰羡慕您，愿意与您结成婚姻关系的人多得很，况且你堂上有母亲，家中又没有正妻，你这一去，一定会遇上好姻缘。盟约上的话，只不过是些空话罢了。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愿望，打算就此机会告诉你，永远记在你的心里。你愿意听吗？”李生惊讶奇怪地说：“我有什么罪过，你突然说出这些话？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吧，我一定恭敬地接受。”小玉说：“我年龄才十八，您才二十二，等到你三十岁时，还有八年，我希望能再和你度过这八年美好的时日，把我一生对你的情爱都奉献给你，然后你再去好好选择一个高贵的门第，结成美满的婚姻，也不算晚。到那时我就剪去头发，穿上黑色的衣服去出家，平素的心愿，到此也就满足了。”李生又惭愧又感动，不觉流下泪来。于是对小玉说：“我在青天白日下对你发的誓言，无论生死都会信守着它。跟你白头到老还怕不能满足平素的心愿，怎么敢有三心二意呢？请您一定不要有疑心，只须像平日那样在家等着我。到八月份，我一定会回到华州，派人来迎你，相见的日子绝不会太远的。”又过了几天，李生就告别小玉向东走了。到任后十天，李生就请假到东都洛阳去拜见母亲。在李生还没到家的日子里，李生的母亲已经给他定下了表妹卢氏，并说婚约已定，李生的母亲一向严厉、果断，李生犹犹豫豫，但不敢推辞。于是按礼答谢，就定近期内结婚。卢氏也是高门望族，嫁女给别人家，聘礼约定必须达到百万，不够这个数，婚事就不能办。李生家一向不富裕，办这事得向人借贷，李生便假托有事，到远地投靠亲友，远涉江淮一带，从秋一直到夏。李生自认为单方面违背了盟约，大大地错过了和小玉约定回去的日子，就无声无息地不给她通音信，想让她断绝念头。又老远地去拜托亲戚朋友，不让他们走露消息。小玉从李生超过了约定日期后，就多次探听音信，但听到了不少空话假话，一天一个样。小玉多次求问巫师，到处询问算卦，仍无音信。她心中越来越忧虑怨恨，身体一天天瘦弱下去，一人躺在空荡荡的闺房中，一年之后终于得了重病。虽然李生的书信断绝，可是小玉的想念盼望却没有改变。于是小玉把财物送给亲友，让他们给打听消息。寻找既很迫切，资财因此常常缺乏。于是常常私下里让侍女偷偷去卖掉箱子中的服装和玩赏的东西。一般大多是托西市寄卖店侯景先家变卖。她曾叫侍女浣纱拿着一支紫玉钗到景先家托卖，在路上碰到了皇宫内的作坊里的老玉工。老玉工看见浣纱所拿的，走上前来辨认说：“这个钗是我做的。从前霍王的小女儿，将要挽上发髻时，叫我做了这个钗，给了我一万钱的报酬，我不曾忘记。你是什么人？从哪里弄来的？”浣纱说：“我家小娘子就是霍王的女儿，家破人散，失身于别人。丈夫去年就到东都洛阳去了，至今再也没有音信，因而抑郁成疾。现在快到两年了，叫我卖了这件东西，换来钱好去求人打听音信。”老玉工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说：“贵人家儿女，竟落难到这步田地！我这把年纪，余年不多，看到这兴衰景象，非常伤感！”于是把浣纱领到了延光公主的家中，把上述情况都说了。公主为此事也悲伤叹息了好久，然后给了十二万钱。当时李生所聘下的卢氏女也在长安。李生凑足了彩礼，回到了郑县。那年腊月又请假进城到亲戚家中，然后偷偷地找了一个僻静的住处住下，不叫人知道。有个考中明经的人叫崔允明，是李生的表弟，为人忠厚，从前经常与李生一起到郑氏家中娱乐，喝酒玩乐，说说笑笑，一点隔膜也没有。崔生每当知道了李生的消息，一定如实地告诉小玉，小玉也常把衣服，柴米送给崔生，崔生因此很感激。这次李生回来后，崔生又老老实实地把全部情况告诉了小玉。小玉怨恨叹息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于是求了很多亲戚朋友，用各种办法去请李生。李生自己觉得误了日期违背了誓言，又得知小玉病得很厉害，很为自己的狠心抛弃而感到惭愧羞耻，因此始终不肯去。早晨出去，晚上回来，想尽办法躲避。小玉日夜哭泣，寝食全废，希望见上一面，终无因由。由于怨恨气愤加深，因而病得更厉害，卧床不起了。从这时起，长安城里渐渐有人知道了这件事。风流的人，都被小玉的多情所感动；豪侠之辈都对李生的薄情行为感到气愤。当时已是三月份，人们大都去春游，李生与同伙五六个人也到崇敬寺去玩赏牡丹花，在西廊上漫步，唱和诗句。有位京城的韦夏卿，是李生亲密的朋友，当时也一起散步，对李生说：“风光这样美丽，草木如此欣欣向荣，然而霍小玉的命运是多么可怜，她只能含冤于空房。您这样抛弃了她，实在是太无情了！男儿的心，不应该这样，您应该为这事好好想一想。”正在叹息责备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豪侠的壮士。只见他穿着淡黄的紵麻衫，腋下夹着一只红色弹弓，神采焕发，容颜俊美，穿的衣服轻软华丽，带着一个剪去头发的胡人小孩。这人悄悄地走着，听大家谈话。不久这人走上前来向李生作了一揖，说：“您不是李十郎吗？我家在山东，和皇上家的外亲连上了姻亲关系。我虽然缺乏文采，却喜欢和文人雅士结交，一直仰慕您的声望文采，渴望能见到你。今日有幸相会，得以亲眼见到您的风采。我的住所，离此不远，也有歌舞音乐，足以使您心情高兴。还有八九个漂亮女子，十几匹骏马，任凭你选择，只希望你能赏光去一趟。”李生于是与壮士骑着马一块走了。他们很快转过几条街，就到了胜业坊。李生因为觉得靠近郑氏住的地方，不想经过，就推托有事，想调转马头。壮士说：“离我的住处只有几尺了，你忍心丢下我吗？”就拉着李生的马，牵着马走。推让之间，已到了小玉住的巷口。李生神情显得十分慌乱，用鞭子抽马想回去。那壮士急忙叫来几个仆人挟持着李生往前走，迅速地把他推进小玉家的大门，马上叫人锁上门，并高声喊道：“李十郎到了！”小玉一家人又惊又喜的声音，在门外都能听到。在此之前的一个晚上，小玉梦见一个黄衫男子抱着李生来了，放到了床上，让小玉脱鞋。惊醒后告诉了母亲。于是自己解释说：“鞋，就是'谐'的意思，意味着夫妻再相见；脱就是'解'，意思是相见后就分开，也就该永远分别了。由此推求，终会相见，相见之后，就会死了”。到了早晨，小玉就请母亲给自己梳妆。母亲认为她久病，心意迷乱，不大相信，勉强为她梳妆打扮。梳妆才完，李生果然来了。小玉久病不愈，平日行动都得人帮着，听到李生来了，猛然自己站起来，换上衣服，走了出来，好像有神在帮助。小玉看见李生后，怒目注视，不再说话。瘦弱的体质，娇柔的身姿，软绵无力，好像不能经风的样子，几次以袖掩面，回看李生。感物伤心，坐中的人都呜咽起来。过了一会儿，忽然有几十盘酒饭，从外面拿了进来，满座的人都惊讶地看着，急问怎么回事，原来都是那个壮士派人送来的。酒宴摆好以后，大家互相挨着坐下。小玉侧身转过脸斜视了李生好久，先举起一杯酒浇到地上，说：“我作为一个女子，如此薄命；你是男儿，竟这样负心！我年纪轻轻，就含恨而死。慈母在堂，不能供养，人生的种种享受从此永远告终。我带着痛苦葬身黄泉，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李君李君，今天该永远分别了！我死之后，必为恶鬼，使您的妻妾终日不安。”于是伸出左手握住李生的胳膊，把酒杯丢到了地上，放声痛哭了几声就断了气。小玉的母亲抱起尸体放在李生的怀中，让他呼唤，但是终于没苏醒过来。李生为她带孝，早晨晚上都哭得很伤心。将要埋葬的那天晚上，李生忽然看见灵帐中的小玉，容貌非常美丽，仿佛像生前那样。穿着石榴裙，紫色长袍，红绿色披肩，斜着身子靠着帏帐，手拽着绣带，看着李生对他说：“你来送我，我有点惭愧，看来你对我还有些情意，在阴曹地府我能没有感慨吗？”说完就再也看不见了。第二天，人们把小玉埋葬在长安御宿原。李生到了墓地，尽情地哭了一场才回来。过了一个多月，李生跟卢氏结了婚。但他睹物伤情，常常郁郁不乐。夏天五月份，李生与卢氏一起回到郑县。到县里才十天，李生刚与卢氏上床睡觉，忽听床帐外面有奇怪的声音。李生吃惊地看那发声音的地方，只见一个男子，年龄大约二十多岁，姿态温和风雅，躲藏在遮蔽的幔子中，连连向卢氏招手。李生慌忙下床，绕着幔子找了几圈，忽然不见了。李生从此心中产生怀疑和厌恶，对卢氏开始了无尽无休地猜忌，夫妻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隔阂。有的亲戚，委婉地进行了劝说解释，李生的疑心才渐渐化解。后来过了十天，李生又从外面回来，卢氏正在床上弹琴。忽然看见从门外抛进一个杂色犀牛角雕成的嵌花盒子，方圆一寸多，当中有薄绢结成的同心结，落入卢氏怀中。李生打开一看，有相思子二颗，叩头虫一个，发杀觜一个，驴驹媚少许。李生当时愤怒吼叫，声如豺狼老虎，拿起琴来就砸他妻子，质问她让她说实话。卢氏却始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从那以后，李生，常常凶暴地用杖或板子打他妻子，各种凶狠虐待都使用了，最后告到公堂把卢氏休了。卢氏走了以后，李生有时同侍女小妾同睡，不久又对小妾产生了妒忌，有的竟因此被杀死。李生曾到广陵去游览，得到一位美女叫营十一娘，姿容体态丰润妩媚，李生很喜欢她。每当二人对坐时，李生就对营说：“我曾在某处得到某个女人，她犯了什么事，我用某法杀了她。”他每天都说，想让营氏惧怕自己，以便肃清闺门中的不正当的事。李生外出时，就用澡盆把营扣在床上，周围加封；回来时仔细查看，然后再打开。李生还藏着一把短剑，很锋利，看着侍女们说：“这把剑是信州葛溪的铁制成的，单砍有罪者的脑袋。”大凡李生所见过的女人，他都会加以猜忌，以至于娶妻三次，但全都跟当初的情况相同。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

莺莺传

莺莺传　（元稹撰）

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绔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试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明抄本“我”作“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嘘唏，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寝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使不绝。兼乱丝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胧。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濛濛。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佣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苒苒，旭日渐瞳瞳。乘鹜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译文】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张生，他性格温和而富于感情，风度潇洒，容貌漂亮，意志坚强，脾气孤僻。凡是不合于礼的事情，就别想让他去做。有时跟朋友一起出去游览饮宴，在那杂乱纷扰的地方，别人都吵闹起哄，没完没了，好像都怕表现不出自己，因而个个争先恐后，而张生只表面上逢场做戏般敷衍着。他从不参与始终保持稳重。虽然已是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与他接近的人便去问他，他表示歉意后说：“登徒子不是好色的人，却留下了不好的品行。我倒是喜欢美丽的女子，却总也没让我碰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凡出众的美女，我未尝不留心，凭这可以知道我不是没有感情的人。”问他的人这才了解张生。过了不久，张生到蒲州游览。蒲州的东面十多里处，有个庙宇名叫普救寺，张生就寄住在里面。当时正好有个崔家寡妇，将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崔家寡妇是郑家的女儿，张生的母亲也姓郑，论起亲戚，算是另一支派的姨母。这一年，浑瑊死在蒲州，有宦官丁文雅，不会带兵，军人趁着办丧事进行骚扰，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很多，又有很多奴仆，旅途暂住此处，不免惊慌害怕，不知依靠谁。在此以前张生跟蒲州将领那些人有交情，就托他们求官吏保护崔家，因此崔家没遭到兵灾。过了十几天，廉使杜确奉皇帝之命来主持军务，向军队下了命令，军队从此才安定下来。郑姨母非常感激张生的恩德，于是大摆酒席款待张生。在堂屋的正中举行宴饮，又对张生说：“我是个寡妇，带着孩子，不幸正赶上军队大乱，实在是无法保住生命，弱小的儿子年幼的女儿，都是亏你给了他们再次生命，怎么可以跟平常的恩德一样看待呢？现在让他们以对待仁兄的礼节拜见你，希望以此报答你的恩情。”便叫她的儿子拜见。儿子叫欢郎，大约十多岁，容貌漂亮。接着叫她女儿拜见：“出来拜见你仁兄，是仁兄救了你。”过了好久未出来，推说有病。郑姨生气地说：“是你张兄保住了你的命，不然的话，你就被抢走，还讲究什么远离避嫌呢？”过了好久她才出来。穿着平常的衣服，面貌丰润，没加新鲜的装饰，环形的发髻下垂到眉旁，两腮飞红，面色艳丽与众不同，光彩焕发，非常动人。张生非常惊讶她的美貌急忙跟她见礼，之后她坐到了郑姨的身旁。因为是郑姨强迫她出见的，因而眼光斜着注视别处，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身体好像支持不住似的。张生问她年龄，郑姨说：“现在的皇上甲子那年的七月生，到贞元庚辰年，今年十七岁了。”张生慢慢地用话开导引逗，但郑的女儿根本不回答。宴会结束了只好作罢。张生从此念念不忘，心情再也不能平静，想向她表白自己的感情，却没有机会。崔氏女的丫环叫红娘，张生私下里多次向她叩头作揖，趁机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丫环果然吓坏了，很害羞地跑了，张生很后悔。第二天，丫环又来了，张生羞愧地道歉，不再说相求的事。丫环于是对张生说：“你的话，我不敢转达，也不敢泄露，然而崔家的内外亲戚你是了解的，为什么不凭着你对她家的恩情向他们求婚呢？”张生说：“我从孩童时候起，性情就不随便附合。有时和妇女们在一起，也不曾看过谁。当年不肯做的事，如今到底还是在习惯上做不来。昨天在宴会上，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这几天来，走路忘了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也感觉不出饱还是没饱。恐怕过不了早晚，我就会因相思而死了。如果通过媒人去娶亲，又要'纳采'，又要'问名'，手续多得很，少说也得三四个月，那时恐我也就不会在人世了。你说我该咋办呢？”丫环说：“崔小姐正派谨慎很注意保护自己，即使所尊敬的人也不能用不正经的话去触犯她。奴才的主意，就更难使她接受。然而她很会写文章，常常思考推敲文章写法，怨恨“思的情形常持续很久。您可以试探地做些情诗来打动她，否则，是没有别的门路了。”张生非常高兴，马上做了两首诗交给了红娘。当天晚上，红娘又来了，拿着彩信纸交给张生说：“这是崔小姐让我交给你的。”看那篇诗的题目是《明月三五夜》，那诗写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也微微地明白了诗的含义，当天晚上，是二月十四日。崔莺莺住房的东面有一棵杏花树，攀上它可以越过墙。阴历十五的晚上，张生于是把那棵树当作梯子爬过墙去。到了西厢房，一看，门果然半开着，红娘躺在床上，张生很吃惊。红娘十分害怕，说：“你怎么来了？”张生对她说：“崔小姐的信中召我来的，你替我通报一下。”不一会儿，红娘又来了，连声说：“来了！来了！”张生又高兴又害怕，以为一定会成功。等到崔小姐到了，就看她穿戴整齐，表情严肃，大声数落张生说：“哥哥恩德，救了我们全家，这是够大的恩了，因此我的母亲把幼弱的子女托付给你，为什么叫不懂事的丫环，送来了淫乱放荡词？开始是保护别人免受兵乱，这是义，最终乘危要挟来索取，这是以乱换乱，二者相差无几。假如不说破，就是保护别人的欺骗虚伪行为，是不义；向母亲说明这件事呢，就辜负了人家的恩惠，不吉祥；想让婢女转告又怕不能表达我的真实的心意。因此借用短小的诗章，愿意自己说明，又怕哥哥有顾虑，所以使用了旁敲侧击的语言，以便使你一定来到。如果不合乎礼的举动，能不心里有愧吗？只希望用礼约束自己，不要陷入淫乱的泥潭。”说完，马上就走了。张生愣了老半天，不知道怎样才好，只好又翻过墙回去了，于是彻底绝望。一连几个晚上，张生都靠近窗户睡觉，忽然有人叫醒了他。张生惊恐地坐了起来，原来是红娘抱着被子带着枕头来了，安慰张生说：“来了！来了！还睡觉干什么？”把枕头并排起来，把被子搭在一起，然后就走了。张生擦了擦眼睛，端正地坐着等了半天，疑心是在做梦，但是还是打扮得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地等待着。不长时间红娘就扶着崔莺莺来了。来了后崔莺莺显得妖美羞涩，和顺美丽，力气好像支持不了肢体，跟从前的端庄完全不一样。那晚上是十八日，斜挂在天上的月亮非常皎洁，静静的月光照亮了半床。张生不禁飘飘然，简直疑心是神仙下凡，不认为是从人间来的。过了一段时间，寺里的钟响了，天要亮了。红娘催促快走，崔小姐娇滴滴地哭泣，声音委婉。红娘又扶着走了。整个晚上莺莺没说一句话。张生在天蒙蒙亮时就起床了，自己怀疑地说：“难道这是做梦吗？”等到天亮了，看到化妆品的痕迹还留在臂上，香气还留在衣服上，在床褥上的泪痕还微微发亮、晶莹。这以后十几天，关于莺莺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张生就作《会真诗》三十韵，还没作完，红娘来了，于是交给了她，让送给崔莺莺。从此莺莺又允许了，早上偷偷地出去，晚上偷偷地进来，一块儿安寝在以前所说的“西厢”那地方，几乎一个月。张生常问郑姨的态度，莺莺就说：“我没有办法告诉她。”张生便想去跟她当面谈谈，促成这件事。不久，张生将去长安，先把情况告诉崔莺莺。崔莺莺仿佛没有为难的话，然而忧愁埋怨的表情令人动心。将要走的第二天晚上，莺莺没有来。张生于是向西走了。过了几个月，张生又来到蒲州，跟崔莺莺又聚会了几个月。崔莺莺字写得很好，还善于写文章，张生再三向她索要，但始终没见到她的字和文章。张生常常自己用文章挑逗，崔莺莺也不大看。大体上讲崔莺莺超过众人，技艺达到极高的程度，而表面上好像不懂；言谈敏捷雄辩，却很少应酬；对张生情意深厚，然而却未用话表达出来；经常忧愁羡慕隐微深邃，却常像无知无识的样子；喜怒的表情，很少显现于外表。有一天夜晚。独自弹琴，心情忧愁，弹奏的曲子很伤感。张生偷偷地听到了，请求她再弹奏一次，却始终没弹奏，因此张生更猜不透她的心事。不久张生考试的日子到了，又该到西边去。临走的晚上，张生不再诉说自己的心情，而在崔莺莺面前忧愁叹息。崔莺莺已暗暗知道将要分别了，因而态度恭敬，声音柔和，慢慢地对张生说：“你起先是玩弄，最后是丢弃，你当然是妥当的，我不敢怨恨。一定要你玩弄了我，又由你最终娶我，那是你的恩惠。就连山盟海誓，也有到头的时候，你又何必对这次的离去有这么多感触呢？然而你既然不高兴，我也没有什么安慰你的。你常说我擅长弹琴，我从前害羞，办不到。现在你将早走了，让我弹琴，就满足您的意愿。”于是她开始弹琴，弹的是《霓裳羽衣曲》序，还没弹几声，发出的悲哀的声音又怨又乱，不再知道弹的是什么曲子，身边的人听了哭了起来，崔莺莺也突然停止了演奏，扔下了琴，泪流满面；急步回到了母亲处，再没有来。第二天早上张生出发了。第二年，张生没有考中，便留在长安，于是写给崔莺莺一封信，要她把事情看开些。崔莺莺的回信，粗略地记载于此，信中说：“捧读来信，知道你对我感情很深厚。男女之情的流露，使我悲喜交集。又送我一盒花胜，五寸口脂。你送我这些是想使头发增彩，使嘴唇润泽，虽然承受特殊的恩惠，但打扮了又给谁看呢？看到这些东西更增加了想念，这些东西更使悲伤叹息越来越多罢了。你既接受了到京城参加考试的任务，而进身的途径，就应该在长安安下心来。只遗憾怪僻浅陋的我，因为路远而被丢弃在这里。是我的命该如此，还能说什么呢？从去年秋天以来，常常精神恍惚，像失掉了什么。在喧闹的场合，有时勉强说笑，而在清闲的夜晚自己独处时，怎能不偷偷流泪。甚至在睡梦当中，也常感叹呜咽。想到离别忧愁又缠绵，真觉得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虽然很短可又很不平常。秘密相会没有结束，好梦突然中断了。虽然被子的一半还使人感到温暖，但想念你更多更远。好象昨天才分别，可是转眼就过去一年了。长安是个行乐的地方，不知是什么牵动了你的思绪，还想着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可是我却想念你没有边没有沿，只是我低下卑微的头，无法向你答谢什么。至于我们的山盟海誓，我从来没有改变。我从前跟你以表亲关系相接触，有时一同宴饮相处。是婢女引诱我，于是就在私下与你诚心。青春男女的心不能自我控制，你有时借听琴来挑逗我，我没有象投梭那样的拒绝。等到与你同居，情义很浓，感情很深，我愚蠢浅薄的心，认为终身有了依靠。哪里想到见了您以后，却不能成婚！以致给我造成了的羞耻，不再有光明正大的做妻子的机会。这是死后也会遗憾的事情，我只能心中叹息，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仁义的人肯尽心尽力，体贴我的苦衷，因而委屈地成全婚事，那么即使我死去了，也会像活着的时候那样高兴。或许是通达的人，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随便，忽略小的方面，而只看大的方面，把婚前结合看作丑行，把胁迫订的盟约看作可要挟的条件，那么我形体虽然消失，但诚心也不会泯灭。凭着风借着露，我的灵魂还会跟在你的身边。我生死的诚心，全表达在这信上面了。面对信纸我泣不成声，感情也觉得抒发不出来。只是希望你千万爱惜自己，千万爱惜自己。玉环一枚是我婴儿时带过的，寄去权充您佩带的东西。'玉'取它的坚固润泽不改变。'环'取它的始终不断；加上头发一缕，文竹茶碾子一枚。这几种东西并不值得被看重，我的意思不过是想让您如玉般真诚，也表示我的志向如环那样不能解开。泪痕落到了竹子上，愁闷的情绪像缠绕的丝。借物表达情意，永远成为相好。心近身远，相会没有机会了。内心的忧郁也许会与你千里相会合。请你千万爱惜保护自己。不要把我老放在心上。”张生把她的信给好朋友看了，由此当时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事。张生的好友杨巨源好写诗填词，他就把这事作了一首《崔娘》绝句诗：“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的元稹亦接着张生的会真诗又作才三十韵。诗写道：微微的月光透过窗棂与帘子照入室内，天空也被月色映得有些明亮。在月光之下遥远的天空显得模糊，低处的树木也略露出青翠的颜色。风吹拂着院中的竹子，声如龙吟，鸾鸟的歌声穿过了井旁的桐树。罗绡飘曳像薄雾，身上佩带的玉饰在轻风中发出响声。仪仗随着'西王母'，云中托着'玉童'。夜晚人静无声，早晨相会时却下着僇僇细雨。绣鞋上嵌着珠玉一类的饰物，光闪闪的，并绣有不明显的龙形花纹。行走时头上的凤形首饰颤动着，罗做的披肩胜过红色的虹霓。从'瑶华浦'去到'碧玉宫'。因到洛城北面游览，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宋玉的东邻女'。调戏时，开头还微微拒绝，实际上心中已默许。低头时像蝉翼似的发髻微微颤动，回来的时候，脚上落了一层灰尘。转过脸来如花之美，如雪之白，上床抱着丝绸被子。像鸳鸯那样脖子相贴舞动，又像翡翠鸟那样聚在一起欢乐。眉上的黛色因羞涩而聚向一边，嘴唇上的红色因温暖已融化。呼出的气像兰花的蕊那样香，皮肤滋润，美好的肌肉很丰满。没有力气懒得移动手腕，呈现多种娇态，喜欢缩着身子。流出的汗聚成了一串串汗珠，头发散乱，呈现闪闪绿色。正为千载难逢的相会高兴，却突然听见已到五更。恋恋不舍时产生遗憾，情意缠绵难以结束。懒洋洋的脸色露出忧愁的神态，用美丽的语言发誓，说出了肺腑之言。赠送玉环表明命运永远相合。留下同心结象征两心相同。夜晚照镜梳妆，眼泪把脸上的粉都冲掉了，昏暗的灯火下，听得到远处虫子鸣叫的声音。化妆后依然光彩很鲜明，而早晨的太阳也渐渐出来了。乘着野鸭回归洛水，吹箫的人也登上了嵩山。衣服上像沾上了麝香，枕头上滑腻腻还留有红色。密密的塘边上的草，轻轻飘飞就像沙洲的蓬草。弹奏素琴像鹤，仰望天上盼鸿雁归来。大海宽阔难以飞渡，天高，也难飞。像朝为行云的巫山神女一样没有固定处所。只有萧史一个人留在楼中（弄玉已经不知何住）”张生的朋友听到这事的，没有不感到惊异的，然而张生的念头断了。元稹与张生特别有交情，便问他关于这事的想法。张生说：“大凡上天差遣的特出的东西，不祸害他自己，一定祸害别人。假使崔莺莺遇到富贵的人，凭借宠爱，能不做风流韵事，成为潜于深渊的蛟龙，，我就不能预测她会变成什么。以前殷朝的纣王，周代的周幽王，拥有百万户口的国家，那势力是很强大的。然而一个女子就使它垮台了，军队崩溃，自身被杀，至今被天下耻笑。我的德行难以胜过怪异不祥的东西，只有克服自己的感情，跟她断绝关系。”当时在座的人都为此深深感叹。以后一年多，崔莺莺嫁给了别人，张生也娶了亲。一次张生恰好经过崔莺莺住的地方，就通过崔的丈夫转告崔莺莺，要求以表兄的身份相见。丈夫告诉了崔莺莺。可是崔莺莺始终也没出来。张生怨恨思念的诚意，在脸色上表现得很明显。崔莺莺知道后，暗地里写了一首诗：“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最后也未见张生。后来又过了几天，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又写了一篇断绝关系的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以后彻底断绝了音信。当时的人大多赞许张生是善于弥补过失的人。我常在朋友聚会时，谈到这个意思，是为了让那些明智的人不作这样的事；做这样事的人不被迷惑。贞元年九月，朋友李公佐，留宿在我们靖安里住宅里，我谈起了这件事。李公佐觉得这件事非常出奇，连连称道。于是我便作了《莺莺歌》来传播这件事。崔氏小名叫莺莺，公佐就以此为篇名。

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

周秦行记　冥音录

周秦行记（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有黄衣阍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应进士落弟，本往大安民舍，误道来此，直乞宿，无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责黄衣曰：“门外谓谁？”黄衣曰：“有客有客。”黄衣入告，少时出曰：“请郎君入。”余问谁大宅，黄衣曰：“但进，无须问。”入十余门，至大殿，蔽以珠帘，有朱衣黄衣阍人数百。立阶，左右曰：“拜。”帘中语曰：“妾汉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庙，郎君不当来，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叶，将归失道，恐死豺虎，敢托命。”语讫，太后命使轴帘避席曰：“妾故汉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简敬，便上殿来见。”太后着练衣，状貌瑰玮，不甚年高。劳余曰：“行役无苦乎？”召坐。食顷，闻殿内有笑声。太后曰：“今夜风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寻，况又遇嘉宾，不可不成一会。”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见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从中至，从者数百。前立者一人，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仅可二十余。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嫱。”余拜如戚夫人，王嫱复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迎杨家潘家来。”久之，空中见五色云下，闻笑语声寝近。太后曰：“杨家至矣。”忽车音马迹相杂，罗绮焕耀，旁视不给。有二女子从云中下，余起立于侧，见前一人，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年三十许。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即伏谒，拜如臣礼。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谓肃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设此礼，岂不虚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视，小质洁白，齿极卑，被宽博衣。太后曰：“齐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进馔，少时馔至，芳洁万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尽如王者。太后语太真曰：“何久不来相看？”太真谨容对曰：“三郎（天宝中。宫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数幸华清宫，扈从不得至。”太后又谓潘妃曰：“子亦不来，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对。太真乃视潘妃而对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说，懊恼东昏侯疏狂，终日出猎，故不得时谒耳。”太后问余：“今天子为谁？”余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对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无嫌，但言之。”余曰：“民间传圣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进酒加乐，乐妓皆年少女子。酒环行数周，乐亦随辍。太后请戚夫人鼓琴，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西京杂记》云：“高祖与夫人环，照见指骨也”），引琴而鼓，其声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诸娘子又偶相访，今无以尽平生欢。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赋诗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与笺笔，逡巡诗成。太后诗曰：“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王嫱诗曰：“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戚夫人诗曰：“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太真诗曰：“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潘妃诗曰：“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业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再三邀余作诗，余不得辞，遂应命作诗曰：“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别有善笛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来，太后以接座居之，时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问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故潘妃与俱来。”太后因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乃谢而作诗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诗毕，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戚夫人先起辞曰：“如意成长，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辞曰：“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玉儿不宜负也（明抄本作他）。”绿珠辞曰：“石卫尉性严急，今有死，不可及乱。”太后曰：“太真今朝光帝贵妃，不可言其他。”乃顾谓王嫱曰：“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用”原作“困”，据明抄本改），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昭君不对，低眉羞恨。俄各归休，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会将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别。忽闻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见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还，便别矣，幸无忘向来欢。”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绿珠皆泣下，竟辞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时始明矣，余就大安里，问其里人，里人云：“此十余里，有薄后庙。”余却回，望庙宇，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竟不知其何如。

【译文】

我在真元年间，考进士没考上，回宛叶一带。走到伊阙南道的鸣皋山下，打算到大安百姓家中住宿。当时天已黑了，迷了路，没找到大安。又走了十多里，走上了一条很平坦的路。夜晚的月亮才出来，忽然闻到有异常的气味，像贵重的香料。立刻加快脚步向前赶，也不觉得远了。渐渐看到了有火的光亮，心想可能是村庄人家，更向前急走。不久，到了一座房前，看那门和院子像富贵人家。有个穿黄衣服的守门人问：“公子从什么地方来？”我答道：“我叫牛僧孺，考进士没考上，本来想到大安的百姓家借宿，走错了路来到了这里。只求住一宿，没有别的要求。”门里有个梳着小发髻的丫鬟出来了，问黄衣人：“在门外跟谁说话？”黄衣人说：“有客人，有客人。”黄衣人进去报告，不一会儿出来说：“请公子进去。”我问是谁家的大房子？黄衣人说：“只管进去，用不着问。”走过十几道门，到了大殿。殿上有珠帘遮挡着，有穿着红衣黄衣的守门人好几百，站在台阶上。左右的人说：“拜见！”帘子里有人说道：“我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这是庙，公子不该来，为什么来这里？”我说：“臣的家在宛叶，要回去，走错了道，怕死在豺狼口中，斗胆请求保护性命。”说完，太后命人卷起帘子，自己离开坐位说：“我是原先汉朝的老母，您是唐朝的名士，不是君臣关系，希望不要多礼。就上殿来见面吧！”太后穿着白色的绢衣，姿态容貌美好，年龄不显得老。慰劳我说：“走路不辛苦吗？”招呼坐下。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听到殿内传出笑声，太后说：“今天晚上风光月色都很好，偶尔有两个女伴要来找我，况且又碰上嘉客，不可不搞个聚会。”招呼左右的人委屈二位娘子出来见见秀才。过了好久，有两个女子从殿中走来，随从有好几百人。在前面站着的那个人，窄腰长脸，头发很厚，没有化妆，穿着青色的衣服，约二十多岁。太后说：“这是高祖的戚夫人。”我便下拜，夫人也还礼。另一个人，肌肉柔嫩，身姿稳重，面容舒展，姿态潇洒，光彩照映远近，穿着花花绿绿，上面刺绣着不少图案。年龄比太后要小些。太后说：“这是汉元帝的王嫱。”我又像对戚夫人那样下拜，王嫱也还拜。各坐到坐位上。坐好后，太后让穿紫衣的宦官说：“去把杨家潘家迎来！”过了好久，看见空中落下了五色云彩，并听到说笑声越来越近。太后说：“杨家来了。”忽听到车马的嘈杂声音，又看见罗绮鲜明晃眼，眼睛都没工夫住旁边看；就看见有两位女子从云中走下来。我站起来，立在旁边，看见前面的一个人细腰长眼，面貌很美丽。穿着黄色衣服，戴着嵌玉的帽子，年龄三十岁左右。太后说：“这是唐代的太真妃子。”我就伏到地上拜见，就像臣子拜见妃子。太真说：“我得罪了先帝，（先帝指唐肃宗）所以朝廷不把我列在后妃行列中，使用这样的礼节，不是太不实在了吗？不敢接受。”退了几步做了答拜。还有一个，肌肉丰满，眼神灵活，身体小巧，皮肤洁白，年龄极小，穿着宽大的衣服。太后说：“这是南齐时代的潘淑妃。”我又像对待妃子那样拜见她。过了一会儿，太后命令摆上酒席。不一会儿酒菜就送来了，又香又干净，种类多得很，但都叫不出名来。我只想填饱肚子，还没等饱，又拿来了各种酒。那些吃喝的用具全都像当帝王的人家用的。太后对太真说：“你怎么很长时间不来看我？”太真表情很恭敬地回答说：“三郎（天宝年间，宫里的人都称玄宗为三郎）常去华清池，我跟着侍候，所以来不了。”太后又对潘妃说：“你也不来，怎么回事？”潘妃掩着嘴笑得说不出话来。太真就看着潘妃回答说：“潘妃向我说，东昏侯放纵无忌，整天出去打猎她感到烦恼，所以不能时常来谒见。”太后又问我：“现在的天子是谁？”我回答说：“当今的皇帝是先帝的长子。”太真笑道：“沈婆的儿子做了天子了，太出奇了。”太后说：“是个什么样的君主？”我回答说：“小臣不可能了解国君的德行。”太后说：你不要有疑虑，只管说好了。”我说：“民间流传着圣武的说法。”太后点头三四下。太后又命上酒并演奏音乐。奏乐的艺人都是年轻女子。酒轮了几圈儿，乐队也随着停止了演奏。太后请戚夫人弹琴，夫人在手指上戴上了玉环。它的光辉照到了四座。夫人拿过琴弹了起来，那琴声很哀怨。太后说：“牛秀才是偶然的机会来到这里，各位娘子又是偶尔来探望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尽情表达平生的高兴。牛秀才当然是有才的读书人，为什么不各自做诗来表达心意呢？这不是很好的事吗？”于是交给每人一支笔和一些纸，稍过了一会儿诗都做完了。太后的诗写道：“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大意思：月夜在佛寺中侍候君王睡觉，到现在觉得对不起管夫人，汉朝原来吹笙唱歌的地方，早已变为荒烟野草之地多年了。）王嫱的诗是：“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大意是：雪地里的蒙古包那地方根本没有春天，我仍旧穿着汉朝的衣服，不断伤心流泪，现在最恨的就是毛延寿，故意用颜料把人画走样。）戚夫人的诗写的是：“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大意是：自从离开汉朝宫殿再没跳楚地那种舞蹈，再不能梳妆打扮都怪君王，没有钱怎能请来商山四皓，吕氏哪里怕周勃他们呢？）太真的诗是：“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大意为：金钗落到地上的时候，告别了唐玄宗，眼泪流满了御床，从马嵬兵变分开以后，骊山宫中现在没人跳《霓裳羽衣舞》了。）潘妃的诗是：“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业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大意是：时间不断流逝，江山未改，旧宫已面目全非，东昏侯原来曾建金莲花地方，还曾空想穿上金线的衣服。）大后再三邀请我作诗，我推辞不掉，便答应要求，作了一首诗：“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意为：香风把我引到了仙界，月光满地，云彩护阶，拜见洞天中的仙人，一起叙说人间伤心的事情，忘记了今晚上是哪一年。）另有善于吹笛的一位女子，梳着短发，衣服很华丽，容貌也很美，而且很有魅力。是潘妃带来的，太后让她靠近自己坐着。不时让她吹笛子，也不断叫她喝酒。太后回过头来看着说：“认识这个人吗？这是石家的绿珠啊。潘妃当作妹妹养着，所以潘妃与她一起来。”太后接着说：“绿珠怎么能没有诗呢？”绿珠于是表示了歉意，然后作了一首诗：“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大意为：今天的人已不是从前的那个人，笛声白白怨恨赵王伦。当年跳楼而死，使金谷园永远失去了春光。）写完诗后，酒又拿来了。太后说：“牛秀才从远处来，今晚上谁人跟他作伴？”戚夫人首先站起来推辞说：“儿子如意已经长大，当然不能相陪，也确实不该这样做。”潘妃也推辞说：“东昏侯认为我玉儿身死去国，我玉儿不该辜负他。”绿珠推辞说：“石卫尉性格严厉，急躁，今天就是死，也不可涉及淫乱的事。”太后说：“太真是本朝先帝的贵妃，更没有可能。”于是回头看着王嫱说：“昭君开始嫁给呼韩单于，后又作了株累弟单于的媳妇，本来是按自己的心意，再说严寒地方的胡鬼又能做什么？希望昭君不要推辞。”昭君不回答，低眉羞涩怨恨。不一会各回去休息。我被左右的人送到昭君的房中。当时天快要亮了，侍候的人告诉起床，昭君垂泪握手告别。忽听外面有太后的命令，我于是便出来见太后。太后说：“这儿不是郎君久留之地，应该赶快回去。马上就要分别了，希望不要忘了刚才的欢聚。”又要了酒，喝了两巡就停了。戚夫人、潘妃、绿珠都流下了眼泪，终于辞别而去。太后使朱衣人送我去大安，到达西道时，不久就找不到送行的人了。当时天才亮，我到了大安里。问那里人，那里人说：“距这十多里，有个薄后庙。我又返回去，看那庙宇，荒凉破败进不去人，不是昨晚所见到的景象了。可我衣服上的香味十多天也没散，我一直也不知道这到底怎会回事。

冥音录

庐江尉李侃者，陇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妇崔氏，本广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抚之以道，近于成人，因寓家庐江。侃既死，虽侃之宗亲居显要者，绝不相闻。庐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强。崔氏性酷嗜音，虽贫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娱。有女弟菃奴，风容不下，善鼓筝，为古今绝妙，知名于时。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伤焉。二女幼传其艺。长女适邑人丁玄夫，性识不甚聪慧。幼时，每教其艺，小有所未至，其母辄加鞭棰，终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爱久绝。姨之生乃聪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开目明，粗及流辈哉？”每至节朔，辄举觞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岁。母亦（“亦”原作“玄”，据明据本改）哀而悯焉。开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惊起号泣，谓其母曰：“向者梦姨执手泣曰：'我自辞人世，在阴司簿属教坊，授曲于博士李元凭。元凭屡荐我于宪宗皇帝，帝召居宫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筝导诸妃，出入一年。上帝诛郑注，天下大酺。唐氏诸帝宫中互选妓乐，以进神尧、太宗二宫，我复得侍宪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汝之情恳，我乃知也，但无由得来。近日襄阳公主以我为女，思念颇至，得出入主第。私许我归，成汝之愿，汝早图之。阴中法严，帝或闻之，当获大谴，亦上累于主。'”复与其母相持而泣。翼日，乃洒扫一室，列虚筵，设酒果，仿佛如有所见。因执筝就坐，闭目弹之，随指有得。初授人间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获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声调哀怨，幽幽然鸮啼鬼啸，闻之者莫不嘘唏。曲有《迎君乐》（正商调，二十八叠）、《槲林叹》（分丝调，四十四叠）、《秦王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广陵散》（正商调，二十八叠）、《行路难》（正商调，二十八叠）、《上江虹》（正商调，二十八叠）、《晋城仙》（小石调，二十八叠）、《丝竹赏金歌》（小玉调，二十八叠）、《红窗影》（双柱调，四十叠）。十曲毕，惨然谓女曰：“此皆宫闱中新翻曲，帝尤所爱重。《槲林叹》《红窗影》等，每宴饮，即飞球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词数十首，甚美，宴酣，令宫人递歌之。帝亲执玉如意，击节而和之。帝秘其调极切，恐为诸国所得，故不敢泄。岁摄提，地府当有大变，得以流传人世。幽明路异，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万代一时，非偶然也。会以吾之十曲，献阳地天子，不可使无闻于明代。”于是县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亲召试之，则丝桐之音，枪鏦可听，其差琴调不类秦声。乃以众乐合之，则宫商调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传十曲，亦备得之，至暮诀去。数日复来曰：“闻扬州连帅欲取汝，恐有谬误，汝可一一弹之。”又留一曲曰《思归乐》。无何，州府果令送至扬州，一无差错。廉使故相李德裕议表其事，女寻卒。

【译文】

庐江府尉李侃是陇西人，家在洛水之南。太和初年，死于任上。李侃有个情妇姓崔，本是广陵的歌妓，生了两个女儿。现在两个女儿既失去了父亲，又很幼小，寡母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抚养她们，已快长成人，便安家在庐江。李侃死后，即使是官在显要的李侃的本家，也决不跟她来往。庐江的人都同情她抚养孤女尚能自强。崔寡妇平生爱音乐，虽然贫苦勉强生活，却常自拉自唱进行娱乐。崔有个妹妹菃奴，风度容貌都不错。擅长弹筝，是古今无双的，在当时就很出名。十七岁时，还没有出嫁就死了，很多人都为她伤感。崔寡妇的两个女儿幼年时就学习过她的技艺。长女嫁给了镇上的丁玄夫。这个女儿天资不很聪明，幼年时，每当教她技艺时，稍有学得不到家的地方，她的母亲就用鞭子打，但始终没掌握技艺的巧妙。这个女儿常心中想念她的姨，说：“我是姨的外甥女，现在一生一死，走上了不同的路，深切的恩情爱心早已中断。姨活着时很聪明，为什么死后什么反应也没有。能不能用特别的力量来帮助我使我思想开窍、眼睛明亮，能赶上同辈的人呢？”每到节日和每月初一都举起酒杯以酒浇地祭奠，悲伤的呜咽，流着眼泪。这样情况持续了八年。她的母亲也很伤心并且很同情她。唐文宗开成五年，四月三日，长女在夜晚睡觉时，突然惊醒大声哭起来，对她的母亲说：“刚才我梦见我姨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自从离开人世，在阴间户籍上属音乐部门，教博士李元凭曲子。元凭屡次向宪宗皇帝推荐我，于是皇帝召我进宫住了一年，让我在穆宗皇帝宫中轮流值班，用筝指导各位妃子。天帝杀了郑注，天下大规模聚餐庆贺。唐朝各个皇帝的宫中互选歌舞艺伎，把他们进献到高祖和太宗二宫中，我因此又能够侍候宪宗了。每月当中，五天到长秋殿值班一次，其余日子可以随便游玩参观，只是不能出宫禁罢了。你的恳切的心情，我知道了，只是无理由来此。近日襄阳公主把我收为女儿，常很想念我，我便可以进出公主的住宅了。公主私下允许我回来，满足你的心愿。你要早下手准备，因为阴间法律很严，皇帝偶或听到了这事，会犯大罪的，也会连累公主。'”说完又抱着她的母亲哭起来。第二天，就收拾了一间屋子，打扫干净，又洒了些水，安排了空的坐位，摆上了酒和果品。依稀看到了什么，长女就拿着筝坐到坐位上，闭着眼睛弹起来，随弹随有体会。当初教给人间的曲子，十天也学不会一曲，今天一天就学了十支曲子。曲子的名称种类，几乎不是活人想得出来的。声调哀怨深邃幽远像猫头鹰哭又像鬼长啸，听到的人没有不呜咽的。曲有《迎君乐》、《槲林叹》、《秦王赏金歌》、《广陵散》、《行路难》、《上江虹》、《晋城仙》、《丝竹赏金歌》、《红窗影》。十支曲学完了，姨很凄惨的对长女说：“这都是宫中新谱出的曲子，皇帝尤其喜爱重视。《槲林叹》《红窗影》等曲，每当宴会时，就飞球舞盘，把它作为助酒的乐曲，进行通宵达旦的娱乐。穆宗下令让修文舍人元稹作了数十首歌词，用以配曲，都很美。当宴会达到高潮时，就叫宫人轮流歌唱。皇帝亲手拿着玉如意，敲着节拍进行配合。皇帝对这些曲调保密极严，唯恐被各国学去，所以我不敢泄露。到寅年，地府会有大的变动，这些曲子就会流传于人世间。阴间阳间路不同，人和鬼各有各的一套。现在我跟人间进行了联系，也是万代难逢的事，这也不是偶然的。应当把我这十支曲子，献给阳间的天子，不可让它在圣明的时代埋没。”于是县报告了州，州报告了府，府的刺史崔璹亲自召来长女试奏。就发现琴声鎗鏦好听，那奇异的琴调不像秦地的音乐。于是用各种乐器跟它配合，却发现宫商调很不相同。母令小女给姨拜了两拜，请求也教给她这十支曲。小女也全部学会了。到了黄昏的时候诀别而去。过了几天又来了，说：“听说扬州的连帅要让你去，恐怕有弹错的地方，你可以一一的再弹一遍。”又留下一曲叫《恩归乐》。不久，州府果然叫人送女到扬州，弹奏后，毫无差错。廉使即原来的宰相李德裕商量表彰这件事，可是不久长女就死了。

第四百九十　杂传记七

东阳夜怪录

东阳夜怪录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自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荥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自虚字致本，语及人间目睹之异。是岁，自虚十有一月八日东还（乃元和八年也），翼翌日，到渭南县，方属阴曀，不知时之早晚。县宰黎谓留饮数巡，自虚恃所乘壮，乃命僮仆辎重，悉令先于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东出县郭门，则阴风刮地，飞雪雾天。行未数里，迨将昏黑。自虚僮仆，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绝，无可问程，至是不知所届矣。路出东阳驿南，寻赤水谷口道，去驿不三四里，有下坞，林月依微，略辨佛庙。自虚启扉，投身突入，雪努愈甚。自虚窃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将求委焉，则策马入。其后才认北横数间空屋，寂无灯烛。久之倾听，微似有人喘息声，遂系马于西面柱，连问“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闻人应：“老病僧智高在此。适僮仆已出使村中教化，无从以致火烛。雪若是，复当深夜，客何为者？自何而来？四绝亲邻，何以取济？今夕脱不恶其病秽，且此相就，则免暴露。兼撤所藉刍槁分用，委质可矣。”自虚他计既穷，闻此内亦颇喜。乃问“高公生缘何乡？何故栖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当还审其出外。”曰：“贫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碛西。本因舍力，随缘来诣中国。到此未几，房院芜，秀才卒降，无以供待，不垂见怪为幸。”自虚如此问答，颇忘前倦。乃谓高公曰：“方知探宝化城（“城”原作“成”，据明抄本改），如来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导师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则沓沓然若数人联步而至者，遂闻云：“极好雪，师丈在否？”高公未应间，闻一人云：“曹长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及闻人曰：“路其宽，曹长不合苦让，偕行可也。”自虚窃谓人多，私心益壮。有顷，即似悉造座隅矣。内谓一人曰：“师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对曰：“适有客来诣宿耳。”自虚昏昏然，莫审其形质，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仿佛若见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补处。其人先发问自虚云：“客何故瑀瑀（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虚则具以实告。其人因请自虚姓名，对曰：“进士成自虚。”自虚亦从而语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扬，他日无以为子孙之旧，请各称其官及名氏。”便闻一人云：“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锐金姓奚。”此时则似周坐矣。初因成公应举，倚马旁及论文。倚马曰：“某儿童时，即闻人咏师丈聚雪为山诗，今犹记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师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词谓何？试言之。”倚马曰：“所记云，谁家扫雪满庭前，万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觉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几年。”自虚茫然如失，口呿眸贻，尤所不测。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见小儿聚雪，屹有峰峦山状，西望故国怅然，因作是诗。曹长大聪明，如何记得，贫道旧时恶句。不因曹长诚念在口，实亦遗忘。”倚马曰：“师丈骋逸步于遐荒，脱尘机（“机”当为“羁”）于维系，巍巍道德，可谓首出侪流。如小子之徒，望尘奔走，曷（“曷”当为“褐”，用毛色而讥之）敢窥其高远哉？倚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顽钝。阙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羁（“羁”当为“饥”）旅，虽勤劳夙夜，料入况微，负荷非轻，常惧刑责。近蒙本院转一虚衔（谓空驱作替驴），意在苦求脱免。昨晚出长乐城下宿，自悲尘中劳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侣，成两篇恶诗，对诸作者，辄欲口占，去放未敢。”自虚曰：“今夕何夕，得闻佳句。”倚马又谦曰：“不揆荒浅，况师丈文宗在此，敢呈丑拙邪？”自虚苦请曰：“愿闻，愿闻。”倚马因朗吟其诗曰：“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其一）。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慰”当作“喂”）羁（“羁”当作“饥”）情。”合座咸曰：“太高作。”倚马谦曰：“拙恶，拙恶。”中正谓高公曰：“比闻朔漠之士，吟讽师丈佳句绝多，今此是颖川，况侧聆卢曹长所念，开洗昏鄙，意爽神清。新制的多，满座渴咏，岂不能见示三两首，以沃群瞩？”高公请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园。雅论高谈，抑一时之盛事。今去市肆若远，夜艾兴余，杯觞固不可求，炮炙无由而致，宾主礼阙，惭恧空多。吾辈方以观心朵颐（谓龁草之性，与师丈同），而诸公通宵无以充腹，赧然何补？”高公曰：“吾闻嘉话可以忘乎饥渴，秪如八郎，力济生人，动循轨辙，攻城犒士，为己所长。但以十二因缘，皆从觞（明抄本“觞”作“触”）起；茫茫苦海，烦恼随生。何地而可见菩提（“提”当作“蹄”）？何门而得离火宅（亦用事讥之）？”中正对曰：“以愚所谓，覆辙相寻，轮回恶道；先后报应，事甚分明。引领修行，义归于此。”高公大笑，乃曰：“释氏尚其清净，道成则为正觉（“觉”当为“角”），觉则佛也。如八郎向来之谈，深得之矣。”倚马大笑。自虚又曰：“适来朱将军再三有请和尚新制，在小生下情，实愿观宝。和尚岂以自虚远客，非我法中而见鄙之乎？且和尚器识非凡，岸谷深峻，必当格韵才思，贯绝一时；妍妙清新，摆落俗态。岂终秘咳唾之余思，不吟一两篇，以开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请，事则难于固违，况老僧残疾衰羸，习读久废，章句之道，本非所长，却是朱八无端挑抉吾短。然于病中偶有两篇自述，匠石能听之乎？”曰：“愿闻。”其诗曰：“拥褐藏名无定踪，流沙千里度衰容。传得南宗心地后，此身应便老双峰。为有阎浮珍重因，远离西国赴咸秦。自从无力休行道，且作头陀不系身。”又闻满座称好声。移时不定，去文忽于座内云：“昔王子猷访戴安道于山阴，雪夜皎然，及门而返，遂传何必见戴之论。当时皆重逸兴，今成君可谓以文会友，下视袁安、蒋诩。吾少年时，颇负隽气，性好鹰鹯，曾于此时，畋游驰骋。吾故林在长安之巽维，御宿川之东畤（此处地名苟家觜也）。咏雪有献曹州房一篇，不觉诗狂所攻，辄污泥高鉴耳。因吟诗曰：'爱此飘飖六出公，轻琼洽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踯川原喜北风。'献诗讫，曹州房颇甚赏仆此诗，因难云：'呼雪为公，得无检束乎？'余遂征古人尚有呼竹为君，后贤以为名论，用以证之。曹州房结舌，莫知所对。然曹州房素非知诗者，乌大尝谓吾曰：'难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远官，参东州军事（义见《古今注》），相去数千。苗十（以五五之数，故第十）气候哑吒。凭恃群亲，索人承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诸？”锐金曰：“安敢当。不见苗生几日？”曰：“涉旬矣，然则苗子何在？”去文曰：“亦应非远。知吾辈会于此，计合解来。”居无几，苗生遽至。去文伪为喜意，拊背曰：“适我愿兮。”去文遂引苗生与自虚相揖，自虚先称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宾主相谕之词，颇甚稠沓。锐金居其侧曰：“此时则苦吟之矣，诸公皆由，老奚诗病又发，如何如何？”自虚曰：“向者承奚生眷与之分非浅，何为尚吝瑰宝，大失所望？”锐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贻广席一噱乎？”辄念三篇近诗云：“舞镜争鸾彩，临场定鹘拳。正思仙仗日，翘首仰楼前。养斗形如木，迎春质似泥。信如风雨在，何惮迹卑栖。为脱田文难，常怀纪涓恩。欲知野态，霜晓叫荒村。”锐金吟讫，暗中亦大闻称赏声。高公曰：“诸贤勿以武士见待朱将军，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属文，而乃犹无所言，皮里臧否吾辈，抑将不可。况成君远客，一夕之聚，空门所谓多生有缘，宿鸟同树者也。得不因此留异时之谈端哉？”中正起曰：“师丈此言，乃与中正树荆棘耳。苟众情疑阻，敢不唯命是听。然卢探手作事，自贻伊戚，如何？”高公曰：“请诸贤静听。”中正诗曰：“乱鲁负虚名，游秦感宁生。候惊丞相喘，用识葛卢鸣。黍稷滋农兴，轩车乏道情。近来筋力退，一志在归耕。”高公叹曰：“朱八文华若此，未离散秩，引驾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马曰：“扶风二兄，偶有所系（意属自虚所乘），吾家龟兹苍文毙甚，乐喧厌静，好事挥霍，兴在结束，勇于前驱（谓般轻货首队头驴）。此会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谓介立曰：“胃家兄弟，居处匪遥，莫往莫来，安用尚志。《诗》云：'朋友攸摄，'而使尚有遐心，必须折简见招，鄙意颇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访胃大去，方以论文兴酣，不觉迟迟耳。敬君命予，今且请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诺”。介立乃去。无何，去文于众前，窃是非介立曰：“蠢兹为人，有甚爪距。颇闻洁廉，善主仓库。其如蜡姑之丑，难以掩于物论何？”殊不知介立与胃氏相携而来，及门，瞥闻其说。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斗伯比之直下，得姓于楚远祖棼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礼经》（（谓《郊特牲》八蜡，迎虎迎猫也）。奈何一敬去文，盘瓠之余，长细无别，非人伦所齿。只合驯狎稚子，狞守酒旗，谄同妖狐，窃脂媚灶，安敢言人之长短。我若不呈薄艺，敬子谓我咸秩无文，使诸人异日藐我。今对师丈念一篇恶诗，且看如何？”诗曰：“为惭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锦衾。且学志人知白黑，那将好爵动吾心。”自虚颇甚佳叹。去文曰：“卿不详本末，厚加矫诬。我实春秋向戌之后，卿以我为盘瓠樀，如辰阳比房，于吾殊所华阔。”中正深以两家献酬未绝为病，乃曰：“吾愿作宜僚以释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实与向家棼皇，春秋时屡同盟会。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毁祖宗？语中忽有绽露，是取笑于成公齿冷也。且尽吟咏，固请息喧。”于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与自虚相见，初襜襜然若自色，二人来前，长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虚亦称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于广众延誉胃氏昆弟：“潜迹草野，行著及于名族；上参列宿，亲密内达肝胆。况秦之八水，实贯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闻弟新有题旧业诗，时称甚美，如何得闻乎？”藏瓠对曰：“小子谬厕宾筵，作者云集，欲出口吻，先增惭怍。今不得已，尘汙诸贤耳目。诗曰：“鸟鼠是家川，周王昔猎贤。一从离子卯（鼠兔皆变为猬也），应见海桑田'。”介立称好：“弟他日必负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敛躬谢曰：“藏瓠幽蛰所宜，幸陪群彦，兄揄扬太过，小子谬当重言，若负芒刺。”座客皆笑。时自虚方聆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诸公清才绮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将谓有讥，潜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马对曰：“朱八世与炮氏为仇，恶闻发硎之说而去耳。”自虚谢不敏。此时去文独与自虚论诘，语自虚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达节。摇尾求食，猛虎所以见几，或为知己吠鸣，不可以主人无德，而废斯义也。去文不才，亦有两篇言志奉呈。”诗曰：“事君同乐义同忧，那校糟糠满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终当逐鹿出林丘。”“少年尝负饥鹰用，内愿曾无宠鹤心。秋草殴除思去宇，平原毛血兴从禽。”自虚赏激无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夸旧制，忽闻远寺撞钟。则比膊鍧然声尽矣。注目略无所睹，但觉风雪透窗，臊秽扑鼻。唯窣飒如有动者，而厉声呼问，绝无由答。自虚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扪撄。退寻所系之马，宛在屋之西隅，鞍鞯被雪，马则龁柱而立。迟疑间，晓色已将辨物矣。乃于屋壁之北，有橐驼一，贴腹跪足，儑耳龆口。自虚觉夜来之异，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轩下，俄又见一瘁瘠乌驴，连脊有磨破三处，白毛茁然将满。举视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见一老鸡蹲焉。前及设像佛宇塌座之北，东西有隙地数十步。牖下皆有彩画处，土人曾以麦稳（明抄本稳作“麹”）之长者，积于其间，见一大驳猫儿眠于上。咫尺又有盛饷田浆破瓠一，次有牧童所弃破笠一，自虚因蹴之，果获二刺猬，蠕然而动。自虚周求四顾，悄未有人，又不胜一夕之冻乏，乃揽辔振雪，上马而去。绕（“绕”原作“周”，据明抄本改）出村之北，道左经柴栏旧圃，睹一牛踣雪龁草。次此不百余步，合村悉辇粪幸此蕴崇。自虚过其下，群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齐裸，其状甚异，睥睨自虚。自虚驱马久之，值一叟，辟荆扉，晨兴开径雪，自虚驻马讯焉。对曰：“此故友右军彭特进庄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间有似迷途者。”自虚语及夜来之见，叟倚篲惊讶曰：“极差，极差。昨晚天气风雪，庄家先有一病橐驼，虑其为所毙，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数日前，河阴官脚过，有乏驴一头，不任前去。某哀其残命未舍，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羁绊。彼栏中瘠牛，皆庄家所畜。适闻此说，不知何缘如此作怪。”自虚曰：“昨夜已失鞍驮，今馁冻且甚，事有不可率话者，大略如斯，难于悉述。”遂策马奔去，至赤水店，见僮仆，方讶其主之相失，始忙于求访。自虚慨（明抄本“慨”作“怃”）然，如丧魂者数日。

【译文】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他的先人是琅琊人，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春应举考中。王洙曾经住在邹鲁之间的名山中修习学业。王洙自己说，四年前，乡试考中了贡士，随着名单进京参加会试。黄昏时投宿于荥阳的旅馆中。正赶上家住彭城的客人秀才成自虚，因为家庭的事情不能参加考试，准备回故乡。成自虚碰到我王洙后，便谈起了辛辛苦苦往返于路途上的事。自虚字叫致本，谈到了在人世间亲眼看到的奇怪的事情。那一年，成自虚十一月八日回东边去。（是元和八年那年）第二天，到达了渭南县，正是阴沉多风的天气，也看不出时间的早晚。县宰黎谓留住自虚喝了几巡酒。自虚仗着坐骑健壮，就让大小仆人们携带着东西全都先到赤水店等候住宿。自己姑且在此处逗留一会儿。成自虚向东出了县的外城门，阴冷的风就在地上刮起来，雪花飘舞，天气昏濛濛的。走了还不到几里路，天就要黑了。自虚的大小仆人已经都让他们先走了，路上又没有一个行人，想打听路也找不到人，到了这个地步成自虚也不知是到了什么地方。继续前行，经过东阳驿的南面，寻找赤水谷口的道。距离东阳驿不到三四里的地方，有个下坞，树林和月亮依稀隐约，大体上可以看出是一座佛寺。自虚推开了门，一闪而进，这时雪下得更大了。自虚心想，供奉佛的庙宇，一定住有和尚，于是打算求他们给个托身之处，就打马进入。进去之后才看到北面横着好几间空屋，但静悄悄的，也没有灯火。仔细听了半天，似乎有微微喘气声。于是把马拴在西面柱子上，连续喊了几遍：“请主持和尚今晚发发慈悲救救我。”慢慢地听到有答话的声音：“老病和尚智高在这里，刚好让仆人们都出去到村中化缘去了，没法弄来灯火。雪下得这样大，又赶上深夜，客人你是干什么的？从什么地方来？周围又没有亲戚邻居，怎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今天晚上如果不厌恶我有病肮脏，暂且就在此住一宿，以免露宿野外。我再把我铺的秸草分给你一些，在上面躺一躺还是可以的。”自虚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听到这话心里挺高兴，便询问：“高公出生于什么地方？为什么住在这里？俗姓什么？既接受了收留的恩惠，理当回问一下您的来历。”和尚回答说：“贫道俗姓安。（因为本身有肉鞍的原因），出生在沙漠以西，本靠出力吃饭，随着机遇来到中国。到此时间还不长，房屋零落荒芜。秀才突然光临，没有什么用来供奉招待，望不要见怪才好。”自虚跟老和尚这样问答，有些忘记了刚才的疲倦。于是对高公说：“我现在才知道到化城探宝的如来，不是胡乱比喻的。现在高公是我的导师了。高公的宗旨本来就是这样说服人的。”不一会儿就听到匆匆忙忙的好像几个人同时走来的声音。于是听见说：“极好的雪，--师丈在不在？”高公还没来得及答应，又听到一个人说：“曹长先走。”有的说：“朱八老应该先走。”又听人说：“路很宽，曹长不该老让，大家一块走好了。”自虚私下说人这么多，更可以给自己壮胆了。过了一阵子，就觉得都坐到周围的座上了。其中有人对另一个人说：“师丈这里有住宿的客人吗？”高公回答说：“刚才有个客人来这里投宿。”自虚糊里糊涂的，也看不清说话的人是什么样子。只有最前面的那个人，弯腰在屋檐下坐着，被雪映着，模模糊糊地看见好像穿着黑色的皮衣，后背和两肋处有白色的补丁。那个人首先向自虚发问说：“客人为什么孤零零地一个人夜晚冒着雪来到这里？”自虚把实情都告诉了他。那个人于是询问自虚的姓名，自虚回答说：“进士成自虚。”自虚也接着提议：“黑暗当中不能一一拜见各位清秀的面容，将来无法使子孙接续旧交情，所以请各报一下自己的官衔和姓名。”于是就听到一个人说：“原先的河阴转运巡官、任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然后又一个人说：“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然后又一人说：“我名叫去文，姓敬。”然后又一人说：“我叫锐金，姓奚。”这时候好像各坐位上的人都报了官职和姓名了。因为开始时成公说过应举，卢倚马便谈论起文章来。倚马说：“我在儿童时代，就听人家吟诵过师丈堆雪为山的诗，现在还记得。今晚的景象，仿佛还在面前。师丈有这回事没有？”高公说：“那词句写些什么，你说说看。”倚马说：“记得写的是：'谁家扫雪满庭前，万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觉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几年。”自虚一点也不懂得这诗的含义，心中如有所失，张着口，瞪着眼，非常出乎意料。高公于是说：“雪山是我家乡的山，往年偶尔看见小孩堆雪，高高耸立着，呈现出山和山峰的样子，西望故国心情惆怅，于是作了这首诗。曹长很聪明，怎么还记得我过去的那不好的诗句？要不是曹长实实在在的从口中念出，我实际上已经忘掉了。”倚马说：“师丈在荒远的地方，驰聘安闲的步伐，从束缚当中摆脱了尘世的罗网。高尚的道德，可以说在同辈中是最突出的。像我这样的人，远远地在后面追赶，哪里敢希望赶上你呢？倚马我今年春天因公事到城里去，禀性愚顽迟钝，皇城下面，生活费用昂贵，煎熬得受不了，早晚困在旅馆里。虽然从早到晚辛勤劳动，但俸禄外的物品收入情况很差，承担的活却不轻，经常害怕用刑责罚。近来承蒙本院给我换了一个虚衔，用意在于努力求得免去沉重的负担。昨晚出去到长乐城下住宿，自己哀叹在人世间的劳役，很感慨地产生了离开人世，与野兽为伍的思想。因此作了两首歪诗，寄给了同伴。对各位作者，就想口头上念一遍，但念不念没敢定。”自虚说：“今晚上是什么样的晚上，得以听到美妙的词句？”倚马又谦让说：“没有估量空虚浅薄，况且师丈这文章宗师在这里，怎么敢献上又丑又拙劣的东西呢？”自虚竭力请求说：“愿意听到，愿意听到！”倚马于是高声朗读他的诗道：“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其一）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当作喂）羁情。”座上的人全都说：“大作，高作。”倚马谦虚地说：“拙劣不好！拙劣不好！”中正对高公说：“近闻北方沙漠中的读书人，吟诵师丈佳句的极多。现在这里是颖川，况且在旁边听到卢曹长所念的，启发糊涂，洗刷浅薄，使人精神清爽。新作确实多，在座的都渴望吟诵吟诵，高公难道不能向我们展示三两首，来满足大家的愿望吗？”高公请求等以后再吟。中正又说：“考虑到这些名人全来了，有什么舍不得这美好的地方，来一番高雅的议论，或许也是一时的佳话。现在距离市场店铺这么远，夜晚美好，兴致很高，酒是办不到了，烤肉也没办法弄来，宾主之礼有缺憾，感到很惭愧。我们正在观察心性，准备大嚼，各位也通宵没有吃什么东西，真感到羞愧，但又无补于事。”高公说：“我听说美好的谈话可使人忘记饥渴。只说八郎吧，努力帮助世人，活动都遵循规定，攻下城池犒劳士兵，是他最擅长的事，只因为十二因缘都从喝酒开始，茫茫无尽的尘世，烦恼随着它不断产生。什么地方可以见到菩提？（“提”谐音“蹄”）从哪个门可以离开火宅（火宅，佛家指尘世）？”中正回答说：“翻车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人们在罪恶的路上周而复始，报应或先或后，但一定出现。这样的事都是很清楚的，引导修行，意义就在于这。”高公大笑，然后说：“佛教崇尚清净，修行成功就成为'正觉'，（“觉”谐音“角”），'觉'就是'佛'的意思。像八郎刚才的议论，就深得其中奥妙。”倚马大笑。自虚又说：“刚才朱将军再三请和尚展示新作，按小生的心愿，实在是愿意观赏宝物。和尚难道因为我是远处来客，不是佛门中人而鄙视我吗？再说和尚度量见识不凡，像高岸深谷，在韵律方面的深厚修养，必会当代无双；美妙清新，摆脱俗套，难道始终秘藏言谈之余的深刻思想而不吟诵一两篇，来开阔一下我们的耳目吗？”高公说：“深深感激秀才的诚恳请求，事情看来难于过分推辞。不过老衲残年有病，衰老、瘦弱、早就不读书了。诗文方面的学问，本来不擅长，却是朱八毫无道理的揭我的短处，然而在病中偶有两首叙述自身情况的诗，文章高手愿意听吗？”众人回答说：“愿意听。”那诗说：“拥褐藏名无定踪，流沙千里度衰容。传得南宗心地后，此身应便老双峰”。“为有阎浮珍重因。远离西国赴咸秦。自从无力休行道，且作头陀不系身。”念完后，听到座上的人全都叫好，过了好久还没平静下来。去文忽然在座上说：“从前王子猷到山阴去拜访戴安道，雪天，晚上很明亮，王子猷到了门口没进去就返回来了，于是留下了'何必见戴'的议论，当时都看重脱俗的雅兴，今天成君可说是以文会友，品格比袁安、蒋诩还高。我少年时代，对自己的才气颇为自负，性情喜欢玩鹰鹯，曾在那个时候，骑马奔驰打猎游乐。我的故乡在长安的东南方，御宿川的东田寺。咏雪诗有《献曹州房》一篇，不知不觉被诗兴所激，恐怕会玷污你们高明的鉴赏力。我的诗是：'爱此飘摇六出公，轻琼洽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踯川原喜北风。'献此诗后，曹州房很欣赏我这首诗，但出难题，说：'把雪称为“公”，该不会有失检点约束吧？'我于是征引古人中还有称竹为“君”的，后代的贤人还认为是有名的说法，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我的诗是言之有据的。曹州房张口结舌，无法驳斥。然而曹州房平素并不是一个懂得诗的人，乌大曾经对我说：'难得臭味相同。'这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到那远处做官，参与东州军事，距此地数千里。苗十态度暧昧，依赖亲戚们，选人奉行职务。鲁地没有君子，那么到哪里去找君子呢？”锐金说：“怎么敢承受。不见苗生几天了？”说：“已经十天了。那么，苗子在哪里呢？”去文说：“也不会太远。知道我们在这里聚会，估计他会知道来的。”过了不长时间，苗生突然来了。去文装作高兴的样子，拍着他的背说：“正合乎我的心愿哪！”去文于是引导着苗生跟自虚互相作揖见面。自虚先说了自己的姓名，苗生说：“我名叫介立姓苗。”宾主互相自我介绍的话，说得都不少。锐金坐在他们旁边说：“此时就努力吟诵它吧，各位都得轮到。老奚的诗病又犯了，怎么办？怎么办？”自虚说：“刚才承受奚生的器重赞美的情分不浅，为什么还舍不得珍奇的宝贝，令人非常失望？”锐金退了几步犹犹豫豫地说：“这不是要留下大大的笑谈吗？”就念了三首近作：“舞镜争鸾彩，临场定鹘拳。正思仙仗日，翘首仰楼前”。“养斗形如木，迎春质似泥。信如风雨在，何惮迹卑栖”。“为脱田文难，常怀纪涓恩。欲知疏野态，霜晓叫荒村。”锐金吟诵完了之后，黑暗中也很听到一些称赞欣赏的声音。高公说：“各位贤士不要以武士的身份看待朱将军，此公很精通事理，又擅长写文章，却还没说什么话，肚子里恐在评论我们，这将是不可以的。况且成君是远方的客人，一个晚上的聚会，佛门所谓的多世有缘，像同栖宿于一棵树上的鸟啊！能不借此机会留下将来的话头吗？”中正站起来说：“师丈的这个话，是给我中正树立荆棘罢了，如果众人心里怀疑阻挠，怎敢不听从命令？然而卢探手做事，是自寻烦恼，怎么办？”高公说：“请各位贤士静听。”中正的诗说：“乱鲁负虚名，游秦感宁生。候惊丞相喘，用识葛庐鸣，黍稷滋农兴，轩车乏道情。近来筋力衰，一志在归耕。”高公叹息说：“朱八文章的文采已到这种程度，却还没有御去官职，配做引驾大师的还能有谁呢？太委屈了！太委屈了！”倚马说：“扶风的二哥，被偶然的情况牵制（指自虚所乘的马，拴到了柱子上）。我们家在龟兹，灰白色花纹损坏很厉害，喜欢热闹，厌恶清静，喜做挥霍的事。兴趣在于装束打扮起来，勇敢地走在最前面。这次聚会二兄不能来，那遗憾是可想而知的。”去文对介立说：“胃家兄弟，住处离此不远，不去不来，使自己志向高尚还有什么用呢？《诗经》上说：'要辅佐朋友'，你假如还有疏远他的意思，必须用简易的礼节而随便把它们招呼来。我的意思是很想成全这件好事。”介立说：“我本想拜访胃老大去，刚才因为谈论文章谈得正高兴，不知不觉地就去得晚了。你让我去，现在请各位暂且不要动，我介立稍去胃家，一会儿，马上就回来。要不，就拉着胃家兄弟一块来，可以吗？”都说：“好。”介立于是去了。过了不一会儿，去文在大家面前，评论介立的对错，说：“这人的为人很不谦虚，他有什么爪子？很听到一些关于他谦洁，善于管理仓库的事迹。但是又能对像蜡蛄那样丑，难以被众人的议论所掩盖的事实怎么办呢？”殊不知介立与胃氏兄弟已携手而来。到了门口时，忽然听到了这话，介立挽起袖子，非常恼火地说：“老大生我苗介立，是楚国斗伯比的直系后裔，得姓于楚国的远祖棼皇茹。共分二十族，我的祖先祭礼典礼时也配享，都写到《礼经》中了。（说的是《礼》中有《郊特牲》篇，其中有“八蜡”之祭名。“八蜡”之祭中有祭虎和猫一项。）什么样的一个敬去文！是盘瓠的余种，尊贵与低贱没有区别，不合于人伦。只配乖乖地被小孩子戏耍，凶恶地守着酒幌子，像妖精狐狸那样谄媚，像窃脂鸟那样效劳巴结，怎么敢谈论别人的长处短处！我如果不显示一下我小小的本事，敬子会认为我俸禄全要了却没有文采，使各位将来看不起我。现在我在师丈面前念一着劣诗，且看怎么样。我的诗是：'为惭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锦衾。且学志人知白黑，那将好爵动吾心'。”自虚觉得不错，很赞叹。去文说：“你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苗介立对我假借名义，狠狠地进行诬陷。我实际上是春秋时代向戍的后代。您把我当成盘瓠的后裔，像辰阳的那些百姓，对我来说太偏离事实了。”中正对两家不断互相攻击感到很头疼，就说：“我愿作个和事佬来消除你们二人的气愤，这样好吧？从前我祖逢丑父，实际上跟向家和棼皇都有交情，春秋时多次会见订立共同盟约。现在座中有著名客人，你们二人为何竟然互相毁谤祖宗？如果话中忽然露出了破绽，是会被成公取笑瞧不起的。暂且尽情作诗吟诵，请一定不要再吵吵嚷嚷。”于是介立就引导胃氏兄弟跟自虚相见。开头自虚颤抖着好像觉得自己变了脸色。二人来到面前，大的说叫胃藏瓠，二的说叫胃藏立。自虚也报了姓名。藏瓠又绕座一圈说：“各位是我的好哥哥，好弟弟！”介立于是在大家面前宣传胃氏兄弟的荣誉：“隐居在荒草野外。品行卓著赶得上望族，上耸于星宿之间；兄弟亲密，肝胆相照。况且秦地八条河，实通天府，故乡二十族，多在咸阳城，听说弟弟有题旧业的诗，当时都说作得很好。怎么样才能听到呢？”藏瓠回答说：“我很不量力地参加了这次聚会，作者这么多，想念自己的作品，可是先觉得很惭愧。现在不得已，只好玷污各位贤士的耳目了。我的诗是：'鸟鼠是家川，周王昔猎贤。一从离子卯，（鼠兔皆变为猬也。）应见海桑田。'”介立说：“好！老弟将来一定会获得盛名。公道如果存在的话，这首诗也会流传不朽。”藏瓠弯腰感谢说：“我藏瓠只适合隐居在幽暗的地方，今天陪侍各位俊才很感荣幸。老兄赞扬太过分了，我错误地接受这些很有分量的评价，真像芒刺在背。”听了这话，座中的客人都笑了起来。当时自虚正在聆听各位客人的佳作，没有工夫自己念自己的文章。只是说：“各位才能优秀，词句华艳，都是目无全牛，游刃有余。”中正认为这话含有讥讽的意思，便暗中溜走了。高公找中正找不到，说：“朱八不告诉一声就走了，怎么回事？”倚马回答说：“朱八世代与炮氏有仇，不愿听到'关于磨刀石'的话，因而离开了。”自虚道歉说自己不聪明。这时去文单独与自虚评论发问，去文对自虚说：“凡是人的行、止、收束、施展，君子崇尚的是有气节。摇尾求食，是猛虎看清形势的原因。有时为知己吠鸣，不可因为主人无德，而不讲义气。我去文没有才能，也有两篇表明志向的诗奉献于您面前。我的诗是：'事君同乐义同忧，那校糟糠满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免，终当逐鹿出林丘'。'少年尝负饥鹰用，内愿曾无宠鹤心。秋草殴除思去宇，平原毛血兴从禽。'”自虚非常欣赏这二首诗，一晚上的辛苦全都忘了，正想夸耀自己原先的作品，忽然听到远处寺院里撞钟的声音。就觉得原先并列靠近的胳膊“哄”的一声，声音全没了。往各处一看毫无所见，只觉得风雪吹进窗内，腥臊扑鼻。只有轻微细碎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活动，可是大声喊问，绝无回答。自虚心神恍恍惚惚，不敢立刻向前摸碰。退出去寻找所拴的马，仿佛在屋子的西角落处，鞍子上盖上了一层雪，马站在那里啃着柱子。正在迟疑不定的期间，天已出现了曙色，几乎可以看清东西了。就在墙壁的北面看到一头骆驼，肚子贴着地面，小腿跪在那里微动着耳朵在倒嚼。自虚似乎觉察到了夜晚的奇异。正好有时间可以各处普遍找一遍。在室外的北窗下，不久就发现一头劳累疲惫的瘦黑驴，背上有连着三处磨破的地方，白毛几乎长满了全身。抬头看屋子北拱门外，微微像迅急摇动的什么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老鸡蹲在那里。往前到了摆设佛像的屋子坍塌的佛座的北面，东西有空地数十步，窗下都有彩色绘画的地方，当地人曾把麦秸中的较长的堆集在那地方，见一只大花猫正睡在那上面。不远的地方又有一只住田里送饮料给人喝的破瓢，其次还有一顶牧童扔掉的破草帽。自虚于是踢了一脚，里面果然有两只刺猬，蠕蠕而动。自虚又住四下里寻看，静悄悄的没有人。觉得由于一宿的冻和乏，现在有点支持不住了，便拉紧马缰绳，抖掉积雪，上马走了。绕过村子的北面，经过道左的劈柴围成的牲口圈和老菜园，看见一条牛趴在雪里吃草。离这不到百余步，是全村用车把粪送到此处堆积的粪堆。自虚经过粪堆下面时，一群狗狂犬不止，其中有一只狗，毛全掉光了，那样子很怪，斜着眼睛看自虚。自虚骑马走了好久，才碰到一位老人，开了柴门，早晨起来打扫路上的雪，自虚停住向他问讯，老人回答说：“这里是我的老朋友右军彭特进的庄园。郎君昨晚在哪里住的？看行李有些像迷了路的样子。”自虚跟他说了夜晚见到的情况。老人拄着扫帚惊讶地说：“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昨晚天气刮风下雪，农户先前有一头病骆驼，担心被风雪冻死，便把它牵到佛寺的北面念佛社屋中。还有，几天前，河阴的公家脚夫经过，有一头疲惫不堪的驴，再也走不动了，我可怜它有口气就用十斗小米换下了它。也没有拴它。那圈里的瘦牛，都是农户养的。刚才听了你的话，不知什么原因如此作怪。”自虚说：“昨夜已失掉了鞍驮，现在又冷又饿，还有些事也不能细说。大致情况就这样，难以详细叙述。”于是打马奔向前方。到了赤水店，看见了大小仆人，正在惊讶他们的主人跟他们失散了，才开始忙着寻访。自虚非常感慨，一直好多天像丢了魂一样。

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谢小娥传　杨娼传　非烟传

谢小娥传　（李公佐撰）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僮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迩后尝梦父告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梦夫告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且“车中猴”，“车”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兰”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娥因问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牓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兰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兰与春同去经月，多获财帛而归。每留娥与兰妻（“妻”原作“宴”，据许本改。）兰（陈校本“兰”作“染”。）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给娥甚丰。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娥私叹曰：“李君精悟玄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兰与春会，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名，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娥节”二字原空缺，据陈校本补。）行，为具其事上（“为具其事上”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复父夫之仇毕，归本里，见亲属。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发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尼蒋（“蒋”原作“将”，据陈校本改。）律师。娥志坚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归长安，途经泗滨，过善义寺，谒大德尼令操。见新戒（“见新戒”原作“戒新见”，据陈校本改。）者数十，净发鲜帔，威仪雍容，列侍师之左右。中有一尼问师曰：“此官岂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师曰：“然”。曰：“使我获报家仇，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顾余悲泣。余不之识，询访其由。娥对曰：“某名小娥，顷乞食孀妇也。判官时为辨申兰、申春二贼名字，岂不忆念乎？”余曰：“初不相记，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写记申兰、申春，复父夫之仇，志愿粗（“粗”原作“相”，据陈校本改。）毕，经营终始艰苦之状。小娥又谓余曰：“报判官恩，当有日矣，岂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盗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复父夫之仇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辞，聪敏端特，炼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无絮帛，斋无盐酪；非律仪禅理，口无所言。后数日，告我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译文】

小娥姓谢，豫章人，是商人的女儿，长到八岁时母亲去世，许配给了历阳的侠义之士段居贞。居贞刚强好胜，讲究义气，喜欢结交豪杰。小娥的父亲积蓄了巨额的财产，隐姓埋名于商人当中；常跟女婿同舟贩货，往来于江湖之上。当时小娥年龄才十四，刚到成年。父亲和丈夫就都被强盗杀死，金钱财物全被抢走。段居贞的弟兄、谢家的外甥和侄子、还有仆人们数十口都被沉入江中。小娥的胸和脚也受了重伤，漂浮在水中，被别的小船救了上来，过了一夜才苏醒过来。没办法小娥只好流浪乞讨，到了上元县，暂住在妙果寺的尼姑净悟的房子里。当初父亲刚死时，小娥梦见父亲对自己说：“杀我的人是：'车中猴，门东草'。”又过了几天，又梦见她的丈夫对自己说：“杀我的人是：'禾中走，一日夫'。”小娥自己解释不了这些话的含义，就常把这些话写给别人看，广泛地恳求那些有智慧的人解释它，但经过一年也没有人能解释。到了元和八年春天，我被罢免了江西从事的官职，乘着小船东下，来到建业城停船逗留。我登上了瓦官寺的殿阁，有一个和尚叫齐物，他重视贤人喜欢学习，和我很友好。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有个寡妇名叫谢小娥，每次来到寺里，都让我看十二个字的谜语，但我解释不了。”我于是请齐物把谜语写到纸上，就靠着栏干用手在空中比划着写字，集中精神默默的思考，坐位上的游客还没觉得疲倦，我就明白了那字谜的意思。就叫寺里的小童快去把小娥叫来，来后我就向她询问事情的原由。小娥呜呜咽咽地哭了好久才说：“我父亲和丈夫，都被贼人杀了，不久后曾经梦见父亲告诉我：'杀我的人是“车中猴，门东草”；又梦见丈夫告诉我：'杀我的人是“禾中走，一日夫。”但多年也没人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我说：“如果是这样，我就很清楚这话的意思了。杀你父亲的是申兰。杀你丈夫的是申春。且说'车中猴'，车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指繁体“車”字），申又属猴，所以说'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是“兰”字。（指繁体'蘭'）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也是'申'字啊。'一日夫'呢，'夫'上再有一画，下有'日'，是'春'字啊。杀你父亲的是申兰，杀你丈夫的是申春，足以证明了。”小娥非常悲痛地哭着拜了两拜，把“申兰”、“申春”四个字写在衣服里，发誓要寻找，杀死两个贼人，来报自己的冤仇。小娥便问了我的姓和家世，流着眼泪走了。从这以后小娥便换装穿上了男人的衣服，在江湖上给人当佣工。一年多后，来到了浔阳郡，看见竹门上有张纸招帖，上面说招收佣工。小娥于是应招到了那家。问那家的主人，竟是申兰！申兰领回去。小娥心中虽然愤怒，外表却装得很恭顺。在申兰身边，小娥很受爱护、信任，钱财的收入支出的数目，全都交给小娥掌握。这样过了两年多，申兰竟不知道小娥是个女子！谢家从前金宝锦绣、衣物器具，全被抢到了申兰家。小娥每当拿起那些旧物时，都要暗暗哭泣好久。申兰和申春是堂兄弟，当时申春家住在长江北面的独树浦，跟申兰来往密切、融洽。兰与春一起出去一个月，就能弄到很多钱财回来。常常把小娥留下跟申兰的妻子兰氏一同守护家庭，好酒好肉好衣服经常给小娥。有一天，申春带着鲤鱼和酒来到申兰家。小娥私下里自己叹息说：“李君精确的分析和神妙判断，都符合梦中的话，这是上天启发了他的思想，我的心愿将要实现了。”那天晚上，申兰与申春聚会，群贼全来了，喝酒喝得很尽兴。等到那些凶手都走了以后，申春大醉，躺在里屋；申兰也醉卧在院子里。小娥暗暗地把申春锁在了黑屋，抽出佩带的刀，砍下了申兰的头，然后呼喊哭叫把邻人都引来。申春在里屋被擒，申兰死在屋外。起获赃物赃款，数量达到千万。当初，申兰、申春有同伙数十人，小娥都暗暗记下了他们的姓名，这时候就把他们全都抓来杀掉了，当时浔阳太守张公，很赞赏小娥的节操行为，就为她向上陈述了她的事迹，进行了表彰，于是小娥才未被处死。当时是元和十二年夏天。小娥报了父亲和丈夫的仇后，回到了故乡，拜见亲属。故乡中的豪门争相求婚，但小娥在心中发誓绝不再嫁。于是小娥剪去了头发，穿上了粗布衣服，到牛头山寻找有学问的僧人去了。她找到了很有学问，又严守戒律的老尼姑蒋律师，便拜她为师。小娥志向坚定，言行谨慎又肯吃苦，在风霜中舂米，在雨露中打柴，身体也不感疲倦。元和十三年四月，才在泗州的开元寺接受了“具足戒”，竟以“小娥”为法号，这是表示不忘本的意思。那年夏天，我回长安，途中经过泗水滨，拜访善义寺，去谒见大德尼姑令操。去后看到新受戒的数十人，都剃净了头发戴着新的披肩，举止严肃而有法度，排列侍奉在师傅左右。队列中忽然有一位尼姑问老师：“这位官员岂不是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吗？”老师说：“对。”又说：“使我报了家仇，洗雪了冤仇耻辱，多亏了这位判官的恩德啊！”她看着我悲伤的哭泣，我却不认识她，就询问她这样说的原由。小娥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小娥，就是从前讨饭的那个寡妇。判官当时为我分析出了申兰、申春二贼的名字，难道没有回忆起来吗？”我说：“开头不记得了，现在就想起来了。”小娥哭了起来，然后便详细地写了记下申兰、申春名字、报了父亲和丈夫的冤仇、志向基本实现的经历和所受的艰苦种种情况。小娥又对我说：“报答判官的恩情，会有机会的。怎能空口说白话呢？”唉，我能分析出两个强盗的姓名，小娥又能终于报了父亲和丈夫的冤仇，神明之道不会不显示出来，从这件事就看得很清楚了。小娥容貌忠厚，说出话来却很深刻，聪明正直，才能特出，烧自己手指，弄瘸自己的腿侍奉佛，决心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于是自从进入佛门，不穿絮帛的衣服，不吃有盐酪的斋饭，除了佛教戒律和思维静虑的修行之道，嘴里不说别的。此后过了几天，小娥告诉我回牛头山，她要乘着小船飘浮在淮水上，到南方四处游览，我们不会再相遇了。君子说：“立下志向决不放弃，终报父、夫之仇，这是气节；做佣工仆役与男人杂处，而没暴露出自己女人的身份，这是贞节。女子的行为，唯有贞和节能自始至终保全就可以了。像小娥，足可以警醒天下的背叛道德、违反伦常的行为，足可以看到正直的男人、孝顺的妇人的节操。我详细地了解上面提到的事，释明哑谜，暗中与鬼神托梦时所说的话符合，也符合人心。知道好事不记下来，不合《春秋》一书的旨意，所以我作了这篇传来表彰赞美这件事。

杨娼传　（房千里撰）

杨娼者，长安里中之殊色也。态度甚都，复以冶容自喜。王公钜人享客，竞邀致席上，虽不饮者，必为之引满尽欢。长安诸儿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产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诸籍中，大售于时矣。岭南帅甲，贵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帅甚悍。先约，设有异志者，当取死白刃下。帅幼贵，喜淫，内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阴出重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馆之他舍。公余而同，夕隐而归。娼有慧姓，事帅尤谨。平居以女职自守，非其理，不妄发。复厚帅之左右，咸能得其欢心。故帅益嬖之。会间岁，帅得病，且不起。思一见娼，而惮其妻。帅素与监军使厚，密遣导意，使为方略。监军乃绐其妻曰：“将军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调者视之，瘳当速矣。某有善婢，久给事贵室，动得人意。请夫人听以婢安将军四体，如何？”妻曰：“中贵人信人也，果然。于吾无苦耳，可促召婢来。”监军即命娼冒为婢以见帅，计未行而事泄，帅之妻乃拥健婢数十，列白挺，炽膏镬于廷而伺之矣。须其至，当投之沸鬲。帅闻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几累于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脱其虎喙，不然，且无及矣。”乃大遗其奇宝，命家僮傍轻舠。卫娼北归，自是帅之愤益深，不逾旬而物故。娼之行适及洪矣，问至，娼乃尽返帅之赂，设位而哭曰：“将军由妾而死，将军且死，妾安用生为？妾岂孤将军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

【译文】

杨娼是长安里巷妓院中特别漂亮的女子，风度很优美，又能把自己打扮得很妖艳而自己感到高兴。王公大人宴请客人时，竞相邀请她到席上。即使不会喝酒的人，也会因为她的陪劝而满饮尽兴。长安的那些年轻人一到她家，几乎到了失去性命、倾家荡产也毫不后悔的地步。由此杨娼的名声在长安城在册的妓女中首屈一指，红极一时。岭南有位带兵的主将某某，是没有官职的贵族的儿子。他妻子本是皇帝外戚的女儿，对待主将很凶狠，率先就约定，假如对她有外心，就用刀杀死他。主将幼年娇贵、好色，但在京中苦于妻子的凶悍，没办法实现自己的心愿。于是暗地里用了很多财物，销去了杨娼的妓女身份，然后带着她到了南海，把她安排在另外房子里住。公事之余就去跟她同住，晚上就偷偷回去。杨娼性情聪明伶俐，事奉主将格外谨慎小心。平日坚守妇女的职责，不合情理的，不乱说；又厚待主将身边的侍从，都能使他们人人满意，所以主将越来越宠爱她。聚会隔了一年，主将得了病，似乎是好不了啦，就想见一见杨娼，但又害怕他的老婆。主将一向跟监军使交情很深，就秘密地派人去转达自己的心意，让他给想个办法。监军于是骗主将的妻子说：“将军病得很厉害，想找一个擅长侍候煎药调药的人来侍候他，这样病会好得快些。我有一个好的婢女，长期侍候贵族人家，行动很善解人意，请夫人选用这个婢女，以便伺候好将军，怎么样？”主将妻子说：“中贵人是诚实的人，果真这样的话，对我没有什么害处，可以赶快把那个婢女召来。”监军就让杨娼扮作婢妇来会见主将。不料，计划刚一实施却被泄露出去。于是主将的妻子就带着健壮的婢女几十人，摆出了一排白木棍，在主将办公处把油锅烧得滚烫，等待着杨娼，打算等她来了，就把她扔到沸腾的油锅里。主将听到后非常惊恐，急忙叫人阻止杨娼前来，并且说：“这是我的想法，几乎连累了她！现在幸亏我还没死，一定要使她脱离虎口，不然，就来不及了。”于是派人给杨娼送去很多奇珍异宝，叫家中年轻仆人驾着轻快的刀形小船，护卫着杨娼回北方去。从此主将的烦闷更加厉害，没过十天就去世了。杨娼北行恰好到了洪州，主将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杨娼就全部返回主将赠送的财物，设了灵位，哭着说：“将军因我而死。将军尚且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呢？我怎么会是辜负将军的人呢？”就撤掉祭奠为将军而死。娼妓是以美色侍候人的，对她们无利的事就不会跟人一心，可是杨娼却能以死报答主将，这是义；退回主将的财物，这是廉。虽是娼妓，她也还是值得赞美的。

非烟传　（皇甫枚撰）

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其比邻天水赵氏第也，亦衣缨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才弱冠矣，时方居丧礼。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乃厚赂公业之阍，以情告之。阍有难色，复为厚利所动，乃令其妻伺非烟间处，具以象意言焉。非烟闻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门媪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持，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以所题密缄之，祈门媪达非烟。烟读毕，吁嗟良久，谓媪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当之。”盖鄙武生麄悍，非良配耳。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曰：“绿惨双娥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封付门媪，令遗象。象启缄，吟讽数四，拊掌喜曰：“吾事谐矣。”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诗去旬日，门媪不复来，象忧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独坐，赋诗曰：“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际，而门媪来传非烟语曰：“勿讶旬日无信，盖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苔笺诗曰：“无力严妆倚绣栊，暗题蝉锦思难穷。近来嬴得伤春病，柳弱花欹怯晓风。”象结锦囊于怀，细读小简，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乌丝阑为回简曰：“春日迟迟，人心悄悄，自因窥觏，长役梦魂。虽羽驾尘襟，难于会合；而丹诚皎日，誓以周旋。况又闻乘春多感，芳履违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忧抑之极，恨不翻飞；企望宽情，无至憔悴。莫孤短韵，宁爽后期；恍惚寸心，书岂能尽？兼持菲什，仰继华藊。诗曰：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门媪既得回简，径赍诣烟阁中。武生为府掾属，公务繁夥，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是时适值生入府曹，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视远如近也。”于是阖户垂幌，为书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每至清风朗月，移玉柱（“柱”原作“桂”，据陈校本改。）以增怀；秋帐冬釭，泛金徽而寄恨。岂期公子，忽贻好音，发华缄而思飞，讽丽句而目断。所恨洛川波隔，贾午墙高，联云不及于秦台，荐梦尚遥于楚岫。犹望天从素恳，神假微机，一拜清光，九殒无恨。兼题短什，用寄幽怀。诗曰：“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鸳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封讫，召门妪，令达于象。象览书及诗，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静室焚香，虔祷以俟息。一日将夕，门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赵郎愿见神仙否？”象惊，连问之。传烟语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谓良时。妾家后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逾惠好，专望来仪。方寸万重，悉俟晤语。”既曛黑，象乃跻梯而登，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花下。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堂中。遂背釭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烟执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缘耳，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愿深鉴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见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欢狎。”言讫，象逾垣而归。明日，托门媪赠烟诗曰：“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烟览诗微笑，因复赠象诗曰：“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封付门媪，仍令语象曰：“赖妾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兹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后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咏寄情，来住频繁，不能悉载。如是者周岁。无何，烟数以细过挞其女奴，奴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曰：“汝慎言，我当伺察之。”后至直日，乃伪陈状请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潜于里门。街鼓既作，匍伏而归。循墙至后庭，见烟方倚户微吟，象则据垣斜睇。公业不胜其忿，挺前欲擒，象觉跳去，业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诘之。烟色动声战，而不以实告。公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深夜，公业怠而假寐。烟呼其所爱女仆曰：“与我一杯水。”水至，饮尽而绝。公业起，将复笞之，已死矣。乃解缚举置阁中，连呼之，声言烟暴疾致殒。后数日，窆于北邙，而里巷间皆知其强死矣。象因变服易名，远窜江浙间。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常与武掾游处，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其夕，梦烟谢曰：“妾貌虽不迨桃李，而零落过之。捧君佳什，愧仰无已。”李生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戟（“戟”原作“战”，据明抄本改。）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数日，李生卒，时人异焉。

【译文】

临淮的武公业，在咸通年间，任河南府功曹参军。他所宠爱的妾名叫非烟，姓步。容貌、举止柔弱艳丽，仿佛承受不了绮罗的衣服似的。她擅长秦地的音乐，喜欢写文章，在敲击名为瓯的乐器方面尤其有功夫，其韵律能跟弦乐、管乐配合得很好。公业很宠爱她。他的近邻是天水籍姓赵的住宅，赵氏也是官宦人家，不过不便把他的名字明白地说出来。他的儿子名叫象，清秀端庄有文采，才二十岁。当时赵象正处于守丧期间。忽然有一天，赵象从南墙的缝隙中偷偷地看见了非烟，一下子好像精神和魂魄全都丧失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便用很多财物贿赂公业的看门人，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看门人露出为难的脸色，但那么多的财物又使他很动心，于是就叫他的妻子在非烟闲着没事时，把赵象的心事全部向她说了。非烟听了，只含笑斜眼凝视却没说什么。看门的老太婆把情况全告诉了赵象，赵象高兴得发狂，不禁心摇意荡，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于是取出“薛涛笺”，在上面写了一首绝句：“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把写的诗密封好，请看门老太婆送给非烟。非烟读完了，感慨叹息了好久，然后对老太婆说：“我也曾偷偷看到过赵郎，才貌很好，可惜我这辈子没有福分，不能配上他。”这话的含意其实是鄙视武公业的粗鲁、凶暴，不是理想的配偶，便又答复了一首诗，写在“金凤笺”上，说：“绿惨双娥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非烟把诗封好交给了看门的老太婆，叫她送给赵象。赵象打开信封，把诗吟诵了好多遍，拍着手高兴地说：“我的事情成功了！”便又用“剡溪玉叶纸”，作诗答谢说；“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赵象的诗送去了十天，看门的老太婆也没来。赵象忧虑害怕事情泄露出去，或者非烟反悔。春天的一个晚上，赵象在前院里独坐，作诗道：“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第二天，早晨起来吟诵时，看门老太婆却来传达非烟的话，说：“不要奇怪十天没有消息，是因为飞烟身体稍有不适。”于是交给赵象一个连蝉锦香囊和写在“碧苔笺”上的诗。诗写道：“无力严妆倚绣栊，暗题蝉锦思难穷。近来嬴得伤春病，柳弱花欹怯晓风。”赵象把锦囊系到怀中，仔细读小小的书信。又怕非烟思虑，加重病情，于是剪下一块“乌丝阑”写回信说：“春天使人懒洋洋的，又那么长，而人内心又很忧愁，自从偷偷看见了你，在梦中也总想念。虽然像神仙与凡人，难以相会，但我一片赤诚之心可以对日发誓：我一定要永远追随着你。何况又听到你因春伤感、玉体不适，减损冰雪一样美好的身体，蕙兰一样的气息抑郁不畅，我因此而忧愁郁闷到极点，恨不得一下子飞到你身边。盼望你宽心，不可劳累，不要辜负我在短诗里所表达的意思。哪里就会没有再见面的日子？我的心也恍惚不安，信里哪能写得完呢？再送去一首浅薄的诗，来仰攀、接续您的华美的诗篇。诗是：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看门老太婆拿到回信后，径直送到了非烟住的内室中。武公业是府中的属官，公务繁多，有时几天晚上值班一次，有时一整天不回家。当时恰好赶上武公业到府曹去办公，非烟便拆开书信，仔细地研究信中含义。过了一阵，她长长叹息说：“男人的志向，女子的心愿，情意投合，心灵相通，即使在远处也就像在近处。”于是关上门，放下帷幕，写信说：“我很不幸，幼年时就失去了父亲，中间被媒人欺骗，于是跟一个小人结合。每到风清月朗的时候，我弹琴反而增加了怀念；秋天在帐中，冬天在灯前，也只能用琴寄托我的遗憾。哪里想到，公子您忽然送给我美好的信息。打开华美的信封我不由思绪飞腾；吟诵优美的词句，使我望眼欲穿。遗憾的是洛水上有波浪隔断，贾午周围的墙却很高，想联结巫山的云，却无秦穆公筑的凤台，想梦中荐枕却离楚山太远。希望上天能顺从我一向的恳切愿望，神仙能给我一点机会，能使我拜见您的尊容一次，即使让我死上多次，我也没有怨恨。再写一短诗，用它传送我深深的情怀。诗是这样的：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鸳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封好了诗、信后，把看门老太婆叫来，让她送给赵象。赵象看了信和诗，因为非烟情意渐渐亲切，而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只在肃静的房间里烧香，虔诚地祷告以等待好消息。有一天将要黄昏时，看门老太婆快步走来，边笑边拜见说：“赵郎君愿意见见神仙吗？”赵象很惊讶，连忙询问。老太婆传达非烟的话说：“今晚功曹到府里值夜班，可以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妾家的后院就是郎君家前墙，如果你对我的情义没改变，我专候你的到来。我心中的千言万语，全等见面时再说吧。”天晚后，赵象就踏着梯子登上了墙头，非烟已叫人在墙根处重叠地摆上了榻，让赵象踩榻而下。赵象下来后，看见非烟化了妆，穿戴得很漂亮，站在花下。互相拜见后，都高兴到极点了，以致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二人携手从后门进入正屋，就背着灯光，放下了帐子，尽情尽欢地表达了缠绵的情意。等到早晨的钟声刚响，非烟拉着赵象的手哭着说：“今天相遇，是前世的因缘罢了，不要认为我没有美好、坚定的品行，如此放荡；只不过因为您的风度才情，使我控制不了自己，希望您能深深地理解我。”赵象说：“您生成世上少有的美貌，显露出高于常人的心性，我已经向鬼神发过誓，愿意永远为您献上我的亲密。”说完了，赵象越墙回到自己家。第二天，赵象托看门的老太婆赠给非烟一首诗；“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非烟看了诗后微微一笑，于是又赠给赵象一首诗：“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把诗封好又交给了看门老太婆，仍叫告诉赵象说：“幸亏我还能作几篇小诗，不然的话，你还能摆出多少才学？”此后不到十天，常能在后院约会一次，诉说彼此间的微妙的思念之情，尽情地实践从前的心愿。他们认为这事鬼神也不会知道，天和人都帮助他们。有时他们一起观赏景物，作诗文寄托感情。他们来往频繁，也不能一一记载。像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不久，非烟屡次因为小的过失鞭打她的婢女。婢女怀恨在心，找了一个机会把情况全都告诉了武公业。武公业说：“你说话要谨慎，我会找机会了解这个情况。”后来到了轮值的日子，公业就假托有事情，向长官请了假。到了黄昏，公业装着像平常那样去值夜班的样子，但却藏在小巷的门口。等到街上更鼓声响了以后，就爬着回到了家。顺着墙根到了后院，看见非烟正倚着门低声吟诵，而赵象却按着墙在那斜看非烟。公业非常愤怒，冲上前去想捉住赵象，赵象发觉后跳下墙逃跑。公业跟赵象搏斗，扯下了他的半截短衣。公业于是进到屋里，把非烟喊出来进行盘问。非烟变了脸色，声音颤抖，却没说实情。公业更加气愤，就把非烟捆到大柱子上，用鞭子打出血来。非烟只是说：“活着能互相亲近，死了也没什么遗憾。”夜深了，公业疲倦了，坐在那儿打盹。非烟招呼她最喜欢的婢女说：“给我一杯水。”水拿来了，非烟喝完了就断了气。公业站起来，想再鞭打她。但一看已经死了，便从柱子上解下来抱着放在内室中。连连呼唤，声称非烟暴病而死。此后过了几天，埋葬在北邙山上。可是里弄中的人都知道她是死于非命的。赵象于是换了衣服改了名字，远远地逃到江浙一带。洛阳的有才德的读书人中有崔生和李生，常跟武功曹交游相处。崔生作了一首诗的末句是：“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那晚上，梦见非烟来感谢说：“我的容貌虽然赶不上桃李，可是凋落的情形却超过它们。捧读您的佳作，惭愧仰慕不停。”李生的诗的末句说；“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那晚上，李生梦见非烟用手指着他说：“读书人有百种品德，您全具备了吗？何至于一定要傲慢地用一两句话来诋毁我呢？应当委屈您到阴间当面解释清楚。”不几天，李生就死了。当时的人对此觉得很奇怪。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

灵应传

灵应传

泾州之东二十里，有故薛举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广袤数里，蒹葭丛翠，古木萧疏，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测其浅深者，水族灵怪，往往见焉，乡人立祠于旁，曰“九娘子神”，岁之水旱祓禳，皆得祈请焉，又州之西二百余里，朝那镇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肸蚃灵应，则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节度使周宝在镇日，自仲夏之初。数数有云气，状如奇峰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兴，至于激迅风，震雷电，发屋拔树，数刻而止。伤人害稼，其数甚多。宝责躬励己，谓为政之未敷，致阴灵之所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视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寝犹未熟，见一武士冠鍪被铠，持钺而立于阶下，曰：“有女客在门，欲申参谒，故先听命。”宝曰：“尔为谁乎？”曰：“某即君之阍者，效役有年矣。”宝将诘其由，已见二青衣历阶而升，长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来告谒，故先使下执事致命于明公。”宝曰：“九娘子非吾通家亲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犹未终，而见祥云细雨，异香袭人。俄有一妇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质窈窕，凭空而下，立庭庑之间。容仪绰约，有绝世之貌。侍者十余辈，皆服饰鲜洁，有如妃主之仪。顾步徊翔，渐及卧所。宝将少避之，以候期意。侍者趋进而言曰：“贵主以君之高义，可申诚信之托，故将冤抑之怀，诉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难乎？”宝遂命升阶相见，宾主之礼，颇甚肃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气充庭，敛态低鬟，若有忧戚之貌。宝命酌醴设馔，厚礼以待之。俄而敛袂离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园，绵历多祀，醉酒饱德，蒙惠诚深。虽以孤枕寒床，甘心没齿，茕嫠有托，负荷逾多。但以显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于情礼，岂暇缄藏？倘鉴幽情，当敢披露。”宝曰：“愿闻其说。所冀识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显为辞？君子杀身以成仁，狥其毅烈；蹈赴汤火，旁雪不平，乃宝之志也。”对曰：“妾家世会稽之鄮县，卜筑于东海之潭，桑榆坟陇，百有余代。其后遭世不造，瞰室贻灾，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祸。纂绍几绝，不忍戴天，潜遁幽岩，沈冤莫雪。至梁天监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龙宫，入枯桑岛，以烧燕奇味，结好于洞庭君宝藏主第七女，以求异宝。寻闻家仇庾毗罗，自鄮县白水郎，弃官解印，欲承命请行，阴怀不道。因使得入龙宫，假以求货，覆吾宗嗣，赖杰公敏鉴，知渠挟私请行，欲肆无辜之害，虑其反贻伊戚，辱君之命。言于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县欧越罗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虑其后患，乃率其族，韬光灭迹，易姓变名，避仇于新平真宁县安村。披榛凿穴，筑室于兹，先人弊庐，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为灵应君，寻受封应圣侯；后以阴灵普济，功德及民，又封普济王，威德临人，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良人以世袭猛烈，血气方刚，宪法不拘，严父不禁，残虐视事，礼教蔑闻。未及期年，果贻天谴，覆宗绝嗣，削迹除名。唯妾一身，仅以获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终违命。王侯致聘，接轸交辕，诚愿既坚，遂欲自劓。父母怒其刚烈，遂遣屏居于兹土之别邑，音问不通，于今三纪。虽慈颜未复，温清久违，离群索居，甚为得志。近年为朝那小龙，以季弟未婚，潜行礼聘，甘言厚币，峻阻复来。灭性毁形，殆将不可。朝那遂通好于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权徙居于王畿之西，将质于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夺，乃令朝那纵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余人，付以兵仗，逆战郊原，众寡不敌，三战三北，师徒倦弊，掎角无怙。将欲收拾余烬，背城借一，而虑晋阳水急，台城火炎。一旦攻下，为顽童所辱，纵没于泉下，无面石氏之子。故《诗》云：'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此卫世子孀妇自誓之词。又云：'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邵伯听讼，衰乱之俗微。（“微”原作“兴”，据陈校本改。）贞信之教兴，（“兴”原作“微”，据陈校本改。）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贞女也。今则公之教，可以精通显晦，（“晦”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贻范古今。贞信之教，故不为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余力，少假兵锋，挫彼凶狂，存其鳏寡。成贱妾终天之誓，彰明公赴难之心。辄具志诚，幸无见阻。”宝心虽许之，讶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观其词，乃曰：“边徼事繁，烟尘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虏，芜没者三十余州。将议举戈，复其土壤，晓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举。空多愤悱，未暇承命。”对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为城，汉水为池，尽有荆蛮之地。籍父兄之资，强国外连，三良内助。而吴兵一举，鸟迸云奔，不暇婴城，迫于走兔，宝玉迁徙，宗社凌夷，万乘之灵，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师于嬴氏，血泪污于秦庭，七日长号，昼夜靡息。秦伯悯其祸败，竟为出师，复楚退吴，仅存亡国。况芊氏为春秋之强国，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尽兵穷，委身折节，肝脑涂地，感动于强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贞，狂童凌其寡弱，缀旒之急，安得不少动仁人之心乎？“宝曰：“九娘子灵宗异派，呼吸风云，蠢尔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于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对曰：“妾家族望，海内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罗水，皆中表也。内外昆季，百有余人，散居吴越之间，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亲。若以遣一介之使，飞咫尺之书，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罗水，率维扬之轻锐，征八水之鹰扬。然后檄冯夷，说巨灵，鼓子胥之波涛，混阳侯之鬼怪，鞭驱列缺，指挥丰隆，扇疾风，翻暴浪，百道俱进，六师鼓行，一战而成功。则朝那一鳞，立为齑粉；泾城千里，坐变污潴。言下可观，安敢谬矣。顷者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水穷鳞。寻毙外祖之牙齿，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史传具存，固非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于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销声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诚款，终以多事为词，则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责也。”宝遂许诺，卒爵撤馔，再拜而去。宝及晡方寤，耳闻目览，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于湫庙之侧。是月七日，鸡初鸣，宝将晨兴，疏牖尚暗。忽于帐前有一人，经行于帷幌之间，有若侍巾栉者。呼之命烛，竟无酬对，遂厉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灯烛见迫也。”宝潜知异，乃屏气息音，徐谓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对曰：“某即九娘子之执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师徒，救其危患，但以幽显事别，不能驱策。苟能存其始约，幸再思之。”俄而纱窗渐白，注目视之，悄无所见。宝良久思之，方达其义。遂呼吏，命按兵籍，选亡没者名，得马军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数内选押衙孟远，充行营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回戍庙之卒。见于厅事之前，转旋之际，有一甲士仆地，口动目瞬，问无所应，亦不似暴卒者。遂置于廊庑之间，天明方悟。遂使人诘之，对曰：“某初见一人，衣青袍，自东而来，相见甚有礼。谓某曰：'贵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尽诚款。假尔明敏，再通幽情，幸无辞免也。'某急以他词拒之，遂以袂相牵，懵然颠仆。但觉与青衣者继踵偕行，俄至其庙，促呼连步，至于帷薄之前。见贵主谓某云：'昨蒙相公悯念孤危，俾尔戍于弊邑。往返途路，得无劳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师，深惬诚愿。观其士马精强，衣甲铦利，然都虞候孟远，才轻位下，甚无机略。今月九日，有游军三千余，来掠我近郊。遂令孟远领新到将士，邀击于平原之上，设伏不密，反为彼军所败。甚思一权谋之将，俾尔速归，达我情素。'言讫，拜辞而出，昏然似醉，余无所知矣。”宝验其说，与梦相符。意欲质前事，遂差制胜关使郑承符以代孟远。是月三日晚，衙于后球场，沥酒焚香，牒请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胜关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来，关使暴卒。”宝惊叹息，使人驰视之，至则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败坏。其家甚异之。忽一夜，阴风惨冽，吹砂走石，发屋拔树，禾苗尽偃，及晓而止。云雾四布，连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声，划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数息，其家剖棺视之，良久复苏。是夕，亲邻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诘其由，乃曰：“余初见一人，衣紫绶，乘骊驹，从者十余人，至门下马，命吾相见。揖让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贵主得吹尘之梦，知君负命世之才，欲遵南阳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兹礼币，聊展敬于君子。而冀再康国步，幸不以三顾为劳也。'余不暇他辞，唯称不敢。酬酢之际，已见聘币罗于阶下，鞍马器甲锦彩服玩橐鞬之属，咸布列于庭。吾辞不获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车，所乘马异常骏伟，装饰鲜洁，仆御整肃。倏忽行百余里，有甲马三百骑已来，迎候驱殿。有大将军之行李，余亦颇以为得志。指顾间，望见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沟洫深浚，余惚恍不知所自。俄于郊外，备帐乐，设享。宴罢入城，观者如堵，传呼小吏，交错其间，所经之门，不记重数。及至一处，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马易衣，趋见贵主。贵主使人传命，请以宾主之礼见。余自谓既受公文器甲临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坚辞，具戎服入见。贵主使人复命，请去橐鞬，宾主之间，降杀可也。余遂舍器仗而趋入，见贵主坐于厅上，余拜谒，一如君臣之礼。拜讫，连呼登阶，余乃再拜，升自西阶。见红妆翠眉，蟠龙髻凤而侍立者，数十余辈；弹弦握管，花异服而执役者，又数十辈；腰金拖紫，曳组攒簪而趋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轻裘大带，白玉横腰，而森罗于阶下者，其数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数辈，差肩接迹，累累而进。余亦低视长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数人，皆令预坐，举酒（“酒”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进乐。酒至贵主，敛袂举觞，将欲兴词，叙向来征聘之意。俄闻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贼步骑数万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寻已入界。数道齐进，烟火不绝，请发兵救应。'侍坐者相顾失色，诸女不及叙别，狼狈而散。及诸校降阶拜谢，伫立听命。贵主临轩谓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急，悯其孤茕，继发师徒，拯其患难。然以车甲不利，权略是思。今不弃弊陋，所以命将军者，正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为辞，少匡不迨。'遂别赐战马二疋，黄金甲一副，旌旗旄钺，珍宝器用，充庭溢目，不可胜计。彩女二人，给以兵符，锡赉甚丰。余拜捧而出，传呼诸将，指挥部伍，内外响应。是夜出城，相次探报，皆云，贼势渐雄。余素谙其山川地里，形势孤虚，遂引军夜出。去城百余里，分布要害，明悬赏罚，号令三军，设三伏以待之。迟明，排布已毕。贼汰其前功，颇甚轻进，犹谓孟远之统众也。余自引轻骑，登高视之，见烟尘四合，行阵整肃。余先使轻兵搦战，示弱以诱之。接以短兵，且战且行。金革之声，天裂地坼。余引兵诈北，彼亦尽锐前趋，鼓噪一声，伏兵尽起，千里转战，四面夹攻。彼军败绩，死者如麻，再战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从亡之卒，不过十余人。余选健马三十骑追之，果生置于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润原野，腥秽荡空，戈甲山积。贼帅以轻车驰送于贵主，贵主登平朔楼受之。举国士民，咸来会集，引于楼前，以礼责问，唯称死罪，竟绝他词。遂令押赴都市腰斩。临刑，有一使乘传，来自王所，持急诏，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轻吾过。'贵主以父母再通音问，喜不自胜，谓诸将曰：'朝那妄动，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违命，乃贞节也；今若又违，是不祥也。'遂命解转，使单骑送归，未及朝那，已羞而卒于路。余以克敌之功，大被宠锡，寻备礼拜平难大将军，食朔方一万三千户。别赐第宅，舆马宝器，衣服婢仆，园林邸第，旌旜铠甲。次及诸将，赏赉有差。明日大宴，预坐者不过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来侍坐，风姿艳态，愈更动人。竟夕酣饮，甚欢。酒至贵主，捧觞而言曰：'妾之不幸，少处空闺，天赋孤贞。不从严父之命，屏居于此三纪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邻童迫胁，几至颠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将军之雄武，则息国不言之妇，及为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终天不忘。'遂以七宝钟酌酒，使人持送郑将军。余因避席，再拜而饮。余自是颇动归心，词理恳切，遂许给假一月，宴罢出。明日，辞谢讫，拥其麾下三十余人返于来路，所经之处，闻鸡犬，颇甚酸辛。俄顷到家，见家人聚泣，灵帐俨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缝之中，余欲前，而为左右所耸。俄闻震雷一声，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产，唯以后事付妻孥。果经一月，无疾而终。其初欲暴卒时，告其所亲曰：“余本机钤入用，效节戎行。虽奇功蔑闻，而薄效粗立。洎遭衅累，谴谪于兹，平生志气，郁而未申。丈夫终当扇长风，摧巨浪，摧（“摧”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太山以压卵，决东海以沃萤。奋其鹰犬之心，为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当有所受，与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举城，晨发十余里，天初平晓，忽见前有车尘竞起，旌旗焕赫，甲马数百人，中拥一人，气概洋洋然。逼而视之，郑承符也。此人惊讶移时，因伫于路左，见瞥如风云，抵善女湫。俄顷，悄无所见。

【译文】

泾州的东面二十里的地方，有个从前的薛举城，城角有个善女潭，宽广有好几里，一丛丛苍翠色的芦苇，古老的大树稀稀落落地生长着，潭水清彻碧绿，没有人能测量出潭水的深浅。水中生物的神灵怪物，常常在潭里出现。乡里人在潭水边建立祠庙，庙里供奉的是“九娘子神”。每年发大水，出现旱灾时，都举行消灾的仪式，全都到这里向神灵祈祷。还有在泾州西面二百里的地方，朝那镇的北面，有个潭水神，因地起名，叫朝那神。朝那神的神灵感应的应验，还排在善女的前面。乾符五年，节度使周宝镇守这里的时候，从仲夏的初期开始，多次出现云气，样子形状有象奇异山峰的，有象美女的，有象老鼠象老虎的，从两个潭水中升起。后来发展到激起猛烈的风，打雷闪电，掀起房盖，拔起大树，几刻的时间就停止了，使人受伤，使庄稼受害，受害的人和物很多。周宝责备并勉励自己，说是由于自己在这地方治理得不妥善，才遭受神灵的谴责。到六月五日这一天，在官府里办完事情休息时，昏沉沉地想睡觉，因而解下头巾靠在枕头上，还没睡熟，看见一个武士戴着头盔穿着铠甲，拿着钺站在台阶下面，说：“有个女客人在门外，想来参见你，所以先来问问你。”周宝说：“你是什么人呢？”回答说：“我就是你的看门人，效力、办事有好几年了”。周宝想询问原因，已经看见两个穿青衣的人踏着台阶走上来，跪在周宝面前说：“九娘子从郊外的别墅专程来到这里会见你，所以先派手下管事的人向明公传达一下。”周宝说：“九娘子也不是我的亲属，怎敢随便地就见面呢？”话还没说完，就看见祥云细雨，奇异的香味迎面扑来，不久有一个妇女，年龄大约十七八岁，衣服裙子洁白淡雅，身材苗条，从天上下来，站在庭院走廊之间，面貌姿态很轻柔美丽，有超绝人世的美貌，侍奉她的有十多个人，衣服装饰都很新鲜干净，有点象是妃主的仪态。顾盼走路轻盈灵活，慢慢地走到周宝的卧室，周室准备稍微避开一下，来听听她的来意。侍奉的人走进屋去说：“我们的贵主因为你是个有高尚道义的人，可以向你申诉真诚的托咐，所以才想把受冤屈而压抑的心怀，向你诉说，你能忍心不去解救她的急难吗？”周宝于是让她们走上台阶见面。宾主之间互相行礼，很严肃恭敬，走到榻前坐下，周围是吉祥的烟气，紫气充塞着庭院，她收敛起笑容低垂着头，象是心中十分忧愁悲伤的样子。周宝让人倒酒上菜，用优厚的礼节来接待她，不一会，她收敛起衣袖离开宴席，来回地走着说：“我因为住在郊外的别墅里，多年来享受祭祀，供给酒食的恩德，使我承受了很深的恩惠。虽然我心甘情愿孤独地生活到死去，你们的祭祀使我这个孤独的人有了依靠，而我身上的责任也更大。只因阳间和阴间是根本不同的，行为举止也互相地不和谐，今天是被情理所逼迫，怎么还能隐藏自己的心思？如果你能够理解我的难以诉说的心情，我才敢向你说说。”周宝说：“我愿意听听你的诉说，我希望能知道你的宗族系统，如果能够帮助你，怎么敢以阳间和阴间之不同做为托辞呢？君子为了实现仁，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为了刚毅贞烈的事而献身，赴汤蹈火，帮助洗刷不公正的冤情，是我的志愿。”她回答说：“我家世代居住在会稽郡的鄮县，选择在东海的一个深潭里居住，世代繁衍，已经一百多代。后来遭遇世变，流离失所，眼看着家室遭受灾难，一家五百人全都被庾氏的一把火烧得几乎死光了，我忍受不了这不共戴天的仇恨，就偷偷地逃到幽深的山里，久未伸雪的冤屈不能洗刷干净。到了梁朝天监年间的中期，梁武帝好奇，找人沟通了龙宫，进入枯桑岛，用火烤燕子的奇异香味，和洞庭君的宝藏主的第七个女儿结成友好，想求得奇异的宝物。接着又听说我家的仇人庾毗罗，在鄮县的白水郎的位置上，丢掉了官位和官印，想接受武帝的命令请求让自己前去，暗中却心怀鬼胎，假如派他去龙宫，假借寻求宝物，想消灭我们的家族。幸亏杰公明察，知道他是挟带着私心来请求出使的，想要肆无忌惮地伤害无辜的人，担心他会反而带来麻烦，给国君的使命带来耻辱，就把这事说给武帝听，武帝就制止了他，就派合浦郡落黎县欧越地方的人罗子春代替他去出使。我的祖先，羞于和庾氏一起活在天地之间，担心他会带来后患，就率领全族的人，藏起锋芒，不暴露行踪，改变了姓名，到新平真宁县安村去躲避仇人，砍去榛丛，挖掘地基，在那里建筑房屋居住，祖先的居住地和这里就成了一南一北互不相干了。我们到现在已经在这里住三代了，开始时人称灵应君，接着封为应圣侯，后来因为以阴间精灵的身份而普遍地帮助世人，功德普及到百姓的身上，又被封为普济王，威信和德行被人民所了解，世人很重视。我就是普济王的第九个女儿，成年后嫁给了象郡石龙的小儿子，我的丈夫因为世代遗传的暴躁刚烈的性格，血气方刚，不遵守法规，严父也管不了他，处理事情残忍暴虐，蔑视礼教，不到一年的时间，果然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宗族灭亡，儿女也死光了，削去了爵位，除去了姓名。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父母打算让我改嫁，我没有答应。王侯之家前来说媒的，车子连着车子。我的想法是真诚的坚定的，于是打算自杀，父母因我的性格刚烈而生气，就打发我居住到那个地方的另一个城里去，不通音信，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虽然不能再看见父母，母女之间的温情也早就没有了，离开人群孤独地生活，却正符合我的心意。近年来有个朝那小龙，因他的小弟弟没有结婚，偷偷地送来聘礼，说着甜言蜜语，被严厉拒绝后还来，他就是消灭我的本性，毁去我的形体，我也不答应。朝那就和我的父母结交通好，想成就他的好事，于是让他的小弟弟暂时搬到我父亲的领地西面去住，准备让他留在我父亲的身边作人质，好成就婚姻。父亲知道我的志向不能动摇，就指使朝那用武力逼迫我，我也率领家中五十多个仆人，用武力来反抗，在郊外的原野上交战起来。因为敌众我寡，打不过他们，打了三次仗，失败了三次，兵士们疲乏劳累，不能互相依靠，互相帮助。准备集中起剩余的力量，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但是又考虑到敌人来势汹汹，一旦失败，被那顽劣的小子侮辱，即使是死后到了阴间去，有什么脸去和丈夫见面？《诗经》中说：'荡着小小柏木船，浮在河中间，那人刘海两边垂，实在是我的好侣伴，爱他到死心不变，我的娘啊我的天，怎不体谅我的心愿。'这首诗是卫国世子的寡妻自己发誓愿的话。又说：'谁说老鼠没有牙？怎么打通我家墙？谁人说你没成家？凭啥逼我来诉讼！虽然逼我来诉讼，我也坚决不顺从！'这是邵伯听了诉讼而作的诗。颓废混乱的风俗衰败下去，忠贞诚实的教化兴起，那么，强暴的男人，就不能侵犯忠贞的女子。现在，你的教化，能够沟通阴阳两界，给现在和将来留下范本，你的忠贞诚实的教化，本来就超过了姬奭的成就。希望能凭借你的一点力量，稍微借给一点兵器，使那个凶恶狂妄的小子受到挫折，使鳏夫寡妇能够活下去，完成我这一生的誓言，传播你帮助危难者的心意。我说的完全是真诚的想法，请你不要拒绝我。”周宝在心里虽然应许了她，因为惊讶她的辩才和博学，所以想用别的事拒绝她，来琢磨研究她说的话，于是说：“边界的战事太多，战争的烟尘就在眼前，朝廷因为西部边疆被敌人占领，三十多个州变得一片荒芜，准备起兵收复国土。我一早一晚都在恭候命令，自己也不敢说安全，不知哪天晚上或早晨，前锋就要出发，我白白地有一腔义愤都说不出来，没有时间接受你的要求。”她回答说：“从前楚昭王以方城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完全占有楚国的土地，凭借着父兄留下来的基业，对外联合强国，三个贤良的人做内助。可是吴国的军队一起兵，楚国就象鸟儿在乌云中翻滚一样地垮台了，连据城自守的时间都没有，被逼得象一只逃命的兔子。宝玉被抢走了，宗庙社稷受到破坏，万乘之尊的国王，却不能保护先王的朽骨。等到申包胥向秦国乞求出兵的时候，他的血水和泪水弄脏了秦国的朝堂，一连七天长声哭叫，白天黑夜地哭，也不休息。秦伯可怜他的国家的灾祸和失败，竟然为他出了兵，恢复楚国，打退了吴国，使灭亡了的国家存活下来，况芊氏是春秋时代的强者，申包胥是衰败了的楚国的大夫，却在弓箭用光，兵力穷尽的时候，委屈自己放弃平日的志气节操，竭尽忠诚，牺牲一切，感动了强大的秦国。何况我只是一个弱女子，父母责备我孤傲忠贞，狂妄的小子欺凌我孤寡力弱，我被人挟制，处境危急，怎能不稍稍打动仁爱之人的心呢？”周宝说：“九娘子是神灵一类人物，一呼一吸之间就风云变幻，那些愚昧的老百姓，本来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怎么会向世俗之人示弱，自己又觉得困苦到这种程度呢？”她回答说：“我的家族的名望，天下人全都知道，象彭蠡湖和洞庭湖，住的全是外祖父的宗族；陵水和罗水，全是中表亲属；堂兄弟和表兄弟，有一百多人，零散地居住在吴越一带，各有各的领地。主管咸京八水的，一半是我的宗亲。如果派遣一名使者，快速送去一封信，告诉彭蠡湖和洞庭湖的亲属，召集起陵水和罗水的中表亲戚，率领着扬州一带的轻锐部队，聚集起八水的威武的勇士，然后传檄文给天神冯夷，游说巨灵神，鼓动起伍子胥的复仇波涛，再派遣波涛之神手下的鬼怪，驱赶着闪电，指挥着雷神，扇动起狂风，翻腾起巨浪，一百路人马一起前进，王者之师按令而行，一战就能成功。这样的话，朝那这个鳞虫，立刻会变成齑粉，泾州城千里之内，就变成了污秽的水塘。我说的都是可以想象到的，怎么敢瞎说呢？从前，泾阳君和我的洞庭湖外祖父，世代结为婚姻，后来因为夫妻不和谐，抛弃了年轻妻子，钱塘君一怒之下，杀伤了生灵，危害了庄稼，大水环绕着高山，淹没了丘陵，泾水中的鱼类死光，接着又杀死了我外祖父的手下人马。现在泾水边上车轮和马蹄的印迹还在，史书记载依然可查，本来就不是瞎说的。我又因为丈夫家庭的罪孽而得罪了上天，还未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才隐藏起来不公开露面，因而才象这样的困苦自己。你如果不能出自真诚的心愿，始终以事情多当作托辞，那么刚才说的话，就躲避不了上帝的责罚了。”周宝于是答应了她，喝完酒撤去宴席，拜了又拜才离开。周宝到了黄昏时才清醒过来，耳朵里听到的，眼睛看见的，恍恍惚惚地象是就在眼前。第二天，就派了一千五百个士兵，守护在湫庙的附近。这个月的第七天，鸡刚叫，周宝刚要起床，窗户上还挺暗的时候，忽然在帐前有一个人，行走在布幔之间，就象是侍奉洗涮梳头的仆人。他招呼点上蜡烛，那人竟然不回答，于是厉声地喝斥，他才说：“阴阳之间是有隔阂的，希望你不要用灯光来逼迫我。”周宝才知道事情异常，就屏住气息，慢慢试探地对他说：“难道你是九娘子吗？”他回答说：“我是九娘子的管家，昨天承蒙你借给我们士兵，挽救了我们的一场灾难，但是因为阴阳有别，我们不能指挥他们，如果能够保持我们开始时的约定，请你再想想这件事。”不一会纱窗渐渐发白，集中眼神看，静悄悄地什么也看不见，周宝思考了很久，才明白他说的意思。于是叫来官吏，命令他按照兵士的名册，选出死亡者的名字，得到骑兵五百人，步兵一千五百人，在名单之中选出押衙官孟远，担任行营都虞侯，写成公文送到善女湫神。这个月的十一日这天，调回了护卫神庙的士兵，站在厅堂前，转瞬之间，有一个穿甲衣的士兵跌倒在地，口能张，眼也能动，问他话却不能回答，也不象是突然死亡的样子，就把他放在走廊之间，天亮时才苏醒过来。于是派人询问他，他回答说：“我开始时看见一个人，穿着青袍，从东面走来，看见我时，很有礼貌，对我说：'我家主人蒙受了相公的最大的恩情，把我们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可是也没有完全尽到诚意，这才借助于你的聪明机敏，再一次沟通隐秘难言的感情，请你不要推辞。'我急忙用别的理由拒绝他，他就牵着我的衣袖，我迷迷糊糊地跌倒了，只觉得与青衣人一块行走，不一会走到一座庙里，他催促我小步快走，走到帐幕跟前，看见了贵主人，对我说：'昨天蒙相公可怜我孤弱危急，派你们坚守在我的领地，来来往往走在路上，怎能不劳累？我最近承蒙相公又借给我士兵，心里深感相公的诚意。看那些士兵和战马精明强干，甲衣和武器都很锋利，可是都虞侯孟远，才能很小，地位低下，一点也没有机变谋略。这个月的九日，有三千多个散兵，来掠夺我的近郊，就让孟远率领新到的将士，约定在平原上战斗。由于预设的埋伏不机密，反而被敌人的军队打败。我很想得到一位精通权变和谋略的将军，请你赶快回去，传达我的想法。'说完，我行了礼，告别出来，昏沉沉的象醉了一样，其余的就不知道了。”周宝验证他的说法，竟与自己的梦符合，于是派遣制胜关使郑承符来代替孟远。这个月的十三日晚上，在衙后的球场上，洒酒烧香，发公文请九娘子神接收管理。到了十六日这一天，制胜关报告说：“这个月的十三日夜间，三更天的时候，关使突然死亡。”周宝惊奇叹息，派人骑马去看望他，去了一看果然死了，只是心窝和后背不冷，大夏天停放尸体，也没有腐坏。他的家人很奇怪。忽然有一天晚上，阴冷凄惨的风，吹走了砂石，掀开屋顶拔出大树，庄稼苗全都伏在地上，到天明才停止，云雾在四周密布，一连几天也不散开。到了晚上，有一声迅猛的雷声，就象把天划开一样，郑承符忽然几次呻吟呼吸。他的家里人打开棺材看视他，很久后才苏醒过来，这天晚上，亲属邻居全聚在一起，又悲又喜。连续两天晚上都是这样。家里的人询问原因，他才说：“我开始时看见一个人，穿着紫色衣服，骑着黑马，跟从着十多个人，到了门前下马，让我去见他。彼此作揖谦让应酬了一会儿，他手里捧着一个公文交给我说：'我们的主人做了一个得良相的梦，知道你有闻名于世的才能，准备遵照南阳诸葛亮的故事，想要消灭邦国的仇敌，派我带着这些礼物钱财，略微表示一下敬意。希望你出山之前，请不要以三顾的劳累要求我的贵主'。我来不及说别的话，只是连说不敢。正在互相应酬的时候，有人已经把聘礼并排放在台阶之下；带鞍的马，武器和铠甲，锦缎彩帛，服装古玩，以及盛弓和箭的器具。我推辞，他们执意不肯，就拜了又拜接受了。他督促我上车。他们骑的马非常神骏高大，装饰得鲜艳洁净，仆人骑的马也很整齐利索。一瞬间走了一百多里，这时有三百个骑兵前来迎接，我被引到一个高大的堂屋，里面准备了大将军使用的行李，我也觉得很得志。指指点点顾盼之间，看见一个大城，城上的齿状矮墙十分高大，护城河极深，我恍恍惚惚地不知道从哪里来。不久，在郊外准备了帐幕和舞乐，安排酒宴。宴会结束后，进入城里。观看我们的人形成人墙，传递消息的小官吏，交错地出现在人群里。经过的门，记不住有多少重。等到了一个地方，象是公署的样子，左右的人让我下马更换衣服，快些去见贵主。贵主派人传出命令，我们以宾主的身份会见。我说自己既然接受了公文、武器、铠甲和临敌用之器具，就是臣子，坚决不同意。身穿军服进去参见，贵主派人传达命令，除去盛放弓和箭的器具，宾主之间，降低一下礼节的等级。我就舍去器杖然后快步进去，看见贵主坐在厅上，我上前拜见，像君臣之礼一样。行礼完毕，就听连连招呼我登上台阶，我就又行了礼，从西面登上登阶。只见几十个穿红衣服，描着翠色的眉毛，梳着龙凤髻的女子侍立两旁。弹着琴弦，握着管乐器，头上插着盛开的花朵，穿着奇异服装准备执行指令的人，又有几十个人。腰里带着金印，垂着紫色印带，头上插着簪子快步走上屋角的人，又不止一个。穿着轻软的皮衣和宽大的带子，白玉横在腰里，排列着站在台阶下面的人，那数目就更多了。接着又让五六个女客，各自带着十几个侍奉的仆人，肩并肩，脚跟脚，一伙一伙地进到堂屋。我也低着头作揖，不敢一一拜见。坐下来之后，有几个大校，全让他们参预坐下。举杯喝酒，进献歌舞，酒轮到贵主喝的时候，她收起衣袖举起酒杯，正要讲几句话，说明一下征聘我的理由，突然战火四起，有人叫喊说：'朝那贼人的步兵和骑兵几万人，今天天刚亮，就攻破了外围的堡寨，现已经进入边界，几路兵马一齐进军，战火连绵不绝，请7⒈ネ炀冉佑Α?陪坐的人互相看着，脸上变了颜色，女子们来不及道别，乱纷纷地走散了。等到各位将官走下台阶行礼道谢，站在阶下听候命令时，贵主走到栏杆边对我说：'我受到相公不同寻常的恩惠，他可怜我孤独没有依靠，接连地派来士兵，拯救我的危难。可是由于战车和兵士力量不充足，这才想到机变和谋略。你不嫌弃我们领地的残破简陋来到了这里。我请将军到来的原因，是为了让你帮助我们摆脱危难。希望你不要以偏僻的阴间为借口，尽心尽力吧。'于是又另外赏赐给我两匹战马，一副黄金甲，战旗和兵器、珍宝和各种用具，摆满了庭院。有两个彩衣女子，把兵符交给我，赏赐给我很多东西。我行了礼捧着兵符出击，传令各位将领，指挥士兵出去，从内到外一致响应。这天夜里我们出城去，一连几次探子来报告，都说，敌人的气势渐渐地大起来。我平时就很熟悉那里的山河地理形势，就领着军队夜间出发，在离城一百多里的地方，把军队分散安排在要害处，明确地公布赏罚标准，用来号令三军。又安设了三道埋伏来等待敌人。黎明时分，安排布置已经完毕。敌人觉得先前总打胜仗，又轻率地进军，以为还是孟远在指挥军队呢。我自己率领着装备轻便、行动迅速的骑兵，登上高处观察敌人的动向。只见到处烟尘飞扬，敌军行列阵势整齐而且严谨。我先派行动迅速的士兵去挑战，以'示弱'来引诱他们。短兵相接，一边打一边撤，金革互相撞击的声音，象是天和地要分裂开似的。我领着部队装成失败的样子，敌人便尽全力向前追赶。突然，敲鼓声、呐喊声一起爆发，埋伏的军队全部都冲出去，在千里之内辗转战斗，四面夹攻，敌人的军队被打败了，死伤无数。第二次交锋，敌人又失败逃跑。朝那这个狡滑的人，从刀下脱逃了，跟着他逃跑的士兵，只不过十多个人。我挑选出健壮的三十名骑兵去追赶他：终于把他活捉回来带到主帅的大旗之下。由于这场激战，血肉染红了草树，人的脂膏滋润了原野，腥秽的气味飘荡在空中，武器和铠甲堆积如山。把敌人的主帅用轻便的车子快速地送到贵主面前，贵主登上平朔楼收降了他。全国的百姓举行集会，把朝那领到楼前，按礼节责问他，朝那只是口里说我有死罪，竟然再也没有别的可说。贵主命令把他押到都市执行腰斩。快要行刑的时候，有一个使者坐着一辆驿站专用的马车从国王那里来，带着紧急的诏书，让她赶快放了朝那。诏书说：'朝那的罪过，是我的罪过，你要赦免他，来减轻我的过错。'贵主因为父母又和他沟通了音讯，高兴得了不得，对各位将军说：'朝那狂妄的行动，就是我父母主使的，现在让我放了他，也是父母的意思。从前我违背父母之意，是为了保持贞节；现在如果再违背父母，恐怕要有不吉祥的事情发生。'他让人解开捆绑，派一个骑士送朝那回去，还未等到朝那回去，他已经羞愧地死在路上。我因为打败敌人有功劳，受到很大的宠信和恩赐，接着又准备礼仪任命我担任平难大将军的职务，封地是朔方的一万三千户。另外赐给我住处、车马宝器、衣服和奴仆、园林和官邸、仪仗旗和铠甲。其次是各位将军，按等级奖赏。第二天大摆宴席，预先坐到席位上的不过五六个人。先前宴会上的六七个女子全来陪坐，一个个风情万种，更加迷人。痛饮到晚上，喝得很高兴。轮到贵主喝酒，她捧着酒杯说：'我很不幸，年轻轻地就守寡，天性孤独贞烈，不顺从严父的命令，隐居在这里已经三十六年了。我整天散着头发，心如死灰，只是没死罢了。朝那小子胁迫我，几乎达到了倾覆的急险地步，如果不是相公的鼎力相助，以及将军你的杰出才能，那么我这个亡国的女人，又会成为朝那小贼的囚徒。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恩惠，终生不会忘记。'于是用七宝钟盛着酒，派人拿着送给我。我因而离开坐位，拜了又拜把酒喝了。我从此就动了回家的心思，言词道理说得十分恳切，她就答应给我一个月的假。第二天，我去感谢辞别之后，就带着手下的三十多个人返回。一路之上，就听到鸡和狗的叫声，心里觉得酸溜溜的。不一会就到了家，看见家里人在哭泣，灵帐安设得象是真的一样。我的一个手下让我赶快从棺材缝中钻进去。我正欲动作，却被左右的人一推，接着听到一声震耳的雷鸣，就醒了过来。”郑承符从此不再管理家产，只是把自己的后事交给妻子和孩子。果然过了一个月，他无病而亡。他在快要死的时候，告诉他的亲属说：“我本来是靠机智谋略而被任用，在军队中表现我的节操，虽然没有立下奇异的功勋，可是也大略地表现出了我的才能。但因受到个人冲动性格的牵累，被贬谪到这个地方，我平生的志向和豪气，被压抑着不能表现出来。大丈夫本来就应当卷起狂风，掀起巨浪，抱起泰山压在鸡蛋上，引来东海的水浇熄萤火的光亮，勃发起他的雄鹰和猎犬那样的雄心，为人间扫除不平。我一早一晚就能接受使命，与你们永别的时刻，指日可待。”那个月的十三日，有个人早晨从薛举城出发走了十多里，天刚刚亮的时候，忽然看见前面有车马掀起纷纷扬扬的灰尘，战旗鲜艳耀目，穿甲衣的骑兵有好几百名。当中有一个人，颇为洋洋得意，走近一看，竟是郑承符。这个人惊讶了很长时间，呆呆地站在路的左面。一瞥之间，郑承符他们就象风云一样，走到了善女潭，不一会儿，静悄悄地什么也看不见了。

卷第四百九十三　杂录一

夏侯亶　王肃　李延实　李义琛　刘龙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迟敬德　虞世基　来恒　欧阳询　许敬宗　元万顷　郭务静　唐临

苏瑰李峤子　娄师德　李晦　宋之问　陆元方　陈希闵　李详

夏侯亶

梁夏侯亶为九列，家贫而好置乐。妓无衣装饰，客至，即令隔帘奏曲。时人以帘为夏侯妓衣。（出《独异志》）

【译文】

梁代的夏侯亶被列为九卿。他家里穷却喜欢置办乐队。歌妓没有衣服打扮，客人来了的时候，就让妓女隔着帘子演奏乐曲。当时的人把帘子说成是夏后家歌妓的衣服。

王肃

后魏尚书令王肃字恭懿，琅邪人，肃、齐雍州刺史奂之子。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北归后魏。时高祖新营洛邑，凡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曰王生。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薄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怅恨，遂造正觉寺以憩之。（出《伽蓝记》）

【译文】

后魏尚书令王肃，字恭懿，琅邪人。他是南齐朝雍州刺史王奂的儿子，博学多才，善于言辞，长得美貌，是齐朝的秘书丞。后魏太和十八年，王肃向北归顺了后魏。当时高祖新建洛阳城，凡是建筑制造的东西，因为王肃广泛地知道以前的事情，大有好处。高祖非常器重他，经常叫他“王生”。王肃在江南的时候，娶姓谢的女儿为妻。等到到了京城，又娶了公主。这以后谢氏出家做了尼姑，也来投奔王肃。见王肃娶了公主，谢氏作了一首五言诗赠给王肃。那诗说：“本为薄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替王肃答谢说：“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王肃非常惆怅悔恨，就建造了一座正觉寺让谢氏在里面休息。

李延实

后魏太傅李延实者，庄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将行奉辞，帝谓实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实答曰：“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闲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堕。”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升，子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闻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怀砖叩头，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师谣语曰：狱中无系（“系”原作“击”，据明抄本改。）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之义，起在于此也。”颍川苟（陈校本“苟”作“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清河崔淑仁称齐士大夫曰：“齐人者，外矫庶几，内怀鄙吝。轻同毛羽，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促共归之。苟无所资，随即舍去。”言嚣薄之甚也。（出《伽蓝记》）

【译文】

后魏太傅李延实，是庄帝的舅舅。永安年间，他官拜青州刺史。要去上任的时候去和皇帝告别，皇帝对他说道：“'怀砖'的习俗，社会上号称是难治的病，舅父应该认真想想，对得起朝廷的委任。”李延实回答说：“为臣的岁数已经迫近晚年，精力如同早晨的露水，离人间渐渐远了，一天天接近坟墓。为臣早已请求退休，陛下却念及甥舅之情，宠幸到老臣，让我这个夜间走路的残疾人管理广阔的土地。老臣遵奉英明的敕令，不敢失误堕落。”当时黄门侍郎在皇帝身边，不明白“怀砖”的意思，私下问舍人温子升。温子升说：“我听说皇帝的哥哥彭城王做青州刺史，听跟着他一块到青州的宾客说，齐地的百姓，风俗浅薄，高谈空论，专讲名利。太守刚入境时，百姓都怀揣砖块磕头，用来赞美太守的心意。等到他被下任取代而回家的时候，百姓又用这些砖打他。这是说人心的向背比翻转手掌还快。所以京城里民谣说：'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的含义就是从这儿产生的。”颍川的苟济是一位才能杰出的名士，鉴赏知识高深，是独一无二超出当世的人物。清河崔淑仁提到齐的士大夫说：“齐地人，外表装作好学上进，内心却怀着浅俗，轻浮得象羽毛，锋利得象刀子锥子，好追求虚名，依附有盛名的人。有威风有势力的，他们就急忙去投奔。如果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随即就离去。”这是说他们轻浮得厉害。

李义琛

李义琛，陇西人，居于魏。自咸阳主簿拜监察。少孤贫，唐初草创，无复生业。与再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武德中，俱进士。共有一驴，赴京。次潼关，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贫，辞以客多，不纳。（“不纳”原作“喑讷”，据陈校本改）进退无所舍，徙倚门旁。有咸阳商客见而引之，同舍多喑呜。（“呜”原作“鸣”，据明抄本改）商客曰：“此三人游学者，今无所止，奈何睹其狼狈？”乃引与同寐处。数日方晴，道开。义琛等议鬻驴以一醉，商客窃知，固止之，乃资以道粮。琛既擢第，历任咸阳。召商客，与之抗礼，商客不复识，但悚惧逊退。琛语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后任监察。（出《云溪友议》）

【译文】

李义琛是陇西人，居住在魏，从咸阳主簿升为监察。义琛少年时死了父亲，家很贫困。唐朝刚开国，他也没有什么产业，跟二堂弟李义琰三堂弟李上德在一起住。事奉从祖姑姑，按时问安就像对待父母。武德年间，三人都考进中了进士。他们三人共用一头驴，到京城去。走到潼关，赶上下大雨，去住旅店。店主人鄙视他们穷困，用客多推辞，不收留他们。三人往前走往后退都无房可寻，只好站在店门旁边。有个咸阳的商人看到他们就拉他们同住，同屋的人大多不满。商人说：“这三个人是去外地学习的，现在没有住的地方，为什么看他们这样狼狈不管？”于是拉着他们与自己睡在一处。几天后才晴天，路上可以行走了，义琛等人商量把驴卖了以便请请商客。商客暗中知道了，坚决阻止了他们，于是又供给他们三人路上吃的粮食。等到李义琛考中以后，到了咸阳任职，就把商人找来，与他以平等的礼节相见。商人认不出他，只是恐惧谦让退避。李义琛告诉了他原由，商人才明白过来，于是拉着商人进入正堂。李义琛后来担任了监察。

刘龙

刘龙后名义节，武德初，进计于高祖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木作樵，以易帛，岁取数十万匹。又藏内缯绢，每匹皆有余轴之饶。使截剩物，以供杂费，动盈万段矣。”高祖并从之。（出《谭宾录》）

【译文】

刘龙后改名为义节。武德初年，向高祖献计说：“现在仁义的军队好几万，都在京城里，柴贵而布帛贱。如果采伐街路上和花园中的树木作柴来换帛，每年可换得数十万匹帛。另外，仓库内的缯绢，每一匹都多出一些。让人把多出的裁下来，以便供给杂费之用，这一动就够万段了。”高祖一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裴玄智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两京新记》“信义”作“信行”）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尽”原作“昼”，据许本改。）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此僧监当。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士女礼忏阗咽，施舍争次不得，更有连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前后所取，略不知数，寺众莫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题诗云：“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出《辨疑志》）

【译文】

武德年间，有个僧人信义学习佛教的禅宗理论，用三层台阶八事学业，在化度寺建了一个叫“无尽藏”的仓库。贞观时代开始以后，人们施舍的钱帛金玉，堆积在库里多得数不过来，常让这个和尚在那里看管。这些财物分为三份，一份供给天下寺庙的修理费用。一份用来施舍给天下饥寒交迫的穷人，一份充当供佛用品和招待僧人，不使他们困难。男男女女礼拜忏悔的满寺院都是，争相施舍，都排不上号。还有的人用好几辆车送来钱和绢，卸完车就走了连姓名也不留。贞观年间，有个裴玄智，恪守戒，律，专心勤奋。进入寺里洒水扫地，干了十多年。寺内的众人因为他的品行没有什么缺点，就让他看守那个仓库。后来他偷偷地盗走了黄金，前后拿走的，不知有多少，寺里的众人谁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因为他被派出去办一件事，于是就没再回来。大家惊疑他为什么这样，到他的住处一看，见他题了一首诗：“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再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度支郎

贞观中，尚药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谢朓诗云：“坊州采杜若”，乃委坊州贡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读谢朓诗误。郎官做如此判事，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闻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出《国史》，明抄本、陈校本作出《国史纂异》）

【译文】

贞观年间，主管药物的大臣上奏皇上征求杜若这种药。皇上下令户部的度支曹承办。有个部里的郎官凭谢朓诗中的“坊州采杜若”一句，便委托坊州进贡杜若。该州的某曹的官答复说：“坊州不产杜若，恐怕是由于读谢朓的诗搞错了。郎官做出像这样的决定，难道不怕二十八宿笑话人吗？”唐太宗听后大笑，于是把那个郎官改任为雍州司法。

虞世南

太宗将致樱桃于酅公，称奉则尊，言赐则卑。问于虞世南。世南对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称饷。”从之。（出《国史》，明抄本、陈校本作出《国史纂异》）

【译文】

唐太宗打算送给酅公樱桃，说“奉”就太尊敬了，说“赐”又显得对方地位太低了，就去问虞世南。虞世南回答说：“从前梁武帝赠送东西给齐的巴陵王时用'饷'。”太宗听从了这个意见。

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善夺槊，齐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显德殿前试之。谓敬德曰：“闻卿善夺槊，令元吉执槊去刃。”敬德曰：“虽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顷刻之际，敬德三夺之。元吉大惭。（出《独异志》）

【译文】

尉迟敬德擅长夺槊，齐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在显德殿前进行验证，对敬德说：“听说你善长夺槊，叫元吉拿着槊去掉刃。”敬德说：“即使加上刃，也不能伤着我。”于是加上了刃。不长时间，敬德把元吉的槊夺过来三次，元吉觉得非常惭愧。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与许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出《谭宾录》）

【译文】

虞世南的哥哥虞世基和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同时被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当时是内史舍人，全部目睹了那件事。他就对别人说：“虞世基被杀时，虞世南伏在地上请求代死；许善心死时，许敬宗却反复叩拜行礼来求生。”

来恒

来恒，侍中济之弟，弟兄相继秉政，时人荣之。恒父护儿，隋之猛将也。时虞世南子无才术，为将作大匠。许敬宗闻之，叹曰：“喊事之倒置，乃至于斯！来护儿儿为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出《大唐新语》）

【译文】

来恒是侍中来济的弟弟，弟兄相继掌权，当时的人都觉得他们很荣耀。来恒的父亲来护儿是隋朝的猛将。当时虞世南的儿子没有才能和心术，做了管理宫殿建筑的将作大匠官。许敬宗听说了这件事，叹息说：“事情的颠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来护儿的儿子做宰相，虞世南的男儿却做木匠！”

欧阳询

文德皇后丧，百官坷。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指之。中书舍人许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出《谭宾录》）

【译文】

文德皇后去世，百官都带孝。率更令欧阳询相貌丑陋古怪，众人有的指指点点。中书舍人许敬宗看到后大笑不止，于是被御史告发检举，许被贬为洪州司马。

许敬宗

太宗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竞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帝闻，将罪之。（出《国史纂异》）

【译文】

太宗攻打辽国，制成了云梯搭在敌城墙上。有一个应募首先登梯的人，城中的箭和石头像雨点般投射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募者争先恐后地登梯攻城。英公李世绩指着他对中书舍人许敬宗说：“这个人难道不是大壮士？”敬宗说：“不是壮士，主要是不懂得思考。”皇帝听说后，打算判他罪。

元万顷

元万顷为辽东道管记，作檄文，讥议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守之。万顷坐是流于岭南。（出《谭宾录》）

【译文】

元万顷是辽东道的管记，作了一篇檄文，讥笑非议高丽不知道守住鸭绿江险要处。莫离支在回报文章中说：“恭敬地听到你的指示了。”于是调兵守住鸭绿江险要处。万顷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被流放到岭南。

郭务静

沧州南皮丞郭务静性糊涂，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谓庄曰：“从驾大难。静尝从驾，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讨得之”。庄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静曰：“若不在中，更论何事？”又谓庄曰：“今大有贼。昨夜二更后，静从外来，有一贼，忽从静房内走出。”庄曰：“亡何物？”静曰：“无之”。庄曰：“不亡物，安知其贼？”静曰：“但见其狼狈而走，不免致疑耳。”（出《朝野佥载》）

【译文】

沧州南皮县的县丞郭务静性情糊涂。跟主簿刘思庄住在旅馆里时，郭对庄说：“跟随皇帝出行太难。我曾跟随皇帝出行，家人丢失了三天，后来在侍从官员的帐篷中要了回来。”刘思庄说：“您的夫人也在其中吗？”静回答说：“如果她不在里面，还说什么呢？”又对庄说：“现在贼很多。昨夜二更天后，我从外面回来，有一个贼，忽然从我的房里跑出来。”庄说：“丢了什么东西？”静说：“没丢什么。”庄说：“不丢东西，怎么知道他是贼？”静回答说：“只见他狼狈而逃，不免产生了怀疑罢了。”

唐临

唐临性宽仁，多恕。常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僮乃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察之，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乃谓曰：“今日隐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出《传载》）

【译文】

唐临性情宽厚仁慈，经常原谅别人。曾有一次想去吊唁，叫家僮回去取白衫，家僮误拿来了别的衣服，心里害怕不敢进。唐临觉察到了这个情况，就对家僮说：“今日我呼吸不畅，不适宜伤心哭泣，刚才取白衫的事就暂时不办了。”又一回家僮熬药不精细，唐暗中觉察出了原因，就说：“今天天气阴沉，不适合吃药，可以把药物扔了。”他始终不公开家僮的过错。

苏瑰、李峤子

中宗常召宰相苏瑰、李峤子进见。二子皆僮年，上迎抚于前，赐与甚厚。因语二儿曰：“尔宜忆所通书，可谓奏吾者言之矣。”颋应之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亡其名，亦进曰：“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瑰有子，李峤无儿。”（出《松窗录》）

【译文】

中宗曾有一次召宰相苏瑰和李峤的儿子进见。两个儿子都是儿童。皇上迎上去拉到面前抚摸他俩，赐给他们不少东西。于是告诉两个孩子：“你们应该回忆一下学懂了的书，认为可以对我讲的就把它说出来。”苏颋回答说：“木头依照墨线就直，国君听从劝谏就圣明。”李峤的儿子不知道叫什么名，也进上两句话：“斩断早晨过河人的小腿，挖出贤人的心。”皇上说：“苏瑰有儿子，李峤没有儿子。”

娄师德

天后朝，宰相娄师德温恭谨慎，未尝与人有毫发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忧汝与人相竞。”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师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干？”而其保身远害，皆类于此也。（出《独异志》）

又　则天禁屠杀颇切，吏人弊于蔬菜。师德为御史大夫，因使至于陕。厨人进肉，师德曰：“敕禁屠杀，何为有此。厨人曰：“豺咬杀羊。”师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进鲙，复问何为有此。厨人复曰：“豺咬杀鱼。”师德因大叱之：“智短汉，何不道是獭？”厨人即云是獭。师德亦为荐之。（出《御史台记》）

武则天当朝时，宰相娄师德温和谦恭谨慎，不曾跟人家有丝毫的隔阂。娄师德的弟弟被委任为代州刺史，娄师德告诫他说：“我很担心你跟人家相争。”弟弟说：“人家吐我的脸，我就自己擦去走了就是了。”师德说：“只做到这点还不够。凡是人家吐你脸，那个人一定是很生气的，擦掉它，这就违背了那人的心，为什么不等它自己干呢？”那些保护自身，远离危害的事，都跟这类似。

另外，武则天禁止屠杀很严厉，小吏们苦于只吃蔬菜。师德为御史大夫，因出差到了陕西，吃饭时厨师送上了肉，师德说：“皇上禁止屠宰，为什么有这东西？”厨师说：“豺咬死的羊。”师德说：“这个豺太懂事了！”于是吃了肉。又端上了切细的鱼肉，又问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厨师又说：“豺咬死了鱼。”师德于是大声斥责他：“缺心眼的汉子！为什么不说是獭咬死的？”厨师马上说是獭咬死的。师德也替他推荐给大家。

李晦

李晦为雍州长史，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逼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出《谭宾录》）

【译文】

李晦是雍州长史，私人住宅中有楼房，下临酒肆。那酒店的人曾等着李晦来时说道：“我这个低微卑贱的人，虽然是礼涉及不到的，然而家中也有老少，不想让外人偷看他们。可是我家靠近大人家的楼，出入感到不便，请允许我从此离开。”李晦当天就拆了那座楼。

宋之问

宋之问，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诗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出《本事诗》）

【译文】

宋之问在武则天当政时，请求成为北门学士，则天没答应。宋之问就写了一首《明河篇》来表达自己的心意。那诗说：“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武则天看了那首诗后，对崔融说：“我不是不知道宋之问有才情，只是因为他有口上的过失。”原来是因为宋之问患有牙病，嘴里经常发出臭味的缘故。宋之问终生都感到羞惭气愤。

陆元方

陆元方为鸾台凤阁侍郎，居相国。则天将有迁除，必先访之。元方密以进，不露其恩，人莫之知者。先所奏进状章，缄于函中，子弟未尝见。临终，命焚之。曰：“吾阴德于人多矣，其后福必不衰也。吾本当寿，但以领选曹，铨择流品，吾伤心神耳。”言毕而终。（出《御史台记》）

【译文】

陆元方做门下省和中书省的侍郎，处于宰相的地位，武则天将要降升官员时，一定先去征求他的意见。元方秘密的献上自己的意见，不显示皇上对他的恩宠，所以别人没有知道这情况的。以前上奏的奏章，都封在匣子里，子孙们也不曾看见。临死前，他让人把这些奏章都烧了，说：“我对待别人积下的阴德多了，以后福分一定不会衰减的。我本来可以多活几年，只因为又兼任选曹，选拔评定官阶，我费心劳神罢了。”说完就死了。

陈希闵

司刑司丞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之额，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笔”。又号“按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按孔”。（出《朝野佥载》）

【译文】

司刑司丞陈希闵因为无才而担任了官职，什么事都办得很不顺畅。司刑府吏把他看成“高手笔”，是说他拿着笔的上端，半天不落下去，所以叫“高手笔”。又叫他“按孔子”，是说他删削极多，纸都穿孔了，所以叫“按孔”。

李详

李详字审己，赵郡人。祖机衡，父颖，代传儒素。详有才华胆气，放荡不羁。解褐盐亭尉。详在盐亭，因考，为录事参军所挤。详谓刺史曰：“录事恃乣曹之权，当要害之地，为其妄褒贬耳。若使详秉笔，亦有其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考状。”遂授笔。详即书录事考曰：“怯断大按，好勾（“勾”原作“匀”，据明抄本改。）小稽。自隐不清，言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谈笑之最焉。（出《御史台记》）

【译文】

李详字叫审己，是赵郡人。祖父叫机衡，父亲叫颖，世代以儒者的品德操行相传。李详既有才华，又有胆量和勇气，行动随便，不爱拘束。后穿上官服，做了盐亭尉。李详在盐亭时，因考核事，被录事参军所排挤。李详对刺史说：“录事参军依仗他有检举众人的权力，身处要害的位置，把别人胡乱褒贬罢了。如果让我李详拿着笔，我也有我的说法。”刺史说：“您试论一下录事参军考核的情形。”于是交给他笔。李详马上写了录事考核的情况：“大事的考核不敢下判断，小事的考核却津津有味。隐瞒自己不清白之处，谈到他人都是浑浊。大堂上双方相争，直到都瘦备不堪才停止。狱里的囚犯，不遇赦时不放出来。”天下的人都认为这是最有趣的谈笑了。

第四百九十四　杂录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湜　吕太一　许诫言　杜丰　修武县民　李元皛

王琚　李适之　白履忠　夜明帘　班景倩　薛令之

房光庭

房光庭为尚书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败，御史陆遗逸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时宰。时宰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曰：“光庭与薛昭有旧，以途穷而归光庭，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宫，居庙堂者，复何以待光庭？”时宰义之，乃出为慈州刺史，无他累。光庭尝送亲故之葬，出鼎门，际晚且饥，会鬻糕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光庭曰：“与你官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值。”时人赏其放逸。（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御史台记》）

【译文】

房光庭做尚书郎，老朋友薛昭被流放，来投奔光庭，光庭把他藏了起来。事情败露以后，御史陆遗逸逼着跟他要人，要得很急。光庭害怕了，就去见当时的执政官。当时的执政官说：“您是郎官，干什么要隐藏这个人呢？”房回答说：“我与薛昭有老交情，他现在是因为走投无路来投奔我；再说所犯的也不是大事，能不收留他吗？如果抓起他来送给宫中，在朝廷上的人，又会用什么态度对待我光庭呢？”当时的执政官认为他很讲义气，就派他出朝做慈州刺史，没受到连累。光庭曾为亲戚故旧送葬，出了鼎门，就接近黄昏，并且肚子很饿了。正好有卖糕饼的，光庭就和同行的几个人吃起来，但一向身上不带钱，没法付帐。卖饼的人逼着要钱，光庭就叫卖饼的人跟他去拿钱，卖饼的人不同意。光庭说：“告诉你官衔！我是右台御史，可随我去拿钱。”当时的人都很欣赏他的放任自由。

崔思兢

崔思兢，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汝母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须实状。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尔。”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宣家令访妾。思兢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顾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阍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云：“崔家顾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忧。思兢素重馆客，不知疑。密随之，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则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语》）

【译文】

崔思兢在武则天当政时，有人告他的堂兄崔宣谋反，于是武则天让御史张行岌审查这件事。告密的人先用引诱的手段藏起了崔宣家的妾，却说崔妾将要揭发崔的阴谋，崔宣就杀了她，把尸体扔到了洛水中。张行岌调查后，一点证据也没查出。武则天很生气，命令重新审查。重新审查后，张行岌上奏内容仍像上次一样。武则天说：“崔宣造反的表现很清楚，你宽大放纵他。我要让来俊臣调查，你可别后悔！”张行岌说：“臣推断事情不如俊臣，陛下委托臣来办这事，我得掌握实情，如果只顺从旨意胡乱的族灭人家，哪里是执法官应信守的？臣认为陛下一定是在考试为臣罢了。”武则天脸色严肃地说：“崔宣如果确曾杀了小老婆，造反的情形自然就清楚了。不把小老婆找出来，怎么洗清自己？”张行岌害怕了，逼着崔宣家去寻找小老婆。思兢于是在中桥南面北面，放了很多钱帛，悬赏广泛征求知道窝藏小老婆的人。但过了好几天，一点消息也没听到。可是他家每次偷偷商量的事，告密的人却都知道。思兢揣测家中有同谋的人，于是假装对崔宣的妻子说：“得用三百匹绢，雇刺客杀死告密的人。”而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思兢就潜伏在御史府前。崔宣家有个门客姓舒，是婺州人，平时言行没有什么缺点，一直为崔宣家效劳。崔宣委派他办事就跟委派子孙一样放心。不一会儿，思兢就看见姓舒的那个人贿赂看门人，以便让他通报告密的人。告密的人于是说道：“崔家雇人刺我，请把情况告诉我。”御史府中惊慌混乱。思兢一向器重这个门客，没怀疑过他。便偷偷尾随着他，到了天津桥，思兢估计他不会再到御史府去，就骂他说：“无赖阴险的獠子！崔家破家，一定供出你是同谋，看你有什么办法洗清自己！如果你侥幸能找出崔家的小老婆，我送你五百匹缣。回到家乡足够建成百年的基业。不这样做，那么你也一定会被杀。”那个人后悔道歉，于是带着思兢到了告密者的家里，搜出了那个小老婆。崔宣才得以免罪。

崔湜

唐崔湜，弱冠进士登科，不十年，掌贡举，迁兵部。父揖，亦尝为礼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为侍郎。后三登宰辅，年始三十六。崔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尝暮出端门，下天津桥，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出《翰林盛事》）

【译文】

唐代的崔湜二十岁时就考中了进士，不到十年工夫，开始主管国家考试录取人才的工作，后来升为兵部侍郎。崔湜的父亲叫崔揖，也曾做礼部侍郎，到这时候父子天天在同一官署中做侍郎。后来多次登上辅政大臣的位置，而年龄才三十六岁。崔湜刚开始执政的时候，才二十七岁，形貌举动端正美好，文章的词句清新华美。曾在黄昏时候出了端门，到了天津桥，坐在马上自己吟诵：“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当时是工部侍郎，望见了崔湜意味深长地叹息说：“这句子可以效法，这个地位也可以得到，但是他的年龄是达不到的。”

吕太一

吕太一为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邻司。时吏部移牒，令户部于墙宇自竖棘，以备铨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铨惣之司，当须简要清通，（“通”原作“同”，据陈校本改）何必竖篱种棘。”省中赏其清俊。（出《御史台记》）

【译文】

吕太一做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的官署相邻。当时吏部发文，让户部在院墙外自己栽上酸枣树，以防备吏部的人通过。太一答复说：“我想那吏部，是选拔人才，总管众务的部门，应当简明扼要，清楚畅通。何必竖起篱笆，种上酸枣树？”部内诸公都赞赏他的清高超群。

许诫言

许诫言为瑯邪太守，有囚缢死狱中，乃执去年修狱典鞭之。修狱典曰：“小人主修狱耳，如墙垣不固，狴牢破坏，贼自中出，犹以修治日月久，可矜免。况囚自缢而终，修狱典何罪？”诫言犹怒曰：“汝胥吏，举动自合笞，又何诉？”（出《纪闻》）

【译文】

许诫言担任瑯邪太守，有个囚犯在狱中自己吊死了，他便把去年主管修狱的抓来进行鞭打。主管修狱的人说：“小人掌管修监狱而已。像墙壁不坚固，牢狱被破坏，犯人从里面逃出，还可以因为修建时间长了，而免罪，何况是囚犯自己上吊而死呢？主管修监狱的有什么罪？”许诫言仍生气地说：“你是小吏，这样的行动自然应该鞭打，还有什么可申诉的？”

杜丰

齐州历城县令杜丰，开元十五年，东封泰山，丰供顿。乃造棺器三十枚，置行宫。诸官以为不可，丰曰：“车驾今过，六宫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预备，其悔可追乎？”及置顿使入行宫，见棺木陈于幕下，光彩赫然，惊而出，谓刺史曰：“圣主封岳，祈福祚延长，此棺器者，谁之所造？且将何施？何不祥之甚？”将奏闻，刺史令求丰。丰逃于妻卧床下，诈称赐死，其家哭之。赖妻兄张抟为御史，解之，乃得已。丰子钟，时为兖州参军，都督令掌厩马刍豆。钟曰：“御马至多，临日煮粟，恐不可给，不如先办。”乃以镬煮粟豆二千余石，纳于窖中，乘其热封之。及供顿取之，皆臭败矣。乃走，犹惧不免。命从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药竟不能为患而愈肥。时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出《纪闻》）

【译文】

齐州的历城县令杜丰，在开元十五年，皇帝上泰山祭天，由杜丰张罗供应。杜丰于是制造了棺材三十口，放在行宫中。各位官员认为这不行。杜丰说：“皇帝现在经过，六宫都随行，忽然得急病而死的，临时找棺材怎么能找到？如果事情不预先作准备，那后悔就来不及了。”等到安排停顿，让官员进入了行宫。官员看见棺材摆在帐幕下，光彩触目惊心，就惊讶地出来了。对刺史说：“圣明的国君到泰山祭天，祈求福气延长，这些棺材，是谁制造的？将要用它做什么？多么不吉利？”于是打算上奏皇帝。刺史让人去把杜丰找来，杜丰逃到妻子睡觉的床底下，假称皇帝已让他死，他家的人都为他哭。后仗着大舅哥张抟做御史，从中周旋排解，才把这件事了结了。杜丰的儿子杜钟，当时做兖州的参军。都督让他掌管马圈里的马和草料。杜钟说：“皇帝的马极多，到了用的日子再煮小米，恐怕供应不足，不如先办。”于是便用锅煮了两千多斤的小米和豆子，放入窖里，趁热封严了窖。等到张罗供应时取出一看，全都腐烂发臭了。于是逃跑，仍害怕不能免罪，就叫随从的人买了半夏半升，和在羊肉里煮着吃了，以便自杀。可是药竟然不能药死人，人反而更胖了。当时的人说：“除非这样的父亲生不出这样的儿子。”

修武县民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人嫁女，婿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俊马，令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牵马，一人自后驱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与亲眷寻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凌晨启门，门外有妇人，裸形断舌，阴中血皆淋漓。生问之，女启齿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师，师出户观之，集诸生谓曰：“吾闻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魉，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将非山精野魅乎？盍击之？”于是投以砖石，女既断舌，不能言，诸生击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寻求，至而见之，乃执儒及弟子诣县。县丞卢峰讯之，实杀焉，乃白于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出《纪闻》）

【译文】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有户人家女儿出嫁，女婿家迎媳妇，是带着车去的。女方的父亲怕村里人挡住了车不能前进，就借了好马，让女儿骑着它。女方的弟弟骑着驴在后边跟着，在车后百步以外走着。忽然有两个人从草中出来，一人牵着驮新娘子的马，另一个人从后面赶着马跑。新娘的弟弟追不上，于是报告了父亲。父亲便与亲属一起寻找新娘子，一个晚上也没找到。距离女方家三十里处，有个村子里有所小学校，当时上夜学，所以学生多住宿。早晨起来开门时，看见门外有个妇女，赤身露体，舌头也被弄断了，阴部血淋淋的。学生问她，那女人一张口就血流不止，说不出话来。学生就告诉了老师。老师走出门来看了看，召集学生们对他们说：“我听孔夫子说过，山上的怪物叫夔魍魉，水里的怪物叫龙罔象，土里的怪物叫坟羊。我们住的这地方靠近太行山，是怪物生长的地方，这女人莫不是山精野妖吗？何不一块打她？”于是一起用砖石投击她。女的舌头已断，说不了话，学生们不断打她，最后被打死了。等到天亮了一看，并不是妖怪。不一会儿这个女人的家里人来此寻找。来到后看到了女儿惨死的样子，于是把那个教书的先生和他的学生都抓到了县里。县丞卢峰审讯这件事，审讯证明确实是师生杀了人。于是上报于郡，判先生和学生笞刑。被鞭笞而死的有三个人，可是那两个真正的劫人犯，最后也没有抓到。

李元皛

李元皛为沂州刺史，怒司功郄承明，命剥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适会博士刘琮琎后至，将入衙。承明以琮琎儒者，则前执而剥之，绐曰：“太守怒汝衙迟，使我领人取汝，令便剥将来。”琮琎以为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琎以入，承明乃逃。元皛见剥至，不知是琮琎也，遂杖之数十焉。琮琎起谢曰：“蒙恩赐杖，请示罪名。”元皛曰：“为承明所卖。”竟无言，遂入户。（出《纪闻》）

【译文】

李元皛做沂州刺史，对司功郄承明很生气，命人到屏帐外面剥去他的衣服。承明是个很狡猾的人，出了屏帐以后，恰好碰到了博士刘琮琎来晚了，将要进入衙门。承明因为琮琎是个文人，就上前抓住他，剥他的衣服，欺骗他说：“太守对你来晚了很生气，让我带着人来捉你，并且叫立即剥下衣服带上去。”琮琎以为是真的，就脱下了衣服。承明给吏卒使眼色，让他们抓着琮琎进去。承明于是逃走了。元皛见剥下衣服的人来了，也不知道是琮琎，就叫人用棍子打了数十下。琮琎站起来谢罪说：“承蒙恩惠，赏给我这么多棍。请告诉我犯了什么罪？”元皛说：“被承明出卖。”琮琎竟没话说，便进了门。

王琚

玄宗在藩邸时，每游戏于城南韦杜之间，尝因逐狡免，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人，饥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树之下。适有书生，延帝过其家，其家甚贫，止村妻一驴而已。帝坐未久，书生杀驴煮秫，备膳馔，酒肉滂沛，帝顾而甚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语议，合帝意，帝日益亲善。及韦氏专制，帝忧甚，独密言于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亲也？”帝遂纳琚之谋，戡定内难。累拜琚为中书侍郎，实预配飨焉。（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玄宗在诸侯王的府第里时，常常在长安城南的韦曲和杜曲之间游戏，曾经因为追赶狡猾的兔子，心情高兴而忘了回家。他和手下的十几个人，都饥饿疲倦得厉害，于是在村中的大树下面休息。恰好有个书生，延请玄宗访问他家。他的家中很贫困，只有一位乡下妻子和一头驴而已。玄宗坐的时间还不长，书生杀驴煮粘高粱，准备饭食。酒肉丰盛，玄宗看了感到很奇怪。等到与书生交谈，发现书生洒脱、直率、开朗，跟一般人不同。问他姓名，原来叫王琚。从此后玄宗每到韦、杜间游玩，一定造访王琚家。王琚的谈话和主张，都合乎玄宗心意，玄宗一天比一天跟他更加亲近友好。等到韦后专权时，玄宗很忧虑，单独跟王琚谈了这件事。王琚说：“乱政就杀了她，又有什么可爱惜的？”玄宗便采纳了王琚的策略，平定了朝廷内的祸乱。连续提升最后任命王琚为中书侍郎。死后成为配享之臣。

李适之

李适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畿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出《独异志》）

【译文】

李适之进入仕途，不做县丞主簿，就做了别驾；不做东西两京附近的官，就做了京兆尹；不做御史和中丞，就做了大夫；不做两省的给事中和舍人，就做了宰相；不做刺史，就做了节度使。

白履忠

白履忠博涉文史，隐居梁城，王志愔、杨玚皆荐之。寻请还乡，授朝散大夫。乡人谓履忠曰：“吾子家贫，竟不沾一斗米，一匹帛，虽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曰：“往岁契丹入寇，家家尽署排门夫。履忠特以读少书籍，县司放免，至今惶愧。虽不得禄赐，且是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出《谭宾录》）

【译文】

白履忠广泛阅读文史书籍，隐居在梁城。王志愔、杨玚都推荐了他。不久白履忠请求回乡，朝廷就授给他朝散大夫的官衔。乡里的人对白履忠说：“您家很穷，竟然不接受一斗米，一匹帛。虽然做了五品官衔，也只是个空名，对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但白履忠很高兴地说：“往年契丹入侵时，家家都要派人守城门，我履忠只因读了少量书籍，县里主管免了我的差事，到现在我还感到惭愧惶恐。虽然得不到俸禄，但还是五品之家。终身高枕而卧，不服徭役，这是不容易得到的呀。”

夜明帘

姚崇为相，尝对于便殿。举左足，不甚轻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张说罪状数百言。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宣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之知。会吏报午后三刻，说乘马先归。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诏付之。林甫谓崇曰：“说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剧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说当无害。”林甫止将诏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马坠告。说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书生，通于说侍儿最宠者。会擒得奸状，以闻于说。说怒甚，将穷狱于京兆。书生厉声言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缓急有用人乎，公何靳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兼以侍儿与归。书生一去数月余，无所闻知。忽一曰，直访于说，忧色满面。言曰：“某感公之恩，思有以报者久矣。今闻公为姚相国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可能立释之。”说因自历指己所宝者，书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难。又凝思久之，忽曰：“近者有鸡林郡以夜明帘为寄者。”书生曰：“吾事济矣。”因请说手札数行，恳以情言，遂急趋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书生具以说事言，兼用夜明帘为贽。且谓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终”原作“春”，据陈校本改），恩加于张丞相乎（“乎”原作“矣”，据陈校本改），而今反用谗耶？”明早，公主上谒，具为奏之。上感动，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宜罢之。”书生亦不复再见矣。（出《松窗录》）

【译文】

姚崇作宰相，曾在皇帝休息娱乐的别殿中回答皇帝的问话，抬左脚时，显得不轻松，不利索。皇上说：“你的脚有病吗？”姚崇说：“我有心腹之病，不是脚病。”于是走上前向皇帝诉说张说的罪状，说了有数百句话。皇上生气地说：“你属于中书省，应该反映给御史中丞，共同检举他的罪恶！”而张说一点也不知道这事。恰巧有个小吏报告午后三刻张说骑着马先回去了。姚崇急忙找来御史中丞李林甫，把前些时候皇帝的命令交给了他。林甫对姚崇说：“张说足智多谋，如果一定想把他困起来，应该让他处于险恶的环境中。”姚崇说：“丞相犯罪，不应该太胁迫。”林甫又说：“您一定不忍心，那么张说该不会有什么灾祸。”林甫只把诏书交给了小御史，中途用从马上摔下来的理由来告了假。张说在未遭姚崇参奏的一个月前，家中有个教书的书生，跟张说最宠爱的侍女私通，恰巧被人发现，便报告了张说。张说非常气愤，打算把这个案子交给京兆尹彻底处理。书生声音严厉地说：“看到美丽的女子不能控制自己，也是人之常情。您遇到危急情况有可用的人吗？您对一个婢女为何这样吝惜呢？”张说觉得他的话挺出奇，就放了他，并把侍女送与他让他们一同回家了。书生一去好几个月，一点消息也没听到。忽然有一天，书生直接来访张说，满脸愁容，说：“我感激您的恩情，考虑有所报答已经很久了。现在听说您被姚宰相构陷，对外的审判材料即将完备，而您还不知道！危险就要到了。我愿得到您平生最宝贵的东西，在九公主身上用计，可能立刻就会化解了您的官司。”张说便一一说出了自己所宝贵的东西，书生都说：“不足以解除您的灾难。”张说又集中精力想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最近有鸡林郡托人送我的一件夜明帘。”书生说：“我们的事情成了。”于是请张说亲手写了几行话，用真情进行恳求。书生带着信匆匆忙忙地走了。到了夜晚，书生才到了九公主的住宅。书生把张说的事全告诉了公主，又送上夜明帘作为见面礼，并且对公主说，“皇上难道忘了在东宫时，想一定要加恩于张丞相吗？今天怎么反而采纳了谗言呢？”第二天早上，公主上朝谒见皇上，把书生的话全反映给了皇帝。皇上很感动，就急忙命令高力士到御史台宣布圣旨：“以前所检举张说的事，应该全部停止，不再追究。”而这个书生以后也再没有见到。

班景倩

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具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太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为郡守，西郊盛设祖席。宴罢，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尘，谓掾吏曰：“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为之驺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驾。既而为诗投相府，以道其诚，其词为当时所称赏。（出《明皇杂录》）

【译文】

开元年间，朝廷选用各位官员，一定举荐精干恰当的人物。礼乐典章制度很发达，杰出人才出出进进，都只用简单的宴会招待那些去外地做官的人。即使是强大的藩镇和辖区广大的府的长官，都由朝中多余的官员充任，当时认为这是降低了官职。班景倩由扬州采访使入朝任大理寺少卿。途经大梁，倪若水是该郡郡守，就在城西郊安排了盛大的饯行宴会为班景倩饯行。宴会结束，景倩上船赶路，倪若水远望他的人马的背影对手下属员说：“班公这一去，跟登了仙境有什么区别呢？为他做侍从，跟在他后面，也实在是心甘情愿的！”沉默了好久，才整理人马回衙。不久倪若水作了诗寄到宰相府去，用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他的诗句很为当时的人们所称赞欣赏。

薛令之

神龙二年，闽（“闽”原作“间”，据陈校本改）长溪人薛令之登第，开元中，为东宫侍读。时宫僚闲淡，以诗自悼，书于壁曰：“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上（明抄本、陈校本“上”作“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多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上因幸东宫，见焉。索笔续之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东归。肃宗即位，诏征之，已卒。（出《闽川名仕传》）

【译文】

神龙二年，福建长溪人薛令之应考考中。开元年间，担任东宫侍读。当时宫里的官吏清闲无聊，就用诗表达自己的感伤，并写在了墙上：“早上的太阳升起来，圆圆的，照见了先生的盘子。盘中有什么呢？有些较长的纵横交错的苜蓿。饭涩匙子插不进去。汤稀筷子很自如。只能考虑眼前的温饱，怎样度过寒冷的冬天呢？”皇上因为到东宫去，看见了这首诗，就要来笔接着写道：“啄木鸟的嘴和后脚爪都很长，凤凰的羽毛很短，如果嫌松树上寒冷，可以任凭你追求桑树榆树上的温暖。”令之为这件事借口有病东归故乡。肃宗当上皇帝后，下命令征召令之，可是令之已经死了。

卷第四百九十五　杂录三

宇文融　歌舒翰　崔隐甫　萧嵩　陈怀卿　邹凤炽　高力士　王维

史思明　豆谷　润州楼　丘为　裴佶　李抱贞　杨志坚

宇文融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谮。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为括田使，宇文融当时正放纵横行，稍有点不依附自己的人，一定要加以诬谄和进谗言。他密秘地向皇上报告认为卢从愿买了很多田地和庄园，有土地几百顷。皇上平时很器重卢从愿，也多次倚靠他做丞相，而且又是名门望族，与官宦人家广泛通婚，一时之间，家族极为兴盛，所以皇上也不便轻易说他有罪，只是把卢从愿看成是一个有很多田产的老翁。卢从愿小时家住在相州，曾参加过五次明经科的考试，对策考试列为三等，任命他担任夏县县尉的职务，从参加明经考试到作吏部侍郎，只有十年。从吏部员外到吏部侍郎，只有七个月的时间。歌舒翰 天宝中，歌舒翰为安西节度，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歌舒翰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筑”原作“策”，据陈校本改）两重濠。”时差都知（“知”字原缺，据陈校本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黩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入”原作“又”，据陈校本改）朝奏，擢知翰至，惧，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数其事，杖而杀之，然后奏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出《乾鐉子》）

【译文】

天宝年间，歌舒翰作安西节度使，控制着千里方圆的地方，很有威势和名声，所以西北边疆的人歌唱他说：“北斗七星高挂在天上，歌舒翰夜间带着刀，要杀光吐蕃人，再修筑起两道护城河。”当时派都知兵马使张擢去都城上报事情，正赶上是杨国忠专权受贿，张擢就逗留在京城里，接着送贿交结杨国忠。歌舒翰接着也到朝廷来上报事情，张擢知道歌舒翰来了，很害怕，请求杨国忠提拔任用，杨国忠就让张擢兼任御史大夫，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任命书发下来以后，张擢就到歌舒翰住的地方去向他告别，歌舒翰就命令部下把张擢揪到庭下，列举了他的罪状，用板子打并打死了张擢，然后才报告给皇上。皇上却把张擢的尸体赐给了歌舒翰，又让歌舒翰打一百鞭子尸体。

崔隐甫

梨园弟子有胡雏善吹笛，尤承恩。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与卿戏也。”遂令曳出，至门外，立杖杀之。俄而复敕释，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出《国史补》）

【译文】

梨园弟子中有个少年胡人善长吹笛子，特别受到皇上的宠爱，曾经触犯洛阳令崔隐甫，接着就跑进禁宫之中。唐玄宗随时托他办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召来崔隐甫问事，那个少年胡人也在旁边，唐玄宗指着少年胡人说：“从你那里要来这个人，可以吗？”崔隐甫回答说：“陛下这个话，是轻视臣而看重乐师，我请你免了我的官职。”拜了又拜，走了。唐玄宗急忙说：“我是和你说笑话。”就命令人把少年胡人拖出去，拖到门外，立刻用刑杖打死了他。一会儿皇上又下令释放他，已经死了。于是赐给崔隐甫一百匹绢。

萧嵩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倚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庭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瑰宝。”上寻绎三四，谓嵩曰：“颋，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宝。”他无更易。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嵩长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言戏耳。”其默识神览，皆此类也。（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曾经很器重苏颋，准备依靠他作宰相，对他的礼节待遇和询问问题，与所有的大臣都很不一样。想下令让他做宰相的前一天，皇上秘密行动，不想让左右的人知道，等到黑夜过去，才找人写诏书。皇上向侍臣打听说：“外庭是谁值宿？”就派人拿着蜡烛去叫来，到了一看是中书舍人萧嵩。皇上就把苏颋的姓名交给萧嵩，让他起草制书。写完之后，那上面有句词说：“国之瑰宝”，皇上斟酌了三四次，对萧嵩说“苏颋是苏瑰的儿子，我不想使用他父亲的名讳，你替我改正过来。”皇上因而让人撤出帐幕中的屏风给萧嵩使用。萧嵩惭愧恐惧流出了汗，很久时间不能下笔。皇上以为萧嵩思考了一段时间，一定应当是很精密了，不知不觉走到萧嵩的坐席去看，只改成：“国之珍宝”，别的都没有更改。萧嵩退出去之后，皇上把他草写的纸扔到地上说：“真是白白地有个好外表。”左右的人失声笑了出来。皇上听见了，急忙站起来掩住口说：“萧嵩虽然不善长才艺，人臣的尊贵，也没有人比得上，刚才说的是笑话。”皇上的默默观察识别和用心神去看人，都象这样。

陈怀卿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粪中有光烂然，试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觇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土中有麸金，消得数千斤。时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出《朝野佥载》）

【译文】

陈怀卿是岭南人，养了一百多只鸭子。后来在鸭栏中清除鸭粪，粪中有灿烂的光，试着用盆子象淘沙一样地淘鸭粪，得到十两金子。就去察看鸭子吃食的地方，在屋后的山脚下，土里有沙金，淘出来熔化后得到几千斤黄金。当时的人没有人知道。陈怀卿就成了大富翁，做官做到梧州刺史。

邹凤炽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天下所诵。后犯事流瓜州，会赦还。及卒，子孙穷匮。又有王元宝者，年老好戏谑，出入里市，为人所知。人以钱文有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盛流于时矣。（出《西京记》）

又一说，玄宗尝召王元宝，问其家私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令急召王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臣启曰：“何故臣等不见？”玄宗曰：“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出《独异志》）

【译文】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个富商叫邹凤炽，两肩高后背弯曲，象骆驼似的，当时的人叫他邹骆驼。他家里非常有钱，金银珠宝多得数不过来，经常和朝廷中的权贵们来往，邸店和有园林的住宅，天下到处都有，四面八方的货物全被他收买下来，即使是古时的猗顿，也超不过他。他家的男女人等和男仆女仆，都是穿锦衣吃美食，穿和用的器物，都是当时令人惊异的东西。曾经因为女儿出嫁，邀请朝廷中的官员去参加婚礼酒席，来庆祝的宾客有几千人，到了夜间，还供应帐幕休息，里面华丽到极点。等到姑娘快出来的时候，一群女仆围绕着她，都穿着绮罗戴着珠翠，低着头，小步走路。特别艳丽的，有几百人。大家都楞了，不知道哪个是新娘子了。他曾经拜见高宗皇帝，请求买终南山中的树，一棵树的价格是一匹绢，他自己说：“山上的树卖光了，我的绢不会光。”事情虽然没有实行，终于被天下人传诵。后来因犯罪被流放到瓜州，遇上大赦回来了，等他死后，子孙却很穷困。又有个叫王元宝的人，年老了喜欢说笑话，进出在市集上，被人们知道了，人们因为钱上有元宝字样，因而把钱叫做“王老”。这话在当时流传很广。

又有一种说法，玄宗皇帝曾经召见王元宝，问他有多少家产。他回答说：“臣请用一匹绢捆一棵树，捆陛下南山上的树，南山上的树捆光了，我的绢不光。”又一次，玄宗到含元殿，望着南山，看见一条白龙横架在两座山之间。问左右的人，都说没看见。让人赶快去叫王元宝来问他，王元宝说：“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横架在山顶上，看不清它的样子。”皇上身边的地位尊贵的大臣问皇上说：“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玄宗说：“我听说最富的人能够比得上尊贵的人，我是天下最尊贵的人，王元宝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见。”

高力士

高力士既谴于巫州，山（“州山”原作“山州”，据明抄本改）谷多荠，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作”原作“五”，据陈校本改）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其后会赦，归至武溪，道遇开元中羽林军士，坐事谪岭南。停车访旧，方知上皇已厌世，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出《明皇杂录》）

【译文】

高力士被贬到巫州之后，那里的山谷里长了很多的荠菜，可是人们都不吃它。高力士很感慨这件事，因而写诗寄托心意：“在西安和洛阳按斤出卖，五溪这里却没有人采摘，人虽然有夷和夏的区别，荠菜的滋味到哪里都不会改变。”那之后遇到大赦，他回武溪去，在路上遇见了开元时代的羽林军的军士，这军士因犯罪被贬谪到岭南来。停下车子询问一下老相识，才知道唐明皇已经去世了。高力士望着北方大声哭泣，吐血死去。

王维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洛”原作“维”，据明抄本改。）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佛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出《明皇杂录》）

【译文】

天宝末年，反叛的部队攻下了西安和洛阳，到处捉拿朝廷的文臣武将，以及宦官、宫女、乐师和骑兵。每捉拿几百人，就用兵器严密看守，送到洛阳。甚至有逃到山谷里去的，却最后被追拿逼迫，给他们戴官帽官服。安禄山特别留心乐师，寻找查访很迫切，在十日之内，捉到梨园弟子几百人。贼人们于是在凝碧池举行大聚会，宴请叛贼任命的官吏几十个人，大量陈列皇帝库藏的珍奇宝物，罗列在前前后后。音乐演奏起来以后，梨园原先的乐师不觉地叹气，一个一个互相看着流下泪来。逆贼们个个手拿着刀威胁他们，却不能止住人们的悲哀。有个乐师叫雪海清把乐器扔在地上，向着西方痛哭，叛贼就把雪海清捆到戏马殿上，大卸八块用来示众。听到的人没有不伤心痛哭的。王维当时被叛贼拘捕在菩提佛庙里。他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首诗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史思明

安禄山败，史思明继逆。至东都，遇樱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遗之，因作诗同去。诗云：“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成，左右赞美之，皆曰：“明公此诗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怀王'，即与'黄'字声势稍稳。”思明大怒曰：“我儿岂可居周至之下？”思明长驱至永宁县，为其子朝义所杀。思明曰：“尔杀我太早，禄山尚得至东都，而尔何亟（“亟”原作“函”，据明抄本改）也。思明子伪封怀王，周至即其傅也。（出《芝田录》）

【译文】

安禄山失败了，史思明继续叛逆，到了东都洛阳。正赶上樱桃熟了，史思明的儿子在河北，他想给儿子寄赠樱桃，于是写了一首诗一同送去。诗中说：“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写完了，左右的人称赞他，都说：“明公的这首诗非常好，如果说一半送给周至，一半送给怀王，就与上文的'黄'字的音韵和谐了。”史思明生气地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在周至的后面呢？”史思明长驱直至永宁县，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了。史思明说：“你杀我杀得太早了，安禄山还能到东都来，可是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史思明的儿子被伪政权封为怀王，周至是他儿子的师傅。

豆谷

至德初，安史之乱，河东大饥。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扫而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实甚圆细美，人皆赖此活焉。（出《传载》）

【译文】

至德初年，安史之乱，黄河以东闹大饥荒。有块荒地十五里长，地里生出豆谷，晚上扫起来收回去后，地里又生出来。大约得了五六千石豆谷。那豆粒长得很圆，质地细腻味道很美，人们全靠着它而活了下来。

润州楼

润州城南隅，有楼名万岁楼。俗传楼上烟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贬。开元已前，以润州为凶（“凶”原作“店”，据明抄本改）阙。董琬为江东采访使，尝居此州。其时昼日烟出，刺史皆忧惧狼狈，愁情至死。乾元中，忽然又昼日烟出，圆可一尺余，直上数丈。有吏密伺之，就视其烟，乃出于楼角隙中，更近而视之，乃蚊子也。楼下有井，井中无水，黑而且深，小虫后分胛之类，色黑而小。每晚晴，出自于隙中作团而上。遥看类烟，以手揽之，即蚊蚋耳。从此知非，刺史亦无虑矣。（出《辨疑志》）

【译文】

润州城的南角，有座楼叫万岁楼。世俗传说，楼上出现烟，刺史就会死去，不死也要被贬。开元年间之前，认为润州是个凶城。董琬担任江东采访使，曾经住在润州。当时大白天出现了烟，刺史又担心又害怕，十分狼狈，心情愁闷一直到死去。乾元年间，忽然又大白天出现了烟，粗有一尺多，一直向上有几丈高。有个官吏在近处看那烟，是从楼角的缝隙中出来的。再靠近看那烟，竟然是蚊子。楼下有个井，井中没有水，黑糊糊的而且很深，有蠛蠓小虫和蜘蛛蛧蜽一类东西，颜色黑而且小，每当晚上晴天的时候，蚊子从缝隙中出来，形成一群向上飞，远看象烟一样。用手揽一下，就知道是蚊子和蚋虫。从此就知道弄错了，刺史也没有什么担心的了。

丘为

丘为致仕还乡，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州郡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滉以为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以在丧为异（“异”原作“义”，据陈校本改），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式无文，见称折衷。（出《谭宾录》）

【译文】

丘为辞官还乡，特准发给一半俸禄。赶上他母亲死了之后，州郡长官不知是否应该继续给他俸禄，就向观察使韩滉请示。韩滉认为当官的辞官回乡，本不理事了，特别令州郡给他俸禄，以便施恩供养老臣，不可以在丧期有所改变，命令照旧供给俸禄。只是春秋两季的羊和酒的钱就不给了。这事尽管没有成文，却被称为折衷的好办法。

裴佶 朱泚既乱，裴佶与衣冠数人，佯为奴，求出城。佶貌寝，自出称甘草。门兵曰：“此数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之。”（出《国史补》）

【译文】

朱泚作乱以后，裴佶和几个士绅，打扮成奴仆的样子，要求出城。裴佶貌丑，出来自称叫甘草，守门的士兵说：“这几个人，一定不是人家的奴仆，象甘草那样，就不会被人怀疑。”

李抱贞

李抱贞镇潞州，军资匮缺，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贞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贞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谋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连。俟火作，即潜以相（“相”原作“僧”。据明抄本改）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贞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焚呗杂作，抱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贞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擅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出《尚书故实》）

【译文】

李抱贞镇守潞州，军队缺少经费，没有什么好办法。有个老和尚，郡中的人很信服他。李抱贞于是请求他说：“借用和尚的道行，来供应军队的花销，可以吗？”和尚说：“没什么不可以。”李抱贞说：“你只要说选择哪天在球场上焚身，我事先在刺使住宅里挖一条地道和球场连通起来，等火烧起来，你就偷偷地从地道里出来。”和尚高兴地答应了他。于是照着商量好的办法传出消息。李抱贞命令人在球场上堆积木柴准备好油脂，于是为他准备了七天的道场，白天黑夜地点着灯烧着香，佛教赞歌唱得一阵高一阵低。李抱贞也领着和尚进入地道观看，使他不疑心。和尚就登上佛坛，拿着香炉，对听众讲佛法。李抱贞率领着监军、同僚和军官，在坛下顶礼膜拜，把钱随便地施舍，堆在坛的傍边。从此，士女们也连续施舍。施舍的钱财能有一亿以上。道场做满七天，就送上木柴，泼上油脂点火，敲钟念佛。李袍贞已经秘密地派人填塞了地道。不一会儿，和尚和木柴全成了灰。几天后，登记得到的钱财，用车子送进军资库。另外寻求了几十粒舍利子，造了一座塔贮藏起来。

杨志坚

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资给不充，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公牒，以求别适。真卿判其牍曰：“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赞成好事；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间，伤败风教，若无惩诫，孰遏浮嚣？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杨志坚秀才，饷粟帛，仍署随军。”四远闻之，无不悦服。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出《云溪友议》）

【译文】

颜真卿作抚州刺史的时候，县里有个叫杨志坚的人，酷爱学习可是家里贫困，同乡人不了解他。他的妻子因为钱财的供给太少，向他要休书离婚。杨志坚写了一首诗送给她说：“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他的妻子拿著诗，到州里去办理官府的公文，以便改嫁。颜真卿在评判的公文上说：“杨志坚很早就钻研儒家学说，很有作诗的名声，心里虽然羡慕高高地考中科举，自身却没有享受到一点俸禄。他的愚昧的妻子看他始终没有考中功名，竟然不想再和他一起生活下去，不愿意象冀缺的妻子，帮助丈夫成就事业；只想学朱买臣的女人，讨厌并抛弃自己的丈夫。给家乡带来耻辱，败坏了道德教化，如果不给以惩罚警诫，怎么能制止这类轻浮的行为呢？妇人应当打二十板子，任凭她去改嫁。杨志坚秀才，资助他粮食布匹让他随着军队暂时担任个职务”。四面八方远近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从此江表一带的女人，没有敢抛弃她的丈夫的。

卷第四百九十六　杂录四

赵存　严震　卢杞　韦皋　陆畅　马畅　吴凑　袁傪　李勉　于公异

邢君牙　张造　吕元膺　李章武　元稹　于頔　薛尚衍

赵存

冯翊之东窟谷，有隐士赵存者，元和十四年，寿逾九十。服精术之药，体甚轻健。自云：父讳君乘，亦享遐寿。尝事兖公陆象先，言兖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测度。兖公崇信内典，弟景融窃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无冥道津梁，百岁之后，吾固当与汝等。万一有罪福，吾则分数胜汝。”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僚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甘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群僚皆曰：“不可，诚敢如此，吾辈当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其二参军便为之，象先亦如不见。皆赛所赌，以为戏笑。其第三参军又曰：“尔之所为绝易，吾能于使君厅前，作女人梳妆，学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则如之何？”众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为之，吾辈愿出俸钱十千，充所输之费。”其第三参军，遂施粉黛，高髻笄钗，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为三辅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语景融曰：“是渠参军儿等笑具，我岂为笑哉？”初、房琯尝尉冯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广衢相遇，避马迟，琯拽芬下，决脊数十下。芬诉之，象先曰：“汝何处人？”芬曰：“冯翊人。”又问：“房琯何处官人？”芬曰：“冯翊尉。”象先曰：“冯翊尉决冯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见，诉其事，请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打”原作“官”，据明抄本改）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后数年，琯为弘农湖城令，移摄闵乡。值象先自江东征入，次闵乡，日中遇琯，留迨至昏黑，琯不敢言。忽谓琯曰：“携衾绸来，可以霄（“霄”原作“宾”，据明抄本改）话。”琯从之，竟不交一言。到阙日，荐琯为监察御史。景触又曰：“比年房琯在冯翊，兄全不知之。今别四五年，因途次会，不交一词。到阙荐为监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琯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则不言矣，是以为用之。”班行间大伏其量矣。（出“乾鐉子”）

【译文】

在冯翊的东窟谷，有个叫赵存的隐士，元和十四年时，已年过九十。服用黄精白术，身体特别轻捷矫健。自称父亲名叫君乘，也是高寿，曾经事奉兖公陆象先。说兖公的度量，绝对不是寻常人可以推测度量的。兖公尊崇信任佛经，他的弟弟景融曾私下责备道：“哥哥您沉湎于佛教，有什么益处呢？”陆象先说：“如果真的没有通往冥府的桥梁，死了之后，我和你当然是相同的。万一有罪福之分，我就理所当然要超过你。”等到陆象先做了冯翊太守，手下的参军等人大多是贵族子弟，因为象先性情仁慈厚道，他们就和幕僚们共同约定打赌玩。有一人说：“我能在大厅前旋转笏板，瞪着眼睛，扬眉举目给使君做揖，叉手行礼，呼叫着出去，信不信？”众人都说：“你真敢这么办，我们甘愿赔一桌酒席。”那人便照着自己说的做了。陆象先如同没看见。又一个参军说：“你所做的很容易。我能在使君的办公厅前，涂黑面孔，穿绿布衣服，扮作神跳舞，然后慢慢地走出去。”大家都说：“不能。你果然敢这样，我们聚集俸禄五千钱，作为赌注。”第二个参军又照样做了，陆象先仍然像没看见。大家都打赌比赛，作为玩笑。第三个参军又说：“你们做的都太容易了，我能在使君办公厅前，学女人梳妆，学新嫁娘拜公婆四拜，又怎么样呢？”众人都说：“这样可不行，惹正派人生气，会遭到叱责辱骂的。如果你敢这么做，我们甘愿拿出俸禄十千钱，充当输掉的费用。”这第三个参军就施粉描眉，挽发髻插金钗，穿上女人服装，细步进入大厅，深拜四拜。陆象先还是不以为怪。景融生气地说：“哥哥身为三辅刺史，现在成了天下的笑具。”陆象先慢悠悠地对景融说：“是那些青年参军等于笑具，我怎么成了笑具呢？”当初，房琯曾做冯翊尉，陆象先手下的孔目官党芬，和他在大街上相遇，党芬没来得及回避，被房琯拽下马来，脊背上挨了几十板子。党芬告诉陆象先，陆象先说：“你是哪里人？”党芬说：“冯翊人。”又问：“房琯是哪里的官儿？”党芬答：“他是冯翊尉。”陆象先说：“冯翊尉打冯翊百姓，告诉我干什么呢？”房琯来见陆象先，也讲了那件事，请求解去官职。陆像先说：“象党芬所犯的过错，打也使得，不打也使得；当官的打了，解去官职可以，不解去官职也可以。”过了几年，房琯做了弘农湖城令，改为代管闵乡，赶上陆象先从长江以东调往京城，途中驻在闵乡。一天中午遇到房琯，一直停留到昏黑，房琯没敢说话。陆象先不经意地对房琯说：“带衾被来，晚上好谈一谈。”房琯这么做了，竟然没说一句话。到了京城的时候，陆象先推荐房琯当监察御史。景融又问：“那些年房琯在冯翊，哥哥一点不知遇他，如今分别四五年，因旅途暂住而相遇，没谈一句话，到了京城却推荐他做监察御史，为什么呢？”陆象先说：“你不明白，房琯的为人，各种事都没什么缺欠，只是欠缺不说话，现在他不说话了，因此擢用他。”同僚们非常佩服陆象先的度量。

严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傲（“傲”原作“活”，据明抄本改）。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诚不可。旨辄如此，乃患风耳，大人不足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可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原缺出处，明抄本出《因话录》。陈校本出《乾鐉子》）

【译文】

严震镇守山南。有一个人向他讨要三百千钱。举止傲慢。严震叫来儿子公弼等人问怎样处理。公弼说：“这实在不行啊，总是这样，就败坏风俗了。您不值得答应他。”严震生气地说：“你一定要毁掉我这门风。只能够劝我多做好事，怎么能够劝我吝惜金钱呢？况且此人不申辩理由，就向我要三百千钱，确实不一般。”于是就命令手下人如数给他。因此三川有识之士，争先恐后归附严震，也没有轻易过分要求的。

卢杞

卢杞为相，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帝恻然悯之，谓卢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且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则君臣少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争肯到此？”恐为拘留，以谩之也。揆门地（“地”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揆致仕归东都，司徒杜佑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出《嘉话录》）

【译文】

卢杞做宰相时，让李揆到吐蕃去。李揆对唐德宗说：“我不怕远，只怕死在道上，不能完成皇上的使命。”唐德宗动了恻隐之心很可怜他，对卢杞说：“李揆不老吗？”卢杞说：“同少数民族结盟的使者，必须熟悉朝廷事务，非李揆不行。况且派李揆去，那些比他年轻的大臣们，就不敢推辞到远处去的差使了。”李揆到了吐蕃，蕃长说：“听说唐朝有个第一人李揆，您是不是？”李揆说：“不是，那个李揆，怎么肯到这里呢？”是害怕被拘禁扣留，因此欺骗蕃长。论门第，李揆第一；论文学，李揆第一；论官职，李揆第一。李揆辞官回到东都洛阳。司徒杜佑罢官回淮海，到洛阳拜见李揆，说起“第一”的事，李揆说：“若说门第，门第都是有来源的，可以由前代继承下来；官职是一时的机遇罢了。我现在身体不好，眼看就要过世，一切都是空的，还有什么第一呢？”

韦皋

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吏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各给钱一万。死丧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游者将迎之。极其赋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出《国史补》）

【译文】

韦皋在西川时，凡是军士将吏有嫁娶的，就赠给男方熟锦衣，赠给女方银泥衣，再各给一万钱。办丧事和训练兵士也采取这种办法。归附的，待遇优厚；远道而来的，将官出去迎接。极力地聚敛，坐在那里就获得丰足的财力，因此军府满仓而百姓困顿。到了晚年是按月征税，终于导致刘辟作乱，被天下人讥笑。

陆畅

李白尝为《蜀道难》歌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白以刺严武也。后陆畅复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畅侫韦皋也。初畅受知于皋，乃为《蜀道易》献之。皋大喜，赠罗八百匹。及韦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释。（出《尚书故实》）

【译文】

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蜀道艰险，胜过上青天。”李白借此讽刺严武。后来陆畅写了《蜀道易》，说“蜀道易，胜过走平地。”陆畅借此谄媚韦皋。当初陆畅受到韦皋的知遇，就写下《蜀道易》献给他。韦皋非常高兴，赠给他八百匹罗锦。等到韦皋死了，朝廷想追究陆畅以往的事，又查到他先前所进的兵器上面刻着“定秦”二字，那些与陆畅关系不好的，想因此给他定罪。陆畅上奏疏辩解说：“我在蜀地时，看到制造那些进献的兵器，知道'定秦'是个工匠的名字。”陆畅因此获释。

马畅

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以进德宗。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皆拆入内。（出《国史补》）

【译文】

马燧的儿子马畅，把家里的大杏子赠给窦文场，而又进献给了唐德宗。唐德宗没见过这么大的杏子，感到很奇怪，就命令中使立刻查封杏树。马畅害怕进入那宅院，就把宅子作废改成奉诚园。屋木都拆下来放入内院。

吴凑

德宗非时召拜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问曰：“何速？”吏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馔，常可立办。”（出《国史补》）

【译文】

唐德宗破格下诏任命吴凑为京兆尹，命令他立即上任。吴凑策马疾驰，与各宾客到达官府时，宴席已摆好。有人问：“怎么这么快？”小吏答道：“两个市场每天都备有礼席，拿锅去取就行，所以三五百人的饭，常常可以立即办好。”

袁傪

袁傪之破袁眺，擒其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生致阙下。傪曰：“此恶百姓，何足烦人？”乃遣笞臀逐之。（出《国史补》）

【译文】

袁傪打败袁眺，捉到敌伪公卿几十人。州县衙门准备了大量脚镣手铐，说一定要把他们活着送到京城。袁傪说：“这些刁民，哪里值得麻烦人。”就下令杖打屁股然后驱逐他们。

李勉

故相李勉任江西观察使时，部人有父病盅。乃为木偶人，置勉名位，瘗于其垄。或发以告勉，勉曰：“为父禳灾，是亦可矜也，舍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贬黜。”议曰：“不然，当李希烈之怙乱，其锋不可当，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罚也。矧应变非长，援军不至，又其时，关辅已俶扰矣，人心摇动矣。以文吏之才，当虎狼之隧，乃全师南奔，非量力者能乎？”（出《谭宾录》）

【译文】

已故宰相李勉任江西观察使时，部队里有个人的父亲神志惑乱，这个人就做了一个木偶人，写上李勉的名字职位，埋到坟墓里，被人看见告诉了李勉。李勉说：“替父消灾，值得同情，放了他。”有人说：“李勉没有守住梁城，应贬官罢黜。”议论说：“不应这样。李希烈作乱之际，势不可挡，上天正先增加他的罪而后再惩罚他。况且情况变化莫测，援兵不到，加上当时边关京畿已开始动乱，人心开如动摇。用文官的才能，阻挡虎狼的行为，为保全军队向南开拔，不能正确估计自己力量的人能办到吗？”

于公异

李晟平朱泚之乱，德宗览收城露布曰：“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上感涕失声，左右六宫皆呜咽。露布乃于公异之辞也。议者以朝廷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谨，赐《孝经》一 ，故坎坷而终。（出《国史补》）

【译文】

李晟平定朱泚作乱。唐德宗看到收复城池的捷报上写着：臣已经清除宫室之乱，恭敬地拜谒了陵园，那里钟虡未动，庙堂依旧。”皇上感动得失声流泪，大臣后妃们也都哭了。这封奏书是于公异写的。议论的人们认为，写给朝廷的报捷书，没有比得上这一份的。后来陆贽忌恨于公异，诬告他家风不严，皇帝就赐给他《孝经》一 。于公异历经坎坷而逝。

邢君牙

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进士刘师老、许尧佐往谒焉。二客方坐，一人仪形甚异，头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宾司引报，直入见君牙。拱手于额曰：“进士张汾不敢拜。”君牙从戎多年，殊不以为怪，乃揖汾坐（“坐”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曾不顾尧佐（“佐”下原有“汾坐”二字，据明抄本删）、师老。俄而有吏过桉，宴设司欠失钱物。君牙阅历簿书，有五十余千散落，为所由隐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处。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辞。”牙谢曰：“某适有（陈校本“有”作“以”）公事，略须决（“决”原作“次”，据陈校本改）遣，未（“未”原作“来”，据陈校本改）有所失于君子，不知遽告辞何也？”汾对曰：“汾在京之日，每闻京西有邢君牙上柱天，下柱地。今日于汾前，与设吏论牙三五十千钱。此汉争中？”君牙甚怪，便放设吏，与汾相亲。汾谓君牙曰：“某在京应举，每年常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剑南韦二十三，徐州张（“张”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十三，一日之内，客有数等，上至给舍，即须法味。中至补遗，即须煮鸡豚（“鸡豚”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或生或鲙。”既而指师老、尧佐云：“如举子此公之徒，远相访，君僎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尧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辞而退，君牙各赠五缣。张汾洒扫内厅安置，留连月余，赠五百缣。汾却至武功，尧佐方卧病在馆，汾都不相揖。后二年及第，又不肯选，遂患腰脚疾。武元衡镇西（“西”原作“四”，据陈校本改）川，哀其龙钟，奏充安抚巡官，仍摄广都县令，一年而殂。（出《乾鐉子》）

【译文】

贞元初年，邢君牙担任陇右临洮节度职务的时候，进士刘师老和许尧佐去拜见他。二位客人刚刚坐下，有一个仪表很奇特的人，头大脚小，穿着粗布衣服走了进来。也不等侍从人员进去通报，一直进去会见邢君牙，把手拱起放在额前说：“进士张汾不敢行大礼。”邢君牙当了多年的军人，一点也不认为奇怪，就回了礼请张汾坐下，竟不理睬许尧佐和刘师老。不一会儿有个官吏送来案 ，宴设司亏空丢失了钱和物。邢君牙查看帐册，有五十多千钱没有上帐，被经手的差役隐瞒脱漏了。君牙非常生气，正要派人去查清楚钱的去向，张汾就拍拍衣服站起来说：“暂且告辞了。”邢君牙道歉说：“我恰好有点公事，需要略作处理，对你并没有失礼的地方，不知道你急忙地告辞是为什么呢？”张汾回答说：“我在京城的时候，常常听说京西有个邢君牙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物。今天在我的面前，和一个设吏谈论自己的三五十千钱，这种男人怎能符合这样的评价呢？”邢君牙觉得很奇怪，就打发走设吏，和张汾亲近起来。张汾对邢君牙说：“我在京城参加考试的时候，每年常常花用二千贯钱，都花在与别人的往来上。剑南的韦二十三，徐州的张十三，一天的时间里，客人有好几等。上等的客人有给舍，就需要讲究味道；中等的客人有补遣，就需要炖上鸡肉和猪肉，还有的是生拌，有的是鱼块。”接着指着刘师老和许尧佐说：“像这一类参加考试的举子，从远方前来拜访，就像肮脏的胡人而已。你为什么不这么对待呢？”许尧佐很惊讶。过了一会儿，两个客人告辞走了，邢君牙每个人赠给五匹细绢。对张汾却打扫干净内厅安排他住下，呆了一个多月，赠给五百匹细绢。张汾回到武功，许尧佐病倒在馆舍的床上，张汾也不去看望。后来过了两年考中了，又不愿意当候选官员，于是得了腰和脚的疾病。武元衡镇守西川的时候，可怜他年老行动不便，上奏朝廷让他担任安抚巡官，还兼任广都县县令，一年以后就死了。

张造

贞元中，度支欲取两京道中槐树为薪，更栽小树。先下符牒华阴，华阴尉张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旧游，岂宜斩伐？”乃止。（出《国史补》）

【译文】

贞元年间。度支想砍掉两京沿途的槐树当烧柴，重新栽上小树，先写符牒给华阴尉，华阴尉张造批道：“召穆公休息的地方尚且不砍伐，先皇帝旧游之地，怎么能砍伐？”就停止了砍树。

吕元膺

吕元膺为鄂岳团练，夜登城，女墙已锁。守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及明，擢为大职。（出《国史补》）

【译文】

吕元膺是鄂岳团练。一天夜里想要登城，但城墙上的矮墙已经上锁。守门人说：“军法规定夜晚不能开门。”就告诉他说：“是中丞亲自登城。”守门人又说：“夜晚看不清是，还是不是，中丞也不能登城。”元膺就回去了。天明，元膺就提升守门人任重要职务。

李章武

李章武学识好古，有名于时。唐太和末，敕僧尼试经若干纸，不通者，勒还俗。章武时为成都少尹，有山僧来谒云：“禅观有年，未尝念经，今被追试，前业弃矣，愿长者念之。”章武赠诗曰：“南宗向许通方便，何处心中更有经？好去苾蒭云水畔，何山松拍不青青？”主者免之。（出《本事诗》）

【译文】

李章武博学多识喜好古文，在当时非常有名气。唐朝太和末年，皇上敕令和尚尼姑要考若干页经文，不能通过考试的，勒令还俗。李章武当时是成都少尹，有个山里的和尚来拜见他说：“我参禅多年，没念过经，现在被迫考试，前功将尽弃，希望您能帮帮我。”李章武赠给他一首诗，写道：“南宗向许通方便，何处心中更有经？好去苾蒭云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考者就免除了他的考试。

元稹

元稹为御史，奉使东川，于襄城《题黄明府》诗，其序云：“昔年曾于解县饮酒，余恒为觥录事。尝于窦少府厅，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今，连飞十数觥，不胜其困，逃席而去。醒后问人，前虞卿黄丞也，此后绝不复如。元和四年三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裒城。望驿有大池，楼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见迎。瞻其形容，仿佛以识，问其前衔，即曩日之逃席黄丞也。说向事，黄生惘然而悟，因馈酒一尊，舣舟邀余同载。余时在诸葛所征之路次，不胜感今怀古，遂作《赠黄明府》诗云：昔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觥”原作“恍”，据明抄本改）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联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临风乱，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浅酌，还怆古今情。逦迤七盘路，坡陁数丈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候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出《本事诗》）

【译文】

元稹做御史时，奉命出使东川。到襄城写下《题黄明府》一诗。诗序中说：“往年曾在解县喝酒，我常常担当觥录事一角儿，曾在窦少府客厅喝酒，有一个人后到，又频频触犯酒令，连着干了十几杯酒，结果不胜酒力，偷偷逃掉了。酒醒后我问别人，才知道他是以前的虞卿黄丞，以后再也不知他的消息。元和四年三月我奉命出使东川，十六日，到达裒城。远远望见驿站有个大池子，其间楼台亭榭林立。过了一会儿，有个黄县令出来迎接。我打量他的长相，似曾相识，就问他以前的官职，原来就是从前逃席的黄丞。说起以前的事，黄丞恍然大悟，就赠给我一坛酒，停船靠岸邀请我上船。我当时在诸葛出征的路途中住下，禁不住感今怀古。就写下一首诗赠给黄明府。诗是这样写的：昔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联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临风乱，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浅酌，还怆古今情。逦迤七盘路，坡陁数丈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候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

于頔

丞相牛僧孺应举时，知于頔奇俊，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日，两见，以游客遇之，牛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钱五百。”“受乎？”曰：“掷于庭而去。”于大恨（“恨”原作“怒”，据明抄本改），谓宾佐曰：“某事繁，总盖有阙遗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匹，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以书付。”小将界外追及，牛不折书，揖回。（出《幽闲鼓吹》）

【译文】

丞相牛僧孺当年参加考试时，知道于頔奇很杰出，特地到襄阳拜谒求教。住了几天，两次见面，都把他当游客那样对待，牛僧孺生气地走了。他走了以后，于頔叫来客将问道：“几天前来的那个牛秀才走没走？”回答说：“已经走了。”“赠给他什么？”“给他五百钱。”“接受了吗？”“扔到院子里走了。”于頔非常遗憾，对宾佐说：“我的事太多了，总会有漏洞。”立即命令小将，送五百匹绢绸，书信一封，追赶牛僧孺，并嘱咐小将：“他没出界，就接回来，如已出界，就把信给他。”小将到界外追上牛僧孺，牛僧孺并不看信，只是拱拱手走了。

薛尚衍

于頔方炽于襄阳，朝廷以大阉薛尚衍监其军。尚衍至，頔初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后旬日，请出游，及暮归第，幄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犊车五十乘，实以彩绫。尚衍颔之，亦不言。頔叹曰：“是何祥也？”（出《国史补》）

【译文】

于頔在襄阳正得势时，朝廷派宦官薛尚衍监督他的军队。尚衍到襄阳，于頔开头并未好好款待他，而尚衍表现很平静。过了十天，于頔请他外出游览，到晚回到住所，窗帘地毯各种器具，都换成新的了；又排列牛车五十辆，装载着彩色绸缎。尚衍只是点点头，也不说话。于頔叹道：“这是什么征兆呢？”

卷第四百九十七　杂录五

高逞　吕元膺　王锷　江西驿官　王仲舒　周愿　张荐　莲花漏　唐衢　脂粉钱

韦执谊　李光颜　李益　吴武陵　韦乾度　赵宗儒　席夔　刘禹锡　滕迈

高逞

高逞（陈校本“逞”作“郢”）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出《国史补》）

【译文】

高逞做了九年中书舍人，家里没有诏令的草稿。有的人问高逞：“前辈中书舍人都藏有诏令集子，你为什么都烧掉了呢？”高逞回答说：“帝王的话不可以藏在私人家里。”

吕元膺

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与处士对棋。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阅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翼日，吕请棋处士他适，内外人莫测，棋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赆之。如是十年许，吕寝疾将亟，儿侄列前，吕曰：“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吾为东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即虑其忧慑；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于知闻。”言毕，惆然长逝。（出《芝田录》）

【译文】

吕元膺做东都留守的时候，曾经与个隐士下棋。正下着棋，便有一些文件堆积起来，吕元膺就停棋拿笔批阅。棋友以为吕元膺一定顾不上棋局，就偷偷换了个棋子来取胜。吕元膺已经把一切看在眼里。第二天，吕元膺请他到别处去。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棋友却感到很内疚，就留给吕元膺一份很厚的告别礼物。就这样过了约十年，吕元膺卧病在床将要死去，儿子侄子们都站在床前。吕元膺说：“结交朋友，一定要仔细地选择。当初我为东都留守，有一个和我下棋的人，乘我去办别的事时，偷偷换了一着棋。其实也不值得介意，但反映出此人的心迹可怕。几次想说这件事，又怕那个人因此而忧愁悲戚；始终不说，又怕你们毁于这一类的事上，就告诉了你们。”说完，吕元膺怀着惆怅死去了。

王锷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盏地。”后永宁为王锷宅，安邑为北平王马燧宅。后王马皆进入官。王宅累赐韩弘及史（“及史”原作“正史”，据陈校本改）宪诚、李载义等。所谓金盏破而成焉；马燧为奉诚园，所为玉盏破而不完也。

又一说，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师号李宅为玉杯，一破无复可全。金碗或伤（“伤”原作“复”，据明抄本改），庶可再制。牛宅本将作大匠康聓宅，聓自辨冈阜形势，以其宅当出宰相。后每年命相有按，聓必引颈望之。宅竟为僧孺所得。李后为梁新所有。（出《卢氏杂说》）

【译文】

泓师说：“长安永宁坊东南面那个地方是金盏一样的宝地，安邑里西面是玉盏一样的宝地。后来永宁这个地方成为王锷的住宅，宏邑则成为北平王马燧的住宅。后来王锷和马燧双双进了皇宫做官。王锷的住宅依次赐给了韩弘和史宪诚、李载义等，就是人们所说的“金盏碎了可复原。”马燧的住宅成了奉诚园，就是人们所说的“玉盏碎了而恢复不了原样”。

另一种说法是，李吉甫的安邑宅和牛僧孺的新昌宅，泓师叫李宅是“玉杯”，一旦碎了就不能复原了。金碗有了损伤，差不多可以再复制。牛僧孺的住宅本来是主管宫殿建筑的官康聓的住宅，康聓自己会看宅院风水，认为自己的宅院会出现宰相。以后每年有任命宰相的文告，康聓就一定会伸着脖子去看看。他的宅院竟被牛僧孺得去了。李吉甫的宅院后来归了梁新。

江西驿官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醢毕熟。其外画神，问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余也。”又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库，诸茹毕备，复有神。问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误矣。”（出《国史补》）

【译文】

江西有个驿官自认为有办事才能，报告刺史大人，说驿站已经整理好，请大人前去视察。刺史于是前往。见到的第一个屋子是酒库，各种肉酱都已做熟，外面画着一个神，刺史问：“是谁？”驿官答：“是杜康。”刺史说：“你很有功劳。”第二个看到的是茶库，各种茶叶都准备好了，外面也画着一个神。刺史问神是谁，驿官答：“是陆鸿渐。”刺史更高兴了。第三个见到的是菜库，各种疏菜都已齐备。外面也画着神。问是什么神，驿官回答：“是蔡伯喈。”刺史哈哈大笑说：“你搞错了。”

王仲舒

王仲舒为郎官，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相救？”逢曰：“适见谁家走马呼医，吾可待也。”（出《国史补》）

【译文】

王仲舒是个郎官，和马逢相当友好，常常责怨马逢：“你家太穷了，为什么不去给人写写碑文呢？”马逢说：“刚才看见谁家骑马找医生，我可以等着了。”

周愿

元和中，郎吏数人省中纵酒，话平生各有爱尚及憎怕者。或言爱图画及博奕，或怕妄与佞。工部员外周愿独云：“爱宣州观察使。怕大虫。”（出《传载》）

【译文】

元和年间，一些官吏聚在一起在官府喝酒，喝酒间大家都谈起各自一生所喜欢崇尚以及憎恶害怕的事情。有人说喜欢绘画和下棋，有的害怕无知妄为和阿谀奉承的人。唯独工部员外郎周愿说：“喜欢宣州观察使，惧怕老虎。”

张荐

张荐自筮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入蕃，殁于赤岭。（出《传载》）

【译文】

张荐做官做到秘书监，经常担任出使的事，三次进入吐蕃，死在赤岭。

莲花漏

越僧僧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之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无所差也。（出《国史补》）

【译文】

越地和尚僧澈在庐山得到一个莲花漏，传到江西观察使韦丹手里。当初惠远和尚因为山里不知时间的变化，就用铜片制造了这种东西。形状像朵莲花，把它放在水盆里，它的下面有小孔可以漏水，漏进一半的时候，它就沉到了水底，每昼夜沉十二次，作为修行生活的时间标准。虽然是冬夏有短长，天气有变化，这个莲花漏所测出的时间并没有什么偏差。

唐衢

进士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发一声，音调哀切。遇人事有可伤者，衢辄哭之，闻者涕泣。尝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出《国史补》）

【译文】

进士唐衢很有文才，但到老了也没有什么建树。擅长哭，每哭一声，声音凄切哀婉。碰到有什么使人感到悲伤的事，唐衢就哭，听到的人无不因此落泪。唐衢曾经在太原一带游览，赶上军队设宴，等到酒兴正浓的时候，唐衢便哭了起来。在坐的人都感到很扫兴，主人只好撤了宴席。

脂粉钱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果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出《嘉话录》）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的脂粉钱的事，是从颜杲卿的妻子开始的。柳州刺史也有这种钱，是军队的一个将领替刺史的妻子收缴的，不也太荒谬了吗！

韦执谊

元和初，韦执谊贬崖州司户参军，刺史李甲怜其羁旅，乃举牒云：“前件官久在相庭，颇诸公事，幸期佐理。忽惮縻贤，事须请摄军事衙推。”（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元和初年，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刺史李甲可怜他寄居在外，就写文书推荐他说：“前件文书提到的官在相府的时间很长，很熟悉公务，有幸要他来帮助理事，不怕束缚贤才，事务需要他任军事衙推。

李光颜

李光颜有大功于时，位望通显。有女未适人，幕客谓其必选嘉婿。因从容，乃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冀光颜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颜乃谢幕客曰：“光颜一健儿也，遭逢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选得嘉婿，诸贤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为某女之匹也。”即擢升近职，仍分财而资之。从事闻之，成以为惬当矣。按光颜居鼎盛文朝，虑弓藏之祸，事当远害，理在避嫌。岂敢结强宗，固隳本志者欤？与夫必娶国高，求婚王谢者，不其远哉？（出《北梦琐言》）

【译文】

李光颜为当代立了大功，官高位显。有个女儿还没有嫁人，幕客们都说他一定会选个好女婿，于是就从容地向他极力赞扬郑秀才，说郑秀才出身名门诗家，仪表风流倜傥，希望李光颜能把女儿嫁给郑秀才。过了几天又这么说。李光颜谢绝了幕客，说：“我只是一个兵，遭遇了许多灾难，偶然立下点功劳，怎么敢妄想高攀名门望族，招来闲言碎语呢？我自己已选好女婿，你们都不知道。”于是就叫来一个典客小吏，指着他说：“这就是我女儿的配偶。”便提升他到身边任职，就用自己的钱财资助他。随从们听说后，都认为很妥当。由此看来，李光颜能够在鼎盛时期的朝代，考虑到鸟尽弓藏的祸端，做事应当远避祸患，理应回避嫌疑，哪里敢攀结高门显贵，违背当初的志向呢？这和那些一定要娶像国子、高子那样大官的女儿，向王谢那样的世族家庭求婚的人相比，不是相差很远吗？

李益

长庆初，赵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赵乃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出《摭言》）

【译文】

长庆初年，赵宗儒任太常卿的职务，辅佐管理庙堂的礼仪。不当宰相三十多年了，已七十六岁了，大家都说他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有个常侍李益笑着说：“赵宗儒是我做东府主考官时选送的进士。”

吴武陵

长庆中，李渤除桂管观察使，表名儒吴武陵为副使。故事，副车上任，具橐鞬通谢。又数日，于球场致宴，酒酣，吴乃闻妇女于看棚聚观，意甚耻之。吴既负气，欲复其辱，乃上（“上”原作“止”，据明抄本改）台盘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见之大怒，命卫士送衙司枭首。时有衙校水（陈校本“水”作“米”，下同）兰，知其不可，遂以礼而救止，多遣人卫之。渤醉极，扶归寝，至夜艾而觉，闻家人聚哭甚悲，惊而问焉。乃曰：“昨闻设亭喧噪，又闻命衙司斩副使，不知其事，忧及于祸，是以悲耳。”渤大惊，亟命递使问之，水兰具启：“昨虽奉严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犹寝在衙院，无苦。”渤迟明，早至衙院，卑词引过，宾主上下，俱自克责，益相敬。时未有监军，于是乃奏水兰牧于宜州以酧之。武陵虽有文华，而强悍激讦，（“讦”原作“许”，据明抄本改）为人所畏。又尝为容州部内刺（“刺”字原缺，据陈校本补）史，赃罪狼藉，敕（“敕”原作“刺”，据陈校本改）史（陈校本无“史”字）令广州幕吏鞫之。吏少年，亦自负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因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出《本事诗》）

【译文】

长庆年间，李渤出任桂管观察使。表奏名儒吴武陵为副使。按先例，副职上任时，要拿着弓箭袋表示谢意。隔了一些日子。李渤在球场设宴，酒喝到高兴时，吴武陵听到一些妇女聚在看棚上看，吴武陵觉得这是耻辱，非常生气，想报复一下。于是上高台盘坐，提起衣裙尿尿。李渤喝了酒，看到后异常愤怒。命令卫士把吴推到衙门斩首。当时有一个衙门校官叫水兰，想到这样做不好，很巧妙地阻止了这件事，派了许多人保护吴武陵。李渤大醉，人们搀扶着他回去睡觉，到天亮才醒。听到家里的人聚在一起哭得很伤心，惊奇地询问。家里人说：“昨晚听到球场喧闹，又听说你命令衙司斩吴副使，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怕闯出祸来，所以才这么哭。”李渤非常惊慌，立即命人前去衙门打听。水兰把情况都说明了：“说昨晚虽是奉了严命，但没敢那么做，现在副使还睡在衙院里，没有受苦。”李渤这才知道。第二天便早早来到衙院，很谦虚地说了自己的过错，分宾主落座后，都互相自责，更加互相尊敬起来。当时还没有监军，李渤就上奏请求让水兰任宜州州长，以此来答谢水兰。吴武陵虽然有才华，但性情强悍暴烈，人们都怕他。他曾经做过容州部内刺史，犯下许多罪行。皇帝的使者命令广州的幕吏逮捕他。这个小官吏正当年青，也自负是科举出身，一点也不宽恕，办案特别急迫。武陵感到非常气愤，所以在路边佛堂里题诗道：“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

韦乾度

韦乾度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牛僧孺以制科敕（“敕”原作“刺”，据原陈校本改）首，除伊阙尉。台参，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问何色出身，僧孺对曰：“进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对曰：“某制策连捷，忝为敕头。”僧孺心甚有所讶，归以告韩愈。愈曰：“公诚小生，韦殿中固当不知。愈及第十有余年，猖狂之名，已满天下，韦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出《乾鐉子》）

【译文】

韦乾度为殿中侍御史，分管东都。牛僧孺凭科考第一，官拜伊阙尉，来参见韦乾度。韦乾度不知道牛僧孺授官的缘由，就问他什么出身，牛僧孺回答说：“进士出身。”又问：“怎样进了京城？”僧孺回答：“我对策连捷，有幸成为第一。”牛僧孺心里感到很惊讶，回去后告诉了韩愈。韩愈说：“你是个年青人，韦殿中当然不知道了。我进士及第十多年了，文章奔放的名声已传遍天下，韦殿中尚且不知，你有什么奇怪的呢？”

赵宗儒

赵宗儒检校左仆射为太常卿，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朝会聘享不作。至是中人掌教坊之乐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宰相以为事在有司，其事不合关白。宗儒忧恐不已，相座责以懦怯不任事，改换散秩，为太子少师。（出《卢氏杂说》）

【译文】

赵宗儒身为检校左仆射担任太常卿的职务。太常寺里有一种“师子乐”，具备东西南北中五方的特色，除了臣属朝见天子和诸侯向朝廷进献是不演奏的。有一个掌管教坊音乐的宦官，移送文书来调用，赵宗儒不敢违抗，就把这情况报告了宰相。宰相认为各种事情都由各部门分管，这事不该向他报告。赵宗儒忧愁恐惧得不能自己。宰相责备他怯懦不能担当大事，给他改换成闲散无一定职守的官职，做了太子少师。

席夔

韩愈初贬之制，舍人席夔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韩曰：“席不吃不洁太迟。”人曰：“何也？”曰：“出语不当。岂有（陈校本“岂有”作“是盖”）忿责词云，'亦有声名'耳？”（出《嘉话录》）

【译文】

韩愈初次受贬的文书上，舍人席夔在上面写了这样的话：“早年就登科及第，也有些名声。”席夔死后，友人大多都说：“席夔没有好的子弟，难道是他有了阴毒、伤寒一类的病，而给他不干净的东西吃了吗？”韩愈说：“席夔不吃不洁的东西为时太晚了！”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韩愈说：“他说话不恰当。哪有把气愤、指责的话说成'也有些名声'的呢？”

刘禹锡

牛僧孺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尝投贽于补缺刘禹锡，对客展 ，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期至矣。”虽拜谢砻砺（“砻砺”原作“咙嘱”，据陈校本改）终为怏怏。历三十余岁，刘转汝州，僧孺镇汉南。枉道驻旌，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承诗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陈校本“佐”作“允”）、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南尚书，高识远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中为上也。”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向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阅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会把文章谒后尘。”禹锡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宰相三朝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出《云溪友议》）

【译文】

牛僧孺赶考的时候，常常被同辈人忽视。曾写了一篇文章投到补缺刘禹锡门下，刘禹锡当着客人的面打开文卷，提笔涂改他的文章。而且说：“一定是前辈的期望到了。”牛僧孺虽然谢过他的批改，终究不大高兴。经过三十多年，刘禹锡转到汝州，牛僧孺镇守汉南，牛绕道来看他。第二夜酒兴正浓时，提笔写诗喻指前事。刘禹锡读了诗，才想起往年曾改过牛僧孺的文章。就告诫儿子咸佐、承雍等说：“我树立帮人成功的志向，哪里料到结果不是如此。何况汉南尚书，见识高，度量大，很少有能比得了的。从前主父偃一家被孙弘杀掉，嵇康被钟会诬陷致死，因此曹操劝他的儿子说：'我对小过失也非常愤怒，你们千万不要学这一点。'你们修业进德，以中和为上。”牛僧孺的诗是这样写的：“粉署为郎四十春，向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阅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会把文章谒后尘。”刘禹锡的诗是这样写的：“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僧孺读完诗，以前那种不高兴的心情渐渐消解了，说道：“打扫三天埃尘我可担当不起。”于是另设宴席，喝了整整一夜酒，天放亮才收拾行装出发。

滕迈

滕倪苦心为诗，远之吉州，谒宗人迈。迈以吾家鲜士，此弟则千里之驹也。每吟其诗曰：“白发不能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又《题鹭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迈且曰：“魏文酷陈思之学，潘岳褒正叔之文，贵集一家之芳，安以宗从疏远也？”倪既秋试，捧笈告游，乃留诗一首为别。滕君得之，怅然曰：“此生必不与此子再相见也。”及祖于大皋之阁，别异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商于之馆舍，闻者莫不伤悼焉。倪诗曰：“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有（明抄本“有”作“无”）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霄无路接瑶池。”（出《云溪友议》）

【译文】

滕倪苦心学习作诗，远远去到吉州，拜见本家兄弟滕迈。滕迈认为“我们家很少有名士，倪弟你就是一匹千里马”。滕迈常常吟诵滕倪的诗句：“白发不能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还有《题鹭障子》诗中的句子：“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滕迈还说：“魏文帝酷爱弟弟曹植的才学，潘岳赞美侄子潘正叔的文彩，贵在采集一家的精华，哪里是本家就亲近，别人就疏远呢？”滕倪参加了秋试之后，带着书外出远游，临行时就留下一首诗告别。滕迈读了后，失意地说：“这一生一定不能再和他相见了。”于是就在大皋城的楼阁中设宴为他送行，离别的情形与常情极不一样。滕倪到了秋深的时候，死在商于的客栈里，听到的没有不伤心的。滕倪的诗说：“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有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霄无路接瑶池。”

卷第四百九十八　杂录六

李宗闵　冯宿　李回　周复　杨希古　刘禹锡　催阵使　李群玉

温庭筠　苗耽　裴勋　邓敞

李宗闵

李德裕在维扬，李宗闵在湖州，拜宾客分司。德裕大惧，遣专使，厚致信好，宗闵不受，取路江西而过。非久，德裕入相，过洛，宗闵忧惧，多方求厚善者致书，乞（“乞”字原缺，据陈校本补）一见，欲以解纷（“纷”原作“分”，据陈校本改）。复书曰：“怨则不怨，见则无端。”初德裕与宗闵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势力。及位高，稍稍相倾。及宗闵在位，德裕为兵部尚书，自得歧路，必当大用，宗闵多方沮之。及邠公杜悰入朝，即宗闵之党也，时为京兆尹。一日，诣宗闵，值宗闵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则有策，顾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请言之。”杜曰：“大戎有词学，而不由科第。若与知举，则必喜矣。”宗闵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宗闵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矣。”邠公再三与约，乃驰诣曰：“适宗相有意旨，令某传达。”遂言亚相之拜，德裕惊喜，双泪遽落，曰：“此大门官也，小子岂敢当此荐拔？”寄谢重叠。杜还报，宗闵复与杨虞卿议之，竟为所隳，终致后祸。（出《幽闲鼓吹》）

【译文】

李德裕在扬州，李宗闵在湖州。李宗闵被朝廷任命为宾客，在洛阳任职。李德裕很害怕，派出专人，向李宗闵表示诚信友好。李宗闵不接受，取道江西而绕过扬州。不久，李德裕进京做了宰相，经过洛阳，李宗闵担心害怕，多方寻找与李德裕有交情的人捎信，请求见一面，想要以此排解纠纷。李德裕复信说：“怨恨倒没有什么怨恨，见面倒也没什么理由。”当初李德裕和李宗闵关系很好，在中央和地方扩张自己的势力，等地位高了，开始互相倾轧。等到李宗闵登上相位时，李德裕担任兵部尚书。李德裕自己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看样子必然会受到重用，李宗闵千方百计地阻止他。等到邠公社悰入朝，他是李宗闵的同党，当时是京兆尹。一天，杜悰去拜访李宗闵，正赶上李宗闵在那里深思。杜悰说：“想什么想得这么专心？”李宗闵说：“你猜我在想什么？”杜悰说：“大概是李德裕吧？”李宗闵说：“对了。但是怎么挽救呢？”杜悰说：“我倒有个办法，但是你一定不能采用。”李宗闵说：“请说说看。”杜悰说：“李德裕有词章学问，却没有科考功名，如果从这方面给以知遇荐举，他就一定高兴。”李宗闵默不作声，老半天才说：“再想想别的办法。”杜悰说：“还有一个官职，也可消除他的怨恨。”李宗闵说：“什么官？”杜悰说：“御史大夫。”李宗闵说：“这就行啦！”杜悰与李宗闵再三商量约定之后，杜悰就骑马到李德裕那里说：“刚才李宗闵宰相有个想法，派我来传达。”就说了要拜李德裕为亚相的事。李德裕又惊又喜，泪水很快就落下来，说：“这是大门官，我怎能担当得起这推荐和提拔呢？”他反复致谢。杜悰回去作了汇报。李宗闵又与杨虞卿商议这件事，竟被他否定了，终于导致了后来的祸患。

冯宿

冯宿，文宗朝，扬历中外，甚有美誉，垂入相者数矣。又能曲事北司权贵，咸得其欢心焉。一日晚际，中尉封一合，送与之。开之，有乌（“乌”字原空缺，据陈校本改）中二顶，暨甲煎面药之属。时班行结中贵者，将大拜，则必先遗此以为信。冯大喜，遂以先呈相国杨嗣复，盖常佐其幕也。冯又性好华楚鲜洁，自夕达曙，重衣数袭。选骏足数匹，鞍鞯照地，无与比。冯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穷极称惬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报有按，则伪为不知。比就，果有按。谒者捧麻，必相也。将宣，则谒者向殿，执敕罄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萧倣。”冯乃惊仆于地，扶而归第，得疾而卒。盖其夕拟状，将付学士院之时，文宗谓近臣曰：“冯宿之为人，似非沉静；萧倣方判盐铁，朕察之，颇得大臣之体。”遂以易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冯宿在唐文宗在位时，为官的政绩朝中朝外都宣传，很有声誉，他差点儿当上宰相的有好多次了。又能奉承北司的豪门贵族，深得他们的欢心。一天傍晚，中尉送来一只封闭的盒子，打开后，看到里面有两顶乌纱帽，以及甲香防冻膏之类的东西。当时朝中官员结交显贵侍从宦官的人，如果将升大职，一定先用这些东西通消息。冯宿欣喜万分，就把这些呈送给宰相杨嗣复，大概因为冯宿常常辅佐他。冯宿喜欢衣着华丽干净整洁，从晚到早要换几套华贵的衣服。挑选几匹骏马，鞍鞯光亮照地，无与伦比。冯宿认为有了可靠的消息，就不适合依序上班，要尽情享受称心如意的快乐，就修整容貌换好衣服前往相府。到了幕府附近时，小吏通报说已有诏书，冯宿假装不知。等到了幕府，果然已有诏书。通接宾客的近侍捧着诏书，看来一定是宰相的职位。将要公布时，那近侍面向大殿，躬身拿着诏书，大声叫着所授大官的姓名，接下去大声叫道：“萧倣！”冯宿竟然惊诧得仆到在地。别人搀扶他回到家，就得病死了。原来那晚准备拟定委任状送到学士院时，唐文宗对亲近大臣说：“冯宿的为人，好像不够沉稳。萧倣兼任盐铁官时，我观察他，很有大臣的风度。”于是用萧倣代替了冯宿。

李回

太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谟，谟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谟为御史中丞。常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阁门。谟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曰：“经（音颈）如今也不送。”谟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谪刺建州，谟大拜，回有启状，谟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不恚于杖，止恨停废耳，因亡命至京师，投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会亭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诘之，其人具述本志，于是诲之曰：…建阳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子”原“作”乎，据明抄本改）盍诣之？”言讫，见魏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从问之（“从问之”三字原作“骑自中”，据明抄本改），对曰：“建州百姓诉冤。”魏闻之，倒持塵尾，敲鞍子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为魏极力锻成大狱。时李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狱，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出《摭言》）

【译文】

太和初年，李回任京兆府参军，主持考试，没有送魏谟，魏谟很恨他。会昌年间，李回任刑部侍郎，魏谟任御史中丞，常和地位低的三个等候应对的官，在内阁等候传唤。魏谟说：“前些年官府举荐我入京考试，承蒙您不送我。有什么事今天都聚集在这里？”李回应声说道：“估计今天你也不会送我。”魏谟听了此话，脸色都变了，更加怀恨在心。后来李回被贬为建州刺史，魏谟高升。凡是李回有诉状，魏谟都不接受。不久李回怒责一个衙官，处以杖刑并勒令停用。建州衙官，能够使人躲避劳役，请求在他们手下登记，花费不下数十万。那衙官并不恨怨受了杖刑，只恨停止了他的职务，就逃到京城，找宰相伸冤。各宰相都不过问。赶上正午，衙官就在槐树阴下休息，脸色憔悴得很。旁边的人看他像有事的样子，就询问他。衙官就详述了事情本来。那人告诉他：“建阳相公和中书相公一向有仇，你为什么不去找中书相公呢？”刚说完，就看见魏谟的前行随从从中书省出来。衙官经常带着诉状，就立即按那人教的，望尘而拜。随从问他，他说：“建州百姓要诉冤。”魏谟一听，倒拿拂尘，敲敲马鞍命令停下。看那诉状，共列二十多条。第一条：把同姓子女娶入家中。于是，魏谟极力判成重案。当时李回已被调任邓州刺史，途中住宿九江时，遇到御史审讯案件，又被退回建阳，竟无故被贬为抚州司马，死在贬所。

周复

元稹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稹尝赋诗，命院中属和。复乃簪笏见稹曰：“某偶以大人往还，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稹嘉之曰：“质实如是，贤于能诗者矣。”（出《幽闲鼓吹》）

【译文】

元稹在鄂州时，周复做他的从事。元稹曾写诗，并让其他人步韵奉和。周复就带着簪笔笏板来见元稹，说道：“我偶然因为与大官来往，错误地使我考中，实际上我写诗作赋都不会。”元稹赞许地说：“如此诚实，比会写诗的贤德。”

杨希古

杨希古，靖泰（明抄本“泰”作“恭”）诸杨也，朋党连结，率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与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明抄本、陈校本“敦厚”作“叔季”）过之。希古性迂僻，初应进士举，以文投丞郎，丞郎奖之。希古乃起而对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讶而话之，曰：“此舍弟源嶓为希古作也。”丞郎大异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太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知于先达，靡不私自炫耀，以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顿颓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像，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散衣无所有，然后高屐以往。（出《玉泉子》）

【译文】

杨希古，是靖泰杨姓之一。杨姓人结成同党，聚在一起相约生死与共，权柄势力威焰迫人，力不可除。和同乡崔氏势力相当，但比他们诚朴宽厚。杨希古性格迁阔怪僻。当初考进士时，拿一篇文章投给丞郎，丞郎赞赏他。杨希古站起来说：“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丞郎惊讶地议论起来。杨希古说：“这是我弟弟源嶓替我写的。”丞郎非常吃惊地说：“现在年青人求取功名，多半找人代笔，如果能拿到一篇文章，投到有名望的前辈那里，没有不私下炫耀，认为没有比得上自己的。像你这种做法，足以整顿颓败的风气。”杨希古又酷爱佛教，常把和尚请到家里，供上佛像，插上幢幡华盖，算作所说的“道场”。每天早晨，就进道场，五体投地，让和尚骑在上面诵读三遍《金刚经》。杨希古又爱干净，要上厕所，一定一丝不挂，穿上厚底鞋才进去。

刘禹锡

刘禹锡自（“自”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当日传于都下。有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见日，时宰与坐，慰其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其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连”原作“朗”，据明抄本改）州刺史。禹锡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予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耳。旋（“旋”原作“属”，据明抄本改）又出牧，于连州至（陈校本“于连州至”四字作“于今”二字）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树”原作“时”，据明抄本改），唯兔葵燕麦，动摇（“摇”原作“捶”，据明抄本改）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静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独来。”（出《本事诗》）

【译文】

刘禹锡从屯田员外降职为朗州司马，共十年，才调回京城。当时正是春天，写下了《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诗中写道：“繁华的京城大道，红尘拂面而来，路上人人都说看桃花刚回来。玄都观里的千株桃树，都是我刘禹锡离京后所栽。”这首诗当天在京城传开。有嫉妬刘禹锡的，禀告给执政长官，诬陷他心怀怨恨。以后，宰相和刘禹锡同坐，深切安慰他。寒暄完了，就说：“最近的一首诗，惹了些麻烦，有什么办法呢？”不久，出任连州刺史。刘禹锡自叙说道：“贞元二十一年春天，我作屯田员外郎，当时这个观里没有花，那年出任连州刺史，到荆南，又被贬为朗州司马。过了十年，召我回京，人人都说有个道士亲手栽植了仙桃树，满观盛开好似红霞，于是有前一首诗，来记一时之事。不久又出任连州刺史。如今已是十四年，我又回来作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空荡荡没有一棵树，只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摆动。因此再题二十八个字，以等待后来的游人指教。太和二年三月记。”那诗说：“百亩的庭院一半长了青苔，桃花没有了只有野花开。种桃的道士哪里去了？以前的刘郎今天独自来了。”

催阵使

会昌中，王师讨昭义，久未成功。贼之游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邢洛怀孟。又发轻卒数千，伪为群羊，散漫山谷，以啖官军。官军自远见之，乃分头掩捕。因不成列，且无备焉，于是短兵接斗，蹂践相乘，凡数十里，王师大败。是月，东都及境（“境”原作“坟”，据明抄本改）上诸州，闻之大震，咸加备戒严。都统王宰、石雄等，皆坚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谓之曰：“王宰、石雄，不与朕杀贼，频遣中使促之，尚闻逗挠依违，岂可使贼党坐至东都耶？卿今日可为朕晚归，别与制置军前事宜奏来。”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默听命。德裕归中书，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责戎帅，早见成功，慎无违也。”回刻时受命，于是具名以闻。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催阵使。”帝曰：“可。”即日，李自银台戒路，有邸吏五十导从，至于河中，缓辔以进，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帅至翼城东，道左执兵，如外府列校迎候仪。回立马，受起居寒温之礼。二帅复前进数步，罄折致词，回掉鞭，亦不甚顾之。礼成，二帅旁行，俯首俟命。回于马上厉声曰：“今日当直令史安在？”群吏跃马听命，回曰：“责破贼限状来。”二帅鞠躬流汗，而请以六十日破贼，过约，请行军中令。于是二帅大惧，率亲军而鼓之，士卒齐进。凡五十八日，攻拔潞城，枭刘稹首以献。功成，回复命。后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芝田录》）

【译文】

会昌年中，皇室军队讨伐昭义，很久也没成功。敌人的流动部队，往往散布在山下，抢劫邢州、洛阳、怀州、孟州一带；又发出几千轻装的兵，扮作一群羊，散布在山谷，来使官府军兵吃。官府军兵远远看见了，就分头去捉拿，由于不成行列，又没有准备，结果短兵相接，蹂躏践踏，遍及几十里。官府军队大败。当日，东都洛阳及边境各州，听说此事后大受震惊，都加强防备实行戒严。都统王宰、石雄等人，都坚守壁垒自卫防守。唐武宗坐朝时很不高兴，召来大臣宰相李德裕等人说：“王宰、石雄，不给我杀退贼兵，屡派中使督促，他们还是徘徊观望迟疑不决。难道能让贼兵轻易得到洛阳吗？你们今天为我晚些回去，另外制定安置军前事务的办法奏上来。”当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手沉默听受命令。李德裕回到中书省，就召来御史中丞李回，详说了皇帝的意图。说：“中丞你一定亲自去一趟，督促军中主帅，早日成功，千万不要违命。”李回立即接受命令。李德裕于是署名上报说：“现在想让御史中丞李回为催阵使。”武宗说：“行。”当天，李回从银台出发，有王府小吏五十人作向导随从。到河中一带，李回放松缰绳，让马缓行，等候王宰等人到河中来迎接。继续前进。二军帅到翼城东边，站在道左手执兵器，按州郡官署排列军队的欢迎仪式。李回停住马，接受日常问候的礼节。二军帅又前进几步，恭敬地致欢迎词，李回摇着马鞭，也没有理睬。礼仪完毕，二军帅陪行，俯首听命。李回在马上厉声问道：“今天的值班人在哪里？”众军吏策马跑过来听从命令。李回说：“拿出击破贼兵的期限状来。”二军帅弯下身子流下汗来，请求六十天内打退敌人，过了期限，按军令处罚。于是二帅非常害怕，率领亲兵亲自督阵，士兵一齐进攻，一共五十八天，攻下潞城，砍下刘稹的头献上去。大功告成，李回回去复命。此后第六十天，李回由御史中丞提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李群玉

李群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涔阳，经二妃庙，题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自以第二（“二”字原缺，据许本补）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乃志其所陈，俄而影灭，遂礼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太守段成式素与李为诗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州。段乃为诗哭之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弥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曰：“增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儿女累，谁哭到泉台？”（出《云溪友议》）

【译文】

李群玉解去天禄的职务后，回归涔阳，经过二妃庙，题诗二首：“小孤洲的北面浦云边上，二妃的装束还像从前一样完好。寂寂春色中荒凉的古庙对着长江，萋萋荒草里只有一无字的古老碑碣。春风吹拂墓地芳草，夕阳落入深山，杜鹃声声啼哭。仍像皱眉望着舜帝出巡青青的九疑山就在湘水那边。”又写道：“黄陵庙前面的莎草欣欣向荣，黄陵女儿红裙崭新。轻舟小桨随歌远去，山水遥远愁坏了人。”以后又题诗：“黄陵庙前春天已去了，子规在松风中悲啼至流出血来，不知道魂灵落在哪里，好似在秋天的行云之中。”李群玉自认为第二篇，春去很快到了秋来有些不妥，犹豫着想改一改。眼前便出现了两个女郎，她们说：“我们是娥皇、女英，两年以后，会和你有一番男女交往。”李群玉就记住她们说的话。一会儿两个身影消失了。于是李群玉对着神像施礼后也走了。重新度过湖岭，到达浔阳。太守段成式一向和李群玉是作诗饮酒的朋友，李群玉就详细说了这件事。段成式于是开玩笑说：“想不到你还是虞舜的辟阳侯。”李群玉题诗后二年，就死在洪州。段成式就写诗哭悼他的朋友：“饮酒作诗三十年，纵横纷乱世上喧闹。醒时不要像弥衡那样死去，笑傲所有的公侯而后命归九泉。”又说：“再话黄陵往事，都被光阴催走，到老没有儿女之累，谁去哭送他呢？”

温庭筠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将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勖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勖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姊”原作“姝”，据明抄本改）赵颛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勖。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客姓氏，左右以勖对。温氏遂出厅事，前执勖袖大哭。勖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无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复大哭，久之方得解。勖归愤讶，竟因此得疾而卒。（出《玉泉子》）

【译文】

温庭筠享有擅长词赋的盛名。当初要在乡里应举，客居游览在长江淮河之间，扬子留后姚勖赠给他一大笔钱。温庭筠年轻，所得的钱财，大多为寻花问柳所浪费。姚勖非常生气，把他打了一顿又赶走了他，因此，温庭筠始终没有考上。他的姐姐是赵颛的妻子，每想起庭筠落榜，就对姚勖产生切齿痛恨。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温氏偶然问起来客姓名，身边的人告诉她是姚勖。温氏就走进前厅，上前扯着姚勖的袖子大哭起来。姚勖非常惊讶，而且袖子被拽很得牢，不能摆脱，不知她要干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温氏才说：“我弟弟年青喜欢宴饮游乐，也是人之常情，为什么要打他？致使他到现在也没有成就，难道不是你造成的吗？”又大哭起来。很久，姚勖才得以解脱。姚回去后又惊又气，竟因此得病死了。

苗耽

苗耽进士登第，闲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或意为将来通塞，可以响卜。耽即命子侄扫洒厅事，设几焚香，束带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穷僻，久之无所闻。日晏，有货枯鱼者至焉，耽复专其志而谛听之，其家童连呼之，遂挈鱼以入。其实无一钱，良久方出。货者迟其出，固怒之矣，又见或微割其鱼，货者视之，因骂曰：“乞索儿，卒饿死耳，何滞我之如是邪？”初耽尝自外游归，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见有以辇棺而回者，以其价贱，即僦而寝息其间。至洛东门，阍者不知其中有人，诘其所由来。耽谓其讶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食不能致他物，相与无怪也。”阍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尝见有解语神柩。”后耽终江州刺史。（出《玉泉子》）

【译文】

苗耽中进士后，闲居在洛中已经有几年了。不能忍受那种穷困，有时心里想将来通达与否可以用响声占卜。就命令晚辈打扫客厅，摆好几案焚起香来，苗耽扎上腰带拿着笏板，端端正正坐着等待一句话。所住的地方太偏僻，很久也没有听到什么。日暮时分，有个卖干鱼的来了。苗耽又专心去听，家僮连声叫他他也没答理，家僮就拿着鱼进来。实际上家中没有一文钱。过了很久苗耽才出来。卖鱼的嫌他出来得晚，本来就生气了，又看见他的鱼被稍稍割去一些，就骂道：“乞丐！早晚得饿死！干什么耽误我这么久？”当初，苗耽曾从外游历回来时，道上病得厉害，不能走路了，忽然看见有用人力车拉棺材回城的，因为便宜，就租用，躺在棺材里面。到洛城东门，守门人不知道棺材里有人，就问棺材打哪儿来。苗耽以为他惊讶自己，慢慢地回答说：“斯文的人在道上病了，太穷了不能坐别的，你不要奇怪。”守门人说：“我在这儿守了三十年了，没见过有懂人语的神棺材。”以后，苗耽死在江州刺史任上。

裴勋

裴勋容貌幺麽，而性尤率易。与父垣（《玉泉子》“垣”作“坦”，下同）会饮，垣令（去声）飞盏，每属其人，辄自言状。垣付勋曰：“矬人饶舌，破车饶楔。裴勋千分。”勋饮讫而复其盏曰：“蝙蝠不自见，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笞之。慈恩寺连接曲江，及京辇诸境，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勋常与亲识游，见其父及诸家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出《玉泉子》）

【译文】

裴勋容貌丑陋，性格特别率直平易。和父亲裴垣一块喝酒，裴垣让轮流喝酒，轮到谁，谁就说一段话。裴坦把杯交给裴勋说：“矮人好多嘴，破车楔子多。裴勋千分。”裴勋喝完酒把杯交还给裴垣说：“蝙蝠看不见自己，笑话房梁上的燕子。十一郎十分。”裴垣排行第十一，就生气地打了儿子。慈恩寺连接曲江以及京城各地。每年新考中的，一定把姓名写在慈恩寺。裴勋常和父亲去识记游览，看到父亲以及各家的题榜，而题榜的人大多已死。就对人说：“这都是记载鬼的。”

邓敞

邓敞，封教之门生。初比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气力，且富于财。谓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一第耶？”时敞已婿李氏矣，其父常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笔迹。敞顾己寒贱，必不（“不”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能致胜踔，私利其言，许之。既（“既”上原有“不”字，据明抄本删）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敞挈牛氏而归。将及家，敞绐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许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奴驱其辎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玩好幕帐杂物，列于庭庑间。李氏惊曰：“此何为者？”奴曰：“夫人将到，令某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抚膺大哭顿地。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一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与夫人同之。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列于官，二女共牵挽其袖而止。后敞以秘书少监分司，悭啬尤甚。黄巢入洛，避乱于河阳，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后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并为群盗所得。（出《玉泉子》）

【译文】

邓敞，是封教的门生。首次随计吏进京赴考，因为贫寒未能考中。牛蔚兄弟，是牛僧孺的儿子。有力气，而且有钱财。对邓敞说：“我有个妹妹未出嫁，你能娶她吗？我替你出力，你愿意考中吗？”当时邓敞已经娶了李氏，他父亲曾是福建从事，做官做到评事。有两个女儿都善长书法，邓敞应举所做的诗文，大多是这两个女儿抄写的。邓敞看到自己贫寒位贱，一定不能高升，暗自认为牛蔚的话对自己有利，就答应了他。考中之后，就和牛氏结婚。不几天，邓敞带牛氏回乡，要到家时，哄骗牛氏说：“我很久没回家，我先回家，在家等着迎接你，行吗？”牛氏答应了他。等到了家，邓敞不敢泄露这件事。第二天，牛氏的奴仆赶着行李车一直进入，拿出牛氏平常所喜欢的帐幕等其他东西，陈列在庭堂走廊里。李氏吃惊地说：“这是干什么？”奴仆说：“夫人要到了，让我先布置好。”李氏说：“我就是妻子，哪里还有什么夫人？”随即拍胸跺地大哭起来。牛氏到了，知道自己被欺骗了，请求见李氏，说：“我的父亲是宰相，哥哥们都在郎省。纵使不能富贵，难道还没有一个出嫁的地方吗？那种不幸，难道只有你有吗？我愿意和你共侍一夫。你即使对邓郎感到失望，难道忍心不为两个女儿考虑吗？”当时李氏要去见官，两个女儿拉着她的袖子阻止她。后来邓敞任秘书少监分司，更加吝啬。黄巢攻入洛阳时，到河阳躲避战乱，节度使罗元杲请他做副使。后来黄巢军队又攻来，就和罗元杲狼狈逃窜了。他的钱财都埋在地下，被黄巢军兵查获。

卷第四百九十九　杂录七

崔铉　王铎　李蠙　韦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群卢弘正　毕諴　李师望

高骈　韦宙　王氏子　刘蜕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权

崔铉

崔铉，元略之子。京（“京”字原缺，据陈校本补）兆参军卢甚之死，铉之致也，时议冤之。铉子沆，乾符中，亦为丞相。黄巢乱，赤其族，物议以为甚之报焉。初崔瑄虽谏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虽府职（“职”原作“藏”。据明抄本改），乃公事也。相与争驿厅。甚既下狱，与宰相书，则以己比孟子。而方瑄钱凤。瑄既朋党宏大，莫不为尽力。甚者出于单微，加以铉亦瑄之门生，方为宰相，遂加诬罔奏焉。瑄自左补阙出为阳翟（“翟”原作“崔”，据陈校本改）宰，甚行及长乐坡，赐自尽。中使适回，遇瑄，囊出其喉曰：补阙，此卢甚结喉也。”瑄殊不怿。京城不守，崔氏之子亦血其族。呜呼！谓天道高，何其明哉！（出《玉泉子》）

【译文】

崔铉，是崔元略的儿子。京兆参军卢甚的死，就是他造成的。当时，人们议论纷纷，说是冤枉了卢甚。崔铉的儿子崔沆，乾符年间，也是丞相。黄巢作乱时，灭了他的族人。人们议论认为是卢甚冤魂在报复。当初崔瑄虽然是谏官，结婚请假，那是私事；卢甚虽然在府里担任职务，为的是公事。两个人在驿厅争执起来，卢甚入狱后，给宰相一封信，把自己比为孟子，把崔瑄比为钱凤。崔瑄的同党很多，没有不为他尽力的。卢甚势单力孤，加上崔铉也是崔瑄的门生，正做宰相，于是就上奏诬陷卢甚。崔瑄从左补缺升为阳翟宰。卢甚走到长乐坡，被赐自尽。宫中使者恰好回来，遇上崔瑄，从口袋里拿出卢甚的喉咙说：“补缺，这是卢甚的喉结。”崔瑄非常不高兴。京城没守住，崔家的人也全被杀掉了。唉，都说天道高远，多么明显啊！

王铎

故相晋国公王铎为丞郎时，李骈判度支。每年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每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干京国籴米，必耗京国之食；若运米实关中，自江淮至京，兼济无限贫民也。”时籴米之制业已行，竟（“竟”原作“意”，据明抄本改。）无敢沮其议者。都下官籴，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以“原”作“次”。据陈校本改）民无至者故也。于是识（“识”原作“职”，据明抄本改）者，乃服铎之察事矣。铎卒以此大用。（出《闻奇录》）

【译文】

前宰相晋国公王铎做丞郎时，李骈兼任度支，每年从长江淮河一带运米到京城。水陆运费，一斗米需七百钱。京城米价，每斗才四十钱。李骈建议想让江淮一带不再运米来，只需每斗交七百钱。王铎说：“这不是办法。如果从京城买米，一定减少京城的粮食。如果运米充实关中，那么从江淮到京城，沿途可以救济许多贫苦百姓。”当时买米的制度已经推行，竟然没有敢阻止这种主张的。京城里官方买粮，粮食价格果然猛涨。不到十天，李骈请求罢免度支，因为没有人来卖粮的缘故。因此有见识的人都佩服王铎的明察能力，王铎也终于因此被重用。

李蠙

李蠙与王铎进士同年，后俱得路，尝恐铎之先相，而己在其后也。迨路岩出镇，益失其势。铎柔弱易制，中官爱焉。洎韦保衡将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将命铎矣，蠙阴知之。挈一壶家酒诣铎曰：“公将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愿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饮。铎妻李氏疑其堇焉，使女（“女”原作“玄”，据明抄本改）奴传言于铎曰：“一身可矣，愿为妻儿谋。”蠙惊曰：“以吾斯酒为鸩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满，饮之而去。（出《玉泉子》）

【译文】

李蠙与王铎同年中进士，后来都步入仕途。李蠙常怕王铎先做了宰相，自己落在他的后面，等到路岩出任镇将，更失去了优势。王铎性格柔顺容易领导，朝廷中的官都很喜欢他，到韦保衡将被提升，因不能比恩人升得早，就得任命王铎。李蠙暗地知道后，提一壶家酒到王铎处说：“你将要被选拔重用了，我恐怕不能依附你，想事先交接你的左右，行吗。”接着让斟满畅饮。王铎妻子李氏怀疑他的诚意，派女仆传话给王铎说：“你一个人也就罢了，希望你替妻子儿女着想。”李蠙惊讶地说道：“以为我的酒是毒酒吗？”就让拿来一个大酒杯，自己斟满，喝完后走了。

韦保衡

韦保衡欲除裴修为省郎。时李璋为右丞，韦先遣卢望来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问某。”卢以时相事权，设为李所沮，则伤威重。因劝韦勿除。（出《卢氏杂说》）

【译文】

韦保衡想要任命裴修为省郎。当时李璋是右丞相，韦保衡先派卢望去表明想法，探测李璋的看法。李璋说：“相公只管任命，不应该先问我。”卢望认为当时是宰相掌权，如果被李璋阻止，会损伤威严，就劝韦保衡不要任命裴修。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诣友生，见衲衣道人在坐，不怿而去。他日，谓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适且觉其臭。”友生答曰：“毳褐之外也，岂甚铜乳。铜乳之臭，并肩而立，接迹而趋。公处其间，曾不嫌耻，乃讥予与山野有道之士游乎？南朝高人，以蛙鸣及蒿菜胜鼓吹。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出《国语》，明抄本、陈校本作出《因话录》）

【译文】

唐时有个士人退朝后去看朋友，看到有个穿补丁衣服的道人在座，不高兴地走了。另一天，他对朋友说：“你为什么喜欢穿毛毡衣服的人呢？我没听到他的话，只闻到了他的臭味。”朋友回答：“毛毡衣物的气味是外在的，难道比铜乳还厉害吗？铜乳的臭味，并肩站着，前后走着都能闻到，你和他们在一起，不觉得可耻，怎么竟然讥讽我和山野中有学问的人交往呢？南朝的高尚之人，认为蛙鸣和草野之音，胜过正式乐队演奏的音乐。我看那毛毡衣服，超出今天的朱紫官服很远。”

路群、卢弘正

中书舍人路群与给事中卢弘正，性相异而相善。路清瘦古淡，未尝言市朝；卢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路日谋高卧，有制草，则就宅视之；卢未尝请告，有客旅（“旅”原作“族”，据明抄本改），则就省谒之。虽所好不同，而相亲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卢将晏入，道过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鹤氅，构火命觞，以赏嘉致。闻卢至，大喜曰：“适我愿兮。”亟命迎入。卢金紫华焕，意气轩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洁。路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卢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日诣相庭，以图（“图”原作“圆”，据明抄本改）外任。”路色惨曰：“驾肩权门，何至于是？且有定分，徒劳尔形。家酿稍醇，能一醉否？”卢曰：“省有急事，俟吾决之。”路又呼侍儿曰：“卢六欲去，特早来药糜分二器，我与卢六同食。”卢振声曰：“不可。”路曰：“何也？”卢曰：“今旦饭冷，且欲遐征，家馔已食炮炙矣。”时人闻之，以为路之高雅，卢之俊迈，各尽其性。（出《唐缺史》）

【译文】

中书舍人路群和给事中卢弘正，性格各异却相处得很好。路群清瘦脱俗，不慕荣利，不曾谈论集市；卢弘正魁梧富贵，不曾谈过山水。路群每天都想安闲无事，有起草皇帝诏令的任务就拿回家完成；卢弘正不曾请示，有客人，就在官署里接待。虽然各自喜好不同，却互相亲善。一天京城下大雪，路群在休假，卢弘正天将晚回家途中路过新昌第，路群正在南垣茅草亭中欣赏山中雪景。鹿皮围巾鹤毛大氅，拢火喝酒，欣赏雪中佳景。路听说卢弘正来了，高兴地说：“正合我的心意啊！”立即叫人请进来。卢弘正穿着艳丽富贵的衣服，意气昂扬；路群穿道服坐着，情趣孤洁。路群说：“卢六，卢六，你竟敢不来看我？”卢弘正说：“一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家里又跟着要吃的，每天都到相府去，图个地方官当当。”路群脸色凄惨地说：“身在权门，何至于这样？而且要有个定分，何苦白白浪费精力。家里有刚酿好的酒，喝个大醉怎么样？”卢弘正说：“省府有急事，等我裁决。”路群叫侍从说：“卢六要走，快盛两碗药粥来，我和卢六一块吃饭。”卢六大声说：“不行。”路群问：“为什么？”卢弘正说：“今天饭太凉了，而且要出远门，在家里吃饭时已吃过烤肉了。”当时人听说这事后，认为路群的高雅，卢弘正的英俊出众，充分体现了出来。

毕諴

毕諴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为太湖县伍伯。諴深耻之，常使人讽令解役，为除官。反复数四，竟不从命。乃特除选人杨载为太湖令，諴延至相第，嘱之为舅除其猥藉，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諴意。伍伯曰：“某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坚勉之，乃曰：'某每岁秋夏，恒相享六十千事例钱，苟无败缺，终身优足，不审相公欲除何官耶？”杨乃具以闻諴，諴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王蜀伪相庾传素与其从弟凝绩，曾宰蜀州唐兴县。郎吏有杨会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念之。洎迭秉蜀政，欲为杨会除马长以酧之。会曰：“某之吏役，远近皆知。忝冒为官，宁掩人口。岂可将数千家供侍，而博一虚名马长乎？”后虽假职名，止除检校官，竟不舍县役矣。（出《北梦琐言》）

【译文】

毕諴家原本贫寒，咸通初年，他的舅舅还是太湖县伍长，毕諴感到很羞耻。常常派人婉转地劝他辞去差事，为他授官。劝了多次舅舅也没听他的。就特任命候选官员杨载为太湖县令。毕諴把他邀到相府，嘱咐他替舅舅解除卑贱的身份，乘船送入京城。杨载到任，详细转达了毕諴的意图。伍长说：“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怎么会有外甥当宰相？”杨载一再劝他，他就说：“我在每年秋夏，都能平稳地享受六十千钱的事例钱，如无错误，一辈子就很优厚满足了，不明白还要升什么官？”杨载都告诉了毕諴。毕諴也认为舅舅说得对，再也没有勉强他。前蜀伪宰相庾传素和他的堂弟凝绩，曾任蜀州唐兴县宰。有个叫杨会的郎吏稍有才干，庾氏兄弟记住了他。等到二人轮流掌管蜀州政权时，想任杨会为马长来酬谢他。杨会说：“我的这份差使，远近皆知，硬是去做什么官，无宁去堵人家的嘴。怎敢用几千家的供奉侍候，换得一个马长的虚名？”以后虽然挂上官衔，也只是任检校官，竟不放弃县役的职务。

李师望

李师望，乃宗属也，自负才能，欲以方面为己任。因旅游邛蜀，备知南蛮勇怯，遂上书，请割西川数州，于临邛建定边军节度。诏旨允之，乃以师望自凤翔少尹，擢领此任。于时西川大将嫉其分裂巡属，阴通南诏。于是蛮军为近界（“界”原作“之时”二字，据明抄本改）乡豪所道，侵轶蜀川，戎校窦滂，不能止遏。师望亦因此受黜焉。（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

【译文】

李师望，是皇帝同族，有才而自负，想自己担任一方的军政事务。他到邛州蜀州游历，深知南蛮英勇。于是上奏书，请求割取西川几个州，在临邛建定边军节度。皇帝下诏应允，就把李师望从凤翔少尹提升为定边军节度使。当时西川大将憎恨他分裂自己的属地，就偷偷和南诏勾通。因此南蛮军队被近界的乡豪引导着，侵犯蜀川。戎校窦滂，不能阻止，李师望因此被罢黜。

高骈 （此条本文原缺。据明抄本补。校黄本于下）

渤海王（黄本作“乾符中”）太尉高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刺史衙。对郡山顶（黄本“顶”下有“上”字）有开元佛寺，是夜黄昏，僧徒礼赞，螺呗间作。渤海（黄本“渤海”作“骈闻”。）命军候（黄本“候”下有“往”字）悉擒械之，来晨，笞背斥逐（黄本“斥逐”作“逐去”）。召将吏而（黄本无“而”字）谓之曰：“僧徒礼念，亦无罪过。但以此寺，十年后，当有秃子（黄本“子”作“丁”）数十（黄本“十”作“千”）作乱，我故以是厌之。”其后土人皆髡（黄本“髡”下有“发”字）执兵号大（黄本“大”讹“人”）髡小（黄本“小”字缺）髡，据此寺为寨。（黄本此下有“凌胁州将果叶所言时称骈好妖术斯亦或然之验欤”二十一字。（出《北梦琐言》）

【译文】

渤海王太尉高骈镇守蜀地时，因为巡视边界，到了资中郡，住在刺史衙门。资中郡对面山顶上，有个开元佛寺，这天黄昏，僧侣礼赞，法螺与念经声交替出现。渤海王命令军候将他们全都抓住拘系起来。第二天早晨，鞭打后背并驱逐他们。又召来将士吏卒对他们说：“僧侣做礼赞，也没有什么罪过。只是这个佛寺，十年以后，会有几十个秃子作乱，我因此镇压他们。”那以后，当地人都剃了头拿着兵器号称“大髡”“小髡”，把这个佛寺作为军营。

韦宙

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相国韦宙善谋生计，江陵府东有他的别墅，良田美产，最为肥沃。堆积的稻子像小陆地，都是成熟的稻穗。咸通初年，他被授为岭南节度使。懿宗认为番禺是出珍珠翡翠的地方，告戒他不要贪婪。韦宙从容启奏道：“江陵庄积蓄的粮食，还有七千堆，所以没有什么可贪的。”皇帝说：“这真是个多粮的老头。”

王氏子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王氏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僖宗诏令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十撞，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出《中朝故事》）

【译文】

京都从黄巢退兵后，开始修补被毁坏的地方。当时定州王氏有一个儿子，绰号“王酒胡”，住在上都，是大富翁，交付三十万贯钱，资助重修朱雀门。僖宗下诏重修安国寺，修完后，亲自乘辇而来，设置大斋。敲了新挂的钟十下，施舍一万贯钱。让各位大臣，各按自己的意思去敲钟。皇帝说：“有能施舍一千贯钱的，就敲一下钟。”吃斋之后，王酒胡半醉半醒地来了，径直走到钟楼，连敲一百下，就到西市运钱十万贯送到安国寺。

刘蜕

刘蜕，桐庐人，早以文学进士。其父尝戒之曰：“任汝举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蜕后登华贯，出典商于，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常为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丧祭，刘氏先德，是何人斯？以蜕之通人，抑有其说，时未谕也。”（出《北梦琐言》）

刘蜕，是桐庐人，早年凭辞章修养考中进士。他父亲曾告诫说：“任凭你科考上进，困窘与发达，不寄希望于你。我死后，千万不要祭祀。就乘上一叶小船，以钓鱼自我娱乐，最终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刘蜕后来登上了显贵而重要的高位，出朝掌管商於地区，归隐的想法就停止了。临死，也告诫他的儿子，像他父亲告诫他的一样。蜀地礼部尚书刘纂，就是他的儿子，曾和同伴们说起这件事。君子说：“有名望有教养的家庭重视丧礼祭祀。刘家有德行的前辈，是什么样人呢？像刘蜕那样的博通古今的人，也有那种说法，当时人很不理解。”

皮日休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上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诸子，必斥乎经史，圣人之贼也。文多不载。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科选请同明经。其二，请以韩愈配飨太学。其略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用”字原缺，据《北梦琐言》补）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荀卿，翼辅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旷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韩愈乎！”日休字袭美，襄阳竟陵人，幼攻文，隐于鹿门山，号醉吟先生。初至场中，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其如一日何？”对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废二日。”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薮”原作“数”，据明抄本改）十 ，《皮子》三卷，人多传之。为钱镠判官。（出《北梦琐言》）

【译文】

咸通年中，进士皮日休两次上奏书。第一次，要求把《孟子》作为学习科目。大致是说：“我听说圣人的道理，没有超过经书的；次于经书的是史书，次于史书的是诸子文章。诸子文章不离开圣人之道的，是《孟子》。除此而外的各派学者，一定排斥经书史书，是圣人的灾害，文献上大多不记载。请求废除《庄子》、《列子》之类的书，而以《孟子》为主。有能贯通它的义理的，经过明经考试进行科举选拔。”第二次，他请求让韩愈在太学里享受祭祀。大致是说：“我听说圣人的主张不过是要求有用。活着时用了，一时可以知道；死后用了，万代相传都可以知道。”又说：“孟子、荀卿，保护辅佐孔子学说，传到文中子王通。文中子的学说太阔大了，能继承他的精华的，大概只有韩愈吧！”皮日休字袭美，是襄阳竟陵人，自幼钻研文章，隐居在鹿门山，号'醉吟先生'。初次到官场中，礼部侍郎郑愚为他长相难看，戏弄说：“你很有才学，但又能对一个'日'（指皮日休）怎么样呢？”皮回答说：“侍郎不可因为一个'日'而废掉两个'日'（昌）。”举子们都很佩服他。皮日休任国子博士时，住在苏州，和陆龟蒙是文学朋友。著有《文薮》十 ，《皮子》三卷，人们争相传颂。当时做了节度使钱镠的判官。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乾符初年，有一贾者在京都，久无音信。郭氏子自往访之，既相遇，尽获所有，仅五六万缗。生耽悦烟花，迷于饮博，三数年后，用过太半。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闾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都无舍宇，访其骨肉，数日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舍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犹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墂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槦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工，拽母（“母”原作“舟”。据陈校本改）登岸，仅以获免。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疾，数日而殒。生慞惶，驰往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日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共篙工之党无别矣。（出《南楚新闻》）

【译文】

江陵有个叫郭七郎的，他家很有钱，是楚城有钱人的首户。长江、淮河、黄河以北之间，都有商人靠着他的货来经商。乾符初年，他有一个商人在京城，很久没有音信，郭七郎就亲自去查找。见面后，把他所有的钱财身都要了过来，多达五六万吊。郭七郎迷上了妓女，沉湎于饮酒、赌博。三四年后，把钱花掉一大半。这时是唐朝末年，朝廷坏人专权。郭七郎用几百万钱送给卖官的人，由一个白丁变成了横州刺史。于是决定回家。当时江陵刚刚被王仙芝攻打过，街道上的人，与以前很不一样了。郭七郎回到旧房，房屋都没了；打听亲人，几天后才知道弟弟妹妹碰上乱兵已死了；只有母亲带一两个丫环住在几间茅草房里，钱袋里空无一文，靠白天夜里做针线活过日子。郭七郎的行李中，还有二三千吊钱，因此生活才算得以好转。就雇船和母亲一道去上任。经过长沙，进入湘江，停泊在永州北江。岸上有一座庙叫兜率寺。当晚就住在船上，把船系在大槦树下边。半夜，忽然刮大风下大雨，波浪翻滚冲毁了河岸，大树倒了压住了船，船经受不住就沉没了。郭七郎同一个船公把母亲拽到岸上，保住了性命。其余的奴仆东西都被波涛卷走了。天亮后，到了庙里，母亲受惊得病，几天后死了。郭七郎一筹莫展，跑到零陵，把情况告诉了州牧。州牧为他安葬了母亲，并且又赠给他一些钱。既为母亲守丧，就在永郡租房住下来。孤身一人，很穷又没亲戚熟人，早晚为吃穿发愁。郭七郎从小就来往于江湖之上，很熟悉行船这一套，于是就给来往的船只掌舵，解决衣食。永州街上的人，叫他捉梢郭使君。从此，他的面貌和以前大不一样，同船工们没有什么区别了。

李德权

京华有李光者，不知何许人也。以谀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翌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时令孜与陈敬瑄盗专国柄，人皆畏威。李德权者处于左右，遐迩仰奉。奸豪辈求名利，多赂德权，以为关节。数年之间，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敬瑄败，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衣衫百结，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为复州后槽健儿，与父相熟。忽睹德权，念其蓝缕，邀至私舍。安无子，遂认以为侄。未半载，安且死，德权遂更名彦思，请继李安效力，盖慕彼衣食（“食”原作“合”，据明抄本改）耳。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曰：“看马李仆射。”（出《南楚新闻》）

【译文】

京城有个叫李光的人，不知他是哪里人。他很会阿谀，侍奉在田令孜手下，令孜很宠爱他，派他做左军使。有一天奏明皇上授予李光北方节度使的职务，下令第二天，李光没得什么病就死了。李光有个儿子叫德权，二十多岁。令孜就让德权代理这个重要职务。赶上僖宗皇帝去蜀地，德权就跟着令孜一起护君驾，到了成都。当时田令孜和陈敬瑄盗取了国家大权，人们都害怕他们。李德权在他们的身边，远近都巴结他。有钱的势力小人为了求得名利，常贿赂德权。用以打通关节。几年的光景，李德权受贿上千万，当上了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来敬瑄败露，被官府逮捕了。李德权逃出来跑到复州，衣服破烂不堪，沿街乞讨。有个李安，曾经是复州的看马军士，和德权的父亲很熟悉，突然看到德权，可怜他到了这个地步，就把他接到自己家。李安没有儿子，就认德权做侄子。没到半年，李安将要死了，德权就改名叫彦思，请求继承李安的职位，原来不过贪图那点吃穿罢了。不久成为看马的人，有知道认识他的，都看着他说：“看马的李仆射。”

卷第五百　杂录八

孔纬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乙　振武角抵人　赵崇　韩偓　薛昌绪

姜太师　康义诚　高季昌　沈尚书妻　杨蘧　袁继谦　帝羓

孔纬

鲁国公孔纬入相后，言于甥侄曰：“吾顷任兵部侍郎，与王晋公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上任后，巡厅，晋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与相国杜邠公悰，充弘文馆直学士，判馆事。暮春，留余看牡丹于斯厅内。言曰：“此厅比令无逸（无逸乃邠公子，终金州刺史）居（玉泉子“居”作“修”）之，止要一间。今壮丽如此，子殊不知，非久须为灰烬。”余闻此言，心常铭之。又语余曰：“明公将来亦据（“将来亦据”四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此座，犹或庶几。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今日观之则（“观之则”三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邠公之言。得其大概矣。'”是时昭宗纂承，孔纬入相，朝庭事（“朝庭事”三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体，扫地无余，故纬感昔言而伤时也。（出《闻奇录》）

【译文】

鲁国公孔纬做丞相后，对他的外甥侄子说：“我不久前任兵部侍郎时，和晋公王铎，充当弘文馆学士，审理馆中事务。上任后，巡视办公厅。晋公说他从前任兵部侍郎时，和宰相邠公杜悰充当了弘文馆直学士，审理馆中事务。晚春，留他在这个大厅内观赏牡丹，说道：'这个办公厅等到让无逸住时，只要一间。现在如此壮丽，你很不知道，它不久将会化为灰烬'，他听了这话，记在心里。他又告诉我说，'明公将来也会占据这个位置。或许还可以。从你以后的人，就会遭遇那种事'。从我今天的情况来看，邠公的话，已说中了现在的大致情况。”这时昭宗继承帝位，孔纬任宰相，朝廷各种体统，破坏无余，所以孔纬感于从前邠公的话而伤感时势。

李克助

李克助为大理卿。昭宗在华州。郑县令崔銮，有民告举放絁绢价（“絁”字“价”字原空缺，据《玉泉子》补）。刺史韩建令计以为赃，奏下三（“三”原作“二”，据陈校本改）司定罪。御史台刑（“台刑”原作“刑台”，据明抄本改）部奏，罪当绞。大理寺数月不奏，建问李尚书：“崔令乃亲情耶？何不奏？”克助云：“裨公之政也。”韩云：“崔令犯赃，奈何言我之过也？”李云：“闻公举放，数将及万矣。”韩曰：“我华州节度，华民我民也。”李曰：“华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尔，即郑县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论，乃舍崔令之罪，谪颍阳尉。（出《闻奇录》）

【译文】

李克助是大理寺正卿，昭宗帝在华州。郑州县令崔銮，有百姓告发他提高丝绸价格。刺史韩建命令登记按贪赃处理，上奏朝廷请让三司给他定罪。御史台刑部上奏：按罪应当绞死。大理寺几个月没有上奏，韩建问李尚书：“崔銮是你的亲戚吗？为什么不上奏？”李克助说：“是帮助您的办法呀。”韩建说：“崔县令贪赃，为什么说是我的过错呢？”李克助说：“听说你提高价格，数量将要达到上万了。”韩建说：“我是华州节度使，华州百姓是我的百姓。”李克助说：“华州百姓是天子的，不是你的。像你所说，那么郑县百姓就是崔县令的百姓了。”韩建佩服李克助的看法。于是免了崔銮的死罪，把他贬为颍阳尉。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数生会宴，因说人有勇怯，必由胆气。胆气若盛，自无所惧，可谓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胆气，余实有之。”众人笑曰：“必须试，然可信之。”或曰：“某亲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锁。君能独宿于此宅，一宵不惧者，我等酧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实非凶宅，但暂空耳。遂为置酒果灯烛，送于此宅中。众曰：“公更要何物？”曰：“仆有一剑，可以自卫，请无忧也。”众乃出宅，锁门却归。此人实怯懦者，时已向夜，系所乘驴别屋，奴客并不得随。遂向阁宿，了不敢睡。唯灭灯抱剑而坐，惊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见衣架头有物如鸟鼓翼，翻翻而动。此人凛然强起，把剑一挥，应手落壁，磕然有声，后寂（“后寂”原作“役寝”，据陈校本改）无音响。恐惧既甚，亦不敢寻究，但把剑坐。及五（五字原缺。据陈校本补）更，忽有一物，上阶推门，门不开，于狗窦中出头，气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剑前斫，不觉自倒，剑失手抛落，又不敢觅剑，恐此物入来，床下跧伏，更不敢动。忽然困睡，不觉天明。诸奴客已开关，至阁子间，但见狗窦中，血淋漓狼藉。众大惊呼，儒士方悟。开门尚自战栗。具说昨宵与物战争之状，众大骇异。遂于此壁下寻，唯见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鸟也。乃故帽破弊，为风所吹，如鸟动翼耳。剑在狗窦侧，众又绕堂寻血踪，乃是所乘驴，已斫口喙，唇齿缺破。乃是向晓因解，头入狗门，遂遭一剑。众大笑绝倒，扶持而归，士人惊悸，旬日方愈。（出《原化记》）

【译文】

近来京城里有几个读书人聚在一起饮酒，便说起来人有勇敢和怯懦的，都来自内心的胆气。胆气如果强盛，自己就无所恐惧，这样的人可谓是男子汉。在座的有一个儒士自我介绍说：“若说胆气啊，我是真有哇。”众人笑着说：“必须先试试，然后才可信你。”有个人说：“我的亲戚有座宅院，过去非常不吉祥，而今已经无人居住锁上门了。如果您能独自住宿在这个宅子里，一夜不害怕，我们几个人酬谢你一桌酒席。”这个人说：“就按你们说的办。”第二天便去了。其实并不是不吉祥的宅子，只是没人住罢了。就备置酒肉瓜果灯烛，送到宅院里。大家说：“你还要什么东西？”他说：“我有一把剑，可以自卫。请你们不要担忧。”于是大家都出了宅子，锁上门回去了。这个人实际是个怯懦的人。到了晚上，这人把驴拴到另一间屋子里，仆人也不许跟随。他就在卧室里住宿，一点也不敢睡，只是熄灭了灯，抱着剑坐着，惊恐不止。到了半夜，月亮升起来了，从窗缝中斜照进来。这人看见衣架上面有个东西像鸟在展翅，飘飘地动。他鼓起勇气勉强站了起来，把剑一挥，那东西随手落在墙根，发出了声音，后来就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因为特别害怕，所以也不敢找寻，只握着剑坐在那里。到了五更，突然有个东西，上台阶来推门，门没有推开，却从狗洞里伸进个头来，咻咻地喘气。这人害怕极了，握着剑向前砍去，不由自主自己却倒在了地上。剑也失手落在地上。此人又不敢去找剑，怕那东西进来。他钻到床下蜷伏着，一点也不敢动。突然困倦起来，睡着了，在不知不觉中天亮了。人们已来开门，到了内室，但见狗洞里鲜血淋漓杂乱。大家吃惊地大声呼喊，儒士才醒过来，开门时还在战栗。于是他详细地说了昨晚与怪物搏斗的情形，大家也异常害怕，就到墙壁下去找。只见到帽子破成两半散在地上，就是昨夜所砍的那个“鸟”。原来是那个旧帽子，已经破烂，被风一吹，像鸟在扇动翅膀。剑在狗洞旁边，大家又绕屋寻找血迹，原来是他骑的那驴，已被砍破了嘴，唇齿破损。原来是天快亮时挣脱了缰绳，头伸入狗洞里才遭了这么一剑。众人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大家搀着儒士回去，儒士惊恐心跳，十天才好。

孟乙

徐之萧县，有田民孟乙者善网狐狢。百无一失。偶乘暇，持槊行旷野。会日将夕，见道左数百步，荒冢岿然，草间细迳，若有人迹。遂入之，以槊于黑暗之处搅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动。问“尔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执吾槊而不置？”暗中应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诚告云：“我姓李，昨为盗，被系兖州军候狱。五木备体，捶楚之处，疮痏遍身。因伺隙逾狱垣，亡命之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将归，置于复壁中，后经赦乃出。孟氏以善猎知名，飞走之属，无得脱者，一旦荒冢之中，而得叛狱囚以归。闻者皆大笑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徐州萧县，有个打猎的百姓孟乙擅长用网网狐狸、貉子，网一百次也没有一次失误。偶而有一天趁着空闲，手持长矛走在旷野中。当太阳偏西时，看见道边数百步处，有高大的野坟；在草地中的小道上像是有人的脚印。于是他走了进去。孟乙用长矛在黑暗处乱搅，忽然觉得好像有人把长矛拽住，搅不动了，就问：“你是人是鬼？是妖怪还是鬼魅？为什么抓住我的长矛不放？”黑暗中回答说：“我是人哪。”就让孟乙把他救出来。他把实情如实地告诉了孟乙，说：“我姓李，从前是个小偷，被关押在兖州军候的监狱中，受到各种体罚，被棍子和荆条打的地方伤痕累累，便找了个机会越狱逃了出来。逃到这个地方，生死听天由命吧。”孟乙可怜他，把他带回了家，藏在夹壁中，后来遇大赦才从壁中出来。孟乙因为擅长打猎出了名，飞禽走兽之类没有能够逃脱的，却忽然在荒坟之中，把一个从狱中逃跑的囚犯带回家。听到这事的人都大笑起来。

振武角抵人

光启年中，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邻州来此较力，军中十数辈躯貌膂力，悉不能敌。主帅亦壮之。遂选三人，相次而敌之，魁岸者俱胜。帅及座客，称善久之。时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主帅曰：“某扑得此人。”主帅颇骇其言，所请既坚，遂许之。秀才降阶，先入厨，少顷而出，遂掩绾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渐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帅诘之：“何术也？”对曰：“顷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才近食桉，踉跄而倒。有同伴曰：'怕酱，见之辄倒。'某闻而志之。适诣设厨，求得少酱，握在手中。此人见之，果自倒，聊助宴设之欢笑耳。'有边岫判官，目睹其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光启年间，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朝镇守振武。举行宴会，奏乐舞蹈之后，就下令摔跤比赛。有一个男人特别魁梧高大，是从邻州来此地比力气的。，军中十几个人在体形外貌、体力方面，都比不过他。主帅也觉得他很健壮，就选了三个人，相继和他比试，魁梧的人都胜了。主帅和座上客人都称赞了他好久。当时有一个秀才坐在席上，突然站起来告诉主帅说：“我可以打倒这个人。”主帅对他说的话很吃惊，因为他坚决请求，于是就答应了他。秀才下了台阶，先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把衣服系紧一些，握着左拳走上前去，魁梧的人微笑着说：“这人我一指就得倒下。”等到二人渐渐靠近时，秀才迅速展开左手让他看，魁梧的人不知不觉地倒在了地上。满座大笑。秀才慢慢走出圈外，洗洗手又登上了坐席。主帅问他：“是什么招术？”他回答说：“近年旅游，曾在途中遇到过这个人。当时此人刚近饭桌，就踉踉跄跄倒在地上。有个同伴说：'他怕大酱，见到就晕倒。'我听到后就记在心上。刚才去厨房，要了点大酱，握在手中，这个人见到后，果然倒了。姑且为宴会助兴取乐罢了。”有个叫边岫的判官，亲眼看到了这件事。

赵崇

赵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每遇转官，旧例各举一人自代，而崇未尝举人。云：“朝中无可代己者。”世以此少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赵崇这个人庄重、清高、耿直，家中没闲杂的客人，羡慕王濛、刘真长的风度。格调高洁，不写文章，号称“无字碑”。每次遇到调任他职，按惯例需推荐一人代替自己，可赵崇从未推荐过任何人。他说：“朝廷里没有能够代替我的。”世人因此看不起他。

韩偓

韩偓，天复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幸凤翔，偓有卮从之功。返正初，帝面许用偓为相。偓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须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叹。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轻佻，赞又有嫌衅，乃驰入请见，于帝前，具言二公长短。帝曰：“赵崇乃韩偓荐。”时偓在侧，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与大臣争。”帝曰：“韩偓出。”寻谪官入闽。故偓诗曰：“手风慵展八（明抄本“八”作“一”）行书，眼病休看九局基（明抄本“基”作“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出《摭言》）

【译文】

韩偓，天复初年进入翰林院。那年冬天，皇帝巡幸凤翔，韩偓有随从护驾的功劳，国家由乱而治之初，皇帝当面答应让韩偓做宰相。韩偓启奏道：“您运气符合中兴，用人当用有大德的人，以安定风俗。我当年的主考官右仆射赵崇，可以符合陛下这个选择。请收回成命改授赵崇，天下的百姓一定很幸运。”皇帝很赞叹。第二天，皇帝下令用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为宰相。当时梁太祖（朱温）在京城，一向听说赵崇很轻佻，他又与王赞有隔膜，就迅速骑马入宫请见皇帝。在皇帝面前，全面陈述了二人的优缺点。皇帝说：“赵崇是韩偓推荐的。”当时韩偓在场，梁太祖叱责他。韩偓启奏：“我不敢同大臣争辩。”皇帝说：“韩偓，你出去吧！”不久他被贬到福建做官。所以韩偓的诗中写道：“手风慵展八行书，眼病休看九局基。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

薛昌绪

岐王李茂贞霸秦陇也。泾州书记薛昌绪为人迂僻，禀自天性。飞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与妻相见亦有时，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转，往来数四，可之，然后秉烛造室。至于高谈虚论，茶果而退。或欲诣帏房，其礼亦然。尝曰：“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必候请而可之。及从泾帅统众于天水，与蜀人相拒于青泥岭。岐众迫于辇运，又闻梁人入境，遂潜师宵遁，颇惧蜀人之掩袭。泾帅临行，攀鞍忽记曰：“传语书记，速请上马。”连促之，薛在草庵下藏身。曰：“传语太师，但请先行，今晨是某不乐日。”戎帅怒，使人提上鞍轿，捶其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礼不见客。”此盖人妖也。秦陇人皆知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岐王李茂贞称霸秦陇一带。泾州书记官薛昌绪为人迂腐怪僻，天性如此。在快速写作方面，就谁也不能赶上了。与妻子见面也有时有刻，必有礼节法度：先命使女去通告一声，往来多次，允许了，然后才拿着蜡烛到室内，高谈阔论一番，喝杯茶，吃些水果就回去了。有时想到卧室去，那礼节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把传宗接代的事看得很重要，总想事先算好那恰当的聚会日子。”必须等候邀请才可以。等到跟着泾州大帅统领大兵到天水与蜀人对峙在青泥岭时，岐王将士因被用人拉车运东西所限制，又听说梁人也入了境，于是就偷偷地在夜里逃跑了。泾州大帅很害怕蜀人偷袭。泾州大帅临走时，刚要上马，忽然想到了薛昌绪，说：“传话给书记官，快请他上马。”连催几回，薛昌绪仍在草庵中藏身，说：“告诉太师，请他们先走，今天是我不高兴的日子。”军帅很生气，派人把薛昌绪提上马鞍，然后用棍子打那马赶它走。在这时薛昌绪仍用东西蒙住自己的脸说：“忌日按礼应当不见人。”这大概是人妖吧。秦陇人都知道这件事。

姜太师

蜀有姜太师者，失其名，许田人也，幼年为黄巾所掠，亡失父母。从先主征伐，屡立功勋。后继领数镇节钺，官至极品。有掌厩夫姜老者，事刍秣数十年。姜每入厩，见其小过，必笞之。如是积年，计其数，将及数百。后老不任鞭棰，因泣告夫人，乞放归乡里。夫人曰：“汝何许人？”对曰：“许田人。”“复有何骨肉？”对曰：“当被掠之时，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处。”又问其儿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亲，皆言之。及姜归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归乡，因问得所失男女亲属姓名。姜大惊，疑其父也，使人细问之：“其男身有何记验？”曰：“我儿脚心上有一黑子，余不记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剑门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关东来。”遂将金帛车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报挞父之过，斋僧数万，终身不挞从者。（出《王氏见闻》）

【译文】

蜀地有个姓姜的太师，弄不清叫什么名，是许田人，小的时候遭到黄巾军抢掠，失去了双亲。跟随先主刘备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后来接受了几个镇的军权，官至正一品。他手下有个管马圈的姜老头，从事喂牲口的活儿有数十年了。姜太师每次进牲口圈，看到姜老头有点儿过失，就一定用鞭子抽他。就这样好多年，计算一下，姜老被打将近几百次。后来姜老头实在受不了鞭打，便哭着告诉姜太师的夫人，乞求姜太师能让他回故乡。夫人说：“你是哪里人？”姜老头回答说：“是许田人。”又问：“你还有什么亲人？”回答说：“当初被抢掠的时候，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至今不知道下落。”又问他儿子的小名及妻子的姓氏，排行次第、家族分支、亲属和比较近的亲戚，姜老头都说了。等到姜太师回府，夫人告诉说：“姜老头要请假回乡，我问出了姜老头所失去的男女亲属姓名。”姜太师听后非常惊讶，疑心姜老头是他的父亲。便派人前去细问他儿子身上有什么记号。回答说：“我儿子脚心上有一个黑痣。剩下的都不记得了。”姜太师大哭起来，于是暗地里派人把姜老头送出剑门关外。然后奏明先主，说：“为臣的父亲最近从关东来。”于是用金帛、车马把姜老头迎入府中，恢复了当初的父子关系。姜太师为了弥补鞭打父亲的过错，把数万钱的斋食施舍僧人，并且一生中再也不打随从了。

康义诚

后唐长兴中，侍卫使康义诚，常军中差人于私（“私”原作“弘”，据许本改）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责。忽一日，怜其老而询其姓氏，则曰姓康。别诘其乡土亲族息胤，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闻者莫不惊异。（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后唐长兴年间，侍卫使康义诚，曾经从军队中派人到他自己家中充当仆人，也曾经轻微地用板子荆条打过他。忽有一天，康义诚可怜这个仆人衰老了，就询问他的姓氏，说姓康。又问了他的故乡、亲属、家族、子女、后代，才知道这仆人是他父亲，于是两人拥抱痛哭。听到的人无不感到惊奇。

高季昌

后唐庄宗过河，荆渚高季昌谓其门客梁震曰：“某事梁祖，仅获自免。龙德已来，止求安活。我今入觐，亦要尝之。彼若经营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镇，可为子孙之福。此行决矣。”既自阙回。谓震曰：“新主百战，方得河南。对勋臣夸手抄《春秋》。又竖指云：'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则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游猎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无忧。”乃筑西面罗城，拒敌之具。不三年，庄宗不守。英雄之料，顷刻不差，宜乎贻厥子孙。（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庄宗过了黄河。荆渚人高季昌对他的门客梁震说：“我在后梁太祖手下做事，得到的仅仅是自己没有被处罚。龙德初年以来，只求安稳地活着。我现在去朝见庄宗，试探试探。他若是想得天下，一定不会囚系我。要是进军别的地方，那可是子孙的福分。这次行动决定了。”从皇宫回来以后，他告诉梁震说：“新国主经历百战，才得到河南。对功臣自夸他亲手抄录《春秋》。又竖起指头说：'我从指头上得到天下。'这意思就是功劳在一个人身上。哪还有辅佐的大臣！而且去游玩打猎十天不回来，朝廷内外人们的心情怎么受得了？我现在高枕无忧了。”于是在西南加筑了罗城，又修造了用来阻挡敌人的用具。不到三年，庄宗果然没有守住。英雄预料的，一点没错，难怪要说留给子孙了。

沈尚书妻

有沈尚书失其名，常为秦帅亲吏。其妻狼戾而不谨，又妒忌，沈常如在狴牢之中。后因闲退，挈其妻孥，寄于凤州，自往东川游索，意是与怨偶永绝矣。华洪镇东蜀，与沈有布衣之旧，呼为兄。既至郊迎，执手叙其契阔，待之如亲兄。遂特创一第，仆马金帛器玩，无有缺者，送姬仆十余辈，断不令归北。沈亦微诉其事，无心还家。及经年，家信至，其妻已离凤州，自至东蜀。沈闻之大惧，遂白于主人，及遣人却之。其妻致书，重设盟誓，云：“自此必改从前之性，愿以偕老。”不日而至。其初至，颇亦柔和；涉旬之后，前行复作。诸姬婢仆悉鞭棰星散，良人头面，皆拿擘破损。华洪闻之，召沈谓之曰：“欲为兄杀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后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丧。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剑，牵出帷房，刃于阶下，弃尸于潼江，然后报沈。沈闻之，不胜惊悸，遂至失神。其尸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拨之，便随流。来日，复在旧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系石缒之，沈亦不逾旬，失（“失”原作“日”，据明抄本改）魂而逝。得非（“而逝得非”四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怨偶为仇也！悲哉！沈之宿有仇乎？（出《王氏见闻》”）

【译文】

有个沈尚书已弄不清叫什么名，曾经做过秦地主帅的亲近小吏。他的妻子性格贪暴凶残而且不谨慎，又生性嫉妒。沈尚书常常像生活在监牢里一样。后来因为闲散而辞了官，带着妻儿，寄住在凤州。自己却到东川游玩散心，想和自己的这位怨偶永不来往了。华洪镇守东蜀，和沈尚书在未当官时就有交情，称沈为兄。沈到达后，华到郊外迎接，拉着手叙述久别之情，待他像自己的亲哥哥。于是特地为他建了一所住宅，仆人、马匹、金银、绸缎、器具、玩物，没有什么缺的；送他小妾仆人十多个，坚决不让沈尚书回北方去。沈尚书也约略地告诉了他有关妻子的一些事情，表示没有心思再回家了。一年后，家信到了，说他的妻子己离开凤州，自己奔东川来了。沈尚书听了非常害怕，就告诉了华洪，并且派人去让她回去。他的妻子又送信来，重新立下誓言，说：“从此一定改掉以前的性格，愿意和你白头到老。”不几天他妻子就到了。她刚来到时，也很温柔和平，经过十天后，又旧病复发，小妾侍女仆人们被她鞭打得四散奔逃，丈夫的头和脸都被揪抓得伤痕累累。华洪听到这种情况，叫来沈尚书对他说：“我想替哥哥杀了她，怎么样？”沈尚书不让。就这样十天后沈妻又发作一次。沈尚书于是来到衙门，精神沮丧，华洪一看就明白了。于是偷偷地派两个人拿着剑，把沈妻拉出屋，在台阶下杀了，并把尸体扔进了潼江，然后告诉了沈尚书。沈尚书听了后，异常惊恐，以至于失去了正常的神态。沈妻的尸首在急流中停住了不走，就派人用竹竿拨动，随水漂走了。可是第二天，又停在原来的急流上了，这样反复了多次。华洪派人把石头捆在尸体上，才使尸体沉下去。沈尚书不到十天，就像掉了魂似的死去了。大概是那个不和睦的配偶报仇吧？可悲呀，沈尚书早先与她有仇吗？

杨蘧

王赞，中朝名士（“名士”原倒置，据明抄本改）。有弘农杨蘧者，曾至岭外，见杨朔荔浦山水，心常爱之，谈不容口。蘧尝出入赞门下，稍接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杨朔荔浦山水乎？”赞曰：“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见耶？”因大笑。此言岭外之地，非贬不去。（出《稽神录》，按见《北梦琐言》卷五）

【译文】

王赞，是朝中有名的人士。有个弘农地方的杨蘧，曾经到过五岭山脉以南，看到阳朔荔浦的山山水水，心里非常喜欢，赞不绝口。杨蘧曾出入王赞门下，渐渐有些放松，就不自觉地问道：“您曾见过阳朔荔浦的山水吗？”王赞说：“不曾把人打得唇裂齿落，怎么能见到那里的山水呢？”于是大笑起来。这是说，五岭以南的地方，不是被贬的人是不去的。

袁继谦 晋将少作监袁继谦常说：“顷居青社，假一（“一”原作“十”，据明抄本改）第而处之，闻多凶怪，昏瞑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惊惧，莫能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其声重浊，举家师惧，必谓其怪之尤者。遂于窗隙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色晦，睹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挝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人输税至此，就于其地而糜，釜尚有余者，故犬以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举家大笑，遂安寝。”（出《玉堂闲话》）

【译文】

晋将少作监袁继谦曾说过：“刚到东方土神庙，借了一间房住下，就听说这里多出现凶神恶怪，天一黑人们就不敢出门，一家人都很害怕，没有能睡安稳的。忽然有一晚，听到吼叫声，好像有什么在大瓮中呼叫，声音浑浊，全家人恐怖极了，认为一定是个大妖怪。就趴在窗缝窥视，看见一个苍黑色的东西，在庭院中来回走。这一夜月色阴暗，看了很长时间，觉得身子像狗，可是头不能抬起来。就用挝打它的头，突然'轰'的一声，家犬惊叫着跑了。原来那天村里人到这纳税，就在那地上做粥，锅里还有剩余，狗就把头伸到中空的器具里，却不能脱出来。全家人大笑后，安安稳稳睡下了。”

帝羓

晋开运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归国，殂于赵之栾城。国人破其腹，尽出五脏，纳盐石许，载之以归。时人谓之“帝羓”（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后晋开运末年，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从汴梁回国，死在赵地的栾城，契丹国人剖开他的腹腔，把五脏都拿了出来，用十斗左右的盐装进腹内，用车运回国，当时人把这叫做“帝羓”（帝王的干肉）。